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續編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續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叢刊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第四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第五冊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79½印張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7—101—00745—7/I·124 ②

215355B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爲序）

-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十一輯收錄小說共三種：《三國志傳》，《列國志輯要》，《白圭志》。

(一)《三國志傳》，二十卷。羅貫中撰，李祥重訂。明萬曆年間喬山堂劉龍田刊本（笈郵齋重印本）。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

封面上端爲桃園結義圖，下端題「全像英雄三國志傳」，「笈郵齋藏版」。有《序三國志傳》，署「歲在屠維季冬朔日，清瀾居士李祥題於東壁」。其中說：「余故重訂其傳，以言弁其額云。」屠維指己年。萬曆時，七年（一五七九）、十七年（一五八九）、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四十七年（一六一九）俱爲己年，此序不知撰於何年？又有《新鑄全像三國志傳君臣姓氏附錄》。

卷端所題書名略見歧異。卷三、卷七作「新鑄全像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

八作「新鐫全像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九作「新鐫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十三作「新鐫京本大字通俗演（奪「義」字）三國志傳」，其餘各卷均作「新鐫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

版心題「出像三國志傳」。「像」偶或作「相」。

卷一至卷三、卷五、卷七、卷十一、卷十七署「書林喬山堂梓行」。卷九署「書林喬山堂劉氏梓」。卷十二署「書林劉龍田梓行」。卷十五則署「書林喬山堂」五字。卷十、卷十二、卷十六末葉有木記，僅存長方形單線邊框，框內文字已剷除。卷二十末葉有木記，雙線邊框，云：「閩書林笈郵齋梓行」。可知此原為喬山堂劉龍田刊本，板片後為笈郵齋所得，遂加以重印。劉龍田乃萬曆時建陽著名的出版家

上圖下文。圖上有橫排標題一行。半葉一圖。圖佔十三行、八字地位。

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三字。正文中夾有雙行小字評注。原闕卷八第二葉的下半葉和第三葉的上半葉。

此本國內未見流傳。

(二二)《列國志輯要》，八卷，一百九十節。清楊庸輯，楊岡校。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四知堂刊本。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鈴木文庫藏。

封面題「東周列國志輯要」，「南昌彭雲楣先生鑒定」，「乾隆乙巳新鐫」，「四知堂藏板」。乙巳即乾隆五十年。

卷端題「列國志輯要」，署「豐城楊庸邦懷氏輯，男岡鳳鳴校」。

版心題「東周列國志輯要」，下端有「四知堂」字樣。

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

國內藏有金閫函三堂刊本，晚於此本，但載有自序及彭元瑞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序。

影印本所據之底本，封面闕。

(二三)《白圭志》，四集，十六回。清崔象川輯。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永安堂刊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封面題「紀曉嵐評第十才子」，「繡像白圭全傳」，「嘉慶丁卯新鐫」，「永安堂梓」。

總目、卷一署「博陵崔象川輯」。

有晴川居士序。其中說：「戊午之夏，博陵崔子携書一部，名曰《白圭志》，請余爲序。」是以詳加評論，列於才子書之八，付子刊之。「戊午即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可知此書之成，當在該年夏季之前。而書中評語，則係晴川居士所加。

有凡例六則。其第二則說：「此書事略，出於張氏譜中，另附此小傳也。象川是以按其事而輯之。若曰無影生端，冤哉枉也。」可知作者撰寫時有所根據。分元、亨、利、貞四集（四卷），每集四回。

有圖，八幅。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有回前總評。原闕卷二第九葉的下半葉和第十葉的上半葉。

版心題「白圭志」。總目、卷二、卷三、卷四題「第十才子書白圭志」，卷一題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所題「才子書」之順序數殊不一律，總目、卷二、卷三、卷四同於封面，卷一則與晴川居士序同。

演張庭瑞、楊菊英、劉秀英及武建章、張蘭英等人的故事。張庭瑞、張蘭英之父張衡才爲張宏所害，托報冥間，在一尺白圭上盡訴其被害原委，故以「白圭志」爲名。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上旬



三國志傳

三國志傳

笈郵齋藏版

全像英雄



序三國志傳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觀炎  
祚之季三強鼎峙英雄迭出然吳魏僭  
竊竟不能與蜀共居正統固知神器有  
主不可以智力奸也至若毅然不拔關將  
永為稱首而計雖遠矣夫志在天下則



何忠貞乎試讀出師二表會其義而下  
慷慨激烈寧非扶綱植常之一大樞哉  
余故重訂其傳以言弁其額云

歲在屠維季冬朔日清瀾居士李祥題  
于東壁

新鐫全像三國志傳君臣姓氏附錄

起漢靈帝戊申歲至晉世宗穆子歲止 首尾總計一百二十三年事實

●東漢二帝 共五十三年

**孝靈皇帝**

諱宏字曰大肅宗公孫解濟亭侯養之子也桓帝無子靈具太后立之在位一十二年壽三十四而崩起戊申歲建寧四年壬子改熹平六年午改光祿六年甲午改中平六年己巳止

**孝獻皇帝**

諱協字曰合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子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不篡位廢為山陽公拜五十四而崩起庚午歲初平四年甲戌改興平二年丙子改建安二年十五辛丑至庚子止 右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帝 蜀國共四十三年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果漢中州牧及曹丕篡漢後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壽六十三歲崩起辛丑年章武三年癸卯止

**後主皇帝**

名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蜀禪出奔晉封安樂公壽六十五而崩起癸卯年建興五年庚辰改元建興十戊寅改景耀元年未改炎興一止

皇后紀

昭烈皇后甘氏

沛縣人 生禪 死於南郡 正統中

敬皇后張氏

張飛長女 章武元年聘 與太子禪 建興中 立為后

穆皇后張氏

張飛次女 後主繼室

先主生三男

後主劉禪

字公嗣

劉永 字公壽 章武三年封為魯王

劉理 字奉孝 章武三年封為梁王

後主生七男

劉璿 字文衡 太子

劉瑤 封安王

劉琮

劉璿

劉琪 封北地王

劉珣

劉璠

臣紀

諸葛亮

字孔明 琅琊陽都人 官至丞相 武侯

關羽

字雲長 河東解良人 將軍 侯爵

張飛

字翼德 涿郡人 官至車騎將軍

馬超

字孟起 法興茂陵人 官至驃騎將軍

黃忠

字漢升 南陽人 官至關內侯

趙雲

字子龍 常山人 官至鎮東將軍 真定人

龐統

字士元 襄陽人 官至軍中郎將

法正

字孝直 扶風人 官至護軍將軍

許靖

字文休 汝南人 官至太傅

糜竺

字子仲 東海人 官至安東將軍

孫乾

字公祐 北海人 官至昭文將軍

簡雍

字憲和 涿郡人 官至昭德將軍

秦必 字子勅 廣漢縣人 官至昭德將軍

劉巴 字子初 涪陵人 官至尚書令

董允 字休昭 南郡人 官至侍中

彭美 字永年 廣美人 官至江陽太守

劉琰 字威遠 南郡人 官至車騎將軍

霍峻 字仲嶽 南郡人 官至梓潼太守

張裔 字君嗣 蜀郡人 官至長史

杜徵 字國輔 梓潼人 官至諫議大夫

許慈 字仁篤 南陽人 官至大長

尹默 字思替 梓潼人 官至大長

邵正 字令先 河南人 官至巴西太守

呂凱 字季平 永昌人 官至雲南太守

伊籍 字伯机 山陽人 官至昭文將軍

馬良 字季常 南陽人 官至侍中

劉封 字子羅 涪陵人 官至副將軍

李嚴 字正方 南陽人 官至前將軍

魏延 字文長 義陽人 官至前將軍

王連 字文儀 南陽人 官至江陽太守

王洪 字季休 武陽人 官至蜀郡太守

杜瓊 字伯俞 蜀郡人 官至大常

孟光 字孝谷 洛陽人 官至大司農

李譔 字欽仲 梓潼人 官至三郎太守

黃權 字公衡 巴西人 官至車騎將軍

馬忠 字德信 巴西人 官至雲南太守

董和 字幼宰 南郡人 官至中郎將

陳震 字孝起 南陽人 官至尚書令

呂義 字子陽 南陽人 官至尚書令

廖立 字公淵 武陵人 官至長水校尉

楊儀 字公成 襄陽人 官至中軍師

向朗 字巨達 涪陽人 官至蜀郡太守

費詩 字公乘 南安人 官至諫議大夫

周群 字仲直 巴西人 官至大常

來敏 字敬達 涪陽人 官至大司農

譙胤 字允南 巴西人 官至大長

李恢 字德昂 建寧人 官至大將軍

王平 字子均 巴西人 官至大將軍

張疑 字伯岐巴西南充人官至溫冠將軍

張重 字伯恭武陽人官至左車騎將軍

楊震 字文然武陽人官至射聲校尉

費禕 字德昂南陽安衆人官至征西將軍

宗豫 字德盛南陽安衆人官至征西將軍

蔣琬 字公琰零南德人官至大司馬

劉璋 字季玉武陽人官至大將軍

廖化 字元益南陽人官至右車騎將軍

姜維 字伯約天水人官至大將軍

劉焉 字君朗江夏竟陵人官至大將軍

劉璋 字季玉武陽人官至大將軍

● 別傳

● 附傳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諸葛人官至丞相

張松 字子喬北海人官至大將軍

尚寵 字子敬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馬謖 字季常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關羽 字雲長涿州人官至大將軍

關興 字興德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趙雲 字子龍常山真定人官至大將軍

吳班 字季重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王謀 字季平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陳壽 字季長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張南 字子遠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傅彤 字季英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趙景 字季明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馮習 字季康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黃皓 字季明南陽人官至大將軍

魏國帝紀

右五主共四十六年

武帝

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人也壽六十六歲曹丕黃初元年謚為武帝

文帝

名丕字子植操之長子在位七年壽四十四歲起漢建安庚子改號魏黃初元年至丙午止

明帝

名叡字元仲丕之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六歲起丁未師太和六年改青龍四年已巳改景初三年已未止

齊王

名芳字蘭齊之養子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三歲廢為王起庚申號正始九年已巳改嘉平五年

高貴卿公

名晏字彥士丕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在位六年壽二十歲司馬昭弒之起甲戌師正元二丙子改其略四至已知止

陳留王

名奐字景明丕之孫也在位六年壽五十一歲起庚辰師景元四年甲申改咸熙二至乙酉止神與司馬炎封為陳留王

武宣皇后

不母琅邪縣人

明元郭皇后

不母西平人

文昭甄皇后

不母中山無極人

明悼毛皇后

不母河內人

文德郭皇后

不母平遙宗人

臣紀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縣人官至大將軍夏侯淵字妙才惇弟名官至征西將軍謚忠侯七子孫皆封關內侯

曹仁字子孝操之從弟

曹真字子丹操族子

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封

荀攸字公產彧之姪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无

徐奕字季才東宛人

郭顯字子昂河間節人

華歆字子能平原高平

郭嘉字奉孝穎川

劉曄字子相汝南成德

司馬朗字伯寬河內温

曹洪字子濟沛國

夏侯尚字伯仁

曹能字子威操次子

賈詡字文和武威始城人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

何夔字子能陳郡陽夏人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人

程昱字仲德東河人官

董昭字公仁濟州定陶人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官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

曹芳字子芳操幼子

曹宇字子文操次子

荀彧字文若潁州人官

袁滂字子魯汝南人官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

毛玠字季長平原

鮑勳字叔茂太山平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

張既字德容高陵人

温恢 字曼基 太原人 官至凉州刺史

蘇則 字文師 扶風武功人 官至都亭侯

張遼 字文遠 雁門馬邑人 官至晉州刺史

張郃 字雋 義河間鄆人 官至征西將軍

文聘 字仲業 南陽宛人 官至將軍

曲偉 字元 陳留己吾人 官至都尉

關溫 字伯儉 西域人 官至都尉

劉暉 字宗 南陽人 官至中郎將

桓階 字伯緒 長沙人 官至中安樂侯

鄒英 字公長 長垣侯 官至長垣侯

常材 字伯槐 河南温人 官至高陽侯

趙儼 字伯然 穎川人 官至司空

賈逵 字梁道 河東襄陵人 官至建威將軍

鄭渾 字文公 河南開封人 官至將軍

樂進 字文謙 平陶人 官至將軍

李通 字文遠 江夏平春人 官至汝南太守

呂虔 字子恪 伍城人 官至萬年亭侯

龐德 字令明 南安人 官至將軍

王燦 字仲宣 山陽高平人 官至侍中

傅燾 字朗 右北地泥陽人 官至僕射

陳矯 字季弼 廣陵人 官至司馬

盧航 字子家 涿郡涿縣人 官至司空

楊俊 字季才 河內獲嘉人 官至南陽太守

裴潛 字文行 河東聞喜人 官至光祿大夫

任俊 字伯建 河南中牟人 官至長沙校尉

倉慈 字季仁 淮南人 官至亭侯

于禁 字文則 泰山鉅平人 官至大將軍

臧霸 字宣高 太華山人 官至將軍

許褚 字仲康 譙郡人 官至將軍

龐涓 字子真 中散大夫 官至中散大夫

衛凱 字伯儒 河東安邑人 官至中郎將

陳群 字長文 穎川許昌人 官至司空

徐盛 字公盛 廣陵海西人 官至將軍

和洽 字士洽 汝南西平人 官至太常

杜襲 字子緒 穎川定陵人 官至中郎將

趙雲 字子龍 涿郡人 官至將軍



崔林 字伯山 官至司空 安侯

王觀 字常臺 東即原江 官至王卿 侯

高堂隆 字升平 泰山平 官至常侍

辛昭 字子敬 安平關津 官至雁門太守

胡質 字文德 楚國壽春 官至征東將軍

王陵 字彥雲 太原和 官至太尉

鄧文 字士載 義州 官至太尉

杜瓌 字公良 河南人 官至軍謀參大樂事

管輅 字公明 平原人 官至少府丞 善相

武帝生二十五男

下后 尹氏 生

杜氏 李氏 生

高平 字文惠 陳留 官至太尉

辛毗 字佐治 潁川 官至太尉

滿寵 字伯寧 山陽 官至太尉

郭淮 字伯濟 太原 官至車騎將軍

王基 字伯輿 東萊 官至征南將軍

毋丘儉 字中恭 河東 官至鎮東將軍

鍾會 字士季 穎川 官至司馬

朱建平 字元 沛國 官至百官將軍

劉氏 生

秦氏 生

王氏 生

劉氏 生

田預 字國遠 漁陽 官至大將軍

徐逸 字景山 燕 官至司空

王昶 字文舒 太原 官至將軍

諸葛誕 字公休 琅琊 官至司空

華陀 字元化 沛國 善醫

周宣 字孔和 樂安 官至中郎

環氏 生

周氏 生

孫氏 生

趙氏 生



丁謚	畢軌	李勝	桓韜	胡昭	王烈	張璠	孔融	許攸
鍾毓	王肅	董遇	牧生	隗禧	周生烈	孫統	劉資	李浮
楊市	杜恕	杜預	臧觀	張恭	張敬	徐幹	陳琳	阮瑀
劉禎	繁欽	路梓	丁儀	丁廙	楊修	荀縉	應璩	阮籍
桓威	吳質	潘勗	王象	龔七	仲長統	蘇林	常誕	孫談
夏侯惠		杜摯	裴秀	李催	胡威	令狐愚	唐咨	鄧泰
王弼	徐恕	棧潛	郭圯	袁譚	袁尚	伍孚	逢紀	祖授
審配	辛評	陳溫	蒯良	蒯越	蔡瑁	卞軫	鄧忠	傅選
丁原	陳宮	陳珪	公孫淵	陳琳				

吳國帝紀

右四主共五十九年

武列皇帝

姓孫名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也壽三十七歲

長河桓王

名業字伯待堅之弟征位三十年壽七十一歲起壬寅號黃武七

己酉改黃武三年壬子改加千六我年改赤烏十三年未改大元一止

大皇帝

會稽王

景帝

烏程侯

名排字仲謀策之弟在位三十年壽七十一歲起壬寅號黃武七  
 改元龍三壬子改元嘉禾六戊午改元赤烏十三年未改元  
 名亮字子明權之少子在位六年壽七十一歲起壬  
 申號建興二甲戌改元鳳二丙子改元太平二止  
 名休字子烈推之弟六子在位六年  
 名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二歲起甲申號元興一  
 巳酉改元甘露一丙戌改元建興三壬辰改元鳳凰四丙申  
 改元天祐一丁酉改元天紀四  
 庚子止降晉封為歸命侯矣

●后妃列傳

孫堅夫人吳氏吳君人推之母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孫登之母

徐夫人吳郡富春人權次室

潘夫人會稽人推之妻孫亮之母也

步夫人淮陰人權次室生二女

王夫人琅琊人孫和之母

全夫人亮之室全尚之女

朱美人宋掾之女休之妻

滕夫人太常滕徽族女結之妻

何姬丹陽句容人初之妻

●宗室紀

孫靜字幼臺堅之弟官至昭義中郎將

孫瑜字仲異靜之子官至奮威將軍

孫皎字叔明瑜之弟官至征虜將軍

孫奭字季明岐州郿人

孫賁字伯陽堅之姪

孫輔字季直廣漢人

孫翊字叔弼丹陽太守

孫匡字季佐中郎將

孫韶字公禮東吳人

孫桓字建武和鄉侯

孫慮字智登之弟

孫登字元高推之長子

孫霸字子威和鄉侯

孫和字子孝慮之弟

孫奮字子揚霸之弟

孫峻字子遠靜會孫官

孫琳字子通峻之外弟

● 臣紀

劉繇字正禮東萊人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

士夔字威彥蒼梧人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

顧雍字元漢吳郡人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人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

程秉字德樞南頓人

闕澤字德潤會稽人

薛宗字敬文沛郡人

周瑜字公瑾南郡太守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

程普字德謀南郡太守

黃蓋字公覆零陵人

韓當字義公汝南人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官至昭武將軍  
 徐盛字公响琅琊莒人官至安東大守  
 朱治字君理用陽故彰人官至國陵侯  
 朱桓字休穆吳即吳人官至將軍青州牧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官至太子太傅  
 呂蒙字子伯吳郡人官至太子太傅  
 陸抗字幼節陸策之孫遜之弟陸侯  
 吳岱字定山廣陵人官至大司馬  
 潘璋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官至大常卿  
 吳儀字子羽北海人官至尚書僕射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官至太史令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官至丞相

其寧字興霸巴西西臨江人官至折衝將軍  
 潘璋字文班東郡發于人官至振盛將軍  
 朱然字義朱治之子人官至右大司馬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官至市騎都尉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官至建威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官至驃騎將軍  
 賀孫字公庶山陰人官至後將軍  
 周魴字子魚明夷人官至後將軍  
 陸凱字敬風武陵人官至大僕射  
 呂範字文則會稽人官至都尉  
 趙達字子南人官至太史令  
 王濬字元產益州人官至散騎中郎

凌統字公績餘抗人官至偏將軍  
 丁奉字自丞潯陽人官至司馬將軍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官至大司馬  
 陸績字公紀吳即吳人官至偏將軍  
 陸瑁字子璋陸遜之弟官至義郎  
 陸遜字伯言吳即吳人官至丞相  
 全琮字季璠錢蕪人官至大司馬  
 劉琦字子幹山陰人官至將軍  
 吳琮字廣則南人官至大將軍  
 諸葛恪字元遜瑯琊人官至大將軍  
 滕徹字子已北海人官至大將軍  
 樓玄字子先南國人官至大司馬

賀邵 字只伯會稽山阴人官至太子太傅

華歆 字奉先吳郡武康人官至中書丞

黃權 字公衡南陽人官至中書郎

吳國附傳

劉基 士徽 士懿 吳景 徐真 徐翹 徐祥 張承 張休 張奮

顧邵 顧譚 顧承 諸葛融 步闡 張玄 張尚 裴玄 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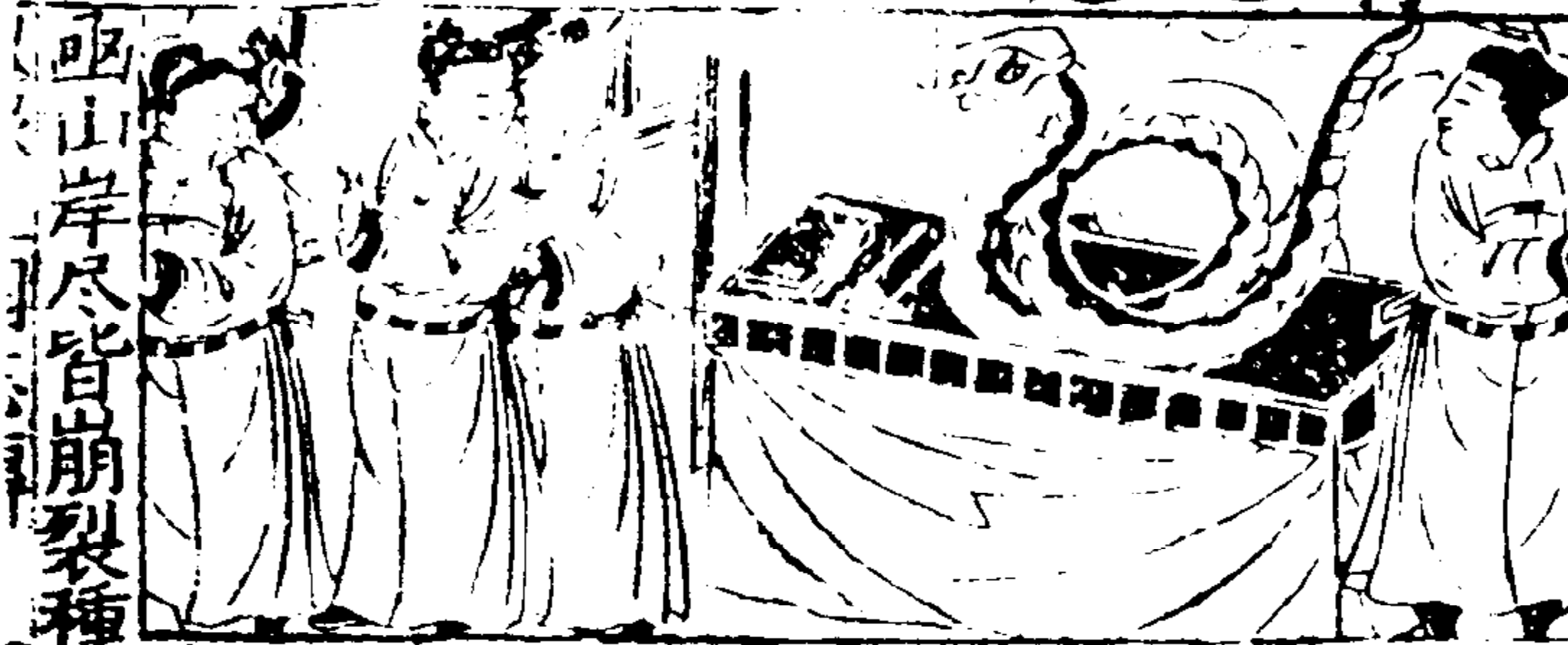
薛羽 薛營 陳表 朱續 朱奕 呂撫 虞紀 虞中 虞登 虞芳

陸宏 陸廉 徐詳 劉諧

列三國志君臣姓氏

青蛇繞殿靈帝驚

新錄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一



祭天地桃園結義

書林

嵩山堂

梓行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大傅陳蕃司徒胡廣共相輔佐至秋九月宦官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謀誅机謀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宦官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會群臣於温德殿中却欲坐忽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下約長二十餘丈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倒於丹墀者無數須臾不見此怪大雨大雷降以水電到上夜方住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萊沂密尽被大浪捲掃居民入海遂改為熹平自此边界時有反者熹平五年改為光和地震五番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王堂原

巫山岸尺皆崩裂種七不祥非上一端此時宮中十常侍用事那十人張讓趙忠段熲



# 張角採藥遇仙傳



甲子二字青徐幽冀荆揚雍豫千里之間家七侍奉大賢良師張用遂懷異心造為元

曹節侯密封誥蹇頌程廣夏輝郭勝這十個把樞朝綱是他門下得官做不是他門下  
 幹有功劳且守缺期靈帝自常說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因此宦官全無忌憚府第躰宮院蓋造中平元年歲甲子鉅鹿郡  
 有一人姓張名角有兩個兄弟一個張梁一個張宝張角初是个  
 下第秀才因往山林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張角  
 至洞中授書二卷名太平要術祝付以道為念代天宣化普救世  
 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張角拜求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化  
 陣清風而不見張角因此得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  
 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毒流行張角散流施符水稱大賢良師  
 請符救病者无不有應領惠者親詣座前首說已過角與懺悔以  
 求福利角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救病次後徒眾極多用立三  
 十六方分布天下方者乃將軍之稱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人各處州郡皆言今歲七在甲子正是上元甲子主天下太平取  
 白玉於各家門上寫甲子二字至州城縣鎮宮觀寺院門上皆書

甲子二字青徐幽冀荆揚雍豫千里之間家七侍奉大賢良師張用遂懷異心造為元

# 張角召民歆反



孝暗贊金帛結好中常侍封詣徐奉以為內應用與弟張宝商議曰至難得首民心也

今民心也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萬代之可惜梁云正合弟机

一面造下黃旗張角自號約命於三月初五日一齊奉事結連封

謂以為內應濟弟子書周馳書報封詣唐周徑赴朝中告变帝急

召大將軍何進乃何皇后之兄也進調兵先擒馬元義斬之次收

封詣等一千人下獄張角聞知事發星夜起召百姓云今漢運數

終有大聖人出尔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

從張角反者四五上萬逢州遇縣放火劫人所在官吏望風逃竄

何進奏帝火速分投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陞賞遣中郎將

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兵五萬分三路討賊却說張角一軍前犯

幽燕界分校尉鄧靖來見幽州太守太守姓劉名焉字君朗江夏

竟陵人也漢魯恭主之後劉焉問鄧靖云黃巾生發侵及境界當

如之何鄧靖曰既漢天子有明詔令各處討賊明公何不招軍以

助國用焉然其說隨即出榜各處張掛召募義兵重才擢賊特榜

文到涿州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漢那人平生不好詩書只喜走馬愛音

李定善相劉玄德



樂美衣服少言語礼下於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游天下慕傳素有太志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双手過膝龍目鳳準其面如冠玉唇若塗珠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表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真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為涿縣玄德祖父劉雄父劉弘重孝孝無亦先世仕州郡為吏弘早喪玄德事母至孝家寒无營供瞻取屨席為業玄德往處草舍東南角籬內有一株大桑樹高五丈餘枝葉茂盛遠近通望見重亡如車蓋往來之人皆言此樹起非凡有相者李定曰此家必出貴人初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玄德曰我為天子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戒之曰汝勿言城吾門也年十五歲母使行李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為友劉德然父劉元起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元起妻云各自一家何能常尔元起曰吾宗中有是兒非常人也中平元年涿郡招軍時玄德二十八歲立於榜下長嘆一声而回後有一人厲声而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嘆耶玄德回頭見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頤虎背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此人形貌異常遂與同入村中問

劉備酒店遇關張



其母曰其人曰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家涿郡頗有庄田賣酒屠猪天下士見公  
 看榜何故長嘆玄德曰我本是漢室親宗姓劉名備字玄德今聞  
 黃巾賊劫掠州縣恨不能耳飛曰正合吾机正坐飲酒見一大漢  
 店門外下馬入店喚快將酒來我要趕入城投軍玄德看其身長  
 九尺鬚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相貌魁偉就邀同  
 坐問其姓名其人曰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梁人也因本處豪  
 霸倚勢欺人被某殺之逃難江湖六年今聞招募遂上欲往應募  
 以遂已志玄德大喜三人同到張飛庄上共議天下之事關張玄  
 德為兄飛曰我庄後有一小桃園桃花盛開明日可宰白馬祭天  
 為牛祭地三人結生死之交次日桃園列陳金錢紙燭宰烏牛白  
 馬祭獻天地三人焚香拜誓曰念劉備關張雖然異姓結為兄弟  
 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民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  
 死皇天后土以鑒此心背義忘恩天地共戮玄德為兄關羽次之  
 張飛末之祭罷同拜玄德老母將家中財物聚鄉中智勇三百餘  
 人於桃園飲至大醉來日收軍兵只恨无馬匹忽有人報知有二馬客趕一群馬投庄

# 平世獻馬贈金銀



上來玄德曰此天祐我寺當成大業三人出庄迎馬客乃中山本國漢世平蘇及遊年  
 往北京販馬正值寇發歸鄉未到玄德曰可請二人到庄置酒管  
 待論說欲與民除害扶助漢室世平蘇及大喜願將良馬五十疋  
 金銀五百兩冰鉄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感謝大喜求良匠打造  
 及股劍關羽造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張飛造丈八純鋼蛇矛各  
 製全身鎧甲聚五百餘求見太尉卸靖上引見太守劉焉三人恭  
 拜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既是漢室宗親但奏功勳必當重用  
 遂整占軍馬人報黃巾賊引程志遠帶兵馬五万哨近涿州焉差  
 卸靖引劉備為先鋒前去破敵玄德關羽張飛上馬來建大功志  
 生取勝

## 劉玄德斬賊立功

玄德部兵至大興山下與賊兵相見各將陣勢擺開玄德出馬左  
 有關羽右有張飛罵反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挺  
 鎗交戰張飛睜圓環眼挺鎗刺中心窩鄧茂落馬而死

欲教勇振三分國

先試衝鋼丈八矛

# 植與賊戰於廣宗



程遠志舞刀直取張飛鬚羽舞刀直取遠志惜手不及被關羽一刀砍為兩斷

惟憑立國安邦手

按試青龍偃月刀

遠志軍到文卸甲投降者不計其數斬首千餘級即寨劉馬迎接  
賞勞三軍哨馬軍到青州太守龔景被圍乞賜救應玄德與馬曰  
願往救之劉馬卸箭將兵五千隨玄德去救青州望見賊皆披髮  
以黃巾縛額面以八卦文為號賊眾見救兵來分兵混戰玄德兵  
寡不勝退三十里玄德與關張曰賊眾我寡必出奇兵然後取勝  
乃令關羽引一千軍伏在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在山右鳴金為  
號齊出救應次日玄德即請引軍而進賊眾大喊而至玄德乘勢  
便退賊趕來至山嶺玄德鳴金左關羽右張飛兩軍齊出三路掩  
殺賊眾大敗趕至青州城下太守龔景率兵助戰勦戮極多餘眾  
散走逃解青州之圍太守犒賞二軍卸箭欲回備曰近聞中常侍  
即盧植與賊戰於廣宗備與植一面之交欲同往助力破賊靖曰  
糧食可以應付軍馬不敢妄動玄德自引本部五百人馬去廣宗

請引軍自回軍士報植迎玄德入帳施禮畢植問玄德行藏破賊報由植大喜留在帳

# 關羽戰勝張角敗



中听調張角賊衆十五萬屯在廣宗屬相軍去官運勝陣四圍有兵張寶在  
 穎川與皇甫嵩朱雋廝殺汝可引本部人馬去交戰玄德領計去  
 了星夜到穎川來時皇甫嵩朱雋等引官軍戰不利退入長社結  
 草為營賊四面圍定嵩與雋曰我在內賊在外依草結營除非火  
 攻可也雋曰候大風起可施此計遂令軍士每人帶草一把其夜  
 大風驟起嵩雋令軍士暗地先出是三更內外放火各引兵奔賊  
 寨風起火發賊衆四散奔走直到天明張梁張宝引敗軍奪路走  
 回遇一彪人馬截住去路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武騎都尉沛  
 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漢丞相曹叅二十四代孫曹祖  
 名節字元偉仁慈寬厚憐人失猪與節家猪相似其人登門認去  
 節不與爭後二日其所失猪歸家主人大慙送猪还節七笑受  
 之寬厚如此節生四子少者名勝字季興桓帝朝封為貴亭侯養  
 子曹嵩為人忠孝淳厚官拜司隸校尉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為  
 嗣故名曹嵩七生操小名阿瞞年幼好飛鷹走兔歌舞吹彈叔父  
 怪之言於曹嵩七每以鞭撻操忽心生一計一日見叔來詐倒于地與叔父曰卒中風

# 曹操詐疾見父親



問其故植曰我圍張角

耳叔父告于嵩操潛地歸家嵩怒而問曰汝中風疾乎操曰自來死此病但失愛於叔父故見問曰自後父不听叔言操因此恣意放蕩不務生業惟有喬玄一見曹操指而言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顛見操曰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許邵有嵩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操喜謝之年二十舉孝廉除洛陽北部尉到任令縣四門各設五色棒十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靈帝所喜蹇碩叔父提刀夜行操巡拿住就棒殺之內外莫敢犯之後因黃巾賊起拜為都尉引馬軍五千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宝敗走曹操攔殺一陣斬賊党萬餘操見皇甫嵩朱雋賞勞畢令操引軍追襲操欣然去了玄德引關張來潁川听得殺喊之声引軍來時賊已敗走玄德持書來見皇甫嵩朱雋言盧植事嵩曰張梁勢穷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汝往收除不得遲慢玄德拜辭引軍復回於路正逢三百餘人護送陷軍視之乃盧植也玄德大驚下馬問其故植曰我圍張角被角用妖術因此未能全勝今上遣小將門左曹前來問我討



# 張飛斬使救植



賄賂我軍中缺錢支使安有送之左曹挾恨回奏上曰賊臣之罪固不容赦然植亦無辜軍心因此聖上怒遣中郎將董承取回京師問罪張飛听得款款護送人以救植玄德止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豫廢關羽阻諫軍士簇擁去了關羽曰盧中郎罷我我等死所依不知回丞郡玄德遂引兵回行到二日忽聞山後喊聲玄德見漢軍大敗賊兵趕殺來三人飛馬殺進賊兵敗走救了董卓回寨卓問玄德曰見居何賊玄德對以白身卓甚輕之不與賞賜張飛大怒曰我持死負血戰救你到觀死用吾不殺之難解此忿提刀入帳來殺董卓

安喜縣張飛鞭督郵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卓素討羌胡累有邊功拜為河東太守驕傲於人張飛欲殺董卓關羽抱住玄德曰我等皆白身之人他為朝廷命官汝今殺之將欲反耶飛曰若在卓部下听令吾必去矣玄德曰吾三人死共一處同去投朱雋七待之甚厚合共一處進討張宝是時曹操自與皇甫嵩進討張梁大戰于曲陽朱雋進攻張宝七引賊九萬相迎玄德為先鋒張宝令高升出馬被張飛刺死張宝披髮仗

法馬紙寶解血潑



氣中无限人馬自天而降玄德回軍便走見朱鳥曰此妖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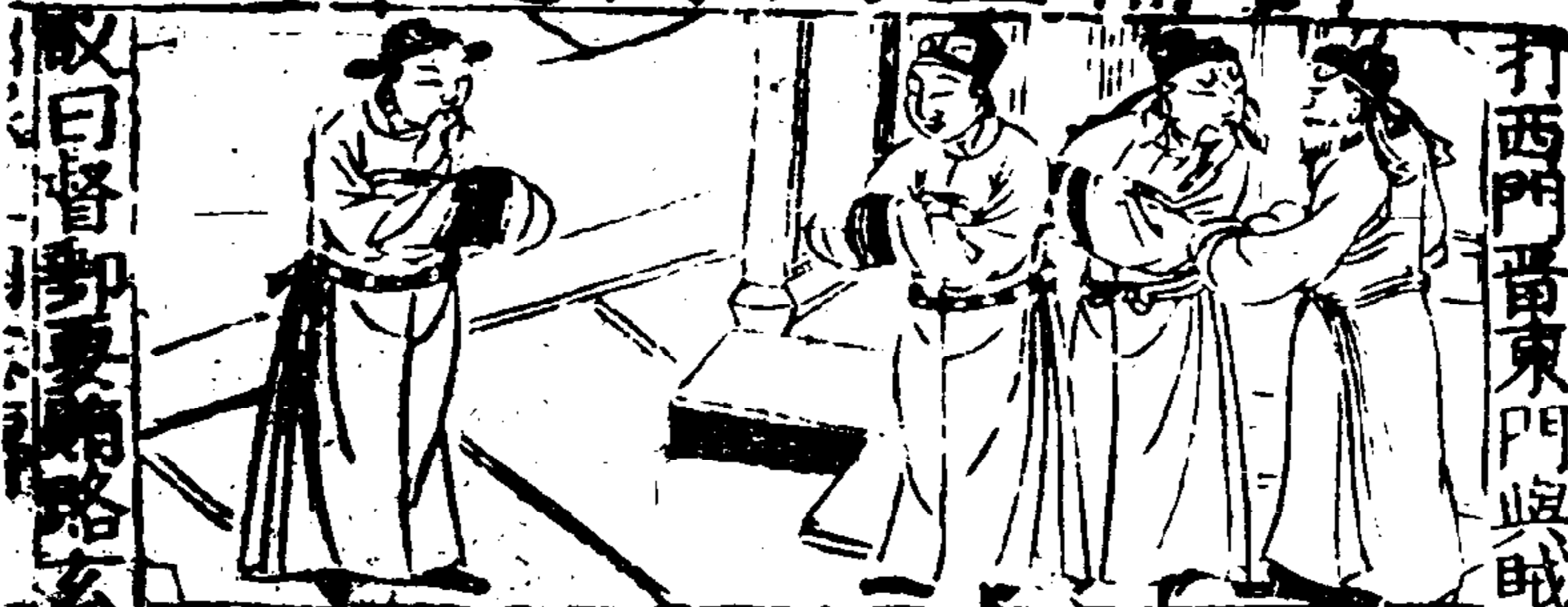
來日可宰猪羊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即以血潑之其法  
可解玄德依計而行次日張宝引軍搦戰玄德迎敵張宝又作前  
法玄德撥馬便走張宝趕來一声砲响山頭將血潑下但見紛紛  
紙人草馬張宝見解此法兵退山後關張兩軍復出玄德朱鳥趕  
來賊兵大敗奪路而走玄德一箭射中張宝七帶箭走入陽城不  
出殺賊三萬降者不計其數朱鳥引軍圍城三月差人探黃甫嵩  
消息人回報說甫嵩大勝董卓大敗差甫嵩伐之嵩到時角已死  
甫嵩又斬張梁于曲陽差人掘張角屍斬首解京降兵十五萬斬  
者不計其數朝廷陞甫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武騎校尉曹操  
除濟南相已皆赴任朱鳥攻打陽城賊勢急從賊反整刺殺張宝  
首級來降朱鳥已平數郡遣人進表奏功黃巾餘党南陽趙弘韓  
忠孫仲聚眾十餘萬稱與張角報仇大臣保奏朱鳥引兵討之次  
日降詔朱鳥領兵至宛城趙弘韓忠迎戰朱鳥引玄德關張交鋒  
自辰至午賊眾不退朱鳥將鉄騎三千徑取東北角殺賊上應天城

# 孫堅錢塘殺賊寇



趕殺賊敗入城朱雋引兵四面圍定城中絕糧韓忠使人出投降朱雋不答雋曰高祖之得天下能招降納士明公尚不容也雋笑曰時異勢殊昔秦項大亂民死定主故招降以勸其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死以勸善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玄德曰不容寇降賊必死戰莫若去東南之圍留西北攻打至急賊必棄城而走死心戀戰可即擒矣雋曰此高見也韓忠引軍棄城奔走朱雋趕來韓忠趙弘孫夏引賊衆與雋交戰雋見賊勢大引軍暫退賊乘勢復奪宛城雋退兵三十里忽一彪人馬從東而來生得廣額闊面虎軀狼腰乃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時為縣吏與父去錢塘正見海賊吳王等十餘人劫商人財物到岸分贓堅與父曰此賊可擒奮刀提力上岸賊走堅趕上殺死數賊縣令知名保為縣尉會稽縣妖賊許昌造反自稱為陽明皇帝聚衆數方堅與郡司馬召精勇千餘人合兵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莊昱上表奏功陞堅為海鹽丞下邳黃巾寇起聚鄉少年及諸旅淮泗精兵一千五百前來相殺朱雋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

劉備三人同赴任



打西門曹東門與賊走孫堅登城斬賊二十餘級又殺死趙弘於馬下却騎弘馬飛上

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止迎玄德被玄德一箭射死朱雋大軍

隨後拚殺斬首千餘級投降者極多南陽下數郡皆平馬班師回

京封車騎將軍河南及荆河孫堅劉備皆功堅有人情除司馬薛

玄德而去玄德候久不得除授三人不樂街上開行正值張鈞車

到玄德攔住備說功蹟鈞大驚奏帝曰張角造反皆由十常侍賣

官害民非親不用非仇不誅以致天下大亂宜斬十常侍有功重

賞則四海清平矣帝令推出朝門鈞氣倒于地帝與十常侍共議

此是破黃巾賊有功者未得除授故生怨言玄德除授定州安喜

縣尉玄德與關張直往到縣安民秋毫無犯為盜者皆化為良民

到縣未及四月上郡差督郵來縣訪察玄德出郭迎接施礼却坐

於馬上以鞭回荅關張怒而不喜問駟中督郵問劉太尉曰汝是

何根由玄德曰備是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勦賊有功督郵唱曰

妄稱皇親虛捏功劳朝廷要除這等人玄德喏声而退到縣與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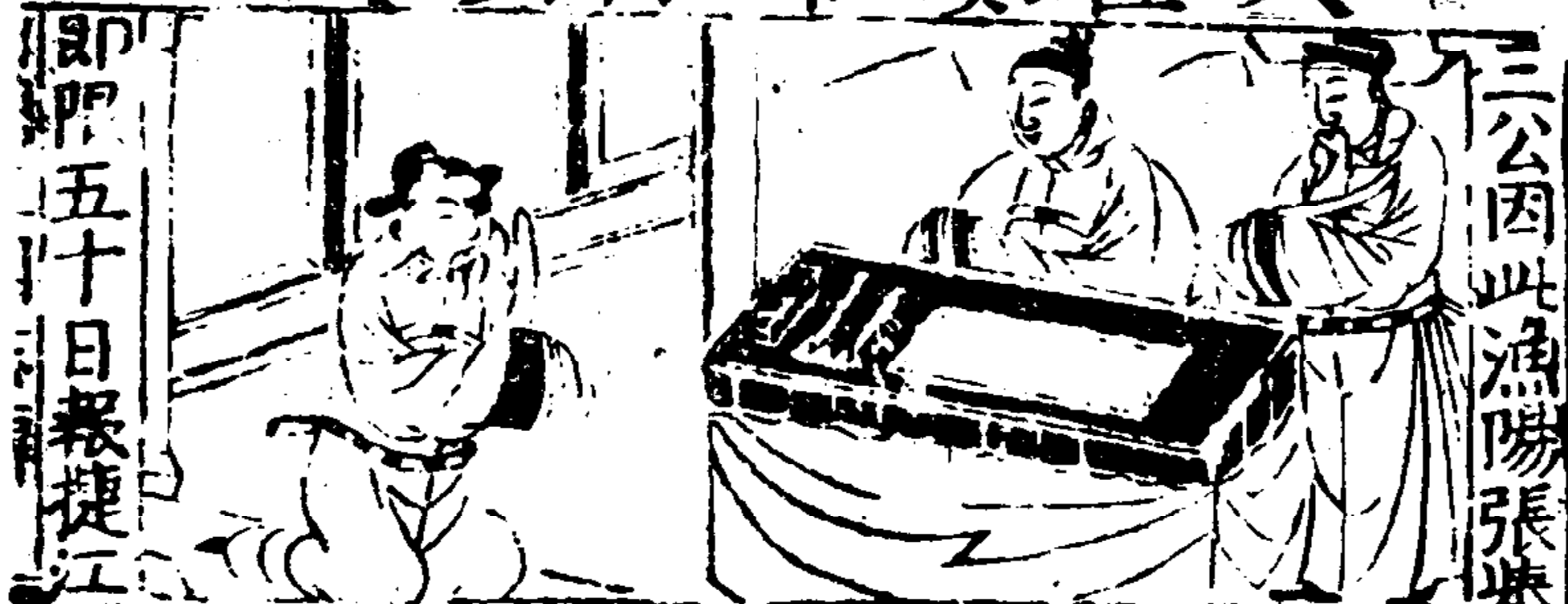
取曰督郵要賄賂玄德有錢物與他次日先捉督郵使勒寫文書表揚玄德看見

# 張飛柳條打督



被門皂不肯放入回縣城張飛飲了酒從縣前過見五丈老人病勢危急張飛  
 逼勒縣吏欲害劉縣尉我等皆來告明及遣門皂趕打張飛大怒  
 逕入館驛把門人遠避即到後堂見督即坐於床上將縣吏縛縛  
 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否督即急喚左右捉下被張飛揪到  
 縣前縛在柳樹上將柳枝打折十數條玄德听知其事急出問飛  
 何故飛將老人事由說知督即叫玄德救我命玄德急止張飛雲  
 長曰兄長許多大功只得縣尉之職又被督即如此死礼吾想枳  
 棘叢中非為鳳凰所棲不如殺督即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策玄德  
 取印綬與督即責之曰汝賊害民即當殺之吾有所不忍还官  
 印綬吾已去矣玄德與關張回涿州定州太守差人捕捉玄德關  
 張三人事急車載老母往代州投奔劉恢七知玄德漢室宗親  
 厚愛應在來十常侍趙忠張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取金帛不  
 從者罷官去取朱雋皇用萬不從趙忠等奏帝言皇甫嵩朱雋  
 請功勞並死實跡帝位奏罷了皇甫嵩朱雋官職封趙忠為車騎  
 將軍張讓等十三人皆為列侯司空張溫為太尉崔烈為司徒皆結好十常侍得為

大臣奏帝命劉陶



三公因此漁陽張舉稱天子張純號為天將軍長沙區星及各處群盜如蜂起表章告

急十常侍藏匿一日帝在御花園宴飲十常侍諫諍大夫劉陶逕  
到帝前大哭帝問其故陶曰漢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與閣臣  
共飲帝曰國家太平之日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群盜蜂起侵掠州  
郡其禍皆由十常侍也十常侍見奏皆解冠流涕曰大臣不容臣  
等不能存矣願乞性命歸田里悉將家業以助軍資帝謂陶曰汝  
家亦有近侍之人呼武士推出門斬之陶大呼曰臣死不爭不忍  
漢天下到此一旦休矣推至宮門一大臣喝住不得下手待我保奏

何進謀殺十常侍

司徒陳耽嘆嗚入宮見帝奏曰劉諫諍何罪賜死帝曰謗毀大臣  
耽曰天下人皆欲食十常侍之肉又无寸功陛下敬如父母俱封  
列侯封諍等暗結黃巾賊必為內亂臣恐天下休矣帝曰封諍作  
亂又无实跡十常侍豈无一二忠臣耽以頭觸樹苦諫帝怒令牽  
出與劉陶同下獄是夜皆謀殺之趙忠差人以孫堅為長沙太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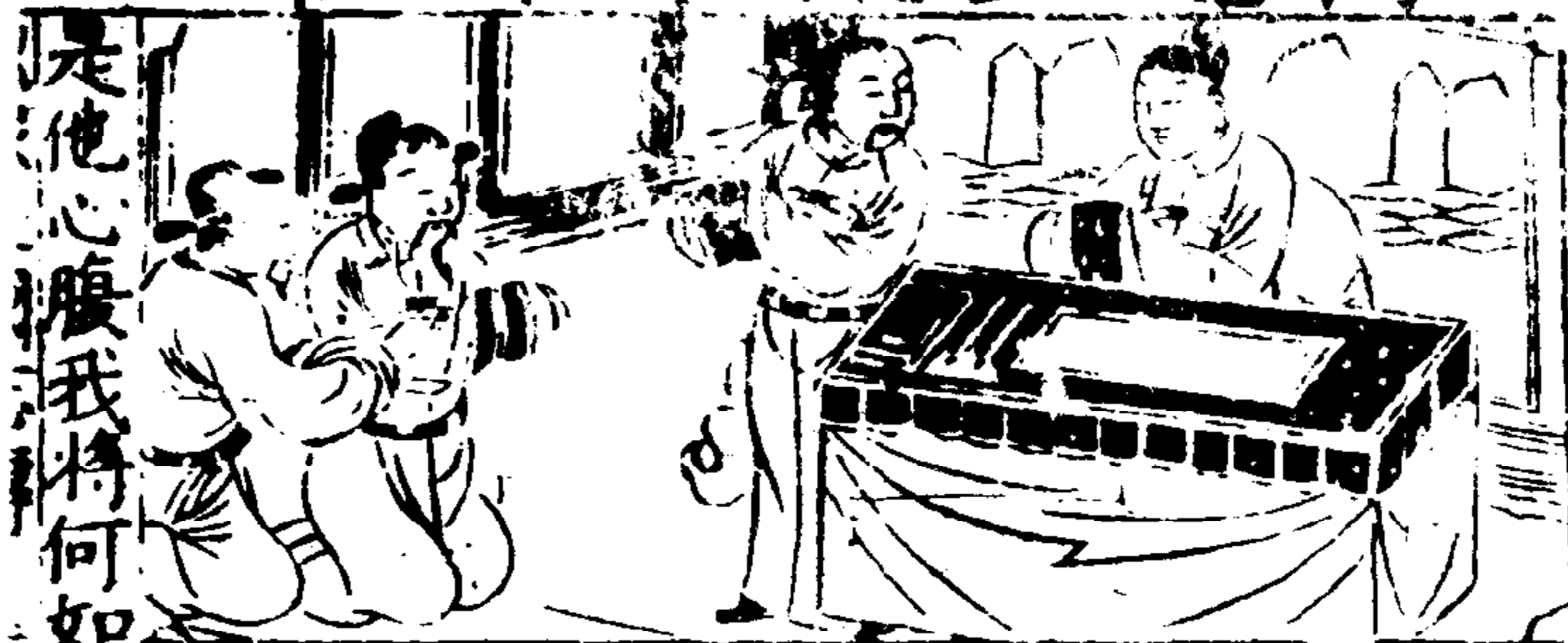
即即五十一日殺捷江夏平復奏封劉陶為

帝名



州牧領五千兵征張純劉焉到州寇悉降自姓民應其恩劉焉封張純  
 州劉恢書存玄德見其大喜令玄德與都尉母丘儉為先鋒直抵  
 賊巢與賊大戰張純兇暴鞭撻士卒帳下數十人商議刺殺張純  
 將頭來降張奉見勢敗自縊死漁陽尺平劉虞表奏朝廷劉備大  
 功赦免鞭撻之罪除下書丞後遷高唐帝令公孫瓚表陳玄德  
 前功封為別部司馬守平原重整舊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官封  
 太尉中平六年四月靈帝病召大將軍何進入內議事弟何苗等  
 就同金吾何進出身屠家因妹入宮為貴妃元和年間皇上生太  
 子辨立為皇后進乃國舅專權王美人生太子協何后醜殺王美  
 人協董后恩養年九歲靈帝偏愛太子協十常侍蹇碩知天子意  
 暗奏曰若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從之宣進到宮門司馬  
 潘隱與說知進大驚歸宅召諸臣共議欲誅宦臣典軍校尉曹操  
 曰宦官之勢朝廷滋蔓極廣倘机不容反害其身請公詳之進叱  
 曰汝小輩安知朝廷之大事潘隱報帝崩於嘉德殿年三十四蹇  
 碩不發宣將軍入宮絕後患册立太子協為帝進謂操曰何以教

何進立太子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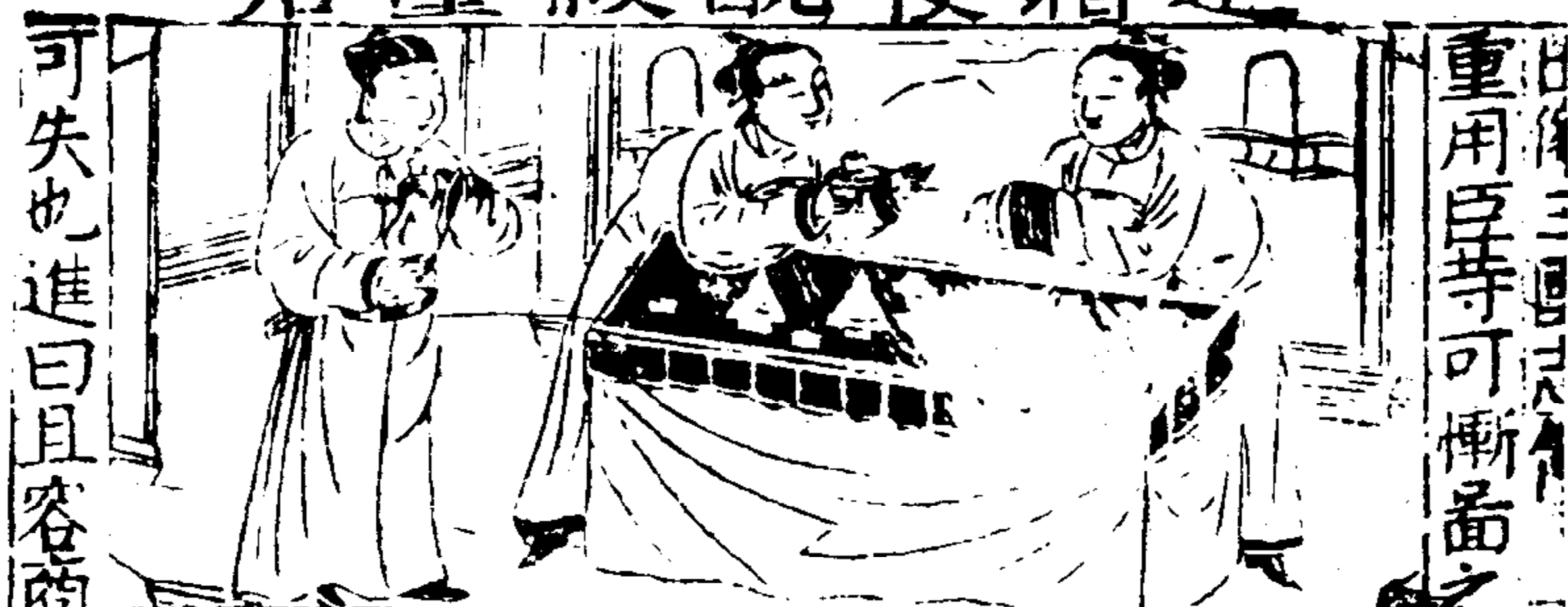
我孫曰先宜大正居位然後而賊進曰誰敢與吾君討賊袁紹出曰願假精兵五千斬

關入內冊立新君及誅閹宦掃清朝廷以安天下吾之願也進視此人英雄蓋世勇武超群南陽人也漢司徒袁安之後袁達之子袁紹字本初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羽林軍馬五千與紹披掛入內何進引荀攸何顓郭太寺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聖帝榻前立太子辨為帝百官禮畢袁紹持劍入宮收捉蹇碩引軍與紹殺蹇碩敗走御園被郭勝一刀殺死餘軍盡皆降紹與何進曰中官結黨可及誅之張讓等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皆由蹇碩一人非下臣事今將軍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上怜救后曰卿等勿憂我當保之袁宣何進入宮后曰今蹇碩不仁受戮再誅宦官切不可行何進听太后之言而出與眾官議曰今斬蹇碩再不許斬宦臣紹曰今若不除終為後患進叱曰吾意已定再言者斬次日太后命何進奏錄尚書事其餘皆封敕官重太后宣張讓入宮商議曰何進之妹是我權奉今日他還為帝內外臣皆

是他心腹我將何如讓奏曰娘上臨朝垂簾所殺何人皆為我權奉



# 進暗使醜殺董后



重用臣等可慚而董后依許而行一月後董后...  
 人參預朝政非宜昔呂后權重宗族三千...  
 元老大臣自行商議此國家之幸也願垂...  
 層家有何見識醜殺平美人慌亂妬忌...  
 反掌何后怒曰吾以好言勸汝何不遜之...  
 何后宣何進入內告其事情進出召三人...  
 奏董后不宜臨朝听政合迂河澗安置限...  
 軍圍了董重府追索印綬董重知事急自...  
 珪見董后已廢皆金帛結好何進親弟何...  
 於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六月何進暗使人...  
 樞回京蔡文陵何進托疾不出袁紹入見...  
 外言主公醜殺董后欲謀大事乘此時不...  
 竇武欲誅內寵後机不密反受其殃今主...  
 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等...  
 去報何苗也受賄太多入內奏知何后言...

何進召琳操論



將軍對書上常侍此

取亂之道也后听其言少頃何進入奏欲除宦臣先帝新棄天下  
你欲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不言而出表紹問曰大事若何進曰  
太后不容如之柰何紹曰可召四方英傑之士勒兵到京尽誅宦  
臣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甚妙免得我違太后之意差人召兵  
馬入京主簿陳琳叫不可俗云自掩其目捕燕雀是自欺也况國  
之大事其不可許立乎今將軍總督軍務欲誅大臣易如反掌欲  
召外兵恐至取亂何進笑曰此懦夫之見也曹操笑曰此事至易  
進問操曰孟德有何高見

董卓欲立陳留王

操曰宦者之禍古今有之但世主不可付之兵權若欲治罪者當  
付一獄吏足矣何召外兵乎欲尽誅之事必盡露料必敗矣何進  
怒言曰孟德亦懷私意操退而言曰乱天下者必進也進頒降詔  
暗差使命星夜前去召兵詔曰

朕聞綱紀乱常不可无誅害國傷民豈能弥久切惟常侍張  
讓段珪等濫叨寵榮恣狂逆不思報本之恩復造滔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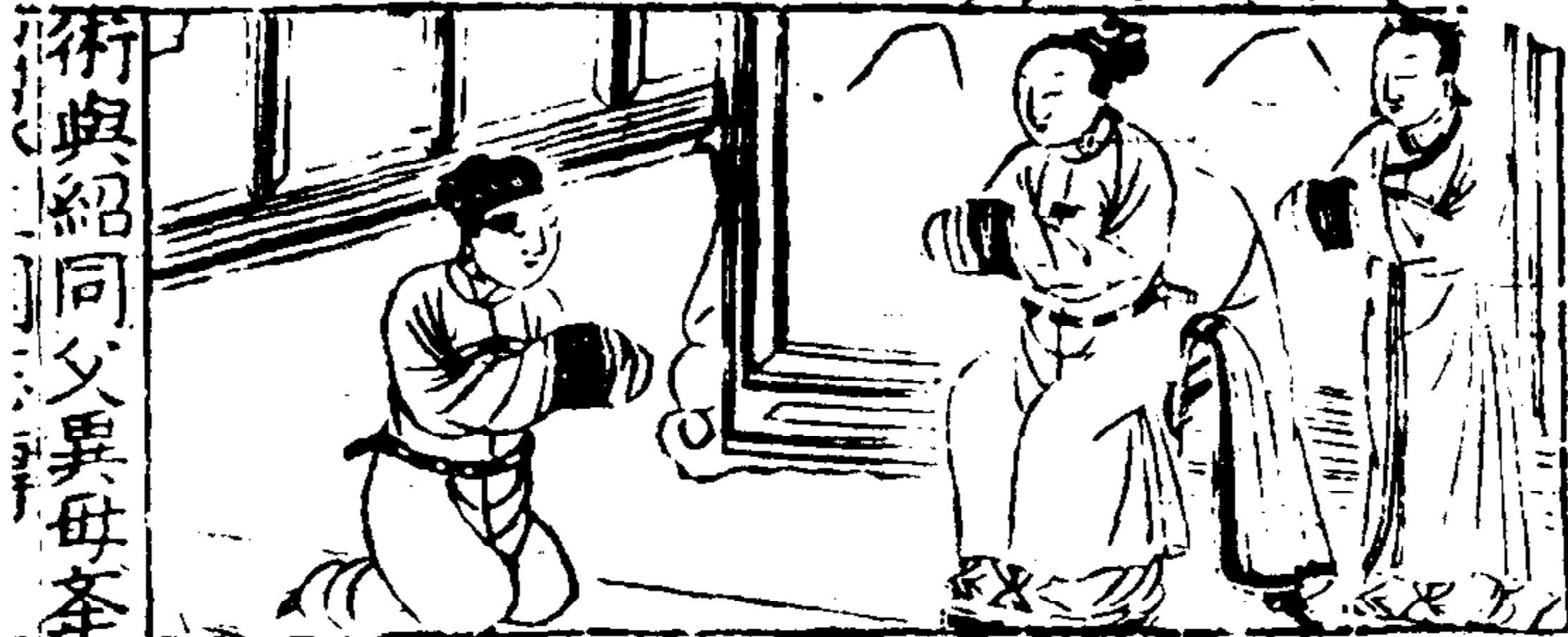
# 董卓請李儒作表



榻前董卓跪請李儒曰臣等欲請李儒作表以謝天恩  
 朕素知卿寺心懷忠義志戒奸邪速提熊虎之師勤除蕩  
 之變詔書到日火速奉行宜体朕心遐迩知悉

詔書召四路軍馬第一路東郡太守喬瑁第二路河內太守王匡  
 第三路并州刺史丁原第四路西涼刺史董卓身長八尺腰六十  
 圍肥肌肉重口潤面方先破黃祖先功欲治罪賄賂十常因得  
 幸免金珠結好朝官遂任顯官領軍二十萬令婿中郎將牛輔鎮  
 守陝西帶首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望洛陽來謀士李儒曰奉  
 詔恐詐差人上表名正言順大事可圖卓大喜遂令儒作表曰  
 臣伏惟天下有逆不正者皆黃門十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竊  
 叨幸寵擅造王命亂傷內外父子兄弟占據州郡害民傷化致  
 使怨氣上蒸盜賊蜂起臣奉詔討逆將士飢乏不肯渡河皆欲  
 詣京師先誅閹宦以除民害臣聞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欲止其  
 影不如就陰濁水呼舡悔之无及臣鳴鍾洛陽請誅讓等則社  
 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太后宣進入宮



進得表出京大臣尚書郭泰進諫曰董卓虎豹也若入京城必食人矣進曰不足與謀尚書盧植諫曰董卓為人面善心狠常存不仁之志若入城中必生禍亂不如遣回西涼庶免篡奪之患進叱曰汝等先志之士枉食若祿郭泰密與植曰何公不可輔禍在目下與植棄賊歸鄉荀攸告關大臣去其大半進使人出接董卓於滎池卓按兵不動張讓知詔各路兵到與十常侍設曰此乃何進之謀我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嘉德殿門入告何后曰何將軍矯詔召各路軍馬並至京師欲滅臣等宗族望娘七垂怜小臣乞歸田野養老免死萬幸太后曰汝等可去將軍府謝罪讓曰吾到相府必不復生矣望娘七賜詔宣將軍入宮解釋其事何后降詔宣進七得詔即行主簿陳琳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之謀切不可去七有禍何進不信袁紹曰今不早決悔之不及曹操曰先詔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主公堅執要去我等披甲執銳以防不測令弟袁術領軍五千術與紹同父異母奉孝盡進身見授折衝校尉當日劉表請關羽紹與操百餘人護

進回殺謀侍常十



送何進車至長樂宮前... 輒入衣冠... 進曰董后何罪... 帝貴不思報本... 閉讓令刀斧手砍為兩斷... 史官有詩嘆云

詩 漢室傾危天數然 無謀何進作三公 幾番不聽忠良諫 難免宮中一命空

張讓係太尉樊陵入代進... 府黃門擲出進頭曰進欲反吾等斬之... 有失大義同部下吳匡... 而入樊陵許相出殿曰不得死... 趙忠韓廣夏輝郭勝... 即跳下樓被紹殺死... 太后并陳留王劫去走北宮... 又立于閣門下見段珪等來... 曰逆賊不知死敵劫太后... 段珪復走植救太后... 得免其

帝與弟走北邙山



匡殺入內庭見何苗提劍匡曰同謀殺兄賊何敢提劍令軍士將何苗殺之紹將十常

侍家屬盡殺之曹操差人救滅宮火張讓段珪擁逼少帝及陳留王哀請何太后權備大事四下分兵尋覓少帝張讓段珪從者數十人奔北邙山而走天色昏黑二更時分後面喊聲大振淮南掾吏關貢大叫張讓休走段珪乘馬落荒而逃張讓投河而死陳留王伏於亂草之中少帝與陳留王曰此不宜久恋可尋鄉村安身但見流螢成群光芒照耀隨少帝陳留王曰此天救吾兄弟也隨螢火二人相扶而行至山頭史官有詩云

詩 亂兵如蝟走王師 社稷傾危孰為持

曰 夜逐流螢引道路 漢家天子步歸時

又 腐草為螢尚按時 也會照夜向廷幃

詩 莫嫌微物相輕賤 曾與君王指路迷

二帝走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卧於草堆前面是所在院庄主夜夢兩輪忽日墜身庭後扶困庄主出見二人卧於草堆問曰二少年誰家子弟陳留王曰吾弟陳留王也



何進已死各引兵回本州董卓自此得志出入宮廷无忌後軍校尉鮑信見袁紹言造

帝在東園講武曹操與呂布相見言半路裏之不知何處黃巾  
 反叛殺死董卓於馬上來得天子到在殿前見首級問其詳細  
 引見曹操君臣相哭曹曰國不可一日无君請陛下還朝帝乘車馬  
 與百餘人在司徒堂充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  
 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數百人馬迎接二帝君臣皆哭先  
 使人將段珪頭往京師號令先洛陽小兒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  
 千乘萬騎走北叩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陣公馬來衆皆失色帝  
 大驚袁紹出馬開口來者何人敢攔聖駕董卓房声便問天子何  
 在帝不敢言衆臣死所措手足陳留王叱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  
 州刺史董卓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來劫駕耶卓曰特來保駕王  
 曰既來保駕何為不下馬卓荒下馬跪于道前陳留王以言撫慰  
 卓曰脂膏之是日帝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失却傳國王重寶  
 卓屯兵城外每日帶軍數千入城百姓惶惶喬瑁王匡兩路兵知

李儒勸卓丁原



李儒曰朝廷必成大患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乃與信見紹不從信即引本部人馬投秦州去了董卓招誘何苗部兵召李儒問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此事若何儒曰朝廷既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溫民園中聚會百官不從者斬之則昔指鹿之謀宜在今日卓依計而行請百官飲宴酒至數巡卓曰天子乃萬人之主以治天下况先帝有密詔言劉辯輕浮无智不可為君次子劉協聰明好客可承大漢宗廟吾欲廢帝仍立陳留王為天子以正漢室尔諸大臣以為如何諸官听罷默无言并州刺史丁原于建陽直出進前大叫不可汝乃何等之人敢發此言天子乃灵帝嫡子又无過惡安敢廢耶吾知汝怀篡逆之心久矣豈能容耶眾臣悉皆大驚

呂布刺殺丁建陽

董卓叱曰朝廷大臣尚不敢言汝何等之人敢出妄言拔劍欲斬之李儒見丁原身後一人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清目秀乃五原郡九原人也字奉先官拜執金吾自幼隨從丁原拜為義父手執方天戟李儒會意急



# 呂布戰董卓敗走



人何愁天下哉中即將李肅曰主公勿憂吾與呂布同鄉知其為人勇而死謀無利心

向前曰今日飲宴不可以談國政來日向朝堂公論奏官劾丁原上馬而去董卓與百官曰吾所見者合道否盧植曰公見差矣昔湯太甲不明伊尹放於桐宮昌邑王登位二十七日犯罪三十餘條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皇上年紀雖幼聰明仁智並無過失汝乃外州刺史未預國政汝莫非篡漢天下耶董卓大怒欲殺盧植百官告免植曰我非慕爵祿久恋洛陽不忍漢天下到此廢夫長嘆而去隱于山谷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商議再听約束百官皆散董卓按劍立於園門外往來卓問李儒曰此何人也儒將呂布根由說知卓乃潛入園中迴避百官因此得還次日人報董卓丁原引兵城外搦戰卓大怒引軍對陣見呂布頭頂束髮金冠身穿百花戰袍環鎗靛甲腰繫獅蠻宝帶騎一疋冲陣劣馬手持方天戟往來馳驟貌若天神卓心中驚駭丁建陽於陣中縱馬直出以鞭指卓曰汝乃外州刺史於國無功焉敢廢立侮慢朝廷實欲反耶呂布飛馬挺戟來殺董卓卓敗走卓曰吾現呂布非常人也吾得此

李儒侍寶馬獻布



其說呂布束手來降卓大喜曰汝說呂布以何而進其間主公有名馬一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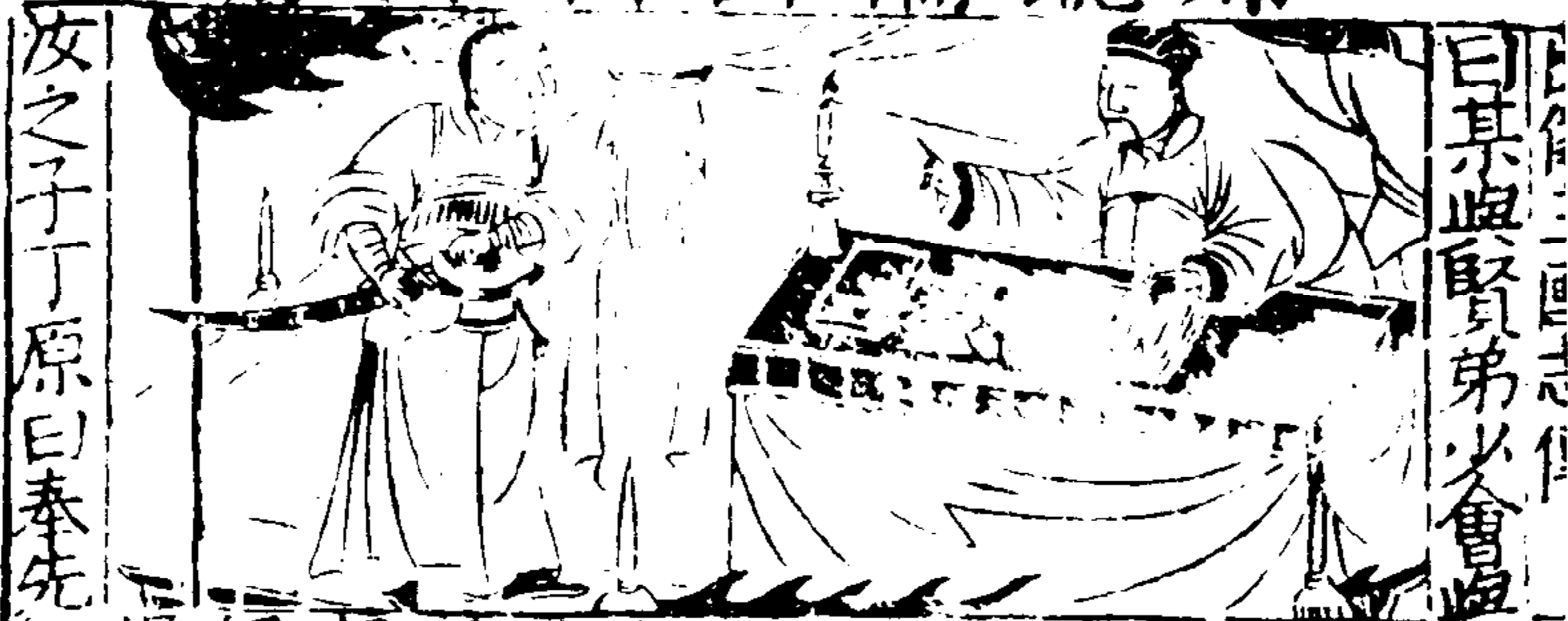
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更用金珠以結其心呂布必反丁建陽來投主公也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收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將金一千兩明珠數千顆玉帶一條李儒騎了赤兔馬帶從馬二疋三人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報呂布將軍道故人特來請見軍士通報呂布教喚入來肅見布曰足下果何人也李肅曰卿中故人何故失志其乃李肅也布下拜曰賢兄久不相見見居何處肅曰見仕漢朝任虎賁中郎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疋日行千里涉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肅等不敢乘坐特來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便交牽過來看果然那馬身上火一般赤死半根雜毛頭尾長一丈蹄項際高八尺有騰空入海之狀呂布見了大喜史官有詩云

詩 奔騰千里蕩塵埃 渡水登山紫霧開

曰 掣斷絲鞭搖玉轡 火龍飛入九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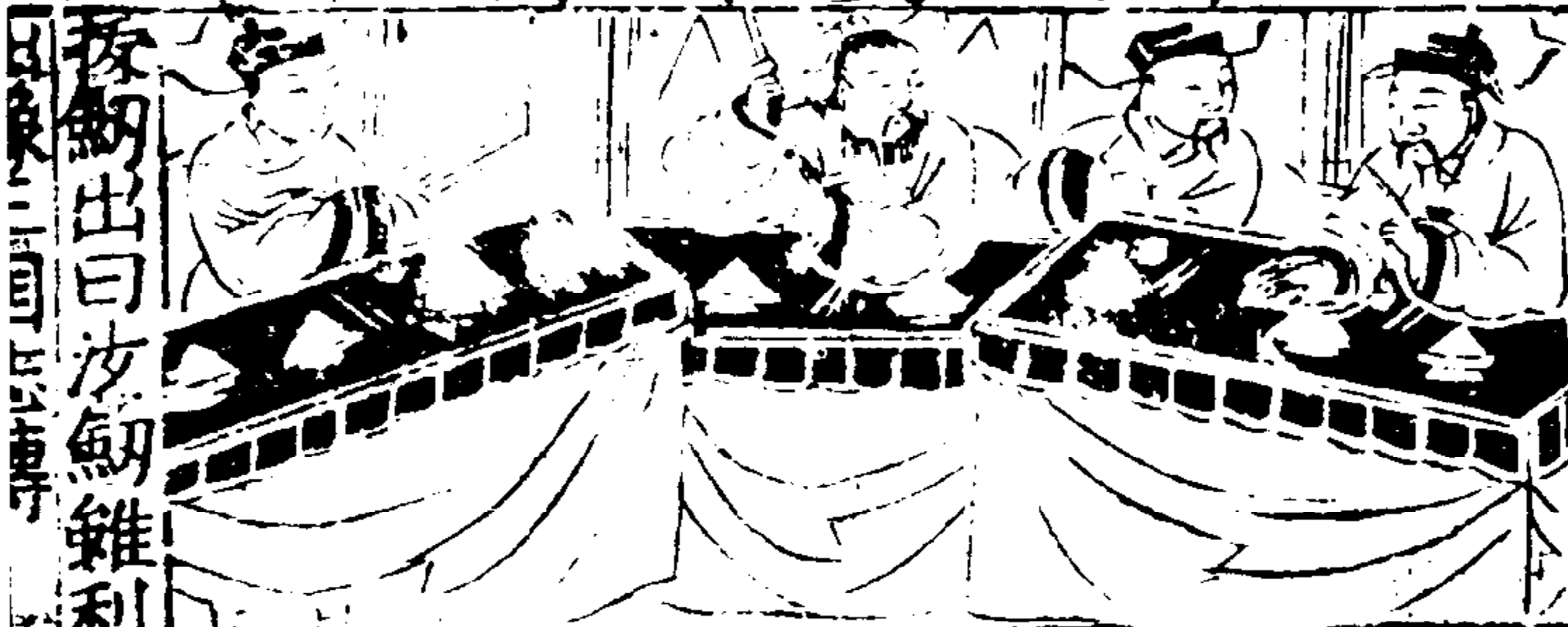
布謝肅曰兄與此龍駒布將何以報之肅曰某為效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肅

# 布聽儒計刺丁原



曰某與賢弟少會與本尊多得會來此馬亦不可說布曰兄醉矣肅曰何以知之布曰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多會肅大笑曰其說今之丁刺史耳布惶恐言曰在丁建陽處亦出死柰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難之有布曰吾欲大展其能恨不逢明主肅嘆曰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世之英雄肅曰某遍觀大臣皆不如董卓也為人禮賢敬士賞罰極明終成大事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于布前布驚問曰你何為有此肅令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卓久慕公德特令送此禮物及赤兔馬皆董卓之所賜也布曰董卓如此相愛某將何禮報之肅曰如其不才尚為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豈不可言布曰恨无功可報肅曰功勞在反手之間弟自不肯為耳布沉吟良久曰兄長少待容吾殺了丁原引軍歸董卓若何肅曰但恐賢弟為之不勇耳布提刀逕到軍中丁原秉燭現書當見布提刀而至丁原曰吾見來此何事布曰吾乃世之大丈夫安能為汝之子丁原曰奉先何故心變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提來見肅曰其當先去

# 董卓設宴會群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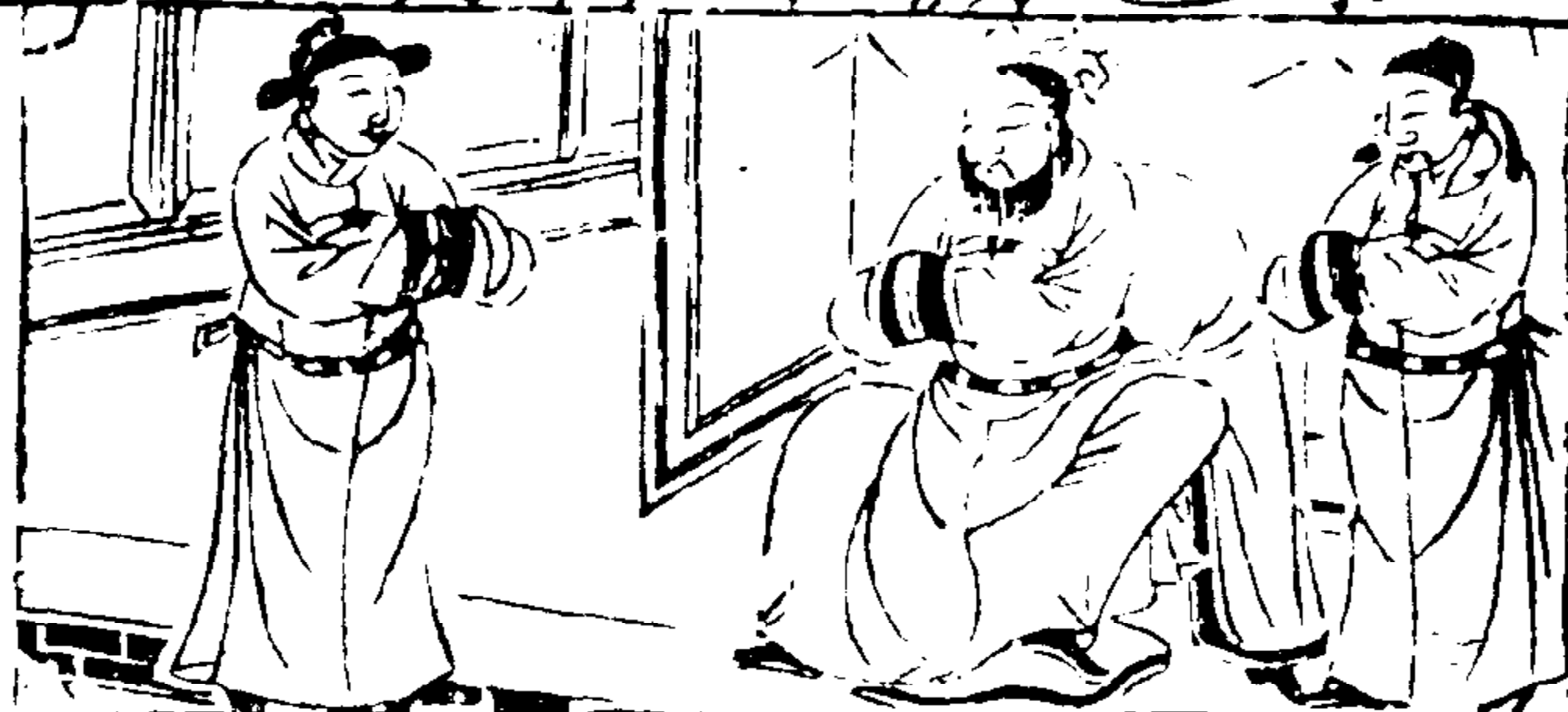


報主公來接將軍布一面杖拾軍馬來到卓引軍置酒出迎呂布上獻平原頭卓下馬

携手入帳中卓先下拜曰某今得將軍如枯苗得甘雨也布納卓  
坐而拜曰布今棄暗投明願以父待之卓甚喜以金甲錦袍賜飲  
而散董卓又得呂布帶來軍馬其勢越人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  
旻為左將軍鄂侯封呂布為騎都尉中郎將弟亭侯李儒荐蔡邕  
曰邕非常人也主公若用可成大事卓令召見邕托病不出卓怒  
曰我能滅人九族犯者不恕邕知急往拜卓用為祭酒三日之間  
周歷三臺宮廷為侍即邕傾心事之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  
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帶軍千餘於左右是日太傅袁隗  
與百官皆到酒及數巡卓按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皇上閭弱  
不能奉宗廟為天子故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  
王為君汝大臣意下如何群臣莫答袁紹應聲曰昔太甲不明伊  
尹放之桐宮昌邑王有罪霍光放之今皇上未有不善汝欲廢嫡  
立庶意欲反耶卓叱曰豎子敢不從我將謂我劍不利耶袁紹亦

拔劍出曰汝劍雖利我劍更鋒兩個在席怒對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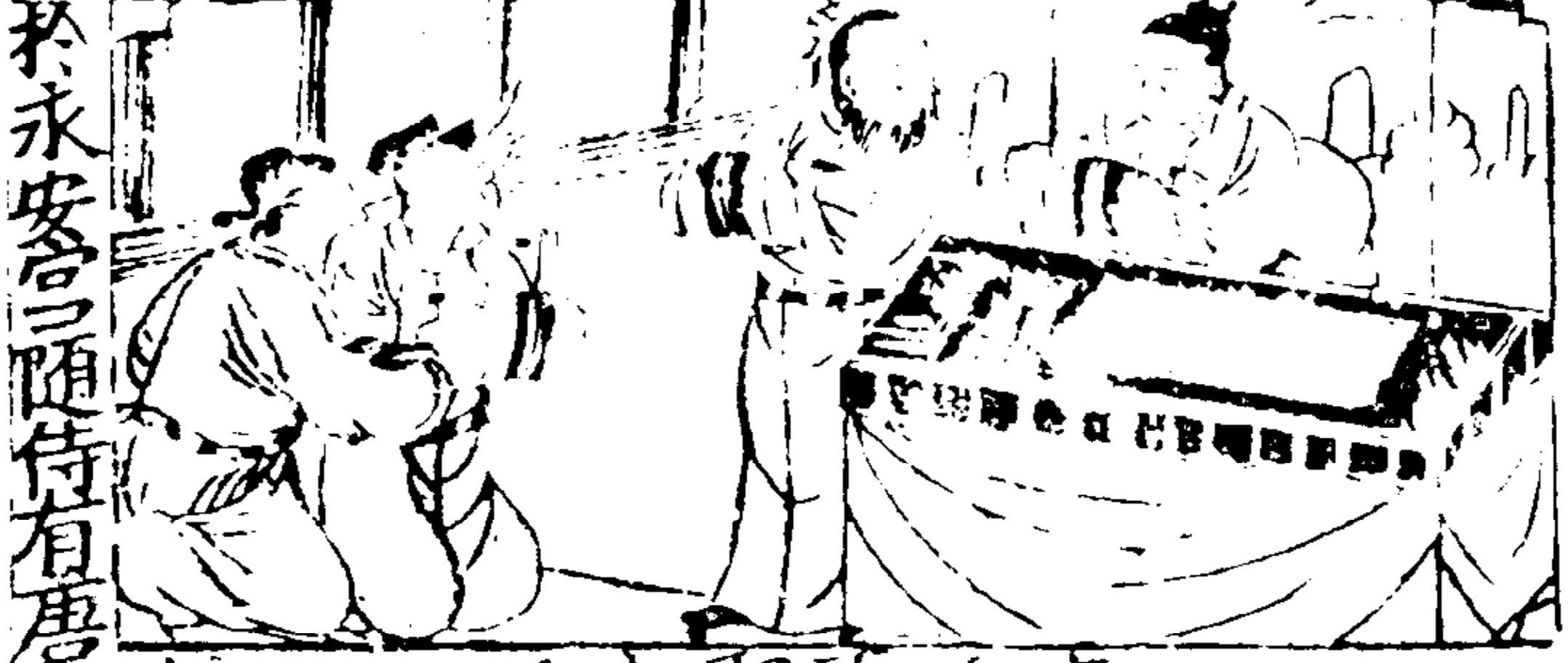
# 蔡邕勸卓釋袁紹



## 盛漢帝董卓弄權

卓欲殺紹蔡邕止之曰事有定體不可妄殺袁紹長揖百官而出  
 直奔冀州卓謂袁隗曰汝侄死礼吾看汝面不欲殺之廢立之事  
 汝意若何隗曰太尉見者是也卓曰敢有阻者按以軍法衆官遵  
 命宴罷召侍郎周斌校尉任瓊議即何顯問曰袁紹此去若何周  
 斌曰袁紹不達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  
 吏徧天下若收豪傑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封為郡守以釋前罪心无患矣邕曰某不使主公殺紹者正為此  
 也紹好謀无断不足為慮卓大喜依計而行○史官論袁紹忘大  
 智好小謀无决断得一郡守而喜謬之甚也○董卓權重群臣皆  
 懼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不到者斬董卓掣劍在手曰  
 少帝懦弱不能掌天下今有交天册文宜宣讀令李儒讀册文曰  
 孝靈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天下嗣子皇帝承統海内仰望  
 太平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悼忘哀如故焉凶德彰露  
 淫穢突聞攝神器汚宗廟皇天后土無儀統致荒乱不一求

卓立陳留王為帝



平太后暴烈，朝野論為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缺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儼然，豈下儉上，堯國之表，若喪哀感，言不及邪，抱歎誕之性，行成周之懿，休言善美，稱天下所聞，宜洪大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察皇帝，為公農王，皇太子，還政，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請策卓，卓叱左右扶少帝下，幾解其璽，受此面長跪，稱臣，听命。少帝號哭，百官慘然。卓呼人后重，去服候勃，太后哽咽，群臣含悲，皆下一大臣忿怒，高呼曰：賊臣董卓，敢為欺天之謀，而廢聖明之主，不若與之同死。揮手中象簡，以擊董卓，董卓大怒，喝武士，挺刀，乃是尚書丁管，罵不絕口。卓命牽出，斬之，至死神色不變。靜軒詩贊曰：

董賊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君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群臣皆呼萬歲。禮畢，卓令扶何太后升弘農王，於永安宮，三隨侍有唐皇后及宮女二人，月給食糧，諸臣下先時輒入，違者夷三族，可於

# 飛燕入宮帝吟詩



以帝四月登基至九月

被董卓廢之卓所立陳番王幼即漢高帝也九歲即位  
 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黃琬為太尉揚彪為  
 徒荀爽為司空韓馥為冀州牧張邈為陳留太守張咨為南陽太  
 守是年庚午歲改元初平元年何太后與少帝唐貴妃因於永安  
 宮中日夜勞苦衣服飲食皆缺少少帝泣不肯乾偶然隻燕飛  
 入庭中帝遂吟詩一首云

嫩草綠凝烟

曩已雙飛燕

洛水一條青

陌上人呼喚

遠望碧雲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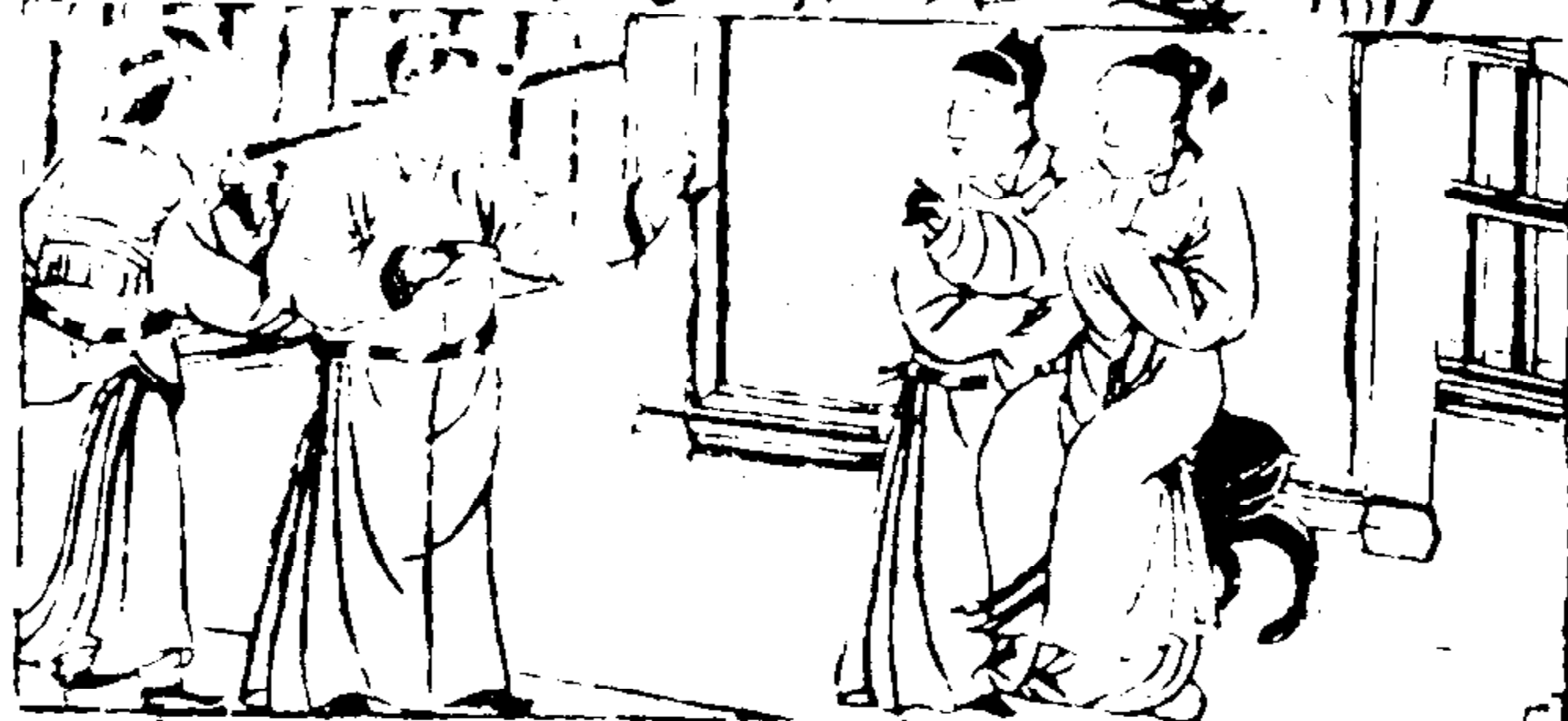
是吾旧宮殿

何人仗忠義

寫我懷中怨

卓常使宮女探其動靜是日獲得此詞來呈於卓上曰劉辯怨  
 故作此詞殺之有名矣喚李儒帶武士十人來殺少帝少帝與母  
 何太后立在樓上嗟嘆宮女來報李儒至大駭儒執醪酒與帝曰  
 春日融上董太尉特上壽酒少帝曰何相逼如是也儒曰壽酒勿  
 疑太后曰既云壽酒當免上汝壽儒怒曰汝母子不待飲耶呼左  
 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飲此二殺也儒曰身死帝飲酒相

儒通后帝飲醜酒



公見於世子性命儒以曰量汝何等可代王死儒至孟與何太后曰你可先飲后拜吻

大罵何進无能之賊接引董卓入朝致有今日之禍儒催逼至急

曰容某與母子作别大哭而作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安 棄萬乘兮退守藩 為臣逼兮命不久

勢將去兮空淚潛

唐貴妃抱帝亦作歌曰

皇天將崩兮后土頽

身為命姬兮命亦摧

生死異路兮從此畢

奈何執匕兮心中哀

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唱曰太尉立寺回報汝等俄忽望誰救耶何

太后大罵董卓國賊逼我母子皇天豈佑汝耶汝等助桀作孽之

徒必當族滅李儒大怒隻手扯住太后直捺下樓少帝揪住李儒

衣服唐妃向前攬做一團儒喚武士絞死唐妃以醜酒灌殺少帝

史官有詩曰

太后飛身下玉樓

唐妃素練繫咽喉

君王服藥皆身喪

漢室江山自此休



# 儒回報卓重后故



儒述報卓上命拖出城外埋之自此每夜入宮宮裏淫婦夜宿龍  
 床禁庭公主及皆淫之常引一枝軍出城外非橫到陽城當時二  
 月村民賽社男女畢集卓引軍圍住將男子及皆殺之掠其婦女  
 財物數千方餘件都裝在車上懸頭千餘顆在車下連軫還都先  
 報董太尉殺賊大勝而回各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財物及散與  
 宿帳軍士越騎校尉伍孚字德瑜見董卓殘暴太甚羣臣戰慄莫  
 敢奈何伍孚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候董卓入朝至迎到閣下  
 掣出短刀直刺董卓心卓氣力大兩手摳住吕布便入翻倒伍孚  
 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睜目大罵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  
 乱国篡位罪惡盈天今是吾死之日故來誅奸賊吾恨不得裂汝  
 尸於市以謝天下董卓大怒命吕布將出剖剛之罵不絕口史官  
 有詩曰

漢承忠臣說伍孚 冲天豪氣世間無  
 朝堂誅賊名尤在 萬古堪稱大丈夫

董卓自此出入常帶劍披甲武夫前後圍衛衣冠在動輒知卓非禮乃使人直趨

元宴眾臣誅卓



呈王允其書曰

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入亂宮建神亦不佑公反恣其跋扈如不祈聞此豈效賊叛國之臣哉然今集兵練馬款面掃清帝室未敢輕奉公相食祿於漢朝誓衆討而之如有驅使即當奉命書不尽言請遂昭察

王允尋思元計曰於侍班閣子內見漢朝旧臣等王允請曰今日老夫賤降晚間少叙眾大臣就舍下小酌幸勿見阻眾官皆曰必來添壽當晚就後堂設宴灯烛辉煌公卿皆到允視之皆漢朝旧臣心中暗喜酒至半酣王允盃掩面大哭眾官曰司徒貴降不可發悲允曰老夫非賤降之日要與眾官聚會恐賊生疑故推賤降吾意者哭漢天下也董卓勢若泰山吾等朝夕難保想高帝提三尺劍斬白蛇起家兵子孫相承四百餘年不想喪於董卓之手吾等捨死先盜於國眾公卿皆掩面大哭座下一人抚掌大笑曰滿朝眾以大臣夜哭到明也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允視之

乃是事阿校尉曹操也他大怒責之曰汝祖宗食祿漢朝四百年不想報本反讎後賊

# 曹操刺卓詐獻劔



日傳三國志卷之十一  
 耶汝去告卓吾等死亦漢家鬼操曰非笑別事笑衆大臣死一計殺董卓曹操雖不才  
 畧施小計可殺董卓頭懸於都門以謝天下王允所謀乃避席而  
 問曰有何高見扶持漢室道來

## 曹操謀殺董卓

曹操曰近日進身以事董卓者實有意以圖之今卓甚愛操有事  
 必共議之聞司徒有七宝刀一口願借與操入相府去刺殺之操  
 萬死无恨王允曰孟德果有是心漢天下幸甚曹遂言誓於允前  
 取七宝刀與操其刀長七尺金室嵌飾極有鋒利帶之殺官皆  
 散操來日進入相府問丞相出來七人指云出在書院內坐又操  
 進入見卓坐於床上側首已布卓問曰孟德來何晚操曰馬瘦行  
 遲卓曰吾有西京州進到良馬吾兒可親去選一疋來賜與孟德  
 操思曰董卓合死意欲拔刀恨卓有力不敢下手卓胖大不素久  
 不遂自身而卧轉身背却曹操曰此賊當休急掣宝刀在手卓  
 回看着衣鏡中見操拔刀出踏急回身曰孟德何為已而  
 到閣外操刀已出踏急回身曰孟德何為已而

曹操縱馬私回鄉



馬推至縣下縣令曰我認得你如何可諱且把來監下

卓引操看馬操拜謝曰願試一騎卓交與鞍轡操  
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門而去布對董卓曰恰便曹操有行刺之  
心急被喝破以推獻刀卓曰吾亦甚疑二人正未決忽李儒至卓  
以其事告知儒曰曹无老小必有下場可差人急喚如操无疑而  
便來則是獻刀若遲疑誰託而不來此必行刺便可擒而問之卓  
然其說差獻卒四五人往喚多時回云曹操不曾到下地來恰  
騎馬飛奔出東門史問操云丞相差他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去  
李儒曰曹賊心虛逃竄而去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吾今  
便行文書描其模樣画影而形无分星夜捉拿此賊拿住者千金  
賞賜万户封侯李儒言曰必有同謀者拿住曹操便可知之文書  
曉夜行曹操日夜行任奔誰來路經中平縣過把關者見之曰  
此必是曹操也擋住問曰汝何姓那裏來操曰我漢姓皇甫從四  
州來把關者曰朝廷捕捉曹操你服色規模正對同拖見將令操  
賴道我是客人縣令曰我在洛陽求名認得曹操捉來便知奪了

# 書報諸侯拿曹孫



分與把門之人與了酒肉皆散縣令至晚令一二親隨取出書牒至後院問之我聞  
 卓相待你甚厚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汝既  
 拿住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曰你休小覷我上有冲天之  
 志奈何未遇其主耳操曰吾乃相國曹叅之後祖宗四百餘年食  
 漢祿美不思報本與禽獸何異吾屈身而事董卓者實欲與國家  
 除害耳今事不成是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  
 吾歸鄉中發矯詔海內使天下諸侯共兵誅董卓吾之願也奈  
 何天意不從縣令聞之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酌酒再拜曰公乃  
 天下忠義之士也吾棄官已從之操問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  
 字公臺老母寡子皆在東郡願與公更衣賜馬共謀大事是夜叔  
 拾盤帶陳宮與曹操各背劍束馬投故鄉來三日至成皋天色將  
 晚操以鞭指村深處而言曰此間有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親  
 拜家兄弟就往問家中信息覓一宿若何宮曰最好二人到庄門  
 下馬入見伯奢下拜伯奢曰我聞朝廷通行文書拿你太緊你父

陳宮如何到此操告以前事令潘不是陳宮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謝陳

曹操陳宮見伯奢



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戚門矣言罷與操曰賢姪相陪使君寬杯安坐老夫家中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以待使客言訖上馬去了操坐又聞庄後磨刀之聲操與宮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宮竊听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操曰不先下手必遭擒矣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殺死八口搜至厨下見縛一猪欲殺之靜軒有詩斷曰

夜深喜識故人容 疋馬東还寄旧蹤 一念誤將良善戮 方知曹操是奸雄

陳宮曰孟德誤殺好人操曰可急上馬二人行不二里見呂伯奢馬鞍轡前懸酒二瓶手抱木瓜而來伯奢叫曰賢姪何故便去操曰被獲之人不可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宰一猪在家相謝使君何争此一宿操不答策馬便行不到数步操拔劍復回叫叔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將伯奢砍於馬下宮曰恰纔悟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妻子安肯罷耶吾弟必遭禍矣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每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無奈何後曹相溫說

# 陳宮逃回避曹



這兩句言語教萬人罵道是雖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遺臭萬年○曹操說這二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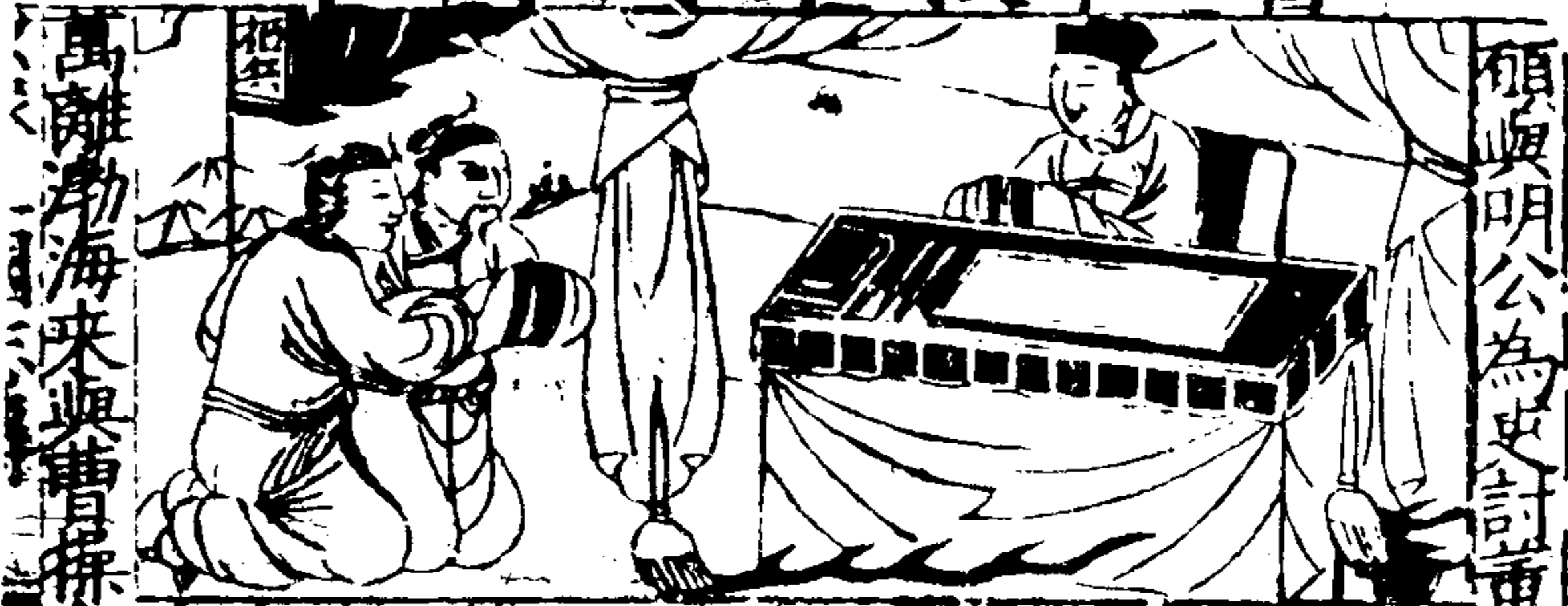
教萬人罵當夜陳宮行數里月明中敲門店門裏宿先喂了馬  
 走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來元來是很  
 心狗幸之徒今日留之後為國患拔劍來殺曹操不知性命如何

## 曹操起兵殺董卓

陳宮臨欲下手思之曰我為國家報本跟他到此殺之不美不若  
 棄之官捕劍入鞘上馬來未及天明自投東郡去了操竟來不見  
 陳宮尋思他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之而去吾急往不可  
 久留操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說上件事欲散家資集募義兵父  
 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衛弘曾奉孝廉陳財仗義其家甚富若  
 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家无主  
 董卓傳權暴國害民天下切齒欲扶社稷恨力不足耳聞公乃忠  
 又大夫故哀害之衛弘曰吾有心久矣恨无效力之人既孟德有  
 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召集義兵

此二句是日侵早應募之士如兩翅集有一人從眾中出曰甚

曹仁投軍伐卓



願明公為史記黃卓操問之其人乃陽平衛國人也姓樂名進字文謙身材短小胆

量过人操置於帳下為更是日兄弟二人各引壯士三千餘人來投曹操一人姓夏侯名惇字元讓沛國譙郡人也乃夏侯嬰之後自小好習鎗棒年一十四歲從師李鎗法有人辱罵其師惇提刀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宗兄夏侯淵字妙才來協贊此三人皆是曹操之兄弟操之父曹嵩高元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親不數日曹操兄弟曹仁并曹洪引兵千餘來助曹操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此二人子馬熟閑武藝精通曹操大喜於軍中調練軍馬一人持鎗而來於曹操前大呼曰願從將軍以誅國賊操問之其人姓李名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於曹操前施呈鎗法答問如流操大喜衛弘及出家財置辦衣甲旗幡木方送糧米者不計其數操兵壯士五千屯於伊吾時袁紹得曹矯詔乃聚麾下壯士商議起兵時有田豐沮受許攸審配郭圖顏良文丑文武臣僚整上齊七尺心懷報國之心各有匡君之志引兵三

萬離渤海來與曹操合盟操作檄文以建諸郡檄文曰



# 標作檄文達諸郡



操等謹以檄文布告天下，重賊欺天，罔知篡國，君穢亂禁宮，殘害生靈，大懷不仁，罪惡兇積。今操奉天子密旨，大集義兵，欲掃清華夏，勦戮群兇，望與仁義之師，來赴忠烈之會，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速可奉行。

曹操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盡皆起兵。

- 第一鎮友購豪傑，結納英雄，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字公路。
- 第二鎮潤論高談，知今博古，豫州刺史孔紳字公緒。
- 第三鎮貫通諸子，博覽九經，冀州刺史韓馥字文節。
- 第四鎮孝弟仁慈，虛已待士，兗州刺史劉岱字公山。
- 第五鎮疎財仗義，揮金似土，河內郡守王匡字公節。
- 第六鎮賑窮救急，志大心高，陳留太守張邈字孟卓。
- 第七鎮惠及諸人，聰明有主，東郡太守喬瑁字克儒。
- 第八鎮忠直元亮，秀士文華，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
- 第九鎮有謀多智，善武能文，濟北郡侯鮑信字允成。
- 第十鎮聖門宗派，好客禮賓，北海太守孔融字文舉。

劉關張遇孫公



第十一鎮武苑超群威儀出眾廬陵太守張超字孟高  
 第十二鎮仁義君子德厚溫良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  
 第十三鎮威震羗胡名聞華夏西涼太守馬騰字季成  
 第十四鎮雷如巨鍾玉姿英偉北平太守公孫瓚字伯珪  
 第十五鎮隨機應變臨事勇為上黨太守張陽字稚升  
 第十六鎮英雄蓋世剛勇絕倫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字文臺  
 第十七鎮四世三公門多故吏初細侯渤海太守袁紹字本初  
 諸路軍馬多少不詳有三萬者有二萬者各鎮文官武將投洛陽  
 來且說一路軍馬乃北平太守統領出州官帶奮武將軍薊侯裴  
 姓公孫軍名稱瓚遠而支令人也統領精兵一萬五千人起發路  
 途經平原縣過置馬正行之間遙望見桑樹林中一面黃旗數騎  
 來迎遠上見公孫瓚下馬視之乃劉玄德也瓚亦下馬問曰賢弟  
 何故在此玄德曰兄長何故失志曰日蒙兄保委此處平原縣令  
 瓚曰乃同破黃巾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也瓚曰有何爵祿  
 玄德嘆曰關羽為馬弓手張飛為步弓手空埋沒了大丈夫英雄今日重卓作亂天下

# 袁紹登壇誓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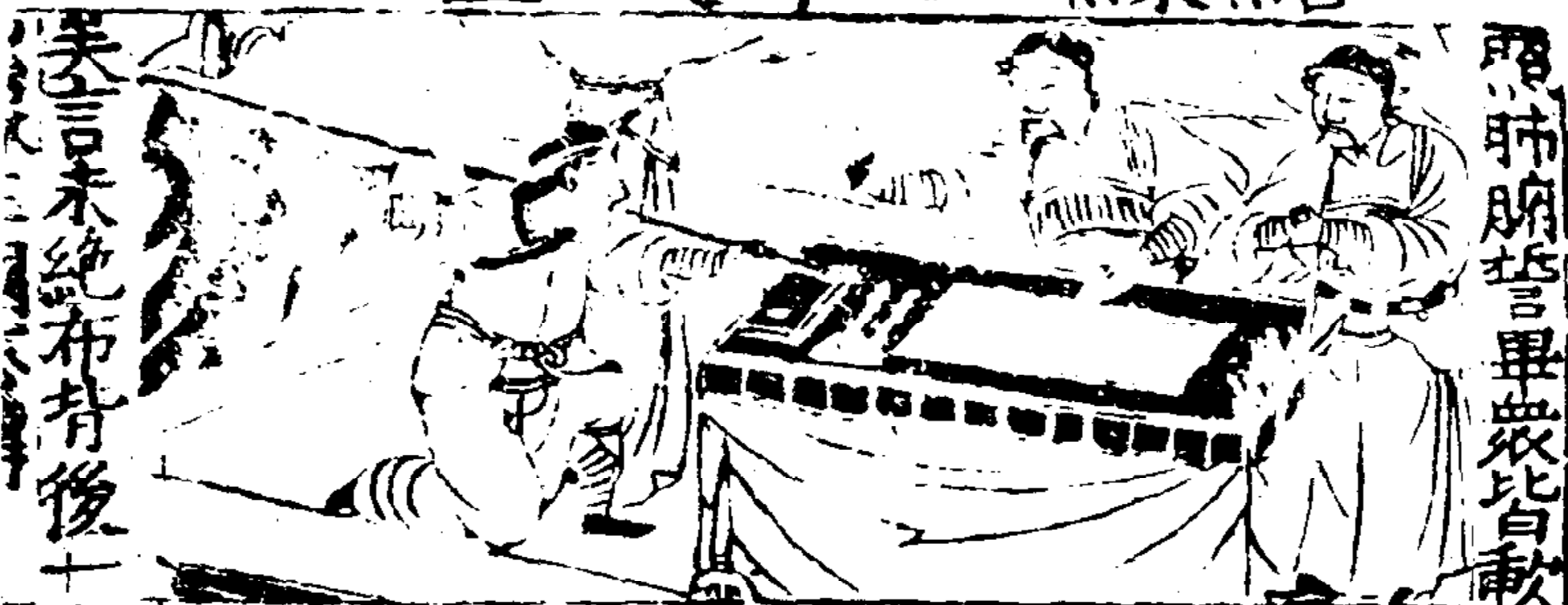


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拜微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得張飛曰當日若  
 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關羽曰事已至此收拾便行玄德  
 關張引十數騎跟公孫瓚來且說那諸侯那一路先到此人身長  
 八尺英雄双全橫跨三江威伏六郡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  
 文臺後人有詩曰

誰道江南少將才 明星夜上照文臺 欲誅董卓安天下  
 為道長沙太守來

曹操接着眾諸侯陸續皆到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二百餘里操乃  
 率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  
 盟主眾所約束然後進兵迎互相讓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  
 名將可為盟主紹再三推讓眾皆曰非本初不可為也紹乃應允  
 次日築壇三層遍插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  
 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拜而言曰漢室不幸董卓專權  
 禍加至尊毒流百姓綱常廢絕社稷傾危今袁紹等共與人家來  
 赴國難凡在同盟齊心戮力以尽臣子之節倘有背盟違誓者天人共誅漢祖有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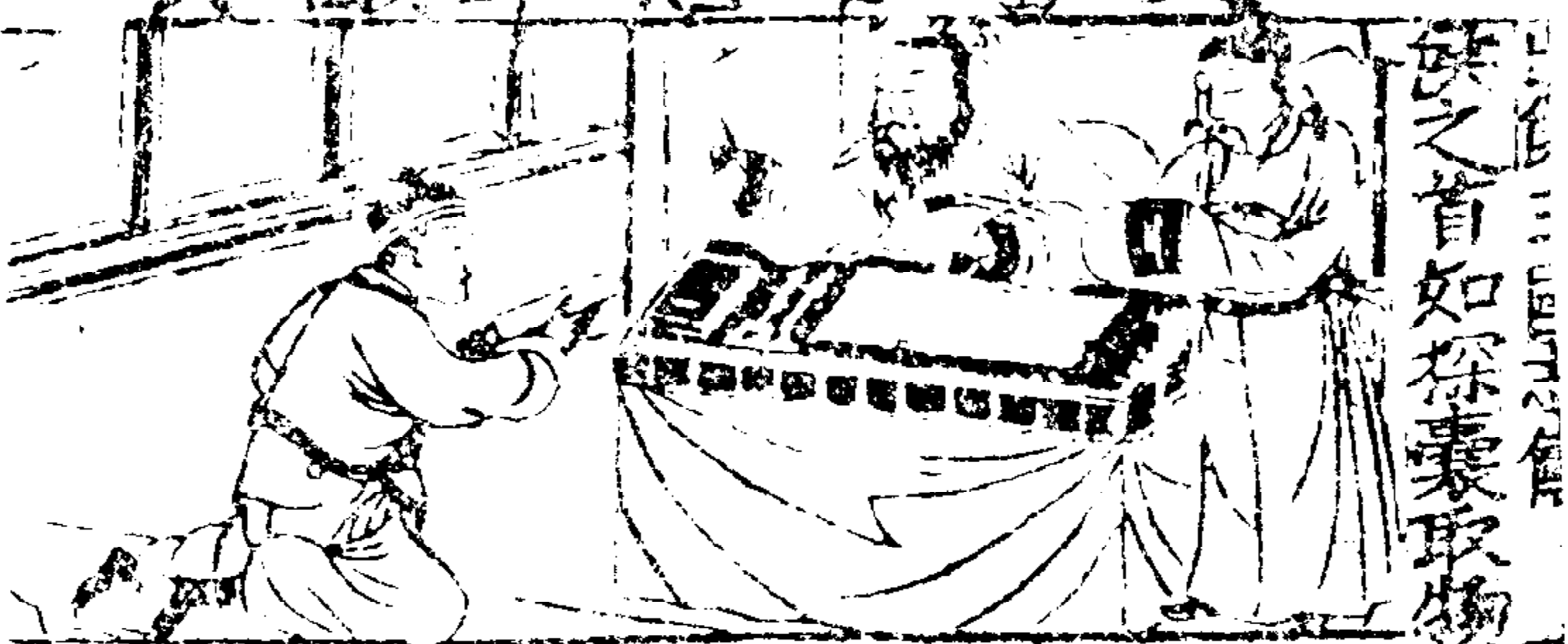
# 紹練三軍殺董卓



表言未絕布背後

時胸誓畢眾比白歎血為盟垓下將士髮冠上指切齒頭躍共思斬誅董卓盟罷下垓  
 眾皆扶紹升帳侍坐各施禮罷兩行分爵位年齒列坐操行酒數  
 盃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听調遣同扶天下勿以強弱計較紹曰  
 吾无壓眾之心汝等推戴我為盟主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國  
 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眾皆曰唯命是听紹曰吾  
 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勿得有缺誰肯為前部先鋒直抵汜  
 水關一路透賊相持餘皆各處險要以相策應長沙太守孫堅出  
 曰堅雖不才願為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稱此賊隨即奉盃作賀  
 堅連晚点本部人馬大刀闊斧殺奔汜水關把關將緊守關隘差  
 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尊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更深  
 方散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連來禀丞相卓大驚急召眾將商議卓  
 曰今袁紹曹操聚各路太守軍馬直抵關前眾將有何妙策呂布  
 挺身言曰父親勿慮吾現關外眾多諸侯如草芥耳親提狼虎之  
 師尽斬其首懸於都門布之願也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无憂  
 表言未絕布背後一高聲而出曰割雞馬用牛刀不必温侯有勇虎威吾現斬眾諸

文書告急卓議兵



文書告急卓議兵

願下開必斬孫堅

候之首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面如噴血虎狼腰豹頭猿臂閃西人  
 也姓華名雄是卓帳前一員驍將卓听其言大喜加為驍騎校尉  
 撥馬步軍五萬一同李肅胡軫趙本連夜便起飛奔汜水關來却  
 說眾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尋思孫堅為前部若幹大功都不顯  
 我等暗撥其弟鮑忠先將馬步軍三千徑奔小路直到關下搦戰  
 華雄引驍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待退避華雄  
 手起刀落斬鮑忠於馬下生擒將校極多華雄上關親賞鮑忠首  
 級直來相府顯功蓋卓賜雄重賞又與鐵甲馬軍一千雄將卓上  
 馬部領出城巡按汜水關來扎住大寨卓使人加雄為都督功臣  
 勿輕下關迎敵孫堅領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員第一員右北平土  
 浪人也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鐵脊蛇矛東吳第一員上將第  
 二員姓黃名蓋字公覆東陵人也使鐵鎗第三員姓韓名當字公  
 萊濟南支家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員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  
 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銀鎧裹赤幘勒錦抹額之類手橫古劍騎

華雄追孫堅程普



望之心必不捨可脫

與兵三千排列出關堅見胡軫出馬却欲出戰程普飛馬提矛直取胡軫聞不數合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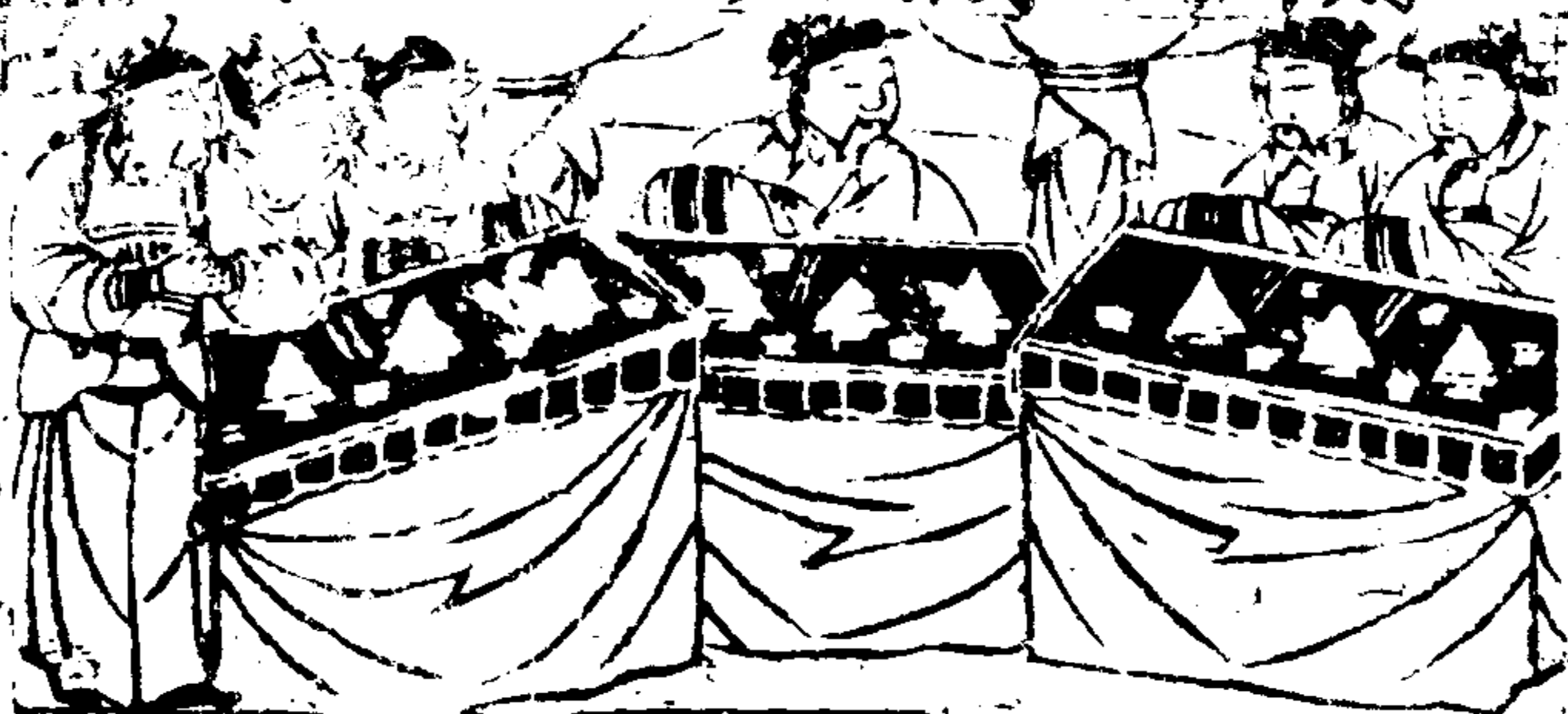
普刺中胡軫咽喉死下馬下一陣直殺上關七上砲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任堅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時有人對袁術處說孫堅乃江東之猛虎若打破洛陽殺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可與糧彼軍必敗術聽之不發糧草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與華雄商議我引一軍下關從小路去襲孫堅寨後汝半夜到堅寨必然擒矣雄喜連夜交軍餉食一頓披掛了上關是夜月白風清比及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寨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關不到數合寨後李肅軍到竟天放火孫堅軍人無糧食四下亂竄堅撥回馬走四下里喊聲不絕程普黃蓋韓當各不相顧止有祖茂跟定孫堅與數十騎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趕孫堅勒回馬又戰十餘合堅詐敗雄趕來堅連放兩箭被華雄躲過及氣力放第三箭力較大搜折了鵠面弓棄弓縱馬奔林而走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日惟

下其數之既馬上換了祖茂分兩路奔走華雄見赤幘者投



車投東追趕孫堅走小路得脫相度被華雄追趕將赤憤掛於人家燒  
 不盡庭柱上却於樹後躲避軍逢見赤憤四面圍定不敢向前  
 用箭射之方知是柱處向前取赤憤華雄縱馬追尋相度於林後  
 手揮双刀背劈華雄口大喝一声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雄引兵  
 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入馬屯劉堅見折了  
 鄉人祖茂傷感不已却說大寨袁紹升帳使流星馬探孫堅大折  
 一陣祖茂歿於軍中紹大驚曰不想文臺敗於華雄之手請眾諸  
 侯商議都皆到了惟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上列位坐紹曰前  
 日將軍之弟不勝調遣擅有兵殺身喪命損了許多軍士今  
 日孫文臺又敗於華雄吾等極挫動銳氣諸侯並不語紹奉目遍  
 觀見公孫瓚背後立著三個人容貌異常都皆冷笑紹問曰公孫  
 太守替后何人也瓚呼玄德曰此乃自幼同舍兄弟平原縣令  
 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瓚曰然今玄德拜見紹  
 曰破黃巾時有功來替將玄德功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  
 玄德曰小將今按敢有坐位紹曰吾非敢汝將位吾敢汝帝室之貴

# 關羽與華雄戰



馬如其不勝亦未

於國多曾有功玄德拜謝於階下末坐關張入平侍立於後正商議間孫子來報華雄

引鉄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直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此賊衣術背後轉出曉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交俞涉出馬多時報來涉與華雄交戰不到三合被華雄斬了衆諸侯大驚太守韓馥曰吾上将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喚至潘鳳應聲而出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諸侯皆失色袁紹嘆曰可惜吾上将顏良文丑催軍未到但得一人在此豈放華雄施威哉汝衆諸侯許多將士豈死一人可近華雄衆官嘿然忽響下一人厲声大呼進曰小將願往斬華雄之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三寸鬚長一尺八寸丹鳳眼卧蚕眉面如重棗声似銅鐘立于帳下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是刘玄德之弟關羽也紹曰見居何處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无大将即量二弓手安敢乱言與我乱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



雲長斬華雄大勝



何見人曹操曰據此表非俗華雄知他是誰

交飾熱酒一盃與關羽飲了上馬羽曰酒且斟下一去使來出

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听得寨外鼓聲大振喊聲大率如天摧地

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听爲何處馬到中軍雲長手提

華雄頭擲於地下其酒尚溫史官有詩曰

威鎮乾坤第一功 鞭門面鼓響驚心 雲長押盡施英武

酒尚溫時斬華雄

雲長出馬只一合斬了華雄提頭出敵衆皆大喜玄德背後轉出

張飛高聲大叫俺哥也斬了華雄不就這里放入關去活捉董卓

更待何時縛丈八蛇矛來擒關隘如何幹功

虎牢關三戰呂布

張飛便要上馬乘勢搶關表術听知大怒喝曰俺是朝廷大臣尚

自謙遜量一潑縣令手下小卒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我趕出關

去曹操曰得功者可賞何分費意乎表術曰既然汝等待用一縣

令我回時便了操曰豈可爲一言而誤大事即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表官

李催郭祀兵把關



散曹操暗使人齎牛酒來慰三人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張李肅荒忙寫告急文  
 字申聞董卓上急聚呂布李儒并高詠儒曰今折了上將華雄賊  
 勢浩大皆是袁紹為盟主以聚眾惡紹叔袁隗見為太傅倘或裡  
 應外合深為未便可先除去請丞相分領大軍分投勦捕卓然其  
 說與李催郭祀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問老少及皆誅絕  
 先將袁隗頭去關外號令董卓遂起大軍二十万分兩路而來一  
 路令李催郭祀引兵五万把汜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万同  
 李儒呂布樊稠張濟取虎牢關這關離洛陽昔唐時名虎牢關若  
 進兵却好截諸路諸侯軍馬到關上卓令呂布領三万軍去關前  
 扎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探馬听得報將袁紹大寨裡來  
 紹聚眾商議操曰董卓屯兵在虎牢關截俺諸侯中路分其形勢  
 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  
 孫瓚八路軍馬往虎牢關迎敵操引一軍往來救應使八路諸侯  
 得會各自起兵先發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呂布寨中听得有  
 一未欣然上馬帶引精兵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刺成陣勢馬門旗下看時見呂

# 呂布與王匡對戰



布出陣頭戴鬚髮金冠懸掛西川紅錦直裰戰袍身披鐵甲腰繫寶帶手執畫戟方天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  
 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人馬之中漢末兩絕那馬左右盤旋往來  
 馳騁王匡見了心中惶惶回頭問曰誰敢出戰陣中一將縱馬挺  
 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騎交戰无五合被呂布一戟  
 刺于馬下王匡便勒馬入陣呂布挺戟直衝過來匡軍人潰四散  
 奔走布在陣中如出入无人之境背后過來喬瑁一軍袁遺一軍  
 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處各折了人馬退三十里下寨  
 八路軍馬都到一处商議言呂布英雄死人可敵正憂慮間小校  
 來報呂布搦戰八路諸侯各自上馬歸本寨軍分八路布列上前  
 遙望呂布一彪馬軍綉旗招颯先來衝陣張揚軍中首將穆順出  
 馬挺鎗去迎呂布交馬手起一戟刺穆順於馬下八路諸侯心貼  
 俱喪北海太守孔融部下一將驟馬出曰吾受文奉十年恩何不  
 以死報孔融視之乃門下勇士武安國也使鉄鎗五十斤安國挺  
 長柄鉄鎗飛馬而出呂布見拍馬而來與安國戰七到十合布一戟刺着安國手腕

# 張飛呂布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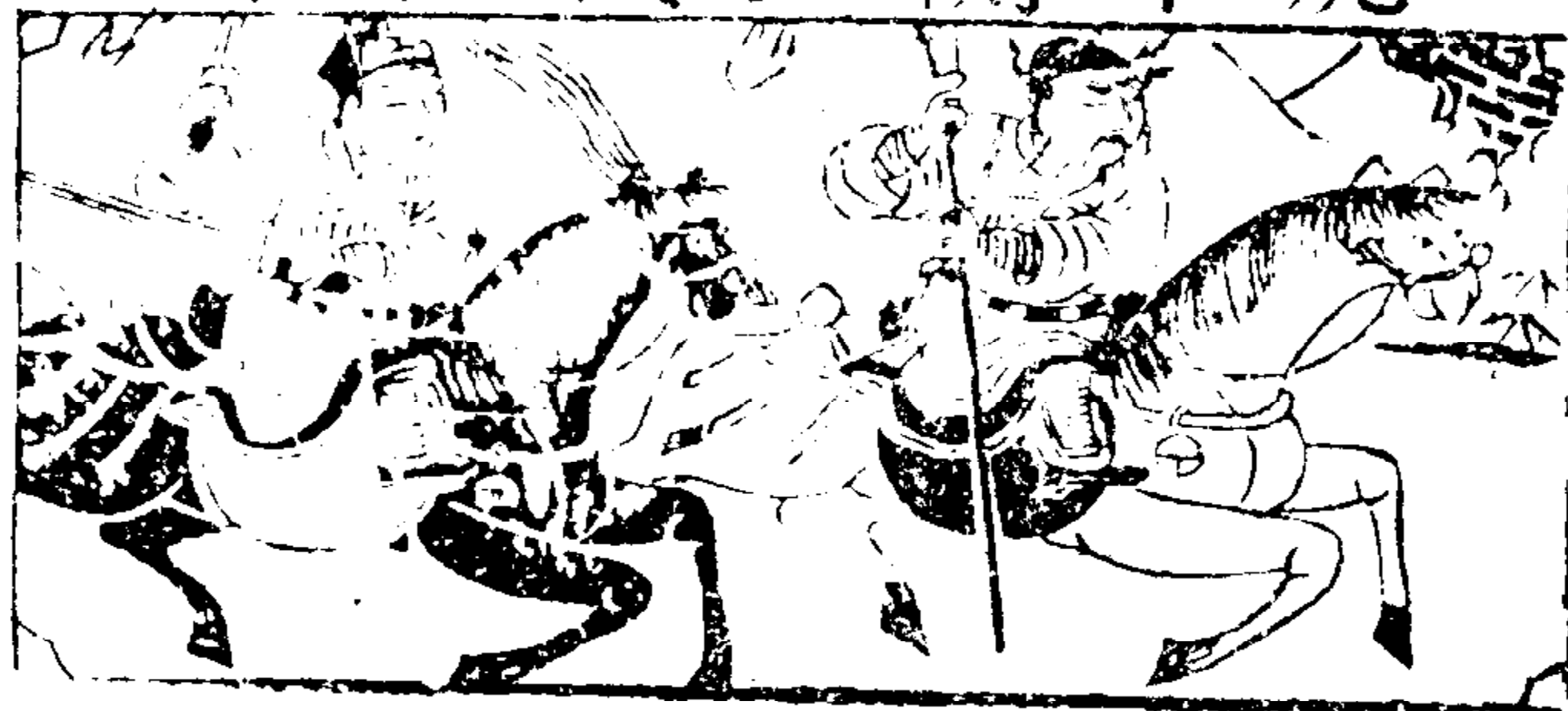


布古人曾有篇言詩

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之處

棄鎧於地而走。八路諸侯一齊吶喊。呂布挺鎗衝公孫瓚軍。騎揮鐵鎗。直迎呂布。布掙目大叫。揮画捍戟來戰。兩合攢攔。回馬落荒而走。呂布驟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已趕上公孫瓚。把画捍戟望後心。便刺傍邊一將。睜員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呂布一見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只抖擻神威。酣戰呂布。八路諸侯一齊助喊。雲長見張飛漸上鎗法。散亂。呂布越添精神。張飛性起。大喊一聲。八路諸侯見張飛戰住呂布。眾結住陣勢。立馬在門旗下。看兩員戰將。戰到五十合。不分勝負。雲長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刀來戰呂布。三疋馬了字兒。嘶殺又戰到三十合。兩員將戰不倒。呂布見玄德看了心中暗想。我下不了手。待何時掣刀股。忽驟黃鬃馬。刺斜里去砍呂布。三個圍住呂布。轉灯兒般。嘶殺八路人馬。都看呆了。呂布架隔遮攔不定。倒拖画戟。飛馬便走。三个那里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声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山上奔逃。玄德關張死隨定呂

虎牢關三戰呂布



詩云

漢室天數當桓靈  
奸臣董卓廢少帝  
曹操移檄傳天下  
謀立袁紹為盟主  
溫侯呂布世莫比  
護軀銀鎧砌龍鱗  
參差寶帶獸平吞  
龍駒奮蹄起天風  
關前搦戰誰敢當  
躍出燕人張翼德  
虎鬚倒豎荷金線  
耐戰未能分勝負  
青龍宝刀燦霜雪  
馬蹄到處鬼神驚

炎上紅日將西傾  
劉協懦弱魂魄驚  
諸侯各路皆起兵  
誓扶王室定太平  
雉木四海誇英雄  
束髮金冠簪雉尾  
錯落錦袍鳳飛起  
画戟黃煌射秋水  
諸侯膽裂心惶惶  
手挺蛇矛丈八鎗  
環眼員睛迸電光  
障前惱起鬪雲長  
鷄鳴戰袍花映蝶  
目前一怒應流血

張飛虎牢關追白



梟雄玄德擊攻鋒

三人圍繞戰多時

喊聲戰動天地番

呂布力窮尋走路

倒拖画桿方天戟

頭斷絨絛回赤馬

抖擻天威施勇烈

透欄架隔无休歇

殺氣迷漫斗牛寒

遥望家山拍馬还

乱撒鋪金五色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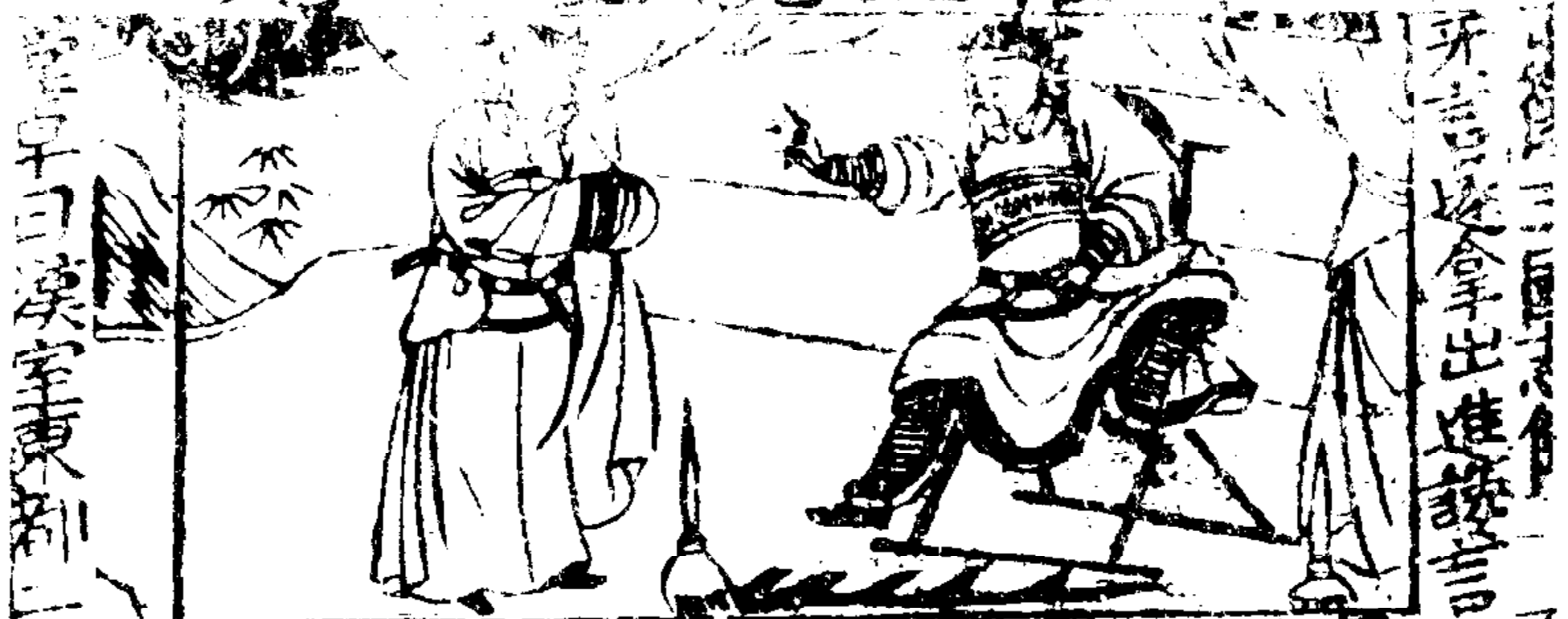
番身飛上虎牢關

玄德關張直趕呂布到關下張飛擡頭見山關上面風颭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關上必是董卓旗旛趕呂布有甚強处不如先拿董卓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畢竟如何

董卓火燒長樂宮

張飛拍馬走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透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且請玄德關張共賀功績使報袁紹帳中紹聞知大喜遂移檄孫堅令堅進兵堅連夜引程普黃蓋直到袁術寨中相見拔劍登地曰董卓與我本无仇今番魂不顧身親冒矢石來决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報仇而將軍却聽說言不付粮草致令取禍將軍何安術惶恐

李催說親



牙言以拿此進說言人斬首以謝孫堅正飲宴間人報堅曰關上有賊騎馬來燒中要  
 見將軍堅辟衣行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是董卓愛將李催堅曰  
 汝來何為催曰丞相所敵者惟將軍耳今特使催來教結親事亦  
 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但有宗族子弟連名保上皆為郡守刺史  
 庶幾不失人才堅大怒叱之曰董卓逆天死道蕩我王室吾欲不  
 夷九族懸頭四海以謝天下如其不然則吾死不瞑目安肯與逆  
 賊結親也吾不斬汝當速去來早獻關饒你性命倘若遲慢粉骨  
 碎身李催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无礼卓怒問李儒曰  
 今温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迁帝于長安以應畿兆  
 近日街市童謡曰東頭一个漢西頭一个漢鹿走入長安方可无  
 斯难此言正應丞相旺在長安福垂九五西頭一个漢乃是漢祖  
 旺於西都長安一十二帝東頭一个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  
 亦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迂回長安方可无危矣董卓大喜曰  
 非汝言之我實不曉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迁都聚文武於朝  
 百餘年續敘之卷看想氣色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汝持各直



裴口司徒楊彪出言曰關中殘破都零落今无故捐宗廟棄原陵恐百姓驚動必  
 糜沸之乱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望丞相明鑒卓怒曰汝欲阻  
 國家之大計耶太尉黃琬出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逐  
 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尺為瓦礫之地更死人民流移百无  
 二棄其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人起天下播乱長  
 安有峻幽之險更無隴石木石碑瓦不日可辦宮室官府不須月  
 餘汝等可休乱言司空荀爽諫曰丞相若迁都洛陽百姓皆危矣  
 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之計豈惜小民哉荀爽曰民為邦本上固  
 邦而君使迁都民不聊生天下危卓曰乱道即日罷楊彪荀爽官  
 以為度民卓出上車上前二人跪下規之乃尚書周斌校尉伍瓊  
 卓問有何事斌曰今聞丞相欲迁都長安故來諫耳卓大怒曰我  
 始听你二人保用的人今日皆反是汝等一黨若不斬絕必生後  
 患武士牽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卓下令迁都未日便行李  
 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何不收入官去是皆素紉寺門  
 下毀其宗黨而抄估其家資必得巨万卓大喜即日差鐵騎將軍



# 都遷臣同帝引



上插旗五馬反臣兵  
 竟數千家斬於城外取其家資  
 現出驅洛陽之民數百口前赴長安每隊間軍一隊互相踏死  
 於溝渠中者不可勝數及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飢餓自戕  
 者死尸滿路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如行得遲者背脊有三千催軍  
 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起交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獻帝并  
 皇族上車縱火燒宗廟官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度尺為  
 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朝帝后妃陵寢取其金宝軍士乘勢掘取  
 官民墳塚不留一墓董卓裝載金銀段疋翫好之物數千餘車運  
 往長安去了守關將趙岑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洛陽玄德  
 關張殺入虎牢關眾諸侯各引兵入先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大  
 光敵天黑雲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之類堅先救宮中火眾諸  
 侯都到各於荒基下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  
 可乘勢追趕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軍疲乏趕之則元益操  
 曰董卓殺焚燒宮室劫遷天子宇內振動莫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  
 天下定矣諸侯何疑而不進焉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曹操大怒而起曰堅子不

# 衆兵追董卓大敗



足與謀遂乃自引兵萬餘共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與樂進星夜進發來追董卓

卓正行之間柴陽首將徐榮引軍出接拜參已畢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趕者可交徐榮引軍馬於東陽城外山塢之傍若有追兵放將過來待我這裏殺敗截住掩殺令後來者再也不敢望長安卓喜賞賜了徐榮便令伏兵卓令呂布引精兵過斷後正行之間曹操一軍首上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之所料也將人馬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天子流移百姓好生卻留下呂布笑曰皆主儒夫豈足為道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出呂布與惇戰不數合李催令一軍從側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西邊又喊起來郭紀又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呂布引鉄騎掩殺來操軍大敗軍慌走柴陽敗殘軍馬各自逃生却才聚得三四千人衆將都到呂布軍不趕就荒山脚下造飯特約二更月明如晝軍士尚未得飯山邊四面喊聲起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急荒上馬奪路而走轉

上山坡正撞徐榮轉身便走徐榮搭上箭射中曹操前心命暫過草坡兩軍

# 徐榮戰操大敗走



伏在草中見操馬來一鎗奔發曹操落馬口中一鎗先倒二卒擒住曹操揪下草  
 坡一騎馬到月明中認得是曹操兩刀砍死两个步軍那將急下  
 馬扶起操時箭瘡痛昏倒在地那員將救醒曹操看時乃曹洪也  
 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主公上馬洪願步前操曰賊  
 兵趕上汝却怎生洪曰寧可死無主公操曰吾若再生實  
 汝之力也洪脫去衣甲拖刀跟曹操走約四更時后面喊聲  
 不絕人馬趕來曹操與洪正走前面一條大河後面追兵漸近操  
 曰命已至此不可復活洪曰主公下馬脫去袍鎧洪負主公渡水  
 洪背着曹操掙過大河已得上岸後軍已到隔河放箭洪扶操帶  
 水而走方始天曉約走二十餘里土岡下少歇喊聲起如徐榮從  
 上流頭渡河一彪人馬趕曹操性命如何

## 袁紹孫堅奪玉璽

徐榮趕到正待要擒曹操夏侯惇引數十騎也到大喝徐  
 榮勿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殺徐榮  
 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后曹仁李典樂進各引軍齊到見了曹操一喜一喜教集眾置酒

堅得玉璽眾不知



五六百人馬操上馬同回河內再聚軍馬軍自往長安却說眾諸侯分屯洛陽係堅

故滅宮中火其餘大兵屯於宮內堅孔任帳房於建章殿基上堅  
令軍士掃除宮庭在樂但有卓開掘陵殿於新州塞於太廟基上  
草創殿宇三間眾諸侯之漢代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到  
寨中是夜星月交輝暖風習習披劍露坐於建章殿塔下仰觀天  
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上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  
京城一空言訖淚下如雨傍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上衝  
天漢堅看之果見五色毫光照人眼目下塔往尋之見毫光起於  
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起一婦人尸首雖已長久  
其尸不爛呂樣粧束項下帶一錦袋兩手團定綉龍紫袂取開看  
時內有珠紅小匣紐開金鎖見一玉璽方員四寸上鐫五龍交紐  
傍缺一角以黃金箱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堅  
得璽乃問程普曰此傳國寶也此璽是昔日春秋時楚人卞和於  
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平王解之果得玉璞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良工琢為玉璽秦斯家也幸於其主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名曰傳

# 堅辭紹問印隱匿



國重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風浪大傳舟船人驚惶急投玉璽於水風平浪靜至三十

六年始皇巡狩至秦塞有人持璽遮道與後者曰持此不但龍言

託不見此璽復歸秦始皇明子嬰將璽獻於漢高祖後至三秦暴

逆元后搜印於井欄上去其一角以金箱之光武得此印於上陽

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郊問官少此印今大授

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

曰吾足知此印正與汝合來日推托有疾辭衆回軍商議已定統

令勿得漏洩如違者斬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中先由進身連夜偷

出營寨來報袁紹上賞賜留之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

回長沙特來辭公紹笑曰吾知汝疾乃守傳回堂耳堅失色曰本

初何故出此言紹曰今奉大義與兵討賊為漢朝天下正坐乃漢

朝之室既就獲將當對衆諸侯納於盟主之處候誅了董卓後歸

則汝何暇隱之而欲歸必思及耶堅曰豈有玉璽在吾處紹曰

建章殿井中之物尚在堅曰吾本死之汝來逼我將欲及耶紹曰

卓將出來免致生事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將玉璽不將出來令吾不能善終死於萬

里

里

孫堅表兩相敵



戰之下表諸侯曰文臺如此說並相心必死此定紹與軍人出曰打勝之時亦有此人堅大怒按所佩劍立斬軍士紹曰所斬軍人乃賊我兄紹亦按劍來殺孫堅上揮劍迎之紹背後頗良之丑皆按劍助之堅後程等黃蓋韓當皆制刃在手表諸侯一齊攔住曰昔日登壇設盟歃血共奉大表豈可自相并耶眾人勸開孫堅上馬去隨即按劍便起離洛陽而去紹怒曰懷室而去將款白霸即派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荊州刺史劉表交就路上截住而奪之比及差人起程人報曹孟德追卓戰榮陽大敗而回紹曰今人迎接紹會眾諸侯置酒大宴與曹操解悶於席上曰吾始只大表為國除賊諸軍既仗表而未却不听吾計吾欲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束諸軍固守成臯扼守倉敷寨驤大谷制其險要表將軍率南陽之軍車折入武關以鎮三輔逃皆深溝不出與賊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隨定也今持疑而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為將軍耻之紹等无言可对既而曹操見紹等各怀異心料不

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子公孫權與玄德曰表紹先能為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逃

# 公孫瓚各投本寨



寨北行到平原縣令

劉數合黃蓋提鞭去

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北地飛馬充州刺史初徐州東郡太守在  
 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連夜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及降其兵  
 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紹引軍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却說劉  
 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年幼時結託漢末名士七人  
 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陽陳翔字仲鱗同郡范滂字孟博  
 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  
 字元節南陽岑暄字公孝身長八尺有餘貌姿甚偉表乃漢室宗  
 親三代乃為荊州刺史時延平應郡人蒯良弟蒯越襄陽人蔡瑁  
 一同扶助當時受得袁紹書說孫堅盜却漢朝傳國之寶去回江  
 東望截其路而奪之表素與袁紹至好隨即差蒯越蔡瑁引精兵  
 一萬出廓攔住孫堅軍馬已到蒯越將陣勢擺開當先出馬孫堅  
 立在門旗下問曰蒯美度初越之汝何故將兵攔截去路越曰汝  
 既是漢朝臣宰如何盜却傳國寶而歸疾忙留下伏眼相看堅怒  
 曰汝何人敢未問我語未畢時黃蓋提鎗使出蔡瑁舞刀朱迎關

劉數合黃蓋提鞭去

劉表遇孫堅問印



界口日已平西山後一處生於軍勢得首出馬乃劉表也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表紹之書相逼鄰近之友耶表曰汝匿傳國室將欲反漢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吾信將隨軍行李任吾搜之堅曰汝有何高敢小覷我拍馬衝進劉表便退堅趕去黃昏左側兩山後伏兵齊起背後漸漸越察瑁趕未圍孫堅在垓心性命如何

三國志傳卷畢





# 孫堅奔江東歇息

如嬰孩在股掌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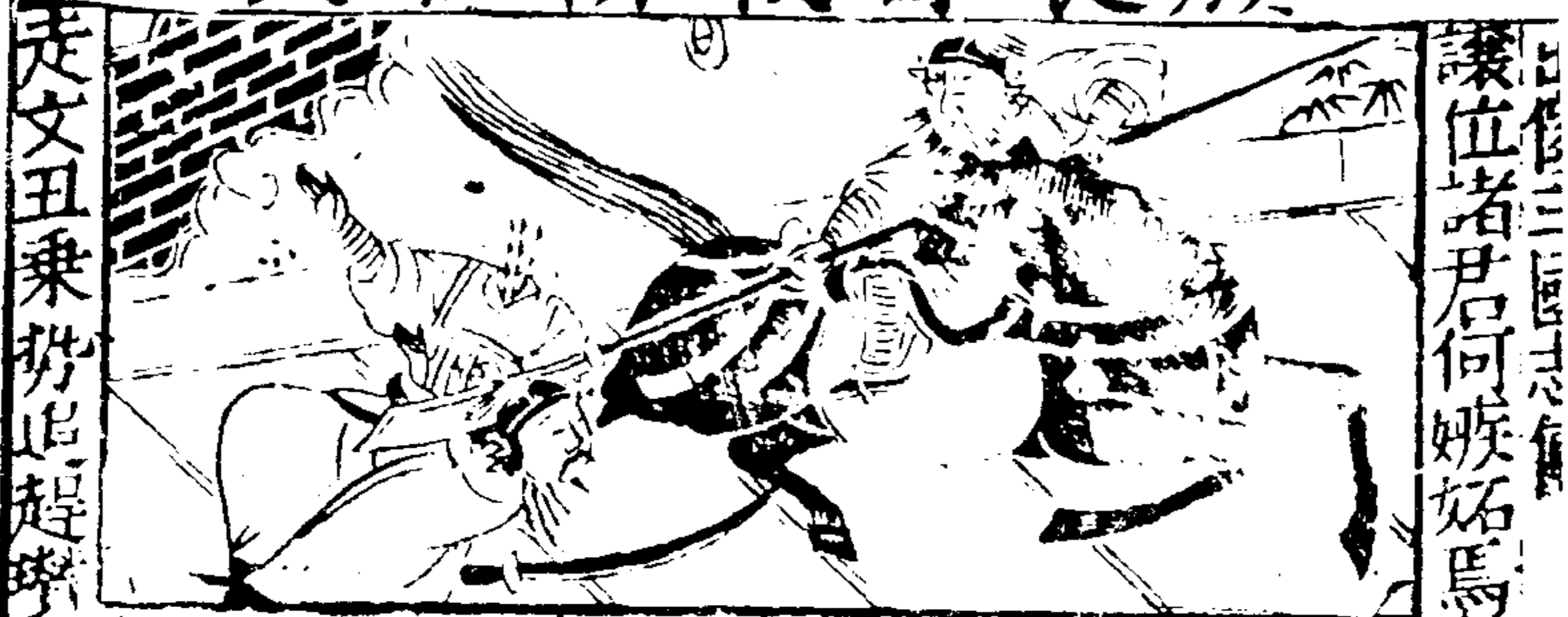
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二

書林 喬山堂 梓行

## 趙子龍盤河大戰

說孫堅被表圍住得程普韓當黃蓋左衝右突死戰得脫折兵太多  
 堅連夜引軍回江東劉表回荊州以書報紹自此孫堅與劉表  
 結冤袁紹屯兵河內乏糧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馮紀說紹曰大  
 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何不取之紹  
 曰未有良策馮紀曰可使人持書與公孫瓚令瓚進兵取冀州韓  
 馥先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而得紹大喜即發  
 書到瓚處瓚大喜即日與兵紹別令人報韓馥荒聚謀士商議  
 荀諲曰率燕代之眾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之助  
 冀州指日休矣今袁本初智勇過人名將極多更兼布恩四海乃  
 當世之豪傑可請本初同治州事彼必尊待將軍公孫瓚如兒戲  
 耳韓馥即差閔紀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乃孤客窮軍譬  
 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款以州事委之馥曰古人尚擇賢者而

# 武耿斬戰自良顏



讓位諸君何嫉妬焉武嘆曰冀州休矣去朕而去者三十餘人徒朕武關紀仇於城  
 外以待紹來欲刺殺紹上軍前顏良立斬耿武文丑砍死關紀紹  
 入冀州以馥為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紹分掌  
 事務及奪韓馥之權馥怨袁紹卑馬去投陳留太守張邈公孫瓚  
 知袁紹已霸冀州遣弟公孫越來冀州見紹分土地紹曰可請汝  
 兄自來吾別有商議辭紹歸行不到五十里道傍擁出一彪人馬  
 口稱吾乃是董丞相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回見瓚報越  
 已死瓚大怒曰汝教我起兵驚韓馥就裡取事汝今又詐作董卓  
 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尽起本部軍兵殺奔冀州紹知瓚兵  
 來亦引軍會合於盤河之上紹軍於盤河之東瓚軍於橋西橫朔  
 立馬於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如何不見紹亦乘馬至橋邊指瓚  
 曰韓馥頭讓與吾你如何不平耶瓚曰昔日洛陽以汝忠義推為  
 盟主今之所為真狼心狗幸之徒尚有何面目立於此間耶紹大  
 怒令文丑策馬挺鎗直殺公孫瓚戰到十合瓚抵當不住撥馬便  
 走文丑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丑跑馬進入陣中瓚手下健將四員齊戰被文丑三

瓚下坡趙雲救



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瓚望山谷而逃文丑驟馬追後房高呼快疾下馬受降瓚

番身墜於馬下文丑急撚鎗要討瓚至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身死鎗甲撚鉄鎗直取文丑兩馬相交人驚其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丑撥馬去了公孫瓚忙下坡問將軍姓甚名誰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公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某本袁紹轄下之人今見袁紹死匡國救民之心特來相投瓚執雲手曰聞貴州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公君何獨回心見某也雲曰方今天下洶洶民有倒懸之急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瓚大喜遂同雲歸寨整頓甲兵次日一色白馬二千疋哨到界橋紹退二十里札住瓚引大隊步兵二萬餘衆及過界橋布成陣勢瓚曾與羌胡交戰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兼兵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是白馬多紹令顏良文丑為先鋒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中間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陣於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

# 子龍陣中殺麋



橋上仗傍豎大紅牌字旗於馬前仗旗旗上寫着趙雲  
 牌下今不動張綱鼓譟兩喊趙雲取旗旗上寫着趙雲  
 一声砲響八百騎奔來一奔俱發趙雲待回轉拍馬揮刀斬張  
 綱於馬下嗜軍大潰左右軍奔來被旗良文丑軍一奔射住中軍  
 並起直殺到界橋邊砍倒綉旗幟戰趙雲不退回馬下橋而走張  
 引軍直趕到後軍遇趙子龍接住麋家戰到十餘合一鎗刺張於  
 馬下趙雲單騎飛入麋軍中左衝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公孫瓚  
 後引軍殺回紹軍大敗退过界橋紹軍東西乱竄趙雲在前公孫  
 瓚在後殺入寨來紹使探馬看回報麋家斬將奪旗追趕敗軍因  
 此紹不準備帳下軍士百餘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  
 呵大笑忽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射時瓚軍圍住田豐荒  
 對紹曰矢石如雨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曰大丈夫頭臨陣陣  
 死豈可入牆中而望活乎衆軍士齐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大  
 隊掩至瓚急召雲回陣左良右丑三路併殺趙雲保瓚殺透重圍  
 復到界橋紹驅兵大進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河中尸首填平袁紹當先追趕趙雲不刺

# 袁紹走避於橋

五里山背後閃出



日送馬起一人不朝

彪人飛馬而來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飛德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持來助戰袁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宝刀墜於馬下急上逃走

係堅濟江戰劉表

眾將趕到死救袁紹過橋公孫瓚收住軍馬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助我乎狼狽趙雲一見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袁紹自輸一陣堅守不出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說此事李儒來見董卓上自到長安稱太師位居諸侯王之上出入乘金花皂蓋車李儒對曰袁紹與公孫瓚皆當今豪傑見在盤河斯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太傅馬日磾太僕卿趙岐二人賫詔往關東來袁紹出迎於百里外再拜奉詔各請居營寨次日紹移書告瓚曰天子差官與俺兩家和解瓚回書曰昔寇恂賈復不和光武與之和解后恩若兄弟今將軍共同此福各天幸也紹得書次日送馬起一人不朝瓚奏玄德為平原相朝廷推委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別玄德執

# 董相欲襄封二將



長江江流會黃州後後更起大軍即說孫堅有子長名策字伯符次名權字仲

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目而淚而別却說袁術在南陽  
 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特來來馬千疋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  
 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斛不與一粒  
 術恨之乃密遣人作書與孫堅曰昔日奪印截路乃吾兄袁紹之  
 謀也今紹又與袁術相議起兵襲取江東吾不忍為公可速與兵取  
 荆州吾當與汝夾攻劉表二仇可報汝得荆州吾取冀州也勿悞  
 堅得書曰可奈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  
 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不可準信吾  
 自欲報仇豈可望袁術相助乎於是黃蓋先來江也安排戰船五  
 百隻裝軍器糧草旬日與師細作探知來報表大驚急聚文武  
 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孫堅欲報日  
 恨將及起兵奈何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  
 驅主公率荆襄之眾隨後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懼武揚威乎

通書與堅伐



孫子

拍馬而出堅大怒面

子匡字季佐又封俞氏一子名紹字公札有弟名靜字幼臺臨益  
 程靜引諸子列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  
 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  
 堅曰非汝所知也吾嘗縱橫天下濟世安民有仇不報豈可拙守  
 而待死也遂不許諫長子孫策願隨父同往堅曰此子自幼英氣  
 过人可隨我引兵權與胡保江東帶策直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  
 在江邊布精兵為後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亂發一  
 箭只伏於船中乘往誘之一連三日黃祖軍前箭皆放尽却拔船  
 上岸得箭十數方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衆一齊發箭岸上支吾  
 不住喊声大率南軍登岸悉皆黃蓋分兩路兵直入黃祖營寨背  
 後韓當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寨而走堅領兵追襲黃祖走往  
 鄧城堅令大軍進營黃祖引軍出迎孫堅引眾將出門旗之下孫  
 策披掛提鎗立馬於父之側黃祖令張虎陳生二將布陣於野黃  
 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



# 孫堅戰張虎敗具



昔曰此不祥之兆也

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撲鎗出陣孫策在後遙見相持槍鎗正舞中陳生面悶  
 弦落馬張虎見側也陳生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个  
 天聖程普縱馬直來陣內提黃祖上棄却頭盔戰馬離於步軍內  
 逃生孫堅掩殺敗軍直至漢水黃祖聚賊兵來見姓表說孫堅勇  
 猛非不可敵表亮請蒯良商議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  
 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潛地令人來救於表紹此圍可解蔡瑁  
 曰子柔之言真拙計也無臨城下將至濠邊豈可束手而待死某  
 雖不才願請一軍出戰如表許之蔡瑁引軍方餘離襄陽城列於  
 岷山之下孫堅將得勝之兵又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何  
 表後妻之兄也誰與表為之權者出馬與蔡瑁交戰數合蔡瑁大  
 敗奔回堅驅大軍殺得尸橫蔽野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謂不  
 良策以此大敗當按軍法如表以其新娶之妹不肯加刑人報孫  
 堅圍定襄陽蒯良令緊守城池寫告急文書令人去投表紹且說  
 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程

# 黃祖詎敗堅追趕



引三十餘騎趕來

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出前軍不遠堅  
 軍之主亦不可輕動詎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  
 起折斷帥字旗何足為怪吾平生用兵不信此等異事只理攻城  
 却說蒯良對表曰吾夜觀星象見一將星將欲墜地以分野度之  
 必應孫堅身上書已寫就問誰敢突圍而出塔下一人應聲而出  
 表視之乃健將呂公也良曰汝既敢去可听吾計與汝馬軍五百  
 多帶能射者汝若衝出陣去可奔峴山必有軍來趕汝可分百人  
 上山尋石準備百人伏弓弩於林木之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匹  
 走週祈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降將斬兵放起連珠號砲  
 城中便出接應如死追兵不可放砲燧程而去今夜不甚明黃昏  
 便可出呂公領了計拴束軍馬調撥四門听號接應當夜黃昏城  
 上望見東南角无甚人馬悄悄開東門放呂公軍出城寨邊逕過去  
 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眾軍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  
 角問軍士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去望峴山而走堅不報諸將自

堅怒曰吾累戰累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吹斷旗竿而罷兵耶韓當曰此旗乃

# 孫堅被亂箭射死



大叫休走呂公勒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便走陣外山腰孫堅被亂箭射死於峴山之下壽至三十七歲時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辛未十一月初七日也呂公接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崩越蔡瑁分投引兵殺入江東寨中諸軍大亂黃蓋听得喊聲大振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兩合生擒黃祖過去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尸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擡入城請賞孫策痛哭幾絕諸將俱各號泣不止策曰父尸在於他處安得回葬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入城說令將黃祖去換主公尸首言未畢軍吏桓階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之舊請令便行策令桓階上馬到城中見劉表直說其事表云尸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祖還吾各七罷兵再休侵犯桓階拜謝曰不可吾有一計今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階然後道計

良言表莫還堅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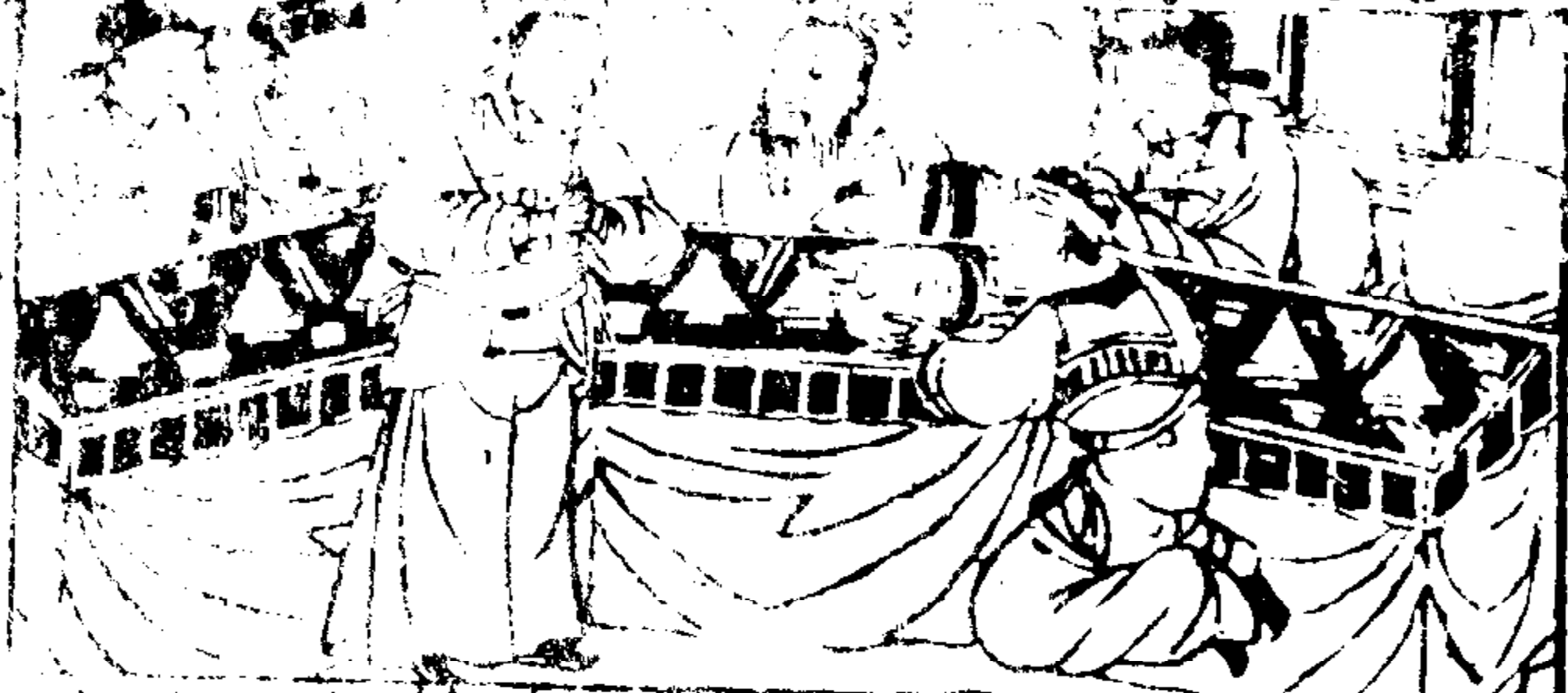


司徒王允說

前良曰方今孫堅已喪江東先主堅子皆幼不能應事可乘此虛弱之時大進軍兵江東一鼓而可降也若付尸還容策回即養成氣力荆州之大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弃之良曰舍一無謀之輩而取万重之士此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友捨之不义遂送桓階回營將孫堅之尸換黃祖上得回孫策迎接靈柩兩軍罷戰回至江東葬父於曲河之原策歸江東招賢納士屈已下人四方豪傑漸上投之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已除一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答曰十七歲卓曰何足道哉自此董卓自號為尚父出入僭天子之儀仗封弟董昱為左將軍却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在懷抱中皆受金紫差二十五路人夫築郿塢與長安城郭一般周圍九里董卓家倉庫屯積三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觀女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你婢妾塢內堆金積

玉綵帛玳珠不知其效

殺張溫命



見卓出皆拜於車下朝廷旧臣寧及

甫又真今日伏我乎高國安知明公位至於此卓曰鴻鵠圖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高曰昔曾高與明公皆是鴻鵠不意明公變為鳳凰耳卓笑曰羨真怕我乎高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方正誰不敬耶君為酷虐及刑天下皆惧豈独高乎卓又笑曰卓家屬皆在鄢塢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送於橫門之外常與公卿聚飲一日北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卓出橫門將降士於坐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去眼睛或斷其舌以大鍋煮之皆未死於卓几前及撲掉命百官戰慄失驚卓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殺及心者何由之有大史院稟卓曰黑氣冲天主大臣有災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致謝曰布運入耳邊言不救句卓嘆曰元來如此即命於選上膳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災元來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卓令呂布勸飲每一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魂不附身諸公勿驚張溫結廬夜祈敬告我使人荷書來錯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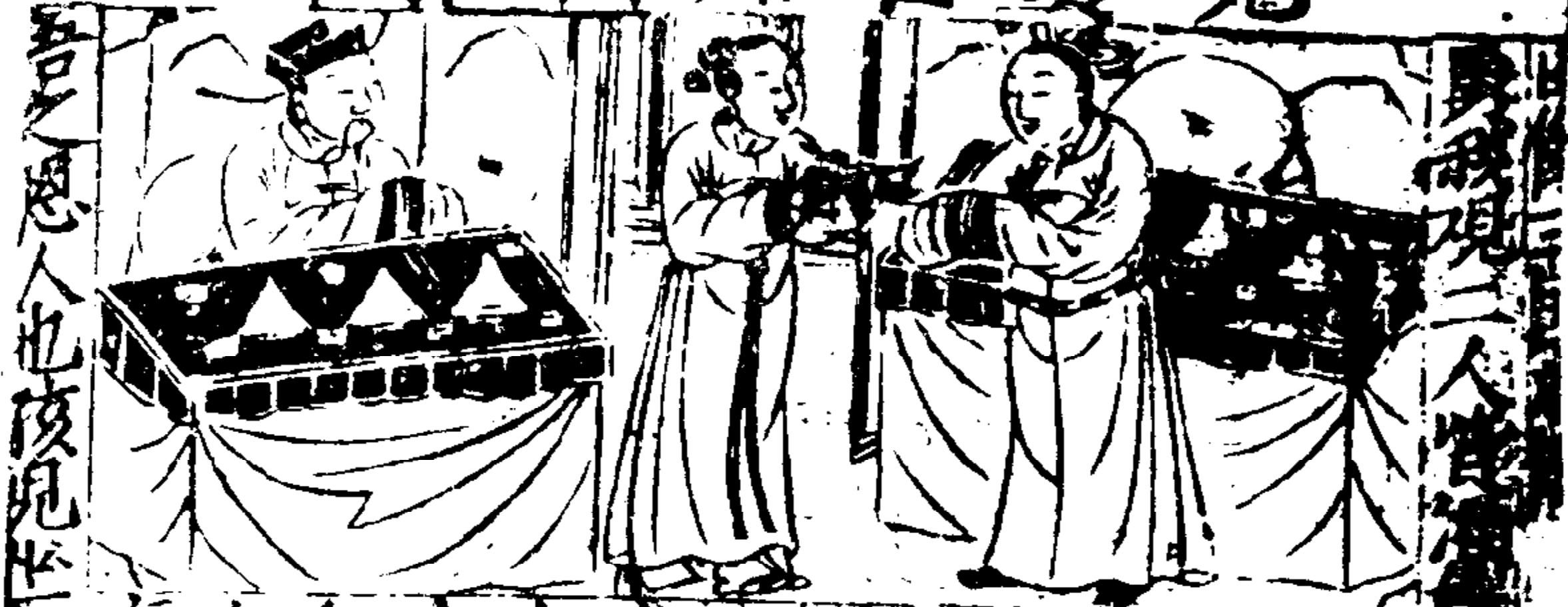
貂蟬受命願從計



項奉先死故斬之汝等於吾是順吾何嘗之有眾官唯已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痛

到府中尋思席間之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立於  
茶糜祭側忽聞有人在牡丹庭畔長吁短嘆允潛窺之乃貂蟬也  
其女自幼聰明歌舞吹彈无所不知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所良  
父大唱曰賊子有私情耶貂蟬大驚跪於前曰賊妾安敢有慕私  
情允曰汝不慕私情何深夜在此長嘆蟬曰妾伸肺腑之言允  
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自幼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承常  
以婢妾相待妾雖粉骨碎身莫報大人之德也妾見大人兩眉不  
展行坐不安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問故此長嘆不想大人窺見  
倘有用妾之地方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  
耶貂蟬隨允到西閣中奉叱去婢妾令貂蟬於中端坐允扣頭再  
拜蟬驚曰大人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朝天下生靈言訖  
淚如迸泉蟬曰處問賤妾曾言但有使令乃死不辭允跪而言曰  
百姓有倒懸之急君臣有壘卵之危非汝不能救也貂蟬拜三拜  
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兒宴呂布許貂蟬



之德全... 謀開他... 之力也... 妻若未... 將明珠... 備佳釵... 何故錯... 敬將軍... 半酣曰... 求望將... 右眼後... 貂蟬到... 出妻獻... 痛飲我... 何妨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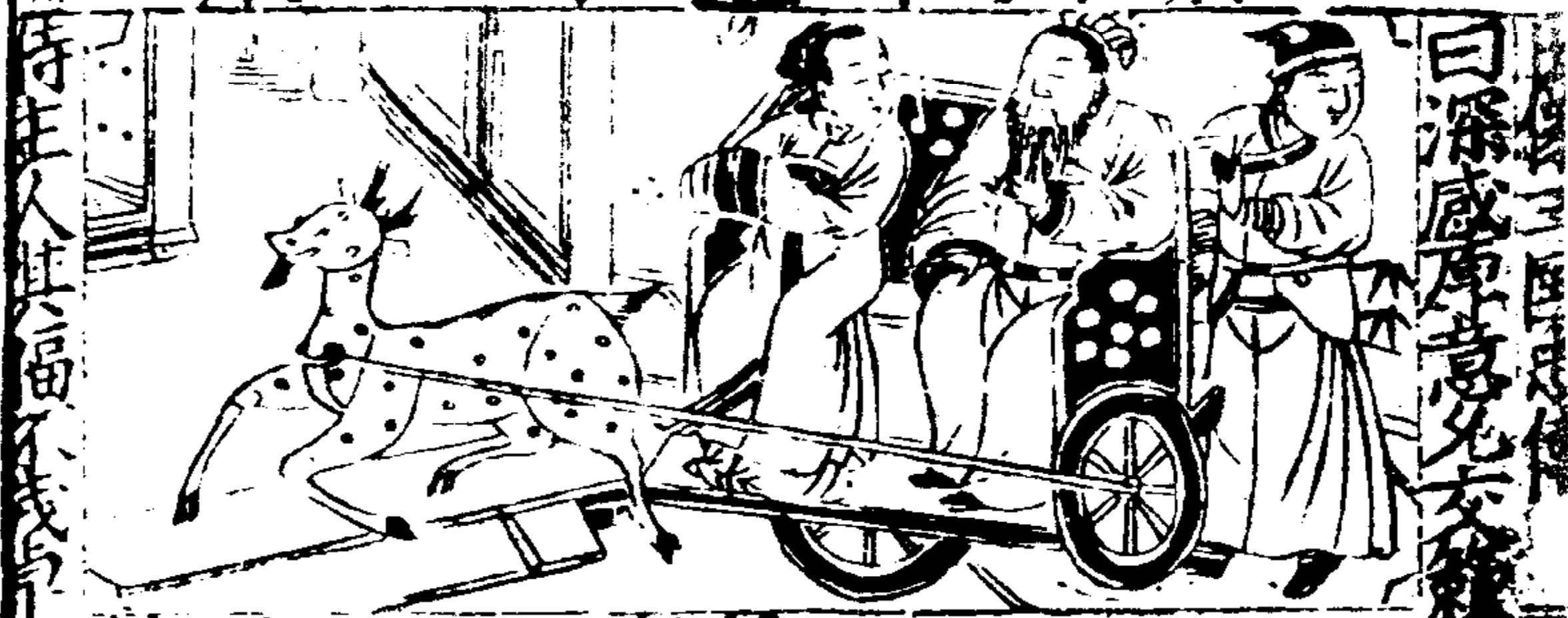
命 紹 興 卓 卓 酒



帝謝曰願效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還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折喜無限類以目視貂蟬  
 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天師見疑實是不敢  
 令貂蟬叩布謝而去允至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祐也早晚請  
 太師汝却以歌舞華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董卓入左右  
 却死呂布允伏地拜請曰允欲取太師車騎到草舍小酌未知鈞  
 意如何卓曰司徒乃國之老臣既然有請來日當赴允拜謝煖家  
 次日人報太師車駕已臨允具朝服拜迎卓下車左右簇擁上廳  
 允遂於堂下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親也伊尹  
 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允致敬之情甚於天子天色漸晚卓半酣  
 允請入後堂卓令軍士休進允奉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  
 現乾象漢家氣數於此尺幾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繼堯禹  
 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自古有道伐无道無道無德豈過分  
 乎卓嘆曰果天命歸吾司徒當為元宰允再拜謝堂中點起花燭  
 上更更使進酒



# 貂蟬陪董卓回府



曰深感厚意乞交錢下簾櫳望管絃絳綵舞貂蟬舞於簾櫳有詩曰

元是昭陽宮裡人 驚鴻宛轉掌中身 只疑飛過洞庭春  
按徹梁州蓮步穩 好花風裏一枝新 画夜春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 一片行雲透画堂 眉黛綠成遊子恨  
玉容初斷可人腸 榆錢不買千金笑 柳帶何須百宝粧  
舞罷隔簾偷目送 不知誰是楚襄陽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匕再拜卓曰此女何人也允曰  
樂重貂蟬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聲謳一曲云

一點櫻桃啓絳唇 兩行碎玉嚳陽春 丁香舌吐衝剛劍  
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欲罷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盞婦曰青春幾何貂蟬奉  
曰賤妾整年一旬卓笑曰真神仙中人允再拜曰老夫欲此女  
獻上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

侍主人其福不淺允曰物不歸天也允先備禮車送貂蟬先行允送卓到府

殺歡



因行不百餘步見燈影中一人手執方天戟半懸半舞正與王允撞見布見  
王允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手掣腰間玉劍指允言曰  
汝既以貂蟬許我今送與太師何相戲耶

鳳儀亭呂布戲貂蟬

允急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布隨允到家中允曰將軍何故  
反恠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轎車送一女人入府非貂蟬  
何允曰將軍元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裡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  
中對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來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太師飲  
宴中說道我聞汝有一女子字貂蟬已許呂奉先我恐怕你不準  
成特來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遠隨即引出貂蟬拜  
了公上太師曰今日辰良汝可與吾送去明日作一大宴配與奉  
先以助一笑將軍尋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阻滯布曰司徒少非  
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荆允曰小女頗有此小房奩首飾待過  
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

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

鳳像亭呂布戲蟬



今未起布潛入卓臥房後窺之貂蟬起於牀下梳頭見一人影偷

視之見呂布潛立於池畔蟬蹙双眉復以香羅頰掩淚眼布竊視

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其所以刻布又入卓坐中堂見布來問

曰外面无事乎布曰无事布偷目窺望綉簾內一人徑來現觀須

臆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蕩漾卓見布語言不順

乃曰奉先无事可退布出心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

汝今日莫非太師見責布曰太師安能制我哉妻不敢問布自此

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進府堂不得一見董卓自納貂蟬後情色

所迷月餘不出貂蟬无非於枕席上端兩尤雲時卓染一小疾貂

蟬衣不解帶曲意过從卓心愈喜卓睡布立於床前貂蟬於床後

卓朦朧双目見布之動靜回身視之見貂蟬立於屏風後卓大怒

叱布曰汝敢窺吾愛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進堂布大慚怀

恨而婦人報與李儒曰荒忙入見曰太師何故責於奉先曰此人

窺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以小过見責如温侯

心變人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與人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无事卓次日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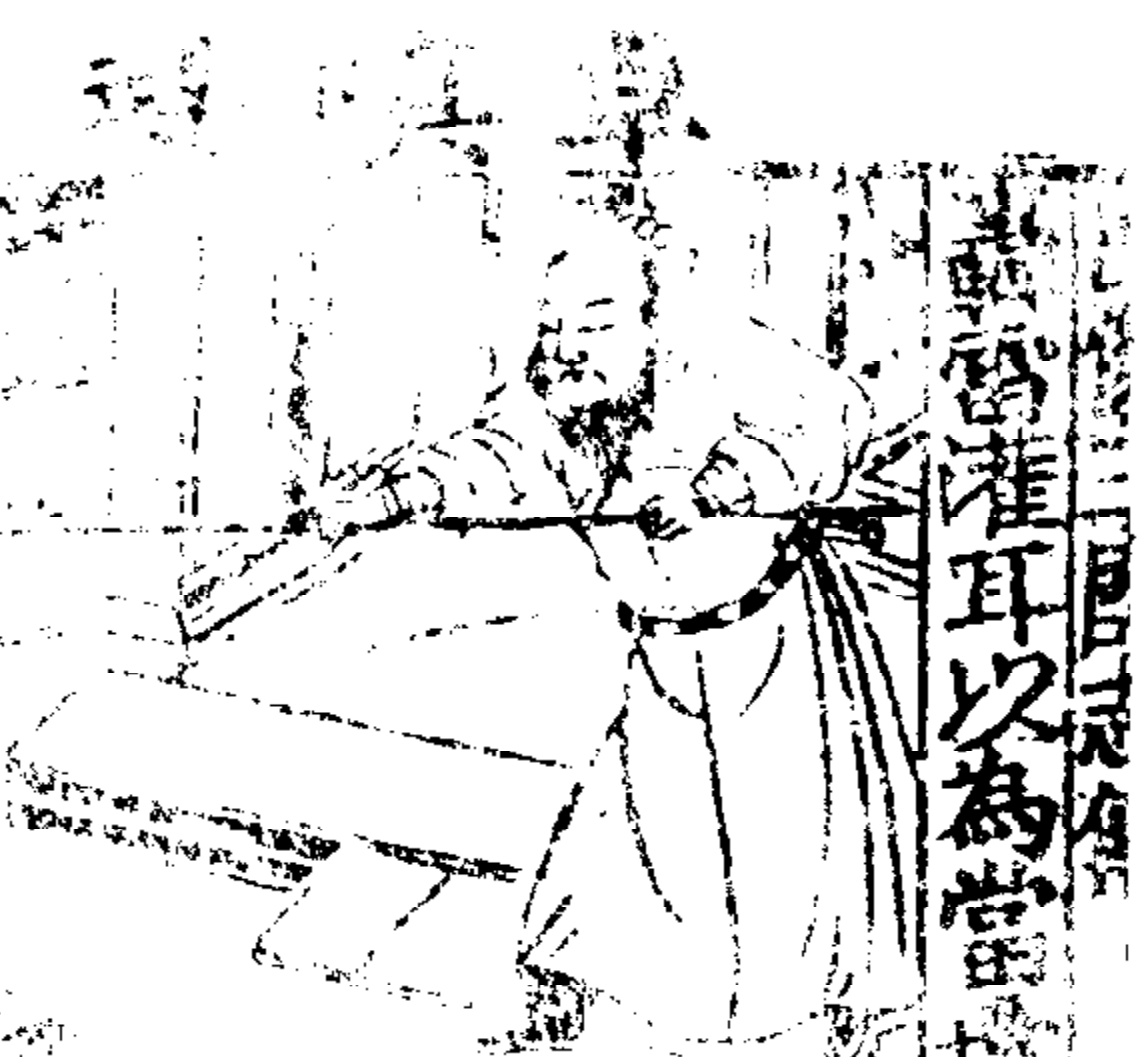
# 呂布與蟬私定計



先見夫面之日期也

人與布入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於汝上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責何敢恨焉自此再入堂中畧无忌憚卓疾稍愈每日入朝呂布執戟於前百官拜伏丹墀拱听約束朝退卓还布乘馬於前引導是日卓與獻帝共話呂布荒提戟內出迎接相府提戟入堂尋覓貂蟬貂蟬見布荒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廂等我便來也布急提戟徑往於亭下曲欄之傍良久見貂蟬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生待之甚厚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以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心將妾淫污恨不得死耳今見將軍表意誠心此身污矣不可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絕君念言畢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荒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之衣袖曰妾今生不能勾與君為妻願殂期於後世布曰我若今生不能勾得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貂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去提戟轉身貂蟬曰君如此惧怕老賊妾身

布曰容我思村一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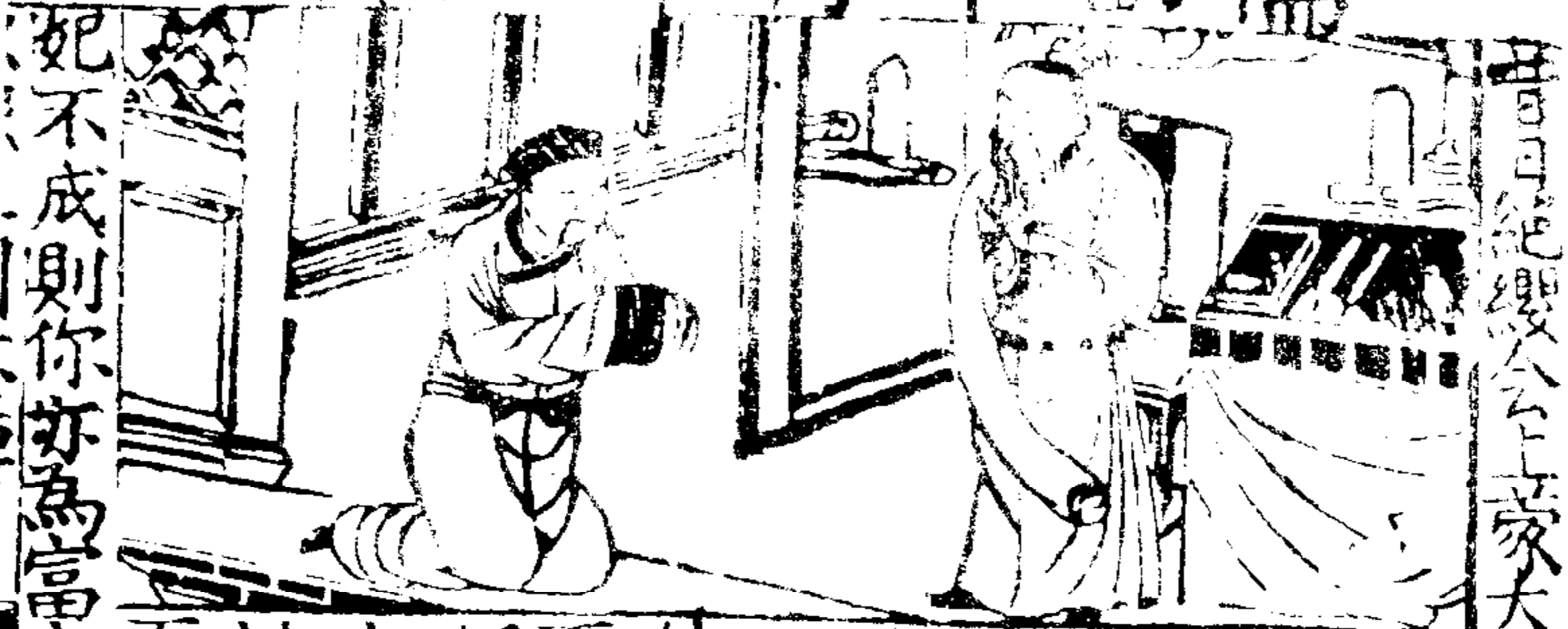


聽得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想亦受他人之毒手... 卓叱去左右... 後堂... 鳳儀亭... 卓趕來... 奔五十步... 遠卓趕出園門... 一人飛奔前來...



李儒到府見使人言曰太師大怒云尋呂布儒慌忙入時見... 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和董卓門口撞倒儒急扶卓... 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為社稷之計撞倒恩相罪當万死卓曰... 賊玩弄吾之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錯矣昔日楚莊王... 愛姬勸酒忽風驟起及滅其燭座下一人手拖愛姬... 絕冠上纓告知莊王曰酒後耳取金盤一面及絕其纓... 會曰絕纓會竟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披... 中放出莊王上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答曰臣乃將維也

儒勸卓將與布



死不成則你亦為富室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時可將

昔日絕纓公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奉報太師何以絕纓之德就此机以貂蟬賜呂  
布上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曰可說與呂布  
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昔漢高祖以黃金二萬斤賜陳平遂興大業  
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也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而問曰  
汝得與呂布成親即貂蟬之妻將請温侯是大師之子甚相敬  
重誰想今日得成人後堂欲待強姦女逃於後園躲避這厮持戟  
直趕到鳳儀亭以妾款殺前花池這厮抱住正在死生之間得大  
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如何貂蟬曰妾身已  
侍貴人今欲與呂布妾寧死不辱遂掣臂開室劍自刎卓慌奪到  
而抱曰吾戲汝耳貂蟬哭倒於卓怀曰此必是李儒之計也儒與  
布厚故設此謀卓曰我安能捨汝即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  
主卓曰吾寧捨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  
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鄆去快樂貂蟬曰鄆中可居  
否卓曰鄆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妻

# 王允命布殺董卓



貂蟬送與呂布去言卓亦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庶儒曰不可被一婦人所惑卓曰其  
 女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切勿多言也則必斬李儒仰天嘆曰王  
 皆死於婦人之手矣卓命左右以李儒出收拾車馬今日便還  
 為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中見呂布塵襟其面如慟哭之狀布  
 緩趨於土崗上望粘車而泣背後一人云溫侯何故遙望而發  
 耶布視之乃王允布曰吾為公女耳允佳驚曰許多時尚不與將  
 軍布曰老賊寵幸已久允曰禽獸之所為也布將上件事一一告  
 允允曰同到弊處商議布隨入城到允宅中入於密室允置酒布  
 怒氣轉添王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事誠可為天下之笑  
 端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允老羸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於將  
 軍世之英雄耳布怒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恨允急掩其口曰  
 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豈能辭也  
 居人下乎允曰似將軍之才過韓信百倍信尚為王將軍豈可  
 作溫侯耶布曰吾殺老賊奈是父子之道恐惹後人議論允笑曰  
 將軍姓呂原係將軍之子即布亦其孫也曰此可成之言則布亦  
 將軍之子也

將軍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千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必



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千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必

謂名方代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公勿疑先曰但恐事又不成  
反松大禍布遂刺血為誓先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皆出將軍之  
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車杯之切勿漏泄臨時有計自當相報布  
慨然領詔而起先連夜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虎商議士孫  
瑞曰今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語者往鄆搗請卓議事伏軍兵  
於別門之內引入誅之此上策也坑曰何人可去瑞曰呂布同郡  
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陞用今布說此太老早必不疑先  
曰甚遂請呂布共謀布曰昔日布殺丁建陽亦此人而今若不去  
吾先斬之使人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說呂布殺了原而投董卓  
今卓不仁不赦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思共戮汝可傳  
天子詔往鄆搗去召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  
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无牙爪今天賜  
也遂折肱為誓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到鄆搗令人報天子有詔卓  
再拜訖曰天子有甚詔肅曰天子病軀新痊欲會文武於未



# 董卓母入長安



央殿待將天下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事飛馬而來拜賀上卓曰王允如何肅  
 曰王司徒已差人修築夢禪臺上孫僕射已草交天詔只等主上  
 到來卓大笑曰吾夜得一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特節不可  
 挫失便命大排車馬回京肅曰領主上垂青豈易方肅之子孫有所  
 賴矣卓曰吾若登基汝為執金吾肅拜謝卓曰卓行與君同曰吾  
 昔日許汝為貴妃今番定矣貂蟬拜謝卓入薛母卓母特年九十  
 有餘母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順受漢神母親早晚為太  
 后也母曰吾近日骨肉向驚恐上非吉兆肅曰為萬代國母豈不  
 預有警報卓出鄠馬上車行不二十餘里車下忽折一輪卓交車  
 過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到十餘里馬咆哮嘶喊裂斷轡頭卓問  
 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兆漢禪棄旧而換新也  
 卓曰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行至次日忽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  
 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上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  
 曰此何祥也肅曰主上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  
 曰此何祥也肅曰主上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  
 曰此何祥也肅曰主上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

千變萬化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惟誠之象卓令百官回京

董卓入城布殺



問內外將吏皆呼萬歲拜伏於地卓死時年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

平明朝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來日當齊戒沐浴入城以承萬載不磨之基業卓曰  
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謝就宿帳前是夜聞數十小兒  
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十日分龍不生  
歌罷聲相悲切卓喚李肅問曰童謠何凶言肅曰亦是言劉氏滅  
董卓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次日清晨擺布入城卓在車上見  
一道人青袍白巾拖一長竿一摺布一丈大書呂字卓問肅曰此  
道人何意肅曰心腹之人也呼軍士拖之道人倒於地上肅令拖  
在一壁車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宝剑扶車  
而走到北掖門軍兵盡當在門外卓見王允士孫端執宝剑立於  
殿門卓大驚問肅曰持劍者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大呼曰反賊  
至此武士何在兩傍轉出百餘人操戈挺朔刺卓不入元來董卓  
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鎧甲兩副戈矛傷臂董卓大叫曰呂布何在  
布從車後房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  
布右手仗戟左手怀中取詔出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賊皆不

月二十二日史官有詩嘆曰

# 誅卓首級示滿道



董卓遷都漢主憂 生靈滾上喪荒垓 大野骸骨筋骸動  
 鴉啄骷髏血尚流 鄧鳩追魂憑李肅 宮門取命有溫侯  
 奸雄已死戈矛下 直到如今罵不休

又一絕句詩云

董卓欺君自古無 豈知天意有榮枯 宮門擲透方天戟  
 萬姓歌歡滿道途

宋康節先生有詩嘆曰

董卓無知擅大權 焚燒宮殿廢陵原 兩朝帝主遭磨障  
 四海生靈尽倒懸 力斬亂臣憑呂布 舌誅逆賊是貂蟬  
 世間造惡終須報 上有無窮不老天

呂布曰今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去殺李肅應言而出朝門  
 外發喊報道李儒家奴已自綁縛候來王允曰卓賊家屬及在鄧  
 塢誰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大喜遂命李肅一同呂布前去分

討領精兵五百飛奔鄧塢來當初董卓有西員心腹將領李肅和紀張齊焚燬三平殿

呂布誅董卓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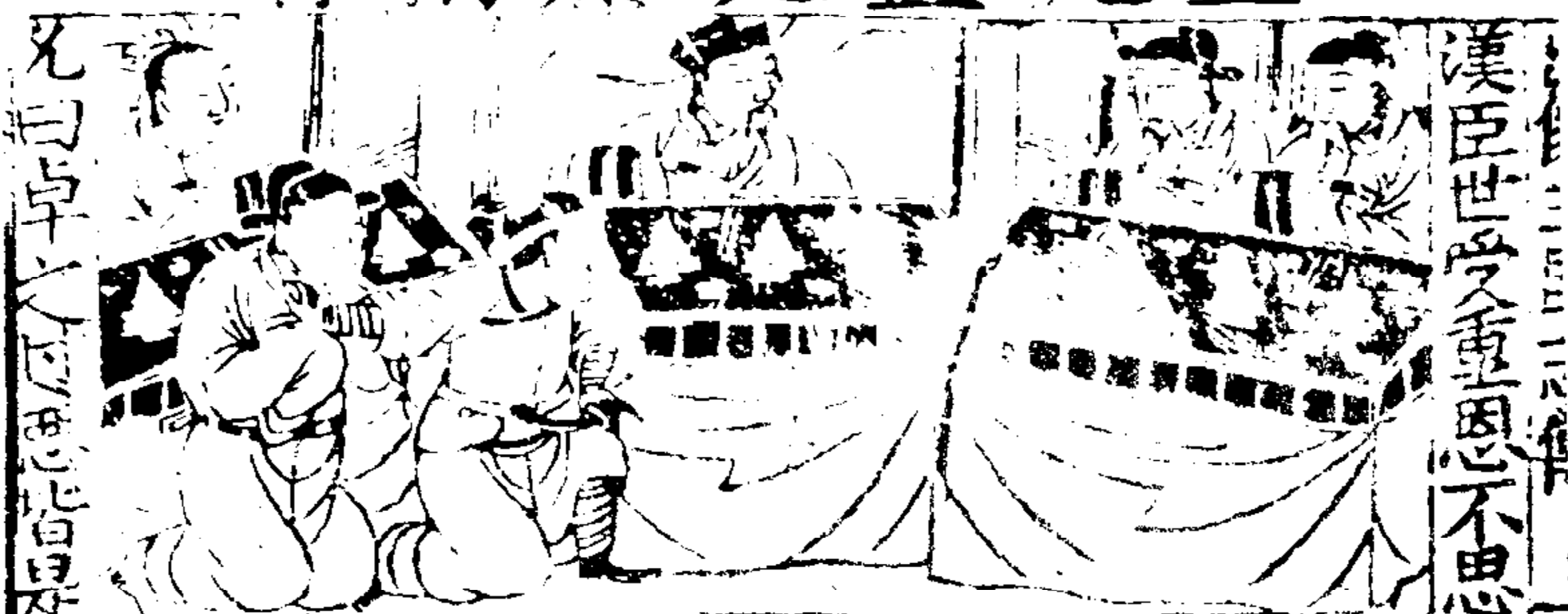
能軍把守... 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

布到郡塢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 董卓家屬不分老幼... 董卓家屬不分老幼... 董卓家屬不分老幼...

李催郭祀寇長安

眾視之乃侍中蔡邕也... 董卓國之大賊...

# 王允盆死蔡伯喈



漢臣世受重恩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乃傷悼乎豈伏罪曰豈雖不智亦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於口身雖不忠願黔刑足繼成漢史時坐上公卿皆惜蔡豈之才盛力救之太傅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豈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乃失士之望乎王允曰不然昔漢帝不殺司馬氏使作謗書置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无益於聖德使吾黨家其訕訕日磾无言退謂眾官曰王公所為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允遂將豈下獄盆死當時士大夫聞蔡豈死識與不識盡皆流涕蔡豈哭卓尸固自不是殺之非其罪也雖然士大夫亦當擇主而事焉靜軒有詩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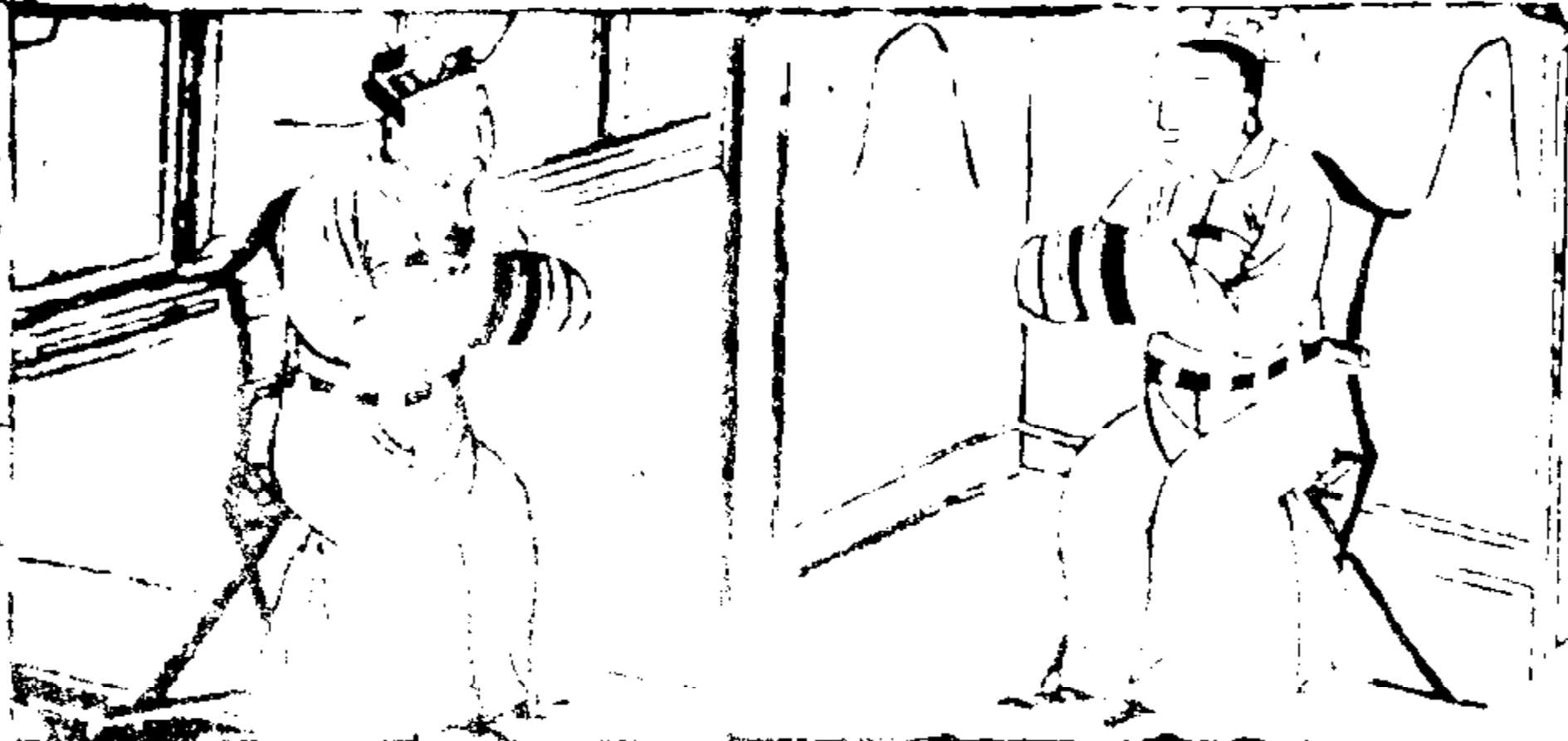
董卓專權肆不仁 侍中何自竟忘身 當時諸葛隆中卧 安肯偷生事亂臣

且說李儼郭紀張濟樊稠共處居陝州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罪惡昭然四賊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独不赦這一枝車馬回報催上曰求

王允請呂布遷兵

赦不待各自逃生

三人各帶金珠拜



中謀士賈翊曰諸君若棄軍帥行則一亭長能縛君耳不若從

西軍士段入長安為非天師報仇事洛奉國家以及天下若其不

勝走亦未遲催持曰然遂流言於西州曰王允皆欲洗淨此方之

人人皆信後不及半月聚眾十餘萬軍分作四路殺奔長安未路

進軍安濟軍即有牛輔引兵五千欲去與夫人報仇李催先使牛

輔為前鋒四路一齊進發王允所知涼州兵來請布商議布云司

徒放心重此輩何足慮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

討賊若命畏兵前進兵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

軍相輔李肅兩軍亂亂牛輔直追李肅走二十餘里肅折

肅人牛水兒曰布之大怒曰汝敢挫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

布曰此輩何足慮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

討賊若命畏兵前進兵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

軍相輔李肅兩軍亂亂牛輔直追李肅走二十餘里肅折

肅人牛水兒曰布之大怒曰汝敢挫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

布曰此輩何足慮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

討賊若命畏兵前進兵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

軍相輔李肅兩軍亂亂牛輔直追李肅走二十餘里肅折

肅人牛水兒曰布之大怒曰汝敢挫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

# 胡赤兒謀殺牛輔



布回引軍衝出一

輔使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誅了遂封車前連正迎李催呂  
 布觀李催等如死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催軍大敗退走二十餘  
 里催守住山口請郭玘樊稠張濟商議催曰呂布勇猛雖不可當  
 却无智謀不足為慮我列軍守住峪口每日引軍誘他廝殺郭玘  
 可引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彭越怙楚之法鳴金進兵雷鼓退  
 兵呂布兩下不能相顧張濟樊稠却分兵兩路盜取長安呂布首  
 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催引  
 軍下山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  
 能進陣後郭玘軍殺來布急回鼓声大震玘軍已退鏜声響处布  
 將謂收軍李催皆伏大乃闊奔殺來找到呂布回搦鼓收軍去了  
 或早或晚郭玘在背後恫吓前李催不時搦戰呂布欲戰不得  
 長安城中飛報呂布有張濟樊稠兩路軍殺到城下无人可敵布  
 急領軍回背後李催郭玘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  
 失勢比及到長安城中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攻打  
 布回引軍衝出一声喊起郭玘李催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圍及十日董卓部下李  
 催郭玘李郭等皆欲殺布

李催郭弘祖亂



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門四門軍馬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當關不住引數百騎

駐馬青墳門外布呼王允曰賊兵勢太急切難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備良策允曰若家社稷之靈安國家者吾之能也若不獲已則奉命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烟競天已布帶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表術去了李催郭弘祖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人妻女无所不為太常卿引家奴數十人與賊死戰被他亂箭射死於宮門太僕魯廋大鴻臚周興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皆死於國難賊無圍繞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催郭弘祖望見黃蓋與軍士同守萬歲獻帝問曰卿兵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也李催郭弘祖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仇非敢造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在帝側聞知奏曰臣本為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二賊以紓國難

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催拔劍正前叱之曰善太師



# 帶封李郭兒被殺

有向罪惡你設謀殺之兒曰董賊之過弥天暗地不可勝言受讓之國長我上民皆相

慶賀豈得无罪乎郭玘大怒曰太師有罪我寺有向过替不兼敢

也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贊曰

王允運机壽 奸臣董卓休 心懷安國恨 眉鎖廟堂愁

英雄進漢 忠心貫斗牛 至今魂典魄 猶在鳳凰樓

王允被害城中老幼但知者無不下淚李郭尋思到這里不殺天

了為取岸胡更待何時

## 李催郭玘殺樊稠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曰今日不可若便殺之衆將諸侯

不服且留為上撫衆諸侯入關先去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

我等也李郭以其說撤兵不退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

與李郭曰王允已伏其誅軍馬如何不退李郭曰雖已報仇未蒙

恩赦帝隨即降人孤軍又退帝又問李郭曰臣非力扶漢朝未

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朕當封之李催寫名入奏勅要如此官品

帝即從之封李郭為車騎將軍馬坊侯領同隸校尉郭玘為後將軍美陽侯

雷震卓墓見信



同義朝政樊稠為右將軍万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兵弘農地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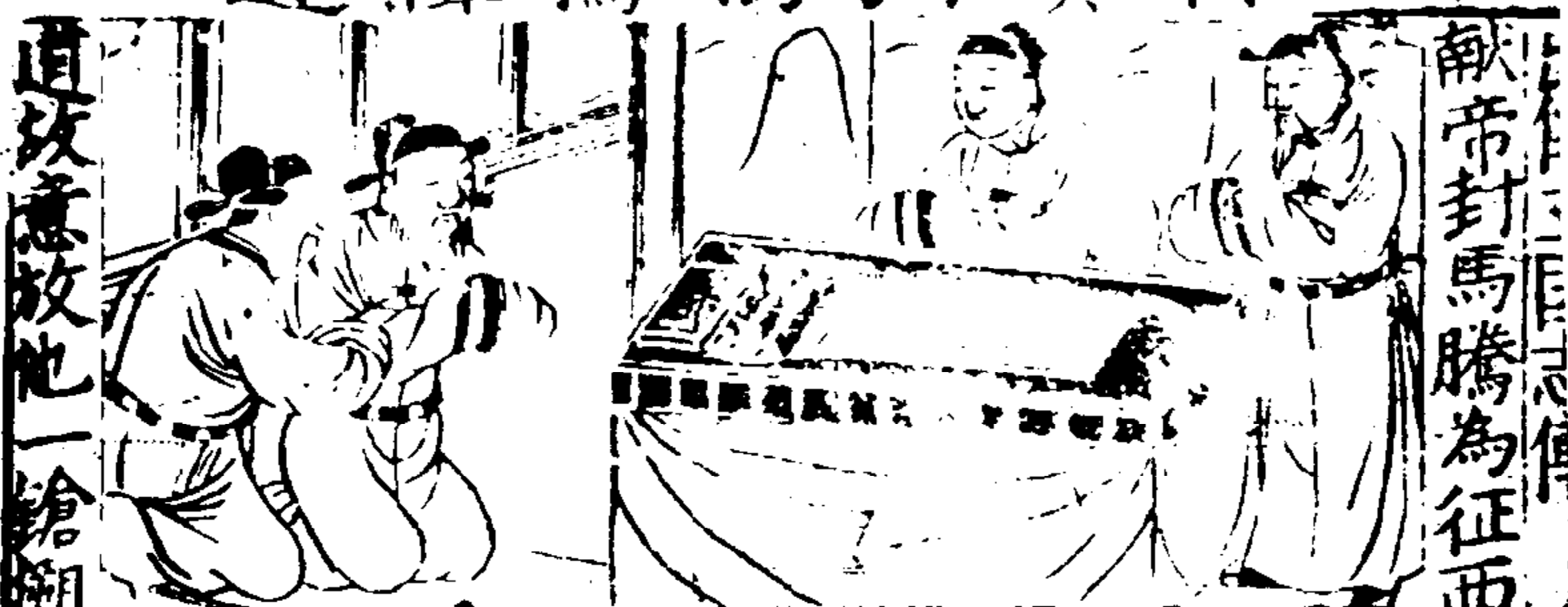
李蒙王方等各為太守然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關禁住劫掠李  
郭追尋董卓尸首且獲淨些小皮肉用香木雕成卓形大設祭祀  
修陳功德用王者之衾棺槨選良時吉日遷葬即鳩臨葬之後天  
降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提出槨外皮肉皆為  
粉碎李催候晴雲奇祥是夜又復如此三葬皆發豈無天地神明  
乎李郭既掌大權殘害百姓史官有詩曰

卓死何曾肯罷休 諸侯遂以卓為名 九州沸沸言誅卓

二賊分布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皆斬之獻帝  
則度日如年朝廷官員並由李郭陞當時李郭宣朱雋入朝封為  
左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人馬約有十餘萬飛奔長安  
而來李郭探之乃是西涼州太伏波將軍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  
春并州刺史韓遂二將領軍來誅董卓餘將李催密使人暗地入

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郡左中郎將刘範三人為內應共謀李郭三人密奏

# 保奏封馬騰韓遂



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勅伊力討賊却認李傕郭珣張濟樊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翊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草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自後追之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新馬韓之頭獻於麾下賈翊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績願獻六陽會首賈翊曰若汝見得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汝各納下軍令狀賈翊曰長安之西二百餘里地名盤屋山險峻峻可屯軍張樊二將軍堅壁守之令李王引兵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應付錢糧李郭大喜點一萬五千人馬李王二人欣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札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下軍馬擺開陣勢馬韓並轡而出李王在門旗大罵馬騰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長子馬超時年一十七歲手挺長鎗跑出陣前王方欺馬超年幼橫刀躍馬進來迎敵戰不到數合一鎗刺王方於馬下超勒馬回陣李蒙見紉死王方後馬超背後趕來時超已自知道汝意故也一鎗斃馬騰大叫有人暗笑吾見言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脇下軍

# 馬騰韓遂得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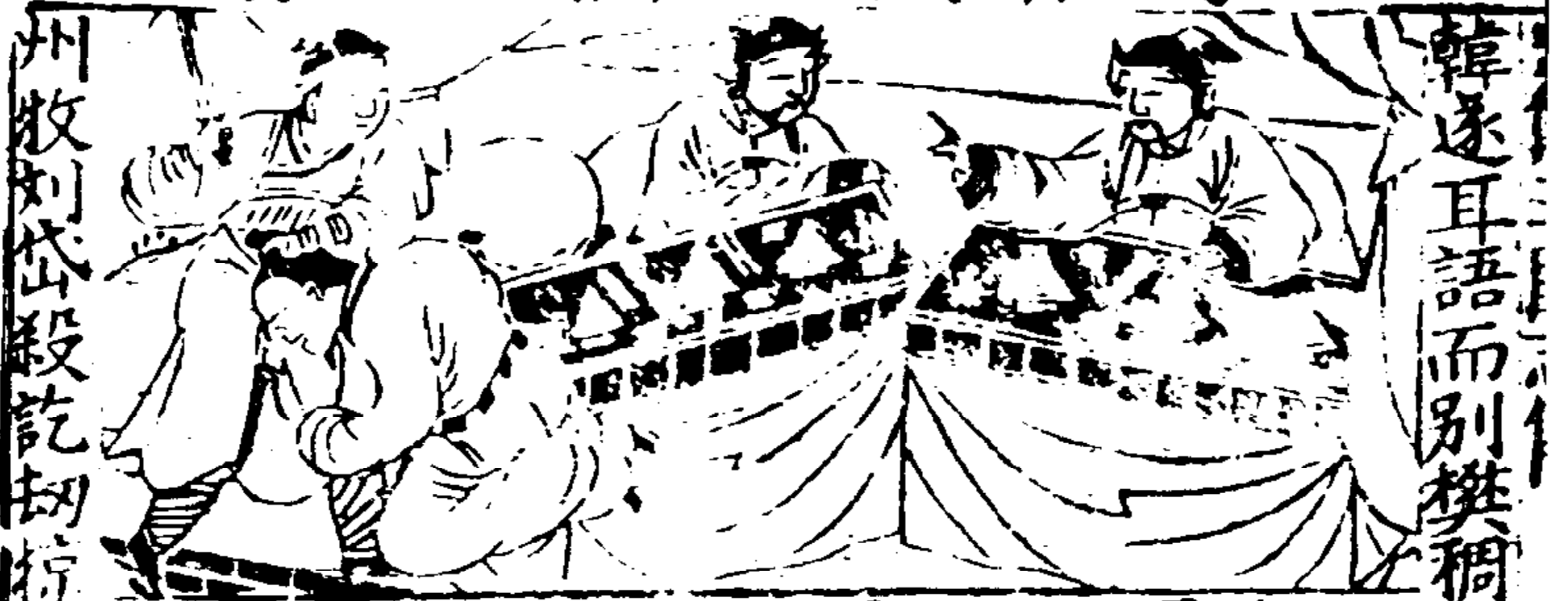
士無主望風奔外將李蒙斬首此是馬超第一功

威鎮西涼立大功 渭橋六戰最奇功 未歸蜀即扶先主

先殺王方共李蒙

西涼州得勝韓遂在逼隘口下寨李郭听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翊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從教弱戰不出果然西涼州車未及兩月糧食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童告言外連馬騰韓遂教謀內應外合李郭大怒及收馬宇神即劉範三家老小尽斬於市三顆首級直來韓馬寨前號令馬韓商議糧食軍荒內應已泄不如早還一面退軍李催教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分兵起身前軍已遠後軍不曾提防張樊兩枝生力軍趕來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樊稠尽趕韓遂看赶上相近陳倉地名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如此之无人情耶樊稠也勒住馬言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吾此一来為國家也吾與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番大会万有不如意時还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

# 李催殺稠於案



韓遂耳語而別樊稠收軍回寨馬韓回西涼州去了李催兄之子悒樊稠見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便立馬與遂共語不知說甚但見意愛甚密李催大怒便欲與兵討樊稠賈翊曰目今人心未寧頗動刀兵深為未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只消及席間酒將半闌李催曰韓遂通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擒下稠大驚失色曰未及言刀斧手欲斬頭於案下張濟伏在地李催扶起而言曰樊稠欲害吾故先下手君乃吾心腹人何驚懼耶就將稠軍撥與濟管令及歡而別後人有詩云龍爭虎鬪甚時休 朝若賓朋暮寇仇 迺互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催殺稠於案

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催用賈翊為尚書僕射李郭自戰退西涼州兵諸侯真敢與李郭使行仁義結納天下賢士李郭之朝廷微有生意獻帝方始和安青州黃州又起聚百萬將充州牧劉岱殺訖劫掠良民太保朱雋曰李郭一人可破賊李郭問於雋曰斬要之也作

曹操大勝賊走

世受其能也今黃巾與誰可安之

曹操與在報父仇



才時年二十九歲

後表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來投曹操

朱雋曰要報山東群賊必得曹孟德方可李催道今在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漢陽破賊以千毒於武陽擊匈奴於內皆獲全勝見領兵東郡群賊聞州何不差人就令曹孟德領兖州收破山東群寇可剋日而定矣李催大喜星夜差人賞賞賜命東郡太守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令鮑信一同與兵擊賊於壽春鮑信殺入重圍被賊所害尸首不知何處曹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方操因得賊信前驅馬到兗州不負伏不到日餘日操招安到降兵二十餘方男女百萬餘口收得精兵皆充為兗州兵其餘百姓不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重四方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月也捷書報道長安李催奏曹操為鎮東將軍操馳表稱謝操在兗州招納賢士有以逯二人來投操其叔乃潁州潁陽人也濟南相荀彧之子姓荀名彧字文若人稱了位之

操招賢收軍納士



操見其弓馬熟閑武藝出眾命為典軍司馬因操每日稍于禁之能夏候厚別一夫

善戰策當世急務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以或為行軍司馬其姪何進嘗拜為黃門侍郎  
即見董卓擅權弄官歸鄉姓荀名攸字公達以為行軍教授操得  
此二人朝夕請論不倦或曰某聞劉岱有一賢士其十倍於公也今  
日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何人也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  
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根問果然得消息於山中操以安車拜  
之昱見操大喜荀或曰某孤陋寡聞之士公何錯存於名公上之  
鄉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乎或曰是誰昱曰潁川陽翟  
人也姓郭名嘉字奉孝或曰吾失計策也遂命操徵聘郭嘉  
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操曰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亦對人  
曰此真吾主也郭嘉存光武嫡派子孫劉曄字子陽曄又存二人  
一个是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 个武我人也姓呂名  
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二人名譽就請為軍中從事之取滿寵呂  
虔共荐二人乃陳留平丘人也姓毛名玠字季先操請為別曹特  
有一將引軍救日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

將卒俱降標



宋亦見禮畢操以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

吾人也姓與名並新在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請送將才某故獻上

操曰吾視此人一貌非俗必有勇力信得令幸使之扶我...

八十斤臂上挾馬刺人如同无物操不信得令幸使之扶我...

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時值大風旗將吹倒典與...

退衆軍一手執定旗竿立於風中操曰乃古之忠來也遂解身上

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此曹操勢大威鎮山東又有謀臣

武將共圖進取

部有精兵二十萬管領一應錢糧旧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

任名峻字伯達曹操既領大軍屯扎兖州營寨廳堂完備乃遣太

山太守應劭往鄆城郡取父曹嵩上自陳留避權隱居於此幼帝

後者百餘人取曹嵩等一家老小四十餘口車乘百餘輛望兖州

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平生溫厚待人皆敬

之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无其由聽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

再拜執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部將張閭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老小前去聞隨



# 曹操全家被賊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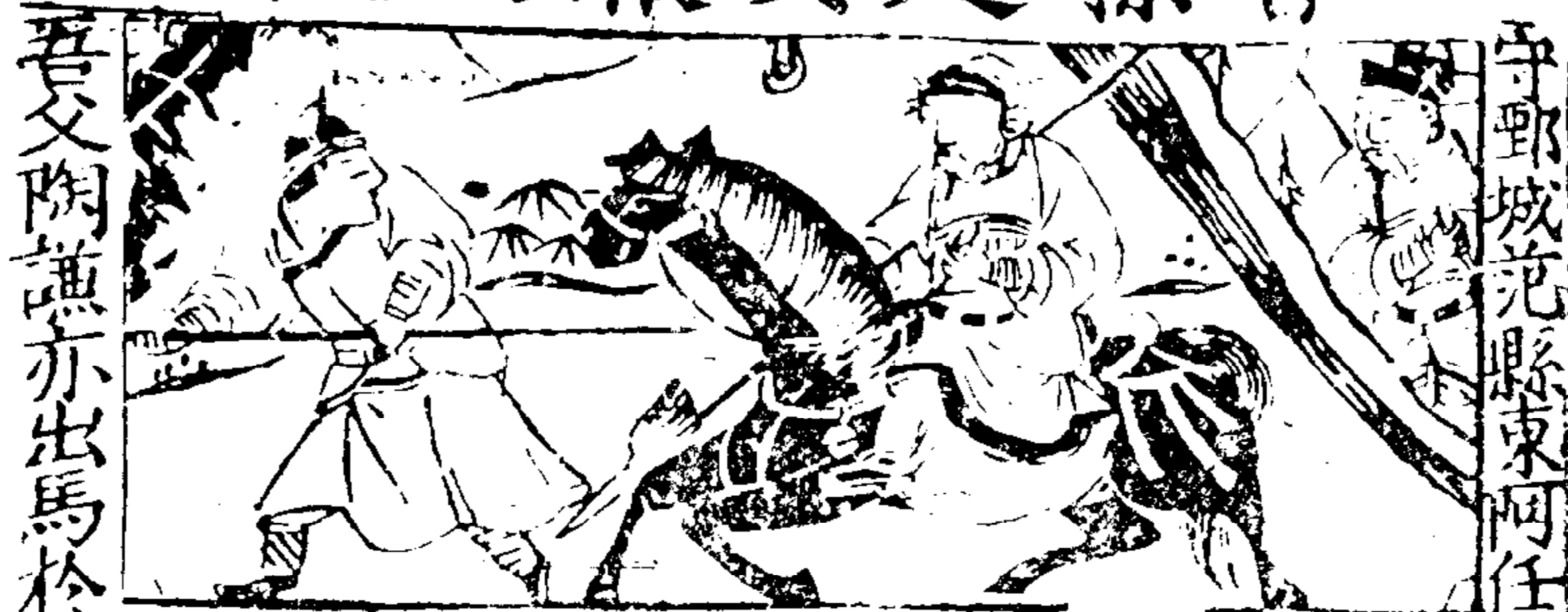


車仗前列一個去地地名華費時管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山下一古寺投歇寺僧三五人歡喜於方丈安頓宅眷張闓軍馬屯於西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喧喚手下商議曰我等本是黃巾餘黨今在陶謙處奉護送車乘劫得富貴不准今夜三更只推有賊曹嵩老小殺了取了錢物同往山中落草何如衆皆應允是夜雨驟至曹操父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振曹德乃提劍出看被賊殺於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款過牆是妾肥胖不能出高與妾躲於寺中彼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出寺外去投袁紹張闓殺盡曹嵩一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劭部下以詩以斷之曰

曹操奸雄世所誇 曾將呂氏殺全家  
 如今關戶逢人殺 天理循環報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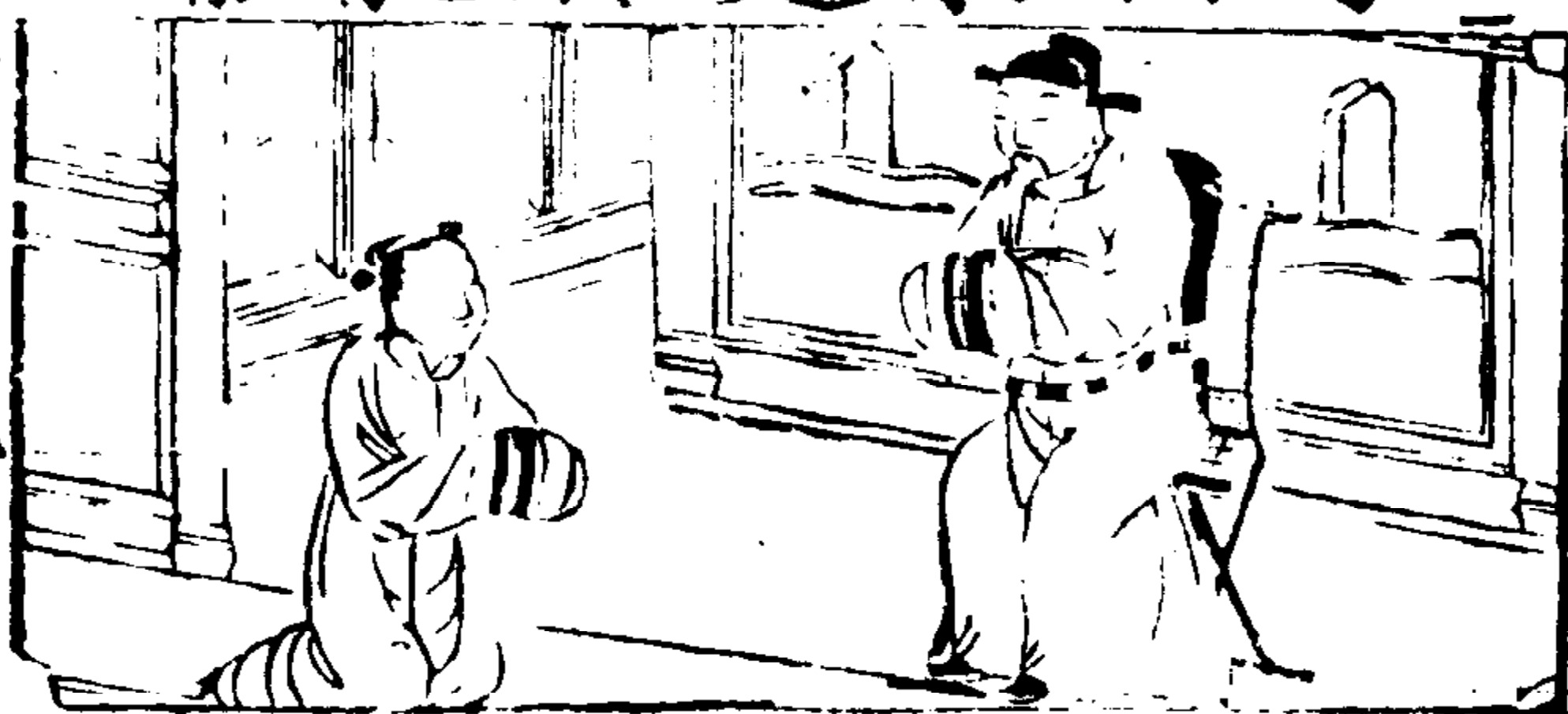
夏侯惇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問罪操曰殺公之仇如何不報吾起大軍來此徐州所害之也軍士不留辱之頂也曹嵩殺我

# 曹操起兵報父仇



守鄆城范縣東阿任縣令夏侯惇丁禁典書為先鋒但得城池及皆殺戮以雪父仇時  
 陳宮為東郡從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軍報仇星夜來見曹操  
 操想昔日之恩請入帳中共坐宮云今聞明公起大軍下徐州報  
 尊父之仇所到必殺凡此其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  
 剛強好利之輩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  
 有何仇惡殺之不祥望三思後行幸其操怒曰汝昔時棄我而去  
 你今日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心以祭之汝  
 為陶謙有口何故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出遂走馬來降陳留太守  
 張邈也待宮為上賓且說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隊軍馬來報  
 父仇仰天慟哭曰我獲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謙大罵  
 張閻逆賊貪財物害生灵急聚眾官商議曹豹出曰既曹操兵至  
 豈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以破之眾官皆云豹言若是也陶謙不  
 得已引軍出境來迎謙望見操軍大展報仇雪恨二旗軍馬列成  
 陣勢曹操自縱馬出陣身披緋素含淚揚鞭大罵兇惡賊徒收傷  
 吾父陶謙亦出馬上欠身並操施礼云謙本意結好明公故托張閻護送

# 李相求見於孔融



不期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明公怜察其情而恕之操大罵老匹夫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祭灵魂夏侯惇應聲而去陶謙荒走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二馬相交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折木拔樹軍中旗幡尽皆吹折兩軍皆亂操急收軍屯住陶謙收士卒入城謙曰吾觀曹操勢大誰敵吾命不可逃矣當自縛前去操營任其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德今曹將軍兵將雖廣未及入城府君典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交曹操死无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

## 劉玄德北海解圍

乃東海胸縣人也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豪富庄戶童僕等萬餘人謙問解救之策竺曰某當親往北海却投托孔融命起兵來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外求救三路軍馬在外夾攻操必退兵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一封函託青州交誰可去一人出曰某願往親視之乃是廣陵名士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喜先送元龍去青州了然後命糜

# 糜竺請孔融解救



謙率守城以備攻擊亦未敢輕逼城下則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  
 子二十世嫡孫自小聰明人皆敬仰景帝北海太守在北海六年  
 甚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時操起兵報仇事人稟徐州禁竺至融  
 交請入見了動問云故人此行必有事焉竺取附謙書言曹操攻  
 圍甚急望明公坐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莫逆之交子  
 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一件曹孟德亦與我无仇先遣人送一  
 書解和如其不然隨即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必不以義為重  
 融交一面点起軍馬二面差人送書忽報黃巾賊餘党管亥部領  
 群賊約有十餘万飛奔前來孔融大驚点本部人馬出城與賊  
 相迎管亥出馬曰吾知汝州糧廣可借一万余石來便退軍士不然  
 打破城池老幼不甯孔融叱曰吾乃大漢臣僚守禦大漢城池豈  
 有粮米應付賊党乎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背後一疋  
 馬出迎乃北海驍將宗室挺鎗直迎兩馬相交戰不数合宗室被  
 管亥一刀砍於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  
 融見折了一員上将心中鬱悶糜竺怀愁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

史慈射管亥賊衆



添愛世忽見賊徒喊聲大舉一人提鎗躍馬殺入陣來左衛右突如无人之境直殺  
 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首將趕到城邊那賊  
 將回身連搠十數个下馬融急令開門令鉄騎接應到城門內其  
 人下馬奔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七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  
 顧今某昨夜自遼東回家省親聞金鼓之声知賊寇臨城老母曰  
 孔北海未嘗識汝嘗惠賜於我今日有誰何不救之故軍馬而來  
 報府君養母之恩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季美融大喜  
 元來融知太史慈是个英雄融常使人送米麥匹帛去因此母交  
 慈來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馬疋慈曰賊圍城如何得退願借  
 兵一千人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衆不可輕出慈再二請曰  
 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此圍慈亦无顏見老母矣願  
 决死戰融曰此去不遂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得他來內外  
 夾攻賊圍自解慈曰府君修書其當急往融喜作書付慈收了憤  
 甲下馬飽食急行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濠賊將十數騎乘戰被  
 射下馬飽食急行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濠賊將十數騎乘戰被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一三八

關羽戰管亥大勝



人趕來八面圍定慈倚鎗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十數人皆應弦落馬賊皆退  
 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縣來求救見劉玄德施禮罷備言孔北海受圍之事今特令太史慈來求救呈上書玄德看之問慈曰汝何人也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得以名志相好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死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大仰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托於君惟君所以存之玄德聞言大驚歎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喚關羽張飛點精兵三千人望北海即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猛之士前來迎敵亥見玄德軍少心中不惧親自披掛橫刀立馬於陣前玄德引關張太史慈出玄德罵曰无端逆寇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關羽走馬早先飛出迎取管亥兩馬相交數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張飛齊出殺入賊陣玄德聽軍探報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關張趕殺到城邊

# 糜竺請玄德解圍



德入城叙禮畢大設宴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闔殺曹嵩之事公曹楊  
 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吾知陶恭祖乃誠實君子  
 今受此死辜之冤孔融曰玄德公乃漢室宗親今操不仁殘害百  
 姓逼勒陶使君至急君何不一同去救徐州之難心下如何玄德  
 曰備非推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一面之  
 旧自傾城郭之錢糧去救此難公乃當世之豪傑何无仗義之心  
 耶玄德曰備願往請文本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借三五千人  
 馬隨後便至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備曰公以備為何等人也自  
 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借得軍借不討軍必然至也孔融糜竺拜  
 謝融交糜竺先回徐州去報其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  
 老母嚴命則來赴難今幸死處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鄉有書  
 來喚不討不去容面耳會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歸見老母遂  
 和母往揚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地求見公孫瓚  
 瓚曰玄德身色來能言救徐州事瓚曰吾與玄德同鄉可放替  
 入出力備曰某大言解之贊曰原高詩真德實前所改善言即之德曰請

# 張飛與于禁相戰



人豈敢失信備曰借汝馬步三千玄德曰更望備不能一行贊許之玄德聞張引本部  
 三千人馬為前部了罷二千軍後隨他進後徐州來却說糜竺回  
 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陳元龍也報青州田楷欣然領  
 兵來救謙心少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俱怯曹操遠上依山  
 傍實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  
 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上曰操足智多謀行軍或進或  
 退未敢出戰且見其動靜然後行之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  
 久待備留雲長子龍各四千軍在文舉部下相助備與弟張飛殺  
 奔曹營迎接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孔融大喜會田楷為犄角之  
 勢首尾相連左孔融軍右田楷軍中間雲長子龍領四千軍兩處  
 救應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操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  
 張飛在前挺戈入蛇矛飛馬而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間  
 寨內一棒鼓聲響處軍馬湧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立馬大喝何  
 處匹夫却在那里去吾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張飛  
 見了木柝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眾軍納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如何



呂溫侯漢陽大戰

備差使送書與操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喝軍士大進于禁大敗跟  
 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  
 德陶謙急命健將開門迎取玄德一軍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  
 禮畢設宴相待謙見玄德非俗語言如鐘心內大喜急命糜竺取  
 徐州牌印讓與玄德玄德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懦  
 弱奸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當力扶漢室老夫六旬之上無德  
 無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謙自寫表中奏  
 望公勿得推阻玄德俯伏在地而言曰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  
 今受平原亦不稱職今特為大義暫來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劉  
 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意望天不祐謙曰此情已實耳三讓牌  
 印與玄德玄德那里肯受玄德曰今曹操兵已至此無人解紛備  
 作一書令人送去操若不從所殺未遲傳檄三寨按兵休動差人  
 齎書請玄德操却說操在中軍與眾將商議取徐州之策人報徐州

有戲書到笑發絨而現之則則備書也書云

書簡劉有觀操嘗



備皆曰閱外得拜領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近者尊父曹高皆  
因張閻之不仁陶恭祖誠實君子聞之則肝膽皆裂萬望明公  
俯察衷情回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  
乃社稷生靈之幸也願明公垂察焉

操看書畢大罵曰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來勸我中間有訛誤之  
意可斬來使而使攻城謀士郭加曰主公息怒劉備遠來救援先  
禮後兵故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慰僞心然後進兵城可破也  
操回嗔作喜曰吾怪劉備久不相見既以書來答我裁答晉來使  
於營中正欲回書飛報禍事到操問報曰呂布自出武關去投袁  
術之不納去投袁紹上納之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為得志紹  
欲殺之布引軍去投張揚令納之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妻小送  
還呂布李郭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揚令殺呂布上殺張翥先  
是張翥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翥宮說翥曰今英雄並起天下分  
崩若以千里之鄉當四賊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受  
制於人手今曹孟東征其室空虛呂布乃當世英雄若權迎之共取  
交州隨時變通霸

曹操回劉備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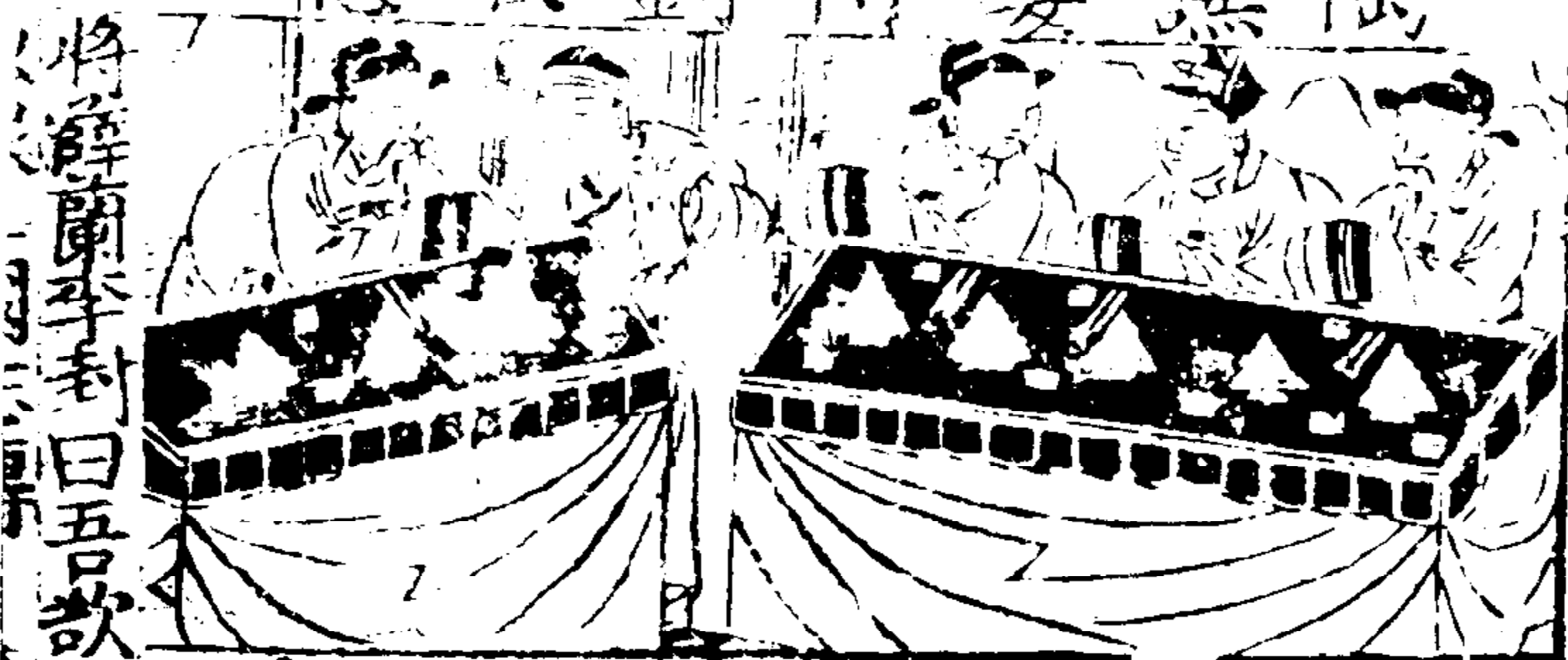
曹操大喜去迎呂布以為天假機會今呂布僭住兗州據漢為正有郵  
 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謀定計死守得佳其餘不  
 曹仁累戰不能勝特此告急操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耶  
 加曰主公正好曹不人情與劉備善也退軍去復兗州免致天下  
 耻笑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備書云

操覽世名家父遭荼毒安得不報故勒兵問罪於陶謙欲盡滅  
 族以雪大冤玄德公帝室之胄才德兼全既遣書來慰我以天  
 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零此以聞別番後會

來使回徐州呈上書言操退兵謙大喜差人分投請孔融田楷關  
 羽并軍赴城大會將入赴席讓命請玄德於高座玄德再三推辭  
 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二子皆不堪掌國家重任使君乃帝室  
 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備曰孔文舉公備來救援徐州以承之  
 故今却執守此城大不象也蔡二曰今漢室陵夷海宇顛覆建功  
 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之家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

玄德曰臣死不敢受此大任

陶謙宴劉玄德



在徐州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猶舍非治亂之上今以徐州軍卒馬步十萬尚

可以匡君濟民不可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听从從登亦未敢听使君孔融曰袁公路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與悔不可追備堅執不肯謙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羽曰君既相留兄且推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印來我收了不由哥也不肯備曰汝等留我於不棄吾身絕矣擊劍自刎趙雲奪了佩劍謙曰知公不從世間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屯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台意若何備從之趙雲辭去備不為相離更番二日謙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各自引軍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歧意尤未捨子龍拜於地曰終不敢背公願戀之德也洒淚上馬而別玄德與關張同來小沛修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回兗州曹仁接書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高順為輔健將八人把守濮陽等處操曰呂布无謀之輩不足慮也郭嘉曰主公亦不可欺敵處安營下寨呂布知曹操回兵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又美故可領兵一萬堅守兗州吾破曹操去也二人應

# 呂布戰曹大敗



見右類天神左... 戰... 曹... 布... 而... 曰... 吾... 與... 汝... 自... 來... 先... 仇... 何... 故... 奪... 吾... 州... 即...

若陳宮知事急入諫曰將軍棄兖州將欲何往布曰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  
 非也薛蘭必守兖州不往則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  
 精兵萬人在彼深聞失兖州必然倍道而進得其過半一擊可擒  
 矣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用薛蘭守兖州而行操  
 兵至泰山險道路郭加曰且不可進若此知有伏兵當如何操  
 笑曰布無謀之士故交薛蘭守兖州而往濮陽安得此處有伏耶  
 六曹仁引一軍圍兖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人報操兵至近  
 陳宮說與布曰今操兵速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急難  
 退也布曰吾身及馬縱橫天下何愁操也彼其下住寨柵吾自擒  
 之操兵至濮陽下寨次日日出陣操立馬於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  
 陣開先出馬左有陳宮右有高順兩刃離開八員裨將為頭  
 一个乃鳳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於上首第二个  
 乃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二將躍馬橫鎗各引三員裨  
 將那六人却萌曹性成應魏續宋憲侯成率軍五方鼓声大震操

曹操劫呂布營



布曰漢家城池諸人分備你合得何人去擒操言大軍城內馬弱戰曹操不與進

出迎兩馬相交戰到二十八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衝出戰曹操陣上張遼接住兩對陣前斬段勝負未分惱得布挺起提戰操馬出陣來夏侯惇進皆走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引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請謀士郭加商議于操曰某今日上山想望濮陽之西布有一寨約死多軍今我兵敗彼必不準備可引兵一半劫之若得寨布軍必恨兩下夾攻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七人呂虔于禁典韋六將選馬步軍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個緊要去处倘或操襲之李何布曰今輸了一陣如何敢表官曰操是個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無備布撥高順魏續侯成來守西寨却說操兵到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柵寨中兵四散奔走四更以後高順却好引軍到殺入西門操見敗軍復來自引八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直西鼓聲大振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相親自飛馬來到于禁樂進及戰呂布不住操

# 典韋力救操得脫



日三

卷之二

十

望北而走山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南而走喊声大振一彪軍到却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員將攔住去路操見四面八方圍裹將來衆將皆在后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柳子鵠處箭如驟雨亂射將來操急回无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裡一將湧出陳留巴吾人也姓典名韋大叫主公勿慮下馬割住及戰取短戟十數枝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典韋飛戟一刺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數十餘人衆皆奔走典韋復回身上馬拔戟衝殺而出却曹成宋四將不能當抵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后人有贊云

鐵戟双提八十斤 濮陽城外顯功勳  
典韋救主傳天下 勇猛當先第一人

此章敘了曹操將尋路歸寨看天色將晚背後喊声起布驟去衆馬援力天戟趕來大叫曹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面面相覷

各款如生

相命田氏送書



操正慌西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夏侯惇引生力軍來救援倭住布大戰黃昏大雨如

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引兵重賞典章加為頭領兵都尉却說布到

寨與宮商議宮曰城中富戶田氏家童千句田氏密使人往操寨

中下書言布殘暴不仁民心大怒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馮順在城

內可連夜進兵某當內應操若乘誘引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

操雖有絕天絕地之才到此安能脫也布然其計密謀田氏行計

田氏使人送到操寨傳連日不敢正視濮陽籌策未定忽報田氏

人到寨上密書云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方望速來當為內應城

上神台旗書一豕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

來人一函取拾起兵刃揮進言布雖无能陳宮多計只恐使田氏

反問耳操曰如此設疑必誤大事睜曰此亦不可不防分軍三隊

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云此見正典吾合時與平元

年歲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至濮陽城下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

旗幡西門角上有豕字白旗一面一操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

門開震兩自將引軍出戰則軍候成後軍高順操使典章出馬挾双戟直取候成上如



# 哄操入城不戰勝



何抵敵得過回馬望城中走直趕到吊橋邊高順也戰不過退入城中初有軍人乘勢  
 走過陣來見操呈上密書言今夜初更城上鳴螺殼為號便可進  
 兵某自獻門撥夏侯惇李典樂進典常四將入城黃昏飽食結束  
 上馬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吾不自往  
 誰肯向前遂當先引軍時約初更只听得西門上吹螺殼聲城中  
 大喊西門上火把撩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操等先拍馬而入直  
 至州衙前不見一人操知是計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炮  
 響西門烈火絳天而起典韋手執双戟在操馬前听得今鼓齊鳴  
 喊聲大震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  
 門道傍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關路典  
 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雞吊橋回頭  
 不見曹公復翻身殺入城撞着李典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覓  
 不見韋曰汝出城催救軍我入去尋李典出城韋左衝右突殺將  
 入來又不見再殺出城邊以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韋曰往後  
 月曹公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見賊門上火炮滾下雲梯馬不能入韋衝烟突火殺

典當二人救人曹操



入去此世之罕有却說操見典當殺出去了四下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

地門火光發中正見呂布挺戟躍馬追殺操加鞭緩馬過去布後  
後拍馬趕來用戟去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急指曰前面  
騎黃馬是也布棄了操拍馬去趕前面的曹操旋轉馬頭却往東  
門而走正逢典當七人呼曰南門已閉急出東門早殺開一條血  
路到門道傍火焰甚急城上推下柴草遍地紅軍牽用戟撥開飛  
馬烟突火發出操到門邊城上樓崩下一條梁木正打着操馬  
後蹶馬倒操用手托頭倒於火中手臂鬚髮盡都燒毀韋到邊  
上逢着夏侯淵而个又入城救主衝突而出兩軍在城外接住混  
戰殺到天明操仰面嘆曰誤中匹夫之計吾亦當報之郭加曰計  
可退矣必擒呂布矣操曰然使人去報呂布言吾已死布必乘攻  
伏兵於馬陵山中俟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中軍  
發喪詐言操死更有未獲陽報說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  
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  
布大敗死戰時晚間在漢陽西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虫四起食力禾稻關東一境

# 曹操戰敗收兵回



人民相食操糧及引軍回鄆城屯住權度歲荒布亦引軍去屯山陽就食自此二處罷了刀兵却說陶謙在徐州看七病重請糜竺議事竺曰操棄徐州而去者蓋為呂布襲州之故今歲大荒以此罷兵來春又至矣府君素讓位與玄德雖已兩番府君那時无恙今病沉重正可就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玄德商議軍務備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謙且交請入卧房謙曰請公實不為別事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公以漢家城池為重受牌印老夫死則瞑目矣備曰君有二子何不付之謙曰長子簡次子膺皆非任事之人老夫死后望公訓誨切勿令掌州事備曰某隻身何可掌許大城池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從事以輔公急令人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佑謙又與糜竺曰玄德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以手精心而死眾官舉哀畢推擁玄德領徐州事備固辭徐州百姓哭拜於地曰使君若不領此印我皆死於奸宄之手也因叫玄德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太召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讎亡

年六十三歲玄德領徐州事大設祭於靈柩之前作文以祭之曰

玄德作文祭陶謙



猗歟使君膺秉靈德允武允文賦足剛直守以溫仁令節及  
遺愛於民牧幽遐徐上棠是均懋績此德讓一妖寇匪侯不寧  
惟帝念績命以彰既淑且愜於上冊陽遂升上將受號東都  
除平國雜任授是崇降年木永奄忽祖堯表喪失時民知困寄  
不旬日間五崩潰崩哀哉斯人將誰仰憑進思靡及仰額蒼穹  
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史官有詩贊曰

徐州刺史陶恭祖 聖世鬼也梁棟材 柱國有心扶漢日

愛民秉政立堯階 知人知己勤三讓 盛德芳名遍九垓

奸黨未除身已喪 忠良聞說痛傷懷

祭畢葬於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操在郵城知陶謙已  
死劉備領徐州牧心中大怒曰吾冤仇不能報汝不費半箭之功  
坐得徐州吾必先捉劉備後戮謙尸以雪先君之冤即傳號令  
日起軍玄德坐不暖席榻又將來

曹操定陶破呂布

典常一戰刺劇辟



荀或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先武後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今將軍之兗州是亦將軍之關中  
河內也今若取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  
備守之城中居民念者曰父兄之牧必為劉備死戰也棄此而取  
徐州棄大業而就小業也去本而求末也以安而換危也願將軍  
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无糧奈何荀或曰汝南潁川黃巾餘党何  
隊黃邵等劫掠郡邑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也特取  
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操大喜晉夏侯惇  
曹仁守鄆城操自引軍次于汝穎黃巾何像黃邵知曹兵到領眾  
來迎會於華山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像令副將劉  
辟出戰典韋戰不三合一戰刺於馬下乘勢殺過華山下寨次  
日黃邵自引軍來一將步行出陣手提鐵棒一條名號截天夜叉  
何像陣前搦戰操交李典出戰曹洪曰某願替李將軍擒此賊聖  
地亦提刀放出關至兩個時辰勝負未分洪諫收何像趕來洪用  
拖刀背砍計側身一斬砍中何像大腿砍死

李典飛馬直出賊陣生擒黃邵過來

# 坑陷褚許操收降



其殺賊衆甚多其器械金帛糧食降者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坡正行之間  
 山背後撞出一軍截住去路何儀持鎗出迎只一合活夾上馬其  
 餘皆下馬受縛盡驅入葛坡塢中却說操令典韋追趕何儀也到  
 葛坡一声喊起壯士湧出常朗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曰黃巾數  
 百騎及被我擒在塢中常曰何不獻吾主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  
 中宝刀我便獻去常大怒挺双戟向前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  
 少歇壯士又出搦戰常又出從申戰到黃昏各自馬走韋手下一  
 軍荒張報操上大驚慌引衆將來看虛實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  
 見其人貌若天神威風凜凜不勝欣喜囑付典韋詐敗常出陣戰  
 三十合敗走向陣壯士趕到陣中弓弩射住急引軍退五里掘下  
 陷坑伏鈎手次日再令常引百餘騎去搦戰壯士果出韋戰數  
 合便回馬走壯士趕來將至陷坑四下人馬逼至和人連馬落於  
 坑內鈎手縛來中軍見操上慌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  
 服與穿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  
 字仲康適天下大亂聚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境吾等堅壁守之因此保

# 操令軍馬復充州



守無事操曰吾聞汝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願引宗族數千及降操得許褚即拜為都尉賞勞至厚前人有詩贊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 四方豪傑展膺場 昔及許褚投奔後 自此何愁呂布強

將何像黃劭斬訖汝頑悉平班師山東此時興平二年夏四月也曹仁交夏侯淵接應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去劫掠城邑空虛可乘得勝之兵一鼓而可下操軍馬遂奔兗州薛蘭李封措手不及只引得此少軍馬出戰城外兩陣列開新降將許褚願請一戰以報主公不殺之恩操喜令許褚出戰李封也使画戟向前來戰許褚交馬數合斬李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城吊橋邊李典接住引軍望鍾鹿而走一將飛馬趕來箭射薛蘭於馬下乃是任城人也從事呂布軍皆敗潰操復得兗州程昱曰請使進兵取濮陽操曰令進兵令典帶許褚為先鋒夏侯淵為後兵為左軍李典為右軍操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後兵至濮陽時

此段文字在木刻版中呈垂直排列，位於插圖左側，內容與正文敘述戰事進展相關。

呂布戰輸宛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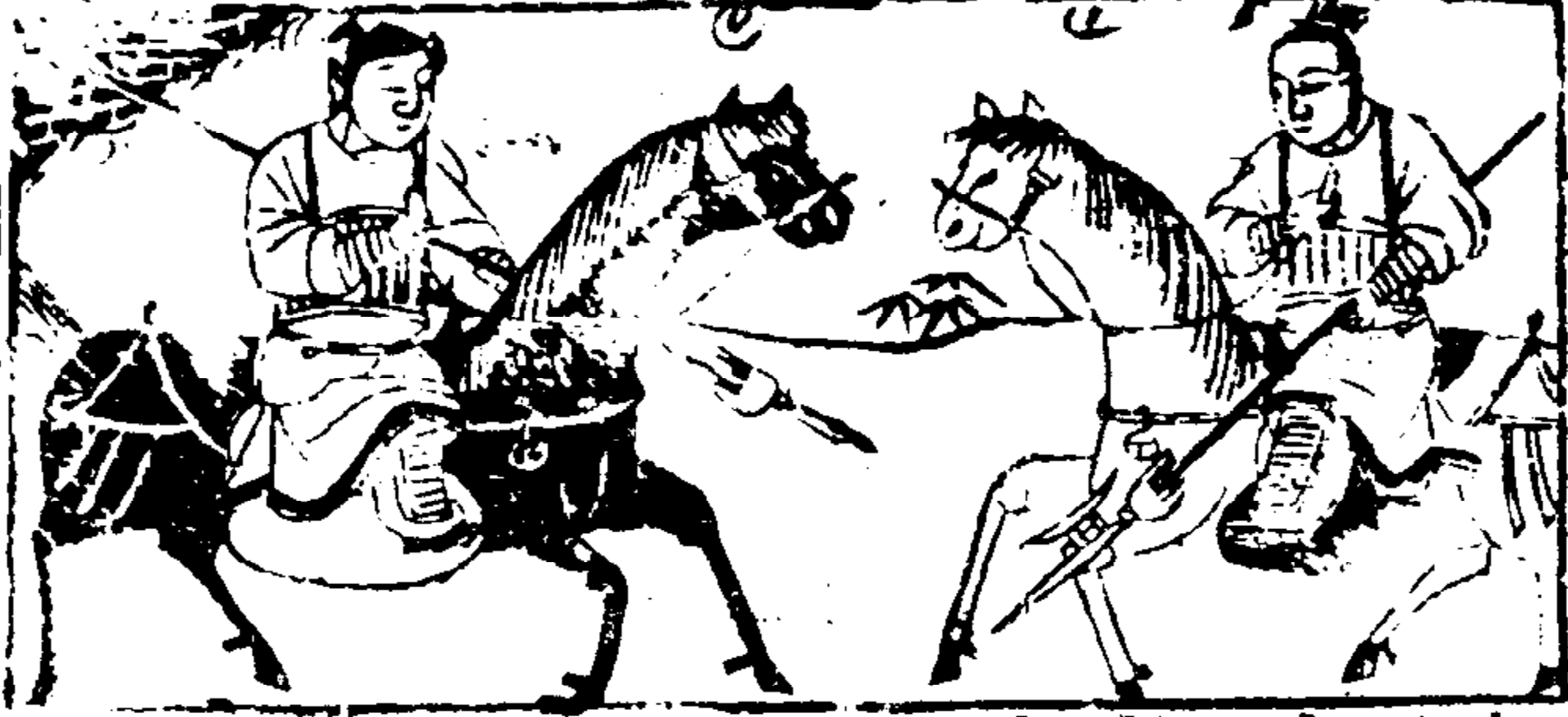


言大引軍出呂布出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漢出關二十合不分勝負

布能非一人可勝便差典當出兩下夾攻左邊二夏右邊李樂不  
自將殺得呂布遮欄不定城上田氏見呂布輸了回城急令募兵  
限起吊橋不放呂布入大呼曰吾已降操矣布大罵引軍奔定陶  
而去陳宮等殺開路引老小出城而去操遂得濮陽怒免田氏  
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及今往定陶引軍圖說不可少容操令劉  
曄守濮陽遂引兵到定陶時張超等在城中高順張遼感霸  
侯成海邊打糧未回此際方飢饉乏糧陳宮勸布斂軍定陶連日  
不戰操引軍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為食細作報入定陶呂布  
引軍還來將近曹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不敢向  
前布軍復回操與諸將曰布疑林木中有伏兵耳可將旗數面虛  
插林中直西一帶長堤無水可及伏精兵明日布必來燒林堤中  
軍出去斷其後呂布可為操寨中止響鼓手五十八雷鼓村中男  
女擄來納喊布必不敢進也却說呂布回兵營曰操多詭計不可  
輕敵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昔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隊軍來遇見林木中



呂布敗走逢陳宮



國志傳二卷畢

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却無一人敢投寨中鼓聲大振疑惑不寧寨後一彪軍出相  
兵趕來砲聲響處堤內伏兵出二夏侯典李樂驟馬殺來呂布  
回見此六將料敵不過落慌而走健將成燕被樂進一箭射死布  
軍三停去二敗卒去報陳宮上料城難守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定  
陶而去操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三族  
盡滅張颯投表術山東一境盡被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呂  
布正走路逢衆將皆回宮亦尋着布曰軍士雖少再尚可破曹操  
再引軍來勝負如何

糜竺言備勿納布



李淮郭汜亂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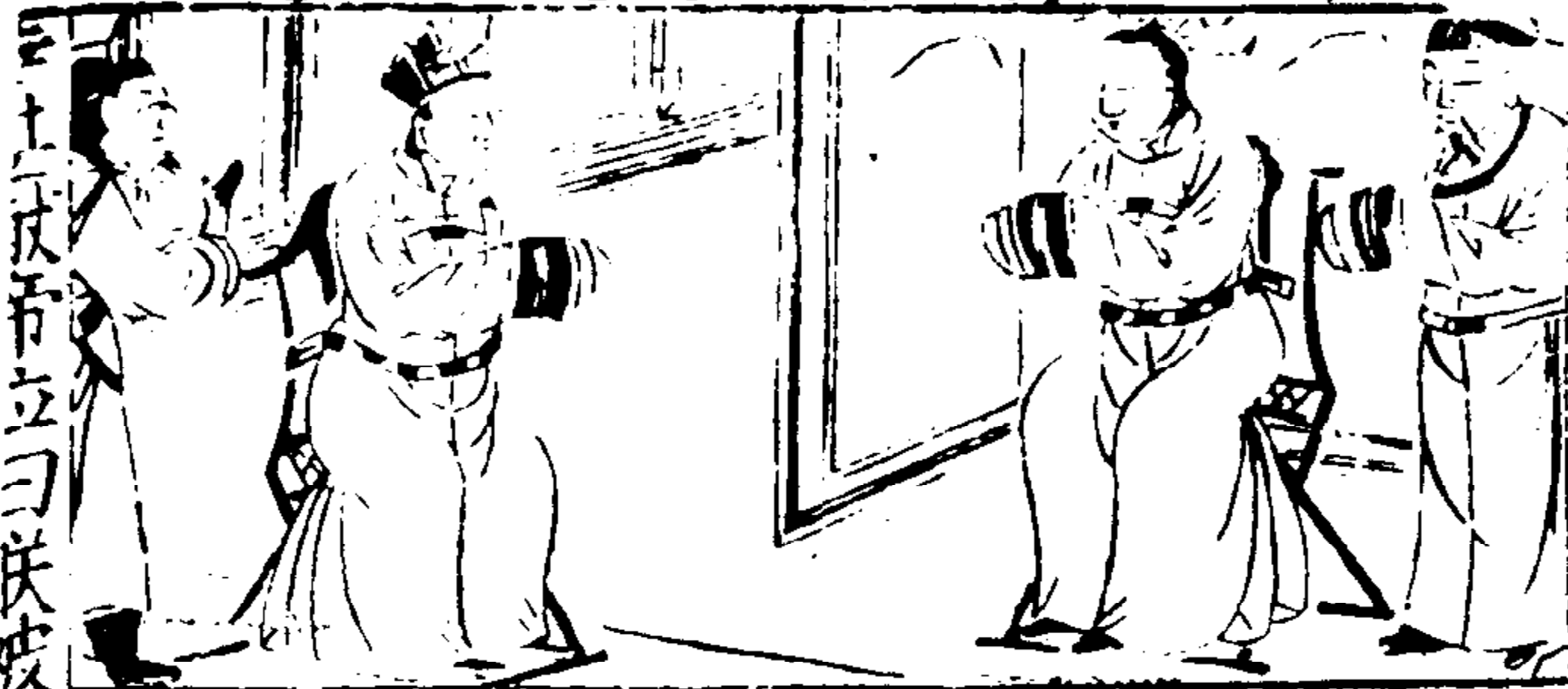
書林

喬山堂

梓行

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呂布於徐州布聚敗殘軍馬皆來會  
 集欲再與操決戰陳宮曰今操勢大未可與爭鋒先取安身再或  
 未遲布曰今當何往宮曰近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  
 氣力別有良圖布信其言逕投徐州守界軍士報玄德玄德曰布  
 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郭遠接糜竺曰呂布虎豹之徒不可留留  
 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若非布罷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  
 亦出布之力也若妻徐州吾當相讓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歌歌  
 心腸或好雖然如此也須提備玄德引軍數千出三十里接着呂  
 布並馬入城布曰自從奉詔討殺董卓之後飄零關東諸侯盡不  
 相容昨聞公借力取徐州布因此讓兗州以分其勢及遭曹操之  
 机變累及張邈特來與使君共扶漢室未審尊意若何玄德曰陶  
 府君歸天無人管領因此今備權攝州事今幸得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願納印

# 呂布奔投劉玄德



請將軍受之呂布却欲待接見玄德背後關張欲意擊劍遂乃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

能作川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怎敢壓主請使君勿得疑焉遂設大宴相款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以善心待人人必不負於我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於後堂令妻女出拜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受禮開張斜目頻視張飛拔劍大叱曰我歌歌是金枝玉葉你  
 是人家奴怎敢叫我歌歌做兄弟玄德喝令關羽拖張飛出又陪布話曰劣弟酒后狂言甚勿見責希然上無言次后呂布來詳玄德要行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備昔日屯扎之處將軍莫嫌窄狹權下此歇馬如何錢糧儘有布謝玄德自引軍馬投小沛去了玄德深責張飛却說曹操平了汝穎山東功奏朝廷除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催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將軍橫行朝廷人莫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云自今曹操屯馬步精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若得此人扶持仕襮勦滅奸黨天下

三十一成帝立司庚戌惟記二成其後以矣觀其行事甚如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

郭汜與甲兵伐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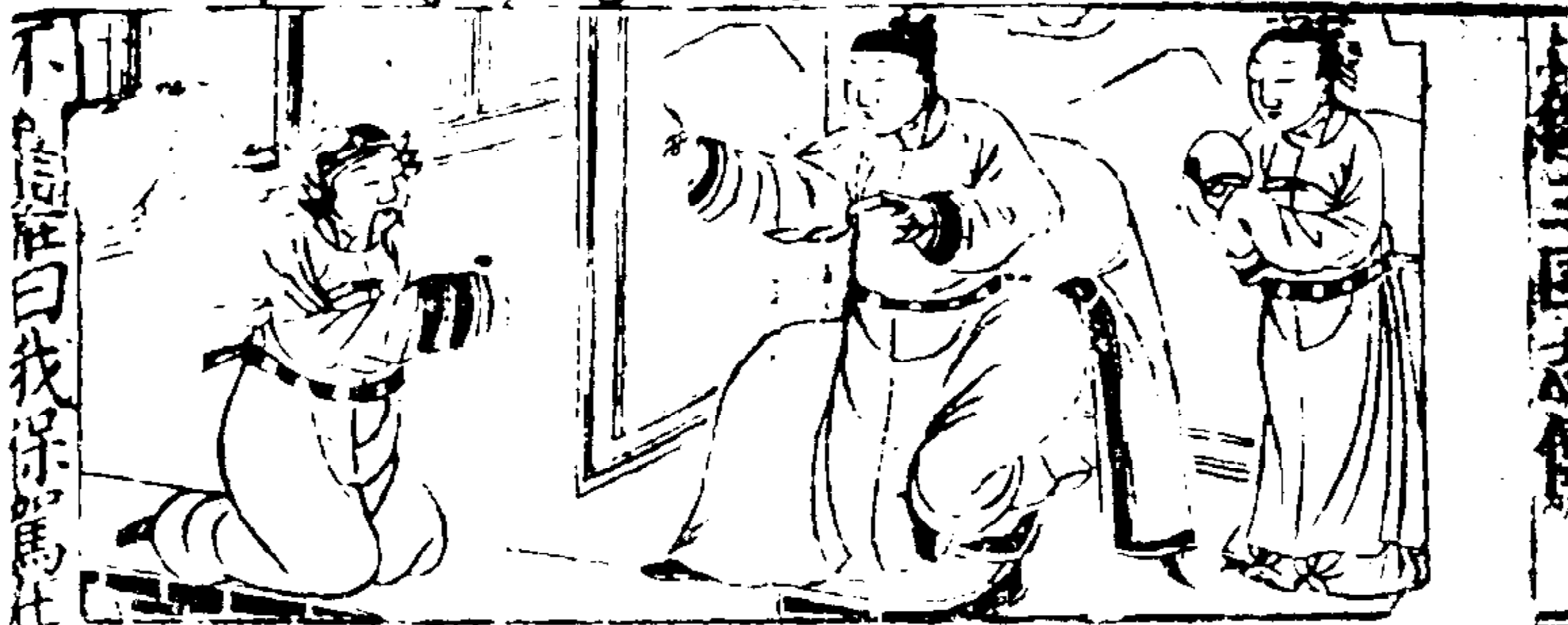
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掃清奸黨以安萬

姓帝曰何如彪曰臣令老妻入郭汜府於汜妻處歛友問計二賊必自疑也歛帝親書密詔付揚彪令夫人入郭汜府告其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汜妻曰怪見經宿不歸正有此事數日汜欲催府庭席妻曰催性難測今二雄不並立倘爾食毒妾何能何也未信晚間催府送至食來汜妻令二女埋毒於內方始歛入汜便食之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與夫試之夫死汜自此疑催一日催會於朝堂邀汜還家飲酒大醉而歸半夜壯腹攪痛妻曰必中毒急絞漉汗漉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汝共圖大業今日榮貴汝便害我不如先反免遭毒手整點本部甲兵意欲殺催上心腹人飛報消息催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點起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家合兵數萬長安城中民多塗炭御膳皆減帝后不免於亂寒靜軒先生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上漢世 上下相承十二帝 桓靈無道宗社隳

閣宦擅權為叔季 無謀何進作三公 欲除社鼠招奸雄

# 帝后垂淚罵李催



豺獺雖驅虎狼入 西州逆豎生淫凶 王允赤心托紅粉  
 致令董卓成寸盾 渠魁殄滅天下寧 誰知李郭心懷憤  
 神州荆棘爭奈何 六宮飢饉愁干戈 人心既離天命去  
 三雄割據分山河 后王觀此存競業 莫把金甌等閑缺  
 生靈糜爛肝腦塗 刺水殘山多怨血 我規遺史不勝悲  
 今古茫茫嘆黍離 人君當守苞桑戒 太阿謹執全綱維  
 伏皇后淚滿衣襟李催殺退郭汜當夜移車駕使校尉李先監往  
 內外斷絕內侍皆有飢色帝令人問催求米五斛牛肉五具欲賜  
 左右催怒曰朝哺上飯何用米為也勉意典腐肉爛牛頭皆莫不  
 可食帝罵曰如此相欺之甚也侍中楊彪急奏曰催是邊鄙之人  
 習於夷風已久那知所犯悖逆願陛下忍之帝乃低頭无語淚盈  
 龍袖左右忽報一路軍馬鎗刀輝日金鼓振天而來救駕人報乃  
 郭汜帝心轉愛鳩外喊聲起如李催軍也到西邊擺開李催出馬  
 鞭指郭汜而問曰我待汝不薄何謀害我也汜曰汝乃反賊何為  
 不問曰我待汝不薄何謀害我也汜曰汝乃反賊何為

# 李催郭汜併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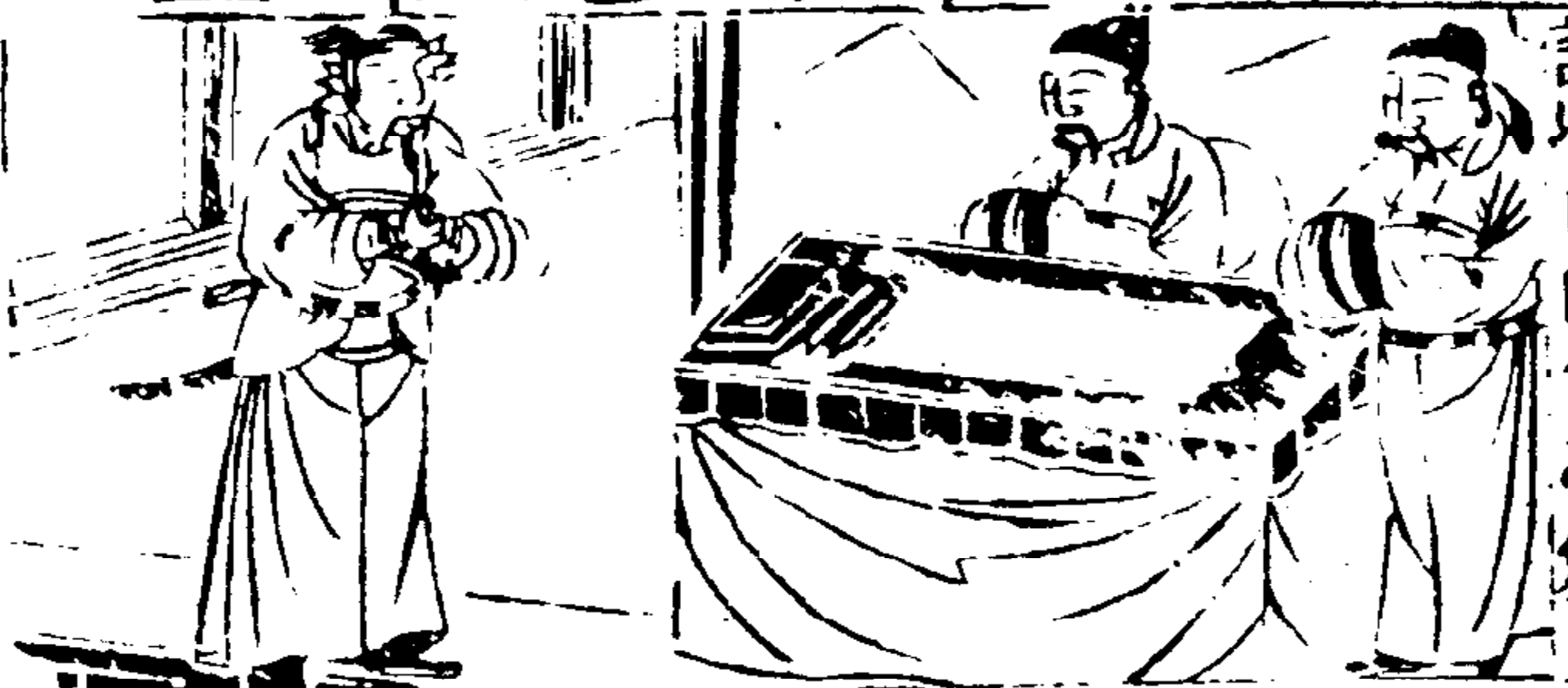


表和你併個輪贏郭汜挺鎗來殺李催舞刀相迎戰十餘合勝負未分太尉楊彪指

馬舞刀而至大叫曰司馬將軍且留步老夫請起眾官典二將軍和鮮于休復各自還營朱儁楊彪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員先去郭汜營中勸和汜將軍官僚盡皆監下眾官曰欲何為耶汜曰李催劫得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彪曰一人劫天子一人負公卿此何行也汜拔劍欲殺之中即將楊密勸住只放楊彪朱儁其餘都監在營內彪與儁曰為社稷之臣不能扶君救主空主於天地間言訖與儁相抱而哭二人昏絕於地成病而死兩邊每日斬殺五十餘日死者無數李催平生喜左道邪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營帝每日帝哭侍中楊琦密言曰臣觀費瑯事李催中心未嘗忘君陛下何不切告之正說之間費瑯至乃屏左右號哭拜曰伏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若肯憐漢室垂救朕一命瑯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勿多言臣自圖之帝謝瑯出少刻李催入見帝腰帶寶劍手挽鉄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劍環立於帝側催曰郭汜不仁欲謀聖上監禁公卿非臣則陛下亦被汜之虜矣帝拱手稱謝催出外問

曰郭汜不仁欲謀聖上監禁公卿非臣則陛下亦被汜之虜矣帝拱手稱謝催出外問

# 李催帶劍見帝王



諸將曰內侍帶劍交於帝側莫非有害吾之心麼賈翊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催笑入帳中其時僕射皇甫鄴入見天子帝知鄴能言語令去和靜兩邊鄴持詔先到記營說記記曰如李催放出天子我便送公卿還長安鄴却來見李催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州人乃令勸二公記亦奉詔公意若何記曰吾有敗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下共之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進吾等耶必誅之鄴曰不然公聞昔有突后弄情甚吾不思患難以致滅二董太師之強君所自見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頃頭懸交竿此乃勇而无謀也今將軍為上將把鉞仗節子你握權宗族倚光今郭記劫質公卿將軍協制至尊誰為怨耶李催大怒拔劍出指曰天子使你唇舌大臣先斬汝頭后殺天子此吾之志也

## 楊奉董承雙救駕

李催欲殺皇甫鄴催將都尉楊奉諫曰今郭記未除而殺天子則記與兵有名諸侯皆為之助也賈翊亦勸催怒乃息翊挂皇甫鄴

鄴叱呼曰李催不奉詔命欲殺漢君自立侍中胡越急止之曰李催侍公不尊可知也

# 催令王昌追殺鄴



之言言思於身不利脚吐之曰胡賊才汝為朝廷輔弼之臣何如此之佞也我累世受

恩主辱臣死理之當歟為國家之事彼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尤焉

不絕帝知之為... 胡人皆... 去催和鄴去大... 催曰鄴去... 曰此皆...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胡人皆... 去催和鄴去大... 催曰鄴去... 曰此皆...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去催和鄴去大... 催曰鄴去... 曰此皆...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催曰鄴去... 曰此皆...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曰此皆...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果曰吾等...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賊以故...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漏泄宋...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殺到四...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汜常來...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陝西來...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不從者...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表大喜...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表大喜曰朕思水都久矣今幸乘此我得幸也詔拜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庫進糧食



# 郭元領兵追蹇



酒肉供給百官記放百官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催遣羽林軍數百人各提長戟護送  
 蹇與夜過新豐至霸陵橋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喊聲大作數百軍  
 兵殺至橋下攔住車駕勸轂問曰此何人也侍中楊琦拍馬上橋  
 言曰此人漢天子車駕休得无礼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之命  
 守把此橋以防奸細既有天子難以佳信須揭見之楊琦交揭  
 車帟帝曰朕躬在此軍何不退衆將皆稱万歲分於兩邊駕乃得  
 还記軍回報郭元曰我正欲結車駕丹入郡塢以圖大事你如  
 何放了過去二將曰其不知將軍主意記怒曰如此慢我大事速  
 令斬了二人起軍來趕天子正望華陰縣背后喊聲大振將軍趕  
 來大叫車駕休動轂帝聞后軍趕來哭对大臣曰誰却狠穴又逢  
 虎口軍兵至近一派鼓聲從山后出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湯  
 奉四守元來自離李催屯兵於中南山中特來保駕記將崔勇出  
 馬大罵楊奉李蒙之賊奉怒而動陣中曰公明何在二將手執大  
 斧直取崔勇馬交加一斧砍崔勇於馬下殺入陣中劈死无数

記軍大潰湯奉收車來曰天子帝下車將軍曰郭元領兵追蹇

楊琦重承雙保馬



自斬賊者何人奉引其人拜於車下奉云此人乃河東上陽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暉

帝慰勞之楊奉保車駕行至華陰縣設煨共火服飲膳供給天子  
是日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次日再整軍馬殺奔奉營來徐晃當先  
出寨殺散賊兵郭汜大隊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圍在垓心正危  
急間忽聞東南角上喊声大作賊眾奔潰徐晃乘時殺出接應內  
外攻擊汜兵大敗此人來見天子乃漢室貴戚國舅董承也引千  
餘軍特來保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殺此  
二賊以清天下帝令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攻  
軍撞見李催言董承楊奉救駕注必農去了若到東都必須告天  
下諸侯共伐我等三族皆不法保守美催曰如今張濟占據長安  
未敢動我和你兵一處至必農殺了漢君共分天下有何不可因  
此二人殺奪地面所過一空趕近東澗楊奉董承知賊勢遠來遂  
勒兵回大戰於東澗催在左汜在右漫山寨野軍馬推來楊奉董  
承兩壁較方保護得天子皇后車出百官宮人符策典籍一應御  
用之物及皆拋棄被催軍士掠去殺死者不可勝計催遣軍盡入弘農殺掠奉承

# 帝后步行避賊兵



保車駕走陝北催汜分兵趕來奉承一面使人來與催汜陪話曉是人傳詔往河東詔  
 故人白波斯李樂韓暹胡萬三處軍馬聞天子詔命救罪賜官如  
 何不來並皆拔寨起兵來與楊奉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李  
 催郭汜但得之處劫掠百姓老幼者殺之少壯者充軍臨敵之際  
 盡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等軍都只是貪擄之  
 輩被催汜令軍將衣服等物拋棄於道果然催兵到會於曹陽李  
 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於隊伍催起軍四面趕來李樂  
 軍大敗殺得屍遍地原血盈溝壑楊奉董承支撐不住保車駕地  
 走背後催汜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金鼓不絕  
 滿天火紅胡萬被亂軍所殺殺振地相連百餘里奉見賊追甚  
 急請天子上皇后棄了車駕步行到黃河邊李樂去尋得一隻小舡  
 作渡時天氣嚴寒帝與后皆欲僵倒扶到岸邊舡後面火鼓交攻  
 甲兵驟至奉曰可解馬韉繩連接拴縛帝腰放下舡內人叢中皇  
 后兄伏熊抱給十疋至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以綃抱帝令弘負之  
 乃

漢帝后登舟避難



駕今奉駕還洛陽

於水中渡過帝后

於水中渡過帝后者哭鼓不絕其爭李上渡船扯者無數既渡岸北楊  
 奉尋牛車一輛帝后至陽城是日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  
 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因次日早封李恣為征西將軍韓暹  
 為征東將軍帝上牛車欲行忽二人臣尋到拜於前乃太尉楊彪  
 大僕韓暹帝后痛哭近侍寺上有二十餘人無不下淚韓暹曰催  
 已二載頗信臣言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勉強飲食  
 韓暹去了李樂請帝奉軍營暫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上御  
 車馬至安邑居於茅屋中李樂韓暹又無門閉四邊旋插荆棘離  
 洛帝與大臣謀事於茅屋中軍士伏於籬下觀望互相鎮壓以為  
 觀笑時士輒使婢僕送濁酒粗食與天子勉強勉之韓暹說催已  
 二載方始罷兵是時歲大飢荒百官皆食濕菜餓死者遍地何內  
 太守張揚送糧肉供給天子河東太守王匡送絹帛以衣之董承  
 楊奉商詠一面交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  
 謂李樂曰洛陽乃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地面如何容留車  
 駕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寺只在此承收拾奉駕起程李樂出相道

# 百帝早朝中



人結連李催郭汜

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擺布軍士護駕疾走  
奔箕關李樂盡務本寨軍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至山下大叫  
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天子聞知心膽亦裂只見山上火光  
起

## 遷李重曹日探秉政

李樂令軍詐呼李郭將軍到主卒皆驚楊奉曰此乃李樂詐呼  
也隨命徐晃去迎正遇李樂兩馬交處一斧砍樂於馬下殺散餘  
黨保護車駕得渡箕關太守張揚載糧食給帛迎天子於軹道帝  
封張揚為河東揚辭帝中兵於臨王帝入洛陽見市井荒蕪街道  
瓦礫滿月官高草宮院中只有頽垣壞壁而已旋蓋小殿帝后居  
之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是歲大荒穀改興平為建安元年  
洛陽舊民新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外剝樹皮掘草根而食  
之尚書郎以下盡出採樵者皆餓死墻壁間漢末氣數衰敗無甚

血

血

血

血

曹操遣帝便詔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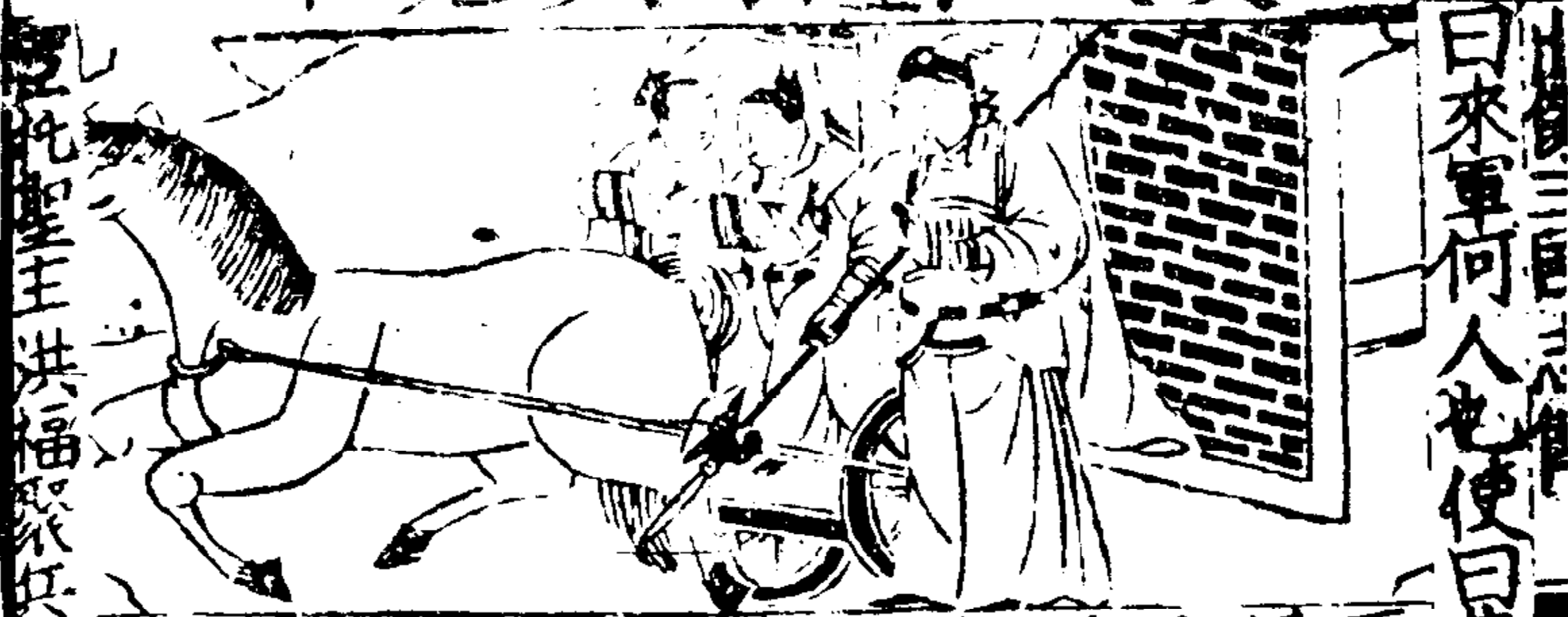


子孫懦弱奸雄起

但見塵埃蔽日金鼓喧

氣數凋零盜賊狂 看到二京遭難處 鉄入無淚也 西皇  
 大尉楊彪奏帝曰前蒙手詔未嘗發遣今曹操山東屯兵數十萬  
 可宣入朝廷以輔王宗帝曰朕既有密詔矧何必再奏即便差往  
 却說曹操在 山東聞車馬還洛陽聚眾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  
 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編素而天下歸正近自  
 天子蒙塵將軍首興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聖輿旋轉  
 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  
 大畧也扶弘農以致英雄大德也四万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  
 早定使英雄生心後慮亦無及矣操乃大喜正欲收軍起程會有  
 手詔至操待天使於驛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重未備城郭崩  
 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催郭汜兩個盡起大隊人馬殺奔洛陽來帝  
 大驚彪曰使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暹曰臣請出戰  
 董承曰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奈何人報催汜軍  
 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步行相隨行不一舍之地  
 但見塵埃蔽日金鼓喧天帝后戰慄不能言但見一騎飛馬來到車前乃山東來使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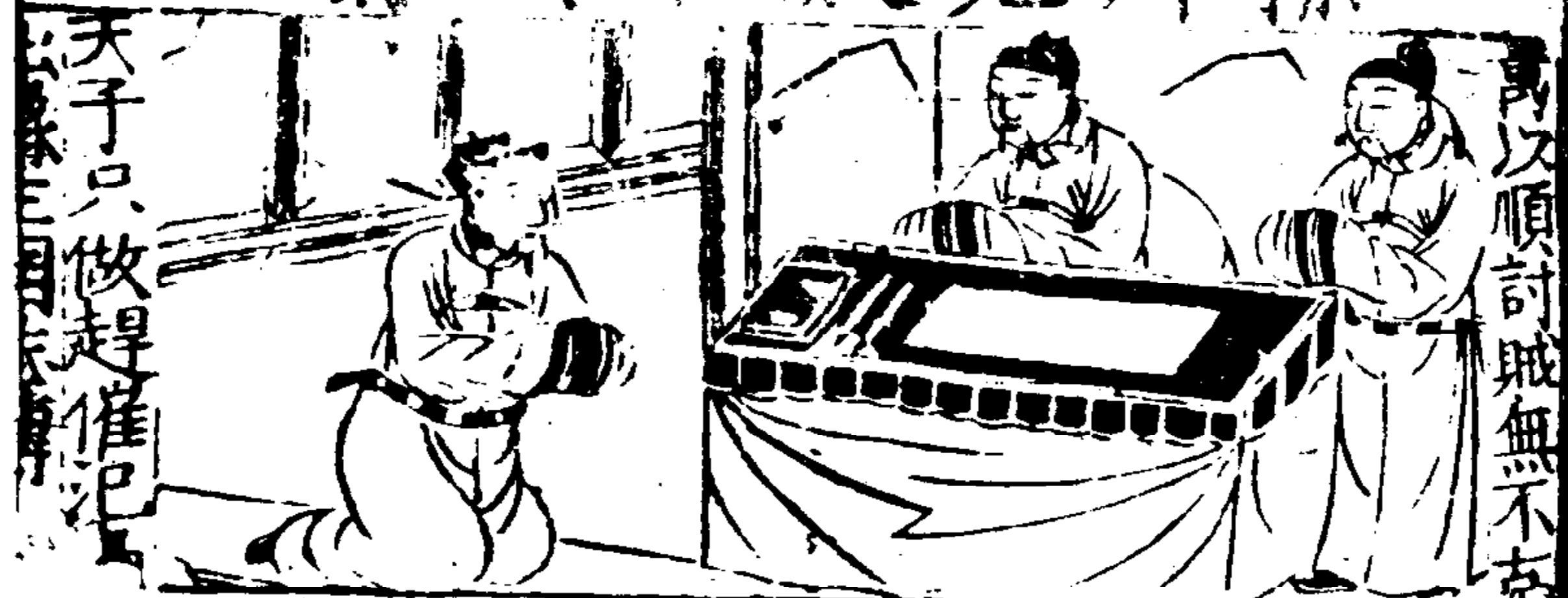
夏侯惇引兵見帝



曰來軍何人也使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傕郭汜軍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數十員精兵五萬先來帝心稍安少刻夏侯惇引許褚典當來車前面君而言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驅馳朕無可賜惇奏曰主公曹將軍恐賊化關故先令臣等來保駕却才道罷侍臣又報正東又有一路軍馬到帝舉手失措惇拍馬觀之便來回奏陛下放心乃曹探軍親到面見天子聲喏帝問何人惇奏領兵者乃曹將軍弟曹洪別將李典樂進也洪奏曰臣兄聽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又差臣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是朕社稷之臣也催洪知有救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量度也與曹洪分任兩翼軍馬先出坂軍後隨盡力一擊催洪賊兵大敗斬首萬餘級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曹洪屯其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軍馬來到帶三千鉄甲馬軍入城屯兵列內前請大臣迎引八拜操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上殿問勞軍操奏曰

臣先聖王洪福聚兵山東朕承恩賜恩報無門惟此無端罪惡請死臣有精兵四十餘

操見敵而投



天子只做得趕催

萬以順討賊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為重帝封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謝恩畢即日使進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催汜知曹操遠來商議欲速戰賈翊諫曰不可操有數十萬之眾文官武將不計其數不若倒戈卸甲投之以求免本身之罪操曰汝敢滅吾銳氣牽出斬之眾將告免是夜賈翊棄了李催車馬去了次日催汜大起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曹洪許褚典常引三千鐵騎於催汜營中衝突二遭却才布陣陣完處催汜子李暹李別二人立馬陣前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回答許褚飛馬過來一刀先斬李暹於馬下李別吃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一手提刀一手雙挽兩頭回陣人不敢近操拍許褚背曰當今之樊會也操引夏侯惇領兵左出曹洪右出操自中間衝陣鼓声响處一齊進兵催汜兵大敗操親掣寶劍押陣連夜勦賊不要停止星夜追趕李催郭汜軍馬三停已去二停催汜望西逃命曹操屯住軍馬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個商議曰目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不若奏請本部軍兵東屯大梁看机而变因叫二人要去漢帝阻當不



# 董昭言操遷許都



佳帝遣使一人齎節詔操入宮議事操聞使至請入並坐問曰君居何處對曰某舉孝  
 廉舊從表紹張揚作從事見二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  
 故來相覲官封正議郎濟陽定陶人也姓董名昭字公朗操避席  
 起敬曰聞名久矣幸得相見置酒帳中相款忽有人報曰一隊軍  
 望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欲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催舊將楊奉  
 與白波斯韓暹畏明公之勢引兵望大梁而去不可追操曰莫非  
 疑操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慮之又問催汜此去若何昭曰  
 此去虎無牙爪鳥無羽毛不久皆為明公所擒耳無足介意操見  
 昭言投机便問曰請問朝廷大事若何昭曰明公興義兵以除暴  
 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諸將人殊爽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  
 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觀望冀得獲  
 安今復移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美其多  
 者行之操執昭手大笑曰此孤之大志也又曰楊奉在望大臣在  
 朝事節若何昭曰易也 以書與奉且安其心大臣問之則曰京師

無恨欲車駕暫留許都也 昭曰此皆欲然也

操听二荀



大喜曰願公早晚相從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原宥

見二人於黑地密語... 今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 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 承漢天下者必魏也... 操曰董昭言還... 許都之事若何... 公土命也許都屬土... 必有王者興操抱頭而言曰天道深遠... 不可知也操意遂决次日引軍入洛陽... 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粮米艱辛... 粮民物足隆可以幸矣... 曹操之勢莫敢言不可者... 行未数程地面高林忽然喊鼓... 大舉楊奉韓暹引軍... 欲劫車駕何往操出視之見晃神威... 斜斜暗称奇操後許褚出馬與晃交

# 滿寵說徐晃降曹



徐晃其良將也不忍以刀併之思一計誘過來奉邊何足憂也  
 人出言主公勿憂其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晃  
 營看緊慢說之使降主公若何操大喜之乃視是山陽人也姓滿  
 名寵字伯寧見為行軍從事操即令行說滿伯寧扮作小卒雜於  
 隊中偷入晃中軍帳前從事見晃渾身披掛於燈下看書寵徑入  
 長揖曰故人安樂否晃視之久乃曰莫非山陽伯寧否寵曰然也  
 晃曰何故致此寵曰曹將軍在兗州請我為從事今日偶見公在  
 陣上耀武吾甚惜之故不避一死而來以公之勇世之罕有何故  
 屈身於揚奉韓暹之下耶曹將軍世之英雄力扶漢室極救生靈  
 今日陣前不忍令健將與賊死戰故遣寵來公何不背暗投切耶  
 晃謂然嘆曰吾固知奉非為事業之人爭奈相隨已久不忍相背  
 寵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大丈夫知而不決非丈夫也  
 晃起而謝曰願聽公言寵曰何不速殺奉而為進見之功光曰  
 以臣賊主大不義也吾人為之寵曰公乃有志之士遂對張飛曰

# 操入許都封官爵



操早有人去報中軍楊奉引百騎追趕徐公到山頭上大呼徐晃休走山頭上火把  
齊明曹操大喝曰吾等奉賊多時休走山下伏兵齊起來捉楊奉  
還復如何

呂布月夜奪徐州

曹操號火起伏兵圍住楊奉韓暹急引軍來救被操而邊夾攻奉  
遲兵亂大敗軍多半降曹暹勢孤去投袁術以圖安身操得徐晃  
為將大喜心蓋駕到許都旋造宮室殿宇立太廟社稷台省院衙  
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十二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賜曹操處置  
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以荀攸為軍師荀彧為侍中尚書令郭  
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曹操任俊毛玠為典農中郎將時都  
督錢糧程昱為東平相屯兵范城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令夏  
侯惲為涿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徐晃皆為校尉許  
褚典常為騎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操朝中  
大臣有事先稟操然後敢奏操既定大事乃設一宴於後堂請謀  
計曰吾已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等扶助之力也吾所憂者袁術袁紹耳此二

# 操封劉備徐州牧



人無有不可備劉備也徐州呂布今投劉備上養於小沛三人若中起事之心賊太  
 患公等有何計可除之許褚進曰願借精兵五百某斬劉備呂布  
 之頭獻於丞相苟或曰將軍雖勇不如用謀許都新定未可動兵  
 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譬如岩下一對餓虎往來爭食若  
 上投下肉去其虎必爭二虎共爭一虎必死一虎既死此虎亦可  
 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牧未得詔命可特封劉備正授徐州牧密  
 書一封教殺呂布事成劉備亦可備事不成呂布必殺劉備矣此  
 名二虎競食之計操曰然即差使命封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  
 侯正授徐州牧又付密書便行却說玄德在徐州聞操汗帝都於  
 許却欲使人稱賀忽報天使至出迎拜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待天  
 使便言丞相於天子之前力保使君故先頒此恩命玄德感無  
 盡坐間取出私書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商議席散使於館驛中  
 歇玄德連晚請糜竺孫乾關張共議關張曰臣等皆無義之人  
 况殺之何得玄德曰他人身極賤空而來投我殺之大不義也飛

人無有不可備劉備也徐州呂布今投劉備上養於小沛三人若中起事之心賊太  
 患公等有何計可除之許褚進曰願借精兵五百某斬劉備呂布  
 之頭獻於丞相苟或曰將軍雖勇不如用謀許都新定未可動兵  
 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譬如岩下一對餓虎往來爭食若  
 上投下肉去其虎必爭二虎共爭一虎必死一虎既死此虎亦可  
 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牧未得詔命可特封劉備正授徐州牧密  
 書一封教殺呂布事成劉備亦可備事不成呂布必殺劉備矣此  
 名二虎競食之計操曰然即差使命封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  
 侯正授徐州牧又付密書便行却說玄德在徐州聞操汗帝都於  
 許却欲使人稱賀忽報天使至出迎拜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待天  
 使便言丞相於天子之前力保使君故先頒此恩命玄德感無  
 盡坐間取出私書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商議席散使於館驛中  
 歇玄德連晚請糜竺孫乾關張共議關張曰臣等皆無義之人  
 况殺之何得玄德曰他人身極賤空而來投我殺之大不義也飛

張飛殺布勸止



朝拜送息命至特來相賀却才拜下張飛舉劍上廳殺呂布玄德慌忙攔住布大驚曰

翼德何故只要害我張飛人叫曰曹丞相道你是無義之賊交  
歌歌殺你布曰我與你無冤玄德與呂布入後堂告訴將出操書  
令布看布泣曰此是操賊令我兄弟不和玄德曰兄長勿憂備與  
無此心縣中錢糧缺少小弟一應付布謝備送出城外酬別而  
去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是曹丞相疑我和呂  
布做一處故交我兩家互相併吞他却坐視成敗而取事乃兩雄  
不並立之計也羽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了此賊以絕後患玄德  
曰非大丈夫之所為也使回就書謝表并呈曹操云容緩上旨之  
使回見操言備不殺呂布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  
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可暗使人去表術問就報玄德上表要  
掠南陽地却使術起兵攻備又明降詔令劉備起軍伐表術兩兵  
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乃驅虎吞狼計也操喜先發人報表術次  
發使往徐州領了聖旨便行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到出郭迎接  
謂令便起軍討表術玄德領令使者曰糜竺曰此又是曹操討玄德曰雖是曹操討

# 雲長斬荀正天勝



天命不敢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人數玄德曰二弟之中誰可守關  
 羽曰弟願守把玄德曰我早晚欲得雲長長謀事如何離之張飛曰  
 小弟願守玄德曰汝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不從人諫其故不  
 放心張飛曰小弟今後當改士卒不打諸般聽從人諫玄德曰若  
 如此吾何憂慮糜竺曰只恐言不應口飛怒曰我跟歌上許多年  
 未嘗失信敢欲料吾耶玄德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為  
 軍師早晚令吾弟少飲酒休要失事玄德分付了領軍馬步卒三  
 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聽知劉備上表欲吞吾州郡大  
 怒曰汝編席販履之徒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我正欲伐汝  
 汝反欲害我乃呼上將紀靈起兵十萬來奔徐州兩軍並會于許  
 昭玄德軍少依山結營傍水下寨紀靈乃山東人也手下戰將極  
 多是日紀靈引軍出戰與玄德兵合兵提刀出陣大罵劉備安敢  
 假我境界玄德曰吾奉明詔以順討賊汝將欲反何得不誅紀靈  
 大怒拍馬舞刀來犯玄德關羽大怒喝曰有吾在此與靈約戰二  
 子餘合兵喝山停關羽回靈別遣將前正出馬關羽曰只恐靈來與我決戰正曰女

張飛設宴待同僚



無名下將非吾紀將軍對也關羽人怒直取荀正交馬兩合一刀劈正於馬下玄德

軍殺進衛兵先與退守淮陰口並不交戰常常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軍殺敗兩邊相持勝負未分却說張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並委陳元龍管軍机大事自行掌管飛和云乃設一宴遍請各官過席是日筵上張飛開言我歌歌臨去分付我少飲酒恐失事今日請眾兄弟盡此一醉明日祭酒都休推辭務要痛飲凡事幫助我保守城池酒把到陶謙故將曹豹眼前豹言曰從來人成不飲飛曰斯殺漢如何不飲我要你吃一盞暢飲大醉又起把盞勸曰交臂不能飲飛曰恰才飲了何故詐也豹苦推不飲飛曰這我將令可打一自背花喝軍捉下陳元龍曰不可玄德使君曾說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事休來惹我曹豹曰看我女婿之面饒過飛曰誰是你女婿豹曰吕布是豹之女夫也飛大怒曰汝說吕布來說我吾本不打你借你背打吕布諸人勸不住打了五十背花衆官告住皆散曹豹歸家恨張飛痛入骨髓連夜差人賁一封書來小沛見呂布布得書看了曰玄德已往淮南可乘飛醉倒來取徐州今若



# 張飛挺矛殺曹豹



挫失悔之晚矣布連夜請陳宮商議宮曰只居小沛何日崢嶸今若不去取宮必去矣  
 布備赤兔馬全付披掛先引五百騎望徐州來陳宮高順隨後進  
 發只行四五十里人馬便到布來城下時却才四更月色澄清城  
 上並不知竟布到城門邊叫云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曹豹軍報  
 豹豹上馬到城上看知使令軍士開門入得城時喊殺大舉張飛  
 在府中醉倒左右急報搖醒慌忙披掛縛衣八蛇矛上馬呂布軍  
 都到飛出府外迎見呂布酒醉不能戰布知飛勇亦不敢追飛殺  
 出東門曹豹見飛又無護送遂引數騎來趕飛見豹大怒挺了矛  
 迎戰數合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矛刺下和人帶馬死於水中飛  
 於城外招呼士卒出戰者盡趕飛投淮南而去布入城中安撫居  
 民另發軍一百把守玄德宅門令諸人不許報入此是呂布兄弟  
 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說曹豹敵門呂  
 布夜襲徐州眾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問飛曰嫂  
 嫂安在飛曰皆隨公城中玄德默然不語關羽曰汝當初要守城

詩兄長分寸其來人自成地又其不度上又留了女為可日百前日來也心長也心長

布取玄德回廣陵

孫策大敗太史慈



孫策大敗太史慈

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而言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夫婦如衣服吾三人桃園結誓同生死今日雖無了城池小事安忍交兄弟中路而亡也呂布擄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畧救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紀靈之事表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呂布糧五萬斛金銀五百錠綵段一千疋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引兵萬餘襲玄德後玄德知布兵自後而來乘陰雨夜掣兵棄軒轅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與紀靈相見言溫侯特令順來助戰密所賜之物靈曰公且回下邳容某回見主人那時相送順別回見布開術書云劉備未除待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怒表術爽信欲起兵伐之陳宮言不可術曰壽春兵多糧廣未可使面不如請劉備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令備為先鋒那時先取表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呂布用其言暗使人去取玄德回兵至廣陵又被

術兵劫寨折兵大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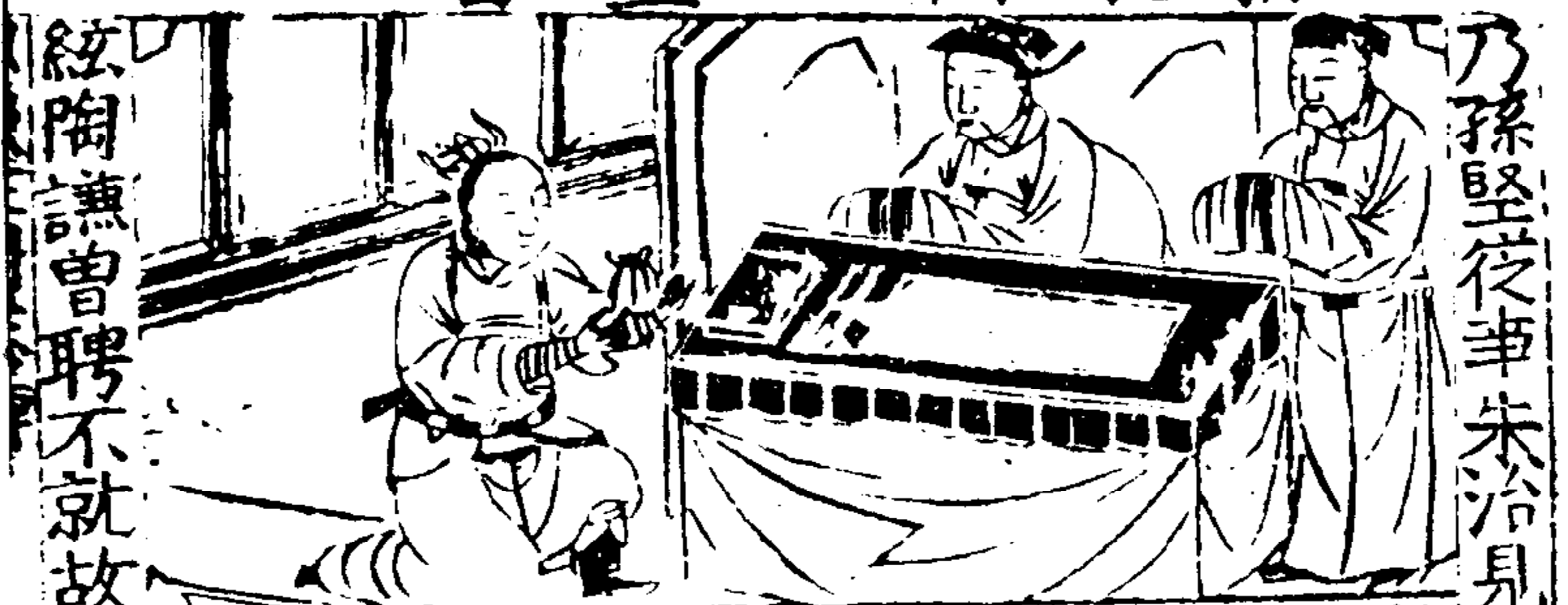
回來正遇布使玄德得書大喜便投徐州來關張曰呂布義薄雲天

# 夫人告備言布德



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以好心待我我不必疑也布恐玄德疑先使人送老少選其  
 夫人對玄德言布使甲兵一百圍宅門諸人不得輒入常使婢妻  
 送物來未嘗有鈇玄德謂關張曰吾知呂布非無義人也入城去  
 謝飛恨布不往先引玄德老少往小沛去玄德入見布拜謝布曰  
 非吾奪汝城池汝弟張飛在此飲酒害人吾故來守之備曰玄德  
 欲讓兄久矣布虛再讓玄德力辭宴罷還屯小沛駐劄關張心內  
 不悅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布遣人送糧米  
 布帛兼令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表術大宴將士  
 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來術喚策至拜於堂  
 上問勞已畢令坐飲宴元來孫策自父喪之後居江東禮賢下士  
 後因陶謙與策爭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移母弟并家屬居於  
 曲河自投表術上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即死復何恨因  
 此表策為懷表校討令引兵去伐陸康得勝而回當日席散策歸  
 營寨見術不悅已官心中轉悶思父如此英雄獨霸江東今日到  
 我不及一故殺而見一人自外入張表曰伯符有何不決之事而自苦也觀之

孫策玉璽當兵



絃陶謙曾聘不就故來江東避亂深明九經貫通諸子何不請之策乃親到其家拜張

乃孫堅夜事朱治見策發悲曰汝父在日用我今日何事如此策請治對坐曰策所哭

者不能繼父之志也治曰汝何不問袁術借兵往江東救吳景實

當大業父居入下非丈夫也忽有袁術謀士呂範入曰公等所謀

吾已知之吾手下精壯百餘暫助伯符策大喜請坐三人共議範

曰吾恐袁術不肯借兵策曰吾將先父玉璽以為質當範曰術有

心久矣次日策笑拜見術曰父仇不能報母舅吳景被揚州刺史

劉繇追逼甚急策老小皆在曲河必被劉繇所害策欲問叔父借

精兵數千救應恐伯父不信今將先父遺下玉璽為質當術取

璽視曰吾非要你玉璽叔留在此我把兵二千馬百匹與汝平定

之後即當送還汝名微小難掌大軍我表汝折行校尉除寇將軍

領兵使行策謝領朱治呂範二將程普黃蓋韓當前至歷陽路逢

周瑜見策下馬共訴衷情瑜曰願施大馬之勞共當大業策曰吾

得公瑾大車濟矣令呂範朱治相見瑜曰將軍欲濟大事不知江

東二張乎彭城張昭博覽群書善畫隸字兼明天文地理廣陵張

紘陶謙曾聘不就故來江東避亂深明九經貫通諸子何不請之策乃親到其家拜張

# 張英與黃蓋交戰



張英與黃蓋交戰

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謀校尉進兵攻劉繇七字正札東萊嚴平

人久漢室宗親屯兵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守曲河有彭城  
相薛礼下却相於融引兵助劉繇七知孫策兵屯歷陽張英曰其  
引兵屯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不能近矣帳下太史慈因辭了北  
海之圍特來見劉繇曰听得孫策兵到願任先鋒繇曰汝未可為  
大將只在吾左右听用史慈不悅而退張英到牛渚運糧草十萬  
校即閣策引軍到張英與黃蓋戰不數合忽報張英寨火起英急  
退兵敗走深山而逃寨後放火二將來見孫策曰我二人一个乃  
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个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  
和平因為世亂在洋子江劫掠今聞將軍招賢納士特引四千兵  
馬來投策大喜用為行軍校尉及得牛渚糧食軍器進兵柘亭嶺  
張英敗見劉繇上怒欽斬之却得薛礼於融勸免融屯江秣陵城  
繇於柘亭嶺南下寨策在石頭山下寨策問鄉人曰父聞嶺上有  
武廟今还在否鄉人曰廟傾頽無祭策曰吾夜夢光武相見當

太史慈大戰孫策



韓當周泰與欽共三十騎跟策到廟禱曰策能江東立業重修廟宇四時承享拜畢上

馬回顧諸將曰吾去觀劉繇寨柵衆將阻當不住伏路軍飛報繇  
知繇曰此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曰此時不擒孫策  
更待何時乃有一小將曰史慈猛將也吾可助之衆將皆笑孫策  
看寨半時正回嶺北只听得大叫孫策休走回頭視之見兩騎飛  
下嶺來與策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慈見策鎗法不亂詐敗引入  
深山轉过山後策乘勢趕來慈回頭喝曰你是大丈夫和我併个  
死活策叱曰走的不是男子二人又開三十合慈心中暗忖策有  
十二名將便活捉他他也奪去了再詐敗一程再無尋處策叫曰  
你却又走趕到一平陽之地慈又兜馬回戰五十餘合二人夾鎗  
下馬上走兩個去了鎗去斫打將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將慈所  
佩之劍掣在手慈却掣了策頭上兜鍪策把劍砍慈上把兜鍪應  
攔忽然山後劉繇接應共馬千餘來到慈揪策不放手策正慌忙  
却得程普周瑜十餘騎奔到兩邊撞殺慈策放手各尋鎗馬混殺

將近黃昏風雨驟至各自收兵

# 孫伯符活捉千糜



## 孫策大戰嚴白虎

次日策把鎗挑太史慈劍快陣前令兵大叫曰若不是走得快去  
 了天庭蓋劉繇亦把策兜蓋挑於陣前令兵大叫曰孫策頭已砍  
 在此太史慈出馬款戰孫策定勝負策款當先程普曰不須主公  
 勞力某自擒之即出馬與慈戰十合劉繇鳴金收兵史慈曰我正  
 欲擒此賊何故收兵繇曰吾聞周瑜引兵襲取曲河又聞陳武去  
 接應吾知荃業已失不可久留還住秣陵會薛礼京融軍馬接應  
 兩下收兵張昭曰周公瑾已取曲河劉繇軍無戰心今夜正好劫  
 寨孫策依計而行乘此劉繇兵敗四散史慈引兵千數騎往涇縣  
 劉繇投秣陵而去孫策又得大將陳武拜為校尉令為先鋒先攻  
 薛礼斬首五百餘級薛礼閉城不出策正攻城忽報劉繇合京融  
 去取牛渚策親引兵戰繇背後于糜與策開不數合被策砍於馬  
 上落馬回陣樊能見捉于糜挺柵來趕回頭猛見樊能喝吉如雷  
 樊能奮落馬下而死策到寨撒下于糜已死衆稱為小霸王劉繇  
 京融皆落馬下而死策到寨撒下于糜已死衆稱為小霸王劉繇

孫策大敗去後劉繇後在山中劫殺孫策還兵復攻秣陵

孫策親釋史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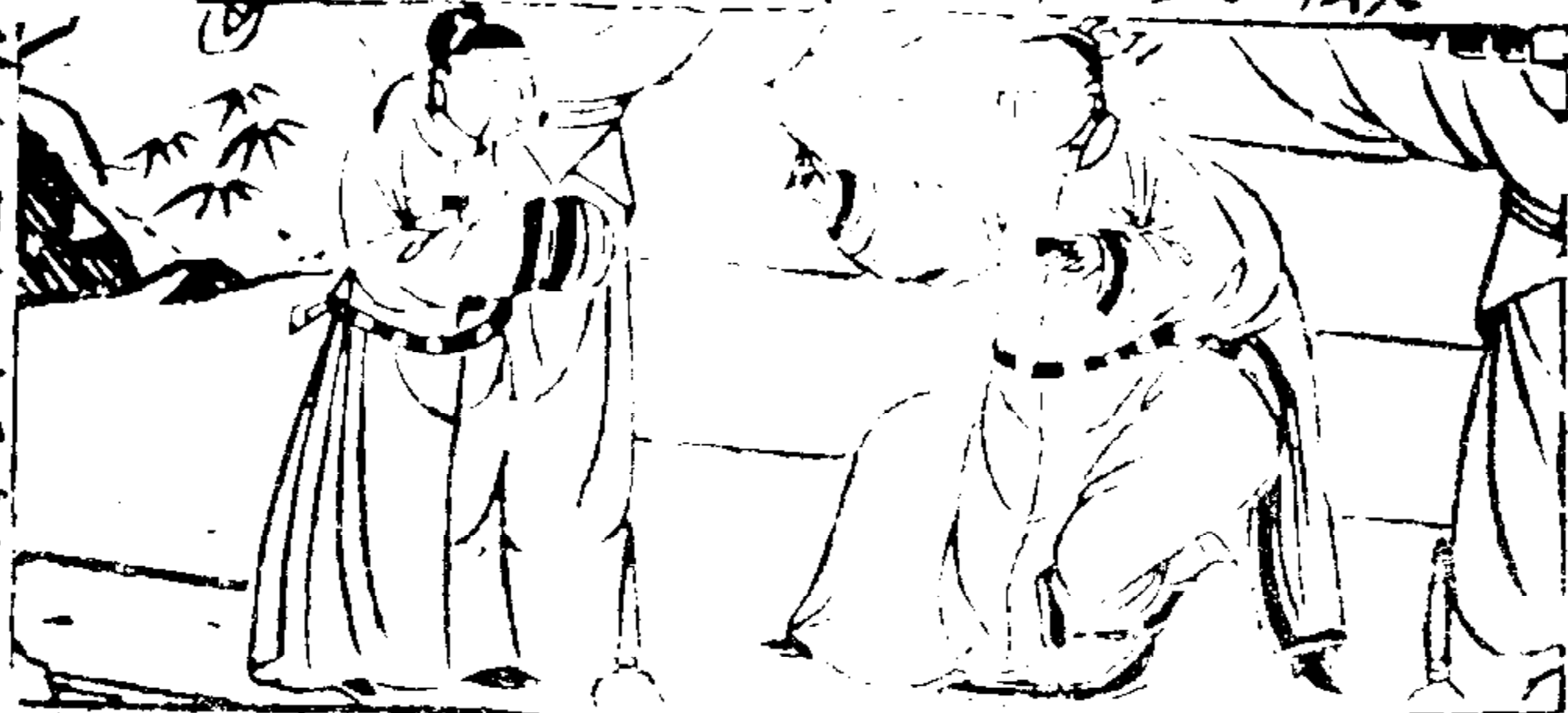


城上張英暗箭射中左腿落馬救回寨拔箭療治策曰可謂傳言中箭身死軍中事

哀拔寨齊起張英必定來追暗伏奇兵必擒薛礼衆皆依計而行  
薛礼聽知與張英陳黃殺出城來孫策寨后伏兵湧出斗曰孫即  
在此衆皆驚倒棄刀鎗拜于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正走被陳  
武殺死陳橫被壽欽射死薛礼死於亂軍之中一路皆平進兵至  
涇縣與周瑜定計救史慈瑜令三百攻打只留東門放走離縣  
二條路各伏兵五十里守之若慈殺到人困馬乏必然捉之原來  
慈所招壯兵二千皆是山越人民不在縣內聞策兵至措手不及  
史慈領兵冲出被亂箭射回當夜陳武上城放起火來史慈見城  
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而走背後孫策令兵在五十里外埋伏慈走  
困乏被策伏兵並出將絆馬索絆倒解赴大寨孫策親釋其縛將  
自錦袍賜慈穿之請入寨中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將軍真夫  
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公致有此敗今日相處願教進取之策慈  
曰敗軍之將不足與論策曰昔日韓信求謀於廣武君策今願法  
於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倘若分散即難復聚欲自往收伏相助不



# 嚴興見孫策求和



五平却言成外有人

知合尊意不策跪曰誠本心所望也勞煩公勿辭慈應諾而去

來矣策曰史慈乃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肯助賊皆未信次日慈引一千餘眾到寨見策皆服之策聚數萬之眾於江東投者無數江東之民呼策為孫郎初聞兵至老幼官吏棄城而走逃避山野策治士卒並無一人敢擄雞犬等物民心大悅就犒牛酒賞軍策以金帛回致所有劉繇軍士願從為軍者便除門戶不領為軍者賞錢銀米俟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盡皆仰慕仁政策迎母及諸弟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收兵即時有敢白虎自稱東吳德王遣鄒泰把守烏程王晟守嘉興聞策兵至今弟嚴興出戰策欲出戰張紘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動願元下重天授之資以副四海之望策曰先生之言誠如金玉令韓當將飲陳武出敵嚴興大敗退走入城策分兵水陸並進圍困吳城三日策引眾將到閭門外招諭城上二將左手執定讞案右手持城下大馬被太史慈拈弓搭箭射中其人

封請如神白虎大驚遂可以求心次日令嚴興出城來見

周瑜山陰白虎



泰曆二月而愈策大喜進兵及殺山賊江東皆平策封都將分撥把守隘口寫表申

求和事由策請入帳中飲酒策謂曰與汝兄求和欲何如也與曰吾兄欲與將軍平公

江東策怒斬嚴與白虎所知料敵不過棄城走餘杭劫掠民間凌

操與子凌統殺白虎走會稽黃蓋活捉王晟史慈攻打烏程縣奪

城射死鄒太叔州皆平凌操父子來投孫策上見凌統威儀出眾

同兵渡江白虎聚兵於西津渡口與程普交戰白虎敗走會稽程

普趕到會稽太守王朗兵救白虎即吏虞翻諫曰孫策與仁義之

師白虎乃暴虐之眾可捉白虎獻孫策以順天命朗不听虞翻長

嘆而出朗與白虎陳兵於山陰周瑜等大破白虎於山陰朗敗走

於海隅白虎敗走於餘杭董襲引兵詐接白虎上大喜是夜飲醉

被襲斬首來投孫策上大喜命為司馬東路皆平與叔孫靜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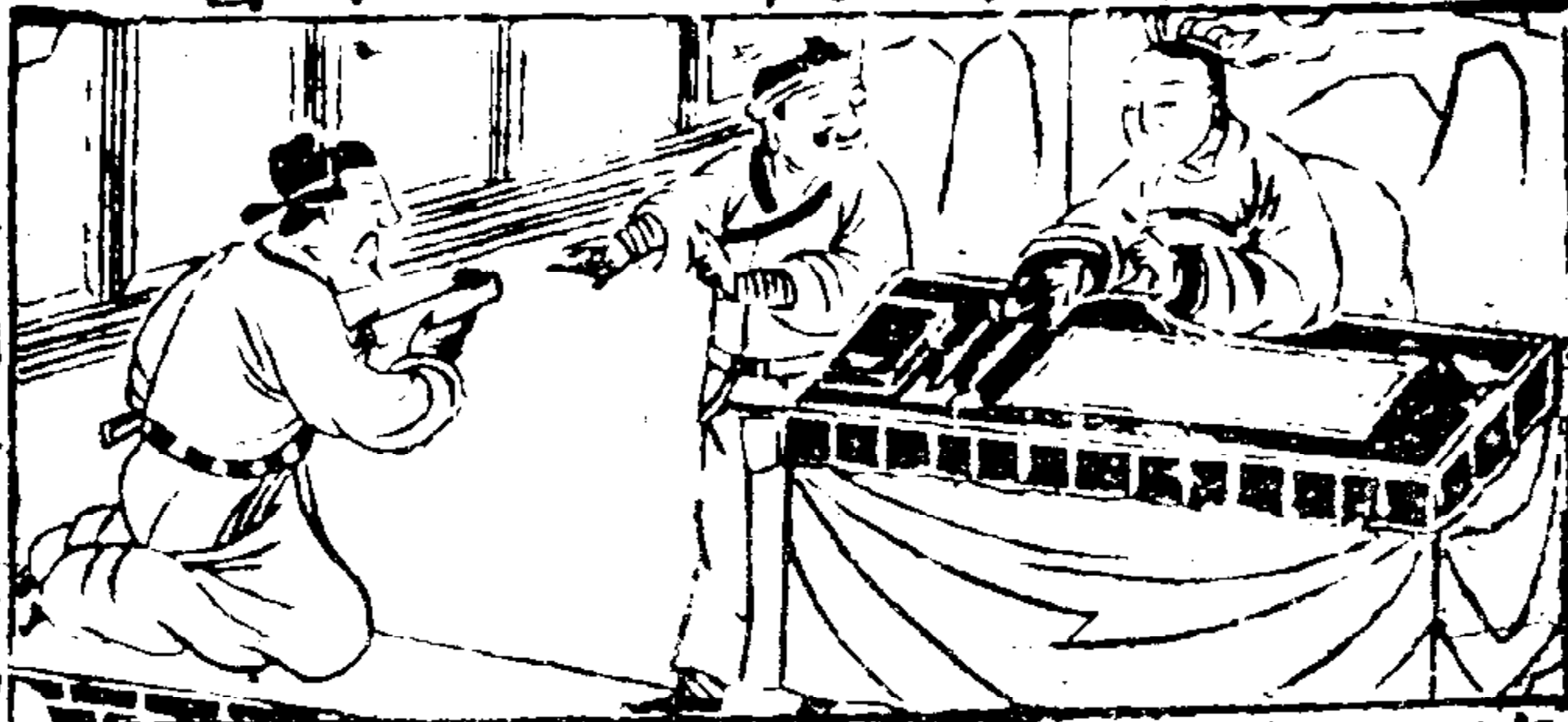
令朱治為東郡太守收兵回江東人報周泰與孫權守宜城山賊

夜深竊發周泰抱權殺賊無數身被十二鎗命在須臾策大驚

驚曰某曾與山賊相持身遭數鎗得虞翻荐一医士半月即痊其

瘡策令張昭作書請虞翻至策封為公曹令引医者華佗來治周

# 呂布看袁公踏書



朝結好曹操使人致書于術取玉璽袁術暗有梅高疑心因遣孫乾來商議孫

策借兵許州即日派兵東甲兵士萬名欲併吞如何長史楊  
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吞也術又曰吾恨劉備  
無故加兵伐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若要擒捉劉備某獻一計可

行

## 呂布棘門射戟

楊大將曰今劉備屯兵小沛雖易取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  
糧米未與今可先付糧米金帛以利結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則備  
可禽矣先禽劉備再捉呂布此二患先除一患之計術從其計使  
司馬韓胤晉書到徐見呂布七折書視云

自董卓作亂漢代傾危將軍有擎天之柱策立蓋世之功勛今  
涿郡劉備西施諂佞心懷不仁今早晚與兵馬之將軍切勿救  
援前日所許糧米因軍困之未及如數謹進軍糧二十萬斛鎧  
甲三百副黃金百兩西蜀異錦即表寸心幸恕照察是幸

呂布對劉之徒身力大書重書韓胤七折見前上書記重為將曹操東朝馬高疑心

紀靈軍兵到沛縣



十萬發奔小沛來玄德張飛引兵出迎孫乾曰量沛縣小可之地兵少糧慳如何敵湯  
袁術十萬之眾可脩告急文書往徐州求援可也如其不來可棄  
小沛走投曹操飛曰吾非惧人者不可走備曰孫乾言是修書差  
人送與呂布上拆書看云

伏蒙將軍密念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庇今袁術與兵報  
仇遣紀靈引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不能救之望與一旅之  
師以解倒懸之急得蒙見許幸莫大焉

呂布曰兩邊皆奉書來一邊求救一邊叫休救如何區處陳宮曰  
劉備豪傑今雖受困必成患切莫救之布曰袁術若併了劉備  
北連山東諸將吾亦在術彀中不得不救也遂點兵起程紀靈已  
到沛縣東南下寨玄德五千人馬關張便欲出戰玄德阻之人報  
呂布領兵西南下寨紀靈聞之致書于布云

靈聞丈夫之志意在專一同等赴鼎鑊之烹紀信就焚車之戮  
前者溫侯既受袁術之礼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  
為也若蒙早斬脣首永為唇齒之援共看王霸之基願賜一決

布與紀靈劉備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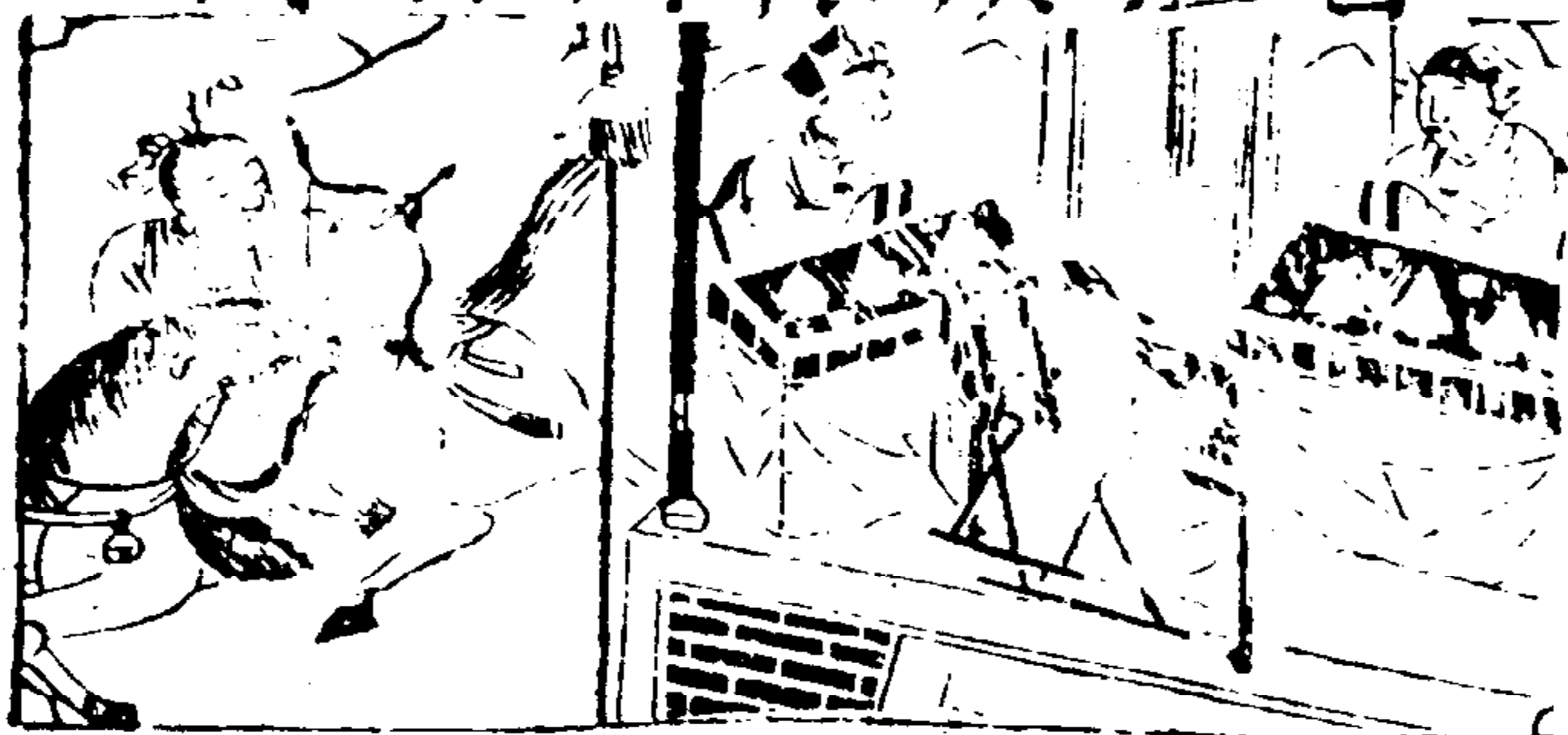


去就除奸納言幸甚

呂布看畢與高順曰吾有一計使袁術不恨於吾救劉備不怨于我使人去請紀靈與玄德來寨赴席玄德大喜便來問張曰兄不可去呂布必有其心信曰吾待溫侯不薄安肯害我乎遂與關張同到布寨布曰吾今辭汝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拜謝坐于布側關張帶劍立於後忽報紀靈到玄德驚避之布曰吾特請二人會談慎勿生疑紀靈入見玄德在坐抽身便回呂布向前扯住靈口將軍欲殺紀靈即布曰非也雲曰莫非欲殺大耳兒耶布曰急非也靈曰願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疑布笑曰玄德布之弟也弟被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如此必殺靈也布曰豈有此理布平生不好合間惟好解問吾有一法從天所決請入帳商議布居中坐靈告在備居右酒至數巡布曰汝兩家但看我而俱各飲其靈曰吾奉主命提兵抵備如何羅得張飛掣劍曰吾雖兵少觀汝真兒戲耳關公曰且看溫侯發落布怒提戟在手備與靈皆

失呂布曰我助你兩家不要動殺機在天命令左右將登戰馬出陣門之前布拈弓搭

呂溫族轅門射戟



箭在手願備與盡曰轅門與中軍相去約有一百五十步吾射中盡戟小枝兩家各自

罷兵如射不中兩家回寨新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紀靈應

諾玄德暗告天地只願射得中布拈弓箭一發正中盡戟小枝衆

將各自喝采後人詩曰

昔日將軍解困時 敢憑射戟釋雄師 轅門射戟如開月

一點寒星中小支

宋賢有詩曰

溫侯神箭世間稀 獨向轅門來解圍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猿真欲勝由基 虎筋弦响弓開處 雕翎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盡戟 堆兵十萬脫征衣

又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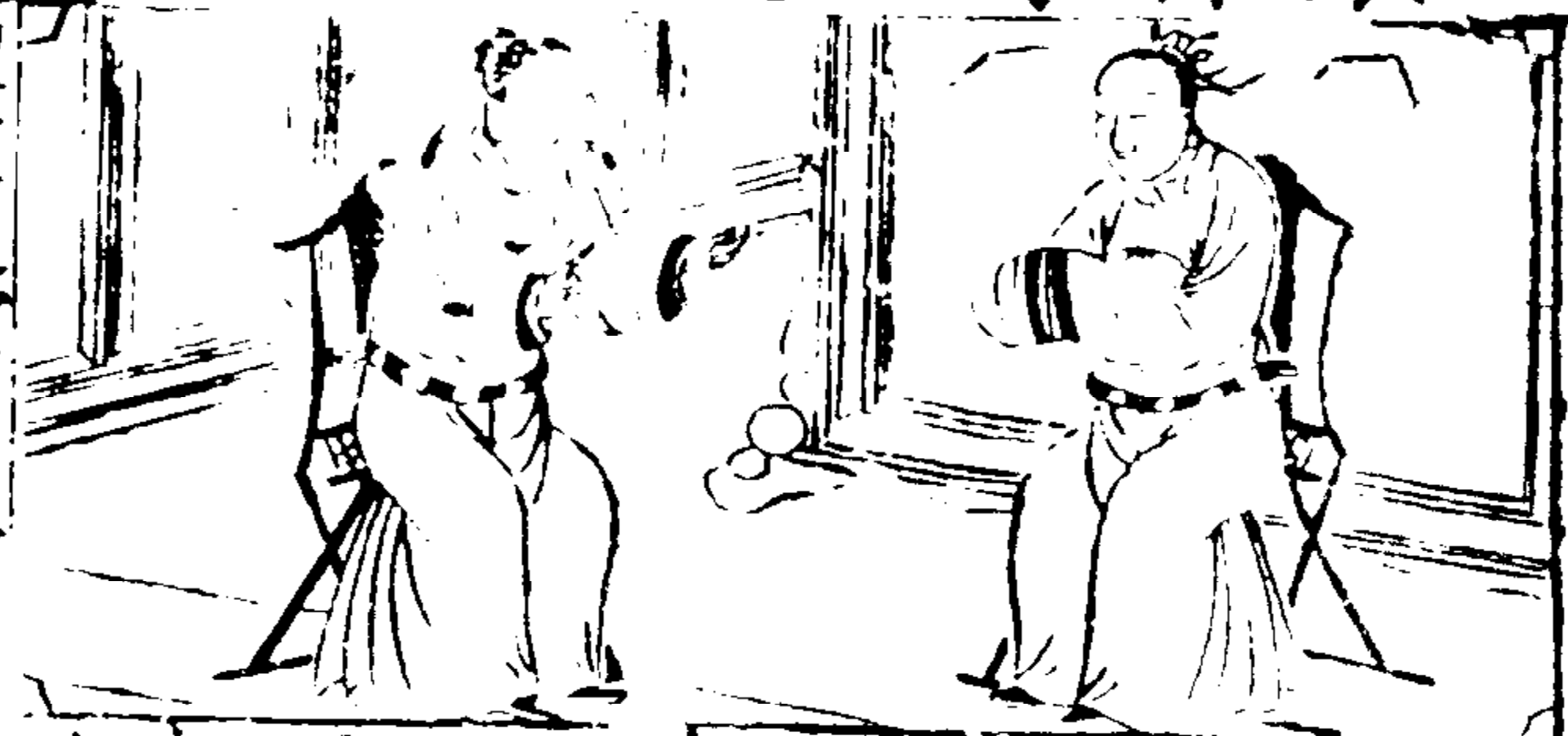
呂布當年解備危 萬軍誰敢効公威 早知大耳全無信

悔向轅門射戟支

又贊玄德詩曰

弯弓百步喜穿陽 休說當年有紀綱 射戟萬年誇呂布

# 袁術與呂布求親



## 誰知天佑漢中王

布見射中小枝棄弓就坐執備與靈手曰此天不設兩家相閉今  
 日盡醉來朝各自罷兵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听只恐主不信布  
 曰吾與汝書回報靈求書回布與備曰非吾賢弟危矣玄德拜謝  
 與開張回城靈回呈布書於術上怒曰布受我惠反以射我戲弄  
 於吾必當親征呂布劉備曰不可造次布乃世之英雄兼有徐  
 州又與劉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我聞布有一女主公有一子可  
 求親於布上女在此必殺劉備此乃疎不聞親之計術彼其計使  
 韓胤為媒賞禮物見布求親布曰尚容商議遂韓胤為媒入  
 見妻嚴氏言求親事妻曰吾聞袁術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欲為天  
 子則吾女有國皇之望但不知他有幾子布曰他止有此子妻曰  
 可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無憂矣布意遂決許以親事次日陳  
 宮得賢見胤曰誰獻此計交公為媒意在收劉備之首胤驚跪於  
 地曰臣妾公怒言扶起曰吾亦有心久矣奈温侯不從吾見温侯

袁術送女娶劉備  
 劉備入見布曰請主公親事  
 韓胤可保求親事可日亦曰

陳珪見呂布破計



宋捧宮曰今天下沛相征伐將軍威振四海今與公結親諸侯嫉妬者多不可擇日  
 恐遇伏兵如之奈何今可稱諸侯未知便送女到壽春以待公  
 擇日成親布依宮言入告嚴氏曰便可送之布以金帛謝胤安  
 排粧飾令宋憲魏續同韓胤以鼓樂送女前去布令陳珪在家養  
 老聞鼓樂聲遂問其故珪曰此疎不問親之計必害玄德拜見布  
 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吊喪布大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次公賄  
 以金帛送公款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來求親談公女為質便來  
 取玄德首級來借錢糧或來協助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豈不自  
 取滅亡乎布愕然曰陳宮恨我急令將中途趕取女回大罵陳宮  
 恨我受萬代罵名宮默然而退陳珪曰且監住韓胤在此令人虞  
 蒼袁術粧資未備他必令人送來然後以愚男陳登為使解赴許  
 都見操必大喜布曰容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玄德買馬招  
 軍布曰招軍買馬本分事也宋憲魏續回見布曰山東買得好馬  
 三百餘疋回至沛縣被張飛扮作強賊劫去一半布聞大怒驚  
 未取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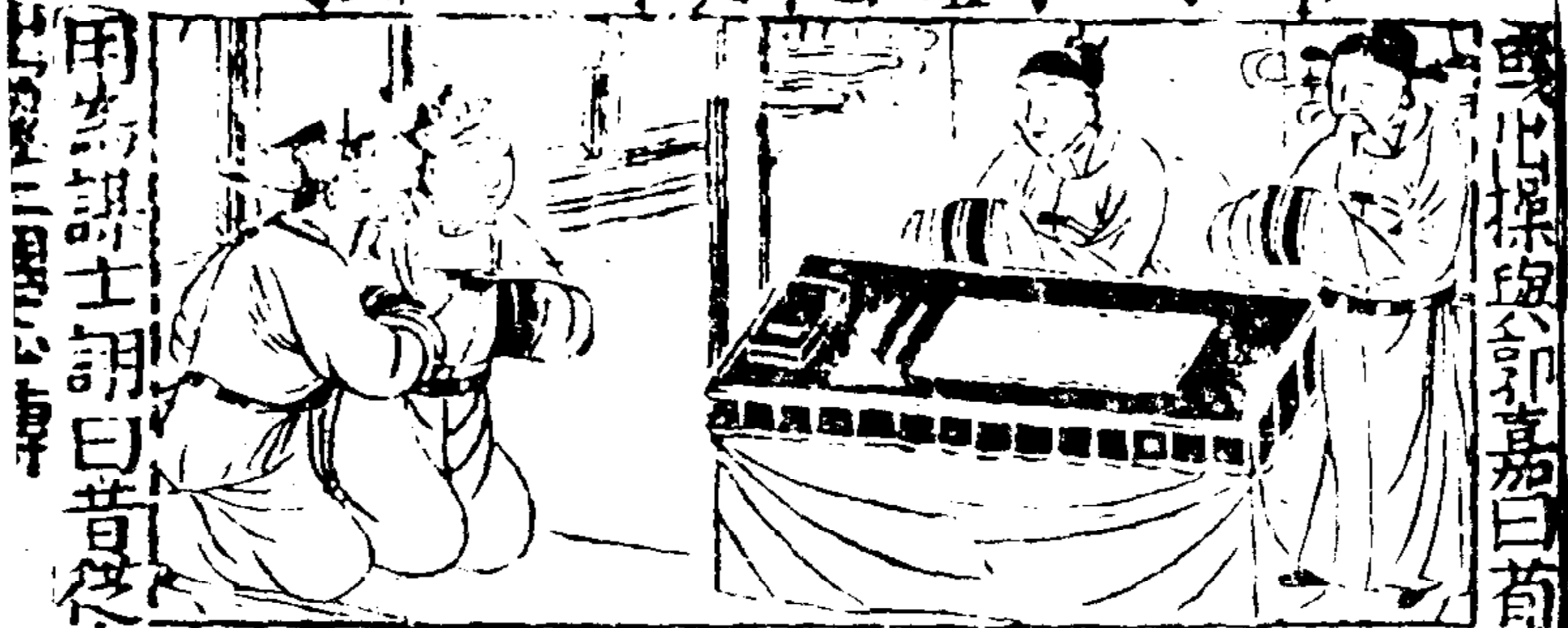
# 呂布大戰張翼德



## 曹操與兵擊張綉

玄德見布曰兄長何故起兵布曰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何使張飛  
 奮善一百五十匹馬玄德曰備因缺馬使人收買安敢奪兄之馬  
 張飛大叫曰是我奪你馬你便就惱你奪我哥上徐州你便不說  
 布怒與飛戰百合不分勝負玄德見布四面圍住恐有疎失囑  
 命收軍布乃分兵四面圍定玄德問飛馬寄何處飛曰都寄各處  
 寺院玄德令人出城送還馬足布欲回兵陳宮曰今不殺備後必  
 殺將軍不可罷兵圍城甚急玄德見布不退與糜竺孫乾商議孫  
 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投操借兵破布此為上策玄  
 德曰張飛向前雲長在後備看軍保護老少是夜三更開西門搗  
 戰開北門而走張飛殺退追兵張遼趕來關羽敵住布兵回  
 徐州令高順守小沛玄德至許都令孫乾見曹操道其根由操曰  
 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外帶孫乾糜竺入見  
 操曰以上賓待之玄德告知前事操曰布乃無義之徒吾與賢弟  
 併力誅之玄德稱謝而出操回府前或曰劉備與操之好今若不除後必為患操不答

帝封劉備豫州牧



用為謀士謂曰昔

或勸我殺劉備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以招俊

傑尤恨不至今劉備有英雄之名以窮來歸而又害之是害賢也  
如此則智士自疑回心擇主誰與共定天下乎以一人之患阻四  
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容操曰正合我意次日奉帝詔備領為  
豫州牧程普曰吾現劉備雖才又得民心終不為入之下宜早為  
之操曰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所見  
與吾相同也豈曰王公有王伯之才其等皆不及也操請玄德與  
兵三千糧萬斛便往豫州之任軍士報知曹操張濟自關中引兵  
攻南郡被箭射死濟兄之子張綉引賊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  
表屯兵於宛城操怒曰起兵討之又恐劉備被呂布所攻必患許  
都荀彧曰呂布無智之士見利必喜可加官賜賞以安其心又與  
劉備解和布必不思遠害矣操点兵五十萬在三隊夏候惇引兵  
先行建安二年五月操兵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綉曰操兵勢大  
難敵不如投降綉從之使詡見操上問詡上對答如流操喜之欲  
李催得罪於天下今併張綉言所計從未敢棄也操曰豕士也次

# 曹操與鄒氏飲酒



日謂引綉見曹操厚待之操入宛城也佳餘軍分屯城外聯絡有餘里一佳幾日綉每

日宴待至夜操醉入寢所因視左右曰此城中有歌妓否操兄于  
曹安民知操意密曰姪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美麗張濟之  
妻鄒氏也令安民帶見操曰夫人識我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大名  
幸得親見操曰吾特為汝故准張綉之降不然則滅全家矣鄒氏  
拜謝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是夜留宿於帳中鄒氏曰城中久住人  
知議論操令典韋帳外安歇提調親軍二百把守非呼喚不許輒  
入遠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與鄒氏取樂不想婦期綉知怒曰  
吾以操行仁義之兵今住此事辱吾太甚也請謂商議謂曰不可  
洩机明日待操升帳就此行計次日操出坐帳綉曰其兵新降逃  
去者多已屯中軍操許之綉也札中軍於道傍分為四寨知操帳  
前有典韋極勇使兩枝戟重八十斤綉有一將胡卓兒日走七百  
里背負五千斤與綉曰可備酒請韋以酒醉之卓兒雜在數內先  
盜典韋双戟此人舉手無措必無用也綉喜曰依計而行准備甲

兵弓箭直入大寨裏然與鄒氏飲酒間直裏使人見之可報綉重於商議乃不疑也

綉亂箭射死曹昂



三更忽報後寨被燒  
 粮草車上火起操叫典韋  
 醉中跳起來尋双戟不見敵軍已  
 到典韋身無片甲奪力砍死二十餘人身被數十鎗刃不堪用棄  
 刀双手擊死十人賊箭如雨典韋金鎗迸裂而死半晌無人敢向  
 寨門而入史官詩讚曰

守護中軍帳 英雄獨典韋 聞風皆胆裂 望影抱魂飛

僚臂提双戟 彪軀掛铁衣 寨門塵戟死 千古顯神威

曹操令典韋當住前門乃上大死馬走出後寨只有安民步随走  
 到清水河邊操右臂中箭馬亦帶三箭綉趕至殺安民於馬下操  
 驟馬冲波過河後人詩嘆曰

孟德奸雄世所同 南陽張綉逞英雄 喊声大振三更急

烈火爭烟滿寨紅 荀彧逃亡陌野渡 曹公絕影恨飄蓬

驟騎激水奔波過 堤畔仍存舊馬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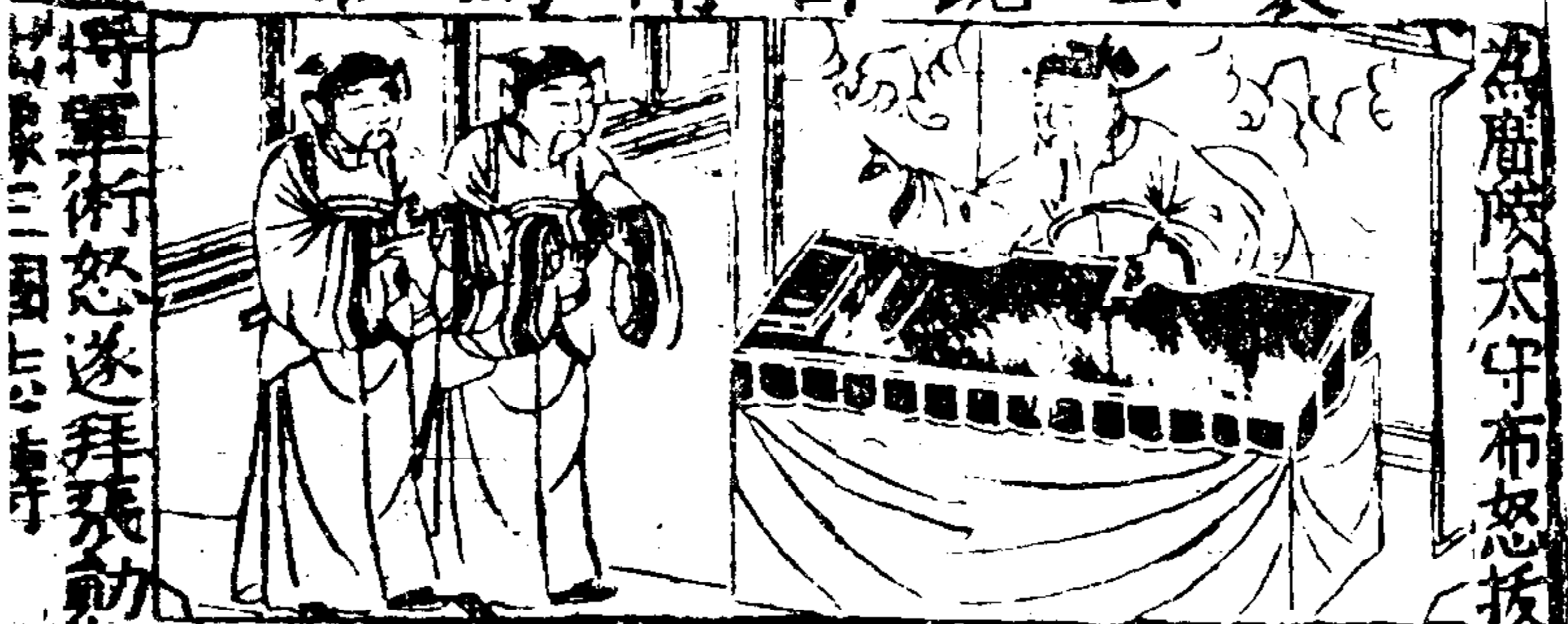
曹操登岸其馬被箭中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與操騎昂被乱箭  
 射死人馬填滿清水河操走脱青州兵下鄉劫掠人民平曹殺尉  
 于禁引兵勦殺青州兵空寨回報操曰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后面夏侯惇俱

王則賞詔封呂布



劉操言于禁造反引兵迎之禁疑乃令軍士射住陣脚墜壘營寨國令丞相已到急  
 去分辯禁曰分辯事小退賊去告未遲張綉軍兵兩路掩至于禁  
 殺退張綉曹兵合眾攻之綉兵大敗投劉表去了于禁收兵見操  
 訴說青州兵劫掠居民其故殺之操曰不告吾知下寨何也禁以  
 前言告之操曰清水之役吾甚狼狽禁在亂軍中能整其討賊雖  
 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禁金器封為壽亭侯深責其治兵不  
 嚴之過遂令班師回許都乃與眾將曰吾折長子愛侄慟哭典常  
 勝如親子王則賞詔至徐州布迎入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出操  
 書與布言國家無好全自取家賊好全鑄印國家無好紫綬自取  
 所為皆以表寸心望將軍與俗和同共滅袁術以見忠心事本臣  
 忽報袁術又使人見布曰袁主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太子催取  
 命家為皇帝早到淮南布怒曰反賊焉敢如此即殺來使令陳登  
 督諸將嚴防賊賊王則赴許都見操曰知大喜即斬縹緲于市陳  
 登密見操曰呂布更無謀宜早圖之操曰吾固知呂布如此汝

袁公跽自稱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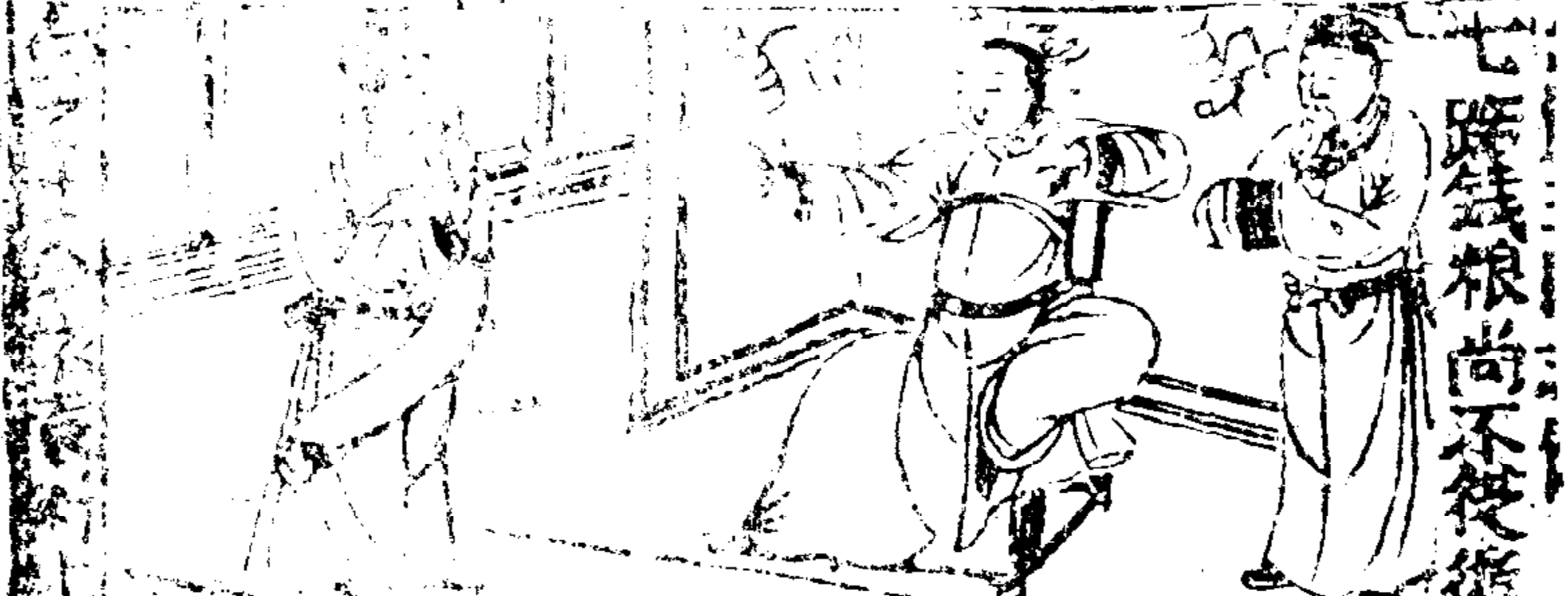


為廣陵太守布怒拔劍曰汝不與吾求徐州牧汝父教我協助曹操絕公跽親事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各貴顯吾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也吾見曹公把將軍說譬喻恭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矣曹公笑曰吾待温侯譬如養鷹耳天下狐兔未息不可先飽也則飛去孫策在東吳冀州袁紹壽春袁術荊州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耳呂布棄劍曰曹公知我之意也

袁術分兵七路下徐州

袁術與眾將曰吾聞漢高祖乃泗上亭長創四百年基業今劉氏衰弱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歸服應天順人即皇帝位有何不可眾莫敢言主簿閻欽諫曰不可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惡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天賜玉璽若不為君是背天也吾意已決臣下多言者斬建號仲氏乘龍鳳輦却天社地立馮方女為后選宮女數百器用皆是金玉自稱成帝立太子聞呂布解韓胤到許都被操斬之布受平東將軍術怒遂拜張勳為攝統兵三千餘萬分七路攻徐州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守管

呂布欲斬袁術



七路兵根尚不從術意以紀靈為首路都接應袁術自引李樂樂統三萬軍馬為接  
 應布使人探聽回報張勳一軍從大踞運取徐州喬殊一軍取沛  
 縣陳紀一軍取沂都雷簿一軍取琅邪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  
 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兵日行五十里於踞劫掠布召  
 珪父子商議陳宮曰徐州之禍乃珪父子所招可斬二人袁王自  
 退布大怒簇下陳珪父子珪曰吾觀七路兵馬如七堆腐草耳何  
 足介意我雖兵少四面分兵應之不無勝也布曰汝等將欲走避  
 耶珪曰父子家屬皆在將軍軍中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  
 袁術無謀不用舊將今用韓暹楊奉為羽翼之取校矣此二  
 人乃漢臣因懼曹操暫依袁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內應致  
 事如備為外合何保徐州即袁術亦可擒矣布喜曰汝帶書親至  
 陳地楊奉知布一面發書與徐州牧劉備請為外合登至下邳見  
 備備曰問曰汝是徐州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某乃大漢卿相何  
 忘歸呂布之人耶又聞將軍保駕有蓋去之功身無罪惡乃為清  
 之舍明其而欲殺之在陳良玉而抱須臾不覺不表之名焉故萬代

韓 暹 看 呂 奉 先 書



其時為將軍肥之暹嘆曰吾欲歸漢恨無踏耳登出布書與暹看云

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奈何因一時之間以致失  
身於閑外近依袁術與兵以伐徐州不知布有何罪以觸將軍  
將軍若能車故鼎新去邪德正其誅逆賞尚扶漢室芳名不朽  
豈不美歟專候回音伏希亮察

暹曰吾與楊奉縱兵攻之但有火起為號溫侯以兵應之登辭暹  
回見布大喜分兵五路令高順兵進小沛敵喬縉陳宮引兵進  
沂都敵陳紀張遼威霸引兵進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兵出碭  
石敵吳蘭布自引兵出大踞敵張勳是夜山上望見週圍火起勳  
兵自亂布乘勢趕殺正遇紀靈救兵到却被暹奉左右引兵殺出  
靈敗走布引兵追殺山後又遇袁術帶李豐至被布戟傷手而走  
梁綱樂統又出戰布不住大敗走數里却遇關羽攔住大叫反賊  
袁術已落馬而走羽趕來紀靈引兵敵住袁術帶敗兵回淮南呂  
布得勝保暹為沂都牧保奉為瑯琊牧眾與雲長各辭而去次日  
布與陳珪商議欲留眾軍在徐州珪曰不可使韓楊二人據山東不久城郭屬將軍布



曹賞三軍送還奉權屯于兩處慈問父曰為何不留還奉在此珪曰若留在此則呂布

又添牙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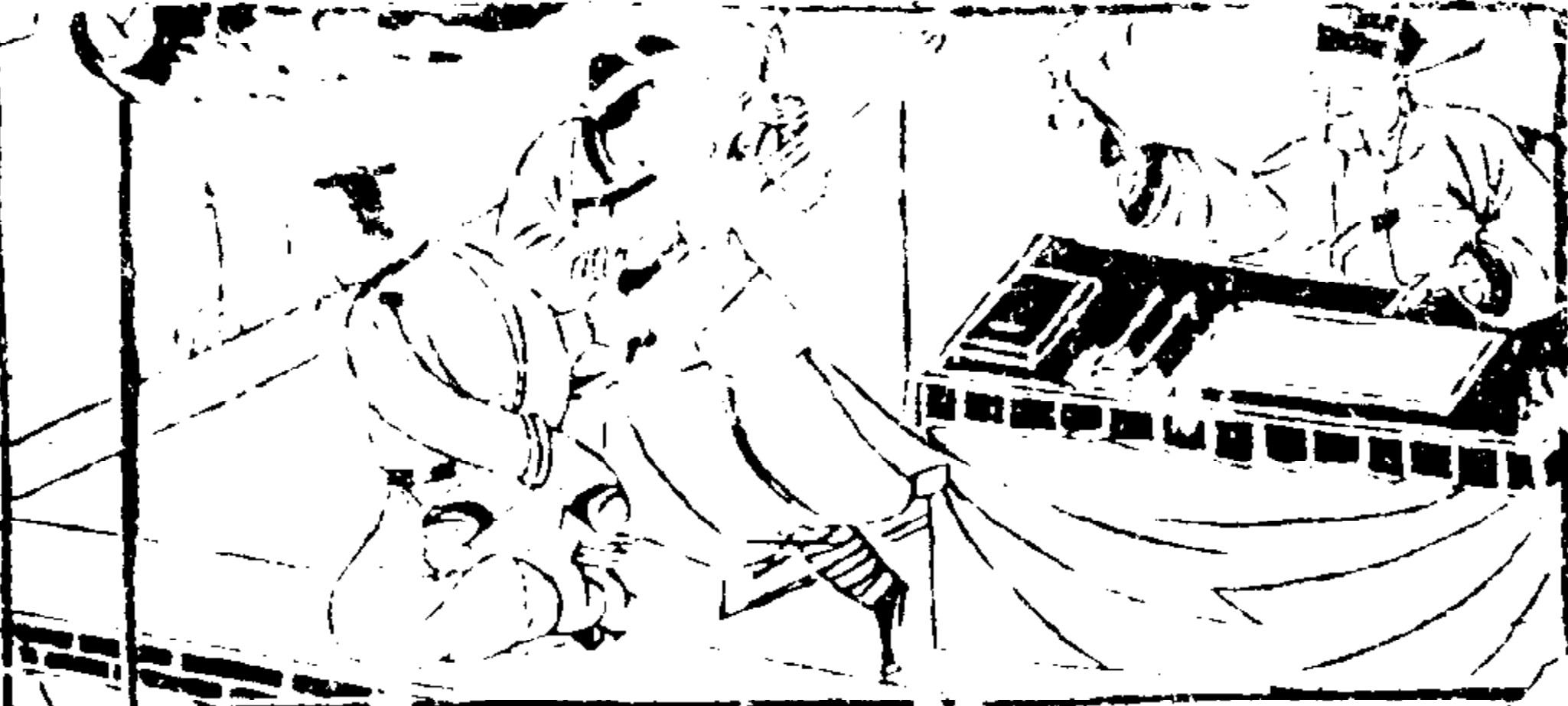
### 曹操會兵攻袁術

袁術敗回淮南使人往江東見孫策借兵報仇孫策怒曰類吾王  
璽而儲稱帝非袁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返助逆黨乎使回  
報袁術又大怒起兵伐吳長史楊大將苦諫方止孫策知之發兵  
守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令起兵征袁術張昭曰術  
雖新敗兵將尚多糧食足備進兵不利反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  
操南征為後應策從之使人達操上至許都思慕典韋立廟祀之  
封其子典滿為中郎將忽報策遣人賞書至操現書意遂要南征  
听知袁術乏糧劫掠陳地操令曹仁守許都起兵三十萬合孫  
策呂布劉備時建安二年秋七月到豫州界上玄德接見曹操獻  
帝還楊奉首級告操曰呂布令二人權沂都瑯琊二縣近畿軍士  
劫掠人民無所不為因詐請議事閉張各殺一人盡收其兵特來

## 曹操立典韋祠宇

請罪操曰為國家除害有功可為請罪

曹 操 斬 王 后 座 罪 狀



言操封布為左將軍呂布軍在左玄德軍在右操兵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

術知操兵到即遣大將喬蕤引兵五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惇  
搦死術兵敗回孫策發船于江邊攻打西面呂布攻東面劉備攻  
南面操攻北面袁術心慌眾商議楊大將曰目今連年荒旱兵  
首缺食必擾於民難以迎敵不如留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糧尽  
必然生交陛下統御林軍渡淮避勢術用其言留李豐樂統梁綱  
陳紀各封重職分兵十萬堅守壽春收拾御物約有二十萬人渡  
淮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諸即旱荒屋宇盡皆拆毀軍人攜  
掠李豐等閉門不出操兵月餘糧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策應得十  
萬斛呂布玄德使人運糧不敷支散操管糧官王后稟操曰兵多  
糧少將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救一時之急王后曰倘兵怨  
恨如何操曰吾自有方略操暗使人各寨听之眾怨丞相太欺眾  
也操密喚王后入曰吾欲與汝借一物以服眾心汝妻小吾自養  
之汝勿憂慮欲斬汝頭以壓眾耳王后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  
無罪汝若不死眾兵之心皆忿怒令人推出斬首示眾曰故令小斛侵盜軍糧謹按軍

# 曹操誅李郭三族



建安三年四月操奏長安天子遣使召郭子儀

法曠過三十萬人盡皆無然操曰糧尺三日不奪城者皆斬操自到城下看諸兵掘土填壕而過城上矢石如雨忽二將走回操掣劍斬于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大小將士盡皆向前城上看見盡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縱兵入城生捉李豐樂統梁綱陳紀見操皆斬于市操令燒宮室犯禁之物城中收擄一空操欲追袁術荀彧諫曰數郡荒旱勞軍損民不如暫回許都待糧足備方可圖也忽報張繡依投劉表結為唇齒南陽荊陵諸郡復反曹洪連敗數陣恐失許都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孫策跨江布陣以為疑兵使劉表不敢妄動吾自征張繡以絕其根操令呂布劉備結為兄弟使相救助再勿相侵布先去操密與備曰吾令汝屯小沛是掘坑待虎也汝但與陳珪共謀若有信至便來接應各辭去了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李傕伍習殺郭汜解首級前來將李郭三族二百餘口俱活解來操令分於各門處將備汜并老小首級號令四門操請天子議太平還

# 操軍士運土填濠



見於... 黃民欲為食聞大兵至盡皆逃走操曰奉天子明詔慎民除害方今麥熟大

小將士但有踐踏麥田擄掠居民者誅之各宜守法先使人告示居民勿得譏疑因此百姓稱操盛德凡軍經過麥地盡皆下馬以手扶麥而過操正行間麥中驚起一鳩馬眼生跑入麥田踐麥餘操即令行軍主簿嚴已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軍令誰敢不從操曰吾自制令犯之何以服人拔劍自刎衆急救之郭嘉曰昔春秋之萊法不加尊丞相忌禁諸將豈可自害乎操曰既有法不加尊之萊吾暫記過以劍割髮擲地曰割髮當吾頭耳萬軍悚然後靜軒詩讚曰

十萬縱橫十萬心

一人號令衆難禁

拔刀割髮權為首

方見曹瞞詎術深

張綉知操兵來發書報劉表即令賈詡守南陽自引雷叙張先出戰許褚不三合間被褚斬綉兵敗入南陽堅閉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矢石如雨操令兵運土填濠又令布袋兜土并柴草堆作梯堯又立雲梯踰堽操自騎馬遠城觀看三日見東南角土有二新旧不等之屋鹿角多

曹操兵馬



年朽爛意在此處入城却去西北角上詐為齊勢堆積柴草令我城中兵盡去守西北角他今夜必乘月色扒到東南角上而進日間可撥民兵穿軍衣虛守西門日夜吶喊令精壯之兵盡伏東南屋內任他扒城一聲砲响伏兵齊起吾一身可當百人此計可破操矣綉依計而行操令精壯之兵都存帳後預備扒城器具日只令兵攻西北城中城外吶喊不絕至二更操乘間引兵來東南角上過壕砍倒鹿角一奔扒上城去忽聽一聲砲响火把齊明屋內伏兵殺出操急退背後張綉殺來操兵大敗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兵走十數里綉令曹訓發書叫刘表起兵絕操後臨表欲起兵人報孫策屯兵湖口因此未敢動兵劉良曰策兵屯湖口乃操故借疑兵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為患明公起兵擊之操可破矣表令黃祖堅守隘口絕操後臨一面會合張綉七知表已起兵即同黃祖起兵趕殺操退到清水河邊馬上大哭眾問其故操曰吾思去

此處原係曹操安民與曹操令在此設祭七畢又祭大宛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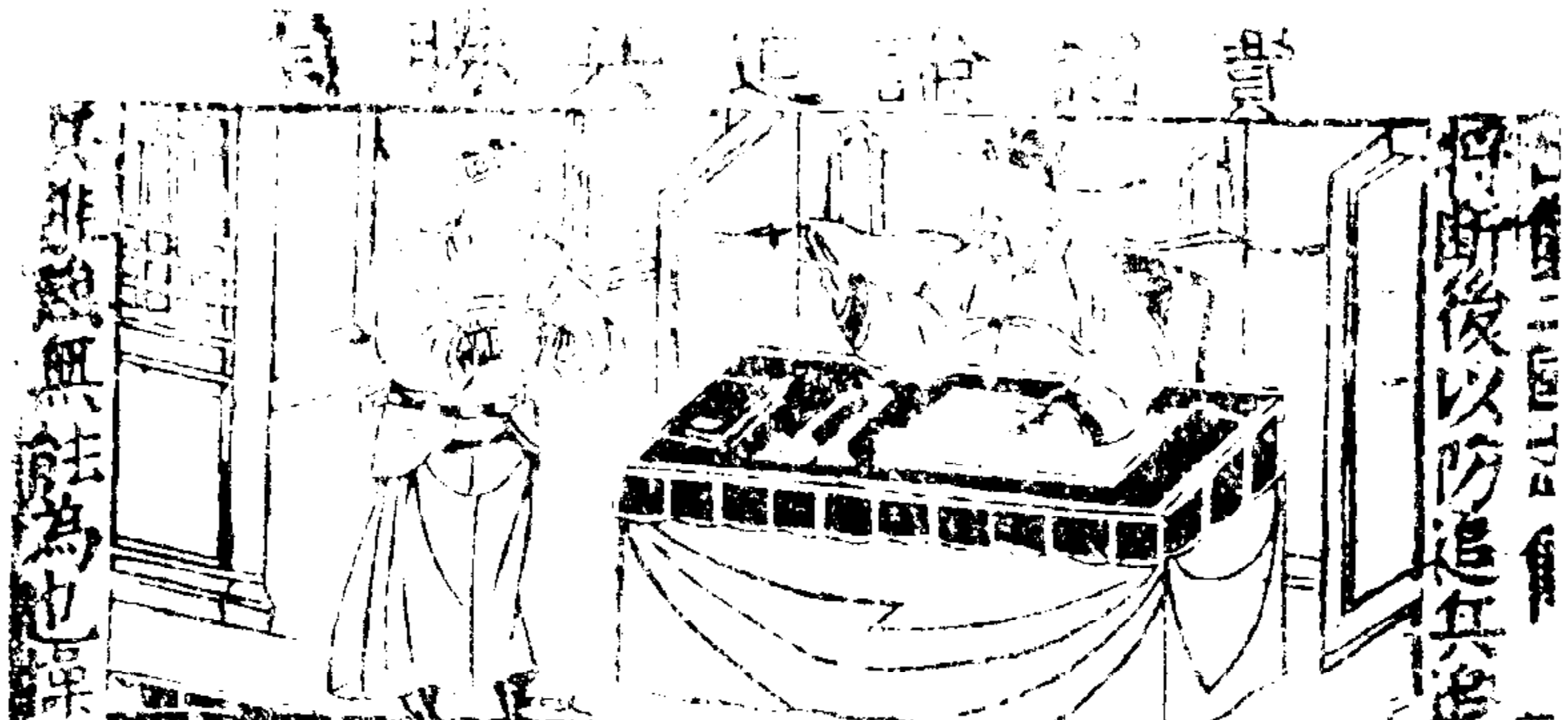
曹操班師回許都



里五百兵如到安眾破綉必矣君幸勿憂操到安眾劉表兵守險要綉兵隨后趕來操令  
兵黑夜鑿開險道暗行重地伏奇兵天色正明綉表二兵會合  
見操兵少俱入險路擊之操兵殺出大勝得脫安眾界口綉見表  
曰何其中曹操奸計各收敗兵辭別而去荀彧探知袁紹起兵犯  
許都發書報操云

近人自冀州報說田豐謂袁紹曰今將軍兵精糧足丞相南征  
木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今不  
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紹听之或請丞相還都別作區  
處劉表張綉疥癬之疾不足慮也望早班師勿悞大事

操見書整兵回程張綉得知点兵追襲曹劄曰去追必敗表曰若  
不追之失此機會綉引兵萬餘赶上二十里操回兵接戰綉兵大  
敗而还詔接至半路綉曰悔不用公之言致有此敗詔曰整兵再  
追必大勝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勝請斬吾首綉信之表不  
從綉自整敗兵再追操兵棄甲曳兵而走綉大勝而还安眾綉表  
問詔曰公言何其容驗詔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對手操兵新敗必用木



曰斷後以防追兵進擊精銳彼與我精銳故知必敗操既勝後必引大將前去必是國  
 內有事後軍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知復追必勝也表綉服其  
 論謂勸表回荆州綉守安眾以為唇齒兩將各辭而去操知後兵  
 必敗引眾將回遇敗兵告操曰幸得中臨汝南中即將李通殺退  
 張綉方免被擒操封李通為建功侯令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綉李  
 通拜謝而去

夏侯惇拔矢啖睛

操回許都荀彧迎入見天子奏孫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侯  
 遣使責詔去江東令策破劉表操問曰丞相到安眾何以  
 知其勝也操曰彼絕吾歸路必用死戰吾故暗箭之此孫子之玄  
 妙吾知必勝也或拜服而出郭嘉拜見曰適來袁紹致書于丞相  
 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兵糧操笑曰吾聞紹欲害許都今知吾歸  
 言去征北問吾借糧索兵操看書意驕傲操問嘉曰此事如何嘉  
 曰項羽雖強終被漢禽惟智勝也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  
 曰公孫瓚雖強終被漢禽惟智勝也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  
 曰公孫瓚雖強終被漢禽惟智勝也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

非無往為也操笑曰如公孫瓚言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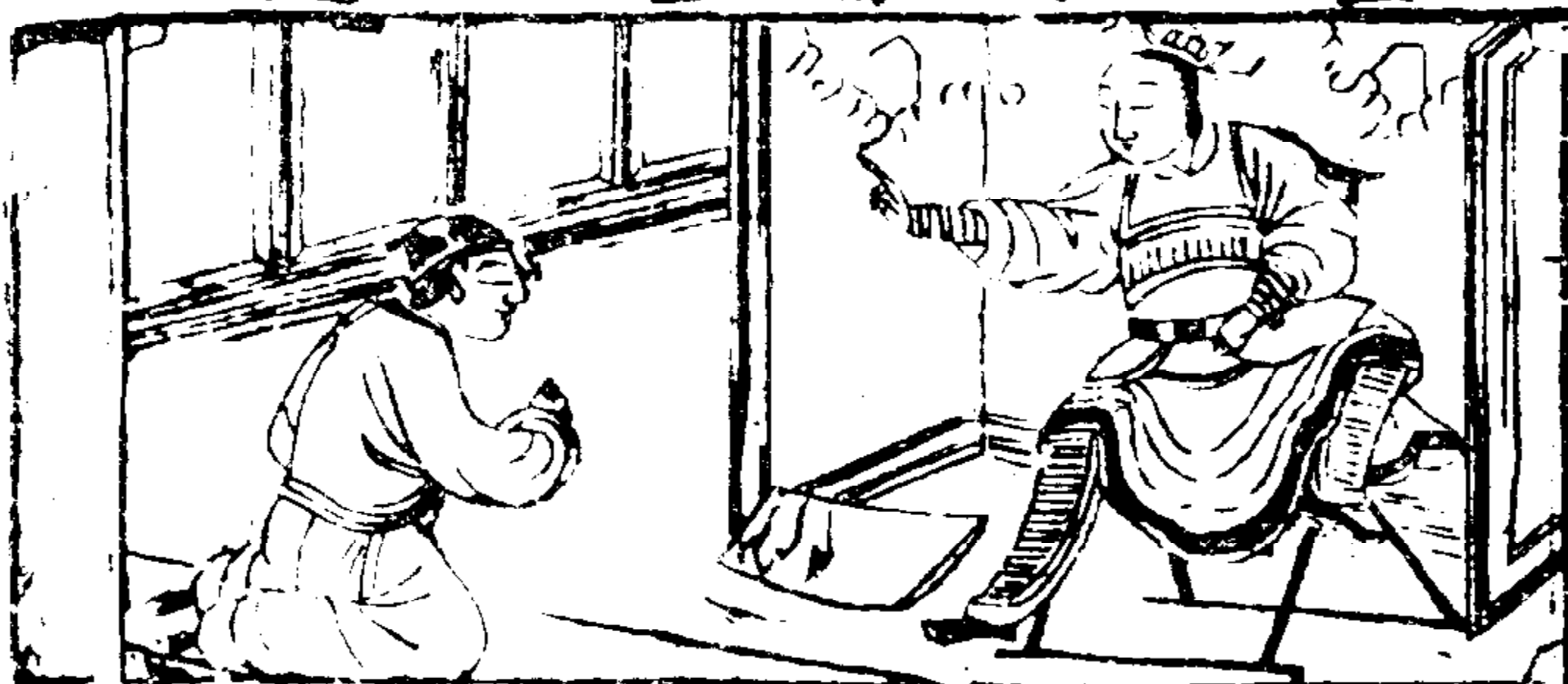
陳宮授命書



此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屠紹未  
 為晚也若使留紹呂布必來救援規寇許都為禍不淺矣操然之  
 當夜召荀彧入後堂將荀紹之事問之彧對與郭嘉言語相同操  
 又問曰然則紹可與兵征汝否彧曰未可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  
 仁若伐紹布必乘虛入寇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以顯官許以  
 糧斛乘彼有事於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  
 一舉可禽操服其言大喜曰即調兵東征呂布彧曰先使劉備處  
 計會接應待其回報方可發兵次日待紹使奏加紹為太尉大將  
 軍兼幽青冀州四郡軍馬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回  
 報紹大喜遣兵討公孫瓚呂布在徐州宴待陳珪父子陳宮不悅  
 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恐有謀害不可不防也布叱曰汝獻  
 讒言謀害忠良不看舊日之面豈斬汝首官嘆曰忠義之心不  
 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歎待幾日忽天來人笑問曰不悅遂帶數  
 騎往小沛地面圍捕見官道出使至宮疑之乃棄園場問曰汝是  
 何處使命使命不能查實使命問曰汝有何期備用備用之期備用  
 問使命使命答曰曹



呂溫侯省書大怒



丞相差未沛縣下密書及得回書不知何事留因書相疑許書相也云

今奉公相明命敢不夙夜用志奈備兵微將寡不敢妄動望公  
 相大兵到未備願為前驅呂布乃虎狼之徒恐難收服非小敵  
 比也宜謀謀遠敵方能一擊備廢其整甲謹待鈞命  
 呂布看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遣陳宮結連  
 太行山賊寇孫觀吳敦尹札昌稀東取山東兗州數郡高順張遼  
 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在中三路救應先說高順  
 出徐州便是小沛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聚眾人商議孫乾曰先告  
 急於操次堅壁以守之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時塔下一人出  
 曰某願往此人是玄德同鄉因來沛城投謁玄德待為幕賓姓簡  
 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逢善能舌辨玄德命簡雍行整頓守城器具  
 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關羽守西門張飛守東門糜竺以妹嫁  
 與玄德為次妻更以家產千餘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  
 有即舅之情故令竺并其弟糜芳守中軍保護老小高順兵到玄  
 德在敵軍上自語更溫侯無仇何故加兵簡雍曰汝共曹操同連

夏侯惇拔矢噴睛



敗尚敗抵請大罵一日而止張遼分兵在西門攻打開羽至城上曰  
 汝一表非俗何故大身於城部之下張遼低首不語羽知此人自  
 忠蒸之氣終日並惡言羽使人探听西門消息入報飛彼辱罵  
 只要出戰羽見遼言心處飛厲殺羽來說之遼見拍馬而去飛欲追  
 趕羽喚入城守軍上堅守飛問其故羽笑曰張遼武藝不低吾在  
 城上說他因此拍馬而去飛方省悟再不出戰布見攻城不下自  
 來搦戰玄德在城上曰非倫之罪丞相傳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  
 容不答苦亡相告帝心少回只令圍城布回徐州差逢萌往淮南  
 見袁術請罪許女兒婦術曰若要准信先送女來布意未決簡  
 雍來見曹操告知思由操曰吾不憂袁術縱橫肆志必有豪杰應  
 之可往破也操差管侯惇領兵五萬為先鋒操與眾謀士簡雍隨  
 後先就夏侯惇令兵五萬前至徐州界上高順報呂布亡先  
 萌侯成曹性三將同來接應高順離浦城三十里去迎操兵玄德  
 見順兵退知是操兵王引開張出城下三寨只留孫乾守城竺芳  
 守家屬夏侯惇與高順戰五十餘合高順敗走夏侯惇趕去被曹性放一箭射中左目

日信三回志傳 卷三  
惇乃拔箭脫出眼睛大呼曰父精母血不為棄之縛于口中嗚嗚之聲怒撥馬直取曹性  
一鎗搠透性面門死於馬下史官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 劍戟叢中敵萬軍  
拔矢去眸枯一目 噴睛忿氣叫雙親  
忠心力把黎民救 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獨明難比論 至今功蹟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使回高順却從背後奔來呂布軍一齊都到曹兵大敗夏侯惇  
殺開大路救兄而走呂虔李典收敗兵退濟北下寨高順引兵回擊玄德勝負如何一

鑄出像三國志傳三卷終

呂奉先殺進沛城

新編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四



呂布敗走下邳城

高順令張遼擊張飛寨自擊關羽寨關張各出引敵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布從背後引軍殺來關張兩寨軍皆潰散玄德引數十騎復回沛城背後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門放下吊橋城上待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呂布乘勢趕入城門雍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戰一箇把門的盡皆逃走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穿城而過出西門匹馬逃難布到玄德門首糜竺出迎跪於馬前言曰劉玄德乃將軍之弟也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麾下矣昔日轅門射戟之恩玄德一飯之恩未嘗忘也望將軍憐之呂布曰吾昔日與玄德曾拜兄弟義安肯害他妻小汝可引老小復去徐州舊宅中住賜汝劍一口但有登門者即斬之糜竺保看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敗玄德軍馬自投山東兗州界上來留高順張

連屯小沛孫乾力竭出城關張各自收拾脫身人馬往山中屯扎却說玄德匹馬往

# 玄德投奔劉安家



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疋馬趕來回頭視之乃孫乾也二人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二弟今不知存亡老小失陷吾身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可自去投曹操以圖后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來路自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玄德名饒進飲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問是同宗豫州牧場去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問曰此何肉也劉安曰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辭去后院取馬見殺死其妻於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辭有老母不可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寨野軍馬到玄德迎之乃操兵也直至中軍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訴說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幼之事操亦下馬更訴劉安殺妻與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黃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候惲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枯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贈藥與藥視之令九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品布見在何處人報云與陳宮似鬪結連太行山群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十萬軍打沛城操統二十萬同玄德來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攔路乃是

劉玄德入見曹操



運馬三封密書拴在箭上射下

關去次日早辭陳宮曰關上無妨吾交溫侯往沛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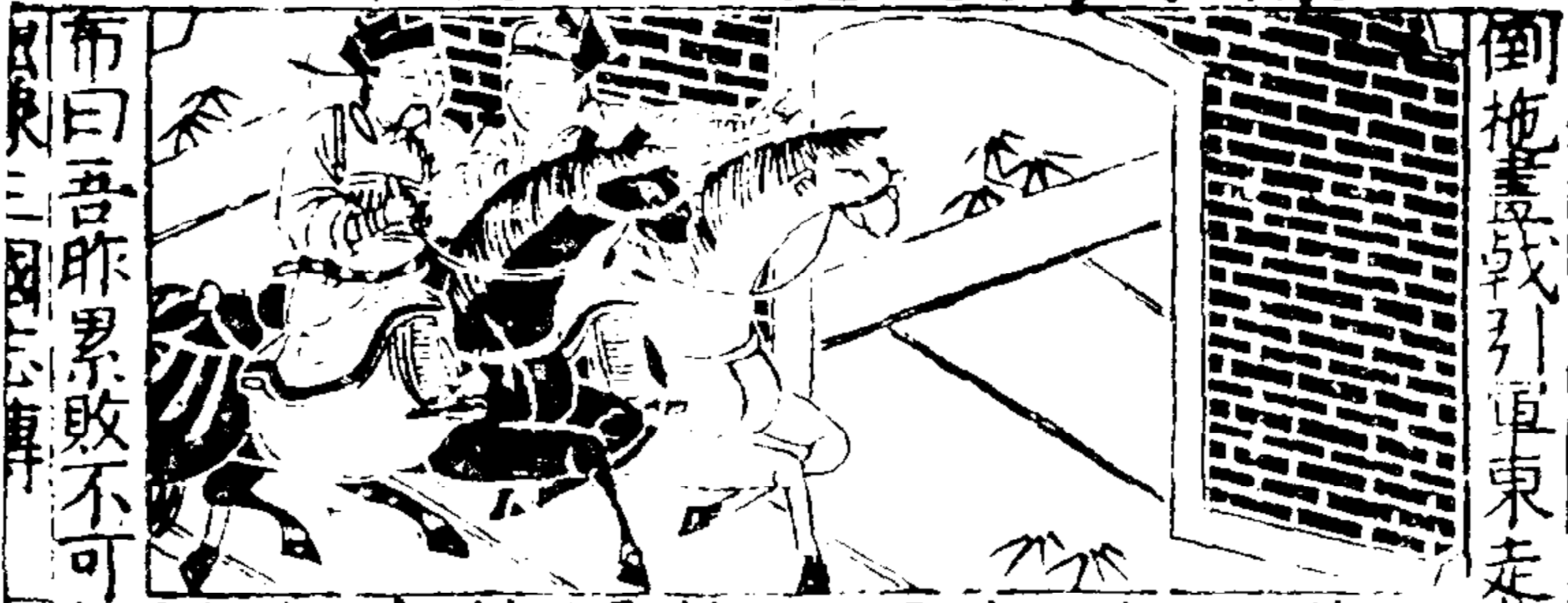
太行山孫觀三敦并禮呂稀三萬餘兵四員並立於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身舞刀而  
去四將一齊來迎褚料想神威四將迎敵不住四散走了轉乘勢  
掩殺退上蕭關令人報呂布布欲行往沛城高順告急布喚陳珪  
令守徐州布帶陳元龍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公曾言東方之事  
盡付與汝今日布勢將收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  
呂布敗回便與糜竺等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  
計珪曰布老少在此必有心留戀登謂布曰徐州四面敵操必死  
攻先思退走可將錢糧移往下邳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  
元龍之言是也吾就移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  
下邳城將船隻運糧草金帛布與陳登先來蕭關救援布到半路  
登曰太行山孫觀等輩皆有寇心未可付托布曰元龍與我有益  
布未行登先到關陳宮撤廟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汝等不肯向  
前要來責罰宮曰即日操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交主  
公守保沛城至緊登於關上望之見曹操軍馬通在關下登是夜

# 孫觀騙陳宮棄關



飛馬來見呂布報曰關上孫觀等皆欲敵門其已納下陳宮將軍等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來與宮舉火為號相應務先到關報曰曹兵抄小路已入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眾人棄關而行登就山上放起火來呂布乘黑來觀曹軍搶入關中陳宮軍和布軍自相掩殺背後曹軍又到臧霸孫觀等各自四散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壕邊叫開門城上亂箭射下來糜竺糜芳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公劉玄德城池今日依舊還吾主公布問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訖老賊布在城下問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問逆賊平軍中遍尋不見布與陳宮回沛城來半路見一彪軍馬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驚問之順曰陳登來報某言主公被圍今吾等急來解救宮曰又是此賊之計布怒曰吾誓殺此賊進兵小沛曹仁軍馬已自入城布來城下大罵陳登在城上曰吾世本漢臣安肯從賊反耶布轉怒問陳後喊起布使高順張遼之當先一將乃張飛也高順戰敵不住退陣走飛衝入陣來呂布怒氣轉加來關張聽正聞之間陣外喊聲起曹軍來到呂布

# 操與玄德入徐州



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出五六月各寨

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曹軍而下殺來人馬困之一彪軍來當頭攔路乃關羽也橫刀躍馬截住呂布去路布自與關羽交鋒背後張飛趕上布衝開路走慌奔下邳侯成引軍接入關張二將來曹軍中尋見玄德拜哭於地各叙失散之事隨同曹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眷無虞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設宴大勞諸將操頌陳珪父子之功加食邑登受伏波將軍操既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分兵四面緩緩而進若逼太急則死戰而投袁術矣一往投術其勢又太急難擒獲淮南徑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後未嘗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淮南徑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少違次日操分派各路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二將取淮南徑路來襲邳州呂布在下邳自以為錢糧足備以資於內泗水之險以拒於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曹操領三十萬兵來可因其塞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



# 高順張遼救陳宮



下定操令三千餘將皆全付鎧甲直到城下叫呂布打話布上城頭操在麾蓋下以鞭  
 揖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聞奉先結婚表術吾故領兵至此寔為  
 術也術有友逆大罪汝有討卓之功若能倒戈投降共扶王室不  
 失封侯之爵若復愚迷不省城池亦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布曰  
 丞相且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後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  
 毀他人耶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而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去  
 布曰曹丞相困吾吾當首明陳宮变色曰逆賊曹操明公今日若  
 降如將鷄子投石豈可得全也

##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布欲拔劍斬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言口從心出願主公  
 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耳願公臺教我拒敵之策宮辭無計布  
 懇求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安肯不從宮曰操遠  
 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必為聲勢於外宮與眾將守於內  
 若攻將軍必引兵出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救於後不旬日曹  
 軍食盡可一擊而破此乃備慮之妙也布曰公言極善遂謀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

嚴氏止布勿拒敵



時布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倚角之勢如此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宮如

兒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宮不過如此而欲委全城託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豈得為將軍之妻哉遂三日不出宮入見布請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去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引兵出截其糧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善又入後堂見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操糧道必須令陳宮高順守城我聞順宮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必不同心也如有挫失將軍當於何地而自立乎願君詳察勿被宮等所誤也妾昔長安已為將軍所委棄賴龐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言罷而哭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願將軍以妻妾為重勿輕騎自出布乃出告陳宮曰細作言操糧至操豈詭計未敢輕動宮長嘆而出仰天而言曰吾死無葬身之地矣靜軒先生有語斷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

社鼠城狐棄寨垣

莫笑溫侯無決斷

丈夫多惑婦人言

# 許汜王楷出淮南



夜過玄德寨正行之間寨中張飛殺出截住郝萌交馬一合生擒過了汜楷已到城邊

布終日不出只守貂蟬嚴氏飲酒以解悶懷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楷來見呂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為婚將軍何不求救術兵一至內外攻擊曹軍必破也布大喜修書遣許汜王楷同行汜曰須得一軍衝陣而去方可布交張遼郝萌引一千軍送出隘口五百軍回五百軍跟汜楷去張遼在前郝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分一半軍回郝萌引五百軍馬跟汜楷去張遼回來関羽攔路各有顧盼之心而不下手高順侯成引軍出城救張遼回且說汜楷到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日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聞何也汜曰此是曹操用計間諜以至如此望明公詳其情而納之術曰前者如此汝不是曹操所困亦不肯以女許吾之子汜曰明公今不救布布必敗耳布若一破明公亦破也術曰奉先反覆無恒可送女來當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后萌結束了

# 術見布不肯救



天叫高順救入折了百餘軍并健將却說張飛解和萌見玄德備細問了押往據寨為說求救表術許女為婚之事問罷口詞探交斬於軍門換主簿告示各寨有人走透言布等將士者並按軍法各處悚然玄德到寨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要路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今後日夜不敢解甲矣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泥楷見布言表術先要得見婦便當傾國起兵布曰如何送去泥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何如泥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來日亥時可以上馬布交張遼侯成引三千軍安排一輛小車待我親送百餘里却交你兩個去次日天晚布將女子用甲包裹以錦纏身布上赤兔馬縛女於背上手持畫戟時約二更星月微明開城當先出來背後張遼侯成跟著到玄德寨邊一聲砲响雲長當住大叫呂布休走戰不十合布刺斜便走張飛早引出一軍來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玄德自引一軍掣雙股劍來迎敵兩軍混殺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背上只恐傷著不肯來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兩軍殺來衆軍皆大叫不要走了呂布見軍來太急只得退回下邳玄德等各收

# 關張大戰呂先



合禮與侯成作賀釀五六斛酒臘十餘顆猪頭未敢先飲侯成持酒二斛猪頭一顆入

軍回寨端的不曾走透一軍布歸城中只是飲酒却說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

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其將楊醜殺之醜欲將頭來獻丞相又被陸固殺之陸固又投大城去了操聚衆將曰吾城兩月不下北有西涼之憂東有綉表之患袁紹表術使吾食不甘味幸是張揚自城不然亦為大害意欲舍布回許都暫息征戰若何荀攸急止之曰不可某觀呂布勇而無謀今累戰敗銳氣怠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布不能用布銳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急攻之呂布可拔也郭嘉曰吾有一策勝如二十萬軍布雖勇不可逃矣荀攸曰莫非決沂泗之水而滄之嘉曰然操大喜差五百軍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登平地吾何惧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傷身精神消滅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誤矣自今日斷了城中但有酒者斬侯成有馬十五疋被後槽人商議盜去獻與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將后槽殺之諸將

# 水透下卸軍思反



請布到曰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相賀釀得此少酒臘得數豚未敢先飲  
 先奉微意布怒曰吾禁酒汝釀酒諸將共飲同謀伐我耶推轉斬  
 之高順等入告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看諸將面且打一百哀  
 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衆皆心變時宋憲魏續共來探  
 視成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彼只以妻子為重視我等為  
 草芥耳續曰軍圍城外水透城邊吾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  
 我棄布而逃之若何續曰非丈夫而何不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  
 害成曰我因追馬而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兔馬也汝二人獻門擒  
 布吾先盜赤兔馬而報曹公若何三人商量定下計策侯成暗來  
 馬院觀其動靜見後槽人皆睡殺死數人騎赤兔馬走東門魏續  
 放出佯作追馬直至操寨獻馬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準備  
 獻門操得消息押榜示衆數十張令軍人射入城去其榜曰  
 今奉明詔征討呂布如有抗拒大兵者滿門誅戮如有城內上  
 至將校下至庶民獻呂布賊首者重加官賞

漢大將軍曹示

# 憲績拿布送曹操



次日平明城外大軍一齊吶喊振動天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到來青馬魏  
 績走透侯成欲待治罪望見白旗插在白門樓上布且迎敵城裏  
 城外箭如飛蝗砲如掣電從平明打到日午城外軍退呂布少愁  
 樓上坐倚於床腫著宋憲魏績喝退左右先盜了劍戟兩個齊上  
 鄉倒呂布急呼左右憲績殺散把白旗一招大兵齊到城下夏侯  
 淵先來未肯准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戟來大開城門一湧而  
 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被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湧至皆被生擒  
 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鎮壓不許劫掠良民操  
 坐城門上使人請玄德玄德乃引關張到城上令玄德坐於側操  
 交群刀斧手簇擁呂布過來布雖長被數條麻索縛作一塊兇布  
 叫曰縛太緊少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緊也布曰容申一言而死  
 操曰且稍寬主簿王超曰不可呂布乃豹虎也其衆在外不可寬  
 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容耳布見侯成魏績宋憲皆立於側布  
 曰吾待衆將不薄安忍反也宋憲曰汝聽妻言不用將計安得為  
 厚也有默然操交先推過

押布陳宮見曹劉



陳宮來操曰公甚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之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汝何故事

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誦詐奸雄也操曰公臺平昔自為智謀有餘今竟何如宮推布曰但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何如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份也操曰卿如是奈你老母何宮曰吾聞將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不在宮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吾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嗣妻子之存否亦不在宮也操有留戀之意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自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頭來樓下臨刑操謂從者曰疾送公臺老母妻小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之宮不言引頸受刑眾皆下淚操令以棺木盛之遷葬許都史官有廟讚云

生死無二主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 辭親寔可哀 白門身喪日 誰有似公臺  
 又詩嘆曰

亞父忠言逐楚項 子胥刺目遇夫差 白門樓下公臺死



# 公臺引頸就刀死



扼腕令人發嘆嗟

又詩曰

不辨魚蝦不識龍  
一點忠心貫日紅

要誅玄德拒曹公  
雖然背却蒼天竟

此言陳宮雖不識人忠義之心凜然萬古也

後曹公養其母妻嫁其女待之甚厚此是曹公德也操出呂布與  
 玄德曰公為座上客布為帳下虜不能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  
 操交押過呂布來布曰明公所害不過於布布今已伏天下不足  
 憂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何如玄德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原  
 董卓乎操點頭自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縊之布  
 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操大怒忽一人大叫曰  
 呂布匹夫何怕死耶眾人視之乃張遼也群刀斧手擁遼至操令  
 先縊死呂布然後梟首有詩嘆曰

夜讀三分傳 堪嗟呂奉先  
背恩誅董卓 忘義殺丁原

倚仗英雄氣 不從忠直言  
白門身死日 何必望長壽

布罵玄德大耳兒



宋賢有詩曰

洪水滔滔浸下邳 當年呂布被擒時  
 謾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太寬求太懦  
 空使赤兔馬千里 養鷹你飽縱教鷄  
 戀妻不納陳宮計 枉罵無端大耳兒

羅隱一絕責劉玄德云  
 傷人餓虎縛休寬 董卓下原血未乾  
 玄德既知能咬父 爭如留此害曹瞞

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兵士獻上布首級交押過張遼  
 來操指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我兩個濮陽那裡廝見如何忘了  
 操大笑曰你元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  
 惜火不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  
 來殺張遼上引頸待誅

曹孟德許田射鹿

劉玄德攀住臂膊關羽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客  
 留關羽曰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在地曰我亦知文遠忠義之士

# 曹操班師回許都



疾世譜來檢者今宗正卿宣讀其譜曰

故賦之耳操親釋其縛自與穿衣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認仇遂降操拜還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遷招安城霸七關呂布已死張遼投降亦引本部數百人來降曹操皆賜金帛衣服城霸招安吳敦尹禮來降獨有呂稀未歸順操封霸瑯琊相孫觀等各加官守青州附洵地面操收呂布妻女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班師還許都道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徐州牧操曰使君功大必當面君回來未遲百姓叩頭拜謝操馬上與玄德曰待君朝賀之后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喚車騎將軍車胄領徐州仍令陳登副之二人謝畢自守徐州操大軍還許都出征官員各各封官賜賞留玄德在府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朝見玄德具朝服拜舞於殿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也玄德不覺下淚帝驚問曰卿何故悲傷也玄德曰適蒙聖上見問因傷先祖臣乃忠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真封涿州陸城亭侯因而家焉臣辱先祖因此下淚帝勅取宗

# 操引玄德見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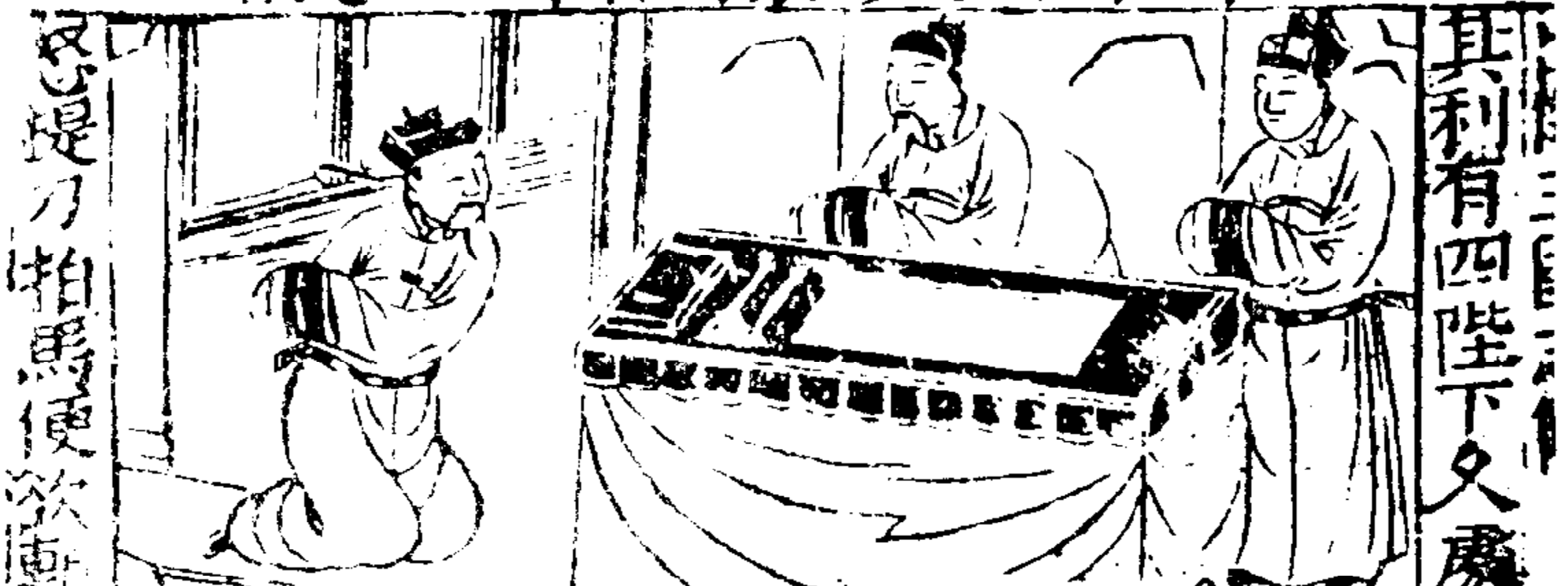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封中山靖王名真封陸城亭侯真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翳亦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沂陽侯劉誼誼生慮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奮奮生鄧侯不疑不疑生東郡范令劉雄生劉弘弘不仕備乃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為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備入殿叙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國務大事分毫不得由朕今得此英雄之皇叔天指路矣帝詔御宴待之令操定擬官爵操拜玄德為左將軍封宜城亭侯玄德謝恩畢出朝自此皆稱劉皇叔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物也操曰自有主意於是和玄德出則同語坐則同榻美食分用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振動可興王伯之基乎操曰未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可見矣操選良馬名鷹駿犬弓矢俱備先令人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非是正道也操曰秋狩冬狩四時出如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

古之帝王春蒐夏閱

秋狩冬狩四時出如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

# 帝出與操備田獵



其利有四陛下又虜深宮神亦疲倦馳騁於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矣播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得倦則生疾奔走免疾其利三也自天子之於公卿不可不習射也帝即上馬帶雕弓金鏃箭排蓋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揮箭內穿掩心甲手提兵器引數十騎跟蓋駕出許都百姓聚觀關張隨在玄德背後看了人材兵馬無不稱奇操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爭一馬頭地操背後都是軍馬週迴布擺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地操背後都是他心腹知己之人文武百官遠近侍從當日獻帝馬到許田之地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待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草中趕起一兔帝命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帝皆稱賀玄德下馬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荆棘中趕起一鹿衝人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回顧曹操曰卿可射之操就借天子雕弓金鏃箭拽滿弓一箭正中鹿背倒於草中滿山群臣將校皆為天子射中盡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天子之前以迎當之眾皆失色玄德背後關羽大

心提刀拍馬便欲斬操其意操頭送目不肯令出關公是個仁義之人見

帝會備射兔中箭



此便不敢動手操獨視玄德玄德入身稱賀曰恩相神箭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

福耳就馬上與天子賀罷不遠離弓老臣無不嗟呀園場已罷天子駕回許都各自安歇玄德謂關公曰汝今日何燥暴也如此關羽曰欺君罔上之賊羽寔難容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擊鼠當忌器耳操爪牙極多倘傷天子罪在我等吾固止之關羽曰今日不殺必有禍矣玄德曰且宜秘之却說獻帝至晚還宮泣訴皇后伏氏曰朕自即位以來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李傕郭汜之難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在背園場上自迎呼萬歲操畢竟必奪天下吾夫妻未知死於何處伏后曰公卿子孫食漢祿餘年直無一人効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言訖共哭忽一人自外入殿曰汝夫妻休憂我舉一人以安社稷帝視之乃伏后之父伏完也帝曰國事知吾腹中事乎完曰田獵之時見操賊寔有奪天下之心帝曰肅朝之人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討賊完曰老臣無權難舉此事除是十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國舅難朕素知之可宣入內共議

# 劉玄德雲長共話



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心腹倘有一泄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國舅董承自盡方保駕其計如何

##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新衣一領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於帶鞞襪內縫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是為良策帝然之伏完出帝自暗書手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后縫於玉帶紫錦背襯內預穿錦袍一領自繫玉帶令內侍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與后說霸河之苦論日日之功終夕思慕可伴朕躬于宮中閑步散悶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功臣閣內已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漢高祖聖容指而問曰此吾祖何人也承曰陛下開基創業高祖皇帝何謂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身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白蛇於芒碭山起義兵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載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

承曰高皇帝英武之君不出世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何人也承曰乃留侯張良節侯

恭帝嘆曰祖宗如此之英雄子孫如此之懦弱何損益大不同也

# 重承密衣帶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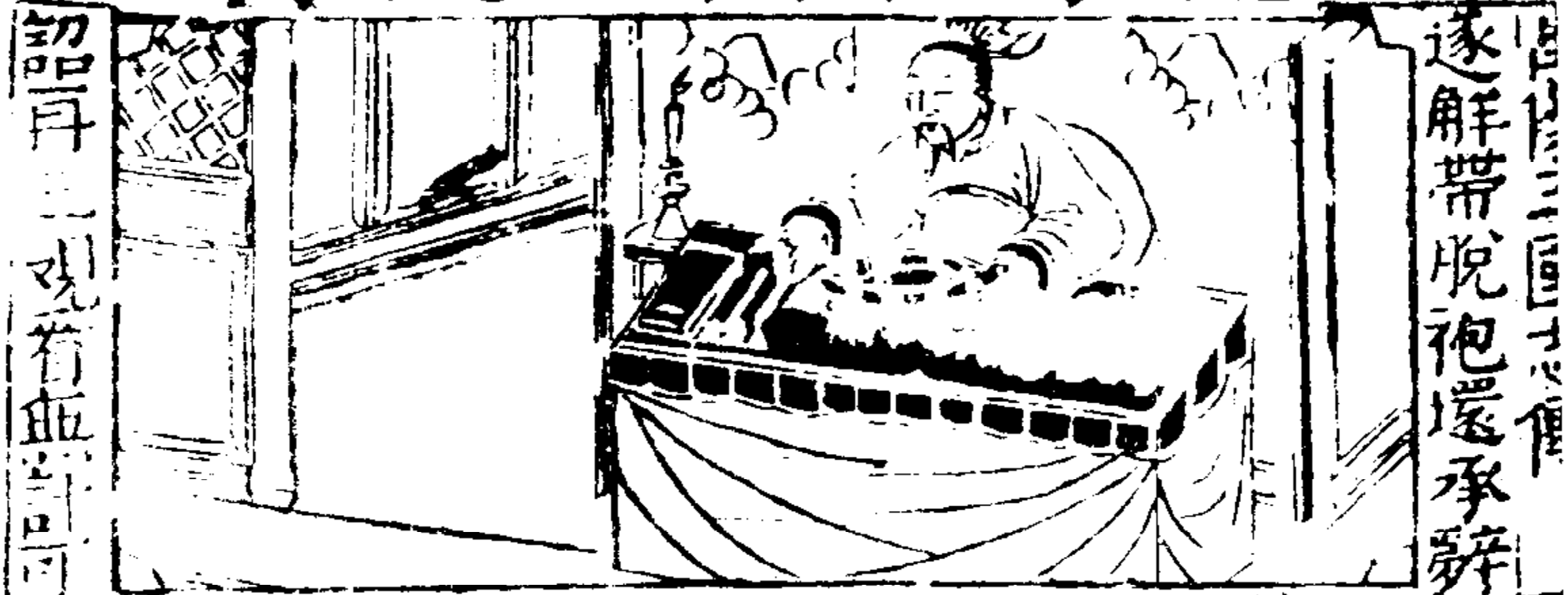
何帝曰此二人有何功而立于皇祖之側承曰開基創基實賴二人之功也張良運籌

帷幄之中央勝千里之外蕭何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高祖常稱其德帝曰真社稷之臣也立此配享成為相獲帝曰碩左右較遠與承曰他日卿當立於朕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應之功未嘗少息無可為賜朕當賜此袍與此帶當如在朕之左右帝解帶脫袍賜之低語曰子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出閣元來已有心腹人去報曹操承正出宮操入來急無躲路立於輦路之傍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宣賜錦袍玉帶操頷之曰有何緣故賜與衣帶承曰以承昔日西都保駕之功故乃賜之操曰解下帶來借觀承却疑帝有密意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左右交解下來操看了笑曰果然是好條帶就脫下錦袍借觀之將於日影中照看看罷穿在身上繫了帶曰碩左右曰若何對曰稱貴朕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

有謀乎承急應曰小人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笑曰吾戲耳汝愛恩賜吾何奪之



# 董承夜閱詔流涕



遂解帶脫袍還承辭而歸到家將衣子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吾以言指我不見裏曲何也是夜不能寢寐忽尋思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白玉玲瓏紫錦為襯承又未曉其意放於桌上明燭夜坐展轉尋思不覺疲倦伏几而卧忽却落燈花於帶鞞上燒著背襯承驚覺見紫錦破處微露素絹隱有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承大駭視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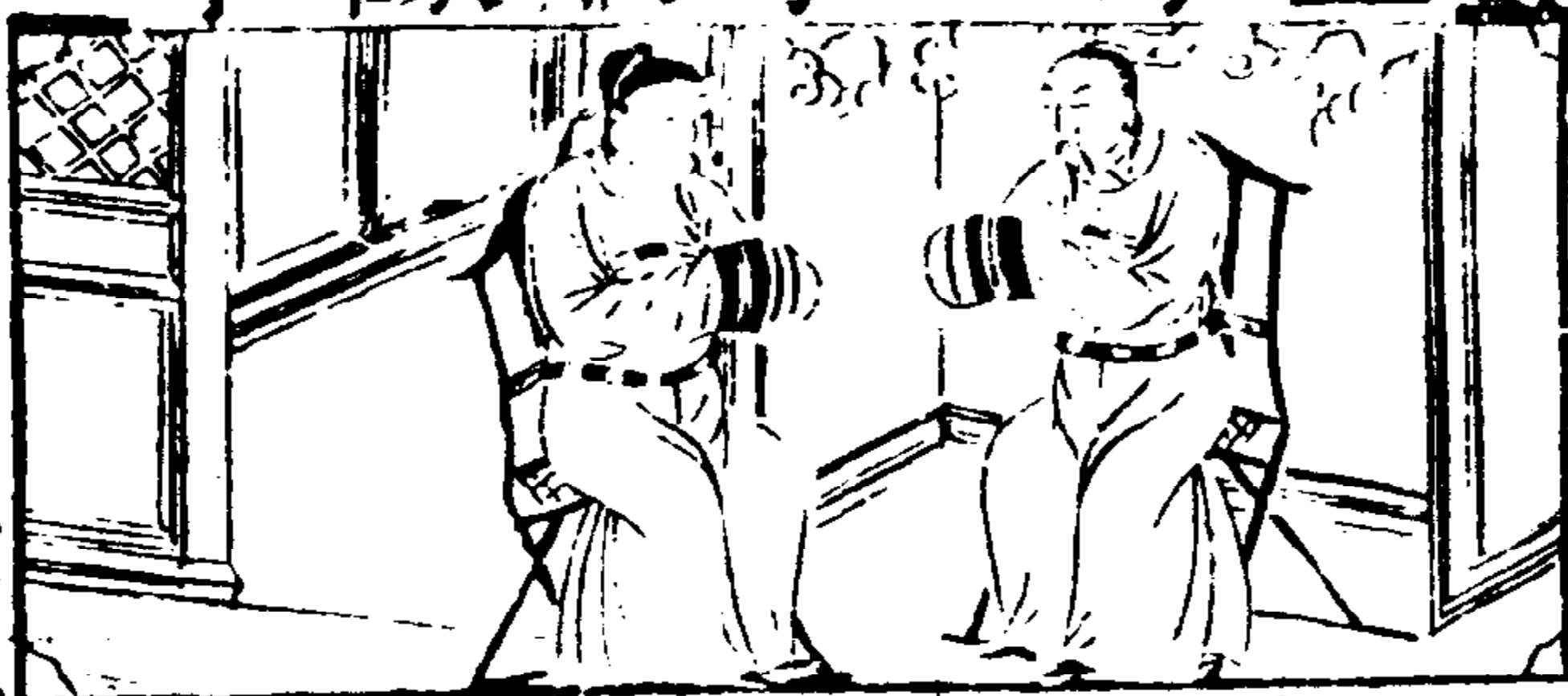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序君臣為當近者權臣曹操出自閹門濫叨輔佐之臣定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敗壞朝綱敕賞封皆非朕意夙夜憂懼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元臣朕之至親可念高祖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而全之士殄滅奸黨復安宗社除篡逆於未萌祖宗幸甚愴惶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

建安四年春三月一日詔

承拜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皆藏袖中獨步出書院中將詔丹一覽看血書可怖

操之策未有定見止伏流涕

# 董承王子服事



承嘆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賜願必醉矣遂出詔令觀之二公下淚即請

卧未及半晌忽侍中即王子服至服素與董承極厚遂入書院見承睡著承底下履者詔書微露字樣服取視之藏於袖中遂大叫好睡得著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体服曰汝尋何物承無可答之子服曰汝欲謀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拜曰君若如此漢室宗族並皆休矣子服曰吾宗祖累世食漢祿怎敢負之吾欲助兄一臂之力共殺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服曰應於詔後同立義狀各舍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押字服即書之服曰將軍吳子蘭與我結生死之交吾必令同力滅賊承曰滿朝中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諒即吳顧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我正商議間家童入報種輯吳顧相探承曰此天助也交服只在屏風后權避承出接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畋獵回來君懷恨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吳顧曰若有人協助吾殺此賊矣種輯曰與國家除害死亦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汝欲殺曹公國舅便是證見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死為漢鬼不似汝賊之共黨也

承嘆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賜願必醉矣遂出詔令觀之二公下淚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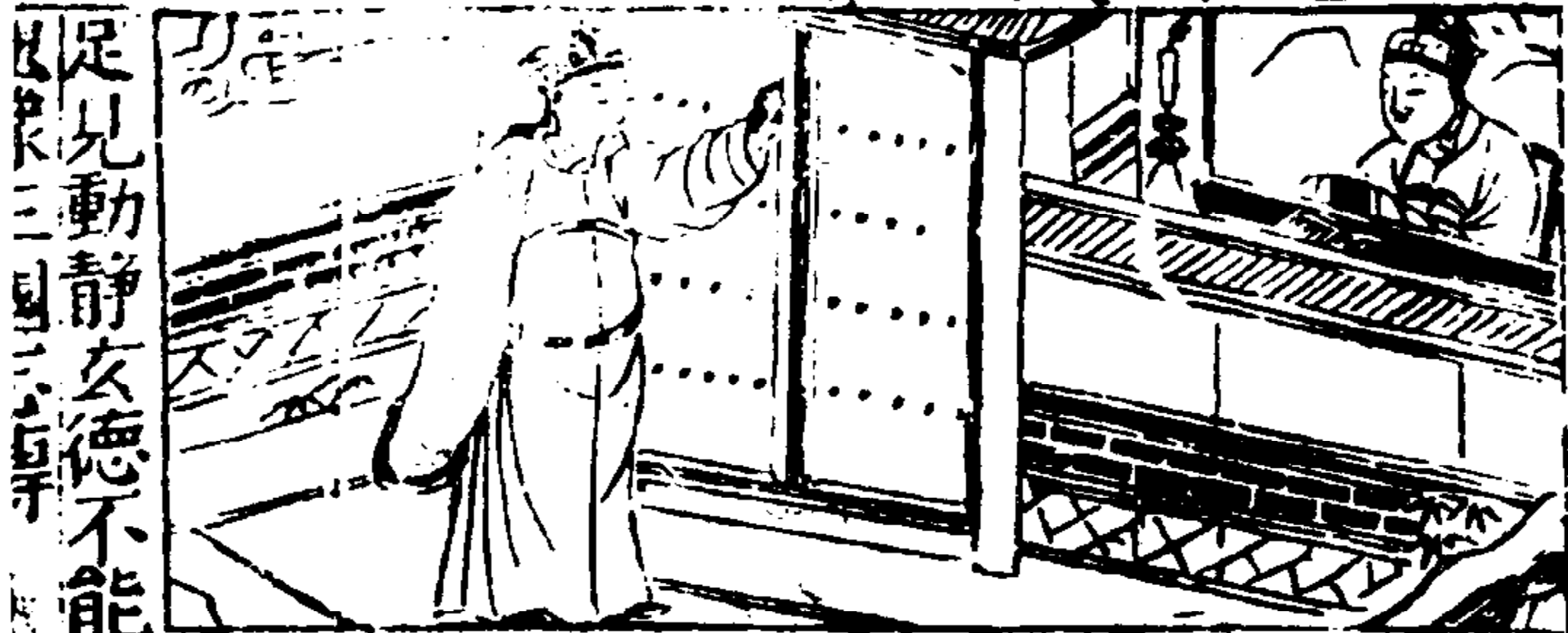
# 馬騰相探董承家



丙助吾即動西涼之

書名服曰只此少待吾請吳子蘭至服去不爰時二人並至蘭欣然書名承于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吾病不能相見門吏回報騰怒曰我夜來從東華門見賜錦袍玉帶為何推病吾非為哺噉而來欲見一面因西涼州去何太薄情也門吏又入報騰怒之意承曰諸公少待吾暫見便到承出接入馬騰曰西番不特入寇特來朝賀以求添助軍馬今欲回程想國舅是老夫元臣特來相辭何故推耶承曰賤軀感微疾故不及接待騰曰公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下階曰皆非柱石之材也承見騰言語感動再邀回坐問曰公嘆何人非柱石之材騰曰敗獵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滯於酒色而不思報本安得為皇家柱石也承恐操使來故嘆曰曹公乃國之棟梁也吾何能及馬騰怒曰尔尚目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低声騰曰平生怕死之人不足以論大事文欲起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其動靜邀騰入取詔示之滕毛髮倒豎咬齒嚼唇至於流血騰曰汝若有丙助吾即動西涼之兵為外應請入與諸公相見取義杖交騰書名騰乃取血令各人

董承夜訪玄德



勳血為... 死生不負所約止坐上共六人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朝廷大臣中間

少得忠義而全之人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大事必成眾皆曰將軍所舉其人是誰

論英雄青梅煮酒會

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族今與操賊作牙爪安肯行此事耶騰曰不然吾觀玄德素有殺賊之心前日圍場之中操迎萬歲玄德後關羽便殺之玄德推頭轉目令此人退了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豈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崔曰此事不宜太速再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  
夜董承懷詔改粧逕往玄德家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見承失驚  
入閣坐定閑張立於面前玄德問國舅宴夜到此必有事故承  
白曰乘馬相訪正當其理只恐曹丞相見疑故黑夜來請見玄德  
曰深感厚意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轉目搖頭  
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於公側  
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言掩面而哭玄德問其

# 劉玄德學圃流菜



携玄德手直至後園曰公學圃不易玄德却才放心答曰無可消閑耳操大笑曰

故承曰漢朝若有寧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耶玄德又恐操使來試探故伴言曰曹丞相治國家何憂也承变色而起曰吾以公乃漢朝之皇叔故剖心瀝膽以言之公何詐也玄德曰只恐將軍故乃戲耳於是遂出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承曰你我二人將軍吳子蘭侍郎王子服校尉种輯議郎吳順太守馬騰玄德曰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備安得不效犬馬之力承頓首拜謝玄德曰既奉詔萬死不辭承曰書公大名玄德即書名左將軍押了文字付承收了承曰尚容再尋三人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七施謀不可輕忽承相辭去了元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他就下後園種菜自流灌開羽曰兄長不留意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答曰非汝所知也開羽但能看春秋左氏傳或演習軍馬次日開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皇叔便行玄德得問無甚事否許褚曰不知只着便來玄德隨二人到相府操一見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

操與玄德青梅酒酌



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

忽觀枝頭梅子青已因感去年征張綉時道上缺水諸將言渴被吾心生巧計以鞭

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出水因是不渴今日見此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尚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新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以設樽俎盤貯青梅壺斟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然陰雨漠漠驟雨內來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濃陽和盈七龍得其時也與人無異能得其時則飛昇九天人得其志則縱橫四海龍之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論之玄德曰備愚濁眼目安試英雄操曰公休謙必自有主張也玄德曰備叨丞相恩德仕朝廷英雄豪傑寔有未知操曰不誠知者亦聞其名願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公兵糧足備可為英雄也操笑曰塚中枯骨耳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本初四世三公門下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屬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蒼蠅之疾

# 玄德失筋詐懼當



之軍炸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及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

藉人之名黃口孺子炸英雄也玄德又問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

雄乎操又大笑曰劉璋守戶之犬耳何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綉張

魯韓遂等皆可為英雄否操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

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亮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

謀有包括宇宙之心吐塞天地之氣方可為英雄也玄德曰誰敢

當之玄德曰誰敢當之操先指玄德後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言未畢忽雷鳴玄德匙筋矢墜便問曰何為失却匙筋

玄德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曰雷乃陰

陽擊搏之聲何足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可避之

操乃冷笑必以為無用之人也備曰德雖如也前賢有詩為証

綠滿園林春已終 曹劉對坐論英雄 玉盤堆翠青梅滿

金盞飄香煮酒濃 匙筋落時知肺腑 風雷吼處動心胸

樽前一語臨奸漢 鐵鎖衝開走蜚龍

天下高山最高有修行人在上者七在半山下聞霹靂聲上面聽得似嬰兒啼故東坡

滿寵見操與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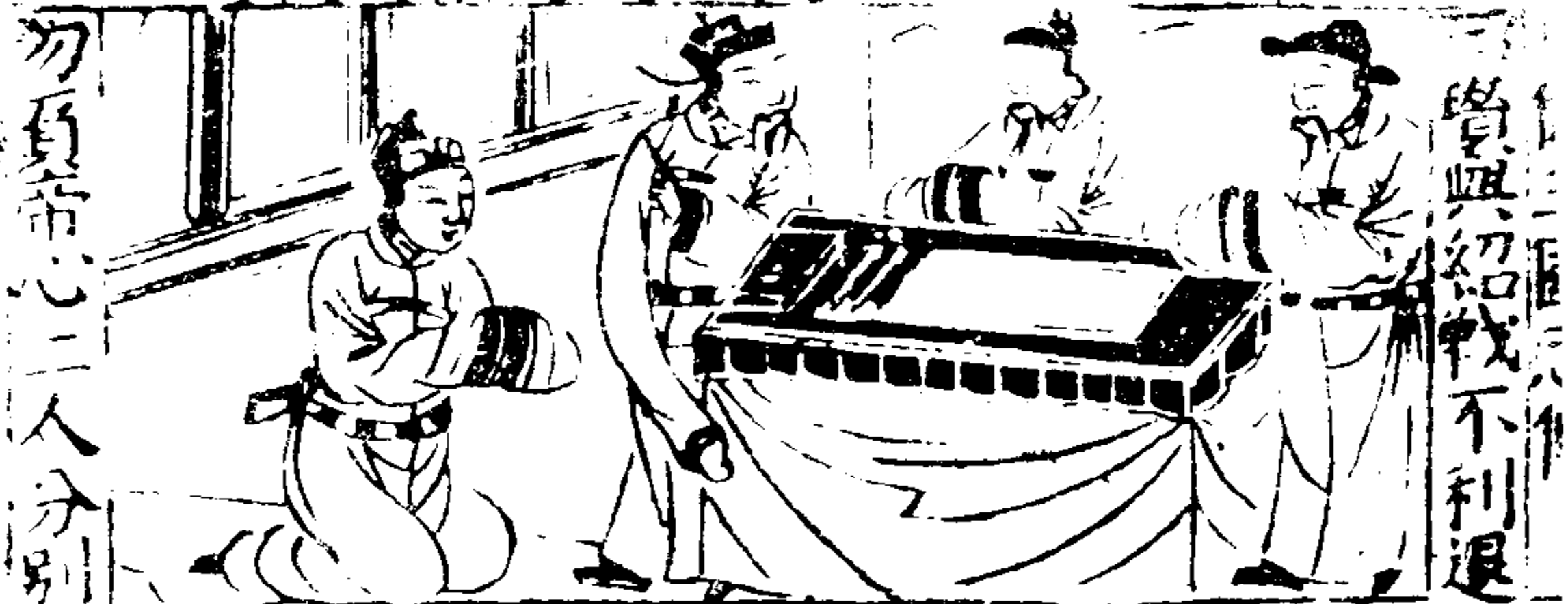
身外浮雲便有身 區區雷電苦為神 山頭只作英雄看

多少人間失筋人

大雨方住而人恰入後園手提寶劍到亭前左右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元來二人在城外射箭方面聽得玄德被張遼許褚捉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二人按劍入鞘操問曰二人何來雲長曰聽得丞相與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霸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食來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曹操而歸關張曰險驚殺俺兩個玄德以匙筋告訴二弟關張亦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惧雷其理頗同操奸雄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視吾種來之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蓋惧操言我亦英雄矣欲答未能舉一聲雷震只說怕雷使操看承我如小兒不相害也關張由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操矣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間忽人報曰解操衣結滿寵已回操召入問曰吾是汝去河北採探民物如何寵曰民物如故公孫瓚已破衣結破子玄德曰願聞其詳



備帝領兵捕術



守易州築城為圓口土煙樓可高丈丈名曰易崇樓積穀三百萬  
 斛以自守戰士出入不無精銳表紹圍者表將請救之瓚曰若救  
 一人後之戰者兵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表紹兵來多有降者瓚  
 勢孤故求救於張燕約以舉朱為號肉應外合帶書去時人却被  
 表紹擒之至夜城外舉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兵折其大半退  
 入城中被紹穿地道直至瓚所居處瓚無走路乃盡殺其妻子瓚  
 乃自縊今表紹又得瓚軍表術在淮南驕奢不恤軍士眾皆背反  
 術使人歸帝號以讓表紹使於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王璽看術親  
 自送到今表術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而急難收復丞相  
 作急圖之玄德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備請一軍半路擊之術可  
 擒也操喜曰來日奏帝便交登程次日宣玄德面君操令朱陵路  
 招領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拿表術玄德辭帝到家收拾軍器鞍  
 馬掛了將印催併軍馬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與玄德密語曰  
 國舅且忍耐吾此行必有變豹自當就書相報也承曰公且掛念  
 勿負帝心二人分別張在馬上問曰兄今帶出証何如此之慌速玄德曰吾乃龍中

郭嘉諫操追玄德

一鳥網中之魚此



行如魚歸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羅網之羈也操只可同憂不可樂樂萬一心交死無地矣關張慌趨來陵路招急行程昱郭嘉考較錢糧方回聞知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見曰丞相令劉備督兵何意操曰欲邀擊文術耳程昱曰昔日令劉備為豫州牧時某非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歸海放虎歸山日後欲制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而甚得民心張飛關羽皆有萬人敵也以嘉觀之皆非在於人下者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何不察焉操曰吾觀劉備開時學圃酒後畏雷此非成事祭之人何足憂之程昱曰學圃者為瞞丞相耳畏雷聲非本情也丞相明燭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也誰可星夜與吾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吾只用五百軍馬縛劉備關張獻到府下看是何人

關雲長襲車胄

趕玄德者乃許褚也操喜即命褚領五百鐵騎軍馬連夜趕來却說玄德與關張正行之間只見塵埃起玄德曰必是操兵追至也遂下寨唯備褚下馬

# 許褚下馬見玄德



入見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許褚曰奉丞相命傳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况傳丞相之言語乎汝回去見丞相替我稟覆  
 程昱郭嘉問吾取負金帛不曾相贈因此結怨在心於丞相前  
 以說言害我故令汝趕來擒吾亡若無仁義之輩只就此間砍你  
 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汝當速回善言達之丞相褚觀見  
 關張在傍連聲應諾而退玄德遂行許褚回見曹操玄德之言細  
 說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於劉備處取索金帛不從因此  
 結怨每於吾前說言譖之此何理耶程昱郭嘉以頭頓地曰丞相  
 又被瞞過操笑曰彼既去矣追趕成怨乎吾不怪汝亡勿疑二人  
 辭去此是操半信半疑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遣報緊急亦要回  
 去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簡雍等都  
 來相見回家探視家小聽表術軍來術因奢俊雷薄陳蘭皆反投  
 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號與表紹其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懦弱政在家門豪雄并逐分列表擅宇姬  
 周之末年士國分崩無異秦漢之末如表天受命當正君

玄德分兵擊袁術



瑞炳然今兄據有四川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論德亦無與比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尊號請兄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正其不可自失機會傳國玉璽續當獻上弟術百拜

表紹亦有冀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奔徐州來玄德知術到來乃引關張朱陵路招五萬軍出迎先鋒紀靈至張飛攔路紀靈更不打話兩將共鬪十合飛大叫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戰玄德分兵兩路擊之朱陵路招在左關羽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相見玄德在門旗下責罵袁術曰汝反逆無道吾今欽奉明詔前來討汝若東首來降引見曹丞相饒你罪犯袁術大罵織席販履小輩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步玄德兵出殺得尸橫遍野血聚成河士卒逃亡不可勝計袁術敗走投往蕩山雷薄陳蘭劫盡糧草玄德迤邐趕來袁術四下無路回壽春人報壽春已被群盜所襲術乃駐兵江亭只有一千餘眾時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散與軍士術煮飯粗不

# 徐璆獻璽與曹操



能下喉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得蜜水術坐於簀床大叫曰袁術到於

此乎伏倒於地床上嘔血斗餘而死後人作詩漢之時建安四年

夏六月也詩云

漢末兵多起四方 無端袁術太猖狂 不思累世為公相

便欲孤身作帝王 強暴枉誇傳玉璽 驕奢安說幸天祥

渴求蜜水無由得 獨卧空房吐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路途徐璆盡殺之璆得

玉璽走許都獻與曹操大喜封徐璆為廣陵太守此時王璽歸

魏玄德知袁術已死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陵路招回許留下

軍馬保守徐川玄德見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荼朱陵路招到許

說玄德留下軍操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何可奈何遂

喝退荀彧曰可寫批示與車胄就裏圖之操曰此計亦好暗使人

來見車胄傳操鈞命胄隨即使陳登商謀此事登曰此事亦憑將

軍神威武云何慮劉備可引兵伏於城道邊只做接劉備待焉

劉備一刀斬之

雲長斬青馬於下



安將車青頭去迎玄德後人有詩嘆車青曰

陳桂曰何不先報之答曰兒已擬定了也來報如此元來關羽在先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今在甕城邊若撞入去必然有失若交兄知之便不入徐州殺車青我有一計乘夜扮作曹操大軍到徐州引車青出迎接襲而殺之張飛道倘或不出來如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那部下馬軍原是操的旗幡衣甲都同夜至三更叫開城門城上問是那一路軍馬眾應是曹丞相前部將軍張文遠報知車青曰請陳登商議登曰若不迎接誠恐見疑若夜開門恐有奸細青上城面言云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應云只怕劉備知覺疾速開門看已延至五更城下一片聲叫開門車青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呼文遠何在中軍關羽提刀驟至直迎車青大叫匹夫安敢懷心殺劉使君即車青戰不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青轉城而走雲長趕來手提刀砍落車青於馬下梟了首級提回城下大呼曰反賊車青吾已殺之眾人無冤投降免死棄戈拋甲盡拜於地軍民皆

安將車青頭去迎玄德後人有詩嘆車青曰

# 陳登迎入徐州



相豪車曹運機籌  
 要害仁慈劉徐州  
 得雲長施義勇  
 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曹欲謀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操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時飛去將車曹全家誅殺德曰曹操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必然與兵問罪將如何以解陳登曰其有一計可拒曹操

## 曹操與兵擊袁紹

玄德問登求計登曰操所惧者袁紹也今併公孫瓚虎踞冀青燕等四郡帶甲軍士百萬文武將官不計其數可寫一封書差人送往袁紹處求救可敵操矣玄德曰其誰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與袁紹世之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矣玄德遂同登親詣鄭家拜求書信玄欣然寫之玄德差

係此書上良刑性袁紹  
 元明係此書上良刑性袁紹

孫乾書見孝紹



祖受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竊以為明公惜之言未畢謀士郭

伏聞漢祚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決策之棟梁  
賊臣曹操幽帝許昌社稷顛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輔相天  
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如久滂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  
同心共立伊周之績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願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玄德威吾弟當復何求孫乾曰此乃曹操之所使不  
容不奉命耳紹曰吾素知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紹聚文武商  
議興兵選取許昌保駕誅賊操賊一人便出乃鉅鹿人也姓田名  
豐字元浩乃袁紹第一個謀士曹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  
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返民若  
不得通乃表稱操氏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漸營河南增益  
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兵擾其邊郵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  
之中六事可坐而定也又一謀士魏郡人也如審名配字正陽配  
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界  
以伐曹操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悔也謀士廣平



# 顏良文丑兵伐曹



圖出曰非也昔武王伐紂與姜况加兵於曹操而云無名明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其

武若不及賊早定大恭慮之失也天與弗取反招其禍此越之所  
 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精審其時知其應變也願明  
 公從鄭尚書之請與玄德共仗大義勅威曹操上合天心中順民  
 意明公詳之田豐祖受堅執不肯與兵審配郭圖力勸起兵四個  
 爭論未定許攸荀諝自外而入見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作書令我  
 救劉備破曹操今令我興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祖  
 受不睦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視之見田祖低頭不言審配以  
 目送之二人應聲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若不勸兵操亦到此紹  
 曰二公所見正合我心便商議起兵袁紹令孫乾先回書答此間  
 一面起兵汝那里亦作準備孫乾自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統  
 軍田豐荀諝許攸為謀士顏良文丑作將軍起兵十萬望黎陽進  
 發却說曹操在許昌人報劉備殺了車胄見檄徐州結連袁紹紹  
 今起大軍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曹操急聚文武議其計此

太守孔融操為將許都相府上言曰紹不可輕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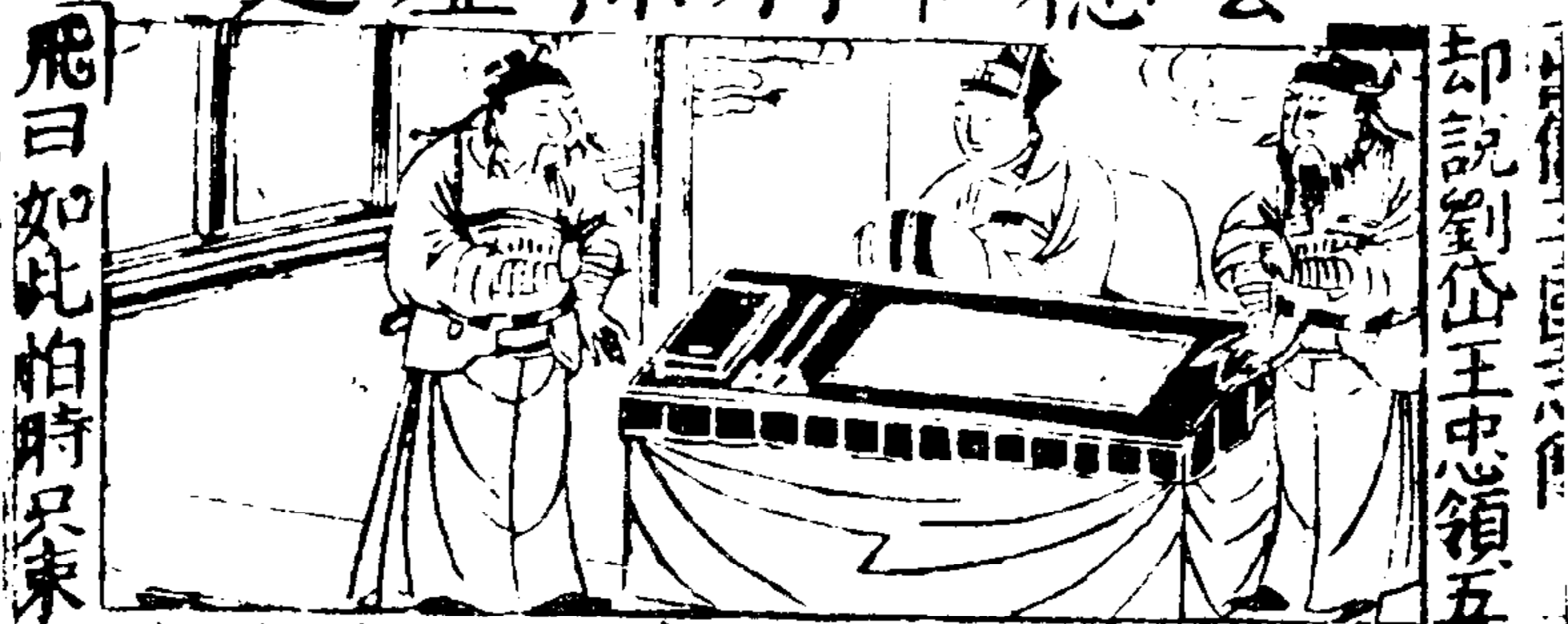
# 曹操差劉岱王忠



不和操問眾謀士曰戰與和二者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徒何必求和融曰先生錯

笑吾觀袁紹士廣兵強田豐許攸乃智謀之士為之審配逢紀盡忠臣也任其事頗良文丑勇冠三軍其餘相受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皆世之名士何以紹為無用之人也荀彧笑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立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其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矣其餘碌碌等輩縱有數百何足所料耳即調兩班軍官聽令差前將軍劉岱後將軍王忠領兵五萬打吾旗號出徐州擒劉備吾自引大軍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敵操曰吾亦知非劉備對手權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收了袁紹却勒兵來破劉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操自領兵離許都進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深溝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十月元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祖受又恨紹不用其謀廝相不和不圖進取紹心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操令臧霸引呂布部下舊軍士守拖青州于禁李典屯軍河上操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還許都

# 玄德命羽探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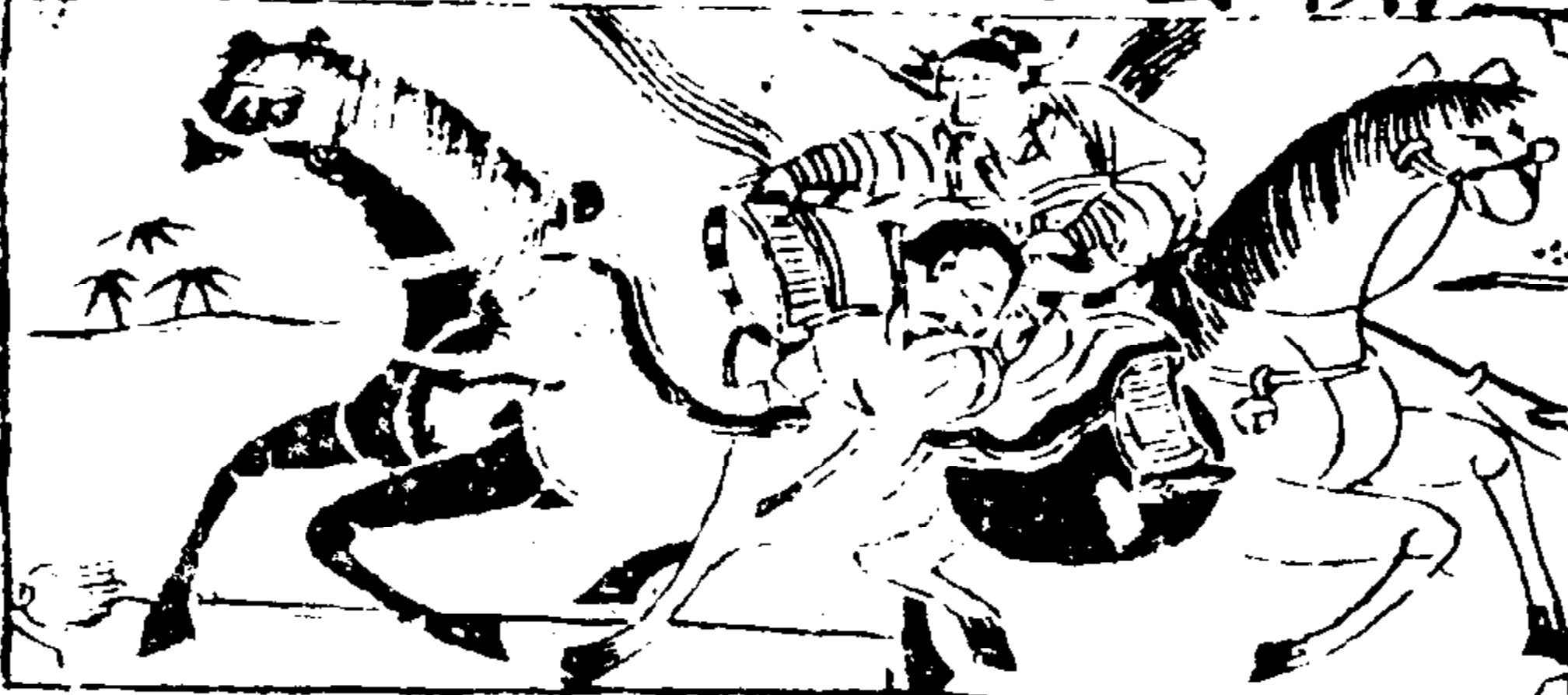


却說劉岱王忠領五萬軍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掃旗號只聽得河北聲息  
 操還許之後差人催劉岱攻徐州元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  
 敢便動亦等河北消息劉岱在寨中與王忠共議丞相催併攻城  
 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吾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  
 名爵同領兵來二人相推使命曰你二人拈鬪拈着的便去却是  
 王忠拈了只得起程分兵去取徐州

##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軍馬離城不遠請陳登同議玄德曰袁本初雖  
 有十萬軍在黎陽曾奈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操正不知在何處黎  
 陽軍中無操認旗此間城外却有他帳幔未見端的登曰操詭計  
 百出前者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故不見旌旗令彼欺敵也今  
 此間進兵必無曹操玄德曰誰可先去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  
 往玄德曰汝性燥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操也拿將來玄德曰操  
 雖漢賊托天子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拒敵便是造反  
 飛曰如此怕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勸之力尚恐絕了操

# 關雲長生長擒王忠



天兵來時我并死無藏身之地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備曰知彼知己百戰百

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糧食少軍士皆老弱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惜者惟表本初耳本初尚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出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迎敵軍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軍馬皆冒風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與王忠打話忠曰丞相怎和你一般雲長大怒縱馬向前丞相出陣我自有的話忠曰丞相怎和你一般雲長大怒縱馬向前王忠挺鎗出迎兩騎相交雲長撥回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回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王忠忠度攔截不住却撥回馬走關公右手倒提寶刀左手於馬側畔撼動王忠勒甲生拖下鞍轡橫擔於馬上回本陣兩軍吶喊王忠軍便走飛軍趕上奪得百十疋馬其餘走脫雲長交休趕綁縛王忠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汝居何職忠曰見為後將軍昨奉曹丞相差遣只來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寔無在軍內近日黎陽還許都差人督併前來忠寔詐將

# 張飛酒醉打小軍



軍之敵也玄德令解其縛與衣服酒食且監其待獲了劉岱又作商議關公曰為兄有和斛之意生擒來獻之玄德曰吾恐翼德殺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雲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董卓之時也是一項請侯今日為前將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也似二哥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你壞了他命壞我大事飛曰如殺了他我便償命玄德遂與三千軍跟張飛去飛引軍前進却說劉岱聽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數日見劉岱不出心生一計教幾個手下將士傳報將令是夜二更去劫劉岱寨柵日間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倒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一頓縛番在營中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旗却交左右故意寬縛軍士掙脫逃出營門逕到劉岱寨中報說飛自使人暗地窺望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只是二十餘人去劫寨放火而路軍却畏出寨後着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軀皆拍並聽其說虛扎空寨軍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令精兵

是下各處所到之處皆放火人劉岱先埋火兵却不見人飛兵劫寨

# 張飛捉岱見玄德



奔救山軍自亂正不知兵多少各自奔潰

一隊敗踐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

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其餘投降飛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了與雲長曰翼德自來麓園今亦用謀計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迎接飛曰哥哥道吾婿某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汝汝安肯使機謀也眾皆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忙下馬親解其縛曰小弟張飛適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城放出王忠一同款待玄德曰你因車胄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備背反故命二將軍前來問罪備昔受丞相大恩常思補報恨無用命之階安肯反朝廷耶二將軍到許都望用善言替備分訴此誠為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深感使君不殺之恩必當於丞相處力說方便以吾兩家老幼保使君以明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奉送出郭劉岱王忠行不十里一聲鼓响張飛攔路大喝一聲曰俺哥哥忒沒分曉拿住賊臣如何放回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顛張飛睁眼輝輝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才心定雲長曰既然哥哥放了你如何不

# 井糜夫人往下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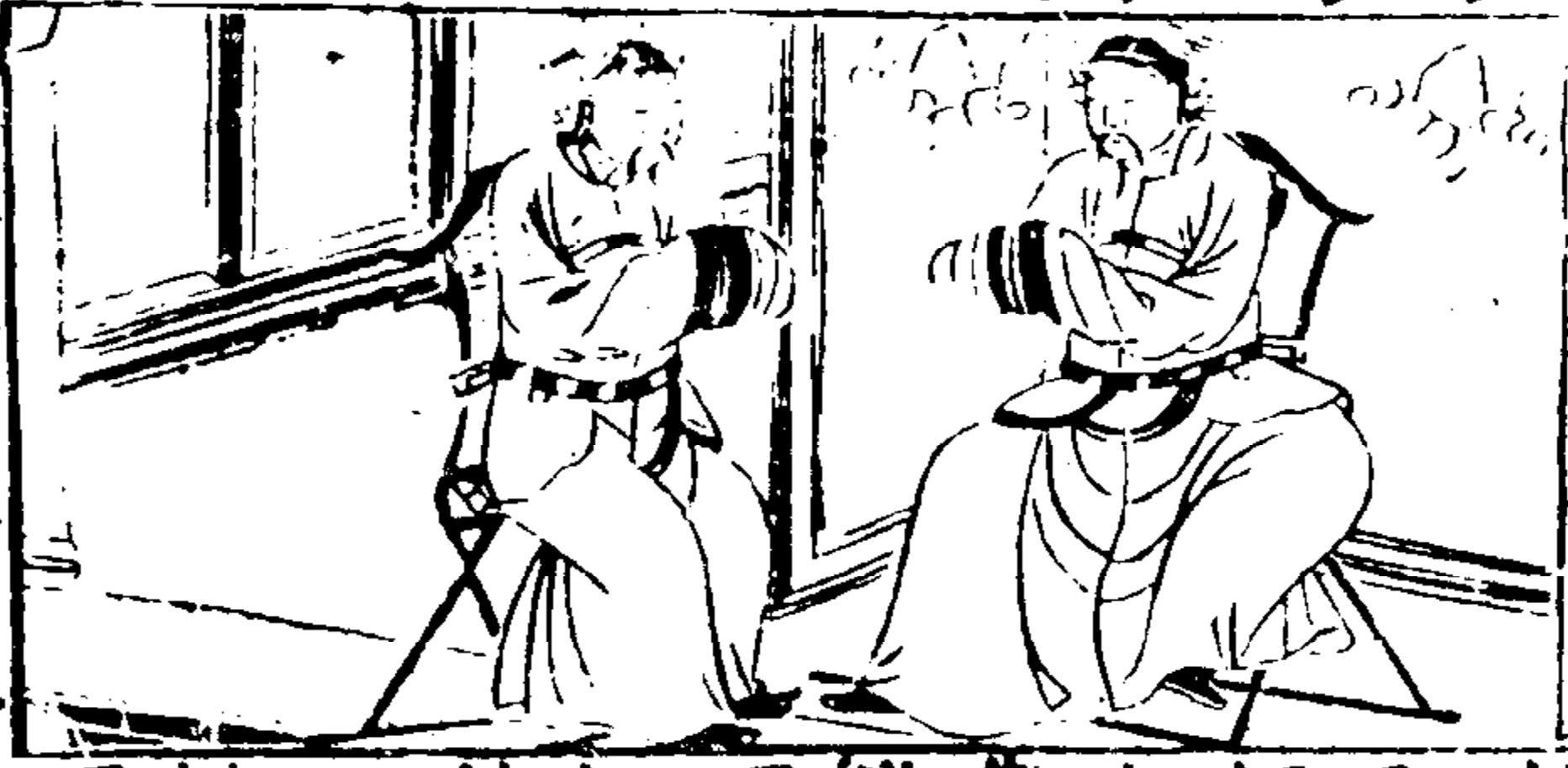


云今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再來殺之未晚劉岱王忠連聲告曰雖丞相要滅吾三族也不敢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存今番權寄下你兩顆驢頭劉岱王忠抱頭而去玄德言曹操必然再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處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於小沛守下卸為倚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卸就將其糜二夫人往下卸其夫人乃小沛人先為妾後立妻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張飛屯小沛却說劉岱王忠回見曹操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劉備之徒留之何用喝左右推轉斬訖

## 禰衡裸躰罵曹操

操命推出斬之孔融至交留人見操曰劉岱王忠非劉備之敵故遭擒之若斬恐失將士之心亦謂丞相法不明也操令免死劉備欲自起兵伐劉備孔融曰方今隆冬寒盛未可動兵若行來春未為遲也

張綉賈翊共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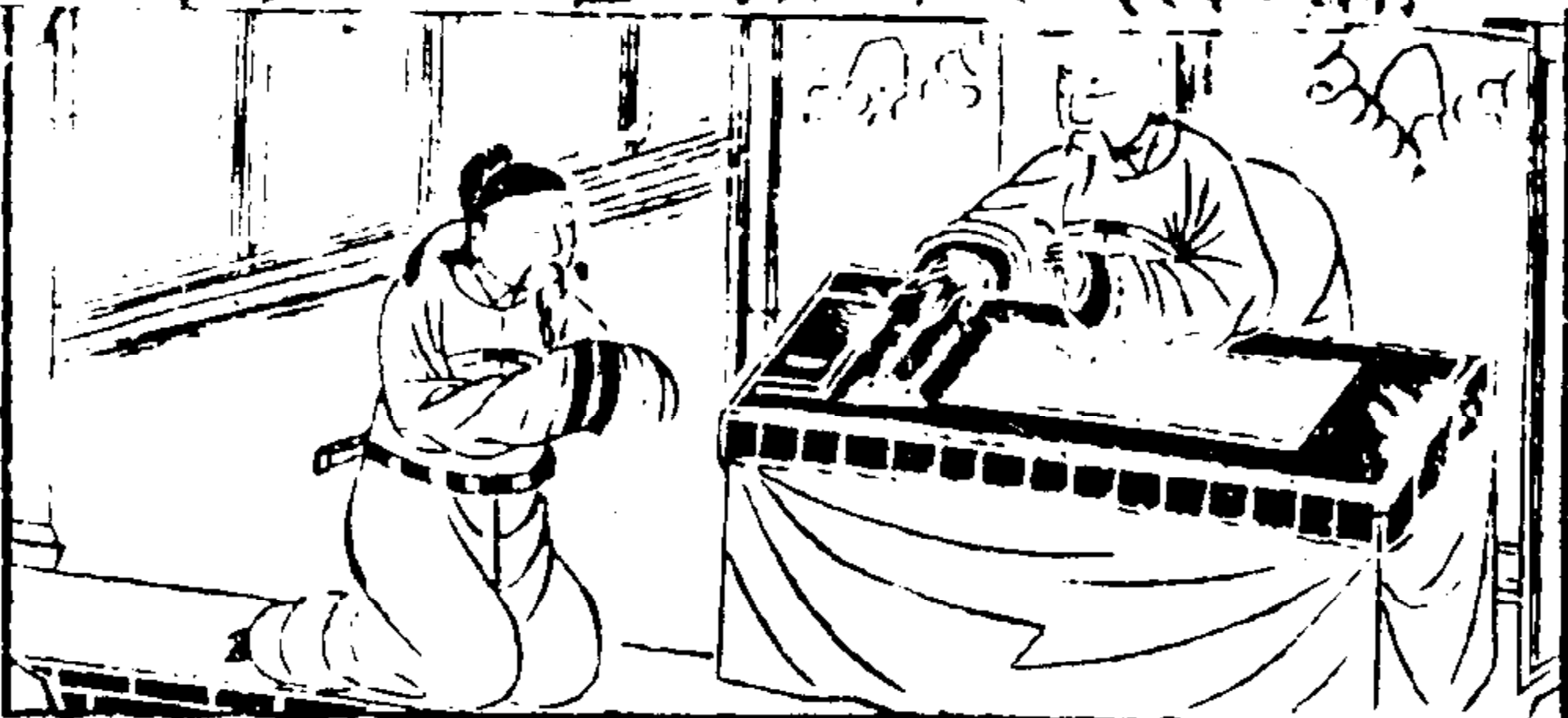


綉說操遣劉曄招安之事正商議間忽報袁紹使命到入投下書信亦是來招張綉劉

曰近聞興兵破曹勝負如何使對曰隆冬寒月惟且罷兵知劉荆  
州與將軍有國士之風故相請耳劉曰汝可使出見本初言道汝  
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破其書叱使回  
報張綉曰方今袁強曹弱毀其書袁紹若到當如之何劉曰不如  
去投曹操綉曰先與操有仇何能相留乎劉曰曹操其便有三夫  
曹公奉天子其宜一也袁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相重曹公  
雖弱得我必喜其宜二也曹公王霸之大志必釋私仇以明德於  
四海其宜三也此三者宜從今將軍無疑矣綉曰吾聽言請劉曄  
相見曄說曹公之德若記舊仇安肯使其結好將軍乎於是盡率  
其衆赴許都降操綉拜於階下操自扶起執其手言曰小有過失  
勿復記心綉再拜操與綉盡日歡宴封綉為揚武將軍封賈翊為  
執金吾時使命到荆州面言劉表懷疑未肯歸順綉曰某作一書  
可遣能言之士前去事必諧矣孔融曰某有一人乃平原人也姓  
備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物發語傷人累欲與丞相誠恐冒罪此人請與



物人言操誌衡禰



不可吾正缺一鼓更早晚質正何金禰衡充此職後衡亦不推辭應諾而去孔融亦惶

劉表厚可使去之操使人喚至礼畢不命坐禰衡仰面長嘆曰天地空閑坐無一人操曰吾手下文武數十人皆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耶衡曰願聞一二有何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程昱郭嘉皆機深智遠之士雖張良范增不可及也張遼許褚勇不可當也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士于禁徐晃作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謂無人物也衡曰公以此等為人物吾以識之矣荀彧或可使吊喪問疾荀攸或可使守墳看墓程昱可使開門塞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墻徐晃可使屠猪宰狗夏侯惇皆稱圓臍將軍曹子孝盡呼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有不通三教九流之事無有不曉上可以致君於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胸中治國安邦之才非可為俗子論也時正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

# 欄衡搗鼓罵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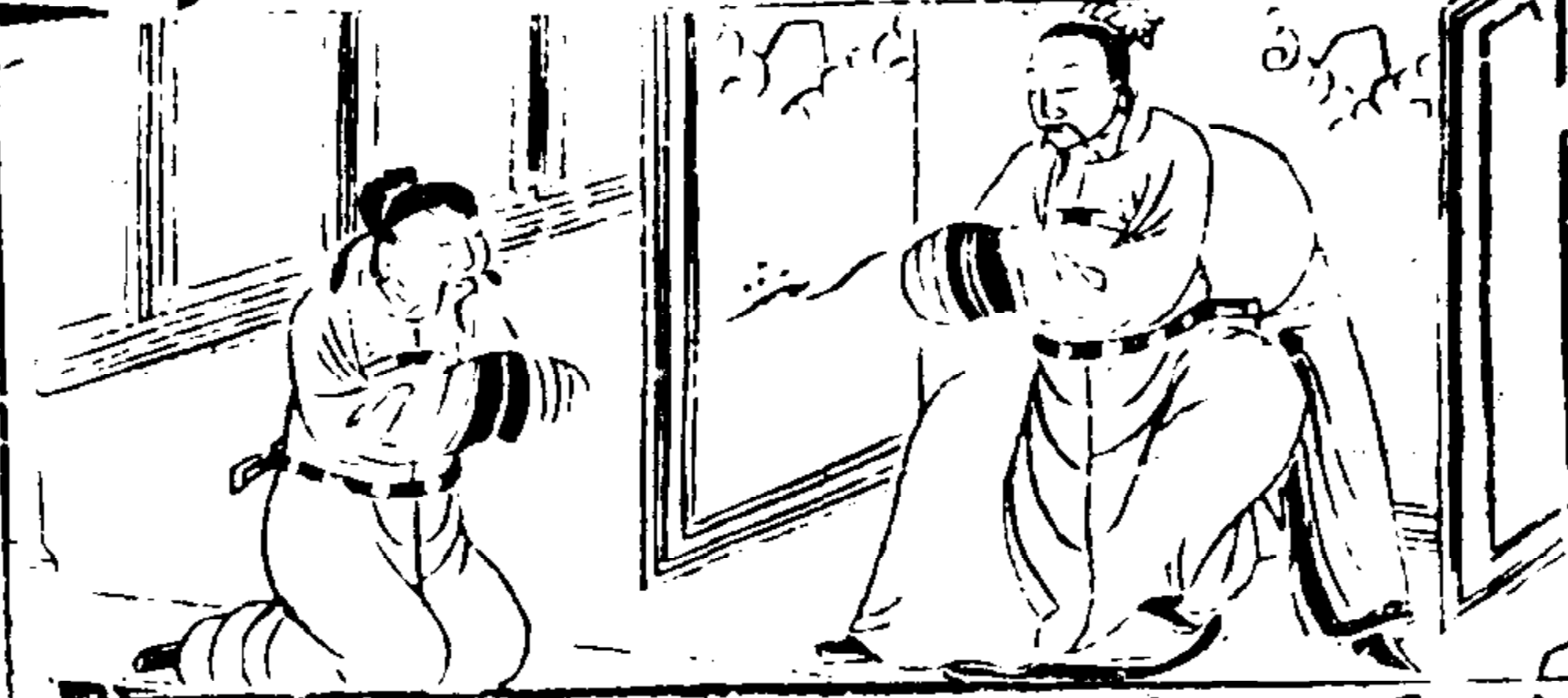


二人扶而去之却令手下文武各整扮於東門送路以顯雄威荀彧及眾官同謀如衡

恐而北走曰此等小輩言語不遜何不殺之操笑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聞之今日殺了天下人謂我不能容物也衡以汝為擊鼓鳴金吾故令以鼓吏辱之建安五年正月初一日朝賀已罷操於省堂大宴賓客令喚鼓吏搗鼓舊吏云咸旦搗鼓必用更新衣衡穿破衣而入執搗擊魚陽三搗首節殊妙座上聽之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新衣衡當時脫下破衣裸身而立渾身皆露座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裨褲顏色不羞復擊鼓三搗操叱之曰朝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為之無禮吾露父母之遺軀者以顯清潔操曰汝為清潔何人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汝不讀書是口濁也汝不忠言是才濁也汝不通今古是身濁也汝不容諸侯是肚濁也汝常懷篡國之心是意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為陽貨害仲尼滅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言斬之操笑曰吾殺監子是猶殺鼠雀耳今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為公卿衡不肯往操交備馬三疋拖衡上馬令

# 操遣禰衡見劉表

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歸曹操使高句也如持疑未定高到京師天子賜高一官則天



來不要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不動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哭為何衡曰行

於屍柩之間不容不哭衆皆曰我等死屍汝乃無頭耳衡曰吾見

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驢衆恨而散衡到荊州見劉表言頌德定

乃譏諷劉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祖不誦經典性急甚操人問

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衡教辱曹操不殺者紹天下

文人之心也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是使我為害賢也吾

今遣往黃祖處安身使操知之謂吾有見識也蒯越蔡瑁盡皆稱

善時表紹亦遣使至留下館舍次日來問衆文武曰表本初又遣

使來曹孟德差禰衡至此當從何便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天下

至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將軍擇其善

者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俊賢爰歸之其勢大先取之然後移

兵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用也真若舉荊州以附曹操必重用待

將軍萬全之策也表狐疑未決與嵩曰汝且往許昌觀其動靜却

作商量嵩曰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有所命雖赴湯火死無辭也

韓嵩見操加重職



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至若嵩受天子之命義不復為將軍死也聖三思之無以道

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自有高論嵩辭而行到許見曹操曰

為侍中零陵令遣回荆州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

功何加重職禰衡鑒于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曹曰禰衡

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韓嵩便加重職定欲以香

餌釣劉表也或服其高嵩面見表盛稱朝廷之德勸遣子入侍表

大怒曰汝懷二心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不負將軍崩良

曰韓中郎未去先有此言表放之人報黃祖怒殺禰衡問其故對

曰祖與衡對飲二人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昌有何人物衡曰大

兒孔文舉小兒楊得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矣祖曰似我若何衡曰

汝似廟中之人雖受祭賽但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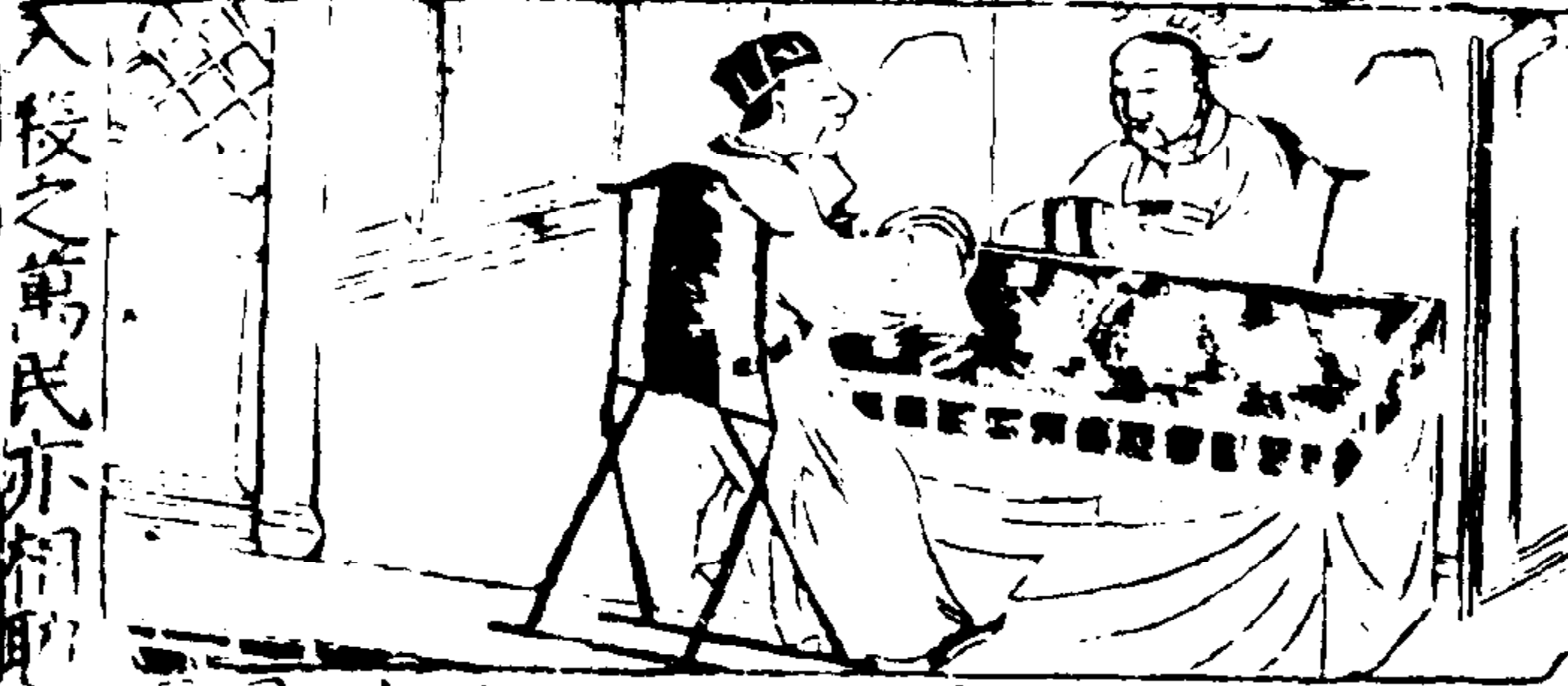
耳遂斬衡至死罵不絕口後有胡曾先生

黃祖才非長者禱禰衡誅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劉表亦嗟呀不已因此不願操在許昌聽知禰衡被害大笑曰舌劍反誅此身矣便

# 董承吉平共對飲



與興兵問罪於劉表

## 曹操三勸吉平

操欲興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舍腹心而顧手足也先滅袁紹後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乃止却說董承自玄德去後日日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自元旦朝賀見曹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患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那人洛陽人也姓吉名泰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乃當時名醫平到董承家用藥調理數日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承長吁短嘆又不敢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更住此夕二人飲到十數巡承困倦寢忽報王子服四人到承慌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頗聞其故服曰劉玄德結連起兵五十萬分十路殺來馬勝結連韓遂起西涼人馬二十萬從北殺來見今曹操盡起討都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道僕可得下計入今日大宴府中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圍住入棧之驚民亦相助矣承曰頗從君言願得全樂家奴各人助我承遂披掛綽鎗上

吉平咬指立誓



曹操會到門前待同時進兵夜至二更衆軍皆到董承手提寶劍縱步直入見搦  
 家宴於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斬去隨手而倒霎時鴛鴦乃是  
 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曹操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殺曹丞相也  
 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你慌甚誰出  
 入干操門中心未嘗忘漢其今日見國舅嗟嘆不已不敢問却才  
 夢中之語已見真情俱勿藏匿倘有用謀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  
 悔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曹操使你試我我不敢盡情告之乎遂  
 咬下一指為誓承慌忙取出衣帶詔令平覘之而今謀望不成者  
 為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成病平曰亦不必諸君  
 用心曹操一命盡在我手裏早晚定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  
 醉頭風痛入腦袋才一舉發便召謀醫如早晚有召只消一服毒  
 藥必然死矣何必動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社稷皆賴君  
 矣吉平辭而歸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與侍妾  
 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拿下欲斬之夫人勸免其死各  
 與杖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恨承實夜紐開鐵鎖踰牆而走迺來曹操府中告知

# 董承發怒打慶童



有密事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是子蘭神輅其碩馬騰六人商談必然謀害丞相將出白絹各人畫馬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他也曾見操留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出遠方去了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平暗思曰此賊合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于床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易可一服即愈交取鉄銚當面熬藥已半乾平便上毒藥親自進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許即痊操曰汝既讀書必知禮象乎平曰安得不知操曰若有疾臣先嘗之父有疾子先嘗之汝既為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真藥何必先嘗平知事泄趨走向前扯操耳灌之推傾于地花磚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吉平捉下操笑曰吾豈有疾特以試汝果有此心執來後堂吾自問之令精健獄卒將刑法過來操於廳上将乎問之吉平面不改容全無惧色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更出入吾門安肯下藥害我必有人唆你來我便饒你平厲聲叱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曰吾要殺你安有人使哉其毒未成而死而死操怒交鉄銚

曹操勸吉平



痛打打得皮開肉綻血流滿地操怒打死無証對交獄卒命去解解處將息操傳令次

日交各官赴宴數內五人至監董承托病不來王于服等思疑至操於後堂列坐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惟為眾官醒酒交獄卒與吾驅來只見一具枷惟吉平於皆下操曰眾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幸天賦請听口詞操交先打一頓昏絕於地翼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情知非汝主意可速指出免汝罪也平曰汝情過王莽妄似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肉何止吉平乎操曰吾已知之先有七人和汝共八人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如坐針氈操令再打一頓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教且牽去操起身出外使人回報曰交眾官且散留下王子服吳子蘭吳顧種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体皆立于階下操曰你四人與董承商議不知何事服曰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者何事服等皆諱操交喚出慶童對証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迴避了衆人和六人一處慶童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謀害不可听也操曰吉平下毒藥非董承所使



### 三拷吉平馬探死



為誰服毒皆言不知操曰今晚招來尚死可想若待事敗其實難容服毒曰並無此事

叱左右監下操次日引千餘人巡按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此病憂國家耶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手無措須臾獄卒推至階下平大罵曰欺君逆賊如何話說

#### 曹操勒死董貴妃

操指曰此人曾攀下天子服毒四人吾已收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問平曰誰使你藥我來平曰有有操曰指出便放汝平曰天使我藥逆賊來操怒令打身上無容針之處承在座觀之戰栗下已操又問曰你有十指今無一指何也平曰嚼以為誓已殺操交取鐮刀就削下截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下交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耶舌可以斬賊耶操令割其耳又令剋其舌平曰勿割我舌我今熬不過了只得從寬告之操曰如此尚可以留殘疾之軀平曰當釋我縛吾自拿下同謀之人出獄操曰釋之可得平欠身望殿拜曰吾不能與國家除賊此天數也便撞階而死操笑

操捉董承相對證

四足時建安五年正月望後史官有詩讚曰



奮然忠義膽 應不為功名 爵指圖曹操 拍驅救董承  
有謀親進藥 何恨獨遭刑 至死心如鉄 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令帶慶童到操曰國舅認得否承大怒曰逃奴元來在此使欲誅之操叱之曰他首汝反今來對證何便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虛詞以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葺冬已擒下皆招正明白汝尚抵諱乎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耶操喚左右捉下便差二十人往董承房內搜尋無移時搜出衣帶詔並義扶操觀了大笑曰胤賊輩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皆監下休令透一人操回府喚荀彧等一班皆入操取詔示之荀彧曰明公今日何如操曰據此情理吾當廢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立之荀彧曰不可明公威服四海號令天下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典賞罰有制往古來今以為通義操曰盡將董承等五家老少誅之必欲得其定罪以示於衆彧曰丞相之意如何操曰不誣之以謀反豈能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盡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

# 承拜家屬斬于市



明正反逆之罪次日

押赴各門處斬良賤死者七百餘口城內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

令甲士入宮來殺董貴妃靜軒有詩嘆曰

討逆無成禍已招 竟魂七魄恨難消 非因操賊多機變

只為天公祚魏朝

妃乃董承親女獻帝幸之有五個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與伏皇  
 后共論董承此去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劍而入帝狂  
 驚得魂魄離身操曰董承造反陛下知之帝曰朕躬不知操對曰  
 忘了破指書詔帝戰慄不能答操叱武士去擒董貴妃操曰一人  
 造反九族皆誅牽出斬之帝告曰董妃有五個月身孕望丞相可  
 憐操叱曰若非天敗吾已滅門矣尚欲留此女為吾後患也后告  
 曰既入深宮待分娩了時殺之未遲操叱曰汝欲留逆種與母報  
 仇耶后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使彰露操全取白絹到帝與妃曰  
 卿在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如雨下操怒曰尚作兒女態耶  
 叱武士牽出勒死于宮門之側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跋扈權奸震主威

美人魂逐落花飛

日中天子同見戲

何況區區董貴妃

曹操勸董死首妃



操聞近侍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腰守禦不嚴者罪同  
但是與董承元來往者並黜退重者皆入逆黨內斬之被害者不  
可勝數自此許都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操撥三千心腹人入  
充羽林軍令曹洪總之操與荀彧等曰今我董承等一千人去吾  
心腹之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數不可不除荀彧曰馬騰屯軍  
西涼未可輕取但以手書慰勞勿使生疑徐曰透入京師可也劉  
備見於徐州分布倚角之勢亦未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或曰與  
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涇渡尚有圖許之心一日若棄  
東征劉備必求救於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劉  
備乃人傑也吾方擊之今若不擊待其羽翼養成難動搖也袁紹  
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足慮哉或曰紹雖無妨田  
豐祖受審配之輩皆有奇謀高論倘紹信之為禍非輕操尚未決  
郭嘉自外入操問曰吾欲東征袁紹奈劉備之憂嘉曰劉備自今  
新整軍旅衆心未附丞相引精兵擊之一戰可擒操大喜曰此機

正與我合遂起大軍二十萬商議東征

# 操分兵取徐州



## 劉玄德走馬奔冀州

曹操分兵五路來取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逕來下邳先報關公次去小沛報玄德玄德荒與孫乾商議乾曰必須求救於表本初方可解圍玄德修書遣孫乾行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商議豐次日引孫乾見表紹也出所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田豐曰主公今日何故如此表紹曰某欲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正當其時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命亡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乎豐曰主公身亡是何故紹曰吾生三子惟最小者及稱吾意今患瘡疾將欲垂死吾有何心用事豐曰日今曹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將軍若與仁義之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安庶民誠國家之萬幸也諺云天與勿取反遭其咎惟明公詳察焉豐以言告勸與兵紹曰我亦知如此最好曾奈我心中恍惚去必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吾子之中惟此子最生得異尚有疎慮慎之晚矣與孫乾說汝回見玄德具言其事恐不如意

更來相見五百回... 處由曹公杖擊地嘆曰可惜難遇之時而有嬰兒病失機會

操言風折牙旗兆



大事去矣以足頓地而去詭見紹不肯起軍連夜田小沛見玄德說此事玄德乃大哭

曰似此奈何張飛曰哥也勿憂弟獻一計必破曹操玄德曰素來以汝為一勇之夫前者擒劉岱果有妙計今計若何飛曰操兵若遠來必然困乏不特他下寨當晚和哥也分兵兩路去劫他寨如何玄德曰吾弟此見亦按兵法甚好操兵若來必然便行此計商議已定却說曹操引大軍先投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起操馬前忽一聲響吹折牙旗一面操言作怪便交軍兵且住喚謀士問吉凶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說風吹折旗之兆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旗甚色操曰風自東而方來吹折角上牙旗也乃青紅之色彧曰不主別事單主劉備今夜乘虛劫寨操點頭忍毛玠入見曰適間東南方牙旗吹折必主有人今夜劫寨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仁心帝冑勢孤窮 全仗分兵劫寨功 曹寨折旗先有兆 一

操曰天聖報應吾亦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劫之營寨餘眾皆四方八

張飛與徐晃大戰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二六六

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劉備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留孫乾守小沛先說張飛自以

為神妙之計令輕騎在前突入曹營但見零七落七無多軍馬四  
邊火光喊聲一舉張飛知是中計便出營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  
許褚殺來正南于禁殺來正北李典殺來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  
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下軍馬圍七圍定張飛在垓心左衝右  
突只叫得苦元來操管的軍馬盡都過去張飛軍去一大半飛心  
中慌正逢徐晃兩馬戰到十數合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  
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卸如  
被曹操自引精兵當住尋思無路望芒碭而走却說玄德正去劫  
寨將近營門喊聲大振後面衝入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前面夏  
侯惇殺來玄德引百餘騎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頭  
止有二三十騎後隨遙望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了小沛取徐州  
隔河望軍馬漫山遍野玄德尋思無路想起袁紹有言倘不如意  
可來投托不若去投袁紹權且依棲再作良圖田尋青州路正逢

梁進關路玄德四馬落慌而走樂進廣掩從騎去了却說玄德四馬徑投青州來一日

玄德敗走投表紹



以為已用郭嘉曰吾知

行二百餘里當晚到青州城下叫門門吏來報

開門接入公廳問其故玄德說曹操大軍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

子逃命而來投托譚乃留納於青州駐扎譚發書與父表紹

徐州有失玄德已在青州遂引軍五萬來迎接玄德譚將本州人

馬送至平原界紹離鄴都二百里來接見玄德玄德拜伏于地

紹答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助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玄德曰

孤窮劉備久欲倚托奈我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并陷想

將軍容納四方之上故不避羞能特來投托萬望收留誓當補報

紹喜相敬甚厚同居冀州却說曹操當夜捨了小沛隨即進兵攻

打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操入城安

民了當喚眾官商議取下邳荀彧曰下邳乃關羽并劉備家小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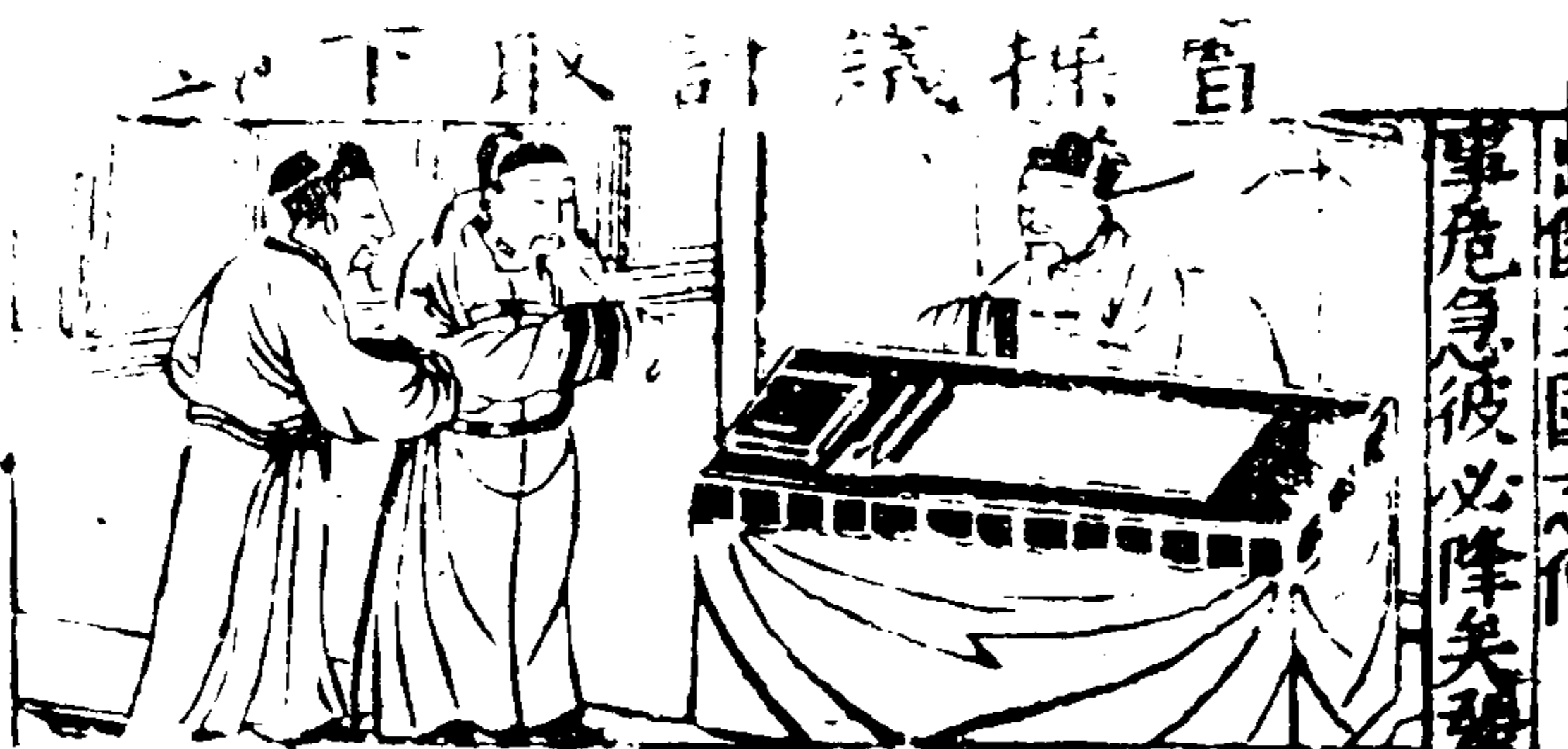
據此城務在速取若以遲慢恐為表紹所竊操曰當用何計彧曰

丞相坐鎮徐州撥一隊人馬趨之若關羽出戰却分投襲之城若

一陷關羽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羽人材武藝勇冠三軍欲得之

以為已用郭嘉曰吾知關羽義士至重必不肯降若便就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





事危急彼必降矣張遼出曰關羽與某有一面之交某親往說之使降丞相若何程昱曰文遠雖與關羽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之某有一計使之進退無門却用文遠說之關羽自歸於丞相也

全像三國志傳卷之四終

雲長守下邳不出



新編八卷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五

書林 喬山堂 伴行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單馬奔冀州投表紹張飛引數十騎投芒陽山中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各自避難惟有雲長保其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父子殺車胄之罪陳珪亦辭之操商議取不可取之曰今舊兵皆已投降亦有劉備新招徐州之兵可暗地遣一心腹之人只做逃回下邳見關羽先種禍於城中却引關羽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用說可矣曹操用其謀選揀兵七千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騎偷出營寨迎投下邳來歸關羽以為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驟引五千騎兵來下邳搦戰公不出惇使軍人於城下辱罵公大怒引兵三千馬軍出城與惇交鋒惇與公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又戰又走公約趕二十里提兵便回左徐晃右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關走

# 許褚大戰關雲長



路前面一軍硬弓數百許褚中兵及踏弩机百對箭如飛蝗公用刀撥如雨下公不  
 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引軍前進夏侯惇又來  
 戰公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軍占住山頭權且歇着曹操緊  
 緊密七擺作長蛇之陣團七圍定土山公遙望城中火光衝天却  
 說詐降兵奔火為號曹操自提大兵殺入下邳公見下邳火起心  
 中驚惶連夜衝下幾道皆被亂箭射回人馬皆射傷欲離土山而  
 不可得捱至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見一騎上山來乃張遼也  
 公迎之曰文遠欲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之情持來相告遂棄  
 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來說閑話  
 也遼曰不然想下邳城當先日兄救弟今日安得不救兄耶公曰  
 文遠將欲助吾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  
 德不知存亡張飛未知生死衆已散失昨夜曹相已破下邳城中  
 軍民尽死無遺玄德家眷丞相差軍護之驚惶者斬如此相待弟  
 特來報兄公怒曰如此言特說吾也吾今雖極地視死如歸汝當  
 速去吾當下山而戰

速去吾當下山而戰

張遼說下長雲



萬世耻即遼曰兄今亦死其罪有三安得不為萬世耻乎公曰汝且說吾三罪遼曰嘗

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近使君散於小沛居當戡力  
及戰死於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以使君逃遁而去脚到之知誰  
想容兄今欲戰死於此地倘若使君復出專望於兄上豈不是負  
却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兄武藝超  
群深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  
成匹夫之勇其罪二也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之公沉吟曰汝說我以三罪欲我何如  
遼曰今四面皆曹相之兵兄如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打  
听使君音信如知在何處却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以  
全其義三者以保其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弟言雖善吾  
有三事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寧受三罪而死遼曰  
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吾與劉皇叔同設誓盟  
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者二  
又在彼處請給養膳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吾主劉皇叔去向不分千

又在彼處請給養膳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吾主劉皇叔去向不分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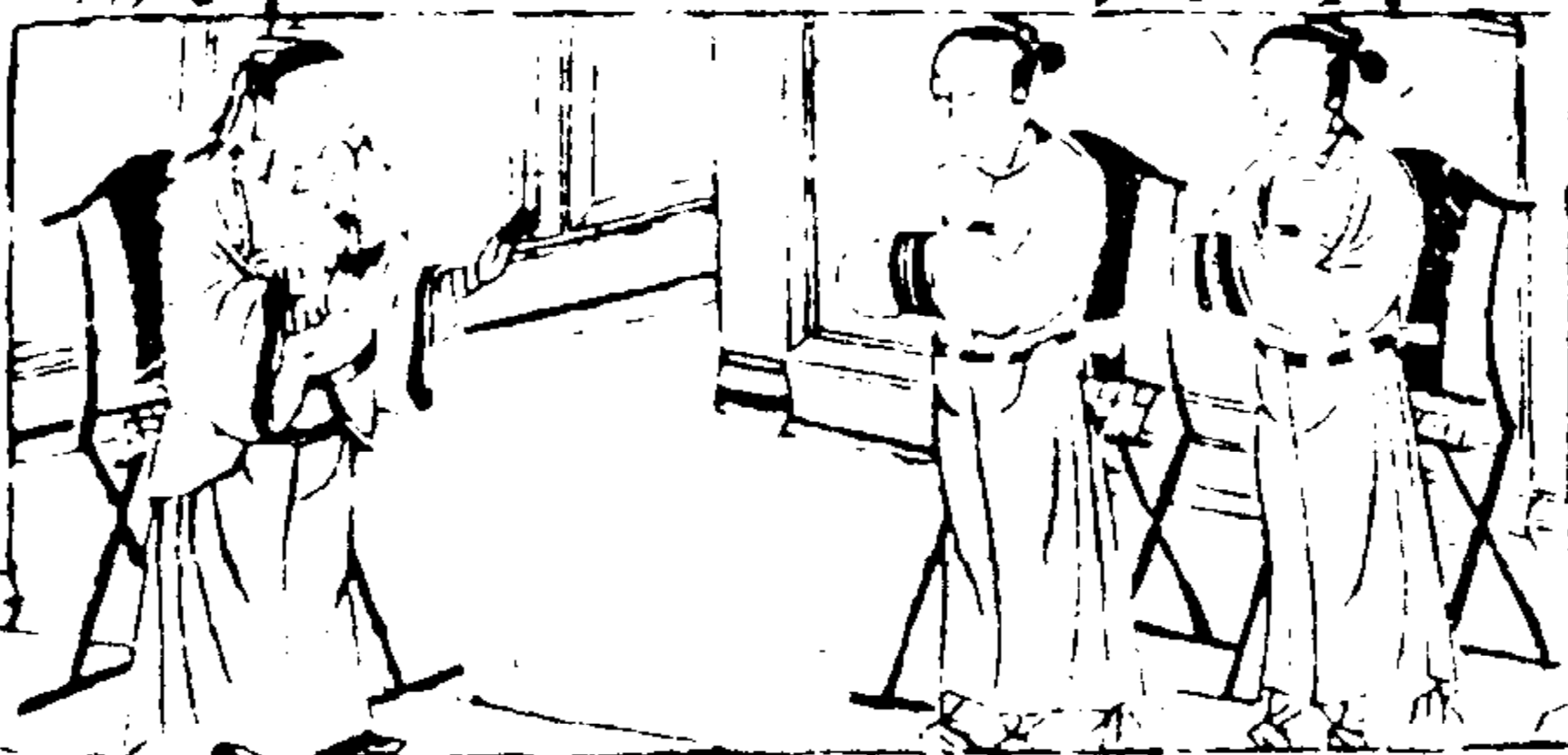
# 張遼回見曹操



張遼困張遼招安某以三事說之曹操允從故其入城不魯得嫂上言語未敢擅便致

便當辭去如不允此三者決不可望我降文遠賢弟急上回報張遼來見曹操先說  
 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之元首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  
 言二夫人欲要係給井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欲皇叔體內  
 加倍與之其餘是他家之法何必疑焉張遼又曰但知玄德信音  
 雖遠必去尋之操擺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羽何用遼曰吾  
 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厚恩耳丞相  
 便以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  
 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中回報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  
 容我入城見嫂告之即便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曹操傳  
 令交城裡城外及退三十里荀攸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  
 雲長忠義士也必不爽信遂引軍人退關公引敗殘軍人入下邳  
 見人民安堵不動運到府中見二嫂二夫人所知關公急到出迎  
 之公乃痛哭拜於地下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  
 二夫人曰叔何痛哭公曰聞某出城死戰困在土山人馬皆損將

雲長見二嫂



垂淚耳其夫人曰昨日曹操軍入城我皆以為死誰想曹操不動一軍亦不敢入門

叔也既已領諾何必問乎只恐又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

嫂也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丞相若有反復誰肯伏焉其糜二

夫人曰叔也自宜戒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拜謝遂引十數

騎來降曹操使將帥遠度操自出轅門相迎關公下馬入拜曰敗

兵之將深感丞相不殺之恩操曰吾素知將軍忠義之士安肯加

害其在漢相公為漢臣雖名爵不持敬公之德耳關羽曰文遠代

稟之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欲取信於四海安敢肯自廢耶公曰

故主若在關某雖赴水火必往尋之此則恐不及辭伏惟憫操

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已於亂軍中無矣且寬心尚容緝听

雲長拜謝作宴款待次日操班師回許昌令軍馬先起雲長收拾

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操時使人供送物件已到許昌

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與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

撥老軍十人以守之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漢帝也令操加

官操封關公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札待公遂上八

官操封關公為偏將軍

官操封關公為偏將軍

二

操待宴賜袍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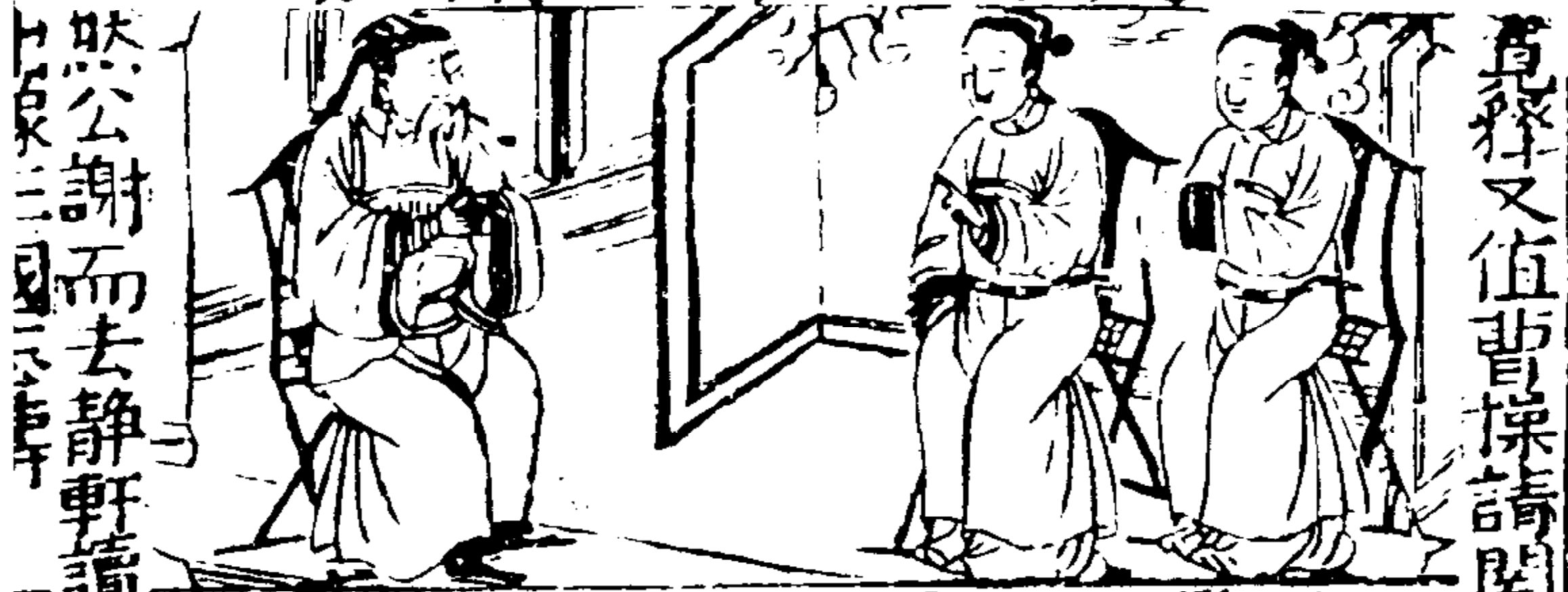
坐比及送面已撥錦自正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

甚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事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及送入內門伏事二嫂金銀段錦收受庫公每三日於內門外躬身施札動問二嫂二夫人曰叔上自方便敢退回曹操如此重待關公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身品以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內以舊袍遮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儉乎雲長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死錦袍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對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体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操嘆曰真義士也曹操口稱其衷中心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二夫人哭倒在地不知何為請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於內門外請問二嫂詳細

關雲長策馬刺顏良

其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上坑之內我與糜氏論之想於九泉之下美關公曰憂寐之事不可心疑據此是嫂心思想之故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

二夫人與竹講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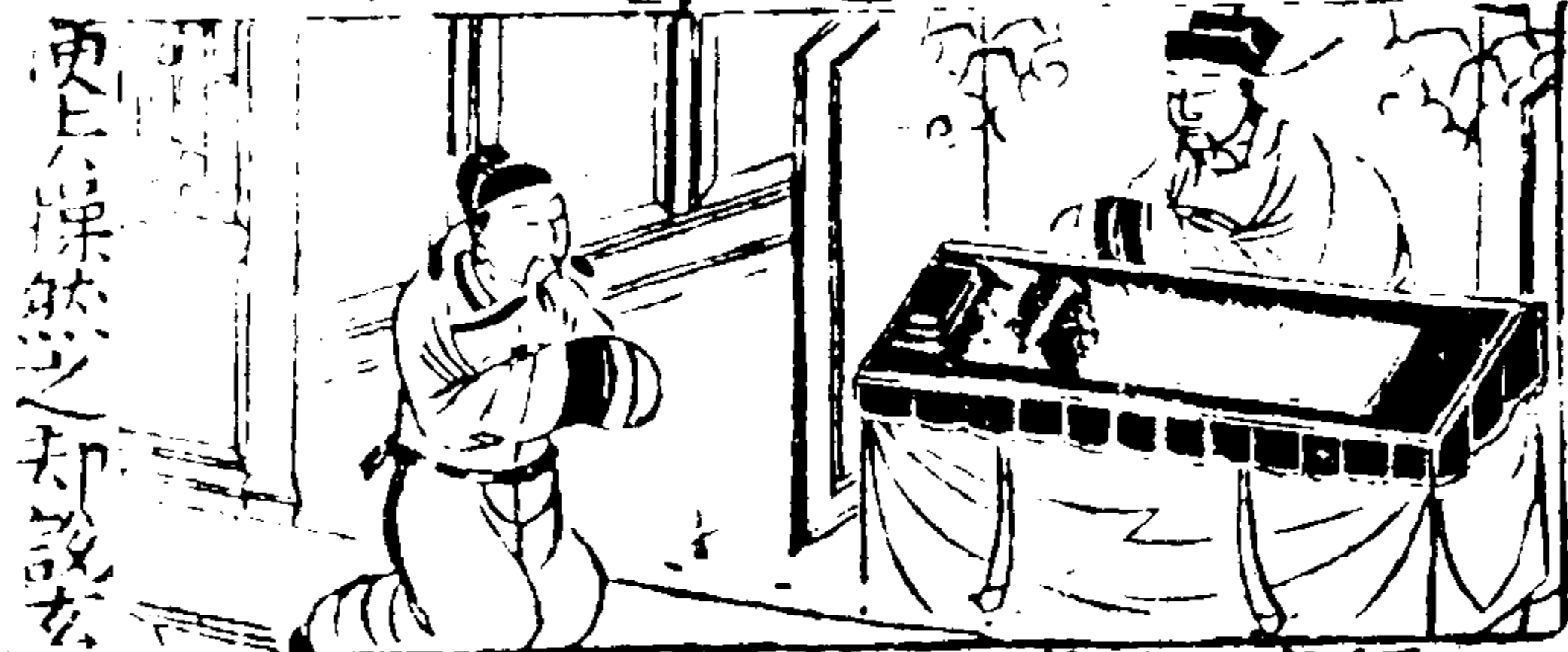


然公謝而去靜軒讀傳至此嘆曰

竟釋又值曹操請關公赴宴此時公乃辭去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嫂上思兄日  
夕慟哭不容閑其心不慈也操笑而寬解之類以酒飲醉公自縛  
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見兄關某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  
髯有數乎公曰約有數百根每冬月約退三五根夏月多以皂紗  
裹之恐其斷也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操取法錦二十端作囊賜關  
公包髯次日早朝帝見關公以法錦袋垂於胸次帝問之公奏曰  
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  
公也因此朝廷呼為美髯公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喜忽一日  
操請公宴臨別操送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何瘦公曰賤軀頗  
重馬不能稱故瘦耳操謂左右選第一騎馬來須臾牽至操指曰  
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騎赤兔馬否操曰然也吾未嘗敢騎  
非公不稱和鞍賜之關公拜謝操怒曰雲長吾每賜美女玩好未  
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某知此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千里而見面也操愕



張遼回見曹丞相



威傾三國者英雄 一宅分居家氣高 奸操枉將實札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長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去試探其  
情次日來見關公言曰存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深感丞  
相待我甚厚只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  
世不分輕重吾意劉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何故只懷去念公  
曰吾知曹公待吾甚厚然吾受劉將軍恩厚誓同生死不可背之  
終不留此容某立功以報曹公然後方去遼曰倘玄德身在公款  
歸乎公曰願相從於地下耳遼曰公終不留乃自思曰若以實告  
曹公恐傷雲長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嘆曰曹公君父也雲  
長弟兄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寧居不義不可不忠  
遂入實告雲長音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嘆曰事王不  
忘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立功以  
報丞相方去操又曰仁者之人也而或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  
更上操然之却說玄德在表紹如日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懷憂也玄德曰二弟不

備勸紹興伐曹



知曹氏及小隙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全家安得下懷憂也紹曰吾欲進兵攻許

都方春日燠正好動兵便商議破曹之計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下非復虛空加之操善用兵衆可輕動也不如久守以待天時外結英豪內修農事選精銳之兵乘虛迭進救右則擊左救左則擊右我不勞兵彼已困憊不及三年可坐而取勝也今舍妙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時恐不如意悔之死及紹曰且待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將軍失大義於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田豐又入強諫紹怒曰汝弄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豐頓首曰若不聽良言此行必死紹大怒斬之玄德力勸囚於獄中紹移檄州郡各請相助相授見田豐下獄乃令宗族尽散家財與之曰今吾隨軍而去勢存則威死不振勢亡則一身不保也衆皆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為前部先鋒進攻白馬相授諫曰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發殺奔黎陽劉延方告急許昌操急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遂入相府見操公曰聞丞相

# 顏良斬魏續落馬



見曹操請公坐說顏良斬二首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特來請將軍商議

動兵其乞為前部並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相取也關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連路不絕告急操先提兵五萬至白馬寨土山扎住顏良前部精兵十方排成陣勢操先駭然顧與宋憲曰父聞汝呂布之猛將何不戰良宋憲欣然顏良上馬直出陣顏良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下宋憲逕取顏良上大喝一聲縱馬來取戰不三合手提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操大驚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提矛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便不打話交馬一合攔頭一劈斬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先徐晃便出操交急迎之晃出馬與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退去操見斬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存一人可敵顏良操問誰昱曰非關雲長不可操曰吾恐立功使去昱曰丞相又愛又疑何不交取來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請關公上聞人取時大喜遂辭二嫂曰以此去必打昕皇叔音耗公曰某專為此事急上要去公上赤兔馬提青龍刀逕至白馬來

雲長單騎救阿瞞



公曰容其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引關公上山望之見山下顏良

陣勢四方八面旗幟森布操與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其視之猶土雞瓦犬耳操指曰麾蓋之下停刀立馬者即顏良也公與操曰其視顏良插標賣首操曰不可輕視公起身曰其雖不才愿與萬軍中取首而獻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輕也公奮然上馬提刀跑下土山未到陣前河北軍見如波開浪烈分兩邊放開直入顏良正在麾蓋下見公到未却已問之馬已至近雲長手提一刀砍良于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下馬割了良頭拴於馬領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兵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及器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尽皆稱賀公取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天威也關公曰其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翼德勢不可當今寫衣帶以記之元來顏良語未絕時劉玄德曾暗囑曰吾有一弟乃關雲長也身長九尺三寸鬚長一尺八寸

# 曹公出迎雲長



面如重棗，眼臥蚕眉，愛穿綠錦戰袍，能使青龍大刀，必在曹公操處，如見可交，急求

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道是來投奔，故不準備迎敵，被斬於馬下

史官有詩為証

望蓋飛鞭騎獨龍，流星飛入萬軍中，馬奔赤兔捲紅霧，

刀偃青龍扇黑風，虎豹墮牙山島靜，鳳凰振羽樹林空，

歷觀史記英雄將，誰似雲長白馬功

又詩曰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效幹奇功，斬頭出陣來無阻，

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千古在，英雄氣概萬夫奇，

堂上面貌人瞻仰，忠勇惟君更有誰

又詩分辨云

十萬雄兵天敵當，單刀及馬刺顏良，只因玄德行誼

致使英雄束手亡

有詩單道着張飛之勇云

來往軍中膽氣高，平欺許褚膽張遼，又誇真德真義勇

21册10B

袁紹欲殺劉玄



致使當陽喝斷橋

袁紹敗軍奔回半路接見紹為報被一赤面使大刀勇將疋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前祖授曰此人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曰汝兄弟斬吾愛弟必通謀也留汝何用喚群刀斧手捉下玄德

關雲長延津誅文醜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曰明公何听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共親者豈得以赤面使刀者即關羽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聞玄德之言便責授曰誤听汝言險殺愛弟遂請玄德上帳却說報顏良之仇帳下一人厲聲而進顏將軍是吾兄弟也既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觀之乃文醜也袁紹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仇也吾再與軍十方大軍便起直渡黃河追殺操賊祖授曰行兵之要勝負变化不可不詳今且晉頓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

一不晚今若輕率渡河設若有伏衆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迂延

# 文醜玄德領前部



守之曰曰粮草在前而兵居後何意也

及被杜原吾故令在前也

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祖授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也黃河吾其濟夫  
 遂托疾不出玄德曰今刻備父蒙大恩无可報效欲與文將軍同  
 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想喜喚文醜與玄德同  
 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於軍不利文醜自往死用玄德  
 處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時其  
 分三萬軍交他為後部如其死功可以治罪玄德領諾文醜自引  
 七萬軍先行玄德三萬隨後先說曹操為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  
 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壽亭侯鑄壽亭侯印使張遼送去公看了  
 推辭不受遼曰據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敢領此名爵再  
 三推辭遼回見曹操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來否遼曰雲  
 長看來操曰吾失計較遂交銷印別鑄印文六子漢壽亭侯之印  
 印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  
 袁紹又差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自引兵迎之令軍  
 馬在前粮草在後操傳下將令文醜草軍先行以後軍作先鋒

# 張遼文醜大戰



張遼奮怒趕上文醜

曰倘遇敵將守糧者受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時却又作埋金覆心疑未

決操令糧車輜重沿河漸至延津操在後軍听得前軍喊急交人看時人報河北大軍文醜兵至軍首棄糧草俱已趕散後軍又乘衆皆曰不如退守白馬操交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之人馬急奔上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及放其馬文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馬及退回白馬一人止之曰此正可以餌賊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車士不依隊伍自相離散操令軍將一齊下上阜擊之文醜軍大亂元來過此只顧取物无心斷殺軍馬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相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撥回馬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在河北為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醜回頭二將趕到遂帶住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遼急低頭躲時一箭射中頭一箭射中戰馬面門跪下前蹄張遼落地文醜便拍馬回徐晃



# 雲長斬文醜落馬



住斬殺的將戰到二

十餘合張遼去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徐晃撥轉馬走文醜沿河趕來忽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力怯撥回馬遶河而去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趕上文醜腦後一刀斬下馬來後人有詩道誅文醜為証詩曰

誓把功勳建

須將恩義酬

奮身誅虎豹

用命統貔貅

白馬顏良死

延津文醜休

英雄有如此

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匹雲長引十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引三萬軍隨後到面前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鬚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縱馬來看隔河征塵中一把旗上有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元來我兄弟果然在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大隊湧來只救敗軍回袁紹接應退守官渡下寨了郭蒯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羽壞了劉玄德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兒馬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斬之玄德

劉備與紹爭議

三國志傳

卷五

二八五



曰某有何罪紹曰故使關羽又懷吾一負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與劉備  
 冤仇備雖潰散必有復仇之日今知備在明公必協力而攻曹  
 操亡特使關羽誅殺二將公知必然此是曹操借公之手而殺劉  
 備斷絕仇人也惟明公思之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故使成害賢  
 良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坐玄德謝曰明公寬大之恩  
 死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特持一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  
 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復顏良文醜之仇若何袁紹  
 大喜曰吾濟雲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修書未有人去紹令  
 退軍於陽城結營連路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令夏侯惇總兵守官  
 渡隘口操班師回許昌大宴眾官稱雲長之功操與呂虔曰昔日  
 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眾皆伏其  
 用兵正飲宴間忽報汝南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失  
 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大馬之勞  
 去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欲征進公  
 答曰關某久閑必先疾病願再一行曹操壯之點軍五万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

# 雲長燈下見孫乾



行荀彧曰首將閑雲長有歸漢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軍望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縛將兩個細作入來

閑雲長封金掛印

雲長於燈下看時認得一人乃孫乾也閑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玄德元在何處乾曰某在徐州處唯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皆欲歸順助袁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辟特令小軍引路故教某為細作來投將軍來日必然獻一陣功與將軍使將軍早奉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番此劉龔之順也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令事變矣乾曰某亦先往探其虛實再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恐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亦未敢問次日關羽領兵出

龔都被掛出陣公曰汝等何故反背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耶公曰吾何

二嫂問玄德消息



官軍都云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公曰乱道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使走開  
 公趕去都回身與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乎當速至吾營汝南  
 公念其意招軍掩殺劉龔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  
 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自出鄴迎接賞勞軍士宴待雲長公曰  
 家恭拜二嫂於門外耳夫人曰叔也兩番出軍頗知玄德音信否  
 公對曰未也公退二夫人於簾內慟哭甚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  
 矣叔恐我姐妹煩惱故隱而不言一个隨行軍士听得哭声不絕  
 於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知之軍  
 士曰跟關將軍出征陣上見說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玄德未嘗  
 負汝今受曹氏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实情告吾使吾姐妹憂愁  
 叔如要享榮華願借宝劍斬我姐妹首級汝之疑碍叔死相瞞也  
 雲長頓首流涕曰兄委在河北未敢交嫂也知恐內走泄也事當  
 緩而不可速耳夫人曰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計坐立  
 不安元來于禁已告曹操關羽已知劉備在河北操令張遼探公  
 消息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曰吾主未見何喜

# 張遼探關羽口詞



之有遼曰兄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嘗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吾為

懦知吾有老母也吾嘗三任三黜鮑叔不以吾為不肖知吾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極困之鮑叔不以吾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費分利多鮑叔不以吾為貪知吾貧也生我者父母知吾者鮑叔此則鮑叔之交也遼曰兄與劉玄德如何公曰吾與劉玄德結生死之交耳非鮑叔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公曰吾與汝邂逅相遇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吾與劉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向日玄德在小沛失利緣何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此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豈能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須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月缺不改光 劍折不改鋼 月缺即易滿 劍折復鑄良  
 勢利壓山岳 難屈志士腸 男兒有死節 可殺不可量

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公不識問之曰公何人也對曰某乃袁紹下南陽陳震也張遼將關公之言還自曹操曰吾自有計留之關公正尋思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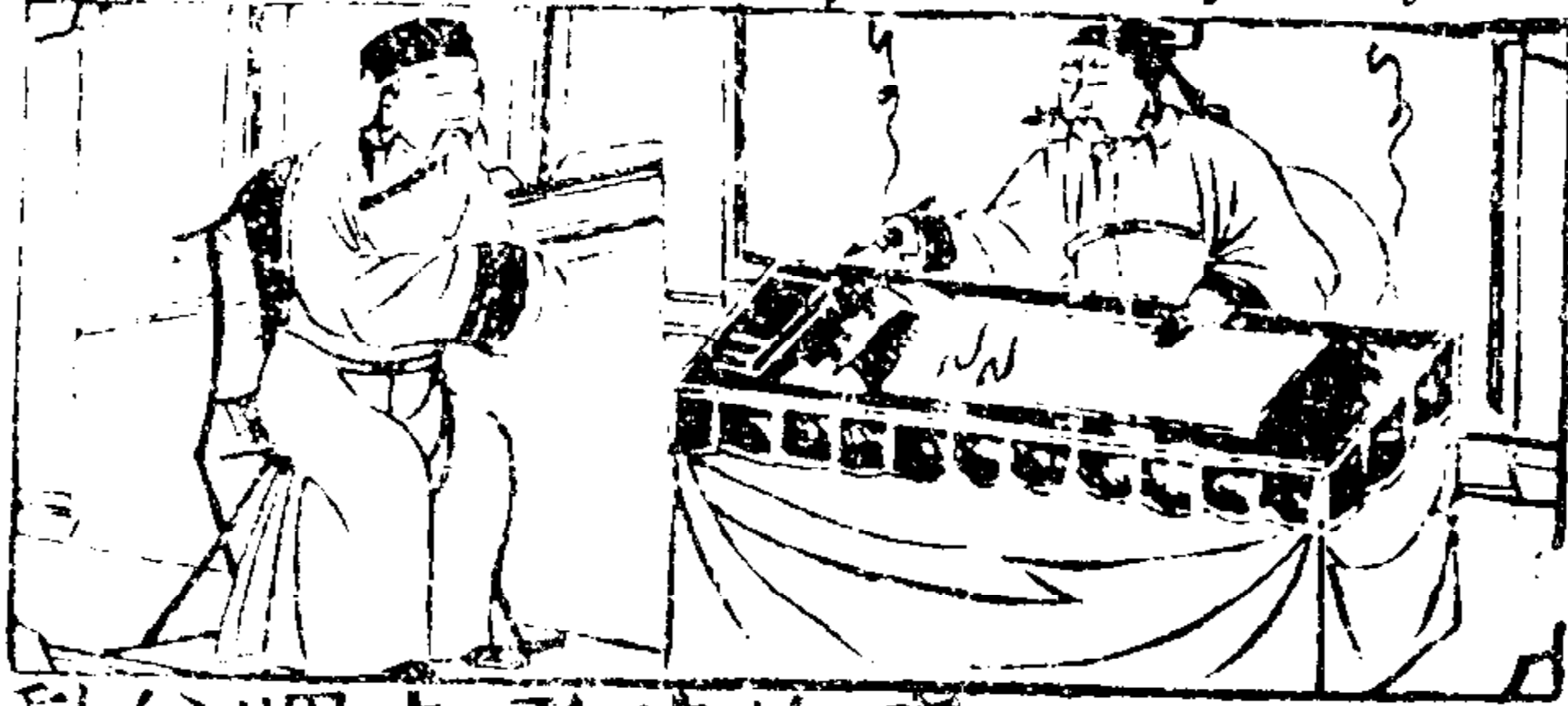
陳震特書見關羽



公曰先生此行必有所見  
書也書云  
備嘗謂古之人恐其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  
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結義之交雖不同  
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而割恩斷義君必欲立功名圖富貴願  
獻備級以成全之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其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曹  
公而面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淚不曾乾公既仗義何不歸之公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无始終者非男子也吾當日曾對曹公道及  
此事來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件上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  
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二嫂回見也震  
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耶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乎震  
曰公速作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作書云

羽切聞素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讀書粗  
知杜豕至於觀羊角長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

# 關羽回書達玄德



嘗不三嘆而流淚也昔羽守下邳內无積粟外无援兵欲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碎軀死於溝壑也近自汝南回方知信息須當面辭曹公奉送二嫂回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已有微功報之不容不從也忽得兄書視之若夢羽但懷一異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尽力以報筆楮難窮暗拜有期伏惟

昭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乃入相府求見曹操曰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首公快心而回收拾下一輛小車選備跟從者二十人早晚等候耳夫人問關公曰叔上近日行藏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了丞相便請嫂子上車堂中所有原賜之物尽皆留下寸絲亦不帶去且夫人曰叔且上緊請勿遲滯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連往數次皆不放丞相張遼家相探欲言此事遼托疾不出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吾去之意也大丈夫既已欲去而不動非大丈夫也即寫辭曹丞相書一封書云

臣聞有天而有地有地有父而有

羽辭曹不操典見



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平陽地氣應平陰平陽右順時方可養  
育辟生而成三經五帝之表也羽生於漢朝少事皇叔劉備誓  
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曾慨然難須思  
諾羽所以歸焉按權過之皇量實難當只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  
在表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日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深恩如滄  
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任之實難事有先後當  
還故家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  
辭幸希鈞鑒

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

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謹封懸壽亭侯印於庫中明請二夫人  
上車男女二十餘人伏事今遣人於相府下書公上赤兔馬提青  
龍刀護送車行逕出北門上吏當之關羽瞋目橫刀大喝一聲門  
吏皆退關公出門喝後者曰汝等護送車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  
當之勿驚動嫂也後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公正論關公事  
左右報關公奪門有書呈上操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北門守將飛報關羽奪門而去



# 關雲長奪門而出



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告說將軍及封金銀所賜奇物美女十人

另居內室壽亭侯印懸於庫內先撥伏事人衆不帶去止與元跟

從人二十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去了衆皆愕然一將挺身出

曰其顏將三千鐵騎當生擒關羽獻與丞相衆視之乃虎賁將軍

蔡陽也

## 關雲長千里獨行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伏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要去趕

曹操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來明白去明白乃天下

之大丈夫也汝等皆可卒之幸兩府覽關公傳言曰兩及其忠世

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 辭魏歸劉兩盡忠 威鎮許昌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交起程昱曰關羽不辭丞相不奉鈞旨何如

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程昱曰丞相能全舍之諸將皆未平也

操曰何為不平且曰

程昱勸操趕雲長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祀操曰吾所賜金帛皆留還吾此是雲長千金不可易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祀操曰吾所賜金帛皆留還吾此是雲長千金不可易

非有王霸之才孰能至於此乎宋賢有詩云

功成自合歸玄德 解印封金離許都 不羨金銀光照室 為思思兼走長途 人言俊傑千年少 我道將軍萬古無 不是追兵無鐵騎 費公元重去時書

又詩曰

三國初爭勢未分 獨公謀策最机深 不追關羽令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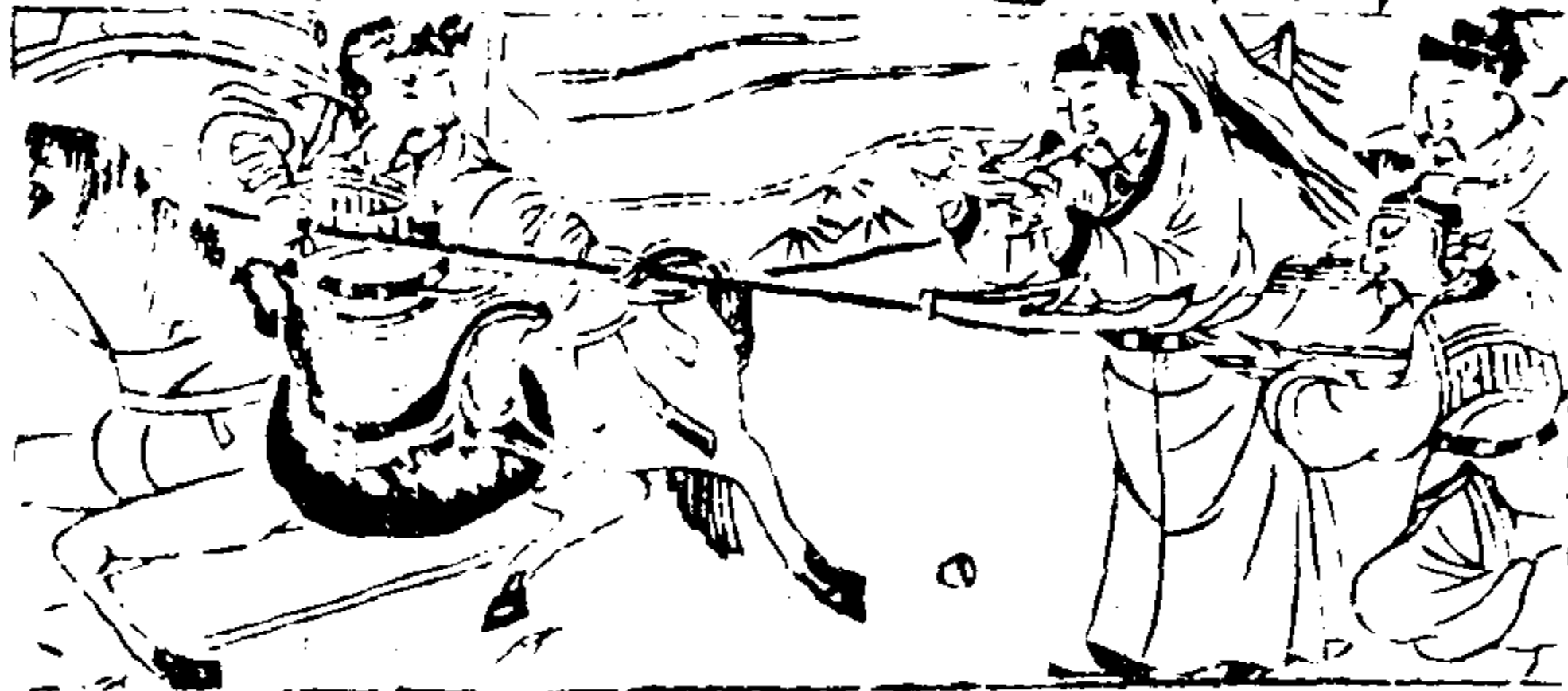
原是中原伯業心

# 張遼趕羽稱餞行



其志也此等之人吾甚敬之程昱曰今後為禍丞相休怨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程昱曰彼各為主且容人情即操曰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發結實他做今大人情先交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綉袍作秋衣交他時七想吾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曹操曰吾引十數騎先使張遼單騎前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馬行不敢放轡頭按住絲韁緩七而行背後有一人叫雲長慢行關公自思呼吾字者必不害吾人也交車仗人後只顧大路慢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勒住赤兔馬按定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耶遼曰吾身死寸甲手死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相害之心關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主勿追容兄自去以全且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故先令小弟請住兄長關公曰何是丞相缺騎來吾願單騎決一死戰公回數十步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二十餘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褚徐晃于林奉典之徒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約住馬左右擺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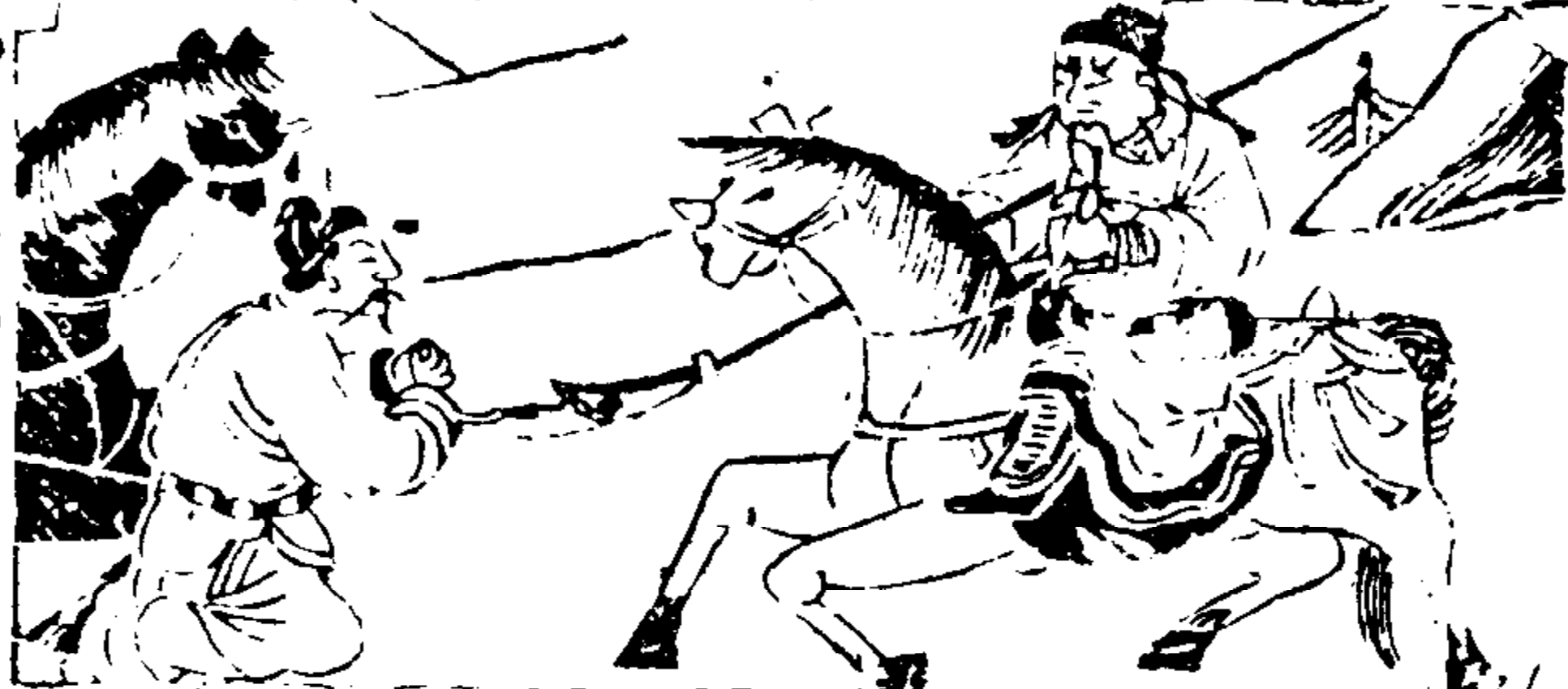
# 許褚進袍挑去



關公着了手中皆兵軍器因此放心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即公馬上欠身施札曰  
 關羽目前曾與丞相今故主在表紹處不容不星夜去也累次不  
 得恭見故拜書告辭封金解印納還丞相望丞相不忘舊日之言  
 也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缺盤費特  
 具路贖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  
 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无他意少酌大  
 功萬之一耳關公曰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  
 別當酌之操嘆而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无福不得相從錦袍  
 一領聊表寸心許將軍下馬双手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变不下  
 馬用青龍刀尖挑却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袍  
 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无礼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  
 騎吾二十餘人安得无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眾將  
 回城於路差嘆曰汝等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之清名可也有詩為  
 証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 千里尋兄豈憚勞 送別許都城外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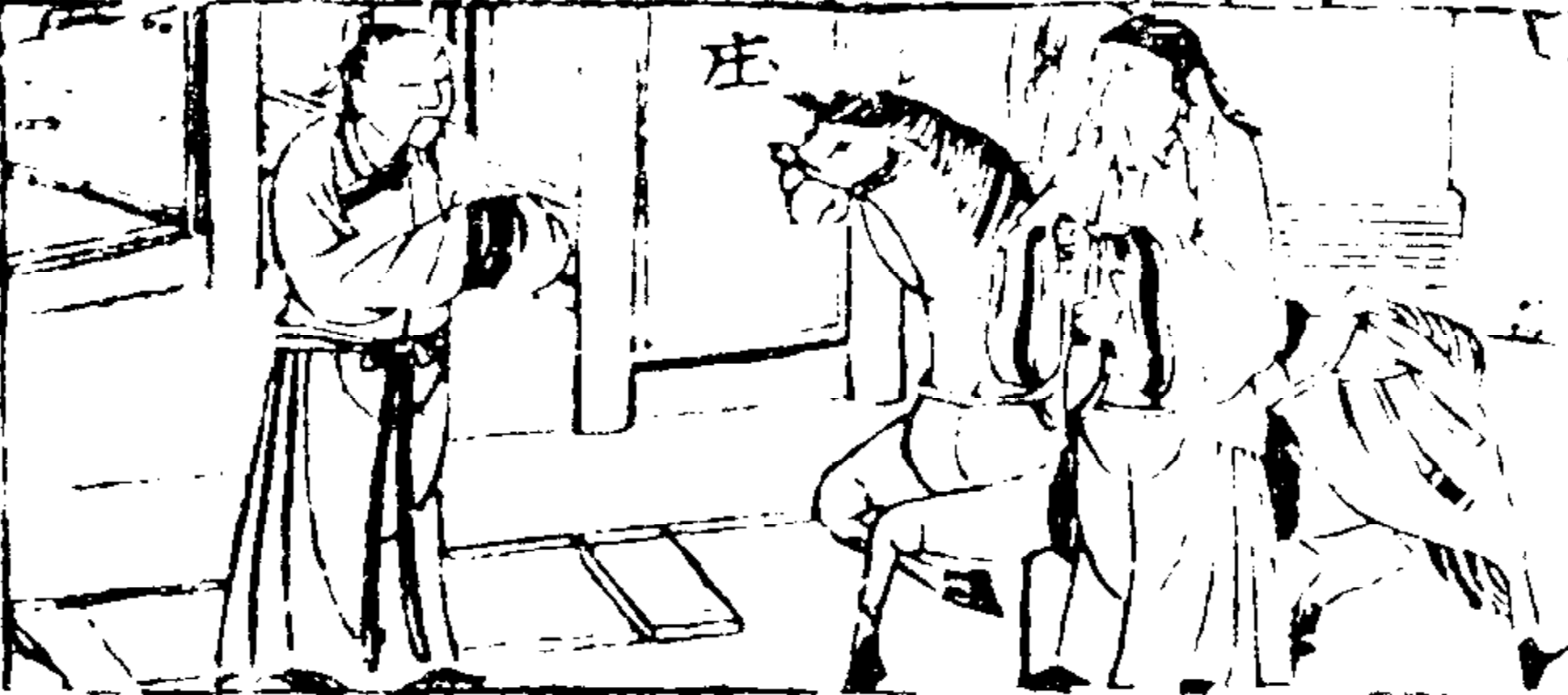
# 廖化下馬拜關公



刀尖曾受錦征袍

關公未趕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走馬回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仰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疋馬引百餘軍卒下山關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扎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而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某世本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給聚眾五百餘人却才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二院夫人劫掠上山吾聞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未杜遠其言不遜被其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人傷害留在山中公文急取下山須臾百餘人簇擁車仗到來公下馬提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嫂上受驚關公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幾被杜遠之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根脚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未拜謝廖化上以部下人馬護送關公上尋思此人終是群盜若

雲長投宿胡華家



關公秉燭以坐待天曉

用為什人必耻笑公辭謝曰感謝厚意奈魚與鳥曰公說口誓慮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糜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化拜辭而退自引人伴投山去了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與二嫂遂同車仗而行漸上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頭鬚皆白問曰求的將軍姓甚名誰明羽向前施礼曰某乃刘玄德弟關羽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者乎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公曰車上有二嫂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迎耳糜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又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坐關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坐也老人曰公乃異姓何如此之敬也雲長曰某曾與刘玄德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刀兵之中未嘗敢缺一札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交妻女於草堂上招待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關公上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為儀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洛陽太守王植下為從事將軍必從此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華書遂告以辭曹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

關公秉燭以坐待天曉胡華餽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

# 雲長斬孔秀落馬



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曹操部下引五百軍在嶺把隘地不甚高  
 是三州隘口關公押車仗至嶺軍士報知孔秀提劍出關喝關公  
 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札秀曰君將何往公曰已拜丞相  
 往河北尋兄長劉玄德孔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  
 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會討得來文孔秀曰若死來文將  
 軍且在關下住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汝去稟丞相  
 誤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住一日一年不稟住一年雲長怒曰何  
 如此也秀曰法度所拘不容不如此當今乱世龍爭虎鬥之時若  
 先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去秀曰汝要過關斬下老  
 少當當雲長大怒拿刀欲殺孔秀

## 關雲長立關斬將

孔秀慌忙退入關關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兵器分布  
 左右孔秀全付衣甲線鎗上馬開關大喝曰汝敢過關友雲長約  
 退中仗銀馬提刀更不打話直取孔秀已將鎗來迎兩馬相交關  
 刀起處孔秀落馬而死眾軍皆走公曰軍士以走吾殺孔秀與汝等先于眾軍拜於馬

關公砍韓福落馬



前公曰借汝眾將口往許昌告訴丞相尚尤親自餞行孔秀故將關載故殺害吾上故  
 斬之先說二夫人車行過關望洛陽進發元來先有軍士去洛陽  
 報知太守韓福上急聚眾軍商議牙將孟坦曰既无丞相文憑即  
 係私行若不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關羽勇猛難以迎敵頗良文  
 醜尚自被誅何計可以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叉住關口待他到  
 時小將引車和他交鋒太守於高阜處暗箭射之仍伏兵士松左  
 右如墜下馬即擒之解赴許都必得重賞眾議定了人報關公車  
 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布在關口公見豎立旌旗密布刀劍韓  
 福旁弓帶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公於馬上欠伸施札曰壽  
 亭侯關羽脚借過路韓福曰汝有丞相來文否公曰事冗不曾取  
 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往來奸細汝死文  
 憑即係兇竄公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吾欲尋死也韓  
 福曰誰人與吾擒之孟坦出馬輪刀來取關公上約退車仗拍馬  
 來迎孟坦戰於兩合撥回馬便走公飛馬趕上腦後一刀砍為兩  
 段公勒馬回韓福因在門首努力放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口咬箭出血流不止疼取



晉靜引雲長入寺



韓福上急退不迭關公刀起帶頭連腮砍於馬下衝散眾軍保護車仗出關雲長割髯  
 孔住箭瘡在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汜水關來把關將并  
 州人氏姓下名喜善使流星元是黃巾餘黨後從曹操撥來守關  
 早有人先報去却不說關公殺了韓福下喜善思一計就關前一  
 座寺名鎮國寺可於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擊盞為號要  
 害雲長下喜離開迎接公見喜懇勸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  
 下誰不仰慕今歸皇叔以全大義雲長斬孔秀韓福事喜曰將  
 軍殺皆是也某見丞相替重此事關公上馬寸關到鎮國寺前下  
 馬眾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一長老與雲長同佛法  
 名普靜普靜已知下喜之意向前夾與關公問詢公下馬答之靜  
 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十年關公曰近二十餘年矣靜曰還認得  
 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曾相識靜長老曰貧僧與將軍家只隔  
 一條溪下喜見靜長老說御曲事只恐漏泄叱之曰吾欲請將軍  
 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知鄉人見鄉人安得不認得也  
 長老請方丈會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就先獻長老取茶先送夫人請公入方丈

關羽斬下喜



以手携擊以目顧勝公知其意喚左右將刀近隨下喜請於法堂進席公見壁衣家布  
 製劍在手與下喜曰君請開其光友意也下喜曰安有他故公於  
 壁衣中窺望見群刀各手公大喝曰吾以汝為好人輒敢如此下  
 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數人膽大者向前皆被關公砍倒下喜  
 下堂透廊而走公棄劍取大刀步行趕來下喜暗取鎗飛擲打公  
 公把刀背撥開趕將人去一刀砍碎腦蓋死於廊下公急出來省  
 二嫂早有軍人遠上圍住見公來皆四散奔走公謝靜長老曰若  
 非吾師幾被此賊之害公辭行靜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  
 往他處雲遊後人有期將軍保重晉靜去了雲長護送車仗望榮  
 陽而進却說荊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未到  
 韓福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比到荊陽王植使人開口當住王植  
 出關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馳驅夫人車上  
 勞困暫請入於館驛中暫宿一宵來日登途未遲雲長見王植意  
 甚懇懇請二嫂入城驛庭中皆已鋪陳停當王植請赴宴雲長  
 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不去酒食皆送至驛中關公見於路辛苦請二嫂正房

# 胡班窺雲長看書



班放火行不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羽休走公兜住馬大喝匹夫焉

歌定從者各自安歇飽餐赤兔馬并駕車馬疋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听令曰關羽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把關將死罪不輕此人勇猛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个火把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及皆燒殺今夜二更奉事吾亦自引一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又取乾柴引燥之物先搬於館驛門首胡班尋思吾不識雲長如何模樣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間驛吏曰關將軍何處答曰正廳現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之左右綽髯凭几於灯下看書班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王太守下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城外劉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取書付班七看畢嘆曰險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要害將軍今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及人果欲開關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及出驛庭果見軍士各執火把時候公出城門已砍開公催人伴急行城中胡

# 關公斬秦琪兩段



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兩馬相交青龍刀起秦琪落馬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

汝无免何令人來燒我王植飛馬挺鎗來迎火光之中被雲長一刀攔腰砍為兩段人馬皆散公自隨車行後知引班被植家人所殺關公催促趨行過滑州界首人報劉延知劉延慌忙引數十騎而迎公馬上欠伸而言太守別來无恙劉延曰今欲何往雲長曰辭丞相去尋家兄劉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仇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自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秦琪把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關公曰前若斬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圍今日求一隻渡船不付何也延曰夏侯惇知必見罪公知其死用之人遂自催車仗進發秦琪引軍出關問來者何人公曰壽亭侯關羽是也琪曰今欲何往公曰欲投河北尋兄玄德乞借渡船琪曰丞相公文何在關公曰吾不受節制有何見拘琪曰吾奉夏侯將軍令把守關隘任你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汝知吾於路斬攔截者庶琪曰你只斬得无名下將馬奈我何關公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琪

# 乾途見長言信



必驚走快倫舡隻送吾过河軍士急尋舡傍岸公請二嫂下舡渡過黃河望北進發便

是衣紉地面雲長所過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有詩為証

掛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走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定江山

独行斬將應无敌 今古流傳翰墨間

關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  
 懷痛恨看承我為死恩家之人也嗟咨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  
 自北而來大叫雲長且住關公勒馬觀之乃孫乾也公曰自汝南  
 相別一向消息若何孫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  
 紹請玄德同謀曹操之計不想河北眾謀士自相妬忌田豐尚囚  
 獄中相緩黜退不用審配郭汜而各自尊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  
 知雲長欲回必然阻害其與劉皇叔商議欲先求脫身之計今皇  
 叔已許汝南合合劉辟去三日了想雲長不知落在勾中故遣某  
 於路相迎將軍天幸於此接見將軍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  
 長交孫乾拜二夫人問其動靜皆掩面垂泣不投河北去迎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

# 夏侯惇與羽大戟

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雲長休走

關雲長搥鼓斬蔡陽



夏侯惇趕來略有三百餘騎雲長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死明文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吾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時曾說應有殺戮不須與我於路守關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欲為奉其報仇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戟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大叫曰丞相怜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上攔截故遣某持將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路殺把關將丞相知否來使曰未知惇曰活擒將去見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恨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挺鎗去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又一騎飛至大叫曰二將軍罷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於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於路殺把關將否使曰未知也惇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一騎至大叫二將軍少

# 羽與乾保車而行



歌倅回陣前問使者曰丞相交擒關羽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二使誠恐路上人當關將

軍故送公文交行倅曰既未知於路殺人必當擒下指揮于下軍  
 為圍七圍住休走脫皆後軍馬又來關公先半分恨法若巨雷  
 大喝欲衝陣前夏侯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呼兀讓  
 雲長休得爭強眾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曰奉丞  
 相公文為雲長斬了孔秀恐於路有阻特差吾來交沿路關隘仍  
 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吾看見丞相他分付在  
 我如今先罪斬之於理恐有未然遼曰吾見蔡陽自有分辭既然  
 丞相交要長去下可願寬洪之意惇交軍馬退去後人有詩贊曹  
 丞相云

為愛英雄起古今 三登遺使意何深 應非孟德施奸伎 正是定於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以今往何處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吾今往許都天下尋  
 之途曰水心下落且再問見丞相若何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

之望之遂記許都相請罪一人命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使

雲長救店歌



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轡而行走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山莊與所

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主出迎對公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於草堂飲酒忽一後生引數人入庄迎遠草堂郭常喚曰吾兄來拜關將軍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涕曰老夫世本儒流務農為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專務遊獵為樂是家門之不幸也公曰方今乱世若使棄文就武善射善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若使肯習武藝亦是善事是子專務遊蕩死所不為公亦嘆息又笑郭常相陪至更深各思止宿郭常辭去關公與孫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何天意之不齊也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鬧公提刀往視之見郭常之子跌倒在地後者與庄客相打公急問之後者曰此人來盜赤兔馬牽出欲備鞍被馬一脚打倒方知其事我等趕起奪馬庄客及來強奪因此相打孫乾勸公殺之公責之曰吾此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却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

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却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

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却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

十



# 關公不殺郭常子



公道吾看郭常相救甚重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

逆事罪合於死奈老妻素愛此子若殺之則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  
 公平生是仗仁義之人思之老人先曾實告故釋之而不殺坐而  
 待旦平明收拾行裝郭常夫婦拜於堂前謝罪辱子冒瀆感頗深  
 感將軍不殺之恩公令放出吾以善言慰之常曰辱子四更時分  
 又不知何處去了公謝郭常速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  
 取山路而行不到三十里山背後兩馬略有一百餘人隨來為  
 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  
 者大叫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大方裴元起也來者快留下赤馬  
 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為盜還不知劉備兄弟  
 三人名字麼為首者曰我只聞有人赤面長髯者姓關名雲長不  
 識其面汝何人也公乃解開鬚視之其人滾鞍下馬手揪郭常之  
 子拜獻於馬前公問姓名裴元起曰某自張角死後一向无主哨  
 聚山林推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遣有一客人騎一疋千里馬  
 在我庄上投宿故交其來強奪却是命也可殺此人明正其罪關

# 羽稟二嫂留周倉



以知吾名字元超曰離此二十餘里地名新坡有一卧牛山上有一關此八姓周倉

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髮形容甚醜元是黃巾張宝部下為將後因宝死哨聚於山林多曾與其說將軍盛名恨死門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家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從正勿陷此身裴元超拜謝却欲分別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超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候之果是周倉上一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請起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倉曰舊有黃巾張宝曾識尊顏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將軍不棄收留周倉為軍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撻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之人伴若何周倉曰听其自便願隨者隨之遂問一声願皆隨順雲長遂下馬於車前稟問二嫂上其夫人曰叔上自離許昌於路独行至此歷过多少艱辛未嘗要軍馬相隨前若廖化叔尚却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裙釵淺見叔上自斟量雲長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是寡情奈二夫人未順文

寺且於山中寧奈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曰周倉乃一粗鹵匹夫失

# 乾人古城報翼德



張飛听罷亦不問言隨即披掛掉丈八蛇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選出北門雲長望

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遇天日以此等英雄挫過別死明路也如將軍不容不款眾隨  
 都令跟張元超去某步行跟將軍雖千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  
 告二嫂其夫人曰二人相隨何妨雲長令周倉撥人伴隨張元  
 超元超曰哥上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  
 汝可推時節領若吾但跟將軍有住扎處便來取你張元超快  
 相別周倉跟雲長望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遙  
 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是古城數日前有  
 一將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退別處去了此人在  
 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四五千人到死無人敢當公言曰  
 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入城報說交接  
 嫂上却說張飛自芒陽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迎過古城入  
 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治縣官皆遁張飛就此安身  
 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投汝南劉辟處會合  
 軍馬今關將軍送二嫂上離了許昌尋覓到此請將軍出郭迎接

關公斬蔡陽落馬



正馬立於門旗... 猛見雲長大喝曰汝殺吾外甥秦琪元來却在這裏奉曹丞相命特來捉你捉住你我便為壽亭侯叫一聲搦鼓上絕奉勅雲長

早到面前一聲鼓震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有詩為証

將軍氣驟與天平 疋馬單刀獨自行 千里尋兄恩義重  
五關斬將鬼神驚 鼓声响處人頭落 旗影開時血刃橫  
堪笑蔡陽无計策 山鷄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 提刀幾欲砍雲長 古城偶遇交鋒處  
面鼓纔過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揪馬上拿蔡陽認旗的過來問取消息拿  
認旗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斬了外甥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  
軍交戰報仇丞相不肯故差他汝南來攻劫碎不想這里撞着將  
軍雲長交去張飛馬前告說實事張飛問雲長在許昌行止那人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才信其真實却欲下馬與二嫂前施

禮城中又報城南門外十數騎來得其際不知何人

# 張飛掛矛殺羽



見翼德到此乃付周倉把了拍馬來迎張飛睜圓環眼倒豎虎鬚聲如雷吼揮矛望雲  
 長便搠雲長大驚慌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  
 曰你无義之人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我如何无義飛曰你順了  
 曹操今為壽亭侯自是富貴又來賺我上與你併个死生雲長曰  
 你元來不知就裡見送嫂上在此你自請問其糜二夫人听得揭  
 車帷呼曰翼德叔上何故如此飛曰嫂上休怪我先殺无義的人  
 請嫂上入城甘夫人曰雲長叔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待已而降漢  
 不降曹今知哥上在表紹軍中故千里独行送我至此你休錯見  
 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理嫂上休被他瞞過了其  
 夫人曰在下列時出於无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  
 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休辱了我心孫乾曰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和  
 你也胡說他那里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來捉你須要帶  
 軍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來也雲長回頭果見塵埃起處一  
 彪人馬來到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飛大怒曰尚敢誘吾一  
 條丈人蛇才棚來雲長處住曰兄弟且住看斬來將以表吾真心曹軍擺開蔡陽關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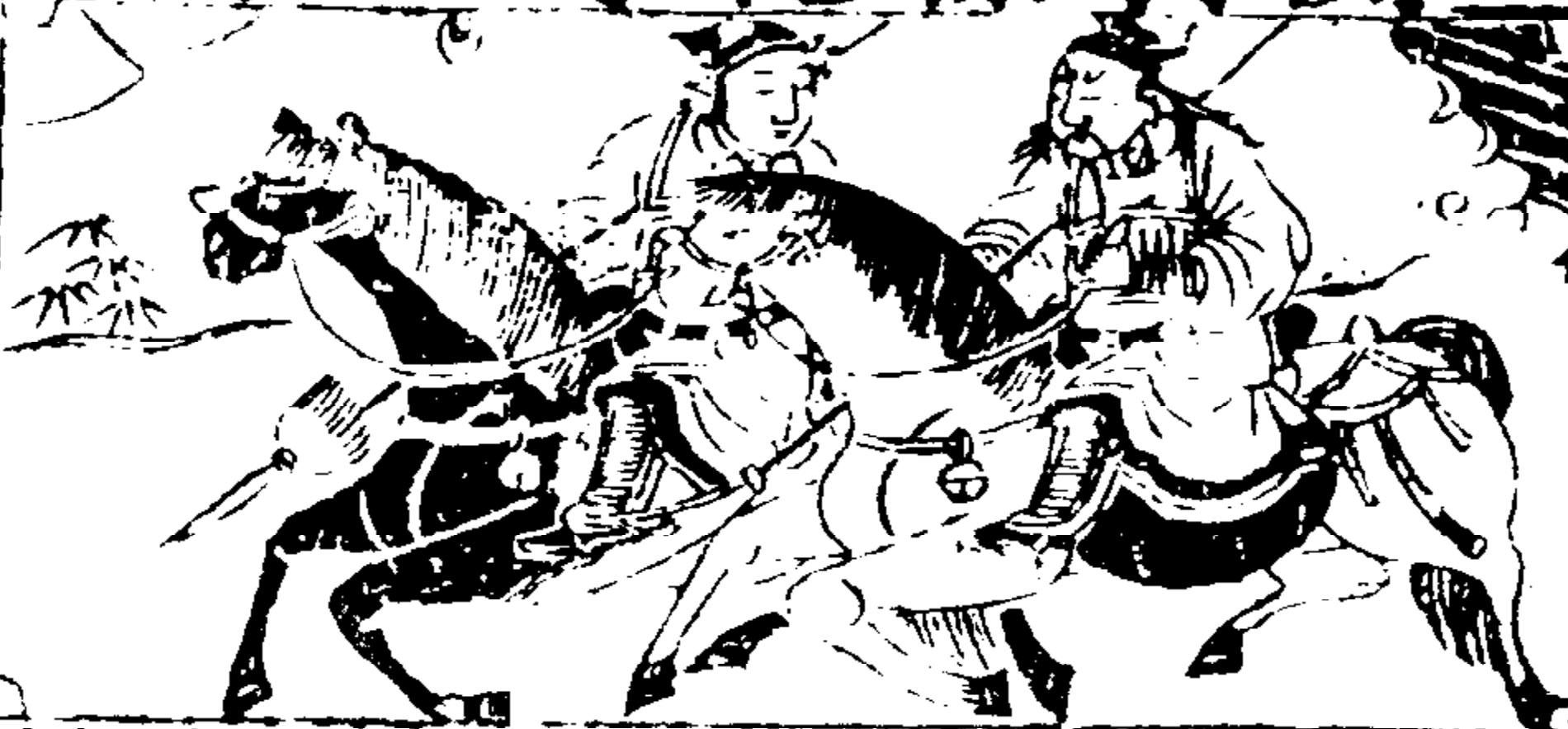
# 飛迎二嫂入古城



## 劉玄德古城聚義

飛心中人疑逐滾鞍上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問之  
 竺曰自從徐州失散吾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听知雲  
 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某處知將軍在此昨首道上遇見一  
 駁客人言稱有个姓張的將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  
 思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張飛曰雲長兄送二嫂今日方至此孫  
 乾亦已知哥上下落拜於地大喜飛遂迎請二嫂上進城眾人解甲  
 請二夫人坐定皆哭拜於階下二夫人感傷不已張飛却才備問  
 仔細耳夫人說雲長前後經過之事張飛方哭拜雲長飛等各言  
 其事乃羊羊殺猪為宴雲長曰兄長未至其酒食可支肺腑也孫  
 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尋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  
 乾二人分付眾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逕奔汝南  
 而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下落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  
 為見軍馬缺少再回河北表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悒悒憂  
 悶孫乾曰將軍休憂只做某一番馳驅再往表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

# 關羽孫乾尋玄德



某此而可去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定次日玄德入見紹說曰劉景升鎮荊襄九

雲長辭了劉辟龔都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飛欲自往雲長曰有一城便是我寺安身之所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去取兄汝可牢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我見机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超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有四五疋雲長曰我寺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可去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來接切勿有誤周倉忻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个去處歇泊某自入城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術雲長於道左見一村庄同往覓宿庄上一人出迎雲長實告知庄主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見青天喚了二子出拜長曰關將軍請書次子關平孝武藝關定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於家孫乾見馬道投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不在此間暗請來家堂商議簡雍到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明日見表紹可請親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

玄德與雍在議事



郭兵糧精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已遣使往結好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

此人足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死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  
多美遂去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閔雲長已離曹操必  
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耳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  
二鹿耳關羽乃一虎也若夫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操何故欲  
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玄德出關雍曰劉玄德此去必  
不回矣紹曰當知之何雍曰其願同行一以同說劉表二以監住  
川備紹曰甚妙玄德先交係乾行次日來辭表紹曰恐汝隻力  
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表紹上馬出城郭面  
入見紹曰川備前首去說劉表不見其功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  
此行必不還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曰自見識郭面吁嗟而出去  
德簡雍二人行出界口係先接着共至關定庄上關公迎門接拜  
執手痛哭不已關定令二子拜於草堂之間玄德問其家雲長曰  
此人與弟同姓故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我歲矣關定曰次子  
關平年十八歲玄德曰既老大有心令子跟雲長吾弟又无子嗣某願求令即娶雲



# 趙雲下馬拜玄德



下馬拜其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在古城又欲殺之恐非真矣今天幸得遇

長為嗣若何關定曰君家主盟願听尊命玄德致謝關平自此拜雲長為父玄德初到  
 紹遠之危急收拾起行雲長交取路投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  
 倉引數十精傷軍來雲長打見玄德忙問其故周倉曰自到卧牛  
 山誰想有一將軍騎馬而來和裴元超交鋒只一合搥死裴元超  
 及欲招降了占住山寨周倉到被招誘人伴止有這幾個過來餘  
 者俱怕不敢擅離某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贏數次身被二鎗因  
 此逃來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模樣如何倉曰極其雄壯不知  
 姓名雲長提刀躍馬前行玄德在後迎接卧牛山來周倉在山下  
 叫喊那員將全付披掛挺身縱馬引衆人下山玄德揮鞭出馬大  
 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流鞍下馬拜於道傍玄德等一齊  
 下馬迎之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從來  
 雲曰自離主公七孫瓚不從諫以致變身放火自焚袁紹累次招  
 諭雲七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遠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袁紹處欲  
 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无家先容身之地因從此過裴元超

其糜古城會玄德



公正應昨夜之... 見子龍便自慙恹不舎之情誰想今日相會

雲曰雲奔走四方尋主事之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難肝腦塗地死  
少恨矣當日即燒毀山寨卸頭人衆尺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  
竺糜芳出郭迎人各用拜訪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其无  
及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祭天地遍勞諸軍眾皆歎段文  
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不勝連飲數日以慶再見之喜  
後人有詩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信斷音稀杳不聞 今日古城重聚會

正如龍虎會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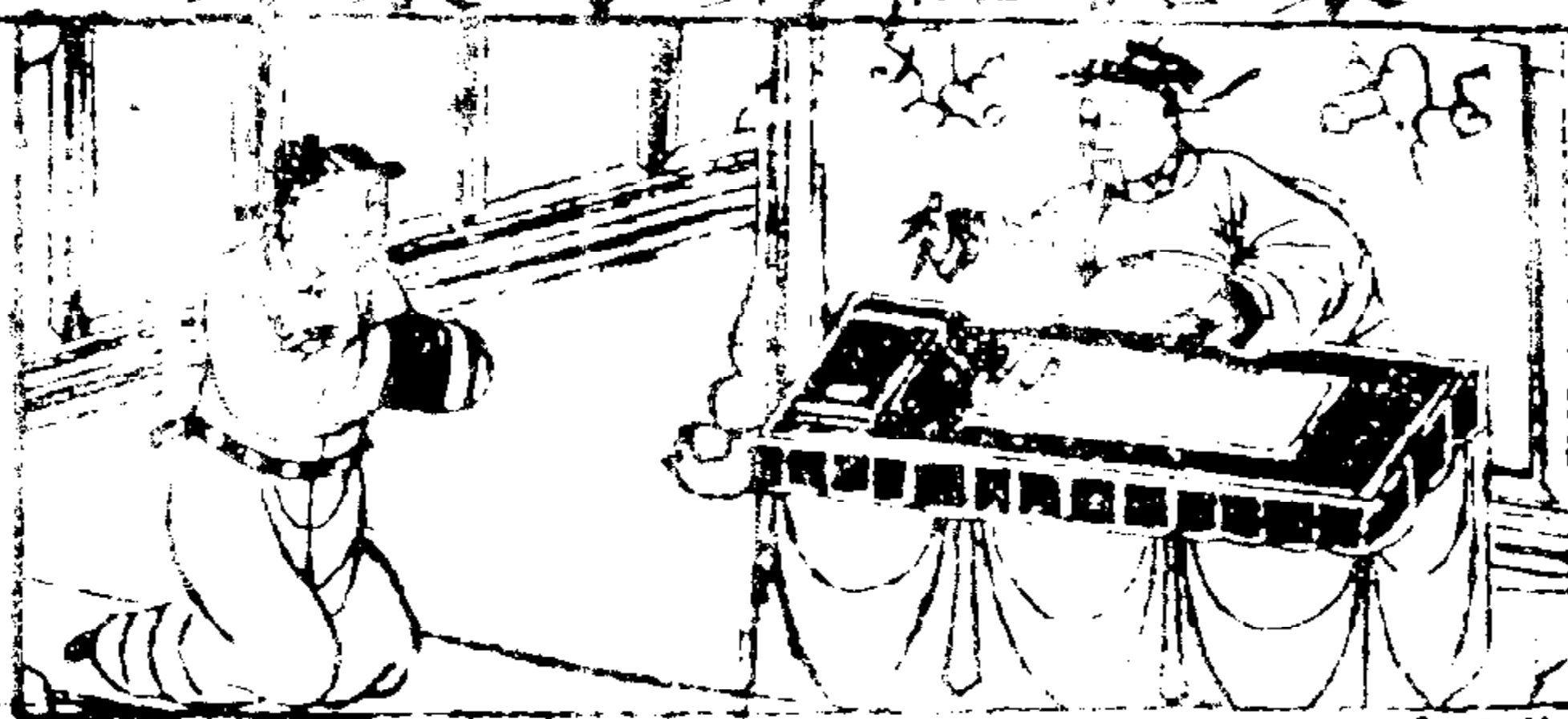
又詩曰

玄德關張離散後 古城天遣再相逢 從來良將隨明主

又得常山趙子龍

周倉馬步軍校四五千人玄德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琦  
卻遣人相請玄德遂引軍前往汝南屯扎招軍買馬斬自坤嶽却  
說表紹見玄德不曰大怒欲引兵伐之郭嵩并諫不可劉備乃於解之疾耳曹操乃是

袁紹結好于東



對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城廩六郡謀士有周瑜張

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流糧積五七年甲兵數十萬可遣人

相結好之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說即特修書遣

陳震為使約孫策會兵共破曹操

孫策怒既十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為襲取戶江後復數

即破黃祖敗劉勳豫章太守董子勳舉欲降聲勢大辰張紘詣許

都上表云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

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即將周瑜

領桂陽太守行征虜將軍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即將程

普行奉業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同特俱進躍馬臨陣手

擊急鼓以齊陣勢吏士奮激湧躍百倍心精意果務競用命越

渡重壑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如雨即日

加原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敵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處出獲

# 孫策遣使賚表



其妻妾男女七人斬虎即韓福以下二千餘級其也水竭死  
 一萬餘人獲紅大小一餘艘財物山積雖劉表未慮祖國  
 滑為表腹心出作水牙表之鳴張以相氣息而相家屬即掃  
 地无餘矣表為狐注之虜誠為凡尸陛下聖神文武威鎮天下  
 臣侍罪戰慄謹表奏聞伏望天鑒

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師見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嫁  
 孫策小兄弟孫瑜是結親岳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為大司  
 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昌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  
 上表與漢帝表云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召还京若  
 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後患當速制之貢使渡江被把江  
 守將所獲解赴孫策七見表大怒請貢說話責之曰汝欲送吾於  
 死地何也貢辞無此意孫策將出表示之貢无言可對策命武士  
 殺之貢家尺皆逃散有奴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无其便孫策

專好射獵一日引軍合獵于丹崖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追射策所騎五花馬走似

# 許貢人家柵孫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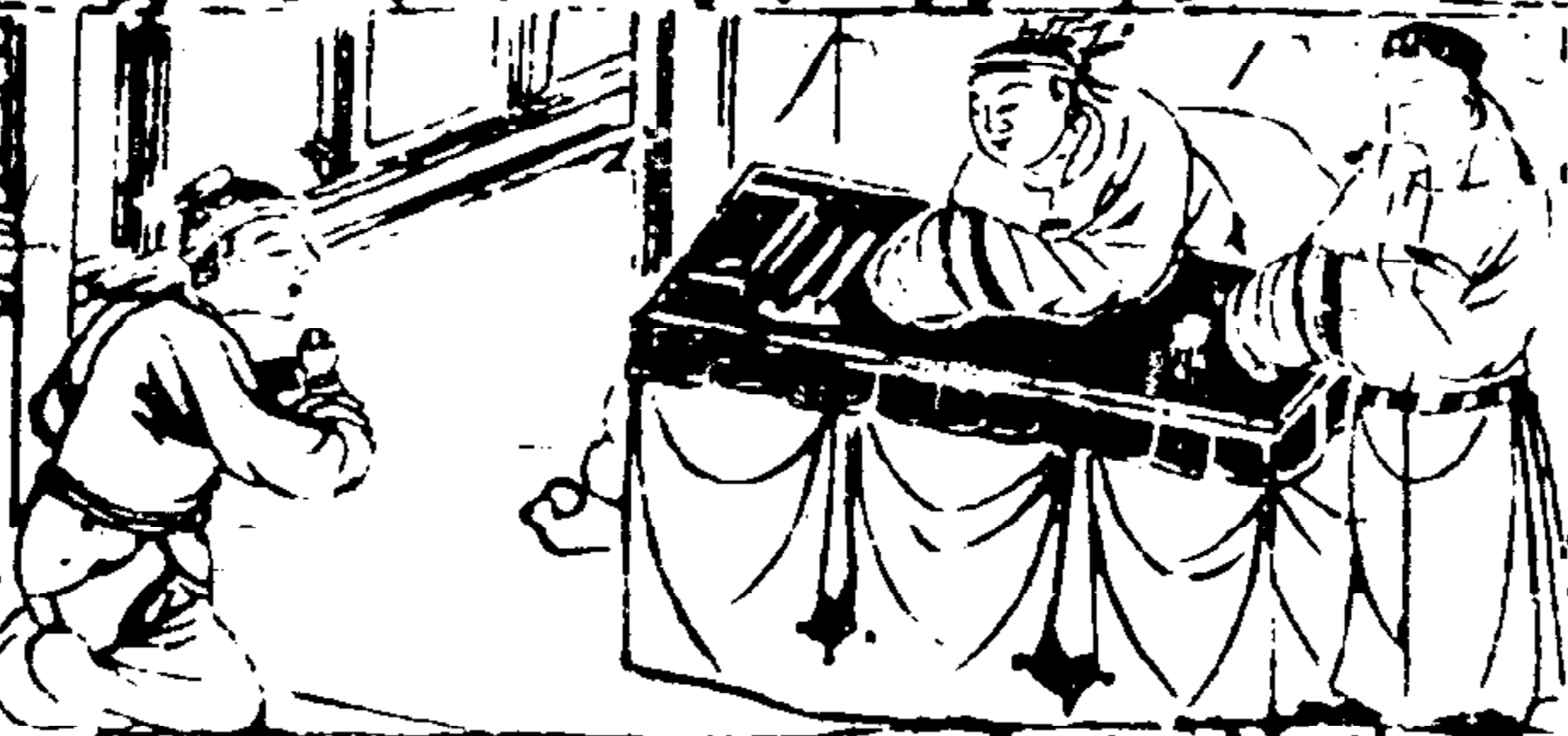


飛上山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  
 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乃奉轡而行一人燃鎗  
 望策左腿便拋策大喝一聲掣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鋒忽墜  
 止存劍把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而前策就拔下面上  
 箭擊空離弓回射放箭之人應絃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亂棚  
 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仇策別无器械馬上以  
 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中程普引  
 數騎至將許貢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  
 以帛勒之救回吳會養病靜軒詩云

孫即智勇冠江涓 射獵核心受困危 許客三人能死戰  
 殺身讓讓未為奇

孫策使人尋華佗時已往中原去了只有徒弟在吳命以治遂敷  
 恒樂餌訖醫者言曰箭頭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  
 動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一日无事  
 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貢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每恨主公常嘆曰御兇難

孫策養病於吳



孫策病危曰保帳下謀士... 曹有向說未人不敢言... 曹曰孫言曰孫策不足也... 其乃匹夫之勇耳... 小人之幸策大怒曰匹夫安敢料事... 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 日休動何故以一時之忿... 唯容暫取中原以彰英雄... 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 於城門樓上公聚諸將... 紛然策怪而問之左右... 策起身持欄而望見一... 執過頭策杖立於當道... 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 方往東吳會... 在城外每夜靜坐... 則... 將水收人乃病... 不應...

樓上書批



雷世呼為神仙是江東之福神也雷敷教之妻感之曰雷等敢違吾軍令棄款掣劍左右  
 不待已下未惟于吉上樓秉叱之曰你怎敢扇惑軍心耶于吉對  
 曰首領耶人也自先朝晉祿率山中得神書於曲陽濞布泉上  
 首曰長未書號曰公平清鎮凡百餘卷皆若人扶病方術名之曰  
 雷書遂新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世人未嘗取毫厘之  
 物皮符扇或引公之軍心耶兼曰汝毫厘不取于人衣食徒何而  
 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若不誅必為國患死在吾斬之張昭  
 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兼曰  
 此書山野村夫吾試宝剑何妨眾官皆諫兼恨未消命枷鎖下獄  
 禁之禁已散後皆令妻女八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兼入堂言曰  
 吾聞汝將于吉先生下獄叫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  
 之兼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幻術惑眾之心遂使諸將不得相顧  
 君臣之礼尽皆下樓拜之掌兵者何禁不能止此等與張角兇異  
 不可不除也吳夫人曰三幼之兼曰願母親勿听女流之言兒自  
 有區矣兼欲更取于吉出來獄吏及督教仰在空中去枷鎖事之如父母兼使說

冥天動策放善



之旋帶枷鎖而出策怒曰不斬獄吏仍紐手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

策曰汝皆讀書之人何不達禮吾聞昔日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

會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裹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

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无礼諸君自未悟耳

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其素知于

先生能祈風禱雨目今荒旱何不令求雨以贖其罪策曰吾且看

此妖人若何策保之於獄中取出球去枷鎖令求甘雨于吉即沐

浴更衣拜眾將曰吾求三尺甘雨以救万民吾終不棄一死計將

曰若有灵驗我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不能逃也于吉引

繩自縛繫於日中策使人曰若于時无雨即焚死於此先令人

搬運乾柴堆積於市忽然狂風驟起百姓觀者何止数千填塞遍

街策於鼓樓上望之風起於南北雲生飄然天心四下雲霧漸合

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无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

右將于吉扛上柴棚四下卒火煽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衝起

遂一若有人雷電交作市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候午時下刻未

盡



# 于吉祈雨百姓感



時雨有三尺于吉仰臥于柴棚上大呼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柴棚解去繩索使請孫策禮之孫策乘轎至通衢見衆官皆跪拜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誤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宝剑命左右斬之衆又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衆皆默然叱手下一刀斬首頭落地時一道青氣望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頭號令于街市以祭妖妄之罪是夜風雨大作及曉不見于吉尸首人皆為尸解報知孫策大怒欲斬守尸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促步而來策取劍斬之忽妖昏倒於地

## 孫權領衆擄江東

孫策見于吉於陰雲內未取劍斬之自倒於地衆救入卧房昏迷不省母吳氏來視疾須臾救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豈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假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惧哉母曰汝因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在何人可禳之

孫策得病卧房中



當於規門之前

左右稍修葺事以

是夜二更策卧于房內忽狀陰風傳灯滅而後明灯昇之不見于吉立於床前策于床頭拔宝剑砍之鏗然有聲策大驚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近吾忽然不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人齋醮以禳策過聞之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海未嘗見父致何鬼神母親何故誚佞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稟其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幽魂不散入地為鬼神鬼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坏神仙豈无报應吾已令人設醮於即之土清規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命遂亡軀至規道上出迎策心不喜勉强而入規內道士請策行香策焚香而下拜忽香炉烟起不散結成華蓋上立于吉秉怒急離殿宇下脚旋行不數步又見于吉立於前面孫策掣從人所佩劍殺之一人着刃而倒裂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也數內迸流鮮血而死策交擡出埋之比及出規于吉又當於規門之前策自不見惟孫策見之策曰此即妖人之所也坐於規前隨呼武士五

# 孫策觀中見于吉



上屋揭瓦皆墜於地策獨見於屋上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交武  
 士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磚瓦擲之策急歸府又  
 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點起三千軍馬於城外屯扎野營夜  
 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鎗大斧進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  
 而來策於帳前叱喝過晚如狂若醉次日急歸府內城門之上又  
 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見後者及言其事哭不能已是夜見  
 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  
 容全換矣策交取鏡照之見形容自各失驚而顧左右曰面色如  
 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撲鏡大叫一声金盞  
 迸裂昏絕於地母交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盞粉碎乃嘆曰  
 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  
 以吳越之衆三國之固足以規成敗公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  
 弟孫權來卧榻邊曰若幸江東之衆決机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  
 衡卿不知我奉資任能各及其心保全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  
 兄初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與母曰不孝男天命已不能以奉慈母公

權付囑麗將策孫



將印綬付兄弟望母親朝暮訓之父兄情入直勿輕忽母乃痛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

立事當復如何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先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周郎不在左右不得相托付也  
 吳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一聽於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為泥不得入祖墳遷葬也妻喬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別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交周郎即說知在意相輔吾弟休負我平生策又顧文武曰汝等善輔吾弟各全忠義再與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訖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贊云

獨占江南角 人稱小霸王 運籌而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靜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應是識周郎

魯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 民連六郡喜安寧 光搖寒日金盔重  
 血染秋波宝劍腥 眠濶尚嫌天地小 心高不信鬼神靈  
 誤誅于吉渾關事 只恨東南落將星

# 孫策巴靈立故



又題誅于吉詩曰

來往東吳數十年 盡言于吉是神仙 英雄不信虛無事 竟鏡充然為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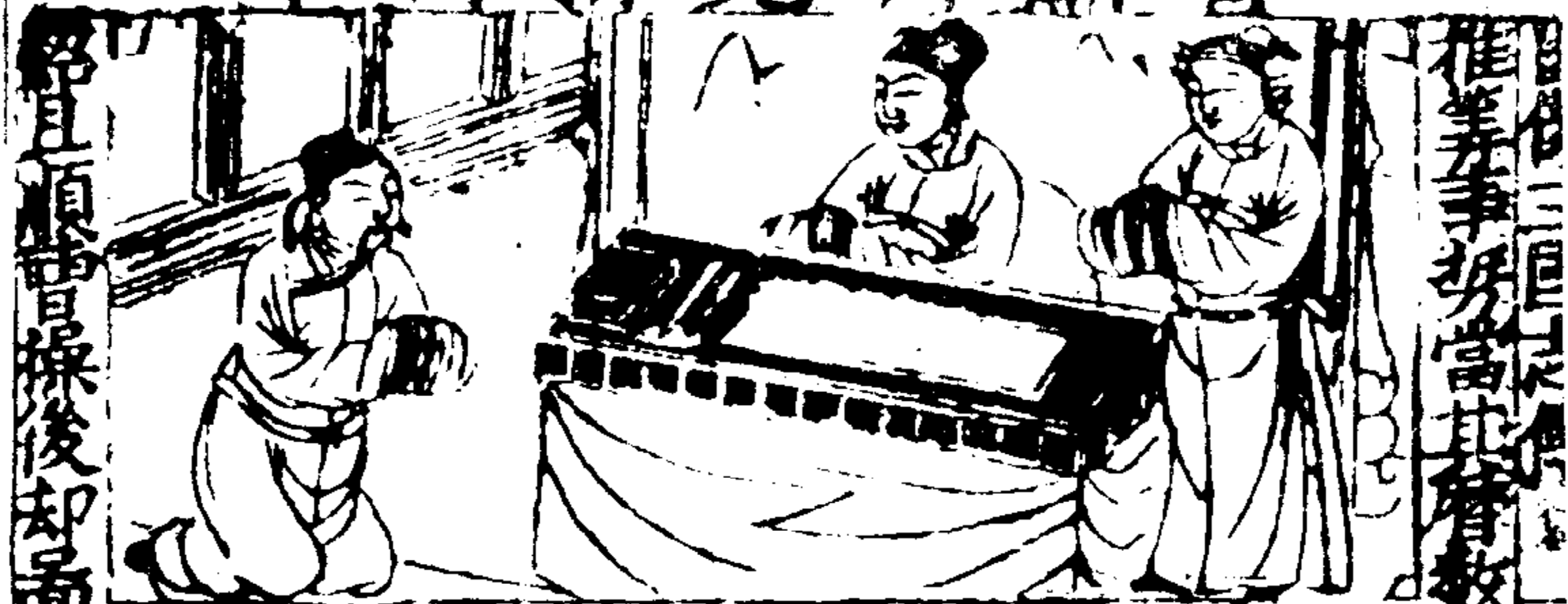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款違悖時不幸也周礼云遇喪事即罷政事時有徐或作乱伯禽罷帝而往征之蓋急於王事不得已也伯禽不師蓋為不守已哭師也况今奸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戚是顧徒閉門而緝盜未可以為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事即改易孫推之衣服扶出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琬入吳見孫家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然才秀各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軀不常有太貴之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孫權既掌江東大事尚幼也未安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无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未特過吳即聽得策亡星夜趕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策新周瑜曰某安敢當托付之重任乎夫人曰江東

周瑜歸見孫權



之事全仗公瑾惟願不忘伯符之言則孫氏家族尚幾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願勿忘兄之言明以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業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輔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尽賴公瑾瑜曰子布吳之達士將軍可事之以師傅之礼瑜驚鈍不才恐負何托之重願存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胸怀韜略腹有机謀幼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為君累長時將數百人经过因无粮食往來稍助其家有兩國積谷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指一困與之見曲居河刘子揚數以書召往庐江此人未肯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聞大喜遂交周瑜親往請之瑜奉命而往肅問其故瑜謂孫權相招之意肅曰劉子揚久召吾往庐江孰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書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上亦擇君身今吾主孫將軍親資求士的奇錄異言肅先存松瑜承天運代刘氏者必與於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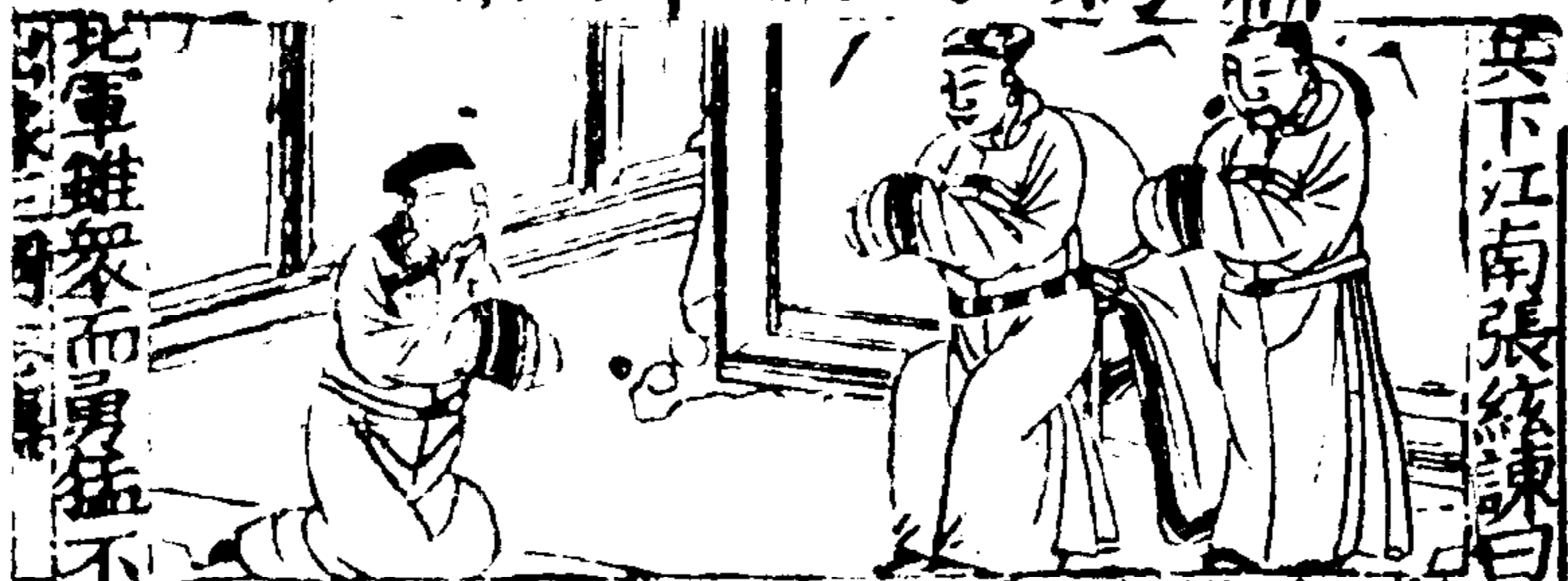
# 曹肅拜見孫將軍



孫將軍曰操後却看之推用請為增之言遂改還以言絕之曹操知孫策死而謀起

推美事功當其有數終成帝基以憫天時是烈士驚馳之秋吾故請足下不須以子孫  
 之言而介意也肅後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上其敬之典之談  
 論終日不倦一日眾賓皆散惟獨留肅肅共飲同榻而卧權問肅  
 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其承父兄基業思建桓文之功君既  
 惠顧何以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七歌尊事漢帝而不即帝者  
 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昔之項羽也將軍可思得為桓文  
 乎肅曰今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及除今將軍推且昂足江  
 東以現天下之眾規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  
 多務勤除黃祖進奔列表跨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  
 以面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及力一方冀以輔漢室耳此言  
 非所及也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權大喜披  
 衣起謝曰願承教誨同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肅老母衣服帷帳  
 君處受用肅乃荐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於江東鄉里  
 郡人也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權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勿通表

肅薦子瑜拜孫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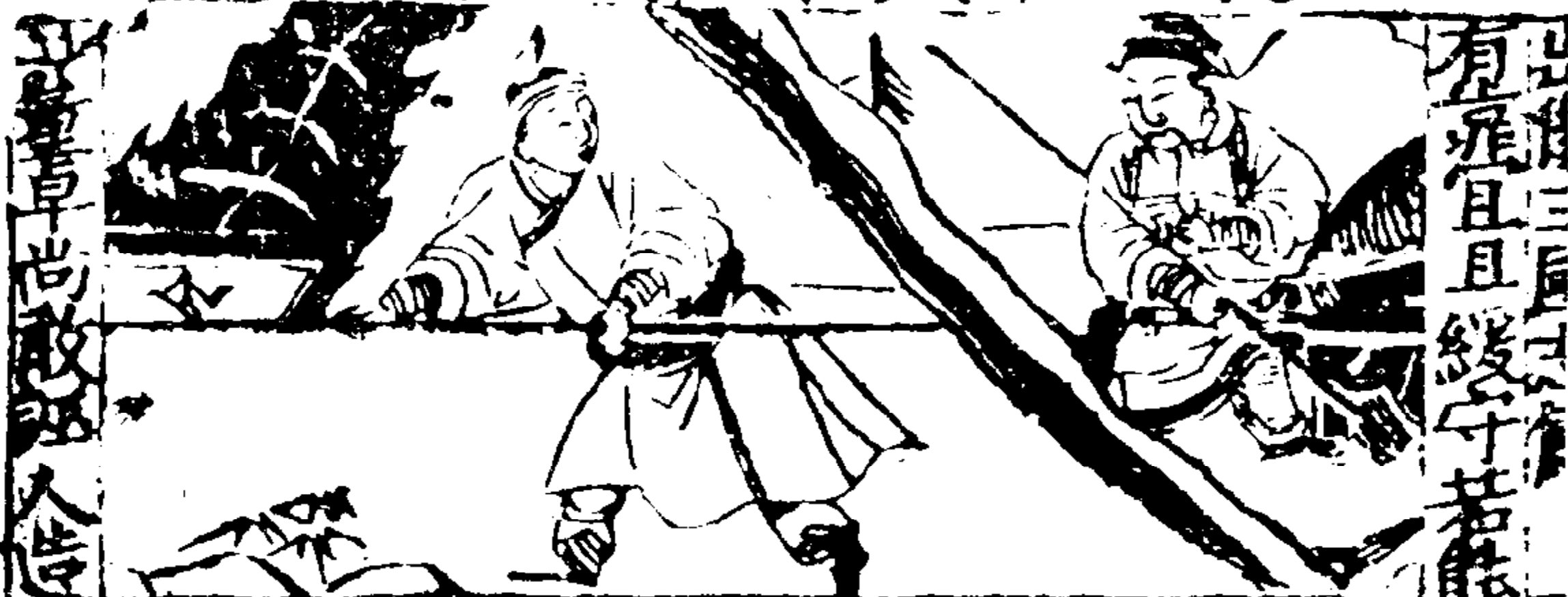
兵下江南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正義若其不幸成仇集好不善因而封之  
曹操從其言即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委張紘為會稽  
即尉賞勅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將張紘回吳會此張昭同鄉政事  
權既領會稽缺人當事張紘乃荐上虞吳即人姓顧名雍字元愷  
乃漢中即將蔡伯皆從躬其入少言語不飲酒歷正大權以雍  
為會稽丞行太守事因此孫權威震江東甚得民心即說陳震回  
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操討虜將軍自為前部矣  
袁紹大怒遂起望青州幽四州軍馬五十餘萬未取許昌

曹操官渡戰袁紹

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急引文武等官起兵討七萬人投官渡  
未迎敵曹軍守許昌先說袁紹兵臨官田曹又上言曰務宜守  
靜以待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遂紀諸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  
豐出不利之言紹欲斬之眾官告弟初紐送獄恨曰吾破了曹操  
明正汝罪紹軍起發旌旗遍野劍戟如林行至陽武下寨相投曰  
北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壯而糧草不若北軍南軍無利在急戰此兵



# 袁紹興兵伐曹操



有疾且且緩守若能曠引日月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吾軍心吾已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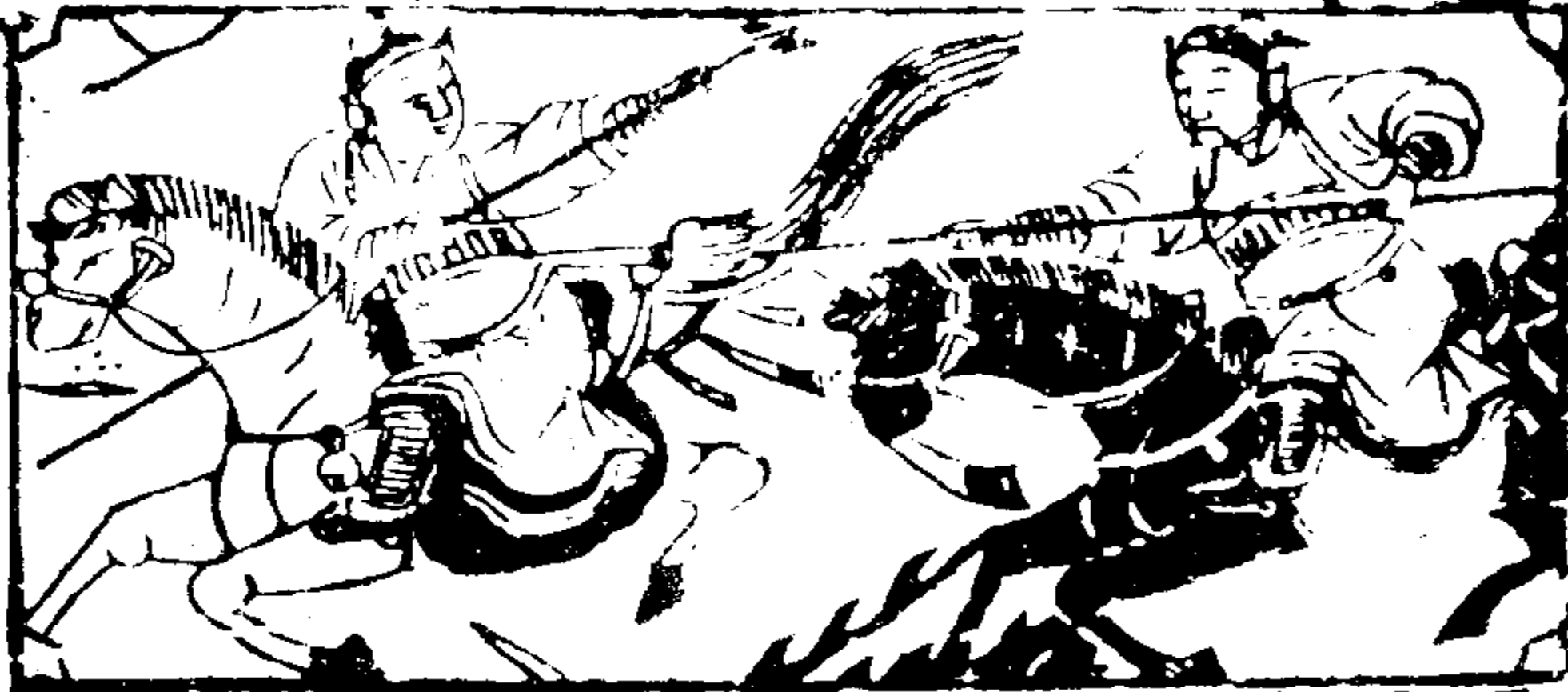
曰日必斬汝又敢如是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休胡罪紹前後新舊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周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未報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必畏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可以一當十也但利在急戰若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机點軍皆搖旗播鼓而進北軍分一半未迎兩軍相会结成陣勢烟雨迷天征塵蔽日北軍中番配交撥弩手一萬人伏放於兩翼弓箭手軍馬五千伏於門旗內炮响齊發北軍中画鼓三通袁紹立馬陣前兩勢人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旗旗即鉞甚是整齊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內門旗門外曹操出馬左右摆列張遼許褚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听候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前奏請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部何反乱耶紹怒曰汝托名漢賊罪惡弥天甚於王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操上怒張遼出馬

# 曹操請謀士豫兵



兩將於陣前聞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曹操暗上相許褚忿忿揮刀縱馬直取高翔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軍兩將齊出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見曹軍來又軍中放起號炮兩下弩手齊發中軍弓箭都湧出前而亂射曹軍如何當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兵大敗退官渡袁紹移軍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去官渡曹操寨內築起上山今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可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從之於寨內選調生力軍人用鉄鍬土搭些米曹操的寨前壘土成山元來官渡寨棚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打曹軍見袁軍壘土為山張遼許褚并皆要出戰却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上山五十座上立馬櫓即雲梯也分撥一半弓弩手於旗上亂射之曹軍大惧皆頂牌遮箭守禦一声梆子响如矢下如雨曹軍皆棄槍伏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呐喊而笑曹操見軍慌忙忙請謀士商議曰可作石車以破之操令劉晔監造晝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場內

# 表紹得勝曹軍敗



正魏士山上上雲梯候弓弩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按動砲車七勢大砲石飛空打

雲梯人死躲處擊碎其梯弓弩手死者無數此軍皆驚其車為震  
 砲車南軍登高窺望審既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錐打起道直透  
 曹營號為屈子軍營中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於劉曄曰  
 此是此軍明不能攻用其暗七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  
 曄曰遠營內可掘長塹伏道无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  
 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守官渡自八月至九月終紹軍不  
 退操軍力疲乏糧盡故棄官渡還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以遣人  
 來許昌求救荀彧回書呈報之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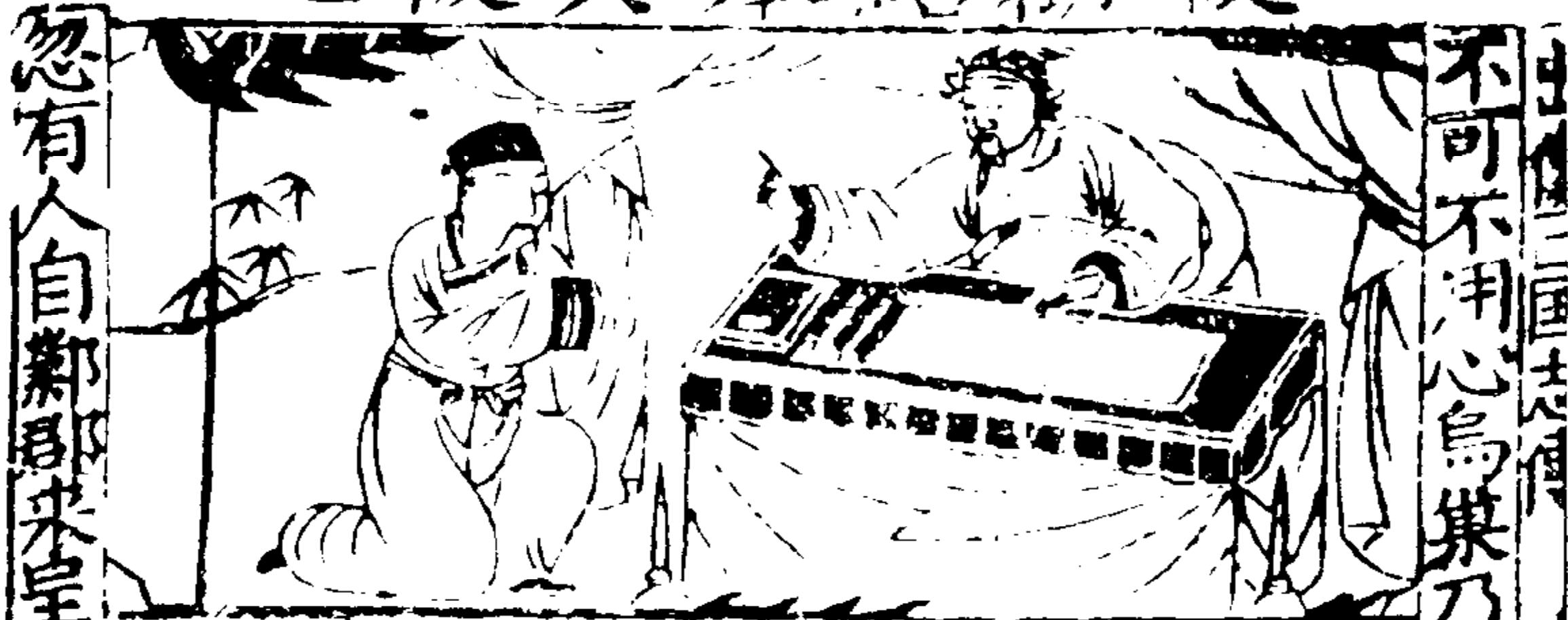
奉承鈞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於袁紹恐得其於官渡欲與  
 明公決勝負以至弱當強若不能制必為剪除此天下之大  
 机也且紹衣布之雄耳能數人而不能用人如昔楚漢在荊陽  
 之間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為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  
 滎陽成星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則勢屈公以十分居一  
 之衆畫地而守之况其危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

# 曹軍燒韓猛糧



有變此用奇之不可失也區上拙見尺竭忠誠惟明公裁察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廣  
 將出營巡哨徐晃部將史煥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  
 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特探路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  
 糧車前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率易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  
 十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荀攸曰徐晃足  
 可辦也操差徐晃將帶史煥并大炬先去後使張遼許褚接應六  
 千兵分兩隊行當設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  
 谷內徐晃史煥二千軍截出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來交史煥  
 殺散人夫放火燒着糧草韓猛當敵不住撥回馬走袁紹軍望見  
 而北上火起收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車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  
 路徐晃燒了糧回止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  
 遼許褚軍到兩下來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  
 曹操大喜當出一軍於寨外紹營為倚角之勢却說袁紹敗軍救  
 得些少糧草回寨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將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

# 彼勸紹舉兵被叱



不可不用心為集乃屯糧之所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已籌策定矣汝可回鄴郡  
 蓋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之汝便速行審配曰軍机至重不可忽也  
 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交  
 吾費心審配辞去紹大將淳于瓊部下驍將眭元道韓愷呂威成  
 瓊趙毅等引一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  
 性剛軍士多畏之自為烏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  
 說曹操軍糧將及忽被使往許昌交荀彧任峻措辦星夜解赴軍  
 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到十里被比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七字  
 于壘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  
 為謀士也取書來見袁紹攸曰曹操急起軍馬尽屯官渡與我  
 軍相拒許昌必空虚若分輕軍星夜從小路掩襲許都可拔也則  
 奉迎天子以討操口可擒也如其未濟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  
 糧食已缺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  
 謀也紹不听攸頓首請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幸兵之際  
 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連環車後皆踏言許攸在冀州取受民間賄賂

許攸受辱投曹氏



已足下飲問招証明白表紹大怒曰濫污匹夫尚敢於吾  
便利也汝想自阿瞞有旧日之情與他行計殺賺吾軍耶本欲使  
斬汝首又道吾不能容人推且寄頭在項一声喝退許攸仰天嘆  
曰忠言逆耳陛下不納吾子姪輩已遭毒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遂拔劍自刎左右抱住而勸曰主何自尋死也表紹  
非治世之人不納忠言又後必為曹操所擒耳主與曹公有旧何  
不肯暗投明以避殺身之患只這一句言語粘着

曹操為曹操恨草

許攸是夜引數个從人步行出營運投曹寨伏路軍人拿住攸叱  
之曰我是曹丞相故人快去報漢言南陽許攸來劉軍士慌報入寨  
操方解衣歇息听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人喜不及穿鞋脫  
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七來吾事濟矣就扶攸入坐  
叙旧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之故  
人豈以名爵上下論乎攸曰某有眼如盲表紹言不听計不從今  
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子遠信表之士有何所疑慮聞子遠教表本

# 曹操許攸論兵機



初之計攸曰吾叔表紹差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表紹用子遠之言  
 吾等皆死无孳身之地操下拜曰表紹勢大不可當之愿聞破紹  
 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半年耳攸正色而起曰  
 吾正之相待汝何相欺也趨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再  
 所軍中糧食可支一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詐今信然也操  
 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剖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  
 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已尽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與或  
 親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作也操大驚問曰何處得之攸告以獲  
 使之說操執手曰子遠想旧日之交情忽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  
 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敗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  
 表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操問曰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听  
 之乎操大悅求計於攸曰表紹軍糧輜重尽積在古市烏巢表  
 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總運穀使監之瓊嗜酒而无備之  
 人公選精兵詐作表軍問之則曰吾將奇差使來護糧到彼掠其  
 輜重折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

日錄三區只傳

三五

曹操遣將劫紹寨



五千入皆扮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表紹屯糧之所安得无備丞相未可專信  
 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表紹也方今吾  
 軍糧食不接唯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斃也若欲  
 詐安有留我軍中吾欲劫寨久矣諸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來  
 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交荀攸賈詡等領兵與  
 曹洪同守大寨夏侯淵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伏於右以  
 備不虞曹操撥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  
 嘶放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營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  
 月二十二日星光滿天祖受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開列我  
 欲規魚亦可引吾出監者引出祖受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  
 斗牛二分受大驚求見表紹是夜紹醉中听得祖受有客事見報  
 紹喚入問之受曰今夜仰觀天文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矢  
 射斗牛之分必有敵兵至劫寨於後鳥巢屯糧之所不可不堤備  
 速遣精兵猛將於路巡之免中曹操之机表紹叱之曰汝乃得罪  
 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軍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錮囚人輒敢放出乱言禍福一劍將



# 鳥巢糧草被火燒



監者斬了別喚人奉祖受去受出嘆曰我軍糧草在官夕吾戶散未知何地上極極而去靜軒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冤 匹夫衣紹必機謀 鳥巢糧草根甚淺 猶欲區區保冀州

是時于顯太守新接糧草還屯與諸將共飲醉則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首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衣紹別寨別寨兵問之應曰大將將命奉命往鳥巢護糧北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進前進正過放處許都商守護糧你我相推更不阻當比及到鳥巢時四更已小操交束章軍士周圍放火大小將軍鼓噪自入寨中操酒醉未醒躍起便問為何道開早被鏢鈎拖奔離元道通殺運糧方面見屯上大起急求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吾後方可白之諸將奮力向前來殺火燭四起烟迷太空操勅兵回殺離離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了將涼子等數人割去耳鼻截其手指縛於馬上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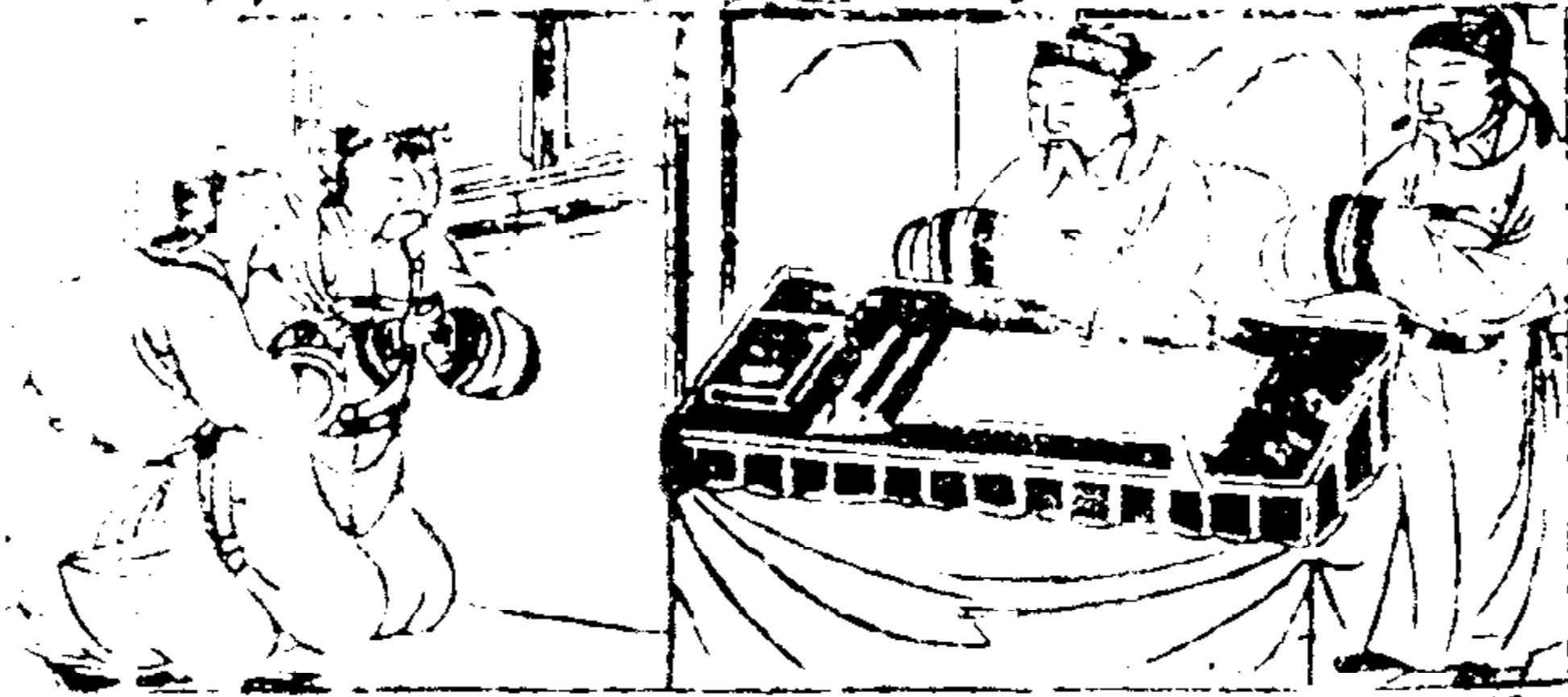
紹營以厚之衣紹聞軍報說正北火光燭天紹知鳥巢有異召文武教之張卻道曰

張郃與曹洪大戰



其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於親到  
 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營壘必可得矣操聞之必  
 速還此孫臋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  
 多算若出須內備以稽不虞今若放曹營不設兵備曹為虜矣烏  
 巢一失將軍大事去矣郭圖曰曹操以御劫糧曹營兵在寨即而  
 請兵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高覽引兵五萬去劫官渡寨遣蔣奇  
 引一萬軍進去救烏巢兵皆去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投北兵撥  
 郃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边夏侯惇出右边曹仁出衝動北軍  
 曹洪兵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北及接應軍到曹  
 操皆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收軍還營袁紹  
 收敗軍退歸營寨淳于瓊耳鼻皆死手指尽落也還寨中紹問敗  
 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  
 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証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言曰張郃高覽見將  
 軍兵敗心中欣喜紹驚問曰如何出此言也圖曰郃素有降曹之  
 心去擊曹寨故不用力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使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不知其意覺

# 張郃高覽



拔劍斬使郃驚曰汝斬使者欲往何處覽曰袁紹為上不寬听信讒言必為曹公擒

吾等豈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為万全之策張郃曰  
 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  
 未保虛實操曰吾已知他本心亦必變為善矣遂開門接入郃覽  
 郃覽皆棄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說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  
 致有此敗也昔子胥不早去致使身危今將軍來歸正微子去殷  
 韓信歸漢也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覽為偏將軍東萊侯郃字  
 雋豪河間鄭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  
 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各寨軍多逃散許攸勸曹操宜  
 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曹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  
 戰到天明斬軍將不計其數平明各自收軍紹兵折其大半荀攸  
 獻計於操可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進討河一路取酸枣去攻鄴郡  
 一路也取河陽新表紹歸路也其謀被操察軍四邊揚言  
 勢起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遂分路取河陽去也紹急遣

操中軍... 一路取河陽去也紹急遣

曹兵大勝紹軍



袁紹分兵五萬救河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听

袁紹兵動曹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比軍變動俱死

戰聞之心東南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軍衣幅巾上

馬其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一千餘馬軍早來

趕紹已急渡河四下兵合各自爭攻紹兵棄盡軍仗金帛而逃

紹止引適逢軍人自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物不可勝數

為降者及曹操之所殺七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戶籍

相似紹軍之兵百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全勝所得金帛給賞軍士

於面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下及軍中之人指通之書荀攸曰

可逐一點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必不能自保况他人

乎及皆焚之史官有詩贊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 寬洪大度布深恩 曹公元有高光志

羸得山河付子孫

祖受被擒曹公素與祖受相識交放過來相見至帳前大呼曰受

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无謀不合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留之受曰我父母宗

# 曹公大怒斬祖受



族懸命表氏公公受速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在

營中盜馬欲歸表氏擗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殺忠

家之士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說祖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哀志士 尤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捉表紹且看如何

三國志傳卷之五畢

1/4 2/3

新銀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六

曹操親立祖墓



曹操倉皇破袁紹

祖授被執曹操重待札為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於軍中盜  
 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而與建瓚於黃河  
 渡口立碑曰忠烈祖君之墓操垂淚袁紹之敗操振頓軍馬逆運  
 追襲冀州城中聞操大破袁紹及皆膽裂各詣軍前投降操皆撫  
 慰之却說袁紹單衣幅巾引八百餘騎走黎陽有大將蔣彥渠出  
 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皆及訴彥渠皆招諭離散之眾聞紹在又皆  
 謀聚軍威復振謀還冀州行軍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私往  
 听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亡親者不可計數都捶胸而哭曰  
 若听田豐之言不交我等受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听田豐之言  
 兵敗將亡吾今回去何面目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  
 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听田元皓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  
 羞見此人逢紀救被田豐面斥心中常恨到此紹問逢紀曰昨聞  
 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紹怒曰豈儒  
 恣敢笑吾也必

劫劍與田豐自刎



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吾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報曰與別駕賀方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必見重於君也豐笑曰吾死矣獄吏問之曰皆與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亦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不信忽使人賞劍取豐首級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豐飲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爭之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是不明也今日受罪又何足惜遂自刎於獄中史臣贊云

鉅鹿田元皓 天資巧奪倫 周朝齊八士 殷室配三仁  
直諫于袁紹 忠心救兆民 堪嗟牢內死 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嘆袁紹云

昨朝相授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死於獄中聞者皆哭袁紹聞之驚曰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弟氏勸其立後共

劉氏勸立其後



軍權表紹有二子一甥長子表諱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表諱字顯英出守州外

高幹出守并州又次子表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尚生時形貌美麗紹愛之劉氏於紹前每稱尚有才德紹故昔在并州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二人與表尚為輔佐辛平郭圖與表諱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夜表紹召審配郭辛四人入諷曰今吾命將歿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諱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多燥暴中子熙善儒善成父子尚有英雄之表札賢敏上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面進曰昔曰操生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汝之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二人獲之會者遂止分定故也諱為其長今居於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處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失挫曹操歷境又使譚尚爭之乃取亂之道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表紹不決人報表熙自幽州引兵二萬前來助戰高幹引五萬軍自并州來表諱引五萬軍自青州來紹喜即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勝捷之兵陳列於河北

五萬軍自青州來紹喜即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勝捷之兵陳列於河北



# 老人見操賜衣帛



有士人饒食盡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教人鬚髮皆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人多少年紀答曰近百歲操曰吾軍驚擾汝卿何喜致迎答曰初桓帝朝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時值隆東殷植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对老漢寺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先斂矣今以年紀之整七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上皆生怨丞相與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植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夫所言吾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覲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處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次日紹使人下戰書批迴曰下決戰使兩軍播鼓各披甲上馬列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打話紹引三子一甥擡於兩邊操曰勢努力不思投降立待刀臨項上恐不及悔紹大怒回頭衆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飛馬出陣來往

地操軍中一將挺鎗出馬乃徐晃即將史顯地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探回馬刺斜而

袁尚射中煥左目



不到數里右邊徐晃

袁史煥趕來袁尚拈弓搭箭

奮身背射正中史煥左目墜馬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湧將過來兩邊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口暮分開馮金收軍還寨操與眾將議破紹之策程昱獻上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於河上先伏軍十隊若退至河上軍必死戰美操然其說左右各分五隊左邊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邊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左右埋伏已定操待夜半許褚引軍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都赴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先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將何不死戰軍將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在前力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响右邊高覽左邊夏侯淵兩軍衝出大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衝血路走又行不到十里右邊于禁左邊樂進兩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尸橫郊野血浸成河又行不到數里右邊徐晃左邊李典大殺一陣殺得袁紹三子胆喪心驚近寨交三軍

# 曹兵大勝紹兵



敵方欲待食在史張卻右邊張遂透寨而入袁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將欲歇  
 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  
 乃曹洪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死戰必為所擒奮力衝  
 突得透重圍袁紹高幹皆被重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止存馬部萬  
 餘小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千大哭一場不覺昏倒諸將急救紹口  
 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  
 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大起人馬抵禦操賊共決雌雄譚  
 曰青州兵糧尚多兇去再為整頓紹交辛平郭圖同去理會恐操  
 犯境令袁熙回幽州高幹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伺候調用袁紹  
 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準  
 備曹操來攻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徐察冀州虛實然  
 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在床袁尚審配守城也袁譚袁  
 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  
 極有機謀急未可攻方今禾稼在田民為邦本若廢其民縱得空  
 城何用正待度疑未決之間忽報兗州許都數萬之衆所知丞相大驚

曹標引兵敵劉備



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備引兵乘虛來襲許昌也以特旨喚書到亦言此

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遙張告示操自吳人兵來汝南迎之

劉玄德走荊州

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過懷山五十里下寨兵分為三隊東南角上關羽屯住西南角上張飛屯住正南玄德趙雲人報曹兵至近玄德鼓噪而出馬於門旗之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棄忘恩耶玄德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吾漢室宗親故討反臣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旨在此操曰汝休亂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便交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而出乃常山趙子龍也許褚與趙雲兩馬相交三十合未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振關羽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又響張飛一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因遠來疲困不能當抵大敗而走玄德三軍得二十里方回玄德勝操一陣心中大喜使人探听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眾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關羽曰見長

# 子龍與評楮大戰



不可輕視操奸謀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却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  
 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亦疑忽報襲却連糧  
 至半道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綉引軍  
 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耳却使  
 張綉攻吾家基寨可宜速救老少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  
 日速報將來張綉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關公亦被圍住玄德  
 正慌又報張飛救襲都被圍住玄德要起又恐曹兵後襲小卒  
 來報許楮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集寨  
 望猿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等至天晚交軍士飽食步軍先起馬  
 軍後兩寨中虛傳更點離寨約行數里轉过山上火把齊明山頭  
 上大呼休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連天山上曹操自  
 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雲走趙雲後  
 鎗出馬殺開走路玄德掣双股劍後塵戰之間張際忽至直趙雲  
 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刺斜裡李典又至玄德見勢危迫听  
 得喊吉漸遠玄德望山辟小路馬逃生走到天明則首一炮軍撞出玄德慌視之乃

# 走寨棄龍子德玄



所殺飛與龔都報仇

劉辟敗軍千餘護送玄德老小至背後劉辟引孫乾蒯越糜芳皆至玄德問雲長

答曰張綉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綉兵趕來却得雲長皆  
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趙雲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  
行却又尋覓行不數里一下鼓响前面湧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  
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却欲退後山頭上紅旗磨動  
背後一軍從山馬內湧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无路仰天大呼曰  
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爭如就死歎掣劍自刎劉辟曰谷  
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  
刀殺劉辟於馬下玄德正慌恰欲自刎高覽背後一將衝陣而來  
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驟馬挺鎗殺來  
直至軍前戰張郃張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回馬便走子  
龍乘勢衝殺郃見兵守住山隘穿透不得出正奪路間關公關平  
周倉引二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上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元來張飛此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  
殺散夏侯淵迤運趕去被樂進徐晃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

# 走敗兵張關德玄



去殺退樂進徐晃與張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交孫乾等保護老少  
 先行玄德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行操見玄德棄寨去遠收軍不  
 趕玄德總統一千軍取路而行前至江喚江上人問之乃漢江也  
 上人知是劉玄德競飲羊酒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  
 曰諸君乃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劉備亦窮累及諸君今日上  
 無片瓦蓋頂下無立錐之地誠恐有誤諸公七寺何不棄備而投  
 明主以取功名富貴也衆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作詩以嘆之曰  
 兇暴橫行仁義缺 老天何事欠分張 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如何不斷腸

關羽曰兄長差矣羽昔聞高祖與項羽共爭天下高祖數敗於羽  
 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數百年之基業某等昔日與兄共破黃  
 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兄  
 勿墮志恐天下笑端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先展足之地恐  
 負公等孫軋曰使君之言不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

州不遠如景升乃當世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如山積且與主公皆漢室宗親

乾往荆州見劉表



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拒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沔何地不容乾頓首一拜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交送乾前往荆州到郡人見礼畢劉表問曰汝從劉玄德何至於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漢室之君天下共知今使君欲竭刀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琦與劉表素親故亦以死跟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贊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收禮便先命乾拜曰以為進見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又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能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進曰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志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接表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慮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而白之曰公祐某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於三人皆非其友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表紹

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以此等之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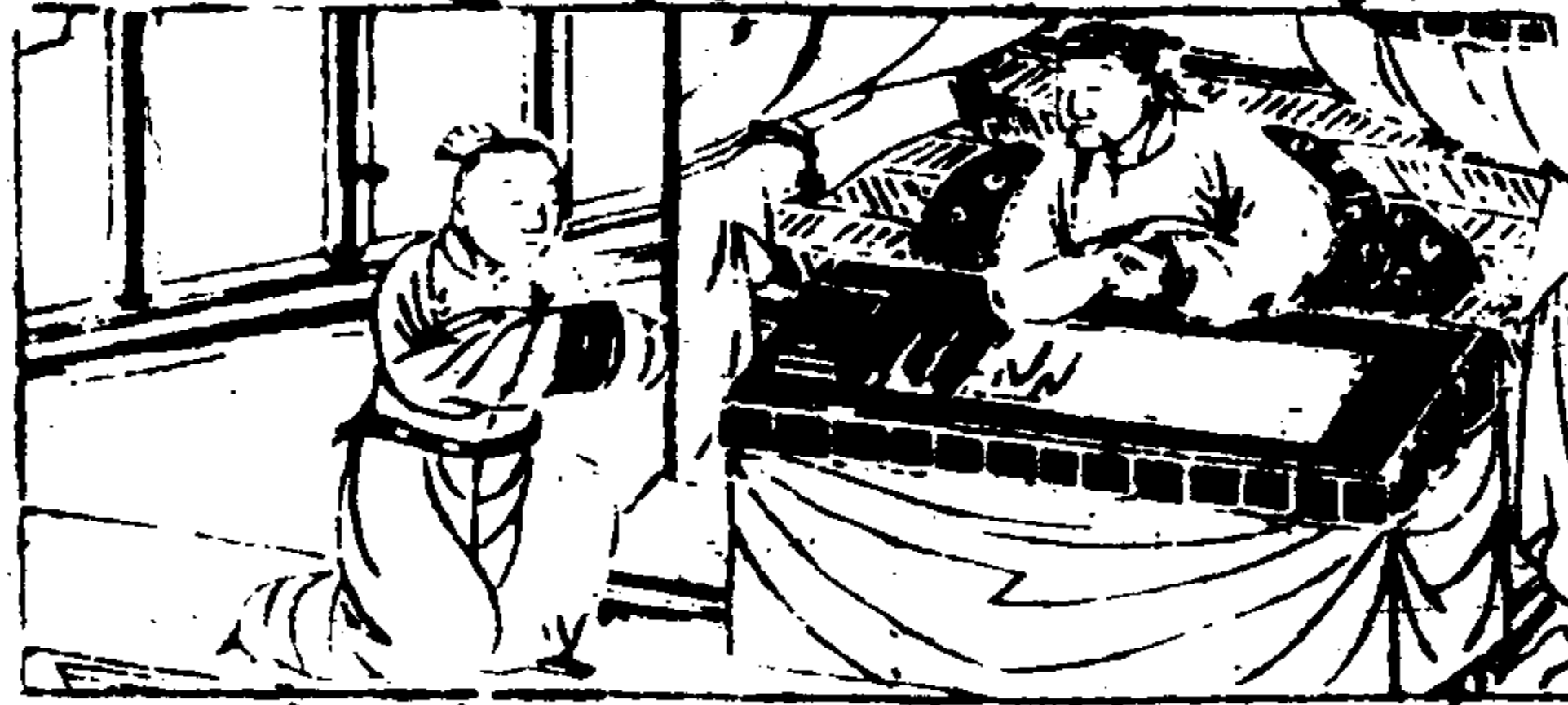
# 劉表出城迎玄德



新可商議攻許昌之策

孝兩全之上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  
 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諛言而  
 妬賢嫉能也劉表聞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爾勿多言瑁羞  
 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在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  
 使乾與人先往表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  
 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并俱見劉表同入荊州宅院居住已  
 定連日會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荆  
 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投劉表操欲就  
 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荊州倘袁紹從北而起兩  
 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罷兵  
 回許昌養軍士之力且待春暖引兵北向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  
 來攻荊州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還許昌建安七年  
 春正月曹操商議與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  
 勢遂置曹仁荀彧守許都發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袁紹病後調養  
 策審配諫曰自精威官渡會亭之敗軍心未聚尚河深溝高壘以

表紹配馬遺書



卷軍士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敵之晚矣吾自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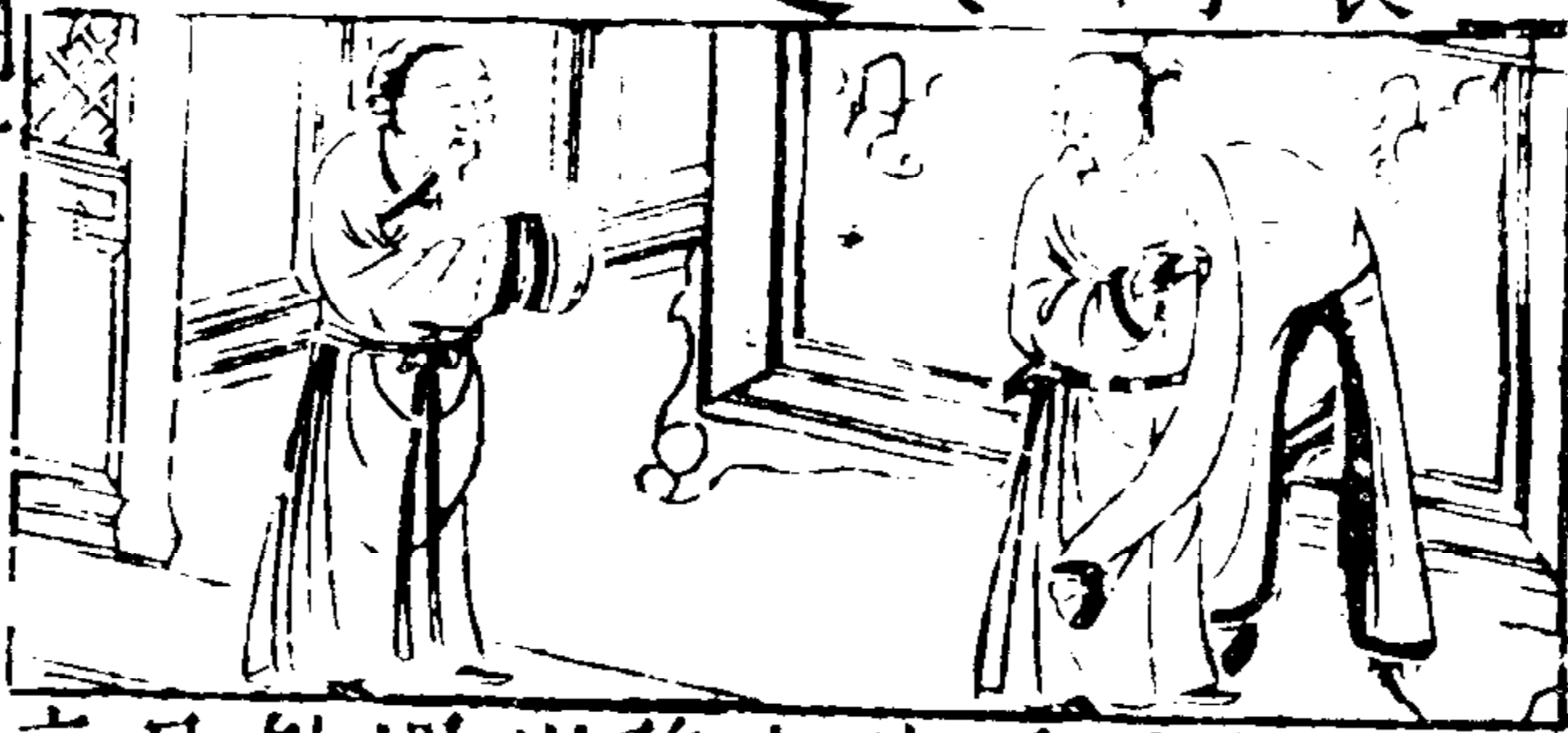
將出迎表尚曰父親病体未痊不可遠征兇頭提兵前去迎敵表  
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表諱出州取表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  
破曹操

表諱表尚爭冀州

表尚自斬史喚之後意氣自自欲於父前顯耀才能遂不待表諱  
寺兵到自引軍數萬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  
表尚血氣方剛挺鎗出馬來與張遼交戰不三合大敗而走張遼  
一掩尚不能主張急亡引軍連夜走回冀州表紹聞尚敗回受那  
一驚舊病又發昏倒在地慌救入後堂不省人事刘夫人急請醫  
配逢紀入設主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堂前寫遺言刘夫人曰  
表尚可繼大事否紹點頭便交馬就遺書紹奮身大叫一声吐血  
斗餘而死後宋賢有詩嘆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天下自縱橫 雲從後後三千騎  
設有英雄百万兵 羊質虎皮功莫說 鳳毛雞肋事难成

# 表尚令逢紀見兄



可憐一種傷心病 繼亦相傳兩弟兄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 有謀無斷豈英豪  
面王霸業渾如夢 枉害傷心吐血癆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卒喪未及遷葬將表紹所愛寵妾五人及殺之恐怕魂于九泉之下再與表紹相見見其面毀其尸其妬忌如此表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及收而殺之審配逢紀便立表尚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遺書浪喪表諱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公死遂與郭面辛平商議郭面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表尚輔之為主矣當速行辛平曰若速行必遭禍矣審配逢紀預定机謀也表諱曰若此當如何郭面曰屯兵城外伺其動靜其當親往以察之諱令郭面入冀州見表尚問兄如何不至面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侵境請兄為前部隨後便調兵接應面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配逢紀二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

# 徐晃殺汪昭落馬



調遣而曰若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交二人內一人去一人相准尚交拈鬚上着逢紀

尚交逢紀就賞印綬一同到圖前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  
死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譚問動靜紀言表將軍在日遺言今表  
顯甫為主加主公為軍騎將軍今納上印綬譚大怒欲殺逢紀郭  
暹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計而密與譚曰即日曹軍在境  
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未遲聖人  
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  
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陣操遣徐晃出馬  
與昭戰不數合斬昭于馬下譚軍大敗遣人求救于尚上與審配  
商議審配云可應付此少軍馬多則有誤於事遂撥兵五千餘人  
操使細作探知救兵已到清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  
住盡殺之表譚知只撥五千軍又半路被坑喚逢紀責罵曰交汝  
從我何相欺也紀曰容某作書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交紀作書  
使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  
曹軍在境破曹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

三國志傳卷六

# 譚尚兄弟守冀州



肯起兵使回報平七怒立斬逢紀欲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譚困乏必降曹也兩  
 兵共勢冀州危矣尚備置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引軍來  
 黎陽救譚尚聞軍中誰敢為前軍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出願去  
 尚與兵三萬為前驅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方喜罷  
 曹之意譚屯城外為倚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引兵到城外兵  
 有三隊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及除至建  
 安八年春二月操兵分四路攻打譚尚幹熙皆大敗棄黎陽而走  
 操引兵追去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幹至三十里下寨遣張聲  
 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幼子舍長立次今  
 擁力相併各有餘黨擊之則救援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回  
 俟其變成而後擊之可一卒而定也操曰善遂命賈信為太守  
 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回許昌譚兄弟所知曹軍自退  
 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高辛平商議我為長子  
 反不能承祖宗之基業袁尚晚母所出今承大爵如何奪之郭高  
 曰士公可勒兵於城外只做請審配袁尚歸甯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此二人大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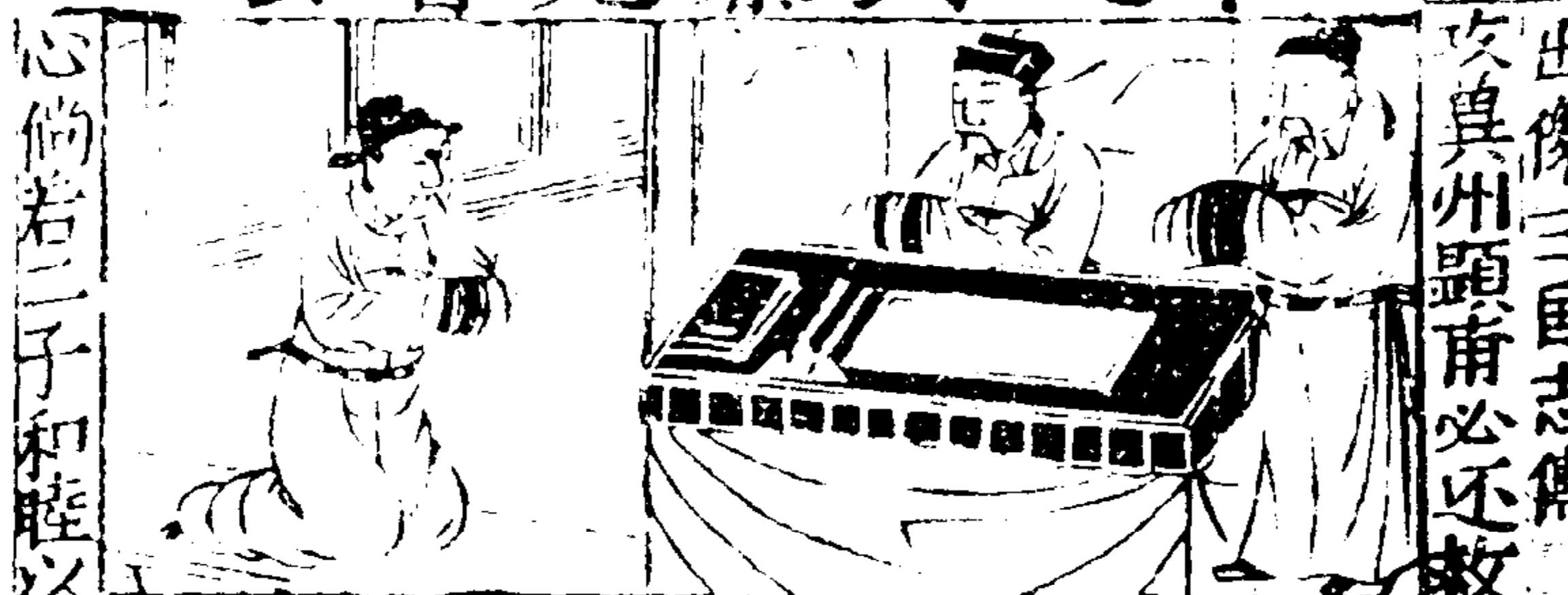
袁譚與郭圖事



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手足也今與他人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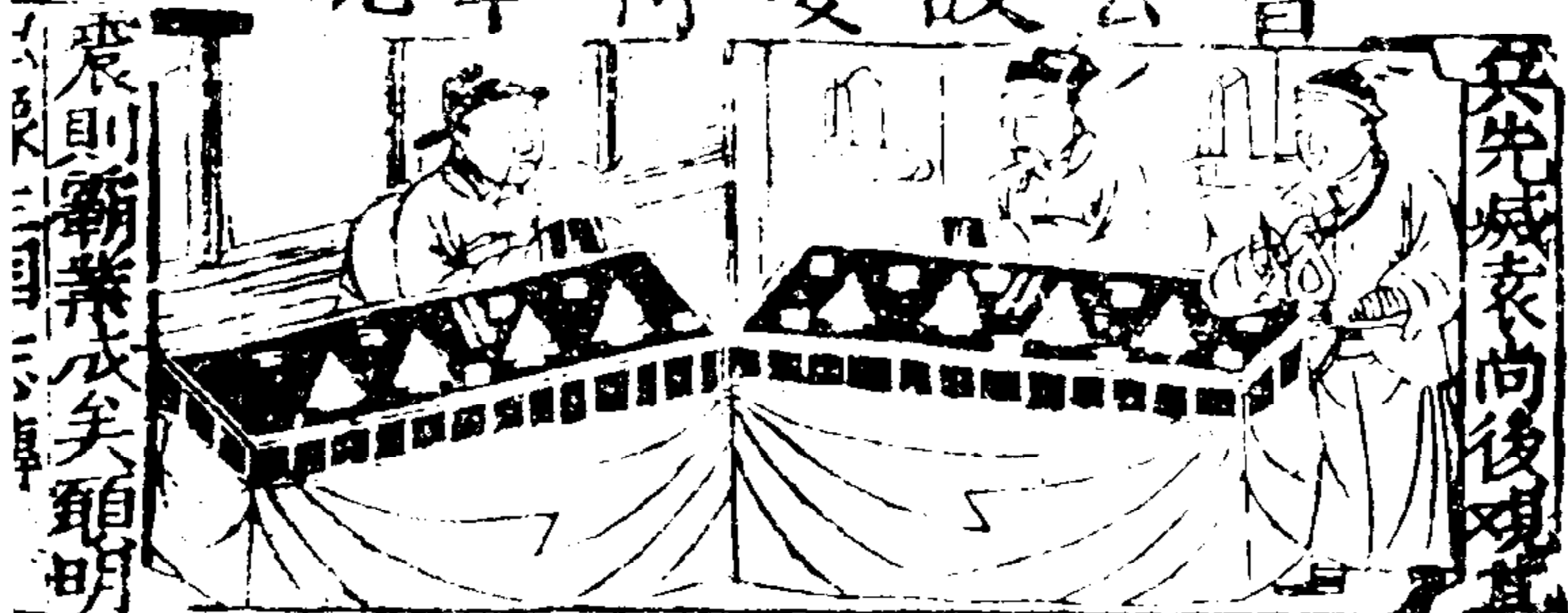
閉斷其右手望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乎被  
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听若所反臣復相親睦  
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  
請袁尚上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  
計尚曰奈何配曰不若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披掛引五萬軍出城  
袁譚見袁尚引軍馬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  
譚亦罵曰汝藥死慈父奪其名爵今又来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  
譚大敗尚親自冒矢石衝殺譚兵潰散譚引兵奔平原尚收軍入  
城譚與郭圖再議進兵岑壁領兵前往尚自引軍出城兩陣對員  
岑壁大罵尚款自戰曰曠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死數合斬  
岑壁於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遂乃  
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馬回兵再戰當抵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  
出尚三面圍住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商議圖曰將軍兵乏  
糧少頭甫及率其眾而來久則不敢惡意可專人報曹公使提兵來若曹公兵至必先

# 辛毗到寨見曹公



世傳三國志傳 卷之四  
 攻冀州頭甫必不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比可以虜之矣若曹公擊破頭甫其兵  
 奔走又可歛而取之拒敵曹公曹公遠來糧食不繼則自走矣以  
 此借我之有亦遲於曹公為對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郭面曰此  
 間有一人善言乃潁川楊翟人也姓辛名毗字左治見為平原令  
 其人可往譚曰此人乃辛平之弟可議論事面曰他兄弟二人甚  
 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上聞此言欣然便往譚修書  
 呈上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曹操去伐劉表見屯西平劉表令玄  
 德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故辛  
 毗言表譚使毗特來納降操有書畢乃留毗在寨中操與文武商  
 議得昱曰表譚被表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準信  
 待表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面也呂度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  
 滿寵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及其  
 壽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  
 死四方之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尚得民  
 心倘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未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者其

曹公設宴待辛毗



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曹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  
 操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也毗對曰明公无  
 問信與詐也公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非他人能問乃謂天  
 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思危困而  
 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收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挽越國分為二  
 連年戰敗而甲冑生蟻虱加之旱蝗飢饉國无飲食行无裹粮天  
 變應於上人串困於下民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也  
 兵法云雖有金城湯池帶甲百万而无粮食不能守也今明公提  
 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也尚還救則恐袁譚襲其後以明公之  
 威應困窮之敵如迅風之落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  
 而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国内和民心順急未可動搖今二袁自  
 相殘害可謂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  
 成熟袁氏改过而相和睦急难動搖今日請救而抚之利莫大焉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則六軍盛六軍盛則天下震天下  
 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左治相見之晚矣即日收軍



還取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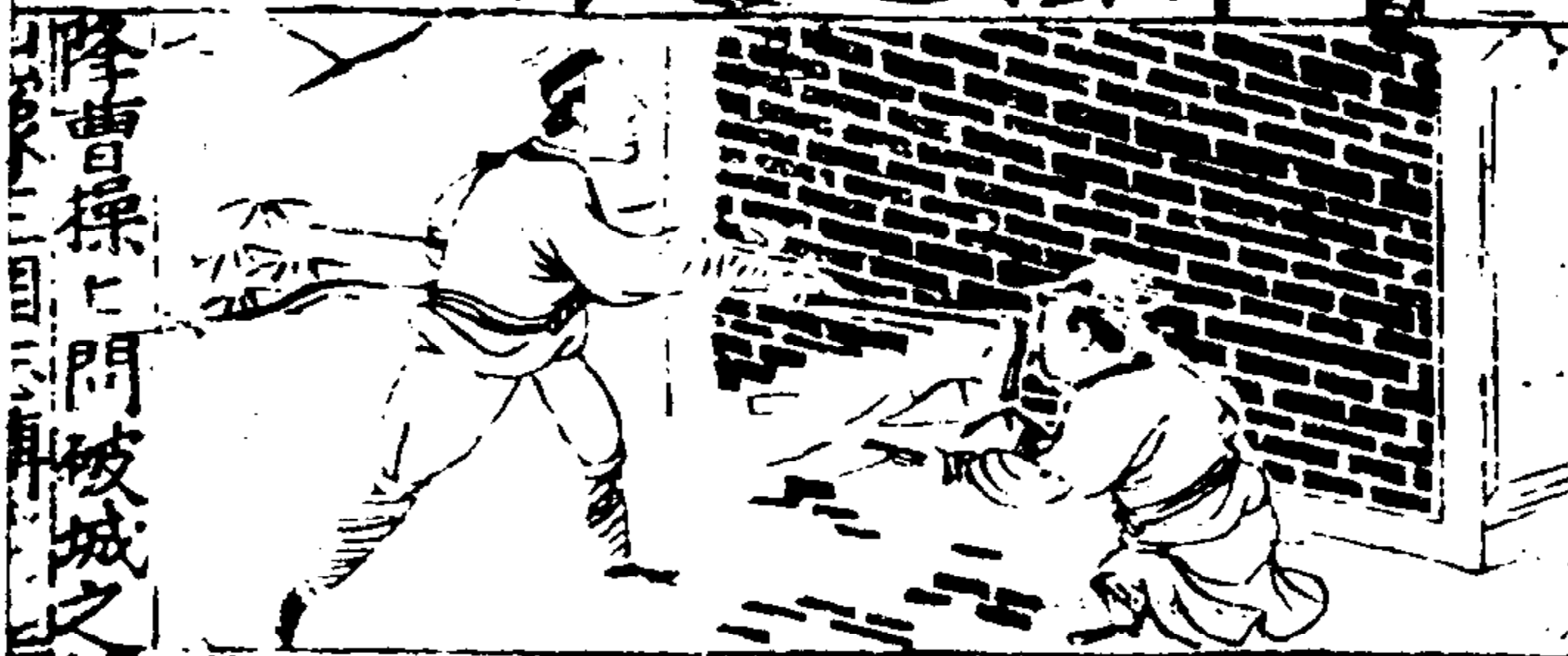
### 曹操決水滄冀州

## 二呂將印票曹公



建安八年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  
 自襄自回荆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兵还晋吕曠吕翔二將斬  
 後表譚趕來兩將截住歸路袁譚於馬上哀告二將曰吾父在日  
 其不曾稍慢於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也二將聞言皆下馬降  
 譚上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曹操大喜自將女  
 許譚為妻令呂曠呂翔為媒封為列侯譚請操攻冀州操曰未  
 可方今粮草不接搬運生受我濟河过其水以入白溝以通粮道  
 然後進兵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回黎陽屯住郭面曰  
 今曹操以女許嫁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牢  
 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使人暗送與二呂令  
 作內應何曹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  
 將軍印二顆送與二呂二呂受之將印來禀曹操上笑曰袁譚暗  
 送印綬意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裡取事小計也吾  
 破尚之後軍粮皆足豈能害我哉自此曹操便有破譚之意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逃

曹軍掘地道而入



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乘何說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子

屯毛城通上黨絕地道今祖授之子祖鵠守邯鄲以遠攻曹公以據  
之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橋然後破曹袁尚大喜  
審配守冀州使馮廷張觀二將為先鋒連夜兵攻打平原譚知  
尚兵來告急於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  
乘入見操曰丞相何故坐而不出待天雷誅殺袁尚審配冀城自  
來投降也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軍來  
攻尹楷兵臨本境尹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陣中一騎馬從側  
邊傍出尹楷惜手不及一刀斬於馬下餘眾潰散操招了大半投  
降操勒兵取邯鄲祖鵠進兵迎張遼出馬與鵠交戰鵠走入軍  
中遼趕入西馬相去不遠遼急取箭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  
一掩眾皆奔散操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  
操分三軍遶城皆築土山掘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  
將馮禮貪酒有誤巡市配怒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投  
降曹操問破城之策馮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交馮禮

### 袁尚兵回救冀州



曹軍都督於路責罵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應配認是李守聲音放入城中

引三百壯兵連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上城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內無燈  
 火配曰馮札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連石擊突中州門上  
 閉馮札及三百壯士皆死於上內操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於洹  
 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洹水離冀州五十里袁尚攻平原沂知曹  
 操已破尹楷祖鷓即日圍城甚急徵兵一千回救冀州其將馮廷  
 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上出滏水口去  
 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行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馮廷張顛屯  
 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來報曹洪曰歸師莫掩可以避之今  
 袁尚老少必在城中彼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而來吾  
 即避之若指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矣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  
 來忽一人報曰尚從小路透出滏水界口操曰天使吾得冀州也  
 操曰彼若來必奔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  
 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七十里一  
 边靠着滏水尚交軍堆積柴薪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守扮作

# 走射箭上城被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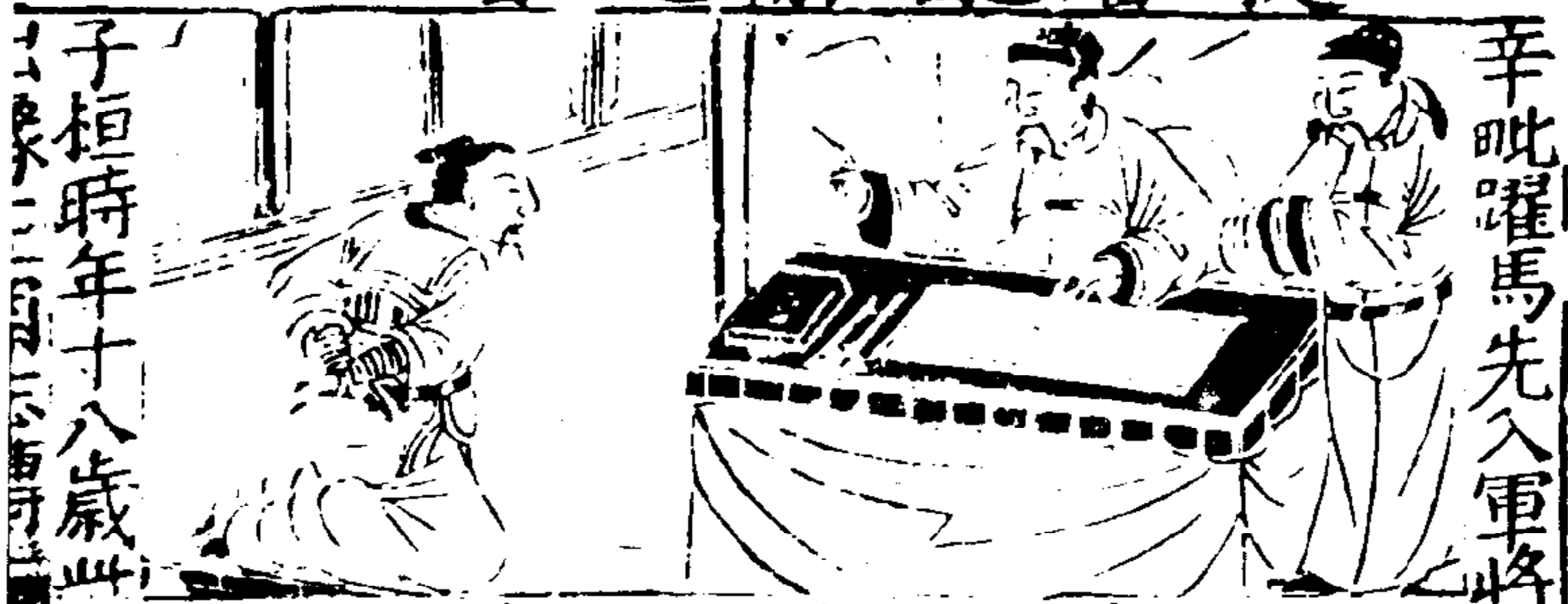
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奉火為號配交堆草放火以通音信  
 李孚白城中無糧可撓老幼殘疾并婦人出降免城中飢色若百  
 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議次日城上登白旗幡上寫冀州百  
 姓投降寨中報曹操曰此是城中無糧交老幼百姓出降以免  
 飢色後必有兵出也操交張遼徐晃引三千軍馬伏於兩下操自  
 張麾蓋眾軍簇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如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  
 幡皆拜於地操交於軍後討糧食老幼百姓約有數方百姓絕出  
 城門中兵突出操交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軍出乱殺城中  
 兵出操自飛馬趕到橋邊城上弩箭如雨射下操倒撞下馬操盔  
 上亦中兩箭險透其頂眾將急救即時操更衣換馬便引眾將來  
 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齐掩至兩軍混戰殺敗袁尚上  
 引敗軍退保祁山下寨令人催取馮廷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呂翔  
 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各出馬打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曹丞  
 相寬洪大度禮賢下士何不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馮廷張顛隨二  
 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祁山先使二呂馮廷張顛斷袁尚粮道尚情知

# 决漳河水浸冀州



初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燭天伏兵及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  
 大清退走五十里遣故豫州刺史陳璆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  
 張遼徐晃却去却寨二將去到尚寨尚棄去印綬節鉞衣服輜重  
 望山中而逃操回軍攻城許攸獻計曰何不决漳河之水以奔之  
 操然其計先差人於城外掘壕塹周迴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  
 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决漳河水灌城之計若濠  
 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退衆將曰曹操在外掘壕  
 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為之當俟曹操添十倍軍士一齊  
 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二夫深引漳水灌之城水深數尺更蕪  
 粮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外  
 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若少八十餘口尽於城頭斬之將頭  
 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辛馬為食軍士不能守把審配兄  
 子名文榮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在  
 箭上射下城東雷丁士拾得見辛毗上將書見操上喚諸將听令如  
 入冀州不得殺袁氏一門老少傳言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文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

捉審配解曹公



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角上見曹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

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生擒過來以索縛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

毗呀呀以鞭打其頭曰賊奴汝今日在死矣配大罵曰尚誰正由

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解見曹操曰汝知開門接吾者

乎配曰不知操指文榮曰此是汝姪所獻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

如此操曰曩日孤之行事何等之多耶配應聲曰恨少恨少操曰

汝肯降否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

遭此賊害之願丞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

氏鬼不以汝輩誣論面諛之賊耳可速斬吾操交牽出臨刑與行

刃者曰吾主在比不可使汝面南而死向北望引頸就刃而死時

建安九年七月也史官有詩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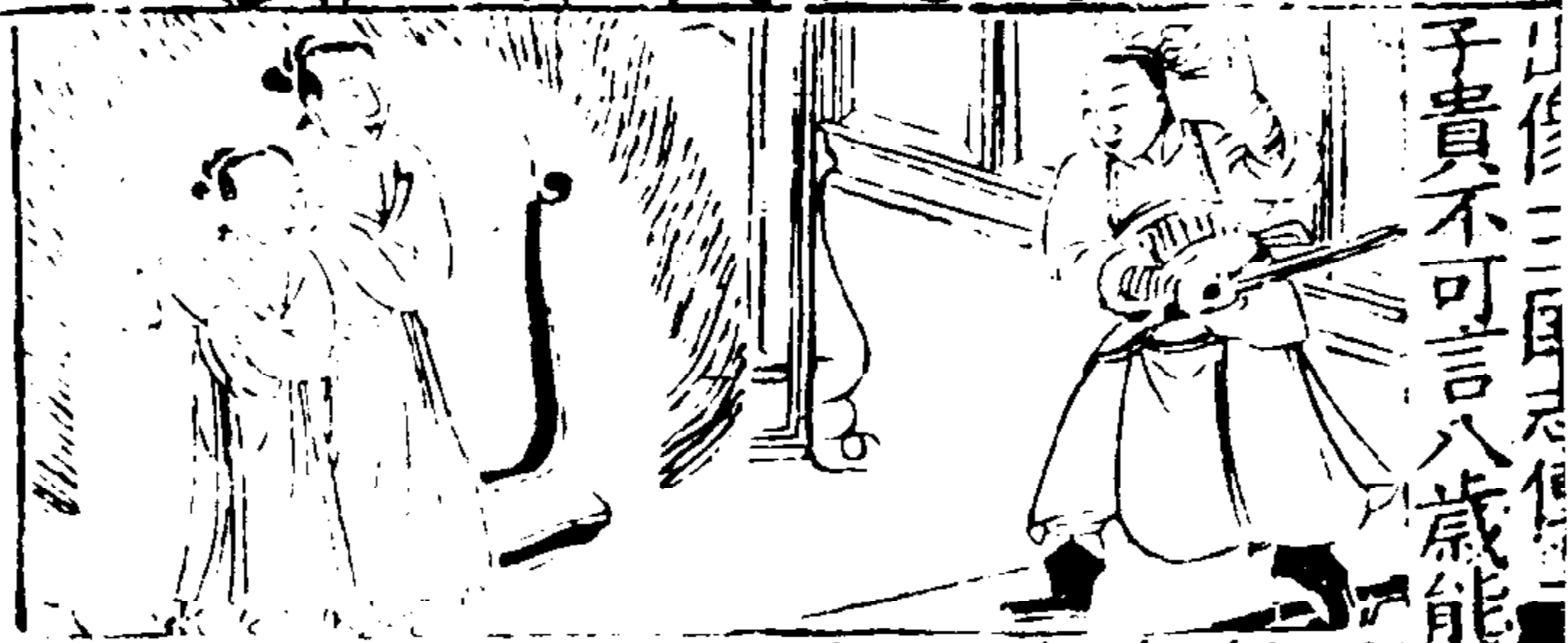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老天參

忠直言無隱 燕能智不貪 臨亡尤北向 降者尽羞慙

見者皆感嘆之操怜其忠義命喪於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宇字

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生時有青雲一片員如卓蓋覆於其家不散地氣者對操曰此

丕見甄氏紅光



子貴不可言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能弓箭好擊劍瓌  
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娼家也曹操納為妻後生此子卞氏乃武宣  
皇后丕即文帝也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丕隨軍先入城  
中逕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  
許入紹府不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

曹操引兵度壺關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身遂拔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  
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不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男婦  
袁熙之妻甄氏也因舉出鎮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帶在此相伴  
不掩面而見披髮后面不衫袖拭其面以視之見甄氏玉肌花  
貌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曹丕也願挾汝家  
汝勿憂慮拔劍坐於堂上眾將誰敢輒入

附錄甄氏中山人上蔡令甄逸之女也母張氏孕時常夢一仙  
人執玉如意立於側生時見仙人以玉衣蓋其軀後相者云此  
女貴不可言九歲喜讀書長歸娶為次子袁熙為妻云云

曹操拜祭袁紹墓



衆將請曹操入城操上為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迎前以鞭指

其城門曰阿瞞汝若不得吾不許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操至

紹府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欵斬

之荀攸郭加曰非世子不能鎮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

世子无以保全家也願以女謝之操交換出甄氏拜於其前操視

之曰直吾見婦也操知伴為不問令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

祭之再拜而哭願謂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

曰若言不輯則方面何所授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欲

南據河北阻燕代庶幾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

曰吾任天下之智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未常忘了今本初已

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仍

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後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

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出東門正迎許攸曰汝等無

我安能出入此門也褚怒曰吾等平生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

敢誇口也攸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



# 許褚捉攸頭見操

正傳三國志傳卷之六  
許攸如此无礼其故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戮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

之後人有詩嘆許攸詩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 欲憑胸次傲王侯 不思曹操如能虎

尤道吾才得與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異民曰騎都尉崔琰數曾諫表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遣人聘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汝按本州戶籍可得三萬人衆欲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表兄弟干戈相尋冀方蒸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声先露存問風俗究其塗炭而計較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曹操已定冀州便使人探表譚消息乘時掠取其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表譚亦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出罵譚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進表譚直抵平原走保南皮建安十年春正月操進兵取南皮時天氣嚴寒水路及凍糧船不通操下

原走保南皮建安十年春正月操進兵取南皮時天氣嚴寒水路及凍糧船不通操下

袁尚奔投往幽州



今差本處百姓敲水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所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曰捕得百

姓尺斬之百姓聞知多有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

號令不行若殺汝等是吾无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

軍士擒之百姓垂淚而去遂進兵南皮譚引驍將彭安出城與曹

軍相敵兩陣操出馬以鞭指罵譚曰吾待你如兄弟何生異心也

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我有異心何也操怒遣徐晃出

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

皮操軍四面圍住譚使辛平出降入寨見操上曰袁譚反朕不當

吾唯准信着汝弟之面就休回去平曰丞相差矣吾聞主貴臣榮

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平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

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怀二心耶平氣昏於地須臾不醒而死

方悔之不及史官贊曰

不顧其身 一言氣昏 全忠尽節 河北功臣

郭面曰若與南軍兩時不能勝來日及發百姓當先軍繼其後

曹操決一死戰譚然其言當夜及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听令次日平明大開城門

# 曹洪殺譚於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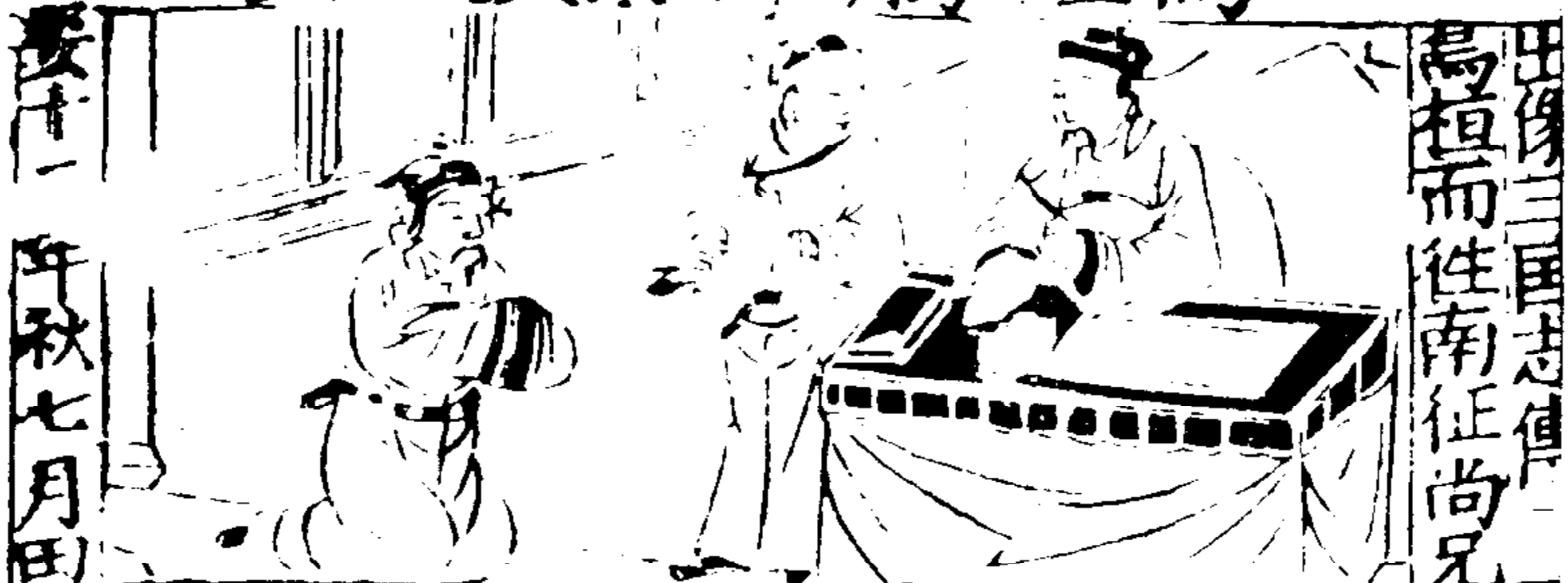
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大舉喊聲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  
 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向前譚軍大敗曹  
 洪奮威陣上正遇袁譚奮力亂砍譚死於陣中郭嵩見陣大亂急  
 驅軍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湧而入人馬俱陷操  
 引兵入南皮安民了當有一彪軍馬來到乃是袁熙部將焦觸張  
 南操自引兵迎之二將皆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  
 方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  
 自引兵攻幽州來破袁熙先說曹操交將袁譚首級號令曰敢  
 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服哭於頭下左右拿來  
 見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脩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  
 袁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尸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  
 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生受恩命亡而不哭非義士也畏死忘義  
 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其屍葬於淺土然後全家  
 受戮瞑目死恨操嘆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而不  
 能用人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觀此地也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師命金帛即將操又得王脩

主 隋 哭 表 譚 被 捉



王修曰今表尚已投表熙當用何策取之王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加曰可  
 使表氏降將焦觸張南寺目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差焦觸張  
 南曰曠曰翔馮廷張顓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援行  
 接應表熙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昇河北降兵二人商議棄城引  
 兵星夜奔遼西而去投烏丸幽州刺史烏桓蝮番人也殺白馬為  
 盟聚幽州眾官歎血為誓兵議背表尚向曹烏桓蝮先歎血言曰  
 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後之如不遵令者斬依次歎血至別  
 駕韓珩之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表氏父子厚恩今主敗  
 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  
 座之人皆失色烏桓蝮曰夫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  
 人韓珩既有志如此听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蝮乃出城迎接軍  
 馬運來降曹操七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人探樂進李典  
 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口關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二將接着說  
 幹拒關擊之不能下操聚眾將共議破幹之策荀攸曰須用詐降  
 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番邦有恩而无然表熙表尚上存命

# 烏桓觸降採受封



田傳三國志傳卷之六  
 烏桓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衆助於死主之臣以生冒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英雄不足以禦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能用雖虛國遠征公无憂矣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也遂拽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塞但見黃沙漠漠之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加此時不伏水土吐病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難而致染病耶加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莫能報万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加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越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揜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之人引之操遂留郭加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引路人荐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之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舡為准入矣若回軍後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揜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之操從其言封田疇為清北將軍作鄉道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倚道輕騎而進時建

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檀山即說書應表向合冒頓等數万騎前入

曹公掩殺胡兵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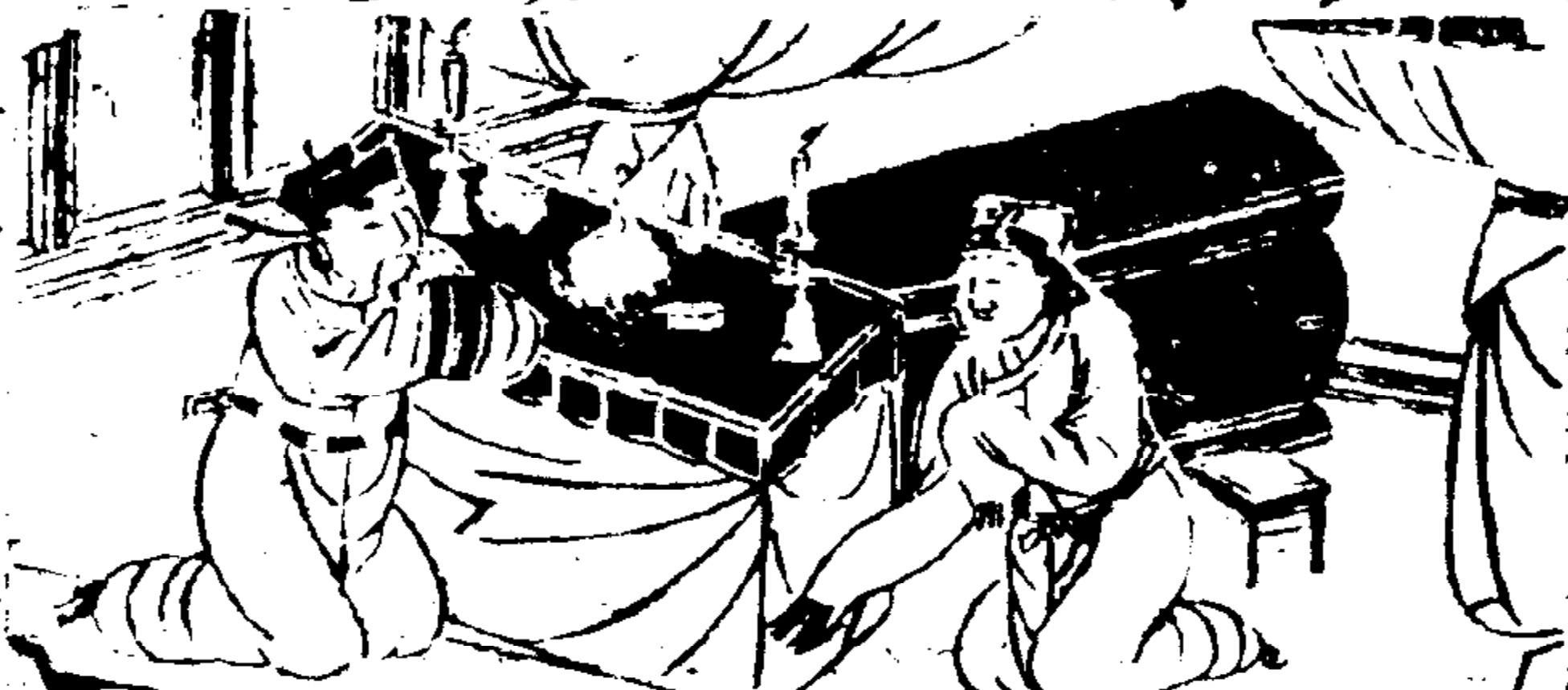


統率知曹操之自勒馬登高望之見曹操兵飛隊伍挽離不整操與張遼曰勇兵不整  
 便可擊之以麾授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曹  
 操大亂遼中馬斬曹操頃於馬下餘眾投降只表與表尚引數千騎  
 投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操差人探報加病回報加病甚重操令  
 田疇為壽春侯以守柳城疇曰疇負義而賣之人且家國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賣履充之塞以換爵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列首以  
 前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兼節操撫慰單于番人  
 等送納駿馬一萬匹領軍回時天色寒冷旱二百里死水開地三  
 四十丈方得水而至易州之時郭加已死數日停靈柩在柳官廳  
 操往弔之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與諸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  
 幼輩惟奉孝至少吾故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腹崩裂  
 矣

郭加遺計定遼東

左右將郭加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書此書令丞相  
 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折書觀之點頭嘆曰諸人皆不知

# 曹操哭郭嘉靈柩



相待惟病不相見探細人曰探細人死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飲刀背手於

其書次日夏侯惇曰自遼東太守公孫康又不負侯即自來與表商之表投之入必為

患不如乘其未動即往征之遼東可得美擒二人曰不須諸公虎威

數日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表之首至矣眾人皆疑次日又向如前

言而之諸將不信却說表與表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

陸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康之子康知表與表尚未投表

本卻官屬商討其叔公孫恭曰表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

有暇也今表與表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鳩奪鵲巢

之意也若容納之必表相圖不如潛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必

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下遼東不如納二表以助之使

為別驅可也恭曰操若下遼東必望夜前來如其死意必不動美

可操所之如曹進兵則曹一表如不動則殺二表康從之先使人

去探消息却說表與表尚言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操爭

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

北矣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曹操館舍每日使人

二表入見公孫康



時中使入請二表入見命坐康使左右侍者尺皆出避款款入室尚見坐榻上无個

極時天時嚴寒對康曰願舖坐席康瞑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  
 万里何席之有尚大驚奪手先指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湧出就  
 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星夜送投易州來及以其軍馬  
 却說曹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平遼東可  
 面許都恐心別表上心操曰吾見二表之首方始班師眾皆噴笑忽  
 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表與表尚自叙至眾皆大驚使呈上書操  
 大笑曰不出郭奉孝之所料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  
 侯左將軍遣使回報操曰何為不出郭奉孝之所料操言郭加  
 書曰今聞表與表尚往奔遼東功不可加兵奔敵公孫康人畏表  
 氏併合往投必疑若以兵加彼必併力而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  
 公孫康表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眾皆踴躍稱善操設祭於郭加  
 灵前加年二十八歲史官有詩贊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貫群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棟梁傾



# 操見金光得銅雀



又詩曰

雖云天數三分定 妙算神机亦可圖  
 若是此身存孝 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回冀州使人先扶郭加灵柩於許都廷葬程昱等請曰此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嘆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是夜操宿冀州城東樓上夜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不可圖也攸曰以丞相之天威何所不伏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視之光令人極

劉玄德在襄陽會

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祥也攸曰昔舜母夜去玉雀入怀而玉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處之操大喜遂命於銅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與工計一年而工畢臺成足以娛老嫠次子植字子建年十歲時善屬文暗誦詩詞論賦筆

馬言是一字差錯常作文星父認曰汝倩人為也對曰言出為詞下筆成章當以面

# 張翼德死陳生



孫權皆足為憂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飛守南越之境關羽拒固子城以鎮

李何倩人操其愛之妾刘氏子曹昂征張綉時陣亡卞氏生四子丕植張熊操独愛植在鄴造基令張燕守北寨操總得袁紹之兵五六十萬壯師回許都議封功臣皆為列侯封郭加為貞侯養其子变於府中操欲南征刘表荀彧曰方征北田未可遠行便待半年养成氣力刘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却說玄德自到荆州刘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聚飲忽報元降張虎陳生在江夏劫掠人民欲收荆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又來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心備往收之表大喜陶即点三万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軍出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逆衝过陣去一鎗刺張虎下馬就扯住鬃頭牽此馬回陣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後來奪張飛大喝一声挺矛出馬將陳生刺於馬下餘衆潰散玄德平復江夏救縣民賴其力遂班師回表自出郭迎接入城飲宴酒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寇境張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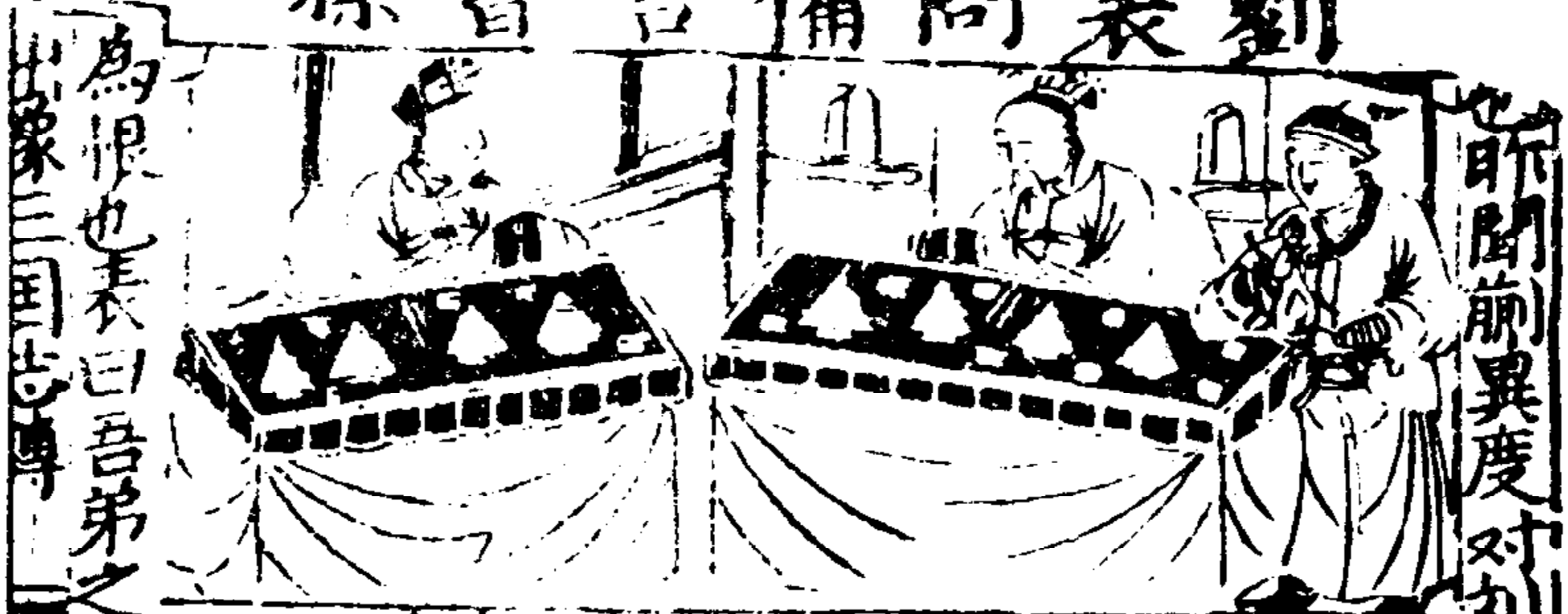
# 表令玄德守新野



馬玄德視之乃知表慕賓尹籍字伯抗山陽人氏玄德慌下馬問之曰此馬何不可騎

張魯越雲巡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在側聞之入告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邊境自居荊州久必為患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處對荆王言之蔡夫人听弟之言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為劉備往來容在城中无益不如早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汝勿疑焉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耳表亦狐疑次日出城点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俊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贊不及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大喜騎回城中荆越見而問之表曰備送越曰昔吾先君蒯良善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边有白点名為滴芦也騎則防主張虎為此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听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表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進可用表處室間故當还之玄德起謝表又曰貧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此襄陽去官下有一縣名新野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扎就收錢糧為用玄德深謝領軍新野縣去表自送於長亭酌別一人在玄德前長揖曰豫州不可乘此

劉表問言曹操



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勿淚下玄德曰兄有何事不快表曰前者

新野聞前異度對荆州言此馬名滴芦乘則防主故遣還公今特報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人居世死生有命豈可因一馬而能防吾哉籍伏其論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建安十二年春糜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于縣衙屋上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見以為異禽殆分婉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糜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曹操北征玄德往荆州說劉表曰方今曹操必起中國之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襲之一奉大軍可就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面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已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之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死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日與士大夫談論天下之事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高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曹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方田許昌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听君言失此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尽乎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勿淚下玄德曰兄有何事不快表曰前者

# 蔡氏竊聽表備言



許于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相心泣宗中骨肉故特告之玄德曰凡有難為之事備死亦不辭願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刘琦雖賢而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弟刘琮頗有聰明吾欲廢長立庶又恐碍于礼法吾欲立其長者公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彼必生乱因决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乱之道也若憂蔡氏權重可徐亡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也表默然元來蔡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講話必竊听之是時正立屏風後听得深恨之玄德自竟語失遂起身如側見竟鞭肉復生潜然泪下刘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下淚表問曰貧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猶能肉復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嘗請教酒共論英雄賢弟及卒名士操皆不足曾对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素十万之衆挾天子而今諸侯犹在吾弟之右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刘備有甚本何慮天下碌上之輩也表聞之勿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辭而起俾于館舍刘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曰

劉表見反詩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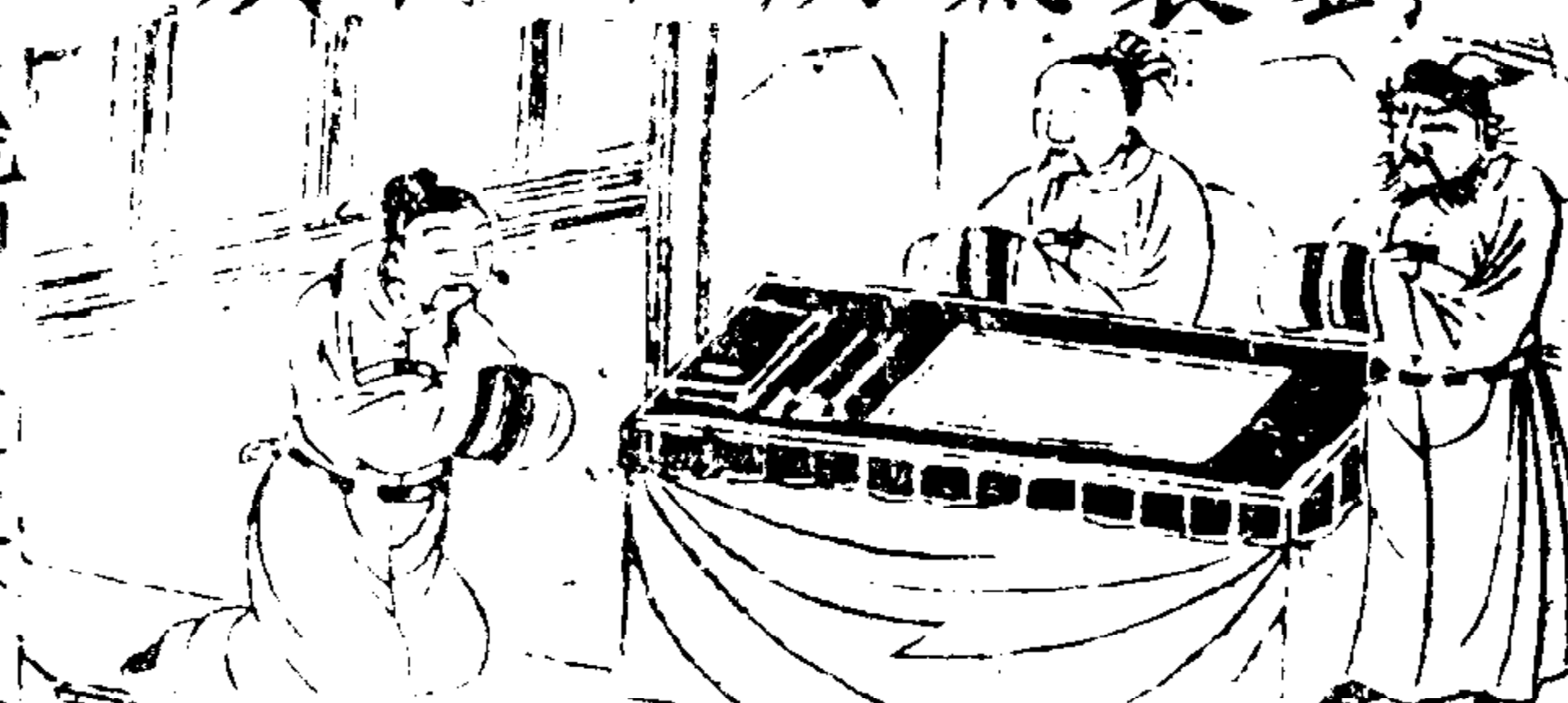


曹公屈指從頭數 天下英雄使君 驛肉野生尤感驚  
曾教宴宇才三分

劉表悶亡不已蔡氏曰適聞我於屏風後听劉備之言足見有吞併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聞劉備有過人之志又後必吞荆州可就館舍殺之却與告劉荆州未遲蔡氏曰事宜謹密不可造次瑁出告軍尹籍知瑁有害玄德之心黃夜來報交便商荆州玄德曰吾不曾辭刘荆州籍曰若辭必遭蔡瑁之害某與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玄德已去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于壁間徑入見表言備有反亂之意書反詩於館舍不辭而去刘表不信親往觀之果見四句詩曰  
困守荆襄已數年 眼前空对旧山川 蛟龍不是池中物 卧听風雷飛上天

刘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此无表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見許多時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將尖刀刮去此詩

# 劉表氣疾待賓



劉表氣疾待賓  
 劉表氣疾待賓請曰兵已占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面之規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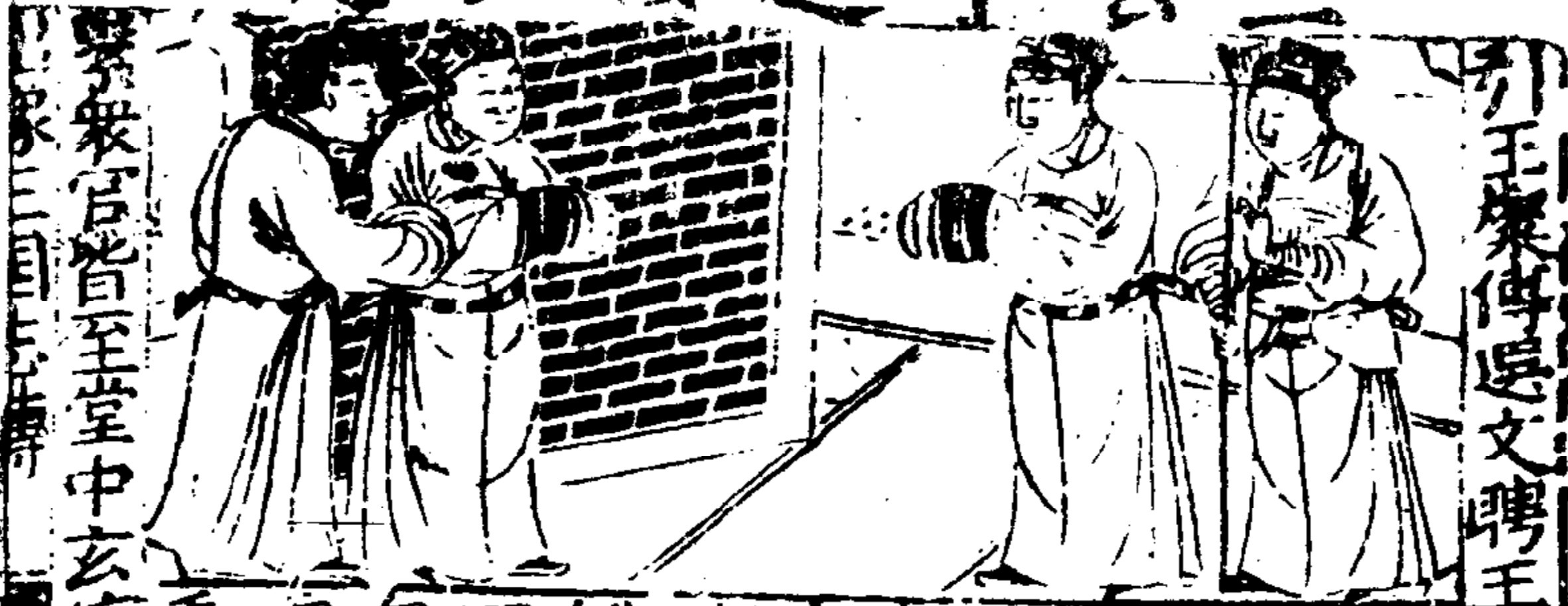
我乃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熟會聚官于襄陽就馳聘人馬遊獵今日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云子年幼恐失札節枕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其中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會却說玄德回衙自知失語尤恐人知忽使請赴會

劉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往會孫乾進曰昨觀主公匆忙而回心中不悅恐意在荆州必有事故今請赴會必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上項事及訴諸官關羽曰兄自疑心語失荆州又无見責之意外人之言不可輕信今襄陽此不遠不去則彼反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進无好筵會无好會哥也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无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此

後即日走赴會及到襄陽瑁出迎接意甚謙故玄德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公

德玄接迎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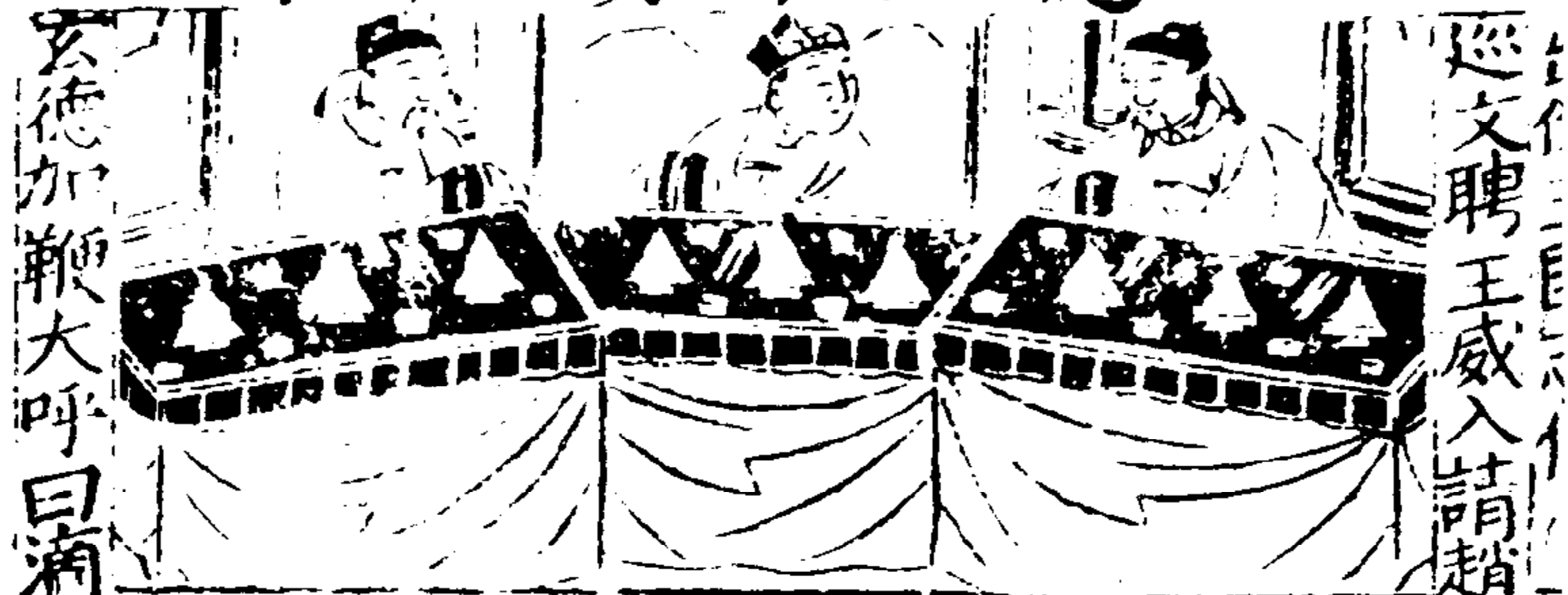


引王康傳文聘王

威卸家刺死文武等官出迎玄德轉死疑忌是日請於館舍安歇  
 趙雲引三百軍士帶甲掛劍行坐不閑劉琦曰父親疾作不能行  
 特請尊叔待客乞恍惚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  
 此既元有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員皆到蔡  
 瑁預先請蒯越商議曰劉備亡之梟雄必為荊州之禍可就今  
 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此蔡瑁曰吾已密領荊州  
 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則先須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吾已使宗  
 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江  
 外已使蔡璉領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斷  
 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閑恐難下手瑁  
 曰吾已伏五百兵在城內了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听區區未可  
 自加誅戮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于外所以待武將先請佳趙  
 雲從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大設筵宴請玄德玄德所  
 乘之滴廬馬心甚愛之出入便騎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挂  
 雙鞍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立於其側酒至三



# 玄德王席宴諸官



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命去雲出就席蔡瑁將三百軍都趕歸

館駟只待半酣号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禮遍推起如廁伊籍已于後園等候玄德至籍言蔡瑁欲害使君今城外東南北皆有軍馬惟西可走使君急從後遁去不可勿遲

范增定計傷高祖 蔡瑁存奸害蜀君 不是忠臣先獻策 應知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避滴店馬開後園門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飛振蔡瑁匕入顧不見在座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便趕却說玄德出西門行不到二里餘前有大溪攔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可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玄德到檀溪死般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門內數百餘騎隨蔡瑁出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緊馬前蹄忽陷浸到衣襟

玄德加鞭大呼曰滴店滴店今日防吾可努力言未了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

玄德驟馬跳檀溪



三天飛上東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  
龍駒天賜渥洼生  
威雄鉄騎追來急  
金鞭擊心四蹄輕  
翻滾寒波阻去程  
王勒縱時双耳聳  
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駿馬云

襄陽城外接長途  
來往行人嘆滴廬  
兩岸蹄蹤埋綠草  
波搖星現散瓊珠  
半灘水影憾青蒲  
夜静月明橫素練

莫誇主有西川分  
盖為當時得駿駒

又題玄德之福

檀溪流水碧溶々  
過客登臨憶舊踪  
玄德此時因逃難  
勢欲飛騰到九重

滴廬當日果招凶  
波開湧躍過三丈

千古且休誇駿馬  
分明背上有真龍

又言人馬皆福

偶到檀溪看舊踪  
曾逢故老論三分  
主憑洪福應逃難  
馬仗神威迥不群  
坐上當時扶社稷  
安心有日會風雲

# 蔡瑁至備趕塌蔡



須知天意推排定 千里神駒萬乘君

蘇李士有古風一篇單味槽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 宜遊偶至槽溪路 停驂遙望徒徘徊

眼前零落紅飄絮 暗想咸陽火德衰 龍爭虎鬥交相持

襄陽會上王孫獻 座中玄德身將威 凶生勿心出西門道

腦後追兵又來到 一川烟水漲槽溪 急叱征駝望前眺

馬蹄踏碎青琉璃 夫風响處金鞭揮 耳畔但聞千騎走

波心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 坐下龍駒兩相遇

檀溪上水自東流 龍駒英主今何在 臨流三嘆心欲酸

夕陽寂上照空山 三分鼎足渾如夢 踪已空留在世間

胡曾先生詠史有詩為証

三月襄陽綠草齊 王孫相引到檀溪 的店何處理龍骨

流水依前遶大堤

玄德躍馬過溪因稱本姓避瑁引五百騎到隔岸大叫使君何故  
曹操便上馬各道曰吾與你死生休何故相謀耶瑁曰吾先此心使君休听傍人之語

子龍躍馬遇蔡瑁



德曰蔡瑁手將佔弓取箭縱馬加鞭望南而去蔡瑁曰是何神助也

劉玄德遇司馬德操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現之座上不見玄德子龍心中大驚出投館舍听得人說蔡瑁引軍趕玄德出西門去了因此火急綽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趙雲是個謹細的人不肯造次遍視軍中並不見動靜望大溪相隔別无去路趙雲曰汝請吾主何故着軍馬圍繞瑁曰九郡四十三縣分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所知一匹馬出門到此又不見雲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坡高三十餘丈現望不見蹤跡趙雲再回時蔡瑁已入城了雲拿把門軍士問之皆說飛馬出西門去雲恐內有埋伏不敢入城引軍投新野而去却說玄德渡溪之後如醉如痴想此關河一跳而過豈非天意也望南村僻策馬而行日欲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嘆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

# 玄德遇牧童相引



水鏡流序叙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玄德見架堆方卷經書窓外數竿新竹橫琴於

年熟視曰將軍莫非破黃巾賊玄德曰汝乃村僻小童安知吾姓名耶  
 小童曰我本不知因師父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  
 過膝回目顧耳乃當世之英雄今現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  
 德曰汝師姓甚名誰小童曰我師父張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  
 水鏡先生潁川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  
 龐德公龐統為友前面樹林中便是庄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  
 誰也小童曰姪叔之親龐德公字山民長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  
 小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下採藥統來相探坐於樹下同談  
 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甚愛龐統呼之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  
 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不二里餘到庄門下馬聞庄  
 中琴聲甚美交小童且休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大笑而  
 出曰琴韻清幽中忽生殺聲必有英雄窺听玄德大驚見其人松  
 形鶴骨氣宇不凡年已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襟尚濕  
 水鏡曰明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

玄德謁水鏡先生



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

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死也玄德曰公休隱諱今日必然凶難至此玄德遂以衣賜一事告之水鏡曰余現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在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余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下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濟命途多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張飛趙雲之流竭力相甫何謂不得其人也水鏡曰關張趙雲之流雖有万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章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事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已求山谷之遺夫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知時務識時務者喚為俊傑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且知漢高帝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死此莽人物也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死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部小兒謠言乎謠曰

玄德與水鏡叙話



八九年間勢欲衰 至十三年無子遺 到頭天命有此歸一  
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世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  
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无子遺者不久則劉景升逝  
矣則文武零落无子遺也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  
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人才尽会於此將軍可求  
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  
問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曰天  
色已晚聊奉蔬食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即日呼童具飲相待留  
於客房內歇玄德想此水鏡之言睡不着約已更深忽听人扣柴  
扉而入水鏡問曰元 止何來玄德起而听之其人答曰父聞刘景  
升善也惡也特往謁 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至此水鏡曰善  
也惡也乃人之善也 以故棄之其人答曰善也而不能行惡也而  
不能去是以遺書以 列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  
時而出而携美玉作磚石貨於人間以取其

平戈競起禍乱將生汝杯王佐之才當待

聽竊備鏡水訪庶



厚汝之过也却云他人善而不能用于亦諫乎吾觀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刘

景升耶其人言曰生之言是也玄德听之大喜暗忖如此必是

伏龍鳳雛也候天晴來見水鏡問曰昨夜过客是誰水鏡曰小夫

耳天未明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

龍鳳雛是誰水鏡曰只言好好玄德再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

貧道山野散閑之徒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且

訪之玄德再問水鏡曰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报庄外有一大

將軍引兵救百回庄也玄德大驚

刘玄德新野徐庶

急出視之乃趙雲玄德方喜趙雲入見曰夜來回縣尋覓不見

連夜到此外根問之間有人指道昨晚有个官人匹马投水鏡先

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玄德言檀溪一事趙雲便請玄德上馬回

縣玄德辞了水鏡與趙雲上馬离庄投新野來行不到二十里一

彪人馬來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又行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關

羽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歸到縣中與孫乾并商議乾曰必致書與刘荆州



玄德見劉琦大喜



分辭此事玄德從其言作書差孫乾至荆州刘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  
 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刘表聞之  
 大怒喚蔡瑁入大罵曰汝馬敗害吾弟也瑁抵賴不过交推出斬  
 之蔡夫人出哭求免表恨不消孫乾告曰不然殺其上將刘皇叔  
 耳後不敢赴荆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刘琦一同孫乾來到新  
 野請罪玄德見刘琦到大喜設宴相待坐間刘琦忽然墮淚玄德  
 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意侄无計免禍玄德劝以小  
 心尽孝自可无禍次日刘琦辞别玄德送出郭指坐下的卢馬对  
 刘琦曰為弄此馬吾已為九泉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  
 福也叔侄相別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衣袍長  
 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人欲殂大厦將崩今一木難扶四海有美今欲投明  
 主聖王搜美兮却不知吾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  
 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其人曰吾乃穎上人也姓单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

玄德邀福入縣衙



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作狂歌于市玄德敬之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

觀玄德命牽至所下福曰此馬雖有十里之能只是防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姚擯溪事福曰此乃救主非防主也不然要防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法福曰可先使一親近人乘坐待防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无事玄德叫從者点湯岷客福曰吾聞使君遍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遂客即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己防人之事吾故逐之福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之玄德起謝曰若論仁心豈吾敢當但欲憂國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愚自穎上到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人恤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昌常有取荆州之心故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吕曠吕翔并三万兵屯樊城虎視荆襄着動靜虛實以為屏障吕曠吕翔曹仁曰目今刘備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聚粮有謀計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兵五千前去取刘備之頭以献丞相

# 趙雲刺曠於馬下



曠被趙雲殺了呂翔被張飛殺了其餘軍士凡被活捉回新野去了曹仁大驚和李典

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便投新野求界首人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軍到不可入境以擾居民先差關羽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右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中以相迎必然擒將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然後自與單福引趙雲領三千人馬出官道相迎行不數里山後塵埃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人馬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脚玄德乘馬而於門旗之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呂翔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曹操相令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呂翔引軍便走玄德縱兵擒殺呂翔走不數里只見塵埃起處大將橫刀躍馬而出乃是關羽也大殺一陣羽奮路而走關羽迤邐追襲又行不到十餘里五百人馬攔住去路為首無人張翼德也挺矛躍馬直取呂翔七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着番身落馬而死餘皆被張飛手下生擒投新野縣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犒勞三軍却說逃脫軍士至樊城見曹仁報呂

# 趙雲出馬李典敗



商議與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來勦捕此為上

策曹仁曰不然今二將已亡又折了許多人馬量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吾與汝擒滅劉備尚可以將功贖罪也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汝何怯戰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怀二心耶典曰自跟丞相積有年矣豈不能照察李典之心仁曰吾必欲擒劉備各披掛上馬離樊城渡河投新野而來

## 徐庶定計取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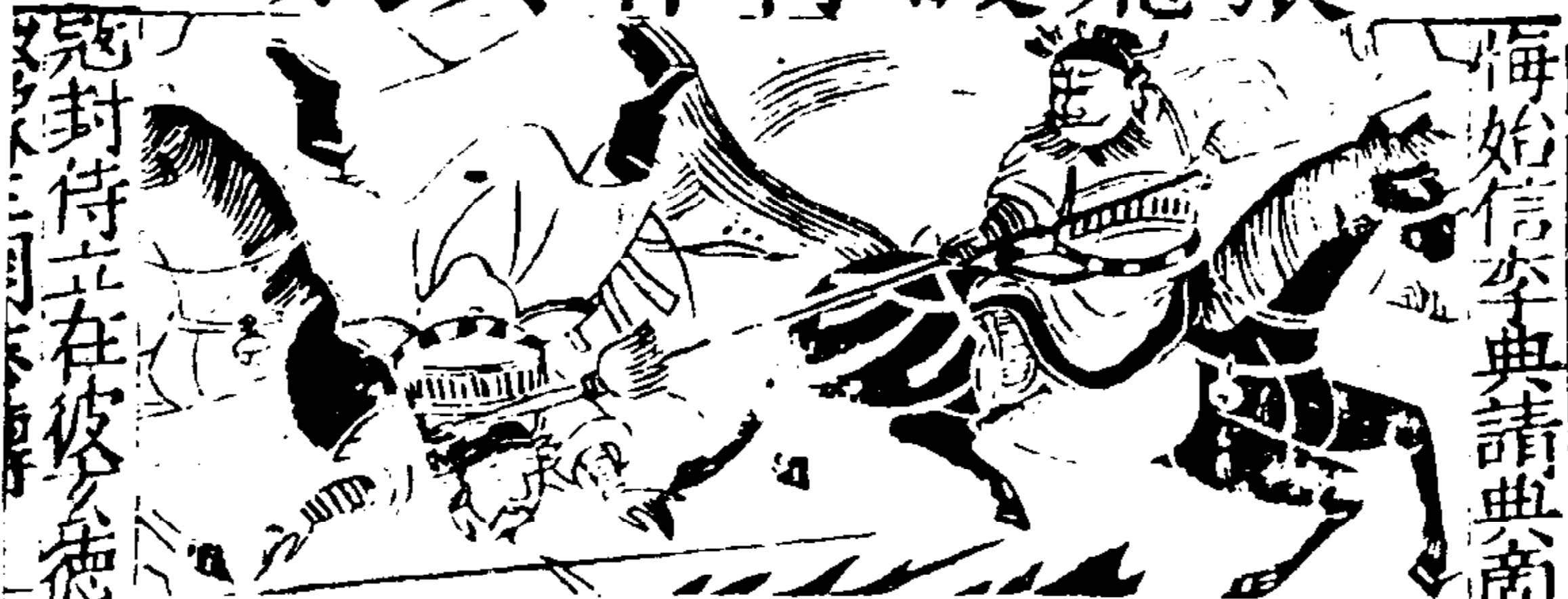
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在樊城知二將被誅必然起本部之兵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迎之福曰吾料曹仁必尽提兵而來樊城空虛雖隔有河可垂手而得也玄德問計福附耳抵言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準備舡隻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叫出下策吾必擒曹仁矣遂交趙雲為前部先鋒領一軍前進兩軍陣勢擺開趙雲出馬喚來將打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數合李典料敵趙雲不住換馬赤回本

# 陣雲縱馬破八門



陣雲縱馬追在後兩頭兵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急  
 難抵當不如且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有慢  
 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眾將苦告方免  
 曹仁交李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  
 福上山而視與玄德曰主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  
 金鎖之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玄德問何不全福曰八門者休  
 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如從傷門驚  
 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者必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  
 中間欠於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納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喊殺入中  
 軍曹仁必然逃殺此走可交趙雲勿趕却突出西南又從西殺出  
 從生門而入正西方景門而入擊之必亂玄德傳令交前軍把住  
 陣脚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迺投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  
 馬引軍迺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威雲殺入中軍曹  
 仁迺投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投東南角來曹仁兵  
 大亂玄德公軍一擊仁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寨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

# 張飛殺得曹兵敗



寇封侍立在彼玄德見其人品魁梧聲音清亮問之精孰武藝交拜及亡在舅氏處倚

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詐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  
投西安得死能者耶典曰吾尋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  
劉備寨李典諫曰惟恐備有準備曹仁不听傳令停當却說車福  
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迅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  
曰何以敵之福曰某已預美定了却說曹仁及起軍士為前隊李  
典為後應當三更來劫寨比及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  
仁知有準備急引車退趙雲後隊將米急棄本寨望白河而  
走比及到河邊尋船岸上一彪軍馬殺到大將張聖德也預先埋  
伏在那里等候急去尋船渡飛軍掩至中軍先戰李典保護曹  
仁下船渡河大半水中淹殺了及到樊城城上鼓响一將引  
軍殺出乃關雲長也元來車福先使雲長殺了樊城曹仁李典見  
失了樊城遂投許昌而走於路打听方知車福為軍師施謀定  
計不說曹仁且說劉玄德大獲勝捷引軍入樊城縣令劉必出迎  
玄德安民已定劉必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筵宴時有外甥

曹差人去取徐母



曹差人本羅卿之子也玄德欲討房為嗣必欣然後之便令其甥拜玄德為父賜  
 姓劉封玄德帶回今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已有子何  
 又螟蛉之後必有亂玄德曰君待彼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  
 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商議恐樊城不可守乃與趙雲一千軍  
 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昌見曹操入拜  
 於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常勝  
 乎劉備如此誰為謀士曹仁言單福之事操曰不知何所人也程  
 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仇用  
 白土塗面披髮而走吏問其姓名緘口不言吏為縛於車上擊鼓  
 令市人識之被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名易姓逃於他處於是感激  
 乃疎巾單衣折節尚孝後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穎  
 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昱曰昱  
 十分得點之二二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也奈何昱  
 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母无  
 人養使人無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喜便差人去取徐母不日

操斬妻母勸免



已到丞相親自相待而對坐與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浙野助逆臣

劉備已反朝廷正如美玉投於污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夫人付筆札喚回許都君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重爵操命左右捧過文房令糜母作書母曰劉備何知人也操曰涿郡小軍友稱皇族素无恩義外君子而内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睜厲聲而言曰何誑我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有堯舜之風禹湯之德况入厥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皆知其名直當世之英雄也吾見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之言玄德為世臣豈不自恥安可使吾兒背明投暗惹万世之罵名乎言訖尽投筆於地取棹視便打曹操之大怒叱武士執徐母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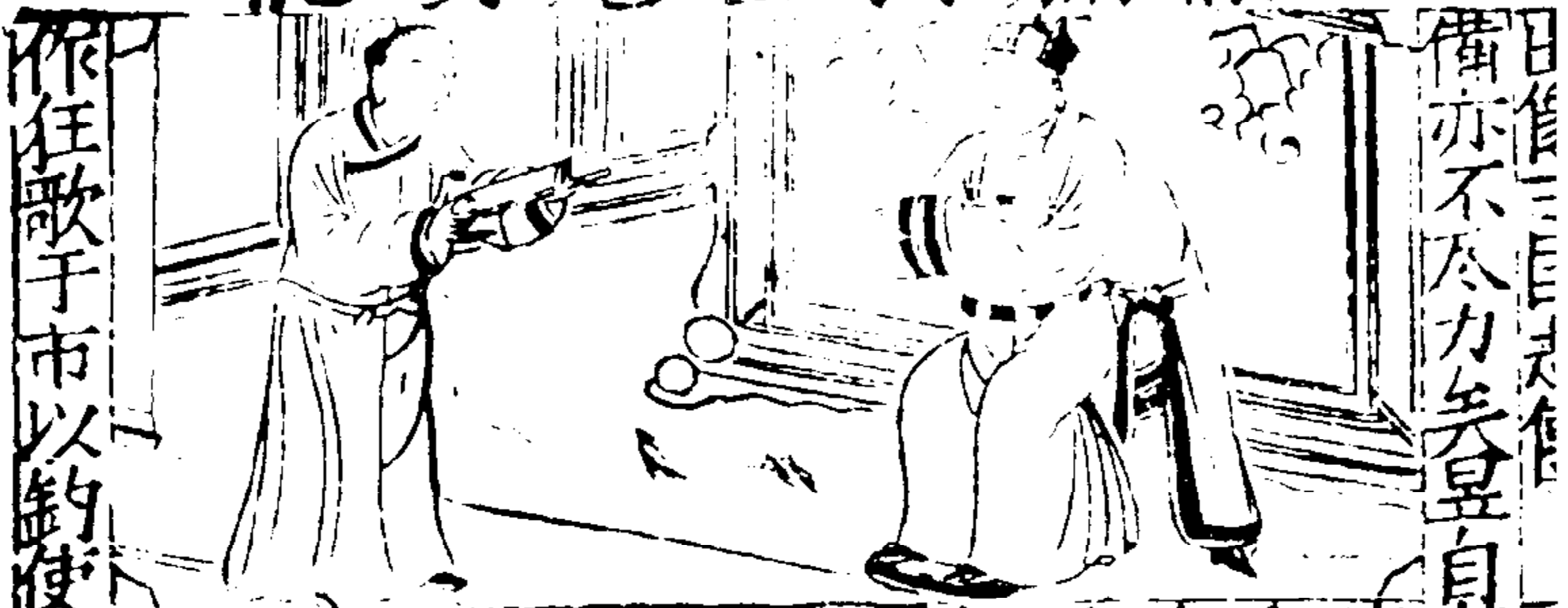
徐庶走荐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立止之令武士且留人入諫操曰徐母毀丞相首款末矩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美之名成全徐庶之德徐母助劉備而力報母仇美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

死徐庶之心必死



# 徐庶持書見玄德



備亦不大力矣豈自有小計必賺徐庶到此以輔丞相操然之使送徐母於別室養贖使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仲常也送物器具手啓徐母亦作手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投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于庶知母有家書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書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自沈親正悲愴中不期請相使人賺到許昌云汝皆反下小線線往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面歸耕故鄉免曹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伺救濟更不多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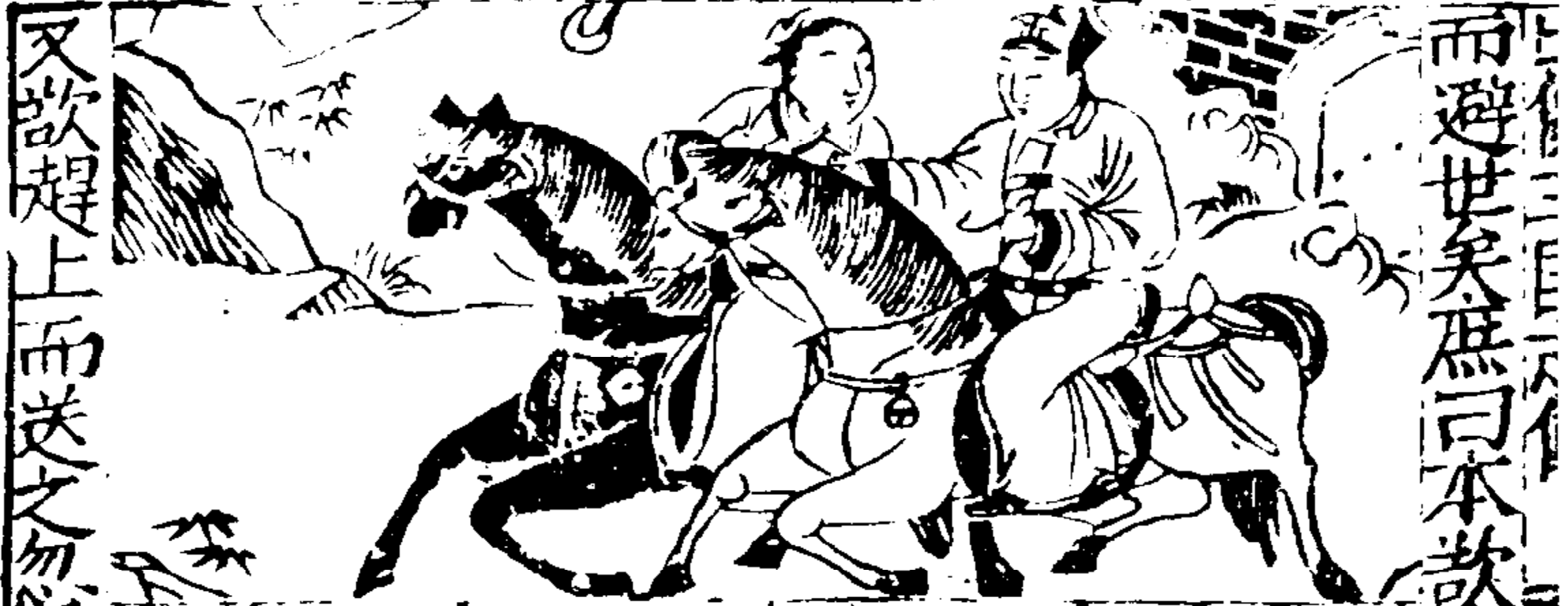
徐庶驚駭如迸泉持書來見玄德曰庶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為因避難更名單福昨因荊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其无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彘夜至司馬水鏡在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爭之庶故作狂歌于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曾蒙老母被曹操奸計囚於許昌

孫乾德留庶



歌垂命持書來報不容不去非不欲大馬之勞以事使君奈何慈母被執不得及其方也今日暫辭尚容再會玄德泣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死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太君相見之後再從所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等曰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若還許昌時尺知我軍中虛實若使北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使從操操斬其母庶必與母報仇力攻曹操矣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是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眾皆感嘆而去玄德宴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能沾腹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倫如失左右手也二人相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廊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至長亭相別玄德率眾勸庶曰劉備分淺緣薄不得相從先生教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庶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雖曹操一計非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將遠遁

# 備送庶並轡而行



而避世矣庶曰本欲與使君共為主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縱使在此無益於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以圖王業何心灰  
 若此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无比先生者庶曰構樵庸才非棟  
 梁也使君可求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  
 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效庶之无始終也諸將皆感傷  
 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玄德與徐庶並轡而  
 行玄德曰先生自此而去備心如割无復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  
 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又在何日不意  
 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  
 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手曰先生此去玄德奈何  
 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數  
 人匆也而去放聲大哭孫乾勸曰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  
 直去矣吾將奈何疑淚眼而望被大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  
 及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阻望徐元直也正望間  
 又欲趕上而送之勿見徐庶相馬而回玄德曰元直莫不无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

庶與玄德言孔明



下馬而來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佳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名隆中使君何不與同去相見庶曰此人非庶比也使君可往見不可不致使君如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論之管仲樂毅不及也玄德曰此先生才德若何庶曰某比此人如駕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徐庶何足言哉此人乃天地間一人耳玄德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名珪字子高為泰山郡丞早喪其父幼與弟躬耕於南陽號為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名臥龍崗故自號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如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大笑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不期天啓吾在日前不得先生一言備有眼而盲也此正謂徐庶薦諸葛亮後人有詩

徐庶見孔明被叱



詩 痛恨高賢不再逢

片言却似秦雷震

四海蒼生盡倒懸

又 詩 不因徐庶臨岐薦

曾得西川四十年

臨岐哭別兩情濃

能使南陽起卧龍

豫州天下謾求賢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上馬而去玄德問徐庶之語如醉如醒方悟司馬德操之語也引眾將回新野使眾將厚敬引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劉玄德苛惡之情恐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馬入庄來見孔明孔明問庶曰元直此來必有其故庶曰庶近日事劉玄德為因老母為苦操所留馳書來召只得舍而往之曾將孔明薦與玄德望真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祀之犧牲乎拂袖而入朝信厚衣以文錦任期殺之比言庶曰庶乃滿面羞慙不辭而退上馬趨程而赴許昌後來劉備三顧茅廬求請孔明還是如何

三國志傳六卷畢

# 操命謀士迎徐庶



## 玄德三顧諸葛亮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別玄德乃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  
 趙程田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到逃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來  
 迎接入見曹操施禮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於劉  
 備子庶答曰自幼逃難寄托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相會老母幸  
 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今堂在此汝可晨昏以盡人子之道吾  
 以此待聽教誨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徐母忽見庶泣拜於堂  
 下太驚而問曰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於新野從事於劉豫州偶  
 得母書不顧星夜至此徐母大怒曰辱子汝飄蕩江湖二十年矣  
 我將汝隨群儒業日有進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知忠  
 孝不能兩全汝雖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方  
 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胄吾謂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便不  
 推辭而來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姑辱祖宗之徒空生

書林 高山堂 梓行

徐庶見母反被配



於天地之間... 於夫人報曰老夫人

自縊死於梁間徐庶荒入教時其氣已絕後史官有詩贊曰

賢哉徐母 德被中國 守節無虧 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

後身其苦 氣若丘山 兼克肺腑 讚美豫州 毀壞魏

不與其議 不懼刀斧 惟恐後嗣 死得無所 賢哉賢哉

名留萬古

徐庶哭死後... 曹操使人吊問破木為棺親往拜祭厚塋於許昌... 城南之原徐庶若坐操重賜之曹操南征荀彧諫曰未可動... 兵且待春暖可往其州流擊漳池之水作一池名曰玄武池於內... 教練水軍長驅大進可帶將矣操從之遂接其不動却說玄德安... 排聘孔特往隆中謁諸葛亮只見門外有一先生戎衣束帶... 道貌非俗來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 馬德操也玄德大喜請入堂中高坐乃拜起居曰備自別仙顏軍... 務繁雖有失拜訪幸蒙光降大慰平生微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 人請... 曰此中操計也

玄德問孔明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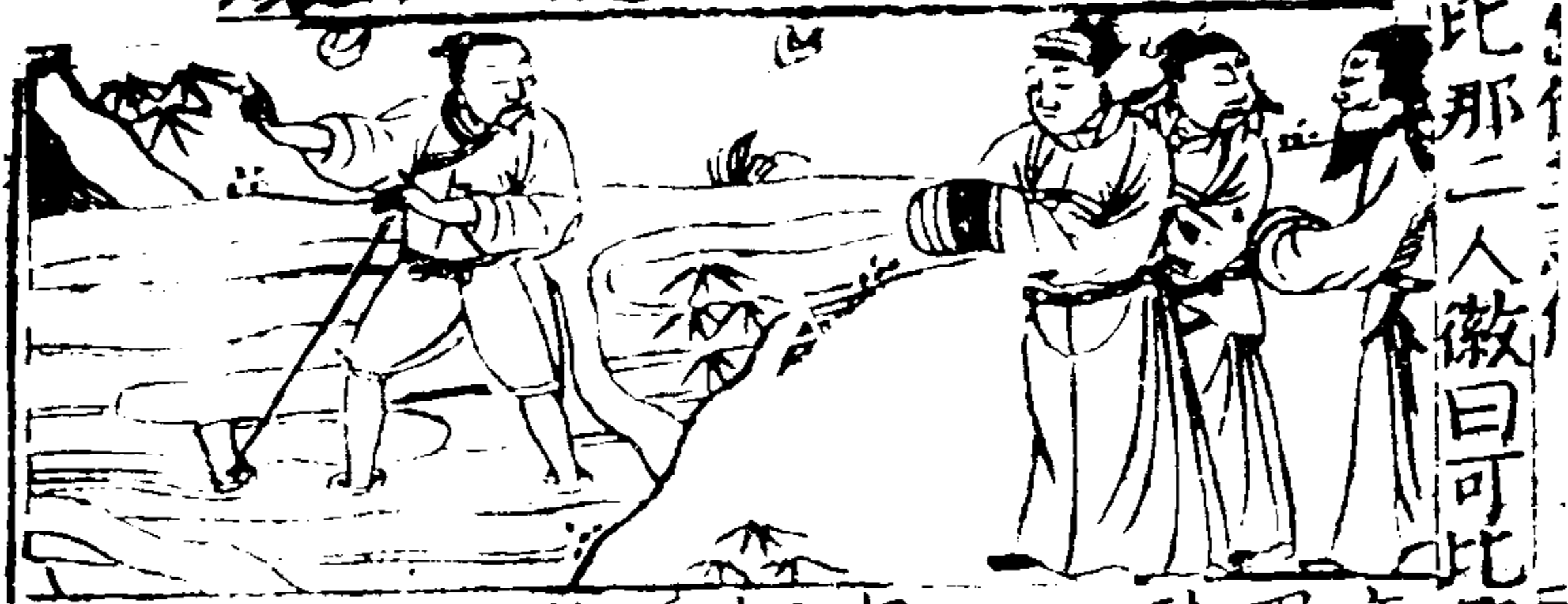
吾聞徐母大賢安肯持書囑子事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子善去之母必死矣玄

德驚問其故微曰其母自刻之人必羞見其子玄德記之遂問曰元直累薦南陽諸葛孔明其人如何微曰其人乃瑯琊陽都人也博陵淮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但談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智也玄德曰務在精熟惟孔明純粹其人大畧自抱膝長笑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眾都問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隱多賢哉微曰昔有鮑旭善觀天文見群星聚於穎分對人言之其下必聚賢士後有詩曰  
蜀郡靈樁轉 豐池寶劍新 將軍居北塞 天子出西秦  
未到三台輔 曾為五老臣 今朝穎川客 誰識聚賢人  
微又曰孔明居於隆中號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時有關公在側曰羽聞管仲曾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也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而下七十餘城二人

正自春秋名蓋寰宇之士聰明比之不亦過乎微曰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關公曰可



# 玄德問卧龍何處



比那二人傲曰可比與周妻子牙開漢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微下堦相辞便行玄德堅

意相留不住微乃仰天大笑而言曰卧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言

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乃隱居賢士也次日関張二將帶十數

騎從人往隆中來遠望山畔數人耕鋤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擔柴辱

榮者自匆匆 辱者自碌碌 南陽有隱居 高眠睡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詞何人所作田夫曰非是

詞乃梁父吟是卧龍先生作也玄德問卧龍先生何處居住田夫

遙指曰西南一帶高崗名卧龍崗上前疎林內茅芦即諸葛先生

卧龍之地也玄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崗果然清幽異常後

人有篇古風車道卧龍之佳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 一帶高崗映流水 高崗屈曲壓雲根

流水潺湲飛石髓 勢若困龍石上蟄 形如丹鳳松陰裏

柴扉半掩閉茅簷 中有高人睡不起 脩行交加裂翠屏

四時雜落野花香 床頭堆積有書卷 往來空上無凡塵

# 玄德扣門童子出



州牧劉備是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

扣戶蒼猿時獻菓 守門老鶴閑听經 囊裏名書藏古錦  
 壁懸宝劍掛七星 芦上先生獨幽雅 閑來親自鋤田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声長笑分天下

玄德來到庄前親自扣柴扉一童子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  
 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不  
 記得許多名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先生童子曰今早火出玄德  
 曰何處去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  
 或三五日或十來日玄德快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  
 玄德曰更待片時關公曰不如暫回却又使人探知那時來未晚  
 玄德以言囑付童子曰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拜遂上馬回新野  
 去徐行數里勒馬回視隆中景物茂盛松柏交翠猿鶴相隨觀之  
 不足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眉秀目疎氣概軒昂丰姿英偉戴逍遙  
 巾青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出來玄德曰此必卧龍先生也忙  
 下馬進前施礼曰先生莫非卧龍也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  
 州牧劉備是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

玄德見崔問孔明



請席地權坐少請教益二人對坐於地上關張侍立於傍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  
 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  
 平笑曰公以治亂為主但恨不明治亂之道也玄德請問曰何為  
 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信听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亡極  
 生治治亂如天地陰陽消息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而  
 入於治也如寒盡則煖上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  
 蛇起義兵除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來二百年太平日  
 久王莽篡弒尤治而入亂光武中興於中都後整大漢天下尤亂  
 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來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於  
 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  
 人非甚且而休故天生曹操孫權與將軍輩等使互相侵奪殺害  
 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  
 見孔明而使幹扶天地紐攬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謝曰適見先  
 生所教不知孔明居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他未曾見耳玄德  
 曰請先生同到敝縣若何州平曰山僻無意於功名又羨客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

# 霍州平指言治亂



與關張上馬而行關公曰霍州平之言若何張曰此陳有之言也吾故知方今世

之時聖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若夫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理  
 然耳爭奈漢室將危社稷漸陳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代宗親  
 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得不持亂扶危而坐視也關公曰知兄主  
 意正似屈原雖知懷王不明尤捨力而諫為宗族之故也玄德曰  
 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數日時值隆冬劉玄德使人去探孔  
 明使人回報請葛亮先生已在庄上玄德便交轡馬張飛曰量一  
 村夫何消歌七自去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曾不  
 聞孟子云見賢不以其道是猶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世之大  
 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

## 玄德風雪訪孔明

時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冬天色嚴寒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玄德與  
 關張引數十人前赴隆中來訪諸葛行行至數里紛七然雪霰張飛  
 曰寒天臘月尚不用兵豈宜訪此無益之人且回以避風雪玄德  
 曰吾欲孔明見吾殷勤之意兄弟相冷可自先回張飛曰死就死不相何怕冷乎低恐欺

劉關張冒雪訪賢



歌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共行將近茅舍忽見路傍中酒店中一人作歌玄

德勒馬於酒旅下聽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 嗚呼久不遇陽春 君不見

東海老龍波亂轉 石橋壯士誰能伸 慶施三百六十韻

風雅遂與文王親 八百諸侯不期會 老龍負舟涉孟津

牧野一戰血漂杵 歌朝設策誅紂君 又不見

高祖奮跡起草中 長揖一声隆準公 高謀大霸鳴人耳

望雲躍足未超途 人聞馳驟英雄辨 指麾楚將如轉蓬

更有人擊楫而歌曰

吾皇提劍驅寰海 一定強秦四百載 桓靈未久火德衰

奸臣賊子調鼎為 青蛇飛下御座傍 又見妖虹降玉堂

盜賊四方如蟻聚 奸雄萬里皆鷹揚 吾儕大笑皆拍手

悶來村店飲村酒 獨羨其身依日閑 何須萬古名不朽

一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遂下馬入村店  
見一人先卓擔而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奇形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

二隱歌天倫進問



卧龍先生也白面者曰將軍尋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豫州牧也見居新

野城欲求先生請問濟世安民之術白面者曰吾等非卧龍也皆

其友也吾乃廣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地玄德喜曰

備隨行有馬足敢屈二公同往卧龍庄上其話石廣元曰吾等

是山野懶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

卧龍矣玄德辭二隱士上馬上卧龍崗來到庄門外下馬扣門童

子出玄德遂問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言在堂上觀書玄德隨童

子入見草堂上一人擁爐抱膝而歌曰

鳳翔於萬里兮無主不棲吾今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

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今自吟詩逢明君於一盼

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丕基救主靈於塗炭兮到

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而施礼曰劉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指

引運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拜真顏實為萬幸那

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孔

# 諸葛均說兄弟遊處



明其入曰卧龍乃一家兄也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為  
 葛亮一家兄諸葛亮與其躬耕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  
 德曰卧龍先生今何在均曰是博陵崔州平相邀閑遊不在庄上  
 二日矣玄德曰於何處閑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上或訪  
 僧道於各山之中或尋朋友於山僻之間或樂琴書於洞府之內  
 往來莫測不知何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  
 嗟呀不已諸葛均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歌七上馬玄德曰  
 備既到此如何無一語回去玄德請問曰備聞卧龍甚請趨香善  
 看兵書可得聞乎均答曰不知張飛怒曰問他則甚風雲越緊不  
 如早回玄德叱之曰汝豈不知春秋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  
 車騎另日却來即此玄德曰倘家先生鶴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  
 又至矣願借紙筆留書上達以表劉備懇懇之意乃具紙筆於几  
 案上玄德呵開凍筆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拜書感經兩番  
 相謁仙庄不遇空回快七不已切念備漢朝南裔忝居皇叔監

諸葛均送倫出庄



此也乃兄之岳翁也

當典郡之階職伏觀朝廷誰能紀綱崩壞當群誰亂國之時惠  
 党欺君之日倫心日夜憂惶肝枯幾裂仰聞先生仁慈惻隱忠  
 義有慨然呂望之才能子房之妙妻倫敬之如神明欲求一見  
 而不可得再容他日齋戒沐浴特拜尊頌以此上聞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 日倫百拜謹書

玄德為畢逆與諸葛均均送出庄門外玄德致殷勤之意均入庄  
 玄德上馬為童子拍手於籬內叫曰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  
 暖帽遮頭瓜裘披体坐下騎一蹇馱後青衣童子背一壺酒踏雪  
 而來轉近小橋口頌梁父吟一首曰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山川舊  
 仰面觀天虛 想是玉龍鬪 紛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祐

玄德曰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礼曰先生衝寒不巳  
 劉倫專候多時那人慌忙下馱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家  
 名黃承彥玄德曰適聞所誦之詩極有高妙乃何人所出黃承彥



# 玄德勿往卧龍岡



曰老夫曾在女夫家作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才至橋偶見鍾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送來者女婿也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娶妻承彥曰聞君擇婦者有一女黃頭貌醜不堪相配孔明欣然而娶時人作笑曰莫非孔明擇婦正得黃承彥醜女玄德聞曰辭別黃承彥上馬入到新野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岡悒悒快不已後有詩一首單道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意感傷  
 寒冲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積卧龍岡  
 撲面紛紛柳絮狂

又詩曰  
 見說南陽賢士隱 相尋不遇又空還  
 寒風颯颯下水灣 着地亂雲深草徑  
 道逢鞍馬認來處 一望迷漫雪滿山  
 野猿怯冷號林內  
 搖空殺氣撼天關

玄德驚戒三日沐浴更衣准備鞍馬再往卧龍岡去請諸葛亮聞張一將聞之不悅乃

玄德三往卧龍崗

攔身而諫其言若何



去不可失

建安十三年正月上旬玄德再往南陽関張諫曰兄長兩次親往茅蘆相謁其礼過美想此人外有虚名内無實學故托辞也豈不聞古人云以貴下賤無不得以衆下寡無不克况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齊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桓公乃諸侯也欲見人而尤五返方得一面何况吾欲諸葛大賢耶雲長曰兄如此敬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曰歌、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大賢僻之之甚也今番不須歌去小弟替歌去請如不來一條麻索縛將去玄德叱曰乱道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磻溪謁姜子牙子牙釣魚不顧文王待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總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他不曾如此無礼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走一遭張飛曰既然歌去兄弟合當後隨玄德曰汝若同去不可失

定三分諸葛亮出茅蘆

# 孔明書寢劉恭候



諸葛均飄飄然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今兄先生在庄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長揖而去玄德曰今番能勾見先生也張飛曰這人無禮便引歌去也不妨玄德曰各自有事汝豈知也來至庄前見童子開門而出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得來相見童子曰師父雖然在家草堂上書寢未醒玄德教且休報覆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孔明仰臥於草堂竹榻之上不見動靜玄德尤然待立於階下那廝高卧不起我去庄後放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急止住飛怒氣不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將欲起來又朝裏壁睡着童子與玄德曰且不可驚寢又立一箇時辰忽見先生竟來口念詩句曰  
 大急誰先竟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窓外日遲遲  
 翻身叫童子曰不曾有客來不覺童子曰劉皇叔在此多時孔明起身曰何不早報孔明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其人身長八尺面如冠玉帶綸巾披鶴氅肩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飄飄然當地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鄱陽胄涿郡愚夫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昨嘗兩造仙

孔明迎備入草堂



國險民富賢能為用此可以為援亦不可圖也

亮以留姓名文几未審亮否亮答曰南陽田夫辦事慵疎累蒙將軍車駕光臨下情不勝感激見將軍有愛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不堪治政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村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將軍舍美玉就頑石此乃誤矣玄德曰自古聖賢學成文武之業當出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謂孝矣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上世人望先生久矣備愚函得賜教益實萬幸也言罷又拜孔明笑曰將軍既然欲問愚論盡當剖心願聞其志玄德乃屏去左右起而謝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膝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請問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齊而眾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為強非為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 孔明指圖三分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志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乃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攬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脩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屯荆州之軍以尚宛洛將軍奔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各箠食壺漿以迎將軍也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交童子將畫一軸掛於堂中指而言曰乃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蜀沃野千里果實所生之地將軍欲成霸業北諫曹操占得天時東壞孫權占得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荆州為家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奮中原也玄德聞言拱手稱謝曰先生之言雖在茅芦使備撥雲以覩青天但恨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不忍奪也孔明曰亮嘗觀星宿劉表不久在人世矣劉璋非立業之人後必歸將軍矣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芦便知三分天下此是古人不及也有詩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 願將輔主自匡扶 片時妙論三分定

明孔見張關喚倫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茅廬也汝可躬耕於此

一席高談自古無 先取荊州安帝業 後吞巴蜀建皇都

要知鼎足為形勢 預向茅芦指畫圖

玄德曰倫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徐與仁義之師共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父與耕鋤不能承奉尊命玄德泣曰如先生不肯匡救生靈天下休矣言罷淚沾襟袖孔明曰將軍苦不相棄願盡大馬之力玄德喚關張入一同拜謝獻上幣帛禮物孔明堅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孔明方受之劉備尋在庄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芦昔日周文王夢熊誕在岐溪請姜子牙同載而歸立成周天子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 子牙曾此獨垂鈎 當時未入熊羆夢一向斜陽嘆白頭

今日劉玄德請諸葛先生出茅廬時胡曾先生亦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 孔明方此樂耕鋤 蜀王不自垂三顧怎得先生出舊廬

孔明方此樂耕鋤 蜀王不自垂三顧

# 孔明事弟



以樂天真勿得狂言以廢畎畝待吾功名成遂之日即當隱居於此以樂天年均拜而

領諾後人有詩曰

身未昇騰思退步 功成不忘去時言 只因先生叮嚀後

星夜秋風五丈原

孔明出茅筍時年二十七歲曾子固有篇古風為証

高皇手提三尺鉄 芒碭白蛇夜流血 平秦滅楚立咸陽

二百年間君斷絶 大哉光武四洛陽 傳至桓灵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 紛々四海生豪傑 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面基業 孤窮刘備走天下 獨居新野為巢穴

南陽卧龍藏大机 腹内雄兵分正奇 只因徐庶臨行語

茅芦三顧心相知 先生年方正三九 收草琴書離土草

先取荆州後取川 大展經綸補天子 縱橫舌上起風雷

談笑胸中貫牛斗 龍談虎視安乾坤 萬載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一同載婦新野食則同几卧則同榻終日談論天下

事孔明曰曹操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下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听

劉接孔明名盧



孫權跨江破黃祖使人渡江東未知何如

孫權跨江破黃祖

自建安三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為討虜將軍自承父兄  
基業廣納賢良重用謀士開設官館於吳會令張紘接待諸賢  
年以來你我相薦近得數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  
一人乃會稽小陰人也姓闕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郡涿邑人也  
姓許名宗字敬文一人乃汝南七頃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  
乃吳郡人也姓朱名恒字休揚一人乃吳郡人也姓陸名績字公  
紀一人乃吳郡人也姓張名溫字用惠一人乃會稽義陽人也姓  
駱名統字公緒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  
生此數人者皆江東孫權禮敬之甚後古辨群儒有用又得武將  
數人一人富陽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正一人乃吳郡人也姓陸名  
遜字伯元一人瑯琊人也姓徐名盛字文亮一人東郡人也姓  
潘名璋字文珪一人庐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兼十  
人相扶共承父業江東人物天下稱之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往江東令孫權入

人相扶共承父業江東人物天下稱之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往江東令孫權入



# 權見夫入議事



朝以隨聖駕權猶豫不決引周瑜等往吳夫人前議之張昭曰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去恐曹操與兵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分封疆不滿百里既用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州至於南海乃祚幾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併六郡地眾糧多將士用命况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下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於人極不過一侯印隨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疋豈得南面稱孤哉不如勿赴徐覲其變若曹氏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苦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我視之如子女其兄事之勿遣予為質自此操有下江南之意建安八年十一月權領舟師西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驍騎將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其軍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一十五歲忿力救護父尸而還權見風色不利遂收軍回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此人性急醉後多鞭打群下將士仇覽戴貧二人常有殺翊之心未得其便仇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

孫權破賊黃祖



賊遂與翊從人邊洪商謀殺孫翊是時諸將令差來所陽會集翊作宴待之翊妻徐

氏極聰明顏色美麗更善卜易卦言今日不可會宴請不聽遂設

會至晚送客邊洪帶刀隨後掣刀砍死孫翊仇覽戴負拿住邊洪

明正其罪碎割于市二人東勢將翊家資侍妾皆分之仇覽見徐

氏美貌從刀入曰吾與汝報讎已訖汝當從吾不從即死徐氏曰

死猶未冷可待至歲日設祭其夫除其孝服即時成親翁容之徐

氏暗喚翊心腹備將孫高傳英二人入府告之曰先夫在日常言

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今仇覽戴負二人同謀殺死夫主只歸

罪於邊洪將應用家私并婢妾盡皆分去仇覽又欲污妾身詐許

之以安其心欲得見面吳主當立微計以而二賊望二將軍想先

夫之面特賜哀救言訖再拜孫高傳英聞之大哭曰吾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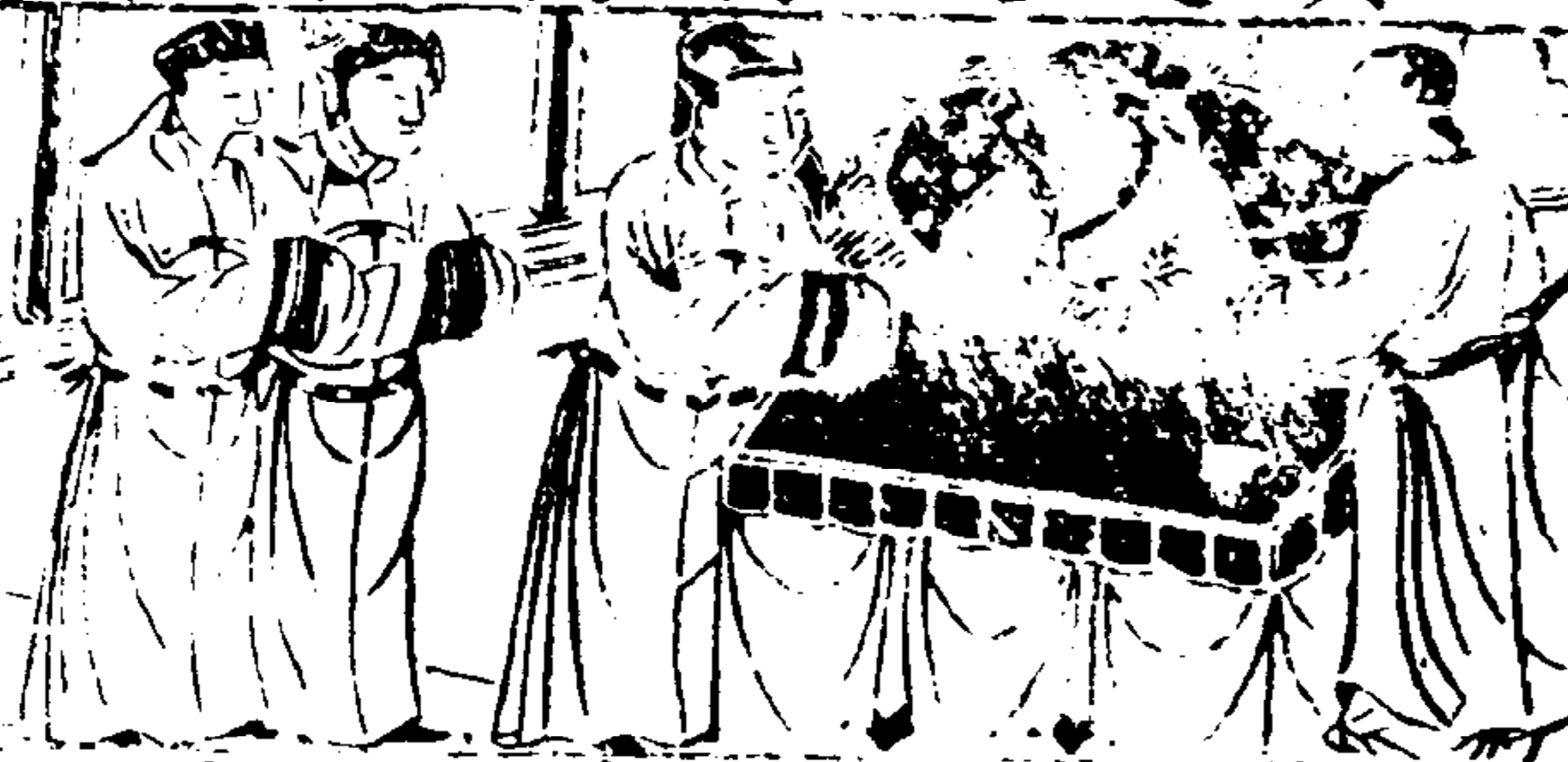
感府君之恩盡死不辭正欲思計不敢見夫人今日之舉願死以

報府君耳徐氏乃令孫傳二將引心腹人二十個共成其事孫高

先使人告之孫權至歲旦日孫傳二將伏於圍幕之中徐氏於堂

上設祭已畢乃除孝服熏香沐浴濃抹艷粧言笑自若仇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

# 吳夫人病囑昭瑜



請賢人酒至半酣彼徐氏迎之密室拜覽却才一拜便呼曰孫傳二將軍在何二人持刀躍出賢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即請戴負赴宴負入內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穿孝服將覽負首級就祭夫主痛哭幾絕吳主孫權點領兵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將覽仇戴負二人家小滅門不留權封孫高傳英為大將令守丹陽仍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贍江東之人無問老少皆稱徐氏之德後史官有詩贊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 報讎斬賊詐相親  
 三分多少英雄將 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伏大江之中戰艦七千餘隻拜周瑜為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孫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疾吳夫人交請張昭周瑜二人至夫人曰吾本吳地人也幼年與父別吳景涉居錢塘婢嫁孫堅生此四子長子孫策時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時又夢日入懷日月非常大貴也不幸策早喪將江東基業盡付孫權今疾病危囑以後事願子布公瑾早晚教誨吾兒孫權勿使有失江東且黃祖累世之仇不可不報善保江東此萬全之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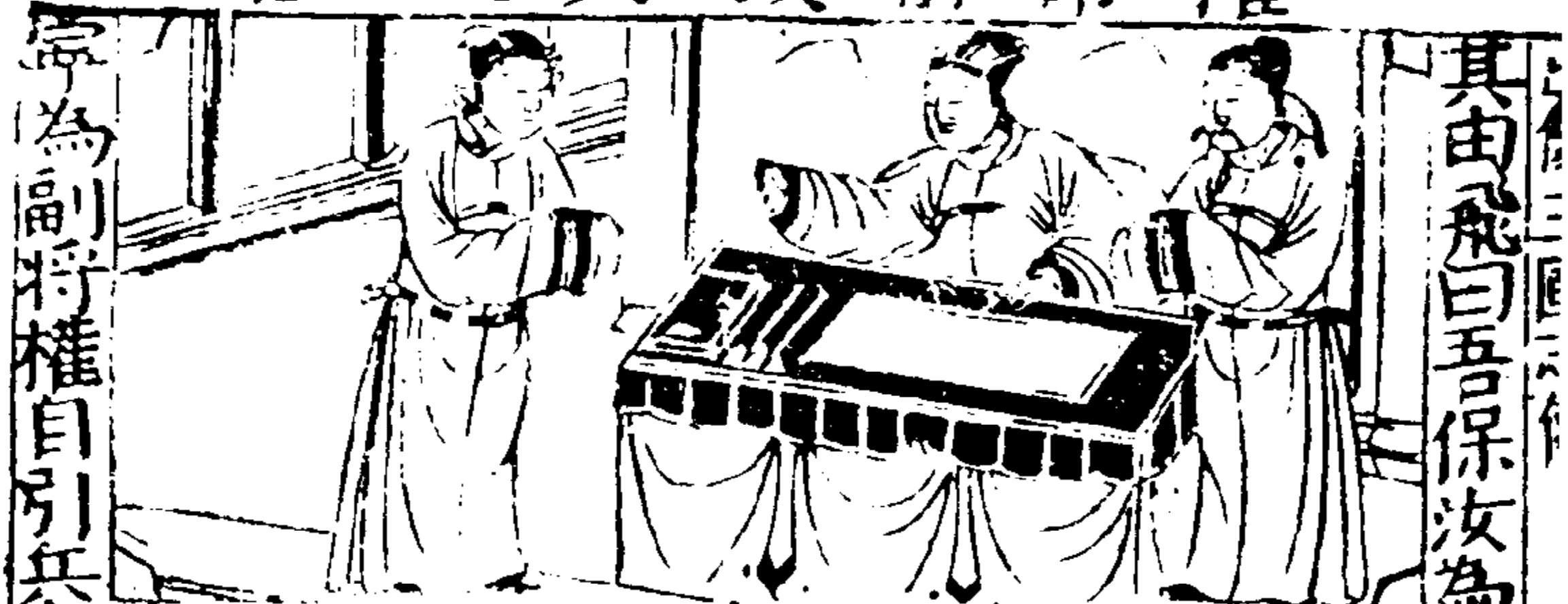
蒙引其寧見其主



次奈何主將不能用

獨付權曰汝事子布公瑾師父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可宜恭敬汝妹亦當尊養  
 以擇佳婿嫁之不可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權  
 具棺梓衣含啜大泣盡哀塋於父孫堅之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張  
 昭周瑜商議報仇雪耻何待明年權持疑未決平北郡衛領廣德  
 長呂蒙入見權曰某守龍秋忽見江夏一舟傍岸是黃祖手下驍  
 將甘寧某問之寧曰吾本江西臨江人也字興霸頗通諸子少年  
 好持弓擊縱橫於江湖之間今聚壯士七百餘人作伴往來江中  
 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皆披錦綉時人皆呼錦  
 帆賊所到之處無不接待如不接待即便殺人放火如與交歡誓  
 不相害復悔自新引衆人去投劉表他日表事勢終必無成誠恐  
 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來投東吳黃祖在夏口不得過只得依  
 祖祖待之甚厚將後破祖時祖已大敗却得其寧力救祖到江夏  
 便重用他都督蘇飛累薦其寧黃祖曰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  
 遂仇恨之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薦公數  
 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用送巡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答曰雖有此志未得

# 權命瑜領兵攻祖



其由飛曰吾保汝為鶚縣長以為去就之計耳寧因以得過江東欲投將軍誠恐不留  
 蒙曰吾將軍求士如渴安計舊仇也况燕各佐其主又何恨焉遂  
 折箭為誓以保之寧遂召數百人過江東寺主公鈞鑒孫權大喜  
 曰吾得與霸大稱吾心豈有記恨之理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  
 漢祚日衰曹操篡逆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  
 勢也寧已觀劉表慮計不遠兒子文劣非能承傳基業也至尊當  
 早省之不可遲於曹操面荆之計宜先取黃祖也今年老幼昏惑  
 已甚左右敗矣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填廢不  
 脩急於耕農軍無法律至尊今往相攻可必一破矣孫權聞之曰  
 此乃金上之論也便交周瑜領兵安排船隻戰攻黃祖張昭曰不  
 可見今吳國空虛恐必致亂寧應聲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  
 若守而憂亂何意似古人乎孫權舉酒勸寧曰興霸今年征討如  
 此酒美次以付卿卿但思盡力必克相兵則卿之功何疑張長史  
 之言乎遂命周瑜為大都督將水陸軍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其  
 寧為副將權自引兵為後隊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祖細作飛報權權聚眾商議令孫

陳鄧斬將二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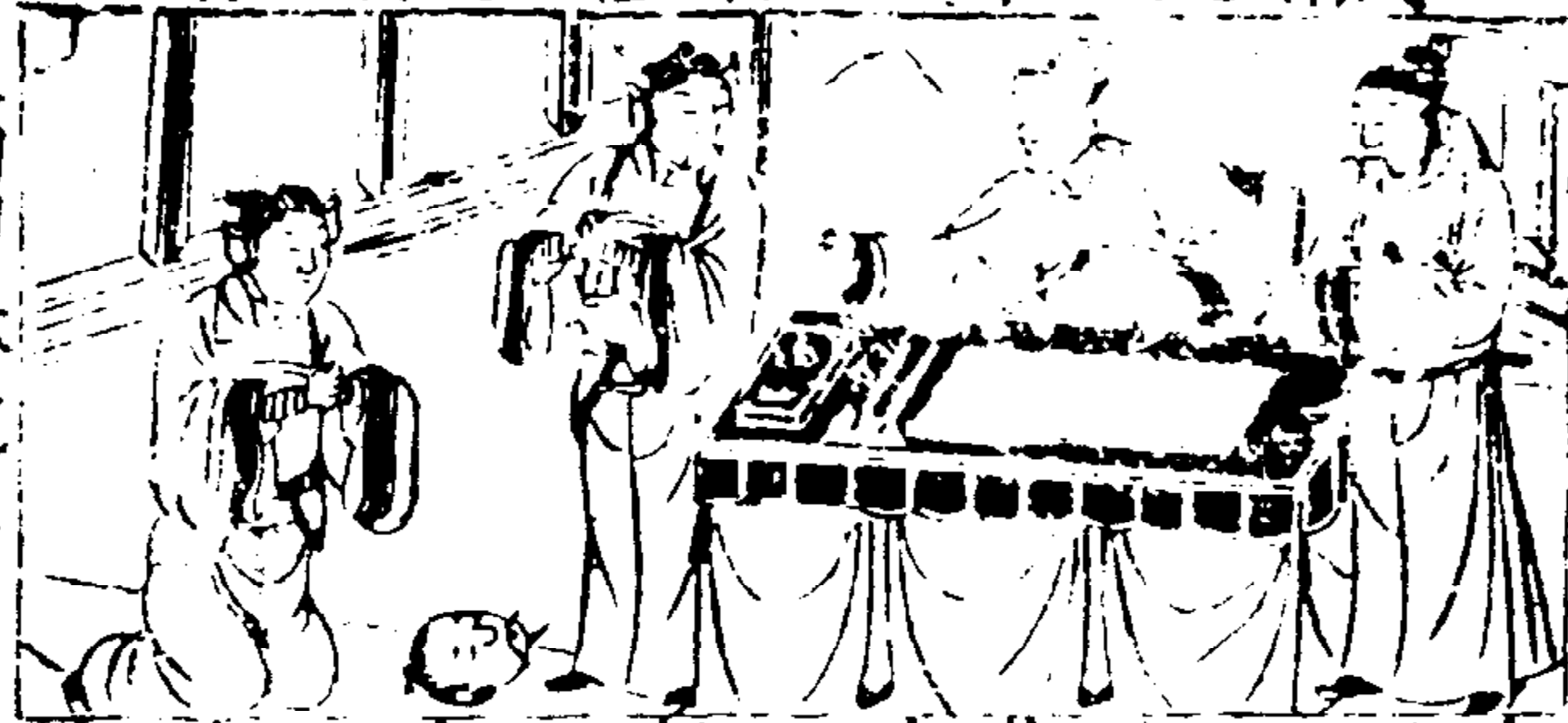
今念力向前

為主將陳能鄧尤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能鄧尤各引一大隊橫衝截江口

其餘小船皆屯內港船上各設強弓硬弩十餘張並大索繫定水面上東兵兵至數百小船鳴鼓先進船上鼓響弓弩齊發軍不得進約退數里水面有其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一百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舡三十人各披兩付甲手執鋼弓弩重鎗各持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船傍邊砍斷大索船縱橫其寧重襲各飛上船砍死鄧尤陳能棄舡而走呂蒙有見跳下小舡自舉櫓棹直入舡隊其董二將放火燒着餘船四散而走陳能急待上岸呂蒙不捨趕到眼前一刀當頭砍下蘇飛岸上引軍來迎東吳諸將皆要爭功一齊上岸掩殺勢不敢當祖軍大敗蘇飛慌忙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及馬來到手腕初交挾蘇飛於馬下到船中來見孫權上大怒睜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之賊禹剛尤輕呼左右做檻車囚之待捉黃祖一齊回江東墳上祭享便提三軍不分星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

諸葛遺計救劉琦

獻祖首級權揪擲



時建安十三年春三月東吳諸將見其寧成功各自持搜神威來  
 捉黃祖却說黃祖見江中舡隻盡陷諸將皆休知把守不住棄了  
 江夏前望荊州而走不敢帶人馬多只有百十騎出東門且戰且  
 走其寧料道黃祖走荊州諸將在西門攔截獨寧離東門十餘里  
 等候祖正走之間料得脫了虎口一声喊起其寧攔路相告曰我  
 幸不曾輕視汝汝何反其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建功  
 立績汝以常人相待我豈容汝哉黃祖回馬便走其寧衝圍上平  
 直趕將來指望活捉黃祖敵功只聽得路傍喊起一騎出迎寧視  
 之乃程普也下馬跪告曰黃祖已走投于搭箭背射黃祖墜馬趕至斬  
 其首級獻與將軍公孫權看權令人江夏來見孫權獻上黃祖首級權  
 揪黃祖髮根而擲之數次將回東吳祭墳命以匣盛住了當重賞三  
 軍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也且回東吳劉表必來與黃祖報仇坐而  
 待之必取劉表也敗乘勢而攻之荊州可得矣權聞其言遂棄江  
 夏而回蘇飛在陷車內密使人叫其寧曰蘇飛與將軍救寧曰飛若不言吾險忘了

# 統殺耳寧權勸息



軍已至耳寧權將蘇飛并黃祖頭同祭祀寧逕注府扣頭拜伏權問其故寧哭曰寧向日  
 若非蘇飛則死溝壑矣安得救命於將軍麾下今飛之罪埋當夷  
 戮望將軍垂憐救之恩願納上職名以贖飛罪惟曰今為若免之  
 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製之重深受更生之賜遂之高且不去  
 何況自走乎若飛但去寧同首級於階下代權乃赦之遂置酒  
 大會文武權自將酒勸寧家曰今黃祖老賊乃卿先斬陳能之功  
 也家頃首稱謝加蒙為橫衝中郎將遍賞諸軍已畢見一人拔劍  
 在于於筵間大哭直取耳寧七急取筵前果卓迎之權自起身抱  
 住其人員部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耳寧昔日一箭射死  
 他父親今日相見欲報仇雪冤權勸曰耳與霸射死汝父此時為  
 主不容不盡力耳今日既在一處便是弟兄何必記恨萬事皆看  
 吾面凌統叩頭泣血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肝腦塗地以報之  
 今遇殺父之仇安得不報權與眾官力勸統欲與寧決勝負權加  
 凌統為勇烈都尉只統當日撥軍五千戰艇自隻使其耳寧領去鎮  
 守夏口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器戰船分兵連路把守江岸孫權自引大軍守



# 劉琦拜玄德



柴桑部周喻六郡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頭却說探細人回新野報知  
 劉玄德東吳新破黃祖將頭祭墓見令也其柴桑其餘宗親分守  
 江夏各處隘口未見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劉表使  
 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江東新破  
 黃祖故請上公商議必有報仇之策也正欲與主公走一遭有刑  
 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亮與主公同行玄德留  
 關公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人馬往荊州來玄德馬上與孔明曰  
 今見景升當以何對亮曰先當謝喪之罪若令主公征討江東切  
 不可應允但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並聽孔明之言來到荊州  
 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明來見劉表孔明玄德  
 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備知其事欲斬蔡瑁之首以獻眾心孔明勸  
 表曰非蔡瑁之事皆以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舉矣劉表曰  
 今江夏失守黃祖喪師今特請賢弟共議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  
 用人以致有失今若欲南征曹操北來當復奈何表曰吾今年老  
 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替吾也死之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弟安敢當此重

孔明教琦鎮江夏



注凡勿復言孔明自視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荆州遂辭而去到駟中孔明曰景  
 井以荆州付主公何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安忍  
 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諫間忽報公子劉  
 琦入見玄德哭拜於地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  
 父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貧姪家務事善亦無奈何孔明微笑玄  
 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  
 耳語說知來日吾使孔明回探汝可告知如不言如此如此琦謝  
 而去玄德至五更推辭腹痛不起孔明去回劉琦孔明上馬到  
 宅入見公子札畢請入後堂茶罷琦告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  
 活命孔明暗思恐有泄漏不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止何故  
 相棄請入密室共飲數盃琦曰某有一古書望先生教之孔明曰  
 見在何處琦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曰無乃言繼母惡  
 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便起身見閣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  
 求自安之策先生不見教恐他人漏泄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此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教人乎孔明曰諫親新不破借欲得全身遠害今夜

# 拜琦送孔明四續



富思之琦曰繼母又不容先生又不教是絕路也願死於君前掣佩劍自刎孔明急止

曰已有良策琦拜曰請教之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獻公先妻  
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妾復寵愛嬖妃妃亦生子一姬當  
諧於公欲殺之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  
後園乃令獻公於高樓上簾內觀之姬以密室衣髮上群蜂閉查  
開相撲之姬令太子趕蜂去獻公於樓上望見心中只疑戲弄心  
中恨之姬又詐言先君設祭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  
右曰祭物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使人送之姬將毒藥於  
中以供獻公姬奉白物自外來不可便食令煨大大畏死獻公與  
怒賜朝典命太子死重耳驚慌逃竄外邦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後  
為晉之公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楚而安公子何不效重耳乎江  
夏黃州新下缺人守禦何不上言也軍此郡而避其禍耳琦再  
拜出教之言詩曰

荆州兄弟苦相猜 諸葛二編白不開 已使片言能救命 至今尤有玉梯臺

操令惇領兵伐備



劉琦取梯送孔明歸以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進言欲守江夏未有次第表交

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

東西之事父子當之南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新於鄴

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南征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

勿復慮遂拜辭回新野令劉琦領軍二萬往江夏鎮守却說曹

操在許昌罷三公之階自為丞相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

曹曹掾司馬朗為主簿朗字百達潁川太守司馬馬之孫京兆尹

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司馬懿字仲達操命之李楛並與選齊之

事文官各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聞劉備在新野拜

諸葛亮為軍師每日教練軍士必為後患可早而之操便令夏侯

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付領兵十萬直到樊城要擒劉備此行

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曰劉備不可輕

敵更無新野諸葛為輔行軍此去不可取敵惇曰吾視劉備如苗胤耳到彼必擒之徐

出陳三國志傳

卷之七

# 玄德印付孔明



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備今又得孔明如虎插翅操問曰孔明何人也庶曰他覆姓諸  
 葛名亮字孔明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諳諸葛有鬼  
 神不測之機非尋常之輩也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其乃螢火之光  
 也他如皓月也庶安能比於諸葛哉夏侯惇叱之曰元直之言謬  
 矣吾看諸葛如同草芥耳何足惧之此番若不生擒劉備活捉孔  
 明願納首級操曰軍中無戲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  
 書以慰吾心之所望惇忿怒而辭曹操領軍登程却說劉備得孔  
 明如魚得水待之如父雲長與德心中不悅乃曰孔明幼有其李  
 識兄敬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得水願諸  
 君勿復言閑張不喜而退忽一日孔明謂玄德曰明公度劉荆州  
 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及也孔明又言曰公自度比曹若何玄德  
 曰誠不如也孔明曰既皆不及明公之衆不過數人耳以此待敵  
 操兵一至當何以迎之玄德曰備深慮也未得其計孔明曰可召  
 衆民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於是招募新野之民得三千  
 孔明每日教以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

# 亮葛諸議論張閔



不可逆令張飛冷笑

野而來玄德請商議軍機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而來如何迎敵雲  
 長默然不答飛曰歌七自去便了玄德曰智惠孔明勇仗二弟何  
 須還言語也閔張出玄德請孔明入議曰今夏侯惇引十萬之兵  
 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一弟不肯賓伏如欲亮行兵願借劍印玄  
 德只得付之孔明聚集諸將聽令閔張曰聽了令出却作理會孔  
 明曰博望城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豫山右有林名安林可以埋  
 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林山谷埋伏只看南面火起  
 便可出便城借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閔平封各引五百軍預備  
 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道相候初更兵到便可放火已去樊城  
 取子龍四合為前部只要輸不要贏把兵馬迤邐退後主公自引  
 一枝軍於中救援聽計而行勿失其事張飛問孔明曰我等皆首  
 里之外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吾只自守縣張飛大笑曰見其智  
 也我每都去廝殺你便在家坐地吾不去吾不去孔明曰劍印在  
 此逆令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  
 不可逆令張飛冷笑而出與雲長曰我二人且去着他計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

# 子龍詐引入山



人去了眾將未知孔明本事皆不賓伏子龍引軍到孔明傳計子龍聽得去了玄德問  
 曰倘若何孔明曰今日引軍去博望坡山下屯住來日敵軍黃昏  
 必到坡下主公便排走路看火地為號主公便引軍回掩殺天明  
 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備慶賀進席安排上功  
 名簿發放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于禁李典與兵到博望揀  
 選一半精兵作前隊餘在後隨糧草車行是日秋七月間南風徐  
 起人馬趨行夏侯惇在前軍望見塵頭起便將人馬擺開陣勢問  
 鄉道這是那里鄉人回答前面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傳令  
 教于禁李典押後親自出馬於陣前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  
 數騎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看了大笑曰眾將曰將軍何故  
 笑乎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為天上人今觀  
 他用兵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羊與虎  
 鬪也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要活捉諸葛劉備今必應前言也不  
 可停止汝與吾弟催撥軍馬星夜趕到新野吾之願也遂自縱馬  
 向前打話新野軍馬擺開于龍當先出馬惇罵曰劉備忘恩負義之賊你等事他正如

日修三匡志傳

卷之七

十七

向前打話新野軍馬擺開于龍當先出馬惇罵曰劉備忘恩負義之賊你等事他正如

# 火燒博望魏軍敗



孤魂隨鬼耳子龍笑曰你等皆是苗胤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二馬相  
 交戰不三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眾軍先退比軍掩至  
 子龍押定軍馬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數合而走韓浩拍馬  
 向前諫曰此是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只如此雖有十面埋伏  
 吾何惧哉趕到博望坡一声砲响玄德自引一枝軍出來接應夏  
 侯惇回顧韓浩曰此即埋伏之軍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  
 軍前進玄德子龍當關不住迤邐望後便退天色黃昏濃雲布滿  
 又無月色狂風大作夏侯惇只顧趕敗走之兵各自認隊伍而去  
 惇又催捉後軍上來于禁李典趕上窄狹處見兩邊都是芦苇與  
 兜住馬對於禁說道都督欺敵此去有失于禁曰我聞敵軍甚不  
 足慎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防火攻夏侯惇  
 省口而言曰文則之言是也却欲回軍只听得背後喊声起望見  
 一派火光着隨後兩邊芦苇中又着四面八方火勢齊起狂風大  
 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背後子  
 龍趕來軍馬擁併戰未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中火光一軍攔路當先乃關公也軍



# 偷求孔明保全計



兵大敗要奪路而走夏侯惇見糧草車一路都便偷小路而走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

正迎着飛攔路交馬只一合刺殺夏侯蘭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

天明方才收軍殺得尸橫遍野血洒河渠史官有詩為証

博望燒屯用火攻 綸巾羽扇談中 濃雲撲面山川外

烈焰飛來宇宙紅 不至夏侯開勇力 故教諸葛有威風

直須驚破曹瞞膽 初出茅廬第一功

却說孔明收軍開張二將馬上說孔明真英雄也行不數里見輛

車兩邊糜竺糜芳族擁約有五百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於

車前須臾玄德子龍關平劉封皆至收軍聚眾班師回新野孫乾

簡雍引新野父老出郭迎接望塵遮道拜舞踴躍而喜曰吾屬全

生皆使君得貧人之力也回至縣中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操軍

其計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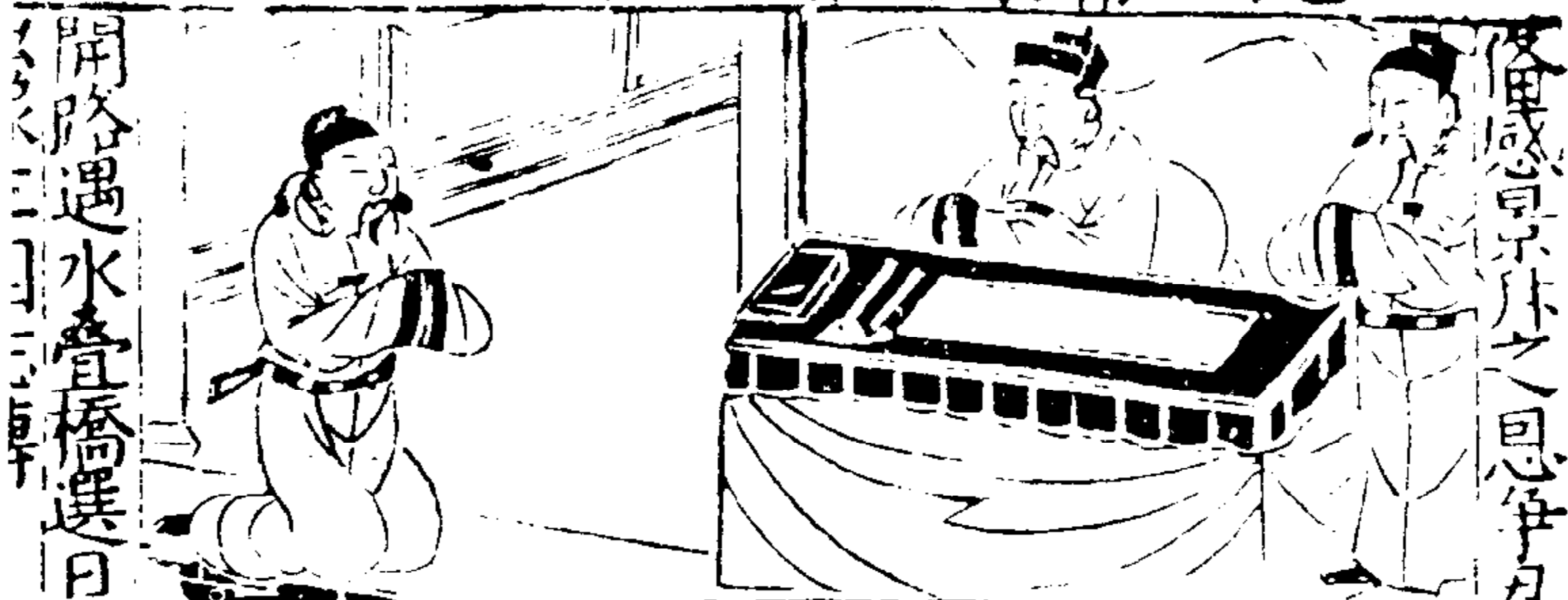
獻荊州王燦說劉宗

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

郡以南安身其糧俱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至善奈何

亦已危篤借此

死諫操罷兵師



漢書景帝之恩爭以命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寧死不取作此不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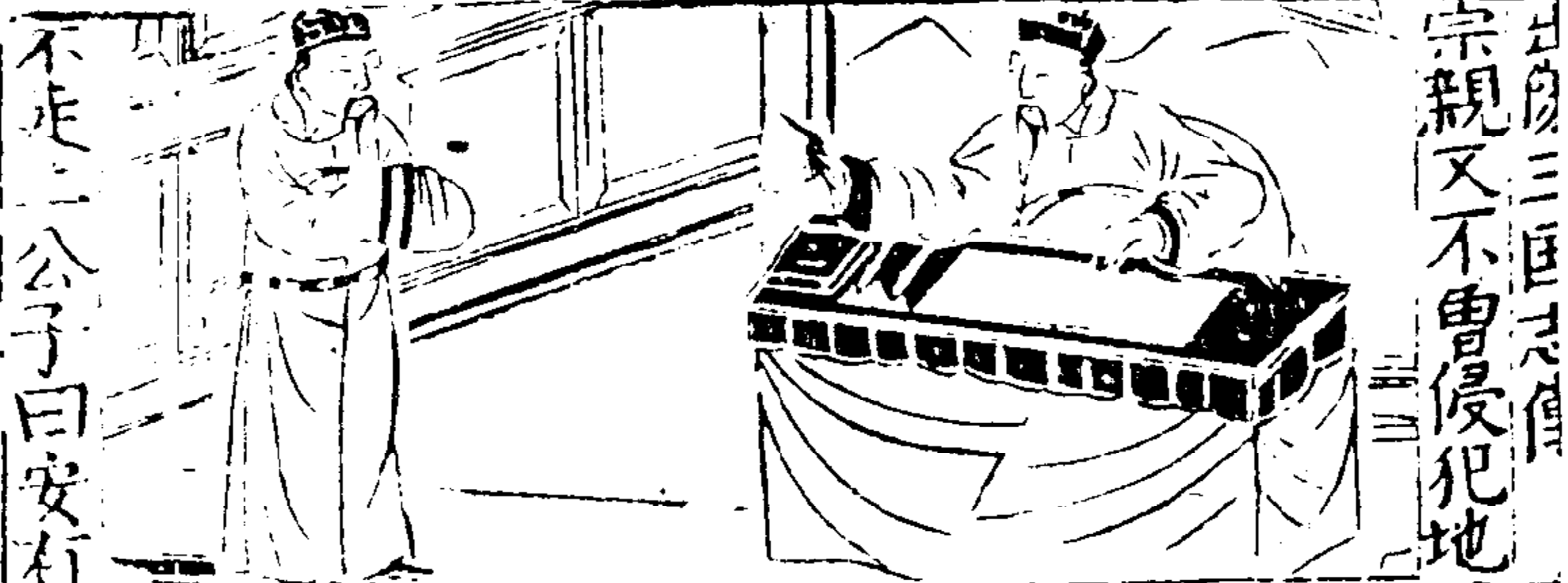
事眾皆嗟嘆孔明曰且理軍務事許許詩云

天下紛紛逐鹿城 賊禽尚且欲殺休 不辜不義非貪取

只有中原王者心

却說夏侯惇敗兵回至許昌來見曹操自綁縛跪於階下請死  
操令解其縛請上廳問緣故惇言至博望坡下遇敵軍欲盡力去  
取被諸葛用火攻因此自相踐踏十傷四五操曰汝自幼行兵怎  
不知狹路用火攻惇曰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又問于禁以前言  
答之操曰文則如此高見堪為大將軍矣後來小沛七軍折了逃  
厚賞之操曰吾心上只憂劉備孫權其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  
萬之兵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失機會也便傳令起軍馬五十萬詐  
呼一自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夏侯淵夏侯惇為  
第三于禁李典為第四吾統文武大將為後隊各引兵十萬又令  
許褚作折衝將軍引三千鉄騎軍馬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  
開路遇水登橋選日出師時有大中大夫孔融上書諫曰荊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

# 郝慮言陷孔融



宗親又不曾侵犯地

界遠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若與無益之師傷失將軍此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每每侮於吾乃吾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安得已之耶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伐仁安得不敗乎時有御史郝慮從人聽得便說與慮曰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曹操曰丞相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丞相知之畧言一二證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人有頌酒之德故唐堯不飲無以成聖德且桀紂皆因好色而亡今世何不禁酒粉也此融之深訊丞相也又曾與祢衡互相贊揚衡贊融謂仲尼不死融贊衡謂顏回復生祢衡之辱丞相蓋融使之也此皆不足論融與劉表劉備甚厚常暗書往來融又曾對孫權來使誇訕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孔融大逆不道之情也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便嗟呼廷尉來捉孔融孔融二子正在家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店已被呼廷尉捉去赴法場二公子何故不走二公子曰安有毀巢外不破耶言未畢呼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斬之誅滅其族

劉表託孤囑玄德



將融父子尸首掛於市上有京兆騰背抱尸而哭曰文奉捨吾而死吾何用生有人報

操曰欲殺之或曰聞騰昔常與孔融曰公劉直太過必為後患乃

義人也不可殺之操乃赦之收融父子尸首背令築之後史官憐

孔融之才作詩贊曰

文華經幾何 詞語侮曹公 騰背憐劉直 雙尸解送終

曹操令軍馬次第而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託孤此

時尚未知曹操軍來劉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曰吾

今命在旦夕今託孤與弟我子不才將至零落我死之後弟

可管荆州玄德曰倘當盡竭忠誠扶助資姪安敢以掇荆州之重

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軍馬到玄德急辭劉表星夜

奔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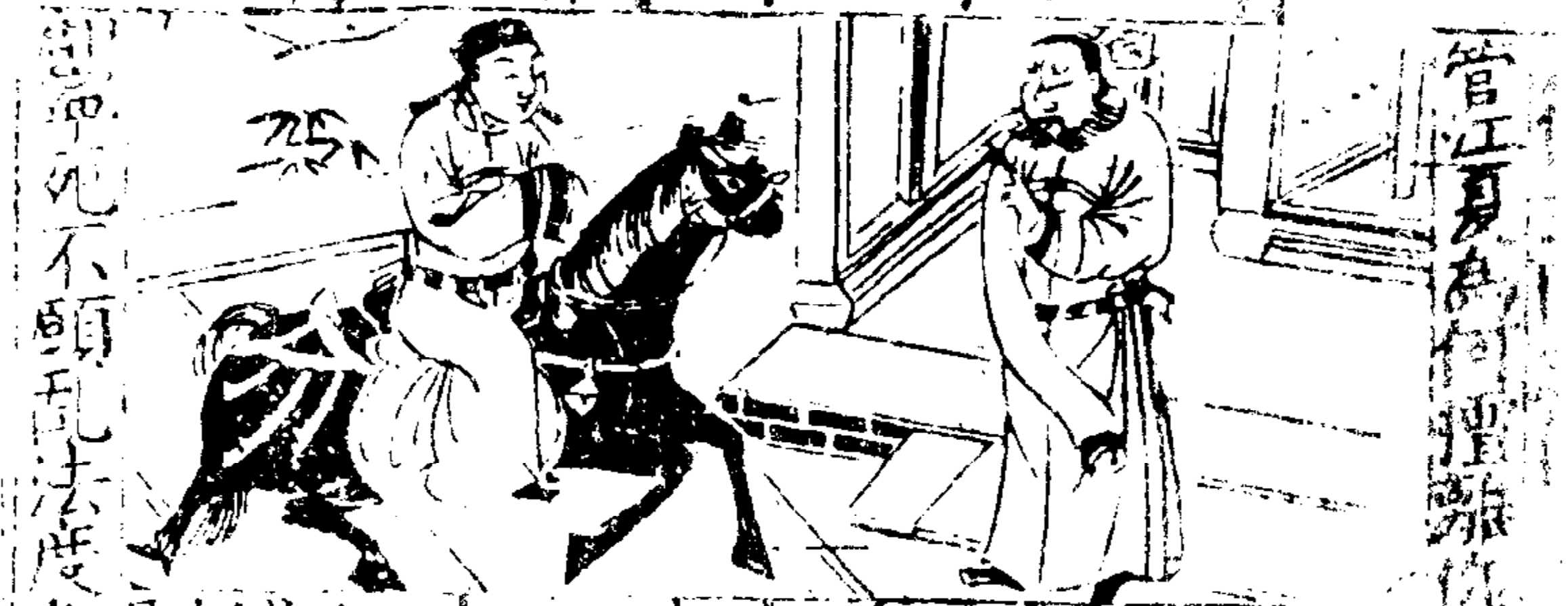
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奉此事必以吾為忘恩故不忍

也却說劉表病在危篤又聞曹操兵來遂寫遺詔令玄德輔佐長

子劉琦作荆州之主蔡夫人聽得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把

住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到荆州探問父病至外門蔡瑁當住曰將軍今

將入得不琦止



管江夏為何種

增病疾非孝款也居宜速面刘琦於外門大哭上馬田江夏八月  
戊申日刘表大叫数声而死後史官有詩曰

昔聞表氏居河朔 今日刘君霸法陽 無决有講空戰討

外寬内急遠貧良 紹因譚尚須傾国 表為琦琮立喪邦

观此可為千古戒 愧慙應是失刑喪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刘琮為荆州之主方

本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刘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告眾人曰吾

父乃漢室宗親有荆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又在江夏更有叔父

刘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兄與叔父問罪如之何也眾皆未

有言對只見階下李班山答曰公子之言誠明至善可急發哀書

報知江夏立大公子為荆州之主刻玄德同理国事此可以拒曹

操南可以敵孫權保萬全之計蔡瑁向前言曰汝何敢乱言以

別故主之言也李班山大罵蔡瑁曰皆是蔡家宗党送了荆襄九

郡死不願乱法度也蔡瑁喝令推出斬之將首級懸於階下遂立刘琮為主不去限

二十

蔡張立劉宗為主



劉琦并劉玄德知其金櫃上車蔡氏之宗族並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并劉琦到  
 赴襄陽屯札以防劉琦玄德之亂就施劉表於襄陽城東十里漢  
 陽之原却令治中鄧義亭任荆州宗到襄陽却才下馬只見飛報  
 來說曹操大軍已離許昌至西襄陽來也劉琮請蒯越蔡瑁二人  
 商議東曹掾傅選守公佛進言曰今故王新亡大公子在江夏如  
 何不知倘若知時則與兵奪荆州矣此最利害一也如今主公自  
 到襄陽又不報玄德知於今新野乃一江之隔他亦與兵問罪此  
 是二利害也曹公引百萬之眾欲平吞江漢此是三利害也雖然  
 有二愚獻一策使荆襄九郡安如泰山亦足以保主公之名爵也  
 劉琮問其策選曰不如將襄陽九郡人馬去獻曹公曹公必重待  
 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業尚未坐煖何故受於  
 他人治下吾不為也蔡瑁王操又曰某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略智  
 謀出世之才敗表紹於官渡驅孫權於江東逐劉備於新野有取  
 敵之計不勝神妙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蔡之言將中  
 劉表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待將軍既保全家長享福祚垂名後世萬全之策

王燦說宗



此州家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得軍德勿使後悔琮曰先生  
 之教是也此事亦須告其於母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  
 宣之謀公棟之言與廢皆見也何必告吾便差人送降書以投曹  
 公處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曹操大喜加宋  
 忠為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交劉琮出郭迎接便着他來為荆州  
 之主宋忠拜辭回襄陽將次渡江忽見一校軍來宋路無處避只  
 得迎之乃關雲長也盤問宋忠曰恨怕不敢抵賴只得告之  
 說荆州劉表已死劉琮為主關將軍曹公軍馬來到使我送降書到  
 宛城投曹公也雲長大喜便提宋忠到新野見玄德具說前事玄  
 德聞知哭倒在地

滿江紅 新野

玄德曰吾兄已亡劉琮納降降後曹操情重傷張飛曰太事既  
 然如此先斬宋忠便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投劉琮于荆州便殺我  
 弟的也玄德曰你且戒口我自備糧食以指宋忠曰你眾人作甚  
 如此何不早來報吾人殺斬汝頭以解其恨可法忠曰恐縣外他人殺之玄德曰

劉琦書報劉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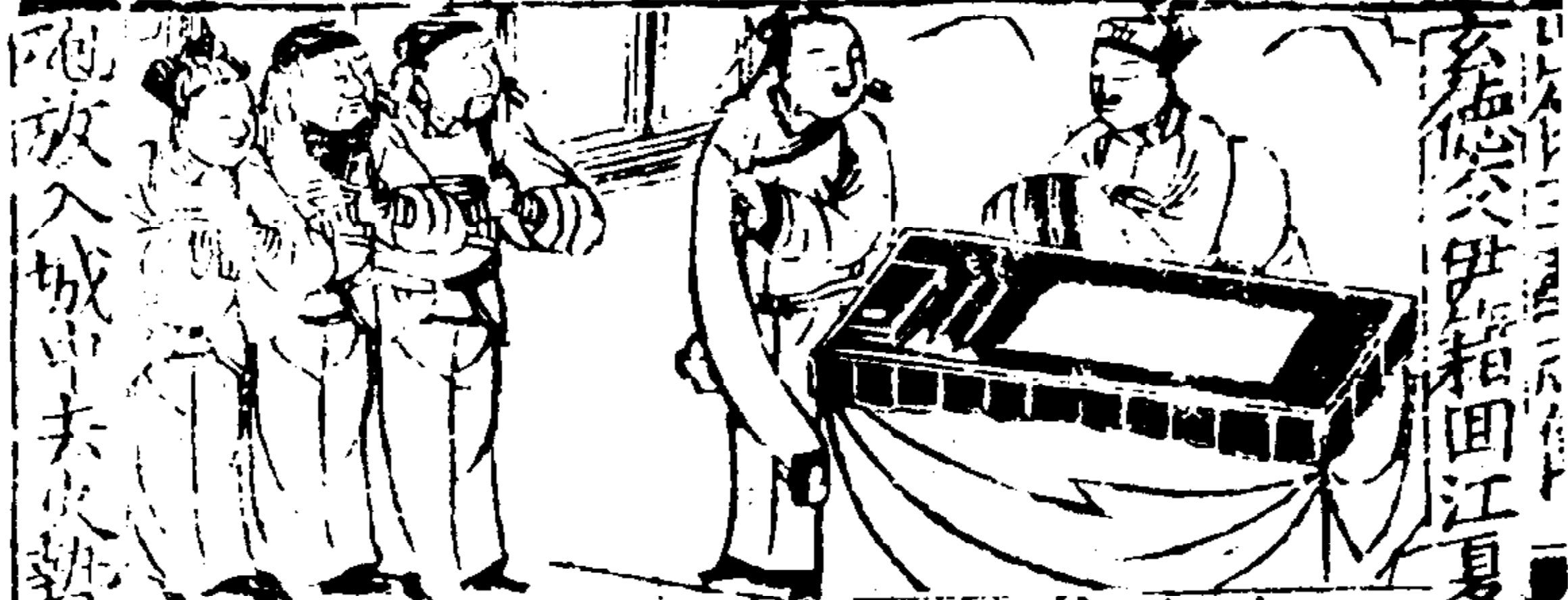
放汝而復殺之非大丈夫所為也宋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莫則忽劉琦使伊籍  
來到玄德思此人昔日之恩降階而接問其來意若何籍曰作者  
與大公子同守江夏今聞劉荆州已故不敢喪主人於襄陽打聽  
虛實恐伯使君不知特令籍持書上達望反玄德所請書有之  
曰

孤子劉琦衣書上達 叔父大人鈞座前近聞若父薨於荆州  
繼母與蔡瑁張允同謀不報喪于愚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  
紀綱實難容忍伏望叔父憐憫蓋起麾下精兵約會同威惡黨  
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琦泣血書拜

玄德曰汝只知劉琮為主不知將九郡獻與曹公去也籍驚曰使  
君不如以吊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而擒下盡拿諸黨  
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孔明曰伯机之言甚善主公可從之玄  
德垂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與我我若背之吾死九泉之  
下何面目見吾兄耶孔明曰主公不舉此事自今曹軍已至死城  
劉琦不遠怎生去得何多德曰走樊城去避之正商議間數人報曹軍已到博望坡了



# 亮傳令諸將領



亮傳令諸將領曰：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太子人馬今番又教他中了我計令我新野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帖起文榜告示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即今跟吾往穰城暫居不可自誤曹軍到此必傷害百姓一連差千數人次催趙便行差孫乾簡雍二將往河東西岸調撥船隻救濟萬民然後差蔡瑁送各官老小到樊城住扎孔明喚諸將轉令先差雲長帶一千人各將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土拒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嘶喊此是曹操兵敗急取去布袋放水沖之却順河殺將下來接應雲長所計去了孔明又喚趙雲可引一千軍去白河邊渡口埋伏曹軍被沖此處水勢却慢人馬必從此處逃命你可乘勢殺來接着張飛領兵去了孔明又喚趙雲你可引軍三千先取蘆葦乾草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各處魚頭裹角上暗藏硫黃硝磺引火之物米豆是昂日鷄直口黃昏後必有大風起曹操必入城中安歇汝帶三千軍先用火槍步箭火箭放入城中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空走你新野東門外伏定敗軍亂軍不

糜劉擺青紅旗號



可攔截只顧攻擊他敗軍無心恋戰奔走此乃寡敵眾之道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關

張二將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遠誤趙雲領令去了孔明又喚糜芳  
劉封你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  
里鵲尾坡前擺開青旗號混雜如曹軍一到糜芳一枝紅旗走在  
左劉封一枝青旗走在右他疑必不追趕却分兵去縣西南北角  
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進兵趕敗軍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  
接應主公時刻休誤二人去了孔明與玄德登高望之處却說曹  
仁曹洪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將數員又有許褚鐵騎軍  
望新野進發日當早午來到鵲尾坡相近問鄉民官前面離縣多  
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引探馬數十疋先行望見坡前人馬  
擺開拍馬報前面依山傍領一簇人馬盡行打青旗紅旗號不知  
多少許褚交把皂旗一招三千軍一齊向前糜芳劉封分為兩隊  
青紅旗各居左右二色旗不離隊伍不亂許褚扯住馬交休趕左  
右曰為何不趕許褚曰前面必有伏兵你們只就這里扎住我自  
去當先鋒曹仁曰豈不聞兵法有虛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進

# 火燒新野曹操大敗



許褚引兵看時見山頂上一簇人其中兩把傘蓋着  
 山上大吹大擂褚引兵看時見山頂上一簇人其中兩把傘蓋着  
 玄德孔明二人在山上飲酒許褚看見大怒尋路上山小狹路上  
 搗木砲石打將下來不得前進只聽山後喊起許褚來尋斬殺天  
 色昏了曹仁交去搶新野安身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又不見  
 一人曹仁曰此乃勢窮盡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歇軍士  
 各自飢餓都去奪屋造飯曹仁曹洪許褚都在縣衙安身初更後  
 狂風忽起把門軍上飛報火起曹仁曰火是軍人造飯不小心遺  
 漏不可驚動說未畢南門西門都來報火起曹仁急令衆人上馬  
 時見滿縣火着上下通紅喊聲大起當夜之火又大似博望燒屯  
 之火後史官有詩證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漢劉川 祝融飛下摩天焰  
 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交軍士冒烟突火探路說道東門無埋伏曹仁衝出東門  
 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且說曹仁方才脫得火危背後趙雲軍馬

上火滾烟飛軍士逃  
 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且說曹仁方才脫得火危背後趙雲軍馬

# 操兵被水火淹敗



趕殺各軍自要逃生那里肯回身照殺撞着糜芳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一大半軍焦頭爛額却走到河邊人馬俱下河吃水水不過尺人馬皆在河內鬧起上流頭關公望見新野城火起約會時分已到只聽得下流人馬喧鬧催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望下流一衝人馬皆弱於內曹仁引眾將望水勢變處奪路來到博陵渡口喊聲大振一軍攔路乃燕人張翼德也

劉玄德走江陵

張飛引軍從下流頭殺將上來截住曹仁掩殺許褚交關三十餘合許褚不敢恋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頭糜芳劉封安排舡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交將布袋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等候曹仁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一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遂催三軍盡往新野漫山寨野下住寨柵操交軍掘山壹面塞填河內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之地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順從兵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於樊城一緊進

德玄安招庶



兵兩縣生民皆為齋粉美不如先遣人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宣愛民之心也若  
 見事極願降則荆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荆州之兵可而江  
 南矣操曰可使誰去曄曰徐庶舊與劉備甚厚如肯來降克罪贈  
 爵如若不順軍民並戮玉石俱焚操謂庶曰我今知你忠誠使之  
 汝勿負吾庶領命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已畢庶  
 曰操使其而來乃買民心之奸計也其若不還必惹萬人之笑又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面王霸業之道惜以此方寸也今老母已  
 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計非為人也公有卧龍輔佐何愁大業  
 乎今操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  
 辭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速走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為  
 上計玄德曰曾奈兩縣百姓相隨許多時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  
 人曉諭百姓有願相隨者同行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準備船  
 隻孫乾簡雍在城市上大叫曰今曹操軍將至樊城不可久守百  
 姓願隨者即便渡江兩縣之民老幼齊聲我寺已死亦隨使君而  
 行

曰徐庶面見曹操曰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差五萬軍去填河八路軍死日更進

玄德百姓往襄陽



却說新野樊城百姓聽得大軍來扶老挈幼滾上渡江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大

勸曰為吾一人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用生欲長江死左右止之

聞者莫不慟哭舡到南岸回顧北岸百姓不渡者尚南而哭玄德

急令雲長催舡渡之方才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

布鹿角弔橋拽起玄德勒馬於壕邊大叫曰賢姪劉琮吾但與救

百姓與你並無異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曰怕而不能起蔡瑁張

允得知劉喚門運來樓上叱左右亂射之城外百姓望敵樓而哭

忽城上一將躍出拍馬提刀引數百上樓來殺蔡瑁張允其人

身長九尺面如重棗似關公之狀貌武藝獨壯江表豪陽人也姓

魏名延字文長大叫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偽

求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除賊輪刀便砍死守

門將砍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使君領兵殺入安民伐賊張飛

躍馬却欲入城玄德扯住曰恐驚百姓城上放箭張飛恨不得踰

平了襄陽曾奈玄德不肯魏延正鬧中一將拍馬引軍而至大叱

魏延曰汝是無名小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南陽宛城人也姓名聘

# 玄德勸劉表



字仲業乃荊州大將也。鎗躍馬與延交戰，兩軍在城中混戰。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往襄陽矣。」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緊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如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意。」於是百姓盡往江陵而去。魏延文聘交戰，從巳至午，魏延軍折馬死而出。後魏延趕玄德不見，自去長沙太守韓玄處去了。却說玄德同行軍民有十數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担背包者不計其數。於道路邊遇着劉表墳墓，玄德引眾將下馬拜伏於道，痛哭而告曰：「辱弟不才無道，失仁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可得也。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操賊，甚傷切。」三軍無不下淚。后軍報曰：「曹操已在樊城使人於江上收拾船隻，將次渡江趕來也。」可以速行。孔明曰：「江陵險要，可以拒守。今領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曰：「吾以仁義為本，今百姓歸順，吾七何忍棄之哉？」百姓聞之，莫不感傷。后來史官有鑒於此，評論此正是劉玄德平生第一件好事。

# 飛保後軍民隨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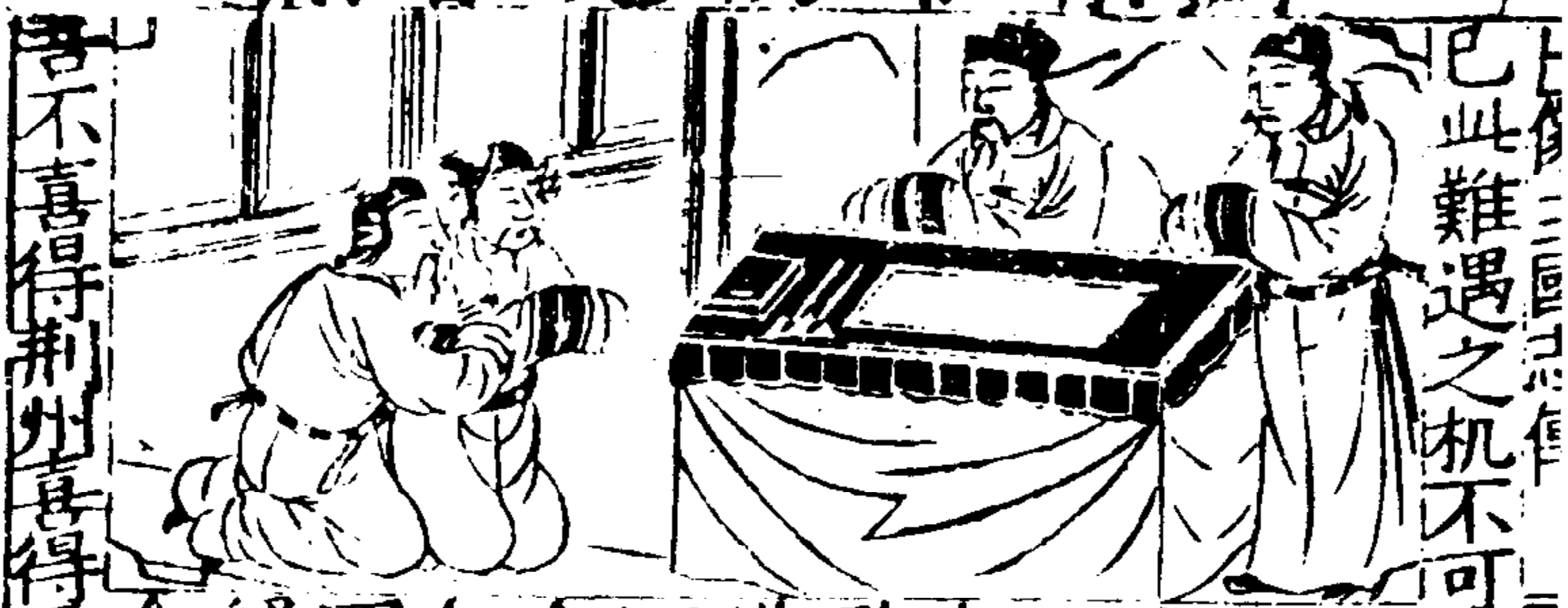
## 評論曰

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思景莊之  
 顧則情感三軍志赴家之民而其所以歸物情者其  
 徒投醪含蜜問疾而已哉濟大業者不尔宜乎宋野有詩贊之  
 曰  
 同難其心隨百姓 願恩揮淚動三軍 襄陽官道興兵日  
 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帶着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然至也可遣關公江夏  
 求救於公子令起軍來聚會於江陵玄德從之修書交雲長孫乾  
 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孔明曰令張飛斷後趙雲保  
 老小其餘大官百姓日行十餘里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  
 劉琮相見琮未敢往蔡瑁張允請了劉琮文聘同去聘曰為大將  
 軍不能保全荆州當待死而已不肯同去王威密告琮曰今曹操  
 得將軍降劉備已去必解急無備若給威奇兵數十乘虛據險擊  
 之探可獲也探威鎮天下坐如虎班中原雖廣轉變而定非徒一勝一功保守今日而



# 劉琮見使命曹操



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曰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安敢說主公也威  
 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加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免瑁奏  
 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辭色甚是奸佞操問荊州錢糧今有多  
 少瑁曰軍馬五萬步馬十五萬水軍八萬糧錢大坐在江陵其餘  
 亦足供需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七  
 十隻原是某二人管領操加蔡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  
 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曰劉表在日希望為荊州王不  
 遂而死劉琮既降於吾上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荀攸  
 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文聘乃誦佞之輩何故加此顯官更  
 令水軍都督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耶吾乃授此之衆不慣水軍  
 今權且用之事實定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  
 回見劉琮且說曹操許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氏同齋印  
 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上撫慰一同入城蔡瑁張允  
 令襄陽百姓具香燭迎接文武官員拜於階下操喚蒯越撫慰曰  
 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加蒯越為零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傳選為關內侯丞相

劉琮同母拜降曹



操以下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使救起行琮大驚曰不願為官願守父

母鄉土而已操曰青州所帝交汝隨朝為官免在江漢被人誦害也琮再三拜辭不得只得與蔡氏望青州而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自送至江口而別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輕騎趕上劉琮全家殺了以絕後患于禁領命便行趕到教皇傳丞相令自交殺汝可祭夫人抱劉琮而哭于禁喝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與于禁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被于禁殺了全家

靜軒詩曰

諫賢信使欲偷生 空敵荆襄九郡城 最北儒兒駢首戮 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去隆中尋孔明妻小殺之搜尋不見元來孔明先令人搬去三江內隱避之言襄陽既定劉備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襄陽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搖動矣操曰何不早言孤我忘之隨即喚諸將新舊皆至獨無文聘操使人尋之方才來操曰何來遲也聘對曰不能輔佐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亡嘗

# 操差人追趕玄德



願守漢土保全四境

生不負於孤忠死無愧於臣下而計不得已以至如此實為悲

漸無顏早見耳遂乃流涕擦臉然曰仲業直忠臣也除江夏太守  
賜許關內侯交文聘引兵指路操問左右曰此時劉備約行多少  
路知者答曰劉備一同百姓日行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令  
部下選精兵五千速急前去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  
便進如逆令者斬諸將得令領軍馬星夜趕來

長坂趙雲救主

却說劉備曲救萬百姓一程七捱着望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  
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絕無音耗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  
師親往催促使劉琦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親去事必諧矣孔  
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千軍先往江夏求救當日玄德與關雍  
糜竺糜芳在馬上正行之間忽見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聚塵土衝  
天而起平濤紅日無光耳邊只聞哭聲嗥啣玄德驚曰此是何兆  
也簡雍頗知陰陽神占一課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  
棄百姓而行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不棄禍在近矣玄德問

# 飛殺曹兵救玄德



前由是何處對曰前而就是當陽這山谷名為景山玄德只就此處屯扎秋末冬初涼風透骨初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玄德上馬引本部人馬乘黑來迎精騎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得一將衝殺而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得玄德望東而走回頭觀看南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路玄德罵曰皆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軍望北而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當先保着玄德殺散鐵騎望東而走喊聲漸遠玄德方才歇下回看隨行止有百餘騎老小簡雜糜竺糜芳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恋吾遭此大難吾家老小存亡未知寧不悲乎正恹惶間忽糜芳面上帶箭跑馬而來報曰反了常山趙子龍投曹操也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耶張飛曰他見吾等勢窮身投曹操以取富貴此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於危難之中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而搖動乎糜芳曰我自見他引軍投曹操去了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搠死玄德曰休差疑了豈不見

# 飛引兵過長坂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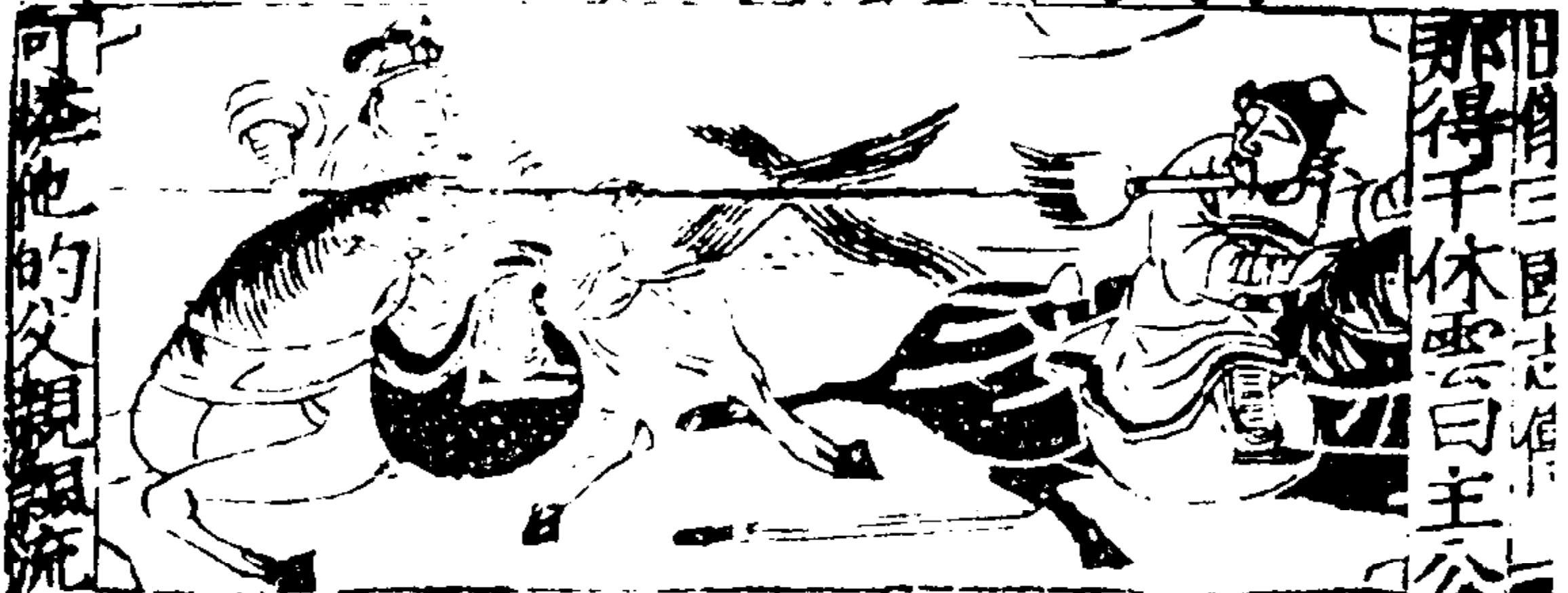
二兄誅顏良耶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張飛喚衆將跟吾來只有二十騎  
 隨行餘者跟玄德元來張飛常鞭打軍士願跟者少張飛引着二  
 十騎同至坂橋原來只是木橋飛乃回看橋東一帶木樹心生一  
 計教這二十騎却砍下楊柳拴於馬尾上只在林木背後往覆馳  
 驅飛乃笑曰此二十騎當五千軍飛自橫矛立馬在橋上凭西而  
 望却說趙雲四更軍來便去廝殺往在曹軍陣裏尋不見玄德又  
 失散主人老小趙雲有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其糜  
 二主母小主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亂軍陣中失散有何面  
 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以報平日知遇大恩此時趙雲有三  
 四十騎隨後披鎗拍馬在亂軍中尋覓見兩縣百姓號哭之聲振  
 天動地中箭者餒死者拋男棄女者重傷帶血而奔走者缺人見  
 了寧木心酸子龍正行之間見一人倒在草中子龍近前視看却  
 是簡雍子龍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敵二主  
 母棄了車伏抱了阿斗公子而走吾飛馬過山坡被一將背上一  
 鎗跌下馬來馬被奪去我拚命不得趙雲後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扶着簡雍上馬

子龍見維救糜竺



今跟隨者盡脫衣甲好生伏事先主報知主人我上天入地尋主母不見撞死在沙場  
美雲又引軍進進追尋忽一軍大叫將軍幾聲趙雲問曰你是何  
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前小卒護送車仗的數箭射倒我在此趙  
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才見夫人披頭跣足步行跟一夥百  
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亦不回頭望南趕來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  
餘人相結而行趙雲問曰中間有甚夫人否夫人在袋中回視見  
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所雲之罪也  
雲又問糜夫人并小王安在耳夫人曰我與糜氏被趕慌棄車伏  
雜於百姓內又撞一枝車馬來衝散糜氏抱着阿斗不知何在言  
未畢百姓發喊有一軍來趙雲鎗上馬看時前面綁着一人乃  
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宝刀有千餘騎跟着乃是曹洪手下部將  
淳于芳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刺於馬下衆  
將向前救了糜竺奪馬二疋趙雲請其夫人上馬前面殺一條大  
路直送到長坂橋見張飛立馬橫矛於橋上大斗子龍你何反我  
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肯及耶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

雲殺夏侯恩奪劍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四六六

那得千休雲曰主公在那里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你保夫人先行吾去  
 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來言罷引從騎丹回舊路正行之間見一將  
 手執一劍引十餘騎躍來趙雲便不打話直取那將方緣交馬一  
 鎗刺着倒撞下馬從者奔走那負將是曹洪隨身背劍心腹人夏  
 侯恩元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紅倚天自背青紅交  
 夏侯恩佩之倚天振威青紅殺人皆砍鉄如泥當日夏侯恩以為  
 自是無人可敵却撞見子龍一鎗刺死馬下就奪那口寶劍看時  
 有嵌金青紅劍字方知是好劍後軍已到馬軍步軍漫山遍野而  
 來圍定百姓擄掠財物趙雲挺鎗拍馬殺透重圍回頭視之見從  
 騎漸漸分散又殺一四只刺得獨自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  
 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腿  
 上着一鎗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裏坐趙雲逕來尋只有一箇人  
 家被火燒壞土牆內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地而哭趙雲看見  
 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今幸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  
 可憐他的父親親流半世止有這點血脈將軍可憐持此子女也見父一面而妾死無

# 雲抱阿斗出陣



恨矣趙雲曰乃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趙雲遂隨但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

人曰將軍不棄此馬則此子亦好矣妾帶重傷如何惜哉望將軍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又近賊兵又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妾實不去也休得就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大舉雲思無奈嗚曰如此不聽吾言糜氏棄阿斗於地遂將頭撞於牆而死史官讚夫人曰

賢哉糜氏 內助到君 言辭不失 進退有倫 心如金石 志似松筠 身雖歸土 名不污塵 千載之上 德配湘君 趙雲沈惟上牆而墜之解開勒甲絛放下掩心將阿斗抱護在懷中而為曰我乎汝名字汝應言罷縛鎗上馬早有二將引軍一隊圍在土甍雲乃拍馬挺鎗殺出牆外攔路的曹洪手下副將晏明手持尖刀而迎不一合雲一鎗刺死晏明落馬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擺開為首一 討乃河間府張郃也趙雲

便不打話來戰張郃約鬪十餘合趙雲料不能勝奪路



# 標觀雲勇不可當



連人跌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其馬一湧而起。後人有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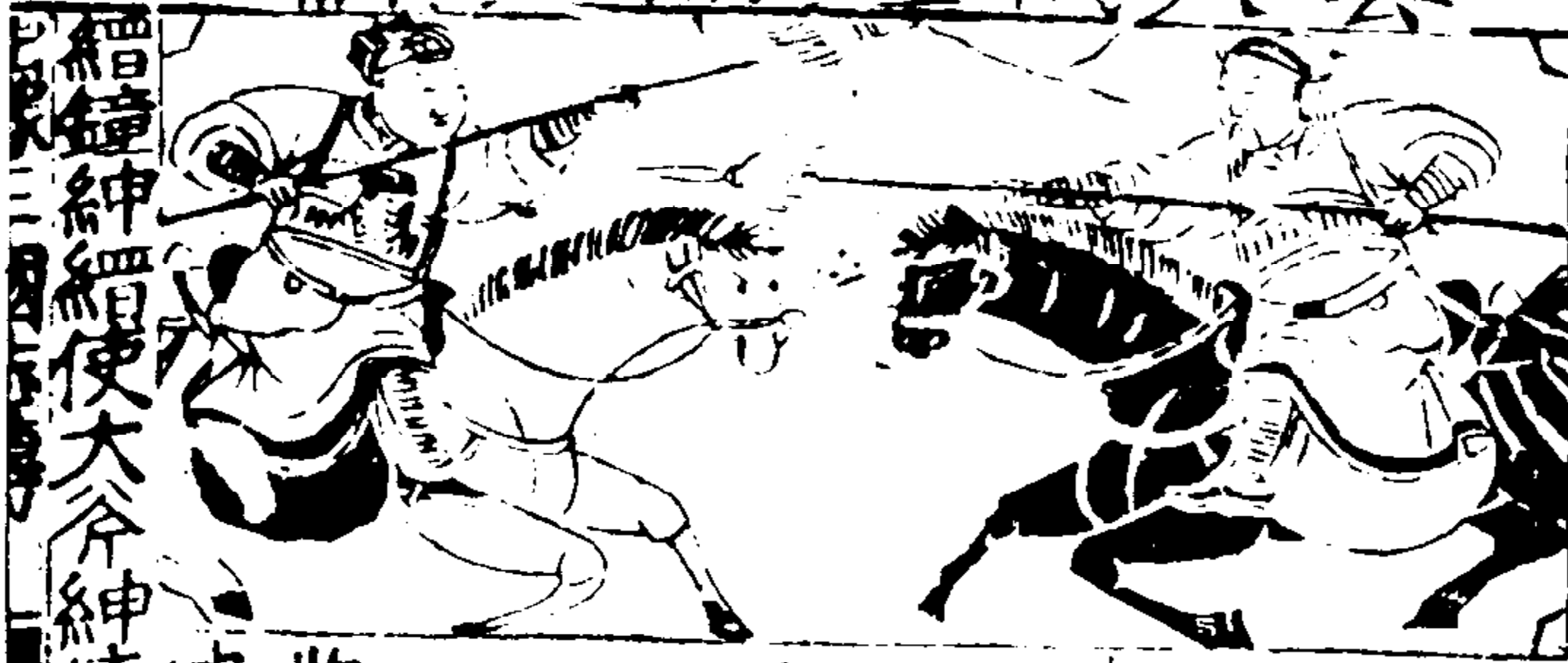
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重圍幾萬重。馬湧紅光離土穴，

子龍懷內抱真龍。

張郃大罵而退，趙雲又走，見背後馬延、張顛趕來，前面張尚、墨綽攔攔趙雲。方戰四將，殺透重圍。馬後步軍齊擗，趙雲已拔青紅劍，亂砍步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紫滿袍甲，猶如砍瓜切菜，不復半毫。直至空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高坐，望見一大將橫在軍中，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曹操急問左右曰：「此將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留姓名。」趙雲應曰：「乃是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此人，何愁天下不得可速傳令，差十餘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許放冷箭，只要活捉。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所致也。」却說趙雲是日，身抱後主，在懷殺透重圍，砍倒旗三面，奪關三條，前後槍刺，斃曹軍名將五十餘人，其餘士卒不計其

卷之三十一

雲大戟鐘繒鐘紳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先許常山趙子龍

又有詩一着車道主人之福

紅光罩軀因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帝主  
將軍應是顯神通

又詩一着車道將軍之能

八面或風殺氣飄 擎王寶駕獻功勞 非千後主多共福  
自是將軍武藝高

司馬溫公有長坂詞為証

當陽草木皆枯稿 點點班班如血掃 借問時公何事因

子龍一戟征旗倒 曹公兵將魂魄飛 殺入重圍保家小

至今此血尚猶存 不見英雄空煩惱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血染汚滿袍鎧正行之間山  
坡之下兩路兵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部下大將鐘  
繒鐘紳使大令紳使盡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引軍趕來四下喊

雲殺退曹兵見飛



聲大振

張飛拒水斷橋

鐘繆弟兄二人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  
作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后頭追兵趕來大喝一聲徑取鐘  
繆上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搠鐘繆于馬下衝路  
便走鐘繆要報仇挺方天戟趕來子龍大怒撥轉馬右手撥過  
畫戟左手掣出帶血青紅劍連盔帶腦砍去一半鐘繆落馬身亡  
餘者奔回子龍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后面文聘引軍趕來子龍到  
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橫鎗立於橋上子龍到橋叫曰翼德救吾  
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子龍過橋約行三十餘里見玄德  
等皆憇於林下見子龍血汗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  
子龍喘氣未定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  
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接應而死雲已埋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  
而出凡遇敵軍與戰數合奪得青紅劍砍死無數將軍皆托主  
公洪福幸而得脫迺來公子尚在懷中應告此一會絕無動靜多是不保夫遂解甲視

子龍救阿斗見主



之阿斗方才睡醒

子龍雙手遞與玄德曰幸喜公子無事玄德接過觀之於地下指子

言曰為你孺子幾乎損吾大將此是玄德用奸處子龍泣拜曰雲

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晉有詩曰  
曹操軍臨飛虎出 趙雲傳與龍眠 無由無慰忠臣意

故把現兒擲馬前

衆將救起公子哭感糜氏於林中少歇却好文聘一枝軍先到長  
坂橋見張飛取盔放於馬鞍前橫矛立馬在橋上倒豎虎鬚睜圓  
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起搦影內旌旗往來勒住馬不敢  
近前俄更寺者出橋來見曹仁李典夏侯惇都至見張飛  
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之計皆不敢進只任神邸使人  
去飛報曹操聞知人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隱見軍後  
青羅傘蓋招颯而來料得是曹操飛乃曰聲言曰無人張翼德在  
此誰敢與吾決死敵聲如巨雷曹軍聞知盡皆退避曹操急令去  
傘蓋回顧左右曰曾聞關雲所言百萬軍中氣大將首知探囊  
取物也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吾決死敵曹操聞

取物也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吾決死敵曹操聞

# 張飛退操軍馬



知自有退去之意飛見操后軍陣脚移動挺鎗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不絕曹操

身遂復侯霸驚得倒撞下馬操便回馬諸將一齊望西奔走正如  
黃口孺子乍聞霹靂之聲病瘦樵夫忽聽虎狼之吼人馬如朝退  
自相踐踏各逃性命後有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雷雷引 獨退曹軍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新將還 探囊取物不為難  
當初因聽雲長語 致使曹兵心膽寒

蜀有諸將惟有張飛最雄有篇古風曰

因據橋而決死當斷不以成功如激電之煌也諸兵不其蘇昂  
然而灑灑上忿氣凌空振甲披袍橫鎗立馬眼突睛有若銅鈴口  
露牙渾如銀鑿威名揚於四海殺氣冲於牛斗當陽道上如猛  
虎之盤桓長坂橋前若天神之把守惟曹公之勢萬里一掃統  
千負之將士聖萬隊之豺狼劍光燦爛耀日月之精華戍戟翻

野 通 散 走 驚 軍 敗



向前劉倫可擒也曹操方寸神色備回與張遼許褚丹來聚集軍馬却說張飛見曹公

翻冲牛斗之殺氣振乾坤而虎視驅萬里而鷹揚時也稱伏荆  
州襲道玄術勢拔滄海之龍鬚方挫丹山之鳳翼斬鯨龍於涇  
史獲山河於頃刻何期天意之有定乃遇燕人張翼德虎鬚倒  
豎起平地之風雲環眼回神轟九天之霹靂忽見橋梁撼動水  
波倒逆蛟龍奔騰出四海而驚跳躍於江河千山盪飲齊伏頭  
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脚以蒼踪動九霄之閃閃驚萬里之猓  
貅於是人馬逃生旗文盡倒棄鎗甲於沙場拋兵器於草野先  
鋒猛將失寶劍以魂護衛軍兵陸離鞍而種腦若至汗堆之骨  
際計校萬端吞諸侯於紫塞挾天子于金盞畧見威風頓滅絲  
而面駭馬忽聞姓字陸上帶以落冠簪益因雲長特官渡一言  
語曹操驚于衣襟為之明言施勇烈之高名伏孤為之先主立  
勳業於千年播威風於萬古

曹操聞翼德之名飛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張遼許褚二將趕來  
扯住馬前環響曰料張飛一人何足惧哉請丞相急回整理軍馬

# 走而冠落馬拍搥



兵一湧而退不來追趕徑撥從騎二十餘人來到橋邊下馬折斷橋梁后上馬來見玄  
 德玄德問其故飛曰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  
 於計較張飛問何為玄德曰曹操有謀深通兵法人也汝不合折  
 斷橋梁操兵追至矣張飛曰第一喝三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  
 玄德曰汝若不折橋梁彼恐吾有埋伏持疑而不敢追今若折之  
 彼必料吾無軍怯戰斷橋矣彼有一萬之衆雖江漢可填何惧一  
 橋必追至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  
 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褚來探消息回報曰橋已折矣操曰  
 吾失計矣他既折橋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連搭三橋即今要過  
 李典進曰恐是孔明作謀不可輕視操曰張飛是一勇夫安有謀  
 也可速進兵玄德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見后面塵頭起處殺聲  
 連天喊聲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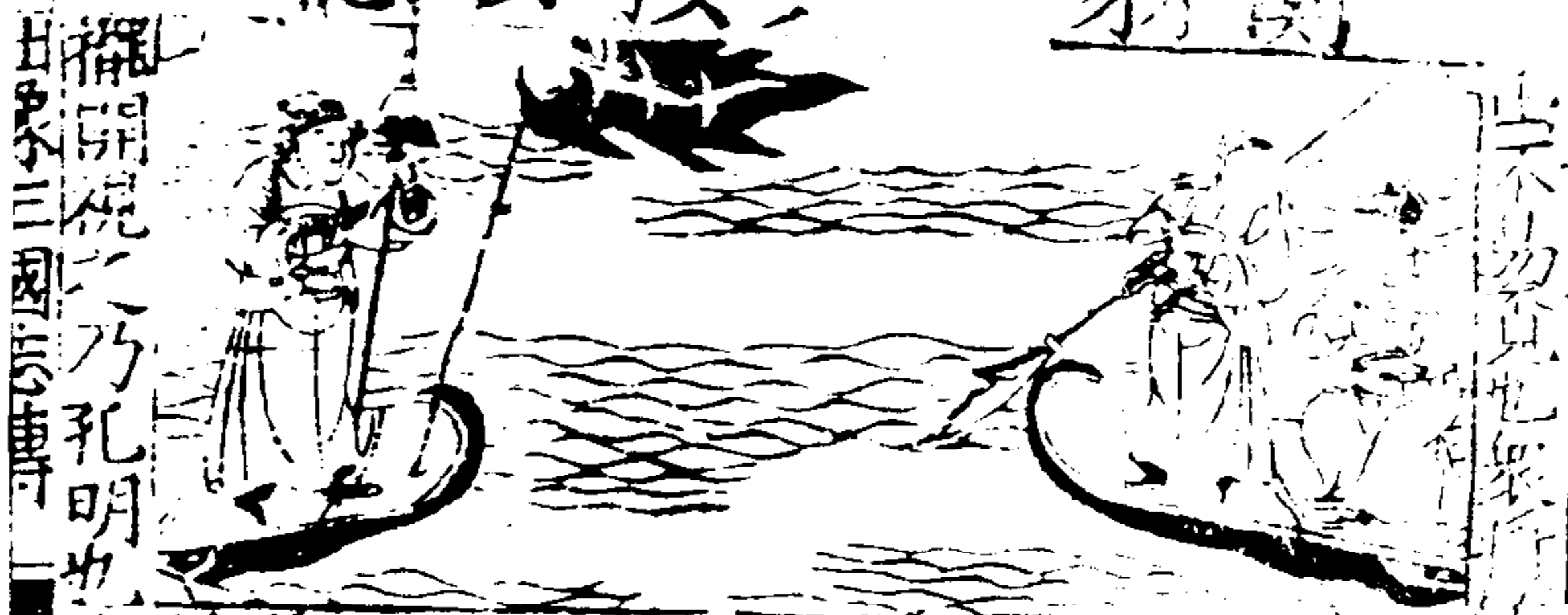
## 劉玄德走江夏

却說曹操領兵追趕細探報曰劉備只有百餘騎相隨而走操曰  
 劉備乃網中之魚穿內之虎不就這里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脫如放魚入水縱虎歸

21册 16B

羽關

接玄德



孔明乃孔明也

諸一聲大喊却欲進前山彼處鼓聲响處一隊軍馬奔出來大  
 斗曰吾在寺候多時元來關公住江夏借兵一萬探知當陽長坂  
 大戰特地從此截住曹公一見雲長曰此又中孔明之計公軍急  
 退雲長趕殺十數里后回來報護玄德直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  
 軍士盡帶下船雲長與玄德并其夫人阿斗在於船中便放船開  
 雲長問玄德二嫂上安在玄德說起當陽之事雖亂困苦雲長嘆  
 曰當時猶於許田之間若聽羽之言可無今日矣此時亦為國家  
 惜耳若天輔漢安知此不為福也評曰  
 當時玄德已與重弟定謀曹操可殺况操牙爪為林操雖可殺  
 自亦不免此各雲長亦亦亦亦  
 玄德正訴之間忽見一舟如椽順風而來大鳴戰鼓玄德  
 失色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玄  
 德視之乃劉琦也走至江上相抱而哭琦曰聽知叔父困危小姪  
 持來相接應合一處同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面上一舟紅  
 后回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孔明曰自別主公見了公子先差雲長



# 孔明劉琦玄德會



於漢津大路而接料曹操必來追趕則主公必不從江陵斜取漢津矣又請公子來接應其往夏口盡起民兵又來接應玄德大喜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小可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再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馬為首尾之勢可以拒敵曹操百萬之眾其語江夏則半回之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治軍伍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留下雲長五軍守江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却說曹公見雲長在漢津引生兵截出路來疑有埋伏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治中劉表別駕劉先已備細知襄陽事料道我幸安能敵得他只得投降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切勿擾民操先使曹仁入城招安當秋毫無犯操知劉表為大鴻臚劉先加為尚書詔封為列侯安尉各處大小曹操與眾商議今劉備去投江夏已無去路但恐江東結連孫權是生滋蔓也如此當以何計苟或進曰可差一使賁徽又請孫權合備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荆州之地亦結盟好言語惟壯孫權必驚憂而來降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妙一面發檄

操移檄報雜會獵



遣使一面計點軍馬步軍水軍共計八十二萬曹仁守把荊州操親提大兵八十二萬

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沿江而來西連荊東接斬黃連路塞冊  
三百餘里烟火不絕却說江東孫權屯軍於柴桑郡聽知曹操引  
百萬之兵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取江陵請眾謀  
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荊州與國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土  
廣殷富右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世子不協軍中  
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英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  
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遠宜別畜之以齊大事肅今奉命吊  
喪慰勞其表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面曹操備必喜而從之  
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孫權聞言大  
喜即遣魯子敬行却說劉備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大事孔明  
曰今劉琮降曹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操今勢大急難推動不  
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接援使南軍北將相持吾等於中取事有  
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從之孔明笑曰孫  
權領百萬之兵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帆風直往江東

魯肅見玄德孔明



三寸不爛之舌話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則收南殺操以取荆州之地如北軍

勝乘勝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高如何得江東人

到正話問人報孫權差魯肅特來吊喪且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

濟美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死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

吾家積世之仇安得通吊之禮也孔明曰此非吊喪學乃探聽也

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之可言只問亮

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啟入言吊喪事汝其禮物琦請魯

肅與玄德相見孔明請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

幸得親領有所聞近聞皇叔與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

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首推不知肅曰皇叔在

新野使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委不

知其實肅由往七渡江人說皇叔用諸亮之謀兩場火燒操亡魂

喪膽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可知其詳肅願求一見玄

德文請孔明出與子敬相見肅曰我于瑜交也久聞先生才德無

緣拜會今幸得會願聞今日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虎毒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

請

請

孔明敬子往江東



自王叔止於此孔明曰使君與我相若太守耿臣有舊欲往授之肅曰耿臣不足以赴未有去自

自亦難保豈可容納他人孔明曰雖耿臣不足以赴未有去自歸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礼士江表英雄咸歸附之已據吳郡兵精糧足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人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矣此行若何孔明白亮知使君又少心腹將軍自來訪舊空廢唇舌也肅曰孔明兄之為江東參謀望公既久肅不才願請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師旦夕不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止言不肯孔明曰事危矣請奉命而行玄德囑付便回裏口相會於是孔明魯肅別玄德劉琦下江望柴桑郡來垂竟如何

新編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七終



子敬孔明到具

新錄全像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八



諸葛亮舌戰群儒

書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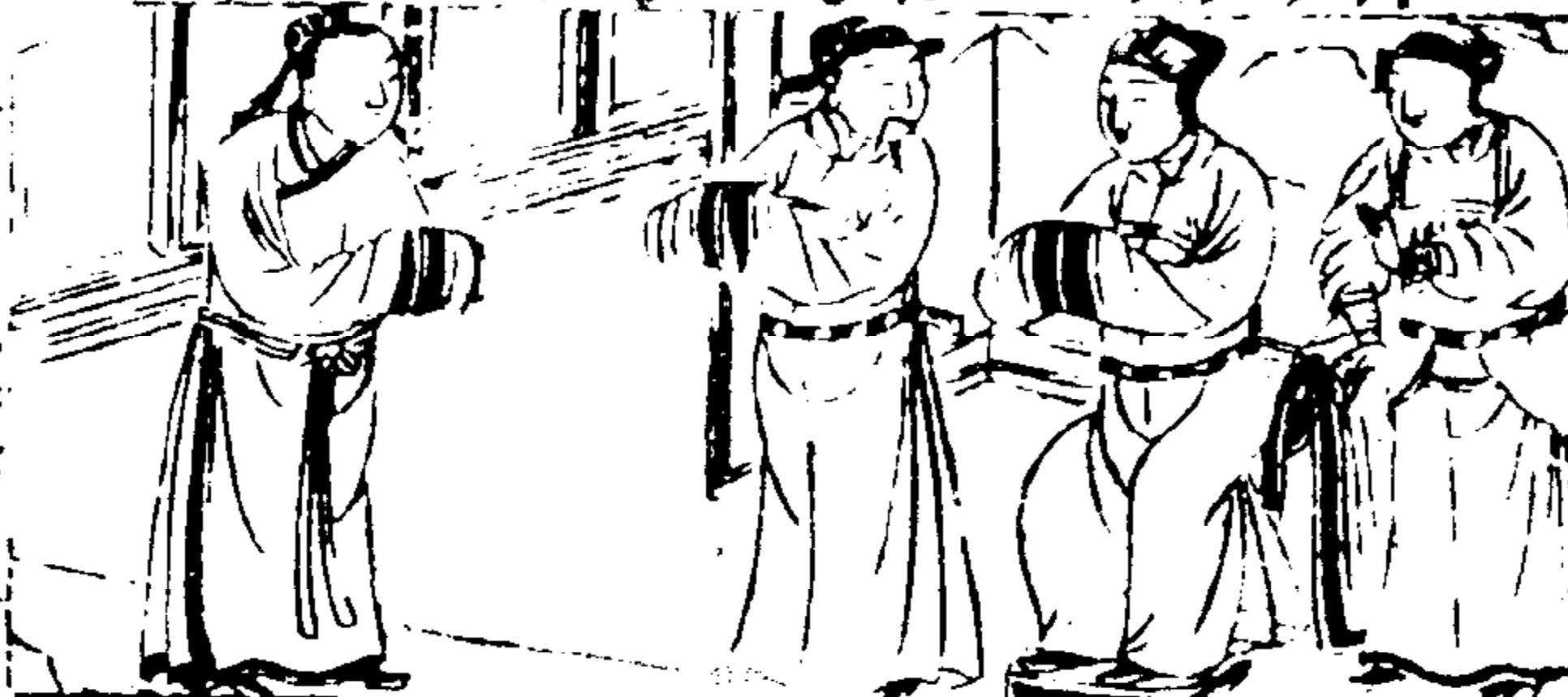
香山堂

梓

魯肅孔明在船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個舌辨之士去到江東若  
 起兵來倘得勝則無事倘敗則歸罪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  
 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若問有意下江南否只言不知孔明  
 曰不須子敬分付亮有對答之語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舡已  
 到岸肅引孔明於中安歇肅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  
 聽知魯肅到急召問之曰子敬往荆襄體探其事若何肅曰不知  
 虛實權怒曰汝去幹甚事肅曰別有商議權曰操遣使齎文至此  
 孤發送使回見今眾議論不下肅有其微又曰  
 操欽承上命奉辭伐罪旄旌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  
 順今統大軍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吳共伐劉備同  
 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有期早宜回報

肅看畢曰主公心寬若何權曰未有定議張昭曰曹公虎狼也今擁百萬之眾借天子

# 肅引孔明見權



孔明曰肅曰非孔明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待以今日天晚不可相

之名以征四方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艤艘艚艦乃以千  
 數浮於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也此我共之矣而勢力眾  
 寡又不可敵論大計不如降之以為萬全之策也衆謀士皆曰子  
 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首  
 降操則東吳百姓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進於廊下權知肅意乃謂  
 曰汝欲何言却絕衆人之言專欲誤主公不欲圖大事將軍必不  
 可也如肅等降曹當以還鄉里品其各位猶不失下曹尚事成乘  
 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乎若官  
 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列侍從不過數人豈得  
 南面稱孤哉衆人之說各為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權嘆曰諸  
 人商議甚失孤望子敬明開大計正與我同今夫以子敬賜我也  
 然今之計其議消定曹操劫得表紹兵近得荊州兵其勢大不可  
 以敵肅曰某渡江直至當陽已聞劉豫州軍敗至江夏得見虛實  
 有一人深宵有學故引於此主公試問之權問何人也諸葛瑾

孔明舌辨招謀士



來日聚文武於幕下

先交見俺江東英雄然後升堂論事刺領命而出次日早請孔明  
 肅又囑曰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見机而變必不悞  
 於公肅引孔明至幕下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皆戴冠博帶整  
 衣端坐二十餘人孔明料是眾謀士交魯肅引領從頭相見各問  
 姓名施仁畢坐於客席張昭看孔明昭然有出世之才却曰然吐  
 凌雲之氣昭等料孔明來下說詞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是江東  
 椽木之士久聞先生居於隆中躬耕龍畝以樂天真號為卧龙吟  
 每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把言語來挑我遂  
 應之曰此平生小可比也昭曰初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中而  
 聽高論劉豫州得先生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一旦已屬曹公  
 未審何也孔明暗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難倒他  
 如何說孫權遂答曰吾觀漢土之地取如反掌之易吾主劉豫州  
 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業故力辭之劉琮懦子聽信詭之言暗  
 獻降書致使曹瞞行肆猖狂今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苗非等閑  
 可比也昭曰若此則先生之言相遠矣

先生之言相遠矣



(原 闕)

(原  
闕)

三國志傳 卷八

四八五

# 孔明舌戰仲翔



江夏公以為何公孔明

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如卵擊石如羊鬪虎安得不敗者乎孔明叱之曰汝乃無父

放教答曰曹賊收表紹蟻聚之兵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  
 少謀略雖有百萬何足惧也虞仲翔大笑曰敗軍於當陽計勇於  
 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足惧真乃掩耳偷鈴孔明曰豈不聞  
 兵法云信兵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退百萬殘暴  
 之衆退守江夏待其時也今汝視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  
 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惧曹  
 賊耳虞仲翔不能對步騭放教而言曰公欲效蘇秦張儀三寸之  
 舌遊說江東耶孔明曰君只知蘇秦張儀乃舌辨之士不知二子  
 相業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畏刀避  
 箭之徒耳君等聞曹操虛詐之謀猶豫未決敢望為蘇秦張儀乎  
 步騭不能答薛文宗又問曰公以曹公為何如人也孔明曰曹瞞  
 乃漢賊也文宗曰公言差矣予聞古人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堯以天下禪於舜以天下禪於禹其後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  
 相吞漢承秦業以及於今大數已終曹得逐其鹿天下歸正焉劉

孔明舌戰陸績



無君之人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吾以汝累世食漢之水不思報其

君聞有國賊屠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宗祖食漢祿四

百年不思報效反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患汝以天數歸之真無君

之人也不足與語再復勿言矣宗滿面羞慙不敢對陸績應鼓曰

曹操雖挾天子令諸侯是曹相國苗裔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

之後裔無可稽考只是一編履之庸才何足與曹操抗正哉

孔明笑曰公乃袁術座間懷摘之陸即乎汝安坐聽吾議論曰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矣此所謂臣下以伐君也後紂暴虐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

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為義人孔子亦稱其德為臣

不可以犯上此万世不易之理曹操累世漢臣常有篡國之心

非逆賊而何昔高皇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

大漢鴻基四百餘年且如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

知勝如曹賊萬倍豈以織席編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

士  
未畢嚴俊又  
吾雖江東  
央爰披  
說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

# 諸葛亮辨退程秉



論安危畢竟是誰

應敵答曰尋章摘句之腐儒何能與邦立事乎且如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

流鄧禹耿掩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嘗平生所治何經所攻何典豈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論黃教黑而玩舌乎嚴俊不能對程秉曰汝言儒不能安邦定國何立於四科之首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忠於君王上仰觀天文下俯察地理中利溥萬民治天下如盤石立功名於青史此大人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惟務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空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揚雄以文章為一狀元屈身仕莽不免投閣而就死地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有萬篇何足道哉座上諸公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天河之水眾皆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厲声而入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名士汝等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破敵之策但以口頭之語各負所能正事何在上有吳侯立等諸葛先生請便入以

黃蓋請亮見吳侯



諸葛亮激孫權

來請孔明者乃陵泉人也姓黃名蓋字公覆後曾隨孫堅破山賊有大功後跟孫策累有功見為孫權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友言獲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玉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群儒不知特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曾肅請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曰兄弟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孔明曰亮事劉豫州理合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治私望兄察之待弟見了吳侯却得叙話曾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礼久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孔明坐於其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鬚堂上一表孔明暗思此人可激不可說待待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曾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權問曰多聞子敬談及玄德今幸喜得見願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屏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决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

滿于將惟閑張趙雲

更兼新野城小糧無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操兵共有多少孔

# 吳侯請議論國事



明曰曹操破呂布滅袁紹平袁術收北蕃定遼東新伏劉琮步軍水軍百餘萬曹肅  
 聽了暗上叫苦却將分付的不依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  
 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兵四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四五十萬原  
 新召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  
 之不下一百五十餘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動江東之士也權  
 又問曰手下將士還有幾何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曜武之  
 人何止一二千如亮之輩重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叫苦權  
 曰今曹操已平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目今江下寨準備戰船  
 旌旗蔽空數百里不欲圖工南待投何地耶權曰操有併吞之意  
 戰與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耳權曰願聞  
 金石之論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鎮江東劉豫州亦收  
 衆漢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交夷入亂魯已平矣遂破荊州威加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至此將軍勇力而處之不能以吳  
 越之衆與中國拒敵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  
 全權問何計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之說按兵東申北面事之孫權不語孔明曰將軍

# 權問孔明破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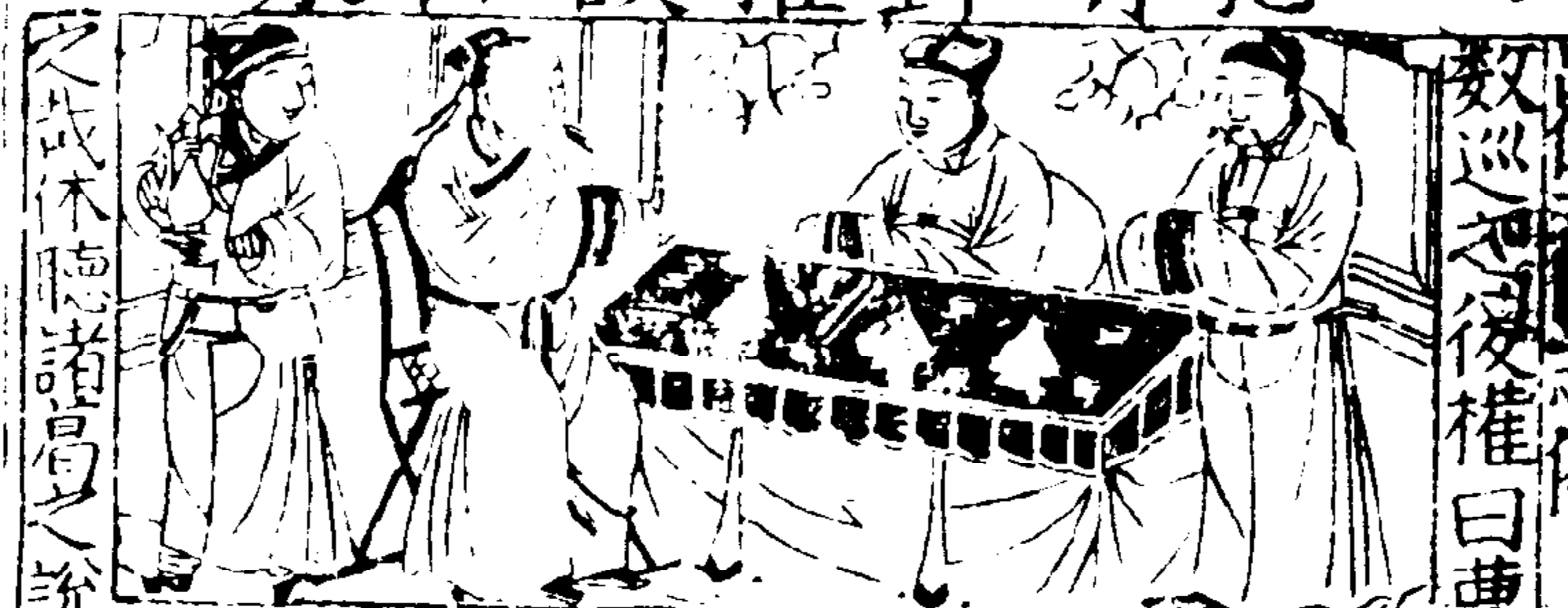


請孔明曰適來權

外托仗從之名而內懷抗拒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曰  
 聖賢云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此理之必然也明公  
 何不早順降曹則江東之地雖厚不受其塗炭矣權曰苟如公言  
 劉豫州何不事之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素不降况劉豫  
 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壯士莫不欽仰若魚之歸海事必濟矣安  
 能復為人下乎權勃然变色而入後堂曹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  
 出此言只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於先生先生之言極其詭譎  
 多矣孔明仰面而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策汝  
 不問我我豈言哉肅曰果有良策某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觀  
 曹操百萬之眾如群蚊耳但畧一舉則皆為齏粉矣肅聽此言入  
 後堂見權曰怒氣不息顧肅曰汝渡江帶得這個好人來相助  
 吾肅曰某亦責之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有  
 擒操之策特不肯輕言耳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元來孔  
 明已有良策故以言詞激吾也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慌忙整衣出  
 見發怒曹肅威顏幸乞恕罪孔明亦謝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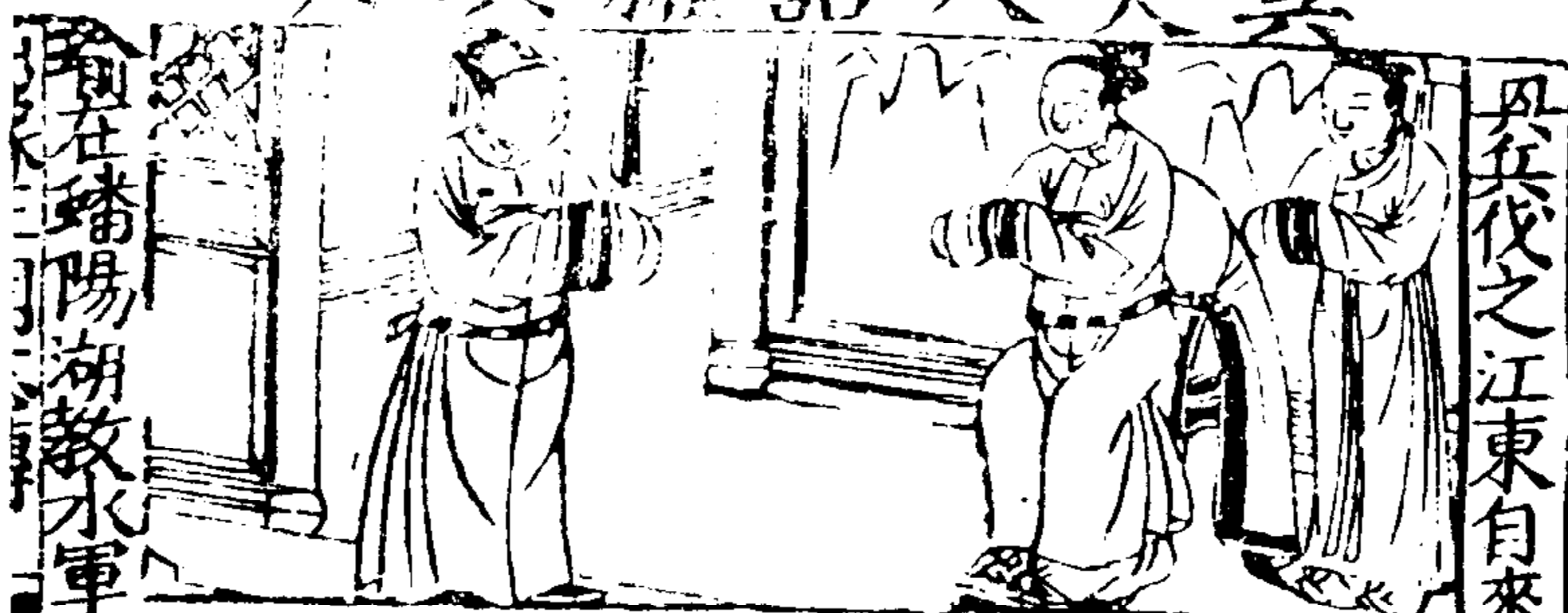


# 孔明對權談計策



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患者劉表袁術玄德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與玄德在吾不能與全吾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孔明曰豫州兵敗於長坂今戰士漸還關羽領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直豫州協謀同力破曹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吳地之勢如鼎足之形成則在於今日矣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頃聞肺腑已矣矣再不復議即日起兵滅操賊交臂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館驛安歇張昭得知權起兵逐衆議曰中了諸葛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與袁紹如何權不答昭曰曹公向日兵微將軍寡尚能一鼓克紹何況今日雄師百萬南征足食足兵威聲大振焉可敵之哉休聽諸葛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披荊救火也顧雍曰劉備已敗於曹公有仇故

吳夫人詰權興



吳夫人之江東自來無寬安可 聽諸葛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來馬孫權亦不

答起身入後堂與肅見水滸寺一班料定謀休動兵權入見權曰  
文官皆欲勸主公降者其姁妻嫩妾居以高堂亦以高堂以安肯就  
白刃而為主公死耶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遲  
疑必被眾人誤矣肅退外武官多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  
紛議論不一孫權在後堂食不安與夾不下吳夫人見權如此  
請入問曰仲謀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間  
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言戰者欲待戰來恐家不敵畏欲待降  
來恐曹操不容故與夾不下吳夫人笑曰伯符若在致如此仲  
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尚夙夜不能忘汝何忘之孫權如醉方醒  
似夢初覺只因此言斷送曹操八十萬軍

諸葛亮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伯符之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  
瑜何不請公瑾議之權大喜即時差人鄱陽去請周瑜回元來周  
瑜在鄱陽湖教水軍也聽得曹軍在漢津夜歸在柴桑已見報將來曹肅與周

# 普寺見瑜議伐曹



曹公厚先來接着將上件事一一告訴瑜曰子敬勿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可引諸葛來  
 見曹肅上馬去了人又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迎接  
 入堂問慰札畢坐定張昭曰都督知江東利害否瑜曰不知也昭  
 曰曹公提百萬之兵一掃而平漢上傳檄到此欲與君侯會獵於  
 吳隱然有相吞之意昭勸主降之庶免東南之亂魯子敬從江  
 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亮只為欲救彼急故下詭詞以挑  
 吳侯動兵正執迷不悟專待都督一決萬望以斥言勸吳侯降曹  
 免使江東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瑜曰公寺所見皆何如顧雍曰  
 所議皆同瑜曰公寺暫回來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張昭等退又  
 報程普黃蓋蒯當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接入各問慰已了程  
 普寺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程普曰吾子自  
 隨破虜將軍前平禍亂大小數百餘戰遍跡全齊占得六郡非容  
 易得知今日也吳侯聽謀士之言欲納土歸降曹操此誠萬代之  
 耻笑吾寧死而不受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之望斥言以兵吾寺寧  
 效死戰周瑜曰將軍所見何如黃蓋曰吾願可斷誓不降曹操將皆曰不降不降瑜曰

孔明敬拜瑜



吾正欲出探決戰安可降也請諸將暫回來日早見我自定又程昱等辭退又報諸

葛瑾關澤呂範朱治一班文官相探瑜接入孔明請與瑾曰今舍弟漢上來具言劉豫州欲相交好共破曹操文武商議不定今是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人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瑜曰吾自有主見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呂蒙其寧一班戰將來見瑜請入所曰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聽候公議乃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又報孔明子敬在門首瑜接至中廳叙禮分賓主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兵南侵我公是楚討虜不能決一聽將軍將軍意下若何瑜曰今曹公且兵以天子為名其勢不可當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遣使納降矣肅譁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其業自破虜開創至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遺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國家如泰山之倚非今何從懦夫之說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懼大禍必歸怨於善上故主降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以江東之險固操未

# 孔明說二喬



必便渡江也二人爭辨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孔明何故西耶孔明徐曰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勢也肅愕然問曰公如何笑我不識時勢也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曹正合時勢也瑜笑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知吾所見也肅曰孔明你如何說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勢勇孫吳莫敢當者有敢當者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雄皆被曹公殄滅天下再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勢強欲爭之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全妻子未圖曹魯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乎孔明曰吾有一計並不勞掌生繫腰上款亦不須親身渡江只須遣一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按旗畫帶北而去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曹兵亮曰江東此二人如大林飄一葉太倉減一粒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願瑜又問果用何人孔明白亮居隆中時有人自鄴郡來言操去漳河邊新造臺名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功畢操平生酒色之徒酷愛婦人又聞江東有二女喬公女也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

孔明誦銅雀臺賦



月羞化之貌探有世言曰一願得漢天下以為帝王掃

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

此二女也將軍何不以千金買

稱心滿意必星夜回國矣此范

有何驗証孔明曰曹公第三子

賦名銅雀臺賦單道他家合為

明日吾愛其文章常七暗誦一

時誦其賦曰

從明君而嬉遊登層臺以思

榮建高門之嵯峨兮如閨

城臨漳河水之長流兮望

玉龍挾二喬於東南兮若

之浮動欣群材之采萃兮

惟上京於桓之盛兮豈足

天地方規兮嘉物阜於民康

四海一願江東二喬

誰引日萬之象虎視

二女望屏人送去曹公得此二女

進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計曰

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

今誓取二喬瑜曰汝能記否孔

明曰吾志瑜曰願公領一編孔明即

情見太府之廣濶兮觀聖德之所

人清立中華觀天兮非連閣乎西

園果之滋榮刻及臺為左右兮射

蜘蛛俯皇都之宏麗兮傲云霧

之吉慶仰春風之和暢兮恭

寧彼四方同

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三國志傳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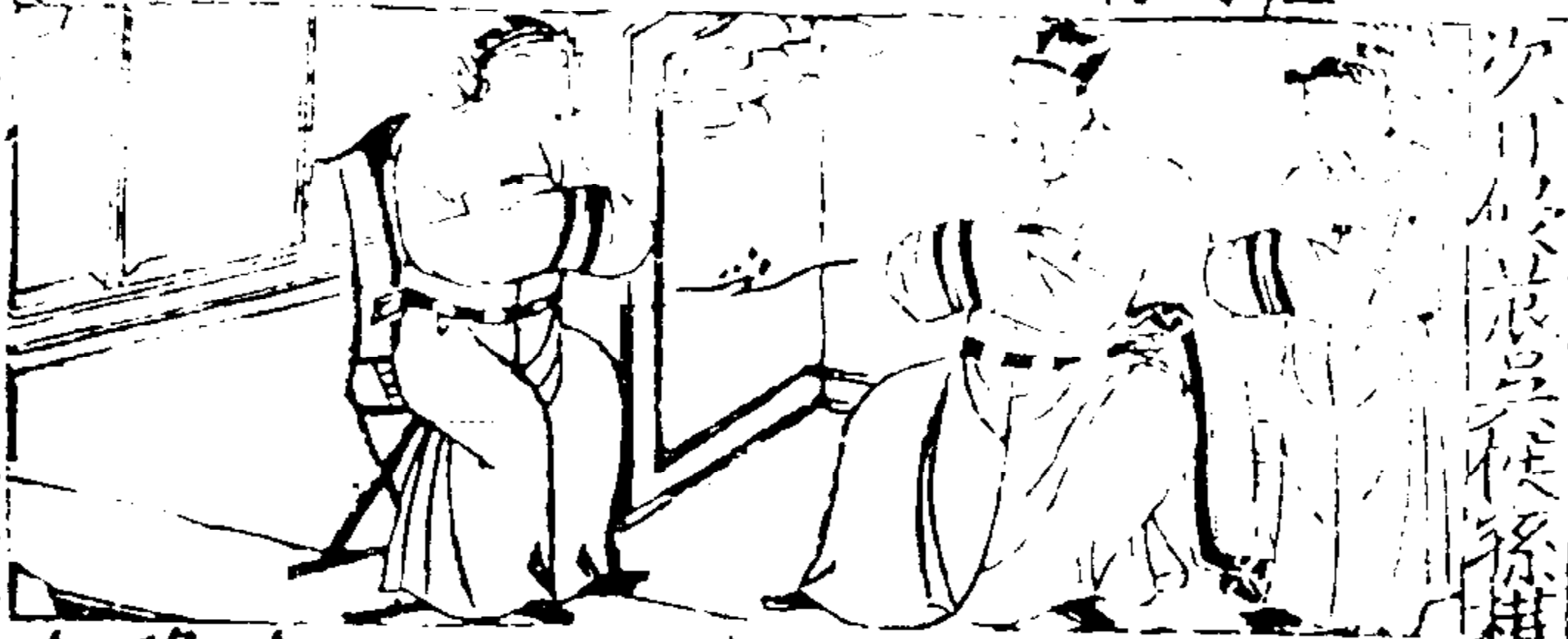
周郎德賦集志怒



周瑜聽罷大罵曰老賊欺吾大甚孔明伴而止之曰昔荀攸曾使漢天子許以公  
 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昔民間之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  
 大喬是討虜將軍伯符主婦小喬是吾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矣  
 亮不知也適聞亂言罪死瑜曰吾與老賊勢不兩立孔明曰  
 事要三思勿令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顧托豈有辱身屈膝降  
 曹之理適聞所言故友詎而約諸公耳吾自鄱陽湖來便起北伐  
 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公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  
 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約束之定是孔明絕能處  
 後史官單道激流游周瑜事詩曰  
 口似懸河水滔滔 風雷舌上運機籌 高談善說周公瑾  
 推辨能驚孫仲謀 妙案便分三國定 塵兵因為二喬羞  
 孔明當日無心量 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其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興兵望公助之孔明  
 與魯肅辭別而去

周郎定計破曹操

權請文瑾武議事



少日候張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張肅諸葛瑾葛亮關羽趙雲  
 十餘人右邊武將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廖宇蒙陸遜等三  
 十餘人衣冠齊上叙珮劍上侍立兩邊孫權交請周公瑾議事以  
 刻魚肅進報周公瑾到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教水軍勞神瑜  
 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領兵已取漢上  
 馳書到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書與周瑜看了笑而復怒也曰  
 老賊輕視我江右無人敢如此相吞耶權曰其書若何瑜曰主公  
 曹與文武商議不權曰累議此事亦有勸我降者亦有勸我戰者  
 理會未定故請公瑾決之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瑜問  
 昭曰先生主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虎豹也挾天子而征四  
 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得荊州其勢甚大吾江東可拒操者長江也  
 今操艤艦鉅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以為決計不如早  
 降尚圖後計瑜曰此乃迂闊之論也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  
 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為人奴也權曰若此將何計論之瑜曰操  
 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扶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英雄用命



# 論請亮求計破曹

孔明曰討虜將軍法曹在多少內不敵眾寡之意將軍以言圖解此懷於後無疑大事成



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之後患一也而操捨鞍馬伏舟楫與三越爭衡二也又隆冬盛寒馬無料草三也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服水土必生病患四也此數事皆用兵之患也今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旦夕矣請精兵數萬人徑往江夏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滅漢自立矣獨想三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堆俱滅惟孤獨存今與老賊勢不兩立瑜曰瑜與將軍決一血戰万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耳權拔所佩劍砍前面几案曰如將士官吏再言降曹便斬此案何言權使將此劍付周瑜封為大都督曹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受了劍對眾官曰吾奉君侯號令今率眾渡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違慢者處斬施行言罷了孫權使起身象文武各各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論曹孔明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良策孔明曰討虜將軍尚未心穩不可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

事大議計肅與瑜



美瑜曰先生妙論周瑜又來見孫權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陸軍馬主

公心中以疑否權曰但恨曹兵裝寒不敵餘有何疑瑜曰將為  
此事遂來并王公耳諸人徒見孫書言水步軍八十餘萬向甚  
足畏也今以實較之使彼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得表眾亦極  
七八萬餘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數雖多亦不  
足畏瑜得五萬自足制之願王公勿慮言畢權撫瑜背曰卿言至  
此正合孤心子布等各顧妻子深畏所言獨卿與子敬程公覆會  
言要戰助孤今當親與操決一勝敗事已定論卿宜向前謝  
而退以當曹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我一頭也夕後必為  
江左之患不如殺之遂令人連夜請魯肅入言說孔明之事肅曰  
不可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萬世之耻受非大丈夫之所為也周  
瑜曰此是他日助劉備必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  
可令他招本人同事主公豈不杜哉周瑜曰其言甚善美靜軒詩  
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 周郎忽起妬賢心 三分天下安排定

# 瑜令興兵遣將



## 空使牢籠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下坐左右列刀斧手聚衆將聽令  
 程普年長為見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敏代替  
 瑜傳令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奪權甚於董卓囚天  
 子於許昌屯募兵於漢上吾今承命吊民伐罪但是大軍到處无  
 得動擾賞功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兼管本部  
 戰船五百隻且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听將令周泰為  
 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範為第四隊呂蒙董襲為  
 第五隊卓家甘寧為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行克時  
 取齊傳下號令諸將各上自來本部收拾紅隻軍器起程彼有程  
 敏回見父在普說周瑜調軍有法大驚曰吾失欺周即懦弱不足  
 為將今日之爭如此真將才也吾如何不伏遂往行營謝罪論  
 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  
 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處煩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公兄弟朝  
 暮聚會豈不美哉立待回報先生不可推却瑾曰自到江東无尺寸之功家討虜

# 諸葛亮說事



疑吾自有伏誣亮之計瑾乃辭歸

華川况都督有奉公之使改不聽命即時暫離行營上馬到駟人報孔明出接入哭拜以訴疎遠之情瑾亦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孔明自思此必受周瑜教他來說我乃答曰夷齊古之賢人也瑾曰二人遜位皆一處死之後諫武王不徙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活時一處死後一處吾與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也豈不羞報乎孔明曰兄所言者孝也義與忠孝三字何重瑾曰必以忠孝為本義次之孔明曰弟父兄全忠全孝全義若何瑾曰何謂也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皆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若能棄東吳而事皇叔乃全忠也想父母墳墓皆在北方兄若歸漢比早晚得拜掃祭祀乃全孝也竭力盡誠與弟同扶孤弱之主乃全義也兄今恋江東不以忠孝為重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倒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答辭孔明而起逕將此言回報周瑜曰以你之見若何瑾曰孫討虜相顧安肯忘耶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

周瑜三江戰曹操



瑜與亮中軍議事

周瑜思付轉孔明曰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來辭孫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續後而起瑜共程普魯肅數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軍船依次擺開已定瑜於中衆軍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迤邐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艇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到中軍帳議事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瑜曰昔曹兵少紹兵多兩邊相拒於白河官渡之時操以何計害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孔明暗思此人必用計害吾遂答曰蓋聞荀攸之謀先斷糧草因此一戰成功瑜大喜曰先生極是今苗具八上三萬瑜止有三萬人能拒之必須先斷操糧然後可破近人報知操軍糧皆出於聚鐵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閑敢請先生率領關張趙雲之輩善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草此事勿誤孔明欣然領諾便辭周瑜而出衆皆皆曰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被笑假借操之手先除後患

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被笑假借操之手先除後患

蜀道說虎之第



點軍馬要行前不忍以言勾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用  
 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耶比江東公與  
 郎盡一能耳肅曰吾與周郎何謂一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  
 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放暗江水淺有周郎言不能陸地戰耳肅以  
 亮言回報周瑜上大怒曰孔明何欺我只能水戰耶不用他去我  
 自引一萬軍馬直往聚鐵山斷操糧道肅以瑜言報孔明孔明笑  
 曰公瑾令我斷糧者實然令操兵殺我也吾故以片言戲之耳公  
 瑾便容納不下今用人之際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如若  
 各相妬害則事去矣操多謀計平生慣斷人糧他如何不以重兵  
 提防公瑾去則必被擒不如先決戰性動北軍銳氣別思妙計破  
 之手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肅以言回報周瑜曰操手頓足曰此  
 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祗除必被他笑肅曰今人軍相拒之時  
 望以國家為重瑜曰然却說劉玄德分付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  
 至夏口登城遙望江東有旌旗隱隱輒輅無數想東吳必動兵矣  
 於樊口又令人登高望之吏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戰船其岸

# 糜竺見禮周瑜



守寨公德大甲登

隱上烟火不斷乃徐州青州之兵也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杳無耗里如何誰人可去  
 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酒羊礼物囑付糜竺  
 机而糜竺駕小舟順流而下至周瑜寨軍士報瑜玄德使糜竺至  
 慰勞軍士瑜命入坐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礼瑜受之  
 管待糜竺下告辞瑜曰孔明來結好於東吳同破曹操軍款款  
 吾欲玄德親駕來臨深慰所願別有客事自當告之竺應諾下船  
 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主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乃  
 東吳之患吾非為己之私實為國家也瑜遂傳密令如玄德到先  
 埋伏刀斧五十人於壁木中吾擲盃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  
 到樊口寨中見玄德將周瑜款得面會之事說了玄德便大收拾  
 一隻快船款往關公諫曰吾聞周瑜多謀之人况無孔明之書其  
 中必有詐不可去玄德曰吾今結托於吳共破曹操不意見吾上  
 若不往非同謀之意也西相疑惑事必不諧糜竺曰長兄意堅  
 去弟當同往張飛曰吾也跟去玄德曰消停些些長兄意堅  
 小舟引軍長奔從者二十餘人飛渡江去

稱欲殺備俱雲長



儘擲列兵甲左右分布齊整看了心中甚喜常士飛報周瑜上問多少舡到報曰只有  
 一隻從者二十餘人瑜笑曰此人合休矣嗚呼埋伏刀斧手瑜令  
 出遠接玄德引雲長并從者數人直入中軍周瑜出轅門相接入  
 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英雄劉  
 備區上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坐周瑜取酒相勸却  
 說孔明偶至江邊見說玄德在此與都督相會吃了驚慌入中  
 軍帳正逢魯肅上素敬孔明乃攜手而入孔明見周瑜面有殺氣  
 又見兩壁密衣掛掩吾主危矣及見雲長在後料周瑜懼怕又不  
 下手遂出於舡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關公立在背後忙問  
 曰此是何人也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誅  
 文丑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浹背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  
 問曰將軍今拒曹操深為得計戰卒有幾何瑜曰三萬玄德曰安  
 能敵操八十萬衆耶瑜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以三萬人足  
 當美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慙謝忽見魯肅入玄德  
 曰煩子敬請孔明語魯肅曰命不委於人若欲會諸直待破了操玄德乃辭瑜曰備  
 以東三月三日



# 周瑜斬使來便



告別破敵收功之日，魯肅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至江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

今日之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非雲長已遭瑜之難矣。』」  
 方悟問孔明者何？孔明曰：「雖居虎口，安若泰山。今主公但收兵，上  
 軍馬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後為期，可父子離鄉，一舟於岸，立  
 俟亮回也。勿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  
 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頭放下五六十  
 缸，來玄德慌忙視之，缸頭上乃張飛也。恐怕玄德有失，特來接應。  
 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周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魯肅長  
 世之虎將，行坐相隨，我若下手，他必害吾也。肅愕然，忽人報稱：「  
 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都督周瑜。』  
 大怒，便不開看，扯碎於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戰爭，不斬使人，周  
 瑜曰：「斬使以振軍威，將書級付使人回去。瑜曰：「曹操必與兵美當  
 日發放其軍為先鋒，肅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自部領諸將來  
 日四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元備。却說曹操見周瑜斬了使來，使  
 心中大怒，使使增派兵到荆州，一夾降將為前驅，操自為後部，四更鼓，五更開船時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到江口南船已撥開旗號中

# 其寧死射蔡勳敗



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其寧是也敢有決敵者疾隨前來蔡瑁大怒便喚蔡勳迎敵其寧手取箭滿扣弓望蔡勳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當此船邊左出歸當右出蔣欽直入北軍隊中來擒曹操當日如何

## 群英會周瑜智蔣幹

其寧一箭射死蔡勳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如飛蝗砲石如雨韓將二將見後船皆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安能奮勇揚威是日兩路船殺退後軍周瑜又催船逐戰從辰至未北軍都退中箭者砲者不計其數會水戰者溺江多亡操登岸寨舟整軍兵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緣何敗之只是汝不用心耳權免你一番向後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荊州水軍久習水戰亦有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荒瑁等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南軍在外每日教習熟方能用之操曰你即是水軍都長也便行何必重問蔡張二人自來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為城小

# 周瑜船樓歌飲歸



說此人來降其捉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見為曹操帳前

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燭照得天心水面一片通紅軍寨三百餘里火烟不絕搬運糧草車仗早晚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奏知吳侯以其軍為第一功韓當將欵次之餘皆賞勞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北一片紅霞光照天地瑜問之左右曰此北軍燈火瑜亦心驚當夜令一個快艇數隻樓子艇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者魯肅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艇兩邊布為幔各列二十部車上鼓樂竟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人深知水軍之妙用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張允蔡瑁也瑜曰乃深知水利之士也吾何得先除此人然後破曹瑜在艇上飲酒水寨中曹軍看見急報曹操上放艇擒捉周瑜上見他水寨中旗號起便令可兩邊四十步一齊軍動江面上浪花如飛比及水寨中艇到南艇已離十數里追之不及回報曹操上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窺吾寨禍吾有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德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之舌選往江左

將幹訪周瑜叙舊



先生素與周公瑾交厚幹曰丞相放心某到江左必要成功操曰要何物將  
 去幹曰只消一個小童隨後架一小舡餘者不必一物操甚喜令  
 行幹乃青袍架一葉小舟運到瑜寨舍帳覆云有故人將幹相訪  
 當日周瑜正在中軍帳與眾將議事忽聞幹至瑜笑與眾曰他來  
 做說客耶乃分付眾將附耳曰言如此如此應舍而去瑜整衣冠  
 步行引數百從人衣甲鮮妍遠接見蔣幹引着一個青衣童子昂  
 然而來瑜交從人擺開兩邊瑜忙下拜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恙  
 瑜應聲答曰子翼兄遠涉江湖生受汝與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  
 良久曰吾與足下間濶久矣遠聞足下鎮威東吳名揚華夏故來  
 叙舊何疑吾作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已聞兄之雅意也將  
 幹曰足下視吾如此人吾告退矣瑜笑挽其臂曰吾恐怕兄長與  
 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耶遂入帳請上坐命左右進酒就  
 請江左英俊與子翼相見少時面前設放金銀器皿文官武将分  
 兩行而坐動起得鼓樂喚眾官行酒瑜與眾將曰此是吾同窓友  
 兄從江北得此郎非是曹家說客也眾官勿疑便喚太史慈曰你可佩吾劍做個明甫

兄從江北得此郎非是曹家說客也

眾官勿疑便喚太史慈曰你可佩吾劍做個明甫

# 瑜同幹樂飲太暴



今日之酒但叙舊耳如有說曹操東吳軍旅之事者便可斬之太史慈昂然應諾按劍

坐在席上幹見說坐如針毡周瑜曰吾自與兵以來點酒不飲今

日見了心腹之交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坐上觥籌交取一個起身

把盞必須誇其才能瑜大笑暢飲酒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至帳

外指左右軍士曰吾之小卒頗雄壯不吾之食糧果足備否幹曰

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引幹看營中軍器鞍馬笑曰想吾與子

翼同窓學業時不知有今日幹曰以賢弟之高才誠不為過瑜執

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陸賈酈生後出口如懸河古

如利刃安動吾心哉况今日章句腐儒欲將一面之詞等閑來說

吾也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

又指諸將曰江左豪傑今日此會乃群英會三飲至天晚點上燭

燈瑜自起身舞創作歌眾皆拍手和之歌曰

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業成王業成兮四海清  
四海清兮天下平天下平兮吾將醉舞於五洲

幹見蔡張書竊藏



歌聲慷慨痛生盡飲皆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飲酒力不勝瑜肘臂

曰又不與兄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同幹入帳後其寢衣

不能解帶嘔吐狼藉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竊聽之時軍中

鼓打二更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氣息如雷幹偷目視桌上一堆

文書看時皆是往來書信於內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

暗讀之書云

其時蔣幹緣知這之耳今已賺死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令

人到別有關報

幹暗思曰元來蔡張結連東兵將書深藏於衣內忽周瑜卷身幹

即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叫曰子翼兄吾數日之內交你看操賊

之首幹允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我交你看操賊之頭幹問之驗

推睡着蔣幹那里睡得着伏在床聽更看七四更只聽得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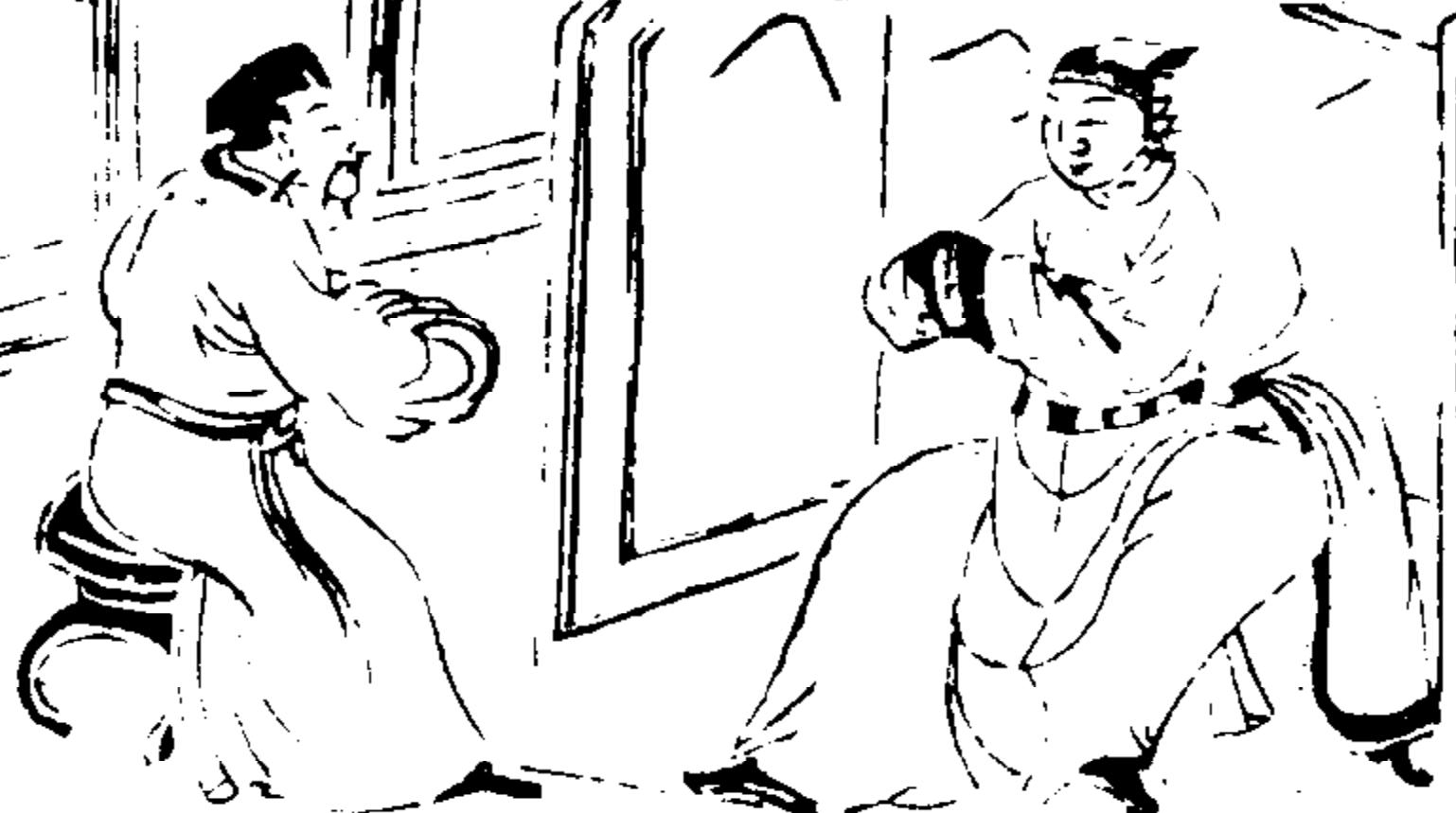
入帳喚云都督醒也不醒周瑜做夢中忽覺之意問曰床上睡着

何人那人答曰都督請將幹同寢何謂不知瑜悔悟曰吾未嘗飲

酒昨日醉後不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一人至此瑜唱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推

以爲二目... 卷八

# 周郎伴議將子幹



睡著搖也不查喻潛出帳幹竊聽之見有人於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下手不得後

面低七語不聽得火刻瑜入帳時幹只推睡著瑜解衣就寢幹尋

思周瑜是個精細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漏泄推倒五更幹起喚瑜

瑜却推睡著幹帶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逕出轅門而去幹

暗思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一件事乞退左右把上項事一

一說了取書與曹操觀了大怒曰二賊焉敢如此只恐走脫急

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進兵如何瑁曰軍教未熟不敢輕進操

怒曰軍若教熟吾首級獻與周瑜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

能對操喝武士立斬之須臾獻頭階下眾將皆入問其意操方省

曰吾中計矣靜軒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 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謀生計

誰料番為劍下亡

操雖是中計不肯認錯乃與眾將曰蔡張二人怠慢軍心延延

日久吾故斬之眾將皆嗟呼不已操于眾中選于禁毛玠為水軍

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不換細作探知報與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今施

# 曹肅舟中探孔明



小計書已勦除吾患矣肅曰都督如以用兵何愁曹兵之不破瑜曰吾料諸將不知其謀獨有孔明勝吾思此謀亦可勝也子敬試以言之知與不知便當回報

## 諸葛亮計伏周瑜

曹肅領了言語徑來舡中探孔明孔明携手舡中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所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欲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知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說得曹肅失色問先生緣何知之亮曰這條計賺得蔣幹曹操必然首口只是不肯認錯聽得喚于禁毛玘這兩個手內好友送了水軍性命東吳無患矣如何不賀肅正開口不得把此言語支吾別了孔明孔明曰噤付萬望子敬休言亮知此事公瑾必然尋思害亮也肅點頭而去見周瑜把上項只得直說周瑜聽了大怒若留此人那里顯吾決意斬之肅苦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操笑瑜曰吾自公道斬之交他死而無他肅曰以何公道瑜曰子敬莫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眾將於帳下交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曰即日交兵水路之中用何計



# 瑜令亮造箭十萬



以上要軍三千人... 每紅上東軍手餘把容布兩邊皆在江岸... 候別

以破曹望先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子弩為先瑜喜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機昔日姜子牙自製許多軍器先生飽學必能辨之吾軍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前備用望先生全兩家之事切勿忽見怪孔明曰亮閑在此便造十萬枝箭當何時用之瑜曰與先生十日指日可辦孔明曰早晚曹操軍必到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與文書三日不辦耳當軍令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且酒相謝又曰事完自當酌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事來日便造第二日可差小軍五百人於江頭搬箭孔明飲數盃辭去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眾要了文書又已分付軍兵交他諸般不辦必然誤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相報望爾見孔明曰吾曾教子敬休對公瑾說知他必要害吾今果然三日內要造十萬枝箭無時便按軍法手段只得救吾肅曰你自取禍如何救你孔明曰望子誠實借二十隻船每

# 亮問肅借舟取箭



有奴用第三日請子敬至看箭切不可交公... 知會如何則吾計不成必累子敬矣肅

正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不用竹箭羽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或不省其意肅自陰輕快船二十隻各載三十人並用青布為幔上插旌旗內安草束縛於兩邊管泊於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兩日亦不行劍弟三日四更肅到船邊孔明交請上船肅問何意孔明曰同子敬往江北取箭肅問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盤問前去便見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交望江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江對面者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於船後傳令交快行果然好大霧靜軒先生有詩題霧云

帶上嵐光盛 濛上細雨濃 惟聞雲外雁 不見嶺頭松  
 一水江新浪 千山失舊踪 禪閣昏燈裏 風送數聲鍾

當日五更已到曹軍水寨孔明交把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捕放吶喊肅論曰倘或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之中必不敢出吾身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

此子敬勿耳其却說操聽得水寨中捕放吶喊毛於于禁二人慌使人飛報曹操曰重

# 操舟亂箭射丹



操舟亂箭射丹... 有埋伏更兼軍士未盡不可輕動盡發水軍... 人早寒裏喚張遼徐晃各帶方壩手約有一萬餘皆盡上船施放  
 平明時候孔明交把船調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早寨中飛  
 遼徐晃等又引能射者皆赴水寨口大船上放箭只見霧中播鼓  
 吶喊箭如雨下漸日日出收起露霧孔明交放船回二十隻船兩  
 邊似釘排草力無救技箭軍士們一齊都叫謝箭比及報知曹操  
 船輕水急已放開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操甚惶惶自責比軍皆嗟  
 呀不已却說孔明與魯肅看每船上箭可勾四五千不須費江左  
 半分之財也得箭九萬餘隻都挑來軍中交納魯肅將言說與周  
 瑜大驚既而嘆曰諸君亮神機妙策是吾不如也後史官有詩  
 為証曰

漫上重霧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舟船齊擺列，  
 萬餘方壩盡施張。飛煌透草穿風影，驟雨隨船射日光。  
 沙漠昔年迷李廣，孔明今日伏周郎。

江左得箭九萬餘隻曹操折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孔明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聊

孔明親接見



見為奇瑜曰雖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帳酌酒瑜曰昨吳使遣使至催使  
破敵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救之孔明曰亮乃隸庸才公是江東  
豪傑何故問計於亮耶瑜曰昨觀畫水寨極有法度非尋常可  
攻今先生亦往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不請先生論之孔  
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借於手內看意思同否瑜大喜交取筆硯來二  
人各暗寫字於掌中試看下面分辯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手中字與孔明觀之乃一火字孔明亦出手  
中字周瑜觀之亦是火字瑜曰兩計相同再無疑矣幸勿漏泄孔  
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經審必不再信此也  
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彼各不知却說曹操折了許多箭心中正  
納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孔明二人用計大江之阻急切難知  
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與國賊以通消息方可用謀操曰  
正合吾機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房族蔡中蔡和  
見為偏將軍丞相可使去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內囑付曰汝昆仲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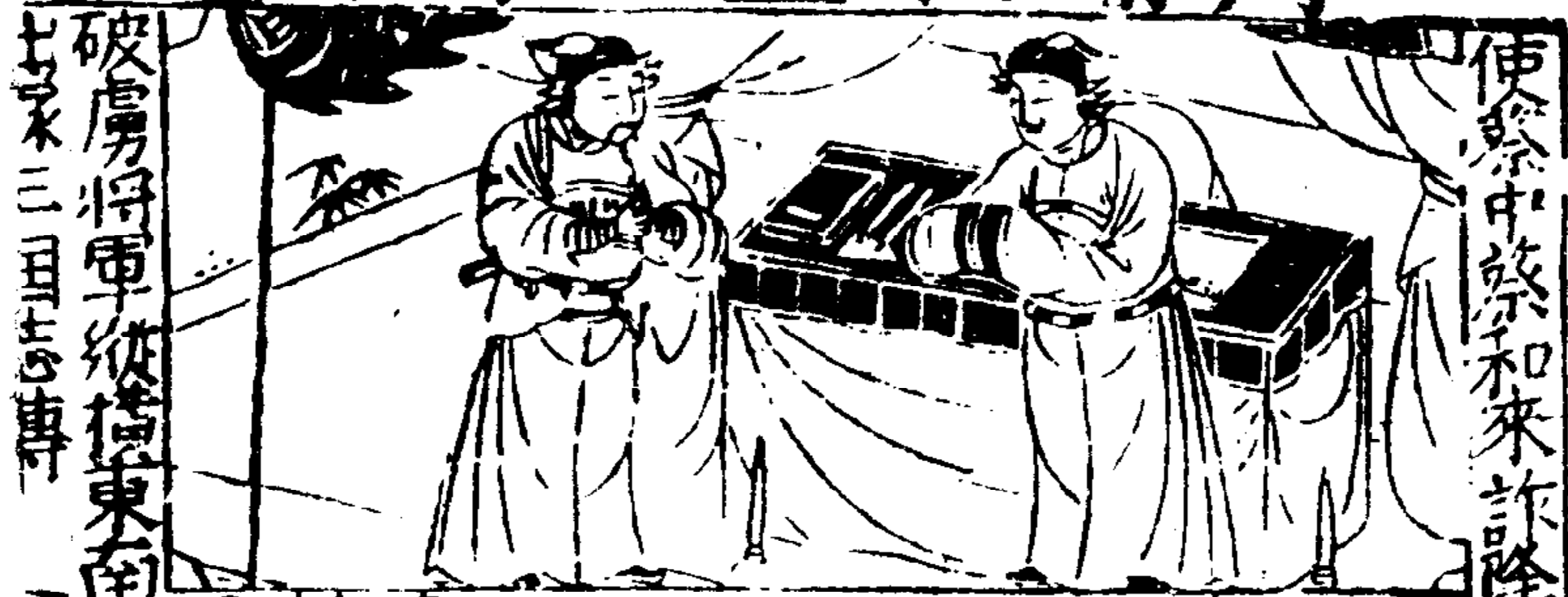
# 操二將詐降



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計耳大江之隔細作難通往來操

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日汝為列侯重賜食邑休得變心二人曰吾之妻小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首級操喜二人遂帶五百軍人數隻舟偷出寨中順流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晝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隻舡到來內稱蔡瑁之弟蔡和也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交喚到帳下二人哭拜於地曰吾兄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取金銀賞勞加為上將喚其寧引這枝軍去為前部中和拜謝以為中計瑜喚其寧入帳中分付曰操使此二人過江窺探消息只做不知不要阻當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妻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行事特交他通報消息汝可殷勤相待就裏提防每日書畫邪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曹操捉他兩個祭旗汝勿有惧其寧領計去了却說魯肅來見周瑜曰這兩個多是詐降瑜叱之曰操殺他兄正欲復仇何詐之有汝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而退來告孔明孔明笑而

周瑜托蓋苦肉計



使蔡中蔡和來詐降使不疑心也公瑾計上用詐正要他通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也肅方才省悟却說黃蓋入帳與周瑜曰也眾善寡前不用火攻之瑜曰誰與公敵此計蓋曰出某已意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人獻苦肉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軍用到今雖身受萬創心亦無恨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計則東吳之萬幸也蓋曰雖死不悔遂謝而出次日清晨大會諸將列於帳中孔明亦預坐次周瑜曰曹賊有萬之兵連路三百餘里寨柵非一日可破吾料特積糧草累月諸將船上三月糧草準備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兵多糧少瑜曰且支三個月蓋曰便支二十個月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不得只依張子布之言束手北面而降此為上計周瑜大怒曰吾奉主命妙策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眾將面上相看瑜曰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為先鋒上將安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眾左右取劍來黃蓋亦怒曰吾自刎腹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經三世那時豈有汝來瑜大怒拍案叫刀斧手把黃蓋捉下

七卷三十一回

傳

# 瑜斬蓋眾告免



斬年軍進前告白公慶乃東吳故舊功臣可以恕之瑜叱曰汝何等入敢多言亂吾法  
 度先喝左右亂棒將其辱打出眾官都跪下告白蓋罪合誅但於  
 軍不利都督寬恕權且寄後待破曹後問亦未遲周瑜忿氣不覺  
 眾官皆上哀告瑜曰若不看眾官面皮決斬汝首既犯吾令難以  
 全免左右拖番一百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欲番案桌叱退諸  
 官便交行杖將黃蓋剝去衣服拖著在地咬牙切齒喝令毒打  
 到五十眾官又告周瑜跳起身曰汝敢小觀我耶且寄下五十杖  
 再有些怠慢二罪俱發恨不絕而入帳中眾官扶起黃蓋打得皮  
 開肉綻鮮血迸流到房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曹肅也  
 動問了回到孔明艤中肅曰今日公瑾責罰公慶我等皆是他部  
 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人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孔明笑  
 曰子敬何欺吾耶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瞞何故  
 出此言也孔明曰今日公瑾不殺黃蓋欲毒打之乃其計也吾起  
 勸乎肅乃省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曹操今必詐降却交  
 祭中祭和報其事矣孔明曰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只說和亮也瞞過了前日見瑜也

關澤密探黃蓋



既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中心不安者瑜曰孔明

知否肅曰他也埋冤都督感情薄瑜曰今番却端過他肅曰何謂

也瑜曰五只今日打黃蓋計也欲令他詐降先用苦肉計以瞞曹操

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暗思想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

說黃蓋卧於帳中諸將皆問蓋不答但長吁而已忽報關澤來謀

澤字德潤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蓋蓋叱退左右關澤曰將

軍與都督莫非有舊仇否蓋曰非也甘肅者處軍中絕無人可結心

腹惟先生一人素有忠義之氣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受

責莫非苦肉計否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其已料

九分矣蓋曰某在吳侯二世思無以報之故獻此計以圖曹操骨

肉如泥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吾莫非假澤渡江獻詐降書否蓋

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

關澤密獻詐降書

關澤欣然應曰大丈夫處世從仕於人不能建功立業真可羞也

既公復捨一命而報東吳其澤何惜蝶蝶之微生哉蓋淚下床拜謝關澤曰事不可緩即

既公復捨一命而報東吳其澤何惜蝶蝶之微生哉蓋淚下床拜謝關澤曰事不可緩即

既公復捨一命而報東吳其澤何惜蝶蝶之微生哉蓋淚下床拜謝關澤曰事不可緩即

十二



曹公細觀蓋降書



當便行蓋曰書已修了  
 澤領了書當夜扮作一個漁翁命一人架一小舟便望江北  
 順風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以後早到水寨邊巡江軍士拿住  
 澤曰便報丞相東吳有札密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啟  
 軍士報將入來操曰莫不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來  
 帶操便叫引將入來天色未明點起燈燭軍士引闕澤至札畢操  
 曰吾聞汝東吳亦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丞相求士如兩今觀此  
 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自以交兵汝  
 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更蓋仕於東吳已歷三世今被周瑜於  
 衆軍之前痛決一米田氣無所出特告與我上與公覆情同骨肉無  
 可通之路遂獻密書故投丞相擬將東吳糧草軍器以把截來未  
 知丞相容納否操曰若公覆特地使先生來投降上書在何處澤  
 取書呈上操拆書就几上觀之曰  
 東吳糧草官先使蓋泣血百拜謹上書早大小丞相麾下蓋  
 受孫氏厚恩當將帥待愚不薄然固天下事宜也公身以  
 六郡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上真不敵人所共見也

# 操斬正言而言對



士無有智愚皆知其不可惟周瑜嘗謂操色見之意未解其加之行軍無法自誇其能無罪加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率眾歸降交鋒之際必為前部軍諸隨舡納降書獻國士竭力効命在前即與異志伏乞聽允

建安三十年冬十一月 日東員根草官先鋒使黃蓋百拜謹奉

書

曹操得書於案上卷來覆去看了數次勿然張目大叫曰黃蓋用苦肉計令你下詐降書就中取事為侮戲於吾耶叱左右斬之左右將澤捉下待斬聞澤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交押回問之曰吾識破你奸計斬汝何故咲澤曰吾不咲你我咲黃公覆不識人耳今日殺便殺何必問乎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足知奸詐也我道你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吾澤曰且說書中那件是奸處操曰我說你說空處交你死而瞞自你既是真心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日幾時將多少糧多少兵書中又無約期却不詐降此是一時以致你天敗吾人識破有何理說澤曰你尚敢誇年幼讀兵書耶你戰周瑜必被他活捉汝

# 澤乘舟見黃蓋



無學之輩可謂此與澤曰汝不通書不識字慢不識機謀事  
 不叫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放他起來看他說我甚的不是處若  
 說有理別有議論澤曰吾見你待賢之礼吾肯言也今何有死而  
 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皆主作盜安可期乎這句言語道  
 皆主謀反如何約得日期倘約了來日急下不得手這里接應必  
 然漏泄只是但得便時行矣曹操是個至聰明的人一點便悟下  
 席伏罪曰適來操見事不明冒犯尊顏幸勿掛意澤曰吾與公覆  
 傾心投降如嬰兒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盡忠義  
 之心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其計非為爵祿但欲順天時  
 耳操取酒待之少刻有人在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那人以  
 書上操大喜問澤暗思此必是蔡中蔡和之書來報黃蓋受刑消  
 息操大喜其事實也良友曰煩先生再出江東與黃公覆的當約  
 日先通消息過江吾當以兵接應澤曰甘已離江東不可復回望  
 丞相別差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必泄漏澤再三推辭只恐曹  
 操心疑良友曰若去則不可久亭便當行矣遂辭操下船飛空往東回見黃蓋細說前

澤軍二向蔡議事



書曰非公能辨則蓋固受吾楚澤曰吾今便往耳與寨中探蔡中蔡和也蓋曰善觀

方便澤先到寧寨寧曰先生何來澤曰 曰帳下見足下被辱吾

甚不分帶嘆息不答忽見二蔡至澤以目送情與寧曰已會澤意

四人共議曰吾今與蔡相待羞見江左之人夫澤曰只顯能以

吾身為人心寧咬牙切齒而不言澤乃附寧耳說寧低頭長嘆蔡中

二人見澤與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先生何故煩惱耶澤

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也二蔡曰莫非皆其投曹耶澤失色起

身後劍曰事已敗露不可為也欲殺二蔡二蔡慌告曰二公勿憂

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事寧曰可速言之蔡中曰吾乃曹公所使

許降之人也二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此乃天賜也二蔡

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於丞相前見了書特來說與爾耳寧

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事之四人相聚飲酒蔡和即時又寫

書差人去報曹操聞澤之計金為慶兵第一有詩為証

黃蓋深知關澤忠 故煩托歛與曹公 數行降札江南去  
百萬堆兵掃地空 致使周郎成大事 不教曹操運英雄

三國志

卷八

# 操命復往瑜寨



## 糜兵赤壁施謀畧 致使謀臣第一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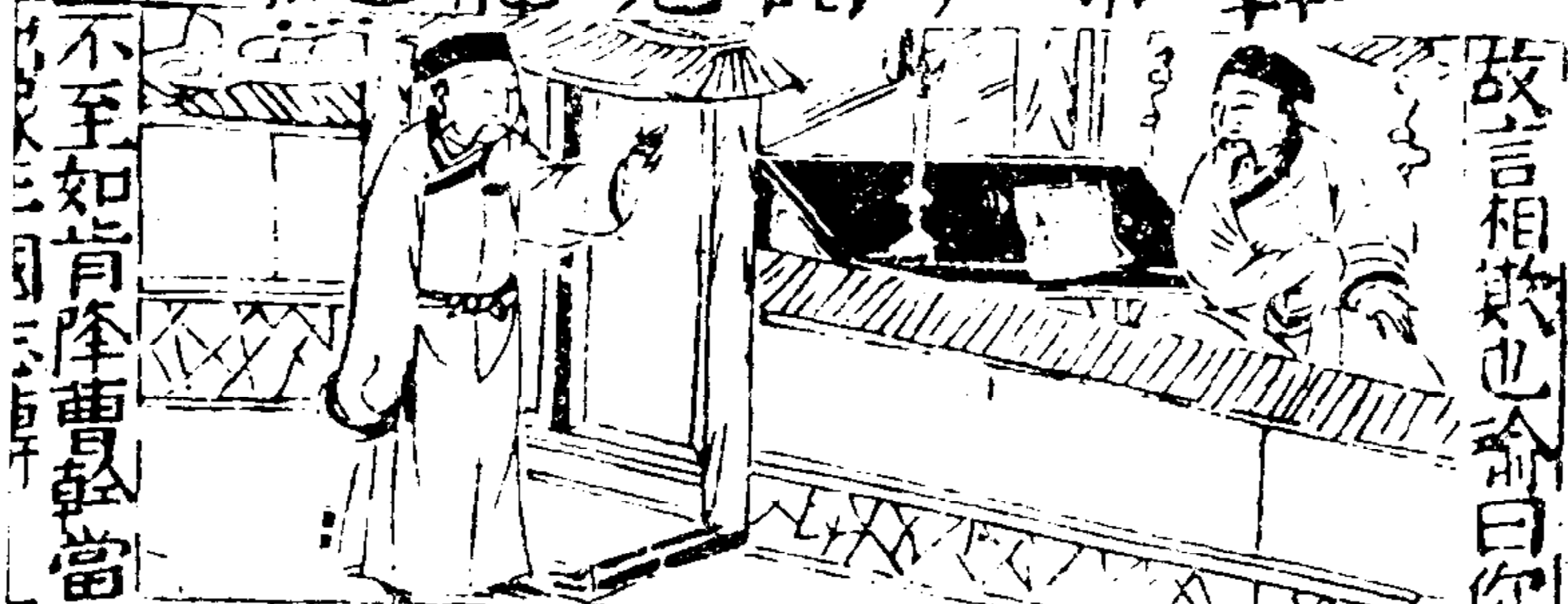
蔡和自發書報其羣友吾已同謀為內應關澤別將書差人報過江去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舡頭插青龍牙旗即是糧草降紅却說曹操又得二封書心中狐疑未信與眾謀士商議曰誰敢往江東打聽言未畢一人出而應曰其願往畢竟是誰

### 龐統智進連環策

將幹進言曰前者不成功而回心中自羞今捨命再與丞相一往如不成事耳當斬首擇大喜即時交將幹直到南岸水寨使人轉報周瑜上聽得將幹又到札拜天地曰吾之功只在此人身上遂使人分付如此如此元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要破曹除用火攻計曰吾已定計了統曰大江面上餘舡四散如何燒得除非敵連環陣計交他自定排做一處然後可燒只是曹操奸滑如何去得正無理會處及聽得將幹又到瑜因此大喜乃坐於帳上使人請將幹上不見來接心中疑慮又把舡放於僻靜岸口却來入見周瑜曰吾相與弟弟舊弟兄持來吐心腹事何

命已作也曰子雲高故欺吾大甚即幹伴笑曰吾相與弟弟舊弟兄持來吐心腹事何

統龐見謁戶扣幹



故言相欺也論曰你要說吾除非海枯石爛前番想舊日交情堪憐一箇箇你共相欺

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上報曹操致令殺了蔡瑁張允後吾大事不成皆是你也蔡中蔡和新來降吾你又來動說詞也吾不着儀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江去奈一兩日間要破曹也待留你在寨中必然漏泄左右可送子翼去西寨後廟中歇泊待吾破了曹賊那時送你過江未遲將幹再欲言周瑜已走入寨後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至西山背後小庵中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事幹在庵中寢食不安是夜星月滿天幹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走到山邊見茅屋數間內有燈光射出窺之見一人在燈下讀孫吳兵法幹曰必異人也扣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僻守於此統曰周瑜恃才自高不納忠良咸賢負德來守於此公乃何人也幹曰吾乃蔣幹也群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曰一向失志切乞恕罪請入庵共訴心腹之事幹曰明公之才何所不至如肯降曹當引進統曰恐不用賢耳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荐之

# 幹引統入曹操



如有一策文大小並無疾病皆安穩而得全勝也操又問之統曰大江之中潮汝生

心便當同行如遲事必泄矣幹與統便穿路到艇邊連夜投江北來到操寨幹先來見操備言前事操請相見出寨接入分賓主坐定龐統曰周瑜年幼恃才罔衆不用良謀欺凌舊賓自有退意操心無疑堅意相待飲膳操文繼馬邀龐統同觀柵寨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才也操曰先生勿得隱願教之統曰依山傍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有曲折雖孫武再生不過如此操大喜又引觀水寨統見向分二十四座水門皆用鐵鑊戰艦列為城郭咸小舟往來甚有次第統嘆曰只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所為果不虛矣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期不活操曰先生望賜指迷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統不敢妄言矣操喜回至帳中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法三畧六韜滔滔如流操殷勤相待統乃佯醉而言曰吾聞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此治之此時操軍不伏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中計忽聞有此如何不問統曰兵法與陣法伴皆足但可惜不能全耳操再三請問統

# 標宴統求計連環



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惜棄舟致生患若以大舟小舟各皆配合或三十為一排或

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下載粮草上鋪閣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若此順風浪復有何疾哉曹操下席謝曰非先生之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我之操即時便傳令喚軍中鐵匠連更晝夜造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歡喜有詩為証

赤壁鏖兵用火攻 一江波浪起烟中 若無龐統連環計 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曰某觀江左英雄都然周瑜者多吾將三十之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則則劉備休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奏請二公之職統曰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肯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文榜操命押付統問曰先生家世如何處統曰只在江左今得此榜可保全家也即時拜別與黃權曰事不宜遲丞相便可進兵休等周郎知竟操曰然統走至一人布袍道冠一把扯住龐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洋

正欲下船忽見



# 統辭曹出遇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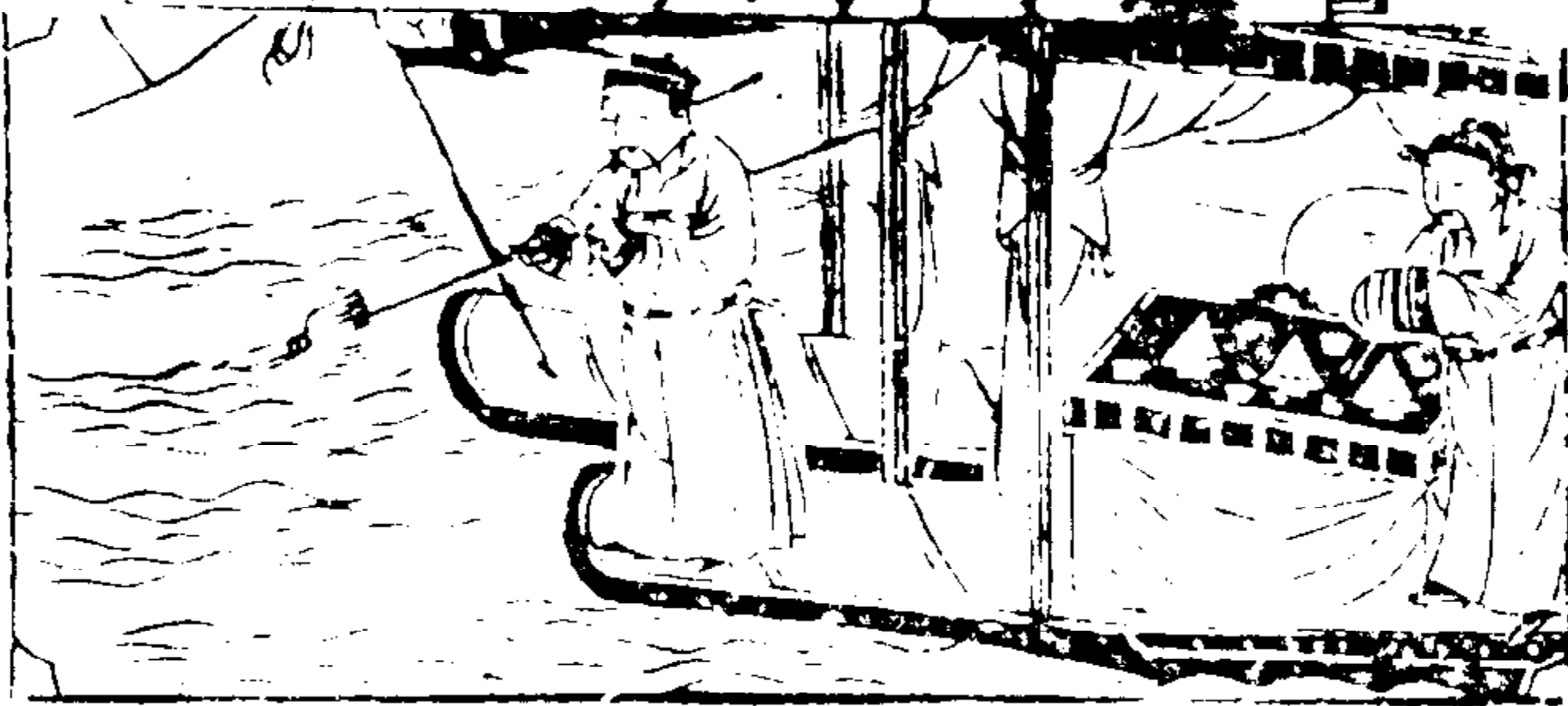


飲詐隆善你又來轉連環陣只恐燒不盡絕你們都把出這毒手來只賺得丞相須臾  
 我不過說得龐統魂飛魄散畢竟此人是誰

## 曹孟德橫槊賦詩

龐統問曰你是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回顧左右無人乃曰  
 果是如此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庶曰此間八十  
 三萬人馬如何不是性命統曰吾若怕死不來江北庶曰吾感皇  
 叔劉玄德之恩未嘗報得曹操送了吾老母已言平生不與操設  
 一計今於汝之事吾安肯說破他的計只是吾隨軍在此南軍一  
 到玉石不分豈能免吾難乎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則掩口而遠  
 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眼前之見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教  
 之統在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拜謝曰吾平生所計劉玄德伏龍  
 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不虛言也重蒙救命之恩統別了下船  
 回江東報周瑜只說徐庶當脫密使近人各寨暗布此事謠言次  
 日寨中三上向之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  
 馬超歸家可說及殺命許昌探大驚急聚文武商議操曰吾自領兵南征心中所憂者惟

曹機問鵝之兆



馬超韓遂耳今軍中謠言未知真實不可不信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言曰自

蒙丞相收錄重用恨身守功報效請得三千軍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急事自來告急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三關之上原有兵守今你統領三千馬步軍差張霸為先鋒星夜便往不可遲也徐庶別了曹操帶從騎便行此是龐統救徐庶之計也後有詩為証

曹操南征日夜憂 馬超韓遂起兵謀 鳳雛一語交徐庶

好是鰲魚脫釣鈎

此時操歡甚忽聞群鵝之聲望南飛去操問曰此鵝緣何夜鳴左右曰鵝見月明將謂天明故離樹枝而鳴也操大笑不止此夜醉酣交取梨來操拿梨立於舡頭上取酒洒於江中自滿飲三爵橫槊與諸將曰吾持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北寨直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對此景甚有感慨自當作歌汝宜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既當以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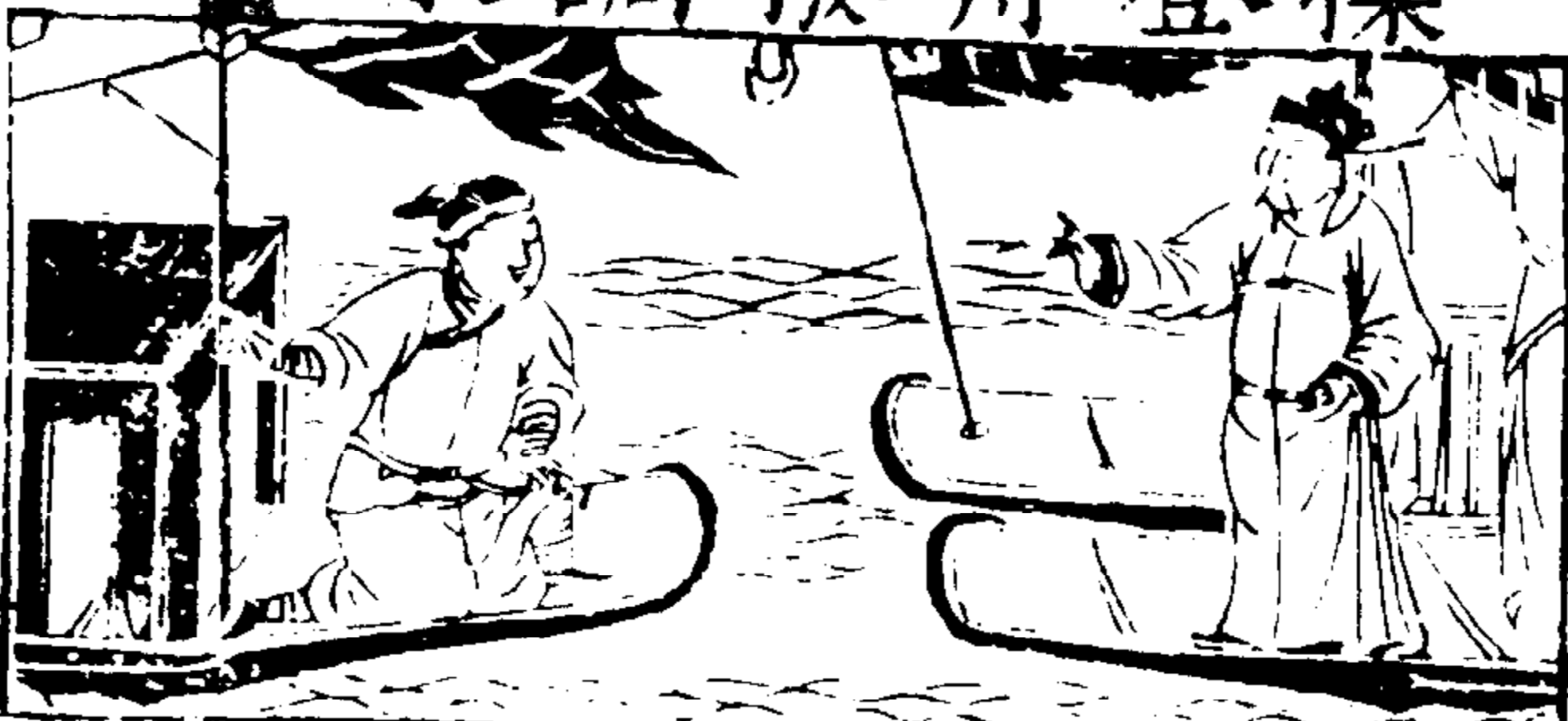
# 言利不出曹諫襲



丞相調遣魏日進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青子襟 悠子我心  
 呦七鹿鳴 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皎明如月  
 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 於用難存  
 契濶談燕 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逸樹三匝  
 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 周公哺吐 天下歸心  
 歌罷衆皆和之性劉馥進言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  
 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操曰何謂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逸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言也操大怒曰你安敢敗吾興也  
 手起一擗刺死劉馥於江中遂乃罷宴次日酒醒悔恨無及馥子  
 劉清告其父尸歸葬鄉里操泣曰吾昨日醉中誤傷你父悔之無  
 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清送靈柩即日而回十七日水軍都督  
 毛玠請曹操看水軍擺布畢竟如何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階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於旗戰具一應都完請  
 操至水軍中間大戰船上坐定喚過諸將聽令並各遵守隊伍伺

# 操登舟撥水軍



孟德美乎方今隆冬之際

候遣發水軍中軍白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  
 右軍青旗文聘水軍右軍黑旗李通馮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枚應使  
 夏侯惇曹洪護衛主張來往並戰使張遼許都其餘戰將各依隊  
 伍曹操令水軍隊中發擂三通各隊戰船八面而出於三江水面  
 乘駕是時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掉出陣起風帆衝破急浪穩如  
 平地比軍在船上跳躍施勇刺鉞使刀曹操觀之大喜以為必勝  
 之法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幡下雜聲注江濤又司船三十餘  
 隻往來巡警催督操正在將堂上觀看調撥已畢交收信號各依  
 次序回寨上有二十四門各有艦戰船護送操賞軍兵與諸將  
 曰若非天命照我安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應江如登平地之穩  
 吾到南岸人馬一湧而上程昱進言曰船皆連鎖雖是平穩但隄  
 防火攻難以回避操大笑曰仲德雖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兵  
 之妙荀攸曰仲德之言甚與吾合丞相何謂不知用兵之妙操曰  
 夫為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里然後依法用兵多勝少敗何況  
 際只有西風北風何曾有東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他兵皆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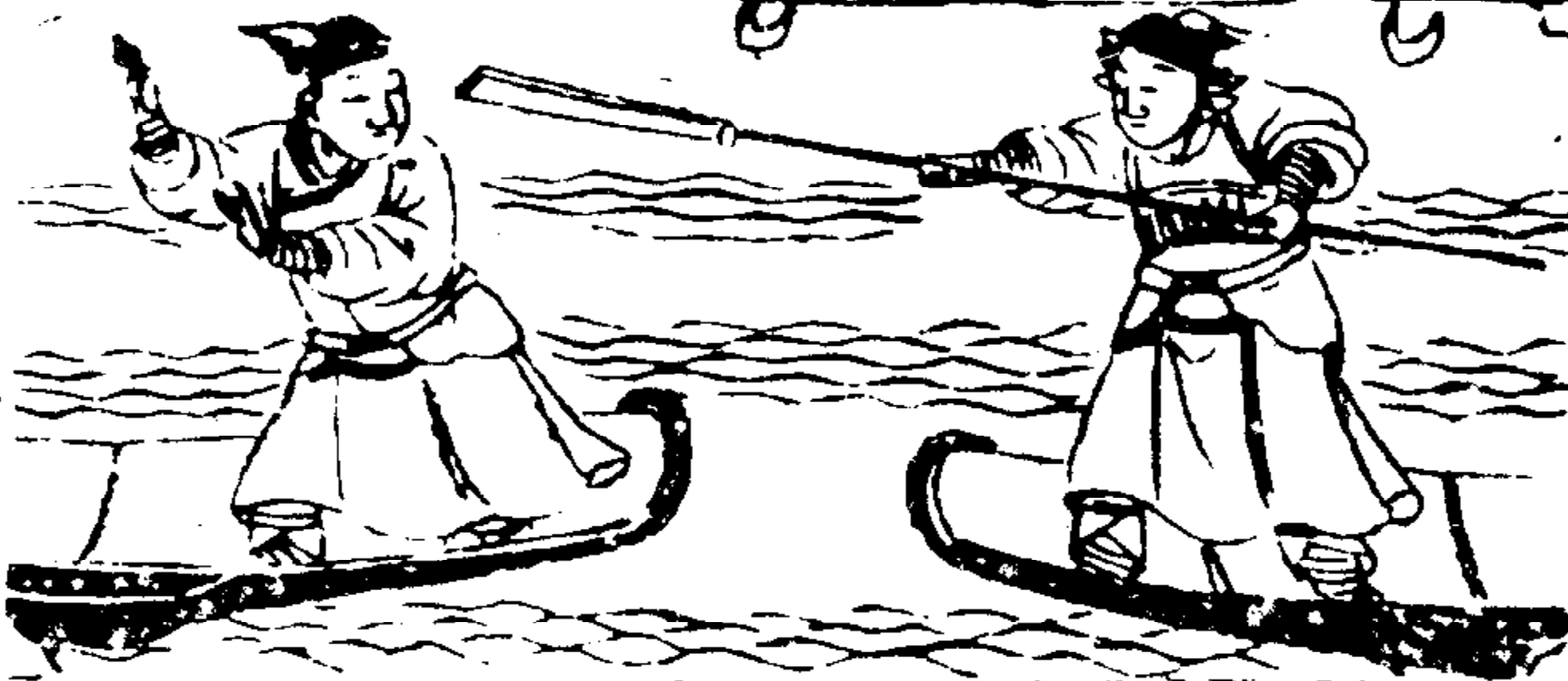
# 集張求兵建助



岸若用火攻必自燒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防即諸將皆頓首拜  
 伏曰丞相包羅天地算計之所及哉操與諸將曰青徐樂燕之  
 眾不諳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班部中二將出曰小將  
 雖幽燕之人素不乘舡願借哨舡二十隻直至江南先奪旗鼓舡  
 隻而回以示北軍亦能乘舡操視之乃表紹手下舊日隆將張南  
 焦觸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舡不得其便江南之兵從小在  
 於長江往來水上慣熟勿以性命為兒戲耳焦張大叫曰如若不  
 勝該當軍法操曰戰舡今已連鎖惟有哨舡每隻內只安得二十  
 餘人恐其不便焦觸曰若用大舡何足為奇望借小舡二十隻其  
 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到江南水寨酒要奪旗鼓回還操曰  
 吾願二十隻舡又差壯士五百人吾來日丹將大舡在於江面遠  
 接交文聘亦引三十隻哨舡接應你回焦張二人欣喜而退次日  
 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口上聽得水寨中發擗響皆出寨門長江一帶  
 青紅交錯焦張二人早引哨舡二十隻穿寨而出望着江南進發

却說南岸聽得鼓聲振響報入中軍說曹操調度軍來周瑜往山頂觀之見小舡衝波

# 具兵勝曹大敗



第一版之密又曹操多謀用何計以破之衆所答忽見曹操中一風折了中央黃

而水勢則誰敢先去轉當周泰二人出曰其守營先破敵周瑜大喜交傳令各寨嚴守

不可輕動轉當周泰各引哨艇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  
 憑一勇力飛擲小艇而來隨當手拿長鎗立在艇頭上焦觸舟先  
 到急火軍兵亂射之此轉當船頭相抵用牌遮隔觸挺長鎗想當  
 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殺焦觸其船急回刺斜里周泰船出張南挺  
 長鎗於船頭相近而過于終亂射周泰一臂虎牌一手提刀兩艇  
 相離得七八尺泰轉身一躍直跳過張南艇上一刀砍張南下水  
 亂殺駕船軍士轉當軍齊到十隻艇趕到之中與文聘艇相近而  
 邊排定艇隻而殺却說周瑜立於高山頂上並諸謀士望見江北  
 水面船隻戰艦各艇上旗幟號帶皆有次第回頭看文聘以轉當  
 周泰截江相戰文聘被轉當周泰攻抵敵不住而走轉周二將恐深  
 入重地將白旗招展報軍鳴金遂掉艇而回文聘駕艇走脫回報  
 曹操焦張已被吳將所殺操抱快不已且收軍回寨周瑜立於高  
 山頂上看隔岸艇隻收入寨去瑜觀之頗與諸將曰江北艇如履



# 周瑜觀旗昏悶倒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五三八

旗隨落江中瑜大笑曰未及破曹先有旗報操知曹寨裏軍看見中央黃旗折了各有

驚忽之意操備令如有再言旗折者斬於是眾軍更不敢說也周  
瑜在山上觀望至晚忽然狂風大作下觀江水亂石穿空洶湧拍  
岸風吹旗脚於周即面上瑜猛然省亮大叫一声望後便倒口吐  
鮮血諸將急忙救歸寨中未知性命如何

全像三國志傳卷之八終



ZW 21181888787185

書林 喬山堂劉氏 梓

諸將將周瑜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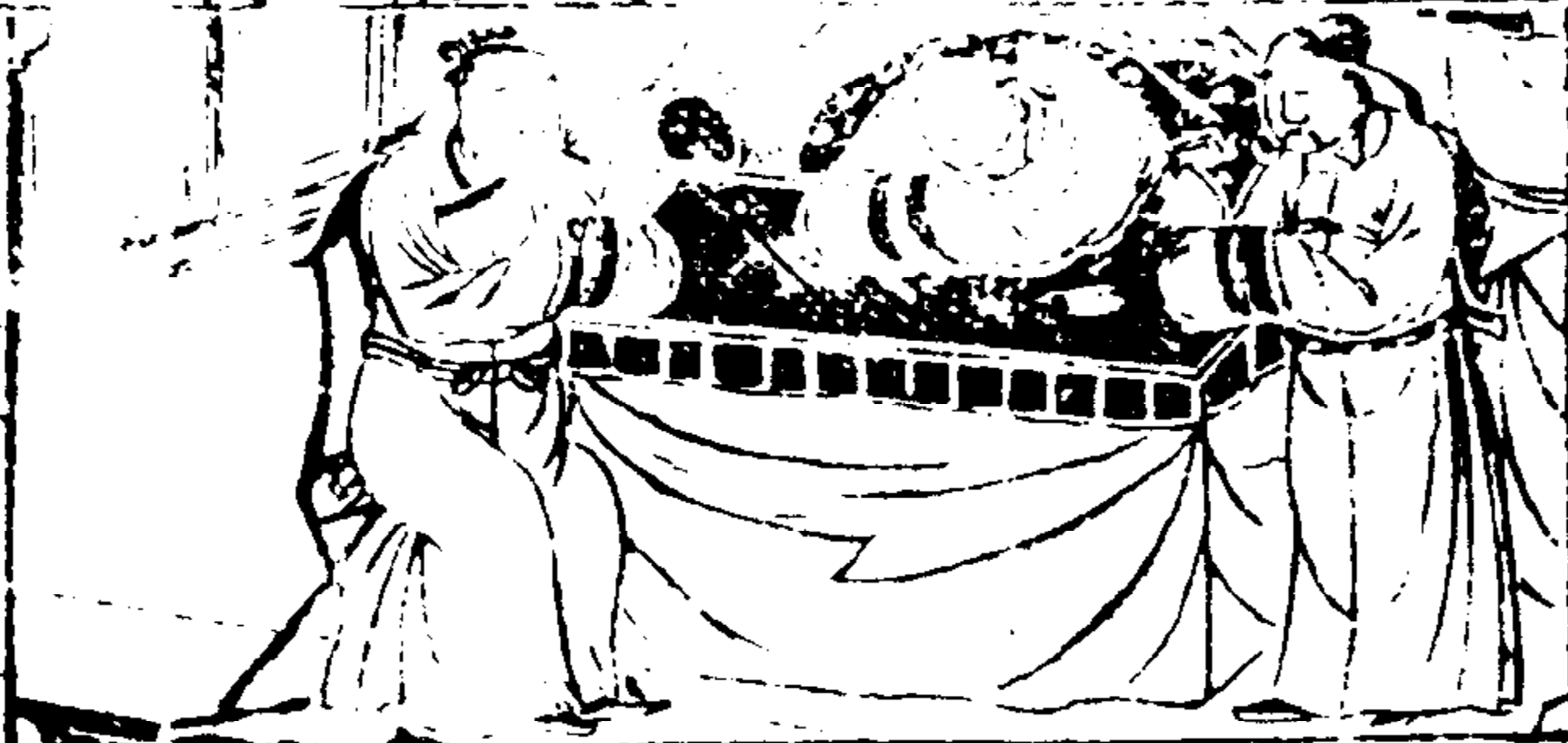


七星壇請香祭風

且說周瑜卒然得病，因帳諸將皆未動問，不知其意。愕然問曰：「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意都督如此。倘若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差人申報吳侯，知會魯肅。心中疑惑不定，來見孔明，言周瑜得病之事。孔明笑曰：「公瑾病根，我已知之。」肅曰：「誠如此，則國家大幸。」即請孔明同去探病。肅先入見周瑜在床，而曰：「肅問病已畢，乃對瑜曰：『肅適聞到孔明處，言都督染病之事，他知根源，便除見在帳外，欲求醫治。瑜命請入，乃令人扶起，坐于床榻之上。』孔明曰：『數日不面，鈞顏何期貴軀不安？瑜聞之，失色乃佯作呻吟之聲。』孔明以言挑之曰：『都督心中自覺煩積，必須用良藥以解之。但願先理其氣，若順一呼一吸之間，自然可痊。』瑜料孔明已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氣順，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可能順氣。瑜乃正容問之曰：『願先生教之。』孔明令索紙筆，凝退左右，密書十六字云：『欲破曹公，宜用火攻。』



孔明治周瑜病



西漢十年汝靈危室

萬事俱備止欠東風孔明寫畢度與周瑜曰此即都督病源妙用也瑜看了大驚暗想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吾心中之事只得及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病源如何可治事在危急望賜救之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上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用布陣排兵安民定國下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害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築一臺名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亮於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風助亮督用兵如河瑜大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得一夜順風大事可成也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周瑜大喜即差五百壯軍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祈候使令孔明曰都督可速起調兵莫誤日期道罷相列於壇前同上馬便乘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員二十四丈每層高三尺三層共計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青旗七面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皂旗七面按奎胃昂畢觜參磨白虎之威南

諸葛亮登壇祭風



紅旗四面按井鬼柳星張碧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上按六十四

卦分方位而立上一層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風衣博帶

朱復方碓前左一人手執長竿尖上用雞羽為葆以招風信右一

人手執長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一人捧劍右一人

捧香壇上二十四人俱各執旗幢幡寶蓋專等孔明登壇作法十

一月二十甲子日孔明沐浴齊戒身被道衣散髮跣足來到壇前

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在軍中相助公瑾調兵不可有誤但看南風

起即便動兵孔明又為守壇將士不可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

不許失口亂言如違者斬孔明緩步壇上現瞻方位已定焚香

如貯水於盂仰天暗祈下壇於帳中令軍更替吃飯是日上海三

次下壇三次不見風起周瑜請程普魯肅等在帳中伺候只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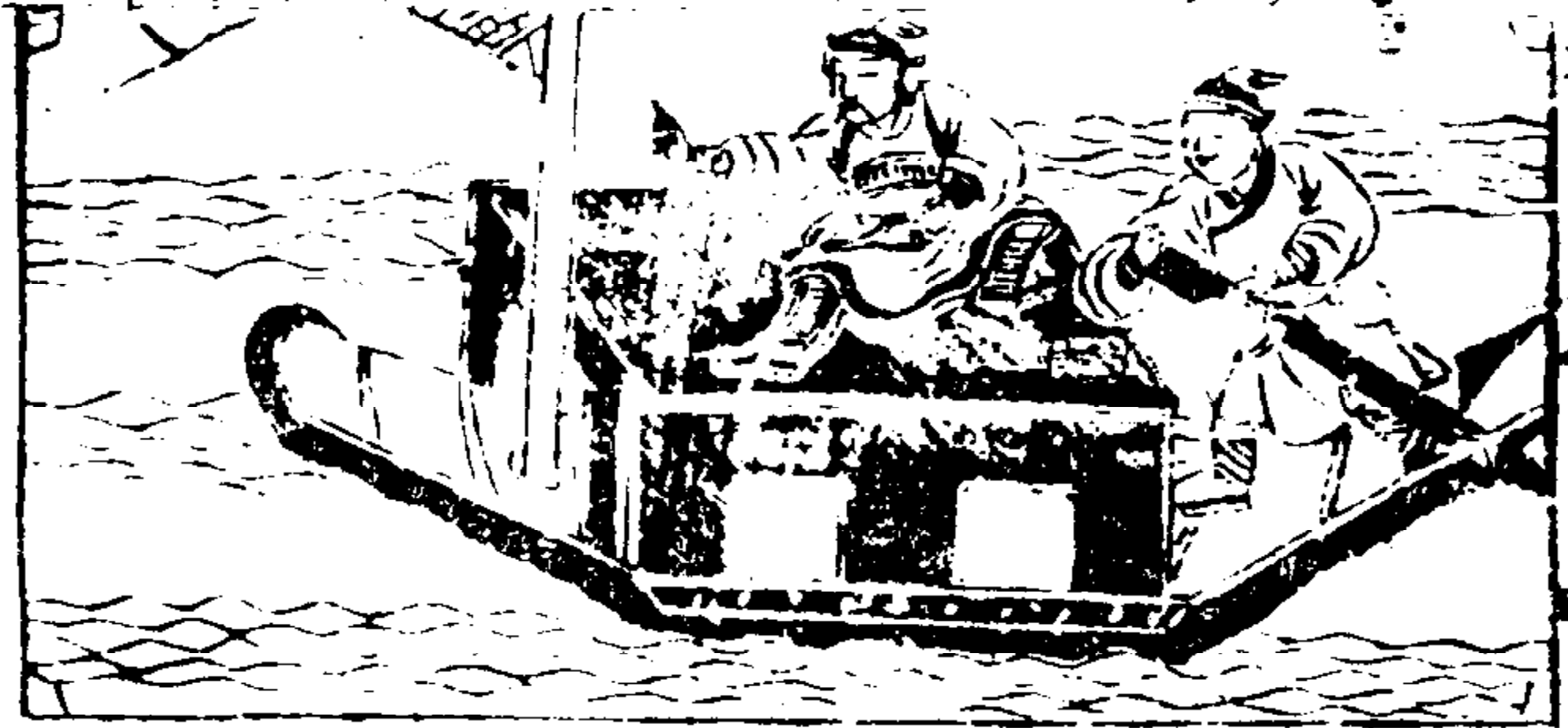
南風起報知吳侯應接此時黃蓋已備大船二十隻內皆草乾

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黃布遮蓋無類上插

青龍牙旗紅尾各繫走舵又選二百精銳水手在帳上听候

周瑜說令此時其寧關澤與蔡中蔡和水寨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東吳軍馬把持

# 周公瑾共赴孔明



水洩不通  
孔明帳下

瑜令周瑜在帳坐談探馬未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里只等都覺  
進兵周瑜即差魯肅通告各船將士收拾船隻軍器帆檣等件休  
遠遲候瑜對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安有東風將近三  
更忽听風起飄動旗幡瑜出帳觀之曰此人能奪天地造化之功  
果有鬼神不測之術若欲留之乃東吳之大患也殺之免生後日  
之憂急喚了奉徐盛背軍二百用船一隻一百人跟徐盛從江徑  
去一百人跟了奉從早踏去如到南屏山七星壇前拿住諸葛孔  
明碎屍萬段將頭請功二將領令前到南屏山兩塔來殺孔明詩

七星壇上正嚴凝  
劍擊東風頃刻興  
萬里雲烟皆動盪  
三江坡裡盡掀騰  
還鄉解使高皇詠  
討道須教列子登  
當日孔明施妙計  
致令公瑾顯才能

又詩曰

東風一夜起江湖  
百萬曹兵及胆寒  
諸葛身亡千載恨  
再無人上七星壇

徐盛追諸葛亮



當日徐盛丁奉飛奔離前不見孔明執旗將士答曰軍士却說下壇去了徐盛丁奉

江邊小卒曰昨夜一隻快艇停在前面江口見披髮先生下船

艇便開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水陸兩路追來遙望前艇不遠徐

盛在艇大呼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于艇尾笑曰拜上

都督速急用兵諸葛暫出夏口與日再拜相見靜軒先生詩曰

一火法燒百萬兵 東風轉起便逃生 尚即空有妨賢計

妙策安非及孔明

徐盛曰有眼要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必來殺我早

令子龍等候多時將軍休來追趕徐盛見前艇無逢只頓起來將

近趙雲搭箭立放船尾大呼曰吾奉主命來接軍師本待射死你

破曹用人之際免傷你命射斷拽蓬脚索那蓬墜下其船便橫趙

雲孔明順風而去岸上丁奉慌喚徐盛那近岸曰諸葛神机妙笑

人不可及更兼趙雲萬夫之勇不如回見周瑜說孔明預先約趙

雲在岸邊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使吾日夜不安矣不

如魚曹操運和共會

劉倫諸葛以絕後患

曹肅勸先瑜破操



周公瑾赤壁鏖兵

曹肅諫曰豈以小失而廢大事曹操甚於劉備十倍不先除操舟無日矣事成之後除備不難周瑜從肅之言與集諸將听令其寧帶蔡中并降卒沿江而進只打彼軍旗幟直取烏林地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奉火為號只留蔡和一人我有用處其須計去了二喚太史慈領三軍直刺黃河地界截斷曹操合應之兵追逼曹兵放火為號盡看紅旗便是吳兵接應三喚應引三千軍往烏林接應其軍焚燒寨柵四喚凌統引三千軍直取夷陵說首只有烏林火次以兵應之五喚董襲引三千軍直取陽陵奔操寨中六喚潘璋引三千軍盡打紅旗隨後取漢陽後應董襲六隊船隻各分去却使黃蓋令小卒遞書報操知今夜五更但着船頭插青龍牙旗即蓋之粮船也黃蓋安排火船背後四隊戰船以為策應第一隊韓當第二隊周泰第三隊蔣欽第四隊陳武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壓隊周瑜程普在船艙上調兵左有徐盛右有丁奉只有魯肅關澤關通及眾謀士守寨孫權在岸上

孔明調兵將大

為先鋒直抵新黃地



不可離城列

面進兵侯自為後應周喻調度整兵自去程普深服不已瑜

人於西山上放流砲南屏山舉號旗完備已定玄德在夏口見一

族船到乃是劉琦親自出服消息忽報孔明船到玄德劉琦迎

接登城玄德大喜拜見孔明孔明問所練軍馬戰器皆備否玄德

曰收拾已只候軍師調用孔明與趙雲曰子明可帶三千人馬

渡江徑取烏林小路陳平善深處理伏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

走未若他軍馬過半就放起火未必獲全勝矣趙雲曰烏林有

兩條路一踏通南郡一踏取荆州不知向那條路去孔明曰南郡

勢逼操不敢往必走荆州此計昌趙雲領計去了又與張飛引三

千軍截斷夷陵葫芦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走北夷陵來

日經過必然埋鍋造飯只看烟起便就邊放起火來殺出披掛張

飛領計去了孔明與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連江勦辦敗

兵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與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在為

緊要公子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兵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

琦去了孔明與玄德曰主公可以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

關羽華容道埋伏



周郎成大功也時有雲長在側孔明前然不採雲長半晌志氣不住厲聲曰關羽自從

兄長征戰許多年未嘗相離今日逢此大敵全不交用此是何意

孔明笑曰雲長勿怪亮本欲煩足下把華容一處要緊隘口爭奈

有此遠碍雲長曰有何遠碍願請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

甚厚誓以德報之今曹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恐

放走因此不敢雲長曰當時曹操果是重待關羽曾教顏良誅文

丑解白馬之圍已報之矣今日撞見豈敢放私願立軍令狀已正

軍法恐曹操不從那路走怎生奈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如

探不來我罪如你玄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

上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烟引曹操兵來雲長曰曹操望烟知埋伏

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知兵書有虛七實七之論操雖能用兵

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為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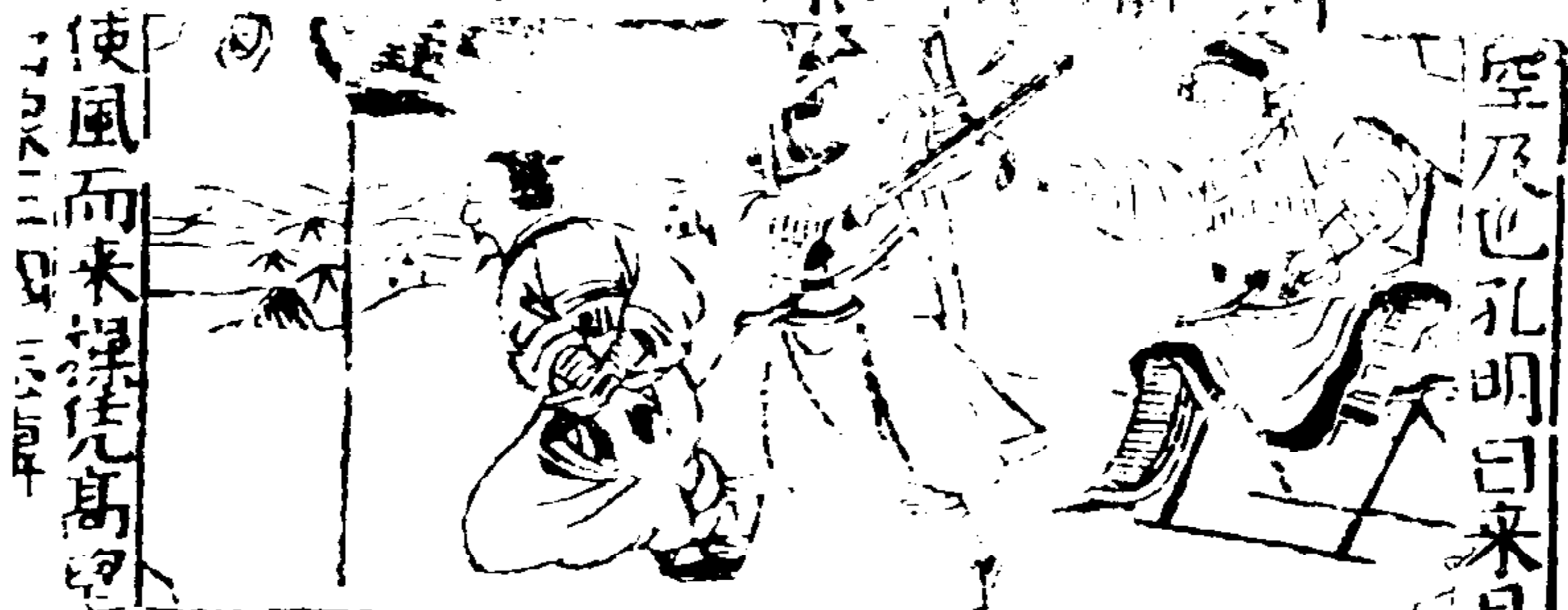
將軍勿得吝惜情雲長領了軍令引關平周倉五百刀手投華容埋

伏去了玄德與孔明曰吾弟雲長素氣深重若曹操果投華容只

恐妨他孔明曰吾夜間就象曹操未合身亡這意思與雲長補報玄德曰先生神策在

孔明曰吾夜間就象曹操未合身亡這意思與雲長補報玄德曰先生神策在

周備斬蔡和祭旗



空及也孔明曰來日大雨之後曹操必走華容吾今與主公往樊口首領即破操留徐  
 乾簡雍守成曹操大寨中與眾將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  
 怪星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甚是不祥望丞相防之操笑曰  
 將至一陽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軍士忽報江東二  
 隻小艇來列說有黃蓋密書操喚入其人呈上書云周瑜閑防得  
 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探得却陽湖新運到糧草已裝載了蒙周瑜  
 差遣巡哨東川方便必先殺江東名將獻首納降料是今晚二更  
 看船上青龍牙旗即糧船也將大喜遂與將水寨中大船上現  
 看黃蓋船到周瑜候天色向晚令軍士縛倒蔡和瑜笑曰汝是何  
 人敢來詐降吾今將汝當福物祭旗蔡和大叫曰汝家關澤耳寧  
 亦曾同謀瑜曰皆吾之計也捉到江邊草旗之下奠酒燒香一刀  
 斬和用血祭旗畢黃蓋在第二隻船上使披掩心手持利刀樓上  
 大書先鋒黃蓋駕一舟順風望赤壁進發是夜東風大作波濤洶  
 湧曹操在軍中遙望隔江迎風長笑忽軍士指說江南一簇帆慢  
 之報杯皆插青龍牙旗上有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黃蓋來降此

使風而來操使萬...



# 賈公覆前射又聘



天助我也其船漸近程昱省了告操曰未船必詐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昱曰糧在船中重而且穩今現船輕而又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緊倘若詐何以當之操曰誰去止之文聘應言直在船上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抱住衆軍齊叫下手蓬聲未絕弓絃一响文聘左臂已中一箭倒在船中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划前船一齊放火火起風威風添火勢船如箭放火焰漲天二十隻撞入水寨所撞之處尺皆釘住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齊到俱見三江火逐風起曹操回現岸上營寨處處火起黃蓋跳在小船中背後教人駕舟來尋曹操上見火勢跳上岸口張遼駕一小舟扶操下船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脚踏船頭手執利刀高叫操賊休走操叫苦連聲被張遼一箭射中黃蓋肩高奮身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疋走時滿江火滾喊聲振天左邊韓當將欽兩路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周泰陳武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此時三江水戰

赤壁鏖兵被鎗中箭火焚溺水死者無數後賢詩曰

赤璧遇周郎



浩上長江風浪生 當年赤壁夜交兵  
 妙用何能及孔明 戰艦艘艘乘列燭  
 二喬穩坐東吳地 留得周郎萬古名  
 又詩曰

山島月小水茫茫 追憶前朝暗慘傷  
 東風有意便周郎 火延戰艦旌旗赤  
 滿條光景几斜陽 南土無心迎魏武  
 烟漫長江草木黃

曹操敗走華容道

錦官突烟冒火未攻水邊所待兵卒報道後稍舵上有人高叫將  
 軍救我當當知此必黃公覆也乃急救之咬出前標箭頭陷在  
 肉內用刀剝出箭頭扯旗束之脫去軍衣將自己戰袍與黃蓋穿  
 令別船送蓋回寨療理耳軍中蔡中引入曹操寨深處將蔡中絞  
 死就軍中放火呂蒙遙見軍中火起也放起十餘把火接應耳寧  
 潘璋軍裝分開放火四下喊声大振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  
 中奔走引十數騎至操令一處尋路張遼道只有烏林地面空

# 曹操大敗走烏林



高可走曹操依兒走烏林背後呂蒙趕到大叫操賊休走操催軍向前留張遼斷後敵  
 呂蒙前面凌統軍從山谷中殺出前後掩殺曹操肝胆皆裂徐晃  
 引軍來救文海路走背後呂蒙凌統殺來張遼徐晃得操密方又  
 得去紹降將馬延張勳引三千北軍當夜見滿天火起起是山放  
 前操救二將引軍救應開路保操先行行未二十里耳響聲來馬  
 延張勳被早斬之陣知大驚望西逃生撞見張郃操急回斬後  
 縱燒如鞭音至五更望見火光斬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地軍  
 士驚曰此是烏林打却之地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仰天大  
 罵曰半矣周瑜無謀諸葛少智若是吾用兵預先在此埋伏如之  
 奈何兩邊鼓角响處火烟連天一彪軍殺出大叫趙子龍在此守  
 賊多時操令徐晃張郃雙敵子龍數十合操冒火而走天色微明  
 黑雲罩地東南風尚然未止驟雨大降操與軍冒雨而行濕透衣  
 甲辰巳二時風止雨息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中打獵  
 食草火造飯又聽得山後李典許褚保護眾謀士百餘騎打獵  
 天喜令軍士將糧米裝載于馬上人報一處是南夷陵大路一處是北夷陵小路

# 張飛凌戰曹兵

謀故便教人於僻地



里夜南郡江陵軍士曰南夷陵過胡口去晨便操故走南夷陵行至葫荽口軍士

飢餒走不動操故前軍士暫住將馬上糧食就山邊揀乾地埋鍋做飯皆割馬肉燒吃盡皆脫去濕衣於火邊焙乾馬皆卸鞍操坐於疎林之下仰天大笑諸軍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將意出趙雲如今又笑為何緣由云笑瑜亮雖有才智不足耳若我用兵這裡埋伏一軍在葫荽口說得性命難免重傷吾故笑之說猶未前後軍一齊發喊一聲中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火烟布滿山口張飛橫矛勒曹軍見了及皆胆寒許褚騎無鞍馬未戰張飛張遠徐晃夾攻操走諸將各自逃走張飛後面襲來操回顧諸將多有帶傷操問曰前面有兩路皆通何處軍士曰兩路皆可取前部操問何路更近軍士曰大路遠五十里小路近五十里只是地狹路險難行操令人上山望之回報小路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令便走華容小路諸將曰火烟起處有軍馬何故到小路操曰豈不聞兵法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將多疑如今我軍來小路却伏兵在大路吾已料定因此却走小路諸

# 曹操敗走華容道



將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勒兵走華容竟奔荆州

## 関雲長義釋曹操

當時人皆飢倒馬皆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者鎗者剋強而走衣中濕透個不全軍器旌旗紛々不整大半鞍轡衣服及皆拋棄正值隆冬凍寒其苦不可勝言前面行不到十里操問如何軍馬不進軍士回報曰前而山僻小路早辰下雨泥濘內水積不流恐陷馬蹄不能前進操怒曰軍有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安橋直有不堪行之理即傳波令教老弱中傷者在後行強壯者都要砍柴搬運草草填塞道前先行操恐後軍趕來急放炮響落後軍引百餘騎掣刀在手行遲慢者斬之飢者倒地操令人馬過而過死者無數號哭於路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有若可憐者斬之華容道止三個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坑塹一停跟隨操過此險路稍平得回頭看止有三四百騎後隨並無在甲者將曰馬及困乏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荆州將息未遲又行數里見前面人

言周瑜諸葛足智多謀料他無能為也今此一敗是吾敗敵之過若就此處伏兵殺

關雲長系釋曹操



關雲長就縛矣言未了

一聲鼓响五百刀手攔開雲長截住歸路操軍見之亡魂喪胆操曰既到這里只得決一死戰眾將曰人須不怯馬力竭矣戰則必死程昱曰雲長傲上而不忽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家備於天下必相舊日魚有恩在彼死何不下馬告之必脫此難也操下馬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欠身答曰關某奉諸葛軍師將令時候丞相多時操曰操軍敗勢甚窮此無路望將軍念昔日之恩為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丞相厚恩曾刺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已報之矣今奉將令豈敢為私乎操曰將軍五關斬將之時還記得否大丈夫處世當以仁家為重將軍素明春秋豈不聞尹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之低首不語操引此故事說此方雲長是個家重之人又見曹操軍士眾皆垂淚雲長思舊日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叫操軍放心回去不必疑心曹操見雲長眾軍攔開拜辭而別將士一齊冲過護送曹操去雲長嗚呼眾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心大喝一聲並皆放之史

正得隊中

張遼驟馬而至

# 曹操敗兵入南即



官詩曰

澈胆常存義 忠心正報功 威風齊日月 名譽振乾坤

忠勇高三國 英雄陷七屯 至今千載下 軍旅拜英雄

曹操脫華容之難行出谷口止有二十七騎南即曹仁引軍來接

操曰險些與你不得相見曹操接入南即須臾張遼也到言雲長

少德陸續敗軍眾將皆至操点將校死亡中傷極多操令將息坐

至半夜仰天大哭眾將曰丞相於虎穴中逃難幸無俱怯今到南

即人得食馬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仇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

孝耳眾將曰郭加已長丞相哭之何意操曰若郭加在不使孤有

此大患遂抱胸哭曰哀哉奉孝惜哉奉孝眾皆默然史官詩曰

緯地經天實可誇 少年才冠中華 曹公深識真梁棟

兵敗還思美郭加

次日曹操喚曹仁曰吾班師回許都再未復仇汝可保守南即整

壁休出他兵侵犯吾有一計密封在此非急休開則依計用之

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荆州元降又官帶回計都性用仁問合肥襄陽誰可守之

曹操收兵出許



操曰荆州襄陽汝自守之夏侯惇守合肥乃是重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

為副將把守此地曹仁令曹洪把守夷陵為南郡之勢以防周瑜  
操分撥了上馬引七百餘眾回許昌玄德諸軍奪得馬匹器械糧  
草已回夏口雲長不獲一騎及皆放了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  
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今連蓋  
去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莫非將  
軍見怪不肯迎接雲長曰羽未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肯投華  
容未否雲長曰曹操果來羽念舊恩放脫去了孔明曰別拿甚將  
雲長曰皆不曾拿得孔明曰此是雲長故意放了昔日漢高祖斬  
丁公封雍齒所以正軍法也王法乃國之典刑豈容人情義已  
道下令伏罪不能免推出斬之以正軍法玄德苦告曰吾兄弟三  
人昔日結義誓同生死今日犯法雖當死罪奈何違却前盟何忍  
獨死望權記過後以功贖之眾皆拜三哀告孔明方終放免

周瑜南郡戰曹仁

前收兵占將功勞申報吳侯俱各賞勞畢進兵攻南郡周瑜與程普魯肅高謙玄德



趙子龍能兵接周瑜



之事軍事報玄德使孫乾來作賀瑜喚入見禮畢獻上札意瑜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  
屯兵油江口瑜驚曰孔明在否乾曰敢有在周瑜曰足下先回瑜  
親來相謝乾曰肅謂瑜曰却總都督如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  
江口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多心力用了許多錢糧害了許多  
主靈備懷不仁要奪南郡肅曰何策退之瑜曰我親去和他商談  
若應得本分比及取南郡如意不合先結劉備肅曰某願同往引  
三千騎投油江口來孫乾回見劉備說周瑜親要來相謝玄德問  
孔明未意若何孔明笑曰止為南郡而來玄德曰若提提如何應  
答孔明囑付如此答應玄德知會了孔明於油江口擺開戰船軍  
報周瑜人馬到了孔明使趙雲將數百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  
甚不安行至營門玄德孔明接入札畢兩邊對坐玄德奉酒致謝  
慶兵之勞酒行數巡瑜曰玄德公移兵屯於此地莫非有意取南  
郡否玄德曰聞都督取南郡故未相助若都督不取備代取之瑜  
笑曰南郡在吾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曹操北歸今曹仁守南郡  
千如必有奇計但恐公不能取耳瑜曰待我取不得之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

東吳調兵攻南郡



在此為証都督勿得反悔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

言甚是公論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任吳  
兵先取如取不得主公取之周瑜辭別玄德問孔明曰先生如此  
回話未當劉備曰身四海無立足之地若得南郡權且容身  
今教周瑜去取城屬東吳如何得居孔明笑曰當時勸主公取荆  
州不聽今日却又想耶不須主公憂慮但看周瑜去廝殺早晚教  
主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聽言大喜江口屯住接兵不動周瑜魯  
肅面聚肅曰都督如何許玄德取城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若得  
虛做人情即令蔣欽為先鋒丁奉徐盛為副將撥五千精兵先渡  
江吾隨後應之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夷陵以為犄角之勢添  
清高壘再不出戰人報吳兵渡江必須迎戰仁曰堅守勿戰為上  
號將牛金曰吳兵臨城不出是怯也願借五百軍士某當決一死  
敵仁從之令牛金出城正遇丁奉約戰五合敗走牛金引其趕入  
陣去被蔣欽困在陣中不能得出曹仁城上望見欽自為長史  
陳矯諫曰丞相以重托將軍牛金不聽妄自出戰以致如此將軍不可輕出而救乎仁

# 陵夷奪其霸與耳



曰不然若牛金有失南郡不可保也遂披甲上馬引數十騎殺入吳陣陳矯城上吶喊  
 播鼓徐盛迎戰賊走仁直殺入城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  
 在陣中不能出仁復殺入重圍所至處真敵遮攔正遇蔣欽攔路  
 被仁殺散吳兵大亂仁弟曹純兵來殺得吳兵敗走獲勝而回陳  
 矯等迎門接着奉孫權仁矯曰將軍真天人也蔣欽兵敗折傷致  
 多田見周瑜大怒欲斬之眾將告免其罪曰都督未可造次曹  
 仁令曹洪拒住夷陵為犄角之勢願乞精兵三千某遂取夷陵都  
 督可取南郡瑜休言而行細作報知曹仁陳矯曰將軍若不救夷  
 陵則南郡勢孤矣使陳矯純牛金暗引軍三千去救曹仁在  
 前誘敵吾後接應其地幸夷陵曹洪與寧交鋒二十餘日洪軍敗  
 走寧遂奪了夷陵至黃昏曹純牛金兵至四下相合圍夷陵探軍  
 飛報周瑜上驚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此正冲要若不分兵去  
 救倘曹仁前來兩下危矣呂蒙曰并吳霸江東股肱之臣若不救  
 之何以使人留凌公績當之蒙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獲  
 公績敢當此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為期統可當之十日外不稱其狀

周泰領兵救耳



瑜書與曹洪言曰人付以統即日起兵奔夷陵來家對瑜曰夷陵有梓小踞取南郡極便  
是山踞險隘可差五百軍去小住或到賊營截其退敵軍可得  
連夜進兵使襲南郡可一鼓而下瑜從之烈誰可突圍而入以故  
將軍周泰聞其願往即到城下其望見周泰至出城迎之泰說  
都督提兵全軍傳令教軍士嚴壯飽食米日內應曹洪曹純牛金  
其謀即日周瑜兵至牛金口先使人報南郡然後敵之洪遣人報  
曹仁次日兵至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抄圍賊營曹洪大  
驚吳兵掩殺曹洪曹純牛金畏然投小踞走亂柴滿道馬不堪行  
及皆棄之吳兵得馬三百餘是周瑜驅兵連夜赶到南郡遇着曹  
仁軍馬兩邊混戰至晚各自收兵

諸葛亮一氣周瑜

曹仁發將與眾商議曹洪曰日今折了夷陵勢已危急何不拆開  
水田所遺計策觀之以解其危曹仁曰汝合吾意關封者一德令  
五更造飯平明時候分軍出城上虛插旌旗遙張言勢軍分三  
路而出周瑜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陣亡於南郡城中人報曹兵分三路而出瑜上

# 陳矯射周公瑾



現見城中虛傳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縛束包裹周瑜暗付曹仁必先准各  
 逐下將臺傳令兩軍分左右為翼如前軍得勝仗方追趕直待為  
 金方許退步程普督後軍鼓角响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至門旗  
 鞭就令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洪敗走曹仁戰周泰十餘合  
 敗走曹仁曹洪押後周瑜指兩翼軍冲出曹兵大敗周瑜引  
 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尽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兵  
 跟定周瑜見南郡城門大開城上又無軍馬指點眾軍入城瑜在  
 背後縱馬入到襄城濠邊陳矯在城樓上望見一軍進濠向兩  
 翼齊發箭如雨下先入門的都落陷馬坑去關公勒馬被一  
 箭射中左臂翻身落馬金從門內殺出來捉周瑜却將徐盛丁  
 奉救離城中吳兵自相踐踏路墮坑者無數曹仁曹洪分兩路  
 殺來吳兵大敗却得統軍從側截出救了曹仁引得勝軍回城  
 程普收敗軍傷者極多徐盛丁奉救周瑜到中軍帳內喚醫者用  
 鐵鉗取出毒箭將金膠藥藥於口痛不可當夜食俱廢醫者言  
 箭頭上有毒不能  
 三日後

仁令只萬制瑜



取報知程普與眾將商議不若權且罷兵而見其兵却存  
 將皆云此論極是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軍  
 曹仁自引大軍搥鼓吶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  
 問曰何處搥鼓吶喊眾將皆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敢欺我  
 也吾知曹兵敢來將為我軍德謀既欲為兵何為不出請來吾問  
 之程普曰曹兵連日叫罵為公瑾瘡痛醫者囑付慎勿輕動周瑜  
 曰汝等不戰之意各問程普曰眾將皆欲罷兵誓曰江東未待公瑾  
 口中復却作區區周瑜听罷忿然躍起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爵死於  
 沙場幸也豈可為名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披甲上馬引兵  
 出營戰曹仁眾驚駭瑜曰曹仁匹夫見周瑜不戰而退者足皆驚  
 嚇曹仁回頭眾將曰可大罵以激其戰周瑜大怒滿營出迎周瑜  
 大叫一声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趕來眾將向前抵住搥戰一  
 場救周瑜回寨瑜曰吾身全無痛楚今日噴血墜馬者欲令曹兵  
 可使心腹數人去城中詐降說我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却

趙子龍取其兩郡



四下埋伏一鼓可擒曹仁必得南郡矣程普依計而行即時帳中奉起哀告及傳都督  
 箭鎗大發而死各寨報差曹仁與眾商議曰周瑜金帛進裂噴血  
 墜於馬下不久必亡忽報吳走出十數个軍士走來報知根由即  
 日眾將掛孝我等原是曹將被擄入降故來歸投就報此事曹仁  
 大甚賞賜了當即商議今晚去劫奪周瑜屍首斬頭送許昌陳  
 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慢曹仁撥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  
 紳為後應領兵出城只留陳矯守城當日結束已定初四夜到周  
 瑜寨門不見一人虛插旌旗知是中計急慌退出四下砲聲齊發  
 東門箭如雨下欽殺素西門周泰潘璋殺來南門徐盛丁奉殺來北  
 門陳武百餘家殺來曹兵大敗急望南郡而走三路軍皆被冲散首  
 領不能相救曹仁殺出重圍來投曹洪吳將奔走殺到三月離南  
 郡不遠一聲砲响統引軍關隘大殺一陣曹仁領軍奔命而走  
 陣見其軍大統一陣不敢回南郡急走襄陽周瑜程普軍到南郡  
 城下接上一將叫曰吾乃常山趙雲也奉軍中將命取城多謝  
 明先主計令趙雲城外埋伏只等曹仁出城殺在取了南郡殺死陳矯安民已

諸葛亮一氣周瑜



周瑜怒其軍遂取荊州凌統領兵襲奪陽羨後却取此城未進荊州城中軍馬未救曹仁正撞張飛殺出曹兵北走張飛在荊州也任探馬又報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賁在符詎稱曹仁在符詎引兵來却教關公取了襄陽二處城池不費兵力盡屬玄德周瑜聞諸葛亮得在符詎程普口想是定陳矯因此許兵符周瑜聽知諸葛亮借東吳之力而取荊州言符詎於筵裂昏倒於地眾救方甦眾將力勸瑜怒曰下流賊豈能急沮吾怒恨在德謀可助吾之力即日起兵攻打南郡遂取之遂奪之願也

諸葛亮傍行四部

軍士報瑜喜肅至請入帳中周瑜言吾欲起兵戰劉備以決勝負子敬曰不可方勝曹操吳侯見攻合肥未下不可與劉備爭併倘曹乘虛再未其劉危矣况劉備日與曹操至厚倘或通消息則同攻吳地將何取勝瑜曰吾昔用計以策損蔡瑁特請他城深可恨也曹公雖在許都其親見劉備把酒說他不服那時動在宋連諸將曰子敬之言甚是瑜使令魯肅往南郡未到期時



劉琦出見魯敬



劉琦公之事喻曰

肅曰我要見皇叔有話說雲答曰主人和軍師都在荊州肅又往荆州孔明出城迎接  
 魯肅入衙祀畢玄德與魯肅分賓主對坐魯肅進曰主公吳侯都  
 督公瑾教肅再三申意皇叔前首曹操引百萬之眾下江州  
 欺併皇叔江東費了錢糧人馬幸得殺退操兵救得皇叔  
 州九郡今將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論理不該  
 一言以次玄德答曰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出此  
 若荆襄九郡非是東吳之地乃景升基業我皇叔居之  
 其子尚正合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皇叔  
 在荊州尚且可也公子在江夏不在這里孔明曰皇叔  
 即與皇叔請公子出相見便了劉琦在屏風後從者扶出  
 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大驚曰來孔明請荊州  
 就隄防東吳來爭先取公子在城何以做個解手魯肅默然語  
 孔明曰公子在城一日守一日不在別有商議魯肅曰不在  
 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待肅晚便辭出城歸寨見周  
 瑜說公之事喻曰劉琦請肅入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

# 劉玄德命請馬良



只在馬良身上荆州还属东吴某况刘琦身耽酒色病人四肢今面黄体瘦氣喘吐血  
 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征討倫無推故周瑜只得听允忽報是  
 侯固合肥累戰未捷急都督及收軍回周瑜只得休兵張戰且回  
 梁秦郡染病令程普部領戰船軍卒都來合肥听調玄德自得荆  
 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與孔明商議久遠之計伊籍敵策玄德感  
 旧日之恩恭教伊籍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襄陽久遠之計何不求  
 賢而問之玄德曰願公一言以薦賢士籍曰今荆襄世家弟兄五  
 人惟一人是大賢襄陽宜縣人也姓馬名良字季常漢上人也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幼常亦異人也主公何不先見  
 玄德遂命請馬良至見玄德礼畢玄德問荆州久遠之策良曰襄  
 陽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刘琦來此養病招諭四郡以  
 守之表奏刘琦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南征四郡積收錢糧以為  
 根本則荆襄可保久遠矣玄德問即日四郡何人管守良曰金城  
 守武陵韓玄守長沙趙範守桂陽刘度守零陵若取四郡魚水之  
 鄉漢上可保長久矣玄德大喜問四郡先取何郡後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

# 張飛活捉邢道榮



孔明教留軍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延我即便准你投降道榮曰軍師若肯放

可先取之次取武陵後取桂陽長沙文德用馬良為從事官伊籍副之請孔明送劉琦  
歸長陽替雲長回荊州議兵攻零陵郡張飛為先鋒趙雲為合後  
孔明立德為中軍留雲長守荊州糜竺糜芳守江陵建安十四年  
正月劉度在零陵城中聽知孔明軍到喚子劉延商議延曰父親  
放心也曰張飛趙雲勇何足惧我兒觀本州上將邢道榮有萬  
夫不當一勇復關山太斧重六十斤足以迎敵劉度喚道榮重賞  
曰若劉延引軍萬餘出城下寨孔明引軍到陣道榮出馬執斧高  
叫大國賊焉敢侵吾境界孔明端坐四門車手執羽扇曰吾乃北  
川人也汝引百萬之眾被吾用計殺得片甲不回今來招安汝等  
曰汝等休笑曰赤董糜氏乃周郎之謀干汝何事今來誰吾  
言辭輪斧殺來孔明交門復問道榮衝陣勢忽分兩下而道榮  
殺奔中央黃旗料是孔明又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扎住  
地分開中央不見四門車張飛戰道榮數合道榮敗走張飛趕來  
兩下伏兵突出前面趙雲截去賊批道榮來寨見玄德玄德曰  
孔明教留軍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延我即便准你投降道榮曰軍師若肯放

# 趙雲刺死邢道榮



我回去某自巧言令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內應活計劉延劉度自然降矣玄德不

聞着的便去又是趙雲粘着張飛怒曰我不要相幫只要三千軍桂陽唾手而得趙雲

孔明曰劉將軍非謬言也道榮回寨以實告訴劉延將討討今  
 夜埋伏卒於寨外虛立旌旗待孔明來劫寨就此擒之劉延伏  
 當夜三更果有一軍到寨口每人各執草把一齊打着火焰燒  
 劉延并道榮兩下殺出放火軍人便退兩軍乘勢追趕十餘里軍  
 皆不到劉延叫道榮急回寨中張飛突出劉延叫道榮不可入寨  
 即去劫孔明寨延重走不十里趙雲刺死道榮劉延退走被張飛  
 捉見孔明劉延說道榮教某如此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  
 賜酒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以守其職劉延回見父說孔明之德  
 父子即時賣印到寨投降孔明教度復為郡守以供錢糧劉延於  
 荆州而軍辦事零陵老幼皆喜玄德入城安撫軍民起兵取桂陽  
 城

## 趙雲智取桂陽城

玄德問誰去取桂陽趙雲曰某願往張飛曰飛亦願往孔明曰

# 趙子龍活捉陳應



曰只要三千軍如不得城甘受軍令孔明大喜寫了文書選三千軍跟趙雲攻桂陽軍

士報知桂陽太守趙範校尉陳應鮑隆未見趙範曰我聞玄德乃漢皇叔又有孔明多謀關張極勇趙雲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兵弱軍少料不可敵只得投降陳應曰某若捉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未遂趙範曰得與兵三千出城迎敵陳應鮑隆却是桂陽嶺下山御獵戶出身鮑隆曾射死双虎陳應會使飛刀都在桂陽管軍趙雲責陳應曰吾主皇叔乃荆王之子弟輔公子劉琦同領荆州特來安民汝何故拒敵陳應叫罵我曹只伏曹丞相豈順刘備乎趙雲怒戰陳應被雲活捉回寨責曰汝安能敵我今日我不殺汝可對趙範說投降應得放開城對趙範曰如此如此趙範曰我本心要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喝退陳應自將印綬引十餘騎來趙雲寨投降雲待以上賓致酒相款趙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却是一家將軍又是同鄉倘若不棄結為兄弟各通年月龍長趙範四個月因此拜子龍為兄

回城安民已畢範請趙雲入衙延席酒至半酣邀入後堂子龍見趙範熱飲微醉

21册2B

趙範出嫂陪子龍



請出嫂與子龍把盞子龍看其婦身穿紫衣大有顏色子龍問曰此何人

家嫂樊氏也子龍加敬之範令就坐子龍曰嫂何人

龍曰弟何必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人勸我

棄世二載家嫂守寡終不出事弟常勸嫂改嫁嫂不肯

肯嫁之第一要名勸當今人才出眾第二要與家兄同姓第三要

文武俱全今賢兄名聞四海與家兄同姓先在鄉中又與故兄相

識更兼文武俱全智勇足備若不嫌嫂貌醜願陪數十萬家資與

賢兄為妻結永世之親可乎子龍怒曰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亂倫

作事乎趙範羞慚滿面答曰代好意相待何無禮也遂目視左右

有捉子龍之意子龍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忿怒上馬出城去了範

喚陳應鮑隆請議陳應曰這人只揆與他廝殺範曰恐敵追不得

隆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引兵來搦戰我二人詐降上擒

之陳鮑二人帶軍五百來子龍處投降子龍知詐喚二將到帳說

趙範用美人計殺將軍去後處獻功我二人恐將軍怪恨因此先

未投降子龍設席虛意相待用酒灌醉縛下問曰是詐降子龍喚五百軍人各賜酒

玄德放範任舊戰



玄德曰要害吾者陳應鮑隆也怒令斬之不干眾軍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眾皆

拜謝却教五百軍引路子龍引兵在後連夜在桂陽城下斗門城

上折見是回兵請太守城上明火熬之果是自家軍馬出城迎接

被子龍捉了入城安撫已定飛報玄德赴桂陽推趙範於城下孔

明問之範將前由告之孔明與子龍曰美色人人所愛公可濁如

此子龍曰趙範之兄曰在鄉中曾有一面之識今若委之恐入恥

笑其婦再嫁趙範初心不可測主公新定江漢枕藉未安敢為一

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此汝娶之若何

子龍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无妻乎玄德曰真大

丈夫也遂放趙範曰賊重賞子龍之功張飛大叫曰子龍成得功

我便是無用之人又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民太守金旋遂吾

之願也孔明大喜曰真德要去依我一件事可也

黃忠魏延獻長

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立下軍令狀今日翼德堅意要去可要立軍

令狀張飛欣然立下文書領三千軍到武陵來金旋听得張飛兵到集將迎敵

鞏志箭射死金旋



鞏志諫曰皇叔仁布天下加之張飛毒之虎將非他人所及只可投降不可迎敵金旋

怒曰汝欲與賊私通怒令斬之衆官苦告免金旋喝退鞏志引兵出迎張飛被飛大喝一声金旋不敢交鋒撥馬走至城下鞏志在城上乱箭射中璇面而死出割頭投降張飛令鞏志賞印往桂陽見玄德半路迎見呈獻以畢玄德就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入武陵安民馳書去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回書請云聞長沙未取如兄長想手足之情與關某回顏玄德遂教張飛星夜去替羽守荆州換雲長去取長沙孔明曰我聞長沙太守韓玄有員大将黃忠字漢升原是刘表帳下中郎將與表侄共守長沙後事韓玄年紀六旬使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此人不可輕敵雲長要去多帶軍馬雲長答曰量一老卒何足掛意關某不須三千人只帶本部人足矣定斬韓玄黃忠回見哥領兵去了孔明曰雲長平生傲上而忽下意欲輕敵黃忠只恐有失請二公同行接應軍士報知長沙太守韓玄喚老将黃忠商議忠曰不須刀這張弓百發百中言未了管軍校尉楊齡曰不須老将軍出戰



# 雲長不斬黃忠



只消趁活捉關羽韓玄大喜與兵一千出戰被雲長斬之韓玄听知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來城頭觀看雲長見黃忠把五百軍一字擺開關一百合不分勝負韓玄恐忠行去鳴金收軍雲長心中暗忖老将黃忠名不虛傳果見是直明日須用拖刀計贏之次日雲長又與黃忠戰六十合勝負不分而軍資已竭來雲長回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却待用背砍計忽听背後一响回頭看時黃忠戰馬失脚踏在地雲長回身曰我饒你命快換馬來斬殺黃忠飛身上馬入城韓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未上陣故有此失韓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戰必然詐敗引到吊橋邊射之韓玄再與黃忠看馬一足黃忠尋思雲長如此素氣我本定死的不忍殺害吾来日安忍射之不射又違將令是夜躊躇不寐次日天曉人報雲長請戰韓玄喚黃忠分付用箭射之黃忠引兵出城戰雲長料敵神威戰雲長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黃忠想昨日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响雲長急閃却不見箭又趕黃忠又趕黃忠長二次又不見箭口道黃忠不會射箭放心趕來吊橋忠在橋上搭箭開弓

韓玄怒歆斬黃忠



茲向箭到正射雲長盛纓兩軍喊起雲長喚了一驚帶箭急回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

之能是報合作口不殺之想也雲長領兵即退黃忠回見韓玄曰  
令左右捉下忠下忠罪玄怒曰我着汝戰二日汝敢欺罔我也昨  
日馬失蹄他不殺汝必有往來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射他  
盛纓如何不走的也外道若不斬汝必為後患推出斬之眾將欲  
告玄曰如告者便是死到城外魏延提刀直入砍死刀創救  
起忠曰黃漢升乃長上之保障韓玄說暴不仁斃重色妄殺漢升  
願隨者便來救黃忠與百姓同殺韓玄相從者數百魏延殺上  
城頭將韓玄殺了披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降雲長大喜隨即入  
城安民請黃忠相見忠曰意羞慚惟病不出雲長差人去接呈叔  
玄德與孔明正行之間忽見賊馬首青旗倒捲一鴉自北連叫  
三声而去玄德曰此應何火福孔明袖中占一課曰長沙已得更  
無主得大將午時必得佳音看午時報馬到言雲長已得長沙  
降將黃忠魏延孔明玄德並轡入城雲長具言黃忠之事玄德親  
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來至韓玄屍於却之東后史官詩曰

# 諸葛亮叱斬魏延



詩曰

將軍氣緊與天參

白髮猶然困漢南

至死甘心無怨望

臨降低首尚羞慚

寶刀燦雪彰神勇

鉄馬嘶風憶戰酣

千古高名應不泯

長隨孤月照湘潭

雲長引魏延告知前功玄德敬之孔明勃然曰韓玄與汝無仇殺之不義也人人効此必懷二心令斬之刀斧手簇下玄德急止之問孔明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是有功无罪之人何故斬之孔明曰其謀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現魏延腦背後有反骨久後必然謀反故先殺之以絕後根玄德曰若斬此人非妾印之計也力勸免之孔明指魏延曰本要殺你我主苦勸汝今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有異心取汝首級如探囊取物耳魏延喏而退史官詩嘆曰

知已知人乃聖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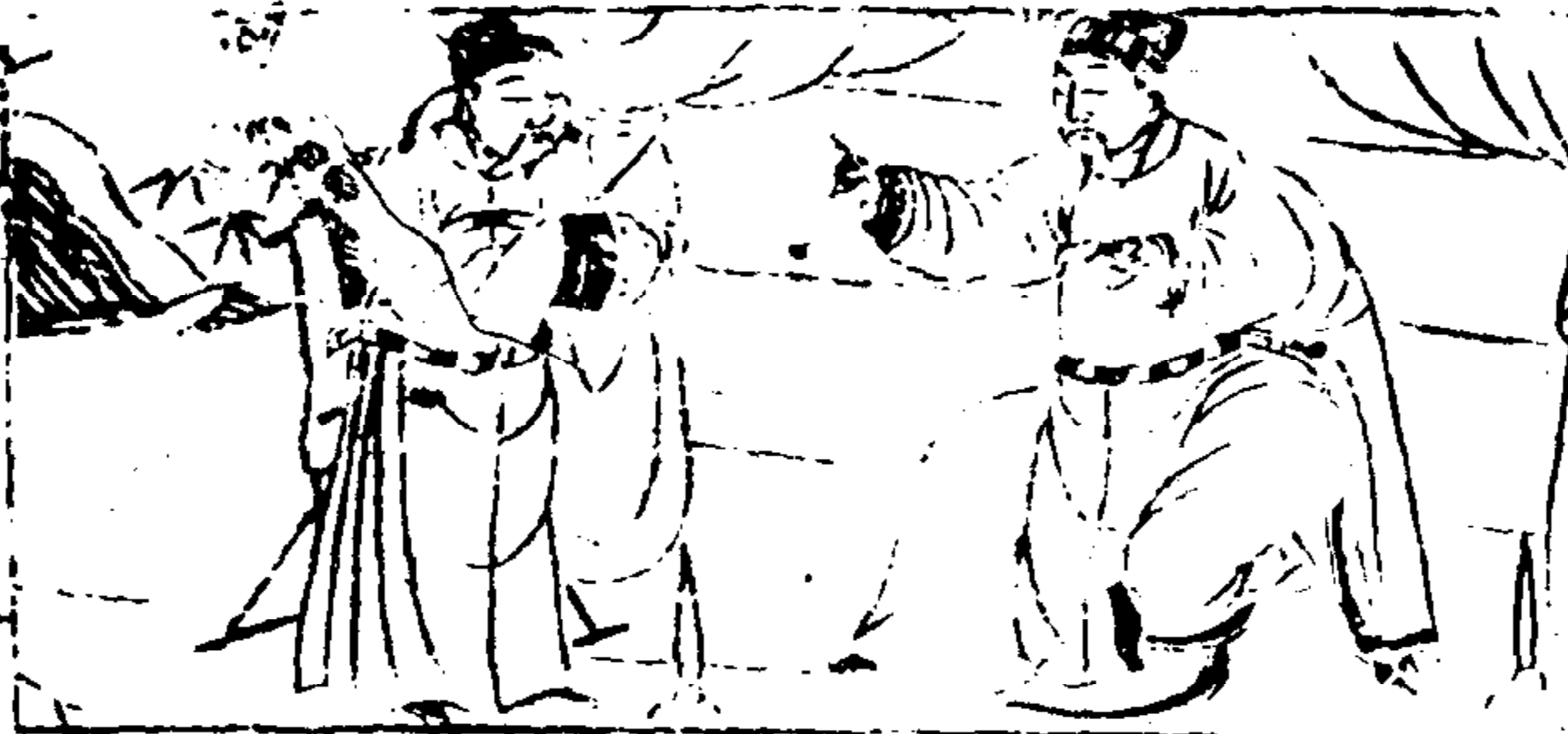
先明領袖得心傳

卧龍相輔爭天下

曾向長沙識魏延

黃忠薦劉表侄劉磐見在彼縣閑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四郡已平班師回荆州漢上九郡已得其六那時江夏魯肅據江夏侯棄了襄陽

孫權迎魯肅入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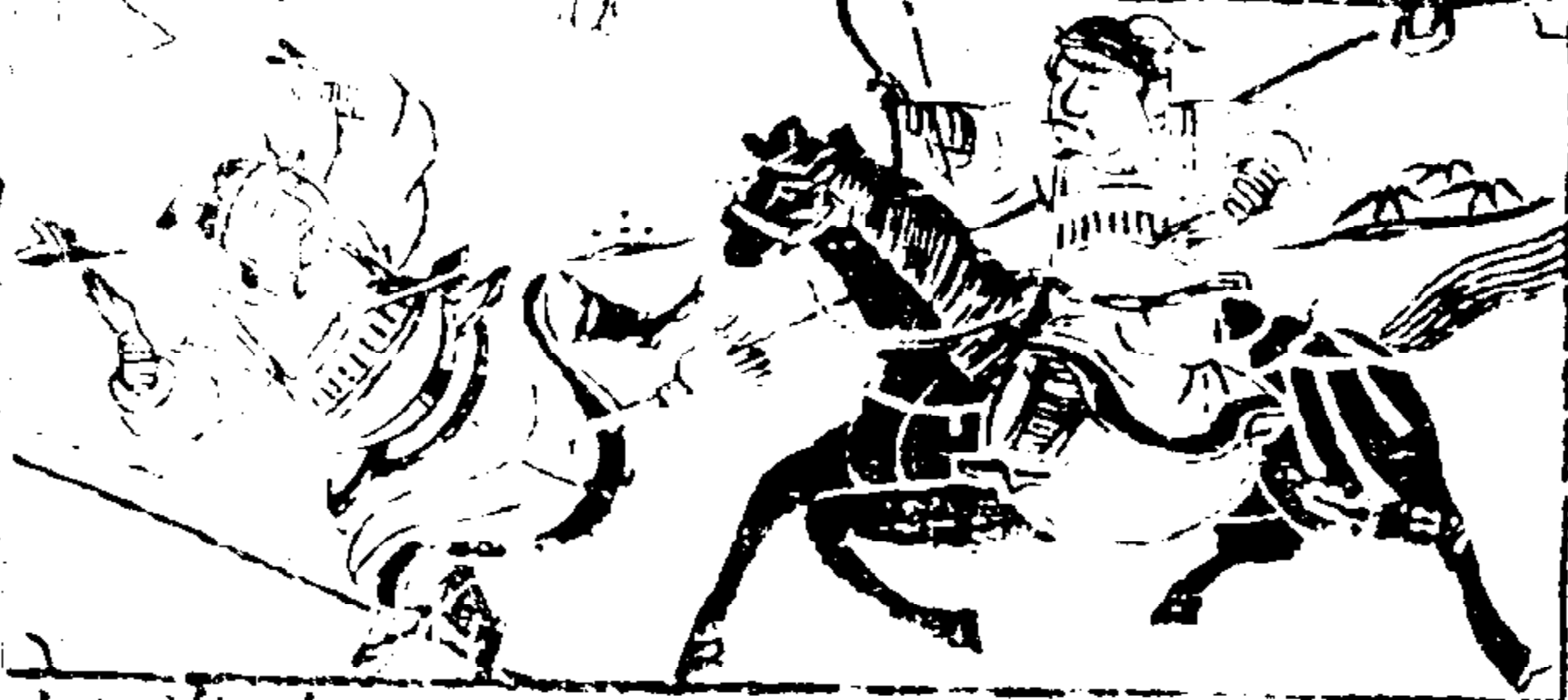


孫權城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糧廣盛登二端之將軍馬分屯各守隘口

孫權合肥大戰

周瑜自回京察病令甘寧守北陵郡凌統守漢陽口呂蒙守江夏  
三處分佈就江聽候調遣程普引將士投合肥來孫權自赤墜寨  
兵之后久在合肥與曹軍交鋒大小十餘戰人報魯肅先至又聞  
程普軍到孫權大喜催速度馬而待之肅見權立於馬傍慌忙  
下馬施禮眾將見權如此待肅人皆驚其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  
權曰何時則為並權肅曰頭至尊威加四海德播九州克成帝業  
那時以安車蒲輪徵召魯肅始為頭權耳權於馬上撫掌大笑同  
至寨中設宴款破合肥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下戰書權觀書大怒  
就批來日決戰權曰張遼欺吾太甚所知程普兵來故使人搦戰  
來日不必新軍赴敵只守營寨看吾大戰明日五更出寨望合肥  
進發兩軍布成陣勢孫權披掛出馬左有宋謙右有曹華各地方  
天戰曹將張遼立馬中央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太史慈提鎗戰張  
對面戴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與以十萬金

# 李典射死宋謙



功樂進飛馬提刀徑取孫權被宋謙曹華執戟便抵宋謙刺軍士趕來被李典射中心

窩落馬而死太史慈棄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趕殺吳兵大  
 亂張遼望見孫權驟馬來趕將近却得程普引軍救了孫權張遼  
 收軍歸合肥程普救權歸寨知宋謙已死孫權放聲大哭長史張  
 紘諫曰主公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勇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  
 將塞旗威鎮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折責育之勇  
 懷主伯之計今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是他之過也今後切宜保  
 重權曰孤之過也太史慈曰今日難敗於曹某手下一人姓戈名  
 定與張遼手下養馬軍後槽是兄弟先入合肥城今晚使人來報  
 以明火為號刺史張遼以報宋謙之仇某引兵以為外應諸將  
 曰張遼非一勇之夫乃足智多謀之士恐有準備不可造次權曰  
 傷宋謙之仇欲報仇故令太史慈領兵五千去為外應戈定乃史  
 慈州人雅在軍中胸入合肥尋見養馬軍後槽商議曰我已使人  
 報史慈去了今夜必來接應後槽曰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

去則面叫反我在後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死張遼戈定曰此計妙是夜張遼賞

首 矢 射 中 太 史 慈



不敢解甲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軍遠去將軍何不卸甲宿歇張遼曰非也為將之

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今日雖然勝吳倘吳兵度吾無備而乘虛攻寨何以當之可要約束三軍今夜比每夜尤加謹慎可也說未畢後寨火起一片声叫反報者如麻張遼便上馬引親從將教教十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言甚急遼曰此是造反人故意不動人耳如亂動者先斬之李典擒戈定并後折至遼問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外搥鼓吶喊遼曰想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用之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門開只道內爰挺鎗縱馬殺入城上砲响乱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曹兵乘勢直趕到寨前却時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方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感嘆不已張昭請權收軍下船回南徐比及進軍馬太史慈病重報遣張昭等問之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常帶三尺之劍以陞天子之階今志未遂連言數声而亡年四十

歲史官詩嘆曰

處世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弓馬振雄師

三國志傳

卷九

三國志傳

卷九

# 子敬往吊劉琦



連通數次明交色曰子敬不通我主如此相待何須連說數次且天下自三皇至今

北海恩酬日 神亭酬戰時 臨終言壯志 三吳復陸客

勅葬史慈於南徐埠山下恭其子太史亭於府內官至尚書權自  
 合肥兵敗回南徐孔明曰亮夜視星象見西有星墜地必折一主  
 孫正說間人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哀痛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常  
 理主公勿憂傷貴躰差人遷葬守禦城池玄德曰誰去守孔明曰  
 可守保之玄德曰今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  
 曰自有對答忽報東吳差魯肅特來吊喪玄德曰非是吊喪乃索  
 荆州也

## 周瑜定計取荆州

孔明迎接肅到公所禮畢魚肅曰江東已知令侄棄世吳侯特  
 具薄禮遣肅送來致祭周都督曰再中意玄德公方孔明先生也  
 玄德孔明比日收礼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劉琦若  
 在荆州暫且居住今公子棄世必須見還特為此事而來請一言  
 而决然時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我有商議各強飲幾盃

孔明以理辯子敬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昔漢高祖起義兵成四百餘年之基業傳至于今

不幸奸雄並起宇宙瓜分各據一方况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漢景帝玄孫上位之皇叔劉景升之弟也弟承兄業有何不可汝主乃前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以橫強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強占漢土也今劉家天下我主姓劉到無分汝主姓孫合請回也前日赤壁破曹我多負勞苦眾將及皆用命豈特是汝東吳之力耶若非我借東南風信汝周郎雖有待敵之能万全之策豈能成半點之功哉江南一破休說二喬押於銅雀臺則汝等妻子皆不能保也子敬乃高明之士又能察馬子敬深通今古善別是非何故出此言也說得子敬緘口無言肅曰孔明之言無不理爭耐魯肅不便汝等做得損人害己麼孔明曰有何不便請言其故肅曰昔者皇叔當日受難之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吳侯後來周公瑾要攻荊州又是魯肅勸解說得公子英立即還荊州是魯肅回話今不應前言失其大信使魯肅死無怨恨使

後荆襄之民立見塗炭皇叔亦受萬世之恥也願細思之孔明曰曹操領百萬之眾勢



瑜周見吳回敬子



如虎狼吾亦以為疥癬之疾豈祖周即一小兒乎恐子敬面頰不好看我教主人立命

文書暫借荆州安身待我主別置城池之時便退荆州还是此理如何肅曰候奪何處还我荆州孔明曰西川刘璋暗弱吾主置之若得那時便还肅教立文書玄德親手書寫押字係人請看亮孔明曰玄德是我主人難道自家保之煩乎也待個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吾知皇叔仁象之人决不相負收了文書送別即與孔明送至船邊與魯肅曰子敬見公瑾善言申意休要妄想若不容准我番馬面皮和江南八十一州都奪了只要兩家和氣全在乎敬一語之勞休惹曹賊笑辞别下船回見周瑜上問曰子敬取荆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請與周瑜看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實為贖說取荆州便还知是幾時候如十年不得十年不还知他誰先誰後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又與他做保倘不还荆州城池必須連累足下吳侯一怒九族誰保魯肅問言泣曰想玄德不負於我子敬篤厚君子刘備乃梟雄之輩諸葛狡猾之徒恐不似汝之心也子敬是吾息人吾如何不救你且寬心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

周瑾定脂粉計



別有原委... 荆州... 吳侯... 周瑜... 魯肅... 孫權... 周瑜... 魯肅... 孫權... 周瑜... 魯肅... 孫權...

魯肅曰吾計成矣使知備束手... 出瑜曰今主人吳侯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 我修書托子敬達吳侯使人去荆州為媒說劉備來舍應到南徐... 囚禁獄中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交割城池我有主意子敬無事... 也魯肅拜謝便駕申呈送南徐見吳侯先說借荆州呈上文書孫... 權曰若如此何時取得肅曰周都督机密書在此如用此計可得... 荆州孫權看了點頭尋思權與呂範曰近聞玄德喪妻吾有一妹... 若招此人為婿共力破曹以扶漢室汝可往荆州為媒拜領前去... 荆州當日玄德與孔明閑話人報東吳差呂範到孔明笑曰又是... 是周瑜之計也又為荆州之故但有甚話主公都應承留承人在... 駟中酒待別作商議玄德請呂範至叙禮畢玄德曰子衡到此必... 有見論範曰某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疑特來作媒... 不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尚尚未安敢望此... 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也吳主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兩家

白乾往荆州作夜



共結秦晉之歡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皇叔勿生疑惑便可一行玄德曰此事吳侯  
 知否乾曰不先事過吳侯應允何敢造次來玄德曰吾已半百之  
 年鬚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乾曰吳侯之妹身雖  
 女子志勝男兒嘗云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海宇  
 德播中華正所謂淑女以配君子豈年齒相嫌乎玄德曰來日回  
 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中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知過來  
 卜易已得大吉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  
 面許揀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聽計害吾豈可身入險地孔明  
 笑曰雖是孔明之計不出孔明之料吳侯之妹又屬主人荆州萬  
 無一失

劉玄德智娶孫夫人

玄德懷疑不敢應允孔明教孫乾與呂範同去南徐見吳侯言將  
 妹招嫁玄德並無異心孫乾辭了回荆州說吳侯言將妹嫁玄德  
 是實倫下終不敢往孔明定下三條妙計喚子龍囑付曰汝保主  
 又入且領此三個錦囊內有妙計付與依次而行汝若不依吾計是背主也子龍曰領

孔明先使人獻上財禮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物



劉玄德兄弟

選快艇十隻隨行五百餘人保護大將趙子龍並離荆州前往  
徐荆州之事悉听孔明裁處玄德雖行心中終是不安到南徐  
龍曰臨來時孔明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到此必須先開第一  
錦囊觀之喚隨行五百軍士一一分付依計而行衆各分投而去  
原來喬國老乃二喬之父為人平生正直見居南徐子龍教玄德  
先往見之牽羊擔酒置幣燕金先來拜見喬國老道呂範為媒說  
孫夫人嫁與玄德五百軍士上南徐街而三傳言送語及說  
玄德入舍一事城中人尽知此是孔明第一條妙計吳侯听知玄  
德已到呂範相待且就館驛安歇喬老先來見太夫人拜稱賀太  
夫人曰老身寡居有何喜事可賀喬老曰聞令愛已許玄德其  
已到城中及知何故備成夫人曰老身不知此事使人請吳侯問  
其虛實先使絕人城中探听是實回報皆言果有此事即日又  
在江邊館驛安下有五百隨身軍士都在城中買辦皆言做親之  
事

孫夫人為媒呂範男家孫乾都在駟中相待吳夫人大驚孫權入見母提胸大哭權問

國太怒問孫權



其故母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古今常札我為母須教我知你扣玄德為婿如何瞞我  
 權驚問曰那里有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滿城  
 百姓那個不說却來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故來賀喜權  
 曰非也此是周郎之計要取荊州若動刀兵則生靈塗炭故將此  
 為名賺劉備棄城不逃荊州先殺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  
 大罵周瑜匹夫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無計取荊州却把小  
 女兒為名使美人計若殺死劉備則我女兒却是孤寡豈不是害  
 他一生權曰未與成親有何妨得喬國老曰若用此計奪得荊州  
 也被天下人耻笑孫權惱得無言國太只罵周瑜若不住口國老  
 勸曰不如且休為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皇  
 叔乃漢室宗親當世之豪杰招他為婿不辱令妹國太曰我與皇  
 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我意任從行事若可我意我把女  
 兒嫁他孫權是大孝的人見母親應承出外與呂範分付來日甘  
 露寺設宴國太要見劉備範曰何不就叫令賢華卸領刀斧手伏夜  
 兩頭國太不言就令刀斧手把劉備刺為肉醬便成都督之計矣吳侯便喚賢華分

耳露寺方天



付仕洛曰跪先來與玄德言國太親自來相見凡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

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部從保之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吳漢先在  
耳露寺方丈內呂範請玄德山披細甲外穿錦袍使人佩劍上馬  
趙雲引五百軍後隨到寺下馬先入到法堂與孫權相見權見玄  
德一表非俗心中自是懼之意各叙禮畢請入方丈拜見吳國太  
國太見玄德大喜與喬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  
抱天日之長史魚龍之氣其夜一身名溢于四海國太曰今得此  
婿遂吾願也玄德拜謝會宴於方丈之中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  
側國太問曰此何人也玄德答曰常山趙雲也國太曰莫非常陽  
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酒饗之雲  
與玄德曰巡視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與國太知之  
玄德離席跪下曰若欲殺備上就此誅國太曰何故出此言也  
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手非殺備殺何人國太大怒罵孫權曰今日  
之德是我婿即我的兒女也何伏刀手節下誰不知喚問呂範  
問華無言可答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哀告曰若斬大婿結親不

玄德拔劍斬石



玄德曰：「此石亦開至今，有十字分開，石尚在宋賢詩曰：『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响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斷，從此乾坤始是成。」  
 二人大笑入席共飲，拚飲日，玄德辭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忽見皮面一葉小舟，於江南上如登平地。玄德嘆曰：「南人駕舟北人乘馬，信有之乎？」孫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語，誠不虛也。」馬即呼左右牽馬來，飛身上馬，健捷下

孫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語誠不虛也馬即呼左右牽馬來飛身上馬健捷下

備與孫夫人畢姻



玄德曰南人亦能乘騎乎玄德謂知派衣一躍騎於馬背飛走下  
山復上二人立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有駐馬坡詩曰  
馳驟龍駒聚氣多 二雄並轡立山河 東吳西蜀與王霸  
萬古猶存駐馬坡

玄德拜別孫權自此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哀告喬國老早  
早畢姻免生枝事玄德次日到國老家哀告其情國老曰玄德公  
且寬容代回老入見國太說玄德求南徐數日怕人謀害作急要  
回國太曰我女婿誰敢謀害即令招入府中書院早晚畢姻玄德  
入府跟隨人仕外玄德告國太曰我隨行小將趙雲并五百軍人  
在外恐有爭鬧於城中深恐不便許入則安止有方早晚可以約  
束不致生事國太許之玄德暗喜有護人在近不愁傷害次日大  
排筵會請玄德與孫夫人結親至晚客散兩行花烛迎玄德入房  
中灯火之下只見侍婢皆帶劍而立唬得玄德失色且看何如

新刻出像三國志傳九卷終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五八八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五八八

新設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

錦裝趙雲救主

侍妾撤房中兵器



宮女曰主人休為夫人自幼好觀武來居常侍婢掣劍為樂玄德曰此非夫人可觀之事宜去之宮人稟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夫人笑曰持戟半世尚懼兵器乎今侍妾撤去當夜玄德與夫人成親以其言美語取歡又以金帛散與婢妾以買其心先交孫乾回荆州报喜自此連日飲酒吳國太十分愛敬玄德孫權差人往柴桑以报周瑜言我母主玄德親事以妹嫁之不想弄假成真还復何如周瑜見書大驚心思一計遂修密書回見孫權上得書視之曰

周瑜頓首百拜上書於主君座下昨與謀面荆州一幸不想弄如心願既已弄假成真必須以凶為吉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劉張熊虎之將更難消葛用謀必非落人下者可羅留刘备於吳中盛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具美女玩好以娛耳目分開關張之情隔斷道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車可定矣若縱放而去此則君臣聚

張之情隔斷道葛之契各置一方

然後以兵攻之車可定矣

命工匠建造東府



命工匠建造東府

暗垂淚夫人曰皇叔何故煩悶玄德曰今備一身剺流異鄉生不能奉侍二親死不能

擁者畢以示張昭曰曰公瑾之謀正合吾意劉備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富貴今會高堂大厦令彼踈遠諸葛關張各生怨望而自散去荆襄不戰可得也若放劉備終是吳之大患主公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權即修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極其華美請流居之又置女樂數十人金玉錦綉玩好之物玄德果被色迷不想回到州中了周瑜之計趙雲與五百軍士在東府先爭占去城外射弓走馬不能自思二個錦囊軍師交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死路開第二個可保主公回歸今歲將終主公恋色並不見面且開第一不錦囊者知其意即時入府見玄德玄德喚入問其故雲曰主公深居華堂不想荆州耶今早孔明使人來報曹操起兵五十萬殺奔荆州來要取赤壁之恨請主公急回玄德曰告知夫人雲曰若告夫人必不肯與主公去不如休說今晚便回遲則慢事子能故意催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

子龍入府見玄德



祭祀祖宗乃不孝之人也今感在此使備怏快不已夫人曰你休瞞我已知子龍報你

荆州危急汝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曰夫人既知備安敢欺瞞

欲不去荆州有夫使天下人然備欲去难捨夫人因此下淚夫人

曰我已燃汝已去我願隨之玄德曰公堂與令兄不容夫人去可

令刘备暫別若備戰死於沙場夫人再不適於豪傑則備雖在九

泉感恩不淺夫人曰丈夫何故出此不利之語玄德曰公子登是

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下淚如

兩夫人曰我哀告母親與汝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令兄必

然阻當夫人曰我有一計明日元旦拜賀惟說你要江边祭祖如

國太許時我同你走回備曰若如此則備生死難忘切勿瀆誤

喚子龍分付你先行軍出城官道等候吾假祭祖與夫人同走子

龍曰主公不可誤軍師之計建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吳侯會

武慶新年玄德與夫人先來拜國太并嫂嫂說夫主想汝即父母

死夜感傷不已人自欲往江边望北遙祭告母親知之國太曰此

是孝道汝不識舅姑之禮可同玄德祭之孫夫人拜辭上車就晚同玄德引數十騎

# 孫權差將追玄德



子龍出南徐而去當日孫權大醉文武皆散次日五更權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可急追捉權差陳武潘璋引兵五百先分星夜趕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同妹私歸將坐椅砍得粉碎程普曰主公雖有冲天之忿陳武潘璋擒此人來即主幼好武事嚴殺剛正諸將皆懼即主有意同劉備去追將見即主誰敢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即喚蔣欽周泰听令汝二人將此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若斬將欽周泰即点兵一千隨後趕來玄德加鞭來到柴桑見背後追兵至子龍曰主公速行雲頭當之丁奉徐盛領一千兵攔住去路叫曰玄德下馬吾奉周都督將令伺候多時說得玄益平手先攔問子龍曰前有阻截之兵後有追襲之物進退兩難子龍曰主公勿憂軍師分付有三條妙計皆在錦囊中一囊已拆盡皆應驗更有第二囊在此可開看之變要作喜此計甚妙

諸葛亮兩在周瑜

周瑜恐玄德走脫先發兵在江边圍了船先兵符不許擅開截斷長江水路後又差

夫人解圍救劉備



徐盛下寨當要處下寨料玄德若從旱路走必由此正好等着玄德問子龍曰  
 出錦囊一看即告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今當與弟共計汝兄與周  
 瑜同謀將夫人嫁劉備脫名為由乃欲害因劉備而奪荆州必殺  
 劉備此一死則夫人將安歸乎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備下  
 懼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胸襟必能憐憫於備為知汝兄又欲  
 殺汝故托荆州有難而求歸討家夫人不棄卑末同行至此汝兄  
 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攔截非夫人莫解此過如夫  
 人不允備即刎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恩夫人怒曰吾兄不以我  
 為骨肉我有何面目見之今日之危我當自解喝眾人推車直出  
 揭起車帷喝徐盛下奉曰汝二人欲造反耶徐盛忙下馬曰安敢  
 造反吾奉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夫人怒曰周瑜匹夫好  
 不達禮東吳不曾虧負於汝玄德是大漢皇叔我親丈夫又非友  
 國之賊我對母親哥也說知回荆州汝兩個山僻阻截意欲劫我  
 財物耶徐盛下奉曰請夫人息怒不干小將事實是都督遣令夫  
 人此曰你怕周瑜殺你偏我殺不得你快回與周瑜說知我夫婦回荆州于你甚事

# 蔣欽周太追玄德

四將曰備去得遠同見都督吳水陸快船去趕我四人岸上追趕便殺休听夫人言語



哥七尚且怕我况周瑜哉徐盛丁奉思我本是臣下之臣安敢對那主言語又見趙雲  
 怒色只得把軍士喝開與玄德討去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  
 徐盛丁奉把即主言語說一遍陳武潘璋曰你放差了我奉天法  
 約旨特來追捉他四將合共一處趕來玄德對夫人曰後面追來  
 又到夫人曰丈夫先行我和子龍當住後路玄德縱馬望江而走  
 走子龍立馬於車側四將趕至夫人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  
 來此何幹二人曰奉主公命請夫人與玄德回去夫人叱曰是  
 殺匹夫同謀我兄妹不睦我姊玄德奉母懿旨令我夫妻回去  
 敢阻當便是兄來也是將禮而行汝四人倚仗兵威特來害我  
 得四人無語各自思他万年是兄妹更有國太作主吳侯是上學  
 的人怎這母言是我等不是不如做个人情軍中又不見有  
 見子龍怒目睜目故四將默而退徐盛曰我四人不知同主  
 明都督又見蔣欽周泰趕到曰盛等如何不捉刘备各言孫夫人  
 發怒之事欽曰吳侯封劍在此今先殺他妹後殺玄德違者必斬

孔明接玄德登舟



徐盛下寨飛馬來報周瑜將欽周泰陳武潘璋沿江趕來玄德離柴桑遠以正行後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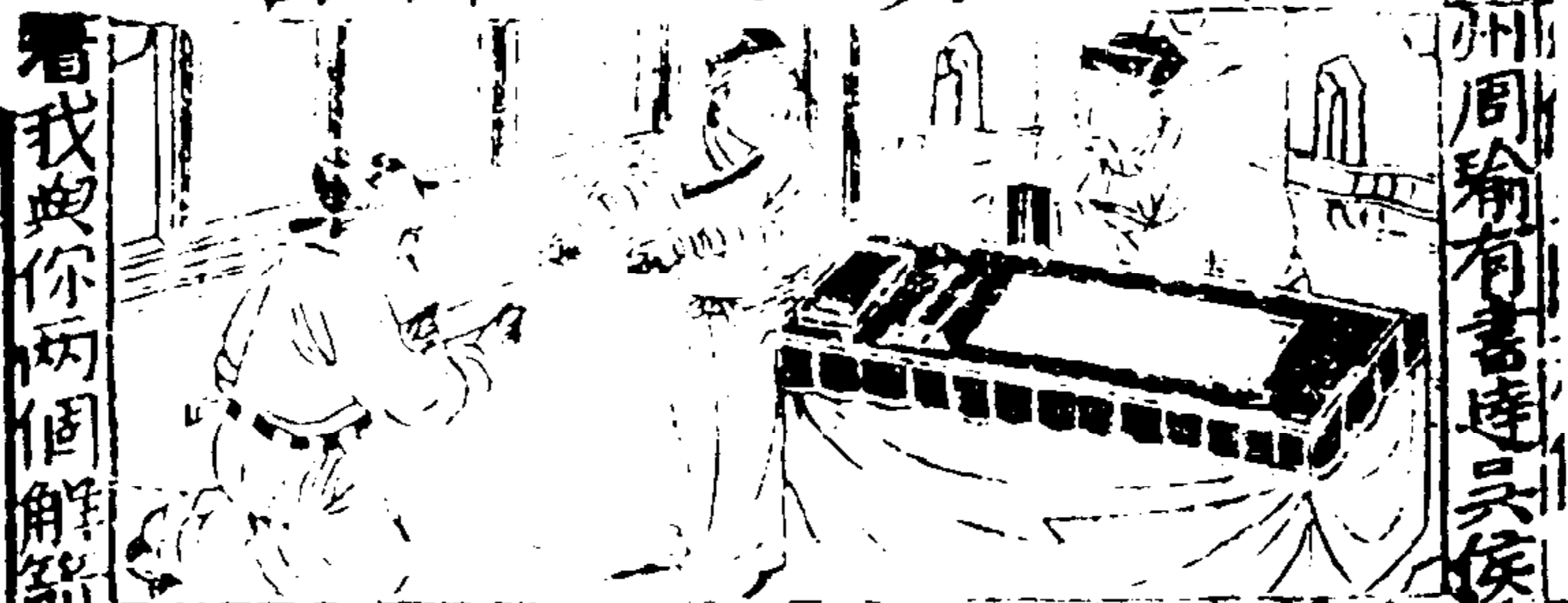
追趕漸近玄德嘆曰連日奔走人馬皆乏官兵又至死無地矣眾  
軍將欲自散只見江面有船二十餘隻子能指曰天幸有船在此  
主公可速登船玄德下馬上船只見孔明大笑出接曰主公且真  
亮芽候多時水軍一齊開船四將趕到孔明笑曰吾芽多時汝回  
傳示周瑜使美人局岸上亂箭射來船開已遠順風而去周瑜親  
自部領黃蓋薛當督七趕上孔明交船近北岸軍馬登路而行周  
瑜見了令水軍一齊登岸趕至黃州界口望見前面一声砲响山  
嶼內雲長引兵殺出瑜見有準備急勒馬回背後雲長趕來左手  
撞出黃忠右手撞出魏延殺得吳兵大敗軍士叫曰周瑜妙計高  
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瑜知大怒令軍再決一死戰黃蓋等力阻  
瑜思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声箭瘡迸裂一時不省人事眾  
將救醒登船而歸

曹操大宴銅雀臺

且說將救瑜回柴桑將欽等回南徐報知吳侯吳侯大怒令程普為都督起兵收葬  
且說二目上



# 華歆賞書赴許昌



州周瑜有書達吳侯興兵雪恨張昭曰不可曹操欲復赤壁之仇只恐孫劉同心因此未敢動兵今為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伐吳則國危矣顏雍曰許都豈无細作若知孫劉不和操必結勾劉備攻江東何得安日不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使操懼怕必不敢加兵東南矣然後暗使人間諜曹劉不睦華歆乃操心愛者可令為使以行此計權大喜遂修書令華歆赴許都操離荊襄心中歎雪赤壁之恨建安十五年鍾離成公文武於荊郡百官表賀操令武官比試弓箭即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掛於百步外楊樹上樹下設一箭塚武官分為兩隊曹氏宗族穿紅異姓穿綠各帶弓箭一馬馬所候操曰如有射中紅心者遂將錦袍賞之不中者罰水一盂曹操房後曹休驟馬持弓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操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左右却欲取錦袍賞之綠袍隊中文聘出曰丞相錦袍也合賜與外人宗族中不宜操遂聘驟馬持弓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聘曰快取錦袍來與我曹洪曰小將先射汝何奪之

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扯滿離弓一箭正中紅心

# 曹操銅雀臺大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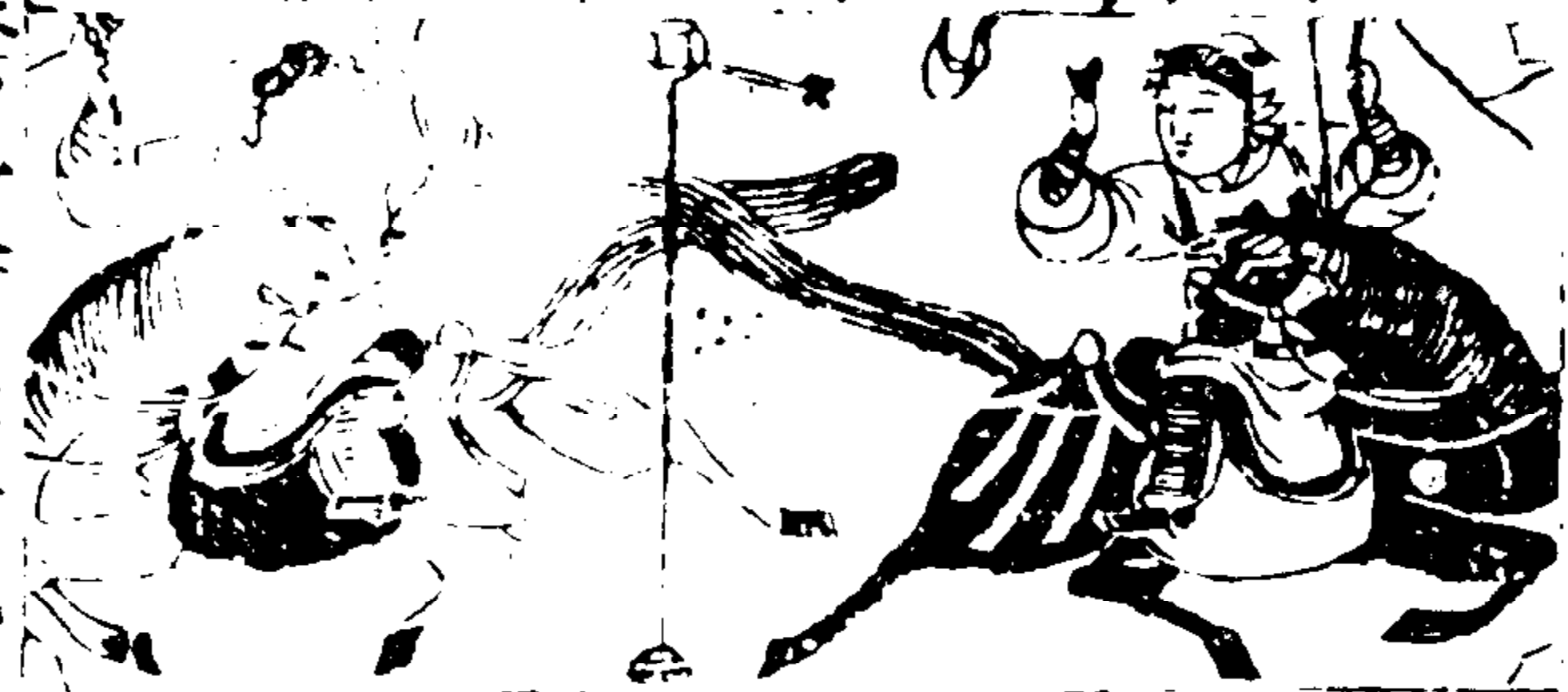


你二人射中紅心豈是為奇者我飛馬背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中紅心卻

曰番身背射合得此袍言未畢紅袍隊中夏侯淵出曰汝番身背射不足為奇飛馬到界口紐回身一箭射中紅心四箭當中住馬叫曰此箭可奪錦衣衆皆喝采綠袍隊中徐晃叫曰留下錦袍還我汝中紅心不足為奇者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望柳條一箭射斷錦袍墜地飛馬取袍披在身上逕往臺下而言曰謝丞相袍衆皆大驚却繞回馬許褚飛馬大叫曰你將錦袍那裡去近前揪住兩個將錦袍扯得粉碎操急使人解開與二人上臺來皆有忿怒之意操笑曰孤試汝等勇耳何惜一錦袍乎便賜蜀錦各一匹與諸將依次宴樂文武輪次把盞操大喜曰武將騎射為樂文武飽享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乎文官曰須後鈞命諫議大夫王朗曰小臣不才願獻銅雀臺詩一首曰

銅雀臺高壯帝畿 水明山秀倍光輝 三千劍佩縱橫道  
 百萬貔貅擁紫微 風動綺簾金鳳舞 雲生碧瓦玉龍飛  
 君臣慶會休辭醉 携得天香滿袖歸

# 曹操作銅雀臺賦



操見大喜取玉爵賜酒賞之朗拜謝就坐御史中丞鍾繇進曰老臣亦智將小詩敢進

一覽詩曰

銅雀高臺接上天 凝眸影裡舊山川 欄杆彎曲留明月

空戶玲瓏網紫烟 漢主歌風空擊筑 楚王戲馬慢加鞭

主公盛德齊堯舜 願樂昇平萬七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之詩過矣夫其重賞鍾繇對文武曰孤身本庸

才始幸孝廉之微名於世後值天下大亂欲以病歸鄉里乃築小

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為二十年計待天下清

平方出仕耳然不能如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其意專為國家

討賊立功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某之墓使不辱於

祖宗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與舉兵破黃巾討袁術敗袁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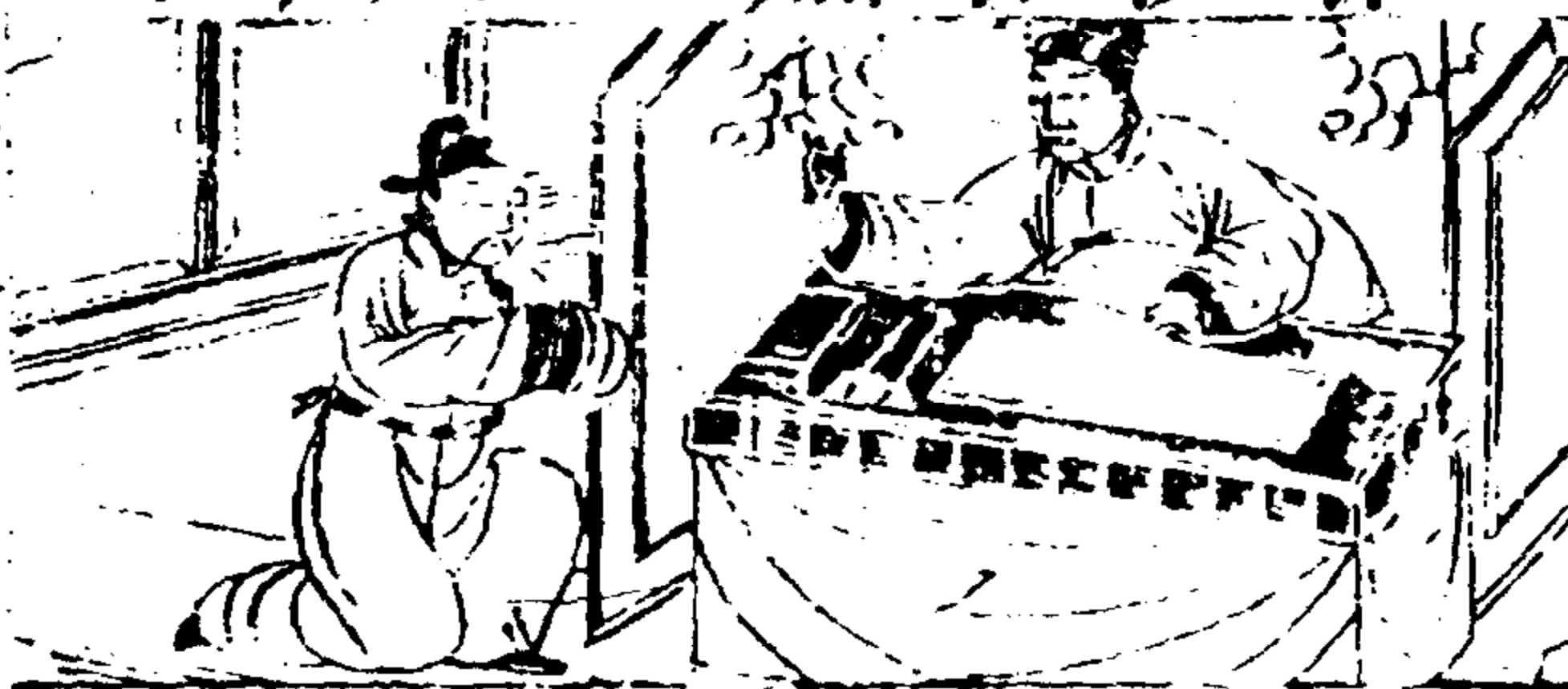
梟其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位已極意望已

過使天下死孤不知凡人稱帝凡人稱王或者見孤強盛任重權

高矣相制度言孤有篡位之心此言大亂道也每欲委兵權歸國

奈死人可任此職也汝諸文武必不知吾心也衆皆拜曰雖周公伊尹不及丞相之心

# 權使魯肅取荆州



操連飲十數盃不覺沉醉呼左右操視歎你銅雀賦下筆便寫云吾獨步於高堂今所

仰萬里之山河信二句有旁若死人之意忽人報東吳使華歆表  
 奏劉備為荆州牧今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劉備操  
 知大驚落筆於地程昱曰主公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  
 心怯聞劉備得荆州何人驚耶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曾  
 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龍入於江海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孫權  
 本忌劉備歆兵攻之但愁丞相棄虛攻吳故使華歆入使以安劉  
 備之心而絕丞相之望耳其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於中  
 取事

## 孔明三氣周瑜

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相就表封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  
 為江夏太守番華歆在朝而重用之瑜必自與備為仇敵矣乘其  
 相併大事可成操曰然當日喚華歆上臺重加賜賞封大理少卿  
 即頒告命加瑜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操回許昌使命  
 至吳周瑜領南郡太守更思向日之恨如何不報遂上疏令魯肅去取荆州孫權喚肅

# 諸葛亮計退魯肅



曰當初汝保荊州劉備是我妹夫只管延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寫道得了西川  
 便還荊州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還不動兵肅辭權下船往荊  
 州玄德與孔明在荊州人報子敬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  
 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為荊州牧此俱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  
 南郡太守此是令孫劉自相吞併他便於中取事肅此來是周瑜  
 受太守之戒又要奪荊州之意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子敬  
 提起荊州主公放聲大哭也到悲切處亮出解說計會已定接入  
 魯肅坐定肅曰皇叔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  
 不消誰讓只念旧交魯肅坐於其側曰吳侯之命專為荊州一事  
 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做親眷合宜退還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驚  
 曰玄德何故如此玄德哭聲未止孔明出曰子敬知我主哭甚何  
 故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我主借荊州候得西川便還子細想來  
 荊州劉璋却是我主人弟兄皆漢朝骨肉若去取他城池又恐被  
 人唾罵若不取西川還了荊州何處安身不還荊州恐負吳侯事  
 人唯唯因此慟哭相煩子敬回見吳侯借一言之勞將此情由懇懇呈報再借荊州

使魯肅再往荆州



使魯肅寬仁大度見玄德哀痛只得應允拜辭下船聞見周瑜訴說前事瑜曰子敬又

中諸葛之計當初劉備待劉表常有吞併之心何況益州劉璋以此推調吾有一計使孔明不能出套中子敬你再往荆州見玄德說既然吳侯妹與皇叔結姻便是一家你若不忍取西川我東吳去取西川以為嫁資你便把荆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遠取之非易都督此計不可行之瑜笑曰你道我真去取西川只此為名實取荆州交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去取西川若過荆州劉備必然防軍到問他索錢糧兵至城下一鼓平收雪吾之恨以解足下之禍也肅謝再往荆州來孔明曰子敬此來不曾見吳侯只劉皇叔見周瑜面量定計又來說話只看我頭便當應承接魯肅入肅曰某回見吳侯把皇叔言語及情告皇叔皇叔仁德遂與眾將商議起兵替皇叔取西川以換荆州念親愛之故助此以為嫁資吾軍經過却望應付錢糧孔明乃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謝曰此皆子敬之功雄師至日即當勞賞魯肅時喜曰固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是假途滅虢之計虛取西川實取

# 周瑜引兵到荆州



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夷陵殺來城遠近皆振。餘里俱言要捉都督瑜大叫一吉箭

荆州也只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殺入城中我只等他兵到周瑜便不死也有九分死  
 氣分付子龍依計而行玄德大喜暗地準備書函面見周瑜說玄  
 德孔明歡喜準備出城勞軍周瑜笑曰中吾計也便又肅稟吳侯  
 遣程普引兵接應瑜此時箭瘡未痊遣其弟為先鋒自與丁奉徐  
 盛為接應凌統呂蒙為後隊起兵五萬望荆州進發至公安人報  
 皇叔差糜竺來迎都督周瑜問皇叔何在糜竺曰在荆州城外等  
 候瑜曰今為你家事勞苦之禮休得輕慢糜竺先回戰紅看七至  
 荆州城十餘里外不見一人來接應哨馬報荆州城上止插白旗  
 二面並不見人影瑜令其軍士遮到城邊不見動靜吳軍大叫周  
 都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柳响白旗倒処兩把紅旗便起城上兵士  
 都驚起鎗刀敵樓上趙雲曰都督此行端的取西川乎瑜曰吾替  
 汝主取西川何相問也雲曰我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成魏之  
 計冒越雷程在此吾主公安忍絕义而取西川瑜款勒馬便回忽報  
 孔明四路軍馬齊殺到関羽從江陵殺來張飛從陽歸殺來黃忠

公瑾看諸葛亮書



濟復黎黎于馬下左右急救回舡此是孔明三石水周瑜也

諸葛亮哭周瑜

人報玄德孔明在前山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恨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軍士報吳侯使宗弟孫瑜至接入告訴前事孫瑜曰吾奉兄命進都督取西川周瑜令前軍行至巴丘人報上流劉封關平引兵截住水路周瑜大怒急恨孔明遣人書書至周瑜前開視書曰

漢軍師諸葛亮致書于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不忘厚德前是下欲取西川亮以為必不可也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欲率暴師而遠征之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死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今曹操雖有死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死復有遠伐之志豈知天下三分操已得其二逆料其意欲飲馬于蒼海現兵于六合安肯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今足下與師遠征非長計也倘操果虛一至江東危矣不忍坐視謹此告知



# 瑜寫遺書與吳侯



乞垂昭察

周瑜看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達吳侯乃聚諸將曰周  
 瑜非不忠也恨國奈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說罷時  
 絕徐乚又魁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說數語而亡壽年三  
 十六歲時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史官有詩贊曰

抗旆知音律 風流有紀綱 氣能吞漢國 力欲轉吳疆  
 白王擊天柱 黃金架海梁 三分誇俊傑 四海識周郎  
 後來宋賢詩吊云

赤壁遺蹤 青春有政聲 胸襟如管仲 風味似陳平  
 曾竭三寸舌 能驅十萬兵 巴丘天命絕 誰不痛傷情  
 又詩曰

師行赤壁拒曹公 戰艦死非用火攻 劉備置吳功蓋世  
 小喬風月試詩翁

周郎夜於巴丘眾將亡遺書飛報吳侯孫權哭絕于地魯肅詩勸  
 方止乃開其書視之六知是存肅代瑜引兵書曰

# 孔明夜觀星象



孔明到寨桑人報雨曰

命休諸泣血頓首百拜致書于主公麾下瑜以凡才叨蒙授以討逆之任委以心腹統馭兵馬忽遇暴疾日加重危嘆人生世修短由命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矣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功備寄翠有似蒼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以朝廷時食之仗至尊重慮之日也諸將士中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職恐於所言可保瑜死不朽矣

係惟首畢大哭嘆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人忽短命孤何惜哉臨終獨保魯肅孤何惜哉

如父魯肅為都督便令發回靈柩孤當接于半途孔明夜觀星象見將星墜地乃知周瑜死言于玄德玄德曰周瑜死代瑜者何人孔明曰必魯肅也亮夜觀天象見將星聚于東方亮以吊喪為名就尋暗士助佐主公二者按觀四部令招軍買馬玄德曰但恐東吳將士加害先生耳孔明曰周瑜在日吾尚不惧况今已死何愁其下者乎乃與子龍引兵五百具札下船來與周瑜吊喪人報孫權已令魯肅領兵權扶柩回柴桑孔明皇叔使孔明持來吊喪肅請孔明入見禮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

# 孔明祭周瑾公瑾



見子龍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交擬祭儀設于柩前親自奠祭讀祭文曰

維 大漢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南陽諸葛亮謹以庶饋清酌

之儀致祭于大都督周公瑾之柩前而言曰

嗚呼公瑾 不幸天亡 修短故天 人靡不傷

我君安宅 酌酒一觴 君其有靈 哀我丞嘗

吊君優柔 以友伯符 尚象陳才 讓合以居

吊君弱冠 際會風雲 定建霸業 割據江南

吊君壯志 遠鎮柴桑 景升懷慮 討虜死慮

吊君手度 佳配小喬 漢相之婚 不愧當朝

吊君氣概 主不納賢 始不垂翅 終能奮翼

吊君番陽 南幹東說 俯皆細舌 事之終濟

吊君宏才 文武籌略 還逐小子 心寒貼落

諸君嘯叱 君帥諸公 火攻破敵 挽強為弱

想君當年 雄姿英發 哭君早逝 俯地血流

忠義之心 英雄之氣 命終三紀 名垂萬世

龐統遺孤孔州



哀君情切

昊天昏暗

亮也不才

倚角為援

嗚呼公瑾

君如有靈

嗚呼哀哉

愁腸千結

一軍慘然

勉斷本末

首尾相倚

生死永別

以鑒我心

伏惟尚享

催我肝貼

主既哀泣

勸君拒操

若在若亡

朴守其真

從此天下

悲死斷絕

吏皆淚漣

輔漢安劉

何慮何憂

冥七家滅

身死知音

孔明祭畢流涕滿面哀動三軍諸將私語曰人言公瑾與孔明不和觀此祭奠之情人皆虛言孔明伏棺而哭肅思非干彼事乃公瑾量窄自取其因是大敬孔明孔明辭肅下船只見龐統一手扯住孔明大罵曰汝氣使周郎却未吊喪此是明欺我東吳皆土木人耶掣所佩之劍欲殺孔明

未湯縣張飛存龐統

昔後魯肅止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害之龐統掩面笑曰吾特賊之謂先回龐統欲與孔明到船中各訴心腹之事孔明乃取書一紙與統曰吾料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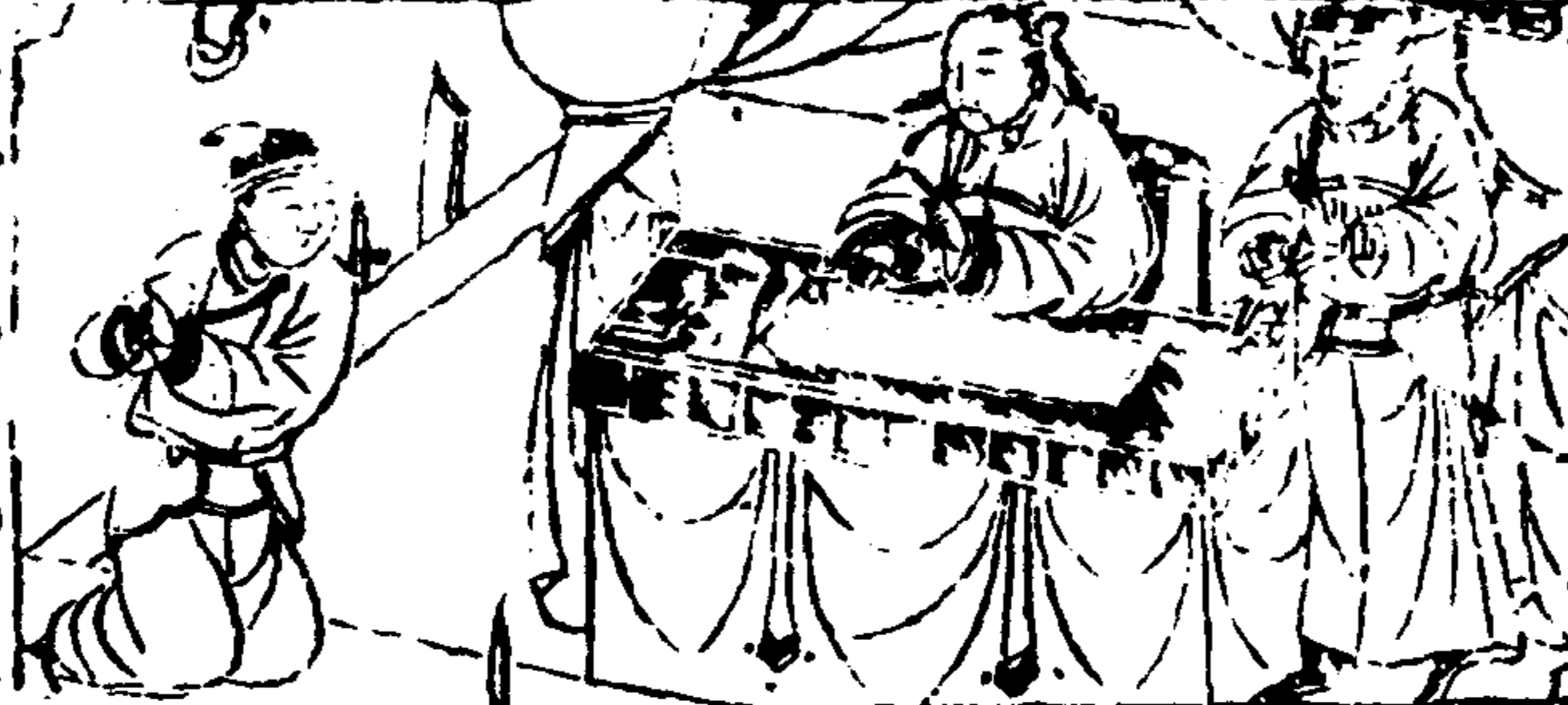
吳侯樓周瑜



第一之功何謂死盜權曰此將操自欲釘船此非人之力也吾誓不用之肅出

必不重用足下稍不如意來荆州共事皇叔統諾其言而別孔明自回荆州魯肅并請將送回周瑜吳樞吳侯接見哭祭于前親自掛孝哀痛不止左右曰公瑾有二男一女長男循次男徹孫權皆以女嫁之瑜之女皆配世子孫登此是孫權極念周瑜之甚也後葬于本鄉吳侯與周瑜說起周瑜死不下淚權曰周瑜身死是吾股肱廢矣安能復與大事耶肅曰某碌庸才誠公瑾之重荐其安不稱所哉也今襄陽龐統見在府下願荐以助諸公此人上通天文下察地理謀略不惑于常弊樞机可配于孫吳往日公瑾多用其言諸葛深伏其智主公宜當重用孫權聞之大喜即便差人請入統見權施禮畢權見其人形容古怪心甚不喜問統曰汝平生所學何書統曰不必拘執隨机應變權曰汝之才能彼公瑾若何統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絕喜周瑜見統有輕之之意大不悅乃對統曰汝權且退待有用汝處却來取汝罷統長嘆而出肅曰主公如何不用權曰此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亦宜慮之其人曾欲燒

諸葛亮投奔第四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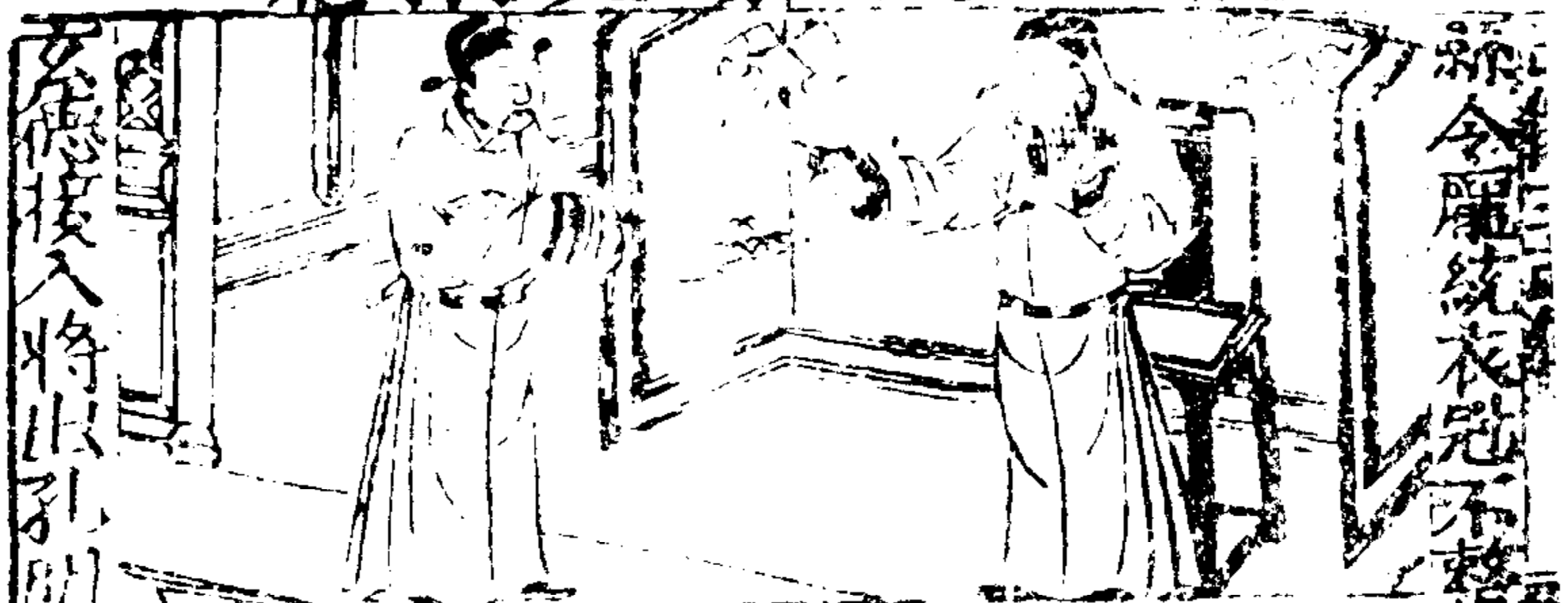


言非吾不荐天下皆曰侯不能用人公且小心統低頭嘆曰公真非

于吳中乎公抱匡濟之才何愁名不就統曰吾欲投請公去也肅  
曰明珠投暗何不往荆州投皇叔必然重用統曰實欲如此肅曰  
其代公作書荐之公如在刘两家无相攻擊同力拒曹幸也統曰  
此亦平生之志也乃求肅書往荆州来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  
郡未出門吏傳报江南名士龐統特来相投玄德曰久聞其名便  
交請入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形容古怪心中不悅問統  
曰足下此来何為統曰聞皇叔招賢納士故来相投備曰荆楚稍  
定並無閑暇今有衡州耒陽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缺當重  
用之統思玄德待我何薄必以才不動之見孔明不在勉強辭行  
統到任不理錢糧詞訟終日飲酒有人报知玄德言統縣事不理  
玄德怒曰腐儒焉敢乱法度令張飛與孫乾同巡視諸縣巡至耒  
陽軍民出郭迎接独不見縣令飛曰縣令何在同應曰龐縣令到  
任至今政事並不理公怒曰飲酒今日宿酒未醒張飛怒欲擒之  
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才未可輕藐到縣問如果碍理治罪未晚飛乾到縣坐定喚

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才未可輕藐到縣問如果碍理治罪未晚飛乾到縣坐定喚

飛張見醉元二龍



統令屬統衣冠不整乘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為未陽縣宰何敢不廢縣事統笑曰  
 將軍以吾廢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不理詞訟安得不廢也統曰  
 量百里小縣公事何難將軍請坐少刻看其發落即與公更將百  
 餘日公務 决断吏皆紛然將卷上堂曲直分明並無差錯半  
 日之間决断將筆擲於地上曰难断之爭在於曹操後權吾  
 現此小縣何足介意張飛驚謝曰先生大才小輩安知吾當必兄  
 廢竭力為之統乃出書肅存書與飛上曰先生物見吾兄何不將  
 出統曰吾恐不信飛與乾曰真大賢也統辭回荆州將肅書見  
 玄德細說統之能幹且言其非百里之才如以相貌取人則士元  
 之奪亦負吾之所爭誠可惜也惟明公裁鑒玄德見書忽報孔明  
 按察四郡問玄德接入孔明問曰罷士元亦善乎玄德曰今治未  
 陽及發縣事將款加罪孔明曰士元非百里才也胸中所學勝吾  
 十倍前日亮有書在士元處曾相達否玄德曰今日方見子敬所  
 存書若非吾弟所言險失賢人即令張飛往來陽請罷統到荆州  
 玄德接入將出孔明所存書玄德看書中意言鳳雛到日即當重用玄德方悟曰昔司

# 帝托馬騰誅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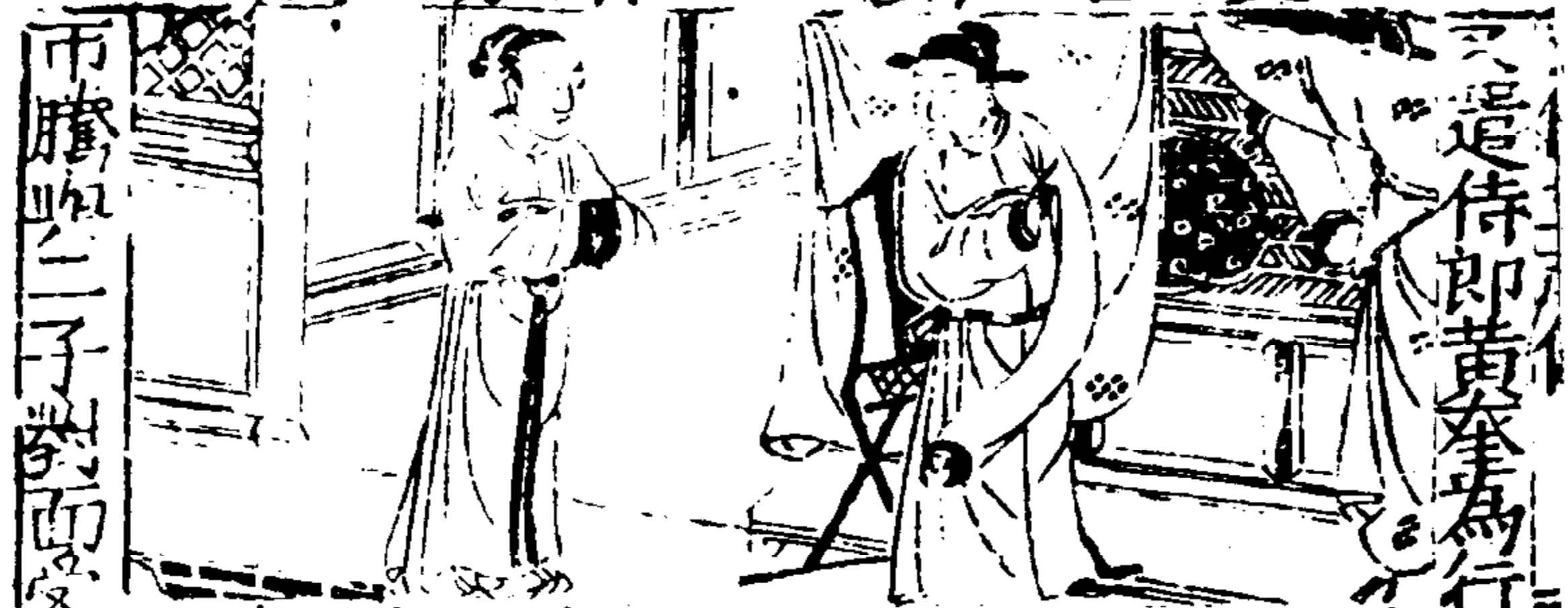


馬騰之言徐元直之語則能鳳雛得一可安天下今二人俱得漢室可以共矣拜統

副軍師中郎將細作報知曹操言劉備又得龍統為謀士召兵買馬積草屯糧結連東吳不日興師伐北矣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宣馬騰領兵南征操然之差人去宣馬騰上奉詔帶次子馬休馬欽兄弟馬依并全家老小赴許昌留馬超守邊馬騰到京先祭曹操次日回軍操封馬騰為偏將軍馬休為奉軍都尉馬欽為騎都尉領關西軍馬收伏劉備孫權騰謝恩畢獻帝宣騰入內廷麒麟閣共論田日功臣帝密謂騰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父汝將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臣豈不知帝曰卿能效祖力輔漢室以誅反賊乎騰曰臣領聖旨去討反賊劉備帝曰備乃漢室宗親非反朕者也反朕者曹操也早晚汝朕位所降詔皆非朕意知思先祖何不與朕面之騰含淚曰昔者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泄非死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操度日如年今操任卿兵權何不就此謀之切莫漏言騰曰臣願以全家保陛下欣然領命而出與三子商議各有報國之心忽報曹操催督出軍



黃奎醉入春香房



黃奎為行軍參謀騰請黃奎議論出兵之公二人共飲黃奎酒半酣曰吾父  
 黃琬死于李傕郭汜之謀吾誓要誅國賊不想今到被反賊之所  
 制實不忍也騰曰黃參謀以誰為友賊乎奎曰欺君罔上以上為  
 邪乃操賊也騰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又曰吾乃漢臣名  
 臣今從賊而討皇叔何面目見天下之人騰曰參謀果真心耶奎  
 乃嚙指流血為誓騰以心腹告之二人商議擡關西兵到請操點  
 視就點兵處殺之約誓以定奎即家恨氣不收其妻問之不肯  
 言其妻春香與妻弟苗澤私通澤欲謀春香元計澤教春香探奎  
 所謀何事是夜奎到春香房中以言挑問奎乘醉曰汝乃婦人尚  
 自知禮何況我乎春香欲殺曹操也春香密告苗澤上急報操知忽  
 一日關西兵馬至許昌騰與奎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拿下騰曰何  
 罪操曰吾保汝為將父子俱受封何故反害吾也遂將澤出証黃  
 奎元言可對馬騰罵奎曰爾儒傑我大事吾兩存欲誅國賊不幸  
 漏泄蒼天欲滅炎漢傳令將黃奎馬騰兩家共二百餘口全斬于  
 市騰與二子對面受刑關西兵莫不哀嗚馬騰之子曰操欺我上上  
 不願賞只求春香為

# 陳群進計與曹操



曹操曰汝為一婦人害了姐夫全家當此不義之人何用亦嘗斬之人報劉備欲取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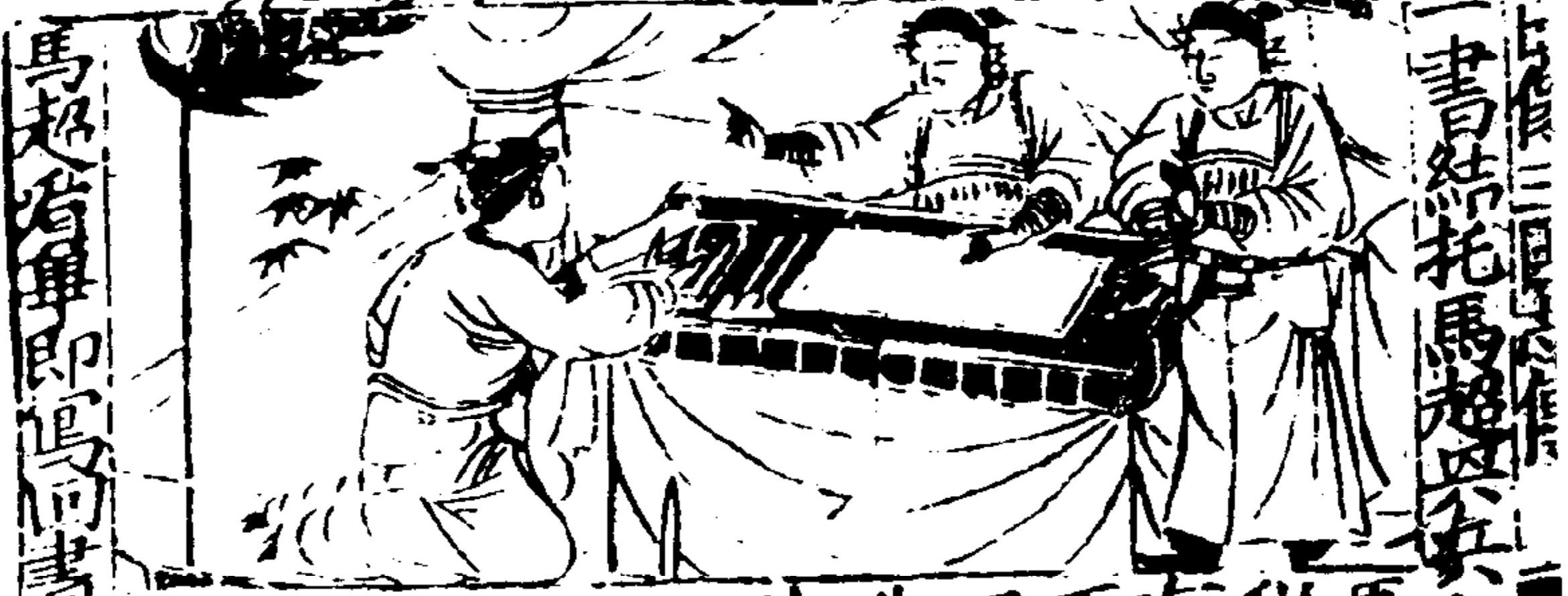
川操驚曰若備取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其有一計使劉備孫權皆死江南西川皆歸丞相矣

馬超與兵取潼關

操問何計群曰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備取西川丞相親督上將  
會合肥之眾選取江南推必求救於備上意在西川必不來救權  
矣權力之勢窮則江東之地先為丞相所得若得江東荆州亦可  
得矣備進退无路而川又屬丞相也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  
起大軍五十万巡下江南先令合肥張遼准備糧草以應付細  
作報知吳侯孫權集眾商議張昭曰昔日子敬與玄德有恩其言  
必從更兼吳佳婿可令子敬發書到荆州與玄德求其德見  
書留使於館舍使人到南郡請孔明商議孔明回來見書乃曰不  
動江東之兵不勞荆襄之衆回書與子敬交他高枕无憂但有曹  
兵犯禁劉備自有退敵之策且使拜回玄德問孔明曰何策退曹

孔明曰操平生慮西涼之兵操疾馬騰全家其子馬超見在西涼必恨曹操主公可作

# 超稟見雪地群虎



入關操馬有下江南之志玄德大喜即令孔明修書則往西京來  
 馬超得一夢見身臨白雲之地群虎來交驚奮心疑將佐候選  
 程欽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等八寨軍馬共計二十萬自  
 有六萬餘兵俱各入集說明夢事八部守將龐德對曰雪地馬虎  
 不祥之兆莫非老將軍在許昌王有難之事忽見馬公哭拜于地  
 曰叔父與黃侍郎同謀曹操不期事泄皆斬于市惟馬公踰牆得  
 脫外難至此馬超聞言哭倒在地眾將扶起忽報荆州皇叔遣人  
 送書至超拆視之書云

荆州劉備項首拜書奉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  
 逆賊專權竊柄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梟其首也近聞令尊  
 忠義聞於四海被操死辜殺之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仇也  
 為子之語安忍坐視倘將軍調西涼之兵以除操之讐當當年  
 荆襄之無以過操之威則逆賊可擒奸党可滅父仇可報願  
 可與美書不承言立待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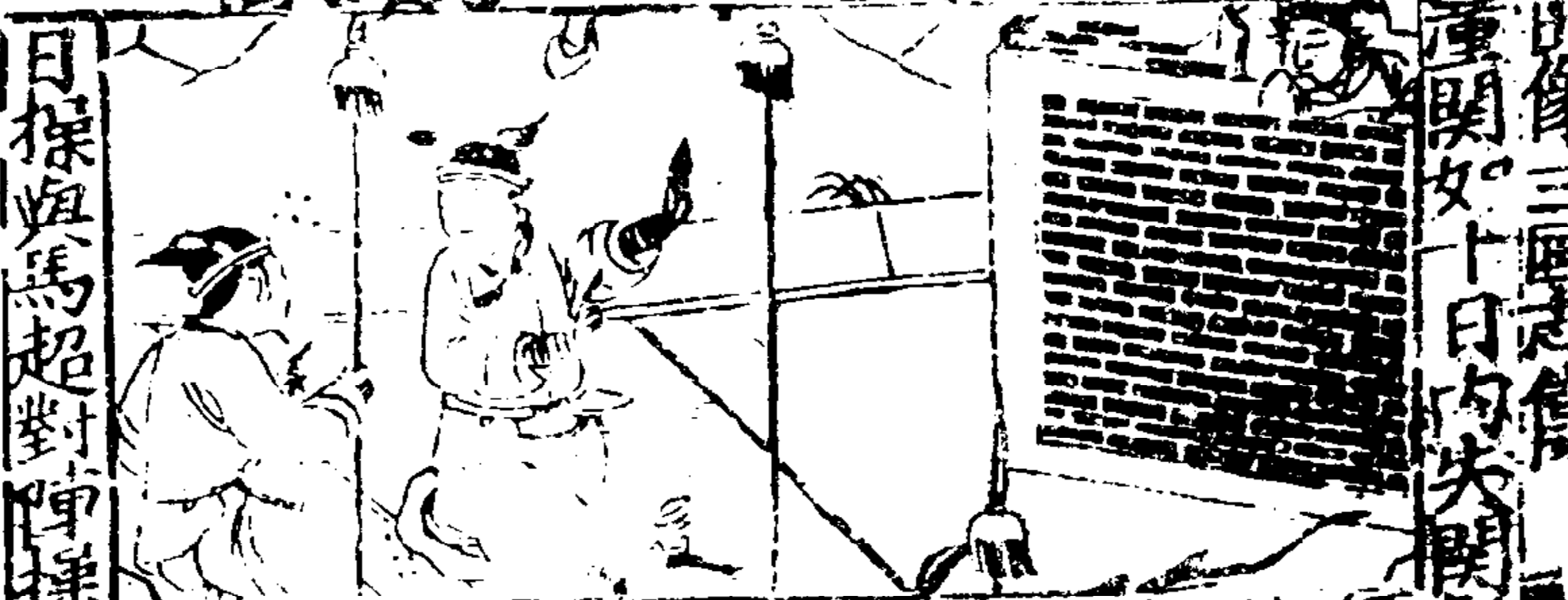
馬超看畢即駕回書俾歸荆州超正要起兵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超上進見

# 鍾繇入長安城



區操書與超看內云若拿馬超到許昌即封汝為西涼侯超拜伏于地曰請叔父  
 兄弟二人鮮往許昌免叔父動刀戰之勢韓遂曰吾與汝父結為  
 兄弟安忍害汝故請汝來見書汝若與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即  
 斬操使汝是也大軍二十萬殺奔潼關來長安太守鍾繇飛報曹操  
 一面引軍二萬離長安布陣迎敵而涼州先鋒馬依引軍一萬五  
 千與鍾繇相戰繇敗走於後馬超韓遂俱到關在長城繇上城守  
 護以到不下龍德進計曰長安城中柴水不便今圍十日軍民必  
 慌不如且收軍依計而行壁手可得馬超曰即令各部兵朝北悉  
 退繇於城上看見軍民退了恐有計策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去  
 賊方纔放心軍民出城打柴取水眾皆懼軍再來多打柴水入城  
 往來紛上不可計數軍初退時也自計較防護三日後賊軍民  
 出入至第五日人報超兵又到軍民驚奔入城鍾繇又軍一城守  
 護西門守將鍾進在城頭防護其夜三更城門裡火起鍾進急來  
 救少只見龍德將進斬了引軍七斬開門鎖放賊大軍入城鍾繇  
 棄城出東門走守潼關飛報曹操上知失了長安令曹洪徐晃引兵十萬去替鍾繇守

# 西涼兵坐地誘敵



重關如十日內失關斬你二人十日外失關不干你二人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  
 領命便行操又恐曹洪性急誤事又使曹仁押糧隨後接應曹洪  
 徐晃到關遣鍾繇先回二將與守關隘並不出戰超今軍來城下  
 把曹操罵為洪怒提兵下關見諫曰此是超要激將軍來關切不  
 可與戰待丞相到來必有主意洪在關上着侍超軍都在關前地  
 上坐罵多時因倦打睡洪兵下關見恐有失高兵隨後接應超  
 乘馬拋戈而走洪乘勝趕去背後馬欲引兵殺出洪抵當不住  
 殺出重圍見諫急奔回關馬超龐德兩軍截住去路其棄關而走  
 曹洪在後追趕連夜追殺曹洪撞見曹仁救了曹洪等諫知大  
 事因彼兵懈急乘執道殺不知中賊奸計操曰曹洪年幼  
 徐晃請諫見曰諫不從將軍已自下關去不干亮事操大怒要  
 斬洪眾官勸免次日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寨然後打關  
 未遲操交軍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中寨操領大軍次  
 日操與馬超對陣操與超曰汝乃名將子孫何故作反超大罵操賊你欺君罔上罪不

袍棄鬚割標趕超



又言言父兄冤不同天挺鎗殺過陣來

馬超渭橋大戰

操背後于禁張郃出敵俱各敗走李通出迎被超刺死左右將佐敵超不住被馬超雁德馬岱引百餘騎殺入中軍來挺鎗操在亂軍中听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便是曹操上就馬上脫却紅袍人听得大面舞鬚長的是曹操上在馬上將劍就割其鬚軍又報馬超知超又使人斗亮着的是曹操上即割其旗包頭而走後人有詩笑曰

詩

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忙然脫戰袍

云

割割鬚鬚應喪貼

馬超聲價並天高

操正走聞背後馬超穿白袍銀鎧趕來厲聲大叫操賊休走飛馬趕上操驚墜地馬超挺鎗便朔掠遶樹而走馬超一鎗誤擗在樹上急拔出鎗操走五十步起縱馬趕來却得曹洪敵住曹洪因此走脫背後夏侯淵又到保操回寨曹仁拒住寨柵因此不許重操入帳嘆曰今日若非曹洪必死于馬超之手遂重關以即令軍深掘壕壑堅壁不戰

# 曹操渡河



遂曰豈不聞兵法云兵半渡可擊操兵得渡大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必死於河口

起每引軍來寨口大罵操令軍士固守此動者斬與不戰皆在於我諸公但堅壁不出則超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以勇為先今一敗于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忽報潼關上今日添兵二萬乃是羌胡部落前來助敵操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歡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你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大笑置酒作樂眾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先破馬超之謀公時有何良策徐晃曰丞相大軍在此賊亦無部在關上此去河而必不準備可見賊之無謀也言得一軍暗伏蒲坂津截住歸路丞相渡河北擊之兩賊不相應勢以危矣操喜曰明公之言正合孤意即令徐晃朱靈引兵四千徑襲河西且伏小路上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操又令洪松蒲坂津口排船筏番仁守寨自領兵渡渭河人報馬超曰與韓遂商議曰今操不以潼關而使人外住船筏欲渡河北必過吾之後起意欲引一軍扣河據住岸地使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食除軍必亂却趁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

西原兵爭取牛羊



甲上幾將保操在野營中操大曰今日幾被小賊所困若非那人縱馬放牛誘賊此

超使人探听曹兵渡河操兵分作三停則渡河人馬到河口先發精兵过北岸開劍  
營寨雜兵在中操引護衛將帥自許負坐于南岸看軍渡河忽報  
曰袍符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湧下船平渡操兀坐不動按  
劍指衆休開只見背後万馬冲突而来船上許褚見勢危急上岸  
曰賊至矣請丞相上船操尤言賊至何妨回頭看特馬超龐德將  
近百步許褚拖操下河邊離船一丈餘許褚負操一躍而上隨行  
軍士及下水爭上船逃命許褚劃力乱砍身旁着肛者手臂及折  
肛到河中水急順流而下許褚立于稍上忙用竹篙撐之操伏于  
許褚脚边馬超到河邊見船離岸已遠喝令騎將渡河射之矢如  
雨下許褚恐傷曹操左手取馬鞍遮蔽操身右手掣篙皆盡馬超  
箭不虛發駕舟之人皆被射倒其船支撐不定許褚將船内銀夾蛇  
一手持篙一手牽鞍遮操忽渭南縣令丁裴在南山上見操上船  
甚急即將寨内牛羊馬匹尽赶下山超兵見後面牛羊通响裴  
取之无心追操上因此得脱方到北岸許褚身披重鎧前首裴在



# 龐德湧身出陷坑



努力渡河矣查問是誰乃渭南縣領兵官丁裴也來見丞相操喚入謝曰若非公則吾  
 被賊困矣即命裴為点軍校討裴曰此賊暫去來日必然復來須  
 以良策敵之操曰吾已堆備喚諸將分頭巡河起角道為寨脚踏  
 若來時兵陳于外角道內應立旌旗以為疑兵沿河掘下坑壘以  
 虛土填蓋河內以兵伏之賊來必陷便可擒矣傳令軍士依計前  
 行馬超回見遂曰幾乎捉住曹操却破一將皆曰部下飢政護公不  
 不知是誰遂曰吾聞曹操帳前有两將領虎衛事一人姓與名皆  
 此人工了一人姓許名緒人稱為猛虎有勇性痴人號為虎痴  
 日救操者必是此人如遇切不可輕敵超曰吾聞名久矣遂曰今  
 操渡河將襲我等可速攻之不可與他立寨恐難除也超曰吾當  
 初要領兵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此為上策遂曰以臥錯矣賢臣守  
 寨吾引兵循河去戰操賊超曰吾令龐德跟叔領兵五萬直抵渭  
 南操令諸將於角道兩傍誘之龐德先引鉄騎冲突而來人馬俱  
 落陷坑龐德湧身一躍立于平地被斬數將步行殺出重圍以皮  
 圍在坑心龐德正遇曹仁即將秦永斬下馬下奪馬殺入放出遂來從南而走

曹兵砍樹造寨



張飛來馬超到殺散曹兵四點將佐陷死... 張橫超與遂曰君延日久操於河比下  
寨難以退敵不若今夜去劫野寨操必走矣遂曰分兵前後相救  
超為前部德與為後應曹兵屯于渭南與諸將曰今日戰敵賊  
欺我未立營寨必然寨木劫野營四面埋伏盡其中軍如號砲一响  
四面皆起可擒將矣當夜馬超先使成宜引三千騎來六里哨探  
成宜不見人馬進入中軍被伏兵夏候淵斬之背馬超龐德馬  
公三路殺來當夜兩邊殺到天明各自收兵

許褚大戰馬超

馬超移兵屯于渭口曹操屯于渭河鎮船筏作浮橋三條通接南  
岸曹仁軍馬兩邊夾河一寨旋砍樹木三柵將糧草車馬穿連以為  
屏障人暗報馬超上軍士各帶火把一個燒糧車馬超得報遂南  
北兩岸併力殺到寨前堆積火把方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  
而走車乘浮橋及被燒燬西兵大勝截住渭口操未嘗料寨中  
憂悶荀攸曰可取渭河沙上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挑  
土築城馬超令... 馬超各引兵五百往來冲突更無沙土不實築便倒操是計可施

# 曹兵因凍築城



九月間天氣暴寒

曹兵因凍築城  
 曹兵因凍築城。九月間天氣暴寒，曹兵因凍築城。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何不乘時而用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先生有何良策，願賜教之。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即今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夜靜多驅兵士，擔沙潑水，比及天明，城已就矣。操大悅，拜謝。子伯欲留重賞，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依計而行，城牆已完。人報馬超上見大驚，有神助馬琮詩嘆曰：

詩 子伯何如輔賊雄  
 云 既知天時并人事

神机妙術三成營  
 何不委身佐漢君

次日馬超引軍殺進操營，操自出營止，有許褚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在此，請馬超出來打話。超挺鎗而出，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夜天助吾成，何不順天降，不失封侯之位。超恨曹操欲前擒之，見操背後許褚，乃問曰：聞汝軍曰有虎侯，操曰：吾有虎侯許褚，豈愁天下草賊也。超大怒，許褚提刀大呼曰：吾乃譙郡許褚也，目視神光，威風凜凜。

許褚與馬超大戰



超懼之而不敢動乃勒馬回探引許褚回寨又引諸將曰賊知仲康乃虎侯也褚曰為

來日必擒馬超操曰超亦英勇不可輕敵褚曰吾以死敵之令人

下戰書云虎侯車前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收如此相

欺即批來日誓殺惡虎次日超與褚戰到百合不分勝敗坐下馬

乏各回陣換馬再戰百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馬回陣把盔甲

盔皆脫去赤身上馬持刀又戰三十餘合操恐許褚有失交夏侯

淵曹洪齊出夾攻龐德馬感見亦出敵褚左臂中兩箭操兵敗走

回寨操令堅壁不出馬超由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曹將不如許

褚真虎侯也操知馬超得勝密使徐晃朱靈渡河劫營前云夾

攻操下城上望見馬超引百騎來往如飛乃擲瓦釜于地曰馬超

不死吾无葬地矣夏侯淵知厲声曰吾寧死于此地必滅馬賊

而四即引本部五百人直趕出去操止不住操同雄將接應馬超

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軍作前隊擺開身伊淵與超斷後

超在軍中無見曹操撒了淵要來取操上大驚以去忽接曹操兵

已在河西下寨馬超无心追趕急收軍回與遂商議曰操兵乘虛渡河西與吾兵前後受

# 楊秋見曹操求和



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請割地求和两边罷兵推过寒久待来春日暖别作良面韓遂  
 從之超狐疑未决楊秋侯選皆勸便使楊秋往操寨下書請求和  
 各无侵犯操曰汝且回營来日使人回報楊秋回寨責謝見操曰  
 丞相主意何如操曰卿所見何如謂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不用  
 間諜之計公韓馬相疑一擊可以成功操大喜曰文和之謀正合  
 吾意公使送書是超上與遂曰操雖許和奸雄难測倘不准倫反  
 受其制超而叔文分論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  
 叔向徐晃而叔提兵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軍士報知西曹掾  
 曰吾大軍濟之開來日見誰向我人報曰来日是韓遂次日遂引  
 衆將左右圍魏津東一騎下中央而涼之兵有不曾識操者出陣  
 前迎之推讓曰何以諸軍欲識曹公耶西涼兵皆有世色操使  
 人过陣對遂曰丞相請將軍卑騎會語不帶兵器遂見操九刀  
 无甲亦催了刀甲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挨各按彎對認操曰將  
 軍妙齡几何遂曰某人而十歲美操曰昔京師遊遊勝京將軍年  
 皆青春不亮亦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享樂也只把情事細說二人喜笑而別

韓遂與孟德對峙

水三

出一鎗刺死便了超

曰若如此吾方信也

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吳馬玩楊秋五將



馬超上林問遂曰今日陣前與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城舊事超曰安得不言軍務  
手遂曰曹公不言吾回言之超心懷疑而去

超去戰五將

曹公歸寨責謂曰此意雖好使韓馬成仇其有一計使韓馬自相  
併殺操問何計詔曰馬超一勇之夫不識机密丞相可作一書送  
與韓遂中間勝龍字樣於紫雲先自塗抹改易然後封送去  
却用大鴉小恠故意與馬超知超必索書看見上面緊要去取不  
肯塗抹超必疑是韓遂自改正應單騎會語之疑則生亂却暗  
牢籠韓遂部下諸將互相間謀則超可擒矣操依其計將書與精  
細人送過寨去多遣從人使超知之下了書回果有人報馬超上  
越疑遲來遂處索書看遂把書與超看超見改抹字樣問曰書上  
如何字迹都改遂曰操書送來便是如此超曰豈有草稿送來只  
是怕我知詳細故改之吾實不信吾與叔父同心破賊汝何背我  
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吾來日陣前賺操再說話汝却中軍突

馬超看檄書



出陣超藏千門旗裡使人到寨請丞相打話超聽得丞相分付裝計而行引

超緩步出帳外力戰五將砍倒馬玩四將充戰不遠超又刺倒梁英三將各自逃生超

數騎出陣與超相見言曰夜來丞相將軍之言切不可誤  
說了便回馬超听得大怒把鎗便搠五將攔住勸回寨中遂曰  
姪休疑我死反心馬超全然不听恨怒而去韓遂與衆商議楊秋  
曰馬超凌主公之心已露若依秋計不如暗投曹公名正言順他  
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契兄弟安忍背之秋曰馬騰  
造反已遭誅戮主公欲為反臣乎遂曰誰可通消息秋曰某願往  
遂即密書使秋往曹寨見操曰大喜許封侯為西京侯揚秋為西  
京太守約置放火為號共謀馬超秋回見遂說封侯之事遂交后  
軍和韓遂備今夜行事遂欲請超就席間殺之軍士巡探報超  
言遂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超分付龐德馬岱催急所報當夜又有  
人報五將在外同謀超忿怒帶隨五七八先行交龐德馬岱后應  
隨入遂寨明灯說話超听得揚秋曰事不宜遲來日便行超拔劍  
唱曰群賊敢害我此一劍望韓遂砍落左手五將各拔刀奔殺馬

馬超起兵戰五



再入寨寨已被左右救出帳后起超急上馬各寨兵皆起龐德馬位督至互相  
 戰曹操兵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  
 兵自相併殺超回頭不見龐德馬位引五百餘騎截于渭橋之上  
 天色微明西涼兵將李堪領兵橋下過超挺鎗便刺李堪拖鎗而  
 走背後于禁趕來射死李堪是射超也知弦响閃過却回戰于  
 禁上拍馬走了超渭橋上扎住曹兵俱至亂箭夾射以鎗搗之  
 矢如飛蝗超兵一半落水而亡超于橋上大叫殺入渭北軍中彼  
 騎皆被曹兵截斷獨自尋路而走被暗弩射倒坐下馬上超墜地  
 却得龐德馬位救出救去望西北而走操知走了馬超令將十星  
 夜赶上馬超人困馬乏行不到十數里被曹兵趕教陣追即倉止  
 得三十餘騎并龐德馬位奔隴西臨洮而去曹操治兵安知馬  
 超去遠收兵不追班師回許都將韓遂作殘疾之病西涼侯  
 后遂被后曹所殺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水西涼侯  
 馬涼州恭軍揚阜迎來長安見操曰馬超有難在渭水得羌胡  
 心今丞相不除化日養成氣力隴西諸郡非復國家所有也且休聞  
 兵諒曰吾本良



曹兵星夜追馬超



事自此威震中外揚入漢中諸葛孔明人乃謂國人也姓張名魯字公祺聞操創

于此禁中原南方未定故曰君當與吾保守操乃令韋康為西涼刺史與韋屯兵冀城以防馬超韋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后援操曰吾已准備汝但放心韋辭而去衆將問操曰初賊據潼關丞相破賊必迂延日久而后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之兵分守諸渡口則河不能渡也吾故盛兵聚于關前使賊不敢守而河兩不准備故令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築木城敵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佳修一鼓而破之衆將又問丞相聞超添兵反喜何也操曰關中地遠各依險阻逐一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服今來聚作一處其衆雖多其心不一易為離間也吾故喜之衆將拜謝曰丞相神智非人所及操曰亦和文武之也也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降軍民皆保守夏侯淵保馬陵張既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朝獻帝排宴嘉就命張既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朝獻帝排宴嘉就命張既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朝獻帝排

張魯與衛興兵



漢上殿漢中百姓在地下掘得一玉印進與張魯百姓曰西涼馬騰被誅馬超新敗曹

操強盛必然來取漢中殺歎尊師君為漢中主以拒曹操包西關  
圃諫曰漢川民戶出十餘萬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  
涼之民奔入漢中者數千家今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  
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時死  
又知張魯欲動兵差人報劉璋、平生儒善所得張魯與兵心中  
大俱與衆商議張松曰主公勿憂松有小計使張魯不敢觀西川

張松返難楊修

劉璋問計何如松曰公聞曹操掃蕩中原天下无敵矣主公可備  
進貢之物松往許都說曹操與兵取漢中則魯豈望蜀中也璋曰  
汝自十三年冬去荊州見操甚不相待汝尤恨之今何再往松曰  
曹公在荊州領百萬之衆事如蠅集豈有閑暇待人今在許都又  
武各執其爭松以利害說之操必與兵矣璋曰將何言說松曰馬  
超有韓信呂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仇今雖暫敗久必報仇今  
漢中張魯兵精糧足百姓尊之况張魯臣下多必然稱帝侵犯中原所欠者惟大將耳

# 張松入府見曹操



若馬超急欲報父之仇必聚陝西之兵去投張魯。得馬超是虎生翼矣。魯超共出丞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超未投漢中張魯不知准備舉軍一擊則可。咸笑將此利害之言。隨機應變而往說之。事不愁不諧矣。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即使張松赴許都。松暗畫川中地勢藏於身。孔明有意。畫川使人探听。知張松入許都。松到許都館驛。每日去操府前伺候。見操。自西都回。自謂得志。每日飲宴。皆在相府商議。至第三日。張松方通姓名。左右近侍先受賄賂。却引入。松見操。恭拜拱立。于前。操曰。汝主劉璋。近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為途路艱難。賊寇生發。不能通進。操曰。吾已掃清中原。有何賊也。松曰。南有孫權。比有張魯。中有劉備。至少者。帶甲十餘萬。縱橫四方。無人可敵。豈得為太平也。操見張松人物俊鎖。又聞言語冲撞。遂乃拂袖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不能趨承大尊。味冲撞。只是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先諂佞之人。忽階下楊修。喝曰。汝川中人。不會諂佞。吾中豈有諂佞乎。松知修是舌辯之人。修平生有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松言語。就

楊脩引松至書院



遂邀入書院分賓主而坐脩有心來唯張松乃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主公有命

豈辭万里之勞脩曰蜀中地物何如松曰吾蜀有劍閣之雄有錦

江之險市井閭里雞犬相聞田肥地茂歲无荒旱之愛國富民豐

時有管絃之樂四方莫及吾蜀中也脩曰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

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医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智九流

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豈能及數即脩曰方今刘季玉手下似

公者有儿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動以百數如松之輩車載

斗量不可勝計脩曰公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称職敢

問公居朝廷何官松曰見為丞相府主簿松曰某聞名公世代簪

纓祖宗輔相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何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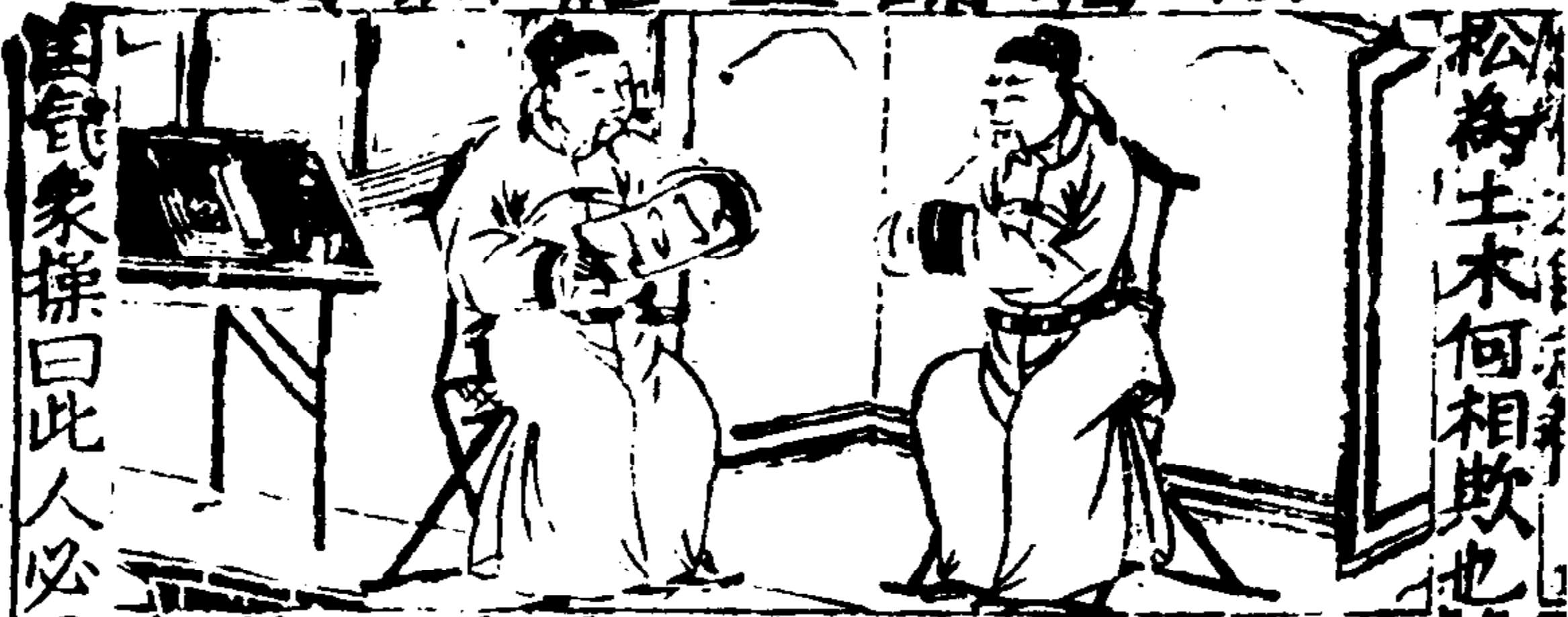
吏乎楊脩听之面有愧色答曰修雖位居下僚丞相委以重用屢

蒙承教松笑曰公聞丞相文不明孔孟武不達孫吳專務強霸而

居大位豈足教誨松曰公居边隅之遠安知丞相大才呼左右於

法增畢問曰公以此書為何詩書也脩曰丞相所作號曰孟德新書松大笑曰公以張

# 松暗誦孟德新書



松為士木何相欺也修曰吾以新書示公何得為戲松曰此書蜀中三尺小童亦能誦之何為新書乃戰國无名氏所作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瞞足下豈瞞我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刊板尚未傳世汝言蜀中小兒誦誦何相欺也松曰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願聞一遍松將孟德新書朗誦一遍並無差訛楊修听畢大驚後人有詩曰

占怪形容異 清高禮貌疎 口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貼量包西蜀 文華貫太虜 千經并萬史 一覽更无餘

修曰公且暫居館驛客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蜀使操曰張松為人容貌不揚語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能容一祢衡今何不納張松乎操曰祢衡文華播于當今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適來丞相新書略現一遍便能暗記揚言此書乃戰國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兒亦能誦之修未信松暗誦如瓶瀉水如此世之罕有操令破板焚之修曰此人從蜀中至此可令面君交他見吾大

國氣象操曰此人必不知吾用兵矣來日在西教場點軍汝引他看吾調遣修次日與

三册4B

# 修引松看標點軍



松到教場見操與虎衛雄兵五萬雄兵布陣于教場中整上有法松斜目視之操問松曰汝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人未嘗見此但以仁義定天下操变色視之松全無惧意操又與松曰吾視天下崩輩若草芥耳大兵到處戰死不勝攻无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吾能令人榮辱亦能令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素知也操曰汝既知吾用兵何不退服松曰丞相昔日僕陽攻呂布之時宛城征張綉之日赤壁周郎華容逢關羽劉琦棄袍于潼關此皆無敵于天下也操大笑曰豈儒安敢數吾短歎令斬之修諫曰松雖魁魍奈何從徑道而來入貢殺之恐傷奢夷之心也知者謂此張松出不遜之言不知者為丞相嫌礼物之輕故斬來使也操從之荀彧亦諫操令亂棒打出松歸期舍收拾四川自思本欲獻納川州即誰想曹操如此慢我且我來時與劉璋誇了大口今快上空回必被蜀中人笑吾聞玄德仁義播於遠近不如回看此人如何自有主見至郢州界口忽見趙雲引五百軍相迎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答曰是也雲曰奉主公劉皇叔將令為大夫遠涉路途勞苦命趙雲在此護送

# 關雲長迎接張松



人言皇叔慈仁愛客今果如此遂與劉荆州天曉前至館舍  
 見兩边百餘人入手侍立鳴鑼鼓相迎關馬前施礼曰奉主  
 公命為大夫處設風塵特遣關某酒掃躬庭迎接以待宿歇松下  
 馬與雲長同入館舍安排酒礼相待雲長子龍耳三懇勸更  
 深次早皇叔同孔明龐統出城迎見張松各下馬礼畢玄德曰久  
 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迢不得領教聞知許都回程專  
 此相接今到城中以叙渴仰之恩未知大夫肯否松大喜上馬與  
 玄德到城內玄德設宴相待並不提起西川一爭元非動問刘璋  
 安否并川中人物松一應答之松曰今皇叔守劉襄还有九郡孔  
 明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上索取今是東吳文辭故權且安身  
 松曰東皇叔六郡八十一州不知足也統曰漢朝皇叔友不能占  
 荆州即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望高位乎松曰不然天下  
 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况名公  
 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玄德拱手謝曰如公所  
 言吾何敢當之當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松辭歸玄德宴於十里長亭奉酒與松

松獻玄德西川圖



曰今日相別不知何日再領教也勿欲淚下張松亦下淚自思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

舍之不如說取西川乃蒼曰松欲朝暮趨侍于皇叔恨未有便耳  
松觀荆州東有孫權比有曹操亦非久恋之地備曰固知如此但  
未有安跡之所可容身也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  
士馬智謀名士又慕皇叔之德若奉荆襄之衆西指長驅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也玄德曰備安敢望此刘益州亦帝室之胃恩澤  
久布于蜀中豈他人得搖動乎松曰某非實主求榮刘璋雖有益  
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張魯在北將欲動兵人心離散思得  
明主明公若取西川松當效犬馬之勞以為內應玄德曰深感大  
夫指教奈刘備實與刘季王同宗若相攻伐恐天下人唾罵松曰  
明公知天時明人事若以人事而背天時恐日月逝矣夫處  
世當努力而建功業今若乘時不取必被他人取之那時悔之晚  
矣玄德曰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轡雖欲取  
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地圖與玄德曰松獻此道上報明  
公知遇之恩但現此圖使知蜀道矣玄德畧展視之上而不罵地理行程遠近關隘山



# 張松回川見季主



州基業必屬他人笑

且載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而松有心腹友法正孟達二人必能相助明公如到可以心事共謀玄德曰青山不老綠樹長存他日相期必當重報松曰松遇仁義之主不得不尽情也孔明士元雲長皆送於長江之下張松曰西川來見友人法正孟達陳說曹操輕慢賢士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正曰此心正合吾意也即與孟達曰吾將益州獻與玄德公了三人抚掌大笑松曰我保二人為使可往荆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曰汝去許都其事若何松曰操為漢賊欲篡天下不可與言也璋曰似此若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不敢輕犯西川璋問如何松曰見居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操見影而貼碎何況張魯主公何不遣使齎書以結好之使為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而中可安矣璋曰吾有是心又笑誰可為使松曰法正可去璋即修書公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送精兵五千令玄德守禦正商議間忽主簿黃權曰主公若听張松之言則四十

賈權王累諫劉璋



●龐統獻策取西川

璋問權曰吾結好玄德為一家以相親善汝何故出此言也權曰  
 素知劉備久矣寬以待衆亦能克剛英雄莫敵曹操尚自寒心其  
 餘何足論也遠得士心近得民望豈有諸葛智謀關張英勇等忠  
 趙雲魏延為羽翼若召劉備則劉備安肯伏下若以客禮待之則  
 一國不容二主若听其言則蜀有泰山之安若不听其言則主公  
 有壘卵之危矣張松亦從荆州過必先與玄德同謀可先斬張松  
 後絕劉備則西蜀之萬幸也璋曰若不結好劉備則曹操張魯何  
 以拒之權曰不聞關境絕遠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境  
 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此計慢也使法正行又從事官王累諫曰  
 主公若听張松之言則自取其禍璋曰吾結好實欲拒張魯也累  
 曰張魯犯界乃捨辭之患劉備到此乃心腹之疾况備為人梟雄  
 其事曹公便思謀害後事吳侯便奪荆州今若召之西蜀休矣璋  
 叱曰玄德是我宗室豈有奪我事業也便又伏兵入出逐令法正  
 便行後人詩嘆曰

法正孟達見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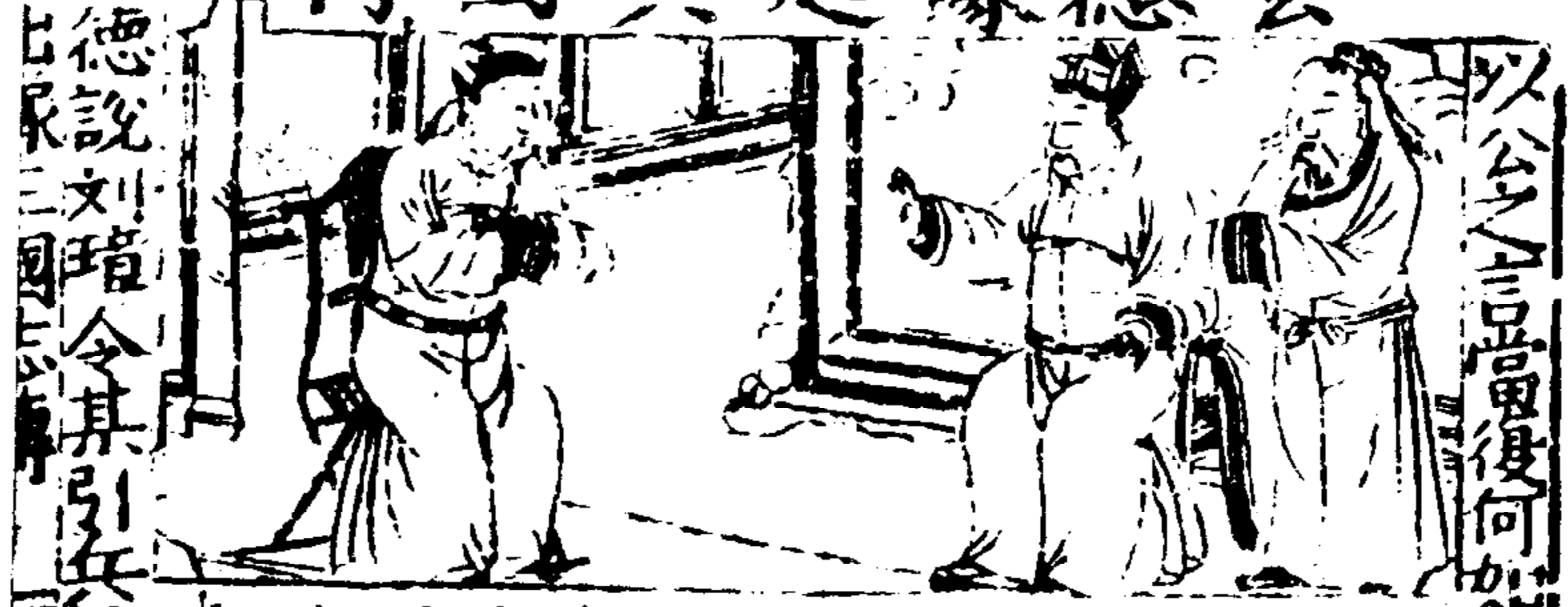


法正到京列其德... 族弟璋致書于宗兄... 其切惶懼茲因張... 境界力微兵少... 為重宗族為念... 盡言... 玄德見其大... 德今獲听教足慰平生... 中腹之地非不欲之... 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 无勇而大弱此業不久已構別人矣... 謝曰倘天助實出公之所... 况與玄德曰事有不... 以感其心者愚人之見也... 主公智仁高明何大惑也... 玄德問曰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六二六

德謙起兵西行



以公之言當復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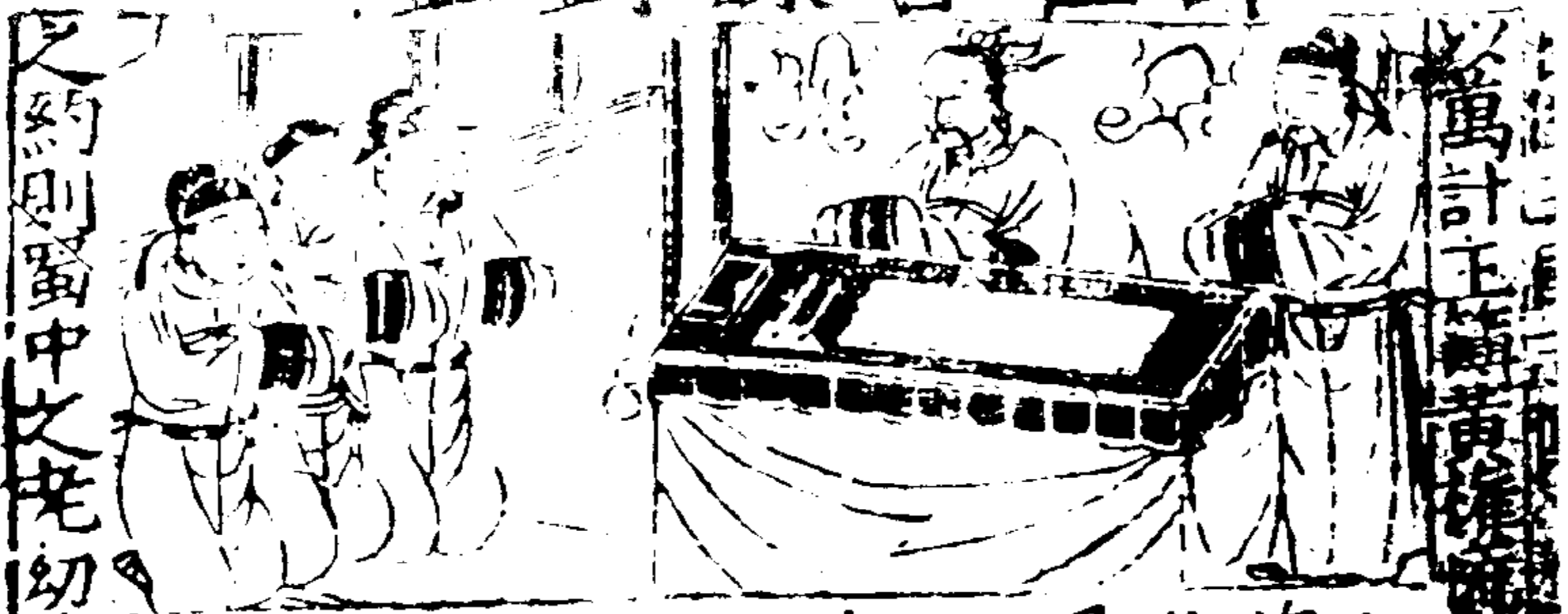
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唯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幸有張松法正以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之與吾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詐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矣今以小利而夫羨于天下吾因此不忍為也後史官有詩

詩 案勸興兵意已深 誰知玄德尚沉吟  
 云 不因小利忘仁義 便是當年亮舜心

統曰主公雖存仁信奈當今離亂之時皆用兵爭豈得施仁義于人宜從權變之術以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與滅絕報之以哀今主公用權宜以得天下用仁義以守之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先生之言是也與孔明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得人以守之玄德曰吾與劉封閑平龐統為中軍黃忠為先鋒魏延為後軍西行孔明守荆州雲長守襄陽張飛領四郡趙雲屯江陵鎮公安家化領軍來降玄德交家化助雲長拒操孟達接着玄德年相迎玄德令人回報劉璋上發文書着令州郡供給錢糧動

德說劉璋令其引兵

群臣苦諫劉益州



萬計王... 諫曰主公此去必被玄德所害其養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  
 之計望乞三思張松曰黃權疎間宗族之象緩長寇盜之威實死  
 益于主公不可聽之張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拍頭血流  
 滿面口啣劉璋衣襟以諫璋大怒奪衣而起扯落黃權門齒二個  
 喝左右推出權大哭而歸臨行忽俞元叉李恢及諫璋不聽長嘆  
 而去璋出益州城外人報廣陵王深用繩索吊于城門手執凍草  
 如諫不聽割斷繩索撞死璋令接諫章視云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上疏曰昔唐堯立政諫之一言夏禹  
 立非誇之誠食苦口之味納忠諫之言是以傳國長久皆由能  
 用言所致也今主公權據益州得之不易正當採納忠言保傳  
 永遠可也何信說言輕往借城會劉備臣意劉備秉權必生異  
 心且古可監晉口楚懷王會盟于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困于秦邦  
 吳夫差約會上黃池不納子胥之諫終于越國臣因車駕啓行  
 冒死直諫乞念創業艱難守成不易深望往事之非拒絕劉備

又約則蜀中文老幼萬幸主公之基業可保惟垂惠察

王累市城門



國志傳卷之十一

王累市城門

又辭詩曰

荆州兵已入疆場

却想區區作預防

詩

自古忠臣多慘死

徒將古日謀劉璋

云

然則劉璋披肝貼

于五丈原姓字香

又辭詩曰

自古忠臣多慘死

徒將古日謀劉璋

又

荆州兵已入疆場

却想區區作預防

詩

自古山阿歸漢水

徒將古日謀劉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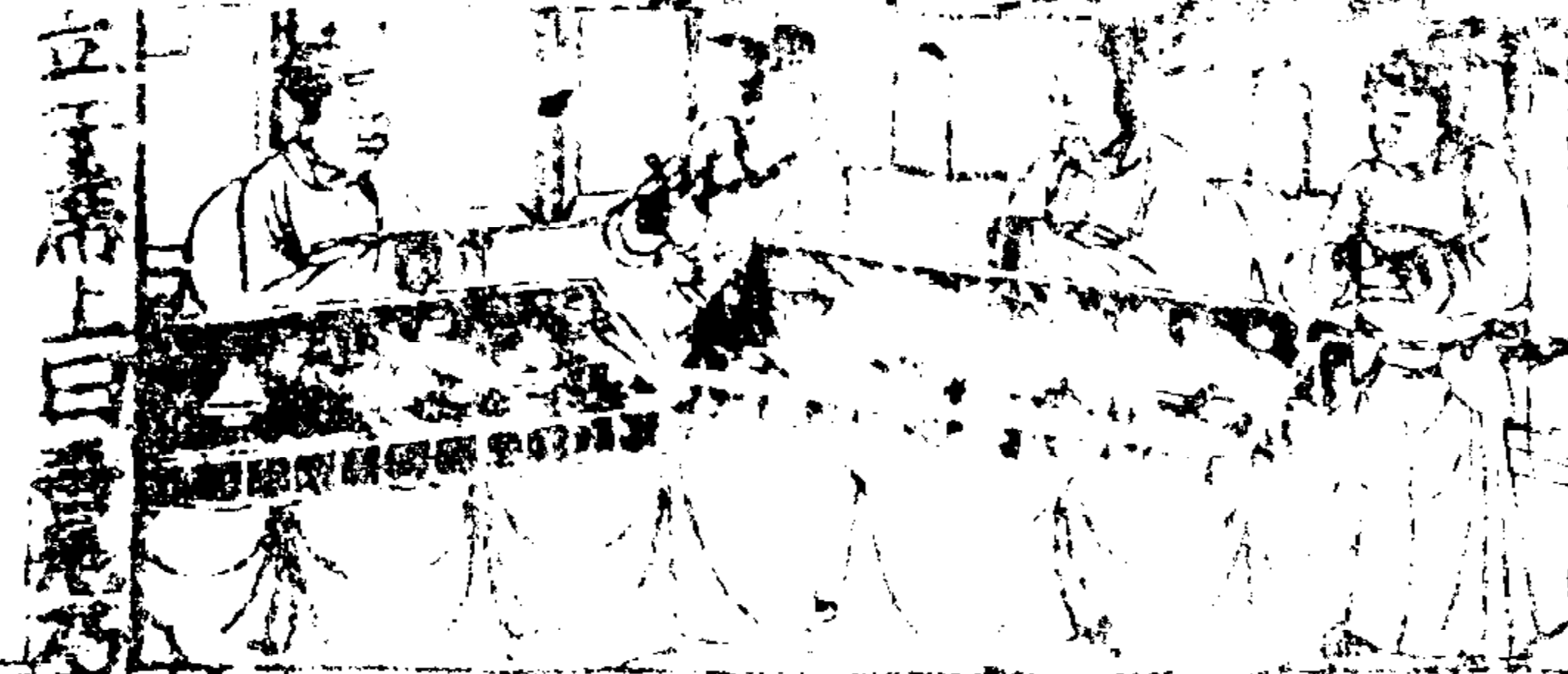
書林 奇山堂 梓行

魏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

止漢獻帝建安廿四年己未歲

十一十一晉尾共八年吉

趙子龍截江救幼主



建安十七年正月玄德與益州劉璋設宴會於涪城二人盡訴兄  
 弟之情次日龐統與法正勸玄德就席問將劉璋殺之西川不勞  
 力而定玄德初入蜀中因信未立不從其言龐統再三苦勸玄德  
 堅意不允次日宴于城中酒至半酣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在掌握  
 之中由不得主公便令魏延舞劍暗喝下手延遂拔劍入曰延間  
 無辜而舞劍為害龐統呼眾武士入到堂下口呼魏延下手璋手  
 下諸將見知動靜張任舞劍出曰舞劍必須有對某請伴之二人  
 對舞張任以目視玄德統以目顧劉封七拔劍舞入劉璋公首卸  
 寶劍劉璋出曰某當舞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掣左右所佩之劍  
 立上高台曰舞劍之舞何用舞劍為亂乎不棄劍者之斬之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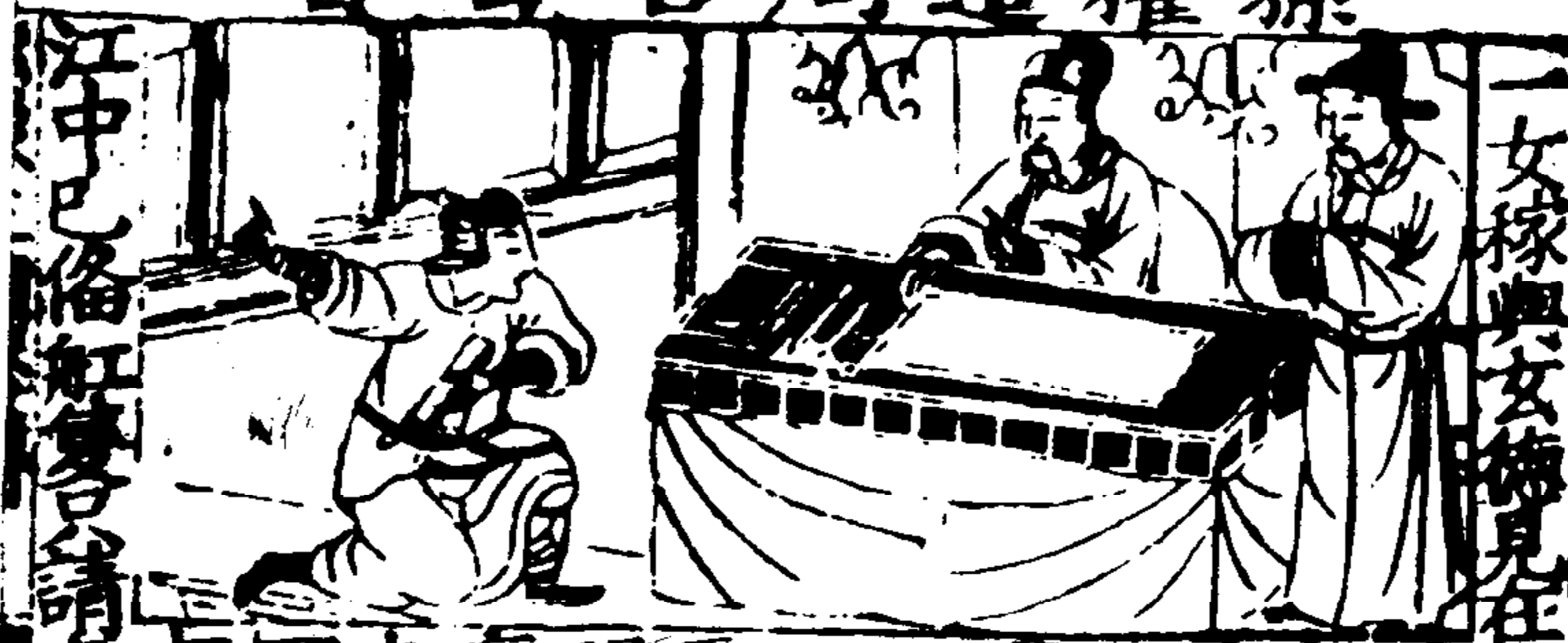


玄德言貴麗



璋亦曰兄弟相愛何必帶刀劍蓋命去矣... 璋曰吾兄不志骨肉其緣大事豈有二心汝等勿疑暗懷他意衆  
 將皆謝劉璋與玄德共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吾以仁  
 義躬行天下今魚信未立豈可為不義之人乎二人嗟嗟而退刘  
 璋回寨劉璋等曰主公見疑中事故否不如早圖免生後事璋曰  
 吾弟玄德非比他人也衆將曰玄德雖無此意諸將士皆欲吞併  
 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勿以比言間吾兄弟之情自此二人歡  
 飲百會並無猜疑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引本部人  
 馬從葭萌關去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  
 變璋不從后令水軍都督楊懷高沛守把涪城關劉璋自回成都  
 玄德進關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德以收民心人報知吳主  
 孫權聚文武商議曰當初吾與劉備同取西川誰想他皆吾自去  
 當得何如顧雍曰劉備分兵往川未易往返可差一軍先截川口  
 斷塞別備歸路后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將荆襄也權從其計  
 令起兵勿權母吳國太公從屏風後出唱曰誰進此討者可斬之以雪吾女之恨吾止住

孫權遺周善書



一女嫁與玄德見在荆州今若動兵吾女性命何如又叱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鎮一  
 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只顧利而不念骨肉也孫權答曰老母之  
 命安敢不從吳國太深恨顛雍而入孫權思曰此个機會一失何  
 日得遇張昭曰此事極易先差一人帶五百軍扮作客商到荆  
 州城下一封密書與孫夫人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請夫人星夜  
 面還玄德中年只生一子名阿斗交他帶來暗地下缸順水而來  
 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如有不睦一任動兵何碍於事權  
 曰此計大妙吾有周善力能奉命為人忠烈自幼穿房入戶多隨  
 吾兄可以命之便令周善依計而去缸上暗藏兵器周善到荆州  
 門吏報知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內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  
 病危大驚淚如雨下周善拜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若  
 去遲恐不相見就交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酒使人往南郡交  
 軍師知會方可行善曰若待軍師回言道酒待主公使人回報  
 方許下缸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限當不便周善曰  
 江中已備紅船請夫人出城上缸夫人知母病危如何不慌遂將七歲子阿斗獻于

# 趙雲救江中阿斗



趙雲入缸見夫抱阿斗在膝上夫入唱曰趙雲何敢與孔雲收劍入鞘曰夫人何故

船中帶二十餘人各提刀上馬來到江邊下缸府中人即報孔明知會趙雲在公安

哨听知大驚遂引数人赶到江邊大叫且休開缸容我與夫人饒

行周善手執長戈喝軍士一齊開缸將兵器擺開于缸上順流而

下趙雲沿江赶叫任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問周善道你是何人

敢阻當主母趙雲不應赶到十餘里見灘畔攬一隻漁舟遂下馬

挺鎗跳上漁舟周善令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紛々落水者々

赶近只隔吳缸丈餘周善用長矛乱刺不能前進趙雲棄鎗在小

缸上掣所佩青鋒寶劍湧身跳上吳缸吳兵盡皆驚倒後人詩曰

可愛常山趙子龍 當陽救主顯英雄 昔時懷內藏真命

今日江心立大功 孫氏威權渾到成 張昭謀畧已成空

兩番遇險依洪福 四十餘年壯蜀中

又詩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 舍身在大江 缸上吳兵皆胆裂

趙雲並勇果無雙

張飛斬善見夫人



阿斗尚船乃與夫人

不與軍師知之而行

夫人曰我母病危無暇報知雲曰主母差矣主公一生止有這二點骨血小將在當陽長阪百萬軍中抱出今日暗帶將去是為忠也夫人怒曰汝是張前一武士安敢管吾家事雲曰夫人要去請下小主夫人曰汝半路輒入舟中必有反意雲曰縱然死不敢放小主人去夫人喝侍婢將趙雲揪扯被雲推倒侍婢就夫人懷中奪去阿斗抱出船頭來一手仗劍亂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只管放船下去趙雲無計上岸忽下流頭江內使出十數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這番中了東吳之計正慌間忽那船頭上負大將手執長矛大叫把侄兒還我便去視之乃張飛也原來張飛在廵江聽知這個消息慌忙趕來截住吳船棄矛仗劍跳上船來周善提刀來迎被飛一劍砍頭擲于夫人面前夫人曰叔叔何太無禮也飛曰嫂上不以我哥上為重私自逃回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病危若等汝兄回報豈不誤了我事若逼我回去願投長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可抱阿斗尚船上乃大漢皇叔也不辱嫂上今日相別若念我哥上早

# 孫夫人回見母兄



回來連敲咭畢二人

過船放了夫人五個船去後史官有詩讚張飛曰

長坂橋前怒一敵 倒流烟水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題萬載名

張飛趙雲奪了阿斗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阿斗  
 歡喜同回荊州差人去報知玄德去了孫夫人回見母兄說張飛  
 趙雲截江殺了周善奪去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妹回吳於彼不親  
 殺周善之仇如何不報遂聚文武商議來取荊州

## 曹操與兵下江南

孫權正欲調兵取荊州忽報曹操起兵四十萬來報赤壁之仇權  
 大驚與眾商議人報長史張紘自會稽回家病危有表書呈上孫  
 權觀其書曰秣陵山川秀麗有帝王之氣可速遷居以成萬世之  
 業權看畢大慟曰張子綱所謀如何不從即令遷居秣陵改名建  
 業築石頭城今應天府是也呂蒙曰曹操兵來可夾濡須水口築  
 塢以拒之衆將皆曰士虎擊賊洗足入之何用築塢蒙曰兵有利  
 逢敵步卒相從人尚不勾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

鈍戰無百勝如誰治

張昭等專權魏公



治事明之見正遠使差軍數萬築濡須之塢自來併立務要立宗曾操謀臣起行長

古重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周公呂望不能及也  
 也掃風沐雨二十餘年掃蕩群兇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等同列乎  
 合受魏公之任加以丸錫以彰功德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具兼兵匡扶漢室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聞亦色黃昭進曰豈以一人而阻眾耶遂尊操為魏公荀彧掩泪出曰吾不想今日如此操深恨之以為不助也  
 建安十三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帶荀彧同行荀彧知操有殺美之心推病在于壽春操又使人催併前行彧嘆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忽操使人送飲食一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解其意曰催吾死矣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其子荀彧揮發哀書報操曰甚懊悔差人厚葬之謚曰敬侯  
 史官詩曰

穎上荀文若 合稱王佐才  
 毅名齊五岳 功業震三台  
 孟德無終始 斷侯不存來  
 忠心懷恨死 天下盡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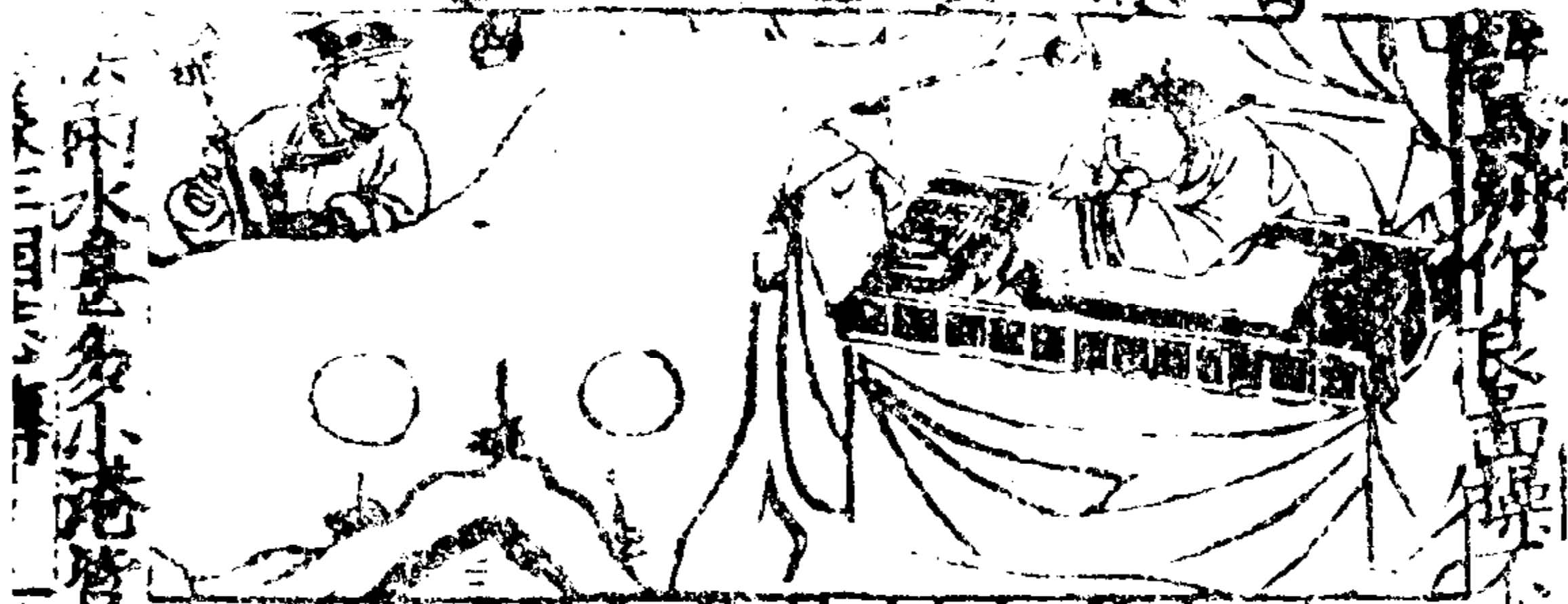
# 孫權引兵擊曹操



孫權引兵擊曹操  
 孫權引兵擊曹操  
 孫權引兵擊曹操

曹兵至濡須先差曹洪引兵出哨至江邊見旗號無敵才知兵在  
 何處回報操知操放必不遂自引兵至濡須山口列開陣勢引首條  
 騎上山坡觀看見江面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推舟五色軍器  
 鮮明見青纛傘蓋下坐的是孫權左右文武侍立操以鞭指曰生  
 子當知孫仲謀利害我子豚犬耳忽聞一聲炮响將船飛奔過  
 來濡須塢內突出一軍曹兵退后便走千百騎趕到山坡邊觀之  
 乃是孫權親自引隊軍馬操大驚急回馬時周太  
 韓當兩騎搶上坡來曹操自后許褚攔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操  
 在寨中誇許褚之能責罵周太韓當先退挫吾威風再若如此盡  
 皆斬首級矣至一更時忽寨后一片喊聲操起身急上馬見四下火  
 劫掠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退五十里操收敗軍下往寨柵操  
 心驚肉跳聞首吳兵驚勿心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机之玄妙豈不知兵貴  
 知己又故孫權得以往備也滿漢只孫權其為有理不若且還兵

曹操見日望山



答程昱出操伏几而卧忽聞潮声汹涌如萬騎相爭操視之見大  
 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目天上兩輪太陽對照忽心江心中推  
 出的拽一飛不墜於寨前山上其声如雷倏然驚覺乃是一林檎帳  
 前軍士正報下時操披挂備馬引五十餘騎出寨徑奔山中所見日  
 落山邊看之忽見一簇人馬約十餘騎當先一人渾身金甲頭戴  
 金盔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不慌不忙在山上勒馬以鞭指  
 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尚面吾江南耶操  
 答曰汝為臣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權笑曰汝出此言  
 豈不羞乎天下誰不知汝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前詔是欲討  
 汝以正王室也操大怒叱令諸將於上山去捉孫權勿心山后韓當  
 周泰陳武潘璋四將引三千弓弩手湧出兩邊亂射箭至如雨操  
 引眾將便走背後四將趕來却得許褚奮力敵住救操回寨催兵  
 營中亂戰迷濛瀟瀟而去操回寨自思孫權紅日之應言必為君心  
 中有退兵之意又恐被東吳笑耻進退未决建安十八年正月連  
 雲在死水之中操竊聽之各寨軍士皆有思歸之語操心甚憂



### 美使送書見曹操



當日正在寨中操將問謀有一半勦操回軍有一半說即日春暖正好相殺不可退  
 歸進退未決之際忽報東吳有使者齎書來到操拆書視之曰

吳侯孫權拜致書於漢丞相麾下切謂權與丞相皆漢朝臣  
 宰不思報國安民為本今乃妄施殺伐非仁者之心也即日春  
 水方生公當速去各各安逸如其不然後有赤壁之禍宜自思  
 為建安十八年正月吳侯孫權書又批云公如不死吾何得安

曹操看書畢大笑曰孫權不欺我也遂當差使回報孫權各自歸  
 兵操令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遂收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回  
 建業與眾商議曰操雖北去劉備尚在段朗關未回可引拒操之  
 兵以取荆州張昭曰是有一計策令劉玄德終於西川不能且  
 荆州矣孫權大喜即問張昭曰其計如何

劉玄德斬楊城高沛

張昭曰且未可動若動兵則操兵自至矣不如脩書二封一封  
 與劉璋言劉備有難結連東吳欲圖西川使璋與備相疑內外相  
 攻一封與張魯言劉備欲圖西川使魯與備相疑內外相

龐統計借兵糧



諸矣孫權依計而行且說玄德在段明

曰操擊孫權若操勝則就取荆州權勝亦取荆州夫當如之何統  
曰孔明在彼東吳必不敢犯荆州主公可移書劉璋處以推曹操  
攻孫權上求救於荆州吾與孫權乃唇齒之邦今張魯乃自守之  
賊决不敢犯吾今只回荆州與孫權約會同破曹操奈何兵寡糧  
少願借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計段四軍器前來勿致有悞若得  
如意別作良面玄德從之使人望成都未到關頭把關將楊懷高  
沛聰知此事遂令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來見劉璋呈上玄德書  
說借兵糧事璋問楊懷此事如何懷曰其事專為此事而來玄德自從  
入川日施恩澤以收民心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决不可與他  
若與之是抱薪救火必難撲滅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義不可  
廢也劉巴黃權諫曰劉備乃梟雄之人若久留於蜀是縱虎入室  
也今助軍馬錢糧是與虎添翼也劉璋乃勉意撥兵四千糧一萬  
斛段四軍器各五千發使者去了劉巴交楊懷守關隘使者回  
曰玄德具言此事請后送糧至玄德怒曰吾為汝破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各賞何以

玄德作書虛辭璋



使士大夫死戰即此破回書大罵使者連夜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以仁義為重今竟如何某有三條計策願主公自擇而行只令選兵日夜逐襲成都一舉而得此為上策楊懷高沛蜀之名將各伏強兵擄守關隘余主公佯言回荆州二人必來相送就擒而殺之先擄涪城然後回成都以中計也退還白帝城連夜回荆州徐奮進取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有失大用不可久矣玄德曰上計太便下計太緩依中計行之統交作書辭劉璋虛言曹兵樂進軍至清泥鎮兄弟關羽抵敵不住吾當親自助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使人入成都取璋張松知之口道玄德真心回荆州乃脩書一封松欲令入去與玄德正值魏延廣漢太守張肅來到於急處書於袖中與諸葛諸葛見松言有開關之意便索酒飲至半酣故與肅言勿為璋作地下被肅聞從之人拾得酒更席散從人以書示肅肅見之云張松頓首端拜主公身收麾下昨嘗進言並無虛語何進疑太甚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知如有所失望言到日可速進兵以圖大業幸甚

劉璋斬松全



張肅着了大驚曰吾弟作賊族

欲破西川

今批張松全

先向成都

劉璋斬了張

事

玄

行

其餘

來

守

言

令

將

事不可不首將書來見劉璋說躬張松與劉備同

大怒曰吾平生以仁義待人誰想如此薄情耶遂

家腰斬于市後人詩曰

誰知善信泄天機 未現玄德成王業

劉備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基業如何保之黃權曰

報各處關隘加人把守不許放荆州人馬過關

曰吾回荆州逢遇請楊高二

曰我等先藏利刀於送玄德

曰計大妙口帶隨行二百人遠送

與玄德曰楊高二

陣風吹倒馬前帥

曰若楊懷高沛來時必有

披重鎧自佩寶劍忽報楊懷高沛

曰但關上人來不問多少盡皆執

# 玄德斬楊懷高沛



下不許放回二將領計而行楊懷高沛身藏利刀引二百人牽羊帶酒送至軍中見無  
 准偷心中暗喜以為中計二將來見玄德曰今聞皇叔遠回特具  
 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曰汝守關不易當先飲一盃二將  
 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共二將軍商議開人皆出退避幸下二  
 百人盡皆奸出中軍玄德喝曰吾與劉璋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  
 故同謀間諜親情令劉封關平把二將拿下龐統大喝今搜其身  
 於身畔搜出利刀二口玄德怒曰吾與汝無仇何故行刺害吾耶  
 二人低首不語玄德終有仁慈之心不忍殺之龐統正色而言曰  
 汝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推出斬之刀斧手即斬二人於  
 帳下一聲號吶萬心魏延盡出將二百從人捉下玄德喚入賜酒  
 歷驍玄德曰楊懷高沛間諜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甚是無禮故  
 行誅戮罪不在汝等盡皆怨之衆皆叩謝龐統曰今夜用汝引路  
 帶吾軍去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到關下大叫曰二將軍  
 兵回可速開關上看是自家軍即時開關軍士一湧而入得了  
 活關龐統曰兵貴神速不可緩也連夜令關上兵士引至活城叫開城門玄德入城蜀

玄德涪城宴龍統



是日降玄德重賞隨即分兵守把次日步軍設宴於涪城公解玄德東酒頌與龍統曰

今日之會不亦樂乎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

德怒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亦非仁者之兵耶汝言不

合道理可速退龍統聞之全無惧色大笑而起左右扶玄德入后

堂睡至四更酒醒問左右曰昨日飲酒所言何事左右將叱龍統

之言告之玄德懊悔請龍統曰昨日酒醉誤觸于公幸勿掛懷統

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乎玄德大笑共樂如物敗兵走向成都報

知劉璋曰大驚曰不想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劉璋張

任冷苞鄧賢出曰某等願連夜起兵屯雒縣以拒劉備

黃忠魏延大爭功

四將起兵之次劉璋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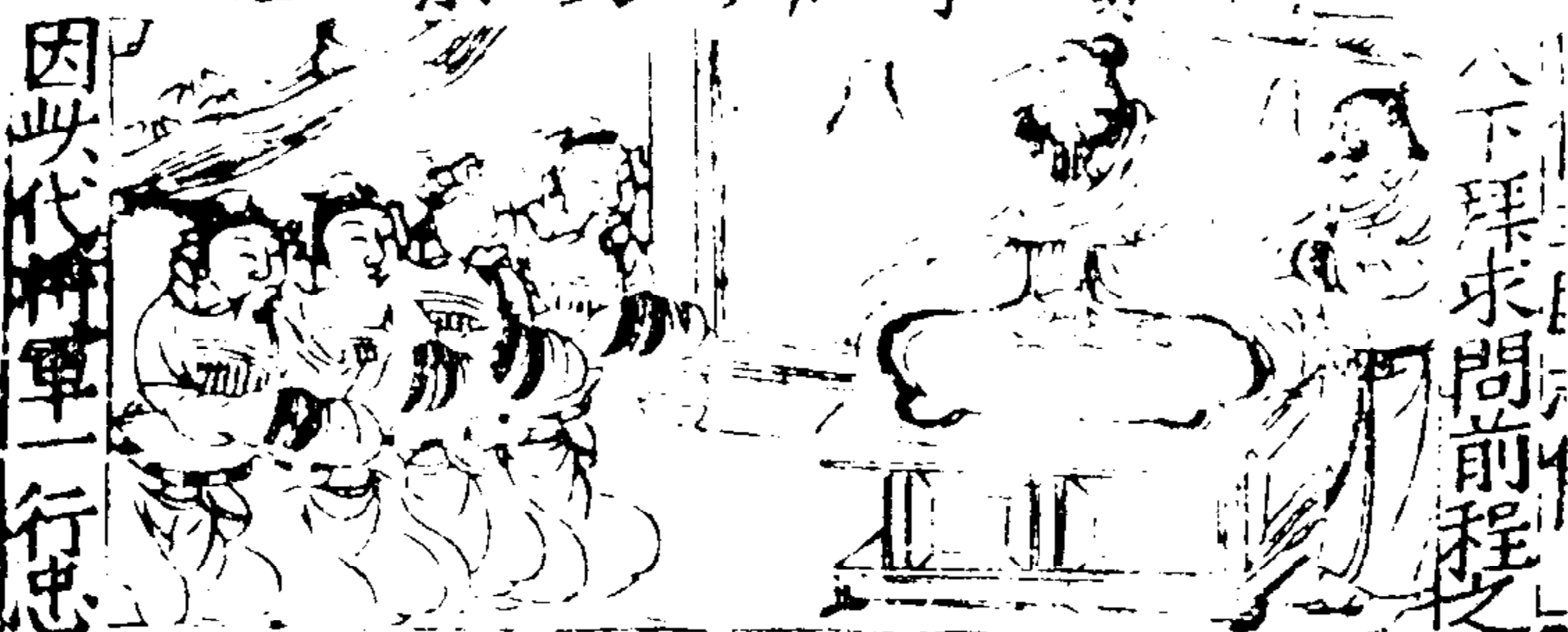
知人生死吉凶貧賤壽夭我等今日出師令軍馬先行吾等可去

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有問於山野之人乎瓚曰不然

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等當問於高

士象三國志傳卷一十一

守邦訪紫虛



卜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道人命道童取紙筆寫詩八句付與劉瓚四人其詩曰

左龍右鳳 飛入西川 雉鳳落地 困龍升天 一得一失

大數如然 宜歸正道 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曰必定難逃何須再問瓚之問時紫虛睡去不答四人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上也聽之何益上馬前至雒城分調人馬守把各隘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保障以城一失難保成都即令鄧賢為守至雒城前面依山傍險下兩寨以為犄角之勢勿使敵兵臨城劉瓚張任守護雒城玄德已得洛城與龐統謀取雒城報劉璋撥兵前來即令岑苞鄧賢引兵二萬離雒六十里下兩寨拒敵玄德問衆將誰敢去取二寨老將黃忠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領本部人馬如取了營寨便為第一功勞魏延出曰老將軍年邁小將願往忠曰我領了將令你敢替越耶延曰借云老不以筋力為能吾聞岑苞鄧賢乃蜀中名將恐將軍敵他不佳恐誤主公大事因此代將軍一行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汝敢與吾比試否延曰就主公面前比試勝負

玄德龐統黃權



去二將便要此試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領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如兩虎相爭

必有一傷誤我大事吾今勸汝二人休爭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日冷苞鄧賢下兩個寨汝二人引軍各取一寨先擒將者為頭功玄德曰軍師言者甚當汝二人分兵而行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后應玄德留龐統守城帶劉封關平隨後接應黃忠魏延傳令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離寨取左邊山路而進魏延歸寨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卒回報知前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結束起行平明要到鄧賢寨原來兩個分道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黃魏二人約寨俱在涪城外屯札相隔六七里遠不聞金鼓之聲當夜魏延令軍士悄悄地飯飽吃馬摘鈴人銜枚捲旗息鼓三更離寨行至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我強不如先打冷苞寨將得勝之兵打鄧賢寨兩場功勞都是我的遂令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裡去天色平明冷苞寨不遠交軍士安排器械被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準備了一聲鼓响三軍殺出寨來魏延去迎冷苞戰到三十合川兵分



魏救



兩路未裝漢兵之後漢兵夜行力乏抵敵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了撥  
 回馬走漢兵大敗走退五里川兵趕來山后卻賢一軍截住交戰  
 忽魏延馬兩足跪地將延掀在馬下卻賢挺鎗未刺却得黃忠一  
 箭射死卻賢后面冷苞未殺又得黃忠從山坡上殺來冷苞敗走  
 乘勢趕來救了魏延殺到寨前苞又回馬與黃忠再戰數合包圍  
 軍馬擁來苞不入寨却引敗兵來投右寨其寨已被玄德割封閉  
 平襲了冷苞兩下無路奔山僻小路欲回雒城走不數里被魏延  
 伏兵俱起齊舉搭網把冷苞捉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故伏兵在  
 此等着冷苞將索縛了解投玄德寨來玄德立免死旗但川兵倒  
 戈卸甲者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其降兵盡拜於地玄德曰汝川  
 兵皆有父母妻子如願降者免作軍數不願降者盡皆放回於是  
 歡聲動地黃忠未見玄德說魏延有亂軍法諛斬玄德喚魏延上  
 解冷苞至玄德曰雖然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拜謝黃忠救命之  
 恩今后毋得爭功毋爭者斬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立功收了  
 成都定擬名器封賞冷苞到帳前玄德親釋其縛取首級懸於寨口

劉璋調兵守雒城



劉璋張任與某結生死之交如蒙收免前去招安某降就敵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

鞍馬以送之魏延曰此人不可放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  
以仁義相待如其不來是他絕義不必計較冷苞回雒城見劉璋  
張任不說投去放回且說波戎殺了數十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璋  
慌差人往成都求救魏延知折了御賢心中大驚即令其子劉  
循同長子劉瑁之舅吳懿為主將意保吳蘭雷同為副將點一萬  
人馬去守雒城劉璋張任接見吳懿曰若待兵臨城難以拒敵汝  
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孤只靠涪江江大水急前面寨占山  
脚其形最低可先令五千兵各帶鐵鋤晝夜往涪江遷决涪江之  
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曰此計甚妙可速行之勿令知覺  
遂遣吳蘭雷同兵接應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  
龐統商議細作報說孫權令人連結張魯來攻段前關玄德曰  
段前有失斷吾后路吾進退不得如之奈何龐統曰孟達曰汝蜀  
人也多知地理去守段前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乃南郡技江人  
人也字仲達字公衡表為中即將此人深知廣漢民心稍服若待他守關萬無一失玄

彭永年求見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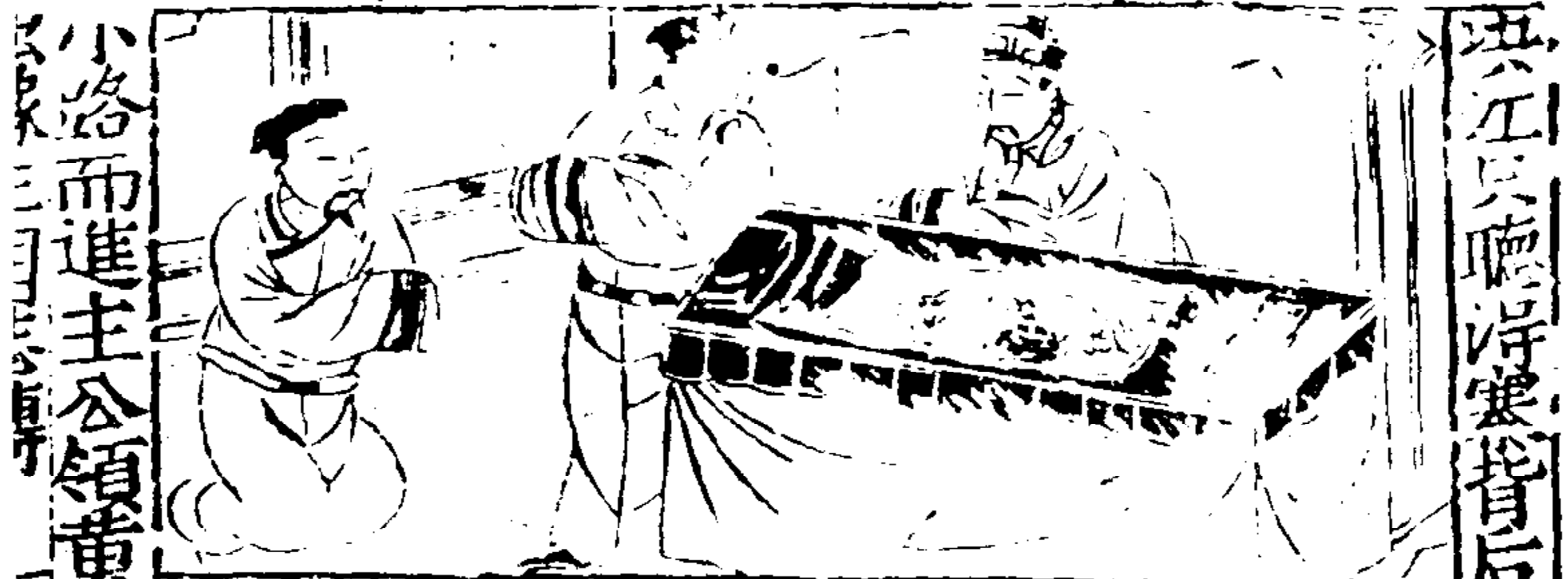


德大喜即令霍峻去守夜明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忽報有客相訪統出迎之見其人  
身長八尺形貌奇偉頭髮截短披于面上衣服不整統問田先生  
何人也其人不言送上統床仰臥不應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  
曰昔持耒說天下人事統聞之喜進酒食其人起而歡飲大醉又  
睡統恐是奸細使人請法正視之其人一躍而起與法正相見大  
笑

落鳳坡亂箭射龐統

經問法正正曰此廣漢人也姓彭名耒字永年是蜀之豪傑因言  
語段謗劉璋被璋疑為徒隸因以髮短統以師禮待之問從何  
而來耒曰昔特來救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說明白法正慌報  
玄德上親自詣見請問其事耒曰將軍有多少兵在前寨玄德  
曰有黃忠魏延在彼求曰為將之道豈不知地理乎前寨險窄若  
江流以其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不可處矣玄德大悟拜耒為幕  
賓即使人報知黃忠魏延交朝暮隄防決水之患特魏二人會議  
每日輪流巡守如遇敵兵合兵殺之冷苞見思畏風雨大作引五千軍江邊築寨

玄德龐統觀地圖



時被魏延活捉吳蘭雷同救應被黃忠殺退魏延解冷苞奪路而走  
 玄德怒責曰吾以仁義相待汝回去何敢再來推出斬之重賞  
 魏延回寨玄德宴待彭萊忽報荆州諸葛軍師差馬良至玄德召  
 入問之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但軍師有書言美太  
 乙數自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夜觀星象太白臨于雒城  
 之分主將帥身上吉少凶多宜謹慎之玄德看了書令馬良先  
 回龐統暗思此是孔明怕我取西川故以此言相阻耳乃與玄德  
 曰統亦知太白數已知罡星今年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  
 吉凶吾夜觀星象見太白臨雒城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主公  
 不可疑心可速進兵玄德見統再三催促引軍至黃忠魏延寨中  
 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途法正画地作圖玄德取張  
 松所遺圖本對之相同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  
 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路皆可進兵龐統同魏延取山南  
 小路而進主公領黃忠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某自幼習兵馬多行

# 玄德與元士換馬



小諸軍師可行大路統曰大路必有兵把守主公當之統取小諸最便玄德曰吾料夕一  
 神人持鉄棒擊吾左臂營寨尤疼此行莫非不利統笑曰世士臨  
 陣不矩帶傷理固然也何故以疑心乎玄德曰吾所  
 疑者孔明之書也統笑曰主公果被孔明之惑也不欲令統立功  
 故有是言以疑其心則致林矣何凶之有統頓以肝腦塗地亦稱  
 本心主公再勿疑心未日准行當日傳令軍士三更造飯平明起  
 馬比及黃忠魏延先行玄德與龐統辭別之間忽統坐下馬報  
 胞把統放在馬下玄德忙跳下馬牽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  
 以劣馬統曰此馬乘久無用玄德曰此馬臨陣眼生快人性命  
 騎白馬馬勢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玄德與龐統  
 了馬分兵而進龐統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不能報也玄德  
 統去意慘傷心中不悅怏怏而行城中劉瓚聽知斬了冷苞  
 尚謙張任曰城東南邊有條山路最為緊要其引一軍守之諸  
 緊守雖城不可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而來攻城張任引三千  
 兵先來埋伏只見魏延軍過任安放過去不可驚動見龐統  
 來

落鳳坡前射士兀



馬者乃劉倫也張任大喜曰佳倫方矢盡猶能拾頭一見兩山通定樹木盡斃又據

秋初枝華茂盛統心甚疑勒馬問是何地名有蜀軍士答曰此處地名落鳳坡統大驚曰吾號鳳雖到此地名休矣慌令後軍急退忽山坡前一聲砲响箭如雨至只望騎白馬者亂射可憐龍統死于亂箭遂下史官詩嘆曰

胸襟如混沌 天地摠包羅 報國机謀遠 收川氣緊多  
声名垂竹帛 忠義冠山河 堪嘆無陽壽 星沉落鳳坡  
又宋賢詩曰

三國紛爭多後英 可憐龍統善談兵 誰知落鳳坡前夜  
獨有南陽一孔明

後陳子昂遊川到此有詩曰

古岫相連紫翠堆 士龍有德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楊曲  
問巷曾聞長孺才 預計三分憑劍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約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時龍王元七年三十六歲先是東南有童謡歌云

玄德奔回涪城



鳳并一龍

相將到蜀中

龍到半路裡

鳳死落坡風

風送雨

雨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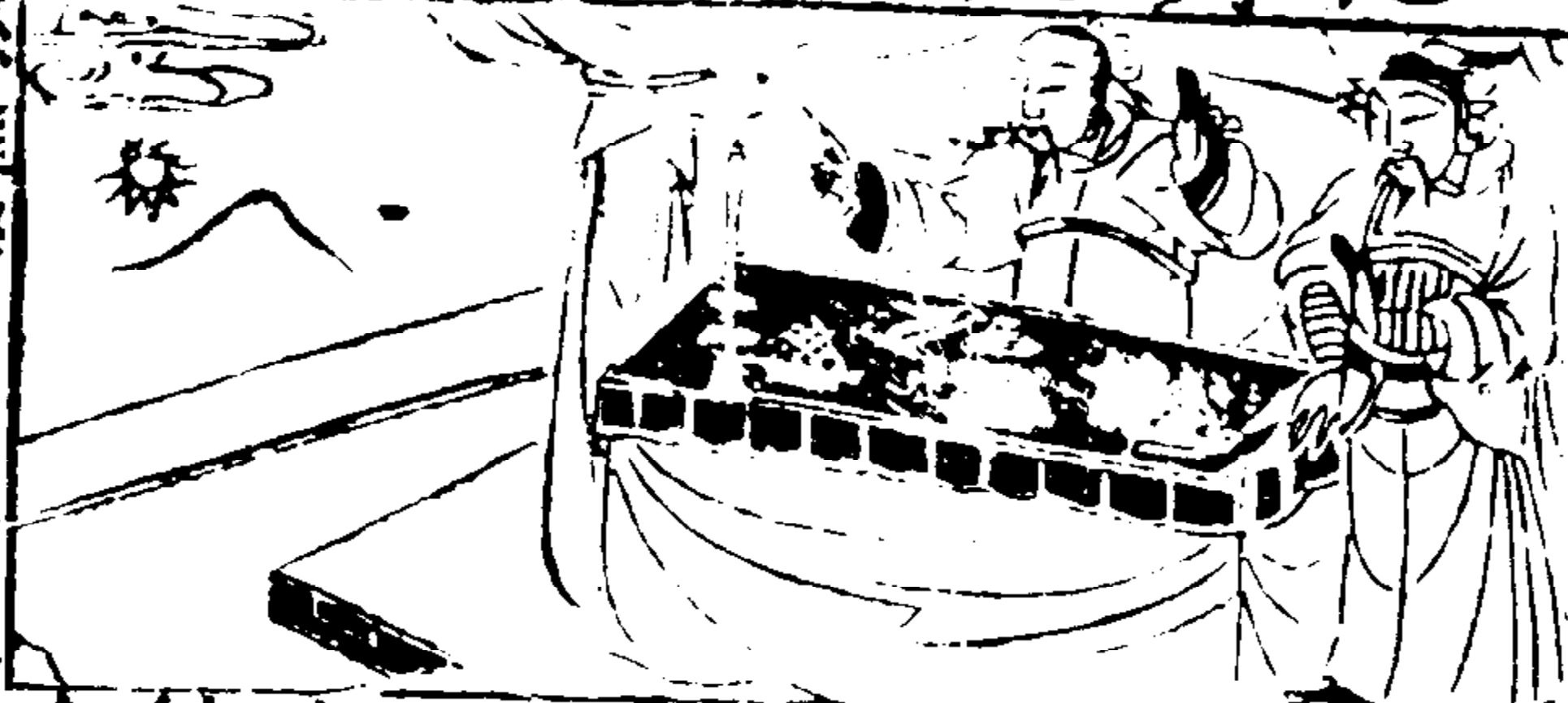
降漢將

蜀道通

蜀道通時只有龍

當時張任射死龐統漢將進退兩難擁死者甚多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回兵欲戰為山路逼窄斃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只得就高埠處用強硬弓弩射之魏延正慌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取大略回寨魏延從之投雒城下未忽遇吳蘭雷同引軍來到阻路後張任殺未兩下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却得黃忠引軍殺入救出劉瑣引軍殺出却得玄德兵當住接應黃忠魏延奮身便回玄德比及奔到自寨張任又從小路與劉瑣吳蘭雷同並殺玄德等守不住二寨止戰且走奔回涪城蜀兵得勝玄德人困馬乏無心厮杀看走涪城張任三軍追趕至急忽左邊沖出劉封右邊沖出關平二將引一千軍截住殺退張任便趕上十五六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再入涪城却問龐軍師何在有從落鳳坡逃得命的軍士報知則地之由玄德望西痛哭不止遂為招魂設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軍師張任必然表攻涪城如之奈何不如遣人往荊州取諸葛軍

孔明夜宴見星



師未議取川之事正說間人報張任引軍圍城黃忠魏延便要出戰玄德曰欽氣新挫

只宜堅守以待軍師來也玄德修書與關平往荆州去接軍師去  
訖孔明在荆州時當七夕佳節夜宴眾將共說取川之事忽見西  
方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落毫光四散孔明大驚掩面哭曰哀哉  
痛哉眾文武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笑謂星今年在於西川不  
利于軍師又見天狗犯于吾軍太白臨于雒城况置書主公安謹  
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必休矣今吾主喪一臂也眾將  
不信孔明曰雲長等且休散教日之內必有消息次日關平送書  
至孔明拆書視之曰龍蛇被亂箭射死請軍師速至謀事眾皆泪  
下孔明曰既然主公在洛城進退兩難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  
既去誰守荆州孔明將玄德書與眾將曰主公書中把荆州托在  
我身上量才委用今令關平送書欲雲長當以重任雲長念桃園  
結義之情竭力守之公且勉之雲長並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  
宴交割印綬雲長欲接孔明捧著印曰公據此城北當背探東敵

係推極大干係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



# 孔明付印與雲長



心中不悅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兵未當如何雲長曰以力敵之孔明曰倘孫  
 權兵未如何當之雲長曰也以力敵之孔明又曰倘曹吳合兵未  
 攻如何當之雲長曰分兵敵之孔明曰不然如此則荆州危矣吾  
 有八個字與將軍記取可保荆州矣雲長問之孔明曰東知孫權  
 比拒曹操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分付文官馬良伊籍  
 何明等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等輔佐雲長同守荆州

張飛義釋嚴顏

孔明曰五萬分張飛殺奔巴州抄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  
 孔明曰今趙雲為先鋒引一軍沂江西上會于雒城孔明自引簡  
 雍將為後應張飛引軍臨行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  
 輕敵勿違漢法以失民心務要存恤民生惟仁德方可服眾勿  
 犯百姓之罪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所到之處秋毫無犯  
 前至巴州郡巴州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高力壯善騎馬能  
 使大刀嚴守城池張飛出城十五里下寨差一雷入城與老將說  
 若早來降饒汝滿城性命若不歸順踏平城郭老幼不留顏在巴州聞劉璋着法正請

嚴顏割人耳鼻



玄德入川拊心嘆曰此所謂放虎入山自取其禍后聞玄德提兵據住涪城嚴顏欲引兵

復川又恐這條路有兵未攻聞知張飛來到嚴顏點兵六千便欲  
出戰數內有中原人告曰張飛昔日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  
百萬操聞風而避今兵未到只宜深溝高壘堅守莫出彼軍無糧  
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無張飛性烈如火專一鞭撻士卒軍心一  
變乘勢擊之飛可擒矣嚴顏從言令軍士盡救守城忽見一軍人  
叫開城顏令放入問之那軍人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  
罵曰匹夫怎敢無禮吾在川中多年豈為賊子借你的口說與張  
飛把軍人耳鼻割下放出城去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刀割  
罵張飛大怒引兵城下喊罵被城上亂箭射回次日領兵又去搗  
戰被嚴顏一箭射中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拿住匹夫定要殺他到  
晚空回第二日張飛引軍遠城搗戰那城是個山城週圍是山張  
飛登高山視城中見軍士分隊伍伏在城中不出又見兵往來  
搬石運土相助守城張飛交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

劫靜又聞日回寨彼賊心生一計交軍結束在寨等候遂撥五十軍人城下叫罵

# 張飛搦戰不顏出



日聲閉不出張飛曰計可行矣傳令軍士四散砍柴草尋香路逢不來搦戰嚴顏在  
 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差十數個軍人出城雜在山  
 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帳中頃足大罵嚴顏匹夫狂氣  
 死我忽帳前三四軍人稟曰將軍不須心焦這有一條小路可以  
 偷過巴州任他坐在城中只管進兵奪了益州何愁巴州不下  
 飛曰既有這路何不早說衆答曰只這幾日方知張飛曰事不宜  
 遲今夜即拔寨前進我在前面開路汝等依次悄上而行傳令衆  
 軍通知探聽軍人回報嚴顏大喜曰我笑定這匹夫忍耐不病  
 汝偷小路而去却有糧草車仗在后我截住後路你如何過得匹  
 夫笑中吾之計即令軍士盡皆准備出城伏於樹木山林只等  
 張飛過咽喉路去了車仗未時擊鼓為號一齊殺出約三更以後  
 望見張飛在前橫矛縱馬悄上引兵前進行不上三五里背後車  
 仗人馬陸續而進嚴顏看得分明一齊插鼓伏兵殺搶車仗背後  
 雷未大喝老賊休走弄得你好難嚴顏轉頭見是張飛回身無路  
 六次戰數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空跌入懷中被張飛活捉擲下地未步軍

張飛義釋嚴顏



卸了原來先過的是假張飛蓋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為號自家鳴金為號金响處諸將

齊到顏兵大半投降殺到巴州城下張飛入城下令不許殺害出  
榜安民眾刀手把顏推在帳前飛坐上顏不下跪飛咬牙怒目叱  
曰大將至以何不早降而敢抗敵耶顏全無惧色答曰汝無故侵  
我州即我這裡只有斷領將軍無降賊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推去  
斬之嚴顏喝曰賊匹夫欲頭便砍何用怒也飛見嚴顏英勇而不  
改容忙大笑下階親釋其綁取衣換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拜曰  
適來言語冒瀆威容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世之真丈夫也便  
令置酒待為上賓嚴顏感其恩義傾心歸降後人詩讚嚴顏曰  
白髮歸西蜀 清名振大邦 忠心如皎月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贊張飛曰  
怒氣冲牛斗 威名砍將頭 英雄萬夫勇 談笑一書休  
先主多洪福 將軍用計謀 三分稱大表 功業定西川

賢美嚴顏之德有詩讚之曰

三國志傳

卷二

# 張飛問顏取川策



昂氣宇定江山

視死如歸若等閒

欲識世間豪傑士

斷頭大將是嚴顏

宋賢又羨張飛詩云

百將傳中存偉績

武成由內紀奇功

皆因素什嚴顏計

奪得西川報主公

後人至巴州感而嘆云

生獲嚴顏勇絕倫

惟憑仁義化軍民

至今巴蜀聲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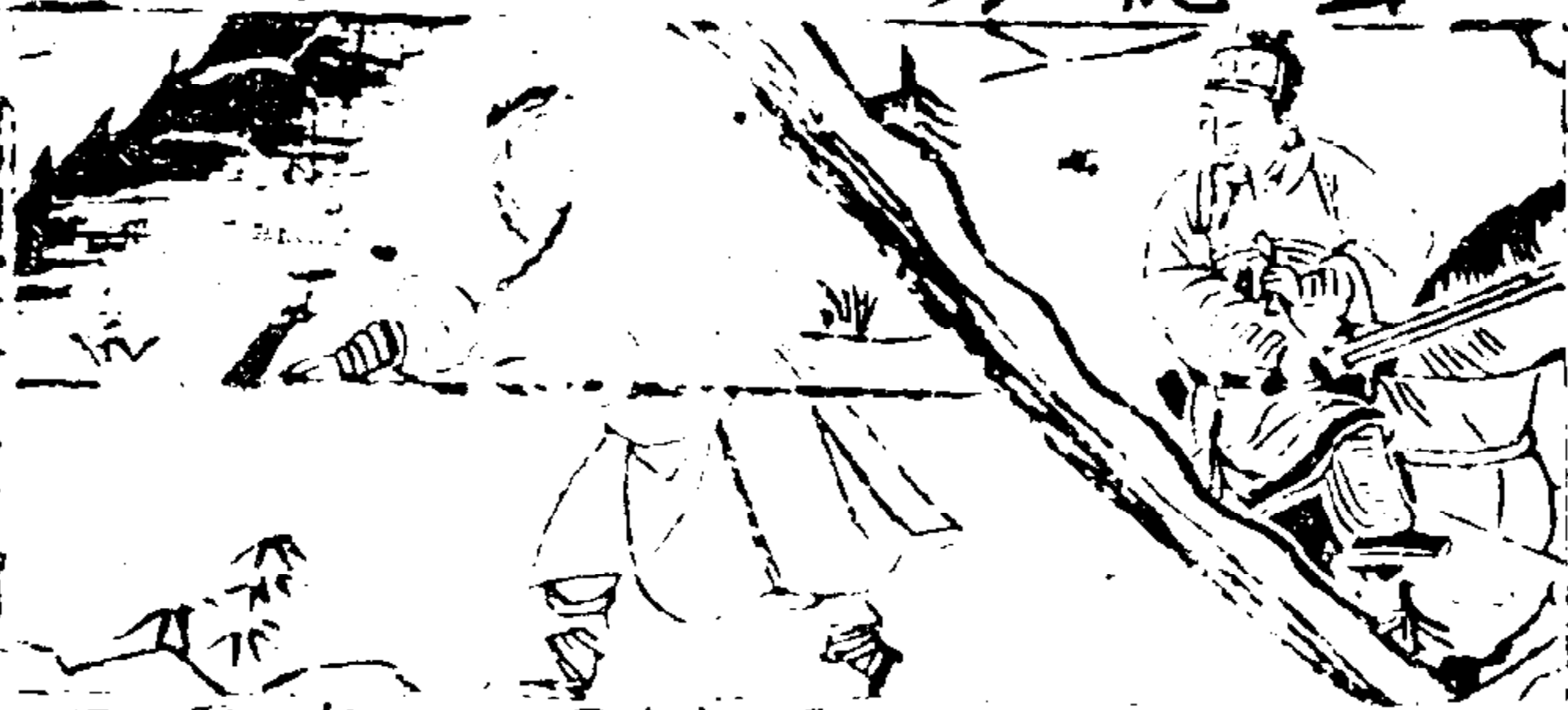
社酒豚雞日春

張飛請問取川之策顏曰敗將深蒙厚恩無可以報願施大馬之功不用張方隻矢遂取成都少酬萬一張飛拱手稱謝末問取川之計

孔明定計捉張任

嚴顏曰何以取雒城凡守禦關隘各處寨柵共三十餘處盡是老  
夫所守當為前部到處重要投降不必動兵飛稱謝自以安民賞  
軍各處盡是嚴顏喚出投降孔明已將起行日期去報玄德會於  
雒城且說玄德與眾商議曰今孔明翼德分兵兩路取川至於七月二十日起程及今

# 玄德分兵攻雒城



將到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搦戰我每不出彼軍必怠惰不做準備今夜分

兵劫寨勝如白日斬殺玄德從之交黃忠引兵取左魏延擊右玄德自攻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齊出張任果然不知防備衆人大寨火光競起蜀兵奔走漢兵趕到雒城圍圍攻打晝夜不絕城中張任曰使也攻以力乏然後以兵敵之備可擒也攻城至第四日玄德與黃忠引兵出西門黃忠攻東門魏延攻南門北門是水路不圍放軍來往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攻打人馬困乏即令吳蘭雷同引軍出北門轉東門與黃忠魏延交戰我引軍出南門轉西門捉劉涪城內盡撥民夫守城玄德見日平西令後軍先退忽城上一聲炮響張任遂入中軍未戰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張任不住撥馬望小路西走張任從後趕來正危急間却得張飛雷顏正從西路趕來遇着張任戰到十合皆后後頭引兵大進張任回馬便走張飛直殺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靜軒詩曰

昭烈乘危一騎行 蜀兵追急遶山城 蒼天終祐仁明主 又遇張飛救駕兵

三國志

卷二

十六

# 吳蘭雷同降玄德



張飛救出張飛

張飛回見玄德曰

師沂江而未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  
 魚兵攔當許以先到張飛將泰什嚴顏根由訴知共得關隘四十  
 五處皆以人之功玄德大喜飛引顏見玄德謝曰若非將軍  
 軍與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申賜之顏拜謝曰  
 回報黃忠魏延與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瓛亦  
 戰黃忠魏延大敗東走張飛曰分兵救之張飛在左玄德在右  
 下殺未吳懿劉瓛城去吳蘭雷同見勢敗高諫不  
 人引軍回城未幾玄德來降玄德在降張任見降  
 憂慮吳懿劉瓛曰兵勢危急不決死戰如何得退一面差人  
 都告急一面用計良散張任曰吾素日引軍操練  
 二將軍守城未日決一死戰共約定次日張任引兵  
 輔公子守城未日決一死戰共約定次日張任引兵  
 飛戰到十合張任詐敗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引兵  
 張任引兵回戰把張飛圍在城心忽得趙雲從江邊引兵  
 問軍師何在雲曰我先來解救料想此時必與去相見張任見

孔明伏兵擒張任



吳懿走入城中去了孔明拜見玄德張飛參見軍師孔明驍關之玄德將根由細說  
知之孔明賀曰此乃主公洪福翼德用此良策顯立大功可以勒  
之金石萬年稱讚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吳懿拜降孔明問城中  
有幾人守城懿曰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璜上不打緊有張任  
乃蜀中名將極有胆畧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  
問城東這橋何名懿曰金雁橋孔明乘馬來橋邊治河看了一會  
回寨令黃忠魏延各去留金雁橋從南六里兩岸若等處埋伏延  
引一千鎗手在左單棚馬上人忠引一千刀手在右單砍坐下馬  
翼德引一千兵伏在山路若張任到就彼處擒之喚趙雲引一工  
兵伏金雁橋以待我引張任過未便要拆橋却勒兵于橋北為勢  
使張任不敢望北走必退南走調撥已定孔明自去誘敵劉璋又  
差卓膺張翌前未助戰張任與卓膺為前隊出城迎敵孔明引隊  
不齊不整的軍士過金雁橋未與張任對陣孔明乘西門車輪中  
羽扇而出指張任曰曹兵百萬聞吾之名望風而走吾今到此何  
不早降張任不答見孔明軍伍不整馬上笑諸葛用兵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齊放



### 玄德感嘆立仕廟



過未孔明棄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便趕過橋見玄德軍左出嚴顏兵右出張任知其

是計急回時橋已拆了欲投北去趙雲一軍截斷遠河而走

上四五里被魏延兵各用長鎗從葦葦中出亂搠馬上的人黃忠

兵各用大刀從草根內亂砍馬蹄馬盡跪倒軍皆披獲步軍見了

不敢前進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谷而逃遇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

出把張任捉了卓膺見張任中計自投趙雲軍前歸順玄德以軍

一齊到寨重賞卓膺張飛解張任見玄德曰問曰蜀中諸將望

風而降汝何不降張任怒目叫曰忠臣肯事二君乎玄德曰汝不

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願乞一刀玄德不忍殺之任厲声大罵

孔明喝令斬之以全其名玄德感嘆令取其尸葬于金雁橋側以

表其忠立廟在雒城東后人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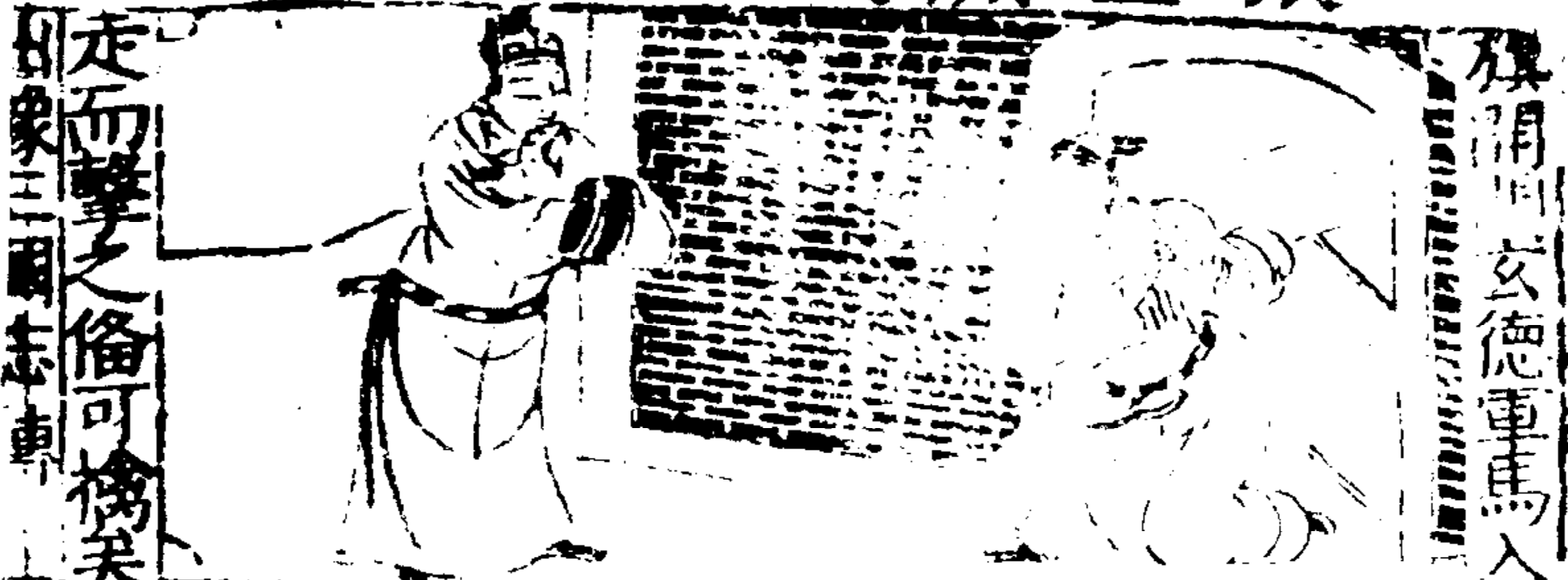
忠義安能扶二主 張任忠勇死尤生 高明正似天邊天

夜上清光照雒城

次日令蜀中降將嚴顏吳懿等為前部至雒城大叫開城降漢免

得城生靈受苦劉璋在城中大罵諸將不用心守城忽背後一人執縛劉璋堅立帝

張翌開城投降



魏開州玄德軍馬入城劉循開西門走投成都

了玄德出榜安民歛劉瓚者武陽人也姓張名翌字伯恭玄德取了雒城饒了劉璋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誰恐外州少寧可令張翌吳懿引趙雲巡守江南徒為等處所屬部令嚴顏卓膺引張飛安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校治上計即要回兵成都取齊各領兵而去孔明問前去有何關隘蜀將答曰止有綿竹關可以守禦若得綿竹關成都唾手可得

楊阜借兵破馬超

法正曰主公游雒城蜀中危矣當以仁義固結民心按兵勿動某作一書陳說利害上達劉璋益州自然歸順孔明曰孝直之言極妙便可作書遣使赴成都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失劉璋流聚文武商議從事廣漢鄭度獻策曰劉備起兵襲我成都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車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之民過於涪水之西其倉庫野谷皆燒除深溝高壘請諸將堅守不過百日走而擊之倫可擒矣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拒敵也此非保川之計

三國志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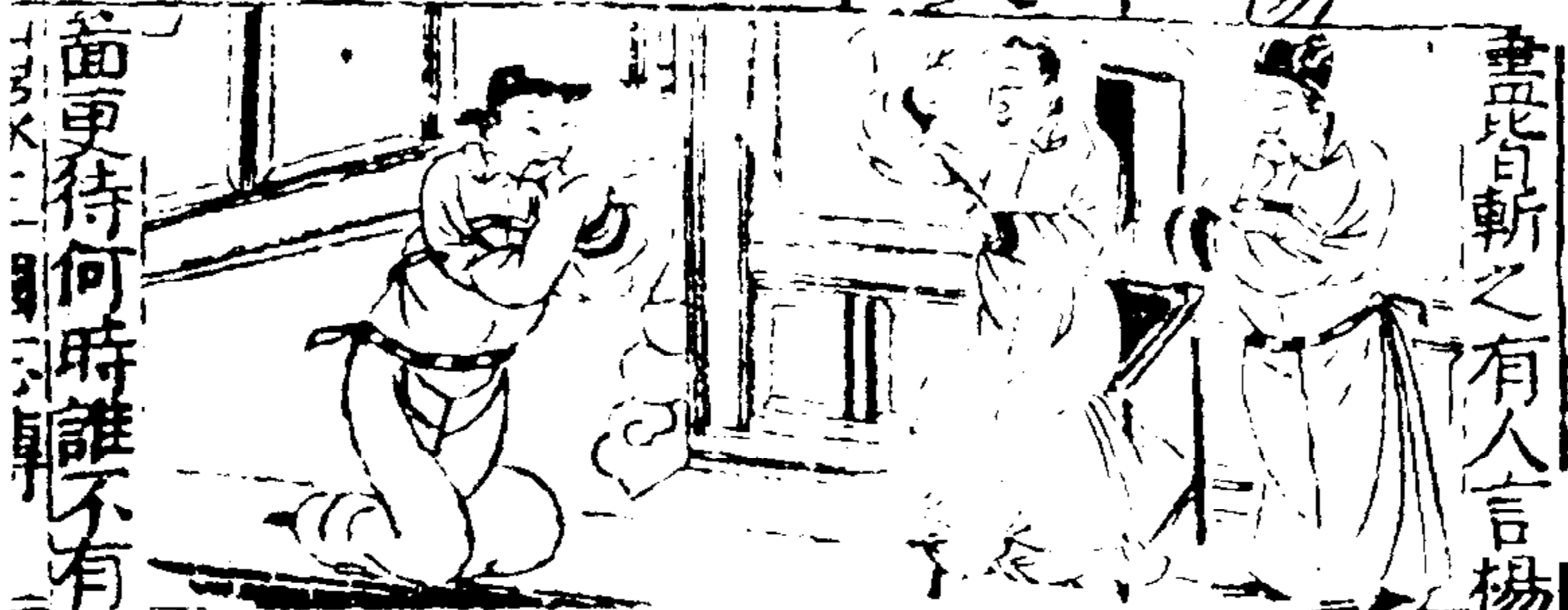
# 劉璋和議求救

正論間勿心假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拆開視之書云

昨蒙差遣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至如以今左將軍心事狐疑實無待意望三思咸圖可希更化以保西川不及盡言願賜約斷行下法正拜書

劉璋看訖大怒扯碎其書大罵法正忘恩負義之賊賣主求榮言何面目身見乎即遣妻弟費觀同李嚴引兵二萬守綿竹關益州太守董和上言與璋宜往漢中求救璋曰張象與吾世仇安肯相救和曰雖云仇敵劉備在雒城今已危急不得不求救况是唇齒之邦去陳說利害張魯必然領兵來救璋從其言脩書遣使前赴漢中建安八年秋八月馬超敗入卷胡二載結好卷胡兵攻拔關西州郡劉璋聞之憂甚遣使往益州求救劉璋曰劉璋見救兵不請入求救于其從弟劉璋亦得書據劉璋未敢擅動劉璋見救兵不至與眾商議投降馬超等軍楊阜字泰山哭而諫曰某等率父子兄弟共守以城豈肯屈于不義康白事在危急不降何敵阜者諫不從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曰大怒曰汝今事極投降非真心也將康四十餘口

楊阜哭拜見叔母



畫比自斬之有人言楊阜勸常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忠義不可斬也復用阜為參軍

異城軍官梁寬趙衢皆楊阜所得超皆用之忽楊阜告曰妻死于

臨洮給告兩日假收葬其妻便回超從之楊阜過歷城未見姜叔

與阜是姑表兄弟姜叔乃安漢涇陽撫軍將軍叔母大賢是阜之

姑阜逢妻見姑哭拜于地曰守城不能完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

見姑况馬超皆父反君安殺郡守一州士大夫皆受其耻吾兄坐

據歷城又無討賊之心阜不忍坐視欲復其仇恨力不能也言罷

又哭不止後人有詩贊之曰

包胥向日哭秦庭 楊阜慘然動歷兵 欲報冤仇抱忠義

千年萬載仰高名

叔母聞之喚姜叔入責曰常使君被害汝亦有罪豈獨義山哉叔

曰吾見義山亦降叔故無心討賊耳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以

報主仇也叔曰馬超英勇急難而之阜曰有勇無謀容易而也吾

已暗約梁寬趙衢為內應兄若肯興兵必成功也叔母曰汝不早

面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汝得其所也有何不可勿以我為慮若不依義山之言吾先

# 趙昂妻親賞三軍



先美以絕汝念叙即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與王異曰  
 吾今日與姜叙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主常康之仇早晚與兵  
 吾想子趙月見跟馬超為裨將必被害矣因以未決其妻厲聲應  
 曰為主報仇身死亦不足惜何況一子哉汝願其子而不行吾先  
 死美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叙楊阜屯兵歷城尹奉趙昂屯兵  
 祁山王異盡將首飾資帛親來祁山賞勞三軍以勵其眾後人有  
 詩以贊其賢德云

趙昂妻王異 催夫報主仇 喪身尤不重 戒子復何愁

盡把家財散 親將上卒酬 二分賢德傾 萬古姓名留

馬超聽知姜叙楊阜會兵於祁山趙昂行兵報仇大怒將趙月斬之  
 喚龐德馬岱引兵殺奔祁山姜叙楊阜引軍各穿素袍出敵大  
 罵馬超背父反君之賊馬超大怒沖殺過未叙阜敵超不住大敗  
 而走馬超趕來背後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馬兩下夾攻首尾不  
 能相顧正開間只見姜侯淵領曹操鈞首引兵來破馬超七敵不  
 得二路人馬大敗奔到冀城叫門城上箭如雨下超大驚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遂

趙怒後創斬叔母



得馬趙妻楊氏幼子二人至親十餘人一人一刀刺將下朱超見大哭背後受侯淵殺

乘超見勢大不敢抵敵與龐德馬岱殺開血路而走前面遇着楊  
 阜姜叔尹奉趙昂又殺一陣連夜走到歷城喚開城門將只道  
 姜叔兵回大開迎接入城超把城中百姓盡殺于姜叔宅中拿出  
 八十二歲老母叙母全無惧色指超大罵曰汝背父反君逆天大  
 罪尚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大怒拔劍殺之史官詩曰  
 賢哉姜叔母 勸子早興兵 取義如山重 捐生似紙輕  
 王陵親可比 孟氏母重生 見此真悲切 令人兩泪傾  
 馬超殺尹奉趙昂全家并妻王異在軍中免難次日受侯淵大軍  
 至馬超棄城殺出西走二二十里又遇楊阜昆仲七人齊來助  
 戰背後龐德敵住后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止存楊阜身  
 中數鎗背後受侯淵大軍到馬超就走止存龐德馬岱數騎隨後  
 而去受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郡人民令姜叔等分兵鎮守用車  
 載楊阜赴許昌見曹操封阜為關西侯阜曰君存無捍難之功  
 君亡無死節之功於羨當死於法當退超尚不死阜何受祿操曰公與群賢共建大功

# 馬超弟同張魯



西土之人皆為美談。黃許常仲尼謂之至善公其傾心以順國命。卓方受爵后仕于魏。馬超與龐德馬岱未投張魯。得超大喜。欲以女招超為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為人父母妻子皆不顧。豈能愛他人乎？」張魯遂罷其意。有人報知馬超。心不悅。遂有殺楊柏之意。柏兄楊松聞知，與柏商議，遠害全身之計，忽報劉璋遣使求救張魯。不從。劉璋又遣黃權到先見張松，陳說利害之由。若肯相救，當割二十城相酬。松大悅，遂引黃權見張魯，言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城相酬。魯從之。關肅諫曰：「不可。劉璋與主公積世之仇，今事在急難，詐言割州之事不可從。」

## 段明關張飛戰馬超

馬超進曰：「其感主公容納之恩，願引一軍取段明關，斷蜀後路。可生擒之。以時必要二十州以還。」主公張魯大喜，使黃權從小路回報發兵二萬與超。以時龐德病卧，乃留張魯令楊柏監軍。馬超與弟馬岱起程，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送書人回報，即度關。劉璋盡燒野谷各處倉庫，盡遷巴西梓潼之民而避之於涪水之西深溝，萬壘不戰。

孔明不可勝李取



玄德孔明大驚曰誠用此言吾勢休矣法正笑曰此計雖善恐不中用也

人傳劉璋言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安敵也卒不出計

玄德方安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關成都易矣遂令黃

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未差李嚴引兵三千與黃忠

戰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收兵黃忠而陣間曰正待要捉李嚴軍

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見李嚴不可以力敵之未日再戰汝可詐

敗入山路吾出許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又與李嚴戰不十合

詐敗便走李嚴趕來后知是計急回時前面魏延引軍擺開孔明

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邊盡伏強弓硬弩與龐士元報仇李嚴

忙下馬投降孔明引見玄德上厚禮待之嚴曰費觀雖是劉益

州之親與其甚密當先說降玄德依允即令李嚴入綿竹乃對費

觀言玄德如此如此李嚴不降必自取其禍觀從嚴之言開關出

降玄德入綿竹而關分兵取成都軍士報知張魯遣馬超攻葭萌

在城外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勿言容亮激之張飛自外大叫而入曰辭了哥

孔明曰

關甚急玄德大驚孔明曰雖取張趙二將方可與敵忽報張飛回



# 孔明言激飛超



馬超孔明故意與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去荊州取雲長方可與敵  
 飛曰軍師何小覷吾已曾獨拒曹兵百萬豈愁馬超一匹夫耶孔  
 明曰將軍渭水斷橋此足曹兵不知虛實若知安肯退步哉况馬  
 超有呂布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大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  
 命不比等閑必取雲長方可勝也飛怒曰我今去戰馬超如不勝  
 耳願當軍令孔明曰汝既肯與文書便為先鋒魏延亦言要泚孔  
 明令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托孔明等守綿竹親自  
 押後馬超初到關先使楊柏來叫霍峻早獻關峻在關上應曰  
 我頭可斷寡不敵關公柏大怒攻城忽魏延哨馬先到便與楊柏  
 大戰柏敗走延奪張飛頭功乘勢奔去正遇馬超戰不上台岱  
 又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射中左臂延回馬走到關下岱趕  
 來當時張飛已到關上見了即馳馬出關救了魏延大喝曰你是  
 何人先通姓名岱曰吾乃西涼馬岱也張飛喝令速回叫馬超來  
 戰是吾對手馬岱怒曰你敢小視我挺鎗直取張飛上前進戰不  
 敵合休敗走飛正要趕玄德收兵一同上關玄德曰我恐你性燥故趕來既然勝了馬

# 張翼德追馬超大戰



伏且歇一宵夫自戰馬超次日馬超搦戰玄德在關上見了馬超人才出眾嘆曰人言  
 錦馬超不虛傳也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止之曰兄弟且休出戰先  
 當避其銳氣飛曰何足畏哉玄德當住數遭張飛恨不得平吞馬  
 超玄德阻至午後見馬超人馬困倦選五千精騎跟張飛冲下關  
 未大叫曰認得燕人張翼德否馬超曰吾家累世公卿豈認得村  
 匹夫哉張飛大怒約戰百餘合不分勝敗玄德觀之嘆曰真丈夫  
 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馬並回張飛回關上備換馬匹不  
 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玄德恐飛有失自披掛下關到  
 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鬥百餘合兩箇精神倍增天色已晚玄德  
 鳴金二將各回本陣玄德與張飛曰馬超英雄不可輕敵且退上  
 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裡肯休大叫誓死不回多點火把  
 安排夜戰軍士暗地叫苦馬超亦換馬出陣叫曰張飛你敢夜戰  
 麼張飛怒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殺你不得亦不  
 兩軍納喊點起火把如全白曰日二將鬥上二十合馬超心生一計  
 詐敗賺張飛追趕暗取銅鎗在手回身打來飛見超走心中提防見鎗來便閃鎗從耳

玄德遺書



德今... 張飛... 欲奪西川自為蜀主

德大呌曰吾以仁義相待天下之士不施詭詐孟叔可將兵歇息  
來日又戰馬超聞言兩下收兵次日張飛又要出戰忽報軍師未  
到玄德接入問之孔明曰亮聞孟叔世之勇將若與德死戰必  
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綿竹星夜而來可用一計使馬超歸降  
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雄心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聞張魯  
嘗欲立為漢帝王有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送金帛  
結好楊松進書與張魯曰吾與劉璋取西川為汝振旅不德信  
離間之言保奏封汝為漢寧王玄德依計而行差孫乾往見張魯  
魯弟張衛亦先送禮物楊松張衛受了禮物二人引孫乾見張魯  
陳說方便魯曰其聞玄德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  
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喜曰既然如此差人令馬超  
回兵孫乾故意在楊松家待回音使者回音馬超言未曾成功不  
得退兵楊松又差人連喚三次不回楊松見張魯曰此人素無信

期功超馬限松魯



昔漢中為臣乎張衛將此言告知張魯上問計於楊松曰可差人去對馬超說

汝一月幹三件功上成重賞無功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頭  
三要退劉備三件事不成可斫頭未交張衛點軍守關隘防馬超  
兵亦差人到馬超寨中說知此事馬超大驚乃與馬公商議罷矣  
松又云超回兵必有其心不可放入今張衛分兵七路緊守關隘  
不肯放入孔明探知馬超在進退兩難之地乃對玄德曰亮憑三  
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超未降主公若何

玄德平定益州

玄德曰孔明乃吾之心腹也倘有疎失吾何望焉雖有良謀吾不  
忍令汝去孔明要往玄德再三阻住忽報子龍有書荐西川李恢  
未降玄德接入問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日何未降我誠曰吾  
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吾前諫劉璋盡人臣之說不  
能用事必敗矣主公仁德播於蜀中是知無不成矣故昔孔明  
未歸主公玄德曰先生以此未必有益於劉備也恢曰今聞馬超進  
退不決恢昔在隴西有一面之交特來說馬超降孔明曰正欲待一人代子一往願

李恢說趙隆文德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六八八

峻孟達守關敵兵未

聞公之說詞恢於耳畔說如此上孔明大悅即令恢行恢至魏寨使人通知馬超上  
 曰吾知李恢平日好為說詞必未說我先喚刀斧手伏於帳前吾  
 喚即刺為肉泥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問恢曰汝來何為  
 恢曰特來作說客耳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言不通便請試割  
 恢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  
 之超曰吾有何禍恢曰今公與曹操有殺父之仇隴西有切齒之  
 恨前不能殺劉璋之頭後不能退荊州之兵更不能制枋松而見  
 張魯之面四海難容一身無主再復有渭橋之敗與城之失有何  
 面目見天下丈夫哉超頓首謝曰公言極當但無路可行恢曰  
 汝既聽吾所論無下何必伏刀斧手超盡喝退恢曰劉皇叔禮賢  
 下士吾知必成事業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何不背暗投明上而報  
 父之仇下立金石之德可彰萬世之高名也超大喜喚湯伯入寨  
 斬之將頭同李恢來降玄德上親接待為上賓超頓首謝曰今  
 遇明公乃撥雲霧而見青天矣玄德大喜孫乾已回玄德復命  
 取成都于龍漢并接入綿竹忽報劉峻馬漢兵到于龍曰某

超下城請璋打話



川未立寸功當擄一將言罷飛身上馬宴得馬超酒方安席子龍斬二將頭獻筵前  
 亦驚駭倍加敬看超曰不須主公兵馬斬殺超與馬伏取成都  
 劉璋未降以為引見之功玄德大喜是日盡歡而散敗軍回報劉  
 璋大驚閉戶不出忽報馬超救兵到城下璋方敢登城望之見  
 馬超馬在城下大叫請季主打話璋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  
 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讒言反欲害我今歸  
 投劉皇叔汝可開門拜降免致生靈受苦言訖退軍下寨璋驚得  
 面如土色氣昏倒于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不及不  
 若開門投降以救痛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精兵三萬糧草可  
 支一年今民皆欲死戰願主公勿愛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  
 無恩養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係我之罪吾心何安  
 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群下聞言無不墮淚巴西譙周字允南頗曉  
 天文乃進言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璋問其故周曰某夜觀天象  
 見群星聚於蜀其星光如皎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  
 謹言若要吃新穀者待先主來此乃預兆也不可以逆天道黃權劉巴皆欲殺之璋當

# 璋出城親迎玄德



住方免、報蜀郡太守許靖開城出降璋乃哭歸官成都之民盡皆感傷次日忽皇叔  
 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命開門接入雍坐車上高傲自若廣漢  
 素必掣劍喝曰小輩微有守志豈敢親視蜀中人物耶雍方下車  
 陪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上待為上賓雍席間  
 說皇叔寬仁愛士並無相害之意璋大喜留住一宵次日與簡雍  
 並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大哭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  
 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中百姓香花燈燭迎門  
 而接孫公應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  
 眾武官欲殺之玄德慌傳令曰如有害二人者夷三族因蜀  
 中文武官將皆欲服也玄德親自登門請此二人二人感玄德之  
 恩乃出孔明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上可將劉璋送往荆州玄德  
 曰吾方得蜀郡皆忍令季王速去孔明曰璋失基業皆因太弱也  
 主公若以婦人之仁恐此地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  
 璋令收拾財物頓振威將軍印綬回家眷盡赴公安駐扎即日送

程立德自領益州牧其伏降文武盡皆棄去

官爵

公德五州封百官



董允為中郎將 法正為蜀郡太守 許靖為左將軍長史 吳頌為前將軍

龐統為營中司馬 劉巴為左將軍 黃權為前將軍

其餘蜀中降將文武官員六十餘人並皆賜爵

吳懿 費觀 彭萊 卓膺 李嚴 吳蘭 雷銅 李恢

張翼 秦宓 譙周 呂義 糜玄 鄧芝 楊洪 周群

費棉 費詩 孟達 取蜀郡文武官員俱各賞用

孔明為中郎將軍 雲長為征南將軍壽亭侯

張飛為征虜將軍新亭侯 馬超為平西將軍都亭侯

趙雲為鎮遠將軍 黃忠為征西將軍

魏延為揚武將軍 孫乾 簡雍 糜竺 糜芳 劉封 吳班 關平 周倉

廖化 馬良 馬謖 蔣琬 伊籍 及舊日荆襄一獻文武官員並皆重用遣使送黃金五百斤白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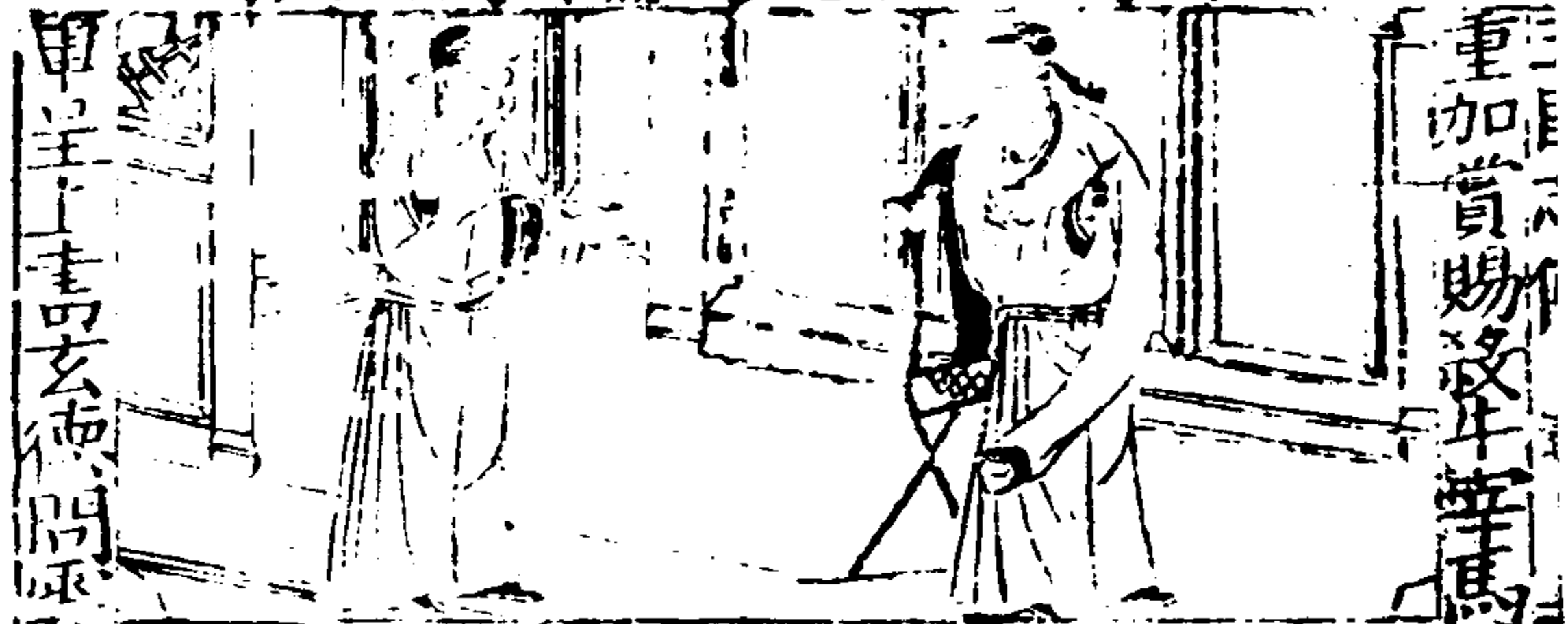
十斤錢五十萬貫蜀錦一千匹典雲長諸葛亮張飛法正趙雲如數而贈已下各上

國志傳 卷二 六九

國志傳 卷二 六九



法正論



重加賞賜致牛等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民心大悅勅葬張別駕張松墓四時致祭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土分賜諸官趙雲諫曰昔者霍去病以匈奴未滅將士安用為家今日國賊未除不可求安也須待天下平定然後各還鄉里歸耕土力其且矣况益州人民初遭兵火田宅皆可歸還百姓令安居業方可使出賦稅自然心服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玄德納諫使孔明定議去其刑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秦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心孔明曰君知其不知其一秦朝用商鞅酷法為民皆惡高祖寬仁可以弘濟刑罰商鞅為子相承有累世之恩法度凌替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焉用之適反已廢矣凡人能之以位上同則威順之以恩下同則慢以故長國寡由如以法合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加則知榮之恩並濟上下同心為治之道于斯明矣凡為政者要識以時務也法正深服其論自以人民安息四十一州地面分兵按察悉皆平定忽服關平未川蜀恩惠長別有伺言平曰父親聞馬孟武遺遺人妻未比試之等事

甲子年上書玄德問

雲長觀孔明書



伯父玄德曰雲長入

川必與孟獲勢不兩立孔明笑曰無妨亮作一書對之發付周

亮開將軍欲與馬面起分別處下以量度之孟獲其資文武雄

烈過人世之際士庶皆感之徒當裝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

美耳公逆倫篡位公受計荆州不為不重倘若入川荆州

有失非只大害也

雲長看書畢自謂孔明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與文武遍觀遂

雲長單刀赴會

無入川之意且說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與張

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荆州言取了西川便還今得巴蜀

不還荆州即當伐之昭曰吳中方面不可動兵可用計使劉璋退

三人父母所生心

然應允推曰瑾乃東吳一良臣安忍將彼老小拘禁昭曰使他知道

孔明見玄德



之必然放心推石瑾

之興何埋也三短幾即

入夢知瑾曰無功報主萬死不辭遂將老小虛監在官修書與瑾  
 望西川未報知玄德。問孔明曰今兄以未何如孔明曰乃取  
 荆州之故也玄德曰何以吞之孔明分何吞然已定出迎諸葛瑾  
 到賢館孔瑾放声大哭孔明曰兄久有事請說何用發就  
 根由訴知孔明曰兄長勿憂自有說道荆州雖在止哭孔明曰  
 玄德呈上吳侯書玄德拆開看曰原來吳侯要取荆州本欲與還  
 亦將我夫公潛地取回彼既清薄我何惧耶若我相攻盡退兵未  
 言在荆州尚不俱汝况今日有西川帶甲數十萬限是。十年吾  
 欲下江南汝敢取荆州耶孔明笑拜于地曰今吳侯執事必死老  
 叔如不即時必遭誅分。吳侯與玄德曰君  
 軍帥而分軍還長沙大陵佳賜。和與他思書與雲長令交割三  
 郡子瑜到彼善言求之吾弟性烈如火吾尚懼之嗟求了書辭玄  
 德孔明遂到荆州求見雲長雲長出玄德書曰弟將軍先交割三  
 郡令璋好回見吳主雲長怒曰既以荆州與吾執管又令東吳叔  
 吾欲養老勿望寸土與之瑾曰吳主執吾老小不還荆州必誅我

諸葛瑾見矢侯



雲長曰此是東吳詭計如... 我道執劍在手曰子瑜... 告曰軍師面上父親息怒... 吳諸葛瑾滿面羞慚復來見孔明... 玄德曰吾弟性執急難說之子... 歸吳來見天候說雲長阻住... 曰勿備借吾地上昏賴不還... 如何道易得取老小歸家... 差入喚魯肅請向汝當物... 魯肅赴會倘若不從伏下... 定持未告知孫權曰正合... 長乃熊虎之將非尋常可比... 荆州何日得還便速行之... 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遣... 閉平盤詰引見

# 關平諫父過江



萬人之敵既已

許諾

無由今屯兵于陸口欲邀車騎於臨江亭一會以訴渴仰之懷  
 雖然各事其主中央無異外之心專望未臨幸勿見拒  
 雲長看畢與使者曰既然魯子敬相請未日赴會汝先回報使者  
 辭曰關平諫曰魯肅相邀必有惡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嘆曰吾  
 豈不知也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阻當不還三郡故魯肅  
 也兵陸口相邀赴會索取荆州吾若不去道吾惧怯吾今日欲駕  
 小舟用相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說話平又曰父親不  
 可以萬金之軀陷于虎狼之穴恐禍生不測悔之不及雲長曰吾  
 兒所見甚明想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縱橫如入無  
 人之境豈愛江東群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誠下中  
 事急不容不生狼心耳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春秋趙盾相  
 如手無縛雞之力於澠池之會視秦國君臣猶如無物何況我  
 萬人之敵既已許諾不去失信良又曰將軍既往亦當提防雲長曰  
 只要關平護我

三

雲長單刀赴會



十隻藏水軍五百在于江上等候看吾令旗動處哨響一响便過江來平領了使符

四報魯肅說雲長慨然允諾約未日准到呂蒙曰雲長以素若有人馬跟隨其與甘興霸引軍伏于岸側放砲為號準備斯殺如無人馬未可於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進問殺之安排已定次日于敬早於岸口望見江面一船插紅旗一面大書關字只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中傍邊周倉捧着大刀有八九個關西大汉各跨腰刀一口于敬驚疑不定迎入亭內拜見坐江表咨遠立惟有周倉捧刀立于其側肅來益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取果酒至半酣于敬曰某有一言訴與君侯幸乞聽察昔日令兄使某於吳侯之前以通往來借其荊州至今並無付還之意其心莫非失信乎雲長曰以國家之事延問不必論之肅曰國家區區本以地土相借者為君侯等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之眾奉還之意君侯仁義禮智兼全惟欠信耳雲長曰為林之下在何里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寸上相資而足下坐享其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豫州之眾十不當一計已窮而欲遠慮吾主上亦慮豫州身

資 通 延 間 取 荆 州



藐視東吳若小兒

所不愛地土士民之夕以濟其患而豫州虛言飾情偽德用奸已得西川又欲剪併  
 荆州以蓋凡夫之所不忍行而况出類為人物之主乎伯君侯明  
 以慶之雲長曰此昔吾兄左將軍之事非某所與也肅曰某聞昔  
 日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左將軍即君侯也何故推托乎雲長無言  
 可答周倉厲聲曰夫土地者惟有德者居之昔但東吳耳而汝即  
 雲長變色奪周倉所佩之刀在手厲聲曰此乃國家大事汝是何  
 人敢出此言以目視周倉一會其意走來江邊把紅旗一招去  
 返哨鴿則平見了如箭前發奔周倉長在手說刀在手傷住  
 曾肅手伴推醉曰足下請赴會休問是非醉語不覺傷  
 故肅之情也他日未請足下到荆州坐公同到舟中曾肅况不附  
 休被雲長扯至江邊已蒙其命見肅有胆一將不列本部兵  
 一齊要出見雲長手提大刀扯住曾肅恐被所傷不敢動一雲長  
 到江邊縱放一船一與曾肅作別肅如痴呆一航船已乘風  
 而去宋賢讀史見單刀會作詩

單刀赴會敢中欺

當年一裝英雄氣

尤覺拍蓬在浪地

將幹攔馬諫曹操



又詩云雲長曰

東吳赴會 單刀往還 足搖地軸 手撼天關 鴻門小宴

渾池等閑 閃公之勢 威鎮江山

雲長自回荆州曹肅與呂蒙曰吳討不成奈何蒙曰一面差人申

報吳侯吳兵與雲長一戰差人報知孫權曰大怒該起領國之兵

取荆州忽報曹操使人與大軍二十萬南征權曰且交曹肅休惹荆

州移兵向合肥權曰吳使曹操謀將欲起程參軍幹攔馬上書

諫曰

幹聞治天下之道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

德相濟而后王誨濟夫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德

之十平其九今曹操承王命若吳此蜀也夫有長江之險而

山之阻難以威服功以德懷曹操以為且按甲寢兵無事

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皆有功者勳而

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厚其善而長其節袁公神武

若修文以濟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數

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功



曹操入宮見帝



則天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慮深遠舉一威之素全  
威養德以道制勝則國家之幸也頭鈞察焉

請操資畢遂罷南征開設學校王粲杜襲衛凱和洽西園侍中  
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  
爵諸侯王符金璽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禮不可操聞之  
曰此子猶復欲為我即荀攸聞之病卧不起十數日而亡年五  
八歲操除悼一後魏主事後人詩曰

漢末荀公瑾 常時號大賢 智識過審武 德可配顏淵  
功祿三分國 才成一箭 曹丕曹下拜 名譽尚昭然

曹操杖笏伏后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帝與伏后共坐見操未慌忙起身操曰孫權  
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何帝曰書從魏公哉操曰臣曰  
陛下出此言則文武職知道吾欺君也帝曰公若能相輔則國之  
若不輔佐則可伶而放之他處勝似為君操曰天子作天子  
操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篡位也帝與伏后

# 帝后宮中誅操



人報知司操上大怒使武士入宮擄出踏案腰斬于市帝聞大驚與伏后商議伏后曰  
 于童又伏完常有拾操之心恨未能也于童親修書一封與父令  
 早面之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恐有泄漏朕與汝皆休  
 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以此為君不如早亡于童見宦官內穆順  
 此人素抱忠義常有殺賊之心可斗以人令寄此書去帝乃屏退  
 左右召順入宮帝后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主早晚必謀天下左  
 右之人皆操心腹朕夫妻將欲棄命誰可訴說今欲卿將此書與  
 后父伏完令密而操順泣曰臣感陛下知遇之恩恨不以死之報  
 臣請即行帝與于書穆順藏于髮內潛出禁宮逢至伏完宅上將  
 書呈上完見女親筆乃與穆順曰吾料朝中無人敢近操除非  
 東吳孫權西劉備得一處起兵于外操賊必提兵自往矣時  
 却求在朝忠義之臣同謀可也順曰皇天可作數字回報伏后然  
 後求帝密詔遣使人往吳蜀二處約會起兵保匡救主伏完取細  
 帝亦書密藏于順髮內順辭完入宮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先于宮  
 門外等候穆順走到面前探問那裡去穆順答曰伏后心腹有疾向求醫藥探曰醫人

曹操密室謝禮順



何在順曰急未尋見深渴左右搜身無物正欲放行忽被風吹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並無一物操曰頭上必有緣故親自搜出伏完書操知其意結連孫劉為外接應操大怒執下穆順于密室間之順不肯招操點兵三千圍住伏完宅搜出伏后書即將伏后之族盡拿下欲使林將軍都慮持印入宮先收伏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臥而慮兵二百直入帝問何事入宮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綬帝知事泄心胆俱裂慮至后宮伏后方疑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璽綬而出伏后知事發便于后殿椒房夾壁中藏之少刻間慮引五百兵入到后宮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言匿房中華歆打開朱力搜尋不見料在壁中即擊力破開伏后大呼歆手揪髮拖出后曰望恕我一命歆曰你去見魏公說明后被髮洗足裝兵推擁而出至外殿前帝送后下殿相抱而哭歆叱曰魏公立拜可速行后大哭曰不能復相會入帝泣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軍士前推后擁伏后而去帝望見大動見紉履在傍帝曰天下事有是耶和慮命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拿伏后見操曰吾以誠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即令左右



伏后所生二皇子皆既殺之備晚楊順伏完宗族二百餘口皆

斬于市痛哉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后人詩曰

獻帝當星尚太懦 曹魏得志美威權 伏完輔國夷三族

穆順傳書喪九泉 皇后橫亡魂杳 儲君醜死恨絲

華歆和慮并曹輩 同惡相扶遂上天

又靜軒詩曰

振國忠臣多橫死 欺君逆賊盡偷生 試看今古興亡事

天道如何也不平

獻帝自從死了伏后數日不食哀慟而已操入宮曰陛下勿憂臣

無異心臣女頗賢可配陛下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就慶賀正

日日所立操女為正宮操下莫敢有言大事已定操會諸臣商議

收吳城蜀之策賈詡曰雖石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共謀之操即遣

使召之曹仁先回連夜入府見操正在睡中伏劍立於寢門

之內當注曹仁不許進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室征南重臣汝何

無禮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許褚雖疎見充內衛主公睡卧堂上不敢放入操

上卷三回志傳  
之急出曰吾之虎符所見甚是勢必無之仁嘆曰忠烈之士也次日復候信亦至  
一人共言曰吳蜀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益取蜀可一鼓而  
上卷三回志傳

楊仁夜劫寨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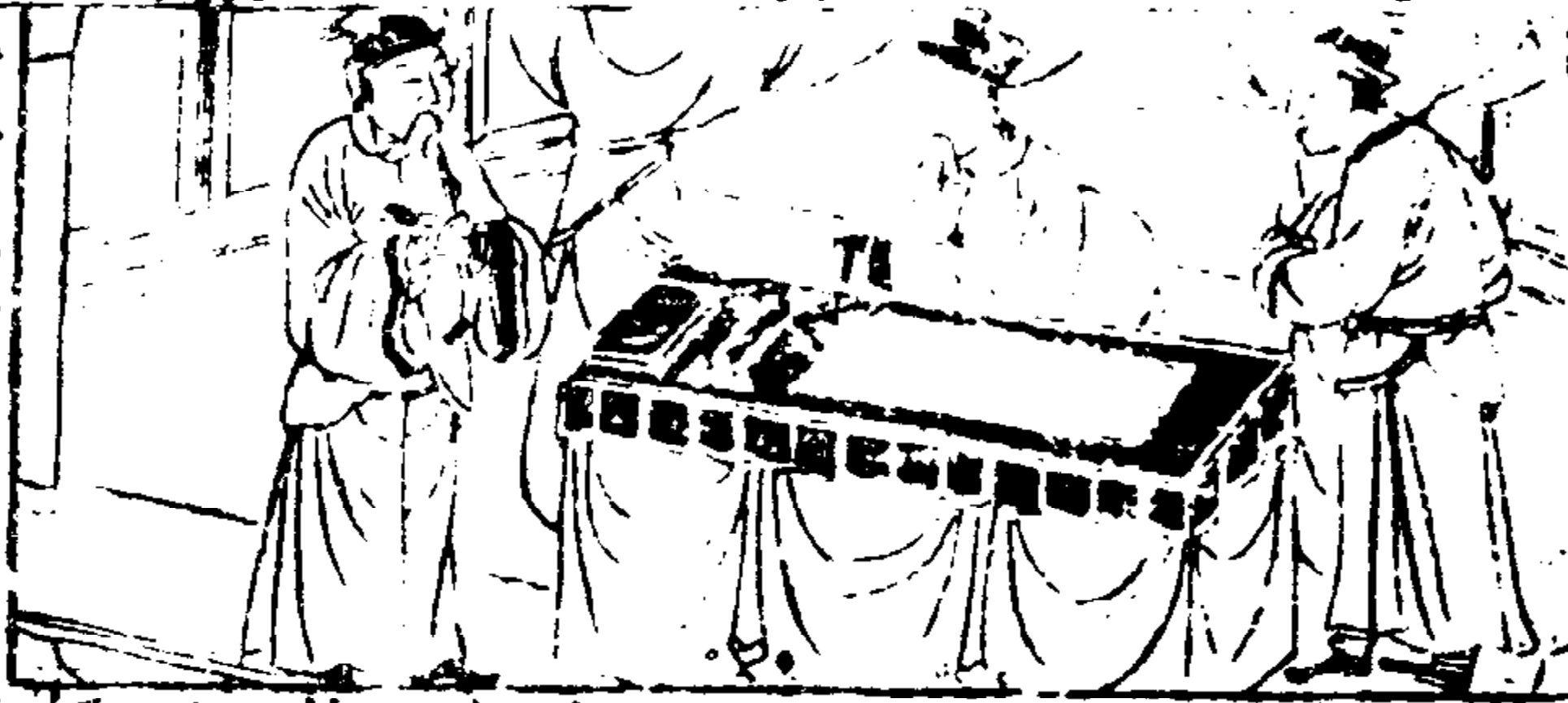
新編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國士傳卷之十二

漢中破張魯

曹操征西軍分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中隊張郃曹操諸將後隊  
曹仁夏侯惇連糧大軍起程哨馬報入漢中張魯與弟張衛商議  
退敵衛曰漢中惟陽平關最險我去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迎敵  
曹兵先在漢中盡撥糧草應付魯遣大將楊昂楊仁引兵來助兵  
到陽平關下寨夏侯淵等聞張衛兵到離關十五里下寨軍士遠  
涉疲困各自歇息忽報楊昂楊仁劫寨卻淵大敗退見曹操怒  
曰汝二人行兵多年豈不知遠行疲困可防劫寨欲斬二人以正  
軍法眾官告免次日操自引軍為前隊見山險木茂不知地利恐  
有埋伏引軍回寨與徐晃許褚曰吾知此地如此不必起兵來也  
晃曰事已至此主公不必自悔次日操只帶晃褚二人轉過山坡  
望見張衛寨柵操指與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忽砲响箭  
如雨下楊昂楊仁兩路殺至褚曰公明保主公吾當先破賊三人

馬從萬軍中殺出前圍夏侯淵張郃聽知喊殺引兵來救退楊昂楊仁救操回寨

張郃曹操回寨



兩邊相拒月餘不討取勝操傳令退兵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何故退兵操曰吾料賊  
 兵每日從防難以取勝吾回兵賊必來追却分輕騎抄襲其後必  
 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引輕騎  
 三千分兩路從小路去打陽平關曹操大軍盡拔寨起兵昂  
 曹兵退去與仁商議要追曹兵仁曰曹操詭計不可追之昂  
 自起五寨人去追是日大霧對面不相見昂兵至半路札住夏侯  
 淵引兵抄過山後見重霧漫漫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元來退  
 到楊昂寨前內有老弱軍士守寨軍人聽得馬蹄响只道自家兵  
 回開門納之軍馬一擁而入見是空寨放起火來軍士盡走比及  
 霧散楊仁引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仁  
 開血路望襄州而逃楊昂回時寨柵已被張郃夏侯淵占了背後  
 曹兵趕至而下夾攻楊昂被張郃殺死敗軍奔陽平關投張衛  
 大驚喪關李南鄭襄州而去操得陽平關并各寨張衛楊仁來見  
 張魯魯大怒欲斬楊仁仁曰某曾勸楊昂休追昂不聽故有此敗  
 仁再乞一軍前去破敵如不勝該斬魯從之與軍士萬離南鄭下寨夏侯淵正引兵自

夏侯淵殺楊仁



仁令裨將昌期出與淵戰不兩合被淵斬之仁又與淵戰三十合亦被淵斬之士卒大敗而回操知淵勝催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聚眾商議關圃曰某保南安能德可敵曹將其久原跟馬超投降主公後超投西川時龐德患病不能行今蒙主公息養何不令他退敵魯大喜令德引萬軍前迎曹軍操知萬將曰德乃西涼勇將元跟馬超今依張魯未保其心耳欲請之汝等亦宜緩期待其力乏可以活捉諸將請令旅部夏侯淵徐晃二人輸出戰數合便對暗後許褚出戰三十餘合方退德戰四將並無惧怯諸將皆在操面前諄德之少謀心甚喜與魯商議如何得此人來降賈詡曰某聞張魯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惜以金帛送之使疎龐德事必濟矣操曰何由得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引德追數十里遠黃夜劫寨德必望城中而走却遣一能言者扮作步軍樵在陣中便得入城操從之喚一軍士將掩心金甲一副令披在內外穿漢中號衣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遠去埋伏却令徐晃搆戰上不教合

敗走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德奪寨柵兵器糧草極多申報張魯上大喜當夜許褚



曹操降德



城以時細作襟到城中遂接見楊松說曹丞相聞公盛德故使其  
 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其中但欲踈遠龐德托公千萬松見大喜  
 曰汝心某有良策報答魏公連夜入見張魯說德受操金珠責以  
 一陣魯大怒喚德欲斬之聞圍若諫方免魯曰汝來日出戰不勝  
 必斬德抱恨而出次日曹兵攻城德引兵出與許楮交戰許楮敗  
 德遂引去操自乘馬於城上喚曰龐令明何不降漢德思無路遂  
 曹操飛馬上坡一聲喊連人馬跌將下來四面鈎索一齊向  
 前活捉德上城來操先下馬親釋其縛令德降漢德思無路遂乃  
 降之與操同回故道入城張魯說德與操並馬而行魯信松之言  
 為實不知却是操之奸計次日曹兵四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  
 魯見勢危與術商議術曰放火盡燒倉庫房屋城廓出盡去守巴  
 中可矣松曰不如開門接降魯不火術曰只是燒了便行魯曰本  
 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可也今因戰敗而逃不得已也若將貨倉庫  
 國家之物不可廢也盡盡封鎖是夜引全家老小開南門而去操令休趕遂入南鄭見

曹標商議取西川



封鎖倉庫之事標甚憐之使人巴中說降睿心欲降衛不肯從松密使人報標可便

兵操分兵往褒中睿令衛出敵被許楮斬之敗兵回報睿欲守城  
松曰今日不出必被其困某等守城主公親出城一死戰必然勝  
矣關圍若諫休出魯不聽親自出陣未及交鋒後兵已退魯回城  
下楊松閉門不納魯無去路乃下馬投降曹兵入城念魯封倉庫  
之心重上相待封為鎮南將軍關圍等五人皆封列侯漢中皆平  
操令各別分設太守大芳三軍楊松賣主求榮斬于市曹眾官皆  
服靜軒對曰

妨賢害能逞奇功 積得金珠總是空 家未久長身受戮  
令人千載笑楊松

操得東川主簿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嘗歸心今  
主已得漢中益州振動可速進兵臨之勢必瓦解不可失此機會  
操嘆曰人若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我劉擘亦曰劉備人傑也得  
蜀入淺蜀人未附今取漢中蜀人大振因而取之無不克也若少  
緩之孔明為相關張為將蜀民已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若不取必有後憂操曰士

# 孔明設計退曹操



卒遠涉勞苦且按兵不動西川百姓知操已得東川恐其取西川慌忙報知玄德上請

孔明商議孔明曰吾有一計使操兵自退玄德問計何如

## ●張遼大戰逍遙津

孔明曰操屯兵合肥獨扣孫權今可遣游利之士割分三郡還吳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還矣玄德曰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作書備札令籍先到荆州見雲長說撓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以還孫權後籍到秣陵見權曰昨承諸葛子瑜來取荆州吾主已發三郡為軍師不在未曾交割今專令籍來送還其餘本欲交還奈曹操襲取東川使雲長無容身之地今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庶手可得吾主若取東川即還荆州全地矣權令人送籍歸館舍與眾商議張昭曰以是劉備恐操取西川故有此意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虛取合肥亦是上計即令伊籍回報兩下起兵破曹籍回孫權令魯肅交割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凌統回三軍皆起呂蒙獻策曰操公虛江太守朱光屯兵于皖城大開稻田納谷於合肥以充軍食可先取皖城次

孫權設筵諸將



常言汝二人休念舊仇今日又何如此凌銳哭拜于地孫權再一勸之

呂蒙甘寧為先鋒將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

軍馬渡江到皖城下寨太守朱光差人往合肥求救權到城下看時城上亂箭如雨射中孫權麾蓋權回寨蒙曰可乘此時三軍銳氣四面攻打平明進兵午未可下次日三軍大進城上矢石如雨寧執鉄脾胃矢而上撥開箭林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大喊軍士皆騰湧而上砍死朱光降者數萬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兵至半路知失皖城即回兵守合肥孫權城中慰勞呂蒙待賞作宴以待諸將人報凌統至蒙接入坐定飲宴時甘寧穿美矣所賜錦袍坐於席上蒙賜其功酒至半酣凌統想起殺父之仇又見甘寧誇口心中大怒拔左右所佩之刀立於筵上曰前無樂音吾拜劍甘寧便知其意推開案卓起身于左右手內捨兩枚鉄箭少出曰列公看吾使双戟呂蒙會意起身一手挽戟一手執劍于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吾之巧縱步便舞刀揮劍

# 張遼看曹操兵符



取合肥張遼為失

橋言未畢張遼當先

城中相問忽報曹操差遣第五路水軍一個上有操封傍邊書云兵符付遼是日報孫權自引十萬精兵來犯合肥遼開匣視之云若吳兵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吳兵交帖與李樂視之樂進曰將軍主意何如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矣今可發兵折其鋒銳以安眾心就後可也李樂曰與張遼不和默然不答進曰賊眾我寡難以迎敵不知於中汝等皆以私意廢王事吾自出戰與慨然曰吳兵大害吾等救憾而忘公義乎願同命遼喜曰既然公肯輔助樂曰同命道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小師橋吾與樂進至李典自去埋伏孫權兵至合肥傳令曰兵貴神速呂蒙去當先統隨後軍陸績進發甘寧呂蒙正逢樂進敵不敵合進詐敗而走李典引兵趕去孫權見前軍得勝催兵至道過津北忽無陣線向左邊張遼右邊李典二將殺出橋大驚急令甘寧引回李典兵到勢如山岳凌統手下只有三百餘騎乃叫主公何在李典曰二千鐵騎箭如雨到統回身死戰權策馬上橋上雨已

權孫救舟駕襲



叔可渡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何不約馬退後權按馬退二丈餘儘力而策即馬一

飛渡橋南史官詩讚曰

滴驢當日跳檀溪 又見孫權改合肥 退後着鞭馳駿馬

追遠津上正龍飛

孫權躍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殺入重圍與張遼  
鏖戰甘寧接住李典交鋒呂蒙接住樂進斷殺吳兵折損大半凌  
統領三百兵渡波後統脫身殺到橋下其橋已折統身被數  
箭透河而逃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撐舟渡過呂蒙甘寧皆回  
江南這一陣小兒亦怕張遼之名遂不敢夜啼後人有詩讚之云  
唬殺江南眾小兒 張遼名信透深閨 統聞奶母低聲語  
夜靜更深不敢啼

眾將保孫權回寨吳軍死者頗多權驚恐不定眾將曰至尊乃萬  
民之主自當持重今日之後若非天地垂祐蓋亦危矣願主公蓋  
將終身之戒權亦淚曰惟此大慙謹刻于心重賞諸將收兵回寨  
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即差人往江南添兵助敵張遼與眾商議追遠津雖勝一

上卷三十三回

卷三十三

五

白 平 白 附 初 卷



陣今又屯在濡須商議水陸並進此間兵少必須報丞相添兵救應今護軍薛弟星夜往漢中報曹操與眾商議曰今可取西川否則難曰今蜀中粗定已有隄防不可極也不如散兵去救合肥之急就下江南晉吳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蜀張郃守蒙頭石渠山隘口涿汝襄陽兵號四十萬殺奔濡須來

●甘寧百騎劫曹大寨

人報孫權與眾商議先換徐盛董襲二將督五大榜船于濡須口令陳武帶軍巡哨張昭曰今操遠來必然困乏當先殺一師以挫其威權曰非敢當先凌統願出權與一萬人馬統曰三千足矣甘寧曰不用三千只帶一百人足矣統大怒二人又在權面前爭忿權曰凌統先去破敵甘寧第二統與張魯戰五十合不分勝負權恐統有失即催軍接應回營寧見統回曰某今夜只引一百軍去劫營如折一騎也不算功權換一百精銳軍士并酒百壹肉百斤賞犒甘寧領回本寨與眾軍士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滿引各宜努力百人而亡相窺皆有恨也軍接劫怒曰我為上將尚不惜命汝等

遠文張戰大統凌



何為自愛耶百人見

寧作色皆拜曰願效死戰將酒肉盡食是夜二更寧令百人  
白鷲毛一撮于盤上披中上馬疾走到操寨放開鹿角殺入  
逐奔中軍殺操原來中軍又以車駕備連不斷不能汗人  
在中軍遇者便殺各寨盡皆敲响烽火如晝喊殺大振軍從南門  
殺出操兵不能當備使周泰引軍接應寧引百騎回到濡須曹兵  
恐有埋伏不敢來追後人有詩讚甘寧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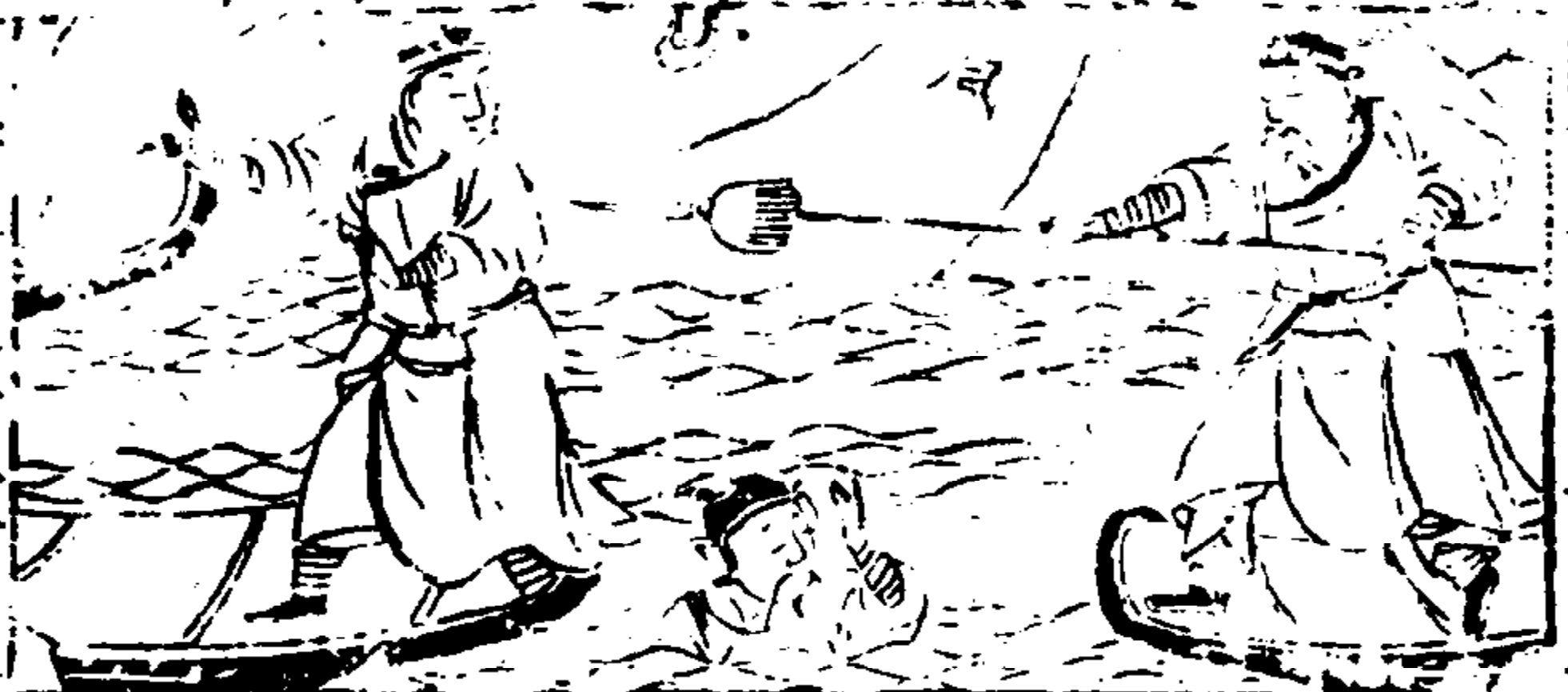
擊鼓聲喧振地靈 唯如到處鬼神哀 百翎直貫曹公寨  
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回營下折一將入營令百人皆打鼓築口稱萬歲歡聲大振  
權親自迎接寧下馬拜伏曰某托主公洪福不折一騎而回統  
其手曰將軍此去足以驚駭老賊非吾捨卿欲觀卿膽智也即  
絹一千匹刀一百一平拜受訖分俵百人權封寧為平虜將軍權  
與眾曰操有張遼孤有岨霸足以抵敵也次日張遼引軍戰權  
自上馬使凌統與遼戰八十合勝負未分曹操升知親自乘馬到  
門旗下看令曹仁放冷箭射中統坐下馬腦那馬把凌統掀在地下操進提錦袋刺

門旗下看令曹仁放冷箭射中統坐下馬腦那馬把凌統掀在地下操進提錦袋刺



# 畫襲瀕死大水中



守甘寧一箭射中樂進面門兩下各救回寨拜訴吳侯權曰放箭救汝者甘興霸也凌  
統頓首拜謝曰不想兄長施此大恩寧曰主公常勸仇討思報今  
稍報公萬分之一凌統自與寧契結為刎頸交誓同生共死後人  
有詩曰

解下冤仇結鳳毛 射酬恩義在英豪 陣前一箭成功處  
從此番為刎頸交

操見樂進中箭自到帳中醫治傳令催趙人馬當先操自引兵令  
張遼李典徐晃各引兵 禹分為五路來襲瀕頭董襲徐盛  
在五樓船見五路兵來到畏事皆有惧色徐盛怒曰食君之祿命  
懸君手何惧哉遂下小船飛奔上馬引數百人殺入李典中軍  
董襲在船上令眾軍哨鼓內喊以助其威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掀  
天軍士見紅將番皆下脚紅逃命軍士叫曰紅將沉矣將軍請速  
下小紅襲仗劍喝曰將受君命在矣防賊何敢矣而去之拜言者  
斬風急船番董襲溺死于江口徐盛在李典軍中互相殺傷陳武  
亦被殺死

甘寧一箭射中樂進面門兩下各救回寨拜訴吳侯權曰放箭救汝者甘興霸也凌統頓首拜謝曰不想兄長施此大恩寧曰主公常勸仇討思報今稍報公萬分之一凌統自與寧契結為刎頸交誓同生共死後人有詩曰解下冤仇結鳳毛射酬恩義在英豪陣前一箭成功處從此番為刎頸交

周泰救孫權回寨



評詩嘆陳武曰

岸自引兵來接應見徐盛與李典正在廝殺張遼欲見而技兵到把權圍在垓心操正  
 高埠處見圍孫權二手下二將死戰操曰何人敢去捉孫權許  
 應鼓便殺入軍中把權兵中作兩斷周泰知權被圍從軍中殺出  
 江邊不見孫權甘詞為在陣前殺入保權殺出亂箭如雨周泰以  
 身左右遮開身中數次傷重到江邊呂蒙引水軍在江岸接權登  
 船權曰吾得泰一命船救得性命也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泰復  
 殺入陣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令急放箭射住岸上兵  
 却救二將下船陳武與羅德大戰走到山谷被德斬之操見權走  
 脫自策馬驅兵趕來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忽陸遜船到引軍  
 射退曹操大敗而回陸遜于軍中尋見陳武尸首孫權又知重喪  
 溺江而九哀痛至切後尋見尸首厚葬立廟春秋祭祀史官廟讚  
 董襲曰

憶昔征黃祖 全憑董襲功 飛身臨戰檻 持刃斷長虹  
 尚馮丹青上 魂游雪浪中 濡須瓶破裂 名譽冠江東  
 鏖戰曹兵刃血紅 殺身報國盡孤忠 將軍一死錐常事

卷之十二

# 步騭見曹操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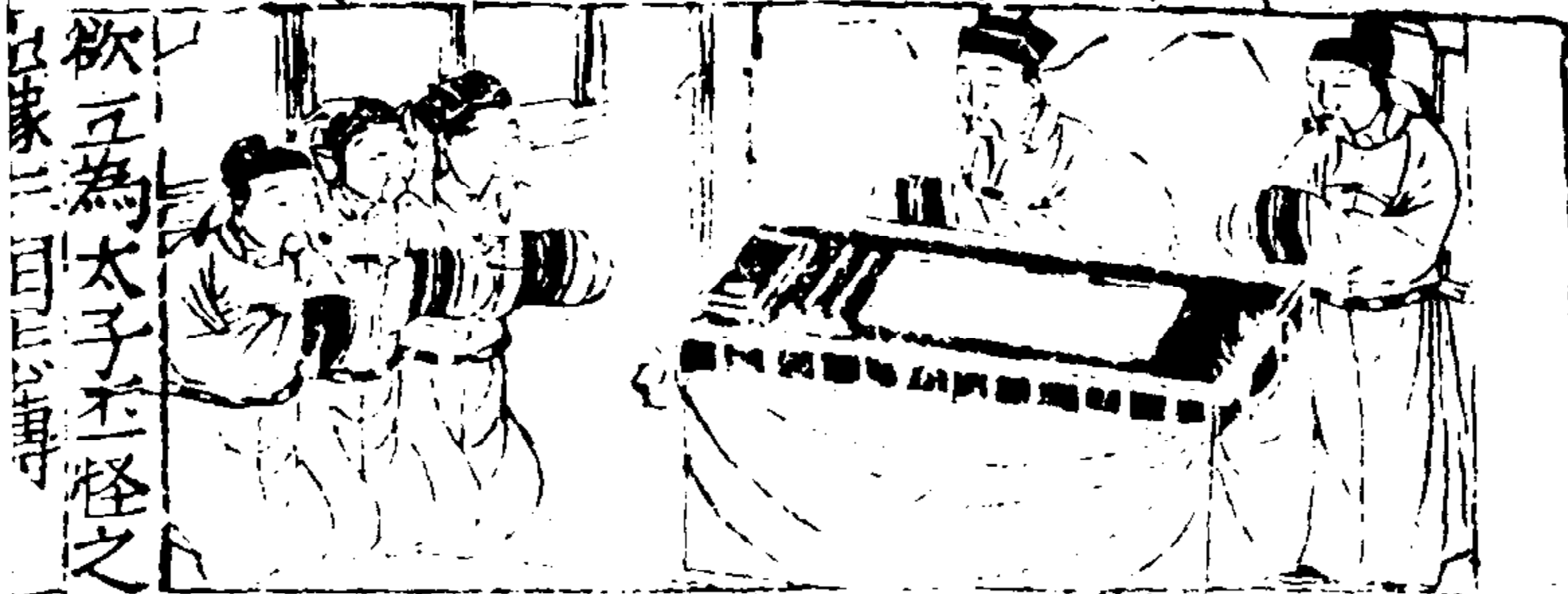


## 取義捐生萬載同

權許周泰救回作宴謝之權把盞至泰扶其脅流淚曰卿為吾兄弟身被數十鎗膚如剗畫孤心何忍不特以骨肉之親委卿以兵馬之重任也卿乃孤之功臣當與孤同榮共休也乃令泰解衣與眾圍之鎗痕遍軀權指其痕一一問泰上回言戰陣之所一一杯酒是日大醉權以自打青羅傘賜之以顯耀其名其餘俱皆賞賜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張昭顧雍上言曰曹操勢大不可力敵久戰徒損士卒不如求和以安百姓權允其言令孫權遣使許操許年納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遂亦依允令孫權先遣使許操後許年納貢報權許飲周泰督濡須口餘兵盡撥回吳操於途害仁守合肥即班師回許都時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基請報之德丁都堂群下讀贊詩曰

從公有苦樂 但聞所從誰 斬逆神且武 安得久勞師  
 相國征關右 赤怒展天威 一舉滅簞虜 件力服羣夷  
 兩收邊地賊 忽若俯拾遺 陳賞越山岳 酒肉踰川低

加封曹操魏王爵



欲立為太子不怪之

問之大中大夫賈詡

軍中多饒餼 人為皆溢肥 徒行無乘遠 空出有餘資  
 拓土三千里 往亡之如飛 歌舞入鄴城 所願復無遺

操大喜遂議進爵為王建立王宮尚書顧琰力言不可眾官曰汝  
 獨不見荀攸乎琰怒曰時乎有荀攸去肉有與琰不和者告操亡  
 怒取琰下獄斃其髮琰虬髮直視大罵操賊廷尉白知操亡令杖  
 死于獄中有詩讚曰

清和顧琰

天性剛堅

虬鬚虎目

鉄石心腸

奸邪辟易

忠勤顯昂

忠于漢室

千古名彰

夏四月群下奏獻帝曰魏公功等伊周札宜進爵為王獻帝令鍾  
 繇草詔冊立曹操為王

魏王宮立怒御盃

曹操即受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鄴郡蓋魏王宮議立太子操妻  
 丁氏無子劉氏生子曰昂為征張綉歿于宛城卞氏生四子曰丕  
 曰彰曰植曰熊立卞氏為正宮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文曹  
 問之大中大夫賈詡上教其計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植乃稱述功

挑柑夫遇左慈



操又剖之皆空操大驚

德發言操左右皆欲敬操甚喜之惟丕只是啼泣而拜左右皆傷感操乃疑植筆巧不如丕也丕又密使人買父近侍皆言丕之德操立太子時著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當立誰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對耳吾思袁本初劉景升為則也操笑立丕為王太子差人往各處取異果珍奇之物使人入吳往閩取荔枝罷暇温州柑子使者到吳見孫權傳魏王今旨取温州柑子吳正尊位便選大柑四十餘担送至中途挑夫歇脚于山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衲衣謂夫子曰汝等担得辛苦貧道替挑一肩每担各挑一程但見先生挑過便徑眾皆疑之其先生與取柑官曰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左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汝回郡可仗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回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只見空壳內並無肉操驚問其故取柑人以左慈之言告之操不信大怒忽報左慈求見操召入取柑人曰正是途中所遇之人操叱曰汝何妖術攝去佳果慈笑曰豈有是言取柑剖之皆有肉其味極甜操又剖之皆空操大驚賜左慈坐而問曰汝何術以致如此慈曰貧道在西川峨眉山

曹操王宮宴群



李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名字及視不見至十日後忽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道甲天書上卷天道中卷地道下卷人道可以飛劍掃可取人首級上上位極人位何不遵步與貧道往峨眉山修行當傳天書與王上操曰吾亦久思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親何可殺與他保全身矣不然貧道飛劍取汝之首也操曰恐是劉倫細作喝左右拿下慈大笑不止操曰獄卒拷打但見皮肉粉碎慈無睡全無痛楚操令劉大枷送下牢中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脫慈仰臥于地上並無傷痕監禁七日不與飲食首時左慈端坐于地面皮轉紅操令取出問之慈曰我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十年亦能盡操無奈何次日來官皆至王宮大宴正飲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于慈前眾官驚駭慈曰大王今日大宴當出四友異物極多內中缺少何物會道補之操故意曰吾欲用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即取筆于粉壁上畫一龍以袖拂之龍腹中取出肝來有鮮血滴操不信曰汝先藏于袖中耳慈曰即日天寒無卷大王欲要何卷操曰吾好牡丹慈即取盃盆于慈間以

左慈 擲玉 盃化鶴



突之頃發吐丹一枝開並頭木衆皆驚異邀慈同坐少刻庖官進魚膾慈曰魚膾要松  
 江鱸魚作之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耳取釣竿于  
 堂下大池頃刻釣數尾獻于筵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主  
 上何欺我也天下鱸魚只有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與衆觀之  
 果有四腮慈曰食魚脰須得紫姜芽方美操曰汝可取之慈即  
 命取金盆一而于袖中竦匕然傾一盆以進曹操以手取之忽盆  
 內有書名曰孟德新書操視之一字不差操大疑以目視之有殺  
 孟德之語慈取筵上白玉杯滿酌佳釀進操曰望大王滿飲壽可  
 下或操曰汝先飲之慈拔冠簪于盃中一盡先飲一半遂一舉如  
 下目以以動操飲操叱慈不飲慈擲盃于空中化成白鶴連聲而  
 去操問左右人報出官而去操令許褚引  
 鐵騎五百趕至城門見左慈穿履在前緩行褚飛馬追之不上趕  
 到山畔見一群羊慈立于羊中褚取箭射之慈走入羊中不見許  
 褚將群羊盡殺而回時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羊頭在地上作  
 人言教小童將羊頭喚在羊頭上其羊復生小童依言喚了盡皆復活左慈拂袖而去

曹操左慈成病



小童囑告主人主人不敢隱去報曹操亡令圖形各處拿捉不三日城內城外同左慈  
面貌者三四百人開乳塔市操令以猪犬血瘞之捉赴成南教場  
引兵圍進皆命斬之化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左慈亡招白鶴跨  
于雲上大笑曰玉鼠隨金虎奸雄 且休操令衆射之忽然狂風  
大作飛沙走石所斬其尸皆跳起來捉人頭攤上演武所米打操  
文武掩面驚倒各不相顧須臾風定盡皆不見群下扶操回官而  
去後人詩曰

飛走凌雲遍九州 以憑遁申自遨遊 金盤當殿呈魚脍

七盞飛空化白鳩 頃刻開花紅影亂 片時結果翠州惆

左慈有此神仙術 點悟曹操不轉頭

操疑左慈因而成病服藥不愈忽太史令許芝自許昌來見操亡  
令許芝卜易芝曰主上等聞神卜管轄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何  
如願聞其故芝曰管轄字公明平原人也好酒踈狂容貌甚惡自  
幼九歲喜觀天文夜不肯寐父母不能禁止每自言家雞野鶴尚  
自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及長深明周易問卜通神今此人見在平原主上欲知休咎



曹操請管輅問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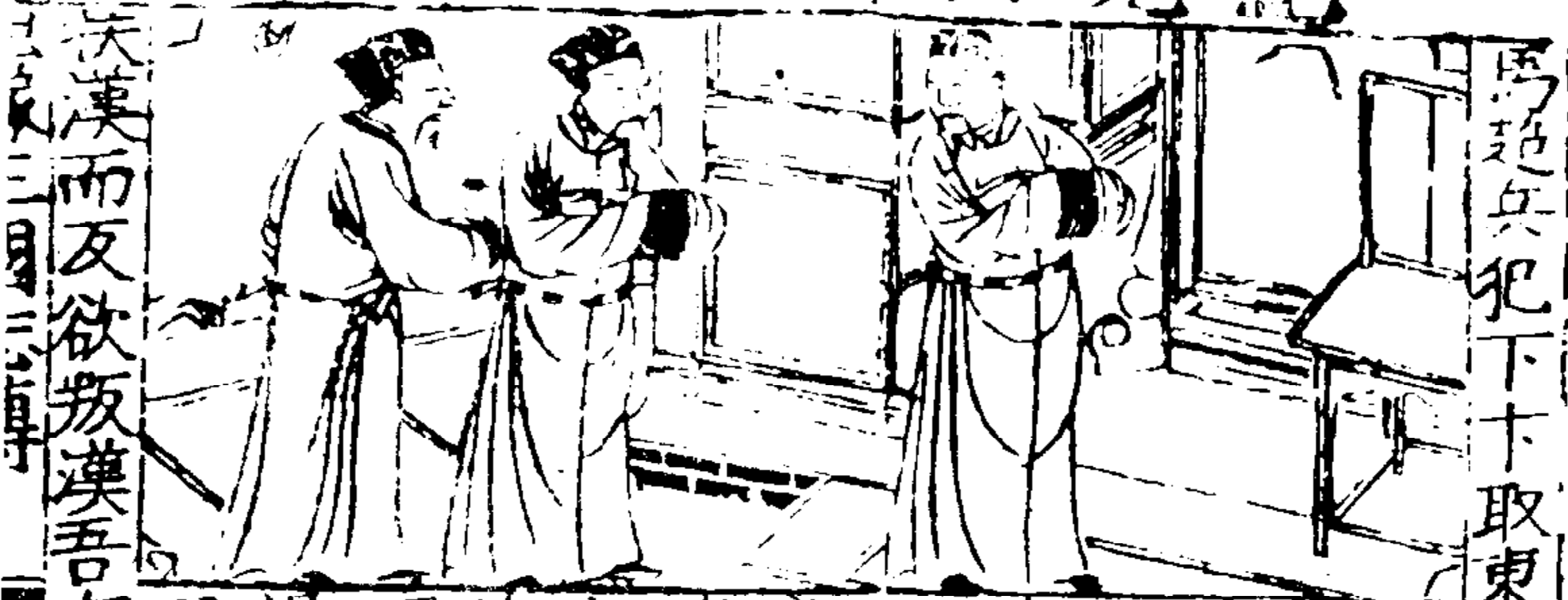


何不召而問之操即令人往平原召管輅至未拜就操令卜左慈之事輅曰此乃幻術何必憂慮操心遂安又令卜天下之事輅曰三八縱橫猪之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將操又令卜壽數輅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昂新子孫極貴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後有應驗方可悟也操大喜欲令管輅為太史輅曰命道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輅曰額無主骨眼無黑睛真無累劫脚無天根背無三申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神不能治生人操曰汝相吾何如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操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遍相文武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自問休咎輅不肯盡言後人詩

平原神卜管公明 能美南辰北斗星 八卦玄微通鬼竅  
六爻玄美死天庭 預知相法應添壽 自覺心源極有靈  
可惜當年守異術 後人無復得其精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七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美操不信忽報東吳魯肅身故操大驚即差人往漢中探消息忽飛報劉伶使張飛

記晃共議扶漢室



馬超兵犯下下取東川操怒自起兵入漢中伐蜀令管轄下之轄曰主上不可妄動來

赤許都有火災操見轄言累驗不敢輕動令曹洪領兵五萬去助  
夏侯淵張郃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于許都巡做以備不  
虞令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屯營東華門外主簿司馬懿諫曰  
王必嗜酒性寬不堪重任國事操曰王必是吾披荆棘歷艱難相  
隨之人心如鐵石孤心實倚托也

耿紀常晃討曹操

少府耿紀常晃在私宅共飲密議曰操賊篡逆有心吾等為漢臣  
豈肯同惡相濟晃曰吾有心腹人金縷見操入內素有討賊之心  
此人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必諧我等當往說之二人至金  
縷宅縷迎入後堂坐定常晃曰德備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是有  
所求縷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奪漢天下公必高遷若  
得提携感德不淺縷拂袖而起左右捧茶至縷將茶潑于地上晃  
曰德備何薄情耶縷曰吾與汝交厚者為汝等皆漢朝之臣不思  
扶漢而反欲叛漢吾有何顏與汝為友晃曰奈天数不將不然縷大怒紀晃見縷有忠

元宵王必命張燈



言海宇稍安魏王威鎮天下不可不放燈以顯太平王必從之遂報各處放燈王必與

義之心于是盡情告之曰吾二人寔為漢朝而來求汝故反說也棉曰吾累世漢臣安肯從賊二公要扶漢室有何高見見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扶危之計棉曰吾欲裏應外合去殺王必奪其兵權扶助聖駕詔劉皇叔為外應則操可滅二人聞言頓首拜謝棉曰吾有心腹二人為羽翼乃太醫吉平之子吉聰吉稜昔為董承衣帶詔時被操殺其父二子逃外鄉今見在此見大悅便請相見棉潛喚二人至說其根由二人怒氣冲天要報父仇棉曰正月十五夜放燈耿少府常司直各起家童至王必營前看燈只看營中火起兩門殺入執了王必眼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上召百官安百姓吉邀兄弟于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人揚聲令百姓知我操賊以扶漢室截住城外救兵待天子詔旨招安殺奔鄴郡捉操即發詔取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初更便行五人對天表誓歃血為盟勿效董承自取其禍各人歸家準備器械耿紀常晃各有家童四百預備鎗刀吉邀兄弟亦聚三百餘人只推打獵排布已定金棉先期來見王必

曹操殺耿紀章見



眾將在營忽聞納喊人報兩路火起王必走出看時宮中大亂見事有變急上馬出宮門正遇耿紀不知是王必不顧亂射一箭正中王必上墜馬步走至南門外背後有兵趕來四下無路走至金棉門首叩門那時金棉隨後助戰家人聽得叩門只道金棉歸家棉妻隔問曰殺了王必否必大驚方知金棉同謀遂往曹休家言金棉耿紀章見等造反休披掛上馬引十數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于深宮曹氏牙爪死拒城中是夜但聞人叫盡殺曹賊以伏漢室元來夏侯淵引兵巡敵離城五里屯札望見城中火起盡起兵來圍住許都令一枝兵入城接應休戰到天明耿紀等無人相助人報金棉二吉皆被殺死耿紀章見奪路殺出正遇夏侯惇捉了入城收城餘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飛報曹操曰腰斬于市就召漢百官盡付鄴都夏侯惇押二人至通衢紀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鬼殺賊劊子以刀搨口流血尚曰吾被群鼠啮耳連敲大罵而死常見以面頰頓地曰可惜哉咬牙瞑目

而死史官用詩讚

人曰

# 潼河曹操殺眾官



耿紀精忠常是

各待空手欲扶天

誰知漢祚當將盡

恨滿心胸喪九泉

王必箭密進製而死操將官解付鄴郡操于教場立白旗一面  
 于左紅旗一百于右操曰昨日耿紀等造反放火汝眾官有救火  
 者立于紅旗下不救火者立于白旗下待吾發落眾官自思救火  
 者必無患皆立于紅旗下三分內只有一分立于白旗下操將立  
 白旗者盡皆仍令還許都立紅旗下者盡皆拿下操曰汝等非為  
 救火定為助力謀反幸出潼河斬之死者三百餘員靜軒有詩嘆  
 曰

常耿心懷輔漢忠 誰知天命屬奸雄  
 可恨後傑遭誣死

血染潼河水浪

操令鍾繇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曹休統督御林軍馬受爵封  
 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操悟管轄火災之應重管轄上不受曹  
 洪曰守漢中張郃夏侯淵各守險要馬超張飛各守一處隘口超  
 取下辨吳蘭為先鋒飛守巴西雷同為先鋒西下皆未動兵曹洪

引軍至下辨吳蘭引軍進哨正遇曹洪軍馬相迎遂將兵馬與洪戰被斬之

張郃分屯三寨



乘奔掩殺長驅大敗回見馬超曰不得善令何敢輕敵致有如此敗蘭言任斐不听的

有此失超傳令緊守關隘申報主公何如回音方可進攻曹洪恐馬超有謀引兵退回南鄭郃見洪曰將軍既然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超不出恐別有謀又為神卜管輅有言此處折一大將吾疑故退郃大笑曰將軍相持半世豈信卜術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洪曰巴西張飛守把不可輕敵郃曰人皆畏張飛吾觀為小兒耳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曹洪勒了文狀令郃進兵

● 羌口張飛戰張郃

張郃屯兵三萬分為三寨一名岩渠一名蒙頭一名盪石郃令三寨軍兵各分一半去取巴西飛在巴西關報到張郃兵來飛喚雷同商議同曰關中地尚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必擒張郃飛撥兵五千與同飛引兵萬餘離關中三十里與郃兵相遇戰到二十餘合背後雷同從山谷中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飛同連夜趕到岩渠山郃即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播木砲石專守不出飛離岩渠

# 張飛飲酒賺張郃



山下寨次日引兵搦戰卻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盃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張郃三  
 次不出飛令同搦戰郃又不出同驅兵上山山上插木砲石打來  
 折軍數千雷同急退被盪石蒙頭兵殺敗雷同張飛無計可施相  
 拒五十餘日飛就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坐于山前喊罵玄  
 德差人軍前犒勞見飛飲酒回報玄德上大驚乃問孔明孔明曰  
 元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郃佳釀可將五十瓮裝做三車送至  
 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驚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  
 好酒與他倘醉恐被所害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為兄弟尚不知  
 其心也翼德性雖剛強收川之時羨釋嚴顏以此非勇夫所為也今  
 在若渠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近聞飲酒只在山前穢罵非是貪  
 盃乃賺張郃之計也玄德曰雖然此計可使魏延相助孔明令魏  
 延解酒車上各插白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到寨見張飛傳  
 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引兵左右救應只看軍中  
 紅旗起便各進兵將酒擺列帳前令軍士暢飲細作報知張郃上  
 在山上望見飛坐于帳下飲酒令二卒于面前相撲為戲郃怒曰張飛太欺我也今夜

張郃敗走瓦口關



命戰到十合郃又詐敗飛引兵趕來郃引飛入山谷口

下山劫寨令家頭儘石二寨軍皆出為左右救志郃趁月光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望見飛在壑下飲酒張郃當先大喊山上擂鼓助威殺入中軍一鎗刺倒却是個草人張郃見是草人急退時帳後連珠砲起飛出攔住去路與郃交鋒郃只望兩寨兵來救應不知已被延同殺走奪了山頭與飛戰一合合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兵奪了張郃敗走飛不追回守若寨三寨報入成都玄德大悅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大半使人問曹洪求救洪知失了三寨大怒不發救兵又使人催郃復取三寨郃心甚慌只得分兩軍于關前山僻埋伏我詐敗引飛水追汝等皆出截住歸路張郃與曹同戰卻詐敗曹同趕來被郃利死敗軍回報張飛自來與郃戰郃又詐敗曹同飛知是計不追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一要賺吾不如將計就計我便當先汝却引兵後來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數十乘各裝柴草塞住小路用火燒之吾乘勢擒郃與雷同報仇魏延領計而去次日張飛引兵與張郃戰到十合郃又詐敗飛引兵趕來郃引飛入山谷口郃將後軍向前又戰指望伏兵

以義三目以專

失之十二



# 張飛問百姓路徑



救應不想被魏延兵入谷口將草車兩路截住放火山谷小路皆被烟迷其徑兵不得  
 出卻奪路走上瓦口關堅守不出飛連日攻打不下飛退三十里  
 與延引兵來問個消息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皆包袱于山僻小  
 路行走飛用鞭指與延曰奪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分付軍士  
 與至馬前飛用好言安心問在何來百姓曰某等是漢中居民今  
 欲回鄉聞大軍斷殺襄陽關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出曾斬  
 川入漢中回家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多少程數百姓曰從種山  
 小路即是瓦口關背後飛大悅帶百姓到寨賞了酒食便與魏延  
 曰汝可引兵扣關攻打我自引輕騎出梓潼山襲關後張部可捉  
 魏延領命而去飛卻正關攻不到忽報魏延攻關卻欲下關小  
 軍又報山後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到卻引兵來看正遇張飛兵  
 卻大驚急走小路馬不識行飛又追來卻奔馬上山左脫隨行止  
 有十餘人回南鄭見曹洪上見卻止剩得十餘人大怒曰吾當初  
 吓汝休去汝委下令汝要去失關折將尚不自死惟出斬之行軍  
 可馬却准對卻曰我係汝取葭萌關將功折罪若何卻言願往淮諫洪曰千軍易得一

張郃取葭萌關



附錄求印雖有罪乃魏王深愛豈有不可誅之可再令他取葭萌關若得此關漢中自安

笑如無功二罪俱罰洪徙之又撥兵五千與之取關守關孟達

峻知張郃來霍峻只安堅守孟達不徙要出迎敵與張郃交戰

大敗而回霍峻急申報成和玄德請孔明調將來守明曰葭萌關

緊急必難關中取三將軍四方可退張郃法正曰三將軍守虎口

關亦緊要處不可取回帳下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郃乃魏

之名將非別人可敵老將黃忠厲聲曰軍師視人如草芥某雖年

邁浪斬張郃孔明曰漢升頭勇爭奈七旬矣非郃對手也忠曰忠

不老忠不老兩臂可開硬弓渾身尚有千斤力何為老也即趨堂

下架上取大刀輪動如飛取壁上硬弓連拽斷幾張孔明曰誰為

副將嚴顏出曰我兩個老的同去若有疎失先獻自己兩個白頭

玄德大喜即令黃忠嚴顏二人去救葭萌關

●黃忠嚴顏建功

黃忠嚴顏將行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勿看如兒戲

倘若一失孟州危矣若破張郃可以取漢中何故以老將當此大勢乎孔明曰汝以二

三國志傳

卷二二

七三三

### 黃忠嚴顏敗張郃



人老邁不能成功吾料漢中在此二人掌握矣趙雲等哂笑而退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接入笑孔明如用人一般緊要處令兩員老将老即交與牌印黃忠嚴顏各令一將于關口山上豎起兩把認旗張郃所知黃忠嚴顏兵到心中暗喜次日引軍搦戰忠與顏曰你見者人動靜笑我二人年老汝先伏兵抄後殺必建奇功以服眾曰領令去忠引兵出關與郃對陣郃曰你年老邁尤不知死尚欲出戰耶忠怒曰汝欺吾老手中寶刀不老拍馬與郃戰到五十合忽破顏從小路抄後殺來夾攻郃大收廷退九十里路外忠顏收兵下寨安兵不動曹洪在漢中知郃敗回又欲見罪郭淮又諫曰今郃事急若再激之必致蜀美可使副將相助使郃不生異心洪從之令夏侯尚并韓浩引兵五千前去助戰二人到郃寨中郃言黃忠甚是英勇更有嚴顏為助難以抵敵浩曰我在長沙足知老賊之事也與魏延獻城害吾家兄今既相遇必當報仇與夏侯尚引兵來戰黃忠連日消撲已知路徑顏曰此處有天蕩山乃操兵之根之地若取得虜寨其勢可破矣漢中軍士自相散亂忠曰你先引兵去天蕩山

黃忠一復夜三寨



埋伏頗領計去了忠知尚浩兵來遂引兵出迎尚浩出大寨老賊忠力戰數合敗走  
二將赶上二十餘里奪了忠寨忠又立一草營次日尚浩又趕忠  
又出戰數合敗走又追二十里奪了草營即喚張卻守後寨卻到  
前寨諫曰今忠連退二日必有詭計尚此卻曰據你如此膽怯可  
知失了三寨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卻羞慚而退次日又戰忠  
又退二十里二將進趕上忠望前而走連敗數陣退走上關上  
將扣關下寨忠堅守不出孟達暗地申報玄德言忠連敗五陣退  
關不出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老将驕兵之計趙雲等不信  
玄德使劉封到關接應忠問封曰此來何意封曰父親知將軍數  
敗故使某來救援忠曰此老夫驕兵之計看吾今夜一戰復諸營  
奪其糧食馬疋本是借寨與彼今安輜重也今夜留霍仲逸守  
關孟將軍搬奪糧草馬疋小將軍看吾破敵是夜忠引五千入馬  
下關二將見關上連日不出盡皆怠惰被忠斬寨直入人不及甲  
馬不及鞍逃命而走比及天明連奪三寨中遺下糧草軍器馬  
疋盡被孟達搬入關去忠催軍又殺封曰軍士力乏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

嚴顏怒斬黃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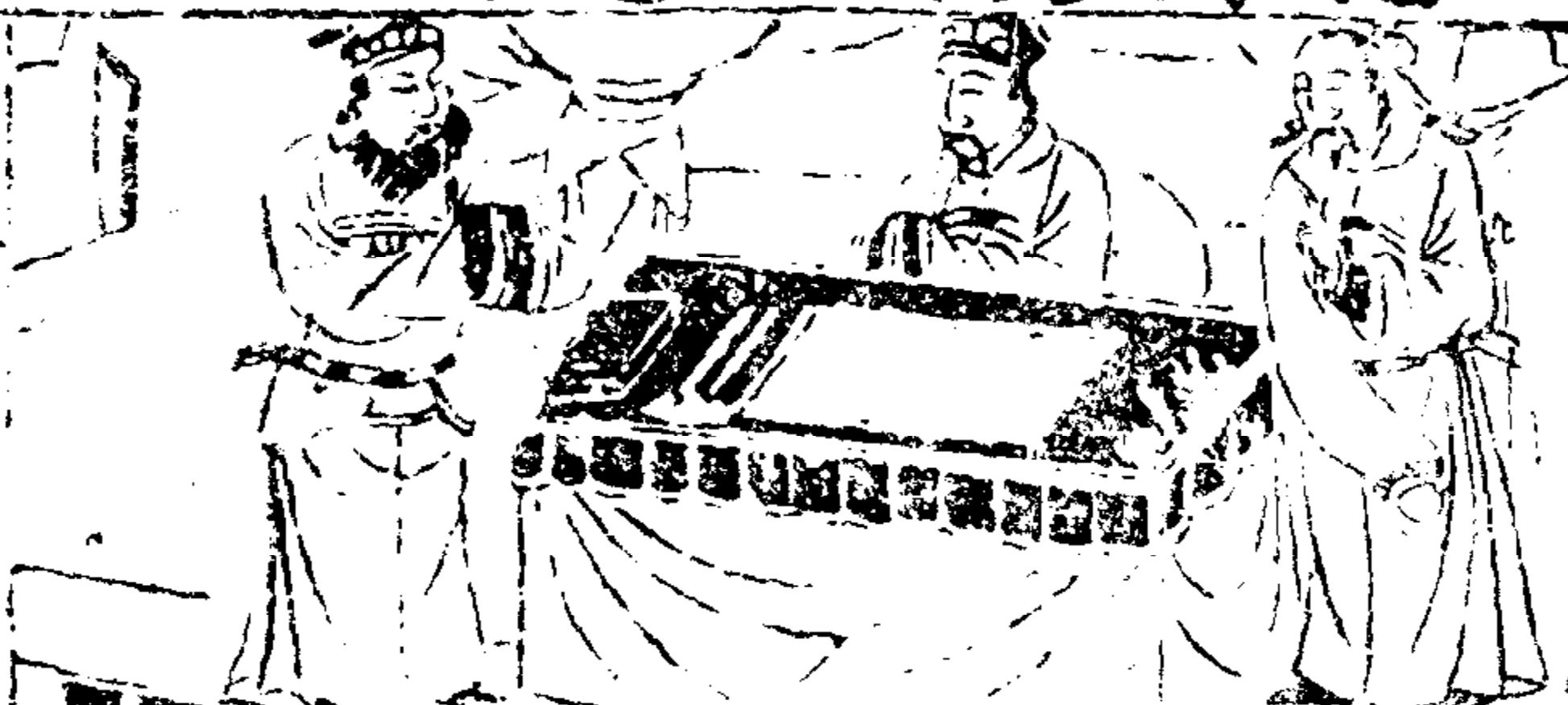
張郃屯守自引兵

張郃屯守自引兵... 許多寨柵走到漢水邊與尚浩議曰此去天蕩山乃糧草之地便  
 接米倉山屯糧之所是漢中軍士養命之原倘有疎虞大事去矣  
 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守護那里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下  
 吾兄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岷山卻與二人連夜投天蕩山來  
 見夏侯德訴說失了許多寨柵根由德曰此處屯兵十萬則可引  
 去復取原寨卻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報黃忠兵到德曰老賊  
 不知兵法只恃勇耳卻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連  
 夜疲困更深入重地此無謀也卻曰不可料敵只宜堅守韓浩願  
 引兵三千出敵德與兵下山浩與忠戰被忠斬之忠引兵乘勢殺  
 上山去卻尚急引兵迎忽聞山後大喊火起德提兵來救正遇嚴  
 顏被顏斬之從後殺來卻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弃天蕩山望定  
 軍山投奔矣謝去了黃忠嚴顏守定天蕩山中報玄德大喜  
 法正曰昔曹操一舉而定漢中不因吳時而定巴蜀乃留夏侯  
 張郃屯守自引兵

以救不

孔明激黃忠敵

正領本部軍而去



兵無幾地可克矣平定之後廣倉積谷觀黨同隙上可以傾覆寇仇尊獎王室中可以  
悉食農桑廣開境上下可固守險要為苗操之久計也蓋天與其  
時不可失也玄德之言令趙雲張翼為先鋒親提蜀兵十萬出段  
明關下寨差人喚黃忠嚴顏到寨重賞玄德曰人皆以將軍老矣  
惟軍師知其能今果立奇功世之罕有今有漢中定軍山乃南鄭  
保障糧食之根源若得定軍山平陽一路足無憂矣汝敢取定軍  
山否黃忠凜然應諾領兵前去孔明扯住曰將軍雖然英雄非夏  
族淵之對手也况淵熟諳蜀吳善曉兵機曹操倚仗為西涼之保  
障先屯兵長安以拒馬超今得漢中又令鎮守以淵有將才也將  
軍雖可勝卻未可勝淵吾欲一人去荊州替雲長來方可敵淵也  
忠曰昔蕪頭年八十尚食斗粟秤肉諸國惧其勇不敢侵犯趙邦  
何况我及七旬乎軍師言吾老吾並不用副將只領部下二千軍  
立斬夏侯淵首級獻于麾下孔明曰將軍要去令法孝直為監軍  
相助凡事商議而行吾使人馬來接應汝可用心立功黃忠與法

# 玄德興兵取漢中



## ●黃忠欲斬夏侯淵

孔明告玄德曰：「人不把言語敵之，決不能成功。今既已去，主公可撥人馬接應。玄德即喚趙雲引軍于小路出奇兵接應。忠若勝，不必出；倘有疎失，即出救應。」又使劉封、孟達引兵三千于山谷險處多整旗幟，以為疑兵，令敵人驚駭。各人引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辨授計與馬超，令如故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換張飛、魏延來取漢中。共三路領兵攻漢中。張郃與夏侯淵尚引敗兵往定軍山來，見夏侯淵說知收失事由，又聞劉備自起兵來取漢中，可速報魏王。早撥兵來退敵。淵差人與曹洪星夜到許都，奏知魏王。操知大驚，長史劉曄曰：「漢中肥饒之地，倘若有失，中原震動。主公可率兵親征。」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遂傳王吉起兵四十萬，親征。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操與兵九月至長安，軍分三路而進。夏侯淵為先鋒，兵出潼關，操在途中望見一簇林木茂甚，問近臣曰：「此何處也？」近臣奏曰：「地名藍田，茂木林間乃蔡邕庄也。操與蔡邕素善，問有何人？」答曰：「邕有一女名琰，被北番擄去，與胡人生二子，因作胡笳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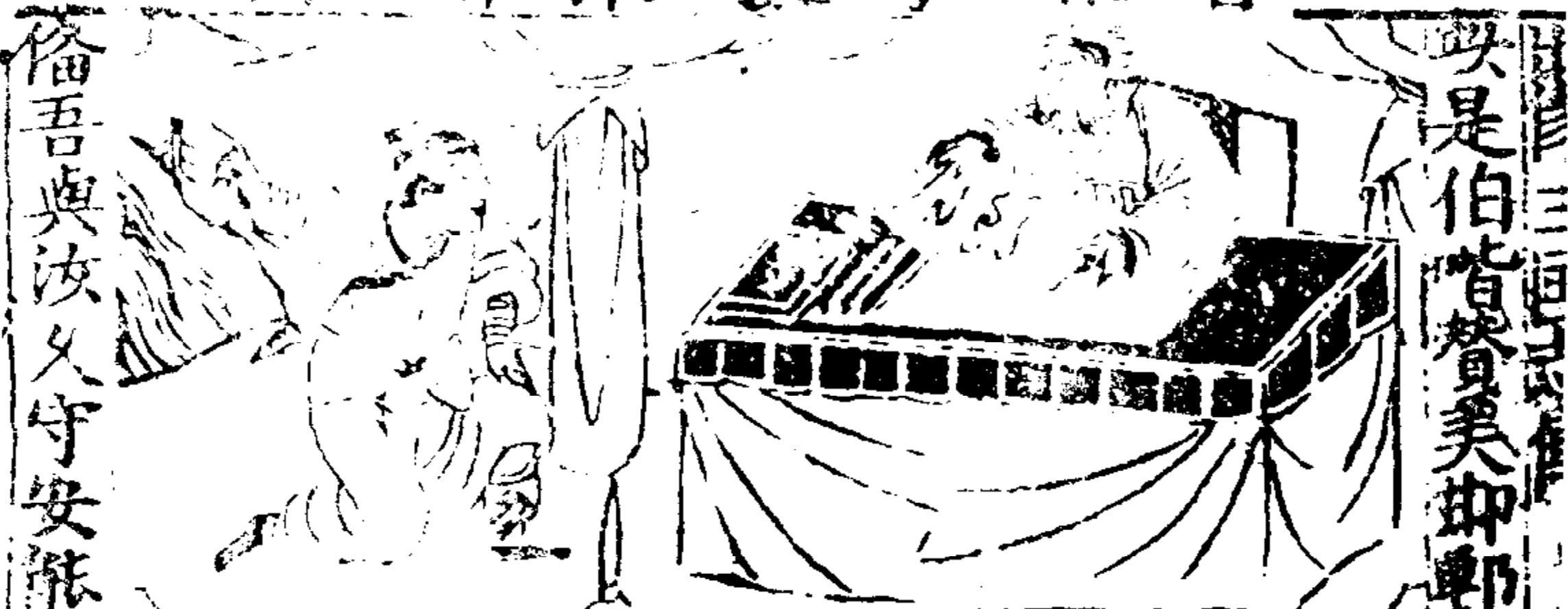
楊修解祭邑批語



入中原操深冷之使人持千金入番取蔡琰回左賢王惧操之勢送琰還漢操  
 賜金帛配與董祀為妻當日操想蔡邑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侍  
 臣到庄時紀在任止有蔡琰在庄即出迎操上見壁上掛二碑文  
 起身觀之問琰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朝會稽上虞有一  
 師巫名曹盱能裝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墜江而死其女年  
 十四逃江啼哭七日夜跳入波中五日負父尸浮于江面里人葬  
 于江邊後上虞尹度尚奏朝廷表為孝女尚令邯鄲淳勒碑以紀  
 其事時淳年十三文不加點一筆揮在墓側先人因公幹經由會  
 稽上虞過江邊謁墓觀碑索筆題八字于背後因印記文而歸乃  
 是先人遺跡故懸在此排念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豔白操問琰  
 曰汝解此意否琰曰不知其意操回顧眾謀士曰汝等能解否眾  
 皆低首主簿楊脩曰某解其意操曰卿且勿言容孤思之操行三  
 十里忽問楊脩曰卿試言之脩曰此隱語也黃絹乃有色之絲有  
 色乃絕字幼婦者乃少女也女傍有少字乃妙字外孫乃女之子  
 女邊添子字乃是好字豔曰受幸之麗也受傍辛字乃辭字也豔言  
 之乃絕妙好辭也



# 曹操手教示淵郤



以是伯皆贊美却厚之文也操大笑曰正合吾意操以楊修之才高出于已有殺修

之意恐人謀論故佯笑而行到南鄭巴州曹洪具言張郃之敗操

曰非卻之罪兵家勝敗常耳洪曰即今劉備令黃忠攻打定軍山

夏侯淵聽知主上大軍至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其懦也汝

八持詔到定軍山令淵進兵劉曄曰淵性太剛恐中賊計操曰

批手教與之使到淵寨出手教與淵上讀曰魏王手教示汝汝

茂才為將之道當以剛柔相濟不但恃勇也然汝時汝當少壯為

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是一匹夫之敵耳吾今駐大軍于

鄭欲觀卿之妙勿辱二字可也張郃同知之曹操教武將

宋王友直詩曰

畫道粗官不足為

粗官必也是男兒

知兵貴在持戈戰

臨陣當專望鼓旗

應節便能分散合

隨麾不與正為奇

他年恢復中原後

看取虜烟更有誰

夏侯淵得手教與張郃商議曰魏王大兵已到南鄭必欲征討劉

備吾與汝久守安能建功來日出戰張郃曰

法正用謀汝問盡是險道只宜

式陳擒計淵



堅守不戰自退淵曰若他人建功吾與汝何顏見主乎汝只當守山吾自出戰活捉黃

忠淵傳令誰敢出山夏侯尚願往淵令尚引兵三千扣黃忠寨攔  
戰只可詐敗吾自有計尚依計而行黃忠與法正自到定軍山界  
口下寨累日相持淵不出戰當日伏路軍報知黃忠夏侯尚滿載  
忠便要出牙將陳式曰將軍且休出待式一出以探虛實忠從之  
令式引兵與夏侯尚交鋒尚詐敗式趕去黃忠恐計引兵趕  
來接應到半路被而山上擗木砲石打下不能前進陳式引兵退  
回被淵生擒陳式敗軍回見忠說式被擒忠急與法正商議曰淵  
為人輕躁恃勇少謀欺誑士卒連營而進步上結寨誘淵來敵此  
是反客為主之計淵一至可擒矣忠依計而行即日殺寨而進步  
步為營住下數日又進淵知便欲出戰卻曰此乃法正反客為主  
之計不可輕出戰則必敗淵不從張卻苦諫不聽淵令尚引數千  
兵出戰直到忠寨前忠出與夏侯尚交戰只一合生擒夏侯尚回  
寨敗兵回報淵知淵使人到忠寨說將陳式喚夏侯尚忠約陣前

交付次日兩軍皆到山谷口布成陣勢忠對淵立于陣前各推出赤身犯人陳式夏侯

黃忠斬夏侯淵



兩各放馬奔陣忠隨後一箭射中夏侯淵大怒聚馬運取黃忠二柄  
到二十餘合曹寨鳴金收軍淵急回陣忠乘勢大勝一陣淵問  
發官何故鳴金答曰遙望山谷內數處有蜀兵旗幡恐是伏兵故  
鳴金收軍淵信其言却是劉封孟達散在四下虛作疑兵因此淵  
怯不敢戀戰却被黃忠趕到定軍山法正指曰定軍山有一對山  
險道若得此山可以觀定軍虛寔而得定軍亦在掌中也忠仰視  
山前稍平山上畧有幾人馬是夜忠引兵殺上山去副將杜襲止  
有數百人把守見忠大隊擁至奔山而走忠奪占山頭正對定軍  
山法正曰待夏侯淵兵至吾奉白旗為號將軍可擊之此是反客  
為主之計杜襲走見夏侯淵言失對山之事淵曰今被黃忠奪了  
不容不戰張郃諫曰此法正之謀也不可與戰淵不聽引兵出戰  
從辰時罵至午忠堅閉不出法正在山上用白旗一招鼓角齊鳴  
喊殺大振忠當先冲下山來夏侯淵措手不及被忠趕到麾蓋之  
下大喝一殺淵未及迎被忠斬為兩段兵馬大潰史官詩讚黃忠

張郃大敗走漢水



蒼頭臨大敵 皓首運神威 力赴彫弓發 風迎雪刃飛  
 雄毅如虓吼 駿馬似龍飛 敵斬功勛重 開疆展帝威  
 又詩言雲長之功不及黃忠此一陣之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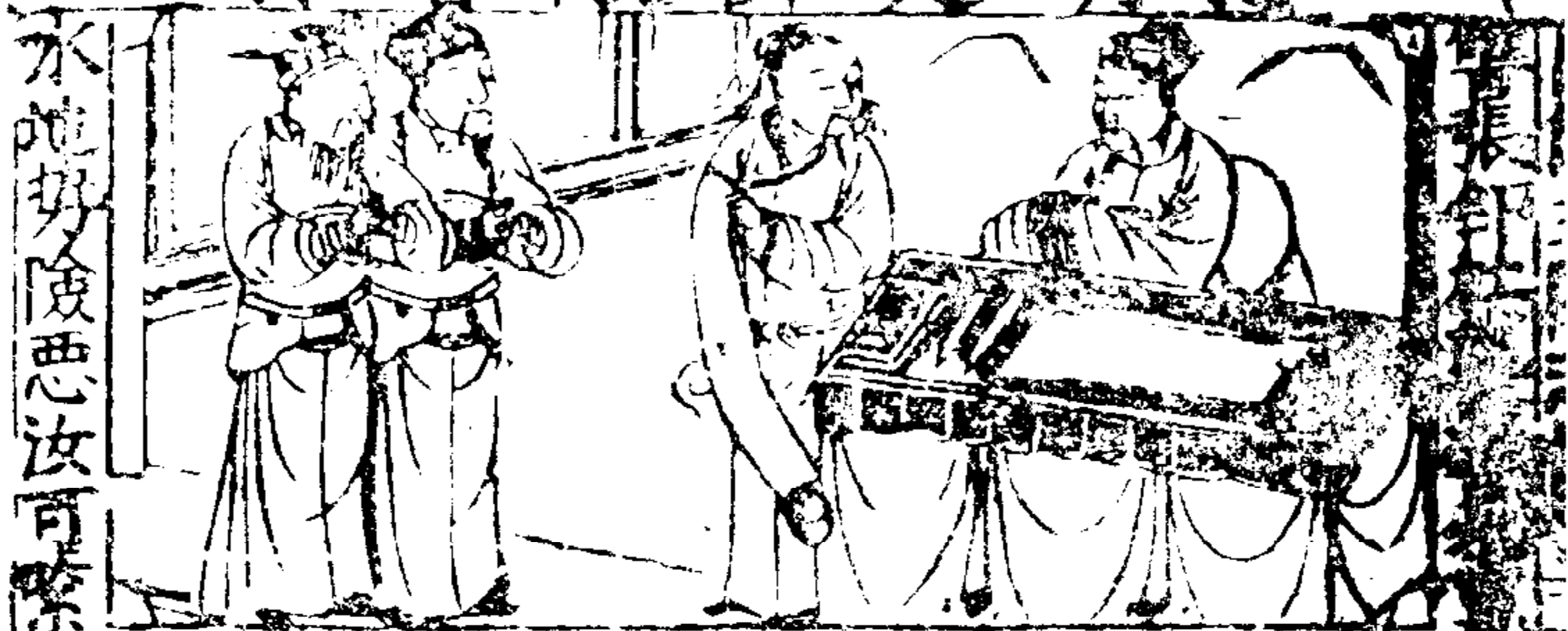
飛出山頭鼓震天 歡呼敵斬夏侯淵 一割盡奪中原氣  
 閑將何由效後先

黃忠斬夏侯淵乘機奪定軍山張郃引兵來迎被黃忠陳式殺退  
 郃欲還山去山邊轉出一彪人馬截住去路乃常山趙雲也從小  
 路殺出

●趙子龍漢水大戰

張郃被雨下攻擊死戰得脫都尉杜襲被劉封孟達殺敗占了定  
 軍山襲乃引敗兵與張郃一處到漢水扎寨襲將張郃擁領夏侯  
 淵都督印以安兵士令人飛報曹操上知淵死放聲大哭方悟曹  
 輅之言三八縱橫者建安二一四年也黃緒遇虎者歲在乙亥春  
 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將夫淵與操有兄弟  
 之情操又令人飛報曹操不知何處去了操恨黃忠又令徐晃為先鋒起兵與夏侯淵報

孔明定計敵曹操



孔明定軍山已失其等恐失其利將米倉山糧草移于北山寨中  
 屯積然後進兵魏王依允黃忠斬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見玄德  
 玄德大喜加為征西將軍忽報曹操統兵二十萬來與夏侯淵  
 仇即日差張郃在米倉山運糧移于漢水北山脚下如何攻敵孔  
 明曰今操行兵至此恐糧草不給故勒兵來運若得一將深入其  
 境奪其糧食以滅操之威此為上計黃忠曰老夫願往孔明曰操  
 領二十萬精兵到此必有大將非比夏侯淵張郃之兵也玄德曰  
 淵雖是搢紳乃一勇人安及張郃吾意要斬張郃勝斬淵十倍孔  
 明交趙雲同忠統率糧草二人回寨商議雲曰今操兵有二十萬  
 分屯十數營主公今奪糧草誰可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  
 不可爭先雲曰都共主上出力何必計較二人拈鬚看是誰先黃  
 忠拈着雲曰將軍先去雲當以戰約定明日午時若將軍應期而  
 還雲不動兵將軍不依期而還我必來救忠曰子龍之言極當二  
 人約定子龍回寨趙雲曰漢升約定時刻不回交我接應此漢  
 水地勢險惡汝可守寨細不得輕動趙雲應允忠與副將張著曰吾斬夏侯淵張郃

趙雲斬將救黃忠



貼黃救殺在兩陣隨後接應今夜二更飽食四更離寨殺到北山脚下先擒張郃後奪  
 糧草偷過漢水直到北山東方日出見柴米屯積如山看守軍士  
 見蜀兵到盡奔而走黃忠令兵一齊取柴木堆于木上正欲奉火  
 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保知今徐晃接應把忠圍在垓心張郃引三  
 百兵正要回寨被曹將文聘攔住去路後面曹兵又至把張郃圍  
 住雲見忠不回與張郃曰日已平西漢升危矣汝可緊守本寨多  
 設弓弩以為準備雲引三千馬軍殺來正遇文聘部將慕容烈焦  
 炳攔路皆被趙雲斬死直到北山下殺開張郃徐晃救忠出來曰  
 將軍先行雲當斷後黃忠兵士疲困先回子龍在後且戰且退操  
 在高處見子龍左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操驚問左右曰此何人  
 也有識者答曰此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長坂英雄尚在下今  
 凡到之處不可輕敵因此曹兵只看山上號旗指東則關東指西  
 則關西子龍三千兵殺透重圍無有敢敵雲言東南圍透其寨必  
 有蜀兵徑趨本東南所到之處但見趙雲旗號盡皆逃走雲又救  
 人敢敵自招左右將士未敢趙雲已回寨張郃望見後面塵起知

# 子龍單騎破曹兵



是曹兵追來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子龍喝曰吾在長坂獨戰百萬曹軍今有幾將何足惧哉遂撥弓弩于寨外營中埋伏將寨中旗幡偃倒金鼓不鳴子龍及馬單鎗立于寨門外張卻徐晃引兵趕到寨前天色黃昏見寨內偃旗息鼓見雲單騎立于寨外其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曹操大軍已至恐有埋伏急令回兵子龍把第一招弓弩齊發又值天晚不知蜀兵多少操先回走聽得後面喊聲大振蜀兵趕殺操兵自相踐踏湧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甚多子龍黃忠張著各引兵趕殺操正走間又被劉封孟達從米倉山小路放火燒了粮草操奔北山走回南鄭徐晃張卻屯札不住奔寨而走趙雲占了操寨忠奪了粮草又得漢水邊軍器無數差人去報玄德玄德同孔明至漢水問趙雲部將曰子龍如何成功吾觀山勢險惡如何大勝部將說出救援黃忠張著大敗曹操根由玄德聽罷看了山前山後崎嶇之路與諸將曰子龍渾身都是貼也後人詩讚趙雲曰

憶昔戰長坂 威風撼未滅 一突陣頭英雄 破圍施勇敢

劉玄德漢水寨下



鬼哭與神號 天驚井地慘 常山趙子龍 渾身都是節  
玄德稱子龍為虎威將軍設宴大賞人報操又遣兵從斜谷來此  
漢水玄德笑曰曹操此來無能為也遂列兵于漢水之西以待兵  
到操令徐晃為先鋒牙門將軍王平曰某頗知地利願與徐將軍  
同破劉備操喜令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前進屯兵于定軍山  
北徐晃引兵至漢水下寨令前軍渡水列陣王平曰軍若渡水倘  
要急退如何晃曰韓信用兵背水為陣此撥孫子之法致之死地  
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日韓信得陳勝無謀而用此計今公能料  
黃忠趙雲否徐晃曰汝可引步兵拒敵看吾馬軍破之命徐子橋  
而徐即日完備

劉玄德取漢中

徐晃引兵渡漢水黃忠與趙雲曰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戰待日  
暮兵氣搖動分兵擊之各整一軍拒住寨橋徐晃引兵從辰至申  
見寨中不動晃催兵以弓矢望蜀寨而射忠曰晃催弓手亂射軍  
以退矣可乘時擊之徐晃後軍果然退走黃忠左出趙雲右出晃兵大敗回寨賈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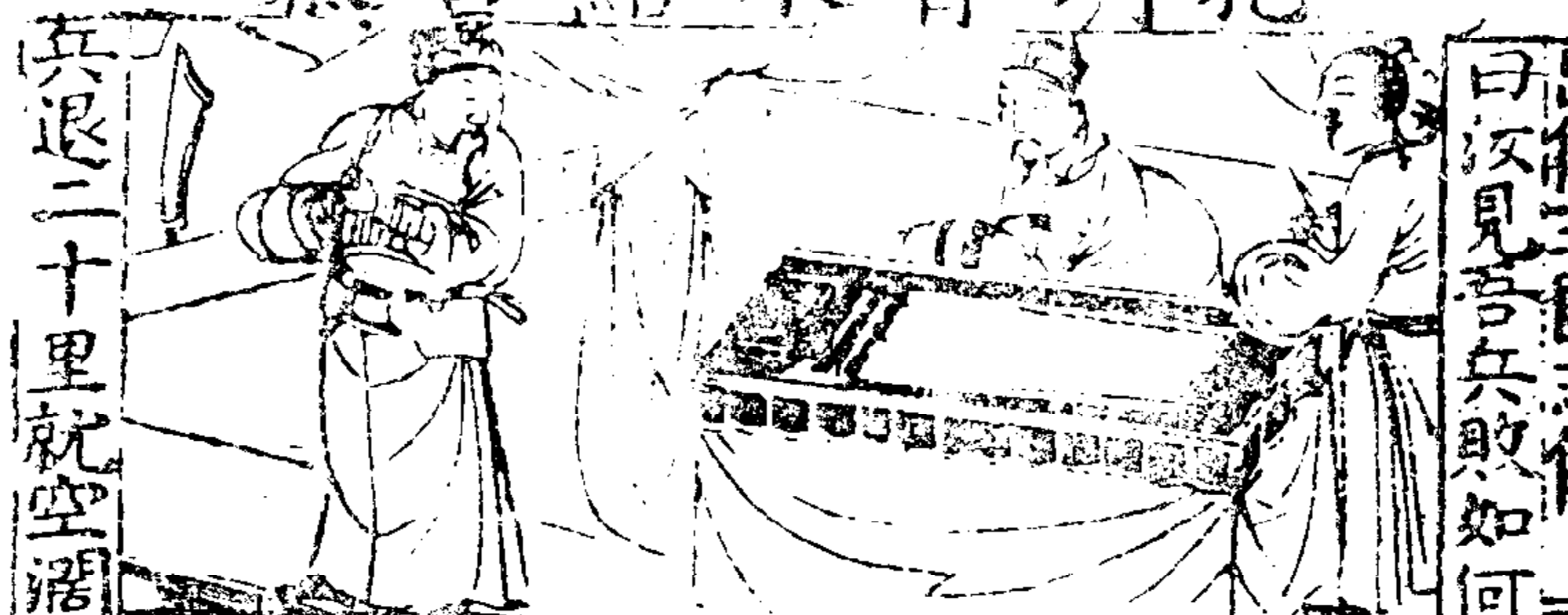
三國志傳

卷二二

七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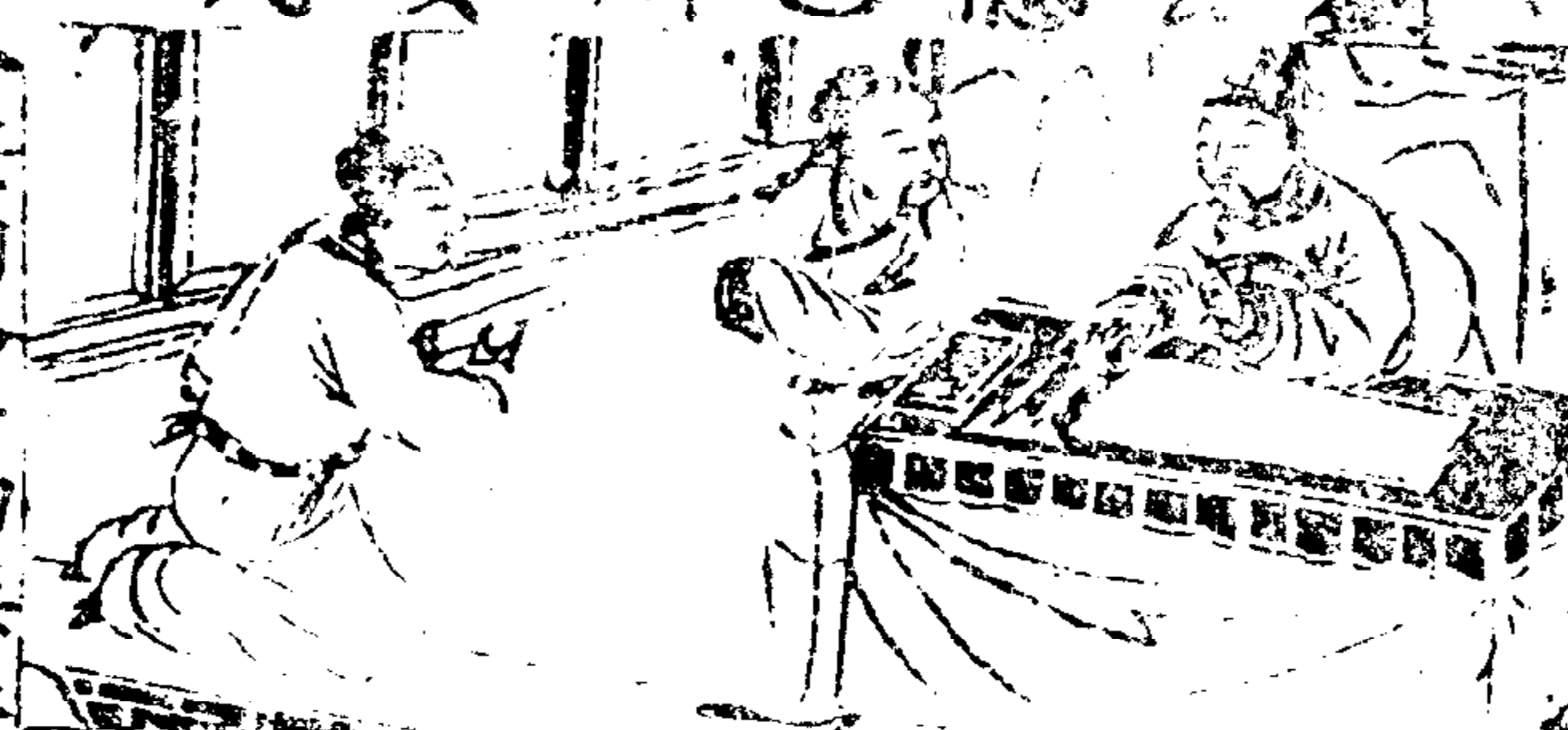


# 孔明背水結寨



曰汝見吾兵敗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吾勸公休去不用吾言致有如此先大怒欲殺王平是夜引本部兵就營中放火曹兵大亂徐晃奔寨而走平渡漢水來降趙雲引見玄德王平獻漢中地圖玄德大喜曰王子均陳策吾得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為裨將軍領鄉導使徐晃來見曹操說反了王平降于劉備操大怒引兵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寨難立退還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以埋伏孔明回營喚趙雲分付汝可引五百軍皆帶鼓角伏于土山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寨中砲响汝便一齊發擂不可出戰砲响一番發擂一番趙雲領計自去埋伏孔明却在高山上暗觀曹寨曹兵到來擣寨寨內兵皆伏定無一人出弓箭都不發曹兵回寨當夜更深孔明見曹寨內火息軍歇便放號砲漢水邊趙雲聽得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出迎不見一軍待曹兵一歇號砲又起鼓角齊鳴山谷應聲曹兵不安一連三夜操心疑怯引兵退二十里就空濶處扎營孔明笑曰操不知詭計遂請玄德渡漢水待後

蜀 德 巴 州 安 氏



操營中稍疑使人下戰書孔明批約米日決戰次日軍會五合

分兵兩路去劫操糧道黃忠分兵兩路去燒山使操無糧不戰自退玄德善之衆將

山前布陣曹操與玄德打話玄德帶劍封蓋並諸將而出操揚  
鞭大罵玄德忘恩負義反背之人玄德曰吾乃漢室宗親奉詔討  
賊汝僭天子像欲自立為王非反而何操怒令徐晃出馬劉封出  
迎玄德入陣封敵死不住敗回操令泅并劉益者便為西川之王  
大軍納喊殺逆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奔益甲滿地曹兵爭趁  
取之操令鳴金收軍休趕衆曰甚等止待捉劉備主公何故收兵  
操曰吾見蜀兵皆漢水安營疑其一事多弄金鼓衣甲而去疑其  
二也操必有謀但軍上取一物者斬火速退兵回時孔明號空便  
起雲梯直上城寨石道雲梯出曹兵大亂而逃孔明傳令連夜追趕  
操奔回南鄭見四圍火起人報魏延張飛襲了南鄭操遂退守陽  
平關玄德大兵入南鄭州安民玄德問孔明曹兵速退何也孔  
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必敗吾故以疑兵勝之玄  
德曰今操退陽平其勢必孤用何策退之孔明曰可差張飛魏延

# 張翼德刺褚奪糧



各引兵去了。蜀兵將近小路盡皆塞住。積柴放火焚燒。不知兵在何處。正疑間。又報張飛魏延來往劫糧。必須要軍防護。操令諸褚引兵一千于陽平關路上接糧。當日解糧官恭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能到。陽平關將車上酒肉獻與許褚。上與諸將共飲。大醉。乘酒興催糧車前行。糧官曰：前是巴州山勢險惡。可等來日過去。褚大怒曰：吾有萬夫不當之勇。豈惧他人哉？許褚當先引軍趕糧車。前其二更以後。巴州行過一半。忽然山內鼓聲震天。張飛殺出。手舞大刀。相迎。只一合。被飛刺中許褚。有勝。番身落馬。眾將向前救入軍中。亂箭射住。張飛不得進。只奪糧車而回。後人詩曰：

雄哉翼德

銳氣而回

撥水斷橋

橫矛一舉

入川釋相

襲糧追將

滅振曹公

分茅裂土

眾將保褚見操。上令行軍醫治。操親自來。與蜀兵大戰。玄德命封出馬。操指罵曰：賣履小兒。帝使假子拒敵。我若喚曹彰來。將假子砍為肉泥。封怒。取曹操。上令徐晃迎之。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砲响。鼓角齊鳴。疑是伏兵。日相踐踏。死者無數。回到陽平關。

曹操見兵引彰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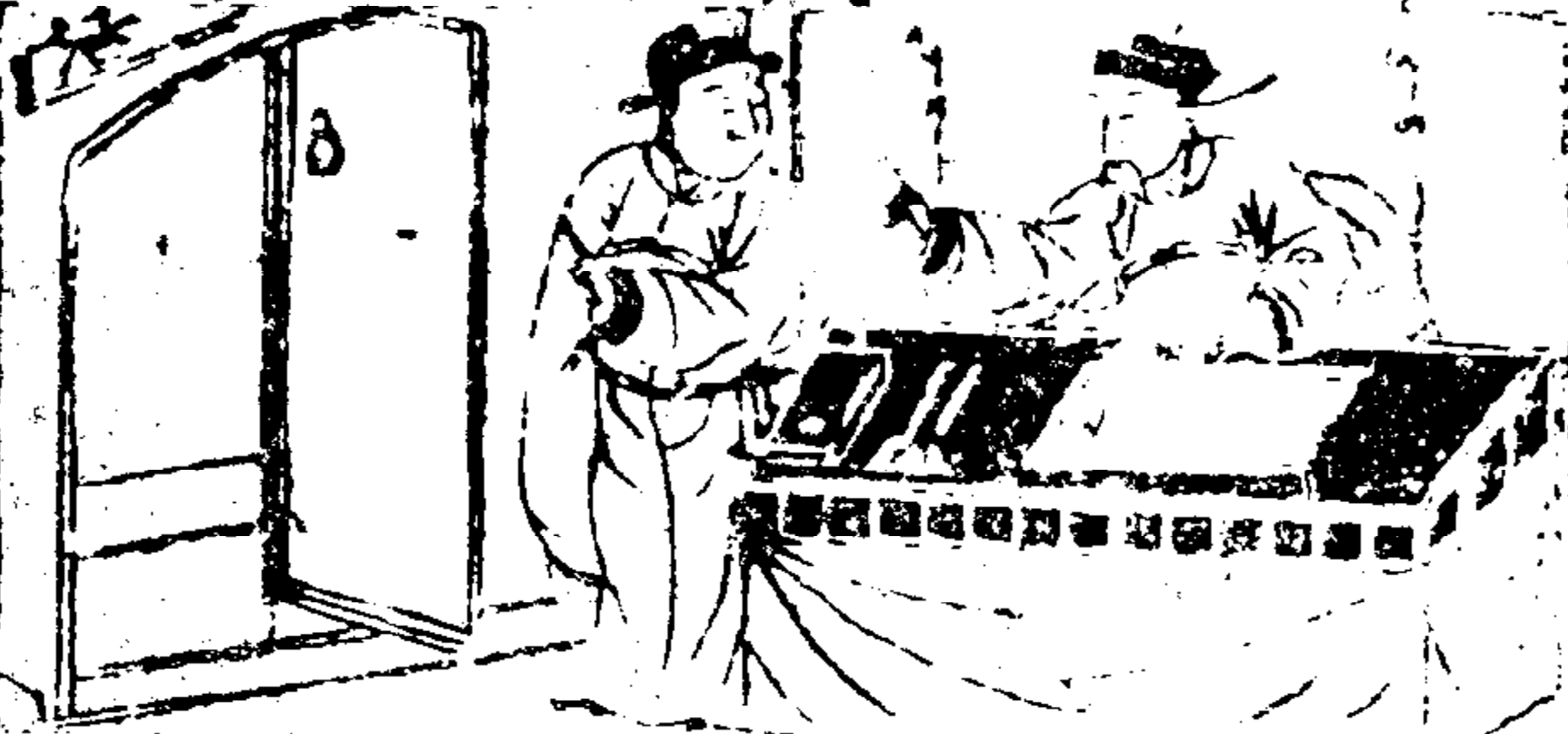


東門放開西門納城南門放開北門納城操大堤奔閉而走背後蜀兵追殺正走間被  
張飛趙雲前後攔住又殺二陣黃忠從襄州殺來操大敗諸將驚  
惶操在馬上言笑自若忽斜谷界口一彪軍到操曰以處有兵吾  
等休矣近前視之乃次子曹彰年二十二操令先引軍五萬伐烏  
桓得勝回兵聽得父在場平取績故來助戰操見彰喜曰吾兒破  
劉備只在目前畏將曰大兵何能日勝操曰吾兒一掃北方  
千里皆平今以得勝之兵來助吾安得不勝遂傳令勒兵復來

●曹操救主薄楊修

人報玄德言曹彰引主兵來到玄德問誰可敵劉封孟達願往玄  
德曰你二人同去首誰之功令各引兵五千來迎封是玄德素于  
索強先去孟達存兵在後封前進與彰交戰封大敗而回達兵又  
進方欲交鋒曹操陣後大乳原來馬超吳蘭而枝兵殺到曹操貼  
寒却被三路軍冲殺是時馬超又開養威氣力揚威耀武勢不可  
當曹操軍回正遇吳蘭彰一戰遂斬吳蘭操退兵于斜谷道屯扎  
後馬超侵擾日夜不安劉封無顏見父聽知孟達得勝自此結冤操屯兵日久欲進

習 稱 觀 園 書 活 字



操者曰誰知吾意必揚修也操雖面喜心甚惡之又一日操此送蘇一益操書言一各

六又被馬超拒守張飛趙雲黃忠不時病戰欲要收兵回長安又恐蜀兵必失心中不  
決忽庖官進湯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于懷正沉吟良久疾聲呼  
操號令防夜用之操隨口曰雞肋惇與眾傳說主簿賜修見傳  
助二字便令隨營軍士收拾行裝准備程惇聽知大驚請修問  
曰公何收拾修曰以今夜號令可知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  
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與無益不如早歸來日主公必班師  
矣故先拴束庶免臨期惇曰公何深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  
裝是夜操心慌亂不睡提斧遶寨私行只見惇密軍士收拾操大  
驚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以湯修先察主上欲回之意惇少如此  
操召修問之修以雞肋意答操人恐修字德祖漢太尉湯虎之子  
博學廣覽尤流三教無所不通為人自持放曠數次犯曹操之難  
能明才智之士只恐他人高過下已一日命浩志園一所一年方  
成請操觀之不言好歹取筆于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修  
乃曰門中活字乃爾字也丞相雖謂平是作作但管又請操觀之

曹操假無殺侍



蘇二守于其上操入寢修見取匙食之操雖不欲食不見問操修曰丞相有命令一  
 人一口盡食之無操雖大喜而心惡之操常分付左右吾夢中殺  
 人睡着汝等弗近前一日晝寢千帳中錦被落地一近侍慌取而  
 蓋之操躍起殺之復上床睡半晌方起驚問何人殺我近侍左右  
 以寢對操痛哭厚葬其人脩知嘆曰此暗中之錐也操聞思之曹  
 植深惜其才常邀議論終夜不息甚敬之操與眾商議欲立植為  
 魏王太子不知其謀請朝歌長吳玳諫事恐有人見用盛絹大籠  
 盛簪入府修知其事報操曰曰來日擒之有人說與丕曰慌報督  
 贊曰何須憂慮明日用大籠盛絹以惑之次日修又告操曰使人  
 搜之果皆是絹操因歎宜修有害丕之心操知次子多詐召而問  
 之植曰出自胸襟也操悅之有人告操曰修教之也操以時有殺  
 修之意矣修常教十數條與子建答操有問依條答之其中治  
 國安民之道無不該載操嘗試子建對答如流心中甚疑後曹丕  
 暗買了建左右偷答教條款來見曹操上怒曰匹夫豈以狡猾教  
 吾兒以侮孤耶以時又有殺修之心恐人議論故隱之使子建帶酒乘操車出司馬門

# 曹操殺王薄揚修



文武皆以為操出伏道而迎過後方知是子建操怒曰吾無事不出此門何以取

信于諸侯也汝無禮可殺遂殺官勳免其官操不喜于建諸侯不  
敢進門矣以時操怒曰昌儒安敢亂吾軍法推出斬之號令首級  
于軍門以示其衆修年三十四歲史官詩讚曰

聰明揚德祖 世代繼管綬 華下龍蛇走 胸中錦綉成  
開談驚四座 捷對冠群英 身死因雞肋 令人哀怨生

曹操作威欲斬夏侯惇衆官告免操喝退令次日進兵出斜谷兵  
復漢中蜀將魏延出馬挑戰復侯尚迎之二將正開間寨內火起  
人報馬超劫了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亂動者斬衆將努力向  
前殺退魏延從山僻小路而去操方回兵復來戰馬超背後張飛  
兵殺來操下令分軍一半敵馬超一半敵張飛操立馬高處看兩  
軍効力忽魏延引兵撞在面前一箭射中曹操落馬魏延捨下坡  
來殺操却得龐德奪刀殺退魏延保操歸寨被跌折了兩齒令醫  
士治之乃憶揚修之言今收壘之遂下令班師令張郃龐德斷後  
操引留車之中左右護衛虎賁數萬俱行忽報斜谷山上人馬殺殺馬超伏兵趕來操

曹 操 班 師 回 長 安



急行人上裝貼個  
 上號漢將本領回  
 長安曹操以和明料  
 操選守斜谷故令馬超  
 等率黃忠等各分一隊  
 如常操因以此不能久  
 住遂議回兵靜

軒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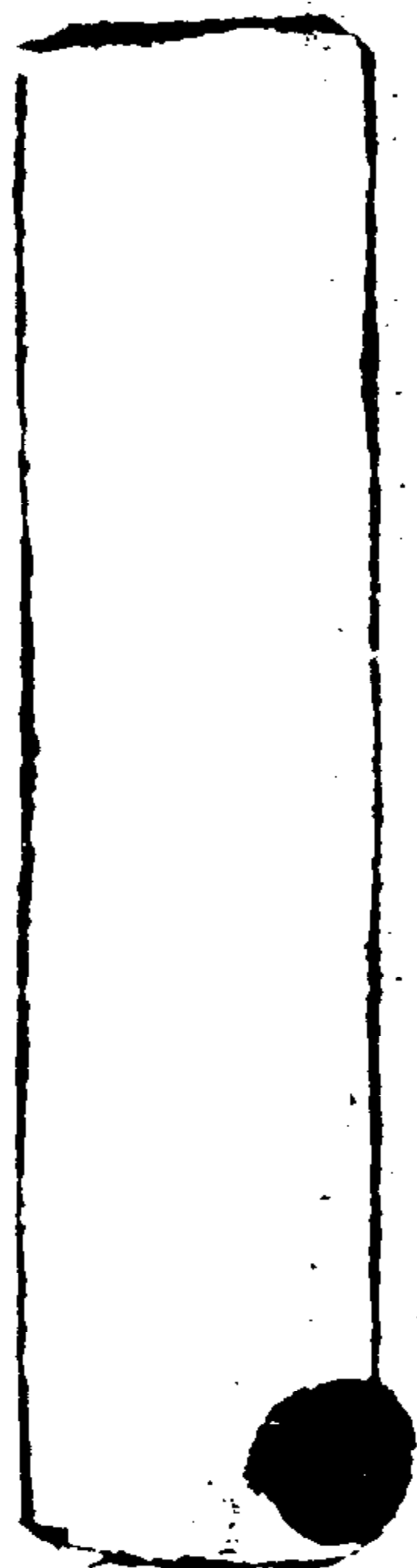
昭烈興師取漢中

曹兵數萬掃塵空

曹駒使恃奸雄計

誰識川中有卧龍

全像三國志十一卷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輯

七五六

日本書紀

衆將謙尊漢中王



新編京本大宋通俗演三國志傳卷之十三

劉玄德進位漢中王

書林 劉龍山 梓行

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收取上庸諸郡申耽曰聞操奪漢中而去  
遂能投降玄德大喜於東川之地遍懸三軍諸將皆欲尊玄德為帝  
直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定遂引法正來見玄德孔明曰方今  
漢室衰弱曹賊專權天下百姓無王主公德及四海東為西除今  
得西川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也玄德驚  
曰軍師差矣劉備雖然恭居皇叔實為臣下為以此則反漢也孔明  
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方才德之士捨死忘生各  
事其主非為名即為利也今主公若拘臣下之分而又欲守漢不  
舉相從之士皆無所望恐各離心大事去矣愿主公思之玄德曰  
吾豈可為不義堅執不從諸將皆曰主公如再推托三軍又變矣  
孔明止曰主公平生重義未肯使居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  
作表章申奏天子有何不可玄德只得依允孔明命諸將作表申

進位漢中王

作表章申奏天子有何不可玄德只得依允孔明命諸將作表申

# 玄德進位漢中王



曹操不相侵將曹操之書呈與孫權視書云

奏獻帝築壇於馮陽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南面而坐受文武拜立為漢中王立劉  
 禪為太子封許靖為少傅法正為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督軍  
 馬錢糧等事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封為五虎將軍魏延為漢  
 中大守其餘各據功勳定爵遣使到許都進表操知玄德自立為  
 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即要起兵伐蜀主簿司馬懿  
 諫曰主上不可因一時之怒致害生靈懿有一計令劉備自受其  
 杖操問何計懿曰昔日孫權將妹配於玄德今已取回江東有切  
 齒之讐主上差一舌辨之士責書見孫權陳說劉備過失令權與  
 兵先取荊州一與關羽相持劉備又發兵以救荊州主上加時舉  
 兵攻漢川使劉首尾不能相救勢滅危矣或成大功操大喜即修  
 書與孫權為使去江東下書孫權聞知與謀士商議張昭曰魏與  
 吳本無仇蓋因聽諸葛之言以致間絕累年征伐不休今使來必  
 有解和之意令眾謀士接龍入城權乃以賓禮待之龍曰吳魏自  
 來無仇皆是劉備之故今魏王差龍來約會同破劉備共分地上

孫權觀曹操來書



孫權居尊位而卑下於人者乃王侯之恥也。不論品秩，結者此大丈夫之恥也。以祖宗之基業而輕屬他人者，此家之恥也。仲謀乃東吳之至尊，而受制與劉備，此可恥一也。備乃幽燕小兒，棄魚行止，以旦以賢妹為妻，此可恥二也。荆州九郡，公父兄以此為己物，一旦棄如敝屣，與劉備而不取，此可恥三也。且備為人素懷不仁，輕諾寡信，先背伯瑋，後背布，棄袁紹之義，忘劉表之恩，併吞六川，居漢上賓，明公與孤之德，雖推恩牧亦切齒也。今遣蒯寵來謁，一切舊念，勿計可急，與仁義之師，取荆州之上上，除國家之兇，下雪自也。恨尚得併，汝波此各。半誓不相侵，結盟好，書不盡言，專祈昭察。

權看書畢，宴待蒯寵居館舍。顧雍曰：「書中所說，亦是有理。一邊送蒯寵回，約會首尾相擊；一邊使人過荆州探視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荆州，玄德為其娶妻，生一女一男，名與其女尚幼，未曾適人。某願一往，與主公世子求親。若雲長肯許，却與共議破曹。」

雲長不許，然後助曹取荆州。則征有名而民心歸順矣。權用其謀，遣瑾

諸葛理見關雲



為使來見雲長雲長曰昔瑜此來何意維曰想弟孔明請漢中王故有此行吾王吳侯  
有一子聰明俊雅人皆異之程知將軍有一女欲來作伐雲長怒  
曰吾虎女安嫁犬子也君不若汝弟面立斬汝首丹休多言喚左  
右逐出瑾羞斬面見吳侯從實告之權大怒曰何大無禮便聚文  
武商議取荆州

關雲長威震華夏

參謀步騭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所惧者劉備也今操弟曹仁見  
叱兵襄陽樊城又魚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荆州乃不去取而遣使  
令吳吞蜀此移禍於吳也主公可遣使到許都見操令曹仁路  
先動兵關羽又撤荆州兵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暗遣兵截荆  
州又可得美吳侯大喜即遣使見操陳說此事操即遣蒯越往樊  
城助曹仁為參謀起兵戰關羽東吳使回合發兵接應取荆州漢  
中王留魏延提督軍馬守禦東川遂班師回成都左宮請當廷成  
帝曰水關共四里餘而廣也糧草多造器械以備進取細作報  
辭關州孔明曰亮知曹操又有詐吳地謀士極廣又然令操

二二二

雲長受五虎將軍印



使曹仁起兵先戰可差使送信詰與雲長令起兵取樊城則吳軍士膽喪自然瓦解矣

漢中王益司馬費詩為使資此命投荆州來人報關公出關接入雲長問如何費詩答曰王上加五虎將之職將軍居其一也雲長曰何謂五虎費詩曰關馬張黃趙雲長大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乃各家之子弟子龍亦吾之弟將位與吾並可也黃忠是何等之人與吾同列大丈夫不與老軍同爵不肯受印費詩對曰將軍所見差矣昔日蕭何曹參自幼隨從高祖陳平韓信論其班次韓信後居王位反居其上未聞蕭何以此為念也今王上加將軍之職如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主即將軍也官品之高下爵祿之多寡非與等閑比也頭將軍致忠之雲長大喜曰非足下見教幾候大事矣遂即受印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與兵取樊城雲長曰吾亦有心多時但未得王命耳便差副將傅仕仁糜芳為先鋒發一軍於荆州門外官道上屯笑伺候傅仕仁糜芳領命而去雲長宴待費詩夜至三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披掛上馬出城看時

却是傅仕仁糜芳放酒帳後遺火燒着大砲將軍器糧草盡皆燒毀雲長引軍救城喚

是傅仕仁糜芳

三

# 雲長情咬左突



素知雲長勇而有謀不可輕敵不知雲長為上驍將妻候存曰赤謀善此何能破敵者

大為目昏用技二人為先鋒亦曾出師先折許多糧草軍器火油  
 行在本部軍人怒氣急憤雲波二人何用喝令斬首盡討勸曰未  
 出師先斬將恐軍不利斬怒其罪怒令武士各營二十谷杖革去  
 先鋒印信發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吾不看費司馬之面之  
 斬汝首以正不謹之罪吾得勝回來決不恕也糜芳傅士仁羞慚  
 而去雲長嘆感化為年餘關平為副將雲長自督大軍馬良伊籍  
 為參謀雲長書曰于帳中夢見一猪其大如牛渾黑色奔入帳中  
 迎咬左足雲長怒起拔劍斬之軍士正報午時雲長左足痛發心  
 中大疑關平言得夢之由平對曰猪亦龍象猪龍附足乃升騰  
 之兆汝親何又疑龍雲長聚眾商議言好者言不好者眾議不一  
 雲長曰大丈夫年近六旬盡力報國雖死無恨忽蜀使到拜雲長  
 為前將軍雲長曰此足應諸龍之兆也雲長坦然無疑遂起  
 兵取襄陽曹仁聽知關公兵至堅守不出副將崔元曰今魏王欲  
 令將軍約會東吳合兵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滿龍曰某

關平化廖戰曹兵



全治中...  
卷之三

軍以逸待勞何足懼哉曹仁不聽譚芝之言使龍宇城自疑其出迎雲長知曹仁未變  
 廖化關平聽計敵廖化出馬仁令副將翟元來迎戰不數合廖  
 化敗走翟元掩殺荆州共退二十里關平又出接戰翟元又勝乘  
 勢追趕關平廖化退分高路曹仁傳令差夏侯存敵關平翟元敵  
 廖化次日又來助戰翟元夏侯存又勝趕退二十里飛報山後鼓  
 聲大振曹仁急急命關平速回廖化關平隨後殺來曹兵大亂飛奔  
 襄陽離城數里止關公仁知公勇不戰棄襄陽而走雲不趕及  
 候有被雲長截住去格斬之翟元亦被關平斬之曹仁退守樊城  
 雲長遂得襄陽安民當軍隨行司馬王甫曰君候一鼓下襄陽曹  
 兵喪膽焉意東吳在陣口常有併吞之意倘東吳兵進取荆州  
 如何守防關公曰吾已在心汝可調兵沿江下或三十里或五十  
 里選高埠處置烽火甚每用兵五十守之倘云兵渡江夜則鳴火  
 晝則發烟此為一時之號令吾當親往擊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  
 守二處隘口恐不盡心荆州又須再得一人心腹之方可雲長曰  
 南面諸將為人見利忘義豈有私賄而不受者乎可用督糧官趙



### 曹操命于禁醫軍



曹操代之趙雲為人忠誠兼正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關公曰吾素知潘磨為人正直既已  
 差定不又改之趙雲身掌糧料亦是重務汝勿多疑只去與吾  
 烽火臺王甫拜辭悵悵而去關公令關平拘收船楫兵渡襄江攻  
 樊城曹仁折了二將敗入樊城見潘龍甚是惶恐仁曰不用公言  
 兵敗將亡失去襄陽何計可復龍曰關雲長乃虎將也只宜堅守  
 人報關公兵馬渡江來打樊城守將呂常曰似此何能退敵兵法  
 云兵半渡者擊之今兵渡襄江此時不破更待何時常雖不才頭決  
 死戰曹仁大喜與兵五千出城呂常見關公神威凜凜不戰自走  
 入城折兵大半曹仁心懷差人星夜往許都見操言關公打破襄陽  
 見圍樊城望早發軍救護操指于禁曰汝可引千軍去解襄陽之  
 急于禁應曰頭求一將為先鋒同領兵去操問誰可先鋒龐德曰  
 某頭施大馬之勞生擒關羽以答主上知遇之恩

#### 龐德擄昇魏關公

操大喜曰關羽華夏雄威未遇對手今遇龐令明真其敵也加于  
 禁為征南大將軍龐德為征南都先鋒操與禁曰汝深有良謀故遣此行與汝七

龐德設宴會諸親



孫人馬...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校... 將軍提兵解...  
 城期在又勝今用龐德為先鋒恐有悞事于禁驕問其故衛曰龐  
 德原是馬超副將不降已而降魏今故主馬超親兄龐德同在西  
 川輔佐劉備今使為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可奏知魏王別擇  
 良將可也于禁在報於操操大悟喚龐德至階下令還先鋒印德  
 驕曰某欲與主上出力為國效死以安垂夏何故辭操曰孤養知數  
 載並無猜疑今此一何不敢用卿為故主親兄之故也孤絕不疑  
 難掩衆口德聞而泣曰德自投降感主上知遇之恩恨不能補報  
 方今出師何疑於德耶德昔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酒醉捉刀  
 殺之兄恨誓不相見恩斷義絕故主馬超有勇無謀不能待士負  
 德入川德感主上大恩安有異心而負主上頭主上詳察操自扶  
 起德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試卿以安衆心耳卿勿忘憚努力向  
 前孤言不負卿也龐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昇親于堂中次日  
 將軍出師何用裝車德奉盃曰吾受魏恩惠誓以死報此去樊

# 關雲長坐帳中



若關羽死裝面建功若我死裝戶歸國也故先備異趨誓要建功  
 諸親皆流淚德把盞畢喚妻併子龐會年七歲德曰我受國恩素  
 當效死德去戰關公我不殺他他又殺我你可善養吾兒他日有  
 志及報仇實恨也妻子帝哭送別令車載昇觀而行驍將伍伯關  
 曰將軍載昇何為德曰汝隨我多年知我心服此行與關公決一  
 死戰我若殺關公汝等急取其尸吾自取首級置于觀中即敵魏  
 王我若被關公所殺汝亦取吾尸置於觀中而回汝勿負吾也伍  
 伯曰將軍萬一有失吾亦捨頭與將軍報仇於是前軍進發有人  
 奏知魏王操大喜曰龐德有此大志孤何憂也言罷大笑賈詡曰  
 主上何喜操曰喜龐德之壯也詡曰主上差矣倘血氣之勇而開  
 關羽如一牛搏猛虎何為壯也俗云兩強相擊又有一傷此非安  
 穩塞之良策也操大悟差使傳戒旨與龐德曰關羽智勇雙全切  
 勿力開之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守之務要謹慎龐受命微  
 笑于禁曰將軍何故哂笑也德曰吾料此敵當挫關羽三十年之  
 英名今主上慮吾軍進發又有戒約令勿開氣是見弱於軍前也吾心有吞關羽之志

# 龐德昇冢出戰



死於等閑耳干禁曰魏王令旨亦不可不從將軍自宜斟酌龐德于路並氣奮然近樊

城界首耀武揚威金鼓振天關公正在帳中高坐探知曹操差干  
禁為將引七枝兵來到前部先鋒龐德軍中攬一昇塚口出不遜  
之言誓與君候決一死戰矣離三十里下寨關公聞之大怒天下  
英雄聞吾之名皆縮頭而避龐德是何等之人敢藐視吾也與關  
平攻城吾自去斬龐德以雪謗語關平諫曰吾父英雄蓋世不可  
因一言之辱而棄太山之重也厚子不才願代父一戰關公曰汝  
試一往吾隨後便至關平引軍來敵龐德同伍伯併軍士有擡昇  
塚而出關平揚威喝曰西羌小輩負主匹夫何敢辱吾父也龐德  
問曰此何人也伍伯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龐德大怒罵曰吾奉  
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量汝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父來關平  
大怒直取龐德口手將伍伯與關平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各  
自暫歇早有人報關公公大怒分付廖化圍住樊城上馬趕到軍  
前關平言龐德首將與平交戰未分勝負關羽喝曰雲長在此龐  
德何為不出戰雲長振威龐德出吾奉天子詔魏王旨特來取汝之頭汝若不信見昇塚

# 關平救父親面



關公怒即使糜德戰一百合精神倍增伍伯怒糜德有失鳴金救軍糜德與伍伯  
 曰人言關公智勇無敵吾今方信于禁曰關將軍戰關公一百合  
 之上不并便宜不如退軍避之糜德曰魏公命公為大將何妨也  
 吾素口與關公決戰誓死無還關公回寨與關平曰糜德刀法甚  
 熟是吾敵也關平曰初生之犢不避虎父親縱然殺得糜德只是  
 西羌一小卒耳倘萬一有失以伯父所托江山之重等閒若鴻毛  
 輕也關公曰匹夫義不斬何以雪恨次日引軍前進糜德引軍敵  
 迎二將又戰五十合糜德回馬便走關公趕來關平見父趕去恐  
 怕有失隨後也到雲長大喝賊將要死拖身去糜德就取箭射來  
 關平看見曰賊將放箭前關公擡頭看時箭到中額墜馬却得關  
 平縱馬前來救父上馬回寨

## 關雲長水淹七軍

糜德見雲長射中額門放心趕來魏軍金鼓大振糜德慌忙回寨  
 那知于禁在軍前見德射中關羽怕他成功鳴金救軍德問何事  
 以軍于禁曰汝不記魏王戒言關將智勇双全難然中箭即死其詐故急收軍德曰若

關公處望樊城



不救軍被吾斬首矣于禁曰急行無好安當安曰而之關公曰麻後箭原治表謀士來

動將息未可輕出龐德次日引軍出戰關公便要出馬眾官勸  
德令軍終日散罵而關平把住隘口當住小路傳令休報父知  
龐德催戰十餘日無人出迎請于禁商議曰關羽前滄葦孫不如  
引七軍一齊去可救樊城之危于禁怕德成功只把魏王戒約來  
推龐德緊催出戰禁不得已提七軍轉山口近樊城七十里依山  
下寨龐德屯毛谷口于禁以軍攔截隔斷大路不令龐德進兵關  
平知父處已合又見于禁七軍皆移近樊城七十里未知其謀報  
與父知雲長即在高山處往觀動靜望見樊城旗幟不整軍士慌  
亂望樊城北七十里軍屯山谷之內看相江白浪滔天觀了地勢  
要知道官問此何地名草口川關公喜曰于禁等可擒矣諸將問  
其故公曰魚入腹口安能活耶關公歸寨定計時秋天八月大霧  
數日關公差人抵搭船棧關平問曰陸地相戰何用船棧公曰非  
汝等所知兵法云必勝者有五一日度二曰量三曰教四曰稱五  
曰料度者量地土之形勢量者量人力之委寡教者教天地之陰陽稱者稱彼我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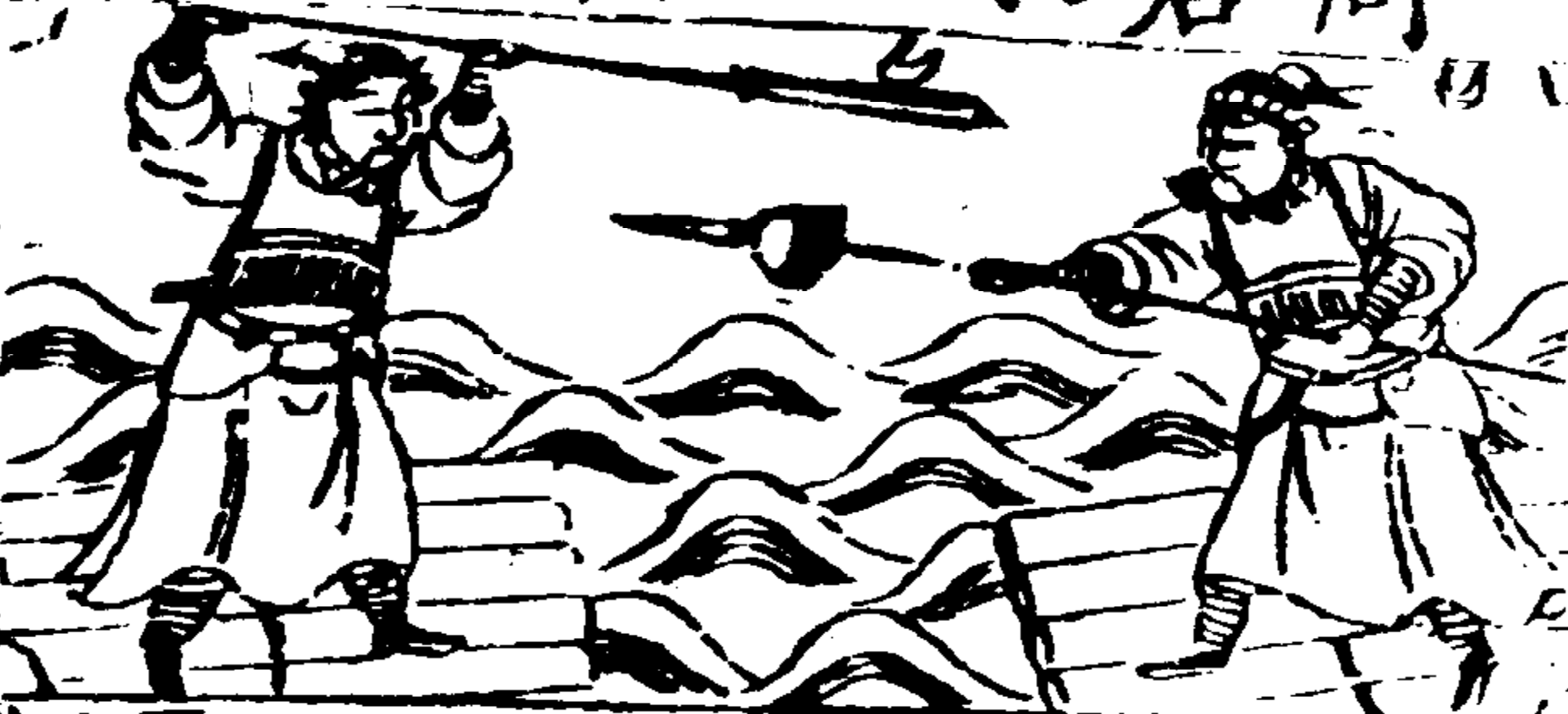
# 關雲長水淹七軍



當否料者料敵人之情如此五者必勝之直也方今秋霖數日漢水必漲暴長吾人  
 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乘船放水一消樊城旱口川兵皆為魚  
 鱉矣關平拜曰父親神訊妙策豈庸子能知耶魏軍屯於旱口川  
 累日大雨不止成何來見于禁曰今將軍屯兵川地勢甚底旱口  
 秋霖軍士艱辛遠探報知荆州軍皆移高阜處又于漢口及洛水  
 城尚有漢水漲暴將軍難逃于禁喝曰匹夫亂言惑吾軍心再言  
 必斬成何羞慚退見龐德且言此事德曰汝見甚明于將軍不疑  
 我自移之言未畢乃馬爭奔正鼓振天德大驚出帳上馬看時四  
 面八方水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不可勝計于禁龐德眾將已被  
 山水衝激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天明關公乘船搖旗擂鼓而來于  
 禁見四下无路手下止有五十餘人料不能敵口稱願降關公令  
 棄軍器拘收在船龐德典董等亦棄船成何伍伯左右軍百餘人立  
 于堤畔龐德當先接戰並無相怯雲長將船分撥四面圍繞一齊  
 放箭之魏兵死者大半董衡等見勢危急告龐德曰軍士損折  
 四面無路不如投降以死其地龐德曰吾受國家大恩豈可屈膝于他人遂斬

# 周倉水手擒龐德

君侯之德... 三國志傳



將於前... 曰如有月說降者斬自平旦戰至平勇氣倍增關公催兵四面攻之矢

石如雨龐德回顧或問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我與汝可乘勢死戰精神益壯成何被弱平射死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伍伯死戰正值荆州兵數人駕小舟近岸龐德挺身跳上小舟將數人盡殺後水伍伯流弓矢下艇二人駕小舟欲投樊城上流頭去却被周倉驅大槓而來當頭一衝把小舟衝番龐德伍伯落水周倉深知水性下水生擒龐德上槓伍伯沉水而死于禁七軍大半落水而死有會水戰者又無去路只守長隆

史官詩曰

夜半征鼙聲振天 襄陽平地作深淵 怪風怒拔漢江水

巨浪平吞單口川 八月淋漓飛萬里 一軍偃仰喪黃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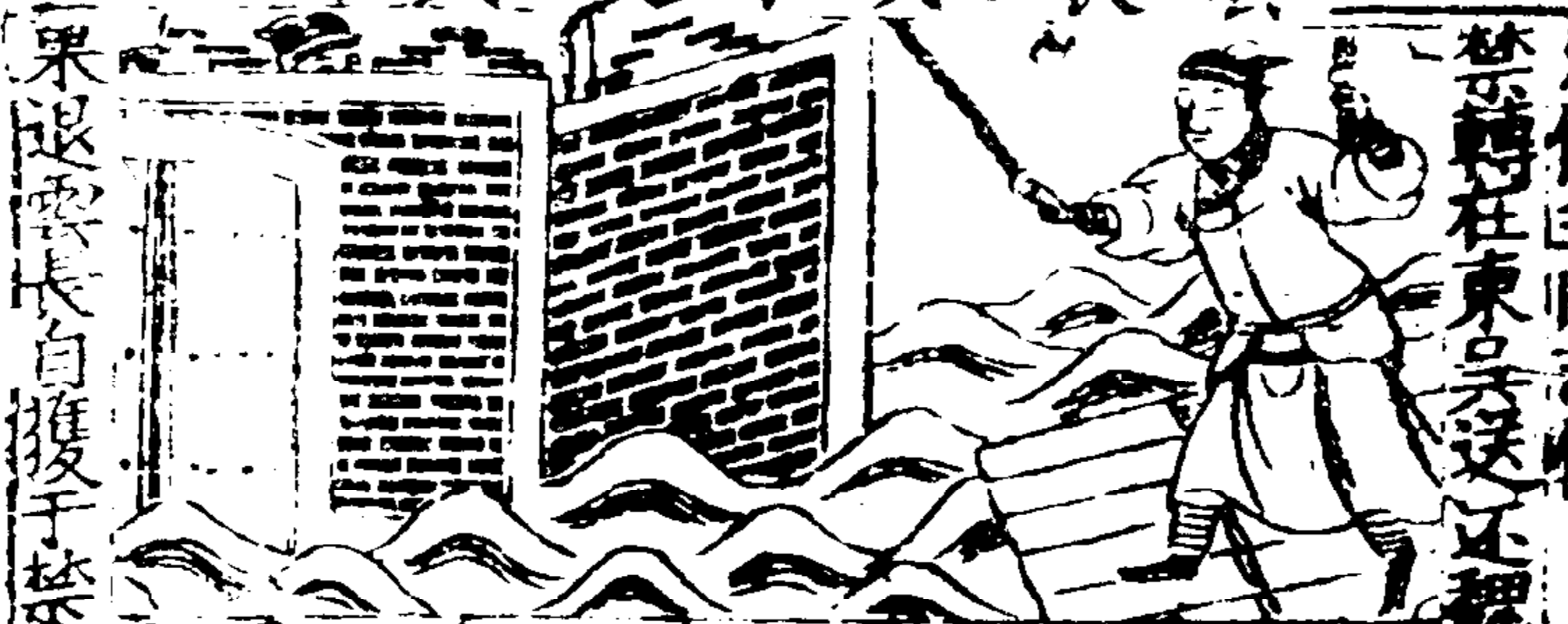
雲長外笑誰能及 威鎮華夷萬古傳

雲長既擒死七軍收軍回寨喝刀斧手押于禁過來于禁拜伏于地曰頭降關公曰汝何敢領兵拒我禁曰上命所差身不由己

君侯之德... 我若殺汝空勞刀斧押送荆州收監待吾回軍奪漢水



# 雲長水軍攻樊城



禁轉在東吳送還魏文帝將禁盡于文祖家南使于禁往觀之禁見壁間畫關公坐于帳上于禁拜伏于地畫龐德立而不跪禁慚服毒而死當時推龐德怒目睜而不跪雲長曰汝兄在漢中為官故主馬孟起尚事吾兄為將何不早降被吾擒也德罵曰堅子何謂降也我寧死為國家鬼安降賊將耶雲長怒令推出斬之龐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麾之雲長乘水勢未退上船率軍攻樊城城外白浪滔天曹二軍將無不喪膽城垣崩壞衆將心慌來見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敵不如棄此城全身仁投其書兩龍諫曰不可食君之祿為國守城豈宜棄之曹仁曰城已將破何能久守龍曰山水驟長豈能久乎不數日水自退矣關公不敢輕進吾軍襲其後也人若棄城而去則黃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望將軍嚴守為國家之保障曹仁稱謝曰非伯寧高見我誤大事幸白馬上城聚衆曰吾受國家厚恩今守此城但再言棄城者以白馬為例言訖斬馬沉于水中雲長士願以死守城上尋設伏弩晝夜防護不敢暫離數日之內水勢果退雲長自獲于禁威聲大振遠近皆驚今次于關一審立功文書並表即見

曹仁前射中雲長



權降用典拜辭去雲長分兵一半攻打樊城雲長北門立馬曰汝等鼠輩何不早降  
破城池寸草唯留正說間曹仁在城上一箭射中關公右臂身  
落馬

落馬

關雲長刮骨療病

仁見雲長落馬引軍出城却得關平救父回寨拔出弩箭血流不  
止關平慌喚衆謀曰父親損其右臂不如退軍回荊州若何王甫  
曰斯言正合吾意遂領眾知雲長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下自至  
許昌勦除操賊復襄陽至吾之頃也豈可因小瘡而廢大事汝等  
敢慢軍心乎王甫等惶恐而退西處求醫治療華陀聞知關公傷  
箭江東駕舟前來求見關平大喜引入中軍見關公正與馬良奕  
棋拜畢關公各札賜坐他請觀之他曰箭上有毒透骨若不早治  
其臂休矣說起療治恐將軍惧耳雲長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惧  
哉他曰當於僻處立一標柱上釘一大環請君侯以臂穿於環中  
將繩縛住吾用尖刀割開皮肉就骨上刮去箭毒用藥塗之自然  
無事羽曰此事易耳設席相待關公與馬良奕棋備酒他割之他曰君侯勿驚其

無事羽曰此事易耳設席相待

關公與馬良奕棋備酒

關公刮骨



行塔下徐晃應

方下手羽曰豈此世間兒女輩耶何慢之有任彼療治能下刀割肉顯出其骨骨已青  
 紫化用刀刮之有聲帳下有者掩面失色雲長面不改容飲酒食  
 肉談笑自若須臾血流盈盆臂無閃動化曰吾醫人一主未嘗見  
 此神人也特水洗净用線縫合以藥封閉君侯切宜保養慎勿怒  
 氣百日平復如舊雲長謝金百兩化曰其非為利而來只為君侯  
 天下義士故來醫治何須賜金堅辭不受分文留藥一帖以封瘡  
 口拜辭而去于禁敗兵報到長安操驚為嘆眾曰孤素知雲長智勇  
 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監于禁斬龍德倘若兵到許昌何以當  
 之吾欲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不可吾知于禁為水所沒非  
 戰之罪劉備孫權內親外疎雲長得志權不喜也可差使到江東  
 令權起兵絕雲長之后解樊城之危無憂也主簿蔣濟曰仲達之  
 言甚當不可迂都也操思念龐德盡忠流淚滿面曰吾思  
 于禁隨孤二十餘年臨難苟免反不如龐德也司馬懿將濟勸操  
 急遣使行操曰遣使往東吳必須擇一大將以敵關公之銳誰可  
 行塔下徐晃應聲願往操喜居曰健徐向為副將引軍五萬起程赴陽陵坡屯住等

呂蒙計取荊州



曹孟合兵操便至建業來見吳侯陳說分江南荆襄割地事由望卓興兵以襲關公之  
 後吳侯令使回命權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益于禁斬龐  
 德威服華夏曹操欲遷都避之今樊城被圍遣使求救欲救未決  
 忽報呂蒙乘小舟暗離陸口未見吳侯拜畢蒙曰今聞曹操兵在  
 襄陽公當暗取荆州否長可擒也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憂願  
 主公察之權曰先取徐州右何蒙曰徐州地勢不利水勢難然得  
 之不可守也且無取荆州之憂長可之險別作良計斯為上策遣  
 魏使而報人徐晃其極其前吳兵於後襲之則大事可濟矣孫權  
 人言曰此計甚險權曰陸口哨于江邊知雲長或二十里三十里見  
 高埠處有烽火台又聞荆州兵馬嚴肅準備呂蒙驚曰陸口詐病  
 不起遣人回報吳侯見事不諧心中憂悶不決忽陸遜笑曰呂子  
 明此病非真乃其詐也權曰汝既知詐可往觀之陸遜領命至陸  
 口來見呂蒙無病以言挑之曰昔子敬以重任付與將軍今乘此  
 時而不動兵空懷籌結何也蒙目視陸遜不語又曰將軍之病是  
 却知之略有小方可治不知納否蒙問曰伯言良方願乞見教陸遜曰愚知將軍私回東

# 呂蒙詐病見陸遜



長意荆州其志大矣今見荆州兵嚴沿江有烽火之警暗故推病不起其疑亦甚小將  
 有一計令沿江之守軍不能用烽火荆州之軍將束手而歸降也  
 呂蒙聞言拱手問曰請教良謀遜曰關公倚恃英雄無敵傲士輕  
 信其書云欺敵者必亡所慮者將軍也稱此機會托病辭職以陸  
 遜此計與他人江東不足憂也靜軒詩曰  
 而行則荆州在吾掌握之中矣呂蒙所語大喜真乃英雄有懷有  
 德出此異人江東不足憂也靜軒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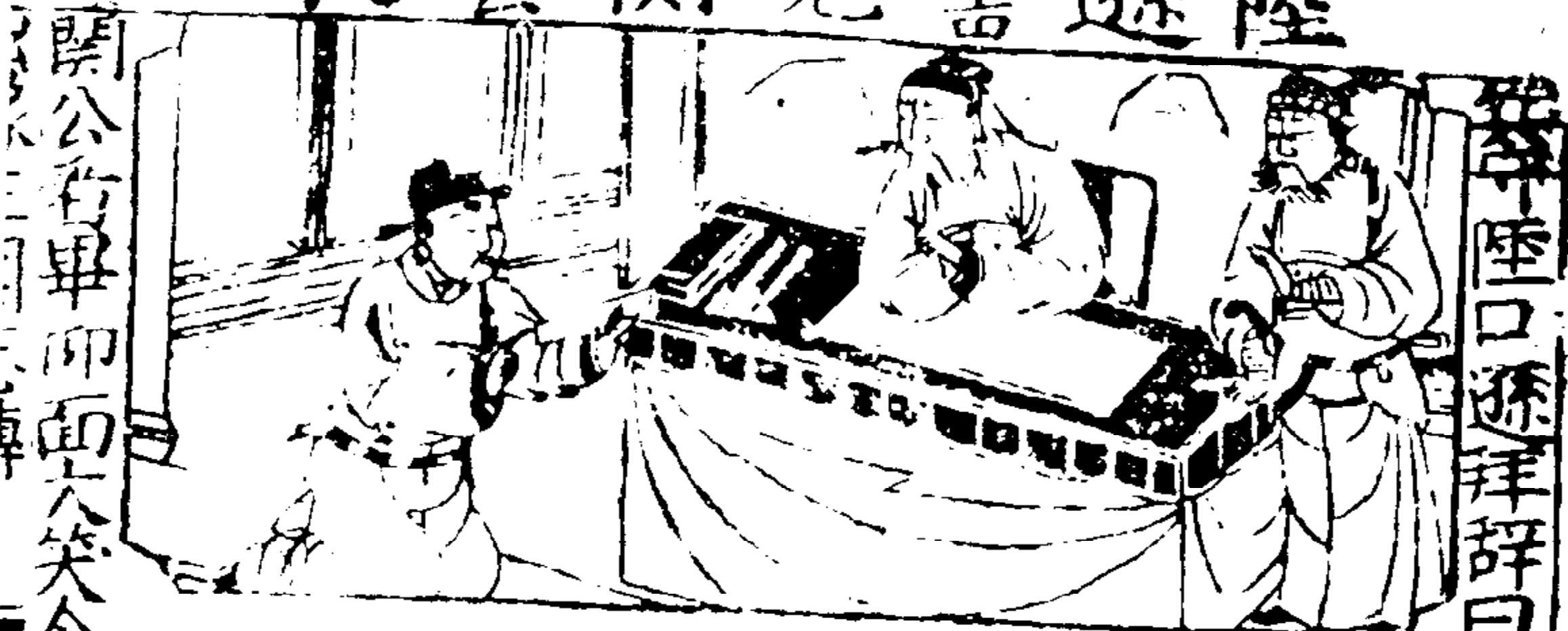
江東英雄素荆州 關將英雄獨人謀 可惜荆州歸吳地  
 孔明緣自少机籌

呂蒙托病來見吳侯權問曰卿病体若何蒙曰臣實無病乃臣軍  
 之計也目今關公恃勇所慮者蒙也若蒙辭職關公必無提防於  
 中取事無有不勝權曰卿辭陸遜口誰可代職

## 呂蒙計取荆州

呂蒙曰請將中惟陸遜體察才疏深遠堪代重任今雖未有遠名  
 則關公必不提防荆州可取無慮也孫權大喜即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領

陸遜見關雲長



陸遜曰遜年幼學淺今領大任恐負所托罪及何堪權曰呂子明薦卿必不差矣遜辭權往陸口總理其事脩書一封遣使齎書馬異錦酒禮等件來樊城拜見關公且說呂蒙托任陸遜於駕之由來見君侯關公笑曰孫權識見淺短乃用孺子為將吾荆州泰山之安何憂也召使入拜於帳前呈書獻賀幸乞笑留雲長拆書視曰東吳陸遜謹書百拜於大漢將軍麾下前承規畫而動以律行帥小輩大克一河壯哉敵國收績利在同盟通者威風相及捲席襄樊遜以不敏職專陸口正慕光彩思稟良規又且于禁等見獲段匹稱羨以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破趙之卷後以加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糜操操搆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帥老猶有驍悍且較之之後當若輕敵古人仗術軍勝梅原為將軍廣為方計以全蜀克僕任事踈遠泰所不堪喜聆威德祭自傾心雖未合葉猶可懷也仰明公倘有以察之不堪欣仰之至

關公看畢仰面大笑令收禮物賞賜來人回見陸遜言關公不慮荆州探知關公荆州

# 荆州百姓接吳侯



之兵大半赴襄城寨中听調只待瘡口安痊便欲進兵馳書報知孫權上召呂蒙與  
 孫靜次子孫皎共領大兵為左右都督同取荊州呂蒙曰行軍征  
 伐有能者用之即請獨行蒙不敢同任權曰何也蒙曰昔日周瑜  
 程普為左右都督共破江陵因此不睦幾敗國事係目前之成願  
 主公思之孫權大悟拜呂蒙為大都督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  
 選兵二萬船八千餘隻上用能知水性者皆穿白衣扮作商賈鎗  
 甲兵器盡伏於艙櫓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  
 引水軍步軍相繼而進其餘皆孫皎合後救應呂蒙拜權發使往  
 長安見操催後進兵休得漏泄依計而去晝夜望北岸烽火臺上  
 安泊守把軍將見船次岸來問船何人回答我等皆吳故買膏之  
 人來此避風數人登岸尋送錢物買贖軍士約至二更船上精兵  
 艙櫓齊出圍住烽火臺將守把軍將并謹要去處不留一人盡皆  
 縛之下船呂蒙見荊州軍士以自已所食之祿賞賜軍人眾感厚  
 恩有讚詩曰

卷之十一  
 孫子當如孫仲謀  
 呂蒙說計便討候  
 白衣搖櫓真奇計  
 荊州不用愁

隆仁仕博說翻慶



呂蒙問取荊州之策降將曰某感將軍之恩假你回兵開城門願獻荊州以報將軍

呂蒙大喜半夜到城下大呼守門軍認是荊州之兵大開城門呂  
兵入城呂蒙領百騎宵榜遍掛諸處如有妄殺一人者夷三族妄  
取民財物者按軍法斬首示眾次日天明家上開門香燈迎接原  
任官吏並皆加封閑公家屬另居別院不許軍人侵犯蒙見一軍  
取百姓一簣笠喝左右執下問曰乃呂蒙同鄉之人蒙曰吾平生  
不殺同鄉共姓今號令已出衆軍不許妄取民物汝已犯令安得  
以私而亂公法耶叱左右推出斬之鄉人泣曰某為天時微雨恐  
濕官鎧故取蓋之非為私也呂蒙亦泣曰吾知汝覆官鎧終有慮  
今推出斬首示眾呂蒙淚而葬之荊州之民盡感其德迎接吳侯  
入城再請潘濬為中掌管州事盡放獄中罪人併于禁寺呂蒙陸  
遜議取南郡潘濬書翻進曰傳士仁自幼與某至交以利害說之  
必於某降吳吳公喜即令度翻至公安翻見城門緊閉不得而入  
寫書拴在箭上射入城中小校拾來見傳士仁折開看云  
切聞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謂智者知存知亡可避吉凶



士仁說糜芳降



今吾大軍之行兵刃不及施烽火不再舉此非天分必有內應也將軍不悟此理獨

據孤城不降是不識天命人事自取亡身滅族之策也豈不為天下之訛語歟荆州有失諒公安一丸之區已在東吳掌中能飛走亦不能免也翻以麾下素相善厚不忍坐視受此無辜故以書達頭熟思之無使後悔

傅士仁得書又思關公去日之恨不如早降免受天棧遂開城門請虞翻入城共訴舊日之情即同虞翻來降吳侯大喜遂令士仁仍守公安呂蒙曰目今關公未降若令守城久必有變只可重賞權謂士仁曰南方糜芳與君厚如手足汝若招來同降孤當厚用士仁然諾遂帶十數騎來南郡說糜芳

關雲長大戰徐晃

糜芳所知失了荆州忽報傅士仁到接入城士仁曰吾非不忠奈何勢迫不能支持今吾已降矣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得勝回軍必無輕恕公細思之芳曰兄弟久事皇叔安忍替之忽報關公便至接入公聽使曰目今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糧十萬星夜令二將軍

關平與徐商大戰



關平與徐商大戰

將軍前遲阻處所糜芳大驚與士仁曰荆州被東吳襲其此糧如何得去士仁拔劍听  
 今此言正是無害二人也不如且降公若不降必被雲長所害進  
 退無計忽報眾兵至城下糜芳只得隨士仁出降已眾引見云  
 候各各重賞無數即又權悅吳使至長安見操呈上書晚夜攻  
 襲關羽切不可泄漏操問眾謀士重昭曰目今樊城至急若依孫  
 權之言秘而不露則樊城早晚危矣令人報曹仁心寬不生異心  
 關公知荆州有失必速退兵來救荆州東其退兵今徐晃于路掩  
 殺可獲全勝也為上策也保大喜遣人催徐晃急起大軍離  
 長安奔淮陽曹仁徐晃听知曹操大隊人馬逼進城晃引部  
 將徐商呂建德引淮陽望岷城進兵關平屯兵岷城廖化屯兵四家  
 前後下下寨寨相連路下絕晃先差徐商呂建德打着徐晃旗號收  
 岷城晃自提兵五百汶岷水山路來襲岷城之後關平听知徐晃  
 兵來提軍與高交鋒商敗走呂建德接戰又敗平乘勢趕殺回到岷  
 城晃嘆曰汝荆州被呂眾奪了平大怒悔見戰不數合寨中火起  
 關平四家寨廖化對平曰人言荆州被呂眾占了平曰軍中丹言者動報西北第一營

# 關雲長公明叙舊



又法莫不嗟伏也今幸一見雲長口吾裝放交契甚厚非比他人何故帶兵拒吾兄

有失廖化分付軍士看守奸賊兵卒可急放火平曰四家鹿角十重雖飛鳥不能入何况賊兵乎于早與廖化同救第一屯望見魏軍屯淺山之上平曰徐晃屯兵不遠地理今夜可引兵劫寨廖化曰將軍分兵去劫某當守寨以防不虞關平殺入魏寨看時並無一人平知中計急退被徐商呂建左右殺出大勝一陣回到第一屯魏兵四面皆起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望四家寨來已被魏兵奪了急轉樊城又被徐晃截住關平廖化死戰得脫來見關公且言徐晃如此根由操引大軍十萬分十路來救樊城有人傳言呂蒙襲了荊州關公喝曰此疑兵之計不可聽也呂蒙病托陸遜孺子荊州無憂美正謀間人報徐晃兵至雲長便要出戰關平諫曰華佗有言父親瘡口未合不可出戰雲長曰徐晃與吾有舊深知其能若不退軍吾先斬之披掛直出魏軍望見皆有惧色雲長問曰徐公明安在徐晃出馬見雲長欠身施禮曰晃別君侯不想鬚鬢已蒼白昔日壯年相侵尋家如海至今感德未忘君侯英風鎮于華夏天卜

雲長絕地



隨能回頭左右與衆將大呼曰汝等

徐晃答曰此乃國家之事非晃敢私也言訖二將鬪五十合不分

勝百餘平火急鳴金關公跑馬回寨曹仁在寨城見收軍到開門

殺出荆州其大亂急奔相江上流頭呂蒙引兵殺來背後魏軍掩

至多有死于水中和糜芳都降吳也關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

昏絕在地衆將救醒雲長與王甫相抱不用公言果失大事方知

呂蒙暗計關公相見曰吾中孺子之謀有回面目兄長乎趙雲

曰事急矣速許遣使往成都求救一面早為料理荆州關公即遣

馬良為使連攻文字三通星夜前去曹仁處解其危引兵趕殺司

馬道嚴諫言孫自孫權與雲長連恐我軍乘其弊而擊之故預來

効此力今雲長兵敗孤軍無處尚可存之則孫權致虞于刘而坐

患于我也願思之仁聽其言不追關公遂引衆將來見曹操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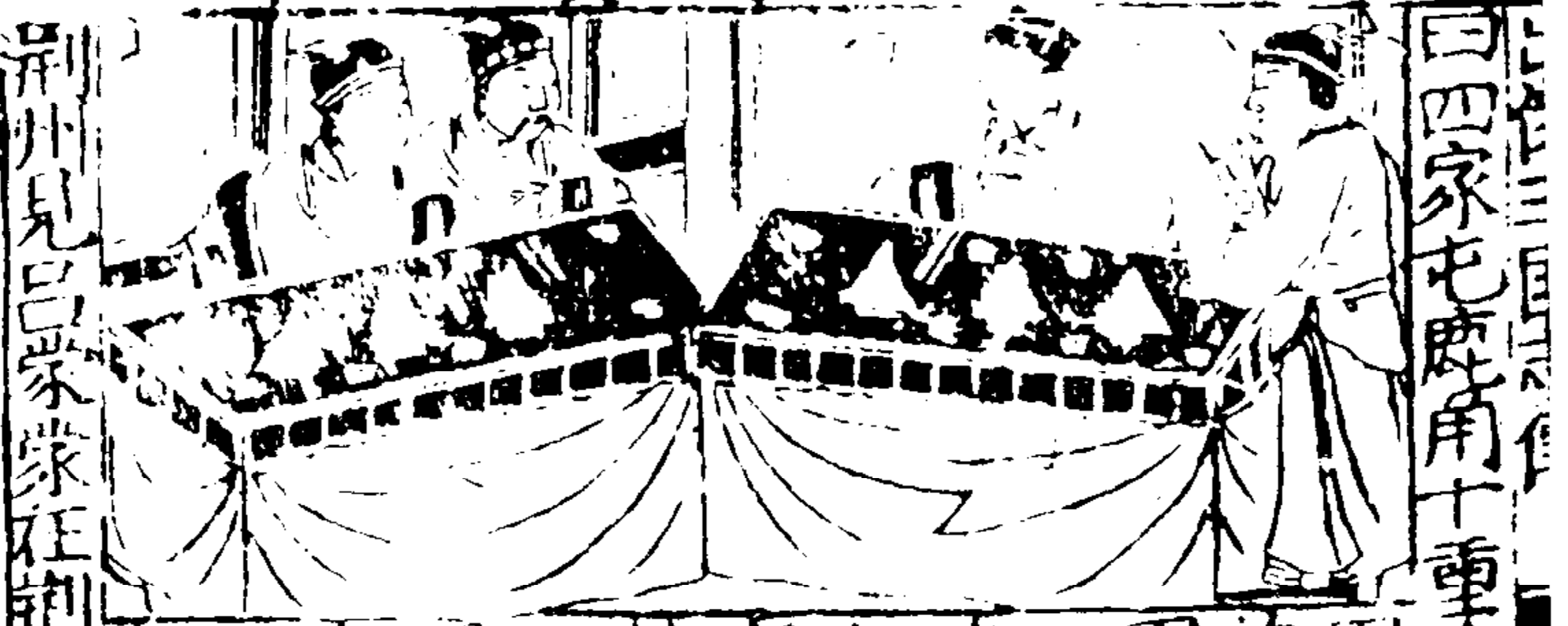
拜請罪操曰此天数非汝等之罪也令人尋糜德屍首親自設祭

用棺載回許昌勅厚葬之操重賞三軍到四家屯地面遍观徐晃所屯之地頗與諸將

出類三目三

卷三三

曹孟德勞苦三軍



曰四家屯糜用十重徐見深入其中大獲全勝吾用兵三十餘年未及所為關吉之能  
用兵者未有長驅入敵圍者也且解之危徐見之功高于孫雲  
直笑衆皆嘆服曹操班師回糜坡屯遣人召諸將賞功操點視其  
軍聽知徐見軍至操引數百騎離糜坡親自接至其軍各依隊伍  
一動一靜並無錯亂操嘆曰徐將車真有周亞夫之風矣全至糜  
坡置酒大會操舉盃勸晃七拜曰敵人未滅安敢言功再乞一軍  
去擒關羽以獻上操大喜封徐晃為平南將軍與夏侯尚同守  
襄陽以爲關羽之師二將辭去操為荆州未定不敢回師即屯重  
於糜坡以候消息

關雲長走麥城

雲長下荆州道 進退不得此趙雲謀曰前有云軍後有魏兵吾  
在其中救兵不如何王張趙雲曰昔日呂蒙在陸口時常致書  
于君侯結盟甚厚操賊今却與操解危是皆盟也君侯可暫駐軍  
在此差人背書 以報此舉蒙看如何即回告雲長依其言差使往  
荆州見呂蒙蒙在荆州傳令有跟隨 因公出征將士之家各掛榜又不許兵士擅害月

關公遣使見呂蒙



關公遣使見呂蒙

給糧食依服應付不缺凡有病患之家差醫士登門療治歡聲相聞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城迎入其至公聽待如上賓使奉書與呂蒙蒙着畢乃對使曰家昔日與關將軍止結盟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家之過也煩使善言致意關將軍宴待厚賜來使其出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附信與使者言家中衣食不缺蒙家晉使三日方回見關公言呂蒙事冗不及回書言取荊州乃國家之命非蒙之本心也君侯賢者請將無事供給不缺不須憂念雲長怒曰此呂蒙之計也吾生不能殺賊賊亦殺之以雪其恨此使若便要起兵衆將士皆來問使消息使奉如前幾言故州並無戰心軍行之間人報關公曰將士於路多有逃回荆州關公越恨呂蒙知遇將欽出馬大呼雲長何不降關公怒曰吾乃漢將豈降賊耶公乘戰將欽欽敗走關公趕來被韓當周泰引軍從山谷中三路殺出關公知入重地荒徹退兵只見山岡上白旗招有荊州軍士高呼早降關公大怒欲上山岡殺投降者山岡內丁奉徐盛五路軍殺出把關公

漸星散靜軒詩曰

卷之十三

十一

徐盛丁奉圍關公



關公勇執能壽

却中東吳呂陸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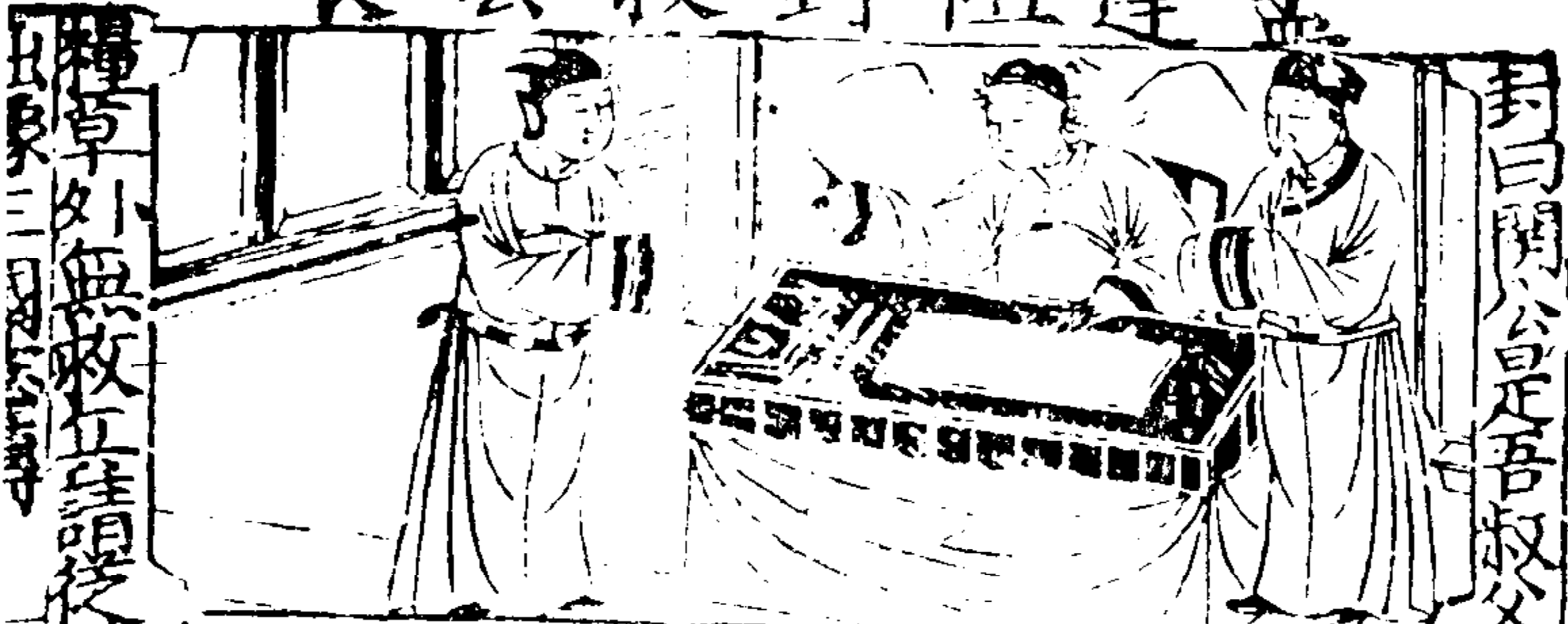
不識勢窮人散盡

車刀猶欲復荊州

比及黃昏遙望四山之上聽知呼兄喚弟覓子尋父連路不絕軍心皆變却隨聲而去雲長止遏不住心中轉怒隨後步止有百餘人夜至三更却得關平廖化分兩路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父曰軍心離矣暫屯城郭以待救兵關公聽關平之言催殘軍至麥城平曰此亦上庸劉封孟達守把遣人求救為上策忽報吳兵圍城關公急欲觀之吳兵以支而分布整齊關公曰誰可往上庸求救廖化應聲領往雲長曰但恐不能出重圍也化曰某視死如歸何所不至公即修書與化密藏關平開門殺出正遇丁奉被平殺退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劉孟二人聽知關公兵敗忽報廖化至請問之化言關公敗至麥城四方八面死自是吳兵望引上庸兵救之遲則必陷矣封曰將軍少歇待我商議廖化辭去封與達曰叔父被圍當何以處之達曰今聞東吳精兵二十萬俱在荊州九郡皆屬於吳止有麥城彈丸之地更兼曹兵四十萬橫

上庸山城之兵安敢二處之大勢乎如驅之入虎口耳不可起也

孟達阻封雲救長



封曰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不救孟達嘆曰公以彼為叔父彼以公草芥不則者漢中  
 王登位欲誅立後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法常謂雲長為德漢中  
 王使人致書荆州問雲長雲長觀書勃然曰立嫡不立庶古之常  
 禮也何必問焉以公是螟蛉之子故付以山城之遠竟得道禍也  
 以此觀之安得不以公為草芥乎封曰公言雖是將何言拒之達  
 曰世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孟達與劉  
 封素來和睦故有此言封遂聽達之言不肯發兵次日請廖化辭  
 以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之事比大驚以頭叩地曰將軍若不發救  
 某主公休矣封曰一盃之水安救一車薪之火請將軍速回化慟  
 哭求之封與達皆推病不起廖化知事不濟即往成都告漢中王  
 去了關公在麥城日夜望救真不見動靜况城中無糧手下止有  
 五六百人焉有帶傷之士關公喚趙雲商議似此若何累曰只宜  
 謹守以待救兵勿報吳使至要見君侯放入乃諸葛瑾也瑾曰  
 今奉吳侯命持來勸請將軍漢上九郡已皆屬吳止有麥城內無  
 糧草外無救兵請速降之言婦順吳侯以保全家願將軍就德之雲長曰吾乃解糧一



### 諸葛瑾見說雲長



武夫家漢中王待如手足吾肯皆家降賊乎城破但死而已汝勿妄言速出城去吾欲

與東吳決一死戰也瑾曰吳侯欲與將軍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  
 其扶漢軍將軍何故執迷也關平拔劍欲殺諸葛瑾雲長叱曰彼  
 弟在蜀輔佐汝伯吾若殺之恐傷其家瑾惶恐出城回報吳侯言  
 雲長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呂範出曰其請卜關公休咎權令卜之  
 呂範占得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孫權問曰象曰  
 卦主敵人遠奔將何策以擒之呂蒙答曰卦象正合吾機關公縱  
 有冲天之翼亦飛不出這羅網也蒙已美定這條路必捉雲長方  
 可成功不然則有失矣孫權問用何計

#### 關公王泉山顯聖

呂蒙曰麥城四門皆是大路吾料雲長兵少必不從大路而走正  
 北有條山路險峻必投小路逃去先喚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  
 城二十里但遇雲長兵過只宜後隨掩殺他兵必無戀戰之心必  
 走臨沮之地却令潘璋將五百精兵伏於臨沮山僻可成功也其  
 餘大路調遣已定惟北門用弱兵守之權又令呂範卜之範曰卦主敵人北走可遣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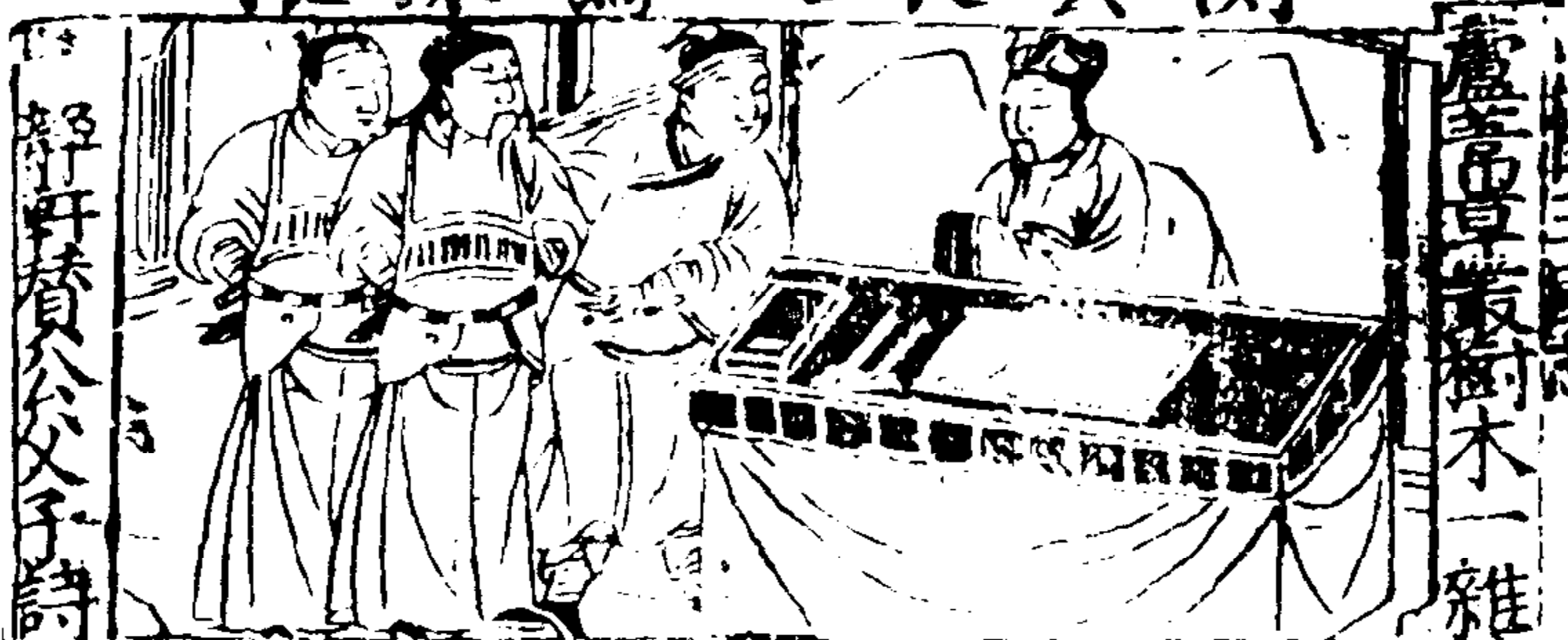
蘭雲長別周倉



理伏必獲關公矣權遣朱然潘璋去了關公點兵止有三百餘人更無糧糧夜聞其路

吳軍人招呼百姓多有墜城而降人不知救兵心中無計責甫曰  
今日事極雖子牙復生無計可施趙雲曰廖化去上庸許久不來  
必是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不如棄此孤城奔走入山再整兵來後  
取漢亦未為晚矣關公曰吾欲如此上城觀見北門旗幟不整兵  
士甚弱此去山路可以入川今晚可走王甫曰山路恐有伏兵不  
如之大路更無準備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惧哉下令準備出城臨  
行王甫伏地哭曰君侯小心保重甫與周倉死拒此城雖粉骨碎  
身亦無降意專望君侯早來救拔關公大泣而別是夜與關平趙  
雲一百五十人開北門衝出行至二十里山谷內喊聲大振朱然  
殺來大叫雲長早降免汝一死關公大怒戰朱然然敗走雲長不  
敢戀戰望臨沮而去皆後朱然掩殺又行三四里鼓聲大振潘璋  
殺來關公大怒拍馬與戰潘璋敗走關公追趕背後四下其起雲  
長望山谷小路而走背後關平來說趙雲死於亂軍中關公不勝  
悲惶令關平斷後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地名吹石兩下是山山邊是

# 關雲長大罵孫權



廬中置書檯木一雜時五更將盡正走間兩下伏兵齊出用長鈞套卒並皆擁出先犯

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身離離鞍已被潘璋卸將馬忠所獲關公  
 聽知來救背後潘璋同朱然四下圍住將關平父子捉見孫權  
 大喜聚眾將於帳中馬忠等押雲長關平至權曰孤久暮將軍  
 德款結秦晉之交何相棄耶今日何由被擒將軍今日服否關公  
 昂然不跪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皇叔誓同生死今日  
 孤中如計但請死而已何能屈膝耶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  
 傑孤以厚禮有其罪若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日操得此人三日  
 小宴五日大宴上馬提金下馬提銀爵封壽亭侯美女數十人如  
 此厚意尚置不住今日不除自取其禍孫權低首言曰所言是也  
 今推出斬之是歲十月中旬關公天壽合盡其子關平大罵不絕  
 抱父屍而死史官有詩讚曰

壯哉能虎將 赴赴漢雲長 功績過韓彭 聲名重馬張  
 恩酬曹孟德 死報漢中主 大義參天地 英雄播四方  
 當羊父子震襄陽 吳魏何人敢跳梁 權欲連和求配

解軒贊公父子詩曰

聖顯公關山泉主



操行遷國避鋒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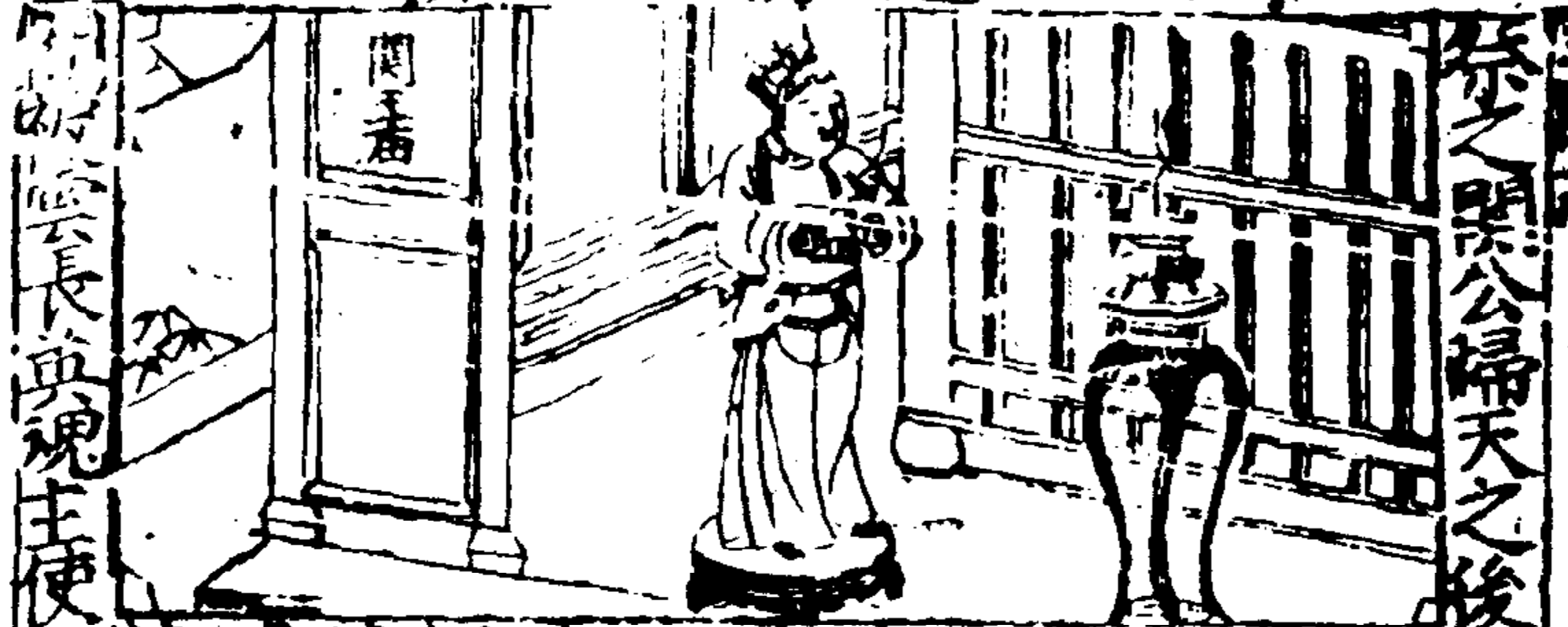
茅庵

關公方始解悟即拜

子憑膽勇寧三國 父仗神威定八荒 恨殺呂蒙流詭計 可憐忠義一時亡

馬忠奪了赤兔馬獻與孫權權統賜與馬忠忠辭與潘璋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王甫對周倉曰吾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其前豈是不祥勿報云其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之果見是真王甫遂成而死周倉自刎而死城池盡屬東吳去了此時雲長與魂不散直至荆門州常陽縣玉泉山有一僧名普靜原是鎮國寺長老普靜有師見此山秀結草為庵于是夜三更月白風清忽聞空中輿取有普靜觀之乃是關公騎馬到庵前普靜唱曰顏良受在雲長下馬立於庵前曰吾師何人顏求清規普靜曰昔日在鎮國寺中曾與君侯聚會今日何故不識普靜即雲長曰羽雖愚陋隨其教普靜曰只以公所為言之向日白馬坡前顏良並不於公搦戰忽被刺之斯人死於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恨乎今呂蒙以詭計害公正猶此也公何迷哉普靜曰長老為師就山間往往顯聖鄉人建廟于山頂四時以猪羊

鄉八建廟祀關公



祭之關公掃天之後孫權將雲長父子首級各處招安忽張昭見孫權曰主公損却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權問其故昭曰昔關公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備在兩川兵糧俱足又有諸葛為謀張黃馬趙為將必起傾國之兵乘復仇矣吳兵何以當之安得無禍孫權大驚顛足曰孤失計較如何主張張昭曰主公勿憂今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若劉備報讐必歸怨曹操操貪其利必然納之二處連兵則東吳有累卵之危矣不若先遣人將雲長首級送與曹操使劉備知是孫之所使必恨於操備必與兵與操戰矣待魏蜀交兵中取事若得西川何懼操哉權允其言宴待諸將惟呂蒙點兵未至權問曰呂子明何為不至忽報呂蒙至權迎接扶其臂曰孤得荆州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功也蒙謝曰一者公之洪福二者諸將之虎威蒙豈足掛齒乎權請入列坐權舉盃曰昔日周郎其烈膽量過人不幸中途而亡後魯子敬繼任不能成事今子明與孤設謀定計立取荆州勝如周郎曾爾乎權以酒勸之呂蒙正飲之蒙曰臣死於地一拜獻住孫權驚呼曰碧眼童子還識吾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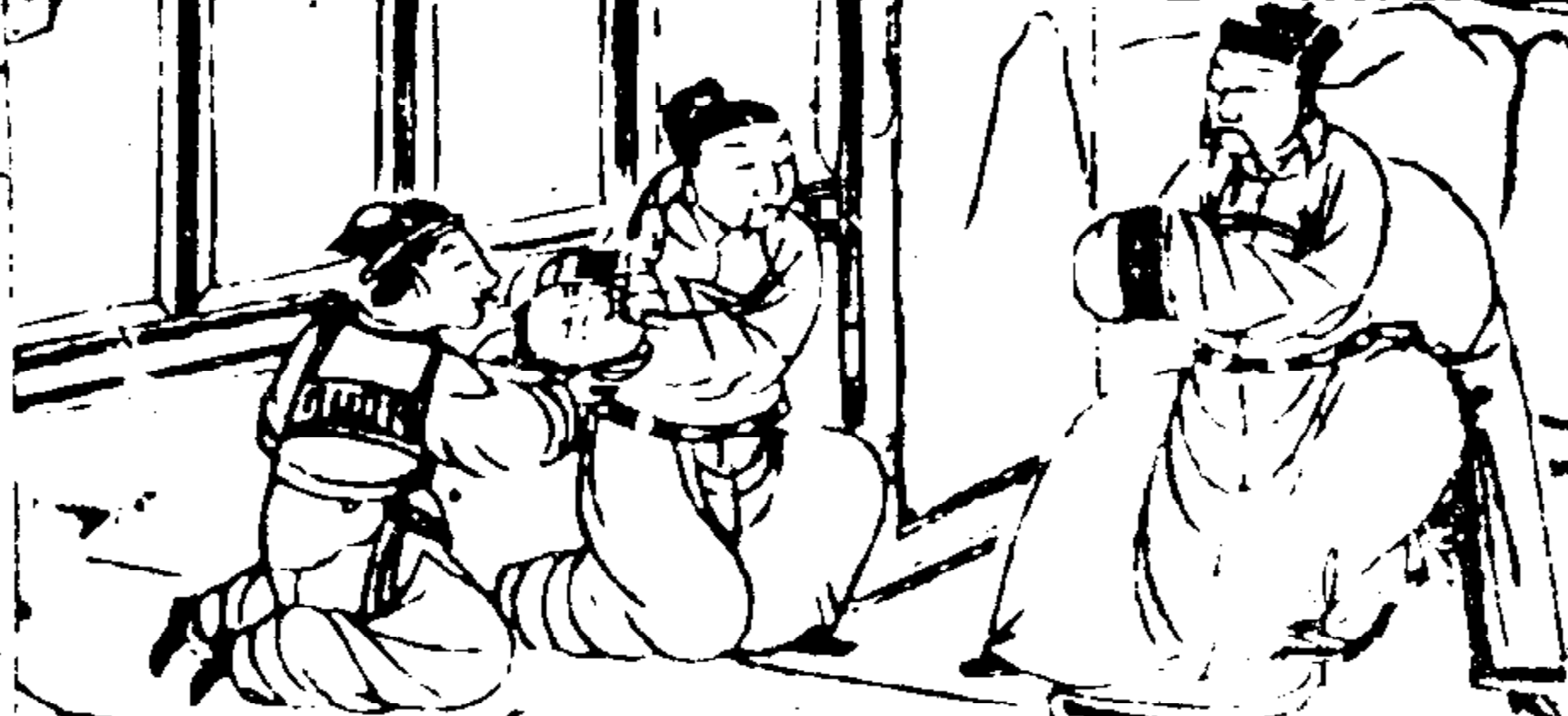
118-15

關公附身罵孫權



有大驚曰家推倒孫權坐於權位曰吾與皇叔本國結義誓同生死自破黃巾以來縱  
 橫天下三十餘年汝一旦以詭計而攻吾於臨沮之地吾生不  
 能啖汝之肉死當追汝之魂吾乃雲長是也孫權與眾下拜少刻  
 呂蒙七竅鮮血迸流死于城下年四十二歲權具棺槨御祭追贈  
 南郡太守馬陵侯其子曰霸襲職權懼關公神威將木匣盛貯首  
 級褒送與曹操操於麾坡班師回至洛陽聞權遣使送關公首級  
 至乃大喜曰雲長已死吾無憂也上簿司馬懿曰此乃東吳移  
 禍之計也操曰其故懿曰昔劉備張飛與雲長並國結義誓同生  
 死今吳殺之恐其報讐故首級獻上主公使劉備知主上所為不  
 去伐吳至未攻魏若魏蜀交兵東吳拾取事或取西川或取中原  
 隨勢行之故知移禍之計也操曰然則將何策以解之懿曰主上  
 可將雲長首級刻以木匣之軀塋以王侯之禮使人皆知則劉備  
 深恨孫權必盡力南征看吳蜀交兵誰勝乘勢而擊之大事可成  
 望主上思之操依計而行操開匣視雲長面如平日操曰久不見  
 雲長也原來未幾操驚動驚動曹操操曰真天神也塋于洛陽南

曹操開匣見雲長



門外今日小人等送與雲長之贈雲長刺主之號

劉玄德哭雲長

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孔明曰主上先夫人棄世更且孫夫人南  
 帝必難自聚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正妃以正其位漢中王後  
 之成都劉焉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且婦美麗賢能乃吳懿之  
 妹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倚劉焉活活昔相士相吳氏曰此女大  
 貴非后即妃於是劉焉娶與長子劉瑁娶不數日心疼而死其婦  
 寡居群臣皆勸可納為妃漢中王曰瑁與吾宗禮不可娶法正曰  
 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子圉乎於是漢中王納為正夫人亦生  
 二女長子劉永次子劉理川中大熟民安國富忽聞東吳乘乘親  
 於關公公怒不從孔明驚曰荆州危矣正欲使人替關公回川關  
 興入報水淹七軍不敢移動忽一夜玄德搖臥不安起來燃燈看  
 書自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忽起冷風一陣燭滅復明擡頭見雲  
 長立于燈影之下閃避玄德曰兄弟也今夜至此必有事故迴避則  
 公答曰頭元見雲長弟恨言故冷風驟起不覺雲長長身而立

公答曰頭元見雲長弟恨言故冷風驟起不覺雲長長身而立

玄德下燈雲長



前殿使人請孔明曰此是主上心懷雲長敢有此疑以吾昨釋孔明辭出至中

門外遇見許靖請曰聽知軍師入宮故特至此今挽有人傳報東  
吳呂蒙已襲荆州雲長死矣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墜於荆  
楚之分亦知雲長禍已及矣適聞主公言為雲長吾以吾言則合  
恐傷其体二人正說之間忽殿內漢中王轉出手扯孔明曰雲長  
有故何以相瞞孔明許靖伏地曰適來所言皆虛也未足深信主  
上不須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一休耳彼若已故吾豈獨生乎忽  
報荆州賊化至玄德急喚問之化哭拜於地細說前因玄德大驚  
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許靖曰劉封王邊如此無禮罪不容誅  
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以救荆襄之急玄德遣人往關中報  
知翼德吾來日自提大軍去救吾弟軍士報知關公夜走臨沮被  
吳將馬忠所捉豈不屈膝父子俱亡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手  
地左右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宮孔明勸曰雲長剛而自矜故有  
此禍主上且宜保重即日與師報讐可也玄德曰吾與關張三人  
誓同生死今關已亡吾豈獨享富貴乎若不報讐雪恨是負昔日之盟言羅



# 玄德痛哭關雲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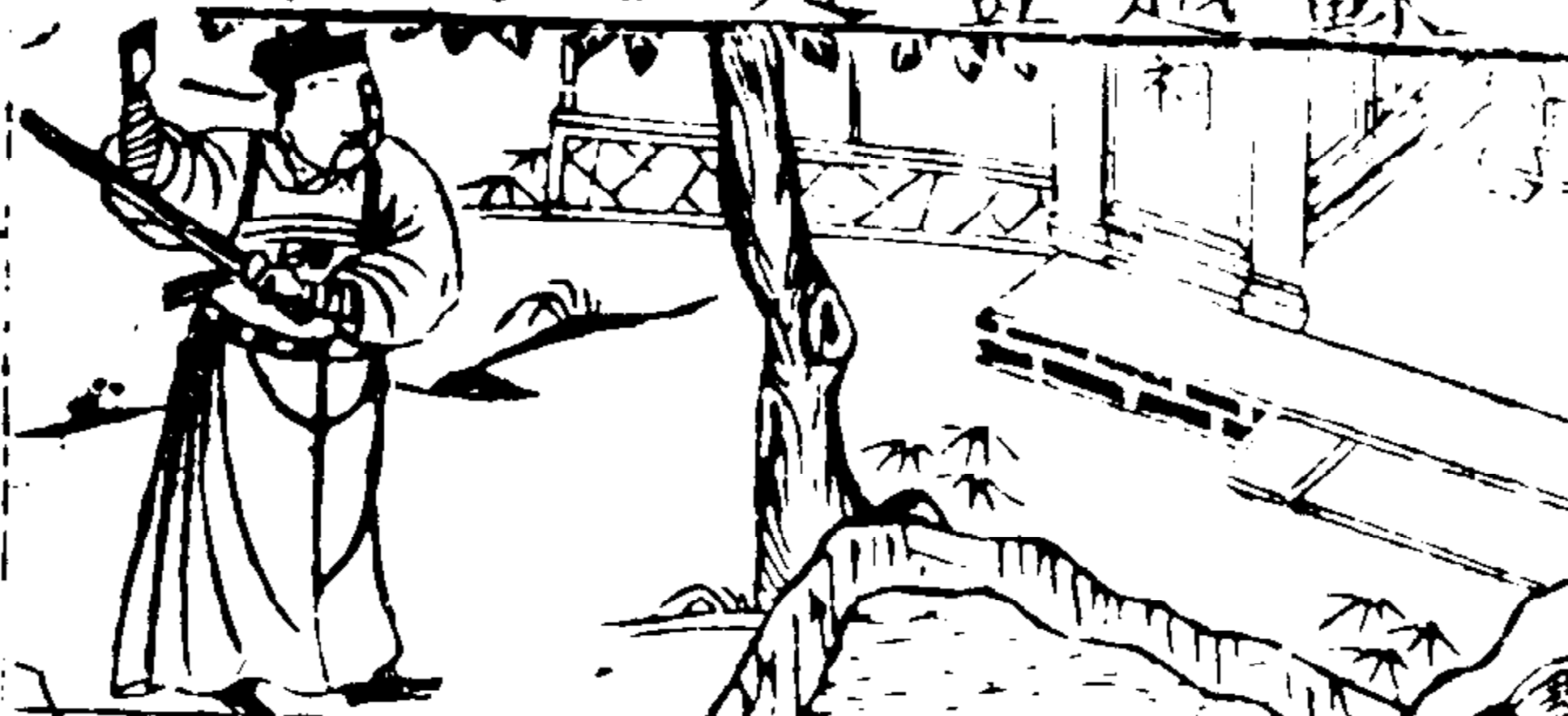


日飲食俱廢但哀哭而已孔明曰今雲長歿於不幸主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讐主上善保貴體不可徒自散精神也玄德方始進膳玄德恨曰吾與東吳誓不同天地孔明曰今日人報東吳恐主上復讐將雲長首級送與曹操操以王侯之禮厚葬之此是東吳積禍于魏魏多人物勸操以王侯之禮厚葬之玄德曰吾即今提兵問罪于吳雲長雖恨孔明曰吳欲令我軍侵魏魏欲令我兵伐吳各懷兼濟而面之意上上且宜按兵不動且為雲長待吳魏不和方可伐之山中軍將盡皆對曰玄德與南祭之不分日夜但哀哭而已

## 曹操殺神醫華佗

操在洛陽常夜夢見關公問于辟臣衆言洛陽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曰建始殿恨無良工賈人曰洛陽良工蘇越可用操乃喚至令越畫建始殿圖本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如廟進上操曰汝畫合孤意恨無梨木作梁蘇越曰洛陽離城二十里有山名曰羅龍岡傍有一大梨樹高十餘丈大數圍

蘇越書建始殿圖



止汝與吾路之伴曰其病根在腦袋中

為梁棟採子蘇越帶領人工夫伐此樹鏗鏘不透刀砍不入即報曹操不信自引數百騎直至樹邊鄉老數十人告曰此樹數百年濼陰神所更有神人居其上不可伐之恐生災禍操怒曰吾平生取天下四十餘年誰不惧吾是何妖神敢逆吾意遂拔自佩劍親自砍之血濺滿身怒再砍之血濺滿面左右衣襟皆汚操大驚棄劍上馬而歸至夜三更操伏几而卧忽然惟風一陣一神披髮仗劍身服皂衣立於其前操叱曰汝何人也神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造建始殿意而奪逆却來伐吾樹即吾所附体也吾知汝天數將盡特來殺汝操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向前望操頭劈之而去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一妾頭痛不止遍求良醫不驗幸遇西其素知神醫華佗可治操曰莫非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華佗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世之罕有凡醫病或用藥或灸或針隨手而痊真有扁鵲之神功也居京師離此不遠何不召之操差人召華佗至操曰孤平生患頭風繞一舉發五七日不能飲食痛楚不止汝與吾路之伴曰其病根在腦袋中颯然有一法頃

# 樹神伏劍取標命



用麻沸湯服然後用刀劈開腦袋取出風涎其病以除根操怒曰汝殺吾耶他曰豈不

聞昔日園雲長被樂箭所傷其臂某曾刮骨療毒自然無事大王何必疑操曰割臂尚可安可劈吾腦也此人乃關公情熟必是  
要與關公報讐也此在右拿下拷問其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  
世之罕有聖主上宥罪不可廢也操曰天下無鼠輩又且何妨他  
被拷打痛楚受刑不過只待屈招監在牢中牢子押獄每與飲食  
供奉華佗感其恩乃對吳押獄曰吾今死于非命吾有一青囊  
書不曾傳世深感汝恩無可報謝吾你書民致吾家取此青囊可  
得神醫也吳押獄曰求得醫書歎棄此後救活天下之人後數日  
操病重今益死華佗于獄中吳押獄歸家其妻將青囊書燒毀夫  
問妻曰縱學治華佗一般只落得死于獄中自此書不得傳于世  
後人詩嘆曰

神醫妙手最為良 傳得仙醫海上方 愚婦燒焚真可恨  
後人無福見青囊

操殺華佗之後病思加重忽報東吳遣使送書到操拆書觀乃稱臣命之事也操怒

惠嬪焚燒青囊書



既不允司馬懿曰今權既已稱臣合要封之令拒劉備探聽之封孫權為驃騎將軍

領荊州王遣使到吳孫權謝恩送于禁等遠都曹操夜夢三馬同

槽及曉問賈詡曰孤昔日得此真寶疑馬騰馬超馬岱三人故先

斬馬騰今復夢之何也詡曰祿馬皆吉兆也或祿或馬故向於曹

何用疑為操因此不疑後來司馬懿司馬昭司馬懿三合吞馬鹿

此為也神軒詩曰  
三馬同槽為可疑 不知已出晉俱基 曹操至有奸雄畧一

豈識朝中司馬師 魏太子曹芳求政

曹操是夜病重次子九上忽聞聲中聲如哀吊操驚視之見

伏皇后太子三人國勢漸衰十人血身血汚立于陰雲

之中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擊之忽然一響响將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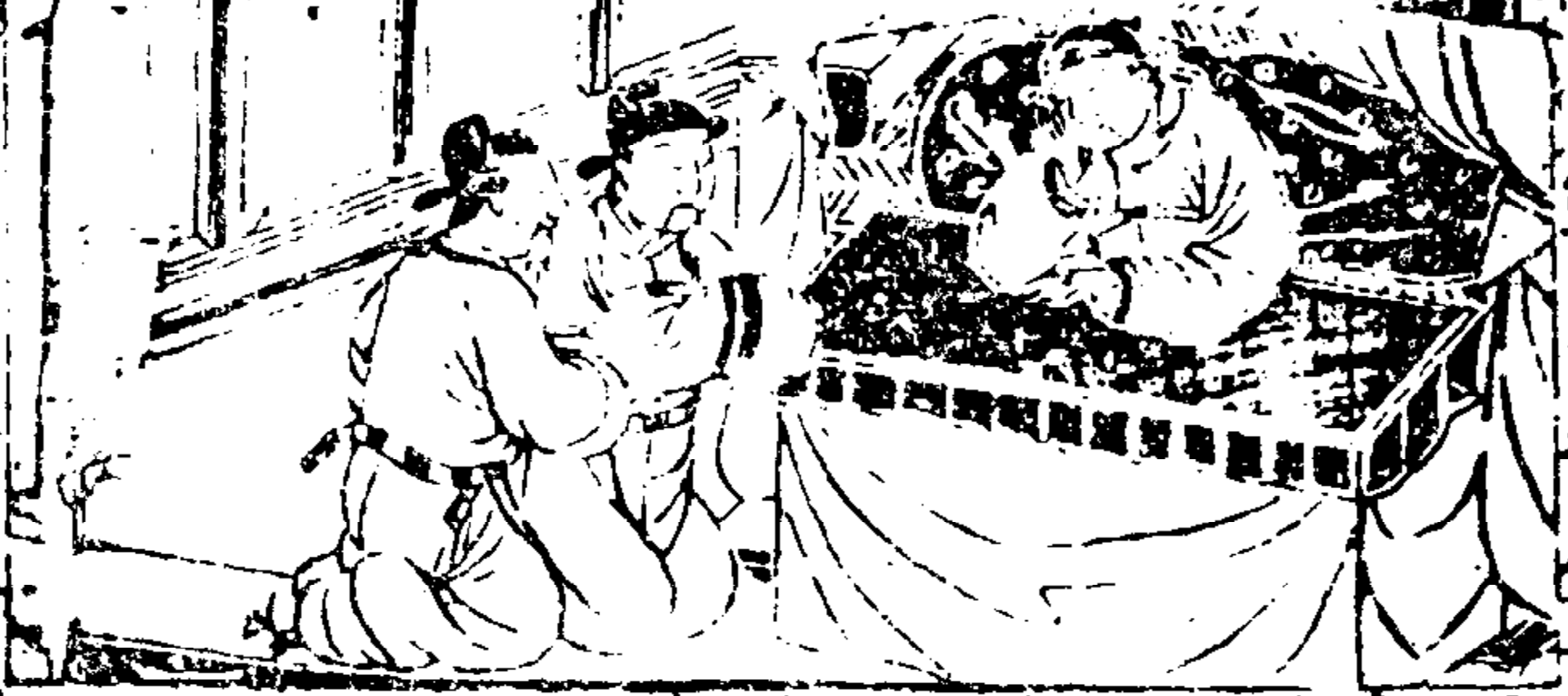
宇西南一角打落左右急救操出前殿養病又聞殿后鬼哭不絕

操急喚群臣曰吾在兵馬之上行三十餘年未嘗君怪異之事今

旦夕信之群臣曰當命道官以設醮祈禳操嘆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吾天命

三

# 曹孟德病中托孤



當時石渡曹公

出像三國志卷之二十三

曹孟德病危，召諸將入至殿內，見伏皇后董承等皆立。于陰雲之中，惇亦驚倒，手下扶出。惇病曹又喚曹洪侍中郎陳群中大夫曹詡主簿司馬懿近卧床，囑付后事。操曰：「吾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群兇皆滅，止有孫權劉備不曾收伏。吾今病危，料死難逃。以大事囑汝四人：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生，沒于宛城；今下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吾平生愛第三子曹植，為其虛華少實，耽酒放曠，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少謀，曹熊多病，惟長子曹芳為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以垂悠久。」言訖，長嘆一聲，淚如雨下而死。時年六十六歲。史官詩曰：

偉哉魏文祖 天下振狼烟 動靜皆存智 高低善用賢  
 長驅百萬眾 親置十三篇 豪傑同時起 誰人敢看鞭  
 史官贈曹操行軍事詩曰：

漢末誕生曹孟德 胸襟星斗氣凌雲 運謀招納千員將  
 才德傲壓萬乘君 雄氣橫衝敵弱正 尚存禮義效周文

本必山河幾處分

聖帝欽傳詐歌

史官收曹操詩曰



殺人虛領淚 對客強追歡 樽酒時時飲 其書夜夜看

出宮拜玉羣 帶劍上金盞 歷代奸雄者 誰如曹阿瞞

操既身亡百官發後一面早報魏太子曹芳又報知鄴陵侯曹彰

臨前侯曹植請懷漢曹能曹是在鄴聞父已死率百官出鄴伏道

迎魏入城停于偏殿掛孝痛哭百官哀聲振地司馬懿出曰請太

子息哀百官暫止早立嗣君何哭泣耶群臣曰太子宜登王位但

未得太子詔命未敢造次行耳其節尚書陳矯曰王上已殂太子

在側彼等生變則社稷危矣何必直待詔命便宜欲崇王位以安

衆心乃製劍在手曰敢有亂者割袍袖為例百官擁太子于前數

正欲立位忽報車轍自許昌飛馬來至衆問之故曰吾生夜到許

昌聞獻帝密詔命立太子為上衆皆踊躍相賀故取詔命令百官

跪聽之曹某不為魏王永相領冀州牧自官無敢其非者此是聖歎

自命之言以絕天下議論非漢獻帝本意不即登位受大小官俸

拜皆作宴已畢飛報鄴陵侯曹彰自長安引十萬大軍來到曹丕

曹芳曹芳弟平生性剛精通武藝今統兵來必與吾爭位也諫議大夫賈逵曰臣知

曹彰打兵奔父



鄧陵之所為當以斥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莫解此禍也今遂出城迎曹彰于城下  
 彰問遂曰先王靈綬何在遂正色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  
 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彰默然同至宮門賈逵曰君侯此來欲奔喪  
 耶欲爭王位耶欲為忠孝之人耶欲為大逆之人耶彰曰特來奔  
 喪別無異心遂曰既為正理何故與兵至此典兄疑也彰即退兵  
 隨逵入拜曹丕兄弟相抱哭罷叙禮方始承服將本部人馬盡數  
 交還與兄自掌丕令曹彰還鄴侯至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  
 為任成王

新刻京本三國志傳十三卷終

新錄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四

至吳徐晃見子建



曹子建七步成詩

却說曹丕傳旨改建安廿五年為延康元年加封賈逵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其餘文武官僚及皆陞調差魏王於高陵謚號武王華歆曰曹彰交付兵權已畢仍還本國獨有曹植曹熊二人坐視不來奔喪理宜問罪曹丕降旨使命往二處問罪曹熊使命先回報熊悟罪自縊而死丕令厚葬謚號肅懷王次日臨蒞侯使命回告自聞魏王妾駕終日與丁儀丁儀飲酒並不舉哀其傳旨端坐不動丁儀怒曰今父喪未及旬日便問罪於骨肉此何理也丁儀曰吾主聰明冠世下筆成章自欲有王者之大體反不待其位汝庸堂之臣皆凶眼愚夫不識聖賢與禽獸何別臨蒞侯叱左右亂棒打出曹丕聞言大怒喚徐晃急擒曹植晃到郡先遇守門將及皆斬之入到府前口傳王旨植與丁儀丁異飲酒醉到報者官不得見徐晃即將丁儀丁異縛之檻車仍將臨蒞侯府下小腹之人及皆誅之其母卞氏知曹植被罪慌請不入後宮卞氏泣曰汝弟



詩成步七廷子



子建平生好酒醉後疎狂為胸中有才致放肆也汝可念同胞共乳手足之情吾死亦

與日矣丕曰吾豈不忍安肯造次殺之母親勿憂卞氏泣謝不出

偏殿華歆曰適未莫非太后勸勿殺子建乎丕曰然司母弟也歆

曰子建懷才抱德終非池中物也今若不除必為後禍人皆言子

建舉步成章臣未深信陛下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果

有才貶之以絕天下才士之口丕從其言乃召子建入子建惶然泣

拜於前丕曰汝有才能輒敢無礼以宗法則兄弟論之以國法則

君臣矣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自售吾今令汝七步之內當成一

詩如果能之免死若無提才罪必不赦子建曰願乞題目時歆上

掛一畫上有兩牛相鬪一牛墜井而死丕曰吾指此畫為題出十

個字詩內不要犯題目二牛鬪墜一牛墜井死子建行七步詩

已作成詩云

兩肉齊道行 頭上戴四骨 一相遇凶山下 一怒起相磨突

二敵不俱剛 一肉臥土窟 非是力不加 盛氣不得置

曹丕及群臣觀之大驚丕曰七步猶遲汝可應聲作一小詩汝指與兄弟其意如何

命新二于丁



建應口作二十字詩云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不聞言不竟淚下其母於后殿出口汝何逼弟太急也玉雞廉

對曰國法不收慈也孤天下無所不容何況骨肉乎且怨其非是

手建為安鄉侯遂斬了像兄弟于市後人有詩嘆子建之才云

論地談天口若開 貫珠美玉洗壘矣 須知子建文章盛

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羨子建七步成章免禍

五車書記藏心腹 七步才能動鬼神 不是當時能對答

殿前肯肉化為塵 曹丕登王位法令一新威逼漢獻帝勝如其父有人至成都報知

漢中王王大驚即會文武商議曰今曹操已死曹丕即位東吳拱

手稱臣威逼獻帝過於其父孤要伐吳與雲長報仇廖化伏地泣

曰喪了關公父子乃封孟達之過乞先問罪孔明曰不可急上

則生愛可陞二人為郡守然後西之玄德言遣人陞劉封令守

綿竹彭素與孟達甚厚回家作書遺心腹人報知孟達其人出成都南門被馬超軍

綿竹彭素與孟達甚厚回家作書遺心腹人報知孟達其人出成都南門被馬超軍

# 馬超知情書彭秉



士捉見超超知其情來見彭秉以酒待之超曰漢中王待公甚厚近日何薄耶秉乘

酒醉指面罵曰先情之徒豈足道哉超怒曰先生結連孟達為外  
 應汝引州民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次日將書來見漢中王細諫  
 其事漢中王大怒差人捉彭秉下獄秉在獄中悔之不及作書令  
 人送孔明孔明看書畢以書告漢中王王問此人如何孔明曰奸  
 人也久必生禍漢中王命欲內誅之彭秉死後有奸細人報知孟  
 達次日使命至調劉封守綿竹達慌與申耽申儀兄弟商議  
 曰吾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吾兄弟欲投魏久矣何  
 不作一表辭漢中王去投曹丕必得重任續後吾兄弟二人必歸  
 降矣

●漢中王怒殺劉封

孟達從言即時寫表付與秉使使夜帶去隨行五十餘騎投魏去  
 了劉封所知追之不及自守上庸使者當表回見漢中王表言孟  
 達投魏之事王驚觀表畢大怒曰匹夫背我而去敢以表來誑我  
 明日令劉封進兵二虎相併待劉封成功然後降之可也

盡達背蜀去魏



權豈非君臣而居上

位征則有偏注之威名則有將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斗

申三遺使令劉封討反羨之賊孟達來投魏王曹孟曰汝來投降莫非詐乎達曰臣只因不發救兵失了關公漢中王怒臣因劉封不信任忽報劉封引百騎軍來取襄陽曹孟曰汝既真心去取劉封許汝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劉封亦自降矣王大喜加達為建武將軍令與守襄陽夏侯尚徐晃同取上庸諸郡孟達到襄陽見了二將具說情由達修書一封選能言者到劉封寨下書封覽書云

達致書于劉將軍麾下伏聞古人有云疎不聞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諛匿不行也若乃君誦賢聖又誦慈祥而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蹈難忠傷曰起孝害伯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上樂患也或有私移愛亦有謗間忠雖忠臣不能見容於君孝子不能見容於父也勢力所加改親為仇况非親上乎故申生衛侯禦寇楚建平受形受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

# 劉封毀孟達書



為太子以秉何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徒子與之言必為泰伯衛伋听其弟之

謀無彰父之机也且小句出奔入為霸重耳踰垣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富貴之道必伏危机業據漢中王慮定於外疑生於內矣慮定則心拱校乱之與作未必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免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然則疑成禍至其疾若候机矣今足下在邊上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發足下失計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遠難避禍猶且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才能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常不為棄舊也倒戈而歸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如漢王親弟性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無涉且三

獨閉門不出蓋為有利見大人詩有自來多渴惟足下察之

玄德大怒斬劉封



劉封者人怒曰汝為反叛之賊欲使我效汝耶被汝悞戎以臣之情今又來問我父子之親使我為不忠不孝之人扯破其書斬訖來使次日引軍進孟達知毀書斬使引軍來敵劉封出馬大罵孟達反賊爭奪吾帳敢使間謀之計耶孟達笑曰汝死臨頭尚自愚迷不省與禽獸何別劉封怒戰孟達連敗走劉封引軍趕來徐晃夏廣尚兩勢伏兵盡起孟達回軍殺來三路來攻封敗回上庸城下慌叫開門城上箭如雨下申耽在敵樓上大叫曰吾已降魏了劉封大怒欲攻城背後魏兵殺來劉封抵敵不住慌望西川奔走来見漢中王哭拜于地玄德怒曰辱子不救關叔有何顏見吾耶封告曰叔父之難非封不救乃孟達阻之也玄德怒曰汝食人之食穿人之衣非土木之物安聽謔人之說封曰一時被孟達以利害說之恐獲大罪玄德與孔明曰辱子如此何法處之孔明曰此子極是無義今不除之後必為子孫之杖玄德喝武士推出斬之隨封軍士將毀碎孟達之書呈上玄德觀之急回心曰吾兒雖得罪有忠義之心時已斬訖獻首級於前玄德抱頭哭曰吾一時造次廢吾股肱也

曹丕南巡至譙縣



孔明曰此子當謀何足惜若留之後子孫受他所制也玄德曰縱使他殺吾之子孫  
吾不忍廢忠義之人也眾官聽之無不感嘆武士言劉封臨死曰  
悔不聽孟達之言致有今日之難也玄德泣曰吾兒九泉之下必  
痛恨我也命厚葬之玄德思想關公又念昔日劉封致染成病不  
能與兵報仇曹丕帶甲兵三十萬南巡至沛國譙縣鄉中父老望  
塵遮道舉觴進饌效漢高祖還沛之意七月聞大將夏侯惇病死  
引兵還鄴親自掛孝送殯于東門之外厚禮葬之八月報稱石邑  
縣鳳凰來臨湍城禳祥出鄴城黃龍亦現魏王百官商議今上天  
垂象乃魏當代漢可安排受禪之禮奏獻帝將天下讓與魏王劉  
廣辛毗桓楛劉曄陳矯陳震等四十餘人來見賈詡華歆王朗共  
言此事詡曰正合吾意皆來見漢獻帝言交割天下之事

廢獻帝曹丕篡位

建安改延康十月李伏大史承許芝入內殿來見天子華歆奏曰  
魏王登位以來仁德播于四方群臣會諫言漢祚將終大皇帝陛下  
法堯舜之道將江山社稷傳與魏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意陛下相府

群臣勸漢帝讓位



陛下設朝問政何故

朕無罪惡爭恐以祖宗之基業等閑棄之故百官且從公商議  
歌引李伏奏曰祥瑞紫雲麒麟降生鳳凰未降黃龍出現  
草慶雲甘露不時而得皇天垂象當代漢禪許芝又曰臣掌司天  
夜覓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盡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王之氣極天  
際地更垂面識曰鬼在禾邊相連是個魏字言在東牛在西是個  
許字兩日無光上下移是個昌字似此魏當代漢請陛下思之獻  
帝曰瑞祥之事虛言也豈可准信而棄祖宗之基業乎華歆王朗  
奏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皆無德讓有德至桀紂無道湯武  
伐之至周天下六併於秦上至二世又歸於漢以此論之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自古以來有興有廢有盛有  
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  
極不可執迷而取伐也獻帝哭入後殿百官皆散次日百官又聚  
於大極殿令宦官請獻帝獻帝惧而不出皇后曹氏曰今百官請  
推托帝曰汝元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通朕故不出也曹氏怒曰





汝以吾兄為篡逆之賊汝祖刘邦乃沛國之亭長尚奪秦之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為君汝即位二十餘年若無吾父汝為茶粉矣汝不出殿我自行車百官必從命也言畢便欲上車出殿帝大泣更衣出殿泣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豈無一人與帝分憂華歆曰陛下不肯以天下裨魏則禍在旦夕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殺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言陛下無人君之德以致大亂陛下尚不知報魏王之恩乎帝曰昔日禁紂無道殘虐生靈故天下人願伐之朕即位以來兢兢又業又業又未嘗敢行非礼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帝拂袖而起正明目視華歆又向前扯住曰陛下肯與不肯早决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皆下曹洪曹伏帶劍上殿厲声問符璽印安在班却后祖弼出曰符璽印在此洪曰玉璽何在弼曰玉璽乃天下之宝汝問何為洪大怒令武士牽出斬之匹馬反賊不絕口而死

諺稱神位功在  
 詐稱神位功在  
 滿朝文武皆在  
 奸偽專權漢帝  
 祖弼

位帝辭言詔丕尊



帝見殿下數百人披甲持戈帝乃流涕嘆曰祖宗艱難之業前則今且廢之朕死九泉

之下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群臣曰朕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朕  
 喘以經天年賈詡曰陛下可急降詔以安眾心帝乃命桓階陳群  
 草詔願讓位與魏今百官皆詔并上檯與魏王受之司馬懿曰不  
 可受命上表謙辭以避天下之論王從其言以表奏獻帝曰願群  
 臣曰魏王表辭不受當如之何單歡奏曰臣等死讓位與陛下不  
 受堯將二女娥皇女英與舜為妻後世稱唐堯有德今陛下亦主  
 二公主亦可以娶與魏王帝不待已再命桓階草詔并二公主至  
 魏王闕下開讀其詔丕與賈詡曰孤恐天下之人不能遵奉遂之  
 論曰婁辜至易可再令張音華歆命獻帝築受禪臺選吉日良辰  
 聚集文武四夷八方之人盡至臺下令獻帝親捧玉璽以禪天下  
 於大王以絕天下群謗天下之口也不大喜令張音捧玉璽還宮  
 再作表稱禪帝曰魏王無意受禪卿等若何歆曰陛下即日可築  
 受禪臺禪位於魏則陛下子孫世皆蒙魏恩矣帝不待已命太常  
 院官卜地於繁陰築三層臺選十月庚午日聚集文武及匈奴單于王請魏王登臺受

# 曹丕篡漢立為帝



魏王曹丕受命臺下群臣跪讀勅命畢賈詡率公卿行大禮改延

康為黃初元年大赦天下謚曹操為大祖武皇帝華歆曰天無二  
 日國無二王交割天下可以令劉氏安置何處乃扶獻帝下臺所  
 詔跪於臺下賈詡曰可以封為公丕封帝為山陽公華歆曰立一  
 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汝當起  
 程非宜召不許入朝即當謝恩獻帝拜謝望山而去百姓觀者莫  
 不感嘆曹丕故典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臣皆呼萬歲後  
 入詩讀曰

兩漢經營四百年

小平津畔獨潸然

黃初不改唐虞意

虎築城臺教晉宣

壘土曾堆受禪臺

欺凌獻帝似嬰孩

又詩曰 誰知天地無私曲

不义依然換主來

又詩刺曹丕曰

當年曹氏除丞相

自為兒孫造萬秋

及禪臺還可馬氏

山陽仍改作陳留

漢中王痛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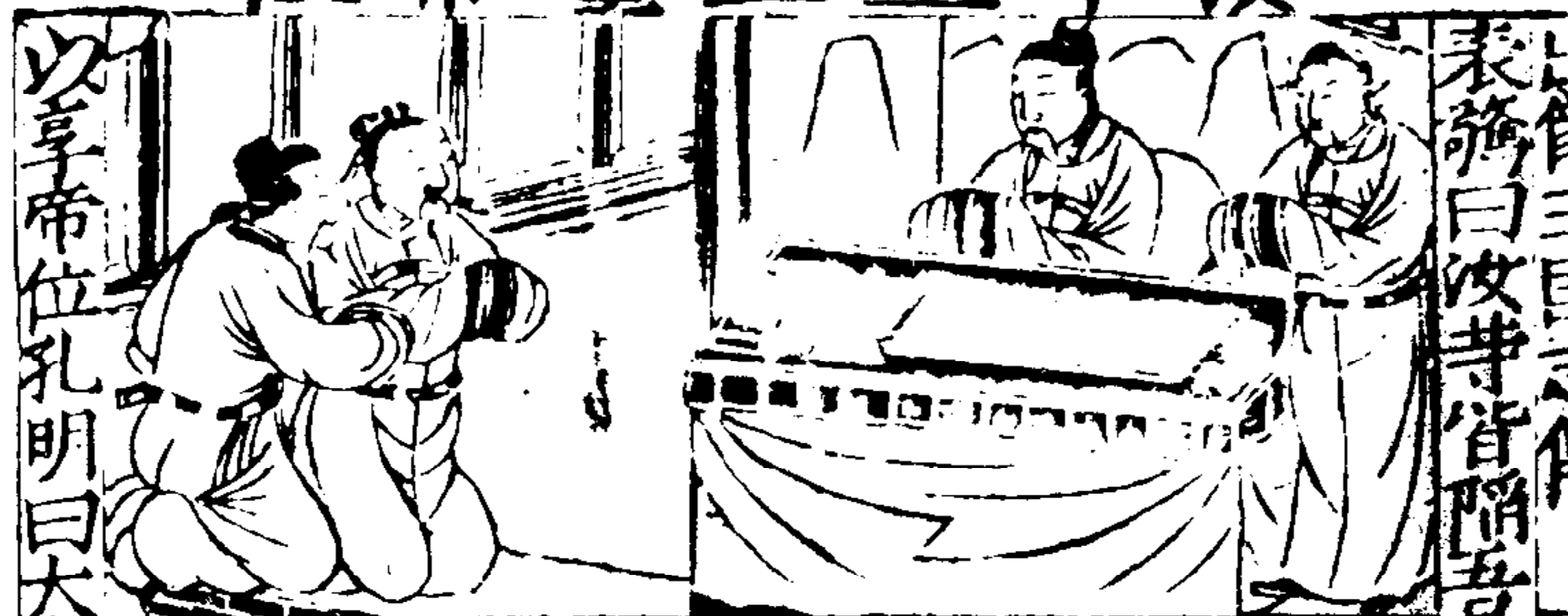
後百官請不謝皇天後

百官請不謝皇天後士方欲下拜忽然其前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對面皆不相見把不驕倒在地衆官救醒是日不離故國封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其餘皆陞官職皆不在許昌驕染成病遂排駕回洛陽大建宮室

漢中王成都即位

軍士報知漢中王言曹丕殺了獻帝自立為大魏皇帝兵出洛陽漢中王所知大哭遂為獻帝發喪百官掛孝皆許昌祭之端孝察皇帝漢中王憂採迴傷不能理事托於孔明次年辛丑春有襄陽人張加漢水內捕魚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冲於天張加以網捕但見金光散乱得一玉璽大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知漢中王仁德潛入成都獻與孔明孔明即請太傅許靖商議時有譙周曰近聞景雲呈彩祥風披拂於成都西北貴氣騰霄帝星見胃昴之分烟如月之光州城當照善主有帝王之位以繼大漢之統今得王璽於漢水正上天之所賜也孔明與許靖上表勸漢中王即位漢中王覽

# 漢中王立皇帝位



表旆曰汝等皆隨吾為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曰非也曹丕豎子尚自可立何況主上  
 乃大漢之苗裔乎漢中王作色曰豈效逆賊之所為大怒入宮展  
 官皆散次日孔明又約百官候漢中王出殿皆拜于前許靖曰今  
 漢天子被曹丕所弑今主上不即帝位與師討賊是不忠不孝也  
 今兩川之民皆欲主上為帝漢中王又不肯從孔明見諫不聽托  
 病不出漢中王所知孔明患病親自至孔明卧榻問曰軍師所病  
 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火焚恐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憂何事  
 孔明嘆曰亮自茅廬之中許遇主上相從至今言聽許從今幸主  
 上有兩川之地文武數百萬皆欲主上為君共圖爵祿以耀祖宗  
 不期主上堅執如奴則文武皆有怨心不久散矣文武一散吳魏  
 來攻兩川休矣亮安得不憂也漢中王曰非是恐阻恐天下人議  
 論耳孔明曰聖人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  
 上名正言順有何不可漢中王曰待軍師病瘳行之未遲孔明把  
 屏風一擊外面太傅許靖等十八人皆拜曰六王無道先帝無子  
 以享帝位孔明曰大事已定可築壇於城都而先帝靈柩亦宜遷葬

玄德報雲長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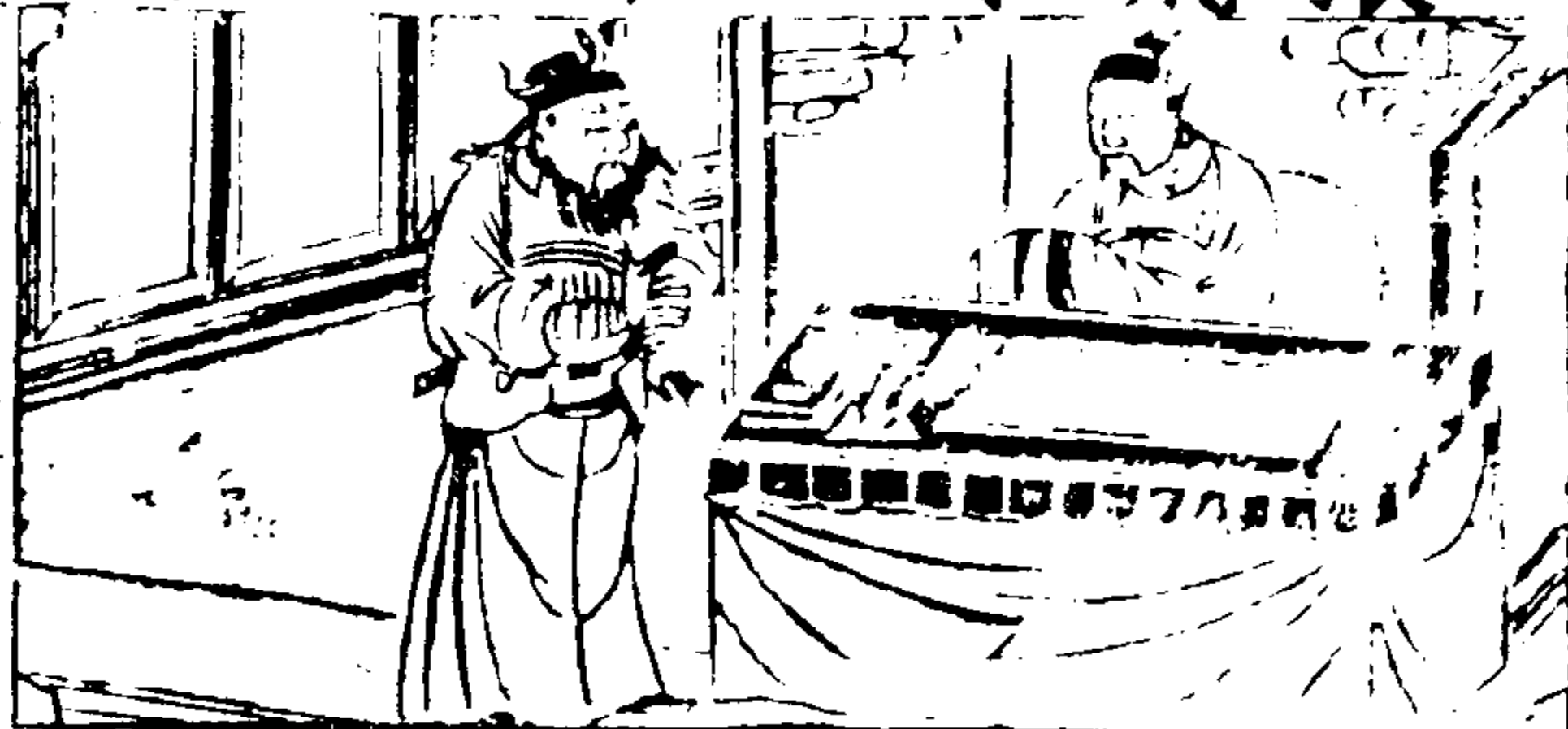


事... 漢中王居於正位... 符... 蜀... 吳氏為皇后... 為... 劉... 亮為丞相... 司... 禮... 降... 朕... 自... 結... 友... 同... 生... 死... 今... 不... 肯... 雲... 長... 被... 孫... 權... 所... 害... 共... 仇... 誓... 不... 同... 天... 地... 也... 今... 朕... 即... 帝... 位... 賴... 卿... 等... 扶... 持... 若... 不... 與... 雲... 長... 報... 仇... 是... 有... 昔... 日... 之... 盟... 也... 朕... 欲... 起... 師... 國... 之... 兵... 剪... 除... 孫... 權... 生... 擒... 賊... 子... 以... 祭... 雲... 長... 朕... 之... 頭... 也...

范疆張達刺張飛

虎威將軍趙雲諫曰不可國賊乃曹操父子非孫權也且先帝魏則吳自伏矣操賊雖死不賊篡立因眾心未附早而關中屯兵于河上以討背逆願主上思之先主曰害吾弟者庶幾傳士仁潘璋馬忠也切齒之仇恨不能食其肉而夷其族方雪吾恨雖有萬里山河豈足為貴吾意已决卿何阻朕即發使到五溪諸夷等處各借重兵十萬助陣又遣使往閬中封張飛為西鄉侯車騎將軍張飛聽知雲長被東吳所害日夜涕泣眾將以酒解之張飛一醉忿氣怒打士卒死者極

# 張飛位拜玄德



知汝醉後鞭撻士卒自取禍也今後務使寬不可逞一時之暴性也飛拜拜回聞中起

多每醉輒南望切齒咬牙深恨如此忽使持節至加官爵飛接入拜畢乃對使者曰關  
 公之誓重如山海今許都既即帝位早與吳師報仇使者曰趙子  
 龍勸主上先伐魏後攻吳張飛怒曰是何言也吾當自見天子願  
 為前部伐吳遂同使者赴成都先主每日操練軍馬分撥隊伍越  
 日與師衆臣來稟孔明曰今主上新即大位自臨軍伍非所以重  
 社稷也丞相當以諫之孔明曰吾已屢諫不從同汝等到演武堂  
 諫之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當總大政不宜以一朝之忿統三  
 軍之衆而親冒矢石也倘又欲報仇可命一大將統兵前進不亦  
 可乎先主見孔明善諫朕且罷兵且面良策忽報張飛至演武堂  
 拜畢抱先主痛哭曰陛下今日為君忘了先園之誓不報關兄之  
 仇乎先主曰為群臣善諫延阻耳飛叩頭曰他人樂享富貴豈知  
 昔日誓同生死之義乎陛下不去臣當典兵報仇若不能報死不敢  
 見陛下矣先主曰朕與御弟合兵同往汝可提本部人馬縱閣中  
 出吾典汝會兵江州勿得悞期飛曰何敢少待片時先主曰吾素

劉玄德興兵報仇



軍先主次... 行幸上秦必奏曰陛下輕萬里之驅而為漢公而成小義則不可也且雲長輕賢傲士割而自矜以致喪命於天亡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一体也安可忘之必曰陛下初登龍位可惜新創之業一旦與師遠征恐大不利且根本未全則又為他人笑先主怒曰吾方興師汝何出此不利之言嗚武士推出斬之秦必神色不變面觀先主曰臣死不爭免見川民受其塗炭也眾臣奏曰必乃良臣之等願保之乞賜仁慈權恕其罪先主命囚於獄中孔明所知即上表諫先主赦秦必表云

臣亮切以吳賊逞威武心致荆州有覆亡之禍損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深宮龍情哀痛特與問罪之師師每同謀其伏雪仇之義臣以為遠漢時若罪由曹操隔劉孫者過非孫權蓋魏奸賊若除則吳寇自然賓伏願陛下納奏必金石之言抑下社虎賁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面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劉先主怒擲孔明表

先主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折劍為令丞相保太子守兩川馬超馬岱魏延守

七象三司

卷一四

八一九



# 范疆張達刺張飛



時張飛年五十五歲宋賢詩贊曰

漢中趙雲隨杖救應監發報章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等文字黃忠為先鋒馬賢  
 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衛趙融廖化為合後川將數百  
 并五洞夷番兵共大軍七十三萬擇日出師且說張飛回關中  
 令將皆打白旗軍士皆穿白掛孝伐吳與兄报仇帳下末將范疆  
 張達曰將軍選日要行造白戰船白旗白袍皆不能完寬限數日  
 方可張飛怒曰吾與兄报仇恨不能插翅何敢違悞叱武士將范  
 疆張達綁在樹上各鞭四十來日不完先斬汝首示眾范張被打  
 口中吐血到船商議曰今日雖然受刑明日又不完備本官性烈  
 又然殺我等達曰不如我今日殺他先下手更高疆曰如何殺得  
 他達曰今夜又然又醉睡於帳二人詐報軍情便可取首投東吳  
 去報消息是日張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不安乃問眾將曰我  
 今日皮肉皆顛不知如何眾曰此是軍候思念閔將軍以致如共  
 飛令取酒解悶大醉臥於帳中卻將皆散范張至夜初更各藏短  
 刀潛入中軍詐報將死將死殺了藏頭便出下船順水投東吳去

張苞大哭報父死



黃巾掃盡動諸侯 虎牢關下人欽仰 長坂橋頭水逆流  
兼糧嚴顏開對境 武敗張郃鎮中州 將軍更緩須臾死  
吳魏山河應斷絕 又吳張飛詩云

昔日揮矛戰魏軍

鮮衣先主討全身

不知時移能主夏

可惜英雄敵萬人

比及軍中得知張飛被范疆張達殺之藏首級順水而下投東吳  
去了軍將追趕不上卻將吳班為張飛發喪典長子張苞具棺盛  
貯次子張紹守閬中自來報知先主章武年秋七月丙寅日出師  
大小官僚隨孔明送至十里長亭回是夜先主不安寢行出中軍  
仰觀天象忽見南方一星大如斗墜於地下先主大驚使人連夜  
去問孔明孔明回奏言三日內主折一大將先主因此按兵不動  
忽侍臣奏曰閬中吳班表至先主頓足曰翼德休矣見表是實放  
声大哭望西祭之次日張苞引千餘騎來見先主伏地而哭具言  
前事先主痛哭之甚群臣諫曰陛下善保龍體不可過哀先主納  
言遂與張苞曰汝與吳班為先鋒與父雪恨苞曰為父為國萬死勿辭忽聞吳字安國

引軍至帳前大哭于地

# 陳震賞詔請李意



## 劉先主與兵伐吳

先主見關興大哭侍臣奏曰龍淚墜地亢旱三年陛下當以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與關張二弟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朕貴為天子二弟俱死見朕二姪銜石心腸安能見其不痛傷子言訖又哭昏絕數遭關興張苞奏曰陛下年已六旬可善保龍躰先主曰二弟俱亡吾獨在世負却前盟也言訖又哭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殿見統大軍下江南終日為二弟而哭恐誤大事帝憂悶不吞陳震與群臣曰吾聞蜀中青城山西有一隱士姓李名意人傳乃漢文帝時人今三百七十餘歲天文地理人間生死吉凶無不週知乃當時真仙何不奏知先主遣使賞禮請來今卜吉凶群臣奏知先主遂令陳震齎詔往青城山見一童子童子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陳震跪曰仙童安知吾姓字童子曰師父昨夜言有詔請之事震曰人言真仙信不誣矣李意請入禮堂震取

詔並意言天子求見仙翁同議國事李意同至中軍先帝迎入營中見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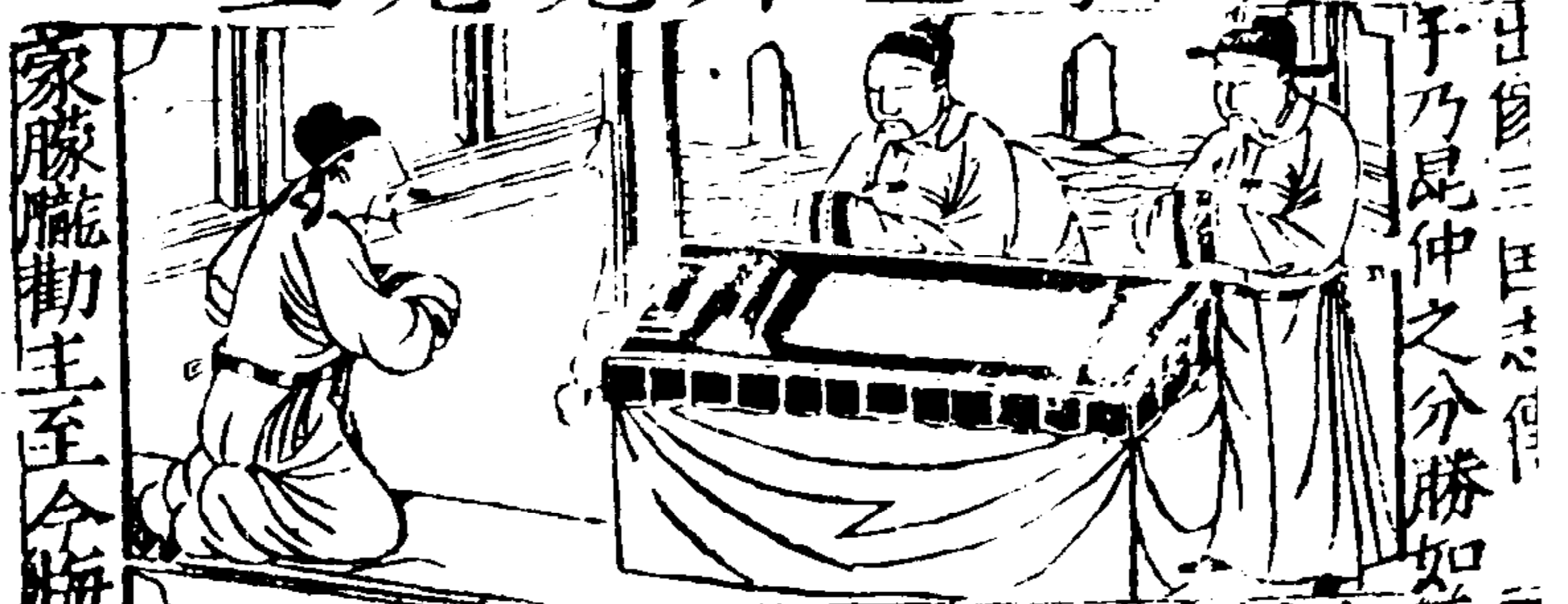
關興張苞爭先鋒



眼力雖先主拜下李奇谷禮曰老夫荒山村叟何勞聖上來求先主將結豪情由訴知

近者二弟被東吳所害致統大軍征伐未知吉凶望仙翁一決意  
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乃求紙筆及兵馬器械營寨四十餘張  
畫訖皆扯粉碎又畫一人引於路邊一道人將一小兒以土埋之  
上馮一大白字遂即稽首便行先主不喜曰此狂士也何足深信  
皆以火焚之催軍起程張苞入拜曰陛下命苞為先鋒乞相印行  
關興出拜曰臣父被東吳所害為父報仇下酬已志願陛下賜先  
鋒之職張苞曰吾父仇人亦在東吳恨不持插翅我已奏詔命矣  
興曰偏汝要報仇汝有何能敢受此職苞曰自幼習學鎗馬弓箭  
並無虛發先主曰朕試觀賢姪施放以定優劣苞取硬弓一張耳  
坡外立一白旗上紅心苞連放三箭射中紅心眾皆大喜關興  
亦取弓在手指而言曰射中旗上紅心何足為奇忽室中一群鴈  
飛興曰吾射中行第三隻言訖射鴈落地張苞大怒上馬挺鎗大  
呼曰敢與吾比武藝麼興亦上馬使大刀出曰汝能使鎗我不會  
使刀二將便欲交鋒先主喝住二子不得無禮聽約束各棄軍器跪下先主曰今汝二

# 諸葛瑾拜見先主



子乃昆仲之分勝如至親念父俱良患難相扶庶不負其親也何以一言自相併力而失大業二將悔罪先主問曰誰年長張苞小關興一歲先主命苞拜吳為兄二人就帝前折箭為誓願相救護先主撲吳班為先鋒關興張苞在帳中各引三千軍馬為左右護衛殺奔東吳孫權聽知聚文武商議眾皆失色獨諸葛瑾曰瑾食君祿並無報效捨命去見蜀主陳說利害使二國連和共伐曹丕篡逆之罪免生刀兵之危孫權大喜即遣諸葛瑾去與蜀主求和

吳大夫趙咨說曹丕

蜀兵至夔關馮屯白帝城近臣奏曰東吳遣諸葛瑾至先主命休放入城昔權奏曰諸葛瑾親弟在蜀有事求見何以絕之宣入看發言辭可則從之不可則遣之就借彼口回達孫權有何不可先主允奏宣入問曰子瑜女來何意瑾曰臣弟久事陛下不避斧鉞特來奏知近者雲長守荊州吳漢連次遣人求親怒罵不從積怨之端也雲長之死是操三遺使命魏荊州吳侯尚猶不許却被呂蒙朦朧勸主至今悔之不及今蒙已死仇恨可消吳侯命瑾為使願與荊州其降將等

21103

魏入晉說



有一計可解此危生  
出隊三國志傳

遣田區處夫人孫氏思見陛下瑾當送至未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竊之罪願陛下  
裁之先主怒曰殺吾愛弟發吾服然也今又巧言米說快和瑾曰  
臣雖不才請以輕重大小者與陛下論之陛下乃大漢皇叔不得  
受禪位今曹丕弑帝篡位陛下却不與獻帝報仇乃為結友之弟  
親督大軍是舍大義而執小信也中原海內之地皆陛下世之統  
業兩郡皆大漢創業之地陛下不取而爭荊州是棄輕而取重也  
天下皆知陛下即位與漢恢復山河今乃為一將之忿而殺萬乘  
之尊何其不自重耶先主大怒曰殺吾二弟之仇誓不同天故朕  
罷兵除死方止若不看孔明之面先斬汝首汝急回見孫權交洗  
頸受戮削平江南方雪吾恨喝退諸葛瑾曰東吳張昭見孫權  
曰諸葛瑾知蜀勢大故推作使又降備矣權曰子瑜決不負孤孤  
審往日之說其言貫通肺腑以此論之非外人所知也正說間人  
報諸葛瑾面權曰孤知瑾不負孤也張昭等滿面羞慚瑾見吳後  
備言先主不肯通知之意權大驚曰何以拒敵大夫趙咨進曰某  
公作一表咨往許昌見魏主陳說利害使魏襲漢中蜀兵不戰自  
退

# 曹丕加封吳王



退矣孫權喜曰只恐魏王不肯其危若何答曰某君有失江東之志則當投江而死矣在  
 面目丹田江東幸答辭主到許昌先見太尉賈詡等次日早朝詔  
 奏吳侯遣大夫趙咨上表拜畢魏主嘆曰吳蜀共之厄也問趙咨  
 曰卿上何等之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王大嘆咨曰  
 陛下何嘆乎魏王曰朕知卿獎譽過甚也卿言合朕意即准表遂咨  
 曰納魯肅於几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  
 取荊州不血刃智也能據三江虎視四海雄也惟屈身於陛下累  
 也實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王又問曰孫權知學否咨曰吳侯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稍有餘閑博覽經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已魏王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邦有備禦之  
 固魏王曰吳難破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魏王曰  
 吳國如大夫者有死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咨之  
 輩車載斗量不勝其數魏王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如趙咨者不辱其君也降詔命太常卿邢其景拜孫權為吳王加  
 九錫趙咨辭謝曰今權畏蜀之勢故表請以臣之愚見吳蜀交攻乃天亡也陛

# 孫權發兵拒劉備



下可遣上將提數萬精兵逐渡長江襲之蜀兵攻外魏兵攻內不出旬月吳又亡矣是

亡則蜀安能久存乎魏王曰孫權歸服于朕朕若攻之失信於天下也朕初即位此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故驃騎將軍為南昌侯之職也官輕則勢微江南士民皆有畏怯中國之心不可加之王位又加以九錫其天子並行如虎添翼破之實難也陛下當因危急之時而併除之為後世魏王曰朕但不助彼也魏居正統安如太山看吳蜀相戰若滅一國止有一處有何難哉朕有主見卿勿多言太常卿刑真與趙雲出江東報知孫權說魏封王加九錫之事顧雍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九州伯之位不可受封權曰沛公當時曾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權受處耳何足損也乃率百官出鄣迎接刑真自以為上國端坐鄣門不下車張昭大怒近前叱曰汝雖上國之使安敢妄自尊大端坐車上汝以江南無人物耶刑真慌下車與張昭等相見並車入城有偏將軍徐盛在車後回顧同列位曰吾等不能奮身竭力為國家併魏封爵不亦辱乎刑真聞言嘆曰江東將相如此非又居人下者也



# 張苞搦戰敗李厚



權受命乃以異物遣人進貢于魏張昭曰貢獻之物不可太過孫權嘆曰利足結人心今貢獻之物乃瓦石類耳何足惜哉衆官皆嘆蜀兵到湖口又有蠻王沙摩併五溪諸將桂路兩軍助戰孫權知魏兵不來接應問文武曰蜀兵勢大何以退之昔有周郎魯肅後有呂蒙繼之今蒙寺已死無人典孤分憂忽安東中即將孫桓字叔武特年二十五歲乃權弟孫何之子奏曰主上恩養國士待如手足今聞蜀兵一至及緘口坐視是何禮也某雖年幼頗習武藝臣叨君祿敢不報効又有大將李厚謝旌有萬夫之勇願統萬之衆大破蜀兵以報主上

## 關興斬將救張苞

孫權曰吾姪雖勇年幼耳今虎威將軍朱桓為總都督朱然為副都督領水陸兵五萬即日起程孫桓知蜀兵前隊已到宜都下寨令朱然領二萬五千于大江中結寨孫桓引二萬五千人於宜都界口下寨前後分作兩營以拒蜀兵前隊吳班兵到之處望風而陣其敢拒敵軍士兵不血刃前到夷陵宜都探得孫桓兵到之報

關興陣中捉譚雄



本陣斬頭漚血祭那死馬孫桓折了二將勢孤力窮不敢出戰關興張苞請馮習張南

關興張苞曰我在亂軍中生擒昨日射你馬的到矣張苞提婦  
二將吾亦不用命矣上馬來尋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捉譚雄  
張南驅兵大進吳兵大敗馮習收軍不見關興張苞大驚曰若折  
苞夾攻孫桓敗走張苞當先殺入吳陣正遇謝旌刺于馬下馮習  
吳兵大敗次日孫桓因斬了李興忿怒越加引軍前進被關興張  
苞望張苞便劈却被關興飛馬將李興斬了救了張苞乘勢掩殺  
十餘合不分勝負吳將譚雄見李興勝負不分暗放一箭射中張  
苞坐下馬腦那馬負痛把張苞掀在地下奔回而死李興走到輪  
谷望張苞便劈却被關興飛馬將李興斬了救了張苞乘勢掩殺  
謝旌敗走張苞趕去李興見謝旌輸了提金醮谷來與張苞戰三  
苞應喏而去孫桓引部將李興謝旌出馬與張苞約戰三十餘合  
二人引兵前去觀其動靜不可造次倘有疎虞陸軍之銳氣也  
言欲觀其志關興拜辭欲出張苞奏曰臣願同行先主曰汝兄弟  
此非小輩豈足為將關興奏曰不勞伯父大軍姪請討之先主許  
錦又飛報先主御駕在梯婦縣近臣奏曰吳遣孫桓為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怒曰

十四

# 蜀兵劫寨吳天勝



敗軍走夷陵問前軍何處城池堅固有粮草否軍士答曰前有夷道城可以屯扎桓走

商議今孫桓兵敗將亡可乘虛劫寨拔去根本則吳兵不敢拒敵矣張南曰孫桓難敗江中朱然水兵不曾搖動倘去劫寨水軍登岸截斷歸路則難敵矣馮習曰此極容易先交關吳張苞各引五千軍埋伏山谷朱然不來便休若來時左右兩軍於半路殺出吳兵又敗矣吳班曰莫若先使小卒詐去降吳先將劫寨事告知朱然見火起又欲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吳為上策眾皆依計行之朱然所知孫桓折兵損將正欲去救忽然伏路軍引數個小卒來到朱然問其故小卒答曰我等是馮習軍士為習賞罰不明故來報知今夜習引軍去劫孫桓營寨朱然信其言收在軍中使人報知孫桓却被關吳路上殺了朱然要去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足深信倘有疎虞陸軍皆休將軍只可守水寨禹代將軍一行朱然允禹之言令引軍去救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崔禹正行之間望見火起令軍急救被關吳張苞從山谷殺出崔禹被張苞生擒回寨朱然退下水六十里桓引

入城道外堅守不出者引軍圍住差使將崔禹解梯城見先王先王命斬之



大賞三軍自收威風大振矣王大驚曰今孫桓受困於夷道朱然敗退於江中先時有程普潘濬等將欽守皆亡張昭曰裨將雖有幾世者尚有十數人何慮劉備哉可將韓當為主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其軍為救應起兵上馬拒之權名所奏即差起行其軍時患痢疾不得已而起兵從巫峽建立屯至夷陵界連接七百餘里軍營四十餘所先王知關興張苞各建奇功差便宣回重賞先王嘆曰昔日從朕諸將及皆老邁無用今後有賢臣二將何慮東吳乎正說間忽報吳侯命韓當為將併周泰等同領大兵來到近臣奏曰老將黃忠所知陛下說老將無用自引親隨數十騎投東吳去了先王曰黃漢升非肯反朕之人也因朕言者將吳人心不服奮力而去二賢臣可去相助漢升更有奇功便可令此勿使有失關興張苞辭帝上馬來救黃忠

劉先王虎亭大戰

黃忠引親隨六十騎  
連接夷陵寨中馮習吳班接入問曰老將軍來此何故忠曰上

# 馬忠放箭射黃忠



道老將無用故來臨陣建功正說間人說吳兵到黃忠奮然使出馮習吳班諫曰將軍  
 雖勇不可輕出黃忠不聽馮習令吳班助敵黃忠直進吳寨潘璋  
 副將史蹟欺忠年老挺鎗來戰不二合被忠斬了潘璋出馬  
 公儼月刀與忠力戰數合潘璋敗走黃趕去吳班助戰大勝一  
 而回關興張苞至曰聖旨令老將軍既已斬將速回御營黃忠不  
 聽次日潘璋又出搦戰關興張苞要去助戰黃忠不許吳班助  
 亦不許之忠自引六十騎與璋戰數合璋敗走黃忠趕殺大叫興  
 雲長報仇追不數里被韓當周泰凌統及潘璋回軍四面殺來把  
 忠圍在垓心忠退時被馬忠一箭射中黃忠肩窩正欲墜馬却得  
 關興張苞殺散吳兵救出黃忠送回御營先主親來看忠扶其臂  
 曰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年七十五歲死亦是矣陛下善  
 保龍體以副中原言訖淚下是夜卒於御營後人詩曰  
 老將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敵殺諸曹操 賢勇振漢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威風  
 先主哀傷不已命具棺木載回成都御葬春秋事祭先主嘆曰五虎將之亡三人吾

死寧其射箭兵



不能以仇深可痛哉

自引引以重直進魏軍分兵入路親自臨陣陳畿馬良皆諫不所  
 是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韓當周泰引眾將迎敵出馬矣曰陛下  
 今為川主何自輕耶萬一有失切勿懊悔先主便謂馬曰汝等身  
 輩傷吾子延何不早降請死韓當曰顧曰誰敢出敵却將身向并  
 周泰弟周平相繼而出被關吳張苞斬之當泰慌入本陣先主用  
 鞭一點大勢人馬齊殺入路俱進吳兵大敗其寧在船上養病听  
 知蜀兵大至急上馬時一隊蠻王摩沙柯面如紅血碧眼尖出黃  
 鬚倒捲便個僕黎鉄棒懸弓挿箭背後跟隨番兵披髮跣足各使  
 大刀其寧見勢夫不敢迎敵而走被摩沙柯箭射其頸其寧帶箭  
 走到富池口死于大討之下上有群鴉數百以洗其討土人葬之  
 吳王持與立由今往來客商祭之極灵有神鴉數百送客一程是  
 神之靈也後人詩曰

已罷其吳霸 長江錦慢舟 關公不敢渡 曹操鎮當憂

劫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甌 神鴉今顯聖 香火永千秋

先主大勝遂將虎亭先主收軍諸將上功不見關吳先主急令尋覓時關吳殺入吳

# 開興涕泣拜父像



正遇潘璋殺父仇人趕入山谷不知所在迷踪失路幸喜月光約有二更到一庄所  
 以下馬扣門有一老丈迎與報知姓名求飯充飢老丈引入坐廳  
 以見神堂燈火起身視之中間匾閣公神像與便下拜而哭老丈  
 問其故與曰此吾父也老丈曰汝間是尊老所管的地方感德不  
 忘是以及像供養今日將軍至與自當宴待正款之間三更以後  
 忽人扣門老丈出問乃潘璋投宿與所知拔劍出鞘叫賊休走  
 回身便走忽陣風起閣公現形潘璋無措被閣公斬之取心瀝血  
 以祭其父腹得青龍偃月刀削其首級別老丈而回行不數里潘  
 璋部將馬忠見閣公殺了潘璋首級帶兵六千來戰關興却得張  
 苞引軍跟尋到與馬忠見敵軍到慌忙退走行不數里糜芳傅士  
 仁與馬忠合兵一處混戰背後凌統又引兵到與苞軍少忙回號  
 亭見先主具言其事先主驚異馬忠回見韓當周泰令以集敗軍  
 各自分投守把馬忠帶糜芳傅士仁於江邊屯札是夜糜芳聞軍  
 士號呼疾痛之聲方出所之皆曰我等皆是荆州軍被曹操討  
 我鋒今皇叔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見皇叔

關澤奏保陸遜



所羅來對士仁說軍心變動不如殺馬忠將頭去獻告我寺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  
 親特來請罪士仁曰想皇叔仁德之人見降必喜是夜二更在帳  
 內刺殺馬忠將首級奔御營見先主二人將首級獻上哭告曰臣  
 寺實無反心因被呂蒙詭計賺開城門不得已而降之今聞御駕  
 到女將害臣長馬忠殺來請罪先主怒曰朕多時來到不來請罪  
 今見勢危故來獻朕若故汝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雲長耶瀕喚  
 關吳就御設雲長靈位將馬忠首級羊南設祭涕哭甚切又令關  
 吳將蔡芳傅士仁斬首呈祭張苞哭曰伯父仇人及皆計戮吾父  
 被二賊所害何時報之先主撫恤曰賢侄勿憂朕當踏平江南殺  
 及吳狗必獲二人祭之汝父有灵知我心也張苞泣謝女時先主  
 軍威大振吳地軍民心寒膽戰韓當周泰告急于吳王言蔡芳傅  
 士仁殺了馬忠歸蜀亦被斬之孫權聚文武商議步騭曰西蜀所  
 恨者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所害關公也今數人已亡獨有  
 范疆張達刺殺張飛必見在吳將吳二人併張飛首級送還先主  
 遣使求和復還荊州再會親情共面滅魏平分天下則蜀自退矣孫權從其言令沉香



# 張苞斬疆達祭父



木為匣盛貯張飛之頭挺下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令程秉為使賞書見先主近臣奏知先主以手加額曰此乃吾弟之有靈也即喚張苞設父靈位先主把匣打開視之見張飛面色不改先主痛哭亦令張苞將二人斬首設祭程秉奏曰今仇人及賊可以雪其恨矣讓還荊州送孫夫人還陛下末結親好共面滅魏以分天下伏候勅旨先主怒曰孫權切齒之仇若共求和罷兵是負三弟昔日之盟也朕要先滅吳後收魏一統漢室效光武中興朕之願也欲斬程秉眾臣勸免令秉回見孫權奏知此事權入籠

## 陸遜定計破蜀兵

關澤進曰見有陸遜屯兵在荊州此人雖是儒生足有雄才大畧以澤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羽皆出大謀大王若能利用之破蜀必矣吳王曰非德潤所言孤悞大事即差人召陸遜張昭曰遜乃一書生非備之敵也不可用之顧雍曰陸遜年幼德薄恐諸將不服則自亂矣恐悞大事步騭曰遜只可別部下使令而已若托大事非其宜也關澤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又休矣臣以全家性命保之權曰吾亦

孫權築壇拜陸遜



素知陸遜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若不以重任托付其未能展也吳王遣使往刺

州召陸遜至拜畢吳王曰今蜀兵侵境孤欲命卿提督軍馬以破  
劉備何如遜答曰東吳文武皆大主故舊之臣也遜年幼不  
才安能制之乎吳王曰孤素知卿才德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宜用  
心遜曰倘文武中不伏者如何吳王將所佩劍賜之曰如有不遵  
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蒙厚恩不敢辭勞大王來日聚大臣文武  
面賜之澤曰古之大將必當築臺會以白旄黃鉞印綬兵符噲曰  
聞之內者寡人主之間之外者將軍主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  
矣大王可遵此禮選甘棠壇拜遜為都督則眾皆伏矣吳王乃命  
築壇三日完備會百官請遜登壇加為征西招討東吳大都督賜  
寶劔印綬令掌六龍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遜領命下壇吳  
王撥徐盛丁奉為護軍即日起行調諸軍馬水陸並進韓當周泰  
蔣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提督兵耶及遜至時眾皆不服遜升帳  
坐眾將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領兵破蜀軍有常刑汝等宜  
遵守王法無親疎勿令自悔眾皆默然周泰曰即日王上之侄孫桓困在夷道城中內

# 諸將不服陸遜



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設謀救出以穩主上憂心吾料此圍非都督不可解之遜曰  
 吾素知孫安東深游士衆之心又能堅守城池不又救之但破蜀  
 兵彼自出矣韓當與周泰曰此是東吳合休矣命此懦人為大都  
 督汝見所行否周泰曰我故以言試之耳並無一計安能退蜀耶  
 次日陸遜令各處多立關防護把隘口不得輕進諸將不服互相  
 取笑遜升帳設會諸將下令曰吾承王命總督諸軍昨令汝等把  
 守隘口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跟隨破虜將軍平定江南大  
 小歷數百戰後跟討虜將軍出死入生今主上以將為大都督令  
 退蜀兵不早定奇計分兵征討以圖成功却令將軍堅守以待天  
 殺賊耶何無謀之甚也吾等非貪生怕死之士欲使我輩承顏順  
 意決無是理也言訖上下皆曰韓將軍之言是也我等情願決一  
 死戰陸遜聽罷舉劍在手指曰劉備名聞天下曹操尚自惧怕今  
 統兵侵界非容易敵也吾雖一書生今蒙主上重用豈不知之奈  
 劉備勢大難以力敵須用奇計方可取勝汝等並受國恩當助我  
 令共破蜀兵以報主可也非汝等所知今者告明其事如有再違令要斬者以決劍

陸遜守關隘



孫權後奏眾將曰  
 陸遜在虎亭關軍至川口連接七百餘里前後四  
 十餘里夜則明火昼則旌旗蔽日細作探知東吳用陸遜為都督  
 守險要不出近臣奏知先主先主問陸遜何人也馬良奏曰江  
 東儒生年幼多前取荆州皆以人之謀也先主所言怒曰懦子敢  
 謀害吾愛弟速令進兵討之馬良曰遜之才學不在周瑜之下不  
 可輕敵先主曰吾用兵老矣豈不知黃口懦子知勿多疑看朕擒  
 之先主引軍攻打諸處關隘關隘當在關上望見蜀兵到知是先主  
 自來使人報知陸遜遜恐驚當受勁飛馬到關口來報當指曰先  
 軍又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不可劉備率兵下東吳連勝十餘陣  
 其氣正盛且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則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敵  
 也只宜廣布守禦以覘動靜今吳兵馳驟於曠野之間正得其志  
 候移屯於林木所吳時吾當用計也將軍不可輕敵當口難應  
 先心實不伏先主使車馬罵陸遜令莫听堅守勿戰先主見吳  
 兵不出在軍營不悅馬良諫曰陸遜雖是書生見識深遠彼自來  
 至吳不出相持吳又待其時之動也陛下宜思慮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恨敵耳前者

# 蜀兵移營避寨



數敗於我安敢再出時章武二年夏六月連晴不雨軍皆畏熱先鋒馮習奏曰即日天

氣炎熱軍營俱在赤日之中更且取水遙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

處移營屯於山林樹木陰密之處馬良曰倘一移營吳兵驟至將

何抵敵先主曰朕令吳班將萬餘弱兵近吳寨於平地屯駐親

八千精騎伏於山谷若陸遜知吾移營急出冲突令吳班詐敗而

走遜若追之朕引軍從山谷殺出遜可擒也江東一鼓而下矣群

臣皆賀陛下神機妙算遜豈能諒也馬良曰近聞丞相諸葛在東

川點着各關隘以防魏兵入寇陛下可將軍營親移處處成面本

問於丞相可乎先主曰朕深知兵法何又問焉馬良曰臨事而慎

好謀而成聖人之言也陛下不可輕易量之靜軒詩曰

符堅恃眾曾亡晉

昭列移兵致敗吳

今古興衰皆有數

元戈寧不讀兵書

先主曰卿可於諸處觀看書成而木往東川問丞相如有不便可

速來奏馬良領命而去先主令移營避寨於山林樹木陰密等報知

先主曰今蜀兵四十餘屯各移山林都督司去

陸遜呈吳王



劉先主夜走白帝城

遜聞言大喜引軍來覓其動靜見平地一屯老弱萬餘大堅先鋒  
 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見蜀兵徒如兒戲請帶營分兵兩路擊之不  
 勝願斬遜者人以鞭指曰噫望見山谷中殺氣冲天其下必有  
 伏兵埋於平地絕吾之兵諸公切不可出三日之外此谷中兵自  
 退方可行兵周泰等皆以陸遜為懦各自去守把關隘次日吳班  
 至關前搦戰令軍士辱罵或睡解甲放馬赤身露体徐盛丁奉請  
 曰蜀兵辱罵太甚其非前擊之從矣曰汝等止想吳勇豈知孫吳  
 之兵法耶後日汝等又見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端正不出矣遜  
 曰吾正待他移營眾將皆笑數日之後陸遜聚眾將於關上觀之  
 見吳班退兵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又遊山谷中出須臾果見八  
 千軍來尽皆金裝環帶簇擁先帝過關而去吳兵觀之尽皆膽寒  
 遜曰吾不阻汝等攻擊正遇此兵也今已尽出吾教日內又破矣  
 諸將曰攻劉備在當初乃今直入吾方屯集諸營深根固蒂攻之  
 不知兵法劉備英雄思慮極多其兵始集法度精嚴未可平也全

又無不破遜曰諸公

以象三日志專

卷之十一

不舉兵東吳



吧七八月兵困意懶求戰不得計不復生吾却攻之又破矣衆將方始嘆服許都生  
詩讚曰

主將談兵按六韜  
三分自是勇英傑

安排香餌釣鯨鯨  
又顯江南陸遜高

陸遜籌策已定遣人進箋於吳王曰

切以夷道險要之方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為易得亦復易失若  
一失之非徒損一氍之地則荊州可憂矣遜今日之役又令事  
諧劉備干冒天常不居窟穴而自送死臣雖不才愚奉天威以  
順攻逆况察其布置又無良策大非致勝之道也臣今籌策已  
定破敵在遲至尊高枕無憂指日可報捷勝矣

吳王看畢喜曰江東復有異人孤何憂哉諸將上書皆言其懦孤  
獨不信以吳言觀之真妙論也於是大起吳兵前進聽調且說先  
主及越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札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  
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甚難臣請先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  
陣則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落膽朕當長驅大進若遷延日又何日成功黃權再三苦

諸葛亮閱圖大驚



諫先主不許遂乃分兵兩路

黃權督大軍於大江北岸恐有侵上之意且說近臣

奏知魏主曰魏主仰天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群臣

請問其故魏主曰備不知兵法宜有七百餘里寨柵而可拒敵乎

此乃兵家之大忌也劉備必遭陸遜之手謹按兵法險之難守未

信魏主曰遜若何太率吳兵去取西川矣吳遠去國中宜慮全兵

三路一守吳國重子可救矣群臣皆稱神妙魏王差曹仁督

軍出迎曹仁督軍出陸口曹仁督軍出南郡三路軍馬今日

期暗襲東吳朕隨後來應且說馬良到東川見孔明將移營而本

呈上孔明看罷大驚問曰誰教我主移營屯寨以人可斬良曰此

乃主上自為之非他人之謀也孔明曰包原險阻兵家所忌結此

營寨倘一舉火何以解之豈有連營七百餘里可拒敵乎禍不遠

矣陸遜拒守不出者正等移營汝當速去諫天子改屯諸寨不可

如吳馬良曰倘吳兵遠追如何退敵孔明曰吳恐魏兵乘虛而乘

必不遠追成都無憂矣主上有失可投白帝城避之吳入川時埋

伏十萬大軍在夔州府東南漁復浦地界

若來追吾必擒之良曰良於漁復浦來



# 陸遜火燒蜀營



往救遺未見一卒亦相何詐也孔明曰後日自見汝可速回良求孔明表章星夜來荆  
 州孔明還成都令軍救應陸遜懈怠不復隄備聚將聽令遜曰吾  
 受命已未未嘗出戰今觀蜀兵如此先取江南第一屯誰敢去取  
 韓當周泰徐盛丁奉凌統并各言願往陸遜並皆不喚淳于丹引  
 五千人馬去攻江南乃蜀將傅彤所守今晚便要成功吾自提兵  
 救應又令徐盛丁奉各引三千軍屯於寨外五里淳于丹敗回有  
 軍趕來營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受計去了淳于丹到蜀寨時  
 三軍鼓噪而入蜀將傅彤引兵突出淳于丹敗走又被趙融截殺  
 丹斷路走出山後蠻王摩訶攔住去路背後傅彤趙融蠻王三  
 路殺來却得徐盛丁奉殺退蜀兵淳于丹中傷回見陸遜請罪遜  
 曰非汝之罪吾令汝行軍試蜀兵虛實也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  
 何以破之遜曰吳計不瞞諸葛亮今天幸吳人不在吳使吾成功  
 也令朱然水路進兵來午東南風大作用船載茅草依計而行令  
 韓當領軍攻北岸周泰領軍攻南岸每人各帶茅草一束內藏硫  
 黃硝磺皆帶火種草把挑于鎗刀之上到蜀寨時火蜀兵四十營只燒二十營

城帝白走先主



地間一屯則彼兵自亂矣乘亂之時以兵擊之各帶糧草不許退後連更曉夜捉獲劉  
 備方止謂將得令而去先主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於帳前旗  
 無風自倒程畿曰莫非吳兵今夜劫寨先主曰將已殺及安敢再  
 來畿曰莫非陸遜以計數耳先主不信哨兵報曰遠望見吳兵  
 沿山東而去先主着令關興張苞引軍五路巡哨黃昏左側東南  
 風驟起關興回報江北岸寨中火起先主急令探視張苞也來回  
 報見南邊寨中火起先主便令關興張苞親往江北江南二處救  
 火如吳兵到可急回二將引兵去了初更御營左右寨火起風驟  
 火猛林木皆着敢聲振地蜀兵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後而吳兵殺  
 到先主引軍奔走馮習營中火光連天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  
 習引軍去救張南徐盛引兵來趕先主望西奔走前面徐盛兵到  
 攔住兩軍夾攻四下無路却得張苞引軍殺入救先主出營正遇  
 傅彤合兵一處山後喊聲陸遜大陣兵到把馬鞍山圍住先主令  
 傅彤張苞死拒其山先主望四野火起不息重疊死屍塞江而下  
 次日吳兵四面放火軍皆亂竄忽見關興引數十騎殺上山來奏曰四下火光逼近不  
 出家三國志傳  
 卷之十四

# 傅彤叱拒東吳兵

東吳從吳振英雄



可久停請陛下走白帝城收軍先主曰誰斷後傅彤曰臣願捨死以當之是日黃昏令

張苞當後關吳保前冒烟突火下馬鞍山吳兵見先主奔走及妻  
 爭功突火而米先主令軍士尺脫衣甲疊于山路而焚之以止後  
 軍江中朱然欲害先主先主去路先主曰吾死於此  
 地矣關吳張苞前來冲突被乱箭射住斫殺不得背後喊声又起  
 陸遜山路殺出正在危急却得趙雲來救先主保駕

## 八陣圖石伏陸遜

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听知蜀吳交兵引軍救駕殺散朱然保先  
 主走白帝城先主曰朕今走脫諸將奈何雲曰敵人在後不可少  
 緩陛下可速入白帝城先主手下止存百餘人後人詩曰

陸遜運槁籌 能分吳國憂 揮毫關將墮 焚鎧蜀王羞  
 勛業昭千載 声名播九州 至今巫峽地 草木尚深愁  
 又讚陸遜之功云

提兵舉火破連營 玄德窮奔白帝城 一日威名震魏吳

魏 桓 出 城 追 蜀 兵

初王摩沙柯奔走正逢周泰戰不數合被泰斬之蜀將杜路刘寧及皆降之陸遜引行

出東三月三日



傳形斬後

四面圍住了泰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何不早降傳形叱曰安有將軍肯降吳肉乎言訖戰氣頓生復戰吳將死於吳陣後人詩讚傳形曰

荆襄吳蜀相交戰

陸遜施謀縱火焚

至死尤然罵吳狗

傳形真乃漢將軍

祭酒程畿督水軍赴救忽吳兵驟至水軍四散卻呼曰可急走程畿怒曰吾從主上出軍未嘗逢敵而走擊劍教吳兵西下無若自刎而亡後人詩讚曰

江陽劉烈

立輔明君

兵合遇寇

不屈其身

單夫隻後

損命為君

張南園夷道城知各營已失引兵來救孫桓就城上殺出馮習未幾吳兵圍住力戰不脫供死於陣後人詩讚張南園習詩云

休不經敵

換身致害

文進奮身

因此顛沛

患在一人

至斯大

# 陸遜入迷八陣圖



陸遜西道趕不上滿復浦首見前面一陣殺氣勒馬不趕疑有伏兵把兵倒退十餘里  
 使前馬前去打探回報無軍陸遜不信下馬登高望見殺氣從地  
 起陸遜又使人覘望回報江邊止有亂石七八十堆並無軍馬遜  
 大疑尋土人問其故土人答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到此  
 驅兵採石叠成陣勢於沙灘之上常有氣從內而起遜聽罷上  
 馬引數十騎來看亂石乃立於山坡上下視之四面八方皆有石  
 門遜不識笑曰此惑軍之術耳有何異哉引軍直入石陣觀看奇  
 將曰日將陸西請都督早回陸遜却要出陣忽然怪風狂起飛沙  
 走石四方八面皆無出路但見怪石嵯峨似劍重疊如牆江濤洶  
 湧相似戰鼓之聲遜昏恐曰吾中諸葛之計也無計得出忽一老  
 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引出之老人策杖徐  
 行並無所碍遜問老丈姓名老丈答曰老夫乃黃承彥是也吾女  
 婿諸葛丞相入川時以此女排上石陣名八陣圖按八門遁甲休  
 生傷杜景死穉開每日亦不化無窮可比十萬精兵也去時分付老  
 夫以後東吳有一名將迷於陣中汝可指引出之老夫因以此隱居至此遠來看見將軍

陸遜班師東吳



從死門而入不識其陣又然迷也老矣持米以生明引出遜曰還可幸不房曰變化無窮

窮李之甚難遜謝承彥而田史官詩讚八陣圖云

孔明施妙用 布陣向沙堤 已許恒溫識 先交陸遜迷

紅聲喧鼓角 山影吐虹霓 相親今仍在 應須不用疑

宋賢龜堯臣為成都置四因賦八陣圖云

怪石成堆散萬軍 孔明布陣在江濱 四頭八尾分形勢 鳥蛇龍虎按經綸

三畧八韶驚鬼神 天地風雲生變化 鳥蛇龍虎按經綸

歷觀自古英雄者 效算如公有幾人 穩不如杜工却有二十字極妙

功蓋分三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東吳

陸遜嘆曰諸葛真卧龍也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危正好

乘虛擒之今見石陣退兵何也遜曰吾非惧石陣而退兵也曹孟

操計與父無異知吾勝敵必追襲深入不必乘虛而襲成國

仲三日飛報曹仁兵出濡須曹休兵出陸口曹真兵出南徐

兵至近遜曰不出吾所料諸將拜伏曰真神算也

二日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金像三國志傳卷之十四終

先帝改造樂宮

新編全像大...通...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五

壽休 喬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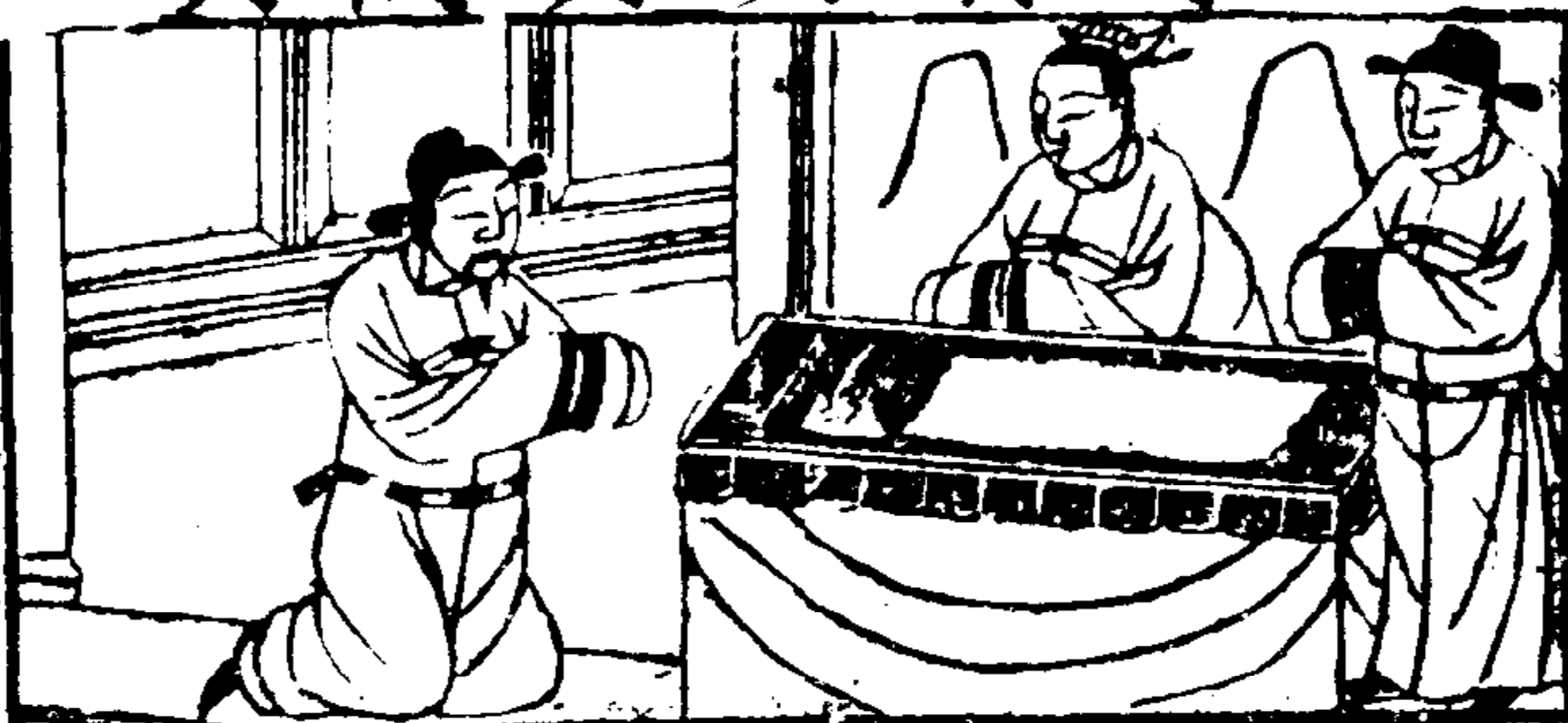


●白帝城先主托孤

章武二年六月先主到白帝城... 敗即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 敗何顏... 張南傳... 兵殺魏... 無路不... 權之妻... 不問曰... 臣督軍... 陛下敗... 鎮南將... 誅戮權... 臣與先... 帝推誠... 相信足... 知臣之... 本心必... 不肯假... 臣之家... 屬也不... 亦然之... 勢斷



# 魏商議興兵伐吳



詩曰

降吳不可知降曹

中漢安能事兩朝

魏吳曹魏為敵逆

武陽書法不

輕辭

曹不聞曹魏自勝欲一統天下先取吳乎先取蜀乎謂曰劉備有  
 雄才更有孔明善治其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屯於險要隔江之  
 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中皆無劉備孫權之對手雖然陛下  
 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勝也。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不曰朕  
 已遣兵三路伐吳安有不勝之理高書劉曄諫曰近日陸遜新破  
 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兼有江河之阻不可倉卒制也不曰卿  
 昔先勸朕伐吳今又阻之何也曄曰時有不同之故昔吳累敗於  
 蜀其勢頓挫可以擊之便大獲全勝銳氣百倍將何以伐之哉不  
 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兵三路接應却說東吳知曹兵三路  
 乃遣呂範引兵拒曹休諸葛瑾引兵南詔教曹真朱桓引兵濡瀆  
 教曹仁朱桓聽知曹仁兵來取羨溪桓撥兵去把羨溪止有五十  
 人守城忽報曹仁遣大將常雕生變引兵五萬奔濡瀆城來眾軍  
 皆自懼色朱桓按劍言曰凡兩軍相敵勝負在將之智不在兵之多寡吾觀曹兵千

張關見中夢



王劉理來見先主病危乃拜於龍榻之下先主令二子將孔明扶起乃謂亮曰朕自

聖張若而來吾與汝等坐占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汝乃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吾何惧其言訖傳令教軍偃旗息鼓只  
做無人把守之意曹將常離領兵到濡項城下一聲砲响旗號齊  
豎朱桓當先飛馬而出與常離戰不三合斬了常離之兵敗走曹  
仁兵隨後到却被吳兵涉羨溪殺出曹仁大敗回見曹丕正獲  
悶探馬又報曹真復使尚圍南即被陸遜內外夾攻大敗而退曹  
休領兵亦被呂範殺敗不知三路兵敗乃嘆曰朕不聽賢訓劉驥  
之言果有汝敗遂引軍回魏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欲回  
成都又羞見群臣病漸加重又哭二弟兩目微昏是夜叱退左右  
獨臥裏見雲長翼德侍立先主嘆曰二弟原來尚在雲長曰臣非  
陽人乃陰魂也蓋為平生不失信義上帝皆勅命為神陛下不久  
皆與兄弟聚會也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月正三更先主嘆曰  
朕不久於塵世矣遂差使命往成都召丞相孔明李嚴等來見先  
主以大事孔明聞詔即以劉禪守成都遂與先主次子魯王劉禪  
王劉理來見先主病危乃拜於龍榻之下先主令二子將孔明扶起乃謂亮曰朕自

# 先主白帝城花孤



得卿成其大業何期智術短淺不納卿言以取其敗耻見卿等今病已危召卿託以後事也言訖涕淚滿面孔明亦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徧視左右見馬良之弟馬諡在前先主令眾且退問孔明曰諶何如人也孔明曰汝人亦當世英雄先主曰不然朕觀其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察之先主囑了又喚諸臣再入即寫遺詔遞與孔明嘆曰朕本欲與卿等共滅曹賊同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遺詔付與劉禪勿以為常言凡事宜教之孔明等泣拜曰願陛下善保龍體臣等當盡忠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先主請起一手掩淚一手執孔明臂曰君才過曹丕十倍况安國家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勳孔明听罷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言訖以頭叩地滿面流血先主又令孔明坐於榻上令二子刘永刘理近前囑之曰朕亡之後汝兄弟三人當以父禮事丞相稍有怠慢天地共誅汝等不孝之罪令丞相坐定叫二子榻前拜為父二王下拜畢孔明曰臣以肝腦塗地安敢不報知遇大恩先主願季漢守一

朕已託孤

# 劉禪立即皇帝位



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汝諸大臣各脩乃職不可負朕嚴誓可以謝又囑趙雲曰朕與

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如此分列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

扶持幼子勿負朕言子能泣拜於地言訖帝崩壽六十二歲宋賢

詩曰咏絕主英雄飄然過出群德仁安萬姓情義動三軍

初茶心循重求賢禮至勤吾虞堪此論大度聖明君

徐雪庭贊孔明詩曰大履將顛一木扶非公誰可託遺孤

洪量能超管樂謨十倍曹丕人罕及七擒孟獲世應無

天心故把魚雜沒未得中原命已徂

後人過白帝城詩曰三顧情殷兩意投託孤真可繼成周

至今白帝城邊過一度思君一淚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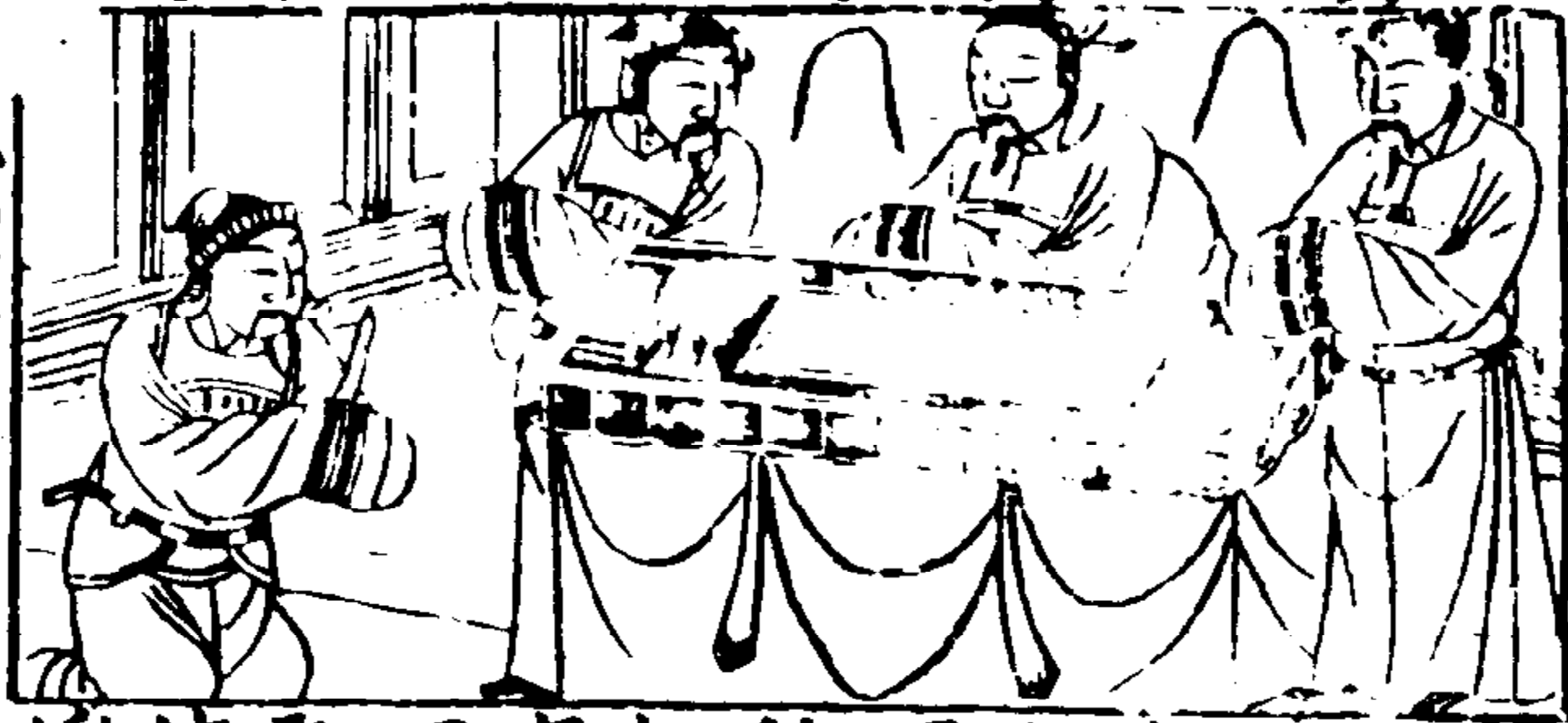
先主既崩百官哀痛孔明奉梓宮還成都後主劉禪出廟接入宮

於正殿群臣奉先主遺詔當殿開讀孔明乃立劉禪即皇帝位

改號建興元年禪子劉禪年十七歲加孔明為武鄉侯英先主于

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次養老宮追諡其妻為昭烈皇后大赦天下

# 曹丕議五路兵



## ●曹丕五路下西川

却說魏細作探知此事報入中原曹丕聞知倍死大喜曰朕無憂矣何不因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又託孤於諸葛亮備善用人亮必傾心以扶幼主陛下不可伐之兵部尚書司馬懿大笑曰不因此時進兵更待何時不乃問懿曰若只憑中國之兵急難取勝又須起五路大軍內外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方可成功不問何為五路兵懿曰可脩書一封差使命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柯比能送獻金帛以賂其心令起遼西羌胡番兵十萬從旱路取西平關攻川北一路也又可脩書賈官若直入南蠻之地見蠻王孟獲令起蠻兵十萬攻益州永昌梓越馬四郡以擊西川之南與二路也又差人入吳分詭前事許以割地為隣令孫權起兵十萬出兩川峽口徑取涪城與第三路也又差使令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與第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

也以此大兵五十萬分五路並進孔明雖有呂望之才安能當之不問言大喜乃家

後主奏吳太后



出象三國志傳

奏曰娘未可行動臣料丞相又有高見且待主上先往如其不然却請娘之於太后

四員剛去約四路起兵然後命曹芳為都督領兵起行其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都在各處鎮守且說蜀後主自即位以來舊臣俱各世用多有亡者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從孔明裁處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群臣議立張飛長女為后時年十七甚有賢德後主納之後來天亡又納飛次女為后建興元年八月近臣忽奏曹不調兵五路來取西川先欲報丞相不知丞相為何救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即差使宣孔明入朝使命四報孔明染病不出後主轉慌又差侍郎董允諫諍杜瓊去丞相榻前告言此事二人運到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托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不劫兵犯境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少頃左右出曰丞相病小可明日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眾官又來相府伺候至晚又不見出各出怨言而回杜瓊早朝請後主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年幼恐丞見怪又引群臣入養老宮啟奏吳太后太后聽知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托孤之意吾當自往董允

出象三國志傳

以

### 後主親詣丞相府



中宣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後主御駕往丞相府門吏見駕至慌拜于地後主問曰丞相何處門吏奏曰丞相釣旨文武百官不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到第三重門見孔明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替後立久乃徐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伏地奏曰臣諶萬死後主亦答禮曰今五路兵犯界相父知否孔明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後主入惶不安孔明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知之奈何孔明曰羌胡柯比能與王孟獲交將孟達曹真四路兵臣皆已退了止有東吳一路兵臣亦有計但未得一能言之人為使故熟思之陛下何又憂也後主聽罷大驚曰相父何神異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百官各司乃職皆不曉兵法之妙鬼神不測之機直敢泄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主柯比統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本西平人素得羌胡心羌胡以超為神威將軍臣已遣人持旗檄令馬超緊守西涼關伏奇兵於四路每日交

喚羌胡兵順則以金帛禮物進之逆則以兵拒之矣一路不足憂矣次有孟獲兵犯四

孔明觀魚思兵計



君我亦以飛檄入魏延領兵為難也之計要其不識地利性勇力其心畏懼又不

敢進此三路不又憂也又知進達兵入漢中頗知文脉之義與李

嚴曾結生死之交前臣臣臣都督李嚴守永安宮臣自作一書只

做李嚴親送與孟達若見了心中主張不定又然推病以慢軍

心此三路又未疑其憂曹真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

已調精雲領兵把守關隘並不出戰曹兵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

退此四路又不足憂矣臣尚恐不能保全家調與張苞各領兵

三萬為左右救應却屯兵於中諸隨處緊要便當救之因此兵機

並不經由宿堂故無人知消息也只有東吳這一路未及便動彼

見四路兵勝州中危急則來攻之若四處不濟安肯動兵臣現孫

權想曹不出兵三次之怨豈肯又從其言頃得一舌辨之士徑往

東吳以利害說之若得東吳和合四路之兵自瓦解矣但未得說

吳之人臣故思之後主曰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始覺後何憂我孔

明送後主出府眾官環立于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別孔明曰朝

眾皆不知其意獨有

禮節尚書御芝于伯苗仰面而笑孔明乃暗遣人留下御芝眾官



使為吳東入芝



皆散孔明交請御到書院孔明問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吾蜀主乃大漢也欲討取二國一統中興當以何國御曰以愚意論之魏乃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々討之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和一洗先君舊憾結為唇齒此乃長久之計也孔明曰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問曰丞相欲得一人何為孔明曰得一人不辱君命可為使也以此觀之非伯苗為使不可吾故喜也

●難張溫秦宓論天

日孔明奏過後主命芝為使往東吳却說東吳孫權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撥軍權皆歸陸遜張昭顧雍秦主令改元權漢之遂改為黃武元年是年曹丕欲起兵擊蜀遣使入江東見吳王陳說前事欲起四路兵伐川爾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乃問張昭曰奏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召問之權即召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使必為仇矣臣料魏吳皆無孔明之謀今乃勉強應允整軍預備

魏遣使結連孫權



只探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孔明首尾不能相救主發兵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  
 路兵以別作商議權遂之乃與使命曰軍需未辦擇日遣兵使者  
 辭去雄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孟孟  
 獲兵功四部被魏延用疑兵計自回洞中去了孟達兵至半路因  
 病不能進曹真兵出陽平關被趙雲把守各處不能取勝而回孫  
 權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動兵又結怨於西蜀矣忽報  
 西蜀遣使為使入吳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退兵之計故遣卿  
 東為說客吳王曰當何以待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  
 數百斤下用炭燒得甚沸令勇士各執刀斧凌宮門前直擺到殿  
 上如令鄧芝入見休寺他開言便責以卿生說齊故事效此例以  
 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權即令依張昭說而行却召鄧芝入見芝  
 入到宮門前見兩行武士各執刀斧芝會其意並無懼怯入至殿  
 前又見油鼎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笑近臣引至簾前  
 鄧芝長揖不拜權大喝曰汝何寺匹夫不拜何也芝對曰上國大  
 使不拜小邦之主權轉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舌效卿生來說齊也汝便是隨何今

# 張溫隨鄧芝入蜀



主之乎芝曰今早歡喜小臣亦大王也今又欲使小臣亦大王也大王尚自孤疑不

再出陸賈重生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汝見殿前油鼎沸否芝大笑曰人皆以為東吳多人誰想慎一節芝也權曰孤何惧汝一匹夫芝曰既不惧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汝欲代諸葛作詞客說孤絕魏向蜀乎芝曰吾乃西蜀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立鼎於殿前以拒一使何其句量之不能容物也權被鄧芝一說叱退武士待以上賓賜坐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吳蜀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惜剖露之曰魏蜀相吞欲與蜀和欲與魏和權曰孤實欲與蜀和也誠恐蜀王年幼不能以全其國有悞大事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雄葛亮一時之傑蜀有山川之固吳有長江之險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併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委質稱臣于魏又望其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若不涉則奉詔來伐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也願大王思之臣將就死于大王之前以說客之名也言訖擦衣下殿望沸鼎口便跳權急令止之上賓之禮待之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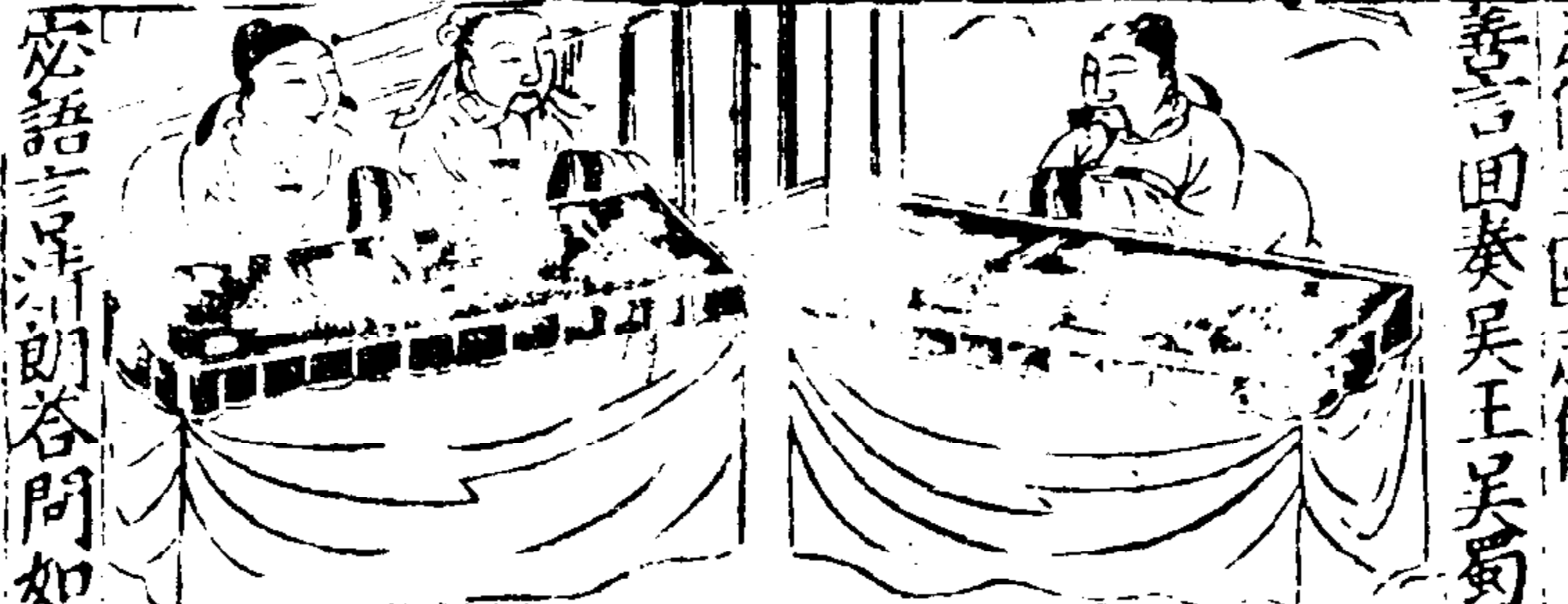
後五賓禮待張溫



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主不和今已晏駕主上年幼深慕吳主不能見面願大夫回國

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反不如西蜀僻處一隅而有鄧芝一人不辱其主吳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眾皆默然時有中郎將張溫出班奏曰臣雖不才可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惟曰恐卿到蜀見孔明不能通孤微意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人傑聖人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臣何畏彼哉亮齊尚猶可效何況今人乎權大喜令張溫同鄧芝入川來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又成事矣吳地多賢又有入來谷禮陛下當以禮意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又不敵加兵于蜀矣蜀寧靜臣當起兵南取荆平夷地然後而魏魏滅則東吳亦不能久存而漢天下可一統矣後主謝之勿報東吳張溫與鄧芝入川谷禮後主令鄧芝引張溫入見後主賜張溫坐于殿左設御宴待之宴罷百官送至館舍次日孔明以禮相待張溫自以為川中無我對手愈加放肆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

# 秦宓以才論張溫



善言曰秦吳王吳蜀永結盟好相與破魏作萬年之計溫見孔明亦復談笑御芝蔴已  
 之意次日後主賜金帛與張溫孔明同百官張溫飲酒餞別送至  
 南郵亭之上孔明慙慙勸酒正飲之間忽一人乘醉而入長揖不  
 拜就席溫有怒色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曰此益州學士秦  
 宓也張溫笑曰名稱學士胸中曾學士否矣曰蜀中五尺小童尚  
 皆就學何況我乎溫曰汝且說汝所學宓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典籍無所不曉公  
 問我學者何物隨攪而變溫曰汝既出大言且問汝天文之事天  
 有頭乎宓答曰有頭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  
 興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曰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所卑  
 詩曰雉鳴于九臯君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乎溫又問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乎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  
 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  
 故知之溫又問曰天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日沒於西豈謂秦  
 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溫默然無語宓却問曰先生乃東吳名士說以天之

鄧芝復吳為使



一事下問又能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清輕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顛先生教之張溫無言可答乃辟席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豪傑使僕頓開茅塞也孔明恐張溫羞慚故以善言解之曰席上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明安邦定國之道安在唇齒之間我溫拜謝孔明又使鄧芝同張溫回見吳侯張溫極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結盟好特交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相待權問鄧芝曰若吳蜀同心咸親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如咸親之漢末識天命歸于何人但為君者各脩其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寧息方可以為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蜀中有如此之輩孤安敢妄侵土地也願永結盟好同心破魏也於是厚贈鄧芝還蜀以時魏曹仁曹洪賈詡皆亡魏王悉厚葬之

魏王泛龍舟伐吳

魏主興兵伐吳



却說吳蜀通和之後魏細作報入中原曹丕聞知大怒曰蜀吳連和必有箇中原之意

不若朕先伐之乃會文武商議起兵侍中辛毗諫曰天下新定不

宜動兵今日之計莫若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

可破也曹丕怒曰此儒生迂濶之論也今吳蜀通和早晚又來侵

界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險阻非船

決不可渡陛下又欲親征可用大小舡隻及蔡穎入淮泛淮而取

壽春泛壽春而至廣陵江口運取南徐方為上計不若其言晝夜

併工造龍船一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三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

隻令曹真為先鋒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為大將軍即日先行許褚

呂虔等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列陣孫資為參謀前後水陸軍

三十餘萬即日便起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曹芳許昌國政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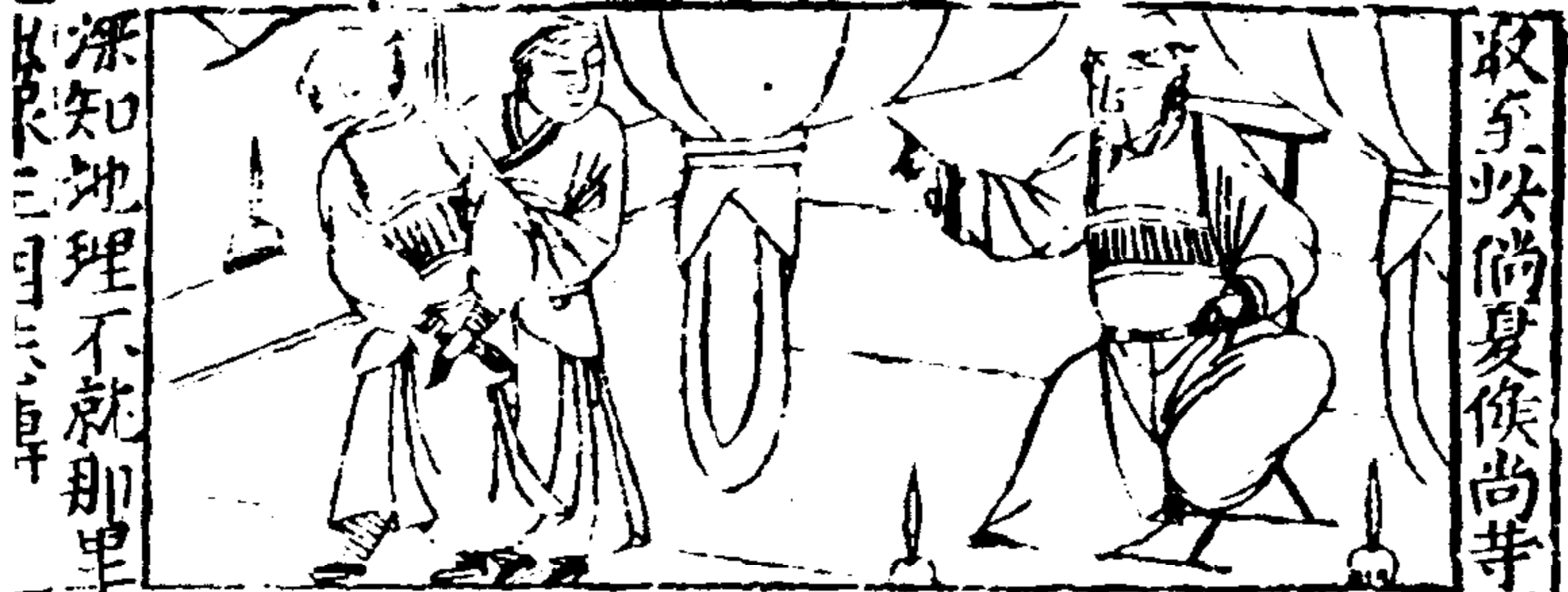
並聽決斷却說邊報傳入吳國近臣奏曹丕親自渡江來下江南

甚是利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奏曰今日既聞

連和可修書與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中以防其勢可選一大將

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冰陸伯言不可當以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荆州不可動

孫斬令喙恩襟



收至以倘夏侯尚等軍突至荊州危矣權曰瓜非不知奈眼前無出力之人言未盡時  
 下徐盛出曰上上何待臣下之薄也臣雖不才願統軍以當魏兵  
 若曹不親渡大江臣必生擒於殿下若不渡江臣亦殺兵大半令  
 魏兵不敢正視東吳矣如不應其言其當大罪權大喜曰如汝卿  
 守江南孤渡何邊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領都督建業南即軍  
 馬徐盛謝恩領命即會建業諸將聽令守護江岸之計眾皆領諾  
 內有孫權之侄楊威將軍孫翊出問盛曰主公以重任付托將軍  
 欲破魏兵儉費不將軍不羨江渡江迎敵倘曹兵至江岸驚動江  
 南百姓也徐盛曰曹不勢大不可渡江迎敵吾只待彼軍皆集于  
 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詔曰吾部下自兵三千更深知黃陵地勢願  
 自去江北與曹不交鋒如不勝時其當斬首徐盛不從孫詔堅執  
 要去徐盛怒曰汝今不從吾令安能制諸將乎喝令推出斬之詔  
 部下飛報吳王權知急上馬來救徐盛人催將首級來獻武士却  
 欲下手權忽驟至喝散刀手救了孫詔哭告曰臣往年守廣陵  
 深知地理不就那里與不斬殺直待他占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迎來營中見徐盛



# 權往營救孫韶



此是大開河道放龍舟直入大江遙望南果不見一人乃回顧劉曄將濟曰可渡江否

盛迎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孫韶不遵軍法違令將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勇誤犯軍令萬望寬恕徐盛曰法非臣之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也乃國家典刑若以親而免之仇而殺之公論何在乎權曰以子若非宗室任將軍所治豈敢來救奈是孫河親侄少亡其父倚傍孫河此人原姓俞存兄愛之認為兄弟故賜姓孫今若殺之是負先兄之素戒絕俞氏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分上寄下死罪權令韶拜謝韶昂然下拜盛曰今番服也不服韶厲聲曰據吾之料只是引兵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汝之見識徐盛變色權喝退孫韶回顧徐盛曰若便無以子何損於吳今凌丹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自引本部兵潛地過江去了徐盛恐韶有失即令丁奉引兵三千潛地渡江接應盛以密計付丁奉交知此而行却說曹丕親御龍舟至廣陵前隊曹真已到列兵於大江之內請令丕問江岸有兵多少曹真答曰隔江遙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又有詭計朕自去觀曹真曰

文聘撐舟救曹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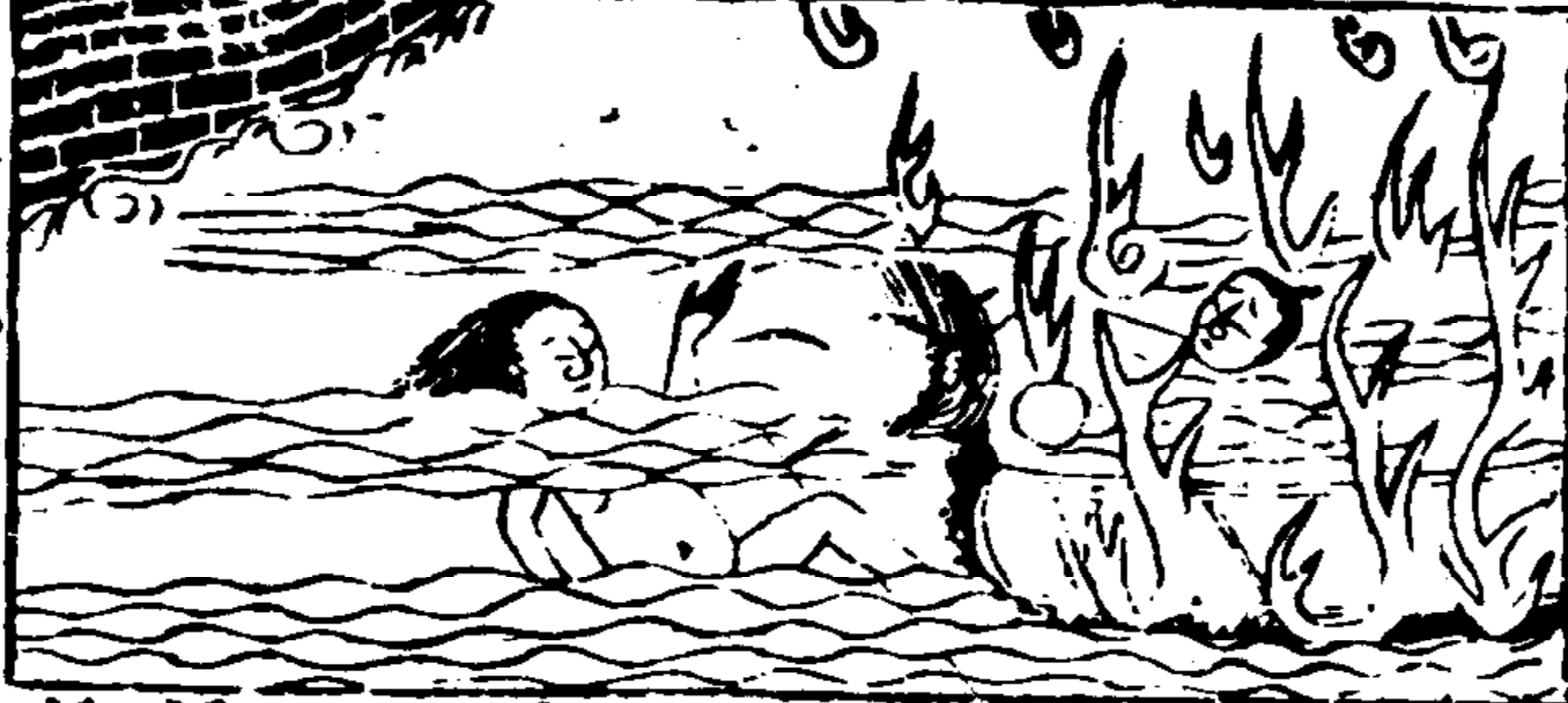


曲已亂背後吳將孫韶引兵殺到魏兵奔走淪死無數眾將奮死救出曹丕渡淮河行  
 長安三月三日  
 吳主孫權

虛：鬼神莫測不可便渡彼見兵到如何不做準備陛下不可

造次且待三五日待看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仁司卿言  
 正合然意是晚宿於江本夜自黑帝上皆執火燈照耀猶如白日  
 遙望江南並無燈光眾兵皆以為無人烟矣至三更曹丕問江南  
 無燈是何消息近臣奏曰多有聞陛下大兵來到皆為風此實笑  
 仁暗笑此及天曉大霧迷漫對面皆不相見須臾風起霧收約見  
 江南一帶盡是連城之上鎗刀耀日遍插旌旗不見之大驚頃刻  
 人報曰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綿綿  
 不絕一夜成就原來徐盛東縛高檣為人盡穿青衣執旗於城樓  
 之上因以魏兵見許多人馬皆驚來報魏王約望見嘆曰魏雖有武  
 士千群亦無所用江南人物如此未可而也正驚訝間忽然狂風  
 大作江中白浪滔天大船將覆曹真急令文聘撐小船故駕龍舟  
 上人皆立脚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背負曹丕下游小船奔入河港  
 忽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來取長安曹丕聞言大驚便教回軍却

# 吳兵火燒魏龍舟



不三十里淮河一帶葦葦灌魚油盡皆放火燒着順風而下風火甚烈截住龍舟不意  
 下得小舟旁岸時龍舟已自燒着不意上馬奔走岸上吳將丁奉  
 起來張遼急忙救駕被丁奉射中其腹却得徐晃救了同接魏主  
 走脫折兵大半即許昌張遼箭疾身死丕命厚葬之東吳徐盛孫  
 詔丁奉已成大功孫權重加陞賞却說趙雲兵到陽平關忽報諸  
 葛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閬結連蠻王孟獲起兵侵掠四  
 郡故宣趙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款自南征因此回兵  
 曹兵知蜀兵退去也自堅守不敢妄動

## ●孔明與兵征孟獲

建興二年二月孔明在成都事無大小皆親決斷而川之民樂享  
 太平復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值連年大熟差徭早納因此器械衣  
 甲軍需應用之物無不完備忽益州飛報建寧太守雍閬乃漢朝  
 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誘恠桐即太守朱褒越馬即太  
 守高定三人獻了城門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與公曹子凱集會百姓死守此

朱褒高定三人與孟獲為鄉里官攻打永昌郡王伉與公曹子凱集會百姓死守此

孔明興兵征孟獲



城其是危急孔明乃

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大患今雍閩結連孟獲  
 背叛臣當自領大兵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東有孫權  
 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相父棄朕而去征南倘吳魏興兵如之奈  
 何孔明曰臣已有良策自今東吳和好已定使有異心須有李嚴  
 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喪又不敢遠前便  
 有異心須有馬超把守漢中諸處關隘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  
 苞等分兩路軍為救應使陛下萬無一失臣先去掃蕩蠻夷以  
 絕後患然後北征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托孤之重任也後主曰  
 朕年幼不知此事請相父斟酌而行諫諍大夫王連諫曰南方乃  
 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  
 閩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遣偏將征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  
 雖中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則可柔  
 臨機應變非可容易托人也王連聲言而退孔明遂辭後主出征  
 以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厥樊建為掾吏趙雲魏延為大將  
 王平張翼為副將共起川兵五十萬前往益州進發忽報有一少年將車騎來到不知

王平張翼為副將共起川兵五十萬前往益州進發忽報有一少年將車騎來到不知  
 卷之十五  
 十一

# 孔明途中逢關索



為誰孔明令人探之衆軍有認得的者却是雲長第三子關索也來見孔明曰自因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庄養病每要來見先主報仇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運來見帝今遇丞相南征敢來投見孔明聞知嗟呀不已一面差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三軍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却說雍闓所知孔明白引兵來乃與朱褒高定商議分兵迎敵高定取中路朱褒在左雍闓在右各引兵六萬先說高定使先鋒鄂煥從中路來敵蜀兵孔明使魏延出馬與鄂煥交戰數合魏延詐敗鄂煥趕來不數里張翼王平兩軍殺出截其後路魏延復回三路夾攻措手不及生擒解見孔明孔明交去其縛以酒食相待煥感恩難盡孔明曰汝是何人部下煥曰是高定部下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因被雍闓說誘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見說亦感激不已勿報雍闓來到入寨禮畢問高定鄂煥如何得回定曰諸葛亮以義釋之闓曰此是諸葛友間之計令公與吾不睦也尚定心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隔戰雍闓引本部兵出馬與魏延交戰

# 川將魏延戰雅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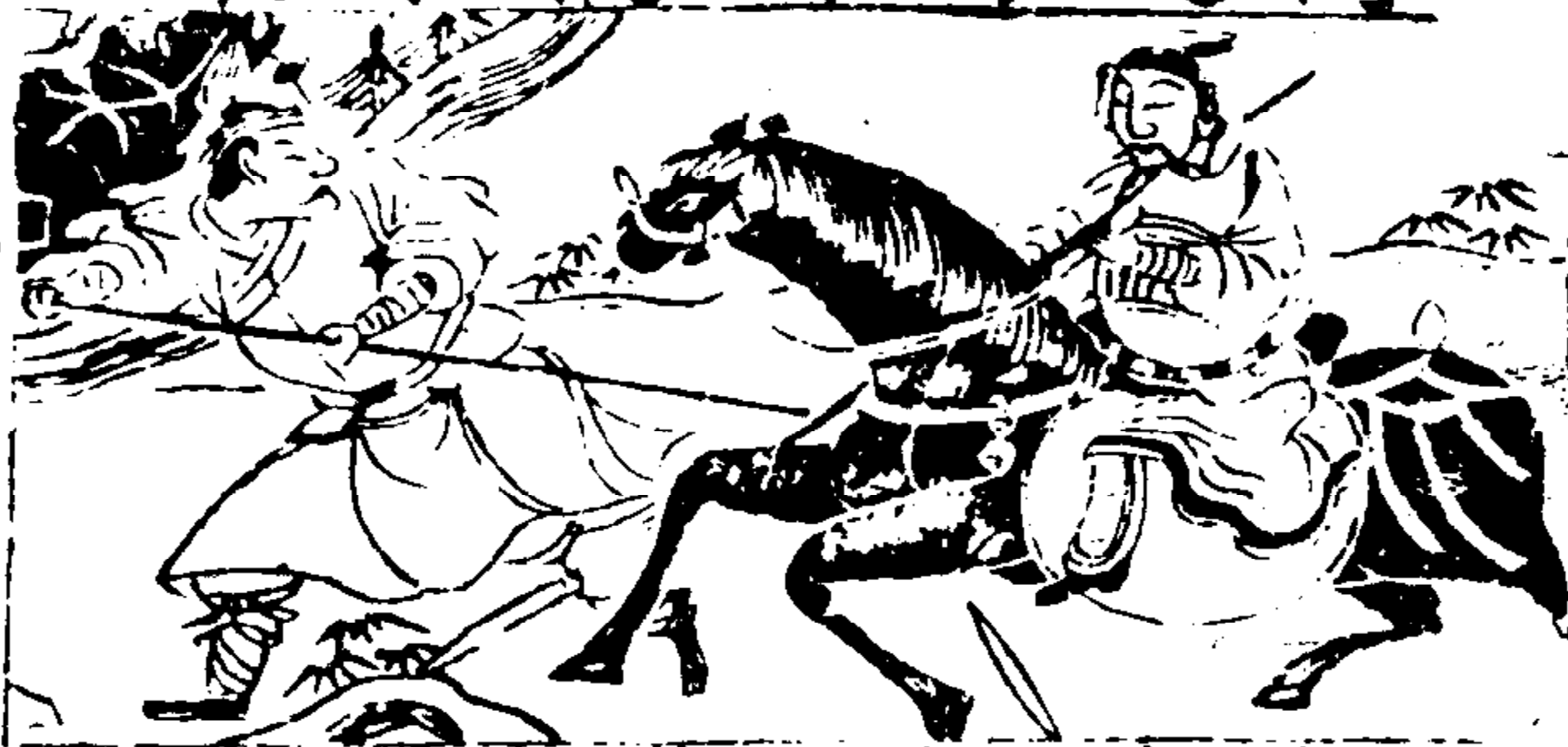
敗走魏延率兵大進殺退二十甲次日雅闖又引兵來戰孔明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

闖會合高定分兵兩路來攻蜀寨孔明先令魏延趙雲分兩路埋伏伺候果然雅闖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無數多有生擒來見孔明孔明交雅闖的囚在一邊高定的囚在一邊却說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雅闖的盡殺少時孔明文先取雅闖的軍到帳前問曰汝是何人部下眾皆曰是高定部下孔明文皆免其死與酒食營勞令人送出界首及放回歸孔明再與高定軍至帳下孔明亦與酒肉却佯言曰雅闖今日使人投降欲獻汝首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吾放汝回可與汝主說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眾皆拜謝回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高定乃密遣人去雅闖帳中打听却有一般放回的入言說孔明之德乃因些雅闖部下多有歸順高定之心然高定心中不穩又使人來孔明寨中探听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雅闖手下喚入帳後問曰汝元帥既約獻朱褒高定首級何故悞了日期你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遂教賞了來人脩密書一封約定日

第一回

卷之十五

# 高定引兵擒朱張



高定看畢乃曰朱張已自使人來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非一紙

下手放汝回去見雍闓說以事休候夫落了書成功之後却有陞賞細作拜辭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高定看書大怒曰吾以真心待汝反欲殺吾歸蜀情理難容急喚鄂煥商議曰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豈肯雍闓相誘之故也今彼反懷二心不殺於人又生後患定曰怎勾下手煥曰可堂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若無異心坦然而來若有異心疑而不來則我主可攻其內某於寨後小路葺之雍闓若來某必斬之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雍闓果然疑前日放回軍之語惧而不來是復高定引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有孔明放回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不戰自亂雍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却被鄂煥斬之餘軍盡降高定引兩部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于帳下孔明在帳中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殺雍闓來降何故斬我孔明笑曰汝來乃詐降其首亦非雍闓首級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何敢瞞吾定曰若丞相所說合理某死亦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於篋中取出一紙

高定斬朱褒首級



入偽若乘降不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呼屈曰朱褒反問之計也丞相切不可

信孔明曰吾亦難憑汝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而會身方表真假定

曰不須丞相心疑乞引本部兵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

若如此吾却無疑也高定引別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寨來正遇

朱褒見定來慌忙問其來故定大罵曰你何如此諸葛丞相處

使反問計害我朱褒不知來頭不能回答被別煥刺於馬下定厲

聲曰如不順者殺之衆軍向前盡降定引兩寨兵來見孔明獻褒

首級孔明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

太守總督二郡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入城孔明問

曰誰與公守城以保無危王伉曰吾今日得此郡無危皆賴丞

相呂凱之力也孔明遂召呂凱入見孔明曰久聞公永昌高士吾

今欲平蠻有何高見請乞教之

●孔明一擒孟獲

呂凱遂取一圖呈上曰凱久知蠻夷散反故求差為使入南蠻之

地於若有可屯兵之所及有戰敵之場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賓今遇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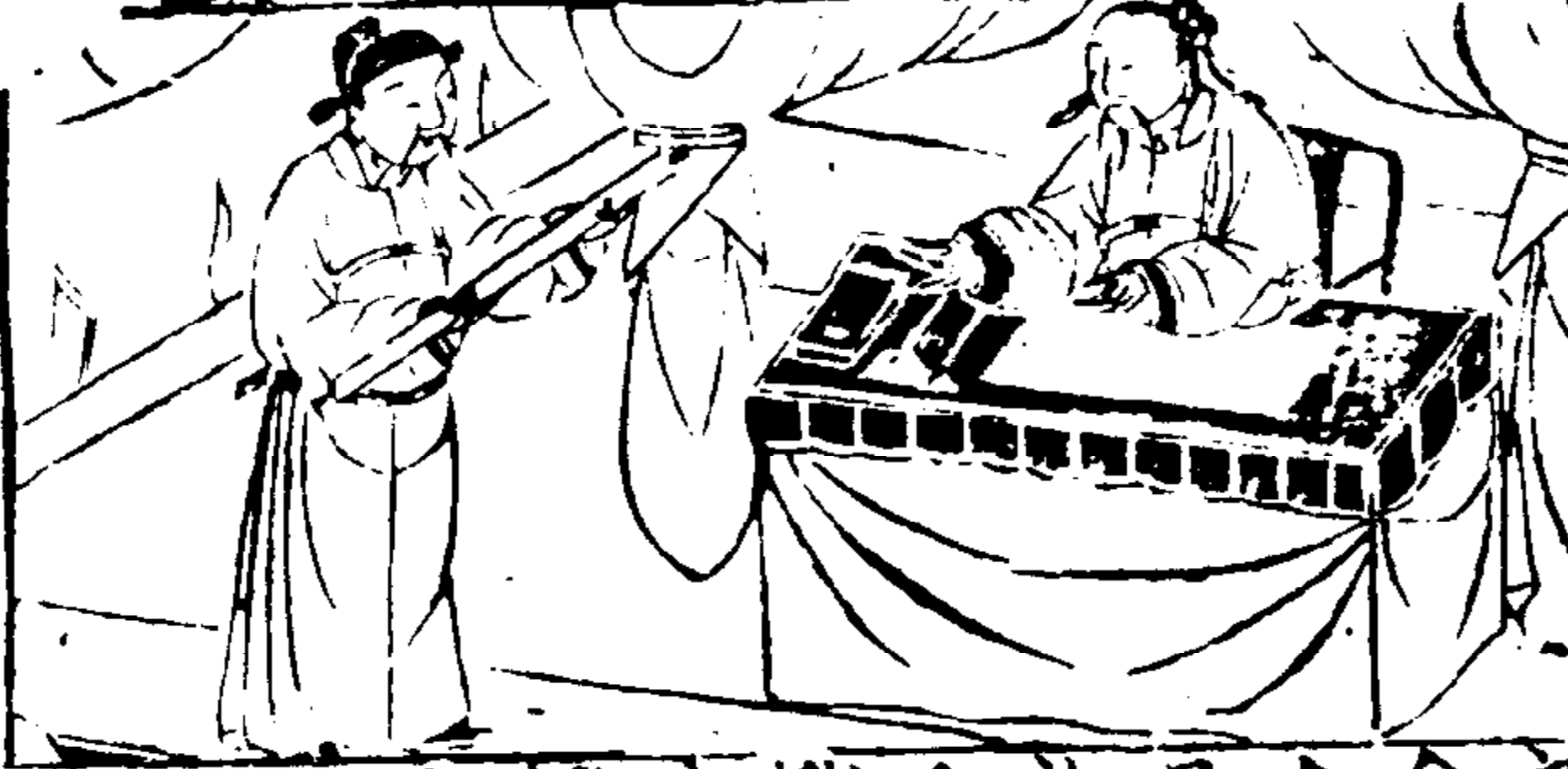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卷一五

十三



# 呂凱南蠻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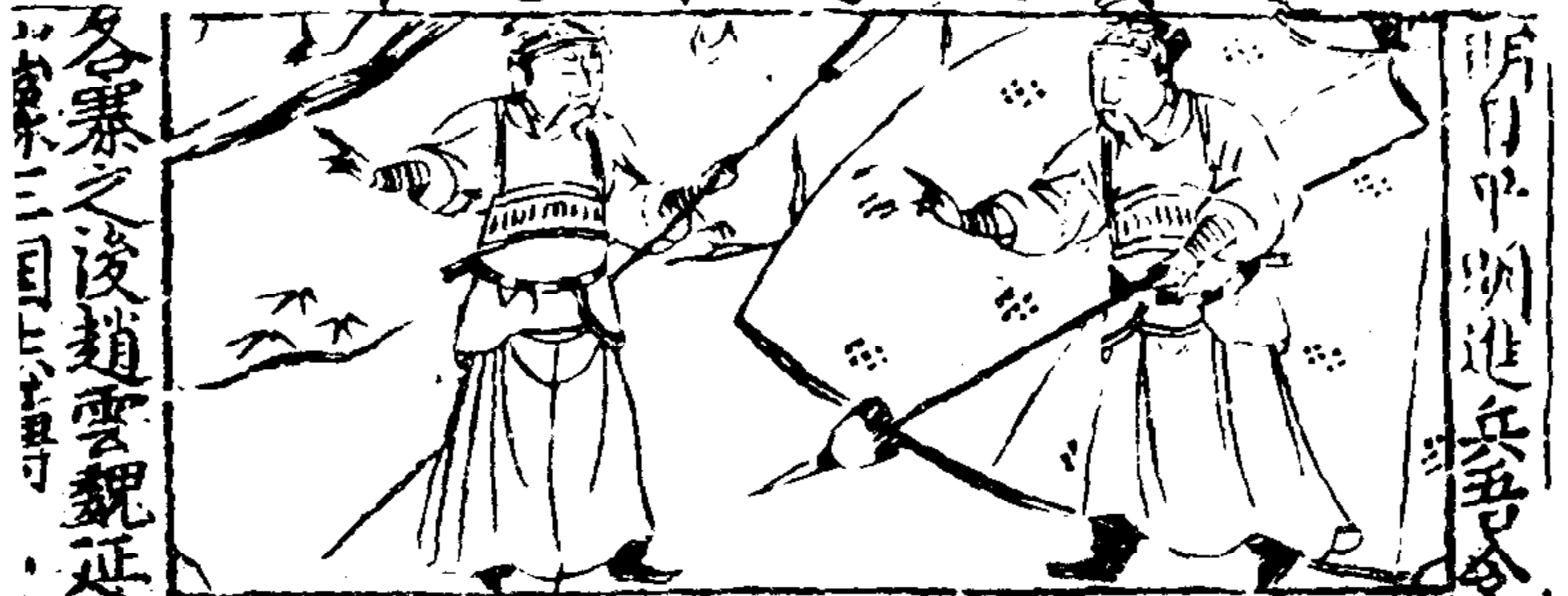


相不敢秘藏謹當獻

識地理不敢用之

孔明現了大喜就令呂凱為軍教授兼鄉道使探兵深入南蠻之地正行之間忽報後主差馬謖為使命至請入寨中傳後主敕命賜諸將酒帛孔明听詔令俵散訖遂問馬謖曰吾今奉詔平蠻又聞公多高見願賜教之謖曰南蠻山路險峻不伏中國又美雜日破之明日漫反丞相大兵到彼必然平服但恐班師之日又然北伐曹丕垂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其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卒降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伏其心足以伏蠻夷也孔明嘆曰吾正欲如此公言正合我意遂留馬謖為參軍統兵前進却說孟獲听知孔明將雍闓等誅之乃聚金環三結董荼奴阿會南三洞元帥商議即令三人分兵三路而進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南取右路各帶五萬蠻兵來敵孔明正在寨中調兵聽知蠻兵分三路而來即喚趙雲魏延至帳前却待分付又不開言却喚馬忠王平分付曰今蠻兵分三路而來吾欲使子龍文長去敵為以二人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汝二人今日整頓軍馬

趙雲魏延探地理



各寨之後趙雲魏延

孔明平則進兵吾令子龍文長隨張飛應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翼張嶷分付曰汝二人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頓軍馬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二人亦聽令而去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二人各有怒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恐被蠻夷所算失其銳氣也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若如此使用汝為先鋒二人辞去孔明喚回分付曰汝二人是中年之人自宜小心孔明以趙魏出帳與關索曰頭功又與二人建之汝可引軍接應張嶷張翼初獲蠻帥解來也關索欣然而去却說趙雲魏延到自已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即今上馬親去探路拿住土人交他指引趙雲漫其言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起處二人縱馬上山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來探听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聽得趙雲魏延各生擒土人回寨以酒食待之問其路徑蠻人感其德乃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寨正在山口寨前東西兩路却通董荼奴阿含南

# 礙翼二將擒重阿



寨時約有四更重兵方起造飯待天明斬殺趙雲魏延兩路殺入寨兵大亂子龍直  
 到中軍正遇金環三結交馬一合刺於馬下取了首級餘軍皆走  
 魏延分兵望東抄帶茶奴寨來趙雲分兵從西抄阿會南寨來却  
 說魏延先殺奔董茶奴寨後重茶奴引軍出寨後拒敵不知前寨  
 王平軍馬已到兩下夾攻重兵大敗董茶奴奪路走脫魏延追趕  
 不上趙雲殺到阿會南寨後時馬忠軍已殺到內外攻擊重兵亦  
 敗阿會南乘亂走出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重兵走  
 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自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眾皆言董茶  
 奴阿會南皆棄馬越嶺而走因以趕他不上孔明笑曰二重吾已  
 擒下了趙雲諸將皆不信無片時張翼解董茶奴張翼解阿會南  
 到眾皆驚訝孔明曰吾現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了故以  
 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殺入先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分兵左右  
 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將重  
 茶奴阿會南又從便徑往山砦而走故遣張翼張翼以伏寨後之  
 令關索以兵接應吾故知夾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孔明令押迺董阿二人

孔明諸將授計



表其...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歸本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帖而去孔明曰

將曰來日孟獲又自引兵斷殺此可擒遂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分兵五千分兩路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授計各引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却說孟獲在帳中坐忽報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去孟獲大怒遂與蠻兵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孟獲出馬昂然觀望回顧蠻將曰人人來說孔明善用軍法善分隊伍吾常信之今觀此陣法旗幟雜隊伍交錯鎗刀器械無一可勝吾也始知前日之言謬耳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蠻將忙矛長出馬與王平戰不數合王平便走驅兵大進關索迎敵又走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之間張嶷張翼涉兩路殺出截住歸路關索王平引兵殺出前後夾攻孟獲引將死戰得脫望錦屏山而逃背後三路兵殺來孟獲正走又遇趙雲引兵攔住獲見了大驚慌奔錦屏山小路而走子龍冲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無數孟獲與十數騎奔入山谷中背後追兵至近前路狹馬不能行盡棄馬走下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

### 孟獲逃奔山谷



前面鼓响乃是魏延授計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路把孟獲并手下將士盡皆捉了鮮見

孔明孔明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擺開劍戟孔明坐於帳上喚南蠻兵士到帳下盡去其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被孟獲所誘今受拘執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今盡放汝等回去言訖以酒食待之蠻兵泣拜而去孔明却喚武士押孟獲至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有汝主強奪之自稱為帝吾居此處汝今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又耶孔明曰吾已擒汝之心肯服否獲曰錦屏山僻道狹窄誤遭汝手焉肯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吾回去再整兵馬共决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伏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鞍馬差人送出路界孟獲望本寨而去

●孔明二擒孟獲

孔明放了孟獲諸將曰孟獲是南蠻之魁今幸已擒南方便定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曰吾視擒此人如探囊取物耳直須降服其心自然平定汝等試看孟獲不久自被蠻兵擒至也諸將哂笑而退却說

孔明一縱孟獲心



至瀘水敗兵旋來尋着且驚且喜拜而問曰大王何故能勾回來獲曰蜀兵監我在帳中被我夜間殺了十放人因與得脫路上又逢着一哨馬軍被我殺了奪得鞍馬而回衆皆大喜擁孟獲過瀘水下寨曾集各洞酋長拘集原放回軍約有十餘萬皆言董荼奴阿會南亦山在洞中孟獲遣人去請二人俱怕只將引兵來會孟獲傳令曰吾探孔明行兵不可與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到此有遠涉之勞即日天氣炎熱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棧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起上城深溝高壘不與他相敵有諸葛如何用謀衆酋長皆從其計築起上城堅起敵樓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長久之計糧食盡是各洞運至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却說孔明軍至瀘水來報南岸盡是壘兵寨柵水勢大急又無船棧可渡正值五月炎天南方分外酷熱軍士皆穿衣甲不得孔明自至渡水邊看罷回寨喚諸將曰孟獲兵在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老我師吾既提兵到此如何便回汝等各引兵倚山林擇陰涼之處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離瀘水十里揀着茂盛之處分兵立下四寨王平關索張凝張翼各守

# 馬岱渡瀘水死



一寨皆搭草棚遮蓋馬足以避暑參軍將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觀今番呂凱所造寨  
 柵正犯先帝敗於東吳之地勢也倘若蠻兵偷過瀘水前來劫寨  
 若用火攻何以解之孔明微笑曰吾自有妙策非汝所知也蔣琬  
 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併糧米至孔明喚入參拜畢  
 一面分撥典四寨孔明曰汝帶多少軍來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  
 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兵汝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之兵何分  
 彼此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瀘水無路可渡吾欲  
 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也岱曰如何可斷孔明曰離此瀘水下流  
 頭名沙口此處水慢可扒筏而渡你可提本部兵徑渡瀘水直入  
 壘洞可先奪其糧道然後會合董荼奴阿會南使令內變以取頭  
 功馬岱欣然領兵前到沙口因見水淺兵半不待下筏只裹衣而  
 過到半渡皆倒急救到岸口鼻流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報孔  
 明言如此折兵六百孔明隨喚鄉道士人問之士人曰目今炎天  
 毒聚在水日間盛熱毒氣正蒸有人渡水又感其氣或飲其水而  
 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而過自然無事孔明大喜就交士人引路

馬伏夾山截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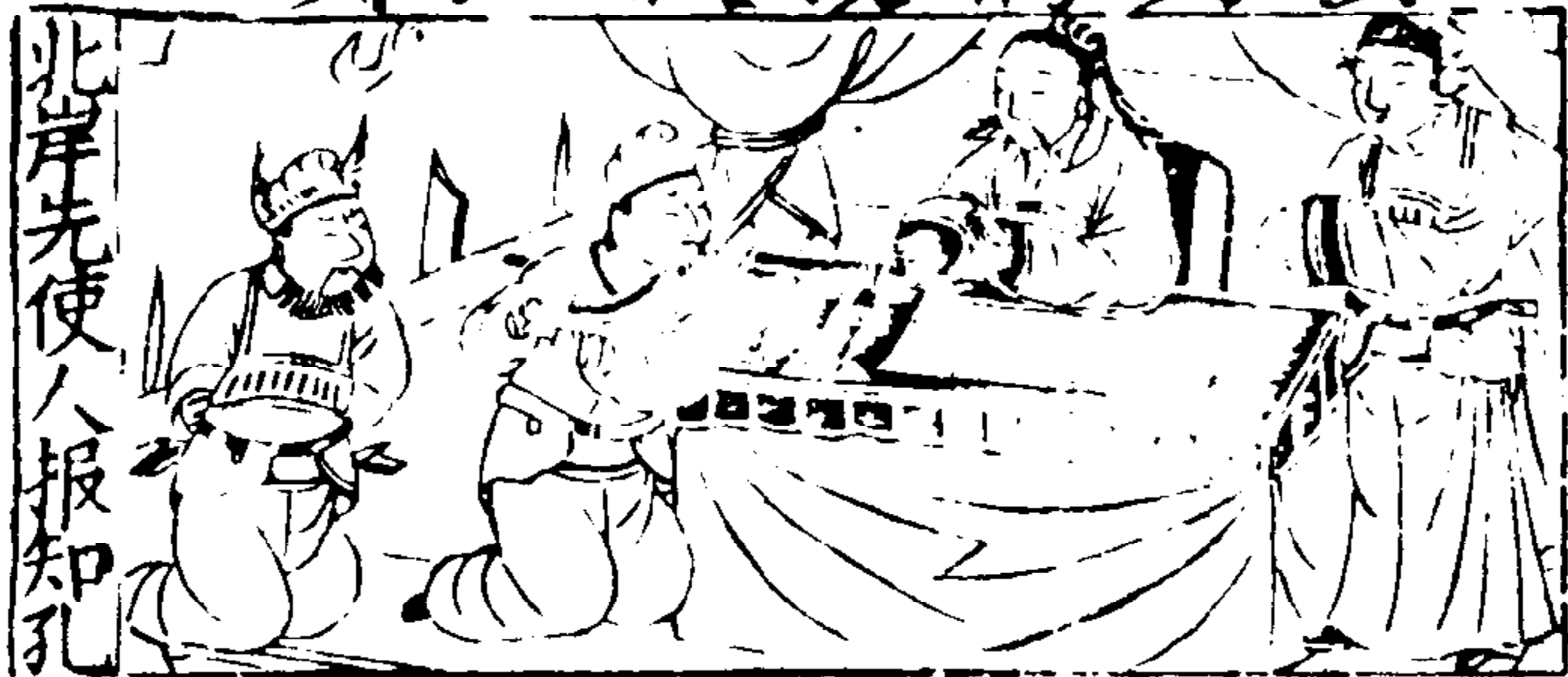


忙牙長引三千兵殺

又遣五百兵與馬伏來到沙口抓取木柵並渡水果無事馬伏引三千兵依孔明所畫圖本又隨土人逕取蠻洞運糧柵口地名夾山谷而山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可容一馬而走馬伏占了峽山谷分撥軍士立起寨柵以時蠻兵不知正解糧米到被馬伏前後截住奪得糧萬餘車蠻人逃去報孟獲在寨中每日只顧飲酒歌唱番樂終日自樂醉後與諸酋長曰吾欲與諸葛對敵必中他奸計今靠灑水深溝高壘以待之蜀兵受不得酷熱又走退矣但一退走吾當與你隨後擊之汝可以擒諸葛矣孟獲大笑不止數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或透漏蜀兵過來深為利害可以分兵守把獲曰汝是本處之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水又死於水中又何疑焉酋長曰倘土人陳說夜渡之法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如何肯向外人耶蜀兵若渡水而死誰敢再渡汝等不多疑正說間忽有運糧蠻兵來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灑水截斷夾山糧道打着平此將軍馬伏旗號獲曰量此小蜀兵何足憂也隨即遣副將夾山谷路來與馬伏戰一合被馬伏刺之蠻兵敗回見孟獲問



# 蠻兵擒獲獻孔明



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

誰敢去戰馬岱茶奴

願往孟獲恐怕又有蜀兵再渡瀘水又遣會南引二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茶奴引兵到峽山谷下寨馬岱統兵來迎數日有認的是董茶奴就與馬岱如此說馬岱高声大罵曰無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羞乎董茶奴羞漸不戰自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茶奴則見孟獲說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已知汝原受諸葛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背陣歆斬之請長告免死打一百棍放還本營諸將來謁董茶奴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况孔明神机莫測曹操孫權猶且惧怕何况蠻夷之人乎且孔明更有活我性命之恩若殺孟獲去殺孔明汝等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軍一齊應聲願往董茶奴乃提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孟獲正醉卧於帳中外有兩將侍立董茶奴以刀指之曰汝等亦受諸葛活命之恩正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我等生擒孟獲去也言訖一齊入帳把孟獲縛縛到瀘水邊駕船到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孔明細說前事孔明一一嘗勞了却用如言抚

# 優孟弟付分撰



鳳雛茶奴引象西長去了後令推孟獲入孔明笑曰今二次擒汝還肯伏否孟獲答曰此因吾酒醉本寨人作反故被擒我非汝能擒我也何肯伏耶孔明笑曰既然不伏再放汝去令人送出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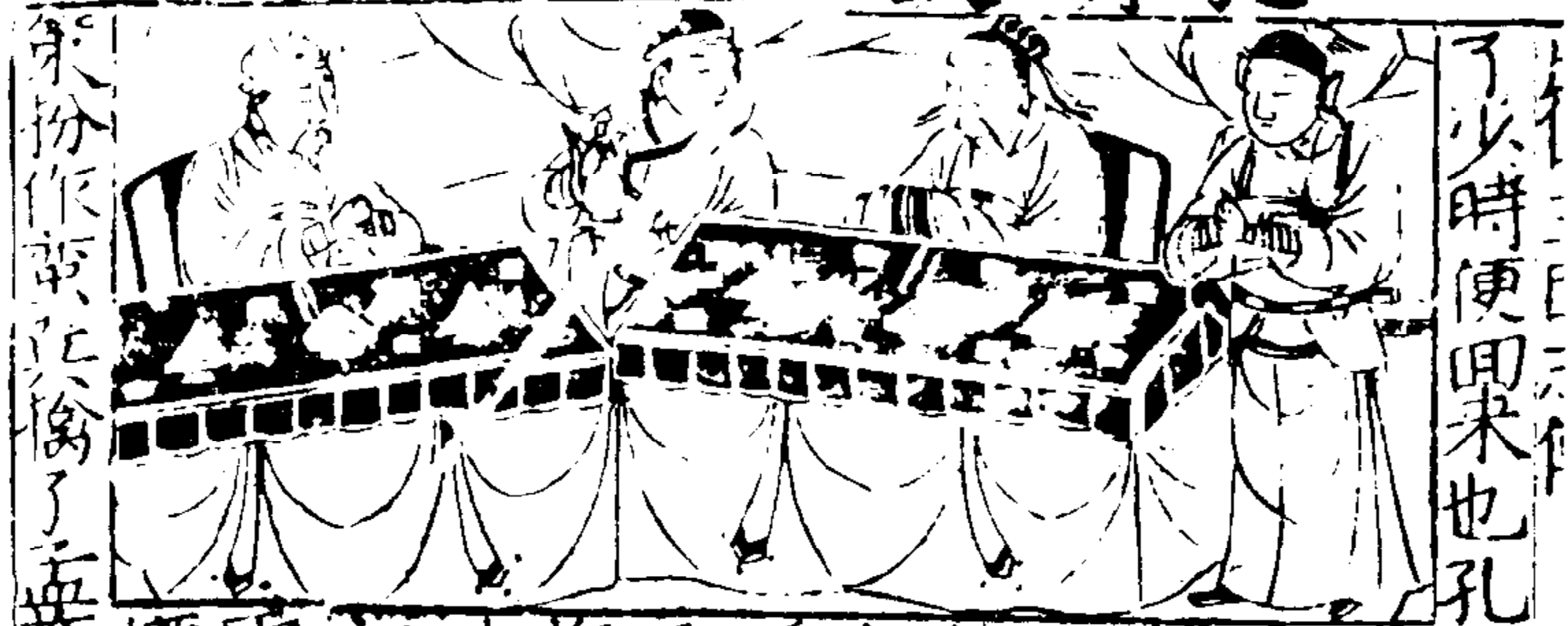
## ●孔明三擒孟獲

再說孟獲回寨交心腹數百人埋伏刀斧暗遣使到董荼奴阿會喃二人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声砲响刀斧手齊出盡皆殺之棄尸於澗中孟獲再遣人把守隘口乃自引兵夾山谷要與馬岱交戰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曰昨夜盡搬糧草渡瀘水歸寨去了獲乃回洞喚弟孟優分付曰如今孔明虛實吾已盡知矣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運金寶等物送投孔明寨來先使人報知孔明笑曰彼來詐降吾亦將計就計行之遂先喚趙雲魏延關索馬岱王平馬忠等入帳各向耳邊分付如此而行各人領計令而行方召孟優入見優曰家兄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報輒具金寶若干權為賞軍之資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直往銀坑洞中收拾寶物去

軍之資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直往銀坑洞中收拾寶物去

孔明三擒孟獲

# 孔明設酒待孟優



孔明又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寶物的孔明  
 盡交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髯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  
 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孟優談  
 笑而飲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說孔  
 明受了禮物歡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設宴相待二大王令其  
 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裡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軍  
 兵分為三隊分付酋長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蜀寨時放火為  
 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孟獲將受計約至黃昏各渡瀘水而去  
 孟獲引心腹蠻將自投孔明寨來於路並無一人阻當前至寨門  
 獲率眾將驟馬直入乃是空寨不見一人獲入中軍只見孟優等  
 被孔明勸醉酒中皆下麻藥盡皆昏倒獲問之內有醒者皆不能  
 言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兄弟出寨只見寨外王平馬忠趙  
 雲魏延當住去路孟獲棄了軍士馬匹望瀘水而走見水上有船  
 慌令近岸人馬下船一聲喊起一齊拿住原來馬岱受了孔明計  
 策扮作黃龍了孟獲比及到寨孔明交盡招安密兵不許殺戮降者無數馬岱解孟

獲孟



孔明渡瀘水下寨大賞三軍聚眾將於帳下曰前者一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素縶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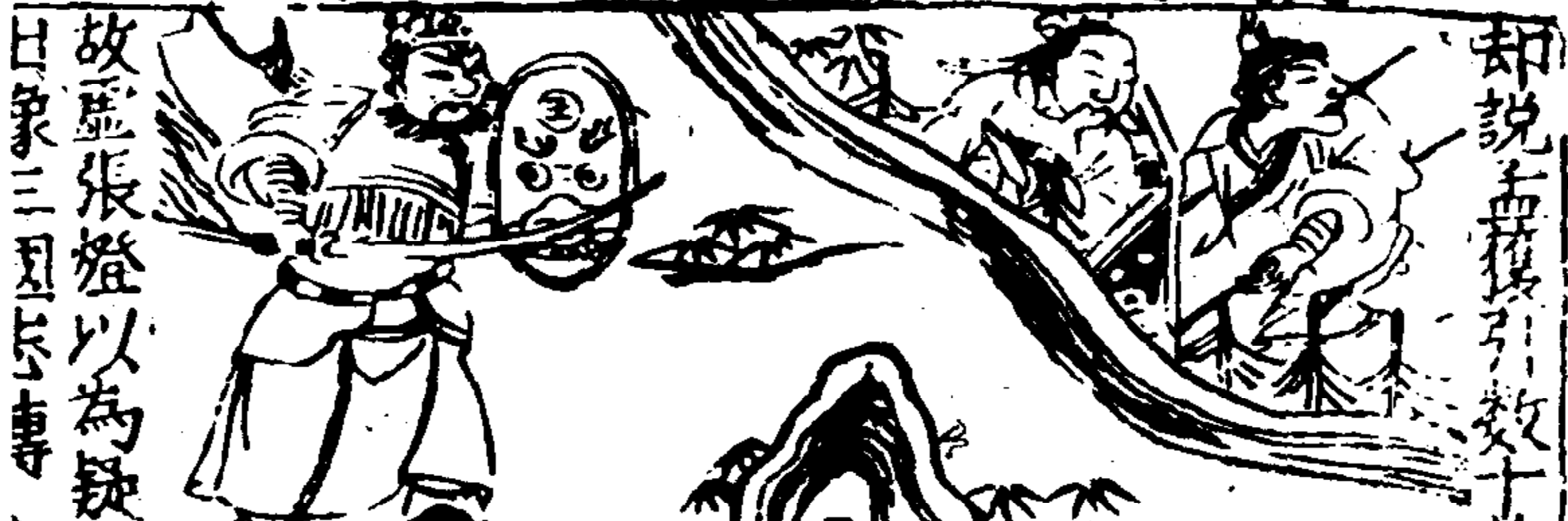
...至其餘酋長皆被擒到孔明笑曰汝叫兄弟先來詐降如何備  
...汝道却使我以智擒之今番伏汝獲曰此是吳弟貪以腹之款  
...誤中汝計者吾自來弟以兵應之汝成大功矣此乃弟悞非吾之  
...不該也如何肯伏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伏孟獲曰丞相肯  
...放我兄弟即去再收拾家中大小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如再擒  
...得却使降伏孔明曰若再拿住又不輕恕汝可用意早用良謀勿  
...生後悔遂將獲弟兄弟放回時刺女已渡瀘水孟獲亦渡瀘水只  
...見馬伏陳兵列將坐於岸口以劍指之曰再拿拿住又不休獲  
...到自己寨時趙雲按劍而坐喚孟獲曰丞相如欲相待休忘大恩  
...獲若連聲而退將出界山山坡魏延引兵擺列以刀指之曰今  
...已入汝寨公奪汝險要汝尚敢抗拒這回拿住碎屍萬斷孟獲  
...抱頭鼠竄而去眾將遂迎諸葛丞相渡瀘水後胡曾先生有詩讚  
曰詩 五月驅兵入不毛 孔明瀘水輝炮高  
誓將雄畧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吾果以恩結其心听其自乱後令漏網各寨虛實者欲令孟獲來劫吾寨也吾知孟獲  
 頗知兵法故惟以兵馬糧草煇耀實欲令孟獲看吾破綻也孟獲  
 知之又用火攻獲又恐不穩故令弟降吾檢而不殺欲伏其心而  
 不款滅其類也馬幼堂之見以吾相同故今告汝等勿得辭勞可  
 用心報主眾皆拜伏而退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怒歸到銀  
 坑洞中... 八番九十三旬等處并查夷部落...  
 脚刀條... 孟獲... 孟獲...  
 報孔明化... 孟獲... 孟獲...  
 數百騎前來探路軍報前有一河名西耳河水勢雖緩並無一隻  
 船楫可渡孔明令伐木為楫以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  
 凱曰其知西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來於  
 河上平搭竹橋其軍可渡孔明令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  
 水放下放水而放處搭起浮橋調軍於北岸一字下寨便以河為  
 壕堑以浮橋為門壘上為城下為寨... 三個寨以待查兵

孔明四會孟獲

獲追孔明于北岸



故虛張燈以為疑兵盡棄車仗而去緩吾之追襲也可速追之狀是自驅前部直趕到

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直扣寨前搦戰孔明自乘四門車輪中羽扇而出孟獲引眾  
 洞丁各舞刀牌欲來衝空孔明急教退回寨令四面堅閉不出洞  
 丁皆赤身直來寨前叫罵諸將大怒來稟孔明情原決戰孔明不  
 許關索進曰中國之士正不能戰今被蠻兵耻辱如此安能忍也  
 孔明曰蠻夷之人不識王化今以此來狂飛正盛不可戰也且宜堅  
 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計破之孔明因見蠻兵懈怠乃聚  
 眾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諸將皆言願戰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受計  
 而退次後分付王平馬忠如吳如吳又喚馬岱分付曰吾軍棄此  
 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過汝便可拆浮橋移於下流渡趙雲魏延  
 軍馬過河接應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  
 之又來追趕汝却斷後孔明傳令畢以教關索護車多設燈火  
 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孟獲引眾兵進到蜀寨油時但見三寨皆  
 空於內棄下車仗糧食孟獲曰諸君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孟獲  
 曰吾料諸君棄輜而去又因中有緊急事若不是吳侯又是魏侯  
 故虛張燈以為疑兵盡棄車仗而去緩吾之追襲也可速追之狀是自驅前部直趕到

日象三國志傳

卷一五

二下

# 孟獲走入下陷坑



西耳河邊見北岸寨中旗幟整齊蠻兵望之皆不敢進獲曰諸葛又惧吾追趕故就此岸少住不一二日必走也遂將望兵屯於河上又使人去破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敗戰之兵移屯於前面却不知蜀兵已自入境是日狂風大作蜀兵四面火明鼓响蜀兵殺到蠻兵自相冲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殺條血路退回舊洞時正遇趙雲引軍泛寨中殺出孟獲見了便回西耳河邊望山僻而走又遇馬岱大殺一陣只剩下數十人望山谷而逃見南西北三面皆有塵頭火光不敢前進只得望山奔走轉過山口却見大林前數十人簇擁一輛小車上坐着孔明笑曰吾已等候多時了孟獲見了大怒回頭左右曰汝等可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為粉碎孟獲當先搶到大林之前孟獲等一齊倒在陷坑之內大林之中轉出閃索魏延引數百軍來用繩縛了孔明先到寨中教招安蠻兵并諸酋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回鄉去了其餘盡降孔明以酒食招待好言撫慰盡令叔回蠻兵感嘆而去少時張翼解孟獲至孔明誦之曰汝兄

愚迷汝當賺之今被吾擒囚豈有何面目再見耶

洞龍禿奔投獲蓋



來一人一騎不得還

三國志傳

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元遂令武士去甘  
獲至孔明怒曰今番匹夫又被吾擒  
詭計絕不預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  
若敢再放吾面去又然報四番之罪  
相待尚然不伏何也獲曰吾雖化外  
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去汝能  
時傾心降伏誓不反也孔明將馬送  
諸洞壯丁數千人望迤邐而行早  
兄弟孟優二人各訴被孔明挫辱之  
累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險洞中浪  
然退矣獲曰何處可避優曰此處  
孕思大王與弟甚厚可往投之於是  
大王孕思忙引洞兵出迎接孟獲入  
屢被諸葛如此之辱特來投托安身  
鄉諸葛如此也

三國志傳

卷一五

繩索放孟優回去魏延辭  
其何理說獲曰吾今番誤下  
之孟獲無恨色回顧孔明曰  
孔明大笑曰吾今四次以禮  
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  
乎獲曰丞相若再拿住吾那  
孟獲欣欣然而去於若聚得  
見壘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  
情優曰兄長只只兵累敗蜀兵  
避不出蜀兵受不過熱氣自  
雨有一洞名曰禿龍洞之主  
獲教弟先到禿龍洞見孕思  
洞礼畢酋長進酒食獲曰吾  
孕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



# 川兵哨探孟獲寨



## 孔明五擒孟獲

獲問朶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教之朶思曰此洞中上有兩條大路東北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填塞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有一條路山險人馬道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獸黃昏時分炬障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有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堪飲人馬難行更有四口毒泉一曰唾泉其水頗耳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消旬日又死二曰威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爛見骨而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踐之則手足皆裂而死四曰泉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氣人身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軍馬皆無一有漢伏波將軍馬援曾到雖古之英雄不曾至此今大王穩居此處只斷東北大路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來飲此四泉之水又皆死於此處何又動刀兵也孟獲听知大喜以手加額而謝天曰今日方始有容身之地也又笑指北

四言曰諸葛雖有神机妙策不能施矣此足以報四敗之恨於是兄弟終日共飲

川兵喝飲醜泉



報孟獲退入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壘斷內有兵守之

山嶺險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曾聞此洞前兩條路  
實不知詳將琬曰今四擒孟獲既已喪人安敢再出即日今天氣  
甚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孔明此之曰依汝之心正中  
孟獲之計吾兵一退彼又隨後追之既到此地安有即出之理如  
臣言者斬之孔明交王平領數百兵為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  
尋西北小徑而入前至一泉人馬皆喝爭飲此水比及到寨皆不  
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乃自乘小車前來看視見  
一潭清水深不見底軍不敢飲孔明下車登高看時但見四面山  
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見山凹中有一古廟傍有石碑孔明視  
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宙因平蠻到以土人立宙祀之孔明下  
拜告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願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伏其心遂  
吞吳人以安天下亮今到此不識地理眾軍誤飲毒泉不能出聲  
為重顯靈護祐特舉出宙忽見山前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

# 山神指教孔明路



孔明急令左右請來邀坐于石上曰老叟汝何而來老叟下拜曰老夫久居此處聞丞相大名今喜得拜見幸甚在徒多蒙活命並皆感戴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唾泉也飲之即唾數日而死又西南有咸泉東南有茶泉唾泉有黑泉有此四泉乃毒所聚無藥可醫又有煙瘴盛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行餘皆不可行也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為敢望吞吳魏而復漢室乎有負先帝付托之重矣不如死於此地言訖便要投崖老叟曰丞相不須如此正南數里入山有一溪名萬安溪溪上有一庵自號萬安先生隱在草庵中修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汲其水飲之自然無事庵前有一異草名九葉芸香人若口噙此葉即不染其毒也丞相可遣軍求之孔明曰深感尊大指點顧問高姓老叟起身入庙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命特來指教言訖福開在溪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入庙拜謝辭別路而歸次日引老叟軍依神之言投西入山谷便到庵前進了姓名一童子引見其人

布衣竹冠碧眼黃鬚邀孔明入草堂內坐孔明告曰亮受先帝之命...

孔明謁萬安先生



孔明拜別而回後人詩曰

期前所入先龍洞故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啞泉復來夢伏波將軍靈靈高士  
 庵後有藥泉可治望高士念亮扶漢賜以神水故度陰功莫大也  
 萬安隱者云量老夫山澤廢人何勞丞相任駕即令童子引王平  
 并到泉邊取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教衆車於  
 萬安溪內洗浴盡取九葉芸香草與之隱者於庵中進拓子茶松  
 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洞中有毒蛇出沒柳花飄入溪泉之  
 間小皆不可食但極地為片汲水飲之方保無事孔明求取九葉  
 芸香草令衆車採取冬入口煖一車自然無事瘴氣不侵孔明求  
 隱者姓名隱者曰吾乃孟獲之兄孟即孔明愕然曰丞相休疑  
 容訴一言一父所生三子長即其弟孟獲幼孟獲父母皆亡二弟  
 強惡不始亡化其素諫不昕故更姓名備符於快孔明嘆曰今觀  
 孟即孟獲兄弟善惡之共如此方信如下忠盜路之事近代遂有  
 也遂與孟即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即曰為棄功名而逃  
 於此豈復再貪富貴之意也孔明具金帛贈之即堅辭不受孔明

# 川兵掘地取井泉



高士功名去不還

武侯泛此破諸蠻 靈泉猶自居民汲 時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寨令軍士掘地取水掘地二十餘丈皆不得水軍心驚悔  
孔明乃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叨受大漢之祿受命平蠻今途中  
無水軍士枯渴倘上天不絕於炎漢賜以甘泉若漢氣已終亮等  
願皆死於地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水於是軍馬安然遂  
穿小徑直入禿龍洞中下寨靜軒詩曰

為國征蠻帥大兵 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掘井甘泉出 諸葛虔誠水復生

蜀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氣又無枯渴之患請大王提  
兵準備奈思洞主聞言不信自引兵于高山上望之只見蜀兵大  
桶小桶搬運水漿飲馬造飯安然無事奈思見之回與孟獲曰此  
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決一死戰豈可束手就殺奈思曰若蜀  
兵勝吾妻子亦休矣令殺牛宰馬大賞洞丁與蜀兵決戰正起  
程忽報洞後銀冶洞主楊鋒引軍來助戰獲喜曰銀洞助我火  
勝美衆皆接入楊鋒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掛用能飛山越嶺又有五子

獲孟獲主洞鋒



負那時擒住汝再不伏當滅汝九族即將眾思等皆釋其縛而放之孔明將楊鋒父子

善舞刀牌可助一笑獲交與來河漢更與姑十數人披髮跣足於寨外跳舞而入群輩拍手以歌賀之楊鋒二子把盃二子舉杯請孟獲孟優前各款飲酒楊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拿下眾思却待要走亦被楊鋒擒之蠻姑橫截於帳下眾皆不敢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仇何故相害鋒曰吾兄弟子侄輩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故來擒獻於是群蠻同楊鋒將孟獲等解見孔明共言前事孔明教之一邊然後令人驅孟獲入孔明問曰汝今番心伏否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丞相但要殺便殺只是不伏孔明曰汝魚身入無水之地要以唾泉滅泉黑泉系泉毒地吾軍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何執迷如此獲曰吾祖居于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那里拿住我時當子孫傾心順伏孔明曰既如此吾放汝回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

帶來洞主談興

六人封官爵重賞其洞兵



●孔明六擒孟獲

却說孟獲歸到洞中聚集宗黨飲宴孟獲言曰吾受辱於蜀兵五次今此款報之汝等有何高見數中孟獲復弟帶來洞主曰某聞諸葛用兵如神若以刀兵又難退此去有八納洞主名木鹿大王深通術法出則騎象如逢大敵能呼風喚雨便有虎豹豺狼獅子毒蛇跟隨此人衝突手下更有二萬神兵所向皆勝大王可備禮某當親往求之此人若來何惧蜀兵獲之即令國舅費書而去以令魯思大王把守三江城以為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至三江城下遙見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路却令趙雲魏延領兵打城上弓箭亂射下來元來洞中人皆通弓箭一弩箭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爛見五臟而死魏延趙雲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說築箭之事不敢攻城孔明自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且退數里賊兵望見蜀兵及眾皆大喜作賀只疑蜀兵懼怕而退因以復圍守城軍懈怠魏延孔明回寨一連五日並無新功

第四回

亦被擒了却解入洞來見孟獲



孔明傳令曰每人要衣襟一幅一更時分應點燭首斬之諸將皆  
 不知其意初更又傳令每軍將衣襟也上一包無者立斬諸軍亦  
 不知其意傳令已了便調兵行都在三江城下交納先到者重賞  
 于是眾軍爭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軍積土為堯道先上城首  
 為頭功因此蜀兵十餘萬包上一芥葉於城下堆作二十餘處湧  
 併上城蜀兵急放弩時蜀兵已到城上大半皆被擒下餘者皆棄  
 城走眾思死于乱軍之中所得城中寶貝及賞諸軍盡與外回見  
 孟獲說眾思大王身如失了二江城孟獲大驚正悶間忽報蜀兵  
 已渡三江見在洞口下寨孟獲大恍惚有孟獲之妻祝融夫人從  
 屏風後出曰汝既為男子何無智識哉誰人能使飛刀百發百  
 中願替大王決戰如何孟獲大喜即令夫人出馬與關索張嶷交  
 戰不數合夫人回馬便走關索趕被一刀飛來急用手隔之正中  
 左臂番身落馬眾兵趕出將關索捉將去了張嶷馬也听得關索  
 被擒急出救時被眾兵圍住望見祝融夫人慌去擒時坐下馬倒  
 亦被擒了却解入洞來見孟獲大喜設宴慶賀夫人要將三將殺了孟獲曰諸葛放



# 木鹿陣戰蜀將



吾數以吾殺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羞辱其人待擒諸葛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孔明所知折了三將即喚馬岱趙雲魏延受計各人領命而去次日重兵報說趙雲引兵搦戰祝夫人即出馬與趙雲交鋒趙雲撥馬便走夫人不趕魏延又出馬搦戰祝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延亦詐敗而走夫人奮怒趕來魏奔入山僻小路祝融夫人却被馬岱先引一軍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魏之解投大寨趙雲亦被趙雲殺散孔明遣使人入洞款送還夫人換三將孟獲大喜即放三將還了孔明便差人送夫人回洞孟獲接入且驕且喜忽報八納洞主來到孟獲出洞接入獲哀訴前事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引本部重兵猛獸而出旌旗軍器俱別軍人多不穿衣甲裸身赤体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只是篩金為號旗影之中木鹿騎象而出腰跨尖刀二口手執帝鐘趙雲乃與魏延言曰此陣上陣一生未曾見此禁人物駐馬而看未敢交鋒只見木鹿大至口中不知念甚呪語手搖帝鐘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只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蜂蟻而出張牙舞爪齊鳴陣來蜀兵如何敢當

約計狼毒蛇猛獸蜂蟻而出張牙舞爪齊鳴陣來蜀兵如何敢當

孔明出陣扇猛獸



分付張嶷馬岱引二千軍伏于兩廊伺候孔明却教守門將俱放入來不許阻當帶來

孔明出陣扇猛獸... 孔明曰吾未出茅廬之時... 已知西蜀兵有驅虎豹而戰者吾在蜀中已準備破以陣之物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伏今日九月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眾皆不知何物將攔路開皆是木刻殊豈口獸似用五色絨線為衣毛鋼鉄為爪牙一個可容十八孔明選精壯軍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藏烟火之速藏在軍中次日孔明自駕兵車坐于陣前左右諸將分列木鹿大王自以為無敵同孟獲出陣孟獲指曰軍上坐者便是孔明若拿了他時大事便定木鹿手搖帝鍾口中念咒單刀直取孔明狂風起處猛獸突出被孔明把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洞去把假獸湧出口吐火焰身搖銅鈴變陣直獸見了便急回頭反將蠻兵冲倒孔明驅兵大進木鹿被亂軍所殺洞中孟獲宗黨及童洞爬山越嶺而走孔明遂占了銀坑洞次日孔明要分兵緝拿孟獲忽報孟獲兄弟帶來洞主因功孟獲歸降不從今將宗党併孟獲夫妻并其皆擒捉執來丞相要面王爵孔明所知即

# 孟獲投奔烏戈國



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夫妻跪于階下孔明大喝道與吾擒下兩節下壯兵齊出及曾  
 捉下孔明笑曰量汝等詭計如何瞞得我過你見三次是洞中人  
 捉汝來降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款就洞中殺我今却又被我識破  
 了今搜身上果然各帶利刀孔明曰你道在你家中捉住方始心  
 伏今日何如汝曰此是我等送死非汝能也吾心不伏孔明曰吾  
 擒汝六次尚自不伏豈待何時而伏也獲曰汝若能七擒為我吾  
 又傾心歸順誓無反悔孔明曰量汝巢穴已破何慮於汝部尺皆  
 放回孟獲曰吾今洞府已被蜀人所占今投何地可以安身帶來  
 洞主曰尚有一國可以安身破蜀孟獲即問所奉之國

## 孔明七擒孟獲

帶來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王名兀突骨身長  
 丈二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身上有鎧甲力箭不能傷手下  
 有等軍謂之藤甲軍其人至矮者九尺面目醜陋見者皆驚洞中  
 有一等藤生於大洞之內盤結於石壁上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  
 年方取出晒乾復浸凡十數遍却線穿成鎧甲前後各用一片兩臂兩片又做成裙共

寨下花飛足



片為一幅穿在身上渡水不沉過水不濕其輕巧因以一藤中穿洞其長沙為身  
 如破竹矣蓋獲見說大喜即投為戈國求見突兀肯其洞中無產  
 皆居於上穴之內渡入洞拜哀告前事突兀肯曰吾欲奉洞與  
 與汝報仇即喚四個首領酋長一名士安一名奚危領兵三萬來  
 至一水名飛花江兩岸有飛討流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即死  
 惟鳥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突兀肯與兵至飛花江邊下寨以待蜀  
 兵却說孔明令帶兵哨探孟獲山報獲結連鳥戈國其兵甚是醜  
 惡不類人形土人言即日飛葉正落不可飲水孔明乃退五里下  
 寨留魏延守寨次日鳥戈兵到寨地而魏延引蜀兵以弩箭射  
 之前到藤甲上皆不能透及墜於地紛紛不入刀砍不秀蠻兵不  
 懼管字利刀鋼叉金刀未殺魏延兵收數十里蠻兵不趕自退魏  
 延渡轉趕蠻兵到飛葉渡口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或有脫下衣  
 甲放於水面身坐其上而皮之魏延見了急回本寨來見孔明具  
 言此事孔明請呂凱併土人問之呂凱曰素聞蠻兵之後有一鳥  
 戈國極無人倫更有藤甲護身急切艱傷又有飛葉惡水本處人飲之反添精神別鄉

# 孔明問入生緣故



人飲之即走。曹孟德戰敗，及脫甲渡江而去。以吳等頑皮之類，縱使全勝，有何益乎？不如  
 班師。孔明叱之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若畏而去之，是無終始也。吾  
 明日自有應敵之策。」即撥趙雲以兵相助，魏延守寨，令勿輕出。次  
 日孔明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沓菜渡口。北山僻去處，遍觀地  
 理，山嶺險峻，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光峭石  
 壁，並無封木，惟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  
 曰：「此處名盤蛇谷，出谷即三江城大路。」孔明曰：「此是天賜吾成功  
 之機也。」遂回本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十車里油櫃之物，須用竹  
 數千根，你可將本部軍去盤蛇谷兩頭把住，依法而行，與你半月  
 完功。至期如此，如此，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領計而去。又喚趙  
 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把守所用之物，克日  
 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去沓菜渡口下寨，如  
 遇曹兵渡水來敵，汝可棄寨望白旗而走。以今日為始，限你半月  
 務要車輪十五陣，棄七個寨，掛只望白旗為便。是脫身之計，若  
 你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延領計，心中不樂而去。孔明又使

孔明教魏延下寨



餘里今蜀兵已足膽寒諸葛已足計窮這一遭大事定矣笑兀大喜只道墮兵得勝不

之處寨中寨却令張嶷馬忠引本部所降墮兵千人如此而行孔明笑謂諸葛曰女  
宜謹慎正喜身之邊今要全功却說孟獲未對笑兀曰孔明必自有  
計凡到之處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諸軍但見山谷中樹木多  
處切不可輕進笑兀肯曰大平說的是也吾已知中國人及行范  
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斬殺汝隨後教道最好忽報蜀兵  
在飛燕渡口北岸築起寨柵笑兀肯即差二酋長引藤甲軍殺退  
渡來遇見魏延累戰數合魏延敗走墮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  
日魏延又去立寨墮兵又來斬殺魏延退走墮兵追趕數里週迴  
見沒動靜却就魏延寨中屯住次日來請笑兀說知此事即引兵  
大進將魏延追殺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面白旗處  
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笑兀肯見兵連勝心中大喜自在前軍破  
敵于路但見針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對影中果有  
旌旗招風笑兀請孟獲觀之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我等識破  
且喜大王連奪十五陣奪蜀兵營寨七個離飛花渡口已經三百

# 蠻兵追入盤蛇谷



以蜀兵為念自在軍前催督但逢着便趕至十六日魏延引敗兵與為戈國兵對陣  
 突兀肯騎象當先與魏延敵不數合撲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  
 延引軍轉入盤蛇谷望白旗處而走突兀肯在象背上看見山中  
 並無對木料無理伏放心追趕到山谷中于路擺下糧草蠻兵曰  
 此是蜀人運糧草道路爭競取之特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山上  
 橫木乱石滾下壘斷谷口突兀肯交蠻兵開路而進忽前面大小  
 軍裝載乾柴及皆火起突兀大驚慌忙交退听得後軍大喊報說  
 谷口已被乾柴壘斷大縱火起只見山上乱丢火把引動地下藥  
 線到處皆着就地中飛出鉄砲滿谷中火光乱舞藤甲上無有不  
 着無鉄砲處糧草及皆爆開內有流黃烟硝引火之物往来飛舞  
 將為戈國主并三萬蠻兵及皆燒死於盤蛇谷中無有一人走脫  
 真不可聞孔明嘆曰吾雖有功又損壽矣吾之過也却說孟獲在  
 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有蠻兵數十人來報為戈國兵在盤蛇谷  
 中與蜀兵大戰圍住諸葛了也請大王便來接應孟獲大喜即引  
 宗党上馬令蠻兵引路方纔來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盛起急待退步時張嶷馬忠兩

盡獲傾心服孔明



帳下飲酒壓蔣却令人放之

路兵出把活捉止有... 上大喝曰... 寨主平... 簡見孔明... 手執... 知疑... 蛇谷... 先伐... 雨... 魏延... 利于火也... 頑皮... 眾將... 帳下飲酒壓蔣却令人放之亦相面着不欲與汝相見故交我等放汝回去交任意



# 重立孔明生祠



招集人馬丹來共快勝負可作述去孟獲垂泪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之有也五羅化

外之人頗知禮義崇如以無燕耻乃與宗党智制司至帳下叩頭  
謝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肯伏乎孟獲泣謝  
曰子孫之皆感生成之德安得不伏也孔明請孟獲下帳設宴  
作有就令孟獲求為重洞之主所待之地及皆退還後人詩讚孔  
明曰

羽扇綸巾擬高障 親提士馬出南方 瘴烟草地經瀘水

火日飛天守戰場 三顧深恩酬漢主 七擒妙策制蠻王

至今溪洞傳威德 為選高原立廟堂

宋賢在玉林讚孔明詩曰

當年諸葛自南征 不滅孫吳善用兵 七縱功成智仰德

三分誰敢與齊名 蛮烟影裏旗旛現 瘴雨聲中鼓角鳴

妙用鬼神應莫測 夷邦千古拜先生

孔明將洞中事務皆委孟獲掌管不置官屬費精諫曰今丞相親  
提百萬深入不毛收伏蛮夷目今隆順何不設官吏與孟獲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

孔明班師西川



不易也留外人則留兵之無所長一不易也夷折傷父母留外人而不留兵其成損

患二不易也夷夷累有疾沒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  
 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留人不運糧自然安矣衆皆服其德衆人  
 感其恩立生祠四時享祭呼之為慈父皆用金珠寶貝丹漆藥材  
 耕牛戰馬送拜孔明以負軍用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  
 方已定此是孔明之大功也孔明犒軍已畢下令班師孟獲率酋  
 長及諸洞番兵拜送前軍魏延兵至瀘水忽然陰風布合狂風泛  
 水面而起兵不能渡魏延差人回報孔明孔明謂孟獲端的何如  
 時秋九月

新刻全像大守三國志卷之十五終



孔明親自觀瀘水



新編全史大宇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六

孔明秋夜祭瀘水

魏延曰至瀘水不能渡曰問孔明轉問孟獲獲曰水原有猖神作禍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以祭之自然風平浪靜連年豐熟孔明曰吾今事平安忍又害生靈吾不為之遂到瀘水邊看見風浪如前神主人問之老少數十人皆來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之間陰鬼無數號哭不絕因此作備無人敢渡孔明嘆曰此吾之過也昔日馬岱引蜀兵數百死於伏虜殺死索兵盡棄於此狂魂怨魄未散以致如此吾當親祭以慰衆魂七人口誓例可殺七七四十九人以頭獻祭風息浪平怨鬼自散孔明曰吾今班師回都安可妄殺一人遂喚行厨殺牛馬和麵塑成人頭內以牛馬寺肉待之名曰饅頭傳令當復於瀘水親自設祭令董殿請祭

維大漢建興三年九月初一日武侯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祭故後王事蜀中將校并本土神祇及蠻夷

孔明夜祭瀘水神



亡魂之靈曰昨自遠方侵境異倍起兵縱蕩尾以興妖大狼  
 心而逞亂吾故奏朝廷請師吊伐遂辭國家問罪於南蠻莫  
 不逢山開路遇水安橋人舉貔貅歸除蛟蜃於是大軍雲集  
 狂寇冰消絕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狼之勢但士卒兒郎盡是  
 九州豪傑將校官僚皆為四海英雄習武涉戎投明事主莫  
 不同伸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是忠君之志何期  
 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流矢所中魄掩泉臺或鎗劍所  
 傷魂歸長夜志堅忠孝命終于刀斧之前正直奉命喪師于  
 塵埃之內生則有勇死則成名今則亂歌欲還獻俘將反汝  
 等英靈尚在祈禱又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認  
 本宗受骨肉之蒸嘗領妻男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遠為異  
 域之魂當念親姻哭泣于朝昏子女號呼于日暮吾奏聞皇  
 帝使汝等各家盡沾恩露年常請衣糧月不絕俸祿用  
 慈酬答以慰汝心父子傳孫名頌蜀史今則聊表丹誠陳其  
 祭祀各領酒食共享一食依靈幡隨我歸國嗚呼哀哉伏

孔明分付孟獲



惟上享

祭畢孔明大哭情動三軍盡皆流涕只見愁雲慘霧之中  
 中隱有數千鬼魂隨風而散孔明令將祭像盡棄於瀘水之中  
 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盡渡瀘水山到永昌孔明留王伉  
 呂凱以守四郡分付孟獲改舊旌新恩撫逆夷不許以常日甲  
 和靜軒詩讚武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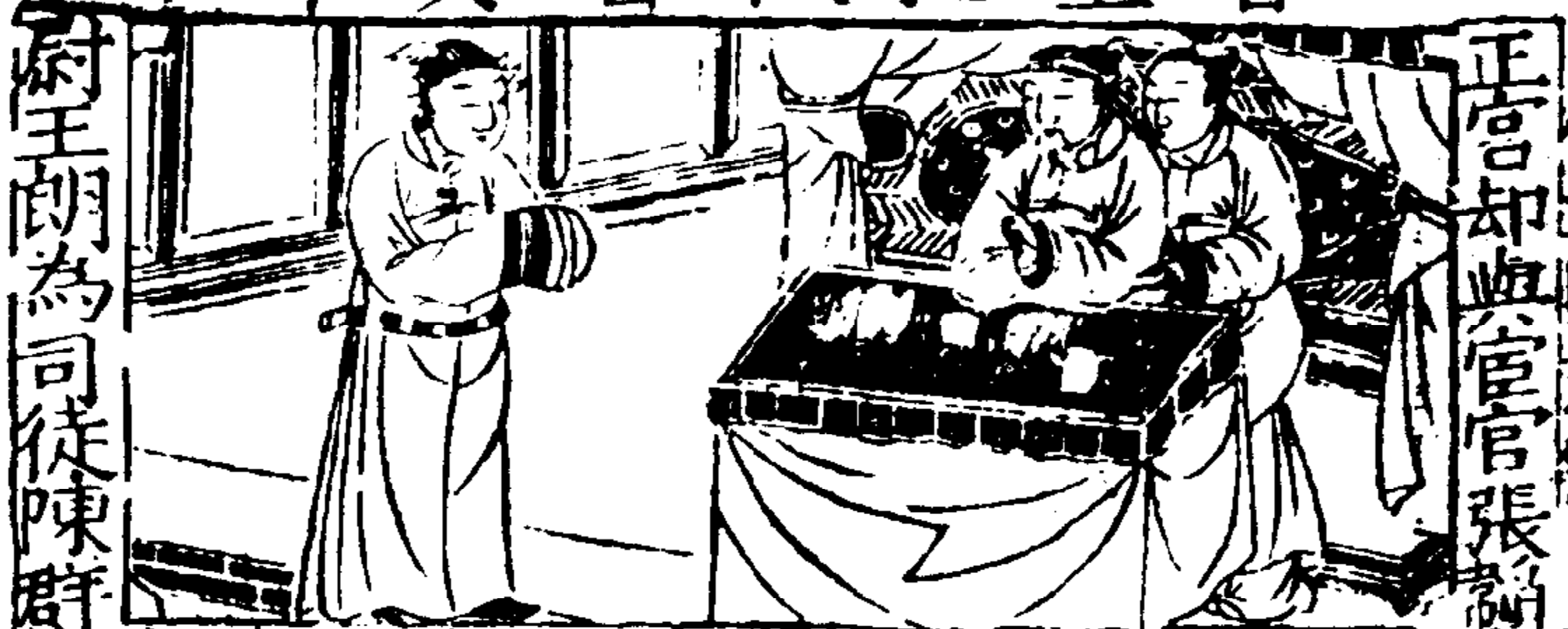
相國與師入不毛 滔天瀘水起波濤 漢兵自信三擒易  
 孟獲安知七縱勞 鉄中漸沾蠻雨濕 征袍初染瘴烟高  
 一 茂戎叛揚威武 應使南人識後髦

孔明兵圍成都後主掛駕出三十里下輦立於道傍以候孔明孔  
 明憐下車伏道曰臣不能速平蠻邦使主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  
 起同輦而回蠻邦納貢者二百餘處孔明奏後主將效於王事者  
 之家一一重賞於是蜀中歲時豐稔人物熙寧曹丕黃初七年蜀  
 之建興四年不先納夫人甄氏乃袁熙妻極有美色生子名叡自  
 幼聰明不甚愛之後又納郭永之女名貴妃姿色尤美因以稱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

孔明分付孟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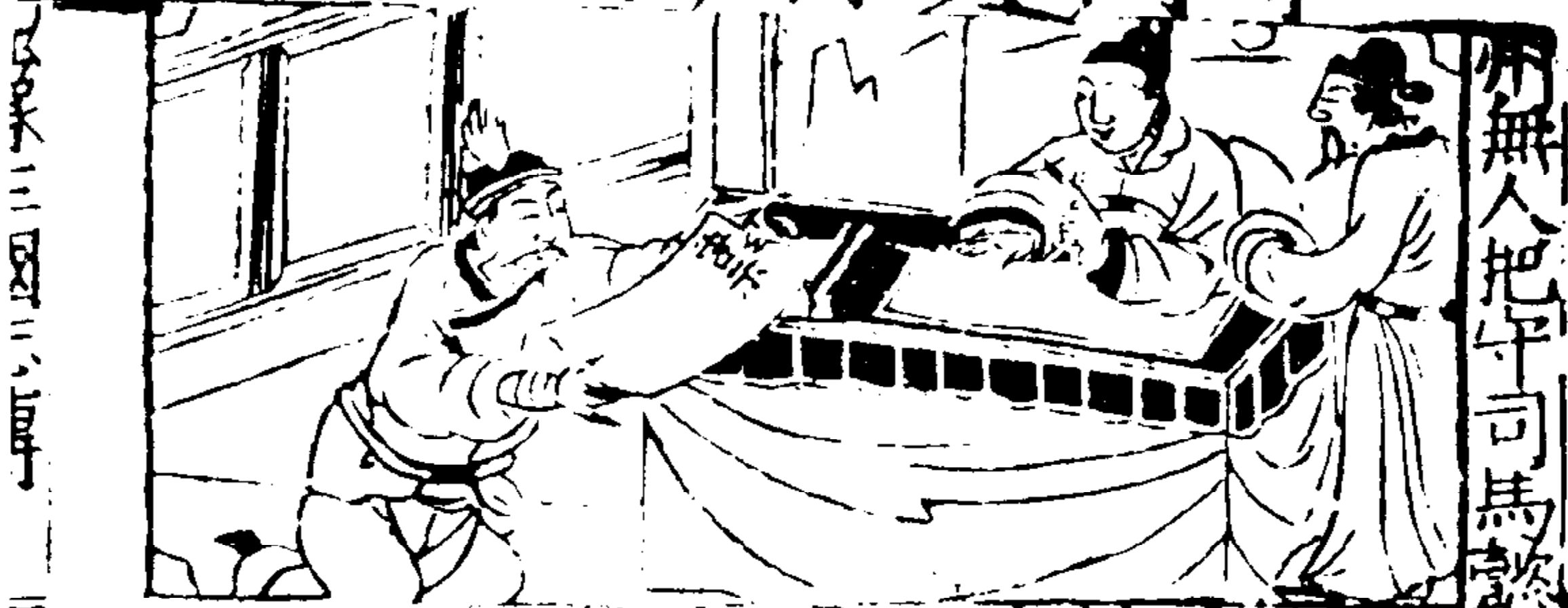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一

曹丕托孤曹真寺



正宮如與宦官張諷商議時丕有疾說甄后宮中抽得一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如此鎮壓丕大怒將甄夫人勒死于冷宮立郭妃正宮無嗣養曹叡于已子雖甚愛之不立于嗣時叡年十五歲能射二月丕帶之出獵于山塢趕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大鹿丕視叡曰吾兒緣何不射小鹿叡泣曰父王已射其母臣安忍復射其子丕聞言將弓棄于地下曰吾兒真仁德之王遂立叡為齊公後改于平原王五月丕病百藥無效召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內殿托孤丕乃與曹真等曰朕今病重想是不痊以子年幼卿等可以輔之勿負朕托三人伏地曰陛下何故出此言也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千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知又死也征東大將軍曹休入侍疾丕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幸同在此朕有何慮言訖遂崩時年四十一在位七年真等立叡為大魏皇帝謚父丕為文皇帝母甄氏為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師曹真為大將軍曹休為司馬華歆為大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文武各官討長天大赦天下雍梁二

孔明將兵門又檄



孔明無人把守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中處唯表封懿總都督西涼并處細作報知孔明

懿曰曹丕已死曹叅即位不足掛意上有司馬懿世之英雄今看總督雍涼兵馬又為蜀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丞相平蠻方回軍上疲困勞苦口宜存恤以養銳氣不可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于曹叅之手孔明曰請問其計何如以害司馬仲達也

孔明上出師表

馬謖曰仲達雖是魏臣叅素疑之可密使人往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詐作懿告示天下檄文徧貼諸處使叅心疑又殺此人孔明之密使人去鄴城門貼上檄文守門兵揭來奏叅視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皇基本欲立陳思王為社稷主不幸奸總交集遂易王位今皇孫叅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托意吾欲與兵更立新君汝諸軍門可應天順人無為叛



魏主御駕到安邑



逆自取罪戾先具告文茲宜知悉

叔規畢大驚疑問群臣華歆奏曰先太祖嘗謂臣曰仲達鷹視狼  
 顧不可付之兵權又為患今乞守雍涼正為此也可速追之王  
 朗曰仲達深藏詭畧善曉兵機常有一匡天下之心今若不除後  
 日又成大患也嚴降詔親征曹真曰不可先帝托孤於臣等四人  
 又知懿無異心今無故加兵乃逼其友耳况吳蜀未除多是奸細  
 行間謀之計使吾君臣自亂豈可輕信敵曰倘懿心變悔之何及  
 真曰陛下心疑可效漢高祖游雲夢之計為幸安邑懿又來迎規  
 其動靜若有反情可就擒之嚴茂之遂命真引兵十萬前到安邑  
 此時懿果盡引兵來迎魏主以于懿果然反慌令曹休兵迎之懿  
 見兵來下馬伏道而迎休曰仲達既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造反  
 懿驚問其故休告知前情懿曰此孔明間諜君臣之計也吾自奏  
 明急退兵馬拜見魏主曰臣受先帝托孤安有異心今此告示又  
 是孔明之計臣請出師先伐蜀後破吳以成一統魏主持疑未決  
 華歆曰主上既疑可罷其職令歸鄉里以漢帝所以報周勃也魏主准奏令休代之東

諸葛亮上出師表



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仲達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

被貶吾何憂哉故上出師表于帝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听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以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以漢之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與臣論此事未嘗不痛心恨于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茅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 魏伐主後諫周燕



也至于斟酌損益進善惡言則攸之掃允之任也陛下亦宜自  
 謀以咨輒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當遠離愆表涕泣不知所言  
 感激今

後主覽表曰相父征蠻方回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也孔明曰臣  
 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嘗敢怠自平蠻回國一載有餘軍馬已  
 銳器械糧草已足不就此時克復中原更待何時太史譙周曰臣  
 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高也丞相深明天文何  
 故欲強為乎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日騎馬于漢  
 中視其動靜而遂行不聽譙周之言乃留郭攸費禕董允為侍即  
 總理軍中之事又留何能總督御林軍馬又留蔣琬于長史張裔  
 于叅軍掌管丞相府事又留諫諍大夫杜瓊杜微楊洪于尚書孟  
 光朱敏于祭酒尹默李譔博士卻正秋詩于秘書譙周于太史內  
 外官員二百餘同理蜀中之事孔明歸府調軍出師以面中原前  
 軍領兵使鎮北將軍魏延副將鎮威將軍張亞牙門將王平涉軍  
 中漢將軍李嚴定遠將軍呂蒙兼管軍糧平北將軍馬公副將飛虎將軍廖化奮威將軍

中漢將軍李嚴定遠將軍呂蒙兼管軍糧平北將軍馬公副將飛虎將軍廖化奮威將軍

孔明調軍伐魏



軍馬少副將牙門將軍張疑行中軍帥車騎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楊威將軍劉  
 中泰軍定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表緄左將軍高陽侯吳懿  
 右將軍雲亭侯高翔征南將軍劉琦右將軍吳班左將軍楊儀備  
 將軍許允左護將軍篤信中郎將丁威右護偏將軍劉敏後護與  
 軍中郎將管唯參軍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諫將軍關安武界中  
 郎將杜琪綏戎都尉盛勃從事中郎將樊岐中書記與建將軍  
 司馬董厥帳前左護將軍關興帳前右護將軍張苞分撥已了又  
 令李催守川口以拒東吳建興五年三月丙寅日出師趙雲厲  
 聲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何故不用我耶孔明  
 曰吾自平蠻回蜀馬孟起因病身故吾甚惜之以折一右臂也今  
 將軍年已七旬恐有差錯一世威名減却西蜀之銳氣也雲曰吾  
 跟先帝至今常思臨陣破敵大丈夫寧死沙場吾何恨焉願于前  
 部先鋒孔明再三不從雲曰不與于先鋒情願撞死于塔下孔明  
 曰老將軍既要為先鋒不須性急須待一人同贊軍務方可御之  
 應聲出曰某願同老將軍向前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與二人領去孔明

# 後主送孔明出城



出師後主率百官送于北門外十里孔明辭去望漢中進發曹叡所知驚問文武誰退  
 蜀兵有附馬都尉夏侯懋字子休乃淵之子出繼與悻曹操以清  
 河公主招之其性慳吝不曾經大陣廝殺當時應聲曰臣父死于  
 漢中切齒之仇未報今蜀侵境臣願引兵前去上與國家出力下  
 為臣父报仇萬死無恨矣叡即命為大都督調關西軍馬前去破  
 敵司徒王朗曰侯懋附馬不曾經戰不可付以大任更兼孔明足  
 智多謀難以輕敵懋叱之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為內應耶  
 吾自幼芝父李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老也吾若不生擒諸葛誓  
 不回見天子王朗等再不敢言懋辭魏主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  
 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

●趙子龍大破魏兵

孔明率兵到沔陽經過馬超之墓乃令其弟馬岱掛孝親自設祭  
 有蜀人楊戲詩曰

西川馬孟起 名震關中 信布齊勇 閃爍可並  
 渭橋施大戟 安蜀秦前功 曹操聞風惧 流芳播遠域

孔明親祭馬超墓



孔明親祭馬超墓

孔明在華南議進兵入報魏主差夏侯惇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忽魏延獻計曰  
 惇乃侯淵之子怯弱無謀可把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奔子午谷  
 而投北不十日到長安惇聞魏延兵驟至又棄城奔漢中而關而  
 走所棄糧草足可于食也丞相引兵從斜谷而進則咸陽一舉而  
 可定也孔明曰此非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汝  
 領上截之非但五千人受苦亦大傷其銳氣也決不可行延又曰  
 若從大踏進發彼又起關中之兵于路拒敵則徒勞生靈之力何  
 日取得中原也孔明曰吾從陝右取大踏依法進兵無有不勝今  
 趙雲進兵西涼州大將韓德善使關山大斧引四子韓瑛韓瑒韓  
 瓊韓琪并軍八萬來見夏侯惇賜宴使韓德于先鋒引本部兵  
 至鳳鳴山前相遇韓德出馬四子列于兩邊趙雲挺鎗出戰韓德  
 先鋒長子瑛與雲戰不三合被雲斬訖次子韓瑒大怒舞刀來戰  
 雲逞平日虎威韓瑒敗走三子韓瓊挺戟來攻子龍全無懼怯四  
 子韓琪見二兄戰雲不弱舞刀而出圍住子龍獨戰三將琪中箭  
 落馬魏兵救去子龍挺鎗便走瓊取弓射之連放三矢皆被子龍用鎗撥落瓊怒縛救

# 子龍獨戰斬四將



趕來被雲一箭射死韓瑤隨後趕來被雲活捉回陣凌綽鎗縱馬殺過陣來韓德見四

子皆死于趙雲之手心貼俱裂急走脫避兵見子龍英雄尚在誰敢交鋒子龍疋馬單鎗往來冲陣如入無人之境後人詩讚雲曰

憶惜常山趙子龍

年登七十建奇功

獨誅四將來冲陣

猶似當陽救主雄

卻芝見雲大勝率兵掩殺西涼大敗韓德棄馬而逃趙雲收兵都

芝賀曰某聞將軍少年如此英雄不想年已七旬精神尚在陣前

獨誅四將世之罕有雲曰丞相以某年邁不欲用吾之故以汝功

表之遂解韓瑤申報孔明韓德引敗兵見懋之大怒自統兵來敵

雲出馬懋欲自執韓德曰殺吾四子當報此仇縱馬輪斧與子

龍戰不三合被雲刺死雲復拍馬挺鎗刺懋慌躲入陣中卸芝

驅兵掩殺魏兵大敗退三十里下寨懋與眾將商議欲雲恭將程

武曰愚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惧也來日都督引兵出敵先伏兩

軍于左右都督可先走引趙雲到伏兵處重圍之足可擒矣

即差神武將軍董信征西將軍薛則各引三千兵左右埋伏懋引兵前

苞興二將救趙雲



雲曰魏兵大敗而去今日復來又有詐也老將軍宜防之雲曰童以小兒何足懼哉  
 今日又擒之趙雲出馬與潘遂交鋒遂撥馬便走趙雲趕之隨後掩殺雲  
 中八員上將一齊迎敵夏侯懋先走雲乘勢追趕之隨後掩殺雲  
 深入重地之急引兵回董禧薛則兩下伏兵齊出芝兵少不能解  
 救雲被圍在垓心手下只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不見懋在山  
 上指引三軍雲救東則圍東救西則圍西因以攻打不出雲引兵  
 殺上山去山上插木炮石打下不能前進蜀兵損折大半子龍從  
 後上救不能出乃仰天嘆曰吾不想老死于垓地矣忽張苞引  
 枝生力救兵到從東止殺來見雲說丞相恐你有失使某引兵接  
 應正遇魏將薛則攔路吾已斬之雲即與苞殺出有關興芝西北  
 殺來見雲亦言丞相差某引兵接應正逢魏將董昭被吾斬首在  
 此丞相隨後便到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稱今日擒擒大事  
 便定二將即引兵去雲與左右曰吾乃朝廷老臣反如此小兒  
 也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即引兵與芝殺去夏侯懋身無謀  
 之人年紀尚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數百人望南安即殺敗餘兵各自逃生



# 孔明授將喚密計



## 孔明智取三郡

關興張苞所知悉走南安星夜趕來懋入城堅閉不出與與苞把  
 城圍住趙雲鄧芝隨後也到三面攻打數日不下忽報丞相留後  
 軍於沔陽左軍屯於陽平右軍屯於石城自引軍到趙雲等說連  
 日攻城不下孔明曰吾自乘車親到城下觀其地勢孔明曰此郡  
 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以此却汝等若在以此長久倘魏兵  
 分道而出取漢中吾軍無益也芝曰懋乃魏之附馬若擒此人勝  
 斬百將今圍城豈可移兵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但不知以此處連  
 接何郡左右答曰西連天水郡北接安定郡孔明曰二郡太守何  
 人答曰天水太守馬遂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即喚魏延領計而去  
 又喚關興張苞領計而去又喚心腹二人受計而去又喚心腹  
 人受計而去孔明在南安城下今軍堆積乾柴只做燒城之狀城  
 上人皆笑之不惧安定太守崔諒知蜀兵圍了南安點軍守城忽  
 報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從京華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我是侯  
 懸都督心腹將裝結今奉將令特來求救天水安定二郡即日南安甚  
 是危急每日城

諸葛亮得了南安



孔明曰吾已使人詐作裴緒之軍去賺天水罷至今尚未見消息若得四罷聲勢

二郡來救並不見兵到特差我出重圍來投急可星夜起兵于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便出接應諒曾行文書不裴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累交一看即便上馬出城望天水而去不一日又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動兵出城救南安去了急急接應崔諒喚眾官商議皆曰若不救南安送來馬可放入城因與張定在諒當先入張苞在後兩軍無入城一鎗刺死崔諒下馬下關與去城頭上放火為號四面大軍一齊都到夏侯懋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大將王平只一合把夏侯懋生擒在馬上余皆被殺孔明入南安招諭居民秋毫無犯眾將俱各獻功把夏侯懋囚下御之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此人本無除心吾故使人南安以試之其人又及情告與夏侯懋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事情可人也故穩其心使二將回去以人若真心又然阻當歛然回去恐其害也吾故使他賺開城門又暗囑關興張苞二將城道邊殺之城內未嘗準備吾軍隨後就到以出其不意之謀也眾將拜伏稱贊

# 趙雲與姜維大戰



稱魏將裴緒欲賺太守出城料城外無兵又於暗伏一軍於左右近處乘虛而取天水

大城矣孔明令吳懿守南安遣劉珍守安定替取魏延軍馬去取天水聽馬遵听知夏侯惇被圍在南安聚眾將商議功曹梁緒主欲將賞主絕梁屢等曰夏附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疎危安坐而不救則汗不救之礼何不起天水郡兵馬救之馬遵幼以兵少未敢輕動忽報魏將裴緒到接入緒持公文顯出言都督受困令兩郡星夜發兵救之如救兵未達南安不可保也就與安定所言皆同馬遵送緒館驛安下一面行文書到各縣起兵次日又有報馬稱說安定軍出城令人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來撫掌大笑曰太守中孔明之計衆視之乃天水冀城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姜圓昔日為天水郡功曹因羌人篡位沒于王事維奉母至孝其有高見郡人敬之後朝廷賜官爵為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維自幼博覽群書受習兵法常好武藝無所不通當日維對馬遵曰近聞諸葛亮困南安水泄不通安許有人涉乱軍中殺出裴緒乃無名下將况安定來報之人又無公文以狀察之此人乃蜀使詐

# 姜維戰趙雲大敗



也馬維大悟曰若非伯約則吾中計也故從其人而斬之閉城堅守又恐是直候了大

事姜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足可擒諸葛亮亦可解南安之圍馬遵即問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汝郡後有一埋伏維願請五千兵伏于要路太守先遣來人回報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為號前後夾攻伏兵可勝也如諸葛亮自在此處又被吾擒矣馬遵用其計遂令來人回報天水兵出城矣只留梁緒八賞守城孔明遣趙雲引軍埋伏在山僻之中只待人馬離城那時下手

## ●諸葛亮智伏姜維

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羣高翔於路截殺馬遵以二處兵皆孔明埋伏兵趙雲乃引五千兵迎接天水郡城下分兵四門而進趙雲到城門邊高叫曰吾乃常山趙雲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虔笑曰你中我姜維之計也尚然不知耶趙雲正待攻城忽然四邊喊起火炬齊鳴姜維挺鎗高叫曰你認得天水姜維否趙雲挺鎗與姜維交鋒維

趙雲敗回見孔明



子龍精神倍長子龍曰不想今日耳有此人正聞之間馬遵梁慶分兵兩處殺到  
 子龍首尾不能相顧大敗奔走姜維趕來却得張雲高翔兩路軍  
 出救了趙雲回見孔明說中姜維之計孔明驚問曰姜維是何等  
 之人知我玄機妙用軍士言姜維是天水雜城人也事母至孝文  
 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雄也趙雲誇獎姜維極好鎗法與  
 他人不同孔明曰吾意取天水甚易不想又有此人引兵而進姜  
 維回見馬遵曰事定之後自當重賞維曰趙雲敗去孔明又自  
 來其料孔明又疑我軍在城中將本郡軍馬分作四隊某引一軍  
 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了太守可與梁緒尹賞各引一軍於城  
 外埋伏交梁慶率領百姓守城分撥已定是時孔明因慮姜維自  
 為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到城即傳令曰我攻城池以初到之日鼓  
 譟直上若待日久又難攻矣汝等諸將不可失此機會兵到城下  
 見城上旗幟嚴整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而起  
 喊聲振地不知何處而來只見城上鼓譟納喊相應蜀兵亂響孔  
 明曰兵不馬關與張雲保護殺出重圍回見正書不上軍馬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曰兵不

妻維領兵救翼城



任多者夫人調遣真良將也使關興探視面報曰乃妻維也孔明嘆嘆不已折了一

與衣服鞍馬放之懸

陣收兵回寨乃在左右曰量一妻維尚不能勝安能破魏也喚安  
定人問曰妻維之好見在何處答曰妻維好居翼縣孔明喚魏延  
分付汝可收軍詐去取翼縣答曰妻維放入城去又問汝也何地答  
妻安定人答曰天水鐵糧皆在上邽若破上邽則糧草自絕矣孔  
明大喜令趙雲引一千軍去攻上邽孔明離三十里下寨人報馬  
遵蜀兵分三路一軍守上邽一軍取翼城一軍取上邽維知慌忙  
馬遵曰維母在翼城倘母有失非莽道也維乞十軍去救翼城以  
保老母馬遵從之令妻維引軍去保翼城派雲引三千軍去保上  
邽妻維引兵至翼城路逢魏延戰不數合延詐敗妻維入城閉門  
拜見老母堅守不出趙雲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令人去  
南安城取出夏侯懋至帳前孔明曰汝願死願生懋慌哭求拜生  
孔明曰目今妻維見守翼城使人持書來說但汝附馬在時他便  
歸降吾今饒你性命你肯去招安妻維否懋曰無有不遵孔明乃  
許出寨款尋路而去不知地理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懋曰汝是

### 懋與馬遵說姜維



孔明下車迎之叙相愛厚姜維不勝感激孔明曰吾出茅芦徧求賢者未得今遇足下

可處人氏土民曰天水城乃馬遵也懋所羅維馬兩行又見百姓抱男挈女所說皆國  
 懋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魏將關門接來馬遵驚拜曰  
 曰附馬何能到此懋把招安姜維事情告知馬遵曰不意姜維及  
 接於蜀丞相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言虛降懋曰今維已降何得  
 為虛時值初更蜀兵攻城孔明令人假粧姜維在城中立在城下  
 大叫請夏侯都督打話懋與馬遵皆在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叫  
 曰我為都督而降何別前言也懋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別  
 言也維曰汝馬書來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要我身却將我陷了  
 我今降蜀加為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天  
 明懋人認得故退去孔明却引兵來攻其城城中缺糧姜維在城  
 上見蜀兵大車小車運糧入魏延寨維點本部兵出城迓來奪糧  
 蜀兵棄糧而走姜維奪得走行不數里關興引兵截住維人馬困  
 之不能當抵回馬便走忽見孔明乘舟渡山坡下轉出喚姜維曰  
 伯約到此何為不降姜維思沒有關興前有孔明在路只得請降

姜維傾心降孔明



永安

之學洗肝塗地以傳伯約吾願足矣宜盡心維大喜拜謝孔明遂與同歸大  
 恭謙耳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城中尹賞梁緒頗與吾至厚其當為二  
 書射入城中不問進退不應自焚也孔明笑之姜維就將二書  
 拴在箭上射入城去小校拾得呈與馬遵大敬與夏侯懋曰梁  
 緒尹賞結連姜維欲為內應都督可早除之梁尹知以消息二人  
 尋思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懋數次請梁尹二人議事二  
 人料知事急披掛上馬來殺夏侯懋馬遵令人大開城門引數百  
 人出西門棄城投羌胡而去梁尹二人迎接孔明姜維入城安民  
 詔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守城梁虔是其親弟願招降孔明  
 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虔出城來降孔明就令梁緒為天水太守  
 尹賞為隴城知縣梁虔為上邽太守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衆  
 將曰丞相何不去捉夏侯懋也孔明曰吾放夏侯懋放一鴉耳今  
 得伯約得一鳳也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吾觀伯約用計行兵  
 與吾相同故喜無限今得三郡可當大事矣如是引大軍出祁山



# 魏主拜真為都督



## 孔明祁山破曹真

太和元年近臣奏魏主曰爰侯附馬已失三郡走入羌胡蜀兵已奪祁山于渭水之西下寨望早發大兵退敵魏主問群臣誰可以退蜀兵王朗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所到又克陛下何不拜曹真為大都督以破蜀兵魏主即宣曹真曰先帝托孤與卿蜀兵入寇長安君坐視真曰才疎智淺不稱其職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執老臣願隨將軍破蜀真曰臣受國恩安敢少辭願保郭淮為副將魏主准奏拜真為大都督准為副都督朗為軍師真又舉宗弟曹遵為先鋒朱讚為副先鋒選調軍馬二十餘萬出師魏主親送于西門之外方回真引兵到長安過渭水之西下寨朗曰來日嚴敷隊伍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不戰自退也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進兵次早兩軍相迎于祁山之前正是曹真下是郭淮兩個押住陣脚王朗大叫請孔明打話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中間擁出四門車孔明端坐于上綸巾羽扇素袍皂靴望見王朗自來又有說詞也王朗出曰吾有一言汝可靜听孔明車上拱手王朗馬上

主 朗 翼 孔 明 答 話



大老元臣又有高論  
豈期出此言也  
吾有一言  
衆軍靜聽  
昔日桓靈微弱漢統  
凌替國

六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勢何故與以無名之兵也孔明曰  
吾奉詔討賊何為無名乎曰天氣有變神器大易而歸于有德之  
人豈天然之理蓋自桓靈以來天下爭衡人爭相黃巾縱橫于  
巨野張龍問非于陳留衣符建號丁零各表詔據上于鄴郡劉表  
占據荆襄呂布虎吞天下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歸仰之危  
生民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掃六合席捲八方萬里傾心四海  
仰德非天勢而取之實乃天命之所歸也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  
應天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而據中國以臨萬邦豈非天心人意  
乎今公縉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有管樂何不做效伊周強欲逆理  
背人情而行事乎豈不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數百萬  
良將三千員量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可速倒戈卸甲以  
禮來歸不失封侯之位則國安民樂豈不美乎蜀兵聞言無嗟呀  
皆以為孔明被王朗難倒無言答對馬謖暗思昔黃布罵高祖曾  
破漢兵今王朗用此計也只見孔明在車上笑曰吾以汝為漢朝  
大老元臣又有高論豈期出此言也

# 諸葛亮馬死王朗



賊小徑乘虛去劫

亂歲凶四方壞接段

于問問之間殘暴生民于溝壑之內皆是朝堂之上朽木為官殿  
 陸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倖之輩衣當途奴顏婢膝之徒紛  
 秉政以致社稷丘墟生民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  
 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與劉何期反助逆賊同情篡位  
 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傾國之人欲食其肉今日有吾尚在乃天意  
 不絕於炎漢也我奉詔討賊仗義師汝既于諂佞之臣只可潛  
 身縮首苟面衣食安敢于軍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  
 老賊當咫尺間投水而喪有何面目而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  
 可教反臣與共決勝負王朗所嚴大叫一聲氣死于馬下後人詩  
 譏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 惟才救萬人 輕搥三十舌 罵死老元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來日決戰真將王朗尸首用棺盛貯送回長  
 安郭淮曰孔明料吾軍中乘夜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以  
 蜀寨兩路伏于本寨外左右擊之真曰正合吾計遂喚曹遵生

魏蜀互相劫寨



寨軍只道蜀兵劫寨

萬抄出祁山之右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便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動

便徹兵回不可輕進直洩淮各引一軍伏于寨外寨中盡堆乾柴  
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符分左右淮備孔明歸寨喚  
魏延趙雲分付各引軍去劫魏寨延曰曹真深知兵法又料我乘  
喪劫寨他又防備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劫寨也彼必有伏  
兵在祁山之後待吾兵去又來襲我寨也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  
去祁山脚後下寨任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魏延拒住山  
口子龍引兵殺回又遇魏兵也却容魏兵走回汝乘勢攻之則全  
勝也又喚關興張苞各領一軍伏為祁山芝魏兵來劫殺奔魏寨  
而去又喚馬岱王平張嶷張亞四將伏於寨外以擊魏兵孔明乃  
虛立寨柵堆積柴草備火為號孔明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曹遵朱讚黃昏離寨二更前後望山前隱隱有兵行走遵先殺入  
寨並無一人料中計寨中火起朱讚急忙走大踏奔走又值趙雲  
引兵殺到遵等奪路而走又遇魏延攔殺一陣奪回魏寨之時守  
寨起號火左有曹真出右有郭淮殺出自相掩殺背後魏延關興

# 魏使來救羌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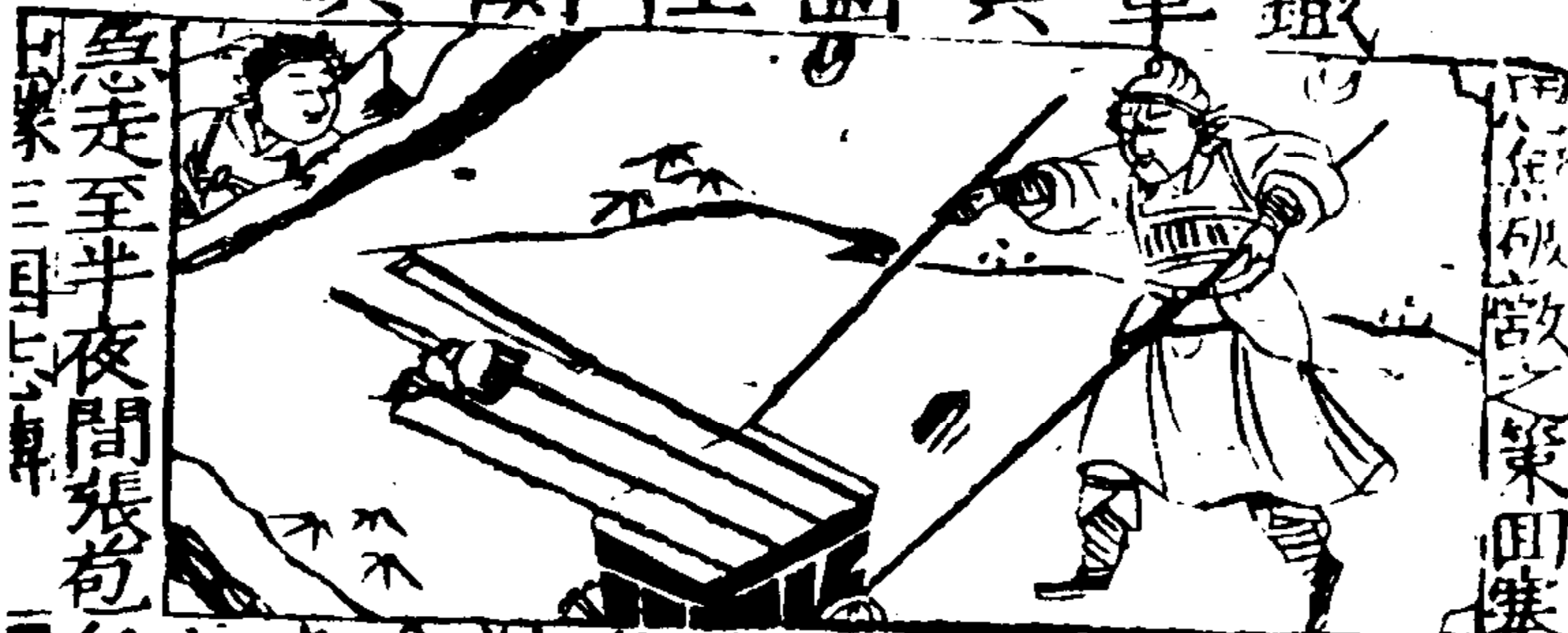


張苞三路殺至魏兵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大獲全勝真與淮南謀曰目今魏  
勢弱蜀兵勢大用何策可退淮曰勝負兵家之常事不足于弱  
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自然走矣

孔明大破魏車兵

郭淮曰可使一人入羌胡求救許以和親羌胡又起兵以襲其後  
却正兵擊之無有不克矣直從其計即遣使帶室物入羌胡西  
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七入貢手下文有雅丹丞相足智多  
武有越吉元帥青眼黃齋身長一丈使一長柄鐵鎗重一百斤有  
萬夫不當之勇直遣使賞金珠并書先見雅丹丞相引見國王報  
知求救之事國王便喚越吉元帥商議起羌胡兵十五萬備使鎗  
刀鐵蒺藜流星鎗等項又有戰車用鐵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  
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走數千里不乏因此號為鐵車  
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真報知孔明令關興張苞分付魯  
奈  
路途不熟喚馬岱同去引路撥五萬兵前去正過番兵關興張苞  
看時只見番兵把車仗首尾相連隨處結寨庫上排着軍器就似城池一  
般關興張苞

鐵車圍住關興



急走至半夜間張苞

與馬岱張苞商議苞曰未知

虎實米日見陣使可知也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馬岱在左張苞在右三軍齊進忽見他旗旗漫山遍野常先越吉元帥手執鐵鉞腰帶雙刀沖突而來關興招三路兵並進番兵在兩邊中間放出鐵車如潮而進馬岱張苞先退關興在中被番兵圍入西北角去了興在城心左冲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能相顧關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天晚正遇越吉元帥關興望澗逃走前而正遇斷澗只待回馬越吉趕到一鎗打來關興躲過正中馬胯那馬望澗便倒與澗水中背後越吉趕來與在水中掙起着時只見岸上一將殺退番兵與持刀砍越吉罐水而逃關興得了以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將尚在前面追殺番兵關興自思救我性命者是誰拍馬趕來只見雲霧之中隱隱一大將手提偃月刀騎赤兔馬分明是關公關興大驚却欲問之只見關公手指東南曰吾兒可往以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一陣風過而不見關興望南兵到問關興曰我被鐵車兵追急忽見伯父自空而下嚇退番兵

# 雲長雲端救與苞



指曰汝走這條路去救吾兒言訖不見因引兵迎來尋你與亦說前事相同同歸

走賊吉搶了寨柵直到山口但見小車隱隱轉過對林去了唯用曰這等之兵雖有埋

大寨馬代接者曰以軍無計可破我守寨柵汝二人去見丞相求計破之與苞星夜來見孔明備說以事孔明帶姜維張翌又撥二萬兵同與苞到伏寨中上高處視之見鉄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量汝小陣何難破之乃喚馬岱張翌依計而行二人領兵而去又喚姜維曰汝知破鉄車之法否維曰羌胡之人惟恃拙勇豈知子牙之術乎孔明嘆曰汝知吾意令與苞作伏兵誘敵况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吾計可施矣汝看紅旗為號可避之於是姜維連日搦戰番兵來迎蜀兵便退番兵趕到寨內不見一軍惟見旌旗番兵疑之不進而退時十二月中天果然大雪姜維引兵而出越吉引鉄車兵來戰番兵趕到寨前姜維已於寨後而出番兵在外觀看四面皆立旌旗寨內有鼓琴之声問報越吉乃與雅丹丞相商議雅丹曰此是孔明設計虛設疑兵可以攻之越吉引兵到蜀寨正見孔明携琴上車來引數十騎入寨望後寨

雪中坑陷鐵車兵



大軍追趕又見姜維兵在雪地之中越吉大怒催兵追上更兼山  
 平坦又被雪地墻野並無軍馬正趕之間忽報蜀兵從山後出雅  
 州曰縱有伏兵何足懼哉忽報鼓聲大振喊殺聲喧天番兵都跌入  
 坑中背後鐵車正行時緊湧併而來自相踐踏後面番兵急回兩  
 下閃與張苞等奔發背後張登馬依姜維三路殺到番兵大敗  
 越吉望後奔走被關興斬于馬下雅州被馬依捉來見孔明餘兵  
 逃散孔明將雅州解放賜酒壓犒好言撫慰曰吾主乃大漢皇帝  
 命吾討賊汝如何听反臣之語而作乱也吾國與汝却邦未結盟  
 好汝若從之將舊日通和之意忘了雅州深感其德孔明遂將所  
 獲番兵盡皆賞賜回雅州歸國兵皆拜謝而去孔明兵回祁山傳  
 令作歸鄉之意張苞皆捲旗卸甲曹直等知孔明退兵郭淮曰此是  
 姜維真攻緊急因以退兵遂分兵兩路追趕曹直趕之間魏延  
 引兵殺出將邊斬首朱讚亦趕到前面亦被趙雲刺死真淮知兩  
 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後面關興張苞兩路殺出圍住真淮引敗  
 兵冲路逃走蜀兵大勝直趕到渭水奪了魏兵若哀痛不已只得申報魏主請救兵魏



# 孔明帳中看達書



主大驚問群臣退兵之策華歆奏曰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兵方可退也鍾繇曰  
 允為將者智過于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臣以  
 為真非孔明對子也臣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若何魏主曰  
 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朕即任卿保舉

●司馬懿智擒孟獲

鍾繇奏曰孔明與師犯戒但恨司馬懿也故散流言使陛下去官  
 為民彼得長驅而進也今若復用其人則孔明自退魏主嘆曰朕  
 今猶悔非卿無以發明也仲達今在何處繇曰仲達在宛城魏主  
 曰即遣使詔司馬懿渡為平西都督起南陽軍馬前去朕亦御駕  
 親征孔明累獲全勝正在初山寨中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使子  
 李豐來見孔明昔日孟達降魏曹不甚愛之每與將相之才封為  
 散騎鎮守上庸自不死敵甚不相待孟達又謀歸蜀每差心腹人  
 稟丞相起金城新城上庸之兵運取洛陽丞相却取長安兩京可  
 定矣不知丞相之意若何孔明大喜厚賜李豐等令速急進兵忽  
 報曹叡駕到長安詔司馬懿于平西都督孔明拍手頓足大嘆不安馬謖曰量曹叡何

甲太守守首孟達反



為道不須驚疑孔明曰吾所憂者仲達孟達正欲舉大事若用仲達孟達必敗為謀

曰何不傾書令孟達畏防孔明送之脩書令人星夜回報孟達孟

達拆書視云

近得公書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情甚為喜慰若成大事乃  
漢朝中興第一功也今知司馬懿領兵事宜慎密不可以托  
他人雖兄弟妻子亦難保也戒之切宜防備請詳察之  
孟達視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視此可知也達即脩書復曰  
近承鈞教安敢怠緩切忽疑達之心達不惧矣宛城離洛陽  
一千二百里之程軍車皆在深險之地仲達便來吾何惧哉  
丞相放心以待捷報

孔明得回書看畢掛之於地頓足曰孟達死於仲達手謾曰何  
也孔明曰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魏主若知達反不須十日兵  
到達何能措手乎司馬懿在宛城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仰天  
長嘆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素有大志忽朝廷使至詔令調宛城諸  
太守申據家人來報都督說新城太守孟達請上廳太守申耽與

# 司馬懿計安孟達



某主公商議所言魏文帝時相待甚厚當今魏主待臣如草芥今孔明累獲全勝魏兵亡魂喪膽長安旦夕休矣申耽申儉皆懼其勢勉強應允自補城聚集兵馬孟達早晚必反申家兄弟誠恐連累先令某來首知孟達心腹人李輔卸賢隨伏同首望都督即提兵來除司馬懿听畢以手加額曰此乃主上洪福也此賊通謀孔明吾先擒之使孔明心寒又退兵矣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報主上然後行事懿曰右待聖旨往渡一月之期孟達事已成矣雖有百萬之衆急難破也令參軍梁議賈詡先去金城教孟達準備征進使彼不疑懿隨後証進路逢右將軍徐晃下馬說駕到長安都督不去相會今欲何往懿密曰孟達造反吾去擒之晃曰某願為先鋒懿大喜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果見懿之問來使報知孔明情由懿嘆曰世間能者所見相同吾先被孔明識破矣幸獲此消息則孟無計也達在新城約金城太守申儉上廳太守申耽克日舉事無誤梁議來到新城傳懿將令曰今奉天子詔命起諸路軍馬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兵馬聽調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懿曰彼日上城時望長

# 申儀刺達於馬下



安去了達暗喜曰吾事成矣遂出城林即報二申知道明日率軍換大旗號起兵

往洛陽忽報徐晃到城下達大驚令人扯起吊橋徐晃大叫賊臣早降達箭射中徐晃面門卻射救回取出箭是死年五十九歲孟達開門追趕見懿到乃嘆曰不出孔明之所料閉城不出後

人詩讚曰

降魏誰應厚 施為定策高 揚名攻不備 陷敵賊軍盛

款於平襄漢 還屯振興 功逾孫子右 魏武過情褒

司馬懿令人扶掖還洛陽遷葬次日孟達登城見四面圍得鐵桶

達行坐不安忽報申儀申就領兵自外殺入達見以為救兵開門

迎接二申大叫反賊達見事變慌入城來城上卻賢李輔亂箭射

下達急取路而走被申儀趕上刺死斬了首級卻賢李輔開門迎

接司馬懿入城安民賞軍報知魏主魏主加陞申儀申就官取隨

軍征進李輔御賢守新城司馬懿至長安見魏主魏主大喜曰朕

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不及今孟達造反非卿制之兩京

休矣懿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款奏陛下恐徒獲遲端則中孔明之計故不待聖旨是

休矣懿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款奏陛下恐徒獲遲端則中孔明之計故不待聖旨是

# 司馬懿論取街亭



夜而去孟達措手不及被臣斬之又將孔明所通書奏知魏主曰卿之才過孫吳美湯  
谷鐵一對沒遇机密事不又奏也懿保張郃為先鋒魏主從之  
五萬兵冷辛毗為軍師孫禮為副軍以助曹真敵蜀兵

## ○司馬懿智取街亭

司馬懿請張郃至帳下曰諸葛用兵如神其勢甚大吾等地理有  
數處行險要諸葛平生謹慎不肯造次若吾用兵流于午谷取長  
安得的多時此人非無能恐沒有失不肯行險又然出斜谷來取  
郿城又分兩路軍來一軍出箕谷吾將曹真守郿城不可出戰着  
孫禮辛毗截住箕谷如蜀兵來則出奇兵以守之乃萬全之計也  
吾素知秦嶺西有兩條路地名街亭有一城名列於城以二處乃  
是漢中咽喉孔明欺曹真無備又以此處進也吾與汝逢取街亭  
望陽平關不遠矣孔明若知吾截斷街亭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  
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彼若回兵即出奇兵於小路守  
之可獲全勝若不歸時吾將諸處小路盡皆截斷俱以兵守之一  
川無糧蜀兵皆餓死於此孔明又被吾擒矣張郃曰都督神算也懿曰孔明不死

馬謖立軍狀



漢末先鋒分付諸將哨無伏兵可進不可輕動軍中諸將之計張卻受計而行懿又  
 移傲於曹真依計而行孔明料孟達死於仲達之手使人探聽回  
 報說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儀  
 寺為內應赤被亂軍所殺司馬懿回長安同張卻出關米也孔明  
 大怒曰孟達作事不密斬之當然今司馬懿山關天然米取街亭  
 斷吾咽喉之路誰可去守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  
 干係甚大倘若失吾軍休矣地却無城郭所守極難謖曰自  
 幼歷孝到今豈不知兵法量一街亭不能守要其何用孔明曰司  
 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張卻為先鋒智勇足備恐汝不能敵也謖  
 曰休道司馬懿與張卻便是曹賊自來吾何惧哉若有差失斬首  
 無悔頭立軍令狀呈上孔明曰今與二萬五千兵撥王平與汝相  
 助汝等小心在意謹守此地如若安營可尺地前來凡事商議而  
 行二人領軍去了孔明只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有  
 一城名列剋城雖側亦可屯兵汝引軍一萬去列剋屯住遇急可  
 引軍救之孔明又急高翔非張卻對手又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背後屯住懿兵來

# 謬與平論營寨



尚且請問於我汝何待人敢阻王平曰若泰軍山上下寨其請五千兵自山西下寨

可也汝亦欲守漢中與大將軍之任也汝宜小心以代吾職  
 延壽去又喚鄧芝趙雲曰今司馬懿出兵比往日不同汝二人各  
 引一軍出箕谷以為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疑其心吾自  
 統大軍出斜谷逐取郿城則長安可破矣二人領命而去孔明命  
 姜維為先鋒領兵出斜谷馬謖王平到街亭看了地面馬謖大笑  
 曰丞相多心量此山僻之險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如此可  
 就以五路掘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為柵以為久計馬謖看街亭  
 傍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林木茂盛就於屯軍王平曰泰軍差矣  
 若屯兵當道把守應踏雖有數十萬兵不能過也今於要路立營  
 於山上若魏兵四面圍定將何以保謖笑曰兵法云凭高視下勢  
 如破竹若魏兵來吾令他片甲不回王平曰吾跟丞相出兵但所到  
 處丞相指教之今視此山乃絕地也倘魏兵截其汲水道我軍  
 不戰自亂矣謖曰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截其水道是  
 自取死耳吾兵豈不力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有事

司馬懿觀蜀營



動... 工將諸軍皆...

營以為倚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攷護護堅枕不虞忽報有魏兵至平梓上讓

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去待我破魏到丞相處分不得皮  
王平領兵離山十里下寨將地理圖畫成星夜送與孔明張卻聞  
知街亭有兵按兵不動來稟司馬懿曰孔明真乃神人吾不如  
也昭曰父親何故自墮其志吾料街亭易取吾探得當道並無寨  
柵軍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果屯於山上是天賜  
吾成功也遂引十數騎來觀動靜馬謖在山上見了笑曰若彼有  
軍來圍山汝諸將士各各準備看吾紅旗招動四面皆下懿回寨  
知是馬謖乃曰以才耳孔明雖有才智却不識人以等為將終  
候大事乃問張卻曰街亭左右別有軍否卻曰離山十里有王平  
安營懿曰汝引兵去當住王平路吾令申儀申耽兩路兵圍山先  
斷汲水道路蜀兵不戰自亂矣知乘虛以守之街亭可守也次日  
懿卻領兵四面圍定汲水道路皆令精兵斷截山上蜀兵看見魏  
兵勢大心中驚懼不敢下山謖在山上把紅旗招動眾將士推不  
動蜀兵復退上去馬謖見事



司馬懿兵圍馬謖



不諸令軍士又守寨門外應王平引兵來冲又被張郃殺退差早至暮山上無水  
 軍不得食寨中大亂謖禁止不住嚷到半夜大開寨門下山投降  
 懿令人於沿山放火軍士驚懼謖驅兵殺下山而走懿令開條大  
 路放走馬謖背張郃趕到三十餘里魏延軍到來戰張郃交馬  
 數合張郃便走魏延交馬謖退自引兵趕來欲渡街亭趕到十五  
 里被司馬師司馬昭伏兵齊出把延圍在垓心却得王平兵到兩  
 下夾攻魏兵方退二將方奔列剋城去投高又知街定有失及  
 起列剋之兵來救正遇平與延訴說折了街亭如何去見得丞相  
 三人商議不如去劫魏寨再渡街亭分兵三路而去

孔明智退司馬懿

先說魏延來到街亭不見魏兵心中疑惑不敢輕進忽見高翔兵  
 到共說魏兵在頭處不見王平兵到听得一声砲响四下魏兵齊  
 出把高翔與延圍住却得王平兵到救出二將迤來列剋城魏延  
 督郭淮軍與曹真商議恐怕司馬懿得了全功因分郭淮  
 來取街亭听得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來襲列剋城正與魏延三將相遇又被

孔明若地圖大驚



郭淮大殺一陣魏延恐陽平關有失與王平高翔星夜救陽平關郭淮喜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得列郡城亦是人功遂奔入城豈知司馬懿已先襲了淮大怒曰吾不能出此人之手也只許入城用見懿曰今街亭已得諸葛亮文走公可與曹直星夜追之郭淮引兵追趕又與張郃曰吾料魏延等又去守陽平關吾若去取以閉孔明又隨後掩殺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必死敵也汝可從小路抄箕谷西山吾曰引眾軍當斜谷之兵皆彼敗走不可相敵只宜中途截住奪其糧草馬足張郃受計去了懿從斜谷往西城雖然山僻小路乃是蜀兵屯糧之所又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再可復矣又令申儀申耽守列郡城自領大兵分三路而進孔明令馬謖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安忽王平使人送地圖呈上孔明拆開拍案罵曰馬謖匹夫坑陷吾軍早晚死矣忽報列郡城街亭俱失孔明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吾之過也乃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兵殺山谷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守之只鼓譟納喊為疑兵之計彼兵若走不可追我兵及退陽平關令張苞先去備劍閣以備走路大兵

# 孔明計退司馬懿



又拾暗而馬懿維斷後先伏於山谷待諸軍退盡方可收兵又令馬忠去戰曹直差人關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孔明引軍五千退入西城縣正搬糧間忽報司馬懿大軍十五萬殺奔西城孔明身邊別無一將止有文官二千五百在城及皆失色孔明登城望見軍分三路而來孔明令將城上旗伍上干軍士各守城舖如有妄出入大聲者斬把四門大開每門令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若魏兵到不可出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明冠引二小童於城樓上笑欄而坐焚香操琴軍在城外見如以模樣皆不敢進城上見孔明淡容可掬左一童捧劍右一童執香懿又見百姓皆上掃地傍若無人眾軍疑遂北望山踞而退司馬師曰孔明莫非無兵故作此意懿曰孔明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伏兵且退可作良苗城上見曹兵遠退竊問其故孔明曰若以眾人之心又棄城而走又被司馬懿所擒也故以此疑兵之計也

孔明妙美鬼神驚 臨危解作疑兵計 十萬雄兵怕近城

仲達深謀用兵

靜軒詩曰

趙雲斬蘇顛斷後



孔明笑曰吾視司馬懿又有論矣傳令百姓助軍入漢中不又懿又渡來也孔明於西  
城入漢中三郡官民俱到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臨而來忽山後鼓  
譟連天懿面視二子曰吾若不退中孔明之計也言未畢張苞殺  
出魏兵棄甲倒戈而走行不兩程關興抄出山谷不知蜀兵多少  
但聞喊聲不絕以為疑兵魏兵俱棄輜重而去關興張苞多將電  
器糧米而回懿見山中有軍不出大踏渡回由亭曹真引兵追擊  
孔明山後馬岱姜維兩軍殺出曹真大驚走回先鋒陳造已被馬  
岱截住殺之蜀兵連夜送入漢中其谷中趙雲卸芝先引大軍伏  
於後徐而退郭淮提兵再山其谷趕到只見山谷後紅旗白字  
閃出趙雲旗號郭淮部將蘇顛撥馬走回行不數里撞出趙雲大  
喝曰你識常山趙雲否蘇顛大驚交馬一合被雲刺死又逢郭淮  
部將萬政來與蘇顛報仇趙雲見魏兵追急獨騎一馬挺鎗立於  
路曰魏兵認是子龍不敢前進郭淮傳令追趕萬政引數騎趕來  
听得林背大叫子龍在此萬政急回被雲一箭射中頭盔跌落河  
中雲指曰吾饒汝命因張郭淮自來受死萬政走回子龍送軍伏回漢中並無所失

# 孫資止仲達征蜀



淮凌奪三郡以為己力司馬懿分道進兵後到西城因問居民皆說孔明只二百五十

軍在山中擂鼓納喊亦無多軍懿悔恨不及嘆曰吾不如孔明也  
 安無諸處聞見魏主魏主曰今日漢得西城諸郡乃卿之功也懿  
 奏曰今蜀兵盡在漢中未及勦滅臣請起傾國之兵併力收川以  
 報陛下魏主大喜令懿與師尚書孫資諫曰不可凌征也

孔明揮淚斬馬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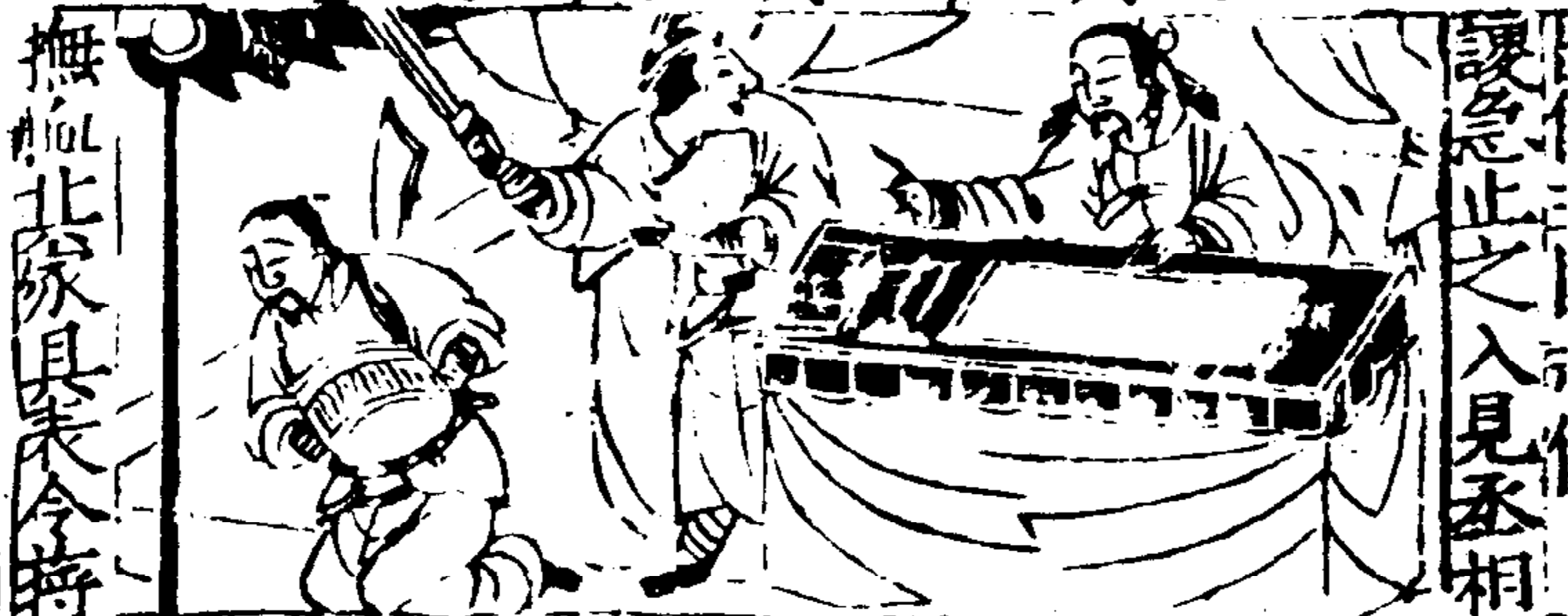
孫資諫曰昔武祖收張魯之時危而後濟常對群臣言南鄭之地  
 為天獄中斜谷萬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也今若及起傾國之兵吾  
 恐蜀未及得則東吳又入寇矣願陛下深慮之不如命大將據險  
 鎮守則百姓可安也不過數年吳蜀又自相殘然後率兵則蜀可  
 得魏主問懿曰此論如何懿曰此亦公論也魏主從其奏令懿分  
 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駕回洛陽孔明到漢中計  
 點將士只少趙雲卻未到心中不安乃令典邕引兵接應忽報  
 趙雲回軍馬並無損折輜重並無疎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  
 趙雲下馬謝曰敗軍之將何勞遠接孔明自責羞慚執雲手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

謂有亮怒責王平



惟子能不折一騎何也節之曰子龍獨自出後斬其追將軍資什物  
 各無所棄豈有大軍乎孔明曰真將軍也出寨賜子龍金五十斤  
 絹三千疋子龍曰請寄於庫今又賞賜軍士孔明笑曰先帝稱子  
 龍之德言不謬也忽報馬謖延王平來見孔明孔明先喚王平  
 入責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以致有夫平將阻諫前  
 情告知故授魏延求救半路被魏兵圍住奮死殺出以及歸寨又  
 被魏兵占了走投列剌城路逢高翔二路分兵去劫魏寨欲復街  
 亭又被魏兵冲殺恐失陽平關故急回守關非某之不諫也孔明  
 喝退又喚馬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皮色曰吾累囑托街亭為  
 吾根本立下軍令汝今復如何謖曰某因魏兵勢大不能當抵以  
 致如此孔明曰汝所王平之言豈有以兵敗軍喪皆汝之過也其  
 罪若不明正何以警後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  
 相如父今當罪死願丞相思舜帝當日殛鯀用禹之義使某雖死  
 無恨言訖大哭孔明曰吾與汝素同兄弟汝子即吾子也安忍不  
 用之汝勿牽掛速正軍法怒將馬謖於袁門之外適泰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斬馬  
 謖於市

### 孔明斬馬謖



諫急止之入見丞相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殺智謀之士豈不惜乎孔明答曰昔孫武能制勝於天下者以用法明也今四海分爭干戈交接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急令斬之武士獻首級於階下孔明大慟不已蔣琬曰今馬謖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痛哭耶孔明曰吾非為謖而哭也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以言乃深恨已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以大痛哭也大小將士無不流淚馬謖亡年三十九歲後人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  
轅門斬首嚴軍法

堪嗟馬謖托談兵  
拭淚猶思先帝明

又詩贈孔明曰

賞罰分明氣治軍  
街亭敗失堪誅戮

賞無先恨罰無親  
酒灑成行勸後人

撫恤北涼具表令持統申奏後主自貶丞相之職琬而見後主進上孔明表曰孔明既斬馬謖將首級徧示各營將士具棺葬之自作文以祭之

# 費禕詔孔明



臣本庸才叨蒙重任親受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導明法  
事而慎至有街亭筮谷之失咎皆在臣明不知人乞革職削  
秩三等臣不勝慙懼俯伏待命

後主覽表曰勝敗乃軍家常事丞相用幼劉之元老豈可輕易遣使  
下詔宜居舊職侍中費禕奏曰臣聞輔國者天以奉法為重法若  
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敗績自行貶責正其宜也若復原職何以正  
民乎後主從之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舊總督軍馬令營  
禕讀詔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詔禕恐孔明怪怒乃賀曰蜀中之  
民皆知丞相四將入川深以為喜孔明失色曰是何言也普天之下  
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衰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匹夫有死豈之  
罪也汝汝相督豈不深耻禕曰近聞丞相又得姜維天子甚喜孔  
明又怒曰兵敗師還不曾優待寸土與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  
於魏何損費禕惶恐辭謝次日又見孔明曰丞相見統雄師數十  
萬幾可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兵多於賊而  
不能破又被賊兵所破兵不在多少在主將耳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將有捷忠報



# 孔明漢中調軍法



國者但攻吾之關，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超，足而待也。費禕諸將皆拜，稱其

德，后人詩曰：

貴人之心堪責已

恕已之心可恕人

當時諸葛求聞道

便是曾參自省身

費禕回成都，孔明在漢水恤軍愛民，置備器械舟車積草屯糧，以為後圖。魏主聞知，大驚，急召司馬懿商議退蜀之策。

## ●陸遜石亭破曹休

時蜀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五月也。懿奏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氣炎熱，若我兵深入其地，彼又守其險要，安可攻之？魏主曰：倘蜀兵再來，入寇如何？退之懿曰：臣料孔明又效韓信，暗度陳倉計先委一人在陳倉道口築起城池而守之，萬無一失。此人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見為雄虎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皆欽仰。以彼守之，孔明不敢渡來也。懿從之，遣使詔郝昭為鎮西將軍守陳倉道口。忽報揚州太史馬太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淝陽太守陳使人陳言七事，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司馬懿見表，乃曰：此言有理。臣領兵以助

周勳詭詐陳七事



曹休就主即令定兵建成將軍賈逵曰吳人言多反覆不可深信恐是誘兵之計  
 公言不可不聽事有幾會不可持也吾與汝同去助休魏王知之  
 令曹休引兵取皖城賈逵曰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軫取陽城  
 直向東關司馬懿取江陵三路兵為東吳進發孫權在武昌東關  
 會諸將曰今有鄱陽太守密表告稱曹休有入寇之意詭計陳七  
 事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敵之則絕晉之難矣今懿兵分三  
 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甄雍曰以大任非陸遜不可當也權封陸  
 遜為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保朱桓全宗為左右都督統兵七  
 十萬來救魏兵桓曰魏所周勳誘言深入重地擊之又敗後又  
 走夾石桂車破於二處乃山僻小路其與琮各引一軍伏於山險  
 先以木石截斷其路休可死矣長驅直進遂取壽春吳檣不可失  
 也遜曰吾自有策汝勿枉面桓羞慚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  
 陵以敵司馬懿曹休兵臨皖城周勳來迎休曰近得足下所陳七  
 事深為有理故起三路軍兵而來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  
 果有人言足下多詐中不實者將足下及本為吳事也周勳大沮擊劔歎自

# 周勢詐割髮示信



勿休急出之數人... 吾所懷... 不能... 故... 今友生疑... 有夫人使... 之計也... 吾心惟天可表... 言訖又欲自刎... 休抱住曰... 吾戲足下耳... 何自害耶... 勛乃割髮... 於地曰... 吾忠待公... 以戲吾... 割吾母所遺之髮... 表真誠也... 休深信之... 勛辭去... 忽賈逵入見... 曹休曰... 吾料東吳之兵... 及屯於皖城... 都督不可進也... 待其兩下夾攻... 賊兵可破矣... 休怒曰... 汝欲奪吾功也... 逵曰... 又聞周勛截髮為誓... 安乃詐也... 未可深信... 休怒曰... 吾正進兵... 汝出此言... 以慢軍心... 推出斬首... 衆將若曰... 未及進兵... 先斬大將... 於軍不利... 且權恕免休曰... 將賈逵... 兵歸寨中... 調用自引一軍... 來取東關... 吳時勛知賈逵... 削去兵權... 暗喜曰... 曹休若用賈逵之計... 則東吳破矣... 今一處進兵... 乃天賜吾成功也... 即使人到皖城... 報知陸遜... 喚諸將听令... 曰... 前面石亭... 雖是山... 路足可埋伏... 先去占石亭... 闊處布成陣勢... 以待魏兵... 令徐盛為先鋒... 引兵前進... 曹休令周勛前進... 休問曰... 前至何處... 勛曰... 地名石亭... 可以屯兵... 休遂率大軍... 并車仗赴石亭... 屯扎... 哨馬來報... 吳兵不知多少... 把無準備... 何為有兵... 尋周勛問之... 已不知勛在何處... 去之... 矣...

住山口休大驚曰周勛說無準備何為有兵尋周勛問之已不知勛在何處去之矣

曹休與兵相石亭



曹休司馬懿所

司馬懿計失便差張普為先鋒與徐盛

不數合張普敗回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

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兵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喬引兵

二萬伏於石亭之北明日辰時吾引兵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炮

為號三路夾攻則盛可擒矣二將領兵去了陸遜喚朱桓全琮亦

付曰汝二人各引兵三萬渡石亭山路抄出到休寨後放火為號

吾自統大兵從中斷進可擒休也是夜二更朱桓引兵抄到魏寨

後迎張普兵普不知是吳兵被朱桓斬之桓令後軍放火全琮引

兵抄到魏寨後正撞見薛喬大殺一陣薛喬被琮射死朱桓全琮

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方上馬望夾石道走徐盛引兵從正路

殺來魏兵死者無數休走出夾石道忽見曹休到休驍心稍定

愧謂連曰不用公之言以致大敗幸得足下之兵在矣可待後軍

也連曰都督可速出此石道若彼兵以木石塞斷我等皆危矣於

是休驟馬而去曹連斷後林木之間多設旌旗以為疑兵後面徐

盛趕到見山林中閃出旗角疑有伏兵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以

吳兵奪得車仗馬匹軍器無數降兵萬餘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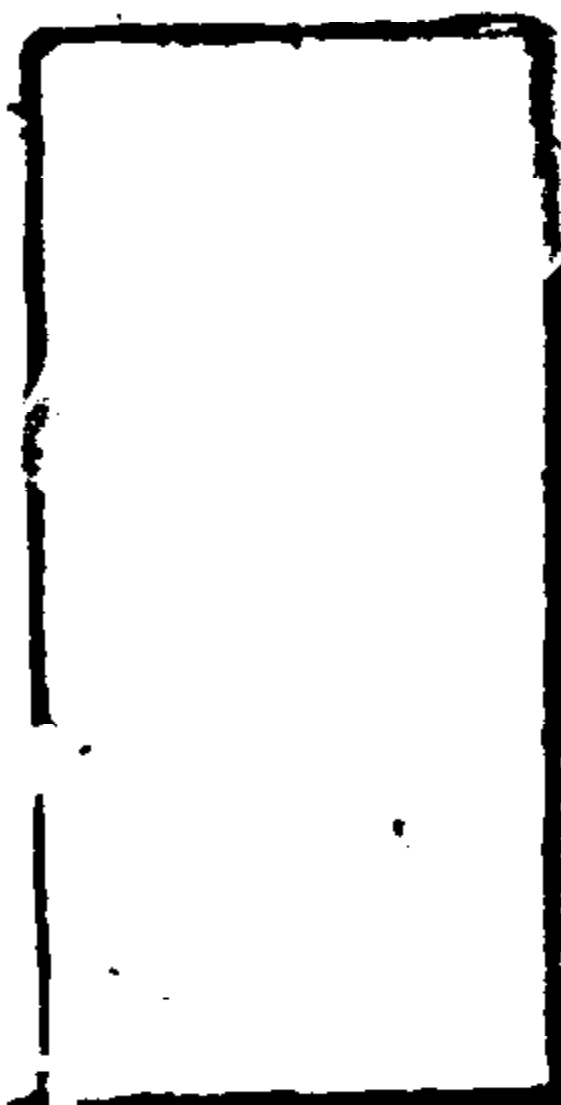
遜

陸遜戰魏兵



陸遜大喜同太守周魴并諸將班師還吳主命交武官孫綽親自出迎以御蓋覆陸遜  
謝吳主賞珍寶賜之諸將及皆陸資推見周魴無髮嘆曰卿斷髮  
成此大功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陸遜奏曰今魏  
敗於吳可脩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遣使  
書入川未知孔明言來伐魏勝負如何

新編全像三國志傳七十六卷終



書林 喬山堂 梓行

司馬懿兵還洛陽



龍又死夫吾一臂也

孔明再上出師表

蜀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軍器盡皆一空曹休連夜奔走病到洛陽發背而死賈逵回奏魏主獻  
 憐之勅賜厚葬司馬懿兵還長安魏將問曰曹休兵敗何故急回  
 懿曰吾料諸葛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吾若不回倘隴西緊  
 急何人救之諸將皆服東吳遣使將破曹休之事奏知後主一者  
 顯自己之威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持書報知孔明時孔明  
 兵精糧足軍前用物一切完備聽知此事宴會諸將計議出師忽  
 然一陣風自東北角上起把庭前松樹吹折眾皆大驚孔明袖占  
 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也諸將未信正飲酒間忽報趙雲長子  
 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驚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哭拜曰  
 父於昨夜三更而絕眾皆流淚孔明哭曰不想亡了許多將佐子  
 孔明令二子赴成都面君後主聞奏放聲大哭曰朕昔日若非子

# 錦屏山立趙雲廟



龍死於亂軍中矣下詔追謚子龍大將軍順平侯勅葬成都錦屏山之東立廟四時享

祭史官讚子龍詩曰

救主功勛大 興邦名譽彰  
扁舟飛漢子 疋馬向當陽  
義膽包身軀 忠心並日光  
流芳青史上 應是與天長

又詩讚曰

一騎能將萬馬衝 西除東蕩掃群兇

苦征惡戰全身膽 惟有常山趙子龍

後主加封趙統為虎賁中郎將趙廣為牙門將就命守墳二人謝恩而去近臣奏諸葛丞相軍馬分撥已定乃遣楊儀上出師表後主覽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千蜀都故托臣以討賊而不疑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討賊而勿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敵之時也高帝明並日下謀臣淵深涉險歷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諒臣不如

孔明渡上出師表



孔明渡上出師表

孔明渡上出師表

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臣鞠躬不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謹表以聞後人

詩曰

出師前後表

觀者如垂涕

情切意尤深

油然而忠愛心

後主觀畢命孔明出師孔明令魏延為先鋒大起蜀兵奔陳倉道口而進司馬懿奏知魏主曹真奏曰臣守隴西功微罪大每求補報未有効忠之地臣得一將使三十斤大刀能開兩石鉄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鎗百發百中乃隴西狄道人也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必成功也魏主宣王雙至殿下封為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共曹真引大軍數萬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守把隘口魏延兵至陳倉回報孔明曰陳倉道口築起一城汲清高壘十分嚴謹不如棄此城從太白嶺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舊日街亭如不得此城難以進兵若得此城盡將城中之物賞軍不可



# 蜀兵裝雲梯攻城



之具也吾自攻之令三軍齊進

中說和昭來降孔明曰故以何言說之祥曰却昭與某交契見彼以利害說之必然來降孔明令祥便行祥到城下高叫却伯道故人却祥來見城上報知和昭令放入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為參贊家待為上賓昭勃然变色而起曰諸葛是吾死對頭與汝各事其主昔為昆仲今為仇敵汝不又多言便請出城祥又欲開言昭已自去軍士推祥出城祥回頭看時見昭倚定木欄祥勒馬以鞭指曰伯道賢弟何薄情耶昭應曰魏家法度兄所聞也或之為人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又再說縱然攻城吾不惧之却祥回見孔明言却昭不待開言而便絕之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天利害說之祥又到城下大呼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以一孤城恁拒數萬之眾今不早降身亡城破無益於事不順大漢而屈膝事魏是不知天命也昭大怒取箭指却祥曰吾前言已定不又再說我便識兄箭不識兄也可速退去却祥回見孔明言却昭如此孔明大怒曰匹夫焉敢無禮以吾無攻汝

蜀兵復地地道



孔明二出祁山

孔明喚上人問陳倉城中多少人馬答曰止有三千餘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取之何難遂下令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軍中裝起雲梯四十乘每梯上可立十數人周圍用木板遮護下以輪推之每一門各用雲梯十乘步兵各抱短梯軟索只看軍士擂鼓一齊上城上却昭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上城昭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在四門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孔明料城中無備大擁雲梯將近城邊火箭齊發雲梯盡着蜀兵墜地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怒曰汝能燒雲梯吾用衝車之法連夜安排衝車次日四面擂鼓而進却昭急令用石鑿眼用繩穿足飛打其車皆折孔明又取井欄百尺以射城中又取兵運土填壕却昭於城上築起重牆以禦之孔明見攻不透喚廖化引三千鈹鏃軍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地道兵又不得進晝夜相攻二十餘日忽報南邊救兵到旗上寫先鋒王雙孔明曰誰敢去魏延要去孔明曰汝為先鋒也未可去今謝維引兵五千迎敵魏延帶兵五

曰誰敢去魏延要去

孔明曰汝為先鋒也未可去

今謝維引兵五千迎敵魏延帶兵五

### 細作送姜維各書



千接應孔明把軍離城五十里以防和昭衝突之患謝維擊起與王雙交鋒戰不數合皆被斬之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急令廖化王平張嶷三人迎敵魏兵到陳倉城下却昭開門接應王平廖化把住陣脚張嶷出馬與王雙戰十餘合雙詐敗走張嶷趕去廖化王平見王雙是詐大叫休趕張嶷回馬王雙流星鎗正中其背雙即趕來却得王平廖化接戰救得張嶷回陣王雙驅兵掩殺蜀兵折多張嶷吐血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統兵就陳倉城外下寨柵寨起重城深挑壕壘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了二將張嶷又被打傷即喚姜維商議維曰陳倉道城池堅固却昭守城用心又添王雙實難取之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溪下寨固守再差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衝亭之攻却說大軍去襲祁山某如公用計可擒曹真孔明依其計即令王平李恢守街亭小路留魏延守陳倉谷口令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救應從小路運出斜谷望祁山進發曹真忽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至洛陽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听得陳倉王

雙斬將立功大喜令費禪權為前部提督諸將各處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其人

費耀引兵進斜谷



晉曰小人有抗家室來見都督之退左右方敢進語真喝退左右其人曰小人是姜維

手下心腹素本官差送密書呈上曹真折書視云

天水姜維百拜奉書呈大都督曹真將軍麾下念維在食魏祿

悉守邊城竊思厚恩無門補報昨者誤遭諸葛之計陷身於傾

崖之中思念老母且夕憂惶今世蜀兵西出諸葛其不阻疑望

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舉火為號

先燒蜀人糧草却以大兵奮身掩殺諸葛可擒矣非敢謂立功

報國實欲贖罪見親倚沐照察顯俟兵臨

曹真看畢曰天使吾成功也今來人回報乃喚費耀商議耀曰

諸葛多謀恐其有詐真曰維母不在天水吾亦不信也耀曰都督

不可輕敵某引一軍代往成功歸於都督倘詐則某自受當真書

曰足見汝之忠也遣費耀引兵五萬望斜谷而進申時回報斜谷

道中蜀兵來到耀催兵前進蜀兵未及交鋒先退耀引兵追之方

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是三次魏兵一日一夜不曾安歇恐蜀兵攻

擊正欲屯兵造飯忽然插鼓納喊蜀兵漫野而來閃出一輪車孔明坐于其中令人請

擊正欲屯兵造飯忽然插鼓納喊蜀兵漫野而來閃出一輪車孔明坐于其中令人請

耀走遇妻維自刎



又出初山即何景

曹真打話耀出馬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若見山後火起便回身殺去自有  
 兵投應耀大呼曰前番敗將何敢又来孔明曰曹真何惧不来曹  
 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怒把羽扇  
 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疑兩軍衝出魏兵便退望見背後火起喊  
 声不絕耀道是號火回身殺來蜀兵齊退費耀追趕將近火光  
 声响震開與張苞兩軍奔出山上石矢如雨耀知是計急退兵望  
 山谷中走背後兵苞趕來魏兵自相踐踏費耀奔走正遇姜維從  
 山坡小窬而出耀大罵不忠不義之人快下汝計姜維笑曰吾欲  
 擒曹真快捉汝也速下馬受降費耀見背後追急自刎而亡孔明  
 連夜驅兵直出初山前下寨重賞姜維曰但恨不獲曹真耳孔  
 明曰可惜大計小用曹真知折費耀悔之不及與郭淮孫禮商議  
 退兵之策孫禮曰孔明遠來利在速戰彼今勢銳不可迎敵可左  
 人奏知魏主或戰或守必有定論曹真從言令辛毗駕車申奏  
 主知蜀兵又出初山即宣司馬懿問曰曹子丹又撥兵折孫禮

仲達送韓登出城



孔明遺計斬王雙

懿奏曰臣先奏陛下美諸葛又出祁山故令郝昭守陳倉今果然也諸葛若沒陳倉而出運糧順使今郝昭王雙把此路運糧不通其餘小路搬運艱難蜀兵行糧止有一月糧盡又走矣陛下可遣使持詔令緊守關隘不可出戰只在一月蜀兵又走乘走攻之諸葛可擒也魏主曰卿有先見之明何不引軍相助懿曰臣非自惜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臣料孫權不久又稱帝號恐吳兵入寇臣故留兵待之陛下只須差人分付子丹凡追蜀兵觀其虛實不可輕入重地以中諸葛之計也魏主遣太常卿韓暨持詔戒約曹真切勿可戰務宜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可擊之司馬懿親送韓暨于城外囑曰吾讓此功與子丹汝見子丹休言是吾所見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為上凡追蜀兵甚要子細二人辭別使見曹真傳詔言畢真退與郭淮孫禮評議韓暨之言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深識諸葛用兵之法又後破蜀兵者必仲達也真又問曰倘蜀兵不退而何可密使人去報王雙令引兵沒小路巡哨自然糧不敢運一月糧

出象三國志傳

卷一七

# 蜀兵奔城下斬



敗三人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魏兵頭帶運接四通之諾今晚山西火起魏兵

盡諸葛又走矣走而追之有何不勝孫禮曰吾去祁山乘虛做運糧兵車上皆積新草灌以硫黃焰硝令人虛報罷西運糧到蜀兵無糧又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又勝也真喜曰此計大妙令孫禮兵望祁山之西行計又差人報王雙小路巡把郭淮去撲調其谷街亭諸處人馬把守險要曹真又令張遼之子張虎為先鋒樂進之子樂琳為副先鋒二將同守大寨孔明每日使人搦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諫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無糧也見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搬運艰难吾等軍糧不勾一月奈何忽報魏兵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押糧官乃容城孫禮孔明問其人如何魏中降將曰此人魏王用為大將乃曹真心腹人也孔明笑曰此是曹兵暗計車上裝載又定是引火之物吾平生用火怎瞞得我若吾兵去劫糧車彼又來劫吾寨可將計就計即喚馬岱分付引一千軍透入魏兵屯糧之處不可入寨只要放火燒其車仗如魏兵圍住吾差馬忠張翼各引五千兵在外內外夾攻魏兵必

馬岱放火燒車仗



又來劫五寨汝二人伏在魏寨左右只待他兵出寨便可劫之又喚吳懿吳班二人各引一軍伏於寨外如魏兵到截斷歸路孔明調遣已了目下祁山上凭西而坐魏兵不知蜀兵要來劫粮忙報孫禮遣人飛報曹真乃使人到頭屯分付張虎樂琳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又來救應可引兵去劫蜀寨孫禮把軍伏在山西只待蜀兵來是復二更馬岱引兵迳到山西見車仗重疊攢成營中上虛立旗號忽然西南風起馬岱令軍順風放火把車仗燒著孫禮只道蜀兵到寨內魏兵放火為號引兵掩殺背後馬忠張翌引兵到把魏兵困在當中孫禮望烟走出張虎樂琳望見火起只道魏兵行計大開寨門引兵殺奔蜀寨來不見一人急令兵回被吳懿吳班兩路殺出截斷歸路張虎樂琳殺出重圍奔回寨時城上箭如飛蝗却被關興張苞奪了營寨魏兵敗奔曹真寨馬岱滅火光邊殺出內外夾攻魏兵大敗見曹真各言中計之事後人詩曰

鏖戰祁山經幾秋 至今草木尚含愁

孔明妙算人難及 先奪曹兵第一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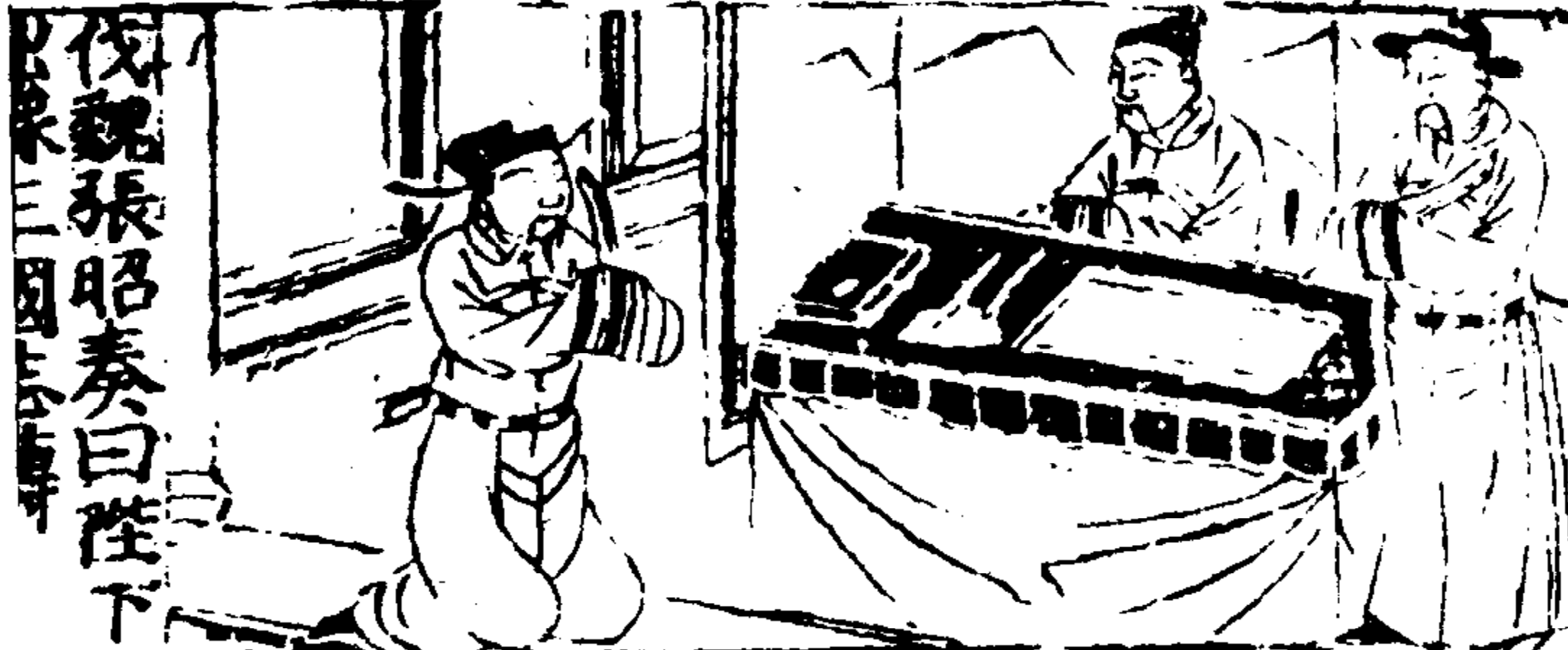


# 魏延要路斬王雙



蜀兵大勝回寨孔明使人將密計以示魏延一面令軍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及挫魏兵銳氣何故收兵回也孔明曰吾進師者乃料敵人不知吾病也今既知吾無糧若以輕騎襲吾糧道則無路歸矣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即便回兵曹真不料吾退但憂魏延在陳倉道拒住王雙不能脫身吾故遣人授密計令斬王雙使魏人不敢追吾也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手在寨中點更提鈴鳴道連夜兵已退盡曹真在帳中忽報張郃兵到接入相見郃曰近奉聖旨差遣特來听調真曰來時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特地使郃來路上听知孫將軍計不成近曾哨探蜀兵否真曰我兵新敗未敢輕進郃曰仲達分付若是吾兵勝蜀兵必不肯去若蜀兵勝又自走矣以兵家之玄機宜深察也曹真未信使人哨探果是虛寨詐插旗號已去兩日了真命郃追之魏延接得軍師密計當夜拔寨回漢中軍士報知王雙引兵追到二十餘里魏延旗號在前王雙大叫魏延休走蜀兵不顧王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大叫將軍休趕魏延在城外寨中放火王雙勒馬回看果見火起慌撥軍退到山坡左側魏延之林

吳王即五皇帝



甲出遂斬王及魏兵四散逃走魏延引三十騎望漢中而回原來魏延受孔明密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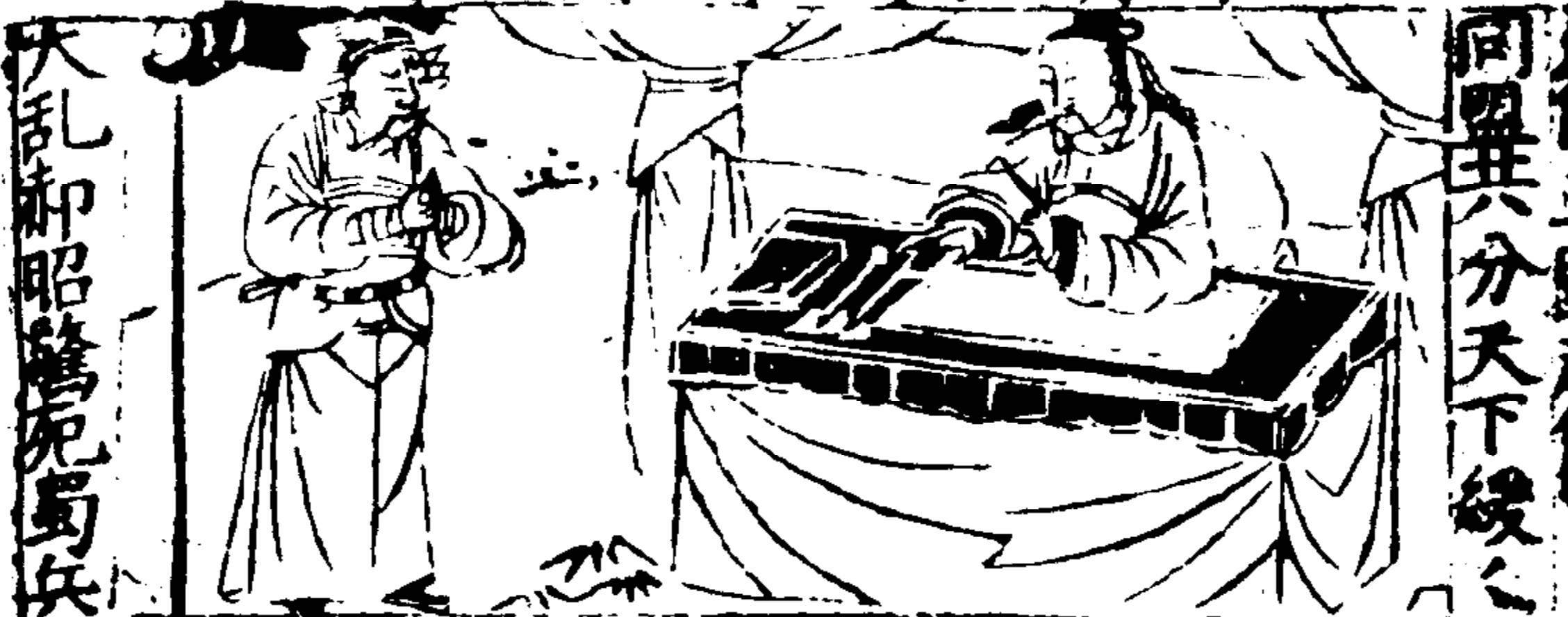
存三十騎伏於王及寨邊口等王以起兵趕時却去他寨中放火魏延於要路等候王及回寨不准絡因此斬之魏延出漢中張卻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陳倉和昭差人申報斬了王及書員傷感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印守長安諸道細作報入東吳說諸葛出兵曹真偷將片是時曹真動吳王兵伐魏以蜀中原

孔明三出祁山

張昭奏曰臣聞武昌山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果見今王德配湯武明並日月可即皇帝位然後與兵未晚群臣皆曰子布之言是也選日築壇於武昌南郊即皇帝位大赦江東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為皇太子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以張昭子張休為右弼張昭為輔吳將軍位至三公之上顧雍為丞相加陸遜為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吳王復還建業與群臣共議初登宝座不可動兵宜脩文服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蜀

伐魏張昭奏曰陛下

### 孔明夜取陳倉



大亂却昭鷲死蜀兵入城據守魏延姜維到城下看時見城上並無旗幟二人還疑不

同盟共分天下緩急而之推之其言令使人入蜀來見後主凌主與群臣商議將魏延  
 曰可令人問丞相凌主即遣陳震到漢中問孔明如何回吳孔明  
 曰可貴禮使吳作賀令陸遜吳兵伐魏又遣司馬懿拒之懿者  
 何東則吾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令陳震賞名馬玉帶金帛見孫  
 權作賀吳王凌之令陸遜起兵遜曰此是諸葛俱司馬懿之謀也  
 然既同盟不討不凌且待諸葛攻魏至急乘勢伐之一面今荆襄  
 各處操練人馬選日出師陳震回孔明具言起兵之事孔明尚疑  
 陳倉令人哨探回報却昭病重孔明曰吾事濟矣遂喚魏延姜維  
 引兵五千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二人未信腹裏何日  
 可行孔明曰三日內整點便行不須稟我二人領計而去又喚關  
 興張苞附耳低言如此二人領計去了却昭病重使人報知  
 張卻托印上表差人代任却准聽知曰却昭與汝有舊既有病汝  
 可速去守把吾自申表別行定奪張卻恐陳倉有失星夜前來  
 昭當夜忽報蜀兵前來已到城下令入上城守把四門火起城中  
 大亂却昭鷲死蜀兵入城據守魏延姜維到城下看時見城上並無旗幟二人還疑不

關散聚延魏維姜



取城忽城上一聲砲响四面立動其兵見孔明在教樓上叫曰汝  
 云來遲了喚入城中告曰吾身受陳倉城中難攻及報郝昭病重汝  
 等皆知吾交汝三日內取之乃穩衆人之心吾令關興張苞潛地  
 出城吾却藏在軍內星夜倍道來到城下吾先有奸細人在城上  
 放火若無主將又自亂矣因此取之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今  
 郝昭已死吾甚怜之令其妻小帶靈柩歸魏以表其忠二人所說  
 拜曰丞相神機何慮魏兵乎孔明即令魏延姜維去襲散關把關  
 之人又自走矣遲則救兵至也魏延姜維引兵迨到散關把關之  
 果果然及走二人上關方纔解甲只見關外張郃兵到卻見蜀兵  
 已據險要便撥軍退魏延引兵趕殺張郃大敗魏延令人報知孔  
 明孔明先出兵取武威去了後主又令大將陳式來助孔明渡出  
 祁山下寨聚衆將曰吾二次出祁山未得其利吾料魏人仍舊據  
 之地與吾相敵彼意只是我取都雅二處將軍馬拒之吾觀陰平  
 武都二郡曠漠中連接着得此城亦分魏兵之勢令姜維去取武  
 都主平去取陰平城即由長安去見郭淮孫禮報知失城准大鶴令卻守長安連夜起

曹真授印與仲達



延平未據節城孫權表魏主魏主聞奏甚憂又聞孫權稱帝與曹  
 同盟遣使與吳時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馬懿商議懿曰臣料東  
 吳必不動兵孫權坐據江東又得荊州心已足矣今稱帝號民心  
 未安何敢妄動孔明常思報先主德亭之仇志欲吞吳恨力未及  
 也恐中原沒旱踏伐之故暫與吾盟耳使吳虛作與兵以分中國  
 之勢耳東吳與兵乃詐也西蜀與兵乃實也魏主嘆曰真將才也  
 命司馬懿為大都督總攝關西軍馬遣使問曹真取印懿曰臣往  
 求之薛帝幸真府中懿曰吳蜀會合與兵諸葛已在祁山明公知  
 否真驚曰主上知我病不令我知如此國家危矣當拜公為都督  
 以退之懿曰某才微識淺不稱此職直遂取印以與之懿再三讓  
 辭真曰公如不受吾當扶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有詔某未敢  
 受真曰公當替我何又推辭於是司馬懿受印領兵出長安

孔明智服司馬懿

蜀建興七年五月孔明在祁山分兵三寨司馬懿到長安張郃據  
 見其言則事勢合命為先鋒或後為副將領兵十萬圍至祁山于渭水之南下寨即推

孔明上坡叫張卻



孫禮皆未參見孔明到兵千里而兵利在陳戰到此不戰又有謀也隨石出御皆有信  
不准曰果使人各處探知俱各無事只有武都陰平未曾聞報  
曰汝二人可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自亂矣郭淮  
孫禮引兵五萬而去郭淮與孫禮曰仲達與諸葛何如禮曰諸葛  
勝仲多矣淮曰雖然勝之此一計足顯仲達之謀如蜀兵正攻兩  
郡吾之後出兵豈得不自亂哉兩個正說哨馬回報陰平已被王  
平打破武都已破姜維襲了禮曰不如速退淮從之正欲退兵忽  
聲砲响山後撞見孔明坐於車上左關吳右張苞郭孫大驚孔明  
笑曰司馬懿此計如何瞞得我每日使人交戰却差你等來襲吾  
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你二人如何不降二人欲與交戰听得  
背後王平姜維火馬殺到關吳張苞殺入中軍來捉郭淮孫禮魏  
軍大亂各奔山谷逃生張苞望見郭淮孫禮驟馬趕來連人帶馬  
跌落澗內頭面損傷孔明令人送回成都恭病淮走脫回見司  
馬懿曰非汝之罪乃諸葛智在吾先也汝二人速去守雍  
郡切勿出戰吾自有破兵之策又喚張卻戴凌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

武城坡上叫張卻



在寨中次一人今夜各引一軍抄蜀寨背後殺來吾自引兵於前應之可也蜀寨也如  
 得此山頭其餘營寨便立不住張卻戴凌凌小路三三營寨之後三  
 更時分二人合兵凌大寨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到營寨不見人  
 之有數百輛小車截斷去路張卻知有詐倍原路退回見  
 把齊明蜀兵四面殺出將張卻等圍住孔明山坡上呼曰  
 料吾在武都陰平故來劫寨汝等小軍吾不殺留下馬殺之  
 怒罵孔明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敢發此言縱馬挺鎗殺上  
 山來山上矢石如雨張卻不能上山殺出重圍不見戴凌雖身殺  
 入救出戴凌同回孔明在山上見張卻及殺殺進兩道勇不可當  
 乃與左右曰聞張翼德大戰張卻人皆驚懼今日方識其勇若留  
 此人他日又為蜀患使吾又添一憂也遂收軍回寨張卻戴凌回  
 寨見懿嘆曰孔明真神人也善且堅壁半月不出孔明令魏延  
 搦戰魏兵不出孔明正在思計忽報朝廷差費禕賈詡至孔明接  
 入寨中閱讀詔曰

街亭之役各由馬謖而君引德深自取抑重意所順前等

孔明接後主詔書



前年權師賊斬王，如今感差征郭淮，遁走降兵數萬，渡二郡，威鎮亮，暴功勳顯赫，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幹國之重任，而又自貶抑，非所以宣揚洪烈矣。今渡君丞相之職，君其勿

辭。詔令孔明升漢丞相之職，孔明欲辭。費禕曰：丞相若不受職，冷淡將士之心也。孔明乃受。費禕曰：孔明思付定計，喚諸將回寨，細作報知。司馬懿曰：諸葛又定有謀，不可輕動。張郃曰：又然，是糧及回入漢中，如何不追懿曰：吾料諸葛去歲多收，今當一熟糧食，足難轉運，艰难可支用半年。未及便走矣。見吾連日不出，故以此計引誘使人遠哨，回報離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不走，不可輕進。住了旬日，並不見蜀兵來往，又使人探知蜀兵又拔寨去，懿不信，自扮作哨軍，親自未看，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懿曰：孔明之計也。回寨又住數日，使人哨探回報，又退三十里。張郃曰：孔明使緩兵之計，漸退去，都督還疑而不進，則我輩被人耻笑，願死戰以報朝廷。懿曰：諸葛詭計極多，倘有疎虞，喪吾銳氣。郃曰：不又都督親去，願引兵追



# 司馬懿追蜀兵



將受計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各與一個錦囊各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

之敗則當正軍法懿曰既汝要去可分作兩隊汝引一枝先去吾在後以防伏兵此為首尾相應之勢張郃戴凌引副將十數員精兵三萬依令到半途下寨司馬懿留兵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未孔明家令人打聽見魏兵半途而歇是夜孔明喚眾將曰今魏兵未追又然死戰汝等可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斷其後非驍勇之將不可當也魏兵又分兩隊司馬懿又在後來防吾伏兵吾兵在中須要前後力戰孔明目視魏延：抵頭不語王平出曰某願往孔明曰若何失如何平曰若失獻首孔明又曰王平乃漢之忠臣肯捨身報國魏兵前後兩隊而來吾兵伏在其中王平只可教得一頭豈能分身再得一將相助方可成事可惜無其人使吾大計不成也張郃出曰某願往孔明曰張郃魏之名將有萬夫之勇恐汝非敵手也懿曰如失丞相大事願諫軍令孔明曰汝既敢去各引兵一萬伏於山谷中只等魏兵趕上任他過及汝等出兵截其後隊司馬懿隨後趕來汝可分兵各戰一頭須要努力拒敵吾有良策解之

犯明錦囊付姜維



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聖十分危急不可去救只開錦囊看時自有詳危之策二

人受計去了又喚吳懿吳班馬忠張嶷四將分付如米日魏兵到  
銳氣正盛不可使敵退後日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  
便回兵趕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領計而去又令關興引兵五千  
伏於山谷只看紅旗動便可殺出令魏延去武都陰平守護以防  
魏兵透漏孔明先把弱兵遠去退去次日張郃戴凌領兵驟至蜀  
兵且戰且退魏兵約趕二十里正值六月天氣人馬受熱及至魏  
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出頭  
掩殺魏兵死戰不退王平張聖截其後路張郃大叫汝將曰汝等  
到此若不死戰更待何時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背後司馬懿  
兵到把王平張聖圍在當中張聖曰丞相計美已定必有良策我  
等當決死戰聖即分兵戰司馬懿王平戰張郃而軍喊聲震天姜  
維廖化在山上望見魏兵勢大蜀兵抵當不住

司馬懿兵寇漢中

姜維廖化即明錦囊計云若司馬懿圍住王平張聖至急汝二人分兵兩路追殺司馬

# 魏王問劉韜伐蜀



中原若不早除又為後患以今秋涼人馬安閑正當征伐伏乞與仲達統兵攻漢中

懿之營懿知悉長安有失又然回軍汝可乘勢擊之雖不討營可全勝美姜維廖化依

計而行忽流星馬報蜀兵兩路去襲大寨懿大驚即便回兵六人皆  
 亂走張翌後掩殺魏兵大敗張卻戴凌見勢危急奔山道而走  
 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蜀兵大勝而回司馬懿大敗傷寒罵諸  
 將曰吾料諸葛有計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致有失汝諸  
 將羞慚而退孔明又欲分兵進取勿報張苞破頭傷風身死孔明  
 大哭忽然口吐鮮血昏絕於地衆皆救醒自此得病靜軒時嘆曰

屈死張苞未建功

孔明揮淚泣西風

要知身惹在羸病

都是憂民為國中

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分付曰吾自負昏沉不能理事汝等切勿  
 走漏司馬懿若知及來攻也暫回漢中養病當夜接寨及至漢中  
 孔明去了五日懿方知嘆曰孔明神出鬼沒吾不能及也懿分  
 守隘口懿回洛陽孔明留兵守漢中自回成都後主親往視病命  
 醫調治日漸平穩是年八月秋七月會直兵回上表曰蜀兵景紀

# 曹真起兵征西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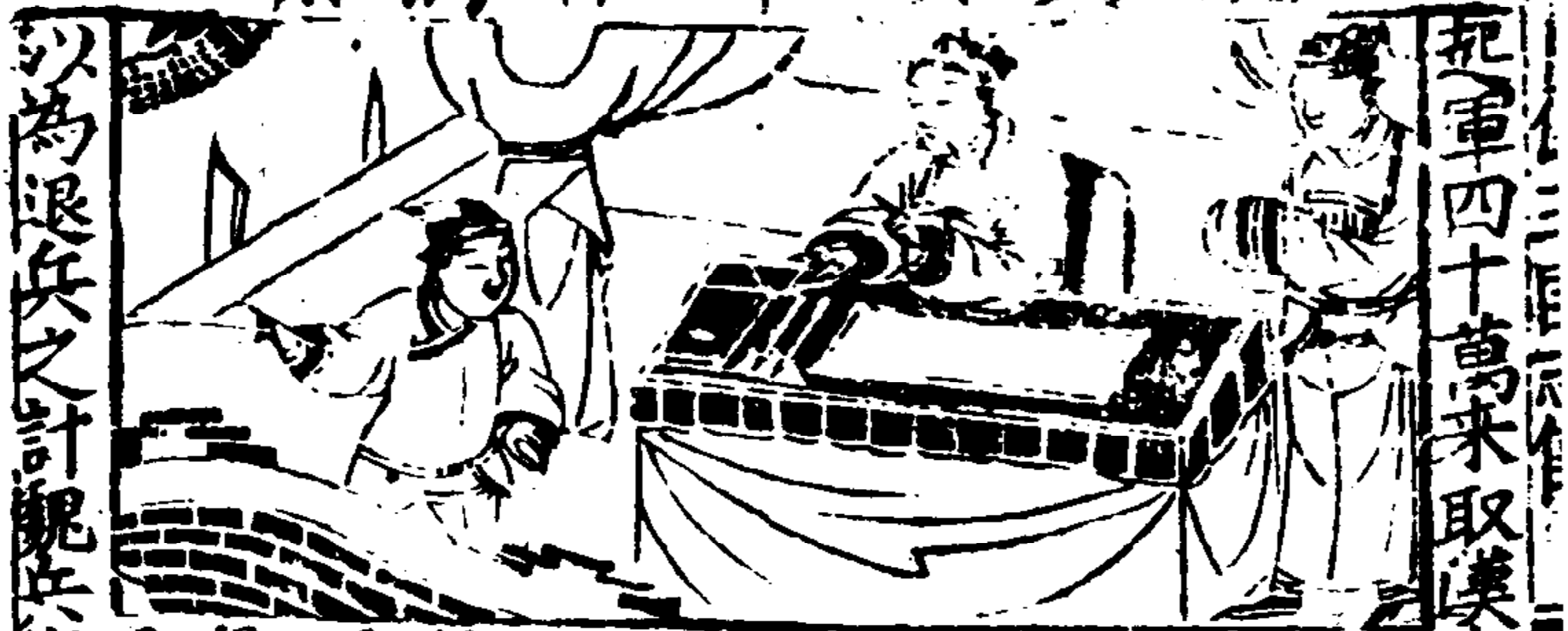


除并黨親主之司馬懿按劍表未回魏主差使宣懿面朝次日魏主坐偏殿問侍中

劉曄曰曹子丹勸朕伐蜀此事如何曄曰大將軍之言是也陛下不必多疑及曄出還私宅數十大臣問曰近聞天子與公議伐西蜀此事若何曄應曰蜀有山川之險不可伐也眾官默然而退次日楊堅遂入見魏主曰陛下與兵伐蜀若何魏主曰卿乃書生焉知兵法堅曰曄乃先帝命臣何不問之魏主曰劉曄果曾教朕伐蜀堅曰曄對眾臣言不可伐臣故疑之特來奏知魏主即宣劉曄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曰誰奏知魏主曰楊堅言之曄曰臣熟思之蜀不可伐魏主大笑少刻楊堅出曄奏曰臣以陛下飽看兵書原來陛下實不知也伐人之國乃大事也臣詩與聞雜夢中枕恐洩之兵者詭道也事未成務宜密之臣勸陛下伐蜀故不敢洩於人故返說之陛下何與楊堅問是非乎魏主大悟曰卿之言乃金玉也次日司馬懿面朝魏主以曹真劉曄之言逐一問之懿奏曰臣往荆襄探視東吳決不動兵可乘此時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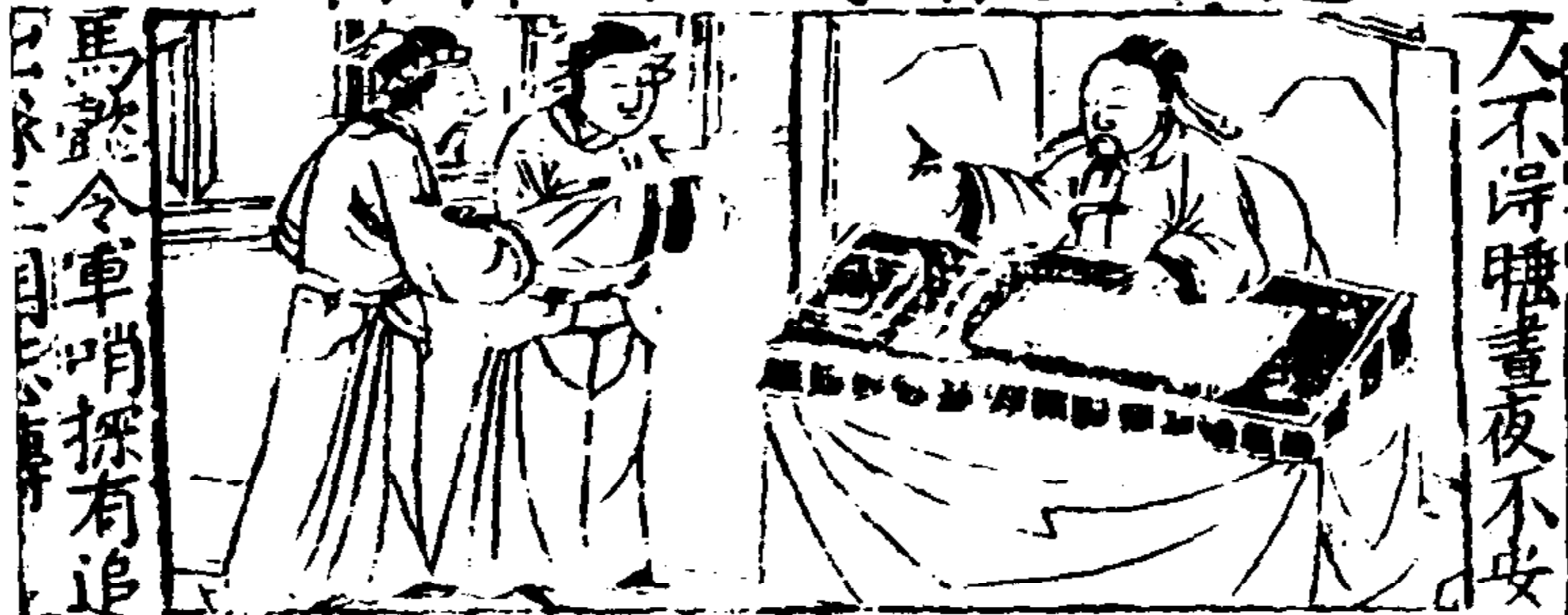
蜀也厥即封曹真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為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為軍師

# 魏兵城中搭窩舖



把軍四十萬來取漢中行至長安命郭淮孫礼分道而進哨軍報知孔明時孔明病愈  
 多時每日演習八陣之法正欲恢復中原時張疑王平引一千  
 兵去守陳倉谷道以敵魏兵吾提大軍接應二人告曰丞相誤了  
 大事人報魏兵四十萬詐稱八十萬勢如泰山如何只與我一千  
 軍去守隘口魏兵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之罪不  
 又多疑可以速去王平張疑面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  
 愚也吾夜見天文畢宿纏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又有大雨魏兵雖  
 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故不又多軍恐其苦也吾將大軍  
 皆在漢中安居一月待天晴零那時吾以大兵掩之何足惧哉二  
 人拜辭而去孔明統大軍出漢中傳令各處隘口預備乾柴糧米  
 俱勾一月以防秋雨王平張疑到陳倉高阜處搭起窩舖以防秋  
 雨司馬懿提兵到陳倉見城內並無房屋尋土人問之言孔明燒  
 毀曹直欲取陳倉道而進懿曰某夜見天文見畢宿纏於太陰之  
 分此月內又有大雨若添入重地無處屯兵就此城中搭起窩舖  
 以為退兵之計魏兵作錯未竟果然天降大雨陳倉城內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俱壞

孔明將取祁山



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兩父人病軍士多怨傳入洛陽大尉華歆以府楊阜王阜等上表

曰今陛下行師天降又兩士卒勞苦恐言為滿乞降詔班師以慰軍心魏主遣使詔曹真司馬懿班師真曰曰兵雖可尚有追兵何如懿曰伏下兩軍斷後以防追兵傳令班師回朝

孔明四出祁山

軍士報知孔明孔明曰吾料魏主必召曹真班師今果然也衆將曰魏兵既歸乘勢追之無有不勝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追去又於險要處埋伏以防追兵吾若追之吳中其計不若縱他逐去吾分兵途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暇備也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咽喉隴上諸郡兵來必須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埋伏吾欲爭之者要先得地利也遂命魏延張嶷杜瑁陳式出箕谷令馬忠王平馬岱張翠出斜谷皆會於祁山之地先到者為頭功又令關興廖化為先鋒自提中軍隨後而進曹真司馬懿令軍哨探有追兵否哨軍回報蜀兵絕無動靜懿曰吾料蜀兵又隨後而出來奪

### 司馬懿巡視諸營



要洛陽亦得矣既令進兵又交休進是相馬懿也式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即之阻

初山也曹真不信懿曰汝實不信蜀兵又從兩谷而出其與子丹各出一谷十日內如無蜀兵願搥紅粉穿頰人衣就營中伏罪真看蜀兵我願輸天子所賜玉帶御馬與之言畢曹真引半軍屯初山之西守斜谷口懿引半軍屯初山之東守箕谷口懿撥兩軍伏於兩谷中餘兵及皆要路札住懿乃換衣默巡視諸營忽到一營見一將口出怨言曰天時久雨不肯回去又在這里強要賭賽只苦了我們懿听知回寨聚眾將到帳下召出怨言之將問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朝汝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吾非要賭賽要勝蜀兵耳今推出斬之眾皆悚然懿曰汝等俱要及心聽吾中軍砲响四面皆進諸將受令而進魏延張嶷杜壘陳式四將引兵取箕谷忽報忝軍節芝來見四將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道口須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式曰丞相何多疑也今交我等會初山又令休進是何號令也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安敢如是式笑曰丞相若能出兵不致有街亭之失魏延亦笑曰丞相看畢言進出子午谷休說

鄧芝其谷撫陳式



不佳魏延亦激起式去式出其谷並不見一人失曰人說孔明謀曹通神吾今日見之矣  
 行不數里忽聞一声砲响四面伏兵奔出式心胆俱碎魏延圍住  
 却待魏延在山谷裡殺出救陳式回寨魏兵趕殺又并張嶷往  
 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魏延拒住下寨方信孔明先見二人悔之無  
 及鄧芝曰見孔明說陳式魏延如此無礼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友  
 心吾愛其勇今已顯露吾當除之報陳式折兵帶傷回在谷中孔  
 明令鄧芝再往其谷撫慰陳式等防生變吾料司馬懿在葭谷  
 曹真又在斜谷吾速攻之司馬懿又自走矣遂喚馬岱王平分付  
 曰斜谷口若有魏兵守把即二人晝伏夜行速出祁山之左幸火  
 為號又喚馬忠張翌分付曰山路晝伏夜行出祁山之右幸  
 火為號與王平等劫曹真營寨吾自從山谷口出二面攻之魏兵  
 可擒矣令廖化關平各受密計而行曹真不信有蜀兵  
 來以此懈怠軍士只守十日後羞司馬懿不竟守七日忽報谷中  
 有些蜀兵出直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可與蜀兵近界秦  
 良偃旗自鼓領兵而去兵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秦良急引兵趕來行到六十里不見



# 魏兵渭濱安營寨



蜀兵心下疑惑哨報蜀兵有埋伏秦良令軍隄防吳懿吳班兩軍突出背後廖化關興  
 殺來兩邊是山皆無走路山上大叫下馬投降魏兵大半皆降秦  
 良被廖化斬之孔明把降兵拘在後却將魏兵衣甲與蜀兵穿了  
 扮作魏兵出谷令關興廖化吳懿吳班殺奔曹真寨來先令二騎  
 報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趕去了曹真大喜忽司馬懿差人來報  
 說蜀兵已到被用埋伏計殺兵四千五百休將賭賽為念務要用  
 意隄防曹真曰吾這里並無一個蜀兵來忽報秦良兵回真出迎  
 接人報背後兩路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懿吳班一  
 齊殺來魏兵各自逃生眾將保曹直趨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却  
 是司馬懿引兵接戰蜀兵方退懿曰孔明奪了祁山此地不可久  
 居速去渭濱安營別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兵敗懿曰來人  
 回報公言並無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故相接應曹直惶恐  
 成疾病屯兵渭濱養病孔明聚集軍馬渡出祁山魏延等兵在其  
 谷孔明召至問曰是誰主意敗兵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出其谷  
 同行以事孔明怒曰他到救你反叛他推出斬之以正軍法

降兵送書與曹真



時不殺魏延於留後用斬了陳式三軍整肅後來陳式孫陳壽作三國志得魏為正統

孔明入寇中原此見史官亦有私也

●孔明初山布八陣圖

孔明知曹真與司馬懿賭賽兵敗成病與衆將曰曹真病輕又回長安今魏兵不退又是病危故留於軍中以安衆心吾馬一書與曹真若見之必飛死矣遂喚秦良降將問曰汝等皆是魏軍有父母妻子不宜久在漢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皆泣謝內有不願去者皆留漢中願去者千餘人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舊吾有一書汝等與吾送去他又有賞魏軍曰致本寨來見司馬懿具言其事懿笑曰此乃孔明結我軍心也今放回軍人搬運糧草再不調用內有曹真帳下軍士將孔明書呈上直扶病拆書視云漢丞相武卿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徒曹子丹之前夫為將者日就月將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預知天文之雨旱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孝後輩上逆窮蒼為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

三國志傳

卷一七

# 曹真板孔明氣死



糾各潰竅而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戈載道秦甲盈途  
 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亡無顏見關中之父老何面  
 居魏國之南堂史書編載衆口傳揚仲達聞風而惕：子丹望  
 影而遑：吾軍兵而馬壯大將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為平地蕩  
 魏國為坵荒天書既下速早來降

曹真看早怒氣塞胸死於軍中司馬懿用車載送洛陽安奠魏主  
 听知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兵來與孔明夾戰  
 孔明即喚姜維關興受密計而行次日及起天山之兵前赴渭瀆  
 與司馬懿對陣懿曰吾主法亮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汝乃南  
 陽耕夫不識天數強欲相侵理宜族滅如自省改過退守邊界免  
 致生靈受吾汝亦得生全也孔明咲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傾心  
 討賊汝等皆為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本反助逆賊何得不誅懿  
 曰休出奇兵若能勝我誓不為將孔明曰汝欲開兵欲開陣法懿  
 曰先開陣法孔明曰汝先布陣法與吾看懿入中軍手執黃旗招  
 曰左右排成陣勢滾上馬出陣問曰汝識此陣否孔明咲曰吾軍中未將亦布之

三將入八陣圖



在手引數百猛將

元一氣陣也說曰汝布一陣我首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列成陣圖後出陣問曰汝識

吾陣否懿曰量一八陣圖如何不識孔明曰敢打汝說曰汝識汝陣如何不敢打孔明乃入陣中司馬懿與張虎樂琳三人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有八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生景開三門則吉休杜死驚傷五門則凶今正東乃生門西南乃景門正北乃開門汝三人可走生門打入逆景的殺出復從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休候三將得令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琳在後各引兵從生門殺入張虎殺入蜀陣只見嘩如連城衝突不出張虎慌引三十騎從西南衝出戴凌樂琳打到陣裡見重疊有閃那裡分得東西南北只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到處個個被縛送到中軍孔明曰打陣者小教也何足為奇汝等四見司馬懿交他再讀兵書熟觀戰策且來決勝負饒汝等性命留下軍器戰馬衣服以賞捉來軍士將墨塗面放回司馬懿見了大怒回視眾將曰如以久戰不勝有何面目回見本國即拍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

在手引數百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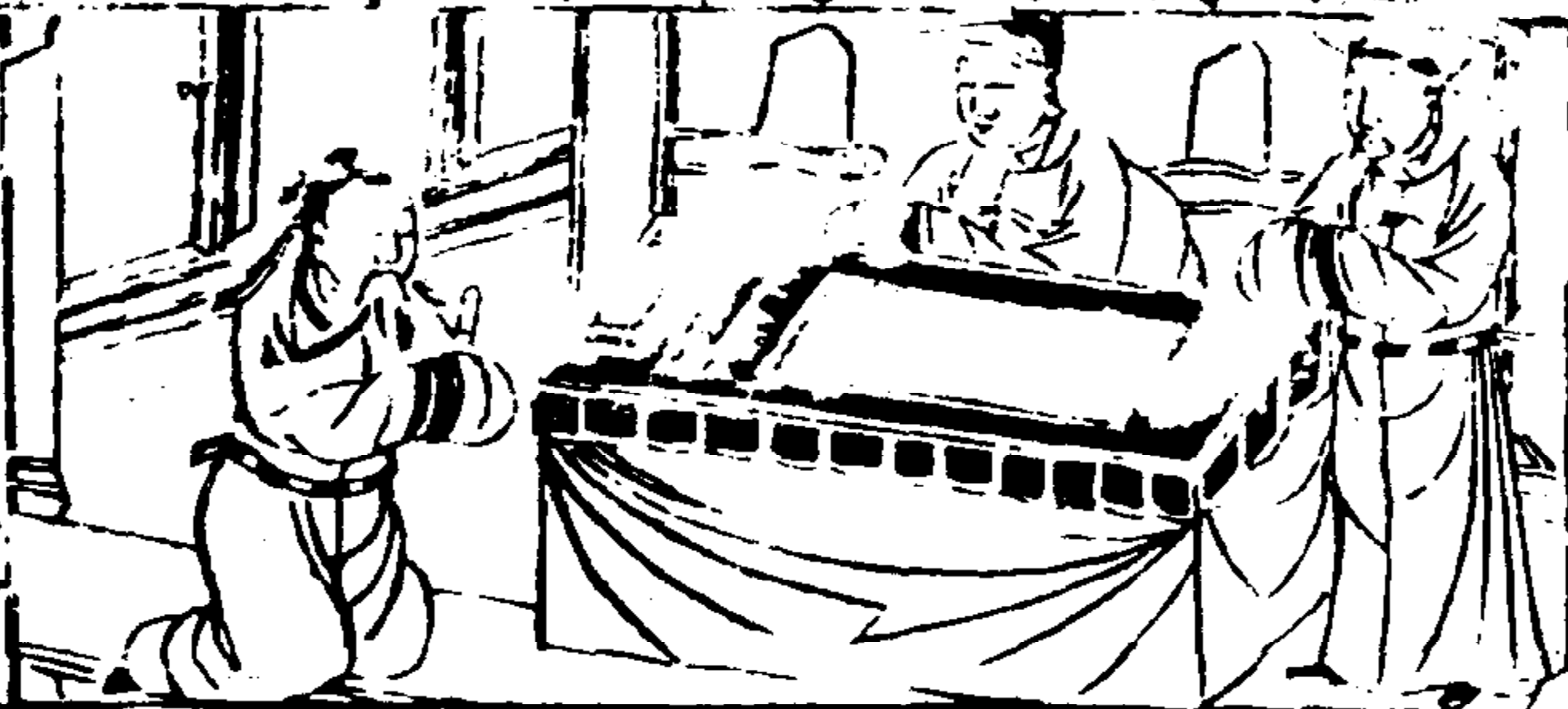
在西南殺來懿分後軍當之妻

# 司馬懿查蜀寨



維自從後殺來魏兵大亂急回兵時四下蜀兵前後掩至魏兵大敗懿退渭南下寨  
 堅守不出孔明收兵祁山忽來安李嚴差都尉荀安解送糧米至  
 荀安好酒遠限十日荀安告曰為丞相與魏兵交戰甚恐有失不  
 敢早行孔明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候了三日諛流五日者  
 斬汝違十日有何理說推出斬之楊儀諫曰荀安乃李嚴所用之  
 人又多解錢糧出於西川若斬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允言  
 杖八十放之荀安被責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人奔投司馬懿把  
 前事告之懿曰雖然如此吾不唯信况諸葛多謀汝回成都布散  
 流言說孔明暗有反意早晚稱為帝若後主召孔明回即是汝之  
 大功荀安應允回成都見宦官佯布流言說諸葛自倚大功早晚  
 欲篡國也宦官所知奏後主可宣孔明回朝奪其兵權后主遂降  
 詔宣孔明班師將琬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報建功何故宣回  
 後主曰朕有枕密事非見面不可言遣使持節到祁山寨孔明仰  
 天嘆曰吾正要成功奈何天子使吾退兵如不從詔是欺主也遂  
 分兵五路而退令軍士每日退兵添灶揚旗曰昔蘇贖搗麴消者因添兵減灶而取勝

孔明回蜀見後主



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又欲乘虛定在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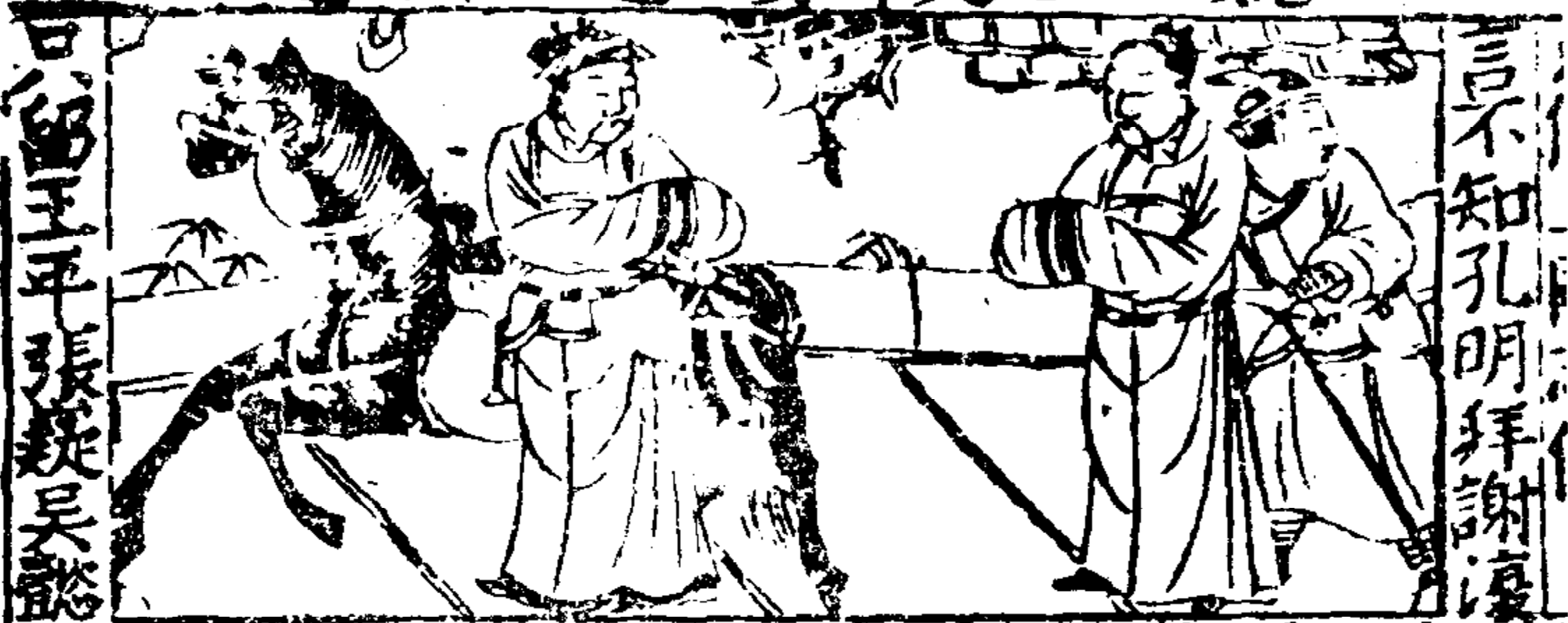
數灶每日退兵又見增灶彼又疑而不敢追也傳令退軍司馬懿  
料荀安計行只待蜀兵退去一齊掩殺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退  
懿懼多謀不敢輕進自引兵踏其舊寨果退去遂令軍士查灶明  
日又趕一寨比昨日灶三分又添一分懿與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  
效孫臑添兵減灶之法每日添灶退兵使吾疑也若尽力追之又  
有瓦淪馬陵之禍且退兵莫追次日川口土人來報孔明退兵未  
見添兵只見增灶司馬懿悔曰與昔日西城者無異今日孔明退  
兵添灶效雲翻之法瞞過吾也遂班師還洛陽

孔明五出祁山

孔明回見後主奏曰老臣進兵欲取長安陛下詔回何也後主曰  
朕又不見丞相心甚思慕欲求一見別無他事孔明曰非陛下本  
心必讒言陷臣有篡逆之事也後主無言可對孔明曰內有好臣  
臣安能討賊也後主曰皆宦官之言今朕悔甚孔明喚眾宦官方  
除之已殺魏去了孔明將宦官及殺之又深責蔣琬費禕二人皆

知是荀安也急令人  
除之已殺魏去了孔明將宦官及殺之又深責蔣琬費禕二人皆

### 魏主設宴送仲選



魏主設宴送仲選

言不知孔明拜謝漢到漢中文令李嚴应付糧草即便與師楊儀曰前者出師於路各有怨望不如分兵為兩班以三個月為期循環相轉若此則兵不乏力也然後為祁山久住之計中原可圖也孔明曰汝言可合吾意依此而行魏主聞知急宣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今曹子丹已亡臣當竭力以報陛下魏主設宴送懿出師懿辭帝出長安與諸將謀計破敵張郃曰某引一軍去守郿雍以拒蜀兵如有失悞立斬懿曰吾規諸將中獨公一人公肯為先鋒否郃曰吾亦欲盡忠報國今都督委任重職雖萬死不辭懿令郃為大先鋒懿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分道而進孔明率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武送出陳倉望斜谷而來過朝關司馬懿正提兵出關張郃回問曰今孔明出兵祁山當後何如懿曰蜀兵必來割隴西之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以守祁山吾委郭淮巡掠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懿望隴西而去孔明到祁山屯渭濱與眾將曰即日軍中乏糧李嚴運糧未到吾料隴上麥熟吾當引兵割之

王平張武吳懿

蜀兵割隴之麥



孔明問今年何處麥熟祐曰隴上皆熟惟上邽最盛孔明留張疑馬忠守南城自提兵  
 望上邽而來前軍回報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料吾飛  
 割麥也即沐浴更衣令推過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裝一樣裝飾  
 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播鼓伏在上邽之後魏延 在左馬  
 儀在右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播鼓每車用二十四人皂衣洗足  
 披髮仗劍在左右推車一人在前執七星皂旗如行之二人各  
 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二萬軍皆執鐮刀馱繩伺候割麥選二  
 十四個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四輪車為推車使  
 者令關興裝束作天神模樣手執七星皂旗步行在車前孔明端  
 坐在車上望魏營而來魏兵報知司馬懿令五百軍趕之孔明  
 見軍趕來便交回軍徐徐而行但覓陰風習習冷冷霧濛濛後軍趕  
 不上趕了一程心中大驚孔明回軍駐者魏兵有趕一程眾皆驚  
 呆司馬在後看見大叫休趕此遁甲中縮地法也眾軍不可追之  
 急收軍回時左勢下戰鼓齊鳴軍馬殺到司馬懿見蜀兵車前二  
 十四人披髮仗劍簇擁一輛車上端坐孔明懿驚曰方纔車上坐着孔明如何這里



# 孔明遁甲法



又有孔明言果畢右勢下戰鼓齊鳴車上亦有孔明魏軍心亂不敢交戰正走之時又  
 听得背後鼓响又有軍到與前一般衆皆疑是天神不戰自走又  
 不知蜀兵多少懿引兵退上却閉門不出此時孔明領三萬軍將  
 龐上表及割赴南城去了懿在上却三日不敢出後見蜀兵退去  
 方令數騎出哨在路捉住割麥一隊小軍言蜀兵三路埋伏每路  
 只有一千軍護送車子後五百軍播鼓車上孔明是假的只有正  
 中來的是真司馬懿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机人不及也忽報  
 郭淮來到見懿曰聞知蜀兵不多見屯南城打麥可以攻之懿言  
 其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  
 都督攻其前可擒諸葛美懿從之遂分兩路來打南城孔明軍在  
 南城喚諸將听令曰魏兵今夜又來攻城吾料南城東西麥田之  
 內足可埋伏令魏延姜維各引兵五千伏在東南兩處馬岱馬忠  
 各引兵五千伏在西北兩處只听砲响四角一齐殺來四將受計  
 去了孔明引百餘人各帶火砲伏在麥田之內司馬懿引兵到南  
 下與衆將曰自日進兵城中又有準備今夜攻之料此城低濠濠容易取之一更時

魏延寺城外下寨



分郭淮兵到二人傳令攻城上考警皆發天石如雨魏兵不敢近前忽四下信砲連  
 聲魏軍大亂不知何處兵來郭淮令人看時四角上火起蜀兵一  
 齊殺到南城内四門大開裡應外合魏兵大敗司馬懿軍占住山  
 頭下寨郭淮在山后札住孔明入城令魏延等四將就外下寨郭  
 淮來稟司馬懿曰今蜀兵相拒不退可外檄文召雍涼各處人馬  
 併力助戰吾願引軍去襲劔閣截住蜀兵歸路糧草不通孔明自  
 然慌矣懿依計而行孔明在南城見魏兵不出喚魏延姜維听令  
 曰今魏兵不出戰一者料吾麥尽二者令兵去襲劔閣斷吾糧道  
 汝二人引二萬兵先去守把險要若魏兵見有準備又自退矣二  
 人授計而去長史楊儀稟曰何者丞相令軍士一百日一換今已  
 限滿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此間合去交代孔明曰既  
 先有令便交速行眾軍听知收拾起程忽報孫札引雍涼各處人  
 馬二十餘萬郭淮去襲劔關司馬懿來攻南城眾軍驚懼楊儀曰  
 魏兵來急可令合替軍留下候用待新兵到却放回家孔明曰不  
 可吾用兵將以信為本兵應去者皆準備回家其父母妻子倚門而望今便有大難快

雍涼大兵敗戈



不留他以失信也即傳令應去之兵即日便行東軍圍知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恩愛我

并且不顧回各捨一命以報萬死無恨孔明曰汝等既肯決戰可

出城安營待雍涼兵未曾安營喘息未定便可破之衆兵欢喜出

城待敵魏兵

●木門道萬弩射張郃

雍涼人馬倍道而來走得人困馬乏方欲下營歇息見蜀兵雍殺

人強馬壯以一當十殺得雍涼之兵棄甲拋戈死者無數大敗而

回孔明收兵入城忽報李嚴有書告急言東吳使到洛陽與魏通

和魏令吳取蜀孔明驚曰若陸遜與兵寇蜀誰敢敵之且退兵回

西川張郃來見司馬懿說蜀兵自退不知何意懿曰諸葛詐謀極

多只宜堅守待他糧及自然退矣郃曰都督懼諸葛如猛虎又遭

人耻笑大將魏平亦言可追懿堅執不從孔明拔寨回兵喚馬忠

楊儀領密計曰汝二人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劔閣木門道埋伏若

魏兵趕到听吳砲响急滾下木石先斷去路兩下一齊射之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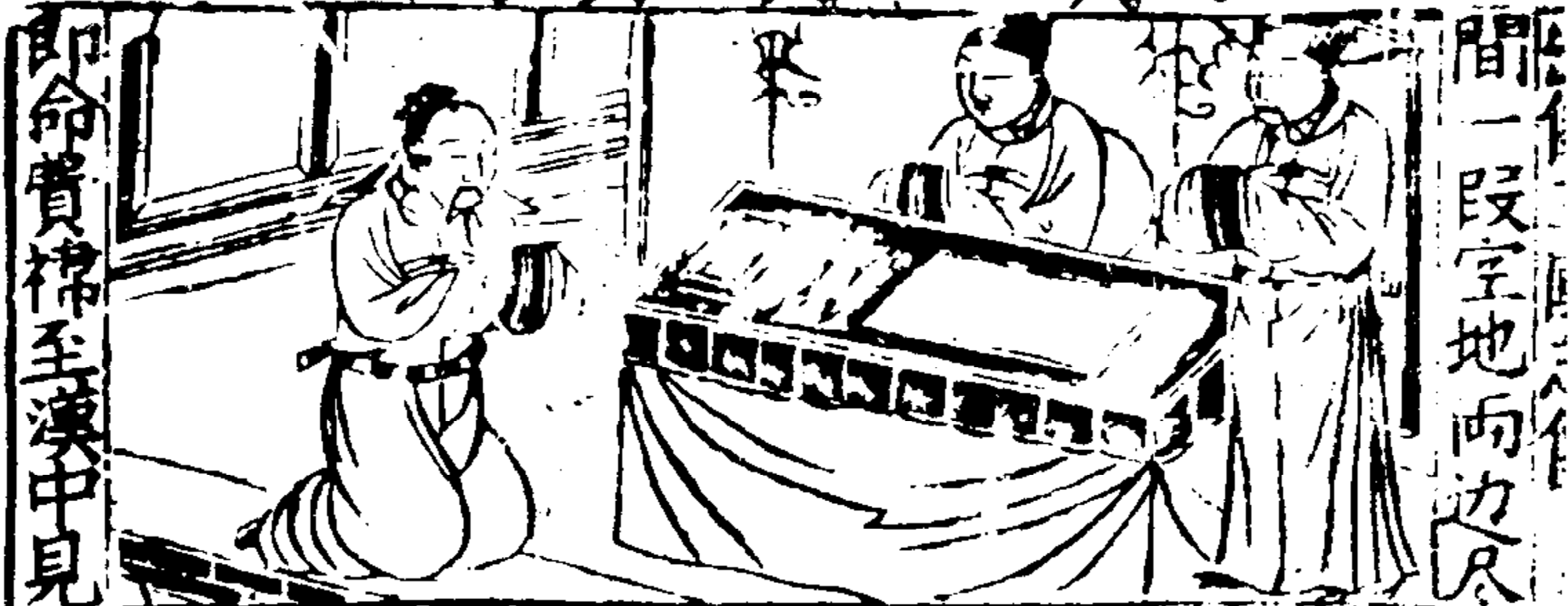
受計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漢城上四面懸旗城中亂堆柴草虛放炮大蜀兵尽

木門道射死張郃



木門道而回哨兵報知司馬懿說蜀兵退了一不知城中尚有多少兵懿來看之笑曰此空城也令人視之果然懿曰孔明以去着東吳消息誰敢追之張郃曰某願追之懿曰汝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先鋒今遇立功却不用某何也懿曰兵法有云歸師莫掩窮寇勿追今蜀兵雖然急退險阻處又有埋伏君追之恐中其計郃堅執要去懿曰汝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又令曹魏魏平二將同引馬步兵在後以防埋伏吾兵陸續來接應張郃飛馬趕着魏延戰到十合便走郃趕至三十里勒馬四下觀看全無伏兵策馬趕來轉過山坡又遇關興又戰十合勒馬便走張郃縱馬趕到一樹林郃勒馬不趕令人哨報無蜀兵放心又趕前面關興魏延輪流交戰蜀兵只棄旗幡馬匹鎗刀魏兵爭取皆無心戰着將黃昏趕到木門道口魏延罵曰匹夫只顧趕來我典你決一死戰兩個又開十餘合魏延只棄衣甲頭盔引敗兵望木門道而走張郃殺得性起又見魏延不顧頭盔而走尽力追趕魏兵大叫你趕張郃不所只顧追之忽听一声砲响山上木石打下張郃急回走时被木石塞斷歸路中

# 孔明表上明後主



間一段空地兩邊尺是峭壁張卻進退無路一声柳子响萬弩齊發將張卻并百餘騎皆射死於木門道口史道詩嘆曰

諸葛施謀暗奪孫

山藏萬弩似雲屯

馬陵當日龐涓死

張卻今朝喪木門

走回魏兵所得山頭大叫諸葛丞相在此眾軍卻視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眾軍曰今吾圍獵欲射其馬候中一箭汝去報知仲達早晚又當再擒矣眾軍回報司馬懿悲傷不已嘆曰張卻身亡吾之過也收兵回洛陽魏主知張卻死乃哭曰西蜀未平良將先亡如之奈何群臣亦哭曰張卻已死國家失一梁棟也辛毗叱曰是何言也昔建康年間皆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相及至升遐傳位文帝又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文皇帝文皇帝崩今日陛下在吳國中文武如雨豈少一張卻乎眾官默然魏主咲曰辛毗之言是也令人去木門道尋屍厚葬之孔明回漢中欲歸成都李嚴秘地表奏後主曰軍糧已辦不之丞相回師是欲領賊入川也後主即命費禕至漢中見孔明知言軍旅之事孔明猶曰李嚴發書稱說東吳動兵寇川因

諸葛亮揮軍士



丞相軍糧將李恢上表之事說與孔明孔明大怒令人訪察聽是李恢因軍糧不繼恐

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又奏天子糧食豐足以塞已責孔明大怒曰丞相念

曰匹夫為己之過察朝廷大事令人召至斬之禱勸曰丞相念

日同授顧托之恩且知其罪若殺之恐人以丞相不能容也今留

之亦難可貶為庶民孔明從之即寫表奏漢主曰

李恢既為大臣受恩過重不思及忠橫造無端糧餉不办迷罔

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挾情備志若無天地自度奸論欺誑

旋生今篡賊未滅社稷多艰而又國有欺罔之臣則大業難渡

可將本人削去官職望為庶民以絕奸黨之跡以勵臣工之忠

宜急施行

漢主看畢大怒曰李恢欺朕當即斬之蔣琬奏曰李恢乃先帝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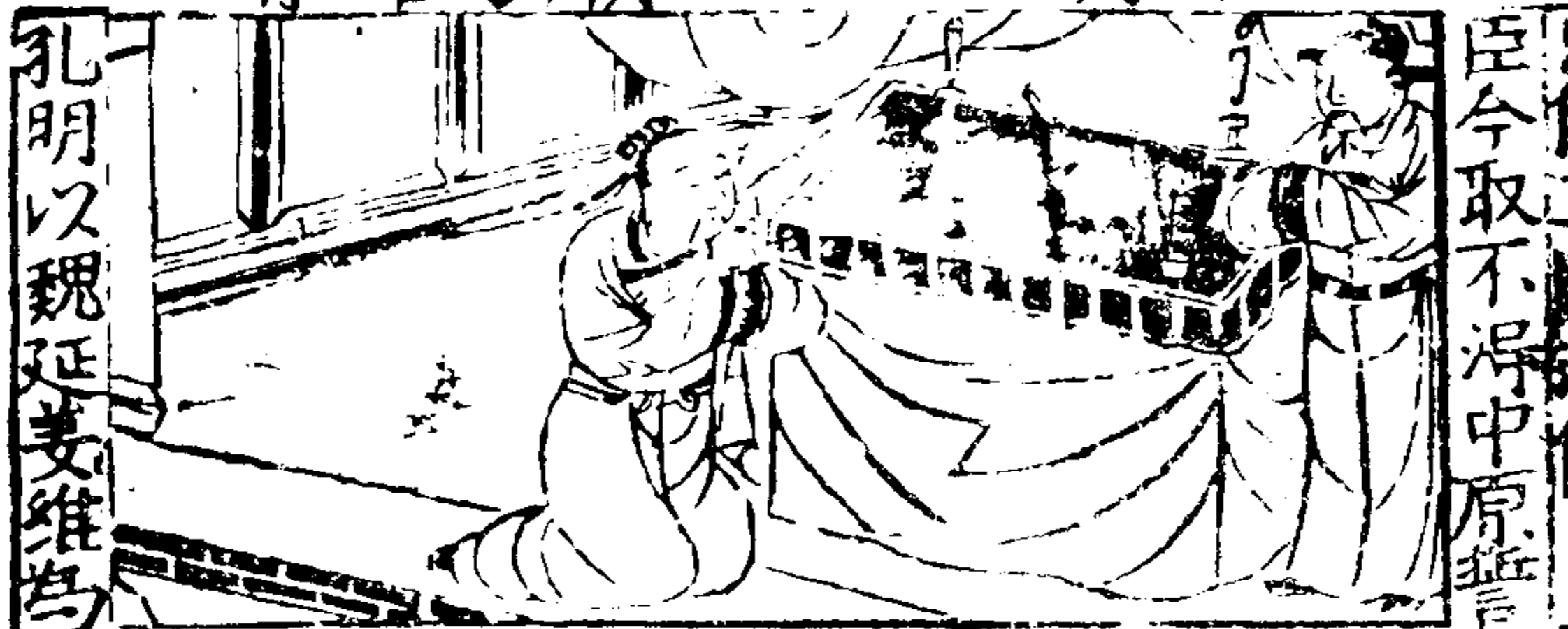
孤之臣革職可也不可斬之下詔廢為庶民徙於梓潼孔明面成

都用李恢之子李豐并刘琰等為長史積草屯糧整軍器恤將士

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之民皆感孔明如父母不斃三年孔明乃奏

漢主曰臣今存恤將士已經三年糧食豐足軍器完備可以伐魏以報先帝托孤之恩

### 孔明先主廟設祭



臣今取不得中原誓不日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乃不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也孔明曰臣在寢食之間未嘗不思伐魏之策矣欲不忠陛下克復中原重興一統之基也

#### 孔明六出祁山

時太史譙周深明天文出班諫曰不可臣掌司天但有災禍不敢不奏近有烏數百自南飛來投漢水而死此乃不利之兆臣現天文見翌星見于太白之分乃氣盛在此不利伐魏况成都人聞桓對夜啼有咄數事丞相只宜守舊不可妄動孔明叱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風雲虛謬之兆以廢國家之大事孔明設祭于先帝泣拜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今番出誓願勒除魏賊恢復中原惟死而已祭畢拜辭後主後主與百官送出城外孔明到漢中人報明因與病亡孔明哭曰可憐忠義之子天何不與壽耶靜軒詩嘆曰

生死人常理 經此一様空 可憐忠義子 不得壽喬翁

孔明以魏延姜維為先鋒軍分五隊而進先至平谷運糧於斜谷道口等候孔明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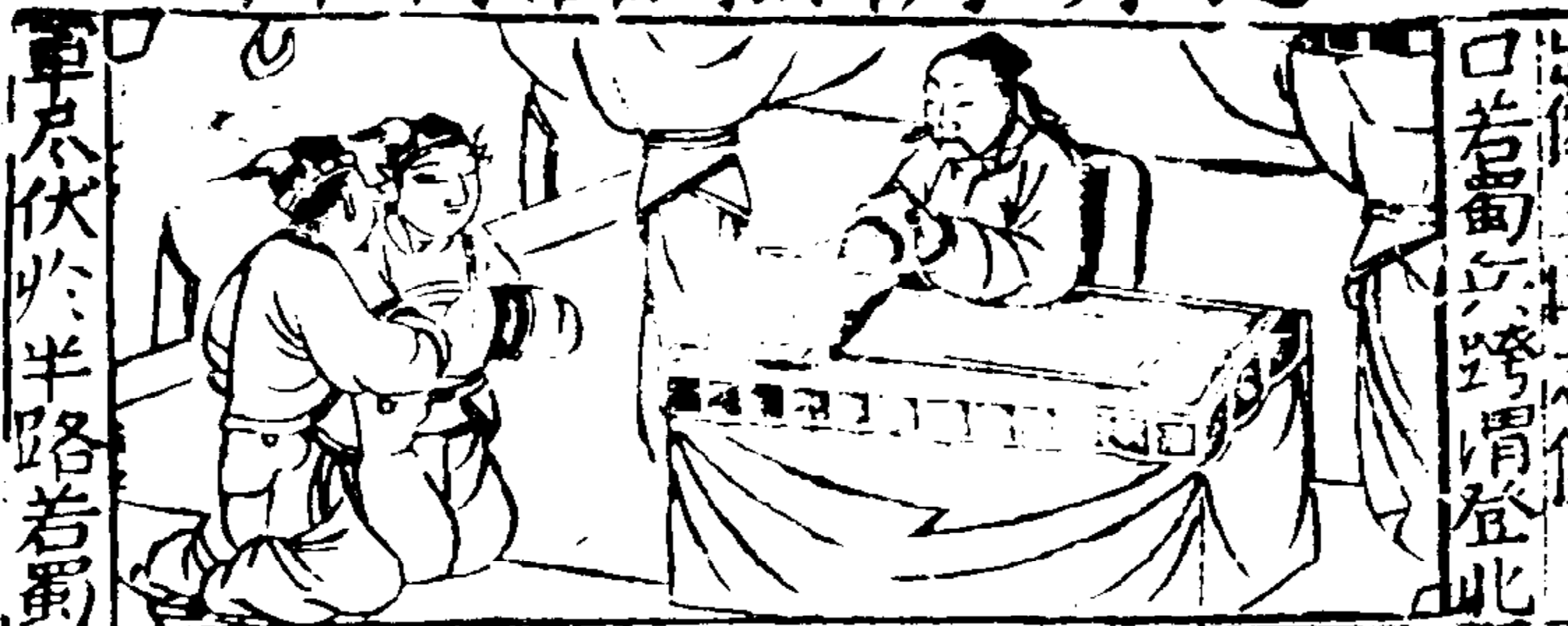
司馬懿夜觀星象



二十四萬到祁山取齊魏主升殿是歲青龍元年是時乃青龍二年二月也近臣奏蜀兵五路來取中原魏主宣司馬懿商議曰諸葛三年不曾侵犯今分五路兵來頭卿早定良策以退之司馬懿曰臣乃現天文見旺氣正盛於此慧星犯太白不利於西方諸葛恃才逆天行事臣托主上洪福今番破蜀又矣今夏侯淵有四子夏侯霸夏侯威夏侯惠夏侯和熟諳蜀畧常欲與父報仇臣保夏侯霸夏侯威為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為行軍司馬共破蜀兵魏主曰前者夏侯驍馬陷了許多軍馬恐此四人莫非亦同否懿曰此四子與夏侯驍馬異母所生大不相同魏主曰卿為都督量不錯用人也於是降詔及起西涼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并隴上諸道人馬俱所調用懿辭魏主起程魏主曰卿到渭濱且堅壁拒守候他糧及又自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此全勝之道也司馬懿奉詔到長安會聚各道軍馬四十餘萬前至渭濱下寨發大小兵五萬砍林木於渭水中搭起浮橋九條夏侯霸兄弟又於大寨後東原初大城以備不虞郭淮孫札未見司馬懿淮曰今諸葛軍馬屯祁山又來谷



# 孔明調撥諸將



原連北山等而據敵切為不便懿曰公言甚善汝可提督隴西軍  
 馬抵拒北原下寨可墊高阜屯兵勿出以待蜀兵糧盡可攻之郭  
 淮孫札听令北原下寨孔明奪得祁山分左右中前後下五個寨  
 差人去斜谷至劔關於路下了十四寨各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  
 哨軍報曰郭淮孫札領隴西兵向北原初立寨柵孔明曰魏兵向  
 此原下寨者恐吾隔斷隴上之兵也吾今明攻北原暗取渭水即  
 喚眾將听令可先搭木棧上皆積草屯糧發水路兵五千人黃夜  
 去渡渭濱以打北原司馬懿又撥兵救之後軍先下水渡岸然後  
 把前軍下棧却休向岸順水逐渡浮橋放火却攻其後吾自引兵  
 取前寨若得渭水之南勢自大矣哨兵報知司馬懿曰諸葛明  
 攻北原實暗渡渭水也喚侯霸分付汝若听得北原吶喊汝便伏  
 兵於渭南山中蜀兵又遇汝可擊之又喚張虎樂琳听令汝二人  
 引數千弓弩手伏于浮橋北岸若望見順水棧下休令近岸可以  
 射之又喚郭淮孫札听令孔明攻北原乃暗取渭水汝新劫寨處  
 軍兵伏於半路若蜀兵午後到順水下來到黃昏又進汝寨虛來攻打  
 汝寨詐敗而退

蜀兵木筏燒浮橋



浮橋上火起方可進

大陸並進若蜀兵大至看吾居憚而擊之汝可併力追到渭水無誤二人領計去了司馬懿令二子司馬懿司馬昭領兵準備救應前營司馬懿自引軍救北原分撲已定孔明令魏延馬岱領兵渡渭水取北原差吳懿吳班掌管木筏燒浮橋王平張翌為前隊姜維馬忠為中隊張嶷庚化為後隊分三隊去打渭水寨當日午時軍到渭水邊列成隊伍魏延在前馬岱在後望北原而去吳懿吳班把住渭水寨口準備去燒浮橋魏延引兵將近北原寨天色已晚率眾鼓噪一湧而起近前者寨中有多少人馬棄而走魏延見有準備急退回渭水時左有郭淮右有司馬昭等兩路衝殺蜀兵大敗魏延馬岱死戰得脫大半死於水中吳懿見敗軍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棧順水放下却被張虎樂琳岸上亂箭射來吳班死於水中餘軍跳水逃生戰被魏兵所奪王平張翌不知北原兵敗只顧奔渭南寨來到寨之時已二更初聽得後面喊聲振天王平與張翌曰渭南寨在前面如何又無一人莫非此計被司馬懿識破了先作準備且看兵忽見後面飛馬來報丞相令回北原寨有失二將急欲退時山

費禰書往東吳



上伏兵已出大寨軍馬盡渡浮橋抄右寨而來玉平張翼大戰一場身有傷折殺到天

明各自退回孔明計點軍士傷折萬餘心中憂悶楊儀曰魏延口

出怨言道丞相以他為冀主相待時嘗經慣因以差池渡渭水斷

殺致有此敗孔明叱曰吾自有主見汝勿獻諛言也楊儀惶恐而

退忽費禰自成都而來見丞相孔明曰來得最好吾正欲人用之

禰見孔明曰吾作一書煩你入吳為使何如禰曰丞相之令

為敢有違遂領書與吳來見孫權呈上孔明書曰

漢丞相臣亮再拜獻書于大吳皇帝陛下漢室不幸皇綱解

曹賊篡逆蔓延及人常思勦滅未遂同盟亮受先帝託孤之重

敢不盡忠竭力今大軍已會於祁山兵死將亡于渭水伏乞陛

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

吳王看畢與費禰曰朕久欲動兵未經會合即日朕去親征入居

巢關取合肥新城又命陸遜諸葛瑾入江夏為口取袁陽又命孫

韶張天入淮向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路各起兵十萬克日與師費

禰曰若如此則魏兵不日可破矣吳王復得禰禰曰丞相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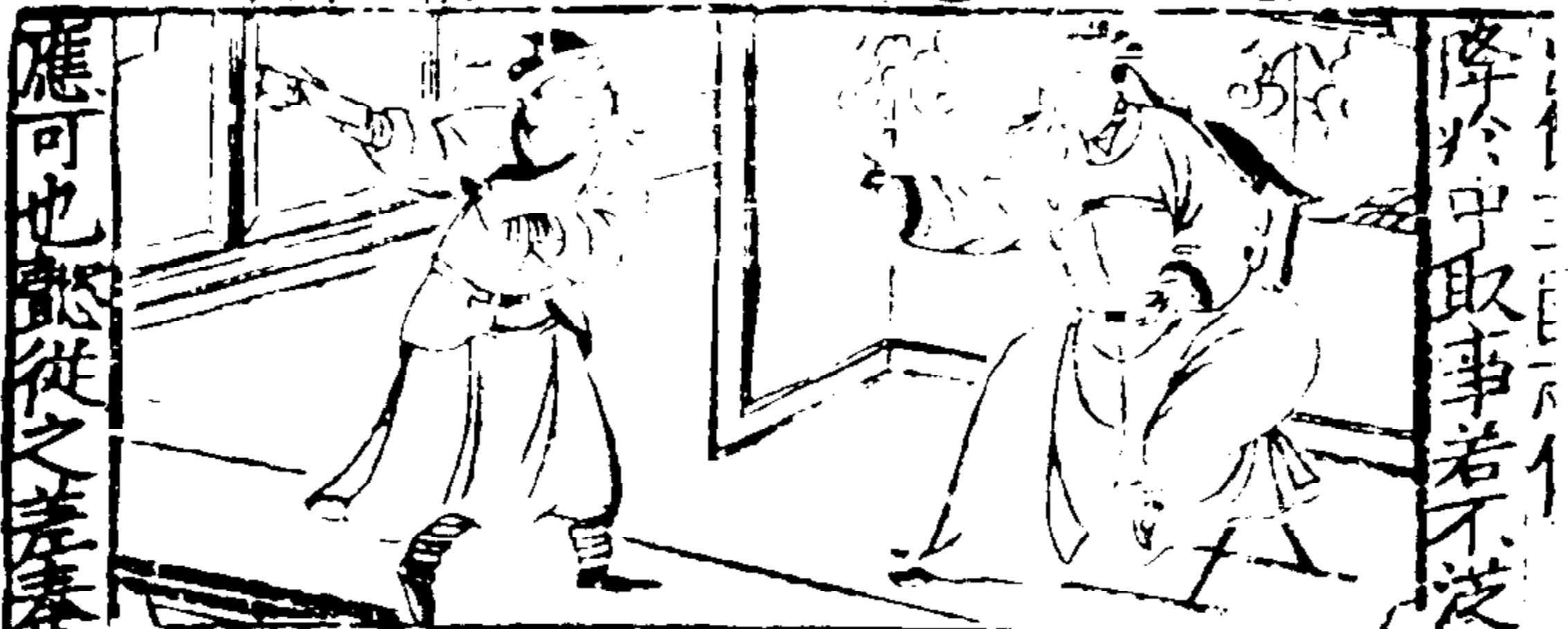
孔明假認秦朗頭



曰吾自初識秦朗何故瞞我鄭文轉口曰此人秦朗之弟也孔明曰司馬懿令汝來詐

長史楊儀吳王曰朕雖不識此二人素知其行楊儀魏延皆小輩耳於國無益一朝無諸葛公為蜀中君臣又有遠慮也楊曰陛下之言是也遂辭回山寨中來見孔明說去二路兵三十萬御駕親征孔明大喜費禕言孫權說楊儀魏延之事孔明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是惜其勇不忍棄之禕曰丞相亦具祛除孔明曰吾已定奪了禕辭回川忽報魏將鄭文反接丞相孔明召問其故鄭文曰某在魏為偏將軍近與秦朗一同引兵來司馬懿帳下所調認商朗為前軍將某不用因此來降丞相正問之問案外秦朗來認鄭文出戰孔明曰汝武藝比秦朗如何文曰某雖不及可立斬之孔明曰汝若要吾重用必先斬了秦朗然後死疑鄭文欣然上馬孔明出寨觀之秦朗大罵反賊盜吾駿馬其不兩立鄭文大怒交戰一合斬秦朗于馬下孔明令取尸首入寨令剥下衣甲令內外看了復坐帳中喚鄭文至叱左右拿下孔明喝曰吾自初識秦朗何故瞞我鄭文轉口曰此人秦朗之弟也孔明曰司馬懿令汝來詐

孔明遁甲無素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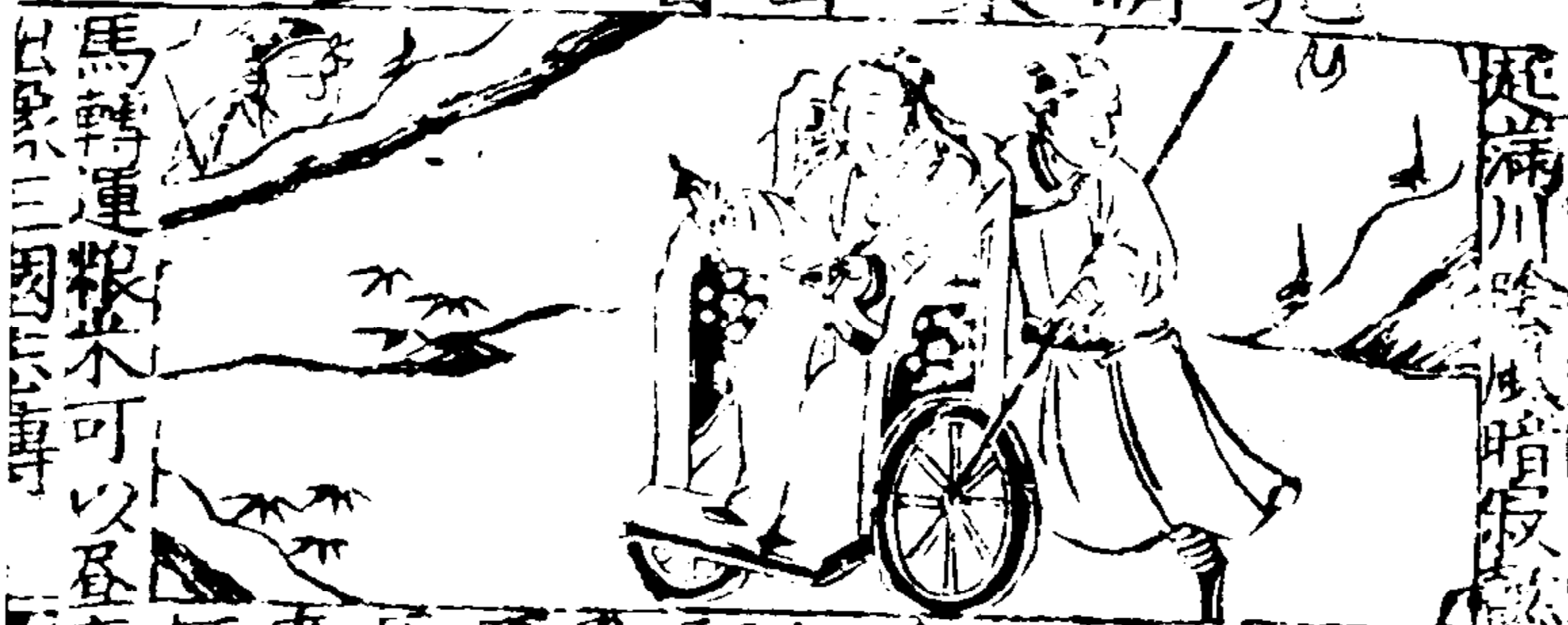


降於中取事若不從直說來即當斬首鄭文只得招了孔明與鄭文曰要吾命可  
 修一封書交司馬懿親來劫吾寨方見你功鄭文只得寫了書孔  
 明把鄭文監下

孔明運木牛流馬

樊建問曰丞相何以便知其詐也孔明曰以動靜可知司馬懿不  
 輕用人若朗為副將武藝又高鄭文交馬斬之便知非秦朗吾故  
 將屍反覆認之以疑其心然後詐言識秦朗以探文便知其詐也  
 樊見等拜稱為神明孔明令一膽勇舌亦之士交去下書只說見  
 用鄭文為先鋒明日晚間奉火為號可及提大軍前來劫寨軍士  
 得書逕投魏寨左右引見司馬懿諸葛為鄭文有功加為先鋒特  
 使其來下書懿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某中原人氏流落蜀中鄭  
 將軍與某同鄉故使某來懿問了的當月令本人回報來日二更  
 為期司馬懿切軍馬歇帶二子親劫其寨長子司馬師諫曰憑他  
 一書父親深入重地恐有詐不便不若遣別將候之父親遂接  
 應可也懿從之遂率朗引一萬人馬去劫寨懿自為後應美不慮孔明自然雲生

孔明車看地理



馬轉運糧米可以晝夜不絕眾皆曰自伏羲治世相傳至今未聞木牛流馬之事並請

延兩軍殺退秦朗死於亂軍中一萬人馬十損八九敗兵而北天  
忠而路軍圍住秦朗死戰不能脫司馬懿引軍來救却波姜維魏  
天秦朗殺入寨內並無一人急回時左有王平右有張亞馬公馬  
復明月白如晝以見孔明遁甲之功也孔明斬了鄭文再誘取渭  
南寨柵每日使人搦戰兵將堅守不出孔明直上小車遠初山前  
後渭水東西看來地理忽到一山形如葫蘆之樣谷口內頗容千  
餘人兩山又合山谷闊抱只可容四人兩山環捧只容得一人一  
騎而過孔明問御道官以何名也答曰地名上方谷俗呼葫蘆山  
孔明週圍看了喚馬公分付密受一計與汝一千五百軍在此立  
寨五百軍把住山谷只此是擒司馬懿處汝等若泄漏及皆斬首  
馬公領計自往上方谷安營孔明着了回至寨中楊儀曰即日糧  
來都在劔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難日夜行往軍糧不敷如之奈  
何孔明曰吾已運計多時將日前積下木植吾當親教作木牛流  
馬轉運糧米可以晝夜不絕眾皆曰自伏羲治世相傳至今未聞木牛流馬之事並請

# 工匠造木牛流馬



教之孔明即喚木匠千餘人依法運造接陳壽史傳所載云

其大牛流馬之法方腹曲脰一服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蓋  
 多而行少行若數十里洋行三十里約者為牛頭雙者為牛  
 廣橫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背垂者為牛背細者為牛背粗者  
 牛舌曲者為牛舌直者為牛舌直者為牛舌直者為牛舌直者  
 為牛鞅牛御變露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待勞馬不飲食流  
 馬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四寸二分左右同前每馬受粟一斛  
 三斗

人皆言孔明妻費氏能收孔明李之半月造成木牛流馬果然  
 動猶如生者上山下嶺各及其便眾皆大喜孔明差高翔驛馬  
 牛流馬搬運糧草於劍閣內直到祁山漢人詩曰

六出祁山甲計謀

軍糧難運到西州

劍閣險峻流馬

斜谷崎嶇木牛

心神玲瓏人莫測

神通廣大鬼神驚

誰能繼以神仙術

占往今來詩話

遁甲兵送木牛馬



人以為神異又不敗

蜀兵省見木牛流馬來報司馬懿不信身差人去探果然如是遂曰吾堅守者只待

蜀人糧及今用此法蜀人必為又速之計不思退之計今張虎樂琳引五百軍從小路斜谷偷捨木牛流馬吾試看之二將扮作蜀兵是夜偷過小寨伏在山谷果見高翔在後押送木牛流馬過山而來二將殺出蜀兵奔走魏軍每人各捨二頭棄下糧車回到魏寨司馬懿交當面行往果然進退往來死然如生懿大喜曰汝用此法吾何不用氣死諸葛也即喚巧匠折開條其尺寸厚薄造二千餘頭果然一般高翔被捨去木牛報知孔明孔明曰正要你捨去又然汝吾之法也數日後人報魏也造木牛流馬於隴右地面運糧孔明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喚王平分付曰汝可將一千軍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推運糧運到運糧道上將押糧之兵及牛殺散及驅木牛流馬到北原寨又有人來奪汝等但見兵至將木牛流馬口內舌紐轉便不能行動及棄于後且戰且走彼兵狂撞不動撞打不去吾身有兵到汝即引兵復紐轉其舌自然能行魏追王平領計而去又喚張翌引五百玄甲軍各打袖帥旗號有帶



郭淮引兵過



鬼頭魃面種、怪異之物以疑其心也。夜則各用彩色塗面，以葫蘆藏烟，火時灑於山側，護送木牛。魏兵看見以為神兵，又不敢近。前張翼領計去了，又喚魏延、姜維同領五千兵至北原寨口去接木牛。流馬以偽為真，閉又喚張嶷、廖化引五千步軍截住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去南寨搗戰，分撥已定。司馬懿差鎮遠將軍岑威管押軍炮回寨。正行間，忽遇王平岑威向前交戰，被平斬之。魏兵走散，王平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報知郭淮，即引軍救時。王平望見魏兵到，令軍士尺把牛馬口內舌都紐轉拋棄而走。王平來與魏兵交鋒，且戰且走。郭淮只顧驅木牛流馬，尺皆不動。魏延、姜維引軍驟至，會台王平却把魏兵殺退。山後張翼引五百軍將木牛流馬攔轉原野，長驅而去。魏兵看見以為神兵，不敢追也。

全像三國志傳卷之十七終

司馬懿送樹逃命

新叙金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十八

孔明火燒木寨欄



司馬懿聽知軍糧被劫自引軍奔北原來收行到半路廖化張嶷伏于山谷見司馬懿旌號分兵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司馬懿軍騎奔入一林廖化望見拍馬趕入司馬懿逃樹而轉廖化一刀砍去砍在樹上急拔刀時司馬懿走遠不知何處只見金盔落於地下廖化取盔賞鞍東趕不見原來懿落盔于東投西而走廖化迎見姜維同歸大寨張翼已得木牛流馬驅到祁山斷軍糧萬石廖化獻司馬懿金盔為頭功魏延不悅復出怨言孔明假佐不知司馬懿逃回大寨心中鬱悶忽報朝廷使到說孫權三路兵寇天子引軍親征請都督堅守北原勿使有失司馬懿聽得東吳動兵轉添憂悶連日不出長子司馬師曰蜀人奪去糧食又喚居民與軍相參向渭濱屯田以為久計令軍士不得搔擾人民違者處斬似此何日除國家之患父親何不與諸葛約日大戰以決勝負懿曰恨未有計耳師曰有智開智無智開力父親統百萬之眾何惧一諸葛也忽報廖化將

# 蜀兵胡笳谷裝計



都督金灰擗于陣前百般辱罵懿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可出兵孔明在祁山喚集鄉民同軍人佈種屯田於渭水之濱民皆歡樂馬岱搭寨柵完成來報孔明孔明曰可於其壘四維皆掘深壑暗積乾柴寨中松木柴堆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度搭窩舖皆是乾柴于寨内外自今天無雨無雨此計可行孔明又付計曰可將胡笳谷後路盡皆斷斷使軍於谷口如司馬懿到儘隨過去休問魏兵蜀兵放火燒寨便是你功如見魏蜀方鋒登則堅起七星號帶夜則明七星燈籠于山上以為號也吾素知汝抱忠義故以大事托之勿得有悞馬岱領計去了孔明喚魏延分付曰你可引五千軍往來引誘魏兵如遇別將你可勝之如司馬懿來你可詐敗引誘投渭東山谷而走但見谷口有七星號帶者便可進伏于溪邊引魏兵來也吾自有計如夜只看七星號帶便是號也魏延去了又喚高翔分付令將木牛流馬或三十一群或五十一群各裝米谷于上方谷往來若魏兵來搶聽他搶去高翔去了孔明把祁山寨內兵撥調開去只做屯田孔明自去上方谷下寨夏侯惠夏侯和來稟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營寨各

蜀兵望初山進發



前後顧盼孔明曰料必取初山也

屯田以為久計若不除之又後深根固蒂難以動搖計曰只恐諸葛之謀惠曰若如此  
分輪出戰懿坐視回首當日來報槍得木牛流馬五六十并馬足  
金鼓旛旗身件次日又報得勝拔得蜀兵數十人懿問實虛皆曰  
諸葛料魏兵不出只要屯田以為久計懿將各人不殺以恩結之  
盡皆放回夏侯和曰所擒之人不殺何也懿曰此等小軍又非大  
將殺之無益使他道魏國仁慈寬厚乃呂蒙取荆州之計也和曰  
善於是每日但捉得蜀兵以好言撫慰盡皆賞賜放回孔明令高  
翔虛作運糧屯於上方谷口諸葛只在山西十里下寨當晚司馬  
懿喚諸將聽令目今諸葛不在初山移屯上方谷明日一齊去取  
初山乃蜀人出沒之地若見吾兵攻之蜀必盡來救救吾親去上  
方谷燒盡其糧使蜀人首尾不相救必擒亮矣二子曰然可存大  
軍在後以防不測懿令張虎樂琳引五千軍在後救應令軍準備  
火把孔明在山上望見魏兵出寨或三千或二千而行是日分撥  
前後顧盼孔明曰料必取初山也下令諸將勒兵各守司馬懿出軍時便奪渭南寨柵

# 孔明火燒葫芦谷



當日魏兵望祁山進發蜀兵假稱救祁山司馬懿中軍突然而出引五千軍奔上方谷  
 未魏延自得號令見了司馬懿出大喜領五百軍來誘敵然見兵  
 少三向圍殺魏延見谷中七星旗帶飄揚五百兵盡退入谷中司  
 馬懿令前軍哨探報谷內是個寨棚司馬懿引軍入內不見魏延  
 軍只見寨內許多草屋只道是屯糧之所近前看時盡是油薪柴  
 見魏延又在面前心中猛悟謂二子曰若盡斷谷口何能得出忽  
 然後軍大喊谷口山上搬下大小火把燒斷谷口山上火箭火炮  
 如飛而下四面火起數千人馬併做一處懿下馬抱住二子哭  
 曰吾父子不想死於此處忽然怪風大作雷聲大振大雨傾滂平  
 地及皆淋滅申酉時分降到初更平地水深三尺司馬懿乘勢引  
 軍殺出谷口馬岱隨後追趕被張虎樂琳殺退馬岱司馬懿急回  
 渭南營寨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死戰司  
 馬懿斜谷殺出殺散蜀兵得渡橋即將橋折斷回到大寨原打  
 祁山之兵聽知失了大寨急回時被蜀兵殺散各地千軍此孔明  
 見魏延引司馬懿入谷不勝之喜忽然天降大雨火皆淋滅走了司馬懿

孔明令救王平



司馬事在人成事在天人願如以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後人詩曰

烈火萬堆藏木寨

忽然大雨滂沱下

滂沱大雨降青霄

詩曰

孔明妙笑着成就

那時司馬命難延

謀事在人成在天

木柵安難烈火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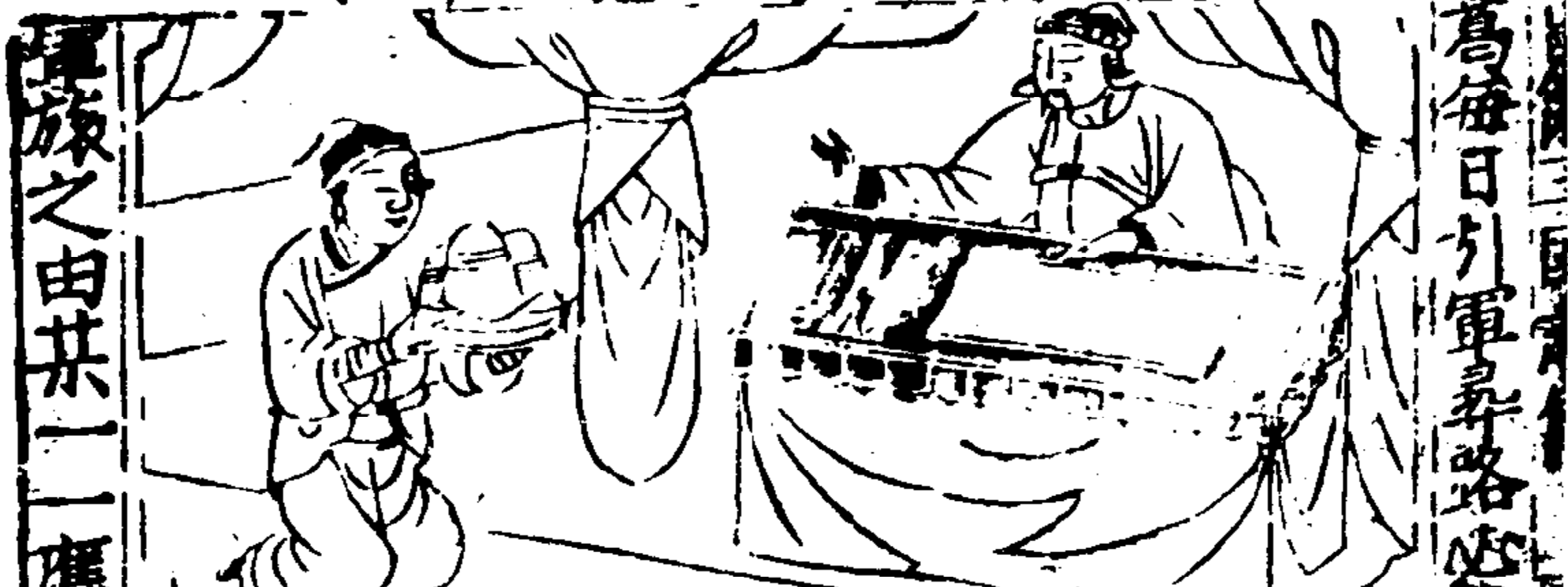
那河山河為晉朝

孔明收軍回渭南寨中魏延來說馬岱將葫蘆谷盡皆斬斷右懸大雨某與五百軍皆燒死於谷中孔明喚馬岱責曰魏文長吾之大將吾當初只交你燒司馬懿不曾交你燒文長者非兩救失吾左臂也可推出斬之衆官勸免孔明令杖四十削去平北將軍之職貶為敗軍馬岱被責歸寨孔明密遣樊建勳曰丞相知公忠家故令汝行汝計他日成功位至三公汝可推是楊儀以解之馬岱方知是計次日來見魏延某非欲如此乃長史楊儀之意也魏延大恨楊儀却將馬岱收在部下為將孔明許之

孔明秋復祭北斗

司馬懿傳令但言我請以律制論孔明將了渭南寨賞犒三軍郭維來見司馬懿言

# 亮遺司馬懿中脩



為每日引軍尋路必欲別而懿曰亮若出攻祁山吾當危矣真可憂也若出西山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使人探知果出五丈原懿大喜曰魏皇帝洪福也遣人搗戰司馬懿恨不出戰孔明乃取一盒內盛巾帕密封差使送至魏寨見司馬懿當面拆開見巾帕在內并書一封云

漢丞相武侯侯諸葛亮聞管子有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伏惟司馬仲達既為大將軍統領中原之重兵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其分窠守土巢而畏刀避箭與寡煩人何異於今遣人送巾帕素衣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有男子之胸襟早與拙面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了笑曰汝說我為煩人耶吾權且受令官待來使懿問使曰諸葛公起居飲食若何使者對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五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與衆人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使者回見孔明曰司馬懿受了巾帕但問進食之事並不問

揮旅之由其一應之懿言丞相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孔明嘆曰深知我之難也

楊顯諫孔明任勞



司馬懿表曰

與師伐魏報先王

天命何期有短長

仲達料人真妙美

預知良少事煩忙

王薄楊顯曰某功聞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昨見丞相雖在軍中自檢簿書朝廷大小事務必預經歷請以警喻與丞相言之庶治家之道必使奴執耕犁典養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路求皆足其家之主雍容高枕飲食而巳事一一皆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雞犬牛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昔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谷職其分也今丞相自理諸事流汗終日不覺勞乎司馬之言洞然肺腑孔明泣曰吾非不知奈因先帝託孤之重推他人不似吾之心也負先帝重恩耳衆皆痛哭孔明自覓神思不寧未敢進兵魏寨衆將皆知孔明以巾幗之辱共入帳稟曰吾乃大國之臣安忍受小和匹夫之辱請出決一死戰司馬懿曰吾非懼死而其受辱為當日天子有詔令吾堅守之故也若輕出戰是違天子詔命也衆將皆抱不平懿曰吾遣使星夜上表求出赴敵肯許出戰未晚美遣使赴合肥來奏魏主魏主覽



仲達上表安養心



臣司馬懿言臣才薄任重叨蒙委令臣堅守不戰以待其敵  
 命者倘有違者恐難保其後臣如願人遺以巾咽耻辱之  
 甚臣先奉達聖聽且夕無請將機突一死戰以吞先帝之大恩  
 報陛下之重祿

魏主曰朕令堅守何故上表求戰耶衛尉辛毗奏曰司馬公本無  
 戰心必是諸將相逼之故令主制之魏主曰然令辛毗持節親往  
 軍前以制之詔曰如有敢言出戰者即斬辛毗到寨傳詔畢諸將  
 不敢再言司馬懿密與毗曰公足知我心腹也於是散布其言天  
 子節制三軍令休出戰董厥樊建將言來告孔明孔明曰此司馬  
 懿按三軍之計也姜維曰何以知之孔明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  
 肯以示報將耳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利吾豈千里  
 而請戰也此是司馬之計也眾皆曰然忽報東吳休探消息使命  
 曹精至孔明召入問曰曹獻知東吳兵分三路何以教之精曰取  
 親提兵至合肥命滿寵田豫刻卻分道迎敵滿寵設計盡焚東吳  
 上表與魏吳約會不意進表吳使被魏所殺所以此計吳兵

戰真糧草吳兵多

孔明親自禱北斗



大敗回本國孔明聽罷長嘆一聲昏絕于地口吐鮮血衆將急救半晌方醒孔明曰香

心昏亂舊疾忽發壽必不遠是夜孔明扶出帳外仰觀天文遙望

姜維曰吾死期不遠也維哭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吾觀

三台之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以皮其色吾命只在旦

夕矣維曰維聞昔日有能禱者丞相又能知之孔明曰吾學汝法

久矣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軍上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

衣環透帳房吾親於帳內作法禱之七日内如燈不滅吾可增壽

一紀如燈即滅吾命休矣閑人休游於此吾當禱謝北斗姜維得

令動用之物一應完備只令二童子運入帳中姜維親領四十九

人緊守帳房以時八月中秋夜月明如晝孔明於中軍帳內拈陳

香花祭物中布大燈七盞順布小燈七七四十九盞內圍本命燈

一盞於地孔明再拜祝曰

亮生於亂世隱避於農家蒙先帝三顧之恩托幼主孤身之重

於是竭力犬馬之勞統衆六出祁山誓死討賊不期將星將墜

賜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窮蒼伏望天慈曲賜生全增延臣罪

司馬懿夜觀星象



上報先帝之厚德下救庶民之到懸非敢棄神寶由懇切下情  
不勝屏營之至

孔明禱罷俯伏待旦次日在帳中扶病口吐鮮血不止時復氣沉  
司馬懿夜出中軍仰觀天文忽然大驚便喚夏侯霸分付曰吾仰  
觀星象見將星失位諸葛又然不久汝可引五千軍哨探至五丈  
原寨前如蜀兵慌亂據寨不出是諸葛病重蜀兵奮力出趕又是  
無事汝急去哨探回報夏侯霸引軍去了孔明在帳中是第六夜  
見主燈不滅心中暗喜令姜維替拜孔明披髮跣足步斗壓頭諸  
星但恐墜地忽听寨外大喊止款令人問時魏延慌入帳中報曰  
魏兵至矣脚步慌速將地下主燈撲滅孔明棄劍嘆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不得而祈也姜維拔劍款斬魏延

孔明秋風五丈原

孔明止曰是吾天命非魏延之過也分付魏延曰此是司馬懿  
星知吾將星將墜故令來探應早可慮這之魏延引兵追趕去  
了孔明泣謂姜維曰吾欲盡忠竭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命如此吾旦夕又亡矣

諸葛亮秘傳姜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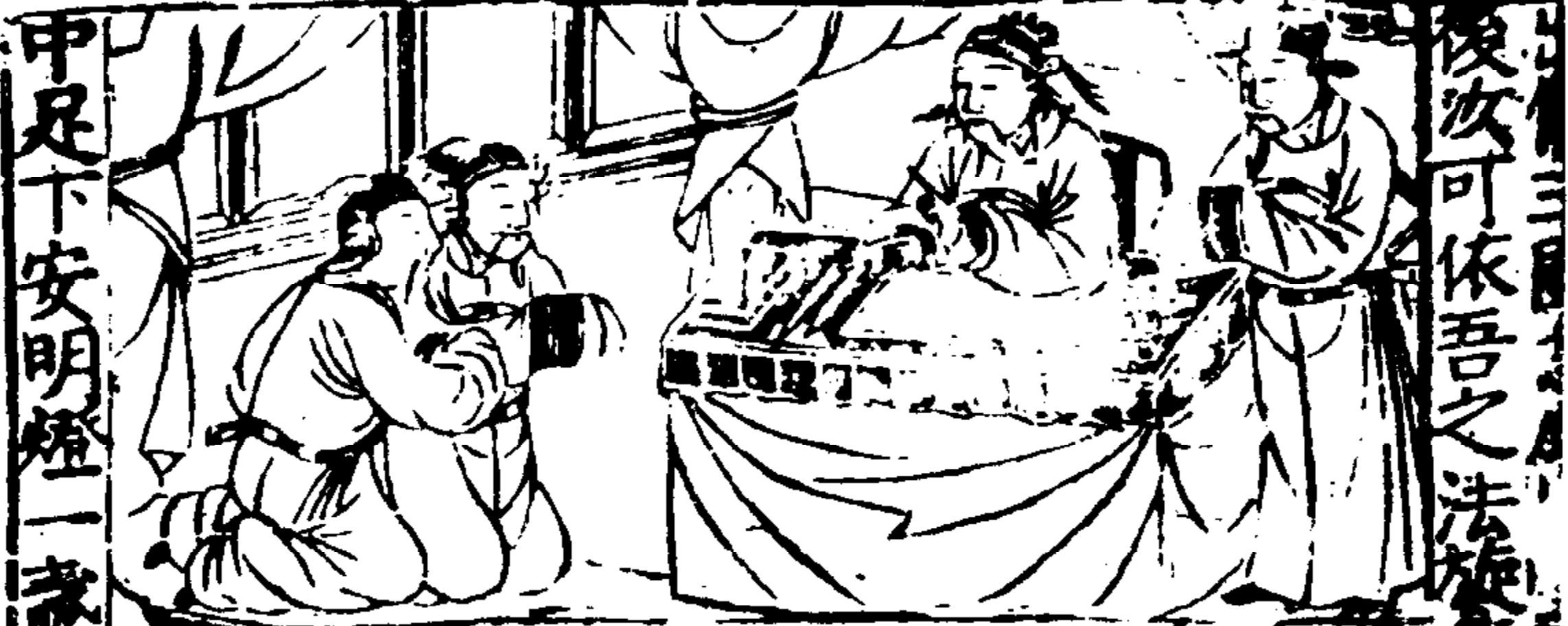


楊儀入囑曰王平

康化

吾平生所學者五五二十五篇兵書計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字教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可傳授惟有汝可以托付秘授  
違吾志姜維泣拜受之孔明曰尚有連弩之法不曾用之汝久後必得其用一弩十矢以鉄打成長八寸吾已畫成圖本汝可依樣做之以備急用又分付曰蜀中諸道不又多疑佳有陰平之地雖然險峻久後計較不到又然有失後却從此川又有錦囊汝可密授與馬岱吾知此人忠義故以大事託之後魏延必然謀反可開視之依計而行孔明逐一分付當夜昏頌數番之夜表連朝廷後主遣僕射李福前來問病孔明請入帳中與福曰吾今不幸中道而亡慮廢國家大事得罪于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汝持大夫蓋可依吾平日定下法度行之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廢馬岱忠義當重用吾兵書已授姜維他日能守西蜀者姜維也李福辭回孔明出寨尚點視諸營不覺秋風吹面徹骨孔明嘆曰吾身不能臨陣而討賊也歸于寨中病勢轉加喚張嶷張翼姜懿等隨吾苦戰之人多有勤勞可當重用吾死之

# 孔明遺囑眾將佐



後汝可依吾之法旋師而退但有善維可以斷後魏延必反吾欲廢之但憐其才不忍加害今與錦囊可以秘藏若魏延及日臨陣之時方可開視內有斬魏延之計其餘各據舊法不可輕動楊儀拜領命訖數日孔明病重不能進食即駕遺表連後主云

臣亮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莫盡愚衷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與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指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隱逸以進賢良屏黜奸諛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手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毫髮臣死之日不使廬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也臣亮不勝涕泣懇切屏營之至

孔明寫訖分付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司馬懿知又恐來追汝可一順一逆分作長蛇陣回旗返鼓若將赴敵之狀司馬懿恐後方可發喪吾可作一龜坐于車上用米七粒并抄水置於吾口中

中足下安明燈一盞置於輿車之上則車中安得與勿令奔哀今夜將星墜地吾當自

孔明扶病觀斗



起鎮之先令後軍

唐賢元徽之作道高

塞退一塞續，而去汝諸文武各宜用心辦事，楊儀依令行之。建  
 安十二年八月二十夜三更，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之中，遂指  
 曰：「此五將星也，衆視之，其色煌煌。」將欲墜地，孔明取劍指之，口中  
 密念呪，扶入帳中，不有人事。急報李福，見孔明不語，大哭曰：「我  
 候朝廷大事也，頃更孔明開目視李福，問福又至何故？」福曰：「前者  
 實不敢問丞相百年之後，誰可代任？」故天子特命至矣。孔明曰：「將  
 公琰可也。」李福曰：「倘公琰去也，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禕可也。」福  
 又問孔明不答，近前視之，已薨。壽年五十四歲。晉史官陳壽評曰：  
 亮為相國，百姓是儀，執約官職，從權制宜，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仇又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誅；服罪輸誠者，雖重必  
 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彰，惡無纖而不貶；庶事  
 精練，物理詳明，循名責實，虛偽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其無怨也。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  
 管籥之亞匹也。

# 魏兵看將星墜地



自東北流于西南墜于蜀營隱隱有聲守更人報知司馬懿懿曰此又孔明死矣

撥亂扶危主 愍勳受託孤 奇才過管樂 妙算勝孫吳  
 堂人八面風 如公得全勝 應嘆古今無

唐曰樂天言蜀主能用孔明詩云  
 先主晦迹卧山林 三顧茅廬聖主尋 魚別南陽方得水  
 龍飛天漢便為霖 託孤既盡愍勳禮 報國常懷忠義心  
 前後出師遺表在 令人一見淚沾襟

朱伊川程先生說諸葛丞相詩曰  
 六出雄師度劍門 運謀決策笑談閒 堂人功業蓋三國  
 糾糾威風鎮八蠻 羽扇綸巾驅鉄馬 忠肝義膽展江山  
 壯懷未遂身先喪 授契令人血淚斑

死諸葛走生仲達  
 是夜孔明已薨天愁地慘日月無光姜維揚儀並依孔明分付時  
 行選帳前心腹軍士三百守之暗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其餘各寨  
 將校次第先退魏寨守更軍士望見天上有一大星赤光芒有用

魏延夢頭生角



將靈柩歸川還葬

引兵追趕尋思轉疑曰諸葛素賦遁甲之法今知吾兵不出戰遂以兵術誘我若追

之必中他計因以不起遣夏侯霸領數千騎投五丈原山僻處  
高窺其動靜夏侯霸領命去了魏延夜夢頭生角心中疑惑不定  
忽報行軍司馬趙直至魏延請入坐而問曰久聞先生深通易理  
吾夜得一夢見頭生兩角煩先生決其吉凶趙直答曰以大吉  
之兆也乃麒麟蛟龍頭上有角皆有變化升騰之象主不須戰爭  
所到之處自獲全勝矣魏延謝曰果如公言自當補報趙直辭延  
歸寨半路遇着管帶問何來趙直將魏延夢兆之事告知帶曰  
如何是凶兆直曰角字是刀下用也今頭上用刀故為凶兆也君  
切勿泄于外吾汝自知可也直辭而回帶到魏延營叱退左右告  
曰昨夜三更丞相辭世去了臨亡叮嚀不可發喪按成規緩  
而退交將軍斷後以防司馬懿追兵今兵符在以此將軍便可與兵  
延曰誰代丞相行事帶曰丞相將一切事務委托楊長史矣此兵  
符乃楊長史之令也延大怒曰丞相雖亡吾今見在汝等官員便可



### 魏延與馬岱周旋



丞相命暫且還軍... 楊儀欲燒死我于木棚...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 也楊儀只是漢使豈可... 寨分付不可妄動以... 相助行事可連名會... 耻笑吾自面見楊儀... 人必從吾言也延曰... 儀曰無妨丞相臨危... 使為斷後如有不然... 魏延果應丞相所料... 魏延之計畫焉在與... 領計自去調用魏延... 曰其見禱去急必是... 報後軍是姜維持制... 前軍大半退入谷口... 延本意曰無能禱夫... 為敵數吾即吾及

死諸葛走生仲達



歇盡斬之遂拔寨起兵盡蜀之南行軍士皆奔小徑而去夏侯淵引數十騎扮作蜀兵來

五丈原探知虜營回寨報知司馬懿蜀人大寨一應車乘器仗盡皆先去獨有姜維領馬軍入魏延寨去寨中並無一人望見遂投山僻而去別路俱無人懿曰如此諸葛直死矣即點精兵五萬引二子離寨夏侯惠曰都督不可輕進且差即將追之懿曰他人不識高低緊緩吾當自行飛奔五丈原殺入大寨果見去訖便出後寨回顧二子曰汝二人可後催軍來我自驅兵前進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引軍趕至山脚望見前面蜀兵不遠奮力追之忽山後一声炮响鼓声大振旌旗望前司馬懿在馬上驕惶失措只見樹影中風捲出一面大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司馬懿看時中間數十人推出一輛大車孔明坐於車上車前一將乃姜維也大罵國賊司馬懿休走諸葛丞相在此司馬懿聞言勒馬望後而走魏延棄戈拋甲自相踐踏死者無數靜軒詩曰

六出祁山吊伐勤 要將忠義報儲君 生前伏弩誅張郃  
死後揚名走魏兵 非是英雄無入陣 只因天意定三分

司馬懿探問士民



兩川漢業今何在 惟有先生一點心

司馬懿走五十里背後夏侯霸夏侯惠趕上告曰都督休荒今蜀兵退去必然留斷後之兵可率大兵追趕懿神色方定徐按劍曰與二將會集眾軍將使人速探鄉民告曰蜀兵盡退斜谷哀聲大振遙指軍中揚起白旗諸葛果死矣止留姜維斷後懿曰車上何有孔明鄉民曰以是蜀人之計車上孔明乃木刻的因此谷中人都言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後人有詩

高壘深溝可料生 不能料死勸追兵 返旗鳴鼓先奔走

司馬方知諸葛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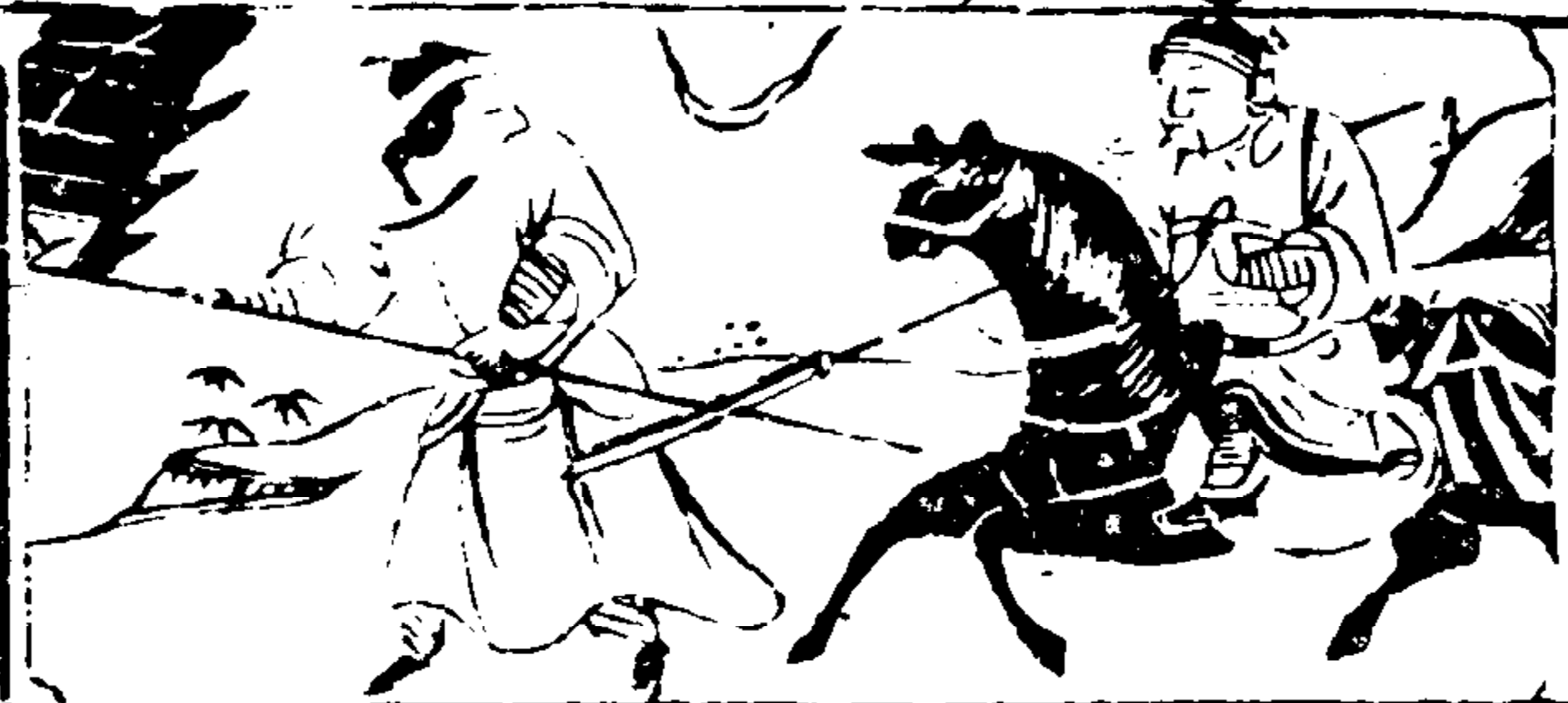
又詩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 奔走尤疑亮未殂 關外至今人盡哭

不知司馬有慚無

司馬懿見鄉民說諸葛果死方纔放心趕到赤岸顧與諸將曰蜀人遠去追之無益不如暫回諸將曰倘蜀人再侵邊界若何懿曰諸葛已亡誰可再領

仲達班師回長安



此戰汝非高枕無憂矣於是不起而回看武侯於路所扎營寨前後左右整齊有條

嘆曰天下奇才也感百戰然後入詩曰

長蛇布陣轉山排 萬疊屯雲次第開 諸葛軍營藏造化

故令司馬嘆奇才

懿回軍長安委調諸將各守邊寨自回洛陽而君楊儀令姜維結

作長蛇陣緩而退軍士報司馬懿趕到赤岸皆大退去了因此

揚儀令三軍一齊發哀忽報斜谷內軍士感念武侯恩重號哭不

食而死後人詩曰

武侯魂已歸天去 軍士號啼血淚流 思念從前恩德重

寧其不食喪荒丘

蜀兵行到棧閣邊忽見棧道上火起前有伏兵攔路衆軍皆驚曰

誰料這里又有伏兵如之奈何

武侯遺計斬魏延

楊儀使人哨探回報乃魏延也楊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又

後必及誰想在此絕斷歸路曹禰曰此人又先表奏朝廷言稱我等造反故燒斷棧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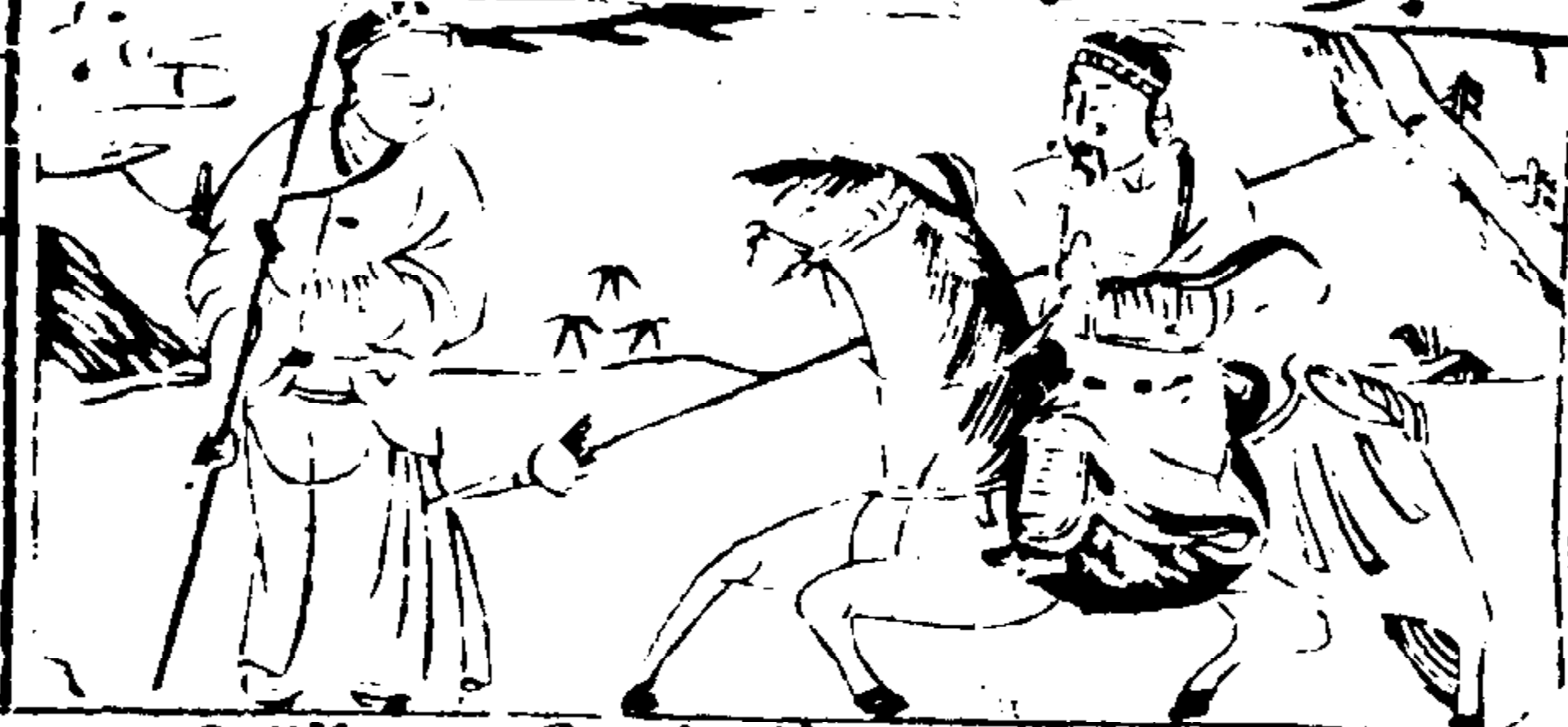
# 眾臣見后魏延



引軍守禦然後討之

我寺先結營差人表奏魏延反情然後面之姜維由武關有條去路名棧山雖然崎嶇  
 險峻可以到棧閣之後急差心腹之人當表到成都奏聞把軍馬  
 暗從棧山進發凡遇鄉人伴說討賊楊儀連名書表先發二使奏  
 知後主在成都忽夜夢錦屏山崩倒驚竟向曉聚百官說夢之事  
 譙周奏曰臣昨觀天文見一星光芒赤色有角自東北流於西南  
 主應丞相大凶之兆陛下夢山崩者正與此兆相合後主疑惑忽  
 報李福看丞相病回後主急宣問之李福奏曰臣到五丈原看丞  
 相已曾不語眾皆大哭丞相開目見臣在側未待傳旨便問曰汝  
 復來問後事蔣公琰可也臣傳聖旨再問其次丞相曰費禕可乎  
 臣又問丞相不答而死後主哭倒于地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  
 知痛哭不已眾臣如喪考妣後主連日飲食以進不能設朝忽報  
 魏延告急表奏楊儀劫奪丞相靈柩舉眾謀反群臣大驚入後宮  
 啟奏吳太后亦在後宮後主聞奏大驚群臣請太后坐于上宣  
 讀魏延表章說楊儀自提兵權劫奪靈柩率眾造反臣故燒棧道  
 後主曰魏延乃英雄之將足可拒楊儀何故又燒棧道也吳太后

姜維夜渡瑯山



曰嘗聞先帝在日有言諸葛丞相道魏延腦後有反骨常有反意今奏揚儀等反於

不明且揚儀乃一文士丞相委為長史今若皆反必投魏矣汝等大臣可宜詳察正論間忽報長史揚儀有表申奏近臣開讀云丞相臨終將八事盡委揚儀今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令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燒絕棧道遣使奏上願陛下降詔臣等勤除群臣聽罷皆默然吳太后曰汝等大臣所見若何蔣琬董允奏曰臣非敢為一己之私願陳公道揚儀至今壽度糧草參贊軍機多與丞相辦事故以大事變之非背反之人也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又夫全見揚儀提兵因失不服乃懷私仇故斷歸路而欲殺之反情顯然可見矣臣等愿以全家性命保揚儀不反實不保魏延也諸大臣皆曰二公之言是也並皆保之後主曰魏延果反誰可擒之蔣琬曰丞相素知此人不然遺計與揚儀若揚儀無才安能退兵於谷口乎魏延又中揚儀之計陛下寬心無慮矣忽報魏延又有表至又報揚儀表到後主驚疑不定後曹魏細言魏延反情緣故群臣方知的實後主

# 魏延馬忠議取川



修兩川之士誰可抵敵其與將軍先取漢中若得此地兵精糧足西川唾手而得將軍

董之前去解釋魏延燒絕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楊儀與姜維遂取山峽晝夜而行

至南谷之後令先鋒何平即帶三千軍當先楊儀與姜維統兵先  
 奔漢中而去只恐魏延占了忽報楊儀差先鋒何平自槎山取路  
 而到魏延大怒引軍來迎何平出馬叱曰丞相亡身未寒改葬  
 敢造反揚鞭指軍士曰汝等眾軍皆是西川之人皆有父母妻  
 兄弟可念丞相大恩休助反賊各歸本家聽受賞賜眾軍聞言大  
 喊一聲走去大半魏延大怒與何平戰到數合何平敗走魏延趕  
 來眾軍亂箭射住魏延曰見眾軍奔潰拍馬趕殺十餘人只見馬  
 忠引軍不動延曰吾平生有眼不識好人舊跟吾征戰者皆棄我  
 而去惟公在矣吾要殺了楊儀先報此恨後取西川易如反掌也  
 吾與公同享富貴生死休離馬忠曰吾恨諸葛不能用人共歎背  
 亂以舒前恨但獨木不能成林今魏延公當為助力魏延問馬忠  
 曰我今軍少糧慳意欲投魏若何馬忠曰丞相既有武藝不白  
 面王霸之業何故屈膝於他人之下愚觀將軍文武兼備勇足

# 馬依應口斬魏延



有何疑馬魏延曰公言是也遂與馬依殺奔南鄭城下妻維請楊儀商議維曰魏延為  
 勇更無馬依助之難以退也儀曰丞相將終遺下一錦囊囑咐若  
 魏延背反臨陣開拆視之內有斬延之計今可拆開錦囊看內重  
 封題云與魏延對陣方可拆之切勿有誤維曰既丞相有成約長  
 史可掌以計某當引軍出城先列陣勢公便可來維披掛出城布  
 成陣勢大罵魏延反賊丞相有何驕汝延曰不干你事只叫楊儀  
 出來打話楊儀拆開看時却是如此即出陣前指魏延罵曰丞相  
 說你又反交吾防你尋時你敢口稱三聲誰敢斬我乃真大丈夫  
 也某當獻漢中與你魏延大笑曰匹夫聽着孔明在日我惧他三  
 分今已身亡天下誰敢當我休道三聲便叫三百聲無妨遂接聲  
 大呼誰敢斬我方纔叫一聲背後應曰我敢斬你手起刀落把魏  
 延斬于馬下當時武侯燒木柵寨離害司馬懿賞款殺魏延故令  
 為計誘之兵不期天降大雨其計不成後歸罪于楊儀故責馬依  
 令隨魏延親授密計口出之言即時下手魏延因以不防馬依遂  
 為同反到南鄭城下謝策相合楊儀已知暗離杖馬依在彼以計行之果應其口真神



# 定軍山御祭武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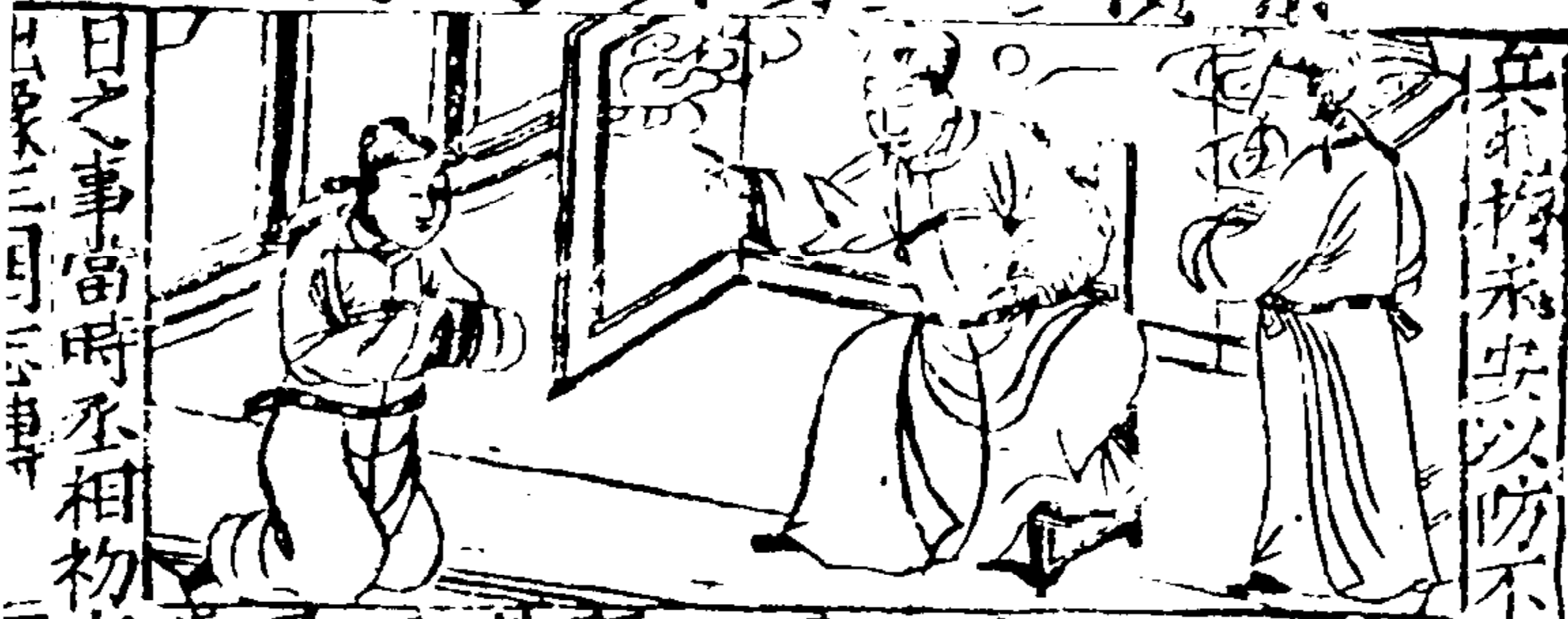
策也靜軒先生詩讀曰



諸葛先明識魏延 已知久後反西川 故令馬岱常監守 斬首當時計在先

當時參軍隨馬岱歸於楊儀，乃傳令將魏延三族盡皆誅滅，是謀反之罪。奏聞後主降詔，既正其罪，仍加全功，且棺槨葬之。宣一班出征官將赴成都，而君楊儀將武侯靈柩載往成都。後主率文武百官舉哀，李福廖化等迎入成都，哭拜哀聲振天，停柩于相府。其子諸葛瞻守喪，後主諭楊儀曰：「若非卿所行，則靈柩何能得回魏延，何能得滅？此乃卿之功劳，加為中軍司馬。」馬岱有忠義全功，須魏延官爵。後主覽武侯遺表，終日大哭。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漢中，定軍山以山為墳，並不用垣牆磚石之費，不用祭器等物。後主允奏。是年十月，後主送武侯靈柩至定軍山，御祭後主親祭。降詔，謚號武侯，立廟于沔陽及成都。四時享祭。今廟前柏樹是時所栽也。後主回成都，忽報吳全琮將數萬兵來巴丘寨口屯扎，不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背侵，界奈何？」麻琮奏曰：「臣保王平張翌將數萬

宗預入京為使



兵未安以防不測然後選一辨士入吳報其意後主然之問誰可行

魏折長安承露盤

中即將宗預奏曰臣雖不才願入吳為使帝然之即命宗預行預到東吳見孫權禮畢吳王作色問曰東吳西蜀以全一家何故添兵於白帝城以防備也宗預對曰臣為東屯巴丘之城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王曰蜀中出此真豪傑也乃與宗預曰朕增巴丘之兵實無他意今詣為新亡但恐魏乘虛而取之朕代汝守護也朕既許前盟安有侵奪之理就取金鐵箭一枝當殿折之為誓曰朕國若負前盟有侵奪之意成絕子孫宗預頓首拜謝吳王為諸葛身亡自行流涕公諸葛瑾一家大小掛孝使人入蜀致祭自此兩國和通日後並無征伐後主重賞宗預及從武侯遺言加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公同行丞相事吳懿為車騎大將軍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統領諸軍與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人楊儀見不與軍權口出怨言若知今日之事當時丞相初亡吾便引兵投魏不致如此有人奏知後主與蔣琬即欲楊儀勤

日之事當時丞相初亡吾便引兵投魏不致如此有人奏知後主與蔣琬即欲楊儀勤

# 魏王豎造昭陽殿



問下獄欲殺之蔣琬曰楊儀雖欲有罪多與丞相出力不可殺之可貶為庶民後主從之楊儀懷慚自刎而亡姜維屯田軍糧十三年之計魏主曹叅青龍三年吳蜀各不侵界天下太平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統天下軍馬按治諸邊魏主於許昌建造宮殿於洛陽起造昭陽殿築起總章殿又立宗華殿凌雲殿九龍池差博士馬均蓋造不俱財力但欲窮天下工匠又築起塔垣役民夫三十萬又使公卿大夫各言其苦司徒楊董尋上表諫曰伏自建安以來以軍野政明輝戶蓋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設若宮室狹小當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事况以此寺之物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又死臣有八子臣死之後陛下矣陛下不納臣言沐浴以待命魏主怒曰董尋不怕死即廢于庶民後再諫者又斬樓臺觀閣既成即召馬均問曰朕所造高塔臺閣意欲與神仙來往以求長生不死之藥均曰陛下曾聞漢武帝所造柏臺乎魏主曰未知其詳卿試言之均曰漢武帝嘗國有壽極父蓋為曾服天上精華之氣也於長安宮中造一塔名柏梁塔上置一

楊阜上表諫魏主



平賊金盤承露水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將美玉為屑和調而服之自然返老還童

百病陛下欲長生可效漢武帝所為魏主大喜便差馬均帶八夫  
往長安取金盤銅仙人至于殿前均領旨到長安起人夫數萬連  
繩引索牽之正欲下手忽見銅人流淚歎曰皆驚駭洛邊起陣怪風  
飛砂走石其盤柱接處如天崩地裂聲聞數十里壓死人夫千餘  
馬均就塔下焚之獨取金盤銅仙人面君奏魏主言銅柱計重萬  
斤不能取之魏主命鑿碎挑至洛陽鑄銅人兩個號為翁仲列坐  
于司馬門內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又起土山於芳林園中栽植  
奇花異果皆養靈禽異獸宮庭彩女數十充作宮庭之用少府楊  
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民安其為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殷周而堂崇三尺是以文廷自傑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  
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  
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而以桀紂楚靈秦始皇為戒今乃  
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豈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

# 太子跪路諫父王



存亡一體得失向之臣誰為怯敢亡斯兼言不切至不足感悟  
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罪謹表

魏主覽畢批碎表文令武士推出殿門魏主排駕去上林苑忽見  
太子舍人張茂披頭撒髮身掛紙錢跪于當道手擎表章上奏魏  
主魏主下馬坐于殿門外觀其表曰

臣聞人君之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則天下不可得而  
治也昔者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服藥延壽極其娛樂大興土  
木宮殿繁華幾乎為秦始皇之失天下賴是時漢澤未涸天命尚  
存故以此不失也今朝中文有諛佞之臣為陛下言漢信神仙  
方士之術與宮殿土木之後以感動陛下之心陛下不覺為其  
所惑乃亦如汝為之臣切為陛下所憂也自漢末衰亂以來四  
十五載之間馬不捨鞍兵不釋甲一日所費不徒千金將舉天  
下之賦以供軍後猶有不給此傷財者一也每一交戰尸可數  
野血可為溪號泣之聲至今未已此傷民者二也財竭民死猶  
有吳蜀之強寇賊未除陛下當夙夜兢兢思所以除之

魏主到花園遊玩



洞之傷心所以安天下何則志意不出如以乃以奢靡是  
 士木大興內荒於色外荒於禽獸收娛樂之事無不備且臣切  
 為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納臣微言欣然下詔恤赤子之飢寒  
 問下民之病苦實其倉廩輕其賦稅使萬民詠歌百姓仰戴百  
 官安其職四方樂其泰如是則吳賊面縛蜀人輿觀不待誅戮  
 而自伏降太平之期可計日而待也今群臣懼禍及已皆緘口  
 結舌臣願捐軀以死而報陛下謹以短表上諫願陛下裁察現  
 此諫章寧以臣之言逆耳卒不聽之而欲亡其國乎

魏主覽畢怒曰張茂是一中書敢進狂言詆朕推出斬之茂大罵  
 曰無道昏君不聽台言且夕又為人所虜矣魏主誅張茂令直油  
 與于殿前丹漆者意之以此並無入諫魏主青龍五年改為景初  
 元年魏主皇后毛氏後因寵愛郭氏夫人毛氏廢棄二十五日在  
 郭夫人宮中魏主同郭夫人到花萼樓飲酒歌樂郭夫人曰今日  
 何不請毛太后同樂魏主曰他若在朕側消滴不能咽也因以此  
 左右不許毛氏至原來毛后在翠花樓風吹樂声响曉問宮娥告知來由次日在

天數中上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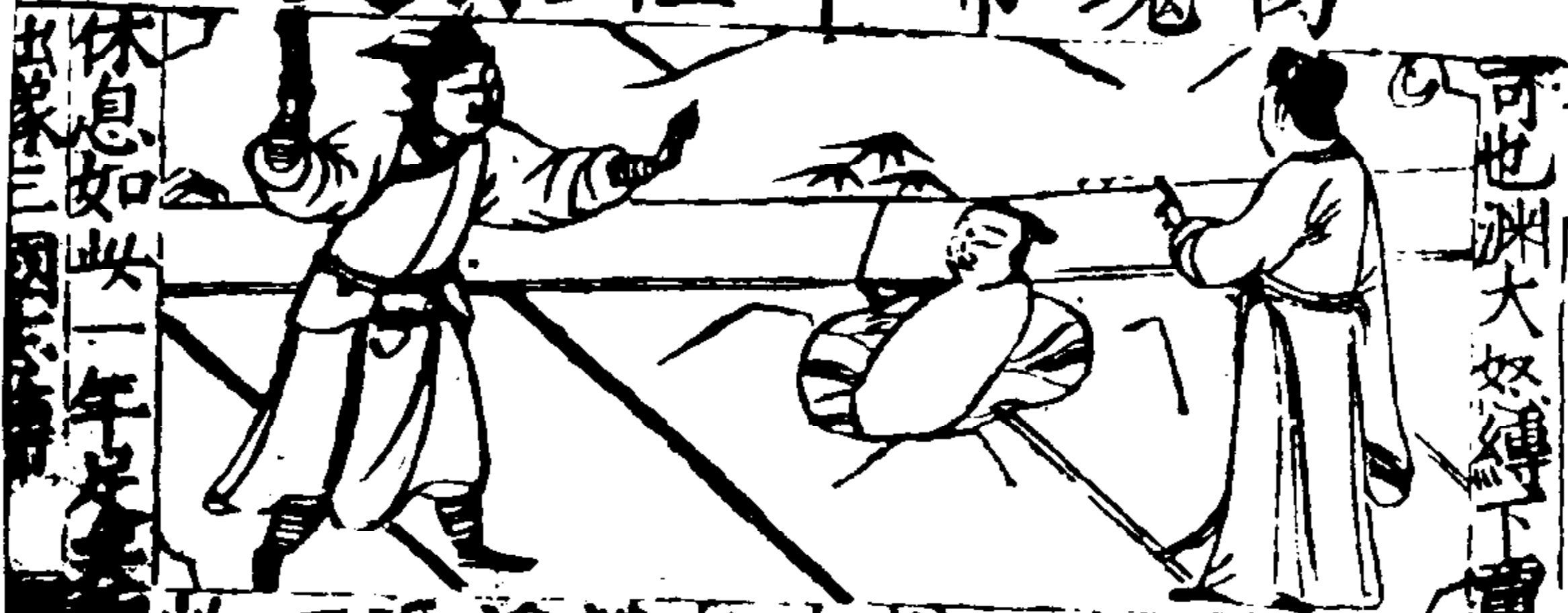


正宮門內... 陛下昨日遊花園其樂不淺魏主大怒將毛后用白練絞死又  
喚昨日後園伏事宮娥盡皆殺之郭夫人問其故魏主曰朕在左  
右休泄此事情今毛后知之朕故殺之遂立郭夫人為皇后景初  
二年正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表報遼東公孫淵自號燕王次元紹  
漢元年反背朝廷兵侵邊界魏主問誰可出師

司馬懿大破公孫淵

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詔袁尚  
到遼東公孫康斬一表首級獻曹操封康為平襄侯後康死袁尚  
公孫晃次子公孫淵皆幼公孫康將位傳與弟公孫恭魏文帝封  
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後至太和二年公孫淵長大文武兼備  
剛好殺奪叔恭位而自立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  
權差張深許安為使賞金帛珠玉封公孫淵為燕王淵恨中國乃  
斬張許二人送首到魏主乃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後淵欲反  
與文武商議將軍賈詡諫曰魏主以重爵封主公鎮守邊隅不徵  
糧食若反背深為未便况司馬仲達善能用兵未易敵也不如守已安職長享富貴

肉塊市中往來



可也洲大怒縛下賈範參軍俞直諫曰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和之今國中數有

怪大披衣戴巾上屋能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人家炊飯有一小兒蒸苑於甑中二不祥也襄平比市中忽然地開一穴湧出一塊肉周圍數尺有鼻有口却無手足於市中往來刀箭不能傷有人占卜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國家滅亡故見其形此三不祥也有此三不祥之兆主公何不趨吉避凶而欲造反以喪其身也公孫洲大怒將賈範俞直斬于市曹乃令大將畢衍楊祚為先鋒盡起遼東諸路軍馬五十萬沿路放火劫掠魏主宣司馬懿至洛陽與兵司馬懿在長安星夜赴洛陽而君魏主曰公孫洲謀反不可不誅懿奏曰臣部下馬步軍四萬足可破洲矣魏主曰卿料公孫洲將何以禦之懿曰棄城壕而走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次也守襄平而不動必被臣擒矣魏主曰卿料公孫洲三也用何策破之懿曰臣料公孫洲乃惡濁匹夫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魏主曰卿必去往回有幾月司馬懿曰四千之外至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

休息如此一年在襄平魏主曰倘吳地有兵侵境若何懿曰臣以定奪守禦之策備矣魏



# 夏侯霸怒斬卑衍



王大喜即令司馬懿引兵征遼前部先鋒胡遵先到公孫淵使先鋒卑衍楊祚引八萬  
屯遼東之地圍斷二十餘里周圍鹿角密護胡遵來稟司馬懿  
曰且不可戰此款老吾兵也吾若攻之正中其計且遼東賊眾大  
半在此其巢穴又然空虛我若棄此處奔襄城賊又往救就於中  
路破之必獲全勝矣眾將勒兵從小路望襄平轉山南而去卑衍  
與楊祚在帳中議曰若魏兵攻打不可輕出弓箭砲石不可亂發  
魏兵數千里而來必難久住待其糧盡退去用兵擊之一鼓可擒  
也忽報魏兵轉過南山而去卑衍大驚曰魏人知吾襄平無軍今  
必去攻吾營也若襄平有失此處亦無用矣可盡起遼兵隨後擊  
之司馬懿留下十數人扮作鄉民暗窺動靜見遼兵欲起飛報司  
馬懿曰彼知吾取襄平拔寨來擊已中吾計也命夏侯霸夏侯  
威引軍埋伏於濟水高谷待遼兵過來同時舉發且計楊祚軍將  
看趕上忽聲砲响霸威二將從後殺來司馬回兵兩下夾攻遼兵  
大敗殺死無數降者極多卑衍楊祚死戰走脫前至首山正逢公  
孫淵到合兵一處來與魏兵交鋒卑衍出馬被夏侯霸斬之遼兵大潰公孫淵走

司馬懿怒斬仇虜



平城閉門守護魏兵四面圍攻時值秋天降下大雨月餘河水暴漲連船隻從遼河口直到城下魏營外平地水深三尺軍人驚惶在軍都督裴景入中軍寨曰雨水連綿營內泥坑不能停住望移屯于前兩山上司馬懿怒曰吾擒賊在延安可亂移安牛耳言斬之右軍血戰連又來稟說軍皆怯水意欲移營懿怒曰賊敢亂言或我軍心推出斬之懿令首級懸于軍門于是三軍鎮靜懿傳令交城北軍馬暫退放城中遼兵樵採柴薪牧放馬疋魏軍司馬陳珪曰昔日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晝夜不息故八日皆至城下擒孟達斬之今數千里而來按兵不行攻打一任霖雨滿營又放城中人採薪牧馬愚切疑之請太尉教諭司馬懿笑曰汝雖司馬不知用兵之道也昔孟達兵少糧多城內可支一年不容不速攻也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因以不攻以待自走也走而擒之無有不勝吾不掠牛馬不絕樵採者是容賊走路也夫用兵詭道也吳兩數日必晴則併力攻之賊可擒矣諸將拜曰吳神武之善也魏主在洛陽宮中聞其事未奏曰秋兩一月不止軍馬勞困可宣太尉罷兵魏主曰司馬懿

# 公孫淵看檄文



當危則變又自長策提公孫淵可計日而回何又憂也是夜司馬懿出帳仰觀乾象  
 一星大如斗流火長教大墜下襄平城東南眾將皆驚懿曰五  
 帝之書可斬公孫淵矣次日築上城掘地道立炮鏡城云梯  
 人皆相食為救  
 二人何求上庭曰望太尉推退軍三十里容君臣自縛來降懿怒  
 曰汝敢以虛謬之言欺吾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者  
 以書檄令回見公孫淵、看檄曰  
 魏征東將軍大都督太尉司馬公檄下公孫淵切謂禁刑列國  
 鄭伯猶肉袒牽牛迎之孤乃天子上公而王建等欲使退兵甚  
 是無禮二人若老傳言自失已皆斬首若事未已可便還少年  
 聰明者前來告覆稍有遲延悉皆誅戮故檄  
 公孫淵看畢大驚與文武商議侍中衛演曰臣領往司馬懿寨中  
 說越日送太平同如容關納甚好淵從之演到魏寨告曰望太尉  
 世子公孫脩來為質當君臣面縛來降懿曰大要有伍能

賢息雷震怒冠日送  
 世子公孫脩來為質當君臣面縛來降懿曰大要有伍能

司馬懿斬公孫淵



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汝等下背面縛就當死也不須送下為難當可

洗頭待劔叱令衛演回報公孫淵曰大將乃與子公孫脩是夜二更帶數百騎開城向東南而走淵見無兵心中暗喜行不數里山頂上一声炮响前軍擺開當中司馬懿父子軍司馬招大馬反賊休走公孫淵急欲回馬後而勿遵兵到左邊夏侯霸右邊夏侯威又兼張虎樂琳軍馬皆到四面圍住公孫淵父子下馬受縛司馬懿顧諸將曰吾前日見流星墜於此處五日之後當斬淵于此地今夜果應其言令父子對面受刑而死驅兵來取襄平比及到襄平城下魏兵一湧而入誅殺公孫淵宗黨官僚七百餘人出榜安民有人言昔日司馬懿諫公孫淵被誅懿封其墓榮其子孫令各官把守地方賞勞三軍班師回朝

司馬懿謀殺曹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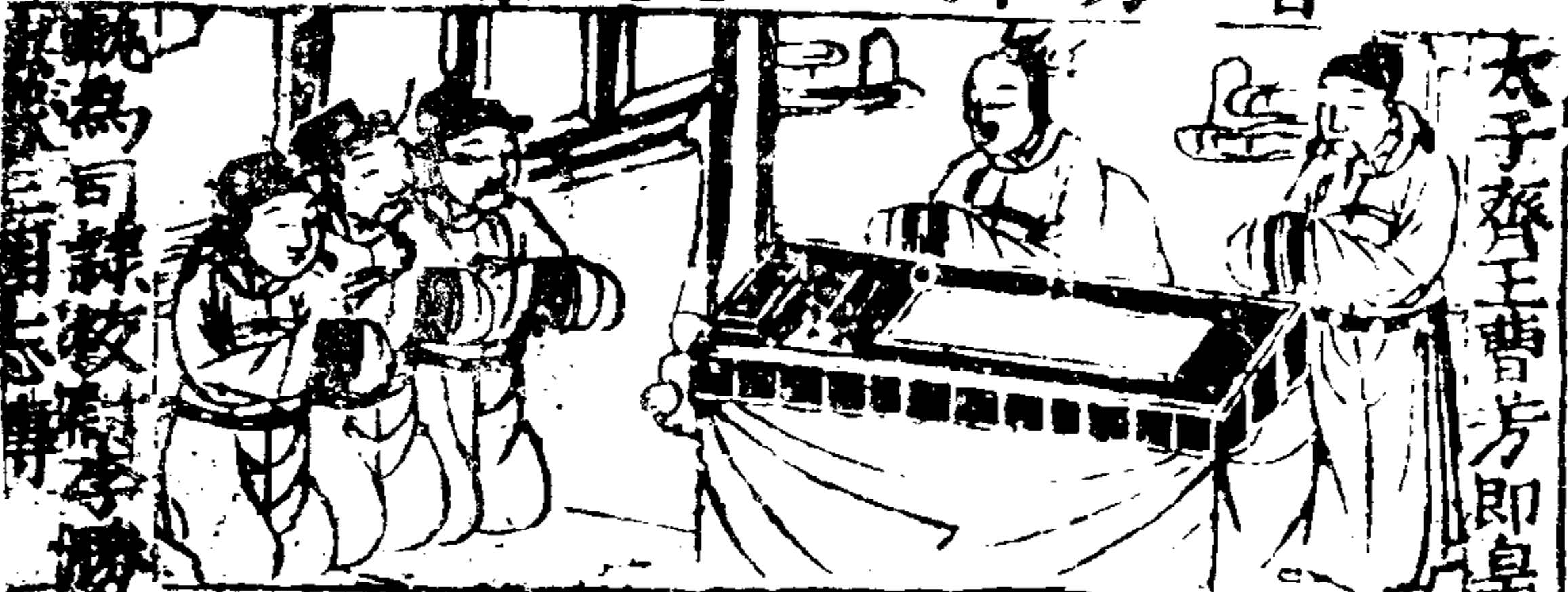
魏主夜見毛皇后強魂數卜來宮中索命因病得病宣劉放孫資為秘書即掌樞密事又選魏武孫燕王曹宇為大軍欲令輔太子曹芳攝政曹宇乃恭儉溫和之人因以才薄不能任此職魏主問劉放孫資二人

魏主夜見毛皇后



故曰燕王自知無能不敢當此職魏主曰朕族中誰可任此職二人久得曹真意乃薦  
 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以輔政魏主從之放曰可先免燕王官  
 然後可行魏主曰卿可代傳聖旨放曰必得陛下手詔魏主曰朕  
 不能書馬矣劉放近邊床執魏主手馬詔曰免燕王官限日出  
 無宣召不許入朝燕王拜涕泣而去遂立曹爽為大將軍魏主  
 允令使持節召司馬懿還朝景初三年正月司馬懿到洛陽宮  
 見魏主魏主曰朕又死以待卿回今得相見朕無恨矣懿曰臣在  
 途中聞陛下龍體不安恨不能插翅飛至闕宮視陛下魏主亦王  
 曹芳并皇后郭氏大將軍曹爽及劉放孫資共至御榻之前魏主  
 曰朕聞昔日劉先主在白帝城托孤與諸葛亮盡忠死而後已  
 朕太子曹芳年幼不堪掌社稷之重任幸有太尉司馬公并眾  
 曹爽可效伊尹周公可輔吾兒宗廟社稷之事也言訖喚太子近  
 前指司馬懿是與父同也魏主並懿曰卿視之勿悞也懿泣  
 首泣涕衆皆感傷魏主以手指太子口不能言泣更前手  
 時景初三年正月下旬年三十六在位十四年太尉司馬懿大將軍曹爽二人既而亦

曹芳即立皇帝位



太子齊王曹芳即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曹叔乞養之子秘養在宮並無人知  
 曹芳既立謚魏主為明帝并郭氏為皇太后英明帝于高平陵曹  
 芳曹爽常導司馬懿為父一應事務先稟司馬懿然後行之曹爽  
 字伯昭自幼出入宮庭明帝見爽謹慎甚喜故托孤與爽以骨肉  
 之親也爽有門下五人明帝在日見是浮華之士故不用爽物秉  
 政五客俱來輔佐那五人是南陽何晏字平叔南陽劉放字立茂  
 南陽李勝字孫茂沛陽丁謚字彥靖東平畢軌字昭光又有大司  
 農桓範字元則并皆諂諛曹爽心欲大貴何晏與爽曰國家大  
 權不可與外人持之久必成禍也爽曰司馬懿與父同領大兵安  
 可廢之何晏曰昔司馬懿常妬尊君因此而亡明公何不察之曹  
 爽聽眾人之言乃奏天子曰司馬公德重功高不可與權可立為  
 太傅曹芳八歲小兒主權不定俱屬曹爽之意於是立司馬懿為  
 太傅奪其兵權爽為中領將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芳為  
 散騎常侍三人各領兵馬出入宮庭用何晏劉放丁謚為尚書畢  
 軌為中書劉放丁謚為尚書畢軌為中書劉放丁謚為尚書畢軌為中書

### 何晏問管輅負夢



其意托病不出三子病遂重晏行... 各處進獻奇珍寶物... 張當欲請事美秘選先帝侍妻八人送入府中又選能哥舞良家子弟并美女五十人入府... 中起重樓臺閣造金玉器用匠人... 平晝夜工作不自終日宴樂無休一日何晏與鄧颺談論周易... 曰見有平原管輅深明易相今在此間何不召而問之使人召... 輅至坐定晏問曰先生能明易卦必知吉凶我連夜夢青龍數十條落在鼻上我想青龍非凡下之物擬我人品得佐三公否輅答曰元凱輔舜帝周公相成王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二公侯位尊勢重不懷德于民畏威者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願公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蛇可驅也鄧颺怒曰此皆小兒之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遂拂袖而出何鄧大笑曰此乃狂士何足怪哉輅回途中遇其舅曹之曰何鄧二人威權在手天下誰不懼之汝何出狂言也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至肉倚立欹斜乃鬼魅之相何晏面不守氣血不華也精爽短浮容若此乃

其意托病不出三子病遂重晏行... 各處進獻奇珍寶物... 張當欲請事美秘選先帝侍妻八人送入府中又選能哥舞良家子弟并美女五十人入府... 中起重樓臺閣造金玉器用匠人... 平晝夜工作不自終日宴樂無休一日何晏與鄧颺談論周易... 曰見有平原管輅深明易相今在此間何不召而問之使人召... 輅至坐定晏問曰先生能明易卦必知吉凶我連夜夢青龍數十條落在鼻上我想青龍非凡下之物擬我人品得佐三公否輅答曰元凱輔舜帝周公相成王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二公侯位尊勢重不懷德于民畏威者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願公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蛇可驅也鄧颺怒曰此皆小兒之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遂拂袖而出何鄧大笑曰此乃狂士何足怪哉輅回途中遇其舅曹之曰何鄧二人威權在手天下誰不懼之汝何出狂言也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至肉倚立欹斜乃鬼魅之相何晏面不守氣血不華也精爽短浮容若此乃

李勝探司馬懿疾



鬼幽之相也一人早晚尸首碎分累及三族何足惧之甘其勇大馬管輅而去曹爽何勤

等常出田獵其弟曹真諫曰今兄事國家大責重威加天下不好賢尊德刑清政典百與五客宴遊為樂非久長之計也爽叱罵之義大哭而退靜軒詩嘆曰

極歎窮奢總是虛 忠言逆耳不知機 利來災近猶行樂 直待朝湯血染衣

何晏曰今司馬懿托病不出主公何不三思曹爽笑曰量以老有何用也魏主曹芳改年號為加平元年曹爽專權日久並不以司馬懿為念是年除李勝領荆州刺史曹爽久不見司馬懿不知何如故令李勝辭大傳探其消息李勝到府前門吏報知懿與二子曰此是曹爽令人來探消息急去冠亂髮上床擁被而坐使二婢左右扶之請李勝入到床勝拜曰久不見太傅誰想如此今某出刺荆州特來拜辭懿曰荆州近湖好為之俗勝曰天子命某刺荆州非并州也乃索紙筆寫荆州示之懿曰年老目昏不見今若得荆州好建功勳言罷以手指口言渴侍進粥以口而飲之粥碗滿胸勝笑曰衆皆以



### 司馬入宮奏太后



太后惜時慮深遂欲殺之乃作便殿之角曰李老賊馬死在旦夕二子涕泣望乞收葬教之傳語大將軍看顧二子言訖倒于床上古術靈喘不止李勝回見曹爽備言司馬懿之事爽曰此老夫不久何足恨哉司馬懿見李勝去了對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當與我不准備秋也只待他離城便可過之

#### 司馬懿父子秉政

魏加平元年正月望日曹爽請魏主駕謁高陵軍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何晏鄧錫丁謚畢執李勝等一班並隨魏主于高陵就行田獵桓範扣馬諫曰將軍怒馬機領禁兵兄弟不可同出倘有人閉上城如何處治爽以鞭指曰誰敢如此遂行當日司馬懿知爽等出城遂點起家童數十令二子入省議事不報曹爽知傳太后令把城門閉上隨喚司徒高柔假以前缺行大將軍曹爽入爽內營又喚太僕王觀領軍撥曹營遂召孫資曰所用官屬入后宫奏太后言曹爽專權亂政當以廢之郭太后驚曰天子在外曹如之何司馬懿曰臣有表章奏與天子太后恐懼口得從之懿出命大尉將濟尚書

睿與辛敞商諫



司馬季

同上黃門嘗表出城直至天子御前司馬懿勸其來御武庫有人報

曹爽妻劉氏急出前所曰王公在外太傅起兵何意把門將請  
曰夫人忽憂其引弩乎歎曰人上門漢射司馬懿不能入孫盛止  
之不可射之天下之事未可知潘舉不敢射懿得次子司馬懿犯  
住武庫提兵出屯於洛水紀定浮橋爽營中司馬懿見城中爭  
亂暗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敞曰將軍主見若何芝曰可引本節新  
關而出去見天子辛敞留之火坐入見其姐憲英敞曰天子在外  
太尉閉城必然欲奪天下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乃誅曹爽耳  
敞曰此事勝負未知其姐曰曹爽非司馬公對手必敗矣敞曰今  
汝不可久停敞乃聽姐之言與憲英引數百騎奪門而出人報知  
司馬懿恐桓範走使人召之範與子尚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  
可南去範曰然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故吏  
司蕃也範乃袖出詔曰太后有詔可速開門司蕃曰請看之範叱  
曰你是我故吏何敢如此司蕃開門放之範臨行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

# 魏主看曹爽表文



吾乃假詔也。範加鞭縱馬而去。司蕃追趕不上。而回人報知。司馬懿曰：「知囊泄矣。」乃召許允。陳泰囑付曰：「汝可往見曹爽。言太傅別無他意。只是削你父子兵權而已。許允陳泰去了。又喚殿中校尉尹大目與曹爽極厚。將濟作書。令尹大目賞見曹爽。說司馬公與蔣濟以洛水為誓。絕無他意。眾皆領命去了。曹爽正射獵間。忽報城中有變。太傅有表。曹爽大驚。幾乎墜馬。乃觀表文曰：

臣昔從遼東承先帝召陛下。及臣伏御床。把臣臂言以後事。為念黃門令董基等侍疾。皆所共聞也。今大將軍爽背奔。在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擡。禁軍群臣。要取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悉欲置新人。以植其党。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營為都監。其交閉者。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洵無人。心不懼。且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以此非先帝召陛下。及臣之。本意。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主高。意素祚。以漢祚以綿。此乃陛下之大監。臣受命之時。也。太傅曰：「此。」

# 桓範勸爽往許昌



事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與軍宿衛表求寧宮皇太后  
 令臣如奏施行臣輒勅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歸統  
 第敢有逗留以稽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  
 水浮橋伺察非常謹表上聞伏于聖所

魏幼主曹芳看畢乃與曹爽曰太傅之言是也卿如何裁處爽舉  
 手無措曹義曰劣弟曾諫兄執迷不所致有今日之禍司馬懿詭詐  
 無比諸葛尚不能制之何況我等兄弟乎不如同縛見之求免一  
 死正欲問魯芝辛敞到說城內把持鐵桶司馬懿自在浮橋調兵  
 正說間桓範又到與爽曰大事變已主公何不請天子車駕幸許  
 都調外兵問罪于司馬懿天下誰敢不從也爽曰吾家眷在城中  
 豈可移他處去桓範曰主公自幼讀書豈不知世事今門戶而此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尚容望活今主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  
 下誰敢不應爽不能決只是哭泣範曰主公別營近在關南洛陽  
 與農治在城外若等召極是容易今去許昌不過半宿許昌庫藏  
 倉粟足可支給今主上所憂谷食而已大司農印某帶在毋不須疑也可急行之遲則

懿封鎖曹爽府門



懿兄弟歸府之後懿以大鎖

休矣妻曰汝休難過我恐之忽侍中許允問陳泰至言司馬公只為將軍權重而  
 測之別無他意將軍但免官而已又有尹大目至曹將書之言太  
 傅指洛水為誓並無傷害之心不如早自歸罪則可轉禍為福矣  
 遂從之桓範又入頓首告曰事急矣休所外言以就死地是夜兄  
 弟皆猶豫不定曹爽尋思黃昏至天明不決範催曰主公何為不  
 決爽拔劍曰吾便不掌大任料亦不失作富家翁何催我決疑之  
 急也桓範听了出外哭曰曹子丹將才也生汝兄弟真豚犬耳何  
 當今日坐汝滅族也痛哭不止許允陳泰令曹爽先納印綬與之  
 主簿王宗扯其綬帶而哭曰主公扶主握權捨此則皆出東市就  
 斬矣爽叱曰司馬公必不負我即令許允陳泰先納印綬隨後散  
 了軍馬只與手下官僚十數騎皆到橋司馬懿傳令爽兄弟並皆  
 弘回其餘監下听候勅旨曹爽等入城時軍士已無一人桓範至  
 浮橋司馬懿以鞭指曰桓大夫何故如此桓範低首不對懿曰天  
 子有詔交復舊取範惶恐而回於是司馬懿請車駕還宮已訖轉  
 門差居民八百餘人於府四角起造四座高樓以望之

司馬懿問反臣



爽心中愁悶被彈弓丟後園打雀忽听泝樓上人叫曰後大將軍東面行巡其弟曰

倉中無米可作書與人傳求之書云

賊子爽惶恐慚怖無狀招備合受管城幸蒙太傅容恕不加以

刑自歸家後日食缺乏嘗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懿得書使人送粮答書云

初不知乏粮甚懷跋踏今致米一百斛并肉盐豉大豆望乞笑

留是幸

爽得米肉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原來懿已將張嘗捉

下獄問罪張嘗所指何晏等同謀篡位將何晏劉放李勝丁謚

斬皆勘問招認謀反之罪長枷下獄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

稱太傅謀逆懿曰証人返情抵罪返坐亦送桓範下獄三族盡皆

拘收然後拿名爽曹爽曹訓等一千人犯皆處斬于市曹夷其三

族有詩嘆曰

曹爽渾如井底蛙 痴心恣意享榮華 不知身死鋼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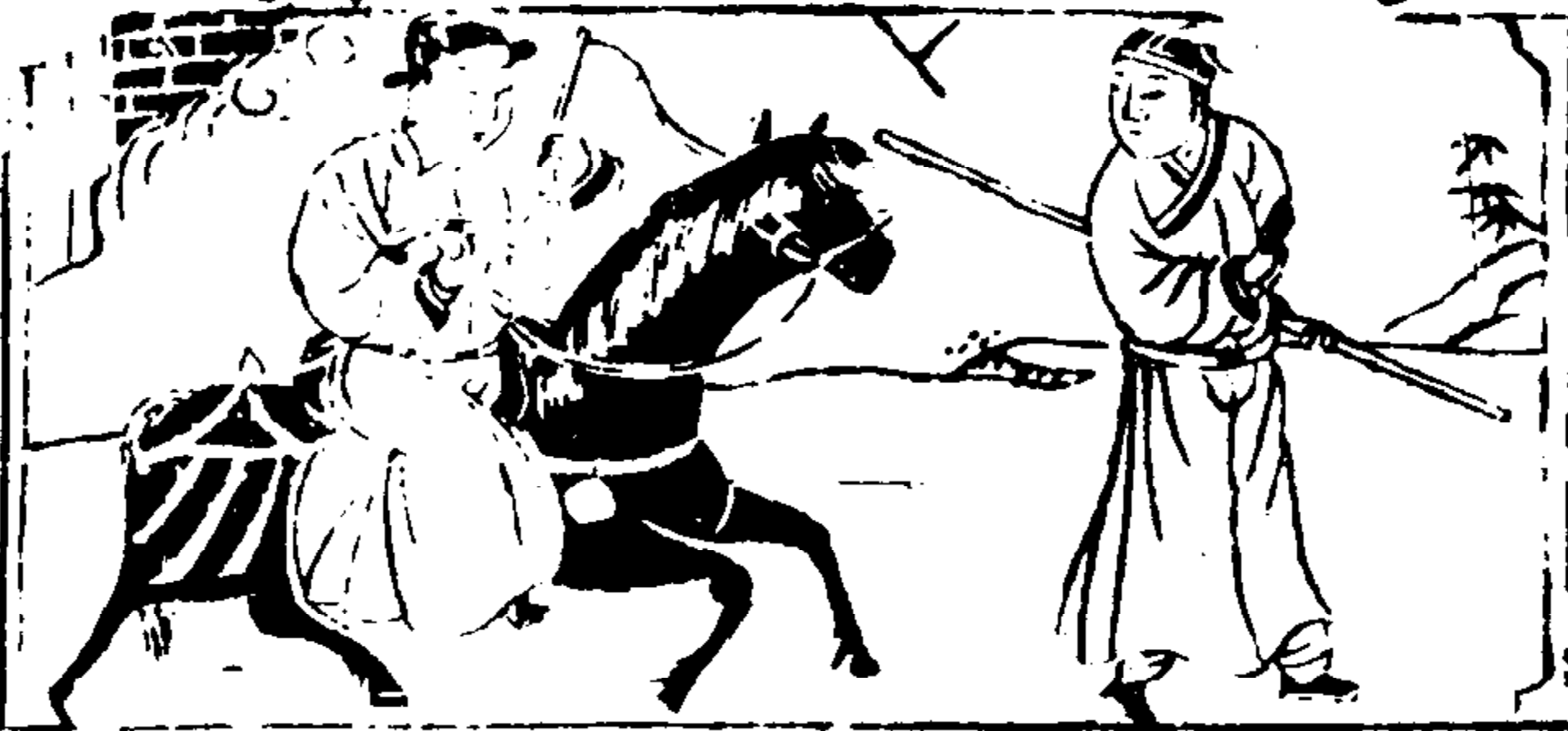
猶自貪富作富家

世宗三國志傳

卷之八

二二二

# 夏侯玄召歸洛陽



又言辛魯二人斬關而出王宗奪印不與皆可斬之司馬懿曰彼各為主以是忠臣也

各還原朕辛故嘆曰吾素問險阻失其大素後中官有詩讚辛靈  
英曰

為臣事主嘗全素 赴難扶危合盡忠 辛氏憲英魯外弟

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誅滅曹爽等出榜曉諭門下之人盡皆放免有官爵者依

例陞用何鄧二人死于非命果應神卜管輅之言有詩曰

傳得仙人真妙訣 平原管輅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鄧

未喪先知是死人

魏主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芳令父子三人同領國家大事兵

權皆歸二子懿父子既秉朝政曹氏夏侯氏二宗黨終是不安心

各懷疑懿召征西將軍夏侯玄歸洛陽玄乃曹爽外弟夏侯霸之

姪也

姜維大戰牛頭山一犯中原

侯霸守雍州隘口聽得司馬懿召夏侯玄心中大懼遂引本部三千兵逃反雍州

姜維論鄧艾鍾會



見而奇之以二人皆漢進可畏之人將軍宜記之姜維笑曰量其孺子何足掛心

守節維德河朔及魏兵來與霸交戰郭淮罵曰汝是大魏宗族朝廷不曾負你為何反背為賊耶霸曰吾宗族為國多負勤勞司馬懿何許匹夫將曹爽夷三族父子掌權朝綱必有反意吾今仗義討賊與曹爽報仇汝可來助我淮大怒與霸大戰數合郭淮敗走夏侯霸趕來忽然陳泰引軍殺到兩下夾攻夏侯霸大敗折兵大半尋思進退無門遂引敗兵先降蜀將荀安同降西蜀人報知姜維未信使人訪實方與入關霸見姜維哭訴前情維設宴管待維問曰司馬懿掌權重權父子把柄朝綱又有征戰之意乎霸答曰司馬父子方始營立家門豈復有外意也但朝廷新出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待官領軍馬乃吳蜀之憂也姜維問是何人霸曰一人見為秘書郎姓鍾名會字士秀乃潁川人太傅鍾繇之子將濟一見稱為非常人司馬懿與談論常言有王佐之才又一人為尚書郎乃義陽棘州人姓鄧名艾字士載年幼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即視何處可以屯軍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惟司馬懿



# 姜維差使入羌胡



行是年八月先差川將李歆荀安各引兵一萬五千進于曲山之前連築二城

曰愚忠言也將軍不可輕視姜維引夏侯霸赴成都見後主姜維曰今司馬懿謀殺曹  
 爽父子專權曹芳懦弱國勢漸危臣在漢中十餘年備其糧草器  
 械足以行兵今又得夏侯霸來投願作鄉道官臣請效諸葛丞相  
 之志統領王師克復中原臣萬死無恨尚書費禕曰近者蔣琬重  
 兄相繼而亡蜀中缺官將軍且宜藏隱守舊維曰不然人生一世  
 如白駒過隙似此迂延日月何時恢復中原也禕曰孫子云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吾等皆不如丞相遠見  
 丞相猶不能恢復中原何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安民以守社稷  
 勿妄動兵倘不如意悔之晚矣維曰某世居隴西深知羌胡之心  
 及西方風俗今往外結羌胡內招庶民雖我不能克復中原隴西  
 之地可斷而有也後主曰既將軍要伐魏又盡其心姜維領聖言  
 與夏侯霸至漢中起兵先遣使至羌胡通問攻後出西平進雍州  
 先築一城于曲山之下差二將守之為犄角之勢我等盡撥糧草  
 于前山口依舊次第進兵霸曰山嶺崎嶇進則亦難退則不易可

蜀兵取雪為水飲



應雍州可得也維漢

荀安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人報入雍州郭淮表奏魏主即回陳泰起雍涼兵五萬

來曲山與荀安李歆交戰荀安李歆大敗退入城中陳泰調兵圍城又引兵斷絕運糧要道李荀二將在城缺糧郭淮來觀地形與陳泰曰山勢頗高城中又無水須得城外澗泉飲之若斷其上流軍皆渴死矣泰曰然令軍掘土填斷上流之水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軍出城死戰又敗入城軍皆枯渴忽然天降大雪城中取雪飲之荀安曰姜都督軍馬至今不到何也李歆曰吾捨身殺出去見都督求救荀安許之李歆殺出魏兵四面圍合歆乃死戰得脫餘皆降魏李歆身帶重傷從西谷平山小路行了兩日迎着都督人馬細說根由緝曰吾非救遲為因聚集羌胡之兵因此候了逆送李歆回川養金鎗之患維問夏侯霸曰羌胡兵未至賊寇圍曲山甚急公有何高見霸曰若弄羌兵齊至二城陷矣吾料魏兵在曲山必以重兵斷根雍州又虛可奔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魏人救雍州曲山自解其危以圍魏救韓之策也魏兵兩頭不能接

# 姜維領兵戰陳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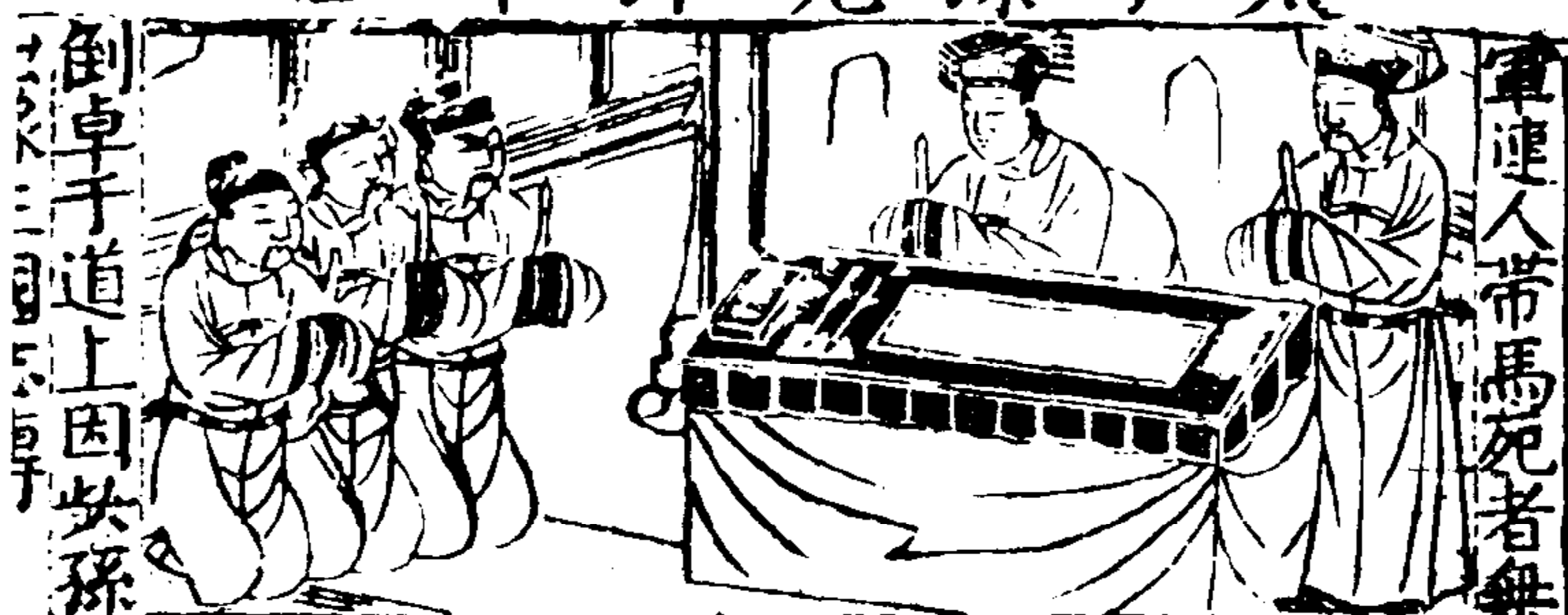
陸救兵不至乃聚羌胡之衆而取雍州也今李歆告急於姜維又料吾等重兵在南山

又定出牛頭山抄州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往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一軍逐出牛頭山擊之蜀兵聽知斷絕糧道自然走矣郭淮依計而行姜維忽聞前軍納喊魏兵絕斷去路姜維急到前看只見陳泰喝曰汝欲擊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姜維忿怒與陳泰交戰泰敗走蜀兵掩殺魏兵退占牛頭山姜維亦在牛頭山下寨夏侯霸曰以山不可久停魏兵連日在此又戰又有別謀正論間忽報郭淮引軍襲洮水斷絕糧道姜維大驚先交夏侯霸先退自為斷後陳泰已知分兵兩路趕來姜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陳泰勒兵上山發箭而雨姜維急退渭水與魏兵大戰折兵大半飛奔陽平關來

## 戰徐塘吳魏交兵

表奏魏上司馬懿遣長子司馬師帶兵五萬來助郭淮已知蜀兵敗就半路攔住姜維後路維戰敗司馬師直趕到陽平關原先諸葛曾傳受弩法與姜維先依法置下伏于關前當日司馬師趕到兩下伏弩齊發魏

太子孫亮即位



軍連人帶馬死者無數師引敗兵回到曲山荀安受困出城投降蜀兵亦折數萬姜維

回漢中托病不出加平二年八月司馬懿回洛陽染病甚重喚二  
子于床榻之前囑付曰吾歷年官太傅人臣之位極貴夫人皆以  
吾有異心吾並無此意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吾主勿主他意負  
我清名若有違者大不孝也言訖而死史官讚曰

開言崇聖典 用武若通神 三國英雄士 四朝經濟臣

屯兵驅虎豹 養子得麒麟 諸葛常談羨 能回天地春

司馬懿亡後魏主封司馬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大事司馬昭為  
驃騎將軍却說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  
年身亡即蜀延熙四年乃立瑯琊王夫人所生次子孫和為太子  
因與金公主不和被公主諛之吳夫人廢之孫和憂死乃立潘夫  
人所生子孫亮為太子以時丞相陸遜已亡朝廷內外重權盡歸  
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騰湧平地水深  
八尺吳王先祖上所種松柏盡皆拔起從空中飛來建城南門外  
倒卓于道上因吳孫權受驚得病至次年四月病危乃封諸葛恪為太傅呂岱為大司

# 司馬師攻東興



馬同聽詔托孤囑以後事權死時年七十一歲即位二十四年後人詩讚曰

紫氣碧眼虎英雄 能使臣僚皆盡忠 二十四年興大

龍蟠虎踞在江東

大傳諸葛恪秉政冊太子孫亮於基太叔改太元二年為瑾興元年謚號孫權幼大皇帝葬于蔣山有人報入中國司馬師知孫權已亡遂議與兵伐吳尚書傅嘏諫曰吳有長江險阻兵多將廣難以為敵先君累次征伐皆不如意不若各守邊界惜軍愛民此為上計司馬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豈得長為鼎足乎吾意有伐吳之心多時今幸孫權新亡幼主守國正好伐之遂命征南將軍王和引兵十萬攻南郡征東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將軍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邊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統引三路軍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到邊界自統中軍攻打東興昭曰最緊要者東興也東吳近築大堤左右置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今吾自取中路汝左右兩軍且休出戰待吾勝兵一齊進發王和毋丘儉得令去了又喚胡遵諸葛誕為前部先鋒領二萬精兵去搭浮橋取東興奪得左右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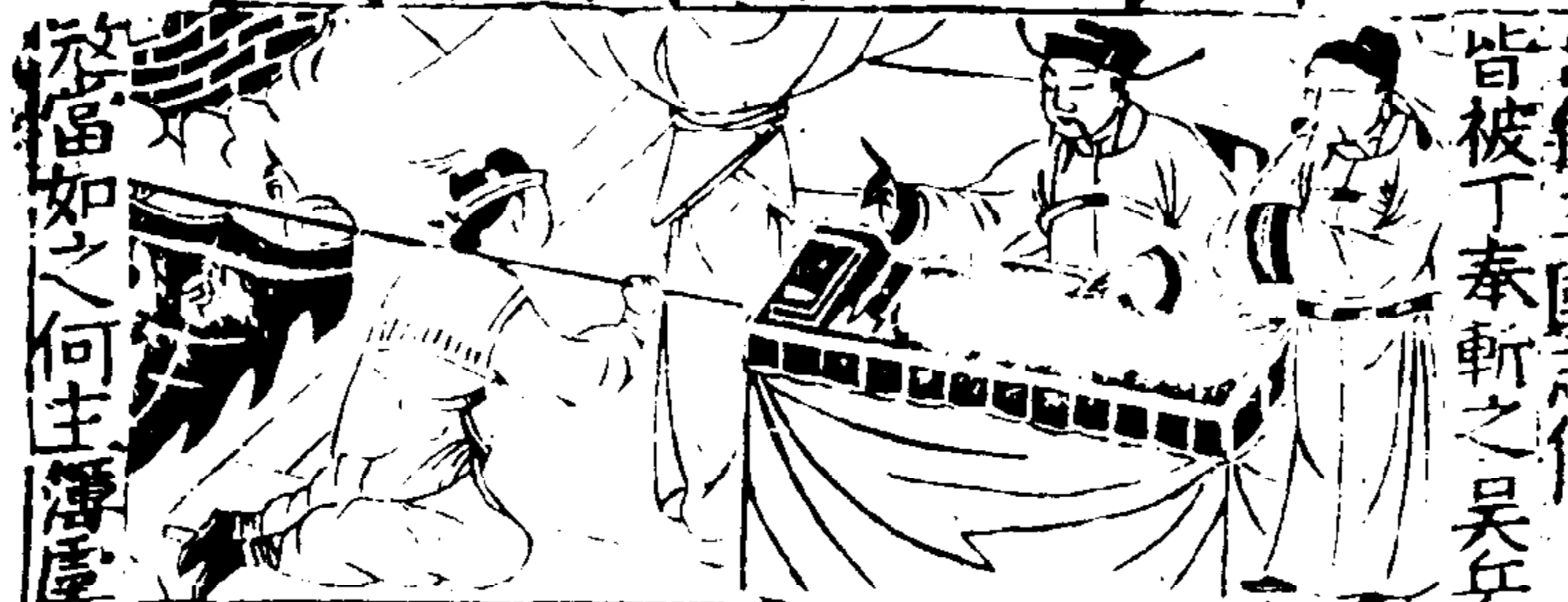
吳將丁奉斬韓當



軍拔舡傍岸丁奉

城便是大功太傅諸葛恪聽知兵分三路攻吳大會諸將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  
要地盡在東興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危矣彼又併力取東吳城  
二處皆要者他消息如何然後進兵諸葛恪曰此意正合汝可  
引水軍三千戰船三十隻從江中去吾遣呂虔唐咨劉贊各引馬  
步軍一萬分三路來接應放連珠砲為號吾自引兵後至丁奉引  
兵依令而行胡遵諸葛誕二先鋒渡浮橋屯兵堤上差韓宗桓加  
二將攻打兩城左城中吳將全宗守之右城中吳將劉畧守之二  
將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堤二城高峻攻打不下二先鋒  
下寨之處地名徐塘是時天降大雨雪甚是嚴寒胡遵與諸葛誕  
飲酒人報水上有戰船來到胡遵見船順流而來將近岸胡遵曰每  
舡止有一百人總有三千人馬何足惧哉又入寨飲酒令將士觀  
其動靜丁奉將舡擺于水面分付手下曰大丈夫立功名富貴正  
在今日汝等各要用心遂令眾軍脫去身上衣甲頭盔放下手中  
長鎗各帶短刀魏兵望見並不準備忽听三声連珠砲响丁奉令  
躍上馬衆提短刀砍入前寨魏軍大驚措手不及韓宗提刀來迎

# 諸葛恪令圍新城



皆被丁奉斬之吳兵三千人馬左右衝突殺入中軍胡遵諸葛誕棄鎗奪路走過浮橋而去後軍逐奔浮橋奪命落水死者無數拋棄馬足器械盡被吳王奪之王相母丘儉聽知兵敗遂放火烧营而走吳兵不追諸葛恪在東興大賞三軍下令曰司馬昭敗兵北歸乘此機會恢復中原以成大業於是盡起江東之兵二十萬攻魏一面差人營書入蜀使姜維進兵攻魏共分天下恪兵臨行忽然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前後並然不見恪遂驕倒於馬下

孫峻謀殺諸葛恪

諸葛恪上馬問其吉凶時有散大夫蔣誕曰以氣乃白蛇喪兵之兆也急可罷兵不宜伐魏恪大怒曰汝等敢出不利之言慢吾軍心喝武士推出斬之衆將告免誕誕為庶民令軍馬遂行丁奉曰魏以新城為大隘口若得新城魏師喪貼矣恪提兵至新城守將張持見吳兵大進堅守不出諸葛恪令兵圍城張持報至洛陽司馬師為正敗回自責曰非他人之罪乃吾之過也今吳兵乘時入

汝當如之何主簿虞松曰今諸葛恪圍新城且未可出戰令母丘儉領兵拒住吳兵不

# 張持箭射諸葛恪



至數日彼軍懈怠又然退矣以時擊之可取勝也司馬師令弟司馬昭引軍助郭淮  
 防姜維入寇即令毋丘儉領兵拒吳兵諸葛恪攻新城不下連斬  
 數將衆將勇力攻城東城將潘璋使人出城到吳衆見諸葛恪  
 曰魏法令守城百日如救兵不到即降今已九十餘日望再容數  
 日當報花名矣恪信其言令軍士且休攻城原來張持箭緩兵之計  
 吳兵少退盡將城中房屋大石樹木排柵數重補其城闕次日  
 在城上大斗曰城中尚有半年之糧不降吳狗儘戰不妨恪大怒  
 自擗刀催兵攻城上一箭射中恪額衆救恪回寨遂無攻城之  
 意士卒因遭暑熱皆飲污水病者大半每日死者數百人恪箭瘡  
 稍可自欲攻城衆將曰諸軍皆病恪怒曰再言病者斬之因此軍  
 皆逃散即尉蔡林引軍投魏恪往各寨視之果見軍皆黃腫而死  
 恪下令收軍還吳毋丘儉知隨後趕來掩殺吳兵大敗而回恪羞  
 慚滿面只推箭瘡未痊不入朝見孫亮自私自回宅衆公卿皆往看  
 之恪恐人議論先搜自己官員過失重則斬首輕則徒流于是朝  
 廷內外無不戰栗又遣心腹人張約朱思二將管御林軍以為牙爪太常卿滕胤來見



# 黃犬口啣衣格



武衛將軍孫峻之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之弟也孫權甚愛之令掌御林軍  
 孫峻見滕胤未問其故胤曰諸葛恪把攬朝綱殺害公卿行不仁  
 之心將軍是國家正脉又掌兵馬何不早為之孫峻曰我欲如此  
 多時于是二人來奏吳王亮曰聞今此人寢席不安朕欲制之未  
 得其人二卿可密圖之滕胤曰陛下可設宴待諸葛赴席壁廂埋  
 伏武士殺之以絕後患吳王從之即令二人行計恪自淮南回宅  
 心中恍惚行出中堂忽見一人披麻帶孝而入恪叱問之其人大  
 驚曰新喪父親入城請僧建作功果吾只說一寺院候走到此恪  
 喚把門軍士問曰汝等如何放此人入來軍士曰某等數十人皆  
 持劍戟守門並不見此人入來恪怒令推出斬之是夜三更正廳  
 上声如霹靂恪出視之見正梁折為兩半恪心疑惑又見孝子持  
 頭在手引兵而來恪驚倒在地半晌方醒次日早起惺惺不悅忽  
 報使宣請太傅赴宴商議國事恪欲出府忽一黃犬口啣衣服嚶  
 嚶如哭之声恪曰犬也欲入朝乎少坐又起犬又啣衣如此三次  
 恪怒曰犬亦戲吾今從者殺之乃上車行忽然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恪曰

孫峻計斬諸葛



真非不祥之兆從者各曰白者吉之兆也王公忽疑詩曰

積善之家慶有餘 災殃應集惡人居 專權自恣無仁義

免首朝門自伏誅

恪至宮門孫峻拜迎于車前恪面有憂色峻恐恪疑心故詐曰尊  
 体不安請回府安息峻替太子奏知天子恪曰吾自入見天子謀  
 之行不數步張約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主公不可去恪命回車  
 行不數步滕胤問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能見天  
 胤曰天子候見太傅可免強見之恪信滕胤之言同至後殿吳  
 王接入賜坐王曰朕久不見太傅欲議一大事以決去就恪問何  
 事王曰且飲酒知容訴說恪曰病体未痊不敢飲酒峻曰太傅家  
 中廳浸藥酒飲否恪令家童取酒至飲之吳王托事先入後宮孫  
 峻下殿脫下長衣內穿鎧甲持刀大呼曰奉詔討賊將恪斬之張  
 約朱恩入見各投劍從傍砍來孫峻被傷左手殿前武士將朱恩  
 張約斬之孫峻令將葦席包諸葛恪屍首用葦束之小車載去南  
 塚苑內諸葛恪府中有一婢入恪房中恪妻問曰汝身上如何血

門外丟在石子崗亂

塚苑內諸葛恪府中有一婢入恪房中恪妻問曰汝身上如何血

# 葛恪屍石于崗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一〇七〇

其婢反目切齒跳起頭撞屋梁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是也被奸賊孫峻殺之全家  
 驚懼忽報軍士至將恪全家擒縛賊之夷其三族諸葛恪未死之  
 時江南小兒謠言諸葛恪死後單衣篋釣落於何相救其子聞恪  
 死于吳建興二年十月也昔日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于外  
 瑾嘆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果應父言又有光祿大夫張緝曾對  
 司馬師曰東吳諸葛恪不久又被誅夫師謂其故張緝曰威鎮其  
 主功蓋吳國豈能久乎果然應口後人詩以申  
 堪嘆當年諸葛恪 聰明好殺弄朝綱 不識人心無快  
 席捲投屍石于崗  
 孫峻殺諸葛恪吳王封峻為大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領全軍  
 事自以權柄盡歸孫峻矣

余像三國志傳卷之十八終

ZW 21101000707140

新錄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補苴卷之十九

書林 喬山堂 梓行

# 姜維調將取中原



## ●姜維計困司馬昭

蜀延熙十六年姜維得諸葛恪書恪聞後主伐魏後主依奏起兵二十萬令張翼廖化為左右先鋒夏侯霸叅贊軍机張疑運糧出陽平取中原維與霸商議曰今當先取何郡為上霸曰公有南安糧極廣當先取之可為久計而羌胡兵不至以致有失今可遣人會羌胡兵於隴右然後進兵出右營直取長安可得其志維曰公言正合吾意乃遣卻正為使帶蜀錦金珠入羌胡結連羌主泯嘗受却礼物又念先主之德差我何燒成同為先鋒自領兵五萬殺奔南安來郭淮聽知同到洛陽司馬師新從淮安敗回銳氣未振

輔國將軍徐廣出曰某願敵蜀兵司馬師素知徐廣勇猛心中大喜令徐廣為先鋒命弟司馬昭起兵十五萬助郭淮退蜀兵姜維

正遇司馬昭兩下排開陣勢徐廣便開山大奔戰廖化敗走張翼出戰又敗

# 鐵籠山蜀兵運糧



聖兵又到那不能進退回鐵籠山後妻維大將殺至回馬昭四下無防以退勒兵下

千里以伏兵勝之維曰新蜀國安用兵之法見既山險恐有退避魏兵果次斷其  
道書用一計計斬徐禰原化被計而斬又與張雲領計去了  
與霸自領前兵于路下鉄乘乘寨外多設旗角以為又計徐禰  
日引兵獨戰堅守不出司馬昭喚徐禰曰昔鉄取勝者因斷糧之  
功今哨馬回報蜀兵大小車木牛流馬自鉄籠山運糧到寨為又  
屯之計以待羌胡兵到汝今夜引五千兵去鉄籠山斷他糧道蜀  
兵自亂而退徐禰願計去了當夜初更到鉄籠山后果見糧車無  
數相接而未徐禰自谷中殺出蜀兵棄甲而去徐禰分兵一半押  
送糧車一半追趕蜀兵不到十里山窄不堪行下馬步進車仗兩  
下火起徐禰上馬回舊路山僻之間車仗已自截住火光迸出徐  
禰奪路而走一聲砲响張雲右出廖化左出徐禰逞勇殺條血路  
人困馬乏被妻維刺死于馬下魏兵盡降維令蜀兵扮作魏兵旗  
號從小路回寨魏兵見是本部人大開寨門軍馬驚入被火拖  
司馬昭大驚急上馬走前向廖化兵到不敢迎敵

泉賜天祝昭馬



於金龍山住魏兵十死八九峽山只有一條路入去四下無路險峻不可行只有一

泉可飲百餘人此時司馬昭兵口渴甚維截斷歸路司馬仰天嘆

曰吾走絕地矣後人有詩曰

妙策姜維不等閑 魏兵受困鐵籠山 龍洞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漢耿恭受困拜井得泉將軍何不效之招從其言

至山嶺拜祝曰昭奉天子明詔退蜀兵誤陷于此軍士渴乏缺水

充腹若蒙皇天垂佑冷此八千性命早賜甘泉為飲如若仍前其

泉枯竭某當日刑此地祝罷一夜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以不曹

不曹擒得司馬懿每以為恨吾今擒司馬昭必矣郭淮知司馬昭

被困於鐵籠山便欲提兵救之陳泰曰今姜維會合羌胡兵實欲

先取南安即日羗兵已到若撤去倘羌胡乘虛以斷其後為禍不

小若引五千兵詐降就中取事郭淮從之隨即使人報與羗王迷

郭淮為將天有專大賞罰不明常有殺害之心故來投降降

晉名陳泰入泰泣拜曰

# 俄何燒我我自別亡



王共扶漢至迷營曰俄來投降有何功勞秦曰郭淮軍抗某已知之今夜引俄何燒我  
 二將軍帶五千人馬情願前去劫寨便成功勞迷營大喜便令俄  
 何燒我之將領兵同陳泰前去劫寨是夜二鼓殺奔魏寨陳泰到  
 門首只見寨門大開泰一騎先入俄何燒我二人搶入寨中只聽  
 叫若一聲連人和馬陷入坑中背後人馬俱陷坑內死者無數陳  
 泰自后殺來郭淮兵兩下殺出燒我俄何自勿而亡遂引勝兵扮  
 作胡兵迳來寨中迷營只道是兵回寨出帳來接被魏兵擒之解  
 來見郭淮上下皆親釋其縛以好言撫慰說朝廷知大王忠義何  
 故降蜀迷營惶恐伏地郭淮曰汝可招安本部人馬迷營曰我願  
 為先鋒可擒姜維郭淮大喜便令胡兵為先鋒魏兵斬后殺進跌  
 龍山來是夜二鼓到蜀寨使人報知魏兵到姜維大喜曰司馬昭  
 可擒矣教請迷營大王入寨姜維正欲問之迷營引兵便殺姜維  
 大驚手無兵器飛馬望西便走胡兵魏兵齊殺蜀兵大敗各自逃  
 走郭淮因見姜維手無寸鐵飛馬提鎗趕來將近姜維虛取弓拽  
 响數番淮縣三次方知姜維有勇無矢却就搭箭射之姜維聽得背後响急船逃之

姜維回成都奏主



箭如飛砲維以手一

一接之即將彼箭射中郭淮落馬維勒馬便回未幾郭淮魏兵隨後大至維手無寸鉄不敢殺而回魏兵急攻郭淮回寨後箭流無不止而苑司馬昭下山趕殺收兵回寨

●司馬師廢主立新

姜維折了人馬引眾將回成都姜維入奏后主曰維然兵敗而回殺了徐楨郭淮乃魏之名將臣今有罪後以功贖之後主見奏大怒回身入宮司馬昭領羌胡兵回國命陳泰守邊寨司馬師同弟司馬昭縱橫朝廷大臣莫敢違其意魏主見師上殿較深如芒刺一日司馬師登殿慌下龍榻迎之師咲曰豈有君迎臣之禮陛下從容居位臣嘗問大臣政事須臾奏十餘件事皆出師本意並不問大臣可否朝散昂然乘車回府前遮後擁何止於此魏主退入後殿上有中書令李豐太常卿姜侯玄光祿卿張緝三人不去緝乃皇后之父魏主叱退左右引三人入密室魏主携張緝手泣曰吾先帝在日司馬安敢如此今視我如孩童百官如棄土誠恐天下早晚休矣言訖大哭李豐曰陛下寬心臣等不才陛下憂國方冀保必勤以賊去憂



# 魏主血詔付張繡



侯玄曰如發此詔侯

師近時官成濟手起

侯玄曰如發此詔侯  
 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魏主為抄抄一幅家指出血寫詔曰  
 司馬師兄弟共掌大權將命篡逆所行詔旨皆非朕意望各卸  
 官兵將士共仗忠義討賊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曰陛下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比董承之輩司馬師比武祖  
 哉陛下勿疑三人辭帝出東華門正遇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救  
 百各持利刃三人立于道傍師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主上  
 內殿觀書伺候已久師曰所看何書豐曰看夏商周三代之書師  
 又曰再問何事豐曰所問伊尹周公旦也師曰汝等口說吾比伊  
 周其心實猜我為董卓主薄也豐曰某等皆出門下所賜焉敢如  
 此師怒曰既無此心汝三人與天子所說何事尚敢抵諱及侯玄  
 知事泄昂然曰所恨者為汝挾天子令諸侯視人如草芥耳師怒  
 曰汝等安敢妄謀大臣叱左右拿下夏侯玄揮拳探袖直取司馬  
 師近時官成濟手起鐵鎚打死夏侯玄喝令搜張繡懷內搜出血詔一張師看大怒曰

司馬師制人



又詩曰 散與御林軍李豐至死罵不絕口司馬師直入後宮魏主止與張

皇后對坐謀事皇后曰恐內庭耳目奸狡極多若事泄必累妾等相對而哭忽見司馬師直入后殿到于龍床之上師投刺曰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臣今輔政同伊尹陛下以恩為仇以功為過待臣如董卓王莽也魏主曰朕豈有以心司馬師袖中扯出血詔擲于地下曰汝何人所作魏主大驚曰此皆他人之過非朕本意師曰大臣教人造反當治何罪魏主低首不語師再逼問魏主跪而告曰理合抵罪反坐望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廷國法安可廢之臣已斬訖背皇后曰汝是張緝之女理宜勸戒嗚左右推出魏主又跪告之師拂袖而出曰汝等害吾豈可免之令武士用白絹絞死張皇后于東華門魏主動哭司馬師盡收親戚誅之後人詩曰

當時密詔藏衣帶 國舅哀哉盡戚門 司馬今朝依坎例 天教逐報在兒孫

昔日曹魏刑伏后 後宮壞壁毒心除 天地循環昭報應

# 百官奏太后立君



故令張后六遭誅

昔日曹瞞漢時

欺他寡婦與孤兒 雖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亦被欺

次日司馬師大會群臣于省坐師曰魏主荒淫無道聽信讒言  
 塞賢良之罪已定昔漢昌邑不仁霍光廢之吾按伊尹霍光之例  
 別立新君以安天下汝諸大臣意下若何眾臣曰大將軍行伊  
 尹之事所以應天順人某等敢不從乎師曰既然如此請百官同赴  
 永安宮奏太后太后曰今廢主上立何人為君師曰臣定彭城王  
 曹據聰明仁厚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妾之叔今立  
 為君我何當之不若高貴卿公曹髦學彥士乃文帝長孫明帝親  
 弟温恭克讓可以為帝汝等大臣從長商議太尉司馬孚乃師之  
 宗叔其人忠義奏曰太后之言是也可遣人往原城請回登位師  
 請太后登太極殿召魏主出宮責曰汝荒淫無度不可承正統可  
 納下璽綬復降為齊王即日日出宮非宣召不許入朝魏主泣拜太  
 后納下玉璽乘車而出群臣送五百餘人皆含淚而不敢墮靜軒  
 詩曰

拜臣迎曹髦登位



高貴公到東海定王曹獻之子群臣備宮駕接於南掖門外拜伏于地髦

下車召之太尉王肅曰主上不宜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敢不答  
禮群臣迎至太極殿司馬師接着髦先下拜師令扶起入見太后  
太后曰我見汝幼年才能當為帝主果應斯言今立汝為君可以  
布德施仁休辱先帝髦再三讓司馬師再三勸登帝位是日改  
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帶劍上  
殿其餘百官各依原職

●文央車駢退雄兵

揚州都督毋丘儉聽知司馬師廢齊王立高貴卿公為帝心中大  
恨長子毋丘甸曰大人掌方面之重國家有事當任其責今司馬  
師廢之國家顛倒有墨卵之危大人安然自守其理不可儉曰吾  
見之言甚合其理即請揚州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重用  
之人入見儉泣將根由說知文欽曰都督鎮守方面仗義討賊欽  
當舍命相助長子文央馬上使鞭鎗有萬夫不當之勇當日在側  
曰吾父子願助都督以討逆賊儉大喜即酌酒為誓二人同心誓傳太后密詔集淮南

# 司馬師王肅謀計



諸軍將于許昌城西... 服晉老弱兵守壽春... 為家因日上生瘡... 知消息請河南尹王肅入府問計肅對曰今淮南戰士家眷多在中原可差人把住歸路必為主賊之勢也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瘡不能自整軍伍若使人行兵心有不穩中書侍郎鍾會曰准楚兵強其鋒甚銳若托人總兵倘有疎虞則大事去矣司馬師大悟曰非吾自行不可破賊晉弟司馬昭守洛陽吾自帶病乘軟車行使鎮南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出長安取壽春又差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絕其歸路又令荊州刺史王基領前部取鎮南之地司馬師屯大軍于襄陽光祿勳鄭袤曰母丘儉奸謀而... 氣正盛不可... 曰不可堅守淮南之反非軍思亂乃母丘儉所逼不得已而從之

若大軍一臨必然... 辭矣師曰王基之論是也遂進兵於隱水之東王基屯于... 慮為

孫俊提兵襲壽春



曰南屯之地極好安營可星夜取之若遲必被他占矣師從之遂起兵至南屯下寨毋

丘儉知司馬師兵至聚眾商議先與常璩曰南屯依山叢雜極好屯兵若魏兵得之急難搖動可速取為上儉從之遣兵望南屯進發背馬回報魏兵已占南屯儉急回寨中商議破敵之策忽報東吳孫俊提兵過江來襲壽春儉驚曰若壽春一失歸于何也連夜退回項城哨兵飛報魏寨師曰今何計可破尚書傳瑕曰儉知東吳襲壽春退回項城必分兵去保壽春若調一軍從涇陽城取壽春一軍取項城如不出迎當以攻打必危矣交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可欺涇陽城今當一路更以重兵應之破寇必矣師從之差人賫檄令鄧艾起兖州兵攻涇陽城吾自引兵接應毋丘儉在項城忽然文欽到儉以失言告之欽曰都督勿憂吾與文共只要五千人馬去涇陽城巡哨儉大喜與兵五千遣父子引兵五千投涇陽城進發背馬回報涇陽城西都是魏兵司馬師親自至寨寨寨清未完文共年一十八歲身長八尺驍馬立於父側曰稱此寨

# 文鴦夜擊司馬寨



城北而進吾自引兵二千五百南來夾攻今夜三更為約分兵兩路文典綽鎗上馬望  
 司馬師寨而來是夜師引兵到落嘉城邊因鄧艾未至故就火處  
 下寨因眼上割了肉瘡疼痛卧于帳中週圍令數百護衛環甲軍  
 守之三更時分忽寨中喊聲大舉師急問之左右報曰一將從北  
 斬圍而入勇不可當師聞大驚眼珠從瘡口內迸出流血痛惡恐  
 帳外衆軍驚惶暗忍疼痛以口咬被上皆粉碎乃詐言軍中妄動  
 者斬文典殺入魏寨中左冲右突所到之處無人敢敵遠者鎗刺  
 近者鞭打死者極多只望文欽兵到以為外應並不見夾五次殺  
 到中軍被亂箭射住殺到天明曉得東北鼓聲大振文典只道父  
 兵接應驟馬殺來看是鄧艾部下兵到文典見魏兵勢大拍馬而  
 走魏將數百負一齊赴至落嘉城看將近文典回馬大罵五萬  
 殺來鞭刃紛上落馬大勝款回鄧艾見一人一騎又趕到橋邊艾  
 只又回馬殺未鞭打鎗刺死者無數回馬五次魏兵見其勢猛  
 敢近傍文典緩上而回史官有詩贊曰

昔日當陽喝斬橋

張飛從此顯名豪

落嘉城外應難敵

又見文典胆氣高

文欽回射尹大目



文欽兵馬迷入山谷走了半夜方尋路出見魏兵勢大不敢進前及魏兵敗退文欽方與子相見領兵退回壽春時中將軍尹大目元是曹爽心腹人後司馬懿殺了曹爽就司馬師軍中知師病目不能起扣帳曹曰文欽乃明公心腹之人為聽母上儉之言以致如此若大目去說必然歸降師從之大目上馬趕來大叫曰見我大目麼文欽回頭見大目頭盔掛于鞍前以鞭指欽曰使君何不忍耐數日此是尹大目知司馬師病將亡欲報曹爽之恨故來背文欽成功文欽不解其意厲聲罵曰汝乃先帝之臣不思報本與司馬造逆天公豈祐汝哉真乃無義之賊將箭射之尹大目哭曰世事敗矣掩面泣回文欽與子奔回壽春來時被諸葛誕兵已入壽春城復走項城時胡遵王 卻文三路兵殺到文欽見勢敗投東吳去了項城母丘儉知文欽兵敗壽春已失盡起城中兵使常雍出馬與卻文交鋒被文斬之文引兵殺入陣中未捉母丘儉也乃死戰得脫走至項縣被知縣宋白殺之將頭出迎魏兵入城安民

● 姜維洮西敗魏兵



# 司馬昭屯洛水



淮南已定司馬師喚諸將入帳贈以印綬加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謝而出吳兵亦退班師回許昌司馬師瘡痛不能當嘗見李豐張緝夏侯玄卧於榻前料不能好使人取弟司馬昭自洛陽回哭拜于榻下師厲曰軍權一事重如泰山雖欲卸有不可得也汝可謹之不可輕付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大呼一声眼睛突出而死司馬昭掌了軍權以兄師死發表上聞魏主曹髦知師已死差使至許昌降詔曰東南未定命司馬昭屯守許昌以為外應昭接詔訖鍾會曰人心未定不可屯此朝廷有變悔之無及昭從其言即點軍還屯於洛水之南魏主聞昭不受詔命驚曰昭引軍還屯於洛水未知何意王肅曰昭領大軍未蒙頭權宜特封贈以安其心魏主遣王肅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司馬昭入洛陽謝恩為以內外大權皆決于司馬昭矣將司馬師靈柩安葬訖西蜀姜維探知此事遂後主曰司馬師抱病而亡今司馬昭自掌軍權人心未附曾已累敗臣知司馬昭無能臣今興兵恢復中原如不從之維傳令與兵伐魏征西大將軍張翼諫曰吾蜀地淺狹錢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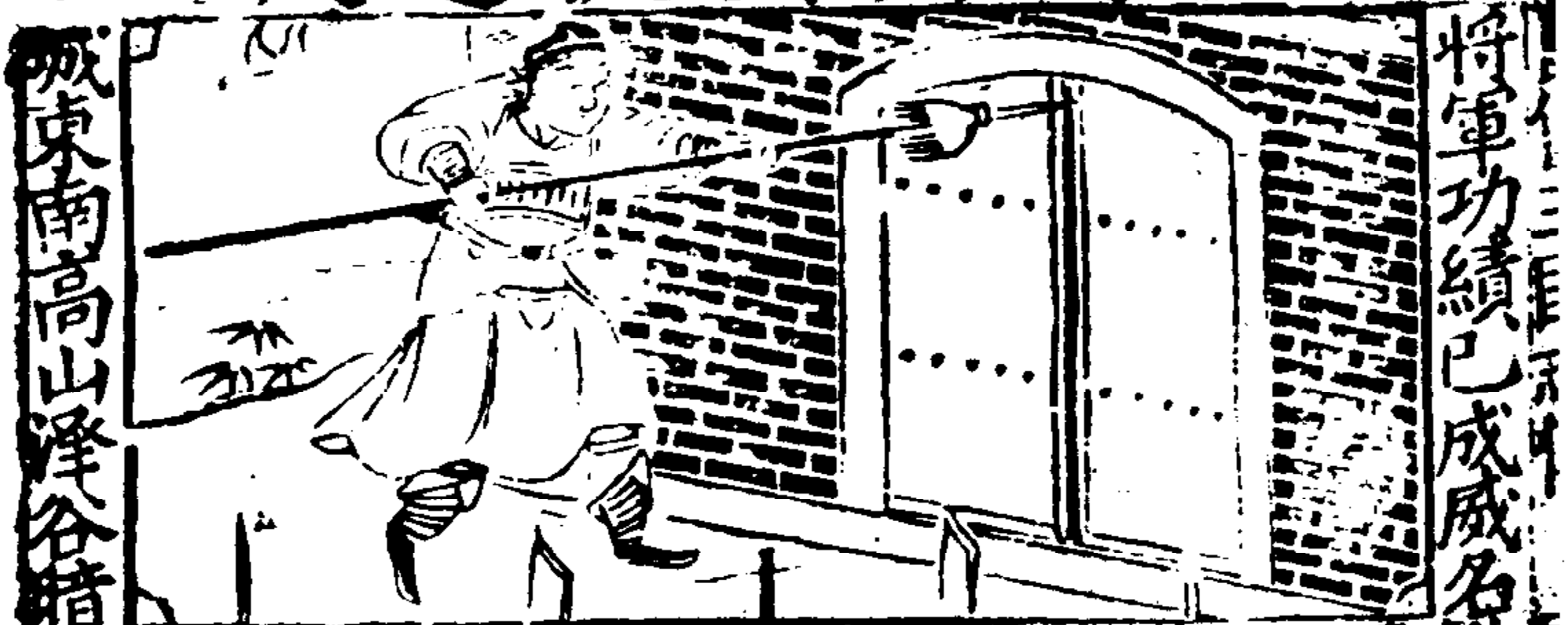
姜維詐取魏兵



希以不宜屢次行兵空勞民力不如據守險要恤軍愛民為保國久安之計維曰昔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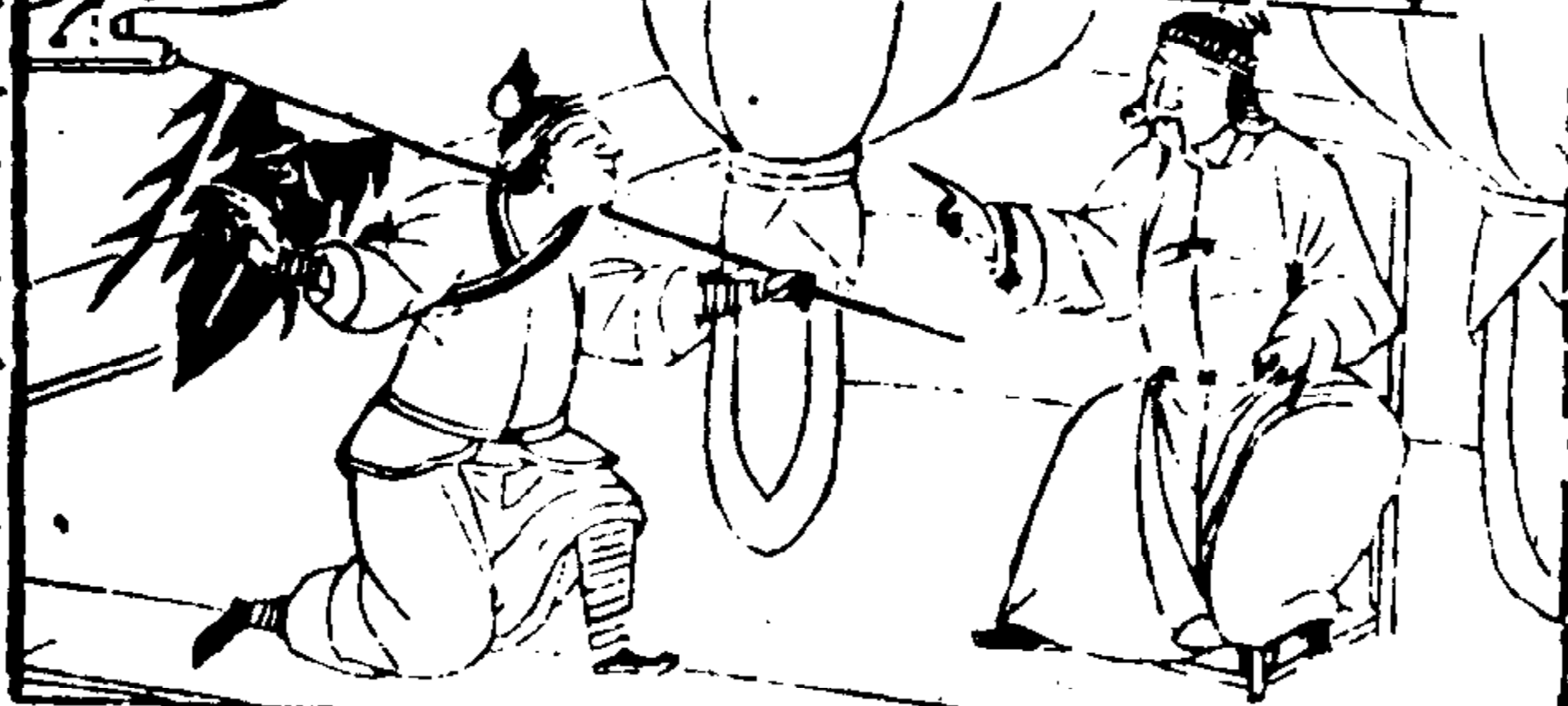
相存日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中道而亡以此功業未成非臣力未及也吾今受丞相遺命盡忠竭力死而後已今丞相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其業未穩不引兵而更待何時張翌無言可答曰得從命翌曰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往者軍去甚遲魏人已備惟備今可速去以為上策及侯霸曰可將輕騎先去作疑兵次後却出西安南安諸郡可定維從雍州刺史王經發報陳泰曰引兵七萬遂取洮西迎敵姜維自掌中軍張翌在左夏侯霸在右姜維分付二人交鋒之際發兵倒退汝二人分兵兩路而進候魏兵征進吾兵後回以是韓信破趙之策也於是蜀兵皆在洮水列成陣勢姜維與魏將王經交戰四員猛將奮力來戰姜維七畧戰數合回馬便走王經引軍一齊趕來蜀將張翌夏侯霸兩下伏兵殺出把魏兵圍在垓心維奮力殺入魏軍中左右突無人敢當魏兵大亂竄入洮水死者無數斬首三萬壘口如山王經死戰時出重圍引敗兵奔入狄道城堅守不出姜維大勝勞軍已畢便欲進兵打狄道城張翌諫曰

# 伯約圍狄道城



將軍功績已成威名大振倘或有失大功俱廢可知足矣維曰今日洮水上戰魏兵心  
 膽已裂吾想狄道城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勸兵來取狄道城  
 陳泰正欲引兵來救王經忽報鄧艾引兵來到陳泰迎接相見陳  
 泰聚眾商議曰今姜維圍城諸公有何高見參謀楚彝曰王經新  
 敗蜀兵大勝今若引烏合之眾當之必不可勝不如拒險自守待  
 蜀人糧盡自亂方可攻也此司馬公守孔明萬全之計也鄧艾冷  
 笑不答陳泰曰公言雖善奈時有不同勢不可得也姜維輕兵深  
 入重地正欲與吾爭鋒願求一戰之利當深溝高壘挫其銳氣可  
 也吾料姜維得勝洮西便進兵東回據洛陽取積谷之所糾納羌  
 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圍狄道城上高地險  
 急攻難下空勞力耳故知姜維無謀也吾今乘高附險進兵到於  
 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走矣此謂主客不同勢上有異也鄧  
 艾起身拱手謝曰將軍之謀正合某意於是陳泰先撥二百五十  
 人為一隊計二十隊多帶旗號火料鑼鼓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  
 城東南高山澤谷皆為之勢只等兵來一齊鳴角夜則以火驚之陳泰  
 鄧艾各領兵三

# 蜀兵星夜回漢中



蜀前進姜維圍狄道城連日攻打不下心中不悅哨軍報鄧艾陳泰兵到維大驚請

侯霸商議霸曰艾通陣法善曉兵机今領兵未吾有一計待他

定寨柵今夜便可擊之維從之乃令張翌攻城令夏侯霸去敵陳

泰自去戰鄧艾姜維行十數里忽聽東南鼓角大振火砲齊响烽

火滿山喊聲振天姜維看見週圍火起料有伏兵大驚曰吾中

艾之計也急令退軍于是盡棄狄道走回漢中姜維斷後但聞鼓

角不絕姜維兵退入劍閣巡問土人方知魏兵每隊只有二百五

十人虛為疑兵維又欲進兵此時軍士歸心似箭後主知姜維此

西有功封為節鉞大將軍遂駐軍於鍾堤

●鄧艾段谷破姜維

魏兵得勝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宴待賞

勞三軍表文申奏鄧艾之功加封艾為安西將軍命陳泰共屯雍

涼設宴相賀陳泰曰姜維夜遁而去氣力已竭不敢更出矣艾曰

王經洮西之敗非小可也維雖夜遁不會損兵折將必然再出矣

某料蜀兵必至有五泰曰何以知之艾曰蜀兵雖回終有大乘之勢吾兵終有虛弱之

鄧文論蜀兵再出



名彼必出兵一也彼皆諸葛訓練之兵深明隊伍之法容易調遣更善器械整齊吾兵  
 時七更換未嘗訓練甲仗未完彼必出兵二也蜀兵用舟而未吾  
 兵旱地勞逸不同其軍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是  
 久戰之地不知蜀人來攻何處或彼或此必須四處守把吾兵分  
 守四處蜀人必料吾分兵守把難以卒合其必出兵四也蜀兵若  
 出南安隴西可取羌胡之谷為食若出祁山熟麥千頃蜀人必面  
 此為食食足兵強必出五也姜維乃孔明弟子智謀之輩必然再  
 出矣陳泰大喜曰朝廷得此妙人蜀人何足慮哉於是與鄧艾結  
 為同年之友鄧艾乃將雍涼等處軍馬終日演習各處隘口寨柵  
 以備各處人馬屯札陳泰見艾事上有法心中大喜姜維屯兵于  
 鍾堤當年七月維設大宴請蜀中諸將共議伐魏之事忽令史樊  
 建曰將軍累出未獲全功今有洮西之捷魏人咸服威名何故又  
 欲出也萬一不利蜀人必怨矣維曰汝等只知魏地人馬廣眾不  
 知有幾件好攻之處魏有五件可勝如何不進兵也眾將請問有  
 何五件可勝之處維曰彼兵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敗不曾傷折吾兵一進一可

素魏觀高凭維素



勝也吾兵訓練之士彼兵為合之徒不知法度一可勝也昔兵出而不知勞苦彼兵早路而進兵多疲困三可勝也彼兵各處設營軍勢分開吾兵一出彼軍安得使出救應四可勝也吾軍今出祁山抄掠麥谷為食五可勝也不因與時伐魏更待何時夏侯霸曰文雖年幼机謀深遠授安西之職必然平路各有准備又不比舊日維曰諸公不必憂慮吾自有妙策今番決意取隴西諸郡自為前部令三軍陸續而進離了鐘邊校奔祁山哨馬回報連路下九寨每寨各有守把又維引數騎于高處望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曰夏侯霸之言誠可信也此寨法惟請高丞相能令觀節文所為不在吾師之下遂回寨與眾將曰今魏兵已有准備節文必在此間分付麴素屯兵祁山谷口虛立吾旗號誘坎谷口下寨差數百兵出哨一遭搥旗甲一番打青黃赤白黑旗號以示吾兵眾多吾親提大軍偷出重亭去襲南安而去鄧文聽知蜀兵偷出祁山乃與陳泰在祁山寨中准備迎敵連日不來搦戰但見一日五次哨馬出寨或五里十里便回望見哨馬只是原的上更服色往來馳驟皆因主將無能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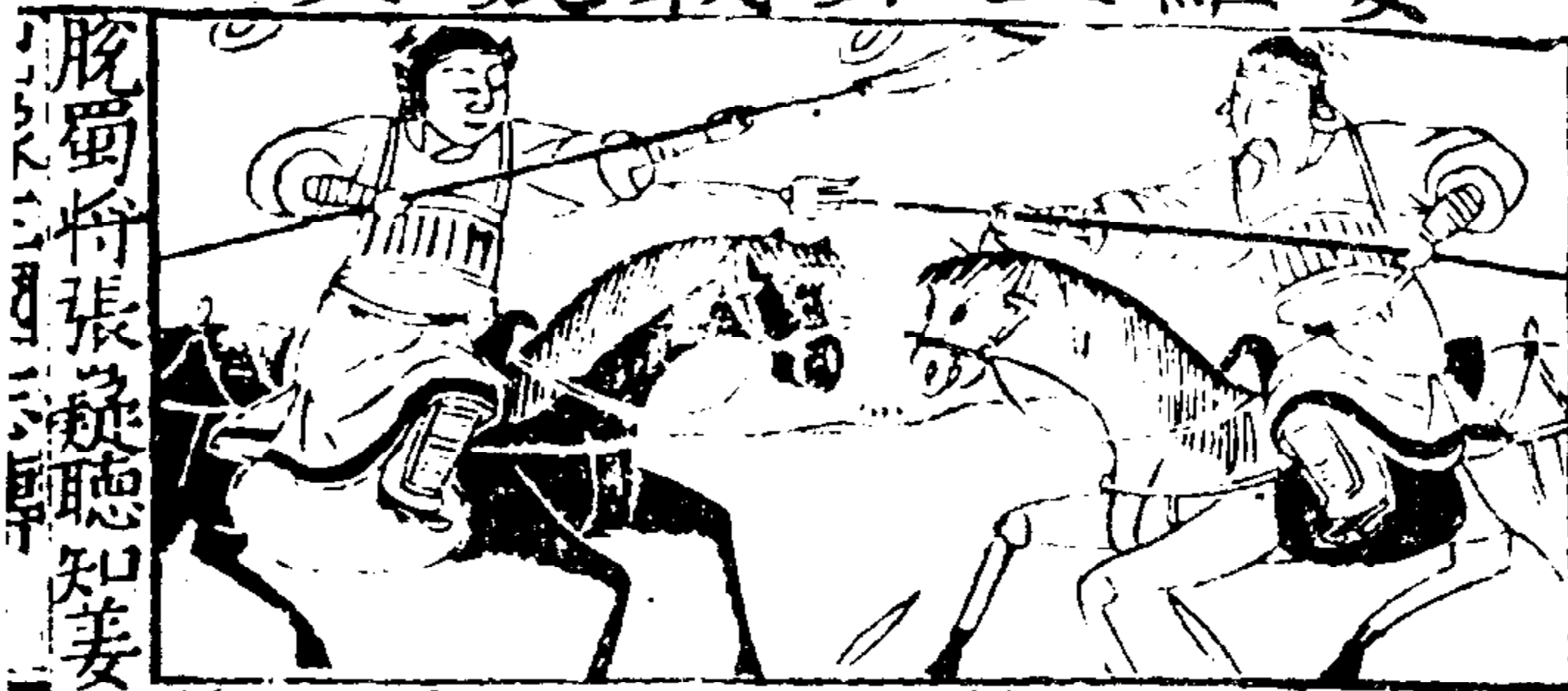
鄧文武城山下寨



陳恭曰將軍可引一

軍攻之勝矣若打破寨柵便襲姜維之後宜據董亭要路蜀兵勢必危矣又令軍去救南安從小路徑占武城山下拒岷山姜維必取上却其路有一谷名曰段谷其地險要極好埋伏比及來至武城山吾先遣一軍伏于段谷擒維必矣陳恭曰吾守隴西三十年未曾如此明察地理公乃真神人也于是鄧文引數萬人馬星夜到武城山下寨蜀兵未至隨差帳前師纂并子鄧忠各引兵五千先去谷口埋伏又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姜維引兵自董亭道望南安來問夏侯伯曰此去南安有準備無準備否攻何方為上霸曰南安有祁山名武城山若先占得此山奪盡南安之勢只恐鄧文多謀先有準備維曰魏兵知吾兵出祁山必皆聚於彼處兵至武城山只見山上旌旗整整鼓聲大震諸軍大驚山上山下魏兵分四面殺來勢不可當蜀兵大敗姜維引兵急去救時魏兵已退姜維暗思自得武侯傳授以天下無敵不想中原又出此人吾與鄧文勢不兩立次日整兵到武城山下搦戰魏兵並不下山至晚蜀兵欲退魏兵鼓角震天蹙下山來蜀兵急回魏兵又上山去欲要冲突上山被砲石滾

姜維上却戰魏兵



脫蜀將張疑聽知姜維被圍引救萬兵左右冲突姜維見有救兵乘勢殺出疑曰大

下至三更欲回山上魏兵又鳴鼓用諸軍驟集蜀兵大敗退回大寨次日姜維引大軍

至武城山下穿連以為木柵寨當夜艾令五百人各執火炬下山  
燒着糧草隨后以兵應之兩兵混戰一夜營寨又立不成姜維回  
寨與夏侯霸議曰南安未妨取不如先取上却上却乃南安屯糧  
之所若得上却南安必危姜維晉霸虛言武城山下自率精兵沿  
山渡嶺取上却行了一夜比及天明維見山勢險惡路道崎嶇疑  
有伏兵正躊躇間師纂御忠兩軍齊出艾自引兵前面殺來三路  
夾攻蜀兵大敗棄甲曳兵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忽得夏侯霸一軍  
殺至救得姜維回寨靜軒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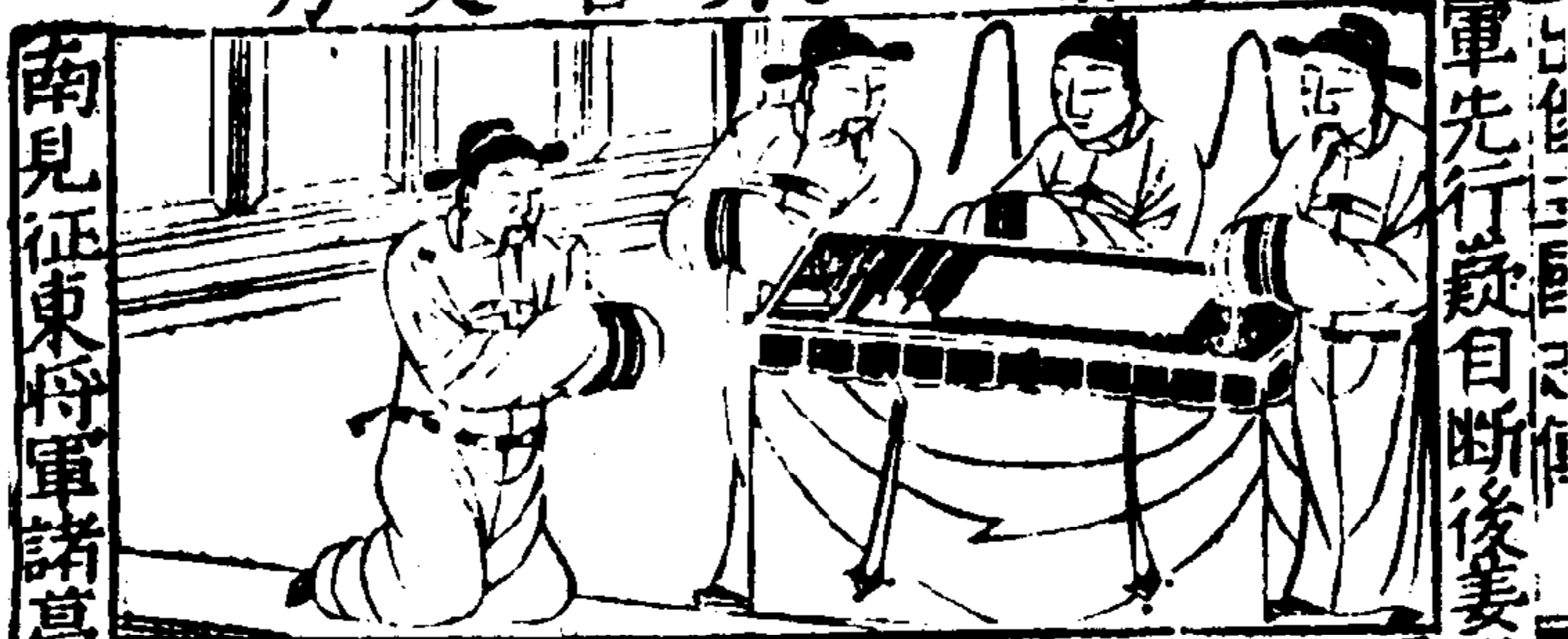
堪嘆姜維繼武侯 出師不料敵人謀 中原尺地難恢復

損將傷兵國勢休

姜維欲再出祁山霸曰祁山寨被陳泰打破炮素已亡兵投漢中  
去了於是姜維從小路回漢中後面卻艾引軍趕來姜維親自斷  
後令諸軍前進正行間忽然山路邊陳泰兵突出圍住維死



# 陳泰上表言艾功



軍先行疑自斷後姜維心思張疑勇猛是川中名將放心先行後回魏兵又趕來張疑獨力難敵被亂箭射死姜維回漢中痛傷張疑鮑素歿于軍中封贈子孫蜀中將士多陣亡皆歸怨于姜維依武侯失街亭舊例上表請罪後主降姜維為偏將軍行大將軍事隨軍副將胡濟等取上却不至亦敗一級

## ●司馬昭破諸葛誕

姜維退兵之後卸艾大勞三軍陳泰上表言艾之功此時魏主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得表乃遣使持節降詔加封卸艾為鎮西將軍大都督封其子卸忠為都亭侯乃賜金五百兩司馬昭領天下軍馬出入引鉄甲軍三千前後眼隨以為護國朝廷大事不要奏聞就相府决斷屢有篡國之心慮恐南北未順有一心腹人賈充乃豫州刺史賈逵之子時為都府長史當日對司馬昭曰主公今掌大權恐四方豪傑未安某請暗行採訪昭曰吾正欲如此就差東行推尉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充拜辭行至淮

南見征東將軍諸葛誕設宴相待充必言挑之曰某自洛陽來見魏帝懦弱不堪為

諸葛同眾遊戲



君明是太師也司馬公三世輔國功蓋天下欲傳帝位明公心下何如誕作色怒曰汝  
 乃賈豫州之子世受魏恩安敢出此亂言充轉言曰充見他人之  
 言特未訴知誕曰若朝廷有變吾當以死報之安忍匹夫犯上也  
 充辭回見昭以誕之言從寔告之昭怒曰匹夫安敢如此充曰今  
 誕在淮南深得將士之心今若便召必然不來隨即反矣為禍不  
 小若不召之其反雖遲為禍甚大不如設謀召之昭曰先發密書  
 與揚州刺史樂綝然後封誕為司空使至壽春誕得詔書封贈已  
 知賈充告變令擒下使命助問使命曰寔是賈充告變文書已下  
 樂綝也誕大怒將使命斬訖大設筵宴以會心腹一千人等曰日  
 前嘗下衣甲旌旗誓以救賊今朝廷除我為司空汝去必無還日  
 今當披掛出城遊戲一番日曉便回眾皆曰願從主公之命眾各  
 披掛上馬隨諸葛誕遊至揚州來到南門只見城門緊閉吊橋拽  
 起誕至城下叫曰吾已晚回洛陽暫出遊戲何閉門不出汝等欲  
 反耶城上並無一人應答誕大怒曰樂綝匹夫何敢如此便令攻  
 城為首數千人渡濠飛身上城城上退避于是大開城門將士殺至樂綝家綝忙上城

吳剛到吳見孫



上城大叱紘曰汝不思父子受魏大恩反欲順司馬逆賊乎噶武  
 士將紘斬首以木匣盛貯令人齎表赴洛陽奏上魏主表曰  
 臣誕受本朝重任統兵在東為揚州刺史得專征伐今累誣臣  
 與吳交通臣忿樂紘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初六日討  
 樂紘即日斬首封匣駟馬傳送若聖朝明臣即魏臣不明臣即  
 吳臣訖朝廷鑒察孤忠憐憫微臣受誣拜表以聞  
 諸葛誕進表已了回書春聚兩淮屯田戶口十數萬并揚州降兵  
 五千聚糧積草足支一年令長史吳剛次第諸葛靚為質當於吳  
 求救此時陳吳丞相孫峻病亡以從弟孫紘字子通秉政紘為人  
 強暴殺人大甚吳人皆惧自此東吳大柄歸于孫紘吳主孫亮雖  
 然聰明無可奈何吳剛諸葛靚到吳拜見孫紘上問其故剛曰諸  
 葛鎮東乃諸葛武侯同宗兄弟今兄已故被司馬昭欺凌以此未  
 降恐上國不信令親弟諸葛靚為質望相救就納兩淮人戶錢  
 糧未為臣下孫紘大喜重賞吳剛便遣全澤全端為主將王松為  
 合後共唐咨為先鋒文欽為卿道官引路大聚吳兵七萬分三隊前進吳剛回報

# 司馬昭請駕親征



曹魏大皇帝... 遂欲自討淮南長史賈充諫曰主上承父兄之基業未定乃往遠

方而棄天子以行萬一有變悔之何及不若請太后與天子同往  
 可保萬全之計昭從其言乃先入見太后奏曰淮南諸葛誕謀反  
 今與大臣共議請天子與外御駕親征以壓眾心娘曰與天子  
 惧其威勢只得從之司馬昭下詔盡起西都大軍二十六萬先使  
 鎮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  
 左軍兖州刺史陳泰為右軍殺奔淮南來細作飛報諸葛誕曰先  
 差東吳先鋒朱異引兵二萬五千與王基交鋒朱異敗走唐咨出  
 馬又敗退十里小將飛報入壽春城裡諸葛誕自引三千人馬同  
 文欽二子文鴛文虎出陣大戰

## ●忠義士于銓守節

司馬昭聽知諸葛誕合吳兵未決大戰乃喚謀士裴秀鍾會商議  
 會曰吳兵救諸葛誕者實圖利也以利誘之必勝也昭曰然喚石  
 苞周泰引兵去地名石頭山埋伏又令王基陳騫伏兵為後應先令偏將軍成倅提兵

# 魏主車駕屯項城



子銓等引軍一萬

前進誘敵陣後車載牛馬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是日諸葛誕同文欽朱異三軍殺來成  
 倅敗走魏兵大亂放起砲來石苞陳泰聽砲响齊出隨後王基眾  
 將大率精兵殺來勢如山倒司馬昭隨後殺來誕等大敗奔入壽  
 春城司馬昭令軍四面攻打以時吳兵退入南豐魏主車駕駐於  
 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兵雖敗城內軍士不出吳兵在南豐為犄  
 角之勢若四面圍住太急賊必死戰吳兵若來內外夾攻吾兵無  
 益不若只攻三面留南門容賊自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彼兵來  
 此必帶糧不多吾以輕騎抄掠其后不戰自破矣昭大喜曰吾之  
 子房也于是令王基暫退南門之兵東西北門築起土牆以為久  
 計元來淮水長發一冲便倒壽春城上軍士看見大笑却說吳兵  
 屯于南豐孫綝喚朱異等責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如何併得中  
 原再若不勝必斬朱異等商議牙將于銓曰城中軍士其心不一  
 吾等分兵一半將軍在外吾等在內殺出却令諸葛誕守城此為  
 上計朱異從之當日全澤全端願去入城朱異令文欽守城與全  
 澤于銓等引軍一萬入壽春城魏兵未得將令不敢阻當縱入城去軍士殺知司馬昭

孫綝大怒斬牙異



昭令王基陳騫帶五千兵伏于吳兵來路

王基陳騫帶五千兵伏于吳兵來路幸朱異兵救壽春不要迎敵只截其路吳兵自亂二將領計去了果然朱異引馬步兵來正行之間後面喊聲大舉急回馬時王基陳騫已自殺散吳兵朱異不敢回安豐直到江邊見孫綝告說敗兵之由孫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令斬之又責唐咨等曰汝等身若不能成功休來見我孫綝專以強暴不恤軍士更以言語唬嚇全澤之子全輝懼罪投降司馬昭加為裨將軍唐咨退兵于船上鍾會與司馬昭曰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取矣令兵四面圍合全輝感司馬昭之恩遂寫家書射入城中言孫綝不仁責我等慢功盡要誅戮不若降魏以保身全澤收了子書與長子全表引本部兵出降魏兵滿高施放弓箭環甲攻打甚急諸葛誕親冒矢石催督城上矢石如雨城內城外死者無數諸葛誕手下謀士蔣班焦林曰城中兵多糧少不宜久住可驅本部及吳兵出城決一死戰今若堅守非為上策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再言戰者斬蔣班嘆曰誕將亡矣吾等不如降魏求免一死是夜二更偷出城去投降司馬昭加封重用城中敢死之士不

三國志傳

# 文鴛鳩遠城叫眾降



事鍾會知城可破美固司馬昭曰天時人事如此城可破美昭率大軍圍攻打比

敢言戰城外皆築牆以防冲突諸葛誕只是堅守口望水發冲倒土城便引軍出城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發着糧盡文欽與二子在小城內守把見士卒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食盡矣軍皆餓死不如汝北方之兵出城以省軍食只與吳兵同守可保長久之計誕曰汝教我放北方之兵欲謀我也怒將文欽斬之又欲殺二子人報知文鴛文虎點兵來殺諸葛誕兵先到鴛虎各執短刀殺死二三人湧身上城跳下投降司馬昭恨當時助母丘儉之事欲殺之鍾會諫曰文欽罪不容誅二子亦當勦滅今文欽已亡二子無路特未歸降今城未破若殺二人是閉塞城內人心更甚文鴛勇冠三軍番之以助征討昭從之召文鴛文虎至帳下以好言慰之賜鞍馬衣服加為偏將軍賜爵關內侯二人拜謝上馬遠城叫曰我蒙大將軍赦其反罪加以重爵汝等何不從我投降城中軍人困乏日久人皆怨諸葛誕軍人嘆曰文鴛乃司馬昭之大仇尚自重用何況我等乎多有偷出降魏諸葛誕轉怒日夜巡城以殺為

誕葛諸破大



遺跡直欲繼田橫

曹宣獻門誕知魏兵入城乃與麾下數百人殺出被魏將胡奮斬之數百人終

皆被亂箭射回小卒皆被擒之靜軒有詩葉諸葛誕曰

報國忠堅不顧家 見危授命仕咨嗟 當時若聽諸謀士

安得人稱片武鞋

魏將王基殺到西門外招降有把門吳將于銓大叫曰大丈夫受

命為將救難既不能退汝國之兵又不能救壽春之城又降他人

禽獸不為也以手執盃擲于地下大戰獨力難加被亂軍所殺有

詩為証 司馬當年圍壽春 降兵無數拜車塵

東吳雖有雄才士 誰及于銓肯喪身

魏兵入城將諸葛誕老小盡夷三族麾下數百人解見司馬昭曰

汝等若降饒汝性命眾皆曰願與諸葛誕同死不願降魏今盡

縛於城外先斬二人又問曰降者不斬眾人曰要斬便斬何必又

問遂盡斬之司馬昭見說嘆息埋之史官詩曰 忠臣至死無移改 諸葛公休帳下兵 薤露歌聲應未斷



# 姜維請兵伐鄧艾



吳兵盡降于魏裴秀與司馬昭曰吳兵盡江南之人若盡留之後必生變不如坑之

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招降撫信行施仁義戮其原兵若盡坑之非行仁義之心也不如放回江南以顯中國寬仁之心昭曰其言極當盡將降兵悉放還國唐咨王祚俱孫琳之勢不敢嘗也亦不投魏昭加官重賞淮南已平班師回兵

姜維長城戰鄧艾 五犯中原

蜀延熙四年後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漢得川將將舒傳食二將十分勇猛

鄧艾不信其能方知公言不謬矣但恨未親

天下人反中興人之計誓報之忽報淮南

魏將由維大喜曰吾大事濟矣上表奏後主

曰蜀兵連年遠征損傷極多深有怨心

今欲遠征不行

乃作仇國論一篇令人星夜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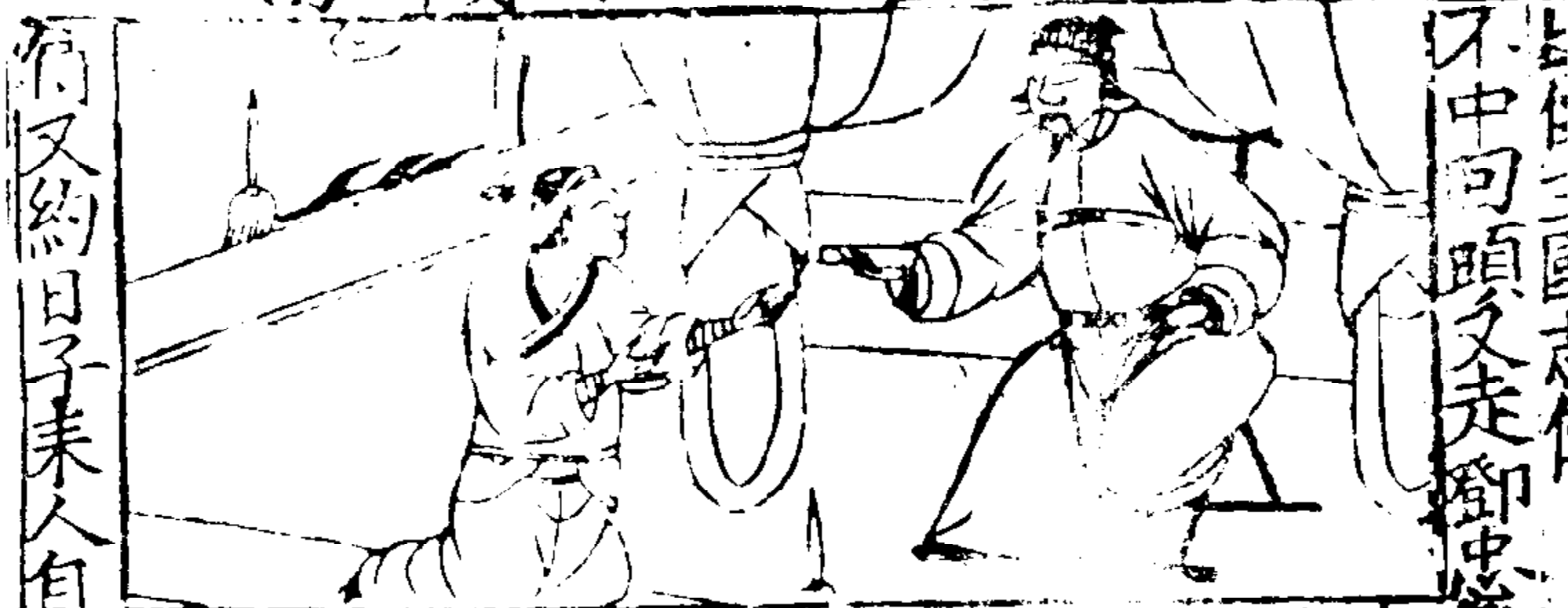
# 姜伯約鄧艾大戰



要腐儒之論也不聽提兵中川問傅魚曰以公之見先取河也金曰魏兵積糧之所皆

在長城可取駱谷渡沈嶺直到長城先斷其糧后取秦川抗自然  
 諸天維曰公見是也便提兵出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末長城守  
 將司馬望乃昭之族兄也本部糧多兵少事務繁重忽報蜀兵至  
 眾皆驚惶司馬望手下二將上祿李州曰兵臨將敵水未上掩其  
 等頃一死戰遂點兵五萬出戰姜維二人皆被傅魚斬之司馬望  
 棄寨而走蜀兵赶到長城之處司馬望閉城不出姜維令軍士暫  
 宿一夜未日平明直至城下火前火砲打入城上房瓦瓦着魏兵  
 大亂姜維傳令眾軍各要草一束如無者斬眾軍納草堆積城下  
 一齊點起火炮如飛城中軍士嚎啕蜀兵正攻之間忽陣後喊  
 聲大舉維大驚慌忙飛馬回陣看時背後却是鄧艾旗號鏗鏘响  
 處一將飛馬橫刀而來乃鄧艾之子鄧忠不問姓名挺鎗來戰姜  
 維七久要識鄧艾乃抖搜神威來戰鄧忠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  
 負姜維追思勝他不得賣個破綻回馬走入本陣望左手小路中  
 走鄧忠隨後趕來姜維把鎗帶住偷取雕弓羽箭欲暗射一箭又被鄧忠心見了維見

# 姜維差人下戰書



不中回頭又走御中着上趕上提槍從脇下過去被姜維挾住鎗卸艾棄鎗望本陣

走姜維大叫小兒走那里去縱馬趕到陣門上旗影閃出一將  
 馬提刀而末大叫姜維匹夫勿趕吾兒卸艾在以此姜維方省是卸  
 艾之子又欲末戰卸艾恐馬力乏乃與卸艾曰吾今已識汝之子  
 如此須待明日末戰分其雌雄定天下大事於是兩軍各退卸艾  
 據住渭水下寨姜維跨住兩山安營却說卸艾育了地理持書只  
 司馬昭如今切不可與他出戰只宜謹守  
 維必定換糧善軍三面圍定夾攻無不勝  
 守城一門將被司馬昭知却說姜維使人來書約定末日兩  
 家大戰約艾子次日姜維五更造飯平明佈陣只等  
 魏兵到來卸艾在寨中傳令掩旗息鼓如有妄動者斬之却說姜  
 維使人來打探回報末人出寨門謹閉姜維至晚而回次日又  
 使人來下戰書以責失約卸艾以酒待之艾曰吾身因疾

酒又約日子末人自回如映五六番不出得餘曰以此必可以防

姜維班師回漢中



兵到三面擊吾軍也吾今特書入吳國令孫綝并力攻打正欲遣使忽報諸葛誕彼司

馬昭打破壽春夷其三族吳兵盡略昭班師回洛陽欲引潯陽之  
兵來助戰也維驚曰吾吳又成画餅矣不知回軍糧車先退馬軍  
斷後入漢中細作報知即文曰曰姜維却有國事而去必有詭計  
不可追哨看果然駱谷道窄狹之處堆積柴草防燒魏兵來追人  
敬服御艾有先見之明表奏朝廷司馬昭又知即文官爵

●孫綝廢主立孫休

東吳孫綝知全澤唐咨王祚昔反吳降魏盡將各家老小殺之矣  
時孫綝殺之重吳主孫亮欲除之不得其便一日吳主悶坐黃  
門侍郎國舅全紀在側紀乃皇太全尚之子忠心事亮且密告紀  
曰孫綝妄殺大臣把握朝綱今不除之為禍不小汝可密告汝父  
守把各門吾當自出誅討逆賊以事切不可令汝母知之汝母乃  
孫綝同宗姊妹事若泄漏祿非輕也紀曰主上可發密詔與臣暗  
將孫綝牙爪盡皆拿下必不敢妄動吳主即發密詔付紀且持  
詔歸家告父全尚且見中軍諸將俱孫綝強暴皆欲背之自知其事乃就入與妻曰二

### 孫綝舉兵圍內院



孫綝曰殺之是也口雖應是心實不仁乃密令人將書來報孫綝

大怒連呼兄弟四人點大兵先圍住內院即將全尚劉承全家拿  
下吳主聽得金鼓齊鳴內使報說孫綝率兵圍住內院亮罵重  
汝父兄僕隸悞我大事乃仗劍曰吾乃大帝親派在位五年誰  
不從與從者數十人互相出殿被孫綝兵把住不與出殿孫綝  
全尚劉承盡殺之然後集百官於朝綝曰孫亮荒淫昏亂不理朝  
政今可廢之別立明君若不從者以全尚為例眾官俱曰願從將  
軍命部中桓爨厲聲曰孫綝匹夫汝無伊尹霍光之才敢廢聰明  
之主吾今寧死豈順逆賊之命乎孫綝大怒掣劍斬之遂引百官  
入內庭擒下吳主孫亮叱曰無道昏君本欲誅絕看汝先帝之面  
廢汝為會稽王吾選賢德之主為君叱中書即奪璽綬便命登程  
孫亮大哭而去史官詩曰

魏朝新見廢曹芳 吳國孫綝效霍光  
無父無君真可笑 千名犯義壞綱常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重朝往武林即迎孫休為君乃孫權弟六子也

孫 綝 廢 帝 立 孫 休



官內事丁奉魏詔施

字子烈俊愛白龍回顧不見龍尾大驚而奔次日董朝係借至請休回朝休不信二

入備說其事行至布寨亭孫綝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乃乘小車  
百官迎拜道傍休下車答禮孫綝扶休墜御座休曰... 然後  
受璽綬百官朝賀改年號為永安元年封孫綝為大丞相荆州牧  
一家皆封王侯封弟孫皎為烏程侯其餘各官皆陞一級若王孫  
休因恐有內變遂加賞賜以安其心冬十二月使左將軍張布散  
賜牛酒與大臣之家布先送至孫綝府中綝已大醉將牛酒列於  
面前綝與張布曰吾廢少帝人皆勸吾為君吾以孫休賢孝而  
立之如無知時孫休只是瑯琊王今將我如等閑相待恨之不已  
張布入密室告其主孫休曰日夜不安御營將軍魏越武衛禁士  
施翔二人密告吳王曰孫綝調軍出外必有反意又將武庫軍器  
搬空早晚必有大變吳主大驚召張布商議布曰可請老將軍丁  
奉諒之即宣丁奉入宮泣訴其事奉曰陛下勿憂臣當與國除害  
未朝獵日陛下可宴待群臣上自遣調陛下馬詔書勅張布宿殿  
前管外事是夜大風驟起飛沙走石天明風息使舍到孫綝府請

# 吳主叱斬孫綝



不在兒孫在自身

赴會綝方起知有人推倒心下不悅使者十餘人宣請家人止曰昨夜狂風大作今早又有驚報以會不可去赴綝曰吾兄弟四人盡曲禁軍誰敢近我倘有變動就內放火為號汝等領兵救應囑付訖上車入內見吳主吳主下御座迎之賜與高座酒至二巡左右驚報曰宮外火起綝便行孫亮止之曰丞相安穩再飲數盃外面火起或是偏房失火丞相不必掛慮忽張布仗劍引武士二千餘人搶入殿裏厲聲曰奉詔收反賊孫綝餘從盡皆拿下綝欲走被武士捉下綝叩頭曰臣願徙交州乞歸田土吳主叱曰如何不從滕胤呂據伏綝又曰臣又願徙為官奴吳主喝武士推出斬之張布宣詔曰罪在孫綝餘從皆不獲取衆皆叩謝張布請吳主上五鳳樓丁奉魏延施翔等皆擒孫綝兄弟至吳主盡命斬之宗黨死者百餘人夷其三族開孫峻墓戮其尸首將皆被殘害者為恪滕胤呂據等重建墳墓以表在死其帶累流涕者盡皆召還封官史官書曰

孫峻孫綝作大臣 挾權倚勢害予人 世間權傾勢敗

胡氏宮朝皇后



蜀漢元年冬大將軍姜維復還漢化張翼為先鋒去舍將斌為左將軍傅金為右將軍胡濟為合後自總中軍娶蜀兵二十萬辭后主取中原後主劉禪用中書董皓用事日夜在宮中飲酒董皓選美女以玩之後主不復聽政矣時有劉琰妻胡氏極有美色因入宮朝賀皇后留宮中一月方出劉琰疑妻與后主有通喚帳下軍五百列于向前將妻胡氏縛縛令軍士各以履底踐其面幾死復甦後因此事告發後主大怒勅有司問罪擬奏劉琰不合令軍持面有失人倫理宜棄世命將劉琰斬于市曹以后命頗不許入宮姜維同夏侯伯並掌中軍維曰前者不能成功甚是羞慚今親君弱臣強乘虛攻之當取何地霸曰祁山雖有準備乃用武之地堪可進兵必雪前恨維從其言縱馬去奪祁山至谷口分下左右中三寨左營主將王含將斌右營主將傅金將舒安排鹿角整點報寨門以時蜀艾在祁山寨中聽知蜀兵又到哨馬探知連屯三營于谷口蜀艾登高看之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可以屯營之處以待蜀兵喚師魏主冲突又令副將鄧倫引五百掘下手當夜三更自地道直入左



### 姜維布八陣圖勢



維曰有何不可兩下

軍營內地下湧出王

合將城為兵未定不知地脉恐防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軍中  
 大亂急提刀上馬時寨外卻忠兵到內外夾攻二將抵敵不住後  
 寨而走維在中軍人報左寨被魏兵內應外合衆皆潰散姜維上  
 馬立於中軍下令衆軍如有妄動者斬但有兵到營邊並皆射之  
 令軍飛報右寨依令而行因以冲擊不動不敢妄入殺到天明卻  
 文叔兵回營嘆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兵法不敢亂也次日王含  
 蔣斌收殘兵到大寨請罪維曰非汝等之過乃吾不明地脉之故  
 也令三軍安定三寨將被殺死尸首盡置於地道中以土石掩之  
 令人下戰書與鄧艾約來日交鋒艾得書欣然回書維見回書傳  
 令來日出陣要按武侯八陣之法天地風雲鳥獸龍虎之形陣勢  
 已定鄧艾到陣前未看姜維陣勢見布成八陣之奇左右前后俱  
 有法度請姜維出馬打話維即出馬艾曰汝布八陣能識變化否  
 維曰豈有不能便入陣上雲梯令撥調官左右招成六十四  
 卦維出曰言之變法何如艾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開八陣  
 鼓搖旗裝兵各分隊伍交戰艾引兵入陣口中見

司馬望文救陣出陣



前不成陣勢劉文自

陣將之圍在城心四面八方喊聲大振卻艾不識此陣心中大疑引表冲突不出口只聽得外有大斗卻艾早降艾嘆曰吾一時自逞其能今中姜維之計也忽得司馬望文兵從西北殺開對兵冲入陣未救卻艾艾更勢殺出陣時祁山寨盡被蜀兵占了魏兵恨于渭南文問司馬望文曰公何知此陣法殺入救出艾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州南會典崔州平石廣元為艾討論陣法今日姜維所變之法乃長蛇陣也若擊他尾不能出吾兵自西北而上而擊之必然破陣也艾揖謝曰吾維學而法實不能識此陣有此變也公既然深明陣法未日可與姜維開陣且奪祁山公意如何望曰我所學皆瞞姜維不過以人深待諸君傳授我且未日與他開陣法却令一軍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祁山寨也令人下戰書約未日開陣法維大笑與諸將曰吾待丞相所傳秘法正是錦囊美矣也似此其中必詐謀乃裝象化曰未日陣前對敵汝可引一萬兵與張翼去祁山后埋伏如此而行維盡起九寨之兵列于祁山之

前不成陣勢劉文自

姜維伏兵困鄧艾



軒有詩曰

樂毅破齊博問阻

岳飛伐虜

...

...

成陣勢維曰汝若變吾陣法汝試布之司馬望將兵招展變成八陣維曰此八陣  
 是吾師所治汝何盜學此陣有何所變望曰九九八十一變維曰  
 汝試變之望入陣變數陣而出維笑曰汝乃井中之蛙豈識玄妙  
 也吾之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望曰汝可變數陣觀之維曰  
 汝叫鄧艾出吾布典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習陣法維笑  
 曰汝驢吾在快閉陣法却使鄧艾去襲祁山后之寨是否司馬望  
 大驚自思姜維乃神人之妙策也却待混戰被姜維鞭稍一指兩  
 邊寨未幾得魏兵大敗鄧艾鄧倫二人將至寨后忽廖化兵出將  
 鄧倫斬了張望又出亂箭飛蝗射未幾得鄧艾兩下無路死戰得  
 脫身中兩箭回到渭南寨中和司馬望商議望曰近聞劉禪在川  
 終日以酒色為樂可用一計召姜維回川以圖可解矣望曰遣使  
 齊至實入蜀擄住寨柵按兵不動使到成都結交與維而後流言  
 說姜維怨望朝廷欲棄兵歸魏黃皓聞左右之言奏曰後主上詔  
 姜維班師免生後患後主聞知不知是計召姜維班師後主詔  
 樂毅破齊博問阻 岳飛伐虜

姜伯約被詔班師



姜伯約被詔班師

拾遺馬昭探回初山

姜維被詔不知何故分付張翼廖化守初山隨後又有詔下便交班師漸回漢中廖化曰此是間諜之計也將任軍若命有所不受且不可動張翼曰大將軍軍年勤兵蜀人皆有怨心民心一失安能長久不如乘此時勝收兵漸回以安民心廖化曰倘魏兵追襲如何翼曰兵各依次而退吾與公斷後以據魏兵廖化從之二將斷後蜀兵陸續而退司馬望知計已成乃同劉艾引兵追趕只見蜀兵齊肅人馬齊行乃嘆曰此皆深明諸葛之遺法也遂不敢追而回

●司馬昭南都統曹髦

姜維回到成都見後主後主曰為卿在邊勞苦軍士故詔回都養恤軍士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奪初山寨正欲收功不意半途而廢却中魏人之計也請詔復出師伐魏必復中原上報先帝之恩下繼武侯之志後主默然因以黃皓恨姜維上辭後主丹往漢中收

拾遺馬昭探回初山  
奏報知此事文曰君臣不足必有內變即遣使齎表入朝司馬昭

# 司馬昭賈充私議



大喜已有高蜀之意乃召中護軍賈充入內議曰吾欲伐蜀何如充曰未可也今主上

深疑主公久矣若一旦輕出蜀未能伐已必生內變昭曰何以見

疑于我充曰去年黃連病現于寧陸井中此國中祥瑞群臣表賀

主上曰非祥瑞也其龍不能上升于天下在于田屈于井中乃憂

愁之象遂作困龍之詩曰

傷哉龍受困 不能進深淵 上不升天漢 下不在于田

蟠居於井底 鱗鱗戲于前 藏形伏爪甲 嗟我亦如然

以此詩論之深怨于主公昭聞大怒曰此人欲效曹芳也當見成

倖成濟兄弟二人立于塔下指與賈充曰尚朝夕有變只在你身

上成功這二人有智勇交幫你須要審明曰充應聲曰主公放

心某自調度時甘露二年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魏主言曰自

視之昭叱曰視吾何為群臣奏曰大將軍功德魏主宜封為晉公

加九錫魏主亦不言曰厲聲曰吾父子三代輔魏屢有大功今

晉公莫非不容魏主曰誰敢不從耶昭曰潛龍之詩視人如

豕何理也豕不能對流汗如雨昭乃遂欲上殿表皆懼然魏主

後宮痛哭曰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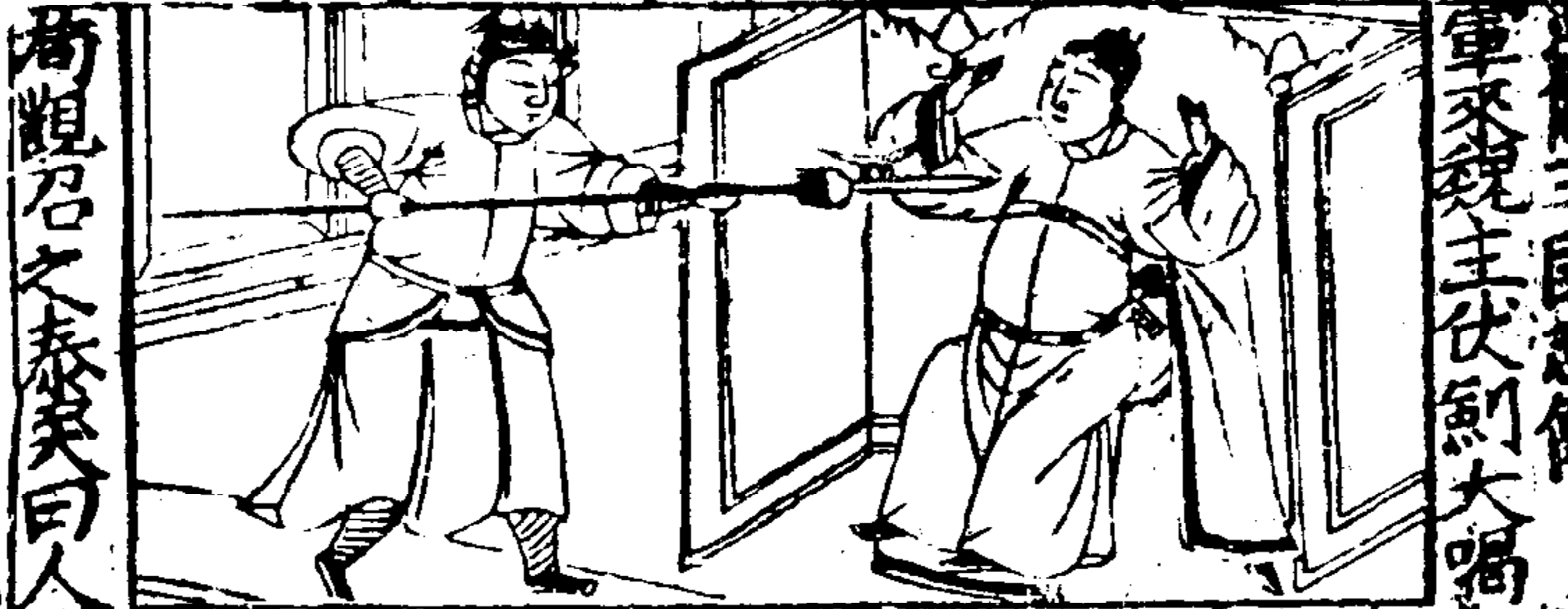
王業等入宮見帝



昭遠之心人皆知之也吾不忍坐受廢辱將何處之次日召侍中即伍况尚書王經

散騎尚侍王業三人入後宮跪哭曰司馬懿淫請汝三人至此一  
同起兵討之王經曰不可昔春秋時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  
為天下之恥笑今重雅已歸司馬昭之問久矣朝廷內外及四方  
之士不顧順逆之理皆頭為之效死非一日也且陛下禁兵寡弱  
何所資用一旦不忍是欲除疾而疾越深疾若深為禍不小矣陛  
下不可造暴行兇規王於懷中取出黃素認擲于地下曰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吾意已決就死有何惧哉懿大怒起身而入伍况  
謂王業曰事已極矣空自求誅當往求首以免一死業曰然乃謂  
王經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不先去死在日下王經大怒曰主  
辱臣死天下至理安有偷生以害仁主乎願以殺身為報伍况王  
業蓋漸而進魏主聚集各衙門官僅三百餘人鼓譟而出擊仗  
劍乘車叱左右送出南關王經伏于轅下奏曰陛下欲以數百萬  
而伐昭是驅羊入虎口耳其死無益臣非惜命寔見事之不可行

# 成濟持戟刺魏帝



軍來魏主伏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害吾耶于是禁軍皆不敢動  
 充喚成濟曰司馬公養汝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若事不成汝等  
 全家誅戮也成濟乃掣劍在手顧與曹充曰當殺也當得也充曰  
 司馬公有令要死的不要活的成濟持戟奔入轎前髦叱曰匹夫  
 敢無禮也言未畢一戟刺中髦胸膛慌出轎未成濟又叫曰奉司  
 馬公命殺無道昏君再一戟刺中背上透胸前髦死於轎中  
 見了挺鎗迎殺被成濟殺死衆皆四散王經趕來大罵曰這賊  
 敢弑君也曹充叱左右縛之使人報司馬昭曰入曹髦已死假作  
 大驚之狀以頭撞車駕假哭隨即四下通報群臣大傳司馬至臨  
 之慌入內庭見魏主尸橫于地痛哭曰殺陛下是臣之罪也司馬  
 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將天子用棺木盛貯于偏殿魏主亡年  
 二十歲昭議立新君王業曰武帝有孫曹芳乃熹王曹宗之子見  
 居安次縣封為常道卿公可立為君昭從之即時令使各車駕迎  
 接去了昭會大臣擬弑君之罪獨有尚書陳泰不至昭命司馬尚書  
 尚觀召之泰笑曰人皆以為泰學易之所行今日之所行不如泰  
 泰乃披

昭泰擬濟弒君罪



厚而入哭拜于地昭亦佯哭而問曰公以此事何以處之泰曰獨斬賈充以謝天下

昭曰再思其次泰曰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忠後主推出刑

之夷其三族成濟大叫曰非吾之罪賈充傳晉公令教吾弒君昭

佯不聽令賈充割其舌至死不屈成倅亦斬于市盡其三族史

官有詩曰 南閣投身強哭尸 公然弒主待推誰

欲誅成濟滿天下 天下之人盡教知

又詩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 弒君當闕縗袍紅 却將成濟夷天下

欲使黎民盡耳聾

昭既弒君入奏太后言曹髦欲弒太后及大臣致被成濟弒之臣

已斬了成濟請太后降詔以安衆心太后惧之只得寫詔付之昭

又將王經全家俱赴廷尉擬罪經在廷尉處見縛母至叩頭大哭

曰不孝子辱累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無死正恐不死其所耳今

因國亡有何恨焉當日押王經于市曹處斬其母顏謂王經曰子

神色不変大笑受刑王經有故吏尚雄大哭甚哀滿市曹觀者

母今日死得其所矣



幼無不垂淚者史官有詩讚之曰

漢祖誇仗劍

魏末見王經

貞烈真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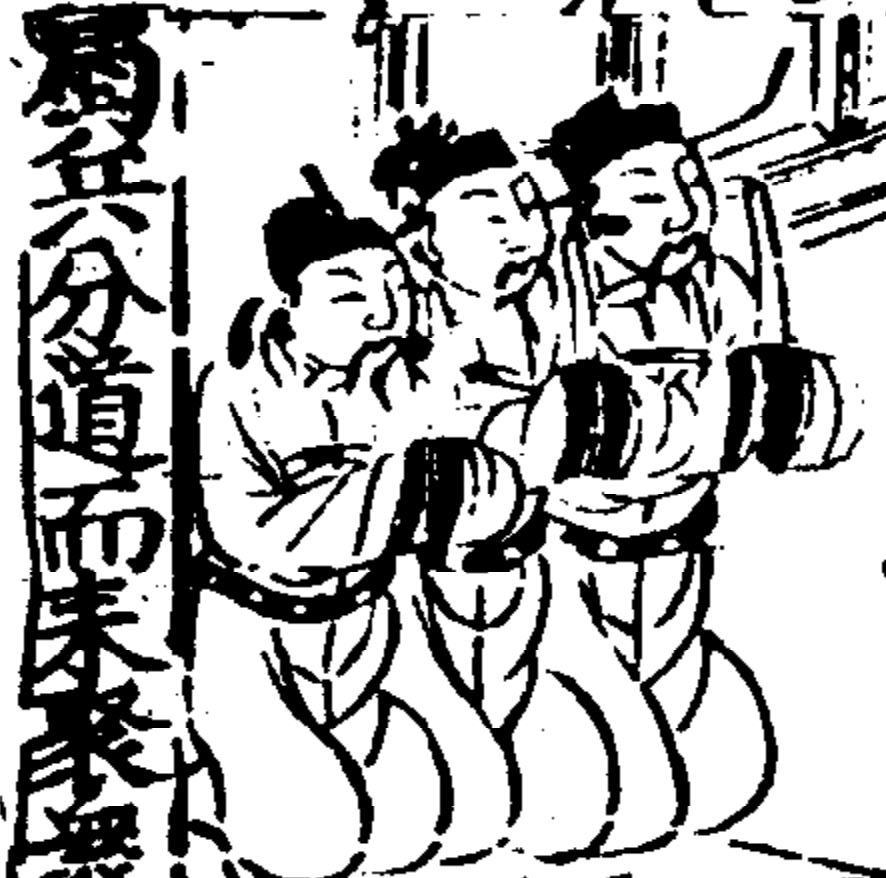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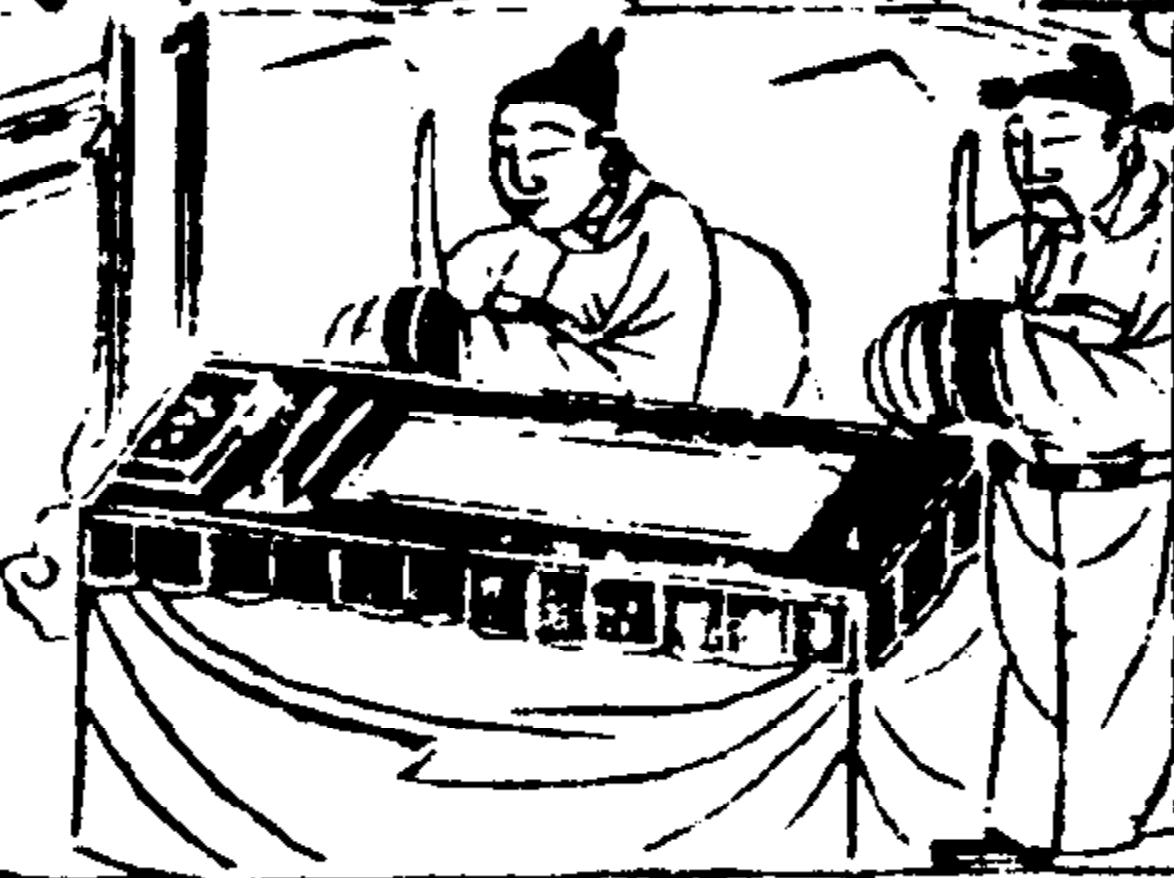
賢名智更清

節如泰山重

命似鴻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人



司馬昭以王禮葬曹髦已畢次日常道卿公賈充勸司馬昭就魏國政統昭曰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湯至德昔曹孟德不肯禪漢統猶吾之不肯禪魏也因以衆知司馬昭留意與子司馬炎矣司馬昭立常道卿公曹煥為君改年號為景元元年煥封司馬昭為大丞相晉王更賜黃鉞白旄金銀絹匹無數其餘大臣各加官職細作報入蜀中

●姜維棄車大戰

姜維聽知司馬昭弒君之曹煥為君乃大喜曰今日伐魏有名遂上表于後主一面發國書與吳同問弒君之罪姜維遂起蜀兵十五萬糧車數千輛皆置車箱于其上令廖化出子午谷張翠出駱谷維自出斜谷皆于祁山取齊以時鄧艾在寨中操練軍士忽報蜀兵分道而來聚衆商議帳下參軍王瑾寫一計呈上鄧艾曰此計雖好只恐瞞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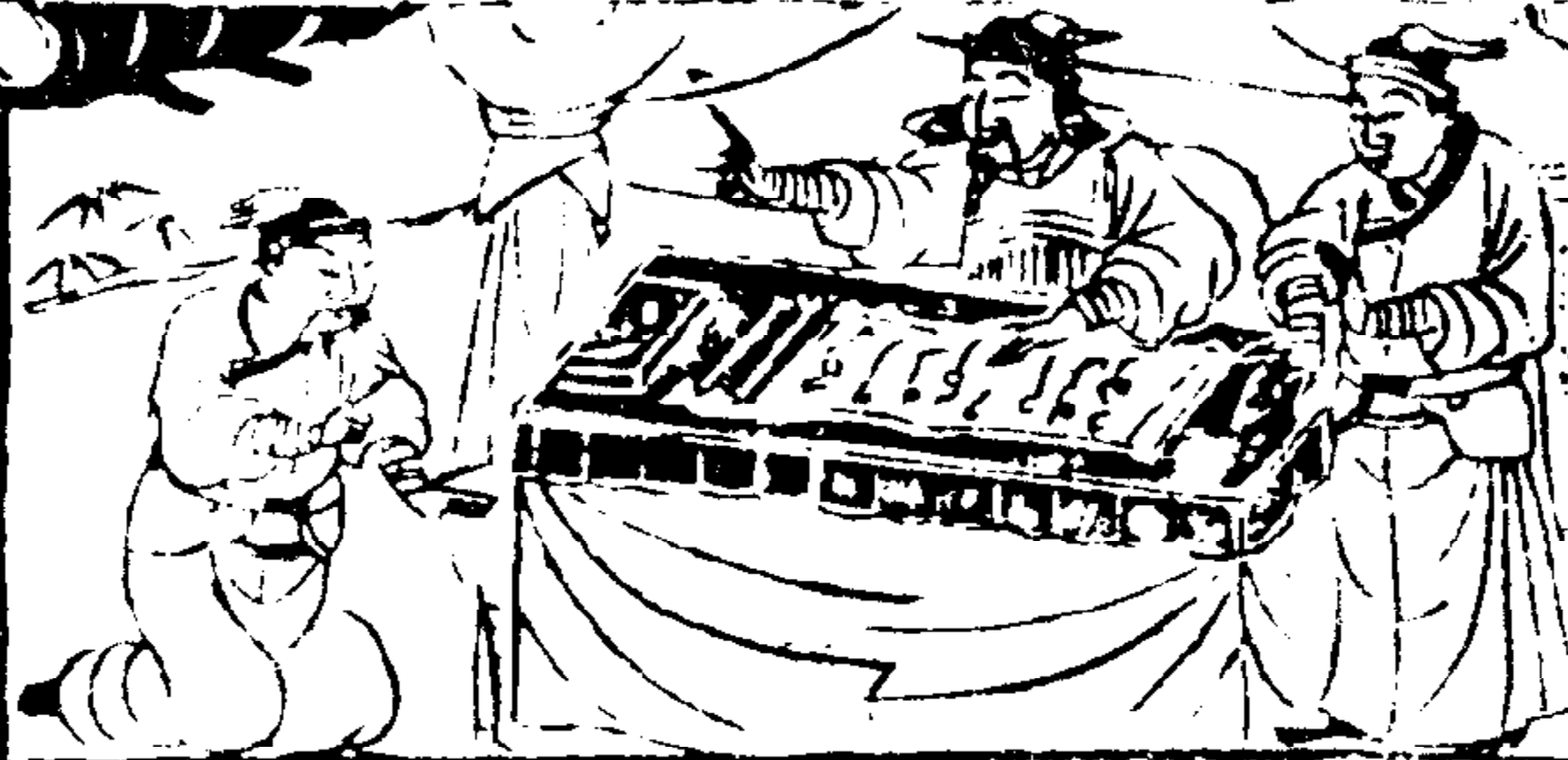
王 瑾 詐 降 姜 伯 約



維不遇瑾曰吾以性命以報司馬公之恩爰曰汝志若堅此事必然成功遂撥五千人

馬與瑾曰連夜從斜谷來遇着蜀兵前隊哨馬瑾曰我是魏國降  
 兵可報與主帥知會哨軍報知姜維曰交當住餘軍只令首將未  
 見軍士乃引王瑾未見姜維維泣拜曰某乃王經之侄司馬昭試  
 君又將叔父滿門誅戮某在場疑因免其禍今幸將軍與兵問罪  
 故引本部五千兵來降願請調用必當效死報叔父之仇殺賊君  
 之賊姜維心知其計故作喜意重賞王瑾維與瑾曰汝既誠心來  
 降吾以誠心相待吾蜀兵所患者無過只是糧草今有糧草數千  
 輛見在川口汝可與吾搬運糧車至祁山吾今去取祁山寨也王  
 瑾暗喜姜維已中其計欣然領令姜維曰汝搬運糧草不用五千  
 軍吾先有推車人去了只要汝押送而行只消三千人足矣留下  
 一千元在與別用瑾引兵去了令二千降兵撥與傅食部下忽報  
 夏侯霸到見姜維霸曰都督何以准信王瑾之降言在魏豈不知  
 倫細王瑾假稱王經之侄其中有詐姜維大笑曰神機以為我不  
 識也已知其詐特分其兵將計就計為之霸曰都督試言之維曰司馬昭之奸雄過於

# 妻維搜王瑾密書



與魏兵交鋒姜維分撥已定自去行計節甘得王瑾語人喜當四三時女人再回約

曹操既殺王經夷其三族安有存其侄命為邊將之理故知其詐也今承國舅之言正與吾合為何呼為國舅昔日張飛在亂軍中獲一女子正是其後霸親房之妹飛甚寵之後生二女皆嫁與後主為妻因此蜀將於蜀舉朝稱為國舅其敬之霸傾心事蜀姜維當時且不出斜谷而撈人於要路埋伏以待王瑾暗通消息王瑾已受交割得許多糧車乃使人暗藏密書回報卻艾下書人到半路被蜀兵捉住解見姜維七問其情由搜出密書看書中云我已得交割糧草可以速進人馬與姜維交戰某當通小路盡將蜀兵糧車反推歸營蜀人無糧必自敗矣約會今日於某處交鋒維將送書人斬了將書改作八月十五日望將軍親提精兵於斜谷口壩山寨中可先連日恋住姜維交戰免生後疑令人扮作魏使到魏寨下書一面將魏在糧車數百輛以乾草柴薪硫磺焰硝兩下皆是價箱上用青布遮蓋端插旗號却令新降魏兵三千人推之至維交侯朝各引一軍去壩山谷裡埋伏又令將舒出斜谷廖化張飛在谷進兵

蜀艾張軍中逃走



定遠軍司馬的姜維引一軍輪於赤谷口協戰，日不分勝負。至八月十五日，蜀艾引五萬精兵，直進到雲山谷口來，使人凭高望之，果見無數糧車，從雲山谷口出，蜀艾自勒馬於高處望之，果見魏兵衆將曰：「天色將晚，可速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險惡，倘有埋伏，恐難退步，可就此這裡等候。」說九未了，只見兩騎飛奔而來，報曰：「王將軍得糧車過界，蜀艾見了，招人馬隨後趕來，乞望將軍救應。」蜀艾不知是計，急引兵前來，聽得山後喊聲大起，正初更時候，東方月上皎如白晝，蜀艾不顧車仗，只道王瑾在后，斫殺，遂奔過山後，時只見林子裡蜀將傅魚大叫曰：「蜀艾，你中了我姜維計策，何不早下馬來投降？」蜀艾急勒馬回，只見車上火起，其火便是號火，兩下伏兵齊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山上大叫捉得蜀艾者，千金賞。蜀艾侯艾驚棄鎧甲，甯入汝軍中，盤山而外，得脫。王瑾押糧車到半途，姜維招得勝之兵，從順路接來，時有敗魏兵來報王瑾事，已屬洩。蜀艾性命不知如何，王瑾大驚，使人哨探報三路大軍殺來，王瑾曰：「事已極矣，諸軍可以死戰。」望西殺去，姜維只道王瑾在前面，

# 蜀兵圍王瑾投江



應不想逃往漢中原路而去背有兵少抵敵不住因以王瑾燒燬各隘棧閣姜維恐漢  
 中有失不敢出祁山速提三路兵殺回把王瑾四面圍合無去路  
 投江而死餘兵盡被殺了姜維雖勝折了許多粮草收兵回漢中  
 鄧艾敗回祁山寨中請罪表申司馬昭為鄧艾有功不貶復加  
 賞賜艾將賞物分賜眾將并被傷將士昭又恐蜀兵丹出艾懸五  
 萬兵與艾守寨且聽下卷分解

新刻金像三國志傳卷之十九終

魏伐王後諫周譙

新錄全錄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二十



姜維大戰洮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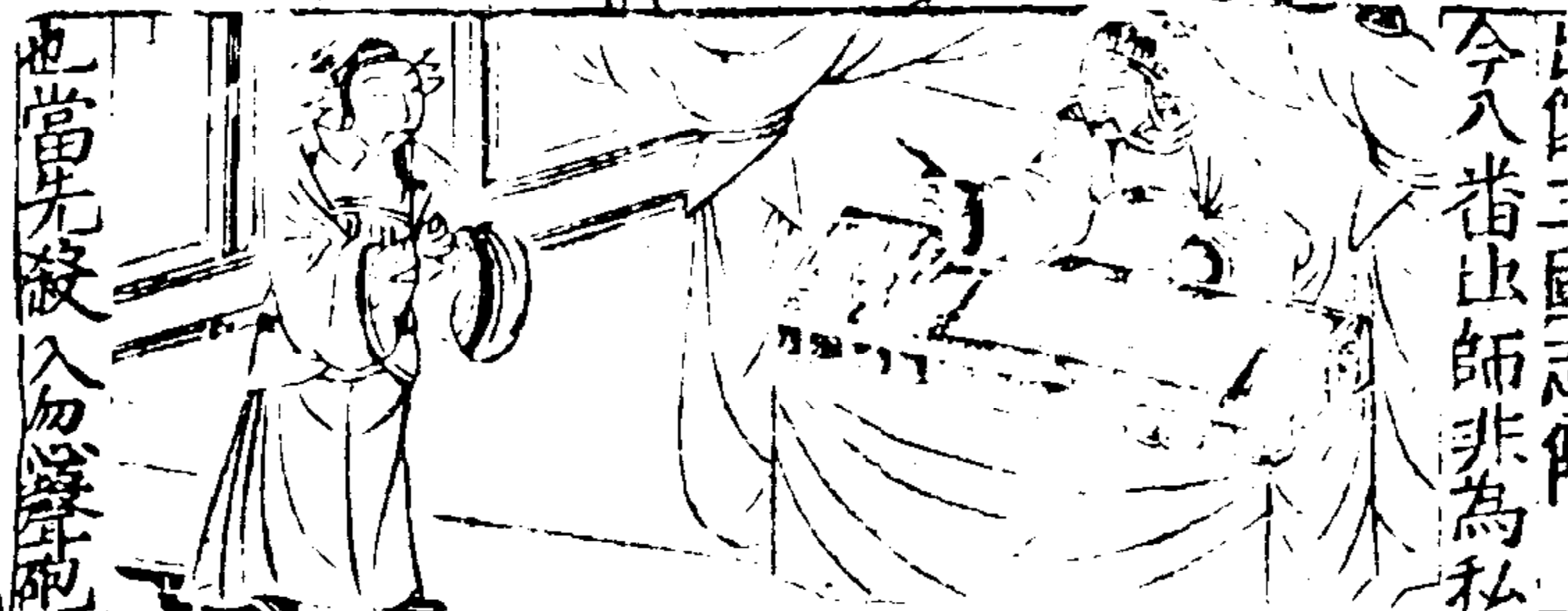
蜀景耀五年姜維差軍士脩理棧道一切完備長奏後主言臣累次出軍未能成功驚觀沮寒今率將帥征魏臣如不勝每加臣罪後主迷於酒色不能理政譙周奏曰臣夜觀天象西蜀分野將星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征恐有不利可降詔阻之後主曰且看功勞再阻未遲譙周見事不從由家入息其子問其故周曰君王溺於酒色不理朝政安顧軍民西蜀為不遠矣譙周詩嘆曰

君聞臣駑駘侍多 何執整頓舊山河 中原恢復雖常理

國小民疲爭奈何

其子曰父親既有先見之明何不棄蜀投魏擇主而事周曰吾受先帝之托不能補報豈敢為臣不忠不孝也托病不出姜維問廖化曰公是常景老將慣能征戰吾誓欲恢復京兆先取何地為首化曰大將軍連年征伐民皆不寧節艾足智多謀非比等閑如聽老夫之言只可恤重愛民此為上策維憂色厲聲曰昔日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吾

# 姜維化廖師出論



今入番出師非為私

已今取洮陽逆吾者斬喝退廖化晉守漢中遂起大軍二十萬遂  
 取洮陽節艾與司馬望在祁山寨中哨馬報蜀兵盡望洮陽進發  
 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實出祁山否蜀兵累出祁山  
 皆望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却接羌胡姜維料吾不防也彼若  
 得洮陽進據在城內外結羌胡之心以為久遠之計可撥上將去  
 救洮陽之難洮陽十五里地名侯和亦有小城是咽喉之路將軍  
 可引大軍屯在城中緬旗急鼓大開城門以行此計某却引一軍  
 伏於侯和可捉姜維夏侯淵問姜維曰今將軍往無糧之地何意  
 維曰吾七番出師皆取魏兵有糧之地并屯兵之所魏人深知我  
 意今取洮陽空城使魏人不防一鼓而下若得洮陽深溝高壘將  
 糧草屯于城內然後結羌胡軍水陸轉運以為久計此番不勝其  
 可羞也霸曰真妙策也某當為前部提兵進到洮陽見城上並無  
 旗幟四門大開霸勒馬疑曰莫非有詐衆副將曰聽知大軍到盡  
 皆棄城而走霸果見城外百姓扶老挈幼望地而拜曰此空城  
 也當先殺入勿違死  
 响旗幟齊出吊橋扯起霸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下眾副將  
 侯顯并

戰交艾鄧與維



數日騎皆被射死後人詩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

誰知鄧艾將能防

可憐投漢夏侯勳

頃刻城邊箭下

司馬望總兵殺出蜀兵大敗姜維兵到殺退魏兵就傍城下寨是夜二更鄧艾下侯和引兵來劫姜維大寨蜀兵大亂城中司馬望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四散奔走姜維死戰得脫所知折了夏侯勳與眾聽令曰勝敗兵家常理折將損兵不足為言安在此一戰始終勿退有言退者斬之張翌曰鄧艾移兵在此祈山必然空虛將軍可整軍馬終日攻打洮陽與艾交兵內分一半逐取祈山若得祈山便驅向長安不容鄧艾不走姜維從言令張翌引後軍去了次日姜維來侯和打城與鄧艾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維稱艾才謀俱備艾亦羨維智勇雙全各引軍退鄧艾按兵不動尋思蜀兵被吾大殺一陣今不退每日又來搦戰必有兵法襲吾祈山不可輕出喚子鄧忠分付在此守把若姜維搦戰不可輕出吾今夜引三千精兵去救祈山姜維亦暗帶三千兵去助張翌；兵圍祈山攻打甚急守門將帥兵少抵擋不住將恐有失却得鄧艾一軍從蜀兵背後殺來



後主宣姜維回朝



絕張豎歸路張豎正慌忙間却得姜維兵到將節艾大殺一陣艾退初山寨中不出蜀

兵四面圍定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終日飲酒時有左將軍關于身無寸功只為投黃皓門下得此官職聽知姜維圍艾于初山黃皓奏後主言姜維累戰無功可令關于代之後主准奏乃宣姜維回朝一日二道詔姜維只得班師令魏陽兵先退次日親典張豎斷後艾聞姜維寨中金鼓之聲不知何意天明看時盡皆不見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到成都面君一連十日不出維心疑感回到東華門外正逢秘書令卻正維曰主上詔吾班師公知其意否卻正笑曰將軍何為不曉黃皓與關于要立功名故令主上發詔維大怒要入宮去殺黃皓卻正急止曰將軍位居極品繼武侯不可造次倘帝聞知公作及臣也維謝曰先生教誨是也遂同回

姜維避禍屯田

次日維知後主御園飲宴帶從者數十人入內黃皓知之遂於湖山之側維率部下奏曰臣已回節艾在初山正好成功陛下連三詔令臣回朝

卻正教妻維屯田

生金玉之言也維次



未審聖意何如後主

言可答維又奏曰黃皓專權欺誑陛下可將黃皓誅戮則天下  
清平魏可吞併矣後主笑曰皓乃趨走小兒縱使專權不成事休  
昔董允常切齒恨皓甚怪之今卿何足介意維叩頭曰陛下今  
日不殺黃皓禍不遠矣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  
容一宦官耳後主喚黃皓出亭下令拜姜維伏罪皓哭拜曰皓早  
晚趨侍聖上安敢有犯以荒國政明公休聽外人之言意欲殺皓  
實無異心望明公憐之流淚滿面維乃惶恐而出靜軒詩嘆曰  
聞官專權從此有 明君安肯近陰和 姜維不速誅黃皓  
却縱荒唐喪國家

姜維出見卻正將言告之正曰明公如此則國家危矣維曰先生  
用何良策教我保國安民避禍安身正曰西邊有一處所田極其  
肥饒明公何不以武侯屯田之計可奏後主於沓中屯田一者得  
麥粟以助軍食二者可進取隴右三者魏兵不敢正視漢中四者  
將軍在外掌握兵權可以助敵五者足以避禍安身耳維謝曰先  
日奏後主曰臣求往沓中屯田效丞相舊日之事後主從奏維乃

# 司馬昭看營寨圖



出平路上營寨下寨之處屯帳積草之所自何而建從何而退逐一皆有法度昭着大

集漢中諸將曰吾入番出師為糧食不繼急切未能成功吾今引本部兵八萬往番中以為屯田久計進取祁山汝等各戰疲勞把守辛苦不如飲兵聚谷退守漢樂二城吾以兵擊之無有不勝於是令胡濟屯壽春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守關口姜維分撥已畢遂引兵入番中種麥以為久計卻艾知姜維在番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聯絡不絕勢如常山之蛇艾使細作相地形勢畫成圖本申奏朝廷司馬昭看了大怒曰姜維九次犯中原不能勦除此賊乃吾心腹之大患也賈充曰姜維果得孔明傳授急難取計今蜀有一姜維何不尋一勇士刺之免動刀兵之力昭曰吾亦欲如此從事即荀勗曰明公為天下之主宰以大義有道伐無道今劉禪弱於酒色大臣各有疑心姜維屯田亦為此明公引兵伐之無有不勝何尋刺客除害非所謂罰於四海也昭從其言問誰可為將勗曰鄧艾世之良將若得鍾會為副將大事可成也召鍾會入見曰善欲伐三可乎會答曰某意主公伐蜀畫成高本在此乃袖中取

司馬昭怒斬鄧艾



退鍾會得大權下人

吉曰真良將也

可進若得一軍調遣與鄧艾會約各道進兵可收功也昭乃拜會  
 為護國將軍副都督調遣徐允豫荆揚諸郡合兵破蜀次日朝中  
 大臣皆曰蜀未可伐忽前却將軍鄧艾曰姜維九死中原吾兵折  
 傷大多只令自己尚未保全况蜀山川危險之地是自取禍之道  
 切不可行昭怒曰吾正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何敢逆吾  
 意喝令推出斬首大臣盡皆失色昭曰汝諸公卿自生驚疑吾自  
 征東平定壽春以來息降六年治兵繕甲俱完備且欲征伐吳蜀  
 矣今吳地廣濶况兼下濕攻之稍難不如先定西蜀二年之後因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道也吾料戰士守成都者不  
 過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七八萬今吾  
 令鄧艾提關外隴右諸軍十餘萬圍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  
 吾又遣鍾會引精兵三十萬直到駱谷而出其空虛之地而擊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大破去女內振其亡可知也衆皆恐俱而  
 遣人往請徐允豫荆揚等處皆遣大紅又遣唐咨及葉恭孫海軍

### 邵悌與昭論鍾會



司馬昭不知其意

召鍾會問曰汝從旱路取用何用諸處造紅耶會曰蜀若聞從進必求救於東吳故布聲勢為伐吳之態今吳不敢妄動也一年之內蜀自破矣紅已成就以得勝之兵伐吳吾豈不勝乎昭大喜命會擇日出師邵悌諫曰主公獨遣鍾會伐蜀吾料鍾會志大心高若掌大權恐有慢事再降一將分其職可也昭大笑曰我豈不知也悌曰主公既知何故獨任大權昭曰蜀累年興師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反掌也毅言蜀未可伐則人怯耳今毅心怯惟鍾會強健伐蜀吳之策因心不法而合吾之機故遣伐蜀必破矣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齒存心胆已破之攻若蜀一破民皆恐懼不可再反將士各思情志立功若有異心自取滅族矣卿不可憂此言只好吾汝知之切勿可泄也悌曰真乃高明遠大之見也邵悌辭出

●蜀文鍾會取漢中

東吳大會諸將曰蜀國崎嶇必得一先鋒前行汝等誰敢當先張下許都之

許儀領兵開山路



斜谷左軍出於谷右軍出於谷各是崎嶇險地汝引軍前去填平道路修理橋梁

山破石勿致阻碍吾提大軍隨後便進若遇急令必依軍法儀領  
兵前進鄧艾任隴西受伐蜀詔命令司馬望連結羌胡又召雍州  
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順隴西太守辛弘金城太守楊欣調  
艾一日夜夢登高山遙望蜀中忽然脚下道出一泉水熱湧上因  
而驚覺乃召討虜將軍凌劭問之劭曰按易卦云山上有水乃蹇  
卦此卦乃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  
北其追窮也將軍破蜀必然成功但是淹滯而不得返艾因此言  
辭然不樂次早鍾會檄至今艾起兵絆住姜維于沓中全會漢中  
取齊于是艾令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截住姜維歸路次遣王順  
引兵一萬五千往沓中左攻蜀營隄西太守辛弘引兵一萬五千  
攻沓中又使楊欣引兵一萬五千前詣其松襲姜維之後艾親引  
五萬精兵往來接應朝臣百官送鍾會出城惟有相國叅室劉寔  
於矢太尉王保握其手曰鍾鄧二將此行果可滅蜀乎寔曰彼蜀  
必矣只恐似不得還王保問其故劉寔更不答細作報知姜維表奏後主降詔遣張

# 後主請巫師降言



此二處實為緊要若失二處是無漢中也更遣使入吳  
 求救臣起沓中之兵拒敵表到成都此時景耀六年改為炎興元年  
 後主覽表大驚皓曰此是姜維要立功名故此驚惑陛下臣家有  
 一師巫請降言杖福諸事立應陛下可禱之后主信其言命皓請  
 之用小車載入宮中乃一婦人坐于龍床上令后主設香燭祭儀  
 祝畢其婦人忽然跳起披髮跣足于殿前跳躍千百遍至龍床盤  
 旋而轉皓曰此神降矣陛下盡退侍臣再拜祝禱婦人曰吾西川  
 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故問吾他事魏人數載之後亦歸陛下  
 彼安敢正視蜀中也勿生疑慮言訖倒于地半餉方醒後主得此  
 言大喜賜師婆金千兩蜀錦千匹自此不信姜維之表只在後宮  
 作樂但有告急文書黃皓盡皆隱匿因此誤了大事靜軒詩嘆曰  
 魏國先興人寇圖 無謀后主信師巫 臨危不信姜維表  
 輿觀投降非自危

鍾會引兵入漢中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催兵至南安道前通南鄭  
 關過此使入漢中許儀回顧諸將曰關上軍少便可搶關而入把關蜀將盧遜只有一

傳魚罵將舒自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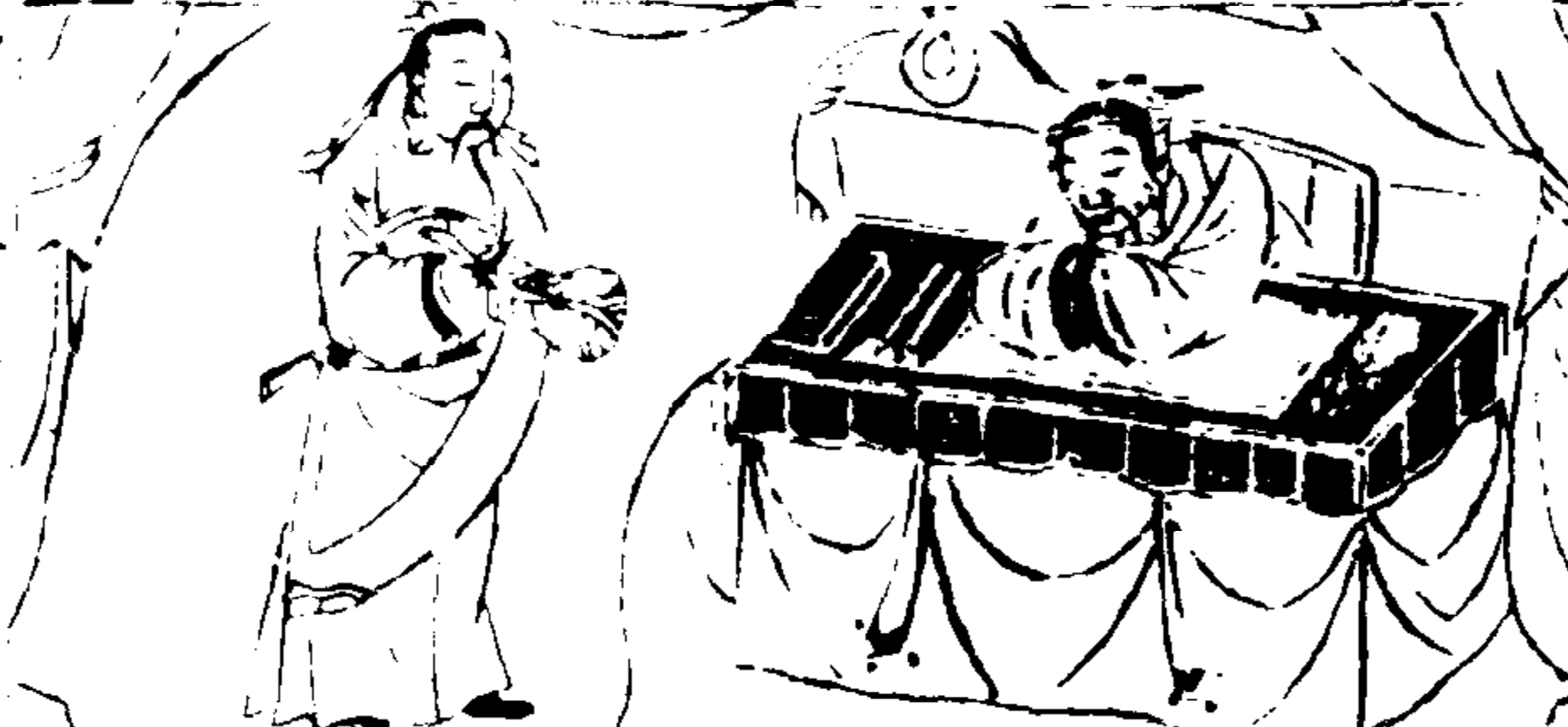


降魚大罵曰汝這反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

千人在關上... 漢前有一大洞見魏兵束裝起武侯留下連弩裝軍各自守護許儀引兵  
捨上關來連弩齊發箭如雨下許儀急出射倒數十騎急報鍾會  
自引兵來關下有時關上連弩齊發會急出盧遜趕來鍾會拍  
馬過橋上臨住馬脚被砍馬下盧遜一鎗刺米却被荀愷一箭射  
死盧遜鍾會奪關而入將盧遜鎗甲鞍馬當了荀愷迂加護軍會  
喚許儀問曰汝為先鋒吾分付汝專一開路修橋以候大軍進發  
今被橋上石陷吾馬蹄若非荀愷吾被蜀人所殺汝遠吾今推出  
斬之眾將告曰其人又有功名標當世望都督怒之會大怒曰吾若  
犯令司馬公肯恕吾否急令斬之眾將恐懼蜀將王含守樂城將  
斌守漢城見魏兵勢大兵少不敢迎敵閉門堅守鍾會令李輔圍  
樂城荀愷圍漢城鍾會星夜至陽平關守關將舒沉冷不定人  
報魏兵大至打關甚急傳魚聽了令將舒守城自引兵三千殺下  
關來鍾會詐走傳魚乘勢追殺二十餘里魏兵復合傳魚急回關  
上已豎降旗魚大驚將舒在關上大叫曰我已降魏汝可隨吾投  
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關上矢石如雨會后殺去魏兵合至死



# 鐘會夜夢見孔明



戰不能得脫嘆曰臣力竭矣願作蜀鬼奮身中殺身被數鎗血盈袍自刎而亡會得陽

平關大喜當勞三軍靜軒詩曰

魏將西驅十萬兵

漢人無計守陽平 蔣舒降魏傳魚死

尚有流傳遺真名

是夜鍾會宿于陽平城中忽聞西南喊聲連天會大驚披掛引兵迎敵又無踪影不夜如是軍不收宿向曉無事心中疑惑使人哨探不見一人第四日會引數百軍往西南定軍山見有殺氣愁雲布滿山頂左右報曰昔日夏侯淵死於此處會聞知心中不樂勒馬轉山坡行不二里忽然狂風捲地數千鉄騎從山后突出會大驚撥馬使走諸將棄馬失盔不計其數面至陽平點軍不折一人只見軍將跌傷面目令人哨探並無動靜乃問蔣舒曰定軍山有何神庙舒曰並無神庙只有諸葛武侯墳墓會曰此是先生陰靈也吾當祭之次日宰牛設祭親臨武侯墳墓拜而祭之忽聞陰風習習細雨紛天愁地慘諸將棄戈而拜回至陽平是夜會夢見一人須綸巾披鶴氅搖羽扇而入會起身迎曰公何人也其人曰

早間承蒙見顧吾有片言特來告汝今則劍作已終天命而川生異人遺兵重於腹

榜欣燒耳松諸寨



地部... 恨汝... 國... 炭...

打破陽平關... 魏... 蜀...

林采不可妄害生靈言訖拂袖而去至曉問之乃是武侯也會眾救孔明令軍前立一白旗上寫保國安民四字下令軍兵各散一人者償命漢中之民皆出迎接到處平服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詩曰

數萬陰兵定軍 致令鍾會拜靈神  
生能決策安劉氏 炬尚遺言保蜀民

●姜維大戰劍門關

姜維在營中聽魏兵至星夜差人飛報以化張翠董戰提兵接應人報兵至維提兵迎之乃是王願伐姜維敗走維逃至二十餘里車弘出馬弘又敗走維曰此輩非吾敵手縱兵趕至三十里又與鄧艾戰數十合未分勝負后軍鳴金維急回時人報后面揚欣兵犯耳松諸寨放火從后殺來維令軍中虛立認旗與之相持維殺回耳松果見各寨烟火未息正遇揚欣與戰數合欣望山路便走維趕來山上擗木砲石打下不能前進比及回至半路副將已被鄧艾殺散維見魏兵勢大退入大寨以待救兵忽飛馬報鍾會

# 魏兵屯陰平橋



走維開弓連發二矢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提鎗去刺戰馬失蹄  
 把姜維掀下馬來楊欣回馬來殺維從地上躍起提鎗刺中楊  
 欣魏兵齊到救欣去了維換馬殺來背後節艾兵趕到首尾不相  
 救收兵回漢中前軍報諸葛緒截住歸路兵皆屯札于陰平橋諸  
 維嘆曰天喪吾也痛恨黃皓誤吾大事進退無路副將審隨曰魏  
 兵拒塞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可從孔函谷道還襲彼雍州  
 諸葛緒知必然提陰平之兵來救雍州將軍回兵飛奔劍閣去救  
 漢中可也維依計而行緒知大驚曰雍州是吾所守之地倘有疎  
 失朝廷見罪即置微守橋速引兵來救雍州維行二十里人報緒  
 兵已起了姜維令后隊作先鋒還奔陰平橋頭殺散弱兵燒燬寨  
 柵而過緒知提兵急回維已過半日了緒不敢追仍在橋上維催  
 兵而進正逢張蓋曰黃皓聽信鬼巫不肯發兵其聞漢中危急  
 自起兵來時陰平已失聞都督當特來解圍遂令兵一處曰水  
 關與化引兵又到新

姜維化劍守關



地四面受敵不可久停不如退守劍關再作商議忽報鍾會都艾領兵十路殺米維歡

與廖化張益分兵迎敵化曰白水關後路多非爭戰之地不如早退劍關倘夫劍關是絕路也維即兵退劍關輔國將軍董厥迎接上關哭訴主上弱於西也只聽黃皓之言並不理朝政大臣但素便要誅殺以致魏兵入寇國將危矣維曰公等勿憂姜維若在必不容魏人吞蜀也且守劍關養成氣力併軍出戰取曰劍關可守只是成前無人倘魏兵殺成都必死解矣維曰山勢險惡非易取之汝等勿憂人報諸葛緒引兵追至關下維大怒引兵殺下關米諸葛緒敗走維追殺二十餘里回關忽鍾會大兵已到維怒便欲下關抵敵

● 鄧艾鑿山嶺斃川

鍾會離關二十里下寨喚諸葛緒問曰吾父把守陰平橋截住姜維歸路汝如何遠吾軍令緒曰姜維偽計詐取雍州某恐有失引兵去救被他走脫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卻征西所用之人將軍務之怨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約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

# 鍾會鄧艾論兵進



鍾會出轅門回顧

斬之乃將緒用檻

載赴洛陽任晉公決斷將兵收在部下調遣有人將此事報知  
 艾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尚久征邊疆安國家汝收兵自專  
 大耶艾子鄧忠諫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建功至此一  
 旦不忍必悞國家大事艾曰吾兒之言最善鍾鄧自此結冤艾雖  
 然忍之中心猶怒遂引數十騎來見會知其意即令武士數百  
 列於帳下艾下馬入帳禮畢艾見帳下兵將俱有威嚴艾心中不  
 安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蜀人胆喪夫定  
 策去取劔閣會曰請將軍明見若何艾曰以愚鄙見可引一軍從  
 陰平小路出漢中得陽平鞞劍閣西三百里用奇兵中之逐取或  
 都維徹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必獲全勝會笑曰既將軍知  
 此高明可引兵去吾在此等候捷音二人各訴而退會與諸將曰  
 多人言鄧艾有能吾今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  
 皆高山峻嶺安能進兵也若蜀人以兵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彼兵  
 皆餓死也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不破乎遂置云梯砲架只以  
 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將軍與會官職一般又是前之何

鄧艾開山路



相輕以會以功情強耳鄧艾到本寨鄧忠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  
 實心告之彼以庸才視也彼今得漢中以為大功若非吾在吾中  
 縱任姜維彼安能成功也吾今取成都勝取漢中矣是夜下令  
 拔寨向漢中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二十里下寨有人報會說艾  
 去取成都會矣艾不智鄧艾聚眾在圍議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  
 汝同立功名能從吾否眾將曰願從將軍之命艾曰先遣壯兵不  
 穿衣甲各將鉤索開山嶺造作橋梁先開道路吾自選兵三百  
 各帶乾糧繩索前進約行百里選退二千就彼處創寨又行百里  
 再選退三千一般扎寨是年冬十月自陰平進兵至頭崖峻嶺之  
 中凡二十餘日七百餘里路皆無人烟之地揀選將士于中途屯  
 五七營只有二千餘人前至摩天嶺又高又險馬不堪行艾下馬  
 步行上嶺見子鄧忠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曰吾軍行七百餘里  
 選退二萬七千餘人今行至此過嶺便是江油城雖死何慮哉卿  
 忠與眾將曰前面乃懸崖峻嶺人不堪行難以開通虛費前功因  
 此悲泣艾又慰眾將曰若得成功當重賞並享汝等非吾軍士乃吾兄弟也眾皆曰願聽

# 鄧艾拜觀武侯碑



命主是艾將軍... 擊手軍士... 自取也... 身先滾而下... 有衣衫亦... 身滾下山... 去無者各以繩索束腰攀木掛樹... 魚貫而下... 于是得度此嶺... 方整衣甲... 見道傍有一碑... 視之乃諸葛武侯親題... 數行於其上云

二火物與 二士爭衡 有人越此 不久就死

鄧艾省畢叩頭拜于碑下曰武侯真神人也吾恨不得以師事之

後人詩曰 當年鄧艾襲西川 曾把陰平小路穿

越嶺雄兵懸貫索 臨崖大將盡包毡 五丁破路危難及

三國成功合讓先 漢祚將終誰換主 直饒山向上壓天

又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 猿鶴奔騰尚怯危

卸艾包毡從此下 孔明諸葛已先知

後艾為孔明立廟于此山上原先孔明單下二千軍於此屯田守

把后主糜之空寨尚存艾既渡此嶺與諸將曰向前有生退后必

死前面江油城中糧草定備若得此城可保殘生諸將當努力攻

之令二千人來攻江油城

魏兵入江油城



● 望高瞻大戰節文

江油守將馮懿知東川已失，雖欲備只防大路，當日任牧場心，點軍天色寒冷，散軍歸私宅，與妻李氏對飲，妻曰：「近聞蜀國危急，汝無憂色，何也？」懿曰：「大事有姜維管理，我無愁也。」妻曰：「汝守此城，不為不重，魏曰天子無信，黃皓溺于酒色，料汝不遠矣。」魏兵若來，吾亦降之，妻怒曰：「汝為大丈夫，先懷不忠不義之心，任我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共立天下乎？」馮懿默然無語，靜軒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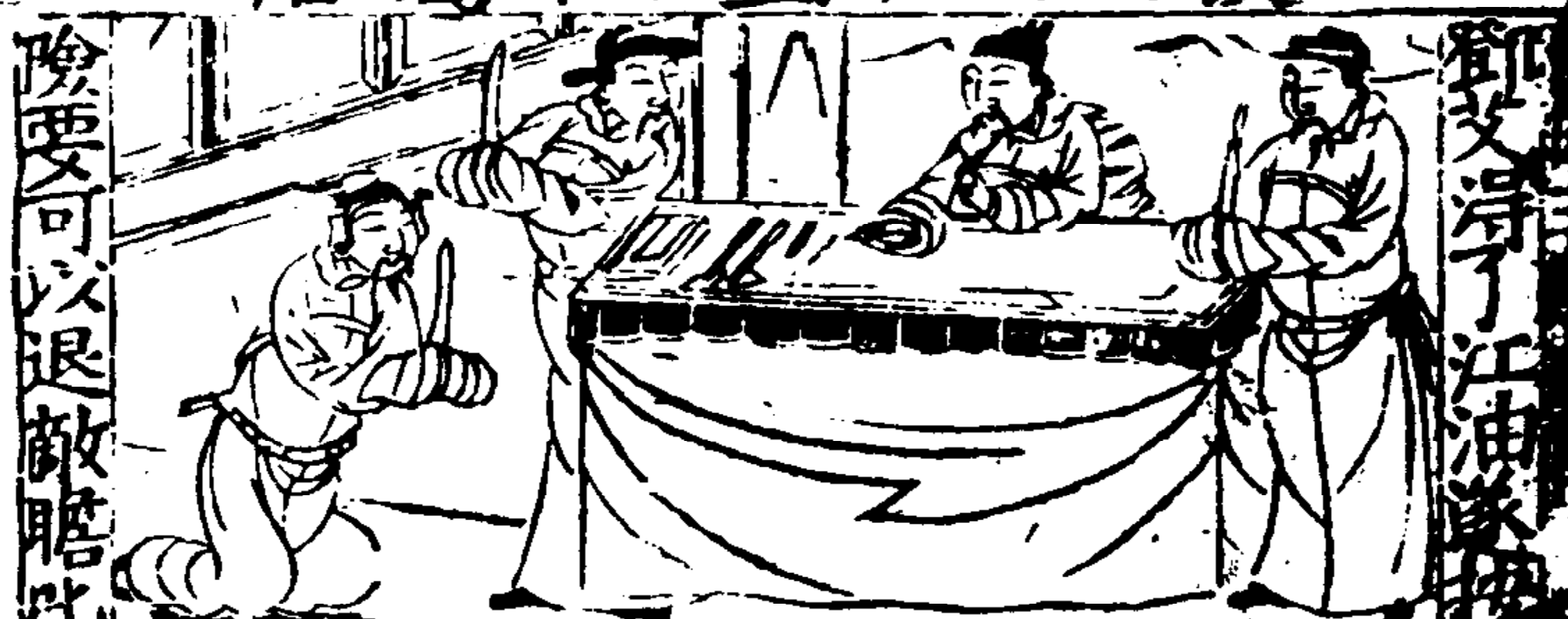
馬懿先懷背義箭，其妻一語尺忠漢。堪嗟此有能全義

愧殺人間大丈夫。

忽飛報魏將劉艾軍馬四門湧入，來了魏大驚忙出跪于前，下曰：「某有心歸順久矣，今幸將軍至此，願將所屬地面盡降。」艾曰：「若此使匪汝鄉道使江油所屬錢糧盡歸，節艾人報馬懿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魏實告之，艾怜其賢，具棺木厚葬之。后人有詩嘆曰：「后主昏迷漢祚顛，天差節艾取西川。可憐西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後主詔宣諸葛瞻



鄧艾得了江油遂據陰平小徑諸將盡在江油聚集人馬足備逐取涪城守把官吏知魏兵到疑是天降飛報成都后主知鄧艾兵到涪城召黃皓問之皓曰此是詐傳也神人必不肯負陛下后主又宣師婆問之不知何處去了靜軒詩曰 蜀邦將滅憑黃皓 宋室臨危信郭京

左道儉人為國賊 皆因方寸理難明

每日數十軍告急不絕后主聚大臣商議卻正奏曰事在危急陛下何不宣丞相之子問之武侯只有一子名瞻自幼聰明為附馬都尉景耀四年遷為行軍都尉護衛將軍時年三十七歲因見黃皓弄權托病不出后主聞卻正之言乃曰非卿所言則朕忘矣連發三宣：瞻至殿下後主曰蜀艾兵至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則可瞻曰臣父子受國厚恩雖肝膽塗地不能俯報願陛下盡起成都之兵臣當與御艾決一死戰後主與兵六萬留一萬守城瞻辭而去尚書黃崇與瞻曰將軍依待軍馬不食之可速去若遲緩倘魏兵在綿竹地勢坦平難以迎之不若徑往涪城戶往險要可以退敵瞻叱曰吾受先人遺言凡為將用兵之道汝勿多言黃崇等曰國已危

鄧艾觀成都地圖



危斯人豈可保乎賈賈兵缺少先鋒長子尚曰公堂人排兒願作先鋒尚年十九歲

命為先鋒離成都前進劉艾在涪城問馬邈地理圖邈呈上艾觀

之自涪城至成都路三百六十里山川地勢廣狹險要之處看了

大驚曰只守涪城若蜀人拒守前而山險何能成功若遲延日久

姜維兵到是我與鍾會空送能也急與師纂劉忠商議曰汝二人

引一萬兵星夜至綿竹拒住蜀兵我隨後便至不可挫失遠令者

斬纂忠引兵去綿竹拒蜀兵師纂見川擁出一輛四門車上綸

巾羽扇鶴氅方裙一少年橫鎗立馬車傍一面黃旗上書大漢諸

葛武侯師纂劉忠見了唬得汗流遍体曰原來孔明還在我等休

矣撥回馬便走尚直殺至二十餘里劉艾兵到喚二人問曰汝等

不戰而走何如纂忠訴說前因艾大怒曰孔明殺死更生吾何惧

哉汝等未見真偽便走挫吾軍心推出斬之衆將苦救艾怒方息

人報車上坐者乃孔明之妻名瞻少年者乃瞻長子名尚也艾曰

彼無名不特即可為之汝二人引兵一萬前去如不勝二罪俱發

尚應出馬與尚艾等相戰彭羸出掩殺師纂劉忠傷而逃艾知二人中傷亦不見責

諸葛亮有艾書



自思功不東成必有後悔監軍曰本曰何不從其計今本本作書令人  
送至軍前瞻視書云

征西大將軍即艾謹致書于諸葛護衛將軍麾下切觀近代賢  
能未有及知公之真父也自亮房一言以分三國掃平荆益以  
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主出初山非智力不足乃天數限耳  
今聞漢主昏弱漢祚已終吾奉天子之命統兵伐蜀已皆得其  
地矣今有成都且夕危矣公若應天順人仗義來歸當表公為  
瑯琊王以光耀令先君也决不虛言幸其鑒察

諸葛瞻正看未決其子尚曰父親有意降魏乎瞻叱曰吾何肯降  
乎尚曰見父有三顧之意放魏使入寨相見一也將書現其來意  
二也見封為瑯琊王而不怒三也瞻碎其書曰吾不如子也喝斬  
來使將頭即令從者賁面卸艾大怒即欲出戰紅本曰當出奇兵  
勝之艾使王順辛弘伏軍于後艾自進兵與瞻迎敵魏兵詐敗蜀  
兵趕來兩下伏兵皆起瞻敗退入綿竹魏兵圍住尚書張遵曰可  
救於吳瞻令副將彭和賈書教出東吳去了瞻曰父守非良策也可出一戰尚

諸葛父子瞻黃



與張導中城瞻引三千兵殺出女撤軍退瞻忿乃趕去一古砲响魏兵四下把瞻圍在

心才令亂箭射之瞻中箭墜馬波步軍所殺尚在城上見父已亡

披掛上馬要出導曰將軍休得輕出尚曰吾父子受國厚恩不早

斬黃皓使其收國珍民何容獨存哉乃出城冲陣亦被亂箭射死

後人詩曰 蒼天何苦絕炎劉 漢室江山自此休

諸葛子孫皆效死 成都即日盡添愁 智謀雖不扶危主

忠義真堪繼武侯 古往今來多少淚 行人哀怨哭坟頭

劉艾憐其忠義將諸葛父子壅于城西遂乘勢取綿竹張導黃藥

李球殺出亦被殺死遂引兵來取成都張導乃張飛之子黃藥乃

黃權之子李球乃李恢之子

蜀後主與觀出降

彭和到東吳見孫休呈上諸葛瞻求救之書孫休問丞相歐陽

曰蜀與吳同盟合往救之吳主差人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孫吳

向沔中二路兵來救援彭和辭回後主知諸葛瞻父子已亡魏兵

近城聚文武商議近臣奏曰成都百姓扶老攜幼天逃生而

近城聚文武商議近臣奏曰成都百姓扶老攜幼天逃生而

# 後主聚文武商議



敵不如棄城投魏王借兵來復未遲後主從言魏國諫曰不可南蠻又反之地今若投之必受其禍近臣又奏曰事危矣若不投南蠻可投東吳為上魏國曰臣聞自古以來無倚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國能吞吳何能吞魏乎主若稱臣於吳則固久矣若吳又被魏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次之辱也愚意不若降魏為上御屏風後轉出後主弟五子封北地劉堪後主生七子長曰璿次曰瑾三日琮四曰瑁五曰琪六曰珂七曰瑗六子皆懦惟琪自幼聰明英氣過人大喝譙周曰偷生腐儒安敢妄議朝廷大事自古豈有降天子哉可斬譙周并說佞者臣請出戰以敵魏兵後主曰今大臣議皆說降汝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皆流血也琪曰魏周於先帝未嘗干預政事出此言甚非其理臣切料成都之兵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劔閣若有魏兵犯關必來解救內外夾攻料可取勝豈宜聽信腐儒之言輕棄先君之基業乎後主叱曰汝小兒豈識天時也琪叩頭大哭曰若理窮力極救敗必至便當父子同死一戰以報先君可也

豈肯降乎後主令拖琪下階琪又踴躍大哭曰五弟弟非容易得枉殺一日

昭烈廟劉琦死節



死不能靜軒詩曰

後主庸才信淺謀  
未必山河掃地休

不思守國款降仇

當待右德親見

後主教將太子推出宮門令譙周作降書令侍中張紹駙馬都尉  
領長青等書復降軍上飛報劉琦令人遠接紹長二人拜于階  
下納上降款文就案上展開視畢受了筆憑書信張紹即文即時  
答書二人回成都見後主呈上劉琦回書後主見書大喜即令大  
僕將顯齊勅令姜維早降又令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文共戶二  
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七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  
餘萬金銀二千斤綺絲絹各二十萬匹餘物在庫不計其數擇十  
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琦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  
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琦曰魏兵將近父王屬  
納降書明日君臣出降吾欲先死以見祖公決不屈膝于他人也  
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見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琦曰汝死何  
故崔夫人曰王死爭父妾死事夫其義皆然夫亡妻死何必問焉  
遂自殺之并割髮頭提于昭烈廟中伏地痛哭曰臣之肝胆祖公

# 蜀君臣與觀出降



正史官贊曰

盡知地見其業屬與他人先殺妻子以絕望念今得一命祭祖公祖如有靈知孫之心

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亡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史官詩贊曰

君臣耳屈膝 何代少忠良 可惜西川士 堪嗟北地王

哭声聞四遠 血淚洒千行 妻子先誅戮 來哭漢已亡

後主聞知令人厚葬次是君臣面縛左右扶輿觀出北門十里而降

鄧艾見後主君臣伏道艾下馬扶起後主親釋其縛焚其輿觀與

後主並車入城靜軒詩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 後主偷生失自裁 黃皓終存害國意

姜維空負濟世才 全忠孝子心何烈 守節王孫意可哀

滅漢未期鍾鄧死 一朝功業總成灰

成都之人皆香花燈燭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太子為奉車

都尉諸王皆為駙馬都尉文武各陞職後主還宮出榜安民艾

將黃皓殺之皓將余寶厚賂左右因此得免艾又使太常張嶷

州別駕張紹招諭各郡軍民盡皆歸順令人說姜維來降是

憶昔樓臺起義兵 縱橫萬里近中興 南陽勝地

姜維設計復漢室



列傳之壯烈業成

列傳之壯烈業成  
今古今人憶孔明  
雄師暗度陰平  
君臣自縛同與

史官嘆後主被黃皓所惑以致亡國詩曰  
折腰請命拜車塵

蓋為當時亂世  
五十四州王霸業  
莽開地却屬他人

艾既得成都差人往洛陽飛報邊功太僕將頭到劍閣見姜維傳

後主勅命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眾將聞知一齊怒怒交牙

怒目鬚髮倒豎拔劍砍石大叫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聲

聞數十里維見眾心歸漢乃樹之曰眾等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

室眾皆求問

●鍾會卻艾大爭功

姜維與眾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維問將頭消息頭曰卻艾坐據

成都令主先降勅使各軍倒戈息甲及已歸降維大喜即於劍閣

遍監路旗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翠慶化童厥來降會

大喜令人迎接入帳會問伯約來何處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

賴此也

師在我人自棄此尤

為速也會長言之下座相辭得為上賓會顧左右曰伯約之才



# 蜀宴臺築艾都



勇中之名將也。聚皆不及維自關將軍自淮南以來俱是良策司馬氏之盛皆持  
 軍之力維其心以事將軍若御法之輩決以死戰安肯降也。曾大  
 喜遂折箭為誓。此美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此時鍾會中下美維  
 之計不受。維印綬仍令照舊領兵。維欲於中取事。甚敬奉之。即令  
 將顯回報成都。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辛弘王順等各領州郡。  
 牧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酒至半酣。艾指  
 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皆殄滅矣。美維  
 自恃其勇。勉強與我相持。致此窮矣。衆官起身拜頌艾之德。艾甚  
 喜之。忽報將顯至。說美維自降。鍾會笑。艾因此痛恨鍾會。遂脩書  
 令人賫赴洛陽。去司馬昭得書。折開視之。云：

臣文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  
 恐。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兵不可使用。且徐緩  
 之。留左右兵一萬。蜀兵二萬者。盡具沿嶼。軍震要用。並造舟。江  
 豫順流之事。然舉發事告以利害。其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  
 宜厚待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乘遠人。若便送劉禪於京師。

司馬昭詔封艾



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勳宜權停留雖待來年秋冬地  
亦吳亦足平臣以爲可封劉禪爲扶風王錫其財貨供其左  
即有董卓塢爲之宮室置諸子爲公卿今即內縣以顯歸命之  
寵開唐陵城陽以待其人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歸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詔艾有自專之心乃先降詔封艾爲大將軍  
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一千戶詔艾受詔已畢監軍衛瑾取  
出司馬手教與艾曰我昨觀此書中之事須當請表不可妄行文  
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計已行如何阻當遂作書令來使費  
赴洛陽此時小兒謠說鄧艾欲反朝廷亦言艾不遵晉公之命不  
受天子之詔不久反矣司馬昭愈加疑惑此是姜維布散流言忽  
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視書云

艾叩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原既服至于御制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衆端命西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得國命  
往復道途遷延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專之可也今表未看就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

# 鍾會請姜維計議



不求名退不避罪文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身為國也先此申伏見可施行

司馬昭見了大驚即喚心腹人計議曰鄧艾倚仗功勞妄自尊大任意行事友在即目矣如何嚴治費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即制之昭大喜遂遣使賞詔封鍾會為司徒就令衛瑾監督而路軍馬會接詔受封畢宴待使命回訖會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勞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吾深恨之今司馬晉公疑艾必反故令衛瑾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與寒家養情非士宦之子也不識大体今既倖自陰平小徑拔水懸崖魚貫而下方能成功非出良謀皆賴國家之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劔閣艾安能成此大功也今欲封后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足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可退左右維有密事告知會深喜之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未出茅廬時以獻先帝蓋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即今御艾至此安得不動心哉會大喜指問山川之勢維一言之會深謝曰當用何策除之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

昭與兵征討鄧艾



艾小兒不晉公必令斬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

意行事結怨人早此必反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艾

表文按艾筆法收買悖逆之詞鍾會善曉諸家字樣因此改之昭

見了艾表文大怒曰欲入川討艾當收昭山官其妻王氏諫曰

吾見利忘義奸生事也龍過必亂不可深信昭笑曰吾豈不知也

次日遣使令鍾會收鄧艾又遣賈充領兵三萬人斜谷乃請魏主

曹真車駕同往西川收伏鄧艾曹掾邵悌見昭乃諫曰鍾會之兵

多鄧艾六倍當令鍾會收鄧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也昭笑曰汝

忘了舊日之言也汝曾道鍾會又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鄧艾實

為鍾會耳邵悌笑曰悌已知之故相問矣此言切勿漏泄司馬昭

曰吾以信義待人必不負吾也遂提大兵起程於是賈充亦疑鍾

會來告司馬昭曰知道汝吾亦疑汝耶吾到長安自有明白此

時眾官皆稱讚司馬昭海運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

會說請姜維來問收艾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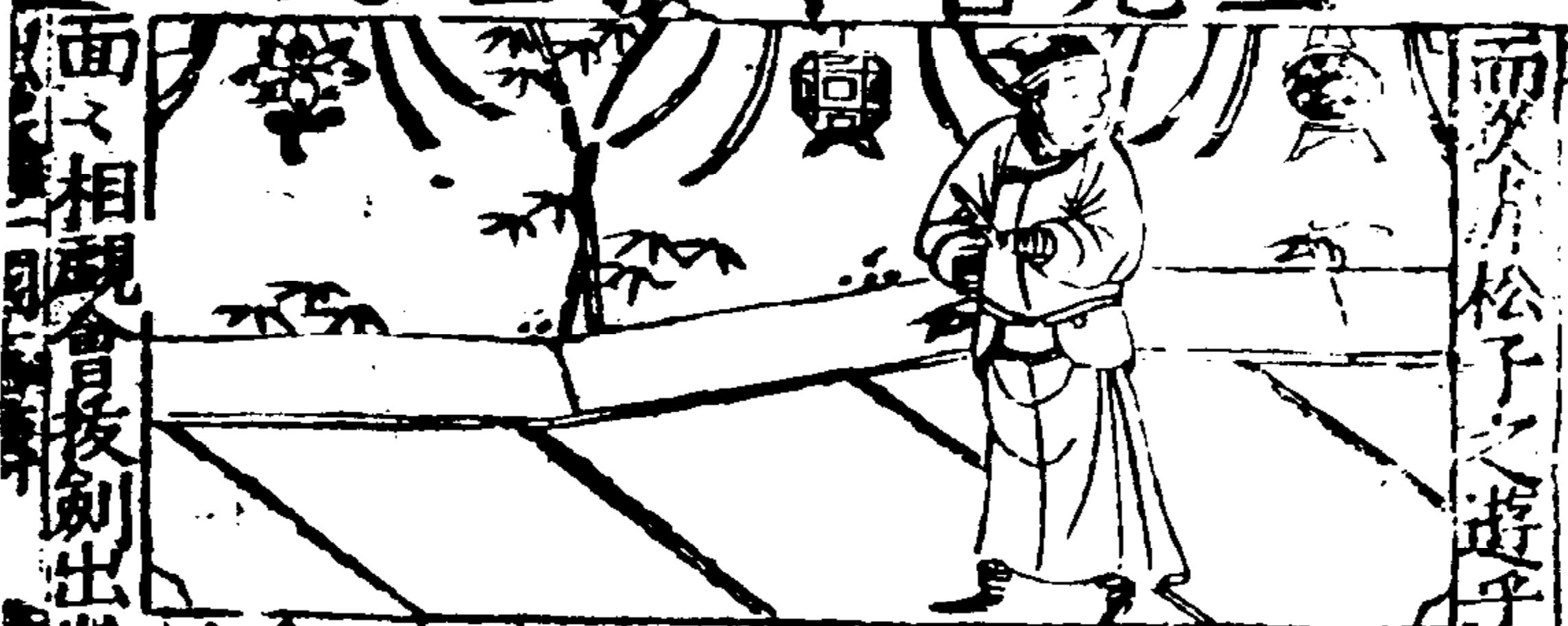
姜維一計害三賢

姜維與鍾會曰可先



姜維與鍾會曰可先令監軍衛瑾收艾，若殺衛瑾反情實矣將軍即起兵討之此有名也會大喜遂令衛瑾引數千人入成都收艾瑾手下人止曰此是鍾司徒令艾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瑾曰吾自有計遂發檄文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降爵賞如故敢有不出者夷其三族遂備楯車三乘星夜望成都來比及雞鳴得見榜文者皆拜跪于馬下此時艾在府中未起瑾引數千騎突入大呼曰奉詔收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何故亦被縛於車上艾手下將一齊趕來搶時瑾叱曰詔書在此妄動者夷其三族鍾司徒大兵便到矣急塵起皆棄兵甲而走會兵至怒責艾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以鞭撻其面姜維大罵曰匹夫何不立功名於萬世耶艾亦大罵會命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艾軍馬威聲大振乃與姜維曰吾今方稱平生之願矣維曰明公自淮南以來今復西蜀威德振世夫輔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亡也夫豈謂主愚臣哉今明公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登野之

上元官甲張燈



而次子松子之遊子會矣曰君言美矣吾年四旬正欲立功名於前世耀宗祖於地下豈可效陶公哉維曰其知明公智乃所能無煩於老夫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商議用兵之策維家與后主曰陛下忍數日之辱欲使杜稷危而復安日月晦而復明再興漢室會正與維謀反忽報晉公大兵屯於長安會大驚曰我兵多又數倍晉公知吾獨能今日引兵來是疑我也遂與姜維設計維曰君疑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作太后有遺詔教伐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以明公之才可捲中原也何惧其下乎會曰維可作先鋒當貴同享維曰願效犬馬之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上元令即故於宮中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曰此計大妙會即請諸將於宮中飲宴至三更會舉盃大哭眾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危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欺君欲奪大魏天下命吾討之汝等可共成此事眾皆大驚

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遠令者斬眾皆從之宴畢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守之維

# 蜀宮中諸將作惡



扶起忽報官外喊聲大震四面兵到姜維方醒曾曰此是如何維曰此必諸將作惡

曰我見諸將不服不如坑之會曰吾念宮中掘下大坑置棒數千但有不從與兵者打  
 死填之特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手下舊人烈送丘  
 建事會建密造胡烈打死填坑之事烈大驚泣曰吾兄胡淵領兵  
 在外安知鍾會害我汝可念旧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  
 恩主放心某有主張遂出告會曰主公監諸將在内水食不便令  
 一人往來傳遞會令丘建監臨分付曰吾以重事托汝勿漏洩  
 建曰主公放心某有嚴法建暗通胡烈即以密書付到胡淵營内  
 淵得書大驚即通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胡淵營中商議曰  
 我昔雖死豈肯從反臣也淵曰十八日可驟入宮依計行之時監  
 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人馬令丘建傳與烈報知諸將  
 鍾會與姜維曰吾夜夢八蛇數十條咬吾因此驚覺維曰萬龍蛇  
 者皆吉兆也會大喜曰吾已備放諸將若何維曰自思欲取  
 事必先去其牙爪方可行事乃答會曰此輩皆有不忠之徒久必  
 為害不如來早殺之會喜之忽然姜維一陣心痛帝曰在左右

田犢引兵殺卸艾



先斬之人報衆軍入內會令閉上殿門諸將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官外四面火

起城上矢石如雨外兵砍開殿門殺入城上亂箭射倒鍾會先集

其首姜維拔劍冲殺不幸轉加心痛維仰天嘆曰吾計不就禍及

已身言訖自刎而亡時年五十九歲數百人皆死于宮中後人詩

贊曰 大胆姜維增萬全 欲令一計害三賢

蜀邦未復身先喪 成敗由來總是天

衛瑾曰衆將各歸營寨以待王命魏兵爭割姜維腹內胆大如雞

如雉不能禁止各軍要報仇恨將姜維鍾會妻子殺之卸艾部下

之人見鍾會妻已死連夜去劫艾回成都有人報知瑾曰是我

捉艾若回去我死無容身之地矣護軍田犢曰昔日取江油城

時艾欲殺我淨幾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瑾大喜即遣引兵五百至

至綿竹正遇艾放出檻車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款待問時

被犢一刀砍死艾父子死於亂軍之中此乃姜維一計害三賢也

史官詩曰

後主投降敵蜀川 天下安得計謀全 卸艾遭刑鍾會喪 姜維一計害三賢



# 復主赴洛陽面君



史官以有功立廟謚曰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疑解知地理

仰面識天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

魂遠漢江雲

史官廟謚鍾會曰

漢時良將後

物作秘書郎

當世誇英俊

時人號千房

壽春多積畫

蜀郡逞野昂

不學陶朱去

遊魂返故鄉

史官廟謚姜維曰

京州誇上士

天水產奇才

曾得高人授

親傳秘訣來

中原曾九犯

爵位顯三台

致身扶蜀主

臨危可痛哉

姜維鍾會鄒艾已死張翼戰於亂軍之中師纂等分其屍太子

劉瓛漢壽亭侯之孫關興皆戰敵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殘踏

死者無數旬日後曹亮先至出榜安民留衛雅守成都乃遷後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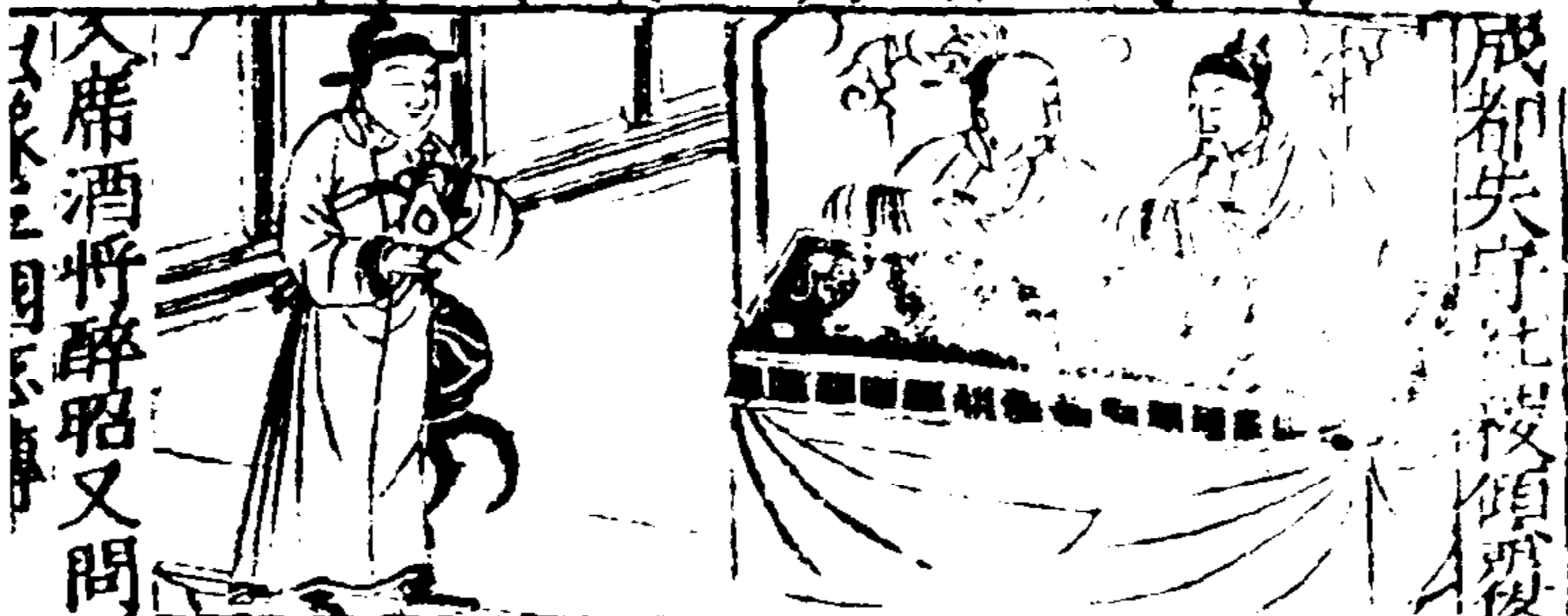
赴洛陽面君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

卻正殿中督張通等數人眼隨廖化董濂等推病不出後皆憂死

●司馬炎復奪受禪

東宮大將丁奉見蜀已亡收兵還吳中書華覈上表與吳王孫休曰惟吳蜀乃唇齒也

司馬昭演樂侑酒



成都失守，魏使領復臣，以草茅無懷，寧陛下仁聖，大豈臣料。司馬昭必欲奪魏吞晉，臣陛下深加防禦，以從其言，遂封陸遜為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川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臨川以防魏兵，長江一帶屯數營，命大將軍丁奉總之。且說後主劉禪至洛陽，見魏主曹真拜伏殿下，司馬昭回朝，責禪曰：汝荒淫無道，拍督失德，理當誅戮，幸早歸降，可以赦之。封汝為安樂公，賜住宅，給俸米，賜絹萬匹，奴婢百人。子劉璿及群臣樊建、譙周、卻正、苛皆封侯爵。後主謝恩，昭曰：黃皓亂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凌辱，處死。次日，後主親到司馬昭府拜謝設宴款待。先以魏樂奏演蜀官，及傷感獨後主喜之。昭令蜀人扮蜀樂于前，蜀官及皆墜淚。後主亦樂酒至半，酣，昭與衆官曰：人之無情，以至於此。雖使諸君不能保全，况姜維乎？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歡樂不思蜀也。後主起身更衣，卻正眼至，相下曰：主公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再問，主公可泣淚答曰：先人坟墓遠在岷蜀之地，心意悲切，無日不思。晉公必放主公歸蜀矣。後主記之。入席酒將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將前言對之，欲哭無淚。遂問其目，昭曰：此乃魏

# 衆臣保昭為主



正之教語也後主驪曰是也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信後主誠實再不敢後人詩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

不念亡危半點哀

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大功欲立昭為晉王昭有為王之心故使大臣以天子為名請封贈昭為晉王謚父司馬懿為宣王凡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胆畧過人次曰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過房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百年之後大業宜付司馬攸是年昭為晉王欲立攸為世子太尉王祥司空荀愷曰前代立少多有亂國主上可宜思之昭乃欲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大臣又奏曰昔年襄武縣當年天降一人身長丈餘赤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穿黃單衣裹黃巾執藜杖自稱曰吾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在市遊行三日不見似此乃主上之瑞也主上可帶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乘金銀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皇后

旗乘金銀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皇后

世宗太子昭心暗喜回到宮正欲飲食忽中

馬昭將死託孤



不語次日病危王祥荀彧及司馬何增諸大臣入宮問安而司馬昭以手指于司馬  
 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增曰天下大事皆在曹氏此曹氏之  
 子為晉王然後為皇帝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增為晉丞相  
 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泰為車騎將軍謚父為文王喪  
 事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比周文  
 王乎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祚人心議論莫諱之名故出此  
 言乃明告曹不為天子也炎曰吾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文王輔  
 魏已止三世與操不同也操雖功蓋天下民懷其威而不懷其德  
 也子不承繼大業差役甚重東西馳驅無有寧歲后宣王景王累  
 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夫文王扶危除暴以封王號故與曹  
 氏不同也炎曰曹不尚紹漢統孤豈得不紹魏統乎賈充裴秀奏  
 曰主上當法曹不紹漢故事築受榷臺而告天命以正王位炎大  
 喜帶劍入殿此時魏主連日不設朝心恍惚只見晉王帶劍入宮  
 魏主慌下御榻迎炎坐而問曰魏之天下誰人之力也魏主曰  
 皆晉王太祖之賜也炎笑曰吾觀陛下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百無一能何不讓有

# 晉王帶約挾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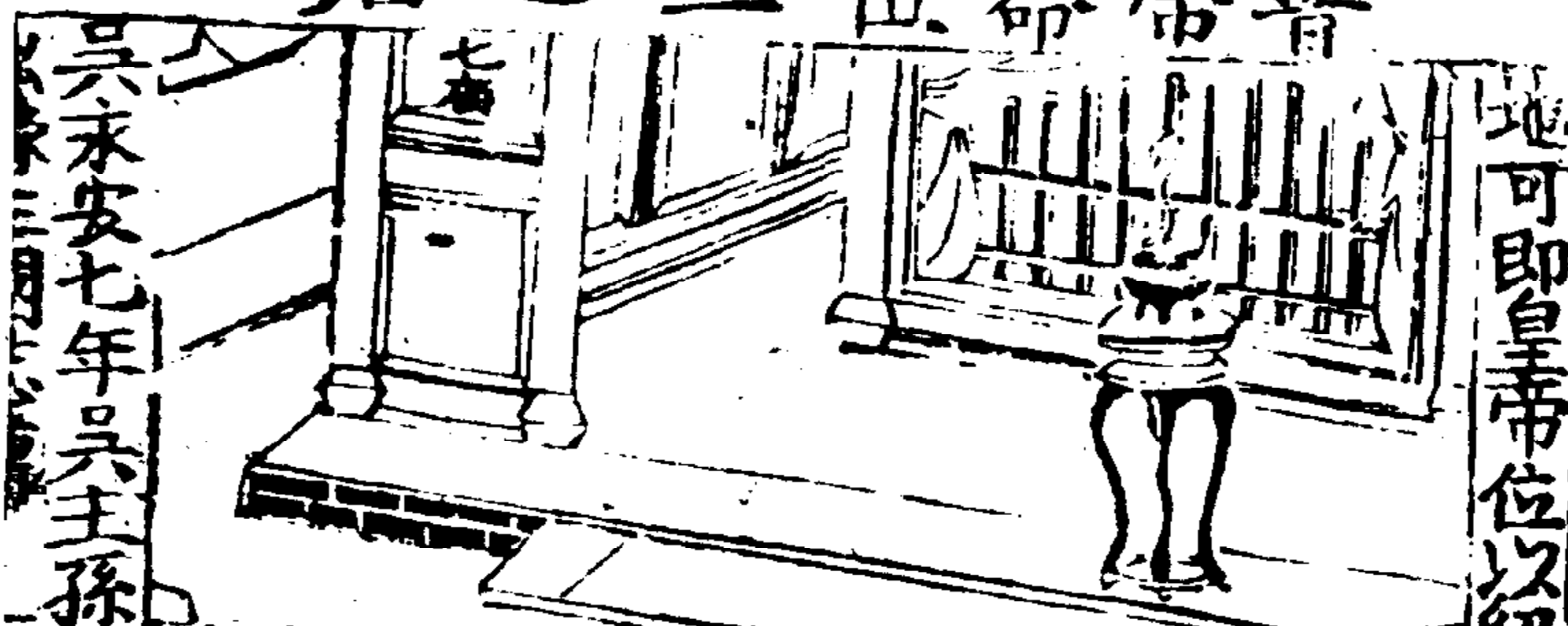
才德者居之魏主大驚曰禁不能言傍有侍郎張卽曰晉王之言是矣昔日魏武祖東  
 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  
 他人炎怒曰此天下乃漢家天下曹氏倚挾漢相挾天子令諸侯  
 自立為王篡逆漢室吾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是司  
 馬氏之功也四海咸知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張卽又曰汝  
 若行此事乃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本有何不可  
 令武士將張卽拿下亂瓜搥打死魏主跪曰但聽晉王之命炎起  
 身而出靜軒有詩嘆之云

魏吞漢室晉吞曹

天理循環不可逃 張節可憐忠國事 一拳打苑泰山高

賈充勸魏主曰天數如此陛下不可逆之當照漢獻帝重脩禪  
 臺具大札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人意陛下可保無虞也魏  
 主從之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魏主親捧玉璽立于  
 臺上大會文武請司馬炎登臺受大札魏主更公服下堂前  
 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劍令裴秀與拜伏于地聽命充曰自漢  
 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承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稱隆

晉帝命立七廟



地可即皇帝位以紹魏統

魏王詡去太史司馬奉突拜于殿前曰臣死之日尚大魏之純臣也炎見乎如此封為平王太宰乎不受封而去是日百官再拜于臺下山呼萬歲炎命改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是年魏亡人民安矣秋毫無犯史官亦稱嘆之云

獻帝稱臣釐路侯 咸寧又見拜為王 金肅城外山河舊

受禪臺前草不黃 魏國規模如漢代 陳留宗跡似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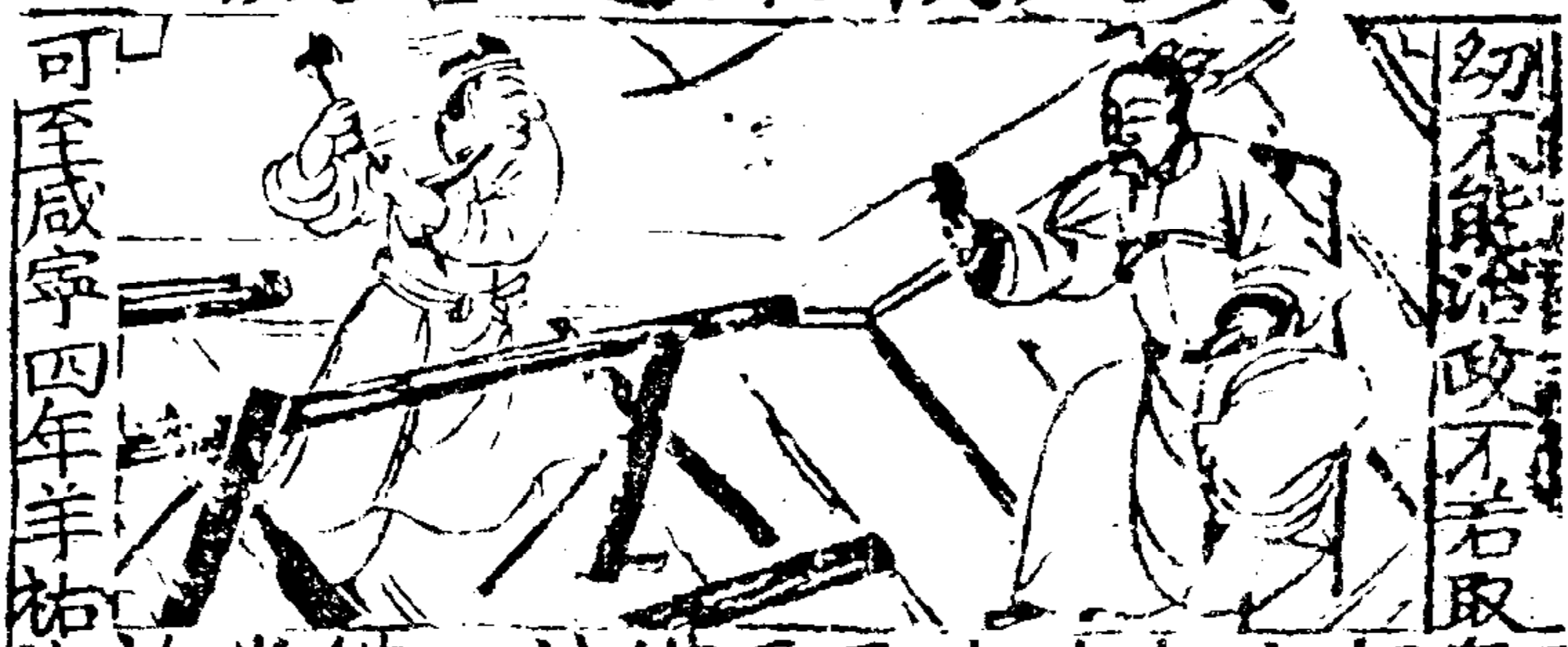
一還一報皆天理 十占令人泪幾傷

晉帝司馬炎追謚祖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生頡川太守司馬雋、生京兆尹司馬防、生宣帝司馬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大事已定計議收吳之策

●羊祜病中荐杜預

吳永安七年吳主孫休暴病不能言而死群臣欲立太子孫量為君左將軍葛或曰

# 冥人伐木造宮殿



幼不能治政不若取

可至咸寧四年羊祐

焉程侯孫皓立之右軍張布曰皓才能明決堪為帝主於是丞相漢陽興入奏太后曰吾婦人安知社稷之事汝等斟酌立之可也興請孫皓為君皓字元宗孫權大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為元興元年封孫翬為豫章王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少年改為其路元年皓凶暴日甚迷愛酒色大小失望張布漢陽興皆諫皆被殺之乃立陸抗為左右丞相又改晉為元興元年造大明宮大興工木令文武入山伐木費用無度又改興為元興三年后改鳳凰元年丞相萬或將軍雷平大司馬樓玄見皓無道三人皆諫皆被殺之前后十餘年殺忠臣四十人后人有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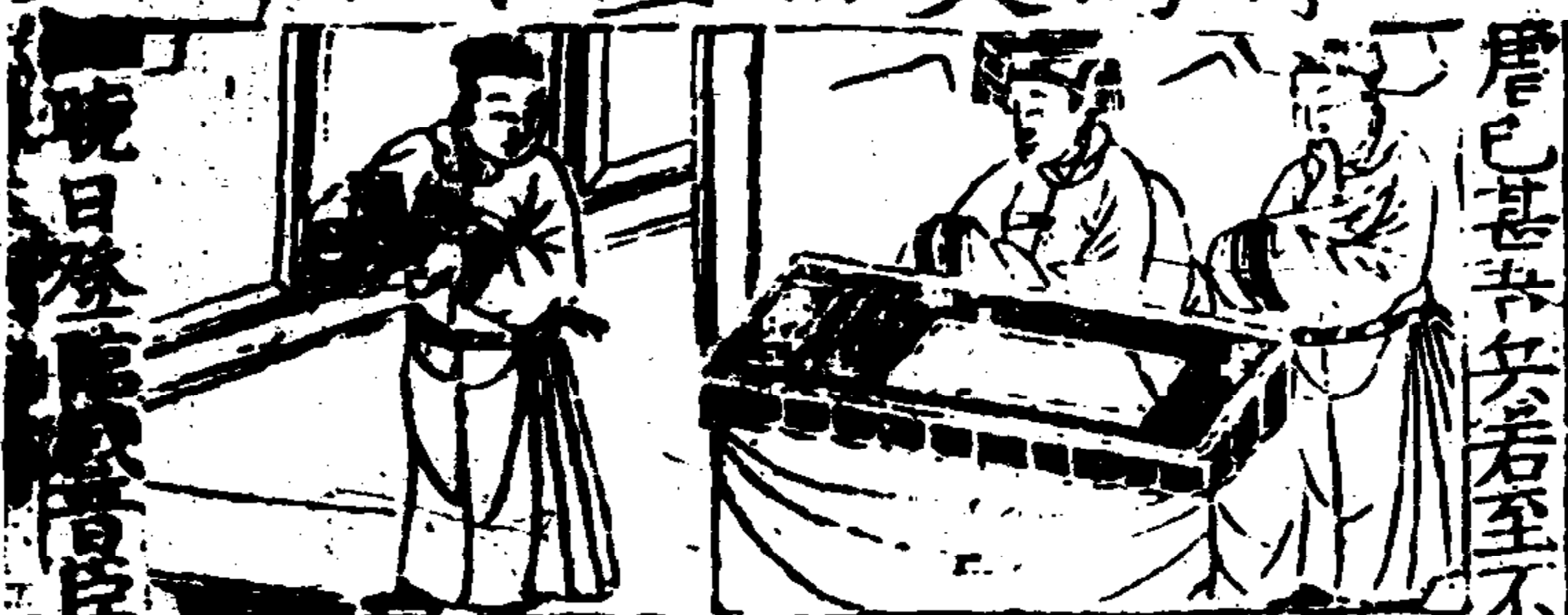
吳運將終社稷荒  
故令孫皓害忠良

群英四十其誅教  
何不知機效子房

皓出入常帶鐵甲禁兵五萬群臣恐怖莫敢上諫且說晉帝司馬炎容納直言善謀決斷大事時咸寧二年冬十月征南大將軍羊祐上表請兵伐吳吳大喜便欲興兵吳王孫亮荀勗馬統三人皆言

可至咸寧四年羊祐許辭歸鄉病卒同日知有何安邦之策明以教我祐曰

司馬炎勅葬羊祐



唐已甚矣若至不戰而克獲若皓不幸而歿群臣必立明主施恩布德深待民心

長江之險陛下雖有百萬之衆難以窺美炎大悟曰卿可領兵伐

吳若何祐曰臣年邁之病不堪重任陛下可選智勇之士可也炎

起身稱謝祐辭出炎以乘玉輦歸家是年十一月羊祐病危晉

帝親到祐家問安至前前祐泣曰臣若死不能報陛下炎亦泣

曰朕深恨不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泣曰臣死不

敢不盡忠矣愚者右車杜預堪領此敗若欲伐吳即當用之言

訖而亡炎大哭回宮無不下淚後人引管鮑故事有詩讚云

羊祐病中薦杜預 公牙因內薦夷吾 古來四海英雄輩

那个男兒是丈夫 高平侯即日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

司馬炎勅葬羊祐贈太 百姓知羊祐身死滿市 哭江南守邊吳將亦皆舉哀美勝人思

羊祐存日曾遊峴山遂 淚故稱為墮淚碑胡曾詩曰

古碑吹落峴山深 峴山 間殘路 猶似當年重羽人

晚日登臨峴山深 峴山 間殘路 猶似當年重羽人



# 司馬炎降詔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帝降詔分道伐吳杜預出江陵鎮東將軍瑯琊王司馬佃出  
 淶中大將軍王渾出江油威將軍王璿廣陵將軍唐彬津江東  
 而下水陸兵二十萬載無致萬隻又令賈充為大都督假黃鉞以  
 冠軍將軍揚濟副之出屯表陽節制諸將馬賈充奏曰臣年老不  
 堪元帥之任炎曰卿若不任朕當自往充不得已辭帝而行吳王  
 孫皓荒淫無度九飲酒必必群臣大醉却立黃門即十八糾拜百  
 官治有過失者或刺其面或以或刺其眼睛忽報得明奏曰晉兵水  
 陸並進皓驚召丞相張悌曰空何植司徒滕脩計議退兵之策張  
 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孫資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驃騎將軍孫  
 歆進兵枳夏口臣為軍師資曰左將軍沈崇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  
 萬出屯牛渚接應皓使臣言令張悌引兵出敵皓入宮有辛臣奏  
 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各路已有兵迎敵奈王璿率水兵數萬  
 戰船無數順流而下甚盛其說朕因恐吳地公昏奏曰臣有一計  
 使晉船盡皆粉

●王璿智取石頭城

鐵匠打鐵連環索



特六尋其計

御皆降安撫百姓

晉江南外鐵可打連環索百餘長數可及每環重三十斤於船內  
 去處橫截之自造鐵錐長丈餘數萬置於水中若船與風而  
 逢錐則破時各軍即發工匠依計而行晉都督杜預出兵江陵吳  
 牙將周青授計曰汝出水手八百人乘小艇偕過江去彼處  
 多帶旌旗千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掃敵夜則各處舉火則吳兵  
 去了夜渡大江伏于巴小左側次日杜預領大兵水陸並進吳  
 吳主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為先鋒三路兵來忽  
 孫歆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起殺二十里一  
 响四面晉兵大到吳在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數孫歆  
 奔至城邊周青八百兵混雜于中並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吳來兵  
 飛渡江也急退時被周青斬于馬下陸景正出船頭望南岸上一  
 片火起巴小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  
 急走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而走  
 被伏兵捉來見杜預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沿湘一帶直抵廣州諸  
 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到入振會諸將議取建業之策相會

# 天筏火炬燒鐵索



舟之危未可盡限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今冬更為大率預曰昔日樂毅  
 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振可乘勢取建業諸將進兵龍驤  
 軍王濟率水兵順流而下無敢敵者人報濟曰吳人造鐵索沿江  
 橫又用鐵錐置於水中如此准備濟大笑令人造大筏數十萬上  
 縛草木為人披甲執杖立于筏上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為活人  
 皆走時錐着筏盡提而去又令備熱水手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  
 十餘圍以油灌之在艇前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酒車皆斷而路從  
 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胡曾詩曰

王濬戈鋌發上流 武昌洪業土崩秋 思量鐵索直兒戲

誰與吳王盡壯壽

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觀來戰晉兵二人見晉兵  
 順流而下勢不可當回報悌曰東吳危矣何不去之悌曰國家將  
 亡榮辱共之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難不亦辱乎悌曰存亡自有  
 天數非公一人可支吾也何故自取其死悌曰吾幼嘗聞先父  
 至丞相河其死矣吾若合死安可求生以遺不義之名也諸葛觀  
 大哭而去

張象引水兵迎敵



望却欲揮江抵敵晉兵一隊割之周旨張象尚收入呂蒙張象奮力搏戰死于亂軍之中

沈莹被周旨斬之趙軒詩讚張悌曰

顛危國祚勢難支 紅左全收大將旗 張悌死忠懷食祿

為臣到此是男兒

又讚沈莹曰

勝敗兵家未可期 當時誰為整戈時 沈公一死輕如葉

留取芳名屬後知

呂兵敗走飛報孫皓。大驚殺官皆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

斬之臣等願決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敗國衆臣曰豈不知西

蜀蕭平皓曰且將此人貶為奴可也衆皆不顧怒入宮中碎割

岑昏之內以生啖之命陶濬率御林軍沿途迎敵前將軍張象引

水兵下江迎敵忽西南風大作吳兵旌旗皆倒兵不敢下舟四散

逃走只有張象數十人迎敵晉將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急

船不能行且待風息行之濬大怒叱曰吾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

遂擣鼓大進吳將張象拜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張象回至石頭城下大

# 晉帝設座待孫皓



開門接入晉兵人報孫皓：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莹奏曰陛下何不效劉

乎皓從之亦備輿觀自縛引群臣投降潘親釋其縛焚觀請入中

軍以王禮待之皓獻玉璽面籍文簿靜軒詩曰

孫皓荒淫社稷休 臨危俯有作降囚 祖宗基業輕歸晉

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二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官更三

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口米谷二百八十萬

斛舟艇五千餘隻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

畫封府庫倉庫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司馬佃并王戎大兵皆至

見王濬成大功心中大悅杜預皆至大犒三軍賑濟人民吳中大

定遂遷吳主孫皓赴洛陽而君時晉大康元年五月皓見晉帝

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

下帝大悅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別人眼睛刺人面皮此何等

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君及姦而不忠者故加此刑充默然懼恐晉

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將隨降臣等皆封侯丞相張悌等死節皆封其子

晉 帝 設 太 平 宴



天下大定晉王濬為輔國大將軍餘各封賞史官詩曰

憶昔孫堅創業時

東南王氣覆江淮

龍蟠虎踞統安穩

地裂天崩又改移

手平江中沉鐵索

石頭城上豎降旗

可憐錦片東吳地

日樹成晉國基

後主劉禪亡於太康七年魏主曹芳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國之主盡皆壽終自此三國歸晉帝司馬炎以為一統基業後人有古風一篇以附卷末云

高祖創業入咸陽

炎之紅日扶桑

光武龍興承大統

金烏飛上天中央

哀哉獻帝詔四海

紅輪西墜咸池傍

何進無謀中貴亂

涼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謀誅逆黨

李催郭汜興刀鎗

四方血賊如蟻聚

六合英雄皆屠揚

孫堅孫策起江左

袁紹袁術與河梁

劉淵父子據西蜀

劉表軍旅屯荆襄

張燕張魯霸南鄭

馬騰韓遂守西涼

陶謙張誘公孫瓚

各逞英雄占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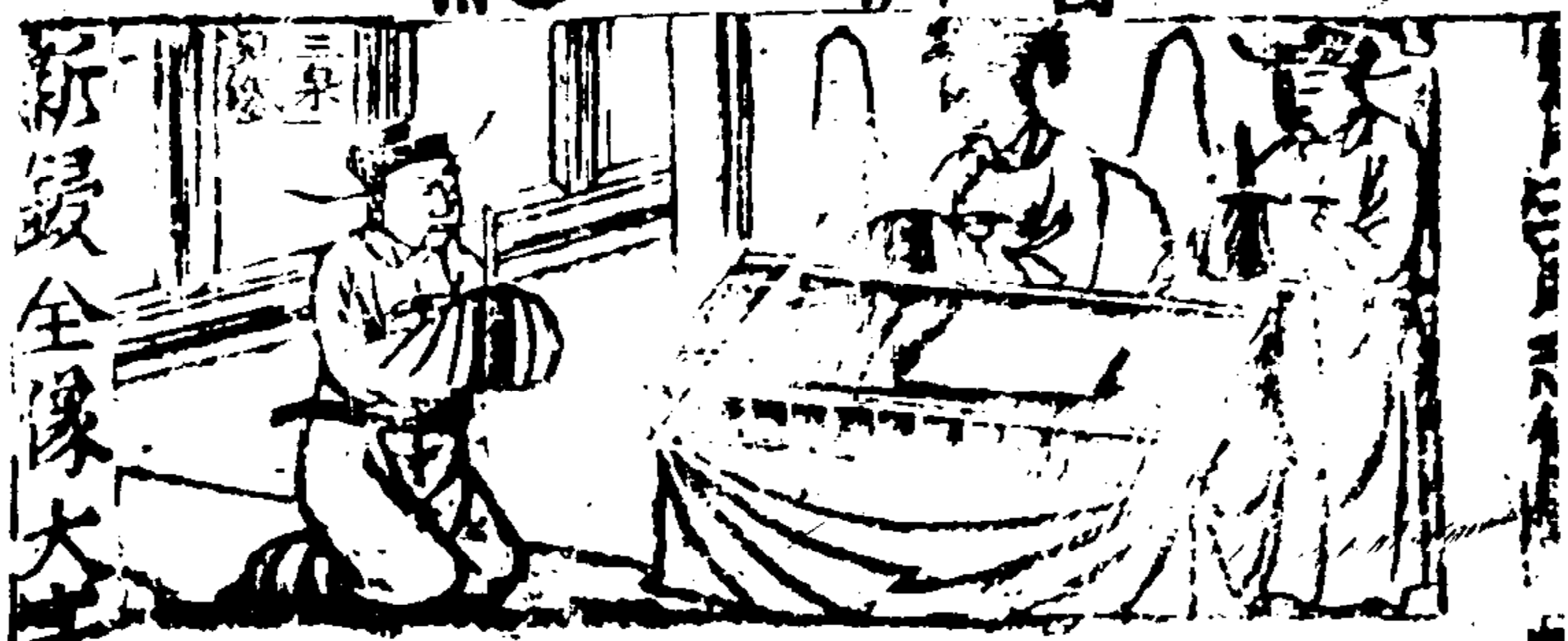
曹操專權居相府

龍落英俊用文武

威鎮天子冷諸侯

統領貔貅鎮中土

# 晉朝一統



樓桑去德本皇孫  
 將寡兵微作霸旅  
 先取荊州後取川  
 白帝託孤甚痛苦  
 何與夫數到此終  
 九犯中原空劬勞  
 丕獻芳髦統及換  
 石頭城下無窮大  
 一統乾坤歸晉朝

結義關張顯統主  
 南陽三顧意情深  
 霸業高王在天府  
 孔明六出祁山前  
 長星半夜落天塢  
 鍾會鄧艾分江進  
 司馬又將天下交  
 天數茫茫不可逃

東西奔走恨無家  
 臥龍一見分家字  
 嗚呼三載道非遐  
 願以隻身將天補  
 姜維獨立胆氣高  
 漢室江山盡屬曹  
 受禪臺前夜帝起  
 鼎足三分已成夢

## 閩書林笈郵齋梓行

新錄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二十一

列國志輯要目錄

卷一

- 第一節周宣王童謡發令
- 第二節杜大夫厲鬼報讐
- 第三節褒人贖罪獻美女
- 第四節幽王烽火戲諸侯
- 第五節犬戎主大鬧西京
- 第六節周平王東遷洛邑
- 第七節秦文公郊天應夢



第八節鄭莊公掘地見母

第九節寵虢公周鄭交質

第十節會石門齊鄭約婚

第十一節任石厚州吁弑君

第十二節賢石碣大義滅親

第十三節鄭莊公假命伐宋國

第十四節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第十五節公子翬獻媚賊隱公

第十六節宋華督禍嘉陷殤公

第十七節敗我師鄭世子辭婚

第十八節齊僖公送文姜婚魯

第十九節祝聃射周王中肩

第二十節蔡侯誅佗立厲公

第二十一節楚熊通僭號稱王

第二十二節鄭祭足被脅立庶

第二十三節宋莊公貪賂構兵

第二十四節鄭祭足殺壻逐主

卷二

第二十五節衛宣公新臺納媳

第二十六節高渠彌乘間易君

第二十七節魯桓公夫婦如齊

第二十八節迎王姬文姜歸魯

第二十九節鄭子亶君臣爲戮

第三十節齊滅紀叔姬守節

第三十一節衛侯朔抗王入國

第三十二節齊襄公出獵遇鬼

第三十三節雍大夫計殺無知

- 第三十四節魯莊公乾時大戰
- 第三十五節釋檻車鮑叔薦仲
- 第三十六節戰長勺曹劌敗齊
- 第三十七節宋國納賂誅長萬
- 第三十八節媚桓公自宮殺子
- 第三十九節楚王杯酒虜息媯
- 第四十節曹沫手劍劫齊侯
- 第四十一節桓公舉火爵甯戚
- 第四十二節擒傅瑕厲公復國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卷

三

目錄

第四十三節批賁頰息侯報讐

第四十四節殺子頹惠王反正

第四十五節周王命齊討衛朔

第四十六節晉侯聽讒立驪姬

第四十七節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第四十八節齊桓公平令支孤竹

卷三

第四十九節公子友兩定魯君

第五十節衛懿公好鶴亡國

- 第五十一節齊桓公伐楚盟召陵
- 第五十二節管夷吾設計定周王
- 第五十三節會葵丘義戴周天子
- 第五十四節智荀息假途滅虢
- 第五十五節窮百里餉牛拜相
- 第五十六節獲陳寶秦穆公證夢
- 第五十七節姬殺申生克弒主
- 第五十八節秦穆公一平晉亂
- 第五十九節管夷吾病榻論相

第六十節穆姬登臺要大赦

第六十一節晏娥兒踰墻殉節

第六十二節羣公子大鬧朝堂

第六十三節宋襄公伐齊納子昭

第六十四節楚成王伏兵劫盟主

第六十五節齊姜氏乘醉遣夫

第六十六節秦懷嬴重婚公子

第六十七節秦穆公再平晉亂

第六十八節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第六十九節叔帶入宮王避亂

第七十節柳下惠授詞却敵

第七十一節晉文公伐衛侵曹

第七十二節踐土壇晉文公主盟

### 卷四

第七十三節衛元咺公館對獄

第七十四節知甯俞假酖復衛

第七十五節晉文公扶蘭嗣鄭

第七十六節楚商臣弒君篡國



第七十七節弄玉吹簫雙跨鳳

第七十八節趙盾背秦立靈公

第七十九節齊商人弑君篡位

第八十節公子鮑厚施買國

第八十一節齊懿公竹池遇變

第八十二節東門遂援立子接

第八十三節楚王從諫立樊姬

第八十四節趙宣子桃園強諫

第八十五節責趙盾董狐直筆

第八十六節誅越椒絕纓大會

第八十七節公子宋嘗鼃構逆

第八十八節陳靈公禘音日服戲朝

第八十九節楚莊王仗義討徵舒

第九十節鄭襄公牽羊逆楚師

第九十一節孟侏儒託優悟主

第九十二節晉景公復黎滅潞

第九十三節老人結草亢杜回

第九十四節歸父賂晉自亡家

第九十五節娶夏姬巫臣奔晉  
第九十六節圍下宮程嬰匿孤

卷五

第九十七節寵胥童晉國大亂  
第九十八節誅岸賈趙氏復興  
第九十九節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第一百節吳壽夢遺命傅季札  
第一百一節林父逞忿逐獻公  
第一百二節諸侯同心圍齊國

- 第三百三節晉臣合計逐欒盈  
 第三百四節崔武因弔娶棠姜  
 第三百五節曲沃城欒盈滅族  
 第三百六節且于門周梁大戰  
 第三百七節弒齊光崔慶擅政  
 第三百八節納衛衎寧喜專權  
 第三百九節殺寧喜子鱗出奔  
 第四百十節戮崔杼慶封獨相  
 第四百十一節盧蒲癸計逐慶封

第一百十二節楚靈王大合諸侯

第一百十三節賀鹿祁師曠辨新聲

第一百十四節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一百十五節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第一百十六節齊晏子巧辨服荆蠻

第一百十七節弒三兄楚平王卽位

第一百十八節殺三傑晏平仲薦賢

第一百十九節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第一百二十節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卷六

第二百一十一節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第二百一十二節伍子胥吹簫乞吳市

第二百一十三節專諸進炙刺王僚

第二百一十四節囊瓦懼謗誅無極

第二百一十五節要離貪名刺慶忌

第二百一十六節蔡侯納質乞吳師

第二百一十七節伍子胥掘墓鞭屍

第二百一十八節乞秦師昭王反國

第二百二十九節會夾谷孔子却齊

第三百十節墮三都聞人伏法

第三百一十一節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三百一十二節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第三百一十三節夫差違諫釋越

第三百一十四節景公廢長立幼

第三百一十五節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第三百一十六節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第三百一十七節殺子胥夫差爭歆

第三百三十八節納蒯瞶子路結纓

第三百三十九節誅白勝葉公定楚

第四百四十節滅夫差句踐稱霸

第四百四十一節韓趙魏共滅智伯

第四百四十二節分晉室三家稱侯

第四百四十三節樂羊子怒啜中山羹

第四百四十四節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 卷七

第四百四十五節吳起殺妻求將



第一百四十六節騶忌鼓琴取相

第一百四十七節說秦君商鞅變法

第一百四十八節辭鬼谷孫龐下山

第一百四十九節孫臏佯狂脫禍

第一百五十節龐涓兵敗桂陵

第一百五十一節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一百五十二節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第一百五十三節蘇秦合從說六國

第一百五十四節張儀被激往秦邦

第一百五十五節相六國周天子除道

第一百五十六節學讓國燕易王召兵

第一百五十七節偽獻地張儀欺楚

第一百五十八節饗舉鼎秦王絕脛

第一百五十九節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第一百六十節趙主父沙丘宮餓死

第一百六十一節孟嘗君巧計出函關

第一百六十二節齊潛王糾兵伐桀宋

第一百六十三節說四國樂毅滅齊

- 第百六十四節 驅火牛田單破燕  
第百六十五節 藺相如兩屈秦王  
第百六十六節 范雎逃秦爲相

卷八

- 第百六十七節 假張祿辱使索魏齊  
第百六十八節 春申君乘機歸太子  
第百六十九節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第百七十節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第百七十一節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第七十二節 魯仲連堅不帝秦君

第七十三節 信陵君竊符救趙

第七十四節 秦昭襄遷鼎滅周

第七十五節 華陰道信陵敗蒙騫

第七十六節 開諧頗樂乘代將兵

第七十七節 李國舅爭權殺黃歇

第七十八節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第七十九節 俊甘羅童年取高位

第八十節 蠶嫪毐偽腐亂秦宮

- 第百八十一節茅焦解衣諫秦王  
第百八十二節李斯說秦殺韓非  
第百八十三節開貪賂忍心亡趙  
第百八十四節敖獻計反間殺牧  
第百八十五節趙郭開約秦獻城  
第百八十六節獻地圖荆軻鬧秦  
第百八十七節秦王賁決水灌大梁  
第百八十八節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第百八十九節并六國輿圖混一

第一百九十節號始皇建立郡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輯

一一九四

夢六夜重元車夢

下

伊久片

列國志輯要卷之一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一節周宣王童謠發令

周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皆守成令。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賢臣輔政。文修武偃。民安物阜。武王八傳。至夷王。覲禮不明。諸侯漸強。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為國人所殺。此千古民變之始。得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是為



宣王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申伯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爲中興令主至三十年姜戎西夷別種抗命宣王親征敗績回鎬京見羣小兒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壓弧箕箒 幾亡周國

王惡其語拘小兒問之對曰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市中教吾等念此今不知去向王叱小兒退次日早朝集羣臣問此語召虎曰壓山桑名可爲弓故曰壓弧箕草名可結爲箭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王問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大史卽今欽天監伯陽父曰上天儆戒

人主命熒惑火星化爲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存亡臣觀天象其兆已萌似在王宮中非關弓矢之事月升日沒陰進陽衰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明矣宣王不悅回宮姜后進曰宮中有一異事先王有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生一女宣王驚曰此女何在后曰妾思不祥之物令草蓆包裹棄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王卽拘老宮人問故對曰婢子聞夏桀末年褒城今漢中府褒城縣有神人化爲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

樂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樂王懼。欲殺之。命占不吉。欲逐。占又不吉。太史奏曰。神龍下降。必主祥徵。請藏其漿。龍之精氣。必然獲福。命再占。得大吉。乃取金盤收其涎沫。封藏內庫。忽大風雨。二龍飛去。歷殷六百年。四二王十至今。又將三百年。未嘗開看。先王末年。櫝中放毫光。掌庫官奏白其事。先王令開櫝取看。左右盛以金盤。呈上。先王接盤。失手墜地。涎沫橫流。庭下忽化爲一小龍。直入王宮。逐之不見。彼時婢子年方十二。偶踐龍跡。心如有感。似懷孕。規模先王。怪婢不夫而孕。囚

於幽室。今四十年。昨忽生一女。奏知娘娘。以為怪物。命棄溝瀆。王叱婢退。命探女嬰下落。回報漂去。王又召伯陽占之。

詞曰

哭。又。笑。

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犬。逐。

慎。之。慎。之。

糜。弧。箕。箠。

伯陽曰。妖雖出宮。未嘗除也。宣王出令懸賞。購求女嬰。命上大夫杜伯督其事。命下大夫左儒。禁不許造桑弓。箕草。箭囊。城中皆知。鄉人有夫婦業此。婦人負

箭袋前走。其夫負桑弓後隨。婦先到。被守城軍士捉住。其夫望見。棄弓而逃。軍士將婦人併桑弓箭袋解送左儒。儒曰。正應謠言。回旨命斬棄市。其夫密地打聽。知婦就刑。揮淚而回。行至清水河邊。見羣鳥飛鳴。啣一蓆包。近岸。男子驚異。取起解看。乃一女嬰。想是大貴人。抱奔避難。褒城宣王自誅桑弓箭袋婦人。連年無話。一日宿齋宮。夢一美女。自西而來。直入太廟。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將七廟神主一束。望東而去。王驚覺。召伯陽問之。對曰。三年前童謠。正相符合。王

曰所斬婦人不足消讖語耶。伯陽曰：天道元遠，時至方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

第二節 杜大夫厲鬼報讐

宣王忽想三年前曾命杜伯督查妖女之事，召問之。伯曰：箕弓妖婦正罪之後，童謠已息，恐搜索不休，國人震動，故此中止。王大怒，如此何不明奏，分明違命。喝武士斬首示衆。左儒諫曰：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爲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失爲王。天變尙然，不妨人妖，豈可盡信王若殺伯，天下必以王爲不明。臣若不能諫。

止。天。下。必。以。臣。爲。不。忠。伯。若。受。殺。臣。請。與。伯。俱。死。王。不。聽。斬。伯。儒。大。哭。拔。劍。自。刎。伯。子。懃。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子孫遂爲士氏。王見儒自刎亦悔殺伯。抑鬱回宮。夜不能寐。遂成恍惚之疾。後病稍愈。時宣王四十六年命出獵。聞散。至日暮解圍。玉輦倦。暈忽見兩人乘小車。臂掛朱弓。手持赤矢。向王。喏曰。吾王別來無恙。王細看。乃杜伯。左儒。問左右。俱不曾見。王正驚疑。只見二人不離左右。大喝。罪鬼。敢來犯駕。拔劍揮之。二人大怒。操弓搭箭。射王心窩。王卽昏倒。救甦回宮。心痛不止。自知不起。

時仲山甫已卒。召老臣吉甫。召虎。謂曰。太子宫涅年雖長。性暗昧。卿等竭力輔佐。勿替世業。二臣受命。是夜王崩。扶太子宫涅。主喪卽位。是爲幽王。立申女爲王后。宜曰爲太子。進申伯爲侯。姜后悲痛大過。未幾病薨。

### 第三節 褒人贖罪 獻美女

新王暴戾寡恩。方諒陰天子居喪日時。諒陰音菴。狎昵羣小。全無哀戚之意。姜后去世。益無忌憚。耽於聲色。不理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申國。今信陽州。西周氣數將盡。老



夏曆及國元事考

卷之一

王

四

臣相繼而亡。新用號石父祭易尹球吉甫皆讒諂面

諛之流。惟司徒鄭伯友鄭國名伯，爵名友，乃其名也。

華州有古鄭地，幽王時入為司徒。是正人。王不信用。一日岐山今陝西

縣守臣申奏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王笑以為常。

伯陽謂大夫趙叔帶曰：昔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三川發源於岐山，乃大王發跡之地。此山一崩，西

周能無恙乎？叔帶曰：變在何時？伯陽曰：在十年之內。

越數日，三川俱竭，岐山復崩。王全不懼。方命訪求美

女以充後宮。叔帶表諫曰：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

王當求賢輔政。以彌天變。奈何不訪賢才。而訪女色。  
乎。石父以叔帶借端訕謗妖言惑衆。王聽其言。將叔  
帶免官歸里。叔帶攜眷往晉國。後爲晉大夫。趙氏之  
祖。衰。盾。卽其裔也。最  
後與韓氏魏氏三分晉國。列爲諸侯。有大夫褒珣。名珣。食  
采於褒。自褒城來聞  
叔帶被逐。急進曰。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國家空  
虛。社稷不保。王怒。囚珣於獄。諫諍路絕。誰知賣弓男  
子抱嬰女奔褒。送嬖大妻子撫養。取名褒姒。年方十  
四。如及笄。樣可稱絕色。珣子洪德偶見。歸告母曰。天  
子購求美色。今見鄉人有女嬌艷奇異。若得此女進

獻父罪可贖。因與嬖大買送錦。東先以金帛通燕。公  
關節以進。王喜。釋璫復官。大寵。褒嬖。迷戀其色。約  
有三月未進。申后之宮。近侍報知。申后后心憤。引宮  
娥至瓊臺。正遇王與嬖。叠膝而坐。后曰。何物賤婢。濁  
亂宮幃。王恐后動手。身蔽嬖前。代答曰。新娶美人。未  
定位。次容當朝見。不必發怒。后恨恨而出。嬖問何人。  
王曰。王后。卿明日當往謁。嬖嘿然。終不往朝。后懷憂。  
闕太子跪問。后述其故。不覺淚下。次日太子乘王視  
朝。帶宮人以摘花爲名。直入瓊臺。一見嬖。便罵着拳。

便打衆宮娥齊跪求饒。太子方住手而出。王退朝入宮。嬖哭訴王曰：「汝不朝其母，此王后所遣，非太子之意。」嬖曰：「吾觀太子爲母，其意不殺妾，不止妾自蒙愛，幸有孕兩月，求王放妾出宮，保全母子。」二命王欲媚嬖，出太子於申。嬖生一子，名伯服。嬖多方巧媚王，竟入嬖袖中，加以石。父尹球曰：「進讒諛，將申后退入冷宮，廢太子爲庶人，立嬖爲后。」伯服爲太子。伯陽父曰：「三綱絕矣。周亡，立待卽日告老羣臣棄職歸田者甚衆。惟虢尹祭三佞專政，此幽王九年也。」

第四節幽王烽火戲諸侯

王日與妲作樂而妲從未一笑思所以媚之聞喜裂  
繪聲命司庫日進綵繪百疋使宮娥裂之仍不見笑  
乃出令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賞千金石父進烽火之  
計王喜與妲同遊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設晏命舉火鄭伯  
友急諫曰設煙墩所以備急而取信於諸侯者今無  
故舉火是戲諸侯也異日倘有不虞即舉火亦不信  
矣將何以徵兵而救急也王怒曰天下太平何用徵  
兵他日有事於卿無與遂舉烽火畿內諸侯兵馬紛

紛而至。趕至驪山。但聞樓閣管弦。王與嬖暢飲。使人謝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捲旆而還。嬖見兵馬忙來忙去。又無一事。不覺大笑。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號石父之力也。賜千金賞。俗云千金買笑。本此。

### 第五節 犬戎主大鬧西京

申侯聞廢立之事。疏諫曰。昔夏以妹喜。商以妲己。王今寵褒妲。廢嫡立庶。恐桀紂之事。復見於今。望吾王收回亂命。庶免亡國之殃。王大怒。石父曰。申侯聞后與太子俱廢。久懷怨望。意在謀逆。故敢暴王之過。何

不討之。王命石父與兵伐申。申侯聞之，驚曰：申國小，兵微，安能抵敵王師？大夫呂章曰：乘王師未起，脩書借兵西戎，先發制人，機不可失。申侯依計，戎主得書，令李丁、滿也速爲左右先鋒，自將中軍與師至鎬。將王城圍繞，王驟聞變，速令舉烽火，諸侯不至。石父本不知兵，勉強迎戰，被丁所殺。戎主與也速乘勝殺人。王急以小車載要緊人，與伯服、開後宰門出。鄭伯友趕上，保駕往驪山而去。遇尹球言：祭公死於亂軍中矣。再舉烽火，仍舊不至。戎主追來，友殺趨重圍，欲同王奔。

鄭。戎。兵。古。里。赤。攔。路。截。戰。被。友。載。殺。王。嘆。曰。朕。不。聽。  
叔。父。言。以。至。如。此。事。十。追。至。友。命。尹。球。保。駕。親。自。斷。  
後。戎。兵。圍。裹。四。面。放。箭。友。竟。死。於。萬。鏃。之。下。殺。幽。王。  
併。伯。服。褒。姒。帶。四。取。樂。幽。王。在。位。十。一。年。紅。衣。童。謫。正。應。其。兆。尹。球。亦。  
被。斬。申。侯。驚。曰。孤。初。意。止。欲。復。申。后。太。子。之。位。不。意。  
遂。至。於。此。後。世。不。忠。者。必。以。我。爲。口。實。矣。戎。主。將。庫。  
內。珠。寶。搬。取。一。空。盤。踞。京。師。不。思。歸。國。百。姓。歸。怨。申。  
侯。申。侯。無。奈。乃。密。書。約。三。路。諸。侯。勤。王。

北路晉侯姬仇

東路衛侯姬和



西路秦君羸開

又使人至鄭報鄭伯死難之事。世子掘突十年三不勝  
 哀憤。卽縞素帥師報讐。未幾三路俱到。申侯聞四國  
 兵至。只候攻城。開門接應。至三更衛兵襲我大寨也。  
 速迎戰。敗走。諸侯俱揮軍攻城。城門大開。蜂擁而入。  
 我主夢中驚覺。逕奔西門逃去。放他褒似不及隨行。  
 自縊而亡。申侯設筵待四國諸侯。衛武公時年八投  
 箸而起。曰。君亡國破。豈臣子飲宴之時。國不可一日  
 無主。今太子在申。宜奉之卽位。鄭世子願往迎立。太

子聞王被犬戎所殺。痛哭曰：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及入城，見宮殿殘毀，淒然淚下。先見申后稟命，乃告廟即位。是為

平王。

### 第六節周平王東遷洛邑

平王進申侯為申公，申后號為太后。晉侯進爵為公，加封河內之地。秦君附庸，加封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咺拜為太宰。即今吏尚封衛侯為司徒，進爵為公。封鄭掘突為卿，士襲爵為伯。與咺同輔政。申公見掘突英毅。

以女妻之。是為武姜。但犬戎被逐。自謂勞而無功。心懷不忿。每侵周疆。岐豐之地。半為戎有。平王思鎬京。逼近西戎。侵占無已。乃議遷東都。羣臣列侯。議論不一。王決意東遷。先示曉諭。擇日起程。大宗伯即今抱七廟神主登車先導。秦伯領兵護駕。百姓相從無算。  
宣王夢女子大笑三聲。應如烽火。大笑大哭三聲。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束縛往東。應今日七廟東遷。伯陽父占詞。羊被鬼吞。宣王遇鬼。已未年也。馬逢犬逐。幽王犬戎入寇。庚午年也。自此西周遂亡。  
平王駕至洛陽。見市井稠密。宮闕壯麗。大悅。四方諸侯進表稱賀。惟楚不至。平王議欲征之。羣臣諫曰。荆

蠻久在化外。每年止貢菁茅。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今人心未定。且宜包容。使彼懷德而來。南征之議遂息。

第七節秦文公郊天應夢

秦襄公嬴開見洛邑已定。告辭回國。平王曰。岐豐之地。半被犬戎侵占。卿能驅逐盡。以與卿。永作西籓。襄公受命而歸。訓練士卒。未及三年。即整旅伐戎。字丁也。速俱死於陣。戎主遠遁。西荒岐豐一片盡為秦有。闢地千里。遂成大國。按秦乃顓頊之裔。其後人名皋陶。唐堯時為士師。皋陶子伯翳年五歲。佐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嬴。為舜主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徐。

長司司國志輯要 卷之一 二

夏曆及西曆

卷二十一

二

四

世為諸侯。至紂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善走，而野。其子惡來，有絕力，能手裂虎，俱以材勇為紂。幸臣相助，為虐。武王克商，誅蜚廉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會孫名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封於趙，於縣。為晉趙氏之祖。其後有非子者，居大丘，平驥善於養馬。周孝王命畜馬，淵澗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以秦地封非子，使續嬴秦傳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封伯，又得岐豐之地。勢益強大，定都於雍。今鳳翔始與諸侯通聘。襄公薨，子文公立。時平王十五年

一曰文公夢，酈音敷邑今西安之野，有黃蛇自天而降，頭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頃化為小兒，謂文公曰：我上帝之子，帝命汝為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訖不見。明日，召太史敦卜之，敦曰：白者西方之色，君

有西方上帝所命。禘之必當獲福。乃於郟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曰郟時。祭用白牛。祭之時魯惠公聞秦僭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周。請用郊禘之禮。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勲勞於王室。制作禮樂。子孫用之。何傷。况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魯。遂僭用郊禘。比於王室。平王知而不敢問。自此王室日卑。諸侯擅權。互相侵伐。天下紛紛多事矣。

第八節鄭莊公掘地見母

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爲武公。乘周之亂。并有東虢。今

陽及鄆即今新鄭縣遷都於鄆。謂之新鄭。以滎陽為京城。設

關於制邑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鄭自此益強大。與衛武公

同為周朝卿士。鄭武公夫人武姜生二子。長寤生。中

下產。次段。姜所愛。立寤生為世子。以共城為段食邑。號

叔及武公薨。寤生即位。是為莊公。仍為周卿士。武姜

欲莊公封段於制。公曰。制巖邑。先公遺命不許。分封

姜。又命封京城。公遵命封之。謂之京。段辭母就封。姜

囑曰。今日之封。汝兄勉從。汝到京城。宜聚兵蒐乘。倘

有機可乘。我約為內應。國可得也。段至京城。未幾收

西鄙北部又襲鄆及廩延俱邑名上卿公子呂曰段可  
 誅也公曰有何高論呂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將者未形  
 逆之今太叔內挾母寵外恃京城之固日訓兵講武其  
 志不篡奪不已願假臣偏師縛段而歸以絕後患公  
 曰段惡未著安可加誅呂曰今收兩鄙至廩延土地  
 豈容日割公笑曰段乃國母之愛子寧可失地不可  
 拂國母之意而傷手足之情呂曰主公今日能容太  
 叔恐太叔異日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公曰卿勿妄  
 言容當思之呂出以此告祭足仲字足曰主公才智兼

列國志輯要 卷之一 三



人此事必非坐視因大廷耳目之地不便洩露子貴  
戚若私叩之必有定見呂叩宮門求見公曰卿來何  
意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萬一中外合謀鄭國  
非主公有矣臣寢食不寧是以再請公曰寡人籌之  
熟矣待其造逆然後正罪國人乃不敢助而國母亦  
無詞矣呂曰主公必欲俟其先發宜挑之速來公問  
計呂曰主公久不入朝爲太叔之故今聲言如周太  
叔必乘虛爭鄭臣引兵先伏京城近地乘其出城入  
而據之主公從廩延殺來彼腹背受傷太叔必就擒

矣。公善其言。出令朝周。武姜聞信。喜曰。段有福。爲君矣。密書送京城。約興兵襲鄭。呂先伏人於要路。殺賈書人。以書送莊公。公看畢。加封。仍作姜氏所差。送書太叔。索有回書。約五月五日爲期。莊公得書。曰。段之供在此國。母尙能庇護。耶。公辭母朝周。太叔又使子公孫滑往衛。借師許以重賂。自率京城二鄙之衆。託言奉命監國。揚揚出城。呂密入城。據之。段聞信。速回。士卒已知其故。散去大半。段知人心已變。急奔鄆。又聞莊公在鄆。復奔共。城閉門自守。公引大軍攻之。城

遂破段曰。姜氏。僕我何面目見吾兄乎。自刎而死。公  
入。大哭曰。卿見何至如此。簡其行裝。得武姜所寄之  
書。併太叔回書。封送武姜。遺以誓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送穎地安置。武姜見書。羞慚無措。卽出居穎莊  
公回國。目中不見姜氏。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又離其母。爲天倫之罪人矣。穎谷卽今河南登封縣封  
人之官。封疆名考叔。謂人曰。母雖不母。子不可以不子。  
主公傷化極矣。乃覓鴟鳥數頭。假送野味。來見莊公。  
公問何鳥。考叔曰。此鳥名鴟。小時母哺之。長則食其

母乃不孝之鳥。故捕而食之。公默然。適宰夫進蒸羊。公命割一肩。賜之食。考叔將好肉。包裹藏於袖內。公怪問之。對曰。小臣有老母。家貧未享。此厚味。今蒙君賜。臣念老母不能下咽。攜歸作羹。以進母耳。公曰。卿真孝子。不覺凄然。長嘆。考叔問故。公以始末述知。并言黃泉之誓。悔無及矣。考叔曰。倘以黃泉相見。爲嫌。臣請掘地見泉。建地室。迎夫人。公於地室相見。考叔曲道莊公悔恨之意。迎歸。孝養出穴。公親扶國母登車。執轡隨侍。母子同歸。國人稱莊公之孝。皆考叔調。

停之力也。賜爵大夫。與公孫闕音過字子都男子中絕色為莊公所寵孟

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同掌兵權。公孫滑請得衛師。至牛

途聞父見殺。復奔衛。訴伯父殺弟。囚母之事。衛桓公

武公之孫以鄭伯無道。與師伐鄭。莊公聞之。乃遺書

於衛。備述原委。以釋衛師。桓公亦回書。引咎謝罪。時

滑孤立無援。公又致書衛侯。言滑雖有罪。但逆弟止

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滑老死於衛。

第九節 寵虢公周鄭交質

平王因鄭莊公久不在位。為叔偶見虢公忌父。石父

來朝。謂曰。鄭侯久不供職。欲卿權理政務。忌父曰。鄭伯必有事故。臣若代之。必將怨王。臣不敢奉命。辭謝歸國。莊公聞之。如周朝見。奏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秉政。今臣實不才有忝厥職。願還卿士之爵。退就籓封。以守臣節。王曰。卿何出此言。莊公曰。臣因逆弟之變。曠職日久。今途聞王欲委政。號公。臣敢尸位以獲罪乎。王心慚。面赤曰。朕見卿多事。欲號卿暫理。以俟卿來。今號卿已還。又何疑焉。卿不見信。朕命太子狐爲質。并觀風於鄭。何如。莊公堅辭不敢受。恐蒙要君。

之譏。羣臣奏曰。王不委質。無以釋鄭伯之疑。若獨質。又使鄭伯乖臣子之義。惟交質上下兩全。公先取世子忽。待質於周。太子狐爲質於鄭。交質之後。鄭伯留朝輔政。史官論周鄭交質之事。君臣之分。至此盡廢矣。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迎太子狐嗣位。狐痛父死。未得侍疾含殮。哀痛過節。到周而薨。其子林嗣位。是

桓王爲

第十節會石門齊鄭約婚

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亡。欲以政專異號公。一日早朝。謂鄭伯曰。卿先王老臣。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莊公曰。臣久當謝政。今卽拜辭。遂忿歸鄭。四月祭足。託言歲凶。求粟於溫。溫大夫以未奉王命不許。足以溫麥熟。帥師取之。休兵周界。三月有餘。秋七月成周。在漣稻熟。足又取之。王聞兩報。卽欲伐鄭。周公黑肩曰。盜取禾麥。邊庭小事。主公不問。鄭伯不安。必來謝罪。修好。王准奏。鄭伯見王不加責。果不安。遂定入朝之議。正欲起行。忽報齊國使至。致僖公之命。約至



石門齊地在濟北相會兩君相見歃血訂盟約為兄弟有

事相借齊姜姓太公之後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侯因問世子忽曾婚

娶否鄭伯曰尚未齊侯曰吾有愛女名文姜頗有才

慧倘不鄙棄願為待年以年幼待長而嫁之婦莊公稱謝歸

告世子忽曰鄭小齊大孩兒不敢仰扳公曰請婚在

彼若與齊為甥舅每事可以仰仗何以辭為忽曰丈

夫志在自立豈能仰仗於婚姻耶公嘉其志遂止僖

公聞之以女年幼且俟再議

第十一節任石厚州吁弑君

一日鄭莊公正欲朝周。忽報衛桓公訃音。蓋衛莊公  
武公夫人乃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次  
妃陳女厲嬀音規亦無子。其妹戴嬀隨嫁生子完。晉莊  
姜育完爲己子。嬖妾生子州吁。性暴戾喜談兵。莊公  
溺愛任其所爲。大夫石碚音鵲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  
方。弗納於邪。夫寵過必驕。驕必生亂。主公欲傳位於  
吁。便當立爲世子。如不然。當裁抑之。庶無驕奢淫佚  
之禍。公不聽。碚子厚與州吁交好。時並車出獵。騷擾  
民間。碚將厚鞭責鎖禁。厚踰墻出。住州吁府中。碚無

可奈何。及莊公薨，完嗣位。是為桓公。生性懦弱，碯知不能。有為告老致政。適平王崩，桓王新立。桓公欲如周弔賀。厚謂州吁曰：「大事成矣。明日主公往。周公子設餞，西門伏甲刺之。諸侯之位垂手而得。州吁依計。桓公果為所弒。以暴薨訃諸侯。」時桓王元年州吁代立為君。以厚為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奔刑國。今邢臺縣

第十二節 賢石碯大義滅親

州吁既立，聞國人盡說弒君之事。乃召石厚計議。欲立威鄰國，以協制國人。遣使合宋。微子啓，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

商封啓於宋今河魯周公之後今山東陳媯姓  
南歸德府商邱縣魯兖州府臨邑縣陳媯姓  
封府蔡姬姓武王封其弟叔度鄭借名爲公鄭  
陳州蔡於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伐鄭孫滑之故鄭  
 吁欲立威乃迎戰詐敗衛卽班師計合圍至解厚  
 國內有變故如此吁曰國人尙不和奈何厚曰臣  
 素爲國人所信服若入朝共政位必定矣吁具  
 稽入朝議事稽推病篤不出吁見稽不入朝令厚  
 君命就稽問計稽曰新主若覲周得周王錫散  
 服奉命爲君國人尙有何說厚曰必先得人通  
 王方可稽曰陳侯忠順周王王甚寵之若新主

列國志輯要 卷一 六十一 七

朝陳央陳侯通情周王以此入覲有何難哉厚以父  
言告州吁卽備禮義命厚同往碣與陳大夫子鍼素  
相厚善乃割指瀝血寫密書送子鍼託轉達陳桓公  
書曰

衛國褊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逆之禍雖逆弟州  
吁所爲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桀二逆不誅亂臣  
賊子行將接踵於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負  
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  
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

臣國之幸也。

桓公覽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也。彼自送死。不可縱也。桓公曰。善。遂定擒吁。厚之計。厚君臣同至陳。請來日太廟相見。古者兩君相見。必於太廟。若為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次日同至太廟。門首立白牌。一面上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不許入廟。厚驚問立牌何意。鍼曰。此先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厚乃不疑。同吁入廟行禮。鍼喝曰。周天子有命。只拿弒君賊州吁。石厚。餘人俱免。伏甲齊出。二人就縛。將碣書宣揚。眾人方

知假手於陳桓公。復以書請衛。譏罪。碯至朝中。會百官啓書。知二逆就擒。諸大夫皆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持。碯曰。當明正典刑。以謝先靈。誰往蒞其事。右宰醜右宰官名醜請行。諸大夫曰。首惡州吁。正法厚從。逆輕議。碯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典。疑我有牴牾之私乎。老夫親往。手誅此賊。不然。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家臣獯羊肩獯音搆曰。國老息怒。某當代行。碯使醜往濮蒞。殺州吁。肩往陳蒞。殺石厚。陳國擒二逆時。卽分囚。恐其爲禍。使人至邢。迎公子晉。告廟。卽

位。是爲宣公。尊石碣爲國老。世世爲卿。

左丘明傳稱石碣大義滅親。真純臣也。

第十三節鄭莊公假命伐宋國

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穆公將死。思報兄德。乃舍其子馮音憑而傳位於兒子與夷。是爲殤公。馮怨父而嫉與夷。出奔鄭。莊公納之。常欲爲馮起兵伐宋。奪與夷之位。因衛州吁弒立。曾徵宋。魯陳蔡伐鄭立威。鄭愈怒宋。助衛急計伐宋。祭足曰。宋爵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久欲修覲。因齊衛遷延。



今日宜先朝周。然後假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宋。萬無不勝。莊公稱善。命忽監國。與足朝周。桓王不設宴。不贈賄。以黍米十車遺之。曰。聊爲備荒之資。因前麥故遺此譏之。莊公深悔此來。忽周公黑肩私以綵繒二車爲贈。語言欵曲。謙恭而出。莊公問足曰。周公此來何意。對曰。周王有二子。長曰佗。次曰克。王所寵愛。囑周公輔翼之。有奪嫡之意。今以此爲贈。欲結好爲外援耳。主公今將此綵繒分布十車出境之日。宣言王賜再加彤弓弧矢。說宋公久缺朝貢。命鄭伯聲討不王。

之罪聞者皆以為真。莊公依計以此號召列國。合魯將公子翬音揮齊將夷仲年齊侯弟自將公子呂、高渠彌、公孫閱、穎考叔大舉伐宋。建大纛。上書奉天討罪。圍宋郕防二邑。宋殤公急召司馬孔父嘉名嘉字孔父殷湯王之後問計。嘉曰：「王朝並無伐宋之命。是鄭伯託言齊魯墮其術中耳。為今之計，鄭君親將在此。國必空虛。誠遣使告急於衛，糾合蔡國，輕兵襲鄭。鄭聞本國受兵，必反。施自救，齊魯能獨留乎？」於是合衛將右宰醜自率孔父嘉直逼滎陽，忽守城告急於莊公。宋衛兵在鄭

城外大掠輜重。醜欲攻城。嘉曰：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備，爲退兵之計。莫若借徑於戴。今開封府考城縣全軍而退。戴人疑其襲城，閉門登陴。音皮城嘉怒，合兵攻戴。又得蔡兵相助，滿望成功。此時齊魯已收郟防二邑。莊公得告急文書，隱而不言，以郟防謝齊魯班師。又聞宋衛已移師於戴，莊公笑曰：吾固知二國無能爲也。孔父不知兵，烏有自救而遷怒者？吾當以計取之。聲言公子呂引兵救戴，戴君聞鄭來救，開門接入。嘉曰：鄭兵救戴，多費時日，不然垂手而得，忽聞連珠炮。

响城上皆是鄭國旗號。呂高叫曰：多賴三位將軍之力。寡君已得戴城。誰知莊公誘入戴城。將戴君逐出。戴君引宮眷投秦而去。鄭遂并戴軍約戰。嘉批來日交兵。宋衛蔡三國大敗。右宰醜陣亡。孔父嘉勢窮徒步脫歸。三國車徒盡爲鄭有。又得戴城。此莊公之詭計也。乃凱還。

第十四節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歸。大晏諸將。面有德色。曰：寡人戰則必勝。威加上公。謂於古之方伯何如。考叔進曰：君失言矣。夫

方伯者受王命爲一方之長得專征伐。今無不行。今主公託言王命聲罪於宋。天子實不與聞。况傳檄徵兵。蔡衛反助宋侵鄭。邾許小國不至。方伯之威固如是乎。公曰。卿言是也。今問罪二國孰先。考叔曰。邾鄰於齊。許鄰於鄭。主公遣一將助齊伐邾。得邾歸齊。請齊同伐許。得許歸鄭。事畢獻捷於周。亦可掩四方之耳目。公遣公子呂助齊伐邾。邾懼請成。齊侯受之。時桓王八年春也。是夏鄭伯與齊侯魯侯會時來鄭約地。秋七月伐許。莊公回國大閱車徒於教場。旗上大書。

奉天討罪四字。旗竿長三丈三尺。公令能執旗步履者拜先鋒。賜輅車。大夫瑕叔盈拔旗移竿。進退三步。軍士喝采。穎考叔執竿左旋右舞。觀者駭然。公孫閱挺身欲舞。考叔抱竿挾車而奔。闕憤恨欲殺之。公曰：二虎不得相鬪。另以車馬賜闕。并賜叔盈而散。至秋會齊魯伐許。考叔鼓勇登城。闕忌其有功。發一冷箭。考叔應弦而亡。叔盈只道被守城軍士所傷。憤勇破城。許莊公易服奔衛。國歸於鄭。諸侯各散。許莊公老死於衛。鄭莊公回國厚賞叔盈。念考叔恨不得放箭。

之人召巫史呪咀。莊公親往焚祝。見子都蓬頭垢面。跪訴公前曰。臣考叔被奸臣子都挾爭車之讐。冷箭射死。臣已請於上帝許償。臣命言訖。自探其喉。噴血而死。方知射考叔者。闕也。被考叔附魂索命。莊公嗟嘆不已。感考叔之靈。爲立潁大夫廟於潁谷。祀之。

第十五節公子翬獻媚賊隱公

鄭莊公遣使謝齊魯。使魯者回報公子翬弑君備述。魯惠公元妃無子。早薨。賤妾聲子生公子息。息長聘宋女爲妻。女有美色。惠公奪而妻之。生子允。卽本志名軌。

登宋女爲夫人。以軌爲世子。此一段見太史公全集惠公薨羣

臣以息年長。奉之爲君。是爲隱公。隱公承父之志。每

言國乃軌之國。因年幼。寡人暫攝。公子翬求爲太宰。

隱公曰。俟軌居位。汝自求之。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

意。密奏曰。自主公嗣位。國人悅服。後當傳之子孫。今

軌年長。恐將來不利於主公。臣請殺之。爲主公除此

隱憂。公曰。爾非痴狂。安出此亂言。吾已使人於菟裘

今秦州築宮室。爲養老計。不日當傳位於軌矣。翬默然。

自悔失言。恐魯侯以此言告軌。軌卽位。必定治罪。資

列國志輯要 卷一 一二四三



見其及臣之車夢

卷之一

三

四知堂

夜見軌。反說主公見汝年長。恐將來爭位。召我入宮。

密囑害汝。軌懼問計。翬曰：必欲免禍。非行大事。謂弑君

不可。吾已為公子定計矣。主公每臘月祀鍾巫廟。公隱

未立之先。與鄭戰被擒。囚於大夫尹氏之家。尹氏素奉鍾巫神。隱公暗禱。謀歸國。卜卦得吉。乃以實情告

尹氏。尹氏正不得志於鄭。與隱公共逃至魯。遂立此廟。必宿寯音委大夫之家。使

勇士充作徒役。俟其熟睡。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惡

名何以自解。翬曰：囑勇士潛逃。歸罪於寯。有何不可。

軌下拜曰：事成當以太宰相屈。翬如計而行。果弑隱

公。軌嗣為君。是為桓公。翬為太宰。討寯氏以解罪。國

人無不知之。但畏翬權勢不敢言耳。鄭莊公聞言問羣臣討魯和魯孰利。祭仲曰魯鄭世好以和爲利。乃約兩君訂盟永好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王九年也。髡翁論隱公若當時暴明翬罪肆諸市朝軌必感德乃告以讓位。激成弒逆豈非優柔不斷自取其禍與。

第十六節宋華督禍莊公

宋殤公與夷自卽位以來伐鄭已三次。忌馮在鄭之故太宰華督與馮有交見。殤公伐鄭好生不樂。孔父

嘉主兵督益恨之。每思尋端殺嘉。自從伐戴。全軍覆沒。隻身逃歸。害得國中妻寡子孤。督又布流言。屢次出兵。皆孔司馬主意。國人信之。皆怨司馬。正中督計。又聞嘉繼娶魏氏。美麗非常。恨不一見。一日魏氏歸寧。隨外家出郊省墓。被督覷見。驚異。日夜思慕。害嘉之謀益決。因使人揚言。司馬又將起兵伐鄭。軍士恐懼。又畏嘉號令嚴緊。俱集督門。訴苦求其進言。休動干戈。督將一番慈悲。穩住衆心。然後說嘉主張用兵。殃民毒衆。受此勞苦。激得軍士切齒。叫殺督。又曰。司

馬寵臣彼若聞之。奏知主公。性命難保。軍士曰。左右。是死不如殺此賊。與民除害。求太宰做主。一齊擁督。登車往圍嘉宅。嘉聞督至。整肅出迎。未及開言。頭已落地。督引心腹人內。搶魏氏登車而去。魏氏在車中。計無所施。暗解束帶。自結其喉。及到門。氣已絕矣。督嘆息不已。密令藁葬郊外。嚴戒不許宣揚。衆軍士將孔父家私。虜掠罄盡。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尚幼。家臣抱之奔魯。後以字爲氏。曰孔氏。孔聖仲尼其六世孫也。殤公聞嘉被殺。手足無措。又聞督同往。急命召之。欲正其罪。

夏月外國...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四

督稱疾不至。殤公欲親臨孔父之喪。督召軍正軍中掌文者書密計。令軍士齊伏孔父之門。殤公一到。鼓譟而出。遂弒殤公。督聞報。褻服而至。胡亂將一二軍士行誅。以掩衆口。卽遣人至鄭。迎公子馮卽位。是爲莊公。分賂各國。無不受納。齊侯、魯侯、鄭伯同會於稷。宋地定宋公之位。使督爲相。史官論殤公背義忌馮。今日見弒。乃天理也。

第十七節 敗戎師 鄭世子辭婚

齊僖公會稷。歸途中聞報北戎大舉寇齊。公懼遣人

於魯衛鄭乞師拒敵。鄭莊公命世子忽往助。時魯衛之師未到。僖公親出犒師。與忽議退兵之策。忽曰。戎用徒卒。易進亦易敗。且戎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乃預伏兵。詐敗以誘之。首尾攻擊。戎兵果全軍俱沒。僖公大喜。遣使止魯衛之兵。設筵見鄭世子。如此英雄將畧。又說小女文姜願備箕帚。忽再三謙讓。席散。公使弟夷仲年私賂鄭將高渠彌。託其轉達。申言齊侯相慕諄切之意。忽曰。昔年無事。尙不敢高攀。今救齊成功。受室而歸。恐冒挾功求娶之名。渠彌

再三婉勸不允。又使夷仲年面議。忽曰：未稟父命。私婚非禮。卽辭回國。僖公怒曰：有女如此。何患無夫。忽歸。祭足爲忽畫策。使結婚於陳。陳修好於衛。亦足自固。乃言於莊公。遣使求婚於陳。陳侯從之。忽親迎。媯氏以歸。時魯桓公遣使求婚於齊。

第十八節 齊僖公送文姜婚魯

齊僖公二女皆絕色。長女嫁衛。卽衛宣姜。另表次女博通古今。因號文姜。世子諸兒酒色之徒。與文姜兄妹各母。及文姜漸長。諸兒情竇已開。見文姜妖淫成性。

戲謔無所不至。因礙宮人。未便枕蓆。僖公每誇鄭世子英毅。欲與文姜議婚。文姜不勝欣喜。及聞忽堅辭。鬱悶成病。諸兒假問病入宮。遍體撫摩。以指問疾苦。但礙耳目。僅不及亂。一日僖公親視。見諸兒在房。責之曰。雖則兒妹。禮宜避嫌。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未幾。諸兒新娶宋女。貪戀新婚。文姜懷念諸兒。病勢愈加。時魯桓公卽位。年齒已長。未聘夫人。聞齊侯有女。文姜欲與鄭世子不果。使公子翬求婚於齊。僖公許之。因女病。請緩其期。宮人



身入及回元事

卷之二

三

四

報知文姜心下稍舒。病始稍減。至魯桓公三年。約九月。送文姜成婚。諸兒聞文姜將嫁。潛附以詩曰。

桃有華。燦燦其霞。當戶不折。

飄而為苴。音植。水中浮藻。吁嗟今復。吁嗟。

文姜得詩復曰。

桃有英。燁燁其靈。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叮嚀兮復叮嚀。

諸兒見詩。想慕愈切。未幾。魯復使翬如齊迎親。僖公愛女。諸兒請代送。公曰。魯禮義之邦。中道迎親。吾當

親往諸兒默然而退。文姜如有所失。臨期僖公會諸兒守國。送文姜至。謹魯邑與魯侯相見。敘甥舅之禮。僖公辭歸。魯侯引文姜到國成親。自此齊魯益加親密。

### 第十九節祝聃射周王中肩

周桓王聞鄭伯假命伐宋。怒甚。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莊公心怨桓王。五年不朝。王欲伐鄭。羣臣諫不聽。乃親帥六軍。召蔡衛陳同與師伐鄭。鄭大敗。王師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祝聃射王中肩。王正欲生擒。聞鳴金收軍而止。莊公驚曰。本求社稷無

隕足矣。若取回天子如何。發落卽射王亦不可也。當一傳重隕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因厚備禮儀命蔡足至王營請罪。王有慚色。林父代答曰。寤生旣知罪當從赦宥。來使謝恩。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諸營問安。桓王收敗兵歸周。不勝其忿。卽欲傳檄四方。共聲無王之罪。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師。若傳檄自張其敗。除蔡衛陳莫非鄭黨。倘徵兵不至。徒爲鄭笑。且鄭已謝罪。可借此赦宥。開鄭自新之路。王默然而止。

第二十節 蔡侯誅作立厲公

陳桓公鮑薨其弟公子佗殺世子免自立桓公庶子  
名躍乃蔡姬所出蔡侯封人蔡侯之甥也。因陳蔡同  
周伐鄭陳國大夫伯爰諸為將蔡國蔡季蔡侯弟為將。  
季偶問陳事諸曰新君佗篡立人必不服又好田獵  
不恤國政將來必有變故季曰何不討而戮之諸曰  
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各散蔡季歸以諸言  
告蔡侯封人曰世子免死次當吾甥佗乃篡弒之賊  
豈容久竊富貴耶季曰佗好獵侯其出往襲之季出  
兵往界口遣使打探回報三日前已出獵現屯界口

季曰。吾計成矣。將軍馬分爲十隊。裝成獵樣。一路打圍。正遇陳君隊中射倒一鹿。季馳車奪之。陳君怒命擒季。季回車便走。陳君追趕。金鑼一响。十隊齊上。將陳君捉住。叫道。吾乃蔡侯親弟蔡季。奉兄之命。特討弑君之賊。誅止一人。餘俱不問。衆人拜伏。季皆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蔡侯外甥。當立爲君。衆人曰。正合公心。願爲前導。季將佗斬首。長驅入陳。命以佗首祭桓公之廟。擁公子躍爲君。是爲厲公。時桓王十四年。計佗篡位。僅一年零六個月。爲此須臾富貴。甘受萬

世惡名豈不愚哉。

第二十一節楚熊通僭號稱王

楚芊音米姓子爵。出自顓頊。數十傳至鬻熊。博學有道。

文王武王俱師之。後以熊為姓。成王封其曾孫熊繹

於荊蠻。五傳熊渠稱王。又九傳至熊**駒**音舜。卒後其弟

熊通弒駒之子而自立。通強暴好戰。志欲稱王。及桓

王兵敗於鄭。益無忌憚。令尹闞伯比曰。楚去王號已

久。今欲復稱。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通問。計伯

比曰。漢東之國。隨今德安府為大。主公通告巴庸。濮鄧

夏曆及國元車夏

卷之一

三

四

鄆絞羅郎貳軫申江諸國大舉伐隨。隨果懼而請成。通使隨侯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於周。請王室以王號假楚。鎮服蠻夷。桓王不許。通怒曰。吾先人鬻熊有輔導二王之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闢民衆。蠻夷臣服。而王不加位。是無賞也。鄭人射王中肩。而王不能討。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爲王。且王號我先君熊渠所稱。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爲。卽於軍中自立爲楚。武王與楚結盟而去。漢東諸國遣使稱賀。桓王雖怒。無如之何。自此周室愈微弱矣。

第二十二節鄭祭足被脅立庶

鄭莊公自勝王師。諸大夫皆有封賞。惟祝聃之功。不錄。聃自請。公曰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聃忿恨。疽發於背而死。公私給其家。命厚葬之。莊公有疾。召祭足。謂曰孤有子十一。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亶。子儀。皆。有。貴。徵。突。才。智。又。出。三。子。之。上。俱。非。令。終。之。相。我。意。欲。傳。位。於。突。何。如。足。曰。鄧曼元妃。鄧女名曼。忽之母。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公曰。突非安於人下者。若立忽。惟有出突。



於外家。嘆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突出居於宋。莊公薨。世子忽卽位。是爲昭公。使大夫分聘各國。足聘宋。探子突之意。突母雍女名雍姑。雍族多仕宋。宋公甚寵任之。突在宋。思母與雍氏謀歸國。適足聘宋。公喜曰。突歸端在足身上。命南宮長萬伏甲以待。足入朝。甲士執之。足曰。外臣何罪。公曰。至軍府言之。足被囚軍府。至晚。華督攜酒與足。壓驚。謂足曰。突出於宋。誰不知之。突母有寵於鄭先君。母寵子貴。子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子世結姻好。足曰。寡君之立先

君所命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督曰：弑逆之事，何國蔑有？卽吾寡君亦廢而後興。子必行之。寡君任其無咎。足皴眉不答。督曰：子必不從。寡君命長萬爲將，納突於鄭。出軍之日，斬子狗軍。吾見子止今日矣。足大懼，勉強應諾。次日，宋公召突與足，併雍氏，說明廢忽立突之事。歃血訂盟。宋公與突又立誓，要突割三城外黃金萬鎰，白璧百雙，每歲納穀三萬鍾爲謝。足書名爲證。突急於得國，無不應承。又要突國政盡奉祭。足突亦允從。又聞足有女，使配雍糾，卽帶歸鄭成。

司馬氏及臣元車馬

卷之二

四知堂

親仕以大夫足不敢不從。笑與糾微服隨足至鄭。藏足家。足偽稱有疾不朝。諸大夫齊到問安。足曰：吾非身病，乃國病也。細述宋欲興兵納笑之事。今欲解宋兵，惟廢立可免。公子笑見在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與忽有隙。桓王八年鄭正卿公子呂卒莊公欲用渠彌代之忽曰渠彌貪而狠不可重用改用乃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願見祭。足以此有隙。新君眾人聞言，又見壁衣有伏心懼，齊聲唯唯。足乃呼笑至，納上坐。足與渠彌先拜，諸大夫只得同拜。足預寫就，連名表章上昭公。言宋以重兵納笑，臣等不

能事君矣。足又有密啓言。主公不若從權暫避。容臣乘間再圖迎復。未復立誓。昭公見表與啓。自知孤立無助。與嬀妃泣別。奔衛。足奉笑卽位。是爲厲公。足專國政。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官糾大夫。惟公子廬。公子儀。心懷不平。恐厲公加害。廬奔蔡。儀奔陳。

### 第二十三節 宋莊公貪賂搆兵

宋莊公聞笑立。致書稱賀。索三城。白璧黃金穀數。足與厲公議。三城納貢。餘與以三分之一。婉言以謝。宋公大怒。如不滿數。要祭足面白足。懼請使齊魯求解。

夏月及周元王五年

三十三 四矢堂

齊侯以忽有敗我之功婚雖不成心還向忽謂使者

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禮幣俱不受寡人親率諸侯

相見於城下言將魯桓公會宋公於扶鍾邾國地代鄭

稱謝并求寬免宋不許魯侯報鄭鄭復捧商彝器名宋先

代所傳華督弑公立馮以此賂鄭呈宋當三城餘增半以進求善言

解釋魯侯不得已約宋公會穀丘宋公並不稱謝但

問三城魯侯伐鄭直訴呈上商彝曰此大國之珍鄭

先君莊公會効微勞於上國蒙貺重器嗣君不敢自

愛仍歸上國乞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宋公聞

言怒變成羞。曰：此為往事，寡人已忘之。將歸，問故府。魯欲與宋歃血為盟，忽報燕伯。燕伯爵，召公輔成王有功，封於燕，今北直朝宋。宋請燕伯與魯侯同見，燕伯見宋公，訴燕良鄉縣近齊，嘗被侵伐，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曰：齊與紀今青州府壽光縣世讐，嘗有襲紀之心。紀乃敝邑，世姻。君若為燕請成，寡人亦願為紀乞好。各修和睦，免構干戈。三君遂於穀丘同盟。魯侯回國，不見宋回音，但聞催促財賄，不絕於道。鄭又求魯。魯侯又約宋會虛龜，不至。遣使報曰：宋鄭有約，君勿

身厚及國是車夏

卷之一

三 四 五

與聞可也。魯侯大怒。約鄭連兵伐宋。宋師迎戰。各有勝負。魯鄭再議攻宋之策。忽報紀侯告急。發書見齊。衛連兵伐紀。二國遂移師救紀。紀得二國之助。遂敗齊衛之師。宋又移師救齊。亦大敗。齊僖公回顧紀城。誓曰：有紀無我。有我無紀。決不兩存。憂憤成疾。至病篤。召世子諸兒。囑曰：紀吾世讐。齊先君哀公為紀所請見烹於周於今八世。此讐未報。後欲報讐。又屢敗於紀。故憤能滅紀者。方為孝子。諸兒大哭。受命。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公孫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止此一脈。汝當善視。言訖而薨。諸大夫

奉諸兒卽位。是爲襄公。此桓王二十二年也。

第二十四節鄭祭足殺堦逐主

宋莊公恨鄭將所納金玉。盡分賂齊蔡衛陳四國。乞兵相助伐鄭。厲公欲戰。祭足曰。宋起傾國之兵。盛氣而來。戰而不勝。社稷不保。幸而勝。結沒世之怨。不如縱之。遂發兵堅守。宋見鄭師不出。大掠東郊。破渠門。

城門至太宮。社廟盡取其椽爲宋廬門。城門椽以辱之。

厲公鬱鬱不樂。嘆曰。吾爲祭足所制。何樂乎爲君。陰有殺足之意。桓王二十三年病篤。召周公黑肩曰。立子以嫡。

列國志輯要 卷一 三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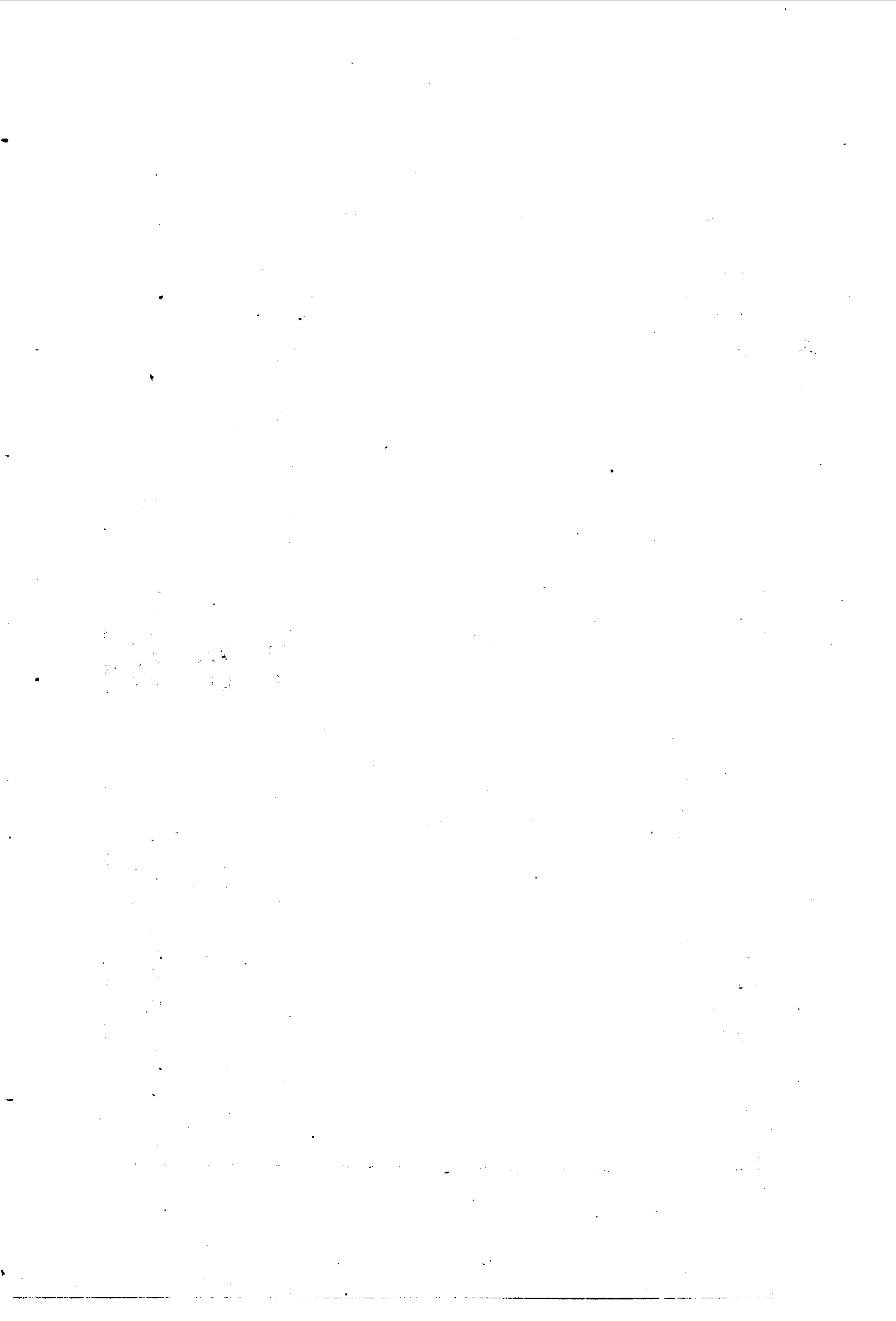
禮也。次子克朕所鍾愛。異日兄終弟及。託卿主持。言訖而崩。黑肩遵命奉太子佗卽位。是爲

莊王。鄭厲公聞周有喪。欲遣使行弔。足以先君世讐阻之。公心中愈憤。一日遊後圃。見羣鳥飛鳴。嘆曰。百鳥飛鳴。自由不受制於人。寡人反不如鳥乎。雍糾進曰。主公所慮。莫非爲秉均之人耶。公默然。屏左右曰。卿非其愛婿乎。糾曰。臣之婚祭。迫於宋君。非足本心。足每言及舊君。猶懷依戀。只畏宋不敢改圖。主公有事。相委願竭死力。公曰。卿能殺足。吾以卿代之。乃問計。

糾曰東郊被宋殘破居民未復主公先命司徒修理然後命足賚粟帛往撫居民臣於郊外設享以鳩酒毒之公曰孤委命於卿卿當謹慎糾歸見婦不覺有皇遽之色祭氏心疑問朝中今日何事糾曰無之氏曰妾觀君色必有事夫婦同體事無大小妾當與知糾曰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撫居民吾當設享稱壽汝。漏。了。別無他事氏日子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也汝不必問氏愈疑因醉以酒乘其熟睡佯問曰君命汝殺祭足汝忘之耶糾夢中應曰敢忘早起氏日子

夏月及區示車皇  
卷之二  
三  
欲殺吾父。糾曰並無此事。氏曰子醉後自言。糾曰設有此事。於汝如何。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盡以所謀告之。氏曰至期吾當先日歸寧。以速其行。及見母。問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皆親。又問親情孰甚。母曰未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安得比於父。其母無心之答。點醒有心之聽。氏泣曰吾今日不能顧其夫矣。遂以糾謀告母。母驚告足。足預設備。及至東郊。糾捧觴獻壽。足接盃傾地。火光迸裂。足喝勇士齊上。縛糾斬首。厲公聞之駭曰

祭足必不吾容也。遂奔蔡。後聞糾以謀告祭氏。嘆曰。謀及婦人。其死宜矣。足聞厲公已出。乃使公孫定叔共叔段往衛迎昭公復位。曰。吾不失信於舊君也。



列國志輯要卷之二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二十五節衛宣公新臺納媳

衛宣公名晉性淫縱為公時與父莊公妾夷姜夷小各國私通生一子名急瞞父寄養即位後元配邢妃無寵夷姜得幸如同夫婦許立急為嗣急長聘齊僖公長女為媳聞其色美預遣急聘宋因於淇河之上作新臺迎姜氏納之是為宣姜詩人作新臺之詩刺其淫亂急回覆

命宣公命以庶母禮見急全無怨恨之意公朝權暮  
樂夷姜又撇開一邊與宣姜連生二子壽朔公愛急  
之情都移於二子遂懷傳國之意反覺多一急于壽  
天性孝友視急如同胞急又溫柔謹慎無有失德所  
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奈朔天性狡猾陰蓄死士心  
懷非望不惟憎急日并無壽一日急誕壽治酒爲賀  
急壽語言相投朔托病先歸慌於母曰急喚我爲兒  
說兩母原是我妻爾當稱我爲父宣姜信之訴於公  
召壽問無此說公疑信相參傳諭夷姜不能教子夷

妾無處申訴。投繯而死。妒妾譏子。又說急出怨言。要  
他母子償命。定要宣公殺急。以除後患。公躊躇。正齊  
侯約衛伐紀。公令急往齊訂期。使賊先伏莘野。認持  
白旂者殺之。壽知之。告急。急曰。君命也。不可逃。壽因  
語他。其淚言曰。今日乃吾兄弟永訣之酒。望鑒情深。  
位。急曰。敢不盡量。兩人淚眼相對。勸酬滿斟。以進。未  
片間。言訖。墮杯中。急忙接而飲之。壽曰。酒已污矣。急  
曰。正位。位。弟之情也。急感。情盡。權不覺。睡去。壽竊  
以印。而先。在遺簡。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逃。賊見。節殺。



身。及。臣。云。車。之。一。名。之。二。一。四。矢。皆。  
壽。急。醒。見。簡。速。泛。舟。追。至。見。壽。首。大。哭。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詩。人。作。汎。舟。之。詩。味。兄。弟。爭。死。之。事。連。夜。奔。告。胡。  
與。宣。姜。朔。喜。一。箭。落。雙。鵬。此。時。宣。公。不。知。公。子。洩。原。  
傅。急。公。子。職。原。傅。壽。各。留。心。打。探。回。報。如。此。入。朝。哭。  
訴。公。驚。曰。齊。姜。悞。我。因。驚。成。病。閉。目。卽。見。夷。姜。急。壽。  
啼。哭。半。月。而。亡。朔。嗣。位。是。爲。惠。公。罷。洩。職。之。官。庶。兄。  
公。子。碩。不。服。奔。齊。洩。職。怨。恨。每。思。爲。急。壽。報。讐。因。朔。  
往。會。諸。侯。同。宋。伐。鄭。洩。職。私。謂。曰。國。君。遠。出。吾。等。舉。  
事。此。其。時。矣。職。曰。先。定。所。立。方。保。不。亂。甯。跪。曰。吾。觀。

羣公子惟黔牟

音針謀據史記急之弟

仁厚可輔且周王女壻

可以彈壓國人因假傳衛侯伐鄭身敗被殺乃迎公子黔牟即位宣言衛朔搆陷二兄致父憤死之惡遣使告立君於周跪引兵郊外以遇惠公歸路出宣姜居別宮朔會散回至中途聞已立黔牟乃奔齊襄公聞故曰吾甥也許與兵復國諸大夫請伐衛之期襄公曰黔牟天子之壻寡人方圖婚於周此事且緩但恐衛人殺害宣姜遣公孫無知納碩於衛密囑無知要碩下淫上宣姜以為復朔之地碩與朔素不睦使通宣姜結奸

無知同碩入衛與新君相見時碩內子已虛無知將此意遍致衛國君臣并致宣姜固已心肯但碩念父子之倫堅執不從職恐失齊權設宴請碩女樂侑酒勸碩大醉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事遂爲夫婦生男三長齊子早卒次熒公申次文公燬女二爲宋桓公許穆公夫人史臣言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急今其子昭伯碩字亦烝宣姜而生男女五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

第二十六節高渠彌乘間易君

衛侯朔初即位之年。助齊攻紀。為鄭厲公所敗。啣恨在心。忽報厲公出奔。羣臣迎故君。忽復位。朔大喜。即發車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叩謝。不能保護之罪。昭公雖不治罪。恩禮稍減。足跼蹐不安。每稱疾不朝。高渠彌素失愛於昭公。恐復國加害。陰蓄死士為弑。忽立。躒之計。厲公在蔡。使人傳語檀伯檀伯主。欲借櫟為巢穴。伯不從。公暗結櫟人。乘機殺伯。厲公遂居櫟。鄭地今開封府大治甲兵。將謀襲鄭。足聞。奏知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鄭地。以遏厲公歸路。厲公知鄭有備。復央

魯侯謝罪於宋。許復國之後，仍補前賂未納之數。宋莊公貪心又起，結連蔡、衛，共納厲公。前期同宋伐鄭，即此項事。古志類足因厲公在櫟，終為鄭患，請昭公結好齊魯，可以敵宋。不知渠彌陰謀已就，密迎公子亶在家，乘昭公冬行蒸祭，伏死士於中途，突出弑之。託言為盜所殺，遂奉亶為君，召渠彌與祭足並執國政。昭公復國未滿三載，為逆臣所弑。髡翁論昭公自為世子時，已知渠彌之惡，及兩次為君，不能剪除，留以自禍，豈非優柔不斷之故。

第二十七節魯桓公夫婦如齊

齊襄公聞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亶大怒便欲興兵

討逆因魯侯夫婦將到齊國襄公求婚於周周命魯侯主婚王姬下嫁併迎

文姜與魯侯同至齊鄭事暫止但文姜見齊使來迎心念其兄

與桓公同行大夫申繻音胥諫曰禮女子出嫁父母在

每歲一歸寧若父母亡無以妹寧兄之禮魯國秉禮

豈可行非禮之事桓公不聽同行至齊魯侯致周王

之命將婚議定齊侯深感大宴款待魯侯夫婦復迎

文姜入宮晏密室遂成苟且之事迷戀不舍留宿宮

列國志輯要 卷二 二二

中魯侯疑慮。遣人細訪。回報齊侯未娶正妃。止有連  
如無寵。姜夫人入宮。兄妹敘情。密室並無宮嬪相伴。  
魯侯已明白其事。忽報夫人來到。魯侯相見。細問文  
姜勉強答應。及問至睡處。文姜不覺面赤。魯侯曰。你  
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文姜雖含糊抵賴。心裡十  
分慚愧。魯侯身在齊國。無可奈何。卽遣人告辭襄公。  
自知不是。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探聽回報。夫婦  
相見。如此如此。襄公甚驚。又見辭歸。分明事洩。乃固  
請牛山一遊。餞行。陰謀已定是日大宴。盛陳歌舞。魯侯借

盃澆悶不覺大醉。襄公使公子彭生送魯侯歸邸。彭生抱之上車。遂與同載。見魯侯熟睡。彭生挺臂拉蠟音其脅。脅折。魯侯大叫一聲。血流滿車而死。彭生宣言魯侯醉後中惡而薨。當日魯桓公救紀曾射魯之從彭生一箭。故借此報讐。魯之從者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由。魯公子慶父桓公庶長子與申繻欲伐齊。聲罪謀於施伯。伯曰：「此曖昧之事。不可聞於鄰國。伐而不勝。反張其醜。不如含忍。姑以書請究車中之故。令齊殺彭生。以解於列國。」襄公覽書。召殺彭生。正罪。生大呼曰：「淫妹而殺其夫。皆無道昏君。」



所為今又委罪於我。死必為妖。以取爾命。襄公自掩其耳。令速殺。左右皆笑。即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仍留齊不歸。申繻奉世子同迎柩。成喪即位。是為莊公。庶兄公子慶父字仲。庶弟公子牙字叔。與莊公同母。弟公子友字季。最賢。俱參國政。為三桓之始。史臣論齊僖公二女。長宣姜淫於舅。次文姜淫於兄。天理人倫。至此滅絕矣。此周莊王四年也。

第二十八節迎王姬文姜歸魯

魯莊公元年為齊迎婚之事。因居喪遣上大夫顯孫

生代行到周請迎王姬兼請黻冕圭璧爲先君泉下  
之榮。聽施伯之計借此免耻莊王許之使人錫桓公命周公黑  
肩請行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只因莊王弟王子克有  
寵於先王黑肩曾受臨終之託莊王疑之恐其私交  
外國樹成克黨所以不用黑肩知王疑已夜詣克家  
商議欲乘嫁王姬之日弑莊王而立克大夫辛伯聞  
謀告王乃殺黑肩而逐克克奔燕○魯顓孫生送王  
姬至齊奉魯侯命迎文姜回魯襄公珍愛難捨但礙  
公論只得放歸臨行之際把袂流連洒淚而別文姜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四 四

一則貪戀襄公。二則羞回故里。車至禚音灼齊地近魯地。見行宮整潔。嘆曰：此地不齊不魯。正吾家也。命從人回復魯侯。莊公知其無類。歸國乃築館於祝丘魯地。迎文姜居之。文姜遂往來於兩地。魯侯饋問不絕。史官議莊公於文姜。論情生身之母。論義殺父之讐。若歸魯反成難處之事。徘徊兩地。所以全魯侯之子道也。

第二十九節 鄭子疊君臣為戮

齊襄公拉殺魯桓公。國人盡說齊侯無道。為此淫亂滅理之事。襄公暗愧。既迎王姬成婚。國人議猶未息。

欲行一二義舉。以服衆心。想鄭弒君。衛逐君。俱大名目。但衛黔牟。周王之壻。方娶主姬。未便作對。宜先討鄭弒君之罪。又恐起兵勝負未卜。因致書子亶。約首丘衛地相會。亶大喜。欲使祭足。高渠彌同往。足稱病不行。原繁私問故。足曰。齊侯勇悍殘忍。有圖霸之心。况先君昭公有功於齊。今以大結小。必有奸謀。此行君臣其爲戮乎。及至齊。渠彌引亶登壇。禮畢。襄公執子亶手。問曰。鄭先君昭公。因何而殂。亶驚顛不能答。渠彌代答曰。病殂。公曰。聞蒸祭遇賊。非關病也。渠

身月及回示中身

卷之二

八

匹知堂

彌曰原有寒疾復受賊驚是以暴亡。公曰賊可捉獲否。渠彌曰現在緝訪。公怒曰賊在眼前何用緝訪。汝以私怨弒君還敢支吾孤。今爲汝先君報讐。喝力士將渠彌綁縛。壺叩首乞哀曰此事皆渠彌所爲求恕一命。公曰旣知渠彌所爲何不討之。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辨。招力士將壺砍死。渠彌命車裂以狗。俗謂五牛分屍此極重之刑。遣使告鄭曰汝國高渠彌主謀弒君擅立庶孽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已爲鄭討而戮之願立新君以繼舊好。諸大夫共議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

之。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不。如。立。子。儀。於。是。  
迎。子。儀。於。陳。以。嗣。君。位。祭。足。仍。又。秉。政。叔。詹。原。繁。並。  
爲。大。夫。子。儀。恤。民。勤。政。修。聘。齊。陳。諸。國。厲。公。無。間。可。  
乘。自。此。鄭。國。稍。安。

第三十節齊滅紀叔姬守節

王姬至齊與襄公成婚。生性貞靜。幽閒言動不苟。公。  
最。喜。狂。淫。不。甚。相。得。在。宮。數。月。備。知。淫。妹。之。事。自。以。  
所。適。匪。人。鬱。鬱。成。疾。未。及。一。年。而。卒。自。此。襄。公。益。無。  
忌。憚。使。人。至。祝。丘。迎。文。姜。至。禚。地。日。夜。縱。樂。恐。魯。侯。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輯

(原闕)

一三九〇

(原闕)

列國志輯要 卷二

一三九一



山居友國詩集卷之二

稱贊不已。野人指莊公戲曰：此吾君假子也。莊公怒，命踪跡其人殺之。襄公亦不問。文姜自齊魯同狩之後，親上加親，更無忌憚。時聚一處，竟如夫婦。詩人作詩刺文姜淫蕩無禮，又作敝笱。周莊王七年，楚武王之詩刺莊公不能防閑其妹。熊通以隨不朝，復伐隨，未至薨於途。子熊賁迎喪，卽位。是為文王，遷都於郢。今江陵縣，有舊郢城。役服羣蠻，駸駸乎有侵犯中原之勢矣。

### 第三十一節 衛侯朔抗王八國

齊襄公自禱回國，衛朔賀滅紀之功，再請伐衛之期。

襄公以王姬已死。此舉無碍。乃約宋閔公捷。莊王五年宋莊公捷  
公捷卒魯莊公同陳宣公杵臼。莊王四年陳莊公捷  
子捷立魯莊公同陳宣公杵臼。林卒子杵臼立蔡  
哀侯獻武共五國大軍伐衛。衛侯與公子洩職計議。  
遣大夫甯跪告急於周。周王召羣臣問計。周公忌父  
西虢公伯皆曰。周自伐鄭。損威號令不行。今齊侯不  
念王姬之親。鳩合四國。以納君為名。名正兵強。不可  
敵也。下士子突曰。黔牟之立。已稟王命。自廢子朔。二  
公不以王命為正。而以納諸侯為正。乎必無人往矣。  
當代司馬一行。周王從之。跪歸告王師隨來。忌父與

伯忌突成功。僅給戎車二百乘。突告太廟而行。怎當五國如虎。不等安營。即便交戰。二百兵車如湯潑雪。突嘆曰。吾奉王命戰死。不失爲忠義之人。手殺數十人。然後自刎。齊首先登城。四國繼之。攻破城門。送朔入城。洩職同跪。擁黔牟出奔。正遇魯兵。跪奪路奔秦。三公子俱被擒。襄公命斬洩職。黔牟天子之壻。於齊有連襟之誼。放歸於周。朔復登位。以府庫寶玉厚賂襄公。分贈各國而歸。此莊王九年也。

第三十二節 齊襄公出獵遇鬼

齊襄公自敗于突放黔牟恐周王討齊乃使大夫連

稱管至父戍葵丘今考城縣以遏東南之路二將臨行請

命以何時為滿期時襄公食瓜以來歲瓜期而代及

至期連管使人獻瓜請代公與文姜在穀城懽樂一

月不回圍請代怒曰代出孤意奈何請耶再候瓜熟

可也使回報稱恨怒曰王姬薨吾妹連妃當為繼室

無道昏君不顧倫理日事淫媾又使吾暴露邊鄙吾

必殺之謂至父曰主公好獵猛虎離穴易為制耳今

主公與公孫無知有怨無知在官中與襄公角力是句襄公僕地公不悅又與大

身居列國志願

卷之二

三

匹知堂

夫雍廩行路爭道公怒其不密約吾妹連妃在宮失寵久懷怨望遜遂踈黜之無知仰恨於心同為內應事必有濟遺書於無知無知陰使侍女送於連妃許以事成之日立為夫人連妃喜允冬十月襄公示期十二月朔日遊獵貝丘止用力士石之粉如幸臣孟陽一班準備射獵連夫人命宮人送信無知無知通連管內外舉事公至期大獵貝丘駐車高阜令舉火焚林合圍較射狐兔奔走忽見一大豕如牛無角似虎無班奔上高阜急令孟陽射之陽視驚曰非豕乃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何敢見我親射

三矢不中。豕直立。雙拱前蹄。放聲大號。哀恸難聞。唬  
得襄公。從車上倒撞下來。落下絲文履一隻。被豕啣  
去。忽然不見。扶公回離宮。連管引衆入宮。公聞變。密  
避。遍搜不見。引燭炤之。露履一隻。彭生因開後戶。捉  
出大罵無道昏君。吾今日爲魯桓公報讐。砍襄公爲  
數段。計在位五年連管長驅入齊。奉公孫無知卽位。立連  
妃爲夫人。連稱爲正卿。虢國舅管至父爲亞卿。諸大  
夫皆不服。惟雍廩謝爭道之罪。極其卑順。無知赦之。  
高國齊世稱病不朝。至父勸懸榜招賢。以收人望。因

薦族子管夷吾之才。無知使人召之。

第三十三節 雍大夫計殺無知

管夷吾字仲相貌魁梧。淹貫古今。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畧。與鮑叔牙同賈。每分金。多自取。鮑子不以爲貪。知其貧也。曾領兵隨征。每後隊。及反。爲先驅。以爲貪。知其貧也。曾領兵隨征。每後隊。及反。爲先驅。鮑子不以爲怯。知其有老母。與鮑計事。每相左。鮑知其未遇時。若遇時。百不失一。仲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遂結生死之交。值襄公卽位。長子子糾。魯女生次子小白。莒女生皆庶出。俱成立。欲立傅以

導之。仲謂叔牙曰：君止二子，異日爲君，非糾卽白。吾與汝各傅一人。嗣立之日，互相薦舉。叔牙然其言。仲同忽傅糾，叔牙傅小白。襄公時迎文姜，至禚相會。叔牙曰：君以淫聞爲國人笑。子當諫。小白入諫曰：魯侯之死，噴有煩言，男女嫌疑，不可不避。襄公怒其多言，以履蹴之。白趨而出。叔牙曰：吾聞有奇淫者，必有奇禍。吾與子當適他國，以俟後圖。白問當適何國。叔牙曰：莒小而近齊，小則不敢慢我，近則旦暮可歸。同奔莒。及無知篡位，來招管仲。仲曰：此輩兵已在頸，尙欲



累人耶。同忽奉糾奔魯。莊王十二年。無知元旦臨朝。百官朝賀。連管壓班。雍廩知衆心不附。佯言曰。聞子糾將以魯師伐齊。諸君聞否。皆曰不聞。廩遂不復言。誘之來叩。朝退。諸大夫皆至廩家問信。廩曰。諸君謂此事如何。東郭牙曰。先君有子。吾等日望其來。諸大夫有泣下者。廩曰。吾之屈膝。非無人心。正欲委曲以圖事耳。牙問計。廩曰。高敬仲名齊之世臣爲國人信服。連管二賊得其片言。獎借重於千鈞。誠得敬仲設席以招二賊。必欣然往赴。吾僞以子糾兵信面起。公孫俟其相

就卒然刺之。誰爲救者。然後舉火爲號。闔門而誅二  
賊。易如反掌。牙卽以此言告敬仲。敬仲許諾。遂命牙  
往。連管致意。俱如期而至。敬仲執觶謝立新君。重保  
國家。爲詞。連管謙讓不已。敬仲命重門緊閉。今日飲  
酒不盡。懽不已。預戒閹人勿通外信。俟城中火起。方  
許傳報。廩懷七首。直叩宮門。見無知。言子糾領魯兵  
將至。百官集朝堂。候主公議事。無知信之。方出朝堂。  
諸大夫一擁而前。廩從後刺之。卽時氣絕。爲君連夫  
人聞變。自縊宮中。史臣詩云。一月夫人三放起狼煙。尺帛何如寂寞守空宮。

高門見火。二賊頭落。剖其心肝。祭奠襄公。

第三十四節魯莊公乾時大戰

雍廩與諸大夫俱到高府會議。遣人往魯迎子糾。嗣位。莊公大喜。卽親率兵車三百乘。用曹沫爲將。護送子糾入齊。管仲知莒近齊。恐其先入。因借魯三十乘。先往邀路截之。小白聞國亂無君。與叔牙計議。向前鞠躬曰。公兵車百乘。護送還齊。仲見小白車來。向前鞠躬曰。公子別來無恙。今將何往。小白曰。欲奔艾喪。仲曰。公子糾居長。分應主喪。公子宜少留。叔牙曰。仲且退。各爲

其主。仲佯喏而退。驀地向小白一箭。小白大叫。曰。吐血。倒於車中。叔牙忙救。軍士齊哭。仲聞嘆曰。子糾有。福。爲。君。矣。還。報。魯。侯。爲。子。糾。稱。慶。放。心。緩。行。誰。知。此。箭。只。中。小。白。帶。鈎。小。白。知。仲。妙。手。恐。其。再。射。嚼。舌。吐。血。詐。倒。車。中。連。叔。牙。俱。瞞。過。叔。牙。乃。爲。小。白。變。服。載。以。溫。車。有。遮。蔽。者。從。小。路。疾。馳。將。近。臨。淄。叔。牙。先。入。城。遍。謁。諸。大。夫。盛。稱。小。白。之。賢。諸。大。夫。曰。子。糾。將。至。奈。何。叔。牙。曰。迎。子。糾。而。小。白。先。至。天。也。但。使。人。謝。魯。侯。曰。吾。國。已。有。君。彼。自。退。矣。公。孫。隰。朋。齊。莊。公。曾。孫。戴。仲。之。子。東。

郭牙皆曰。叔言是也。乃迎小白卽位。是爲桓公。叔牙遣仲孫湫往魯告。以有君。莊公怒曰。立子以長。孤不能空以三軍退也。湫回報。叔牙曰。以兵拒之。東郭牙曰。魯君慮吾有備。必駐兵於乾時。若設伏以待。乘其無備。破之必矣。叔牙使王子成父。甯越。仲孫湫。各路埋伏。自奉桓公將中軍。命雍廩誘敵。莊公同子糾。果至乾時安營。雍廩索戰。莊公命曹沫迎敵。引入重圍。伏兵齊發。魯兵三面受敵。不能抵當。各自奔散。曹沫三戰三敗。梁子被擒。秦子戰死。死者無算。召忽。公子

糾夷吾保莊公。微服而遁。急奔歸路。隰朋東郭牙追過汶水。盡奪汶陽之田。設守大勝而回。桓公早朝。百官稱賀。叔牙曰。子糾在魯。管召爲輔。魯又助之。此腹心之疾。未可賀也。桓公曰。爲之奈何。叔牙曰。乾時一戰。魯君臣胆寒矣。臣當統三軍。壓魯境上。請討子糾。魯必懼而從也。桓公曰。寡人聽子。叔牙領大軍至汶陽。清理疆界。遣隰朋致書於魯侯。臨行。叔牙囑曰。夷吾天下奇才。吾言於主公。將召而用之。必令無死。隰朋曰。倘魯侯欲殺之。如何。叔牙曰。但題起帶鉤之恨。

魯必信矣。隰朋唯唯而去。

第三十五節釋檻車鮑叔薦仲

魯莊公接叔牙書。召施伯共計。卽命殺子糾。召忽觸柱而死。仲曰。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齊。爲子糾白冤。施伯密謂公曰。管子天下才也。若生還齊。必用。用必霸。魯奉奔走矣。不如殺之。以尸授齊。公然其言。隰朋聞信。急謂公曰。夷吾射寡君中鈎。欲親加刃。以快其志。若以尸還。猶不殺也。莊公信之。囚夷吾。函子糾。召忽之首。付隰朋還齊。至堂阜。

今青州府  
陰縣 叔牙先

在見仲卽命破檻出之。仲曰：未奉君命，不可擅廢。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子矣。仲曰：吾旣不能死，子糾之難，臣節已虧，復反顏事仇，召忽將笑我於地下。叔牙曰：子有治天下之才，主公志大識高，得子爲輔，霸業不足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行無益之事哉？叔牙先回臨淄，見桓公，先弔，後賀。桓公曰：何弔？叔牙曰：子糾，君之兄也。君爲國滅親，誠不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何賀？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得一賢相，臣敢不賀。公



夏月及... 卷之二  
曰夷吾射寡人中鈎卽食其肉不厭尙可用乎叔牙  
曰臣人者各爲其主射鈎之時知有糾不知有君君  
今用之當爲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鈎哉公曰姑聽  
子救勿誅叔牙乃迎夷吾至家朝夕談論桓公修援  
立之功國高世卿俱加采邑拜叔牙爲上卿任以國  
政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足矣至於治國家  
非臣所能也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叔牙曰所謂  
知臣者小心謹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耳夫  
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夷勲加於王室澤被於

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千秋之福功垂金石名標青史此帝臣王佐之才臣何以堪桓公不覺欣然色動促膝而前曰如卿所言今亦有其人否叔牙曰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公曰卿試與偕來寡人將叩所學叔牙曰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禮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隆以父師之禮不可君當卜日郊迎四方聞君尊賢禮士而不計私讐誰不思効用於齊者公曰寡人聽子乃卜吉沐爨塗親出郊迎同載入朝夷吾稽首謝罪桓公親扶賜坐與語三日夜不倦

史記卷之八十一

卷之二

一

四

字字投機。乃齋戒告廟。欲拜為相。夷吾不受。公曰。吾  
 納子霸策。欲成吾志。何為不受。仲曰。大厦之成。非一  
 木之材。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大志。當  
 用五傑。公曰。五傑為誰。仲曰。請用隰朋為大司行。主辭命  
 甯越為大司田。主開闢王子成父為大司馬。主征戰賓須  
 無為大司理。主刑獄東郭牙為大司諫。主諫諍此皆臣之  
 所不如者。君欲富國強兵。五子在焉。若欲霸王。臣雖  
 不才。勉承君命。以任區區。桓公拜夷吾為相。隰朋  
 以下次第舉行。他日桓公問曰。寡人不幸。好獵又好

色得無害霸。仲曰無害也。又問何爲害霸。仲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也。專害霸。任而復以小人參之。害霸。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號。仲父事無大小悉歸裁決。髡翁贊管仲治國之才。叔牙知人之明。桓公任賢之專。君臣朋友千古所僅見也。

### 第三十六節戰長勺曹劌敗齊

魯莊公聞齊相管仲怒曰。悔不聽施伯之言。反爲孺子所欺。乃謀伐齊以報乾時之讐。桓公聞之。謂仲曰。孤新嗣位。不欲頻受干戈。請先伐魯。何如。仲曰。軍政

未定。未可用也。公不聽。卽拜叔牙爲將。帥師直犯長  
勺。地。魯莊公聽施伯之薦。用曹劌。音貴。曹爲大將。大敗  
齊師。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侯。叔  
牙曰。臣願以君命乞師於宋。齊宋同兵。可以得志。公  
許之。遣使聘宋。閔公以南宮長萬爲將。猛獲副之。齊  
叔牙爲將。仲孫湫副之。各統大軍。會於郎城。魯地立營。  
魯公子偃出覘。回報曰。齊兵整齊。宋師可破。宋破齊  
不能留矣。臣請試之。遂用虎皮百餘褰馬。乘月色。朦  
朧。偃旗息鼓。將近宋營。鳴金舉火。只見猛虎咆哮。直

前冲突。宋師驚皇而馳。長萬力戰。傷箭被擒。猛獲棄車而逃。魯軍大勝。叔牙知宋失利。全軍而還。遣隰朋告卽位於周。且求婚焉。周王命魯侯主婚。王姬下嫁於齊。齊魯復通好。秋。宋大水。莊公曰。齊魯通好。何惡於宋。遣使弔災。并釋長萬歸國。宋閔公戲曰。吾始敬子。今爲魯囚。吾弗敬子矣。長萬大慙而退。大夫仇牧私諫曰。君臣以禮相接。不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戒之。公曰。孤與長萬素狎。無傷也。

第三十七節宋國納賂誅長萬

周莊王十五年崩。太子胡齊立。是爲

釐王。訃告至宋。時閔公與宮人遊夢澤。使長萬擲戟爲

戲。又命宮人取博局。與長萬賭酒。閔公長萬連負五

局。已入醉鄉。再欲覆局。忽傳周使報喪。告立新王。閔

公欲遣使弔賀。長萬請往。公曰。宋卽無人。何至以囚

出使。宮人大笑。長萬酒醉。性起。羞變成怒。罵曰。昏君

知囚能殺人乎。公怒。奪長萬戟刺之。長萬揮拳。閔公

死於拳下。及出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

曰昏君無禮。吾已殺之。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曰：非醉。以手血汚示之。仇變色。大罵弑君之賊。舉笏來擊。亦被長萬拳死。太宰華督聞變，起兵討逆。行至東宮，長萬一戟而亡。督弑虜公而身亦歿於弑君者。遂奉之手。天假長萬為孔父報讐也。閔公從弟公子游為君，盡逐戴武、宣穆、莊之族。羣公子五君之子孫出奔蕭。宋邑。今徐州蕭縣。公子御說奔亳。今鳳陽府亳州。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君之嫡弟。若殺之，羣公子無慮也。命子南宮牛、同猛、獲率師圍亳。蕭叔大心率五族之眾合曹救亳。御說率亳人接應，內外夾攻，牛



敗被殺。宋兵盡降。御說獲計窮奔衛。蕭叔皮率降兵  
僞言得勝。賺開宋城一擁而入。單叫拿逆賊長萬。長  
萬無計。又聞羣公子已殺子游。卽歸同母。年已八奔  
陳。無敢阻者。羣臣奉御說卽位。是爲宋桓公。遣使請  
衛執猛。獲請陳執長萬。衛惠公縛獲昇宋。陳宣公受  
宋厚賂。知長萬力大。以計圖之。乃使公子結拜爲兄  
弟。攜酒爲懽。長萬不疑。次日謝結。復留飲。大出婢妾  
勸酬。長萬大醉。卧於坐席。結使力士以犀革包裹。用  
牛筋束縛。并囚其母。星夜傳宋。桓公令獲與長萬同

斬市曹。命庖人治爲醢。音海遍賜羣臣。曰：人臣有不  
能事君者，視此醢矣。并其母皆誅。

### 第三十八節 媚桓公自宮殺子

齊桓公自長勺兵挫，深悔用兵，委政管仲專理。日以  
酒色爲事。時有豎貂爲桓公幸童，因欲親近內庭，不  
便往來，乃自宮閹以進。桓公憐之，寵信愈加。又有雍  
人名巫牙，易精於烹調。一日衛姬病，易牙和味以進。  
姬食之而愈，因愛近之。易牙又以味媚貂，貂薦於桓  
公。公召問，戲曰：寡人食味俱遍，但未知人肉之味何

如牙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味甘美公食之盡問何  
肉易牙曰此人肉公驚問何來曰臣之長子已三歲  
君未嘗人味特殺以進公以易牙爲愛已衛姬又從  
中稱譽二人俱得寵信自此內外用事陰忌管仲一  
日合詞進曰聞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則曰仲父二  
則曰仲父齊國疑於無君矣公曰寡人於仲父猶身  
之有股肱也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不敢再言仲秉政  
三年齊國大治

第三十九節楚王杯酒虜息媯

楚文王熊賁強盛漢東小國無不稱臣納貢漸有侵軼中原之意時息今汝寧府息縣侯與蔡哀侯獻武同娶陳女爲夫人息夫人媯氏絕色歸寧於陳道經蔡哀侯曰吾媯至此不可不見使人邀入宮中款待語近戲謔全無敬意息媯怒去息侯聞蔡侯慢其妻計入貢楚約楚伐息息求救於蔡蔡興兵救息安營未定楚伏兵齊起蔡不能當奔息息閉城不納大敗而走楚從追活虜蔡侯息侯大犒楚軍送楚王出境蔡侯方知中息侯之計懷恨在心楚王歸國欲烹蔡侯以享

太廟。鬻權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獻武諸侯。皆懼。不如歸之。以取成焉。王從其言。欲釋蔡侯歸國。大設晏張女樂。中一彈箏女子。儀容秀麗。楚王曰。此女色技俱嘉。哀侯稱善。楚王笑曰。君生平見有絕世美色否。蔡侯想起息侯導楚虜蔡之讐。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媯之美者。舉動生態。未見有二。楚王心動。蔡侯辭歸。楚王假以廵方至息。息侯恭迎設宴。楚王曰。孤有微勞於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何惜爲寡人進一觴乎。息侯不敢違命。媯氏出見。再拜稱謝。捧

觴而進。復辭入宮。楚王筵散。夜不成寐。次日楚王設  
宴。請息侯。楚王曰。孤有大功於君夫人。今三軍在此。  
君夫人不爲寡人一犒勞乎。息侯曰。敝邑褊小。不足  
以優從者。容與寡小君圖之。楚王怒曰。背義匹夫。巧  
言拒我。卽令擒之。自引兵入宮。息媯聞變。嘆曰。引虎  
入穴。吾自取也。急忙投井。被鬪丹牽住衣裾。引見楚  
王。王撫慰許不殺。息侯不斬。息祀卽於軍中。立爲夫  
人。載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名桃花夫人。至今漢陽府有  
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卽息媯也。息侯憤鬱而死。楚之無道。至此極

矣。

第四十節曹沫手劍劫齊侯

釐王元年元旦日齊桓公設朝羣臣拜賀已畢。謂管仲曰。寡人承仲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兵精糧足。欲立盟定霸。何如。仲曰。當今諸侯各逞其雄。不知尊奉周室。所以不能成霸。周雖衰微。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故鄭伯射桓王之肩。五國拒莊王之命。見三十節熊通僭號。宋鄭弑君。習爲故然。莫敢征討。今新王卽位。宋國遭長萬之變。賊臣雖戮。宋君未定。

春秋時諸侯爲大夫所君。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立者與會盟。方定爲君。君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內尊王。大會諸侯。立定宋君。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內尊王。室外攘夷狄。諸侯衰弱者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供命者討之。諸侯皆知我無私。必相率而朝齊。不動兵車而霸業可成矣。桓公大悅。遣使朝周。請命爲會。以定宋君。釐王曰。伯舅周齊世爲不忘周室。朕之幸也。泗上諸侯。惟左右之。朕豈有愛焉。使者回報。桓公以王命布告宋魯陳蔡曹衛鄭邾。約以三月朔日會於北杏。齊地公問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幾何。仲曰。君奉



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請爲衣裳之會。公命築壇。先設天子虛位於上。至期。宋桓公先到。見齊桓公。謝定位之意。陳宣公邾子相繼而至。哀侯原附恨楚見執亦來赴會。公以魯曹鄭衛未到。欲改期。仲曰。若改期。是無信也。初會諸侯。而以不信聞。且辱王命。何以圖霸。遂合五國登壇。桓公曰。王政久廢。叛亂相尋。孤奉天子命。會羣公以匡王室。今日必推一人爲主。然後權有所屬。而政令可施於天下。諸侯各相私議。陳宣公出席言曰。今日天子以糾合命。齊侯宜推齊侯。

爲盟主。諸侯皆曰：陳侯之言是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爲主。次宋，次陳，次蔡，次邾，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敘兄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跪讀曰：某年月日，齊小白、宋御說、陳杵臼、蔡獻武、邾克以天子命會於北杏，共獎王室。濟弱扶傾，有敗約者，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一會也管仲以魯衛鄭曹故，違王命，議討陳蔡邾。願率兵以從，但與會四國，惟宋爲大。宋以齊侯越次主盟，不肯從，兵背會逃歸。齊侯甚怒，仲曰：可請王師伐之。但宋遠而魯近，且

王室宗親。同姓不先服魯。何以服宋。乃以重兵壓遂。

魯之附庸。魯侯聞之。大懼。齊侯復以書至。另以書遺文姜。

文姜謂莊公曰。齊魯世爲甥舅。使惡我。猶將乞好。况

取平乎。莊公唯唯。命施伯回書。桓公得書。令退兵於

柯。魯莊公將往會。曹沫請從。莊公曰。汝曾三敗於齊。

不慮人笑耶。沫曰。惟耻三敗。將一朝而雪之。公曰。若

能雪耻。寡人聽子。同至會所。將歃血。沫按劍攬桓公

之袖曰。魯屢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爲名。獨

不爲傲邑。念乎管仲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求。沫

日齊曾強奪我汶陽之田。今日請還吾君。方敢就。桓公許之。沫乃釋劍。兩君歃畢。桓公卽將田數交割。還魯。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齊侯信義。曹衛聞之。謝罪請盟。桓公約以伐宋後訂會。再遣使告周。以宋違命逃會。請王師同往問罪。周王命大夫單蔑率師會齊伐宋。大軍繼進於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取齊。此釐王二年春也。

第四十一節桓公舉火爵審戚

齊桓公好色。出師必以嬪姬相隨。管仲亦以愛妾名

夏屋及回武車

卷之二

三

四

婧

音倩鍾離人今鳳陽府

從行。通文有智。是日軍出南門。至猶

音紐

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叩牛角而歌。仲觀其人。不

凡。賜以酒食。野夫曰。某有一語。幸傳於相君。浩浩乎

白水。使者以告。仲不解。問婧。婧曰。古有白水詩云。浩

浩乎。白水儵儵。叔音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

欲仕也。仲召問之。乃衛人。姓寧。名戚。爲人牧牛。叩其

所學。應對如流。仲曰。大軍在後。不日過此。吾作書。子

持以謁吾君。必當重用。以書付戚而去。桓公後三日

方至。戚如前服飾。全不畏避。見桓公。叩牛角歌曰。

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長尺半。

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纒至骨。

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桓公曰。牧夫何得譏刺時政。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賓服於下。百姓樂業。此舜日堯天時也。汝謂不逢不旦。非譏刺乎。戚曰。臣聞堯舜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凶而天下安。今明公一舉而朱背會。再舉而魯劫盟。用兵不息。民勞兵敝。而曰百姓樂業。顧如是乎。又聞堯讓天下於舜。舜避南河。百姓趨奉。不得已而卽

位。今君殺兒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而於唐虞揖讓。何如也。桓公怒。命斬之。左右縛去。戚顏色不變。隰朋曰。此人見勢不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也。君其赦之。桓公命釋戚。縛戚乃出書。公曰。既有仲父書。何不早呈。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爲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好諛惡直。以怒色加臣。臣寧死不出。相國之書。桓公大悅。載以後車。是晚命舉火。索衣冠於燈燭下。拜爲大夫。與仲同參國政。桓公兵至宋界。陳宣公曹莊公射先。在單蔑兵亦到。共議伐宋之策。戚曰。明公以

威勝不如以德勝。臣願往說宋公行成。桓公許之。戚  
見宋公。公曰。孤嗣位日淺。未聞君子之訓。願先生明  
以教我。戚曰。天子失權。諸侯篡弒。日聞今齊侯承王  
命。以主盟。明公名列於會。而又背之。今天子震怒。遣  
王臣率諸侯以討宋。明公既叛王命於前。又抗王討  
於後。不待交兵。已卜勝負之有在矣。以臣愚見。與齊  
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結盟主之權。不動兵甲。  
宋國安於泰山矣。宋公悅。遣使執贄謝罪。請盟。桓公  
使宋公先修聘於周。然後再訂會期。各班師而歸。



第四十二節擒傅瑕厲公復國

齊桓公歸國。管仲曰：東遷以來，莫強於鄭。君欲屏王室，霸諸侯，必先得鄭。公曰：鄭爲中國之樞，久欲收之，恨無計耳。甯戚進曰：鄭公子突爲君，二載祭足逐之，而復子忽。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亶，我先君殺子亶，祭足又立子儀，祭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皆當聲討。今子突在櫟，日謀襲鄭，况祭足已故，鄭國無人主。公命一將往櫟，送突入鄭，突德主公，必北面而朝齊矣。桓公然之，命賓須無引兵往櫟，預遣人致齊侯之。

意。突聞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出城迎接。須無乃與突定計。夜襲大陵。傅瑕迎戰。城破自降。突銜瑕相拒。十七年之恨。卽命斬首。瑕乞命歸鄭。願梟子儀之首。突乃縱之。瑕潛歸鄭。夜見叔詹曰。齊侯欲正鄭位。送突入國。今大陵已失。子能斬子儀之首。開門迎之。轉禍爲福。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叔詹問計將安在。瑕曰。今速令櫟進兵。子儀出城拒敵。吾將謁見子儀。訖以齊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謀報櫟兵臨城。齊兵大進。子儀大驚。叔詹曰。臣當引兵出戰。君同傅瑕登城。

身及臣子車馬

卷之二

三

四年

固守子儀城上觀陣。傅瑕從後刺之而亡。叔詹開城。突與須無人城。瑕清宮殺子儀二子。迎笑復位。厚賂賓須無回齊。越數日。厲公謂傅瑕曰。汝守大陵拒寡人十七年。可謂忠於舊君。今復弑之。寡人當爲子儀報讐。令斬之餘。赦勿誅。原繁當日贊立子儀。畏罪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叔詹仍爲正卿。堵叔師叔並爲大夫。鄭人謂之三良。子笑已復國。齊桓公以曹衛去冬亦曾請盟。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魯陳衛鄭許諸公於幽地。歃血爲盟。始定盟主之號。釐王三年。

冬也。

第四十三節批貲頰息侯報讐

楚文王自得息媯寵幸無比立爲夫人。三年生二子。熊羆熊惲。息媯在楚三年。從不與楚王交談。王怪問之。息媯垂淚不答。王固請對曰。一婦事二夫。旣不能守節而終。又何面目向人言語。淚下不止。楚王曰。此皆蔡獻武之故。孤當爲夫人報讐。興兵伐蔡。蔡侯肉袒謝罪。盡出庫藏賂楚。楚方班師。周釐王在位五年崩。太子闔立。是爲

卷之二

三

惠王二年。楚文王淫暴。喜用兵。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而驚擾巴師。巴君怒。遂襲那處。楚地克之。命閻敖游守那。楚王殺敖游。閻族怨王。至是約巴人伐楚。願爲內應。楚王親將迎戰。致敗。面頰中箭而奔。回至方城。夜叩門。鬻權守城。問曰。君得勝乎。王曰。敗矣。權曰。楚兵戰無不勝。今王自將。爲巴所敗。寧不爲人笑。今黃小國。今黃州府。不朝。楚若伐黃而勝。猶可自解。遂閉門不納。王憤然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親鼓士卒。大敗黃師。是夜宿營中。夢息侯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

罪而見殺。又占吾疆土。淫吾妻室。吾已請於上帝矣。乃以手批王之頰。楚王痛叫而醒。箭瘡並裂而亡。鬻權迎喪歸葬。長子熊羆嗣位。

第四十四節 殺子頹 惠王反正

鄭厲公聞楚王凶信。喜曰。吾無憂矣。叔詹曰。先君桓武莊三世爲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討諸侯。今立國於齊楚之間。非長計也。茲新王嗣統。不若朝貢於周。賴王之寵。獲修卿士之業。雖大國不足畏也。公曰。善。使大夫師叔朝周。回報周室大亂。公問亂由。對

夏曆庚辰年二月二十二日

曰昔莊王嬖妾姚姬生子頹王愛之使大夫為國  
 師傅頹性好牛常養牛數百飼以五穀被以文繡  
 之文獸凡出入僕從皆乘牛陰結五大夫為國邊  
 子禽祝跪詹父往來甚密釐王未嘗禁止今新王  
 位頹恃叔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裁抑其黨奪子  
 祝跪詹父之田為國有圃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  
 取之以廣其囿五大夫懷恨同石速膳夫進膳下  
王怒革其職  
 根作亂奉子頹為君以攻王賴周公忌父與召伯  
 死力拒戰眾人不能勝奉子頹奔衛同衛朔帥師

王城。朔惡周王立黔忌父與廖戰敗。奉王奔鄆。鄆於

者周五大夫尊子頹為王。人心不服。今主公與兵納王。

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先迎王幸櫟。厲公居櫟十

也齊故後奉書子頹書曰

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奸兄。謂之不順。不忠不

順。天殃及之。王子悞聽奸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

悔禍。奉迎天子。不失富貴。即退處一隅。比於藩服。

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子圖之。

子頹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豈有尊居萬乘而退



處臣位者。此欺人之語。不可聽。遂逐鄭使。厲公乃朝王於櫟。欲奉王襲成周。約西虢公。同起義兵。納王。周人聞王至。懽聲如雷。爭開城迎接。子頹方親餉牛。而王已坐朝矣。薦國自刎。祝跪子禽死於亂軍之中。邊伯、詹父被擒。子頹出奔。使石速押文牛爲前隊。牛肥行遲。俱爲追兵所獲。與邊詹一同斬首。惠王復位。賜鄭厲公虎牢以東之地。賜西虢公酒泉之邑。二君謝恩歸國。厲公途中得疾。歸國而薨。世子捷卽位。是爲文公。○惠王五年。陳宣公疑公子禦寇謀叛。殺之。公

子完字敬仲乃陳厲公之子。與禦寇善。懼誅。奔齊。齊桓公拜爲工正。掌百工之官。一日桓公飲敬仲家。甚樂。天墜索燭。盡。懼敬仲辭曰。臣止。卜晝未卜夜。不敢繼以燭也。桓公以敬仲賢而有禮。使食采於田。是爲田氏之祖。

第四十五節周王命齊討衛朔

是年魯莊公爲圖婚事。會齊大夫高侯於防。文姜自襄公變後。哀痛憶想。遂成嗽疾。內侍進菖醫察脉。文姜久曠之後。慾心難制。留醫私通。後醫回菖。託言就

醫。兩。次。如。菖。館。於。醫。家。菖。醫。恐。禍。及。復。薦。人。自。代。文。  
姜。老。而。愈。淫。終。以。不。及。襄。公。爲。恨。惠。王。四。年。秋。文。姜。  
病。劇。極。臨。終。謂。莊。公。曰。齊。女。今。十。八。歲。汝。當。速。娶。以。  
正。六。宮。之。位。萬。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懸。念。也。又。  
曰。齊。方。圖。霸。汝。謹。事。之。勿。替。世。好。言。訖。而。薨。莊。公。於。  
期。年。之。後。與。高。偁。申。訂。前。約。桓。公。以。魯。喪。未。終。請。緩。  
其。期。直。至。惠。王。七。年。以。秋。爲。吉。時。莊。公。在。位。二。十。四。  
年。年。三。十。七。歲。夏。莊。公。如。齊。親。迎。秋。八。月。姜。氏。至。魯。  
立。爲。夫。人。自。姜。氏。歸。魯。後。齊。魯。之。好。愈。固。矣。齊。桓。公。

復同魯莊公會兵伐徐。伐我徐。我俱臣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强大。恐其侵伐。遣使請盟。復會宋魯陳鄭於幽。天下歸心於齊。桓公歸國。大晏以勞羣臣。盡懽而散。一日忽報周王遣召伯廖到。廖宣王命賜齊侯爲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衛朔援立子頽。助逆犯順。朕懷之十年。迄今天討未彰。煩伯舅爲朕圖之。惠王十一年。齊桓公乃親師伐衛。時衛朔已薨。子赤立。已三年。是爲懿公。懿公迎戰。大敗。桓公親抵城下。宣揚王命。數其罪狀。懿公曰。此先君之過。與寡

人無與。使長子開方。輦金帛。講和求免。桓公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孫。苟達王命。寡人何多求於衛耶。開方以桓公爲賢侯。願仕於齊。桓公以開方爲愛已。拜爲大夫。寵之。與豎貂。易牙。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衛惠公先以女媵齊。此女之妹也。桓公遣使納幣。求之爲妾。懿公不敢却。卽送衛姬入齊。桓公納之。因以長衛姬少衛姬別之。姊妹俱有寵。

第四十六節 晉侯聽讒立驪姬

晉國姬姓侯爵。自成王剪桐爲珪。封其弟叔虞於此。

傳九世。至穆侯生二子。仇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叔父桓叔成師之強。割曲沃封之。謂之曲沃伯。改晉號曰翼。謂之二晉。昭侯七年。大夫潘父弑之。而納曲沃伯翼。人不受。殺潘父。立昭侯弟平爲孝侯。八年。桓叔薨。子驪立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莊伯伐翼。孝侯迎戰。被殺。翼人立其弟郟爲鄂侯。二年。率兵伐曲沃。戰敗。奔隋。子先嗣位。爲哀侯。二年。莊伯薨。子稱代立。爲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伐翼。哀侯亦被殺。周桓王命虢公林父立其弟緡。

夏曆及區司車豆

卷之二

為小子侯。四年武公誘而殺之，遂併其國，定都於絳。仍號曰晉。賂周釐王，命為晉侯。兼并納賂，即得封侯。此三晉田氏所以擅

國而不立三十九年薨，子俛諸立，是為獻公。公慮桓

忌也。叔莊伯子孫為患，盡誘而殺之。大城絳邑，比於大國。

公為世子時，娶賈姬。賈國姬，姓地近絳州。無子，又娶大戎女狐

姬，生重耳。小戎女生夷吾。當武公晚年，娶齊桓公宗

女，是為齊姜。武公年老不能御，齊姜少而美，獻公悅

而烝之，生一子，寄養於申，因名申。申生獻公即位，賈姬

已薨，立齊姜為夫人。時重耳已二十一歲，夷吾亦長。

於申生。皆庶出。立申生爲世子。齊姜又生一女名伯姬。即秦穆公夫齊姜卒。命賈君賈姬姊獻公育之。獻公姬人穆姬也。今西安十五年伐驪戎。今西安驪戎獻二女。長驪姬。生奚齊。次少姬。生卓子。驪姬絕色。善貢媚。公甚寵愛。又時參與政事。十言九中。公旣心惑。又喜其有子。遂立驪姬爲夫人。少姬爲次妃。欲立奚齊爲嗣。與驪姬言之。姬心欲。因申生已立。無故更變。恐羣臣不服。必然諫阻。且重耳。夷吾。與申生友愛。若說而不行。反被隄防。對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聞。且賢而無罪。君必以妾母



夏月及國八車馬

卷之二十一

三

四

子之故。欲行廢立。妾寧自殺。公信為真。遂不復言。公  
 有嬖倖大夫二人。梁五。東關五。二五挾寵弄權。又有  
 優人名施。年少而美。多智能言。公尤嬖之。出入無忌。  
 姬遂與施通情。甚密。告以心腹。欲離間三公子。為奪  
 嫡之計。施為畫策。必須外臣開口。以封疆為名。使三  
 公子遠鎮。方可居中行事。夫人因以金帛付施。厚賂  
 二五。二五進計於公。曰。曲沃始封之地。宗廟所在也。  
 蒲今平陽府蒲縣與屈今吉州地近我狄邊疆要地。主公誠使  
 太子主曲沃。夷吾重耳。分主蒲屈。公居中制馭磐石。

之安矣。公信其言。因增蒲屈之城爲都邑。使世子申  
生主曲沃以主宗邑。太傅杜原欸。少傅里克二人原  
子從行。狐毛從重耳居蒲。呂飴生從夷吾居屈。三公  
子遠出。姬謀奪嫡。愈獻媚取寵。以盡獻公之心。

第四十七節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楚熊羆熊惲皆文夫人卽息之子。惲才智勝於兄。夫  
人所愛。羆嗣位。忌惲欲誅之。未決。羆好遊獵。怠於政  
事。在位三年。無所設施。惲嫌隙已成。私畜死士。乘兄  
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薨告夫人。諸大夫擁惲爲君。是

夏曆及西元車馬

卷之二

三

四

為成王以難未嘗治國。不成為君。號為堵敖。楚語謂未成君

為任其叔子元為令尹。子元見文王死。便有篡立之意。兼慕嫂息媯絕色。欲與私通。况難憚俱幼。全不在意。只畏大夫鬬伯比。不敢縱肆。至惠王十一年。伯比卒。子元意無忌憚。思欲謀篡。必先通文夫人。適文夫人小恙。假稱問安。遂移卧具寢處宮中。三日不出家。甲環列宮外。鬬廉聞之。闖入宮中。至榻前見子元對鏡整鬢。讓之曰。此豈人臣櫛沐之所。令尹宜速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汝何與。廉曰。王侯之貴。弟兄不

得通屬令尹雖介弟亦人臣也。且寡夫人密通於此。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子元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汝敢多言。」命桔兩手拘於廡下。文夫人知之。使侍人告急於鬬穀音於菟。菟音烏令其人宮靖難。穀於菟密奏楚王。約會鬬梧鬬御疆。同子鬬班夜半率甲士圍王宮。將子元家甲砍散。子元方抱宮人醉卧。夢中驚覺。仗劍而出。恰遇鬬班一劍而亡。穀於菟將廉開桔放出。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首問安而退。次早成王命滅子元之族。榜其罪於通衢。○鬬穀於菟

之祖鬪若敖娶則音云今德安府安陸縣子名之女生鬪伯比若敖卒伯比幼隨母居鄭鄭夫人愛之如子鄭有女與伯比爲表兄妹自幼宮中遊戲長亦不禁遂成私情鄭女有孕夫人方覺乃禁伯比不許入宮僞稱女有疾屏居一室期滿生一子瞞着鄭子潛使人棄夢澤中伯比羞慚同母歸楚鄭子適往夢澤田獵見虎命射箭從旁落虎又不動使人察之回報虎抱嬰兒乳之鄭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歸述於夫人夫人曰此兒乃吾女與鬪甥所生妾恐汚女名故棄夢

澤妾聞姜源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冰上。鳥以翼覆之。因收養。取名棄。官爲后稷。爲周代之祖。此子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鄖子聞言。收歸。命女撫養。以配伯比。楚俗呼乳曰穀。呼虎曰於菟。因取名穀於菟。長仕楚。嗣爲大夫。及子元。受誅。拜爲令尹。尊顯於楚。楚王曰。齊用管仲。尊爲仲父。今穀於菟亦當字之。乃呼子文。而不名。以其子鬬班爲申公。縣尹僭稱公徙都郢城。今荊州府江陵縣號曰郢都。治兵訓武。選賢任能。楚國大治。齊桓公聞楚任賢圖霸。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

良司引國志輯要 卷之二 一三五三

侯其代是問於管仲。正計議間，忽報燕國被山戎侵伐。遣人求救，仲曰：「必先定我方得專事於楚矣。」

第十四節 齊桓公平令支孤竹

山戎今永平府國於令支今安縣。地險兵強，不臣不貢。

屢犯中國，先侵齊為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霸，欲絕其通齊之路，統兵侵燕。燕告急於齊，桓公率師救燕，令支子密盧蹂躪燕境，擄掠無算。聞齊兵至，解圍而去。燕莊公迎謝，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後必復來。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之患。」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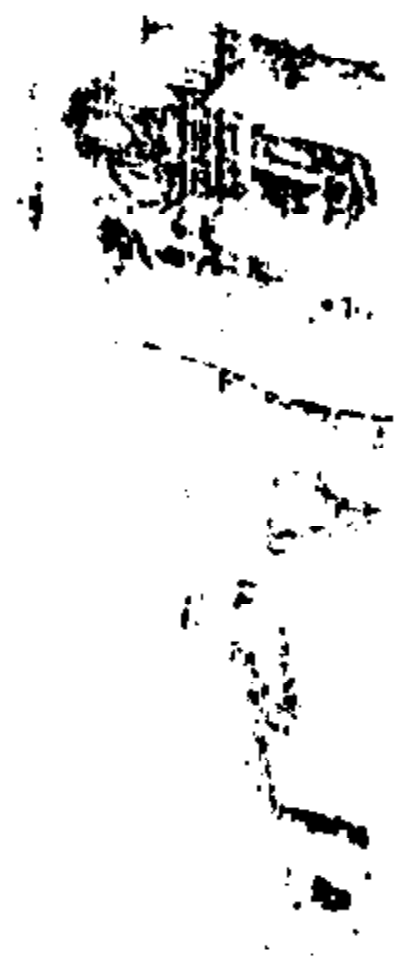
11103

以燕莊公爲後隊。兵至無終國。今玉田縣無終子。無命大將虎兒班爲前隊。引兵由芝蔴出青山口。是令支巢穴。密盧方暢飲。聞兵至。迎戰而敗。速買保密盧奔孤竹而去。桓公率兵直搗孤竹。國主答里呵聞齊兵渡水。越嶺而來。統令支君臣率黃花元帥拒敵。又敗。設計斬密盧首獻齊。求和。詐言國主傾城逃外國。砂磧借兵報讐。臣勸降不聽。願作嚮道以追國主。桓公見首級信之。引兵直入。果是空城。留燕莊公守城。連夜追襲。不見黃花消息。只見平沙一片。慘霧千重。數羣。



啼鬼幾陣悲風人馬俱驚軍多中惡而倒帶來火種  
遇風卽滅仲曰久聞北方有旱海卽砂磧最是利害  
恐此是也彼誘我軍至此不可前行命班擇老馬識  
路縱馬自行委曲隨之遂出谷口竟奔孤竹國答里  
呵只說齊軍陷於旱海逐燕兵回城燕兵屯不意齊  
兵大至仲令圍城放火孤竹君臣俱被擒斬公入城  
安民燕莊公來會桓公以令支孤竹闢地五百里以  
益燕封以小泉山畀無終助戰之功大賞三軍而回  
過魯莊公迎勞周惠王十五年也是秋魯莊公薨國

中大亂。



東國通志卷之二 卷二 三 四



列國志輯要卷之三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四十九節公子友兩定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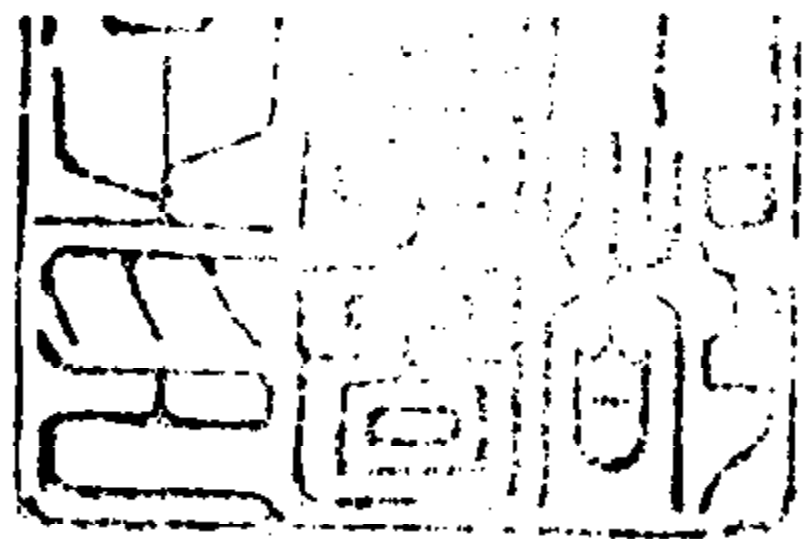
魯莊公即位之三年遊郎臺地名見黨臣女孟任色美

召至不從公曰汝從我立為夫人孟任請盟因割臂

血誓神遂與公同宿臺上載歸歲餘生一子名般欲

立為夫人請命於母文姜不許欲其於母家聯姻及

娶齊姜孟任權主六宮二十餘年至是病廢而卒姜



少... 卷之三

臣... 臣

氏無子。從嫁叔姜姜氏。生一子名啓。先有妾風氏。生一子名申。風氏以申托季友。謀立嗣。友曰：子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為夫人，莊公念殺父讐家，無甚寵愛。姜氏見公子慶父，相貌魁偉，使內侍達意，私通甚密。因與叔牙為一黨，約異日立慶父為君。叔牙為相，莊公二十一年冬，祈雨行禱，演樂於大夫梁氏之庭。梁子之後。梁氏有女，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為夫人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觀樂，圍人養馬者見梁女美，作歌桃之歌曰：

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

不能踰墻。願同翼羽兮。化爲鴛鴦。

般聞歌大怒。命擒犖。鞭背三百。血流滿地。般訴於莊。公曰。犖勇而無禮。便當殺之。鞭之則懷恨矣。犖果懷恨。投慶父門下。次年莊公病篤。召叔牙問身後之事。叔牙盛稱慶父。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友問之。對曰。君與孟任有盟矣。既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臣當以死奉般。公點首。遂不能言。季友出。傳莊公口諭。命鍼季封鳩酒一瓶。賜叔牙死。牙不服。強之飲。流血而

夏五月方...  
死。莊公薨。友奉般主喪。諭明年改元。般外祖黨臣死。  
往臨喪。慶父密使犖懷利刃。夜奔黨臣家。踰墻入寢。  
室。般驚問犖。曰。報鞭背之讐。刺般中脇而死。黨衆攻。  
犖。亂砍爲泥。友知慶父所爲。恐禍及奔陳。慶父罪犖。  
滅其家。以解於國人。姜氏欲立慶父。慶父曰。申啓二。  
公子尙在。不盡滅。不可代。利啓幼。八歲立爲君。是爲閔。  
公。齊桓公外甥。閔公內畏姜氏。外畏慶父。欲借外家。  
爲重。請桓公會落姑。閔公牽桓公衣。密訴慶父內亂。  
之事。稱季友最賢。避難於陳。因假桓公命。召季友同。

歸立爲相。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忽有大夫卜齮，  
擬音訖太傅慎，不害強奪田事。慶父屏左右許殺不害。  
以閔公常夜出武闈，宮內小門名遊行街市，子伏人武闈。  
俟其出刺之，齮募勇士秋亞授以利七，果弒閔公。慶  
父殺不害，季友聞變，夜叩公子申之門，同奔邾國。是  
日國中罷市，聚數千人圍卜齮家，滿門盡誅戮。攻慶  
父益衆，慶父知人心不服，出奔莒。姜氏亦欲奔莒，左  
右以爲不雅，乃奔邾，求見季友，弗許。友聞慶姜俱出，  
乃同公子申歸魯，使人告難於齊。桓公問公孫湫，  
湫於



閔公元年奉桓公命往探  
慶父動靜故深知魯事  
湫曰公子申明習國事季  
友俱戮亂之才必能安魯桓公乃命上卿高俟往魯  
同季友立申爲君是爲僖公友使公子奚斯隨俟至  
齊謝齊侯定國之功又使人如莒假莒戮慶父慶父  
知之奔齊寓汶上恰奚斯謝齊回至汶水見慶父欲  
載歸慶父曰季友必不相容求代言乞念先君一脉  
願留殘生長爲匹夫死且不朽奚斯復命達慶父之  
言僖公欲許之友曰使弑君者不誅何以戒後私謂  
斯曰慶父若自裁尙可立後奚斯往見慶父乃於門

外號。陶大哭。慶父聞聲，知不免，自縊而死。僖公十五方  
爲上相，賜費邑爲采地。友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  
公之孫，宜並建之，以明親親之義。公以公孫敖慶父子  
繼慶父之後，是爲孟孫氏。本日仲孫，以慶父字仲，避其惡名。食采於  
成今兗州府寧陽縣。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爲叔孫氏。食  
采於郕今東平州。季友食采於費今兗州府費縣。加封汶陽之田。  
是爲季孫氏。三家並執魯政，謂之三桓。齊桓公知姜  
氏在邾，謂仲曰：魯桓、閔二公不得令終，皆以我姜文謂  
姜哀之故。若不行討，魯之姻好絕矣。仲曰：旣嫁從夫。

公欲討之。宜隱其事。公曰善。使豎貂往邾送姜氏歸魯。宿館驛。貂曰：夫人與弒二君，齊魯莫不聞，即歸何面目見太廟乎？不如自裁。猶可自蓋。醜掩也。姜氏聞言哭泣，閉門自縊。僖公迎葬，謚曰哀姜。僖公以莊公無配，仍耐哀姜於太廟。

第五十節 衛懿公好鶴亡國

惠王十七年。北狄，胡人，今大胡地。主名映瞞，聞齊伐山戎，怒齊恐有輕我之意，宜先發制之。遂伐邢。小國，姬姓。殘破其國，聞齊謀救邢，乃移師向衛。衛懿公在位九年，般樂

怠傲不恤國政。最好鶴。養數百。俱有品級。養鶴之人。俱有常俸。石祁子石碯。甯速。屢諫不聽。公子燬。知衛必亡。託故如齊。桓公娶以宗女。遂留齊。懿公一日載鶴出遊。謀報狄人寇衛。公驚遣使告急於齊。桓公欲俟來春。合諸侯往救。懿公歛兵授甲。爲戰守計。見百姓紛紛逃避。命擒至。問故。衆曰。君用鶴以禦狄。足矣。公曰。鶴何能戰。衆曰。鶴不能戰。君厚養之。何爲。公曰。寡人知罪。遂縱鶴。百姓稍集。狄已殺至。公集車徒。使大夫渠孔爲將。于伯副之。黃夷爲先鋒。孔嬰齊爲後。

隊進禦。熒澤爲狄大敗。黃夷戰死。嬰齊自刎。子伯中  
箭而亡。懿公與渠孔被狄人砍爲肉泥。速與邾子引  
衛侯宮眷及公子申乘夜出城東走。國人攜男女逃  
奔。落後者盡被殺。府庫寶藏劫掠一空。大夫宏演聘  
陳回。衛已破。急往熒澤覓懿公尸。有小內侍折脅卧  
泣。親見主公被殺。指血肉一堆示之。演視惟一完肝。  
大哭曰。吾以身爲棺耳。囑從人曰。死後埋我於林下。  
俟有新君告之。遂拔刀自剖其腹。取懿公之肝納之。  
而絕從者掩埋。甯石二大夫至於漕邑。就此創立廬。

舍扶申爲君。是爲戴公。原有疾。立數日而薨。速如齊。迎燬卽位。是爲文公。急壽俱無子。碩已死。黔牟已絕。惟燬有賢德。人心歸附。追封宏演。錄用其子。以旌其忠。齊桓公聞狄破衛。驚曰。不早救衛。孤之罪也。正欲糾合諸侯。爲衛擇地築城。忽報邢國以狄兵告急。公問於管仲。仲曰。旣未救衛。又不救邢。霸業隕矣。桓公乃傳檄宋魯曹邾俱於北邢取齊救邢。邢狄相持兩月。邢人力竭。潰圍而出。男女紛紛。俱投齊營求救。公急與宋曹卽日拔寨俱起。狄聞三國大兵將到。擄掠滿意。放火而去。及兵到。

夏司引月云耳更  
卷之三  
六  
四日

一派火光。竟成丘墟。桓公問故城尙可居否。邢侯叔  
顏曰。百姓逃難。俱在夷儀。邢願遷夷儀。以遂民欲。桓  
公同三國築城。立宗廟廬舍。邢君臣百姓如歸故國。  
夷儀事畢。移師向衛。文公喪服遠迎。桓公曰。寡人籍  
諸君力。欲爲君定都。未審何地爲吉。文公曰。孤已定  
楚丘。桓公俱如邢。建立文公。感再造之恩。爲賦投我  
以木瓜之詩。以咏之。當時稱桓公立僖公。以存魯城。  
夷儀以存邢。城楚丘以存衛。有此大功勞。所以爲五  
霸之首也。

第五十一節齊桓公伐楚盟召陵

楚成王任子文修政圖霸。聞齊救燕存魯。城邢封衛。頌聲播於荆襄。成王曰。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耻之。子文曰。齊侯經營霸業於今三十年矣。以尊王爲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鄭爲中原屏藩。王欲圖中原。必先得鄭。成王乃命鬬章伐鄭。鄭求救於齊。仲進曰。君數年以來。大義布於諸侯。若用諸侯兵。此其時矣。君若救鄭。不如伐楚。楚蔡接壤。誠以討蔡爲名。因而及楚。出其不意也。先時蔡穆公以妹嫁齊桓公。爲三



夫人。一日桓公與蔡姬登小舟遊池上採蓮爲樂。姬戲以水洒公公止之。姬知公畏水故蕩其舟水濺公衣。公怒曰。婢子不能事吾。命豎貂送姬歸蔡。穆公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其妹改嫁楚成王爲夫人。桓公深恨蔡侯。仲故及之。桓公於是遍約列國諸侯。俱如期起兵討蔡。乃命管仲爲大將。率領隰朋。賓須無。鮑叔牙。開方。豎貂。分隊進發。貂請先率一軍潛行掠蔡。至城下耀武。穆公識貂曾服侍蔡姬。又是他送回。使人夜送金帛求其緩兵。貂受賂將齊侯糾合。

七路諸侯之事。細洩於蔡。不如早遁爲上。使者回報。蔡侯驚懼。當夜帶眷奔楚。見成王。備述貂語。王撤回。伐鄭之兵。準備戰守。及齊兵至上蔡。七路俱到。

宋桓公御說

魯僖公申

陳宣公杵臼

衛文公燬

鄭文公捷

曹昭公班

許穆公新臣

連齊桓公小白。共八國諸侯。是時許穆公抱病率師。薨於蔡。齊侯爲之發喪。七國之師望楚進發。有楚大夫屈完停車問曰。來者可是齊侯。桓公曰。楚何以預。

知吾至。仲曰：是必有洩漏。彼既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可不戰而降矣。仲出，完拱手曰：君處北海，楚近南海，風牝牡相馬牛不相及，不知君涉於吾地，何故？仲曰：昔成王封先君太公，賜之命曰：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周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地楚北至無棣。遼凡有不共王職，汝勿赦。東遷以來，諸侯放恣，今寡君奉命主盟，汝貢包茅不入，王祭無以縮酒。昭王南征不復，寡君是問。完曰：包茅縮酒，寡君敢不供給。昭王不返，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

敢任咎完退。仲曰：不可以口舌爭，宜進逼之。七軍同發至陘山。楚地，今召陵縣。衆諸侯欲渡漢以決一戰。仲曰：頓兵張勢，使楚懼，復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可乎？成王方厲兵蒐甲，侯諸侯濟漢，邀擊子文。曰：管仲知兵，今逗留不進，是必有謀。遣使再往，或戰或和。決計未晚。王命再遣屈完。完奏曰：責貢包茅，前已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王許之。完至，請面見齊侯。曰：不貢之故，寡君已知罪矣。君若退師，一舍敢不惟命是聽。公曰：汝君能修舊好，寡人又何求焉。

完謝歸報楚王。齊侯傳令退師。召陵今開封府西完復

賚金帛犒師。備菁茅一車為樣。後如周進貢。時許穆

公喪歸。世子業嗣位。是為僖公。感齊侯之德。遣大夫

百佗率師會召陵。齊侯以完再至。分付各國盛陳兵

甲。以張中國威勢。因與完同觀兵。公曰。寡人有此。以

戰必勝。以攻必克。完曰。君主盟中。夏為天子。宣布德

意。撫恤黎元。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為城。今

陽府裕漢水為池。雖百萬之眾。未知所用耳。公有慚

色。謂完曰。寡人願與若國修先君之好。完曰。辱收寡

君豈敢自外請與君同盟可乎。屈完及諸侯盟。他  
班師。陳大夫轅濤塗聞令。謂鄭大夫申侯曰。師若  
道陳鄭糧食衣屨。所費不貲。如東循海道。徐莒共  
二國可少安。侯曰善。子試言之。見桓公曰。君北伐  
南伐楚。前以諸侯之衆。觀兵東夷。使諸侯畏威。敢  
奉朝請乎。公曰。是少頃申侯請問曰。聞師出不  
。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師力疲矣。如師出陳鄭糧  
。便利若出東夷。恐梗路將若何。濤塗自恤其國。非  
計也。公曰。微大夫言。幾悞我事。令執濤塗。命鄭伯

虎牢之地。賞申侯。伯雖從命。心中不樂。陳侯納賂。請罪。乃赦濤塗。諸侯各歸本國。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駢邑三百戶。在青州府臨淄縣以益其封焉。

第五十二節 管夷吾設計定周王

楚成王遣屈完。賚菁茅金帛。貢獻天子。惠王喜。以楚人不供職。今乃效順。厚賜完歸。齊桓公遣隰朋隨。以服楚。告周惠王。待朋加禮。朋因請見世子。惠王使次子帶與世子鄭同出。見朋。窺世子神色。似倉皇無主。朋歸。謂桓公曰。周將亂矣。公曰。何故。朋曰。周王長子

名鄭姜皇后所生。已正位東宮。后薨。次妃陳嬀有寵。生子帶。王愛帶。呼太叔。欲廢鄭立帶。臣觀世子其色。倉皇必爲此也。君爲盟主。不可不圖。乃召管仲計之。仲曰。世子危疑。其黨孤也。君今具表周王。言諸侯願見世子。世子一出。君臣分定。欲廢不能。桓公乃傳檄如前。同齊八國諸侯。約明年夏五月。並集首止。衛地迎世子。駕俱如期而至。桓公率衆諸侯起居。是夜世子。鄭邀桓公至行宮。訴太叔帶謀奪位之事。齊侯曰。小白當與諸侯立盟。共戴世子。不必憂也。留世子在首。



止共盤桓。世子恐久勞諸國，欲辭歸。桓公曰：「所願留世子者，欲天王知吾等愛戴，不忍相舍。正以杜其邪謀也。」稍俟涼秋八月，送駕還朝。惠王見鄭久不還轅，知是齊侯推戴世子，心中不悅。乃謂大宰周公孔曰：「今齊侯率諸侯擁留世子，將置朕於何地？朕欲密信鄭伯，使之棄齊從楚，何如？」宰孔奏曰：「楚之效順，皆齊力也。王奈何棄久暱之伯舅而親乍附之蠻夷乎？王不聽，密書於鄭伯。伯啓函言：世子鄭背父植黨，不堪爲嗣。朕意在次子帶。叔父同姓諸侯若能舍齊從楚。

共輔少子。願委國以從。伯喜曰。王命獨臨我。政將及  
焉。得以繼先公武莊之職矣。大夫孔叔曰。齊以我故。  
勤兵於楚。今若反齊事楚。是悖德也。况翼戴世子。天  
下大義。君不可獨異。鄭伯不聽。孔叔又曰。周之主祀。  
惟嫡與長。幽王愛伯服。桓王愛子克。莊王愛子頹。皆  
君所知。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而顧。  
蹈五大夫之轍乎。恐後悔無及矣。大夫申侯曰。天子  
所命。誰敢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且世子有外  
黨。太叔亦有內黨。成敗俱未可知。不如歸以觀其變。

我去。諸侯必疑。疑必散。而盟不成矣。鄭文公從之。託言國中有事。不辭而行。桓公聞鄭伯逃盟。欲奉世子討之。仲曰。必周有人誘之。侯成盟後。圖之。公曰。善。卽首止與七國歃血爲盟。曰。凡我同盟。共翼王儲。有背盟者。明神殛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諸侯俱降階。稽首。次日。世子欲歸。七國各具車徒護送。齊侯衛侯送出衛境。世子鄭垂淚而別。○鄭文公聞諸侯盟成。且將伐鄭。不敢從楚。楚成王遣使通申侯。曾仕楚。有口才。貪而善媚。楚文王寵信之。臨終。贈白璧。命投他

國避禍。乃奔鄭。託從中。怨惠。背齊。事楚。文公惑其言。陰遣申侯。送款於楚。惠王二十五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楚王議救。子文進曰。許事齊最勤。王若伐許。諸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楚王從之。果釋鄭圍。次年春。齊侯復率諸侯師伐鄭。陳大夫轅濤塗密書致鄭孔叔曰。

申侯前以國媚齊。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楚。使子之君。負德背義。自召干戈禍及民社。必殺申侯。齊兵可不戰而罷。

夏月及國示車馬

卷之三

三

四矢

孔叔呈書文公。召申伯責曰：汝言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侯欲措辨，喝武士斬首，命孔叔獻齊軍。曰：昔寡君悞聽申侯言，不終君好，謹行誅請罪。惟君侯赦宥。齊侯許平，遂會諸侯於甯母。齊地鄭文公以前逃盟，不敢赴會，使世子華代行聽命。華與弟子臧皆嫡出，嫡有寵，立華為世子。後嫡寵衰，病亡，復立兩夫人皆有子。又有南燕。今河南南姑氏女為媵，未進御。一夕夢偉丈夫持蘭草謂曰：余伯儵，乃爾祖也。南燕始封之祖黃帝，後姑姓。以國香贈爾為子，以昌汝後，授之。及覺，滿

室皆香。且言其夢。是日文公入宮。見此女悅之。左右皆笑。公問故。以夢對。公曰。此佳兆也。爲汝成之夜。召幸有娠。生子名蘭。姑漸有寵。謂之燕姑。世子華見父多寵。懼廢立之事。私謀於叔詹。詹曰。得失有命。子惟行孝而已。又謀於孔叔。亦勸盡孝。華不悅。子臧性好奇詭。聚鷓鴣音聿羽爲冠。師叔曰。非禮。願勿服。臧斲於兄。故華與三大夫俱不合。至是赴會。思爲自全之計。密斲桓公曰。逃盟之役。皆叔詹。孔叔。師叔三大夫主之。以君侯之靈。除此三臣。願以鄭附齊。桓公告於管仲。

仲曰。臣聞三族皆賢大夫。鄭人謂之三良。所貴盟主。順人心也。違人自逞。災禍必及。以臣觀之。子華將不免。君勿許。公謝之。華辭歸。仲惡華奸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及華。復命鄭伯知其賣國。囚華幽室。華穴墻謀遁。鄭伯殺之。子臧奔宋。使人追殺。途中鄭感齊不聽子華之德。使孔叔如齊致謝。并乞受盟。○惠王二十六年冬。病篤。世子鄭恐惠后有變。密遣王子虎告難於齊。未幾王崩。鄭與周公孔召伯廖計議。且不發喪。速遣人報虎。虎言於齊侯。乃大合諸

侯於洮。曹地鄭文公親至。同歆者如前八國。諸侯各修表。遣大夫如周。假以問安爲名。集王城外。虎前驅。報信。世子使廖出城問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固請謁新王。周召二公奉世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遂稱君。命以弔。公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爲襄王。惠后與太叔帶不敢復萌異志。詔以明年改元。

第五十三節 會葬丘義戴周天子

襄王元年春祭畢。命周公孔賜胙於齊。以張翼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會諸侯於葵丘。途中偶語。



及周事仲曰周室嫡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尙

虛亦宜早建以杜後患公曰寡人六子皆庶出以長

無虧以賢則昭長衛姬無虧母事寡人最久已許立無

虧仲曰嗣霸需賢昭賢宜立公曰恐無虧爭仲曰周

王之位待君而定此會擇諸侯之最賢者以昭託之

可保無虞公點首至葵丘諸侯畢集周公孔亦到時

宋桓公御說薨世子茲父讓國於庶兄公子目夷目

夷不受茲父卽位是爲襄公遵盟主令雖新喪不敢

不至乃墨衰喪服以墨黑之赴會仲曰宋子諸侯在有讓國

不至乃墨衰喪服以墨黑之赴會仲曰宋子諸侯在有讓國

之美可謂賢矣。墨衰赴會，事齊甚恭，儲事可託。公從之。襄公來見齊侯，桓公握其手，以公子昭致囑。異日，仗君使主社稷。襄公愧謝，不敢當，而心已許之矣。至會日，設位如朝覲之儀，復申盟好。頒周五禁曰：毋墮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誓曰：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但以誓書加牲上，宣讀不復殺牲，歃血。諸侯無不信服。盟畢，桓公欲舉三代封謂封泰山乃郊禪，謂禪梁父乃祭天以報天功。禪地以報地德之典。管仲曰：古者封禪自無懷氏。至周成王可考者七十二家，皆受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

三

四

而興。故隆此美報也。公艱然曰：寡人南伐楚，北伐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涉流沙，至太行，諸侯莫予違也。且兵車之會三。平宋亂伐楚，伐鄭圍新城。衣裳之會六。兩郢，兩幽，首止，洮，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以過此？封禪以示子孫可也。仲曰：古之受命者，必有祥瑞，示徵然後備物而封，甚盛典也。今麟鳳不至，災異屢見，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歸笑於君矣。公嘿然不復言。封禪之事，諸侯各散。孔辭歸，中途遇晉獻公，亦來赴會。曰：會已撤矣。獻公曰：恨敝邑遼遠，不及覩衣裳之

盛轉轅得疾。回晉而薨。晉乃大亂。

第五十四節 智荀息假途滅虢

晉獻公內讐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踈世子。而親奚齊。因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姬召優施。密計奪嫡之謀。施曰。謗以異謀。公必不信。夫人夜半泣訴。若爲譽世子者。而因加誣焉。庶說可售矣。姬遂夜泣。公驚問故。姬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也。固問姬曰。君止殺妾以謝申生。勿以妾故悞君。曰。申生仁於民。反不仁於父乎。姬曰。昔幽王。盡去

夏月乃臣示車馬

卷之三

二

見矢宜

日而放申。申侯召犬戎，殺幽王而立宜臼為平王。至  
 今幽王之惡益彰，誰復以不仁之名加平王哉？公悚  
 然披衣起曰：夫人言是也。若何而可？姬曰：君不若稱  
 耄而以國授之，彼厭其欲，或可釋君。公曰：爾勿憂，吾  
 將圖之。姬曰：今赤狄、臯落氏今太原府樂平縣有臯落墟屢侵吾  
 國，使之伐狄，不勝，罪之有名。公令申生伐狄，狄敗走。  
 申生奏捷，姬曰：世子果能用衆矣。奈何？公曰：罪未著，  
 姑待之。狐突料晉必亂，乃托疾不出。時有虞今山西平陸縣  
 虢今河南陝州二國乃同姓，比鄰地連，晉界虢公名醜，屢

侵晉南鄙。公欲伐虢。姬又請命申生。公躊躇。問於  
息。息曰：「虞虢親睦，互相救援，難以取勝。君誠厚賂虞，  
假道，今日伐虢，明日即取虞。」公悅，曰：「用何物？」息曰：「以  
垂棘出美玉之璧，屈產今石樓縣出良馬之乘。公不忍舍。息曰：「  
不過暫寄外府外廐耳。」公依計。息至虞，虞公見璧馬，  
遂許假道。宮之奇諫曰：「諺云：唇亡齒寒。晉吞噬同姓，  
獨不敢加虞虢者，以有唇齒之助。若今日虢亡，明日  
禍及虞矣。」公曰：「失虢而得晉，何不利焉？」奇欲再諫，百  
里奚牽其裾，退曰：「龍逢比干，惟強諫耳。子危矣。盍去。」

諸奇盡族而行。不言所之。息回報。公欲親將。里克曰。虢都上陽門戶在下陽。下陽破無完虢矣。臣願効微勞。公命里克爲將。荀息副之。興師伐虢。虞公受重寶。願以兵從。息曰。不如獻下陽之關。公曰。下陽虢所守。虞安得獻。息曰。今虢與犬戎戰。桑田君託言助戰。獻車乘。陰納晉兵。入關後。發作晉兵直驅上陽。果如計。守關將舟之僑旣失下陽。恐虢公見罪。遂降晉。虢公聞關破。急班師。被戎掩殺。大敗。奔入上陽。晉兵至。築長城圍繞數月。克諭虢使降。虢公曰。吾先君爲王朝。

卿士吾不能爲降諸侯。乘夜開城，挈眷奔京師而去。克入城，安集百姓，將府庫寶藏，分獻虞公。公大喜，克遣人馳報晉侯，託言自己已有疾，休兵虞城外。侯病愈，方行。虞公饋藥，問候不絕，月餘。忽報晉侯至，虞公郊迎，面約較獵箕山。城中車甲盡出，兩相馳逐。克率師乘虛襲破，虞公急回城上，箭簇如雨，進退兩難。嘆曰：悔不聽宮之奇之諫也。奚在側，公曰：卿何不言？奚曰：臣之不言，正留身今日以從君耳。公危急之際，之僞曰：君失已在前，今日出奔他國，不如從晉，晉必厚待。



三傳及匡元車馬

卷之三

子

匹矢宜

君獻公隨至。請虞公相見。命以後車載歸。待以寓公之禮。百里奚緊隨。舟之僑拜為大夫。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臣今日請還壁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

第五十五節窮百里飼牛拜相

時秦穆公任好即位六年。內主尙虛。使大夫公子繫

音執求婚於晉。獻公以長女伯姬申生妹賈君所撫者許婚。繫歸

途遇公孫枝字子桑晉君疎族握兩鋤而耕。奇之。載歸。穆公

拜為大夫。復命繫納聘。迎娶。獻公問誰為媵。從嫁如奴婢

時百里奚不願仕晉。晉用為媵。奚虞人字井伯。年三

十餘娶杜氏生一子名視字孟明家貧不遇別妻子  
 出遊家只有伏雌伏卵之鷄杜宰作餞乏薪取屨屨音瑛夷門  
 撐炊之春黃蘗煮脫粟飯奚飽餐臨別妻泣曰富貴  
 也勿相忘奚去遊齊遇蹇叔契為兄弟叔長一歲時齊無知  
 弒襄公新立招賢奚欲往叔曰無知竊位終必無成  
 奚因得脫無知之禍嗣遊於周欲以餉牛之術委質  
 王子頹叔曰頹覬覦非望立見其敗奚又得脫子頹  
 之難因久出同叔歸虞奚妻貧不能給流落他方奚  
 感傷不已叔與官之奇有舊見奇薦奚虞公拜為大

東周列國志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夫叔曰虞君亦非有爲之主。但異日見訪。吾已卜居於宋之鳴鹿村。今歸德府鹿邑縣遂別。及虞公失國。奚緊隨不肯臣晉。晉用爲媵於秦。奚耻等於僕妾。中途逃楚。爲人飼牛。牛日肥。楚王使爲圉人。牧馬南海。秦見晉媵有奚之名。聞奚賢。欲用之。公孫枝曰。臣聞奚妻在楚。亡必於楚。使人訪之。回報。今爲楚王牧馬。穆公欲以重幣聘之。枝曰。若以重幣。楚知其賢。必自用之。安得入秦。君不若以逃媵爲罪。而賤贖之。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乃以殺羊。牡羊之皮五。贖回穆。

公問年幾何。奚曰：纔七十歲。與語三日，應答如流。爵  
以上卿，不受。辭曰：臣才不如蹇叔。君欲治國家，請任  
叔而臣佐之。今隱於宋之鳴鹿村。穆公遣繫聘之，併  
其子蹇丙字白同至。穆公與語霸業，字字投機。封叔  
奚皆爲上卿。謂之二相。丙爲大夫。二相秉政。秦國大  
治。穆公益加求賢。繫薦西乞術，亦召用之。奚素聞晉  
人繇余賢，枝言今仕西戎，爲之嘆息。奚妻杜氏遇饑，  
荒趨食他鄉。流離入秦，事澣衣爲活。視好獵，不肯營  
生。氏諭不從。及奚相秦，妻聞其名，曾望見，未敢認。因

府中求澣衣婦杜願入府事此氏善音律能琴能歌樂工自以不及薦於相君奚命立堂左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春黃蘗炊展展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饑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離嗟乎富貴忘我爲

奚聞歌愕然召問正其妻也相持大慟問視何在氏

日村中射獵使人召至。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公聞奚妻子俱到。賜粟帛。拜視爲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並號將軍。謂之三帥。掌征伐之事。

第五十六節 獲陳寶秦穆公證夢

時西戎主赤班乃諸戎之領袖。見秦兵強盛。使臣繇余聘秦。觀穆公之爲人。公與之遊。叩其學。大驚。問奚奚曰。此晉之大賢。主公欲得余。內史寥多奇智。君可謀之。公召寥告故。寥曰。戎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留余厚款。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

身居及國元車夢

卷之三

三

匹知皆

事怠廢人主相疑。雖國可得。况其臣乎。公依計而行。赤班果荒於聲色。余回苦諫不聽。公密招之歸。擢亞卿與二相同事。余獻伐戎之策。公命三帥伐之。赤班不能敵。降秦。諸戎悚懼。俱納土稱臣。穆公大悅。論功行賞。大宴羣臣。公沉醉入宮。一卧不醒。世子嚳召醫。診脉脉如常。召參禱之。參曰。此名尸厥。必有異夢。俟自醒五日方甦。世子跪請曰。睡何久也。公曰。頃刻耳。嚳曰。已越五日。有異夢乎。公曰。爾何知。世子曰。參言之。召參至。謂曰。寡人夢一婦人。宛如嬪妃。手握天符。

言奉上帝命來召寡人。引至壯麗宮闕。有王者端冕。威儀甚盛。命賜寡人酒。呼寡人名曰任好。聽旨爾平。晉亂如是者。再婦人教寡人拜謝。復引出宮。孤問婦人何名。答曰妾乃寶夫人也。居白石山。今鳳翔府郿縣妾夫葉君別居南陽。或三歲來會。君能立妾祠。當使君霸。孤因問晉何亂。寶夫人曰天機不可洩。聞鷄聲如雷。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寥曰晉侯寵驪姬。踈太子。恐生亂。天命及君矣。公曰寶夫人何為者。寥曰聞先君文公時。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人於土中得異物。形如滿囊。



色間黃白。短尾多足。嘴有利喙。來獻於先君。途遇二童子。拍手笑曰。汝虐死人。今遭生人之手。人問其故。二童子曰。此物名狷。音在在地。下慣食死人腦。得其精氣。遂能變化。汝謹持之。狷張喙作人語。曰。彼二童子名陳寶。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因舍狷而逐童子。二童子化雉而飛。陳倉人以告先君。命書簡藏內府。臣掌之。啟視果然。公命參詳記其夢。并藏內府。穆公因獵大白山。至陳倉。舉網得雉。玉色無瑕。光彩照人。須臾化爲石鷄。色光不減。獻於穆公。

寥賀曰。此所謂寶夫人也。得雌者霸。此其徵也。公因  
 建祠。名曰寶夫人祠。改陳倉山爲寶鷄山。或間一二  
 年。忽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葉君來會  
 之期。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百餘年後。東漢光武  
 生南陽。誅王莽。復漢祚。爲東漢之祖。乃是得雄者。王  
 之驗。

第五十七節 姬殺申生克弑主

晉獻公既并虞虢。羣臣皆賀。惟驪姬不快。本意欲遣  
 申生。却被克代成功。又與施謀圖申生。謂公曰。太子

久居曲沃。君宜召之。但言妾思見太子。因以爲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公召至入宮。見姬。姬設饗。次日申生謝宴。又留午餐。是夜姬泣訴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今留午餐。索酒半酣。戲妾曰。昔我祖老。以我母姜氏遺我父。今父老遺我。非子而誰前執妾手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召太子同遊於圃。君從臺上觀之。姬預以蜜塗髮。蜂蝶紛集。命太子驅之。申生以袖麾之。公見以爲真。卽欲行誅。姬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曖昧之事。姑忍之。公命申生

還曲沃。使人陰求其罪過。越日公獵於狄祖。音查廬公所戒姬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母中生苦饑。太子宜設祭。祭畢使人送胙於公。留宮六日。公方歸。姬置毒藥於酒胙中。乃告以太子送胙之故。公卽欲饗之。姬跪止之。曰。物自外來。宜試之。公以酒瀝地。地墳。起也以肉啖犬。犬死。姬佯驚。大哭曰。太子真忍心哉。君老矣。且暮不能待。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止之。後園中戲我君。又欲殺之。妾勸宥之。今幾害我君。是妾悞君矣。妾寧代君死。以快太子之志。取酒欲飲。公

奪覆之。以手扶姬曰。孤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卽召諸大夫議事。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不鄭父証。故他出。朝堂畢集。無一置對。命二五帥師圍曲沃。狐突使人探聽。密書急報太子。太子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太子必以狀自明。毋束手就死也。太子曰。自環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太。子。曰。君。不。察。而。加。罪。我。被。弑。君。之。名。以。出。是。逃。死。也。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申。生。不。敢。乃。爲。書。復。突。曰。申。生。有。罪。不。敢。

愛死。君老矣。子少。卓謂奚齊。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北。面。再。拜。自。縊。而。死。二。五。兵。至。囚。原。欵。見。公。大。呼。曰。原。欵。不。死。欲。明。太。子。之。心。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姬。急。呼。曰。原。欵。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公。使。力。士。以。銅。槌。擊。腦。而。死。羣。臣。暗。涕。二。五。又。謂。施。曰。夷。吾。重。耳。與。太。子。一。體。二。公。子。尚。在。吾。竊。憂。之。施。言。於。姬。姬。於。夜。半。又。泣。訴。曰。聞。夷。吾。重。耳。與。申。生。同。謀。今。二。公。子。治。兵。欲。襲。晉。殺。妾。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公。猶。未。信。早。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已。至。關。聞。太。子。

之變。卽轉轅矣。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命賈華率兵擒夷吾於屈華。卽陰使人告公子速走。而夷吾奔梁。命勃鞞擒重耳於蒲。奚喚狐偃急奔蒲。與兄毛同輔重耳出奔。鞞至，挺劍逐之，執其袂。重耳絕袂踰墻奔翟。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空。公又疑羣公子多黨夷吾。重耳異日恐爲奚齊作梗，盡逐之。立奚齊爲世子。百官扼腕，多稱疾告老者。此周襄王元年。獻公二十六年也。公因赴葵丘會。中途得病，還晉。召荀息以奚齊託之。息受命，願竭死力。以輔獻公薨。荀息不食。

言。遵命奉奚齊。十一歲主喪。以明年為新君元年。里克

卒。鄭父密計。使力士雜入喪幙中。殺奚齊於苦塊之

上。施仗劍來救。亦被殺。息復立卓子。九歲驪遄與平鄭

父計議。各聚家甲。約送葬。日齊發。至期。事畢。克命力

士屠岸夷於朝堂。弒卓子。殺荀息。斬二五。遂殺入官

中。姬奔賈君宮。不納。勢窮投水而死。克命戮其尸。盡

滅二五優施之族。

第五十八節 秦穆公一平晉亂

里克大集朝堂。共議公子重耳在狄。長且賢。當立。使

史記卷六十三 晉世家第三十三 七 四



屠岸夷奉表往迎重耳曰。二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  
求。出恐不可得。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乃謝  
使者曰。大夫其更立他公子。重耳不敢違。岸夷還報。  
克復命岸夷與梁繇靡迎夷吾於梁。夷吾喜。卻芮進  
曰。重耳非惡得國。其不行必有疑。晉里平用事。宜厚  
賂啖之。夷吾許里汾陽田百萬。平負葵田七十萬。外  
借強國之勢。惟秦爲最。遂達書於秦。穆公謂蹇叔曰。  
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但二公子未知孰  
勝。叔曰。君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爲人。公乃遣

公子繫先弔重耳於狄。使人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以敝賦爲前驅。重耳出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無一私語。繫心已知其賢矣。復弔夷吾於梁。亦如前致詞。夷吾曰。里平許我亡人。皆有以酬之。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以報君德。繫方謙讓。夷吾另以黃金白璧納繫。乞公子好言於君。繫俱受歸。勸穆公納夷吾爲晉君。公從之。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姊。是爲穆姬。書囑夷

吾令厚視賈君而納羣公子。晉迎夷吾嗣位。是爲惠公立。圍爲世子。夷吾在梁伯以女妻之生圍。惠公得國不與秦城。併里平之田亦不與。二人懷憤。平奉命謝秦。與穆公謀立重耳。約爲內應。卻芮疑里平恐有此事。乃進言曰。克弒奚齊。卓子又殺荀息。據公議。宜行討。惠公遂賜克死。克乃自刎。羣臣不服。公盡欲誅之。芮諫而止。惠公奉秦夫人之囑。往視賈君。時賈君色尙未衰。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秦夫人囑寡人與君爲懽。遂前抱持。左右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事。

事畢。賈君以申生未葬爲請。欲以此復秦夫人。以贖失身之罪。公從。改葬。謚曰共太子。平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賈禮幣如晉報聘。且繳還原地券。惠公喜。卻芮。呂飴甥以平爲里黨。併欲除平。因設計召岸夷。謂曰。子助克弒君。克已伏法。君將誅子。夷懼。求救。芮曰。有一諫。今平黨里。欲逐君。納重耳。子僞爲懼。誅者見平。求與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不惟免罪。且有重用。夷夜叩平門求救。平驚問故。夷以懼誅爲言。平曰。呂卻爲政。何不求之。夷曰。此卽呂卻之謀。得食其肉。

夏曆及西曆

卷之三

三

四

不厭。平曰：汝意若何？夷曰：重耳仁孝，國人愛戴，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迎，事克濟矣。平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咬指血誓曰：若有二心，合族受誅。後其子屠岸賈被趙武滅族，果應其誓。平信之。約次日定議，發書。夷得書，呈芮芮呈惠公。次日早朝，公以書証共十人，邢舉、賈華、離、盂、叔堅、纘、虎、特、宮、山、祁、平、鄭、父、屠、岸、夷、共、華、告、假、未、到、見、在、八、人、依、名、斬、首。平子豹聞父被誅，奔秦，仕為大夫。此周襄王三年也。

第五十九節 管夷吾病榻論相

是年王子帶賂戎伐周。已爲內應。戎入寇。圍王城。周公孔召伯寥固守。帶不敢出會。襄王使告急於諸侯。秦穆公、晉惠公率師救周。戎懼焚掠而去。惠公見穆公大慚。接穆姬書。數惠公無禮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惠公恐秦襲已。急班師。齊桓公亦命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仲遣人以書責戎主。戎懼謝曰。我戎何敢犯京師。爾甘叔帶封於甘招我來耳。襄王逐帶奔齊。戎請罪求和。襄王以仲有定位之功。又有和戎之勞。設宴待以上卿而還。是冬仲得病不起。桓公親問執

其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將委政何人。仲曰、惜哉。寤  
戚已也。公曰、鮑叔牙何如。仲曰、君子也。疾惡已甚。人  
誰堪之。公曰、隰朋何如。仲曰、可。不能久。公又問、豎貂、  
易牙、開方。仲曰、此三人必不可近也。君必遠之。公嘿  
然而退。易牙憤私謂叔牙曰、仲相齊。叔所薦。仲今病。  
阻叔薦朋。吾甚不平。叔牙笑曰、此牙之所以薦仲也。  
仲忠於爲國。不私其友。若使牙當國。汝等何所容身。  
乎。易牙大慚而退。越日。仲卒。桓公哭之。慟。用公子隰  
朋爲政。未一月而卒。公曰、仲父其聖人乎。於是用叔

牙代位。牙固辭。公曰：卿欲讓之何人？牙曰：必用臣。請遠暨貂易牙。開方公命。即日罷斥。不許入朝。叔牙方受事。

第六十節 穆姬登臺要大赦

晉自惠公卽位。連歲不熟。至惠公五年。復荒。民間絕食。使人告糴於秦。秦思救災恤鄰。乃與其糴。次年秦荒。轉糴於晉。勿許。且曰：欲食晉粟。以兵來取。穆公大怒。興師伐晉。晉大敗。獲晉君臣。以歸。公欲以晉侯祀上帝。公孫枝曰：不可。俘虜其民。又殺其君。晉之報秦。



將。甚。於。秦。之。報。晉。也。公。子。繫。曰。臣。意。殺。晉。君。將。以。重。耳。代。之。殺。無。道。立。有。道。晉。德。我。不。暇。又。何。怨。焉。枝。曰。重。耳。仁。人。也。不。肯。以。父。喪。爲。利。而。肯。以。弟。死。爲。利。乎。若。其。不。入。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或。肯。入。必。且。爲。弟。而。讐。秦。君。廢。前。德。於。夷。吾。而。樹。後。讐。於。重。耳。臣。竊。以。爲。不。可。不。如。復。之。使。歸。我。河。東。五。城。又。令。其。世。子。圍。留。質。於。秦。而。後。許。成。焉。且。異。日。父。死。子。繼。又。爲。德。於。國。使。晉。世。世。戴。秦。利。孰。大。焉。穆。公。悅。乃。安。置。惠。公。於。靈。臺。

今渭南縣

離宮。忽內侍俱喪服至。傳夫人命曰。晉

君之獲婢子之羞也。若晉君朝入，婢子朝死，夕入夕死。特命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若赦晉君，猶赦婢子。惟君裁之。穆公嘆曰：微子桑公孫枝字言幾喪夫人之命。回報穆姬，許以歸國。晉侯因割五城畀秦，又使世子圉為質。後穆公以女懷嬴妻之穆公使枝護送晉侯歸國。一日謂卻芮曰：寡人在秦三月，所憂者重耳。恐其乘變求人，今始放心。芮曰：重耳在外，終是腹心之疾，不如除之。君臣密計，乃使勃鞞曾伐蒲斬重耳衣袂訪求力士行刺。老國舅狐突知之，密書速報狐毛。狐偃轉達公子，速往。

列國志輯要 卷之三 三 四 卅堂

他國重耳曰吾家在此

重耳在狄十二年狄伐咎如隗姓獲其二女皆絕色以叔

隗娶重耳生二子長伯儵次叔劉以季將何之偃曰

非營家將圖國勃鞞之來天遣促公子之行也重耳

曰將何之偃曰齊可倘晉有變可借以圖復也君臣

急忙別眷往齊過衛文公弗禮至五鹿  
衛地今大重

耳苦饑介子推割股以進沿途乏用  
守藏吏頭須收拾金帛相失在

後狄君又不君臣覓食至齊桓公聞重耳賢遣使迎

入聞未帶眷擇宗女之美者納為室周襄王八年齊

桓公四十二年也

第六十一節晏蛾兒踰墻殉節

齊桓公自委政鮑叔牙。逐去三佞。食不甘味。寢不安。蓆長衛姬見桓公容顏日悴。勸公召還。公悅。先召易牙和味。并召貂方復職。叔牙諫。諍不聽。憤鬱病死。三人遂無忌憚。欺公老耄。專權竊柄。時鄭國有名醫秦緩。寓齊盧村。今長清縣因號盧醫。少開邸舍。歇有長桑君來寓。緩待之甚厚。桑感其情。授以神藥。用露水調服。其目如鏡。視病見人臟腑。軒轅時有扁鵲精醫。人見盧醫高強。亦號扁鵲。一日至齊。謁見桓公。奏曰。君有

卷之三

三三 四知堂

病在腠理。湯熨所及。公曰：無病。越五日，復見病在血脉。針所及。三見在腸胃。酒膠所及。公俱不應。至四，見知病入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不辭而去。方五日，桓公病發，命求扁鵲。已束裝去矣。公懊悔無及。公有三姬：王姬、徐姬、先卒。無出蔡姬。退歸蔡如夫人。六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元。後為惠公。鄭姬生昭。後為孝公。葛嬴生潘。後為昭公。密姬生商人。後為懿公。宋華子。宋大夫華氏女子姓。生雍。公許立無虧。心知昭賢。會葵丘時，已託宋襄公。五公子各樹黨。與互相猜忌。各使母求為太子。桓公含糊答應。至病篤，易

牙豎貂假公命懸牌宮門。凡臣子子姓概不許入宮。止長衛姬與無虧住宮中。未幾牙貂將宮中不問男女盡行逐出。塞斷宮門。又於寢室築圍牆。內外隔絕。飲食不通。空一穴。早晚使小內侍入探生死。有妾晏娥兒曾受桓公一幸之恩。攘死踰牆而入。公問何人。妾通姓名。訢巫貂守禁宮門之事。公曰。仲父好遠見。憤氣呼曰。天乎。小白如此。終乎我有寵妾六人。子十餘。無一在前。得汝一人送終。愧未曾厚汝。娥兒曰。主公保重。萬一不幸。妾以死送桓公。連嘆而絕。娥兒痛。

身及回京車馬

卷之三

三

口

哭解衣覆尸。負窻榻蓋之。自觸柱而死。有小侍鑽入。見蛾兒尸。奔報。巫貂曰。主公自盡。且漫發喪。先定君位。欲立無虧。先率家甲殺昭。昭恨不得入宮視疾。挑燈獨坐。似夢非夢。見一婦人曰。太子速走。禍立至矣。妾晏蛾兒。奉先公命。特報將昭。一推驚醒。昭卽奔上卿高虎家。叩門而入。訴以如此。虎曰。口稱先公。諒主公已薨。主公曾將世子託宋。今宜適宋。宋公必能相助。密諭東門守城崔天。開鑰放世子出城。天懼私放太子之罪。遂與昭同奔宋。

第六十二節羣公子大鬧朝堂

雍巫豎貂將家甲圍東宮。遍索不見世子昭。竟立無  
虧。看羣情何如。衆人曰。昭受冊命。無虧非吾主也。貂  
仗劍呼曰。昭已逐去。奉遺命立無虧。不從者劍誅之。  
衆憤不平。都罪責巫貂。大夫管平子仲曰。今日先除巫  
貂。奸賊舉笏擊之。巫呼甲士將衆官亂砍。死者十之  
三。餘帶傷奔竄而出。貂巫扶無虧卽位。僅二賊拜舞。  
稱賀無虧。慚怒。巫曰。大喪未發。欲送舊迎新。須召高  
國二老人朝。方可號召百官。壓服人衆。無虧卽宣國



懿仲高虎二老帶孝入朝。巫貂迎謂曰：新君御殿。權且從吉。二老曰：舊君未殯，先拜新君，非禮也。誰非先公之子，惟能主喪者則從之。二賊語塞。二老望空再拜，痛哭而出。無虧曰：羣臣不服，奈何？貂曰：今日惟據住正殿，列兵兩廡。公子入朝者，劫之。公子潘元、商人共議，世子昭若到，大家讓位。如其不來，將齊國四分均分。潘列營右，殿元列營左，商列營朝門，相爲倚角。巫貂畏三公子，牢把正殿。三公子畏巫貂，各守軍營。惟公子雍懼禍，奔秦。秦用爲大夫。此時衆官俱閉。

門。兄弟相持。兩月有餘。高老曰。諸公子。但知爭位。不思治喪。吾今日當以死爭。國老曰。同捐一命。以報累朝之恩。吾等沿門呼集。同至朝堂。衆官相率入朝。國老曰。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以忠。今先公已死。六十七日。尙未入棺。公子雖御正殿於心安乎。羣臣痛哭無虧。亦泣下。衆議無虧治喪。安排殯殮。誰知桓公在牀日久。生蟲如蟻。散出門外。及入寢室。蟲攢尸骨。無虧大哭。取棺盛殮。皮肉皆腐。以袍帶裹之。惟婦人面色如生。近侍指曰。此晏蛾兒也。衆嘆忠烈。取棺。

殮之。公子元等聞二老作主，俱衰麻入宮奔喪。

第六十三節 宋襄公伐齊納子昭

齊公子昭奔宋。見宋公，哭訴巫貂之事。襄公曰：寡人以仁義為主，不救遺孤，非仁；受託不終，非義。乃以納昭傳檄諸侯，約以來正。共集齊郊，至期襄公合衛曹邾共四國奉世子昭伐齊。高老曰：吾之立無虧，爲先君未殯，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名正言順。但巫貂戕殺百官，專權亂政，必爲齊患。不如乘此除之。然後迎入諸公子，絕望而齊有泰山之安矣。國老

日。今。巫。統。兵。駐。郊。吾。託。言。召。貂。議。事。執。貂。斬。之。高。老。遂。開。城。傳。呼。世。子。已。至。願。往。迎。者。齊。來。衆。人。懽。聲。載。道。一。時。咸。集。無。虧。聞。貂。被。殺。又。聞。昭。至。自。出。兵。禦。之。並。無。甲。士。護。衛。被。迎。世。子。之。衆。圍。而。殺。之。巫。聞。無。虧。與。貂。俱。死。奔。魯。高。虎。同。百。官。出。郊。迎。世。子。昭。與。四。國。講。和。退。兵。尙。未。入。城。公。子。潘。元。約。商。人。同。迎。新。君。商。人。怒。曰。昭。未。與。哭。泣。借。宋。奪。國。於。理。不。順。今。諸。侯。兵。退。吾。等。奉。長。衛。姬。命。爲。無。虧。報。讐。殺。子。昭。吾。三。人。憑。大。臣。公。議。一。人。爲。君。免。受。宋。制。四。家。起。兵。同。拒。世。子。

高老定計。仍奉昭奔宋。求救襄公。班師及境。忽見世子。驚問故。高一。一明。新時。三國已散。宋復興。師至齊。羣公子接戰。爲宋所敗。元懼禍。奔衛。高國集百官迎世子昭卽位。是爲孝公。論功行賞。封崔天爲大夫。是將拒世子之事。俱推公子元身上。國高明知。四家同謀。欲孝公釋怨。修好。專治首亂。巫貂之罪。誅其黨。餘赦不問。秋八月。葬桓公於牛首山。今臨淄縣南。以晏娥兒附葬於旁。

第六十四節楚成王伏兵劫盟主

宋襄公自敗齊納孝公。自謂不世奇功。欲號召諸侯。代齊為盟主。乃以乘車會楚陳鄭蔡曹許六國於孟地。不意楚成王久欲主盟中華。恨不得其便。今借宋公衣裳之會。定計劫盟。囚襄公於亳。襄公始恐大國難致。先與滕曹邾鄆為盟。滕鄆來遲。公怒囚滕子。以鄆子為犧牲。祭睢水之神。次會楚成王。齊孝公於鹿上。公毅然主盟。畧無遜讓。楚王因設是謀。公子目夷逃歸楚。率兵伐宋。宋司馬公孫固曰。國不可一日無主。公子暫攝君位。人心始肅。羣臣知日夷賢。無不欣然。三軍用命。及楚兵到。諭宋

列國志輯要 卷之三 三 四

夏月及國元車馬  
卷之三  
三  
四

早降。固曰：「已立新君，生殺任汝，欲降不得。」楚聞宋已立君，回師欲釋襄公。因請魯僖公至亳，宋孟地五諸侯亦至，共為宋求情，乃釋襄公。囚八月被囚，十二月方釋宋公，各稱謝。鄭文公拉眾諸侯，請楚王為盟主，執牛耳。刑襄公歸國，退就臣位。襄公志欲圖霸，被楚劫擄，恨力不能報。又怪鄭伯倡議尊楚為盟主，乃與仁義之師伐鄭。鄭求救於楚，成得臣曰：「救鄭不如伐宋。」宋聞楚加兵，遂還軍自救。楚大敗宋師，襄公身被數鎗，右股中

箭仁義大旗被楚奪去。公子蕩戰死。公孫固因以身蔽襄公。憤勇殺出。脫離楚陣。各逃歸宋。輜重器械委棄殆盡。楚師奏凱。鄭文公引夫人芊氏成王妹大出金帛犒勞楚軍。次日請成王大宴。文芊生二女。伯芊叔芊更番進壽。楚王大醉。謂文芊曰。寡人領情過厚。妹與二甥送我一程。並駕至營。楚王見二甥貌美。是夜拉入寢室。共成枕席之歡。文芊一夜不寐。畏不敢言。楚王厚贈文芊。載二甥歸納後宮。史論以舅納甥。真禽獸也。



夏月及西元車馬

卷之三

三

四

第六十五節齊姜氏乘醉遣夫

晉公子重耳留齊七年。孝公嗣位。反先人所為。附楚  
 仇宋。諸侯多與齊不睦。重耳溺愛齊姜。不問外事。趙  
 衰、狐偃等伺候十日不得見。乃密至桑陰。出東門計  
 議。偃曰：侯公子來請出獵。劫之上路。採桑侍女聞之。  
 以報姜氏。氏夜殺侍女。促公子起行。以成大事。公子  
 弗許。次早。衰、偃等立宮門請獵。公子高卧未起。氏召  
 偃入屏左右。問來意。偃曰：射獵。氏曰：此番出獵。非宋  
 即秦。楚即。偃驚曰：一獵安得如此之遠。氏曰：汝等欲

劫公子歸。吾盡知之。夜來苦勸公子執意不從。今晚  
吾當設宴勸醉公子。汝等車載以出事。必諧矣。偃叩  
謝出宮。是晚姜備酒。曰縱欲懷安。非丈夫事。從者忠  
謀。公子宜從之。重耳變色。停杯不飲。姜笑曰。行者公  
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爲餞。公子今且留公  
子。願與盡懽。可乎。公子喜。夫婦交醉。更使侍女歌舞  
進觴。公子已不勝飲。再四強之。酪酊大醉。姜氏覆以  
衾。召偃載出。連夜驅馳。約行五六十里。聞鷄鳴。公子  
翻身喚宮人取水解渴。時偃執轡。答曰。俟天明。公子

夏后及國言車三  
卷之三  
曰扶我下牀。偃曰：非牀也，車也。公子曰：汝爲誰？曰：狐偃。重耳恍然起，大罵子犯、汝等將我出齊，何意？偃曰：將以晉國奉公子。公子怒，見魏犢執戈侍衛，奪戈刺偃。偃曰：殺偃以成公子死，愈於生矣。衆勸而止。公子曰：如事無成，必食舅氏之肉。偃曰：事若不濟，偃不知死所焉，得與爾食，如克濟，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乎？趙衰、狐射姑、介子推曰：季等並進曰：某等以公子有大志，故奔走相隨，亦望圖功名於竹帛耳。今日之事實，吾等公議，非子犯之私謀也。犢厲聲曰：大丈夫

夫當努力成名。聲施後世。奈何戀兒女之樂而不思。終身大計耶。重耳改容曰。惟諸君命。不日至曹國。共公不爲禮。大夫僖負羈曰。晉曹同姓。宜厚禮之。不聽。羈妻曰。君不聽子。妾具有盤餐。子當私結羈。因饋殮。重耳嘆曰。不意曹國有此賢臣。後當圖報。乃進食。得白璧一雙於盤中。再三不受。羈嘉其志。出城遠送。遂適宋。襄公喜。因箭瘡未愈。不能面會。如齊。厚待。特求納女。以重耳繼越數日。重耳束裝。襄公厚贈資糧。起程。襄公箭瘡日甚。不久而薨。世子王臣卽位。是爲成。

史記卷六十五

卷之三

三

四

公重耳去宋之鄭。文公不納。復往楚。成王待以國君之禮。相得甚懽。一日較獵雲夢。二澤名。今武藝相等。沔陽州。問曰。公子若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以君王之靈。若得晉國。願同懽好。倘不得已。以兵車會於平原。廣澤。請避君王三舍。三十里。爲一舍。不敢卽戰。以報相待之恩。楚王於是待晉公子益厚。

第六十六節 秦懷嬴重婚公子

晉惠公十四年。抱病不能視朝。世子圉久質秦國。聞惠公疾。私語懷嬴。欲同歸晉。嬴曰。寡君使妾侍巾櫛。

欲固子之心。今從子歸。背棄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擇便。妾不敢從。亦不敢洩也。圉逃歸晉。穆公聞圉不別而行。大罵父子無義。吾必報之。自悔當時未納重耳。使人踪跡之。知其。在楚。命公孫枝迎之。重耳乃別楚。王入秦。穆公喜。穆姬亦愛重耳。而恨圉。勸穆公以女懷嬴妻之。穆公命夫人告於懷嬴。懷嬴曰。妾已事圉。可再字乎。穆姬曰。圉不來矣。重耳賢。必得晉國。定以汝爲夫人。是秦晉世爲婚姻也。懷嬴默然良久曰。誠如此。願成兩國之好。公使公孫枝通語重耳。重耳與

圍叔姪之分。懷嬴係嫡姪婦。恐礙倫禮。欲辭不受。衰  
曰。不納秦女。無以結秦權。欲用秦力。不可得矣。曰。季  
曰。堯爲黃帝五代孫。舜爲黃帝八代孫。堯之女於舜。  
爲祖姑。而堯以娶舜。舜未嘗辭。今以德言。圍之德。不  
比公子。以親言。秦女之親。不比祖姑。况收其所棄。非  
奪其所權。是何傷哉。重耳復謀於舅犯。偃曰。公子今  
求入欲事之乎。抑代之也。如欲事之。是爲國母。如欲  
代之。則爲仇讐之妻。又何問焉。重耳有慚色。衰又曰。  
方奪其國。何有於妻。成大事而惜小節。後悔何及。重

耳意乃决枝復命。重耳就公館成婚。懷嬴更美。姜重耳喜出望外。自此秦晉情誼愈篤。

第六十七節 秦穆公再平晉亂

晉世子圀自背秦逃歸。見父惠公。公喜曰。吾病也。爾得脫樊籠。復還儲位。吾心安矣。九月。病薨。圍。是為懷公。恐重耳為變。出示。凡從亡者。俱限三日。晉如期復職。過期削籍。因召狐突。通修書召毛。國笑曰。二子委質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二節。二節。二子逃歸。臣猶數其不忠。戮於太廟。况召之。

列國志輯要 卷之三

三



公怒令以白刃加突頸命卻芮執其手以書突大書  
子無二父臣無二君八字公怒遂斬突狐氏家臣奔  
秦報知毛偃兄弟聞父被殺大慟重耳曰二舅不必  
過傷孤得復國必爲汝父報讐因同見穆公共計歸  
國忽晉臣欒盾有密報曰新君以殺爲威羣臣不服  
百姓胥怨臣父欒已會議密約公子便爲內應重耳  
喜訂約歲首爲期復謁穆公公欲親送重耳至河黃  
平豹鄭父請爲先鋒至期穆公聚集兵馬與從亡諸  
臣望晉而發懷公見報命呂省卻芮領兵拒秦秦公

子繫致書呂卻內云。若倒戈相迎。轉禍爲福。呂卻見書。沉吟。乃回以遵命。同偃繫。刑牲歃血。誓扶重耳。卽迎入晉營。發號施令。懷公聞叛。召諸臣。無一至。寺人勃鞞曰。羣臣俱迎新君。請駕暫避高梁。再作區處。呂卻與從亡諸臣奉重耳入曲沃。朝武公廟。絳都舊臣俱至。迎駕入城。卽位。是爲文公。遣人至高梁。刺殺懷公。爲君。大犒秦師。平豹請改葬其父。文公從之。欲用豹辭曰。不敢事二君也。隨繫至河西。同穆公班師歸秦。但卻芮迫於秦勢。雖一時迎降。心中疑慮。恐將他

儼里平之命。因思謀弑文公。知勃鞞與文公有讐。勃  
先奉獻公命。代蒲後奉惠。密招之。共謀焚宮弑主之  
事。鞞欣然領命。三人共誓約。二月晦。日夜半。舉事。鞞  
是夜往見偃。託引見新君。偃曰。汝自投死。鞞曰。欲救  
一國性命。必須面陳。偃叩門先入。述求見之語。公曰。  
此必託言。借舅氏討饒耳。使人傳語責鞞。從獻惠兩  
逆謀。令速逃遁。免誅。鞞笑曰。不見臣。臣不爲損。恐臣  
去。君禍不遠矣。偃曰。鞞必有所聞而來。君宜見之。命  
召入。鞞不謝罪。再拜稱賀。公曰。嗣位已久。賀已晚矣。

鞅曰得位未足賀得勃鞅此位方穩乃可賀耳公怪其言屏左右鞅將呂卻之謀細述一遍主公乘間與國舅往秦借兵方可平此難也公卽分付內侍如此不可洩漏五鼓與偃奔秦託言得病不能臨朝至期二賊焚宮遍尋未見文公心忙乘夜出城鞅曰事已至此只合往秦迎公子雍立之重耳卽不死亦難再入二賊依計而行穆公出重耳示之二賊魂奪文公命斬之請迎懷嬴同歸絳城立爲夫人事定齊送姜氏翟送叔隗懷嬴定宮位以齊爲夫人翟次之已居

三有頭須叩宮門求見。公曰：此人竊吾庫藏，致寡人  
乏貲。今尙何見？閹人如命辭之。須曰：主公能容勃鞞，  
得免呂卻之難。今獨不能容頭須，而收安晉之策，使  
入告。公卽召見。文公初娶徐嬴，早卒。繼娶福姑。宋生  
一子名驩，女名伯姬。福姑薨於蒲。文公出亡時，子女  
俱幼，棄於蒲。須爲寄養於遂氏。至此訴於文公。公駭  
曰：孤以爲死於兵刃矣。微子言孤爲不慈，卽命須迎  
歸。立驩爲世子。命懷嬴母之，以女伯姬妻趙衰。爲趙  
姬賢，亦勸衰迎季隗爲正。已生趙盾，十七歲趙姬後。

生趙同趙括趙嬰

第六十八節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晉文公行復國之賞。大宴羣臣。分爲三等。從亡爲首。功送款。次之。迎降。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列勞之輕重。而上下其賞。

一等從亡。趙衰狐偃爲最。狐毛狐射姑胥臣魏犢顛頡先軫以次而敘。

二等送款。欒枝卻縻爲最。士會舟之僑孫伯糾祈滿以次而敘。

夏曆及正元甲子  
卷之三  
三  
四  
三等迎降。卻步揚韓簡爲最。梁繇靡家僕徒卻乞先茂屠擊以次而敘。

無采地者賜地。有采地者益封。念狐突冤死。立廟晉陽。又大出金帛。遍賞輿僮。僕隸。又懸詔國門。倘有遺功未敘。許其自言。有從亡介子推。爲人狷介。自文公卽位。朝賀後。託病家居。自織屨以養母。至此未與賞。文公亦忘之。子推并不求見。負其母奔綿上。鄰人張解代懸書以白。文公見書。曰。此寡人之過。命召已不在。聞張解代書。封爲大夫。同往綿上。訪求不得。其

踪拘問農夫云數日前有大漢負老嫗至此汲飲復  
登山而去公謂解曰子推最孝若舉火焚林必負母  
而出因舉火延燒數里子推終不出母子相抱死枯  
柳之下文公尋見白骨痛曰子推何恨寡人之甚耶  
命葬綿山立祠祀之改名介山後立縣為介休縣以  
介子推息休於此今  
屬汾州麻焚林之日乃清明前二日國人思慕以其死於  
火不忍舉火為之冷食一月後減至三日至今太原  
上黨西河鴈門今大遇清明前二日禁火謂寒食節  
遇節家家插柳以招子推之魂文公既定羣臣之賞



大修國政。舉賢任能。國中。大治。周襄王。命太宰周公。孔賜文公。侯伯之命。

第六十九節 叔帶入宮 王避亂

鄭文公。臣服於楚。恃強凌弱。以滑伯事衛。不事鄭。與師伐之。衛文公。訴於周。襄王。使大夫。繇伯。至鄭。為滑求和。鄭怒。王厚衛。薄鄭。命拘繇伯。侯凱。旋釋之。伯左。右奔。訴襄王。王怒。命大夫。頽叔。桃子。借兵於翟。翟笑。入鄭地。破櫟城。設戍。報捷。王以翟有功。今朕中宮。新喪。欲與翟為婚。頽桃曰。臣聞翟歌云。前叔隗。後叔隗。

如珠比玉。生光輝。言二女皆絕色。前叔隗咎音如國之女已嫁晉侯。後叔隗翟君所生。今尙未聘。王可求之。王喜。命頽桃往求婚。翟君送後叔隗至周。襄王納爲中宮主政。貌美無德。好馳射。入宮拘束。因請襄王舉大狩。王因新寵從之。擇日大獵北邙山今洛陽縣北。賞以得獸多寡爲重輕。是日襄王庶弟太叔帶因先年奪嫡未遂。又召戎伐周。事敗奔齊。惠后辨解求恕。襄王不得已。召歸。今日在園中得獸最多。儀容又俊偉。受上賞。隗后在側。見帶才貌射藝十分心愛。至羣賞

已畢。后請親狩。王准奏改戎裝。貌愈俊。王愈喜。命叔帶保駕。暗合隗后心機。一齊上馬。隗縱馬飛馳。帶亦如之。轉過山腰。恰兩馬並頭。后謂帶曰。久慕王子大才。帶曰。不及王后萬一。太叔明早可入宮。問太后安。妾有話說。侍女數騎俱到。隗后以日送情。太叔輕輕點頭。日暮罷獵。賜宴而散。次早帶入朝謝賜。遂問太后安。隗后已先在。兩情俱動。託言起身。遂私合於側室。又囑太叔。不時進宮相會。帶曰。恐王見疑。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慮也。惠太后心上警覺。分付宮人聞。

話少說。后與帶又遍賞宮侍。遂成一路耳目。太叔連宵達旦。潛住宮中。止瞞得襄王一人。婢女有小東。貌美善簫。太叔醉後。按住求權。小東畏隗后。解衣脫身。帶怒拔劍趕殺。小東奔訢。襄王王大怒。取劍入中宮。欲殺帶。轉念帶乃太后所愛。外人不知。反以我爲不孝。不如暫且隱忍。次早拘宮人來問。有小東爲證。前後醜情。一一招出。將隗后貶入冷宮。帶知有罪。奔翟頰。桃同往。太后驚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帶與頰桃至翟頰。桃先見翟君。託言當初我輩原爲太叔請婚。

少月夕元車夏

卷之三

四

四

周王聞色美。自取為后。后因往太后處問安。偶遇太叔。敘出前因。說話良久。被宮人誣謗。周王輕信。將王后貶入冷宮。太叔逐出境外。乞假一旅之師。殺入王城。扶太叔為君。救出王后。仍為國母。誠貴國之義舉也。翟君問太叔何在。現在郊外。使人迎入。太叔請以無。恥。甥舅之禮見。翟君喜。使大將赤丁領兵同頽桃奉太叔伐周。直逼王城。王命原伯貫原封邑。今懷慶府。濟源縣名。貫字伯。為將。毛衛副之。迎敵大敗。伯貫被擒。毛衛被太叔所殺。富辰恐翟與王為難。率家屬決戰。率住翟兵請王乘

機出避。襄王同簡師父左鄢父等奔鄭而去。富辰  
 傷力戰而死。太叔請於赤丁求屯兵城外。自入王城。  
 先至冷宮。放出隗后。後謁太后。太后大喜。一笑而絕。  
 太叔且不治喪。先與隗后聚澗。欲殺小東。早已投井。  
 太叔好假太后遺命自立為王。以叔隗為王后。先犒翟  
 軍還師。後為太后發喪。國人歌曰  
 莫喪母某音且娶婦阜音婦得嫂臣娶后上聲  
 為不慙言可醜誰其逐之我與汝左右上聲

太叔聞歌知眾論不服與隗后移駐於温今懷慶府温縣大

東周列國志遺要 卷之三 卒 四 卅 堂

治宮室。日夜取樂。國事盡委周公孔。召公過。二公料

理。伯貫逃歸原城。襄王行至汜。音凡。今開封府襄

日襄地。知入鄭界。命停車駐宿。鄆父曰。作速告難於

諸侯。師父以秦晉多賢臣。必能勸君勤王。王親作書。

命師父告晉。鄆父告秦。鄭文公聞王居汜。親往起居。

供應整齊。魯宋諸國問安。餽獻惟衛。文公不至。魯大

夫臧孫辰。字文仲嘆曰。衛侯將死矣。諸侯無王。猶木無

本。必枯。水無本。必竭。不死何為。襄王十九年春。衛文

公薨。世子鄭即位。是為成公。果應文仲之言。晉文公

聞告訪於狐偃。偃曰：齊桓公能霸，惟尊王也。文公乃大閱車徒，使趙衰、魏犢將左軍，卻縠、顛頡將右軍。文公引狐偃、欒枝左右策應。臨發時，忽報秦伯親兵勤王已至河上。偃曰：秦頓兵河上，因東道未通路，經我狄恐其作梗，是以懷疑。君誠行賂二夷，假道勤王，更使人謝秦君，言晉師已發，秦必退矣。文公乃使狐射姑偃子資金帛賂戎狄，使晉臣至秦。見穆公曰：天子蒙垢在外，寡君已掃境興師，代君之勞，無煩大軍遠涉。穆公知晉侯新立，欲建大功以定國，乃曰：晉侯既克



舉大義。寡人靜聽捷音。乃命公子繫同鄢父。至汜。問  
侯。襄王。穆公班師而回。文公使右軍迎襄王於汜。至  
王城復位。使左軍圍温。温人聞王復位。聚衆殺桃頰。  
開城納晉師。太叔急攜隗后登車。欲奪門奔翟。魏犇  
追至。太叔挺劍來鬪。被犇躍上帶車。斬首。軍士擒隗  
后。至。犇曰。此淫婦也。命亂箭攢射而死。與太叔半文  
公聞帶隗伏誅。朝見襄王。奏捷。襄王設宴贈賄。文公  
再拜謝曰。臣重耳不敢受賜。但死後得用隧。地道曰  
者由隧道入棺。葬。臣沐恩無窮矣。襄王曰。先王制禮。  
諸侯懸棺無隧。

以隔上下。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勞而亂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乃割畿內温原伯貫封邑見居原城因兵敗無功襄王奪以陽樊攢茅修武縣舊有攢城今爲大陸村四邑以益其封。文公謝恩而退。百姓爭認晉侯。嘆曰：齊桓公復出也。文公定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謂之南陽乃班師回國。

第七十節 柳下惠授詞却敵

齊孝公以魯曾謀救無虧，與孤爲難。宋襄公傳檄送至魯，僖公怒齊以昭託宋，不託魯，曰：寡人惟知立長，若宋伐無虧，寡人當救之。此讐未報，乘魯歲饑，與師侵魯北鄙。邊人告急，臧孫辰言於僖公。

曰齊挾怨深入。未可與爭勝負。請以辭命謝之。公曰。辭命何人。辰曰。先朝有無駭之子。姓展名獲。字子禽。食邑柳下。若得此人。不辱君命。公使人召之。辭病。不至。辰薦其弟展。喜使受命。展禽曰。但以先王之命責之。何患無詞。喜往見齊侯。曰。寡君聞君親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喜曰。小人或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連年饑饉。何恃不恐。喜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夾輔成王。王賜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九合諸侯。與先莊公盟於柯者。奉王命也。

及君即位諸侯望曰庶幾率桓之功以親睦諸侯故恃此而不恐齊侯乃還喜歸復命

第七十一節晉文公伐衛侵曹

展喜歸報僖公臧孫辰曰齊伐我意輕我也臣願往楚乞師伐齊楚王命成得臣為大將率師伐齊取陽穀設戊凱還楚王復命得臣合陳蔡鄭許共五國之師伐宋為鄭報讐圍宋緡邑今兗州府金鄉縣宋求救於晉文公曰欲解宋圍如何則可偃曰楚始得曹新婚於衛二國皆主公之讐晉文公出亡時曹共公不禮今曹衛

皆附楚。晉惡之。若興師伐曹衛。楚必移師求救。而宋圍解矣。襄王二十年春。文公議分兵伐曹衛。謀於卻穀。穀曰：分兵可以當曹衛，而不可以當楚。宜先伐衛。勝衛破曹必矣。文公乃興師伐衛。兵至五鹿。公嘆曰：此介子推割股處也。凄然淚下。眾皆悲傷。魏犢曰：吾等拔城取邑，為君雪耻。先軫請獨取五鹿。一鼓拔之。公使老將卻步揚守五鹿。大軍進屯。斂孟衛地穀得病。公往視。穀曰：君伐曹衛，本謀致楚。致楚必先合齊。秦君速結好齊侯，齊方惡楚。齊侵魯北鄙魯復亦思結。

晉曹衛必懼而請成。因而收秦。此致楚之全策也。文公依其言。時孝公已薨。國人立其弟潘。母葛是為昭公。正欲結晉抗楚。即命駕至歛孟。與晉侯相會。衛成公見五鹿已失。急遣甯俞。字武子謝罪請成。公曰。請成非其本心。寡人旦夕踏平楚丘。地衛楚丘訛傳晉兵將至。一夕五驚。俞回謂成公曰。晉怒方盛。國人震恐。君且暫出避之。晉侯知主公已出。必不攻楚丘。然後乞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曰。先君一時失禮。累及國人。乃命上大夫元咺同其弟叔武攝國事。避居襄牛。

文公卽欲滅衛。先軫曰：衛雖無禮，其君已出，不如移師衛曹。曹共公與大夫于朗詐爲密書獻城，伏兵城墻。先軫慮詐，使人假扮文公引勃鞞五百餘人，黃昏入城。未及一半，懸門已下，箭如飛蝗，二百餘人無一生還。未入城者奔告晉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并欲掘墓。曹懼，約定三日後殮尸送棺，請成。至期，將棺車四門推出，晉伏兵乘之而入。魏犇擒住共公，顛顛獲斬于朗。文公面數曹伯之罪，曰：汝國止一賢臣，僖負羈汝不能用，不亡何時？命囚五鹿侯勝，楚後處分時。

楚兵圍宋。聞番伐衛，移師救之。至半途，聞晉逐衛君，又移師向曹，執其君。楚王驚曰：「晉用兵，何神也？」得臣曰：「不復曹衛，誓不回軍。大軍直逼晉營。」文公問計，偃曰：「主公曾有言：他日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文公曰：「然。」傳令退軍三舍。地名濮。今開州。安營。恰宋賂齊，秦與宋師三國大軍俱到，合兵攻楚。大敗楚師。成得臣因貪功敗績，至連谷城自刎。楚王憐之，拜其子成大心、成嘉俱為大夫。齊秦請歸文公，以軍獲厚遺之。晉班師，謂趙衰曰：「惟鄭嚮未報，奈何？」衰曰：「自我出師，



卷之三 三

逐衛君執曹伯敗楚軍兵威大震今旋師過鄭鄭必

來矣鄭果遣大夫子人九子人姓九名郊迎請成鄭文公

親至衡雍鄭地在滎澤縣致餼請罪晉侯復與歃血訂好周

王聞晉侯伐楚大勝以安中國欲親駕鸞輿以犒三

軍先命卿士王子虎達意文公約以五月朔日於踐

土今懷慶府孟縣會諸侯共迎周王駕

### 第七十二節踐土壇晉文公主盟

晉文公大會諸侯於踐土是時宋成公王臣齊昭公

淄俱係舊好鄭文公捷新附魯僖公申與楚通好陳穆公欵蔡

莊公甲午楚蒙懼邾莒小國自不必說惟許僖公業

事楚久秦穆公任好與晉雖好未曹共公襄見拘五

不從晉復國尚衛鄭公鄭襄牛聞晉合諸侯謂甯俞曰徵會

未明不及衛晉怒尚未息寡人不可留俞曰君出奔不如

讓位叔武弟成公使元咺奉之乞盟於踐土叔武孝友

必為復君之計成公依言使孫炎致命叔武公遂適

陳炎見叔武致衛侯之命武曰吾守國攝也敢受讓

乎見晉侯時必為君求復也同咺赴會咺曰君性多

猜忌當遣親子元角伴炎以往寓留質之意公子歎

夏...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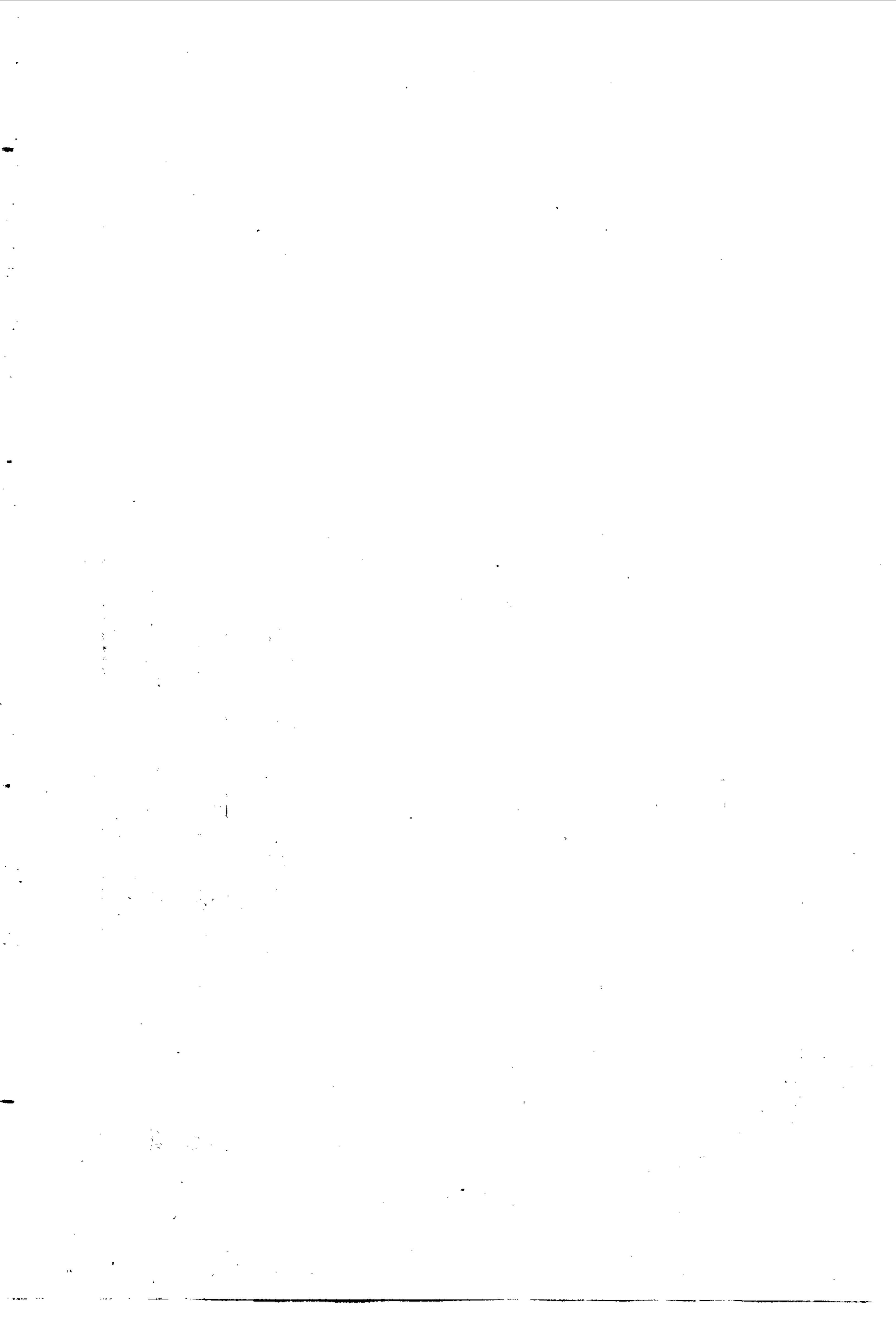
犬私謂咺曰。君之不復已可知矣。子何不立叔武而相之。咺曰。叔武不敢無兄。咺敢無君乎。此行且請復吾君矣。犬語塞而退。恐衛侯復國。咺洩其言。未免得罪。因奔陳。密報成公。反說咺立武。謀會晉以定位。公惑其言。問炎炎曰。不知。又問元角。角曰。並無是事。俞曰。咺忠。乃遣子入侍。君勿疑。犬私見曰。咺遣子窺君動靜。而爲備。若乞憐。求復必辭。會不與。今竟與。會爲君信矣。公使人伺察武。咺之事。周襄王駕幸踐土。策命晉侯爲方伯。得專征伐。以爲盟主。晉侯先登。執牛

耳。諸侯以次而登。咺引叔武已謁過晉侯。是日攝衛君之位。附盟書之。未事畢各散。晉侯欲叔武見襄王立爲衛君。武泣辭曰。君侯加惠於武。賜之矜恤。乞復臣兄鄭之位。臣兄事君不敢不盡。咺亦叩首哀請。晉侯方首肯。使者回報見咺奉武入盟。名列載書。成公不服。致詳大怒。謂咺背君。卽斬元角。後人報咺。咺曰。殺子私怨。守國大事。咺豈敢以私怨而廢大事乎。勸叔武奉書晉侯求復成公位。書曰。晉侯不泯衛之社稷。許復故君。舉國臣民咸望高。

誼。惟君侯圖之。

陳穆公亦遺使代衛侯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各回書聽其歸國復位。叔武得書急發車騎往陳迎駕。犬曰不可輕信。公密遣俞入朝。見武設坐殿東西向。一見俞至。降坐而迎。俞曰攝位不御。正何以示觀瞻。武驚曰正位吾兄所御。雖旁坐不安。敢居正乎。俞曰今日方見太叔之心矣。叔武曰吾思兄念切。望大夫勸兄早還。以慰我心。遂與定期。俞回言武真心奉迎。成公卽命發駕。犬請爲前驅。時武方沐髮。聞俞報君至。

喜極。一手握髮疾趨而出。正遇犬犬。犬恐兄弟相逢。敘出前。因急發一箭中武心而死。叵聞奔晉。成公入見。大哭。俞曰。不殺歟。犬何以謝叔武。成公命俞執而斬之。



列國志輯要卷之四

豐城 楊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七十三節衛元咺公館對獄

元咺至晉見文公。哭訴衛侯疑忌。命前驅射叔武之事。文公集羣臣問曰。衛方復國。擅殺受盟之弟。欲再申約誓。嚴行誅討。乃命趙衰如周。請周王到河陽省方觀民。行巡狩之典。王喜如期而至。踐土所會諸侯畢集。秦穆公此會亦至。惟陳穆公卒。子共公朔墨裁。



而至。衛成公自知有罪，意不欲行。俞曰：「若不行，是益罪。晉討必至。」成公乃行，與鍼莊子、士榮三人相從。至溫，即河陽文公不許相見，以兵守之。衆諸侯朝畢，晉侯斲叔武之寃於襄王，請周大夫王子虎同決其獄。子虎至館，以王命宣衛侯。至，桓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對理，停衛侯於廡下。」俞緊侍側，鍼莊子代衛侯與元。桓對理。元桓將衛侯自奔襄牛起，如何囑付太叔守國。以後如何先殺元角，次殺太叔，備敘一遍。莊子曰：「此皆猷犬讒言，衛君悞聽耳。」桓曰：「犬初與桓言要立。」

太叔。咍。體。太叔。愛。兄。之。心。故。拒。犬。之。請。遣。子。元。角。入。侍。正。自。明。心。迹。角。無。辜。被。殺。就。他。殺。元。角。之。心。便。是。殺。太。叔。之。心。士。榮。曰。汝。挾。殺。子。之。怨。非。爲。太。叔。也。咍。曰。咍。曾。言。殺。子。私。怨。守。國。大。事。敢。以。私。怨。而。廢。大。事。太。叔。作。書。求。復。兄。位。書。稿。出。自。咍。手。若。挾。怨。豈。肯。爲。此。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榮。曰。太。叔。無。篡。位。之。君。已。諒。之。悞。遭。犬。手。非。出。君。意。咍。曰。旣。知。情。便。當。加。罪。於。犬。如。何。又。聽。請。爲。難。言。不。知。榮。曰。人。臣。被。

具。唐。主。爲。衛。求。解。襄。

加禮厚葬。賞罰分明。尚有何罪。咺曰。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湯武放之。伐之。况太叔同氣。又有守國之功。非逢干之比。衛不過封侯。非天子之比。安得無罪。士榮語塞。轉口曰。君固不是。汝果忠乎。爲何君入國。汝卽出奔。是爲何意。咺曰。君且不能容太叔。能容咺乎。咺之逃。非貪生。實爲太叔申不自之冤耳。晉侯謂子虎曰。觀士榮元咺。往復辨論。元咺理長。衛侯天子之臣。不敢擅決。將衛臣行刑。子虎曰。吾聞奪命賢大夫。謂停兄弟之間。幾費苦心。無如衛侯不聽。士榮爲士師。

斷決不明。莊子理曲。可從末減。公依言。榮斬首。莊子別足。俞姑赦不問。

第七十四節 智審俞假 酖復衛

晉文公將衛侯。上檻車。帶見襄王。備陳太叔寃情。命司寇行刑。以彰天討。襄王曰。叔父斷獄明矣。但臣訟君已無上下。又聽臣言而誅君。恐非彰罰。適以教逆。不可爲訓。晉侯惶恐。謝曰。重耳見不及此。今檻送京師。以聽裁決。命咺歸衛。聽其別立賢君。咺至衛。與羣臣立叔武弟公子適。瑕子爲君。咺相之。襄王帶衛侯。

身月及國志重要

卷之四

三

四知

至洛陽時成公有疾。文公命隨行醫術以視疾為名。實使酖殺衛侯。若不用心必死無赦。俞緊隨不離。先蔑促衍數次。奈俞防範愈密。只得以實情告俞。曰：衍此行實奉命用酖。不然衍且得罪。今將為脫死之計。子勿與知可也。俞曰：子既剖腹以告。敢不曲為子謀之。近聞曹君獲宥。以巫史一言。文公染疾。夢鬼求食。召郭偃卜之。偃先受曹厚賂。卜曰：此必失祀之鬼。求救於君。公躊躇。偃曰：意者其曹乎。曹始封振鐸。文之昭也。晉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今復衛而不復曹。振鐸失祀。子若薄酖以進。其見夢宜矣。公依言。釋曹君歸國。託言鬼神。晉侯必不罪。子寡君當有薄獻。衍會意而

去俞假衛侯命。向衍取藥療疾。密致寶玉一函。衍告先蔑曰。衛侯死期至矣。乃調醢以進。俞請嘗。衍弗許。強衛侯灌之。方一口。衍張目仰視。大叫而倒。半响方蘇。俞驚問故。衍曰。方灌酒時。見一神人自天而下。言奉唐叔命來救衛侯。以金鎚擊落酒甌。使我魂魄俱喪也。衛侯自言所見與衍相同。俞佯怒與衍併命。先蔑聞之。急慌來視。謂俞曰。汝君既獲神祐。後祿未艾。蔑當復於寡君。文公信之。赦衍不誅。魯僖公與衛世相親睦。聞醢遇神。命臧孫辰獻賂周王。爲衛求解襄。

王曰此晉侯意也。若晉無後言。朕何惡於衛侯。辰復往賂晉侯。文公曰。王之罪人。寡人何得自專。辰曰。君侯代天子以令諸侯。如釋其罪。雖王命何殊也。茂曰。曾親於衛君。為魯而釋衛。二國交親。附晉君。何不利焉。文公許之。命茂同辰。如周請於襄王。乃釋衛侯歸國。成公與俞謀入國之計。俞曰。聞周歇冶。厘以擁子瑕之功。求為卿。不得。中懷怨望。若使孔達宋忠臣。後奉君命以卿位。啖二人。使殺元咺。餘不足懼。公依計。俞因取衛侯手書付達。為信。囑達私結歇厘。如此如此。

欒廙謀曰。咺每夜親自巡城。譏察甚嚴。預伏兵城闔。  
音侯。咺至。突起殺之。易耳。兩家遂約會埋伏。咺果爲  
所殺。因而殺入宮中。子瑕與弟子儀方夜飲。聞兵至。  
儀帶劍出探。被欒所殺。子瑕投井而死。迎成公復位。  
成公擇日祭太廟。封欒廙。並授卿職。陪祭於廟。欒五  
鼓至廟門。忽大叫曰。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周欒治  
廙。蛇豕奸賊。吾父子盡忠爲國。汝貪卿位。戕害吾命。  
我拿你去見太叔子瑕。言畢。九竅流血。僵死車中。廙  
後到大驚。忙卸卿服。託言中寒而返。成公至太廟。改



命寧俞、孔達陪祭。還朝。厘辭爵表至。未踰月。病亡。二  
人  
為貪卿位。幹此不義。未享一日。俞達並受卿位。達為  
榮華。徒受千秋唾罵。亦何益哉。成公畫策將。叵瑕之死。悉推歆。厘身上遣使往謝晉  
侯。文公付之不問。○後人論寧武子能委曲求復。成  
公可謂智矣。當時若能諭之讓國於子瑕。瑕知衛君  
歸。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豈不兩全。乃導歆。厘  
行襲取之事。遂成弑逆。骨肉相殘。雖成公之薄武子。  
不為無罪也。

詩曰

前驅一矢正含冤。又迫新君赴井泉。

終始貪殘無諫阻。千秋空說寧俞賢。

第七十五節晉文公扶蘭嗣鄭

晉文公因鄭不禮之讐未報。鄭又背晉事楚。乃合秦

伐鄭。臨發欲以鄭公子蘭從行。蘭鄭文公之庶子。向

及事文公忠謹無比。蘭辭曰。臣聞君子雖在他鄉不

公愛之。欲藉為向導。忘父母之國。君欲討鄭。臣不敢與其事。公喜。蘭不肯。

本留蘭東鄙。自此有扶蘭嗣鄭之意。秦晉圍鄭。佚之

狐薦燭武退秦師。穆公又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背

晉退兵。狐偃請兵追擊。文公曰：不可。若非秦君，寡人不能及此。乃分兵圍鄭。鄭伯謂燭武曰：秦兵退矣。晉未退，將奈何？武曰：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若使人迎蘭，以請成師，必退。鄭伯使石申父攜重寶至晉營，叩見晉侯，曰：寡君有庶子蘭，獲侍左右，願乞君之憐賜，爲蔽邑嫡嗣。當朝夕在庭，敢有二心。文公大悅，命偃召蘭至，使石父、叔詹、侯宣多跟隨入城。鄭伯立蘭爲世子。晉師方退。自此秦晉有隙。襄王二十四年，鄭文公捷薨，羣臣奉世子蘭卽位。是爲穆公。果應夢蘭之

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入

受顧命。使輔世子驩為君。勿替世業。恐諸子不安於

國。預遣公子雍仕秦。杜祁所生公子樂仕陳。辰嬴所生又使幼

子黑臀。音豚。生時夢神人。以黑手塗臀。故名。仕周。以親王室。文公薨。在

年八。世子驩主喪。即位。是為襄公。襄公奉柩。殯曲沃。

出城。柩內如牛鳴。重如山。召郭偃卜之。曰：「數。」

自西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告我也。

將杞子、逢孫、楊孫、本戍鄭。以拒晉。馬崖

送蘭歸鄭。為世子秦戍。無功。入道巖旁有一碑上

長司河國志輯要 卷之四 四口

應言晉有大喪不能救鄭。况鄭君新立守備未修國  
可得也。秦穆公不聽百里奚蹇叔之諫。命孟明視爲  
大將。白乙丙西乞術副之。興師伐鄭。鄭商人弦高販  
牛生理。途遇故人蹇他。自秦來告以秦遣三帥襲鄭  
之事。併出師之日。高驚曰。父母之邦。忽有此難。不可  
不救。一面使人告鄭。一面準備犒軍之禮。以肥牛十  
二頭。詐傳奉鄭伯之命。犒師。孟明日。旣犒師。何無國  
書。高曰。執事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師。寡君欲修詞。命  
恐失迎犒。因口授下臣。匍匐請罪。孟明轉語曰。寡君

遣視爲滑故也。遂襲滑滅之。從晉班師。元帥先軫進曰。秦無禮甚矣。不哀我先君之喪。而兵越吾境。伐我同姓。晉鄭俱姬姓恐襲鄭不已。勢將襲晉。宜急擊之。趙衰曰。但主公苦塊中興師。恐非居喪之禮。軫曰。苦塊以盡孝也。翦強敵以安社稷。孰大焉。請襲公墨衰治兵於東西二嶠山。卽函谷關在澠池縣西伏兵其地。山石峻嶒。樹木叢茂。地名有上天梯。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鬼愁窟。斷雲峪。車馬難行。秦兵從東嶠進。慕過墮馬崖。將近絕命巖。報斷木塞路。人馬不通。巖旁有一碑上。

書文王避雨處有紅旗一竿。書一晉字。孟明以爲疑。兵命倒竿。搬木通路。晉兵望見竿倒。知秦兵已到。伏兵齊發。鼓聲如雷。孟明等并力奪路。只見路僅尺許。一邊危峯。一邊絕壑。便是落魂澗。雖有兵馬。無處施展。想退兵東嶠。決一死戰。剛至墮馬崖。追兵已到。只得又轉前面。火燄滔天。真是絕命巖。軍士爬山越溪。者俱被斬獲。三帥進退無路。聚於崖下。晉兵圍裹而來。束手受縛。獻捷於襄公。奏凱而歸。母夫人文嬴卽嬴曰。三帥貪功。妄動于戈。量秦君必深恨之。使歸就

戮以快敗秦之忿。襄公曰：三帥用事於秦，獲而縱之，恐貽晉患。文嬴曰：昔晉先君惠公被執於秦，秦且禮而歸之，况區區敗將，必自我行戮，明顯我國無情也。襄公聞說，惠公悚然，命釋之。軫聞吐哺入見，問秦囚何在。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卽刑矣。軫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放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公方醒悟，拭面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命陽處父追及三帥，已登舟，託言奉命以馬賜之。孟明視稽首謝曰：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後當親拜君賜耳。處父回報晉怒，乘勝攻



之。三敗秦師。至襄王二十七年。孟明請興師伐晉。濟河。焚舟。以報崤山之讐。趙衰曰。秦師濟河。焚舟。其志不勝。不已。不如避之。使逞其志。可以息兩國之爭。襄公傳令堅守。勿戰。繇余謂穆公曰。晉懼我矣。可乘此收崤山死士之骨。安埋設祭。奏凱班師。西戎主赤班見秦兵屢敗。率諸戎叛秦。及勝晉而回。穆公欲伐之。繇余請傳檄徵其朝貢。如不至。伐之。赤班見檄。率西戎二十餘國。納地請貢。尊穆公爲伯主。

第七十六節 楚商臣弒君篡國

許、蔡二國。因晉文公之變。復盟楚。襄公命陽處父伐許。侵蔡。楚成王命鬬勃同成大心帥師救之。隔泝水相持月餘。處父約二國。誰願退一舍。讓渡河決戰。楚願退。讓晉渡。處父宣言於衆。楚畏晉遁去矣。命班師。楚聞晉已去。亦班師。先楚成王欲立長子商臣爲世子。問於鬬勃。勃曰。商臣蠶目豺聲。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日若惡而黜之。爲亂必矣。王不聽。立爲嗣。命潘崇傅之。商臣聞鬬勃不欲立已。心懷憤恨。至此誣以救蔡。受陽處父之賂。不戰而歸。成王信之。不許。

勃見賜劍。勃不能自明。仗劍自刎。成大心詣王前。泣  
訴退師之故。並無受賂之事。成王曰。孤亦自悔矣。自  
此成王懷疑。欲立少子。職而廢商臣。思尋其過。誅之。  
商臣知之以告崇。崇曰。諒子不能事職。意又不在出。  
奔。必行大事。方可轉禍爲福。商臣曰。此事吾能爲之。  
乃集宮甲。至夜半。託言宮中有變。圍王宮。潘崇仗劍。  
同力士入宮。直造王前。左右皆驚散。王曰。卿來何事。  
崇曰。王在位四十七年。今國人思新王。請傳位太子。  
王曰。卽當讓位。不知能活否。崇曰。一君死。一君立。何

王之老而不達。王曰：請稍緩。俟食熊掌死。崇弗許。請王自便。解束帶投王前。王仰天呼曰：好鬪。勃忠言不聽。自取其禍。以帶挽頸。崇命左右拽之而絕。商臣以暴薨。訃諸侯。自立為穆王。加崇為太師。令尹鬪般。子之等皆知成王被弑。不敢言。商公鬪宜申字子西與大夫仲歸謀弑穆王。事露。穆王命司馬鬪越椒殺宜申。誅仲歸。復召鬪般使殺子職。般辭不能。穆王怒殺般。職奔晉。越椒追殺於郊外。遷越椒為令尹。薦賈為司馬。復念子文治楚之功。錄鬪克黃般子為箴尹。主箴規之事

長司川國志輯要 卷四 四九五

○鬻翁謂成王以弟弒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弒父天  
理報應昭昭不爽

第七十七節弄玉吹簫雙跨鳳

秦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周襄王賜金鼓賀之穆  
公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孫枝如周謝恩穆公有幼女  
生時有人獻璞玉在石中琢之則碧色美玉女週期陳翠  
盤獨取玉弄之因名弄玉稍長姿容絕世善吹笙自  
成音調穆公命玉工剖碧玉為笙吹之聲如鳳鳴穆  
公築樓居之名鳳樓樓前有臺名鳳臺弄玉年十五

公欲求佳壻配之。玉曰：必得善笙。人倡和方是我夫。公遍訪不得。一夕玉於樓上月明如晝。侍女焚香。取碧玉笙吹之。响入天際。微風拂拂。若有和之者。玉心異之。停笙而聽其聲。亦止。餘音嫋嫋。臨風惘然。如有所失。勉強就寢。夢一美丈夫。羽冠鶴褱。騎彩鳳自天而下。立鳳臺。謂玉曰：我太華山之主。上帝命我與汝結爲婚姻。當於中秋日相會。宿緣應爾。乃取赤玉簫吹之。一時彩鳳飛鳴。翔舞。鳳聲與簫聲如一。弄玉神迷。問曰：此何曲。答曰：華山吟。玉問可學否。曰：旣成姻。

身片及國志車夢

卷之四

三

四

契何難相授。言畢前執玉手。玉驚覺。及旦言於穆公。使孟明往華山訪之。至明星巖果見一人如玉夢中形象。姓簫名史。善吹簫。載歸見穆公。公見儀容甚喜。賜坐問曰。子善簫亦善笙乎。史曰。臣止能簫不能笙也。公曰。非吾女匹也。命引出。玉使侍女傳語曰。何不一試其長。公命品簫方一曲。清風習習。奏二曲。彩雲四合。第三曲。白鶴翔舞。孔雀叢集。百鳥和鳴。經時方散。玉喜曰。此真吾丈夫矣。穆公曰。寡人有愛女。頗通音律。願以室吾子。昔有夢徵。今正八月十五。此天緣。

也。引史沐浴更衣。送鳳樓與玉成親。穆公拜史爲大  
夫。不與國政。居鳳樓。不食火食。玉亦漸如之。約半載。  
忽一夜。夫婦於月下吹簫。有紫鳳集於臺左。赤龍盤  
於臺右。史曰。吾夫婦本仙侶。今龍鳳來迎。可以去矣。  
玉欲辭。父史曰。仙家脫然無累。豈容眷屬。係戀玉。依  
言。於是史乘龍。玉跨鳳。翔雲而去。今人稱佳婿越三  
年。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穆公坐鳳臺觀月。思  
念其女。更無會期。驀然睡去。見簫史與弄玉控一鳳  
來迎。同遊廣寒宮。清冷透骨。及醒。卽染寒疾。不數日



而薨。人以為為仙去矣。世子罃即位。穆姬所生是為康公。

用戎俗。葬穆公。以生人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子車氏。

之三子。並為大夫。世稱三良。亦在內。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

見毛詩國風

第七十八節 晉趙盾背秦立靈公

周襄王三十二年崩。太子壬臣即位。是為

頃王。晉襄公六年立夷臯為世子。九年秋襄公病。召太

傅、陽處父、上卿趙盾。囑曰：孤承父業。破狄伐秦。未嘗

挫銳氣於外國。奈命之不長。與諸卿長別。世子夷臯

年。幼。卿。等。盡。心。輔。佐。言。畢。遂。薨。次。日。羣。臣。欲。奉。世。子。卽。位。盾。曰。秦。翟。爲。讐。宜。立。長。君。當。迎。公。子。雍。於。秦。嗣。位。狐。射。姑。曰。不。如。迎。公。子。樂。於。陳。立。之。其。母。君。之。嬖。也。盾。曰。迎。雍。於。秦。可。以。釋。怨。而。樹。援。衆。議。方。息。使。先。蔑。士。會。如。秦。迎。雍。荀。林。父。荀。息。子。曰。夫。人。太。子。皆。在。欲。迎。君。於。他。國。恐。事。不。成。必。有。他。變。蔑。會。不。聽。而。行。射。姑。亦。陰。使。人。召。樂。爲。爭。立。之。計。盾。知。使。公。孫。杵。臼。率。家。甲。伏。於。中。途。候。樂。至。要。而。殺。之。射。姑。怒。曰。趙。孟。盾。字。有。權。者。陽。處。父。盾。殺。樂。我。殺。處。父。使。弟。狐。鞫。居。踰。墻。

而入。見處父秉燭觀書。直前殺之。取其首以歸。從人奔告盾。盾佯爲不信。命收殮。冬月。葬襄公於曲沃。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臯送葬。謂盾曰。先君何罪。嫡嗣又何罪。今乃舍嫡而求君於外國。耶。盾曰。國家大事。非盾一人之私也。葬畢。奉主入廟。趙宣子號盾卽廟中。謂諸大夫曰。狐鞫居擅殺太傅。諸臣誰不自危。義當討。乃執鞫居斬之。搜出處父頭。縫頸。葬之。射姑懼。奔翟襄。夫人自送。葬之後。每日侵晨。抱夷臯於懷。至朝堂大哭。謂諸大夫曰。此先君嫡嗣也。奈何棄之。朝散。

卽命車往盾家。向盾頓首曰：先君臨終，以此子囑卿。言猶在耳，若不立吾兒，吾母子有死而已。言畢號哭。諸大夫皆以迎雍爲失策，盾患之。謀於卻缺子卻芮，缺曰：今日舍幼立長，異日幼子長，必然生變。今亟止秦，迎爲上。盾曰：先定君，後發使，方爲有名。卽集羣臣，迎夷臯卽位。是爲靈公。年七歲百官朝賀方畢，忽謀報秦，遣大兵送公子雍至河下。盾曰：爲今之計，以兵拒之。秦以爲迎雍全無戒備，乃於三更殺入秦營。秦師夢中驚覺，馬不及鞍，人不及戈，四散逃竄。白乙、丙死戰。

得脫公子雍死於亂軍之中。茂會奔秦。康公俱拜為大夫。晉師凱旋。

第七十九節齊商人弒君篡位

頃王二年。宋成公王臣已卒。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

信用小人。疎斥公族。穆襄宋先君穆公襄公之黨作亂。殺司

馬公子邛。司城蕩意諸奔魯。宋國大亂。賴司寇華御

事。調停國事。請復意諸之官。國以粗安。頃王六年崩。

太子班即位。是為

匡王。時楚穆王薨。世子旅即位。是為莊王。晉趙盾以楚

新喪。欲乘機復盟主之業。乃大會宋昭公、杵臼、魯文公、與陳靈公、平國、衛成公、鄭鄭穆公、蘭許昭公、錫我於新城。宋地諸侯復附於晉。惟蔡附楚。不至。時齊昭公患病。未及赴會而薨。太子舍卽位。其母魯女昭姬。不甚得寵。舍才望平常。國人不敬重。公子商人、齊桓公密姬所生。素欲篡位。賴昭公待之甚厚。此念中阻。昭公末年。召公子元於衛。少衛姬所生任以國政。商人忌元賢。乃盡出家財。周恤貧民。以結人心。併聚衆。訓練及舍。立命力士於喪幕中殺之。託言舍無人君之度。公

子元年長。當嗣大位。元駭然曰。吾知汝欲爲君久矣。何乃累我。但汝爲君。能容我爲齊匹夫。以壽終足矣。商人乃卽位。是爲懿公。元惡商人所爲。託病不朝。昭姬痛子。日夜啼哭。商人惡之。囚於別室。昭姬密賂宮人。通信於魯。文公畏齊。命東門遂如周。告匡王。欲借天子恩寵。求釋昭姬。囚匡王。命大夫單伯往齊。謂懿公曰。旣殺其子。焉用其母。令縱還魯。商人聞殺子之語。面赤無言。伯就館舍。卽遷昭姬於別宮。使人誘伯曰。寡君於國母。未嘗敢慢。况承天子降諭。敢不承順。

吾子何不謁見國母使知天子有眷顧宗國之意伯  
遂入宮謁見昭姬。姬泣訴苦情。伯尚未及答。懿公掩  
至。大罵曰。伯擅入吾宮。私會國母。欲行苟且之事。寡  
人必訟之天子。將單伯。昭姬各囚一室。恨魯以王命  
壓之。與兵伐魯。魯使季孫行父季友如晉告急。趙盾  
奉靈公。合宋衛陳蔡曹許鄭共八國。會議伐齊。懿公  
懼。納賂於晉。釋伯還周。送昭姬還魯。後復歸齊諸侯各歸  
本國。論者謂懿公弑幼主。囚國母。拘天使。虐宗國。  
窮凶極惡。天理豈能容乎。高國世臣濟濟盈朝。何不



奉子元以聲商人之罪。乃縱其凶惡。絕無一言時事。至此可嘆矣。

第八十節公子鮑厚施買國

宋襄公夫人王姬乃周襄王女兄。宋成公王臣之母。昭公杵臼之祖母。昭公不理國事。不朝祖母。日事田獵。羣臣知宋必亂。紛紛辭官告老。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昭公有庶弟公子鮑。美艷勝於婦人。襄夫人心愛之。醉以酒。逼與之通。許以扶立爲君。遂欲廢昭公而立鮑。鮑聞齊商人厚施買衆。得篡齊國。亦散家財。

以給貧民。昭公七年歲饑，鮑盡出倉廩以賑。又敬老尊賢，吉凶皆助。八年又大荒，鮑倉廩已竭，襄夫人盡出所藏以助其施，舉國頌鮑之仁。因譽及襄夫人，俱願得鮑爲君。鮑知國人助已，密告襄夫人謀弒昭公。夫人曰：聞杵臼將獵，乘其出城，我使公子須臾鮑胞閉門。子率國人攻之，必克。鮑依計而行。司城蕩意諸有賢名，聞謀急告昭公。曰：君勿出獵，出必不返。昭公曰：彼若爲逆，雖在國中，其能免乎？遂盡載府庫寶藏以出。方出城，須臾閉門。鮑使司馬華耦號於衆曰：襄夫

人有命。今日扶立公子鮑爲君。吾等除無道。戴有道之主。何如。軍士與國人無不樂從。耦出城追昭公。意諸勸昭公出奔他國。以圖後舉。昭公曰。祖母及國人皆與孤爲讐。諸侯誰納我者。罪在寡人。與汝等無與。盡將所載分賜。命各逃生。無與此難。未幾耦追至圍昭公。意諸仗劍以身蔽之。耦再傳襄夫人之命。單誅無道昏君。軍民齊上。先殺意諸。後弑昭公。左右不去者。盡遭屠戮。耦回報襄夫人。右師華元華督左師公孫友目夷等擁鮑爲君。是爲文公。耦朝賀畢。回家心。

痛暴卒。晉趙盾聞宋弑君。命荀林父爲將。合陳鄭衛。伐宋。宋華元至晉軍。備陳國人戴鮑之情。且厚具金帛犒軍。與晉求和。鄭穆公曰。討無君而許和。亂賊皆得志矣。林父曰。前已寬齊。今獨誅宋。且國人所願。不如定之。遂盟。定文公之位而還。鄭穆公嘆曰。晉惟賂。是貪。不能復霸諸侯矣。時楚莊王新立。有事征伐。鄭遣人通款。棄晉從楚。晉亦無如之何也。

第八十一節齊懿公竹池遇變

齊懿公。商人。性貪橫。自其父桓公在位時。曾與大夫

邴原爭田。桓公命管仲斷其曲直。仲以商人理曲。將田斷歸原。商人銜恨久之。及弒舍自立。盡奪邴氏之田。又恨仲黨邴。亦削封邑之半。管氏懼。逃奔楚。子孫遂仕楚。懿公猶恨邴。時原已死。一日出獵。過原墓。掘其尸。斷其足。邴歎子原隨侍左右。公問曰。卿得母怨寡人歟。曰。臣父生免刑誅。已出望外。况此朽骨。臣何敢怨。公大說。乃以所奪之田還之。歎請掩其父。公許之。復購求美色。有人譽閭職之妻甚美。因元旦出。令凡大夫內子俱令朝中宮。職妻在內。公見而悅之。留宿。

宮中謂職曰中宮愛汝妻作伴卿可別娶職敢怒不敢言一日公往申池避暑命歆御車職驂乘宋右師華元奉使私諫曰君別歆父納職妻二人恐銜怨公曰二子未嘗敢怨卿勿多疑遂遊申池暢飲大醉苦熱移榻竹林密處乘涼熟睡歆職同沐池中歆懷深恨每欲弑君報讐未得同心知職有奪妻之怨故折竹以擊職頭職怒曰汝欺我歆笑曰奪妻不怒一擊不能忍耶職曰失妻與別父輕重若何子忍於父而責我不忍於妻何其昧也二人因各敘報讐之恨引

身居及臣

卷之四

三

臣

為腹心。遂同謀入林中。見公鼻息如雷。命左右往取  
 湯水。以俟。主公酒醒。職遂執公手。歛扼其喉。以佩劍  
 刎其頭。二人扶尸藏竹林深處。棄頭於池中。計在位四年  
 內侍取水至。歎曰。商人弑父自立。齊先君命我行誅。  
 公子元賢孝。可立為君。左右唯唯不敢言。職歎入城。  
 置酒痛飲。早有人報知上卿高傾。子虎國歸父。子懿仲傾  
 曰。盍討戮以戒後人。歸父曰。弑君之人。吾不能討。而  
 人討之。又何罪焉。歎職飲畢。命大車載其妻子家財。  
 俱往楚而去。高國聚同朝會議。立公子元為君。是為

惠公

第八十二節東門遂援立子接

魯文公與乃僖公嫡夫人聲姜齊桓公女之子。於襄王二

十六年嗣位。文公娶齊昭公女姜氏為夫人。生二子。

惡視嬖妾秦女敬嬴亦生二子。接盼與入聲。四子中惟

接長。惡乃嫡出。故文公立惡為世子。時魯用三桓為

政。孟孫氏曰公孫敖生子穀。難穀子仲孫蔑即孟叔

孫氏曰公孫茲生子叔仲彭生居師傅之仕。叔孫得臣屢

權兵季孫氏曰季無佚季友子生子季孫行父即季莊公



有庶子曰公孫遂亦曰仲遂住東門又曰東門遂自  
僖公之世已與三桓一同用事而仲遂得臣尤爲當  
權敬嬴恃寵心存奪嫡時以重賂結仲遂以接託之  
曰異日得國當與子共仲遂留心於接思彭生乃惡  
之傅必不同謀惟得臣性貪可以利動時以敬嬴所  
賜分贈之曰此嬴夫人命我贈子者又使接時詣門  
請教故得臣亦心向之文公十八年春病薨世子惡  
主喪卽位各國皆遣弔齊惠公特遣人會文公之葬  
仲遂謂得臣曰齊魯世好今惠公新立我國尙未致

賀彼先遣人會葬。此修好美意。理當往謝。乘此機。結齊爲援。以立接。此上策也。二人往齊。惠公問曰。魯新君何以名惡。仲遂曰。生時占之。當得惡死。因名以厭之。非所愛也。所愛者。長子接爲人。賢孝敬禮。大臣國人皆願奉之。爲君。但壓於嫡耳。惠公曰。古來有立長之義。况所愛乎。得臣曰。魯立嫡無嫡立長。先寡君狃於常禮。置接立惡。國人皆不順。上國有意爲魯改立賢君。願結婚姻。專事上國。惠公喜曰。大夫能主持於內。寡人惟命是從。歃血立誓。許以嫡女室接。遂等返。

魯述婚約於行父。行父曰：嗣君齊甥，何不室之？遂曰：齊聞接賢，願爲甥舅。行父歸，嘆曰：東門遂有他志矣。乃密告彭生。彭生曰：大位已定，誰敢貳心？不以爲意。仲遂與敬嬴私計，伏勇士於廐中，使圉人僞報馬生駒甚良，敬嬴使接與惡視往廐觀駒。勇士突起，殺惡與視。仲遂曰：彭生不除，事猶未了。假傳嗣君命，召入宮。言嗣君在廐，引彭生入廐所，亦殺之。仲遂謂得臣曰：今日立君爲急，公子接長而賢，當嗣立。百官唯唯。奉接爲君，是爲宣公。文公嫡夫人姜氏聞二子被殺。

仲遂扶接爲君。大哭絕而復甦者屢次。寢食不安。出宮歸齊。放聲大哭曰。天平二子何罪。賊遂殺嫡立庶。婢子今與國人永辭。不復再至魯矣。聞者哀之。因稱哀姜至齊。與母昭姬相見。各訴其子之冤。相持大痛。哀姜竟終於齊。宣公嫡弟叔旡忠直。見兄藉遂殺弟自立。不往朝賀。宣公召之。堅辭不往。有友問故。旡曰。吾非惡富貴。但見吾兄卽思吾弟。謂惡與視是以不忍。宣公以粟帛贈之。對使拜辭曰。幸不至凍餒。不敢廢公帑。使者再三致命。旡曰。俟有缺乏。當來乞取。今決不

敢受也。宣公知其貧，使人夜伺所爲，挑燈織屨賣之，以治朝餐。終身不受兄寸絲粒粟，亦未嘗言兄之過。魯人高其義，稱頌不置。後成公初年，用其子公孫嬰，齊爲大夫。於是叔孫氏之外，另有叔氏、叔弓、叔輒等，皆其後也。周匡王五年，魯宣公九年正旦朝賀畢，仲遂以君內主尙虛，自請往齊迎姜氏爲夫人。復密啓曰：齊雖爲甥舅，國有大故者，必列會盟，方成諸侯。君必毋惜重賂，請齊爲會。若彼受賂許會，則兩國相親，君位安於泰山矣。宣公依計，與齊侯會於平州。在泰山事

畢歸魯。仲遂曰：吾今日始安枕矣。

第八十三節 楚王從諫立樊姬

楚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事田獵。入宮與嬪妃飲酒爲樂。懸令朝門。敢諫者死。無赦。大夫申無畏入謁。莊王左抱蔡女。右抱鄭姬。坐於鐘鼓之間。問曰：卿來欲飲酒。欲聞樂。亦別有所言也。無畏曰：臣非飲酒。非聞樂。適行郊。有以隱語進臣者。臣不能解。莊王曰：盍爲孤言之。無畏曰：有大鳥。身被五色。止楚之高阜。三年矣。不見其飛。不聞其鳴。不知此何鳥也。王曰：孤

知之非凡鳥也。三年不飛，飛必衝天。三年不鳴，鳴必驚人。子其俟之，無畏退淫樂如故。大夫蘇從請見大  
哭。王曰：卿何哀？從曰：臣哭身死而楚將亡也。王曰：何故？從曰：臣進諫，王不聽，必殺臣。楚更無諫者，恣王之  
意，有墮楚政，其亡可立待矣。王勃然變色曰：孤有令，敢諫者死。知而入犯，不亦愚乎？從曰：臣之愚，不若王之愚之甚也。王愈怒，問曰：孤何以愚甚？從曰：大王居萬乘之尊，享千里之稅，諸侯畏服，朝貢不絕，此萬世之利也。今乃荒於酒色，溺於音樂，不理朝政，不親賢

才。臣。恐。大。國。攻。於。外。小。國。叛。於。內。樂。在。目。前。患。在。日。  
後。夫。以。一。時。之。樂。而。棄。萬。世。之。利。非。愚。甚。而。何。臣。之。  
愚。不。過。殺。身。後。世。將。呼。臣。爲。忠。臣。與。龍。逢。比。干。並。肩。  
臣。不。愚。也。君。之。愚。乃。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臣。言。盡。  
於。此。矣。請。借。大。王。佩。劍。刎。頸。王。前。以。申。大。王。之。令。莊。  
王。幡。然。起。曰。大。夫。忠。言。也。寡。人。聽。子。乃。絕。鐘。鼓。屏。鄭。  
姬。疎。蔡。女。立。樊。姬。爲。夫。人。使。主。內。政。曰。寡。人。好。獵。樊。  
姬。諫。我。不。聽。遂。不。食。鳥。獸。之。肉。此。吾。賢。內。助。也。任。蒞。  
賈。潘。尫。音屈蕩以。分。令。尹。鬪。越。椒。之。權。早。朝。晏。罷。發。



號施令。楚勢日盛。莊王侈然欲霸中原。○論者謂晉受齊宋之賂。不討弒君之罪。中原失柄。楚人乘隙爭霸。良有以也。

第八十四節趙宣子桃園強諫

晉上卿趙盾因楚日強橫。意欲結好於秦。以拒楚時。晉靈公年長。荒淫暴虐。厚斂以興土木。好遊戲。寵任屠岸賈。屠擊子。屠岸夷之孫。命起園。廣植奇花異草。惟桃最盛。名曰桃園。亭臺樓閣窮極富麗。盾屢進諫。勸禮賢。遠佞。勤政親民。公不聽。次日又免朝。往桃園。盾又諫曰。

夫宮室。嬖倖。田獵。一身之樂。止此矣。未有以殺人爲樂者。今主公縱犬噬人。過呼犬噬之。嚙其頰。不死不止。放彈打人。園內演戲。百姓聚觀。王又以小過支解膳夫。王欲食熊掌。催急。庖人取以獻。向未熟。斬膳夫爲數段。此無道之君。所不爲也。臣恐百姓內叛。諸侯外離。滅亡之道。將及君身。望主公回輦。改革前非。臣死不恨。公慚謝曰。容今日遊玩。嗣後當依卿言。盾以身蔽園門。不放公進。岸賈曰。車駕已至。相國請便。如有政事。靈公接口曰。明日當召卿也。盾不得已。放公入園。怒視岸賈曰。敗國亡

家皆由此輩。公正遊戲歡娛之時。岸賈嘆曰。此樂不  
再矣。公曰。何發此嘆。岸賈曰。相國豈容主公再出。公  
怒曰。自古臣制於君。今君制於臣。此老何計可以除  
之。岸賈曰。臣有客。鉏麇音祖。感臣周給。願効死力。若  
使刺殺相國。主公縱樂無患。是夜召至。告以刺盾之  
故。麇領命。五更至趙府。見重門洞開。麇音薛進中門。伏  
暗處。細看堂上。燈燭輝煌。相國朝衣朝冠。坐以待旦。  
麇驚退出。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殺民主。則爲  
不忠。受君命而棄之。則爲不信。不信不忠。何以立於

天地間哉。乃呼於門曰。我鉏麇也。寧違君命。不忍殺忠臣。後有來者。相國謹防。言畢。觸槐而死。守門人入報。車右祁彌明曰。相國今日不可入朝。恐有他變。盾曰。死生有命。吾何慮哉。遂入朝。朝罷。各散。靈公見盾未死。問岸賈曰。此計不成。如何。岸賈曰。臣再有一計。明日。主公召盾飲宮中。先伏甲士。俟三爵之後。主公索盾佩劍。一看盾。必呈劍。臣從旁喝曰。趙盾君前拔劍。欲行不軌。甲士齊出。縛而斬之。公曰。妙。次日。依計而行。盾將欲解劍。彌明堂下望見。大呼曰。臣侍君宴。

不過三爵何為酒後拔劍於君前耶。盾悟起立。彌明  
 上堂扶盾而下。岸質呼縱靈葵。逐紫袍者。葵追盾。彌  
 明搏葵死。公怒出伏甲攻盾。彌明促盾急走。留身獨  
 戰。傷重而死。盾復得一人負出朝門。問曰：汝何人？答  
 曰：相國不記翳也。密桑之餓人乎？我靈輒是也。靈會遊  
三年而歸囊空乏費。俄翳桑三日。盾獵遇問。於賜酒  
及脯。輒拜謝而去。後應募為公徒。今在甲士之內。狂  
奔來救。以報衆甲士追來。適趙朔駕車來迎。盾登車。  
翳桑之恩。召輒同載。輒已逃去。盾謂朔曰：吾不能復顧家矣。或  
 狄或秦。尋一託身之處。父子望西路而去。

第八十五節責趙盾董狐直筆

趙穿

晉襄公女壻

在西郊射獵而回。正遇趙盾父子。備述

緣由。穿曰。叔父且漫出境。權住首陽。數日內。穿有信至。再決行止。盾曰。既如此。我權住首陽。專待好音。凡事謹慎。莫使禍上加禍。穿回。往桃園。見靈公。言臣罪人之族。乞賜罷斥。公曰。盾屢欺寡人。與卿何與。安心供職。穿因誘靈公。取美女。教歌舞為樂。公命岸賈專其事。限一月回話。先借公差遣開岸賈穿又奏曰。桃園侍衛單弱。臣當選勇士二百人。以充宿衛。伏乞主裁。公依奏。

穿挑選如數商議如此如此軍士無不聽命盡列桃園之外穿入告公登臺閱之喜極留穿侍宴飲至二更軍士湧至樓前公驚問故穿曰軍士知主公飲宴欲求餘瀝犒勞公命取酒分勞穿曰主公親犒汝等各領受言畢揮袖爲號軍士一湧而上公急問登樓何意穿曰思見相國欲主公召回公未及答戟已攢刺而死穿曰昏君已除汝等隨我往迎相國還朝岸賈正在訪求美女聞報驚懼知穿所爲不敢聲張潛歸府第不日盾回竟至桃園百官並集盾伏尸痛哭

殯殮。葬曲沃。會集百官。議立新君。靈公無子。盾曰。文  
公有幼子。名黑臀。仕周年。齒已長。使穿如周。迎黑臀。  
嗣位。是爲成公。專任趙盾。以女妻朔。是爲莊姬。同括  
嬰。並爲大夫。穿私謂盾曰。桃園之事。惟岸賈心懷不  
順。若不除此人。恐趙氏不安。盾曰。人不罪汝。汝反罪  
人。穿乃止。岸賈亦謹事趙氏。計圖自免。盾終以桃園  
之事爲嫌。一日至史館。見太史董狐索簡觀之。上書。  
秋七月乙丑。趙盾弒其君夷臯於桃園。盾曰。太史悞  
矣。吾已出奔。狐曰。子爲相國。出亡未越境。反國不誅。



身居及臣元車三

名之

三

臣知

賊。非。子。主。謀。而。誰。盾。曰。可。改。否。狐。曰。是。是。非。非。號。為。信。史。頭。可。斷。而。簡。不。可。改。盾。嘆。曰。史。臣。之。權。重。於。卿。相。吾。恨。未。出。境。受。萬。世。之。惡。名。悔。無。及。矣。盾。事。成。公。愈。加。敬。謹。穿。恃。功。求。為。正。卿。盾。恐。碍。公。論。不。許。穿。憤。恚。音惠疽。發。於。背。而。死。穿。子。趙。旃。求。嗣。父。職。盾。曰。待。汝。他。日。有。功。卿。位。不。難。致。矣。時。匡。王。六。年。也。

第八十六節 誅越椒絕纓大會

是年匡王崩，其弟瑜立。是為定王。元年，楚莊王與師伐戎，揚兵於周疆，欲以威震天。

子與周分制天下。問鼎之輕重大小。周大夫王孫滿曰。三代以德相傳。豈在鼎哉。昔禹有天下。九牧貢金。取鑄九鼎。禹收九州貢金。各鑄一鼎。載本夏桀無道。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又遷於周。若其有德。雖小亦重。如其無德。雖大亦輕。成王定鼎於郊。郟音夾。辱。卽洛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命有在。鼎未可問也。莊王慚退。不敢復萌窺周之念。令尹鬬越椒自莊王分其政權。久有謀叛之意。一日見莊王出征。薦賈守國。遂決意作亂。欲盡發本族之衆。鬬克般不從。殺之。襲殺司馬。

為賈賈子為敖扶母奔夢澤避難。椒出屯蒸野，欲截莊王歸路。王聞變，使大夫蘇從造其營講和，赦其擅殺司馬之罪。許以王子為質。椒曰：吾耻為令尹，非望赦也。能戰則來。從再三諭之不聽。椒鼓軍士前進。楚將樂伯不能取勝，王亦幾被箭傷。因與公子側、公子嬰、齊設計伏兵，詐敗以誘之。次早，莊王引大軍退走。椒欲擒王，兼程速追。過清河橋，在景陵縣伏兵齊發。椒不能戰，回奔清河橋。橋已拆斷，隔河炮响。大叫樂伯在此。椒怒，命發箭。伯小校養繇基稱神箭，立河口高叫。

日聞令尹善射。吾當比較。各發三矢。生死聽之。椒欺其小將曰。讓我先射。連發三矢。不中。次當繇基射。取箭在手。張弓虛拽。椒左閃。又虛拽。弦响。椒右閃。繇基乘此一閃。遂放一箭。椒閃不迭。直貫其胸而死。鬪軍見主將中箭。四散奔逃。側與嬰齊分路追逐。鬪賁皇

越椒

奔晉。後仕爲大夫。

食采於苗。稱苗賁皇。

楚王凱旋。將鬪氏

宗族。不拘大小。皆斬。惟鬪克黃奉。聘齊秦。歸自詣司寇。請囚曰。吾祖子文。言越椒有反相。必主滅族。臨終囑吾父。逃避他國。吾父以世受楚恩。不忍去。今爲越

椒覆宗果應吾祖之言。今死其分也。安敢逃刑。莊王聞之。嘆曰。子文真神人也。况治楚功大。何忍絕嗣。命復其官。改名鬬生。言宜死而得生也。加繇基車右之職。因令尹未得其人。聞沈尹楚虞丘賢。使權主國事。置酒大宴羣臣。莊王曰。寡人不御鐘鼓已六年矣。今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願與諸卿盡一日之歡。名曰太平宴。文武咸集。飲至日落。命秉燭出所。幸許姬。送諸卿酒。俱立飲。忽狂風滅燭。席中一人見姬美。以手牽姬袂。姬左手絕袂。右手攬其纓。纓絕。姬握纓密訴莊王。王

日。且。漫。點。燭。今。日。與。諸。卿。盡。權。俱。要。去。纓。暢。飲。不。絕。  
纓。者。不。懼。百。官。皆。去。纓。方。秉。燭。不。知。牽。袂。者。何。人。也。  
席。散。回。宮。姬。奏。曰。太。王。命。妾。捧。觴。以。示。敬。也。客。牽。妾。  
袂。而。王。不。加。察。何。以。正。男。女。之。別。乎。王。笑。曰。此。非。婦。  
人。所。知。也。古。者。君。臣。爲。享。禮。不。過。三。爵。但。卜。晝。不。卜。  
夜。今。寡。人。與。羣。臣。繼。燭。盡。權。酒。後。狂。態。人。情。之。常。若。  
察。而。罪。之。顯。婦。人。之。節。而。傷。國。士。之。心。非。寡。人。出。令。  
之。意。也。姬。嘆。服。後。改。名。爲。絕。纓。會。一。日。與。虞。丘。論。政。  
夜。回。宮。樊。姬。曰。何。晏。王。曰。與。虞。丘。論。政。姬。曰。丘。何。如。

人。王曰。楚之賢者。姬曰。以妾觀之。丘未必賢。王曰。子何以知之。姬曰。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妾備位中宮。有色美者。未嘗不進於王前。今虞丘論政。至夜分未聞進一賢者。夫一人之智。有限。而楚國之士。無窮。丘欲役一人之智。以掩無窮之士。又烏得爲賢乎。王善其言。次日述於虞丘。丘曰。臣智不及此。當卽圖之。乃遍訪羣臣。鬬生言。薦敖賢。避越椒之難。隱居夢澤。將相才也。卽命丘與生同往夢澤。取敖入朝。敖字孫叔。人稱爲孫叔敖。居夢澤。力耕時。出見兩頭蛇。駭曰。

此不祥之物見者必死。吾今殆矣。若留此蛇，恐後人復見，又喪其命。因殺而埋之。奔歸，泣告母。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見之，恐不能終養。母曰：蛇今安在。敖曰：兒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母曰：此善念也。行且獲福矣。逾數日，丘生奉使命取用孫叔敖。母笑曰：此埋蛇之報也。敖與母奉命歸郢。莊王與語，竟日。卽拜爲令尹。楚人咸曰：子文再生也。是時鄭穆公、蘭、蕪世子夷立，是爲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當國，尙依違晉楚，未決所事。莊王與敖計議伐鄭。忽聞鄭靈公



被公子歸生所弑。楚王曰：伐鄭有名矣。

第八十七節公子宋嘗黿構逆

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與公子宋約早入見靈公。宋食指第二忽自動。歸生異之。宋曰：無他，必嘗異味。前使晉食石花魚。後使楚一食天鵝肉。一食合歡橘。指皆預動。但不知今日嘗何異味。將及朝門，內傳宰夫殺大黿。宋笑曰：異味在此。及入謁，笑顏尙在。公曰：二卿有喜容。歸生代以實對。公曰：驗與不驗。權在寡人。二人退。至日晡，內侍遍召諸大夫及坐。公有意命膳。

夫進黿羹每人一鼎從下排上至宋前膳夫稟道羹已盡少一鼎公笑曰獨少子公宋食指不驗矣宋羞變成怒直趨公前以指取黿肉一塊啖之曰臣已得嘗食指何嘗不驗直趨而出公怒曰宋欺寡人豈無尺寸之刃不能斬其頭耶歸生等俯伏求恕宋罪君臣皆不樂而散次日歸生拉宋入朝謝罪靈公不悅拂衣而起宋出朝邀歸生至家謀欲弒君歸生掩耳曰一國大君敢言弒逆乎宋曰子不協謀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歸生懦弱聞言而懼徐曰任子所爲不

汝洩也。宋陰聚家衆乘公秋祭宿齋以重賂結左右。

至夜半潛入以土囊壓公殺之。託言中魘暴薨。歸生

知其事而不敢言。孔子作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釋宋罪歸生者以其執政從

逆也次日歸生與宋議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先君穆

公十三子若立賢去疾無德可稱若立長有堅去疾

不敢越也。於是羣臣迎堅卽位。是爲襄公。計靈公夷

襄公堅。以下十子去疾喜。駢發。子產嘉偃舒。豐羽然志

襄公忌諸弟黨盛恐他日生變私與去疾計議欲盡

逐諸弟而獨留去疾。去疾曰先君夢蘭而生卜曰必

昌姬氏之宗。夫兄弟為公族。如枝葉茂。本是以榮。若剪枝去葉。枯槁可立待矣。君能容之。所願也。若不能容。吾將同去。豈忍獨留異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乎。襄公感悟。拜其弟十一人。皆為士。政定王三年。晉成公病薨。立世子孺為君。是年。楚莊王帥師伐鄭。問靈公因何而卒。公子去疾追治嘗龜之事。殺宋卜其生之棺。而逐其族。遣使謝楚王曰。寡君與宋。今俱伏誅。寡君願因陳侯而受敵。

許之欲合陳鄭同盟於辰陵地。陳遣使會陳侯。回報陳侯爲大夫。夏徵舒所弑。國內大亂。

第八十八節 陳靈公相音服戲朝

陳靈公平國。乃共公朔之子。性輕佻。耽於酒色。不理政務。寵任孔寧。儀行。父皆酒色隊裡打鑼鼓者。有大夫夏御叔。其父公子少西。字子夏。乃陳定公之子。故御叔以夏爲字。世爲陳司馬。食采於株林。御叔娶鄭穆公女爲妻。謂之夏姬。美麗絕世。自十五歲時。夢一偉丈夫。自稱天仙。與之交合。教以吸精導氣。就中採

陽補陰却老還少之術。與人交媾。曲盡其權。未嫁時。與鄭靈公庶兄公子蠻兄妹私通。未及三年。子蠻歿。亡後嫁御叔。生一子名徵舒。字子南。年十二。御叔病。故姬有外交。送徵舒城內從師。自居株林。寧與行父。與御叔同朝共事。曾見夏姬之色。各有窺誘之意。夏姬有侍女荷華。伶俐風騷。與主母攬主顧。一日寧與徵舒遊獵。送徵舒回家。留宿寧。以簪餌先通荷華。求薦主母。遂得入馬竊穿夏姬錦襦。以出。誇示行父。夏姬曾見行父。身長豐準。遺荷華私約相會。大暢所。

欲自解碧羅襦。短衣爲贈。往來甚密。孔寧稍疎。寧心懷  
妬忌。因欲引陳侯以阻隔行。父靈公亦久慕夏姬。一  
聞寧言。便約日往株林。夏姬禮服出迎。備酒園中。酒  
後。懽會。婉如處女。肌膚柔膩。着體欲融。公嘆曰。寡人  
遇天仙矣。願與卿常常而見。姬曰。主公源源而來。妾  
得常常而見。乃抽貼身汗衫與公。曰。見衫如見妾矣。  
越日早朝。與孔儀各穿所贈於朝堂。相誇視。公大笑。  
曰。三人俱有質證。異日同往株林。可作連床大會矣。  
大夫泄冶聞君臣相戲於朝。諫曰。主公無周南之化。

使國中有失節之婦而又君臣宣淫互相標榜朝堂之上穢語難聞此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汗顏曰卿勿多言孤行且自悔矣冶出朝呼孔儀責之二人唯唯謝教入見靈公述冶之語君臣不肯捨此樂地因重賄刺客俟冶入朝突起殺之自治死後君臣更無忌憚做了一婦三夫不以爲怪徵舒漸長見母如此心如刀刺只礙陳侯往往託故避出公欲悅夏姬使嗣父職以掌兵權徵舒謝恩歸見母母曰此陳侯恩典汝當恪共乃職不必以家爲念徵舒遂入朝



理事一日三人復往株林。徵舒感嗣爵之恩，特歸設  
晏。欸待靈公酒酣之後，君臣嘲謔。徵舒厭其狀，退入  
屏後潛聽。公曰：徵舒魁偉，好似你行父。曰：雙目炯炯，  
極似主公。寧笑曰：他的爹多連夏夫人也難以記起。  
三人大笑。徵舒聽得，怒從心起，暗將夏姬鎖於內室。  
分付軍衆將府門緊閉。徵舒引家丁從大門殺入，高  
叫：快拿淫賊。陳侯欲求救於夏姬，中門已閉。急奔後  
園，視短牆欲踰。徵舒追及，一箭中心窩而死。孔儀從  
狗竇鑽出，奔楚。徵舒擁兵入城，說陳侯酒後暴亡遺

命立世子午是爲成公。徵舒畏諸侯之討，逼午朝晉，結好。

第八十九節 楚莊王仗義討徵舒

楚使臣約陳侯赴盟辰陵。聞亂而返，恰孔儀至楚。臚過淫亂之事，訖徵舒造反，弑陳侯平國。與使臣之言相合。莊王集羣臣會議，有大夫屈巫子蕩曾使陳，見夏姬出遊，窺見貌美，聞其採煉，心甚慕之，因力勸莊王伐陳。王親帥公子嬰、齊公子側與屈巫大軍至陳。陳大夫轅頗引衆到株林，拿住徵舒，車裂以殉。荷華逃

夏月及國元車下  
三  
去。搜出夏姬。莊王一見心迷。欲納爲妃。屈巫心欲得  
之。諫曰。不可。討罪義也。納姬淫也。以義始而以淫終。  
霸王舉動。當不如此。王曰。卿言甚正。寡人不納。令軍  
士從後門縱之。如再經眼。恐不能自制。公子側貪其  
美貌。跪請曰。臣中年無妻。乞賜爲室。巫又曰。此婦不  
祥。據吾所知者言之。殒子蠻。殺御叔。弑陳侯。戮夏南。  
徵舒。出孔儀。喪陳國。娶之恐貽後悔。側曰。主公與我  
俱娶不得。爾可娶之乎。巫連聲不敢。莊王曰。物無主。  
必爭。聞後隊連尹襄老喪偶。召至。賜之。巫暗叫可惜。

再作區處。莊王滅陳爲縣。拜嬰齊爲陳公。轅頗等俱帶回郢都。南方屬國俱來朝賀。時齊惠公薨。世子無野卽位。是爲頃公。楚王使大夫申叔時往齊弔賀。叔時歸。復命不賀而退。王傳語責之。叔時請面畢其詞。進曰。王聞蹊田奪牛之說乎。今有人牽牛取徑於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主怒奪其牛。請王斷此獄。王曰。牽牛踐田。所傷未多。奪牛太甚。據斷薄責牽牛者。而還其牛。何如。叔時曰。王何明於斷獄。而昧於斷陳乎。夫徵舒有罪。止於弒君。未至亡國。王討罪足矣。而

又取其國與奪牛無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足曰：善哉。時叔曰：王既以臣言爲善，何不效反牛之事。王立召轅頗、孔儀曰：孤復汝國，汝等迎陳君立之，世附楚母。違俱拜謝而去。方出楚境，正遇陳侯午自晉歸，聞國已滅，欲親見楚王。頗述楚王復陳之意，君臣並駕歸國。午復卽位，楚王召嬰齊歸國，孔寧回陳。未一月，白日見徵舒索命，遂得狂疾，自赴池池糞而死。死之夜，儀行父夢見靈公、徵舒、孔寧三人來拘他到帝廷對獄。卽得暴疾卒，此淫人之報也。申叔時告老，莊王拜屈

巫爲申公。

第九十節 鄭襄公牽牛迎楚師

定王十年。楚莊王以陳附已。而鄭猶從晉。悉起三軍。兩廣。今廣東廣西伐鄭。連尹襄老爲前部。臨發。有徒將唐狡。自請前行。一日爲三軍開路。襄老壯其言。許之。狡所至。力戰。當者輒敗。大軍直抵鄭郊。莊王怪其神速。謂曰。不意卿老而益壯。襄老曰。非臣之能。乃副將唐狡所致也。王卽召狡至。欲厚賞之。狡曰。臣受王賜已厚。今日方報効。敢叨賞乎。王曰。卿何處受寡人之賜。

狡曰絕纓會上牽美人之袂者卽臣也蒙不殺之恩故舍命相報王嘆曰當日若明燭治罪安能得其死力哉命紀首功後當重用狡謂人曰吾得死罪君隱不誅今已明言不敢以罪人邀後日之賞卽夜遁去不知所往莊王聞之嘆曰真烈士矣大軍攻破郊關直抵城下築圍攻之鄭堅守以待晉救及至三月力不能支楚將樂伯率衆登皇門鄭城門名劈開城門楚王入城鄭襄公肉袒率羊以迎楚師畢詞求延宗祀比於附庸嬰齊曰鄭力窮而降赦之復叛不如滅之莊

王曰。申公若在。又將以蹊田奪牛見誚矣。麾軍退三十里。襄公親至楚軍。謝罪請盟。留公子去疾爲質。楚方班師。忽報晉兵救鄭。楚王集諸將計議。主戰者多。言退者少。晉諸將亦主戰者多。鄭襄公兩邊挑戰。坐觀成敗。晉師輕敵。爲楚大敗。

第九十一節 孟侏儒託優悟主

定王十二年。楚令尹孫叔敖病篤。囑子孫安曰。吾有遺表進王。王若封汝官。汝非經濟之才。不可濫厠冠裳。若封邑。可以寢丘爲請。此地瘠薄。人所不欲。庶可



延數世之祿耳。言訖而逝。安以表進王。王欲爵安。安力辭退耕。一日安砍薪自負。遇王寵優孟。侏儒曰。公子何自勞苦。安曰。父爲相數年。一錢不入私門。死後家無餘貲。安得不負薪乎。優孟嘆曰。公子勉之。王行且召子矣。一日王召羣優爲戲。優孟使他優扮楚王。上爲思教之狀。自己扮教。登塲。王一見。驚曰。孫叔敖無恙乎。仍來輔相寡人。優孟曰。王過用臣於臣甚願。但家有老妻。頗通世情。容歸商議。方敢奉詔。乃下塲。復上曰。老妻勸臣勿就。王曰。何故。優孟曰。老妻有村。

歌勸臣。歌曰。

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  
可。爲。者。污。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堅。而。策。肥。廉。吏。  
可。爲。者。高。且。潔。而。不。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  
不。見。楚。之。令。尹。孫。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身。  
死。家。陵。替。子。孫。乞。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  
王。不。念。前。功。勞。

莊王見優孟問答。心中凄然。及聞歌。不覺淚下。卽命  
優孟召之。安敝衣草履。見王。王曰。子困窮至此乎。優

孟曰。不困窮。不見前令尹之賢。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邑。安曰。王念先臣之勞。給臣衣食。願封寢丘足矣。王曰。寢丘瘠土。何利焉。安曰。先臣遺命。非此不敢受也。王從之。後人以寢丘非善地。無人爭奪。為孫氏世業。此叔敖之遠見也。

第九十二節 晉景公復黎滅潞

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鮑卒。世子固立。是為共公。一日。晉景公臨朝。忽報潞國有密書至。按潞國。今潞安府。赤狄別種。隗姓子爵。與黎國。今黎城縣。為鄰。周平王時。潞

君逐黎侯而有其地。赤狄益強。此時潞子名嬰兒娶  
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潞子微弱。其國相酆舒專  
權。欲潞子絕晉好。誣伯姬以罪。逼君縊殺之。潞子不  
堪其虐。力不能制。密書求晉討舒之罪。景公怒潞子  
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爲將。魏顛子 雙長 副之。與師  
伐潞。酆舒迎敵。戰敗奔衛。衛穆公速方與晉睦。囚舒  
獻晉軍。林父令殺之。晉師長驅入潞。潞子嬰兒迎於  
馬前。林父訴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託言黎人  
思其君久矣。乃訪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築城以居之。

名。為。復。黎。實。則。滅。潞。也。嬰。兒。痛。其。國。亡。自。刎。而。死。國  
 人。哀。之。為。之。立。祠。在黎城南，有潞祠山是也。晉景公恐林父不能  
 成功。自率大軍屯於稷山。今平陽府稷山縣。林父至此獻捷。  
 留魏顛定赤狄之地。忽報秦大將杜回起兵來到。

第九十三節 老人結草亢杜回

秦康公薨於匡王四年。世子稻立。是為共公。厚結鄆  
 舒。共圖晉國。共公立四年。薨。子桓公榮立。此時秦桓  
 公十一年。聞晉伐鄆舒。欲起兵救之。又聞晉已殺舒。  
 執潞子。乃遣杜回引兵爭潞地。杜回本白翟今延安府人。

有名勇士。曾於青眉山。在延川縣一日拳打五虎。皆剝其皮以歸。桓公聞其勇。聘爲車右將軍。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在三原縣賊寇萬餘。威名大震。遂爲上將。魏顥等待交鋒。回不用車馬。執大斧。領殺手三百。上劈甲將下坎馬足。晉兵大敗。景公恐赤狄結秦生變。特遣魏錡顥弟引兵來助。錡聞回如此。次日奮兵出。回仍如是。劈砍錡又敗。顥接應回營。是夜思沒良策。朦朧睡去。耳邊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復睡。仍如前向錡言之。錡曰。輔氏左十里有大坡。名青草坡。或

秦兵合敗於此。弟明日先引兵埋伏。兄誘敵至此。伏起夾攻。可以取勝。回全不懼。直殺至坡中。忽一步一跌。踣立不住。軍中發喊。穎錡兩軍並至。活捉杜回。錡命速斬解首。稷山獻功。穎夜夢老人。揖曰。杜回之獲。老漢結草以禦之。穎問故。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汝用先人治命。善嫁吾女。九泉感恩。特助將軍成此軍功。後世子孫貴爲王侯。將軍勉之。初穎父魏犖。字武子有愛妾名祖姬。犖每出征。囑穎曰。吾若戰死沙場。爲此女擇良配嫁之。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及犖病篤。

又囑曰。吾愛此女。令殉葬。泉下有伴也。犇卒。顛營葬。不以祖姬爲殉。錡曰。不記父臨終之囑乎。顛曰。臨終昏亂之言。孝子從治。命不從亂。命葬畢。擇士人嫁之。因此。所以有結草之報。秦兵敗歸。景公嘉顛之功。封以令狐之地。又鑄大鐘。備載年月。以紀其事。後人因名景鐘。所以景公所鑄景公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自是赤狄之土盡歸晉。時晉歲饑。多盜。荀林父任郤雍善察。每出指一人。審之皆真盜。林父問何以知之。雍曰。觀其矚。捷見市中之物。有貪色。見市中之人有。



身及... 名之曰

馬王 匹知皆

愧色聞吾至有懼色以此知之。每日獲盜數十而盜愈多。大夫羊舌職曰。元帥任卻雍以察盜盜未盡獲。而雍之死期至矣。林父驚問故。職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恃雍一人不能盡羣盜。合羣盜可以制雍不死何爲。未三日雍行郊羣盜攻之。割其首以去。林父憂憤疾卒。景公聞職料雍之言。召問弭盜之方。職曰。在化其心術使知廉恥而已。君如擇朝中之善者。榮顯之。彼不善者自化矣。公問何人。職曰。士會及會定赤狄。還景公獻狄俘於周。以會之功定。

王賜會黻冕。位上卿。代林父爲中軍元帥。改封於范。  
今山東東昌府范縣爲范氏之始。會除緝盜之條。專以教化導  
民爲善。奸民皆逃。盜賊風息。晉大治。次年楚莊王病  
薨。世子審卽位。是爲共王。

### 第九十四節 歸父賂晉自亡家

魯宣公因仲遂得國。故寵任公孫歸父。仲遂子異於羣  
臣。時孟叔季子孫強盛。宣公每以爲憂。知子孫必爲  
所凌。於歸父聘晉之日。握其手密囑曰。三桓日盛。公  
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孫此行。覲便密訴晉君臣。倘能

逐去三家。願歲歲輸幣，永不二心。歸父領命。齎重賂。至晉。聞屠岸賈以諂佞得寵於景公。官拜司寇。乃納賂。岸賈告以主公欲逐三家之意。岸賈以此言告欒書。書言於卻克。克曰：此人欲亂魯，不可聽。乃密書遣人飛報季孫行父。行父怒曰：當日弑公子惡視，皆仲遂主謀。我欲圖國家安靖，故隱忍其事。今其子乃欲見逐，豈非養虎留害耶！以克書面質公孫僑。如僑如曰：聞主公有疾，吾等同往省視。看是如何。使人邀仲孫蔑。蔑曰：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蔑不敢往。乃拉司

寇滅孫許

文仲子

同行。聞宣公病篤，不能相見。次日報

薨矣。行父等擁世子黑肱即位。是爲成公。成公年幼。

十三歲。凡事皆決於季氏。季氏集諸大夫於朝堂曰：主

幼國弱，非大明刑罰不可。當日殺嫡立庶，皆仲遂所

爲。欲專意婚齊，致失晉好。仲遂有悞國大罪，宜追治

之。諸大夫唯唯聽命。行父使許盡逐東門之族，歸父

自晉歸魯。方及境，知宣公已薨。季氏方治其先人之

罪，乃奔齊。族人俱從之。○後儒論仲遂躬行弑逆，援

立宣公身死未幾，子孫被逐，作惡者亦何益哉。

第九十五節娶夏姬巫臣奔晉

陳夏姬嫁連尹襄老。未及一年。從軍於郟。夏姬與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戰死。黑要戀姬之色。不往求尸。國人頗多議論。夏姬以為恥。欲借迎尸歸鄭。申公屈巫賂其左右。傳語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歸鄭。申公晚即來聘。又使人謂鄭襄公曰。夏姬欲歸宗國。襄公果使人迎夏姬。楚王問諸大夫。鄭迎夏姬何意。巫對曰。欲收葬襄老之尸。晉救鄭與楚戰。楚大敗。晉荀首之子荀罃為楚所擒。首與魏錡復率敗卒殺人楚軍。正遇襄老首發一箭。襄老應弦而倒。王子穀臣次子來救。與錡交戰。首旁一箭。

中其右腕。錡乘勢擒之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矣。」楚王曰：「尸在晉，鄭何從得之？」巫曰：「鄭大夫皇戌與晉荀首素厚，今首子罃爲楚囚，戌居間，解於楚，以王子穀臣及襄老之尸交易。荀罃言未畢，夏姬入朝，辭楚王，奏歸鄭迎尸之故。楚王許之。夏姬方行，巫遂致書襄公，求聘夏姬爲內子。襄公不知莊王與公子側從前欲娶之故，以巫方重用於楚，正欲結爲婚姻，遂受其聘。楚人不知巫使人至晉，通信荀首，教將穀臣、襄老二尸易罃於楚。鄭皇戌說合，莊王欲得子穀臣之尸，乃歸罃於晉。晉以二

尸還楚。楚人信之。不疑其有他故。及莊王薨後。晉伐齊。齊頃公求救於楚。值楚新喪。未卽發兵。聞齊大敗。齊願朝晉及盟。共王曰。齊之從晉。爲楚失救。寡人當爲齊伐魯。衛以雪恥。誰爲寡人達此意於齊侯者。巫願往。共王曰。卿此行。路經鄭。鄭在衛境。取齊。以此告齊侯可也。巫領命歸。遂星夜往鄭。致楚師期之命。與夏姬在館舍成親。姬枕畔問曰。此事曾稟楚王否。巫將莊王及公子側欲娶之故。細述一遍。下官爲夫人費盡心機。今得諧魚水。生平願足。下官亦不回楚。

另尋安身之處。爲諧老計。姬曰。原來如此。夫君不回。楚使齊之命。如何消繳。巫曰。意在歸晉。修表回楚。與姬奔晉。晉景公以兵敗於楚。爲恥。喜巫來。卽拜爲大夫。賜邢地爲采邑。因去屈字。姓巫名臣。安居於晉。楚王接表畧云。

蒙鄭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能辭。恐王見罪。暫寓晉國。使齊之事。望別遣良臣。

共王怒。公子側曰。巫臣適晉。是反叛。不可不討。嬰齊曰。黑要烝母。併宜討。因抄巫臣之家。擒黑要。斬之。巫



臣聞家族被誅。爲晉畫策。請通好於吳國。因以車戰之法教吳。留其子巫狐庸仕吳。通晉吳之信。自此吳勢日強。盡奪楚東方之屬國。吳子壽夢僭稱爲王。楚邊境被其侵伐。無寧日矣。

第九十六節 圍下宮 程嬰匿孤

周定王二十一年崩。太子夷立。是爲簡王。鄭襄公堅薨。世子費立。是爲悼公。與許國爭田界。訐於楚。共王以許理直。責鄭。悼公怒。棄楚從晉。景公以齊鄭俱服。頗有矜色。寵用屠岸賈。遊獵荒淫。亦如

靈公時。梁山崩。頽。河流壅塞。公命卜之。岸賈賂太史。以刑罰不中爲言。公曰。孤未嘗過用刑罰。何爲不中。岸賈曰。失出失入。皆不中也。趙盾弑靈公於桃園。成公不加誅。且以國政任之。今逆臣子孫。布滿朝中。何以懲戒。後人聞趙朔。趙同。趙括。恃族強盛。將謀叛逆。趙嬰齊諫阻。被逐出奔欒郤二家。畏勢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主公申靈公之寃。正趙氏之罪耳。景公惑其言。問於韓厥。厥曰。桃園之事。與盾何與。况趙氏自成季趙衰行以來。世有大勲於晉。主公奈何聽細人

之。言。而。疑。功。臣。之。後。乎。公。復。問。樂。書。郤。錡。二。人。受。岸。賈。之。囑。含。糊。不。辨。公。信。爲。實。書。盾。罪。付。岸。賈。處。分。厥。知。夜。訢。朔。使。預。逃。遁。朔。日。岸。賈。奉。君。命。必。欲。見。殺。朔。何。敢。逃。但。吾。妻。有。孕。天。幸。生。男。尙。可。延。趙。氏。之。祀。望。將。軍。委。曲。周。全。朔。雖。死。猶。生。矣。厥。泣。曰。厥。受。知。宣。孟。趙。盾。字。孟。謚。宣。恩。同。父。子。所。命。之。事。敢。不。力。任。議。將。公。主。預。送。公。宮。朔。私。與。莊。姬。約。生。女。名。文。生。男。名。武。文。人。無。用。武。可。報。讐。獨。與。門。客。程。嬰。言。之。嬰。夜。護。莊。姬。入。宮。投。其。母。成。夫。人。景公母而。去。及。天。明。岸。賈。圍。下。宮。將。景。

公所書罪案張掛申言奉命討逆闔門誅戮惟旃子  
趙勝時使邯鄲聞變奔宋當時簡點人數不見莊姬  
岸賈奏曰逆臣誅絕獨公主入宮公曰此母夫人所  
愛不可問也賈又曰公主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  
恐異日報讐復有桃園之事公曰生男則除之後數  
日果生男成夫人分付宮人只說生女賈知使乳媪  
驗之說女已死賈不信景公此時就於聲色國親率  
女僕入宮遍索姬將孤兒置於褲內祝曰天不絕趙  
宗兒當不哭及搜畢絕不聞啼哭或言孤兒已寄出

宮賈懸牌於門。有人首孤兒。真信賞千金。知而不言。全家處斬。又令宮門出入盤詰。朔有心腹門客。公孫杵曰。與嬰不得實信。乃厚賂宮人。使密通信莊姬。姬知嬰忠義。密書一武字。遁出。嬰喜曰。公主果生男矣。謂杵曰。必用計得孤。出宮藏於遠地方。保無虞。杵曰。吾有一計。誠得他人子。詐稱孤兒。吾抱往首陽山中。汝往首賊。得偽孤。真孤可免矣。嬰曰。嬰兒易得。需要出孤之計。曰。諸將中。惟韓厥受趙氏之恩。最深。可以竊孤之事。託之。嬰曰。善。吾新生一兒。與孤兒

誕期相近。夜半抱其子付杵。杵曰：卽往見厥。先以武字示之。後敘杵白之謀。厥曰：善。姬方有疾，命我求醫。須得屠賊親往首陽。吾方有出孤之計。嬰揚言司寇欲得真孤，與我千金，當告汝。門客引見岸。賈問曰：子何以知之？嬰曰：吾與公孫杵曰同事。趙氏公主生下孤兒，遣婦人抱出，託我兩人藏匿。嬰恐日久事露，有人首出，彼受千金之賞，我受全家之戮。是以來告。又問孤兒在何處？嬰曰：在首陽深處，急往可得。不久奔秦矣。必需大人自往，恐他人與趙氏有舊，勿輕託也。岸

賈與嬰卽率家甲至首陽幽僻處。有草屋數間。嬰指  
曰。此杵曰孤兒處也。嬰叩門。軍士同入。搜出孤兒。錦  
綉襖儼如貴家兒。杵曰。欲奪被縛不前。大罵嬰曰。  
公主將孤兒付我。兩人同謀共事。汝貪千金之賞。私  
自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報趙宣孟之恩。罵不絕口。  
嬰羞慚曰。何不殺之。遂斬杵曰。岸賈取孤兒殺之。自  
岸賈往首陽捉孤兒。宮門盤詰必定。疎畧韓厥教心。  
腹門客扮作草澤醫人。負包囊入宮看病。將所傳武  
字粘藥囊之上。姬會意。於脉畢將孤兒裹藥囊之中。

祝曰。趙武。趙武一門百口。冤讐都在你身上。出。莫啼哭。醫負出宮。竟不啼哭。亦無人盤問。厥得孤兒。藏深室育之。岸賈回以千金賜嬰。嬰辭曰。殺孤自脫。已屬非義。况收利多金乎。倘念微勞。願以此金收趙氏一門之尸。亦表小人門下之情。賈喜曰。子真信義之士。聽汝收取。嬰俱收殮。分塋於盾之墓側。在平縣事畢。往謝岸賈。欲用之。嬰泣曰。小人一時貪生。作此不義之事。無面目復見晉人。從此糊口遠方矣。嬰辭岸賈。往見韓厥。厥將孤兒付嬰。嬰指為己子。潛入



蓋山在太原府孟縣藏匿後人名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後三年景公遷國新絳百官朝賀設宴日將晡時忽起怪風寒氣逼人公獨見一蓬頭大鬼長丈餘披髮及地至公前罵曰我子孫何罪汝盡殺之我已訴於上帝命取汝命將銅錘擊公公呼羣臣救我拔佩劍斬鬼正劈已指口中吐血昏倒良久方醒遂病不能起召大巫言鬼狀亦如公所見公問何鬼巫曰此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受禍最慘者公愕然曰得非趙氏之祖問可禳否巫曰怒甚禳之無益又問大限若何

巫曰。君病恐不能嘗新麥也。本國醫生不識其  
夫魏相子鋪請往秦。迎名醫高緩。緩尙未至。公夢二豎  
子。從鼻中跳出一豎曰。高緩名醫。若用藥。必被所傷。  
一豎曰。若躲在膏之下。也。心盲之上。也。膈豈奈我何哉。未  
幾。公忽心痛。少頃。相引。緩人。診視曰。病不可爲矣。在  
膏之下。盲之上。不可針。灸藥力不能及。始。天命也。公  
曰。正合吾夢。真名醫矣。以厚禮送緩歸秦。公欲嘗新  
麥粥。岸賈恨巫。言趙氏之鬼。召至曰。新麥將嘗。汝云  
不能。卽命斬之。饗人獻麥粥。公將取嘗。忽腹脹欲泄。

1876430 L242

5-21-3



ZW 21181888787864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一五八二

喚江忠負公登廁。一陣心疼。立脚不住。墜於廁中。忠  
入廁。抱起氣已絕矣。新麥未嘗。大巫已斬。皆岸質之  
過也。上卿樂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卽位。是為厲公。



列國志輯要卷之五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九十七節寵胥童晉國大亂

簡王十年楚以鄭又從晉命公子側率師伐鄭鄭復背晉從楚晉厲公集羣臣議伐鄭時欒書雖為政而三郤擅權郤錡克郤犇克從郤至步揚並為大夫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公言郤氏族大勢強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公不聽三郤恨宗

夏曆九月元車身

卷之三

一 四知堂

誣宗毀謗朝政。公反殺宗。其子伯州犁奔楚。楚用為太宰。與之謀。晉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外嬖胥童。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一班。惡少皆為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不理政事。羣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郤至、欒書等欲興師。厲公從之。兵至彭祖岡。在鄆陵縣北鄭成公求救於楚。楚出師至鄆陵。今開封府鄆陵縣安營。厲公於黎明殺奔楚陣。忽陷泥淖。音闌楚公子熊茷年少恃勇。飛車趕來。為書所擒。楚兵憤勇不能取勝。又聞魯衛師至。助晉。楚王棄營。

夜遁。書度鄭不可得。與魯衛凱還。時胥童巧佞。最得  
 寵幸。一日奏三郤。權重勢大。將來必有不軌之事宜。  
 早除之。公曰。反狀未明。誅之恐羣臣不服。童因誣至。  
 通楚謀逆。密約楚公子熊茷。為證。許釋茷歸。公召問。  
 茷言。郤氏與吾國公子嬰齊素厚。屢通書信。言君侯  
 淫樂無度。百姓胥怨。非吾主也。人心思慕襄公有孫  
 名周。晉襄公之庶長子。名談。自盾立。靈公談避居於  
 周。生一子。故名周。當靈公被弒。人心思慕文公。  
 故迎黑臀。黑臀傳孺。孺傳州蒲。州蒲無子。故見在京  
 胥童教熊茷。使引孫周以搖動厲公之意。  
 師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師敗。吾即奉周以事楚。厲公

聞言便有殺至之意。童等議曰：單殺至，錡、犇必叛，不如并除之。魚矯曰：至今職兼司寇，犇又兼士師，不如詐爲獄訟，覷便刺之。汝等引兵接應。一日探得三郤在講武堂議事，長魚矯與清沸、魁各以雞血塗面，如爭鬪，紐殺至講武堂，控訴曲直。犇不知是計，下坐問之。沸、魁竟作稟話，捱近身邊，刺犇撲地。錡至，俱被殺。副將荀偃聞信入朝，奏討賊。欒書亦至，方入朝門，遇童引兵到。書偃怒喝曰：原來是鼠輩爲亂。童呼曰：欒書、荀偃同三郤謀叛。晉侯有旨，一齊拏下。衆人圍書。

偃直擁朝堂。童奏拏得叛黨書偃。請主公裁決。公曰。一日殺三卿。又欲波及他族。寡人不忍。恕書偃無罪。復還原職。魚矯嘆曰。君不忍二人。二人將忍於君矣。卽逃奔西戎。戎公將郤氏盡罷歸田。以胥童羊五沸。黜代三郤之位。釋棧歸楚。一日公與童等遊於匠麗氏家。三宿不歸。書偃懼童等見疑。禍終不免。偃曰。乘君臣遠出。易制子操大兵。若行大事。別立賢君。誰敢不從。書嘆曰。欒氏世忠於晉。今爲社稷。出此不得已之計。後世必議我爲弒逆。我亦不能辭矣。因伏甲士於



夏月及國元車馬

卷之三

三 四知堂

太陰山左右。二人至匠麗氏家。奏曰。主公棄政三日。不歸。臣民失望。臣等特來迎駕。公方起身。胥童前導。書偃後隨。至太陰山。炮响。伏兵齊出。程滑先斬胥童。公被甲士拏住。囚於軍中。書曰。恐上卿士句。音蓋士燮子韓厥有異言。假君命召之。俱不至。是夜命滑獻觥酒。公飲之而薨。士韓聞君驟薨。出城奔喪。亦不問君死之故。殯葬翼城。

第九十八節 誅岸賈趙氏復興

樂書荀偃集諸大夫會議。欲扶立公孫周爲君。遣荀

罃如京師迎周卽位。四年十歲周曰寡人羈旅他邦不望還鄉豈望爲君。但所貴爲君者以命令所自出。卿等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聽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空名爲州蒲之續也。書等拜曰願得賢君。敢不從命。周乃進絳城朝太廟嗣位。是爲悼公。卽位之日。面責羊五沸。黷等逢君之惡。命斬首示衆。其族逐出境。外厲公之死。坐罪程滑。命磔於市。樂書震驚。終夜不寐。卽告老薦韓厥。未幾疾卒。悼公素聞厥賢。拜中軍元帥。以代書位。厥謝恩。私奏曰。晉先世之功。

無有大於趙氏者。衰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輸忠竭悃。取威定霸。不幸靈公失政。寵任奸臣。屠岸賈謀殺趙盾。出奔。僅免。靈公遭兵變。被弑。桃園景公嗣位。復寵岸賈。欺盾已死。指稱趙氏弑逆。追治其罪。覆滅趙宗。臣民不平。至今怨憤。天幸有遺孤趙武。尙在。主公今日賞功罰罪。旣正羊五等法。還望追錄趙氏之功。公曰。此事寡人聞先人言之。今趙武何在。厥將公孫杵臼與程嬰之事。述奏。今藏匿孟山十五年矣。公曰。卿可爲寡人召之。厥曰。岸賈在朝。主公須密其事。公曰。

寡人知之。厥奉命往迎程嬰爲御。同武入朝。厥引見悼公。公匿武於宮中。託言有疾。次日。厥率百官問安。岸賈亦在。公曰。寡人之疾。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事未明。因此不快。諸大夫曰。有何事不明。公曰。趙衰趙盾兩世立功於國家。安忍絕其宗祀。衆曰。趙氏族滅已十五年。主公雖念其功。無人可立。公卽呼武出。遍拜諸將。咸問曰。此位小郎君何人。厥曰。趙氏孤兒也。向所誅者。程嬰之子。岸賈拜伏於地。不能措詞。公曰。此事皆屠岸賈所爲。今日不族岸賈。何以慰趙氏冤魂。

身是... 志... 要

卷之五

王

匹知堂

叱左右推出斬首。即命厥同武領兵圍屠宅。無少長。皆殺。果應其祖之誓武請岸賈首祭父。朔墓。國人稱快。公既族屠。即召武朝堂加冠。拜為司寇。代岸賈之職。又高程嬰義俠。用為軍正。嬰曰。始吾苟延為趙孤也。今既復官報讐。尚可貪富貴。而令杵曰。獨亡乎。吾將報於地下。遂自刎。武撫尸痛哭。請與杵曰。同葬雲中山。今太原府名二義塚。武服齊衰三年。以報其德。悼公既立。趙武又召趙勝於宋。仍以邯鄲畀之。勝舊封邑。今廣平府大正羣臣之位。尊賢使能。蠲賦薄斂。百姓大悅。宋魯諸國。

莫不來朝

第九十九節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周簡王十四年崩太子泄心即位是為

靈王始生時便有髭鬚又謂髭王元年鄭成公薨公子

駢等奉世子髡頑即位是謂僖公晉悼公以鄭人未

服大合諸侯於戚地衛謀之魯大夫仲孫蔑曰鄭地之

險莫如虎牢即今虎牢關乃楚鄭相通之要道若築城設

關以偪之鄭必從矣楚降將巫臣曰吳楚一水相通

吳每侵楚楚人苦之今若導吳伐楚楚東苦吳兵安

夏月及區元車馬

卷之三

匹知堂

能北爭鄭乎。悼公兩從之。時齊靈公遣世子光同上卿崔杼來會。所聽命。悼公合九路。宋魯衛曹莒兵力。大城虎牢。留重兵守之。鄭僖公果懼。行成於晉。悼公乃還。時中軍尉祁奚年七十餘。告老公。孰可代卿者。奚薦解狐。公曰。狐卿之讐。奚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公召狐。已死。復問。奚曰。其次莫如午。公曰。午卿之子。奚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今中軍尉副羊舌職亦死。卿擇其代。奚曰。職有二子。赤。肸。皆賢。公乃召祁午為中軍。羊舌赤副之。諸大夫皆悅。服楚共。

王進右尹壬夫爲令尹。壬夫貪鄙，索賂屬國。陳成公不能堪，使轅僑如請服於晉。悼公復會諸侯於戚。吳子壽夢亦來聽好。中國之勢大振。共王怒，失陳歸罪。壬夫殺之，用其弟公子貞爲令尹。興師伐陳。時成公已薨，世子弱嗣位。是爲哀公。懼楚兵威，復歸於楚。悼公聞之，欲起兵爭陳。時楚已得陳，又移師伐鄭。僖公欲堅守以待晉救。公子駢請以犧牲玉帛陳於境上。楚來盟，楚晉來盟，晉兩雄併力，擇強而附。僖公曰：如駢言，朝夕待盟，無寧日矣。欲遣使求援於晉。諸大夫



懼違駢意不敢行。僖公親出夜宿館驛。駢使人刺之。託言暴薨。立僖公弟嘉。是為簡公。使報楚曰：從晉皆髡。頑今已死。願聽盟。罷兵。貞受盟而退。悼公聞之。問諸大夫曰：鄭陳俱叛。伐之何先？智罃罃父荀首。食采於智。因以為氏。曰：鄭為中國之樞。從來圖霸。必先得鄭。寧失十陳。不可失一鄭也。公曰：鄭人反覆。兵至則從。兵撤復叛。欲其堅附。當用何策？罃曰：晉不能收鄭者。以楚爭之故。今欲收鄭。必先做楚。做楚當用以逸代勞之策。用是軍分三軍。各國分配。第一上軍。元帥荀偃。偃父荀庚。魯為中行。

將軍又謂副將韓起厥次魯曹邾三國以兵從中軍  
中行偃子副將范匄卽士接應二下軍元帥欒黶副將士魴會  
子齊滕薛以兵從中軍上大夫魏頡接應三新軍元  
帥趙武副將魏相宋衛郟以兵從中軍下大夫荀會  
接應凡出征先上軍次下軍又次新軍中軍兵將分  
配接應周而復始但取盟約爲功不許與楚交戰營  
定分軍之令方欲伐鄭忽宋告急乃楚鄭屢合兵侵  
宋以偃陽國名姁姓子爵在兗州澤縣爲東道荀偃曰楚得陳鄭  
而復侵宋意在與晉爭伯偃陽爲楚伐宋之要道先

取偃陽使斷楚道爲上策。營聽其言發第一軍。偃陽大夫妘班獻計曰。魯營北門。我僞啓門出戰。彼必入攻。俟入半。下懸門截殺。魯敗。曹邾懼而晉銳挫矣。偃陽子依計。魯將仲孫蔑率部將叔梁紇孔子父、秦堇父、狄虎彌俱大勇之將見懸門不下。堇父虎彌恃勇先入。紇繼之。懸門忽放下。紇以雙手托住。後軍鳴金。班引大隊追逐。見大將手托懸門出軍。將班駭曰。此非千斤力不能。紇叫魯上將叔梁紇在此。出城者快走。班欲射之。紇將懸門掀放。全師回營。憤激圍偃陽。偃旬親

冒矢石。三國併力。班戰死。偃陽君臣迎降。悼公以偃陽歸宋。班師。是冬第二軍伐鄭。屯牛首。鄭地。適鄭人尉止作亂。殺上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於西宮。騑子公孫夏發。子公孫僑。子產。各帥師攻賊。賊敗走。盡誅尉止之黨。立公子嘉為上卿。欒黶欲乘亂急攻。營曰：「乘亂非義。命緩其攻。」嘉使人行成。營許之。楚師來救。晉軍已盡退矣。鄭復與楚盟。傳稱晉三駕服楚。此其一。靈王九年也。明年晉以鄭未服。以第三軍伐鄭。營引趙武領宋衛。鄭分圍四門。鄭君臣大懼。又遣使行成。鄭簡公親至。

身是及匡

卷之三

十

四

亳城犒師與罾插血為盟各軍方散

此三駕之二

楚共王

大怒約秦共伐鄭

秦景公妹嫁楚王為夫人有姻好

意在滅鄭鄭諸

大夫曰方今晉最强盛若肯致死於我楚力不及必

將避之我得專事於晉矣公孫舍之曰秦楚交伐鄭

必重困今乘其未入境先往迎之導之同伐宋一則

免楚之患二則激晉之來可一舉兩得簡公依計舍

之見共王奏之共王悅使人謝秦師同伐宋大掠而

還宋平公遣向戌訴連兵之事於晉悼公怒即欲興

師罾曰我一歲再伐楚豈能復來此番得鄭必矣當

示強盛。以堅其歸志。公曰善。乃大合三軍。併莒杞共  
十二國。臨鄭東門。俘獲甚衆。此三駕簡公大懼。使人  
請救於楚。曰。君王能以兵弭晉。孤之願也。不然。恐社  
稷不保。不得不卽安於晉。惟君王憐恕。共王召貞問  
計。貞曰。我兵乍歸。豈能復發。姑讓於晉。後取有日。留  
使不遣。時晉軍營於蕭魚。簡公親入晉軍。與衆諸侯  
同會。請歆。悼公曰。交盟已非一次。君若有信。鬼神鑑  
之。何必再歆。傳令將俘獲鄭人。俱釋縛。放歸。禁諸軍  
毋得犯鄭分毫。虎牢戍兵。盡行撤去。衆諸侯諫曰。鄭

未可恃。倘更有反覆。重復設戍。難矣。悼公曰。久勞諸國將士。恨無了期。今當與鄭更始。委以腹心。謂簡公曰。寡人知汝苦兵。欲相與休息。今後從晉。從楚。出於爾心。寡人不強。簡公涕曰。霸君以至誠待人。雖禽獸可格。某猶人類。敢忘覆庇。再有異志。鬼神必殛。乃辭去。悼公與衆諸侯。同日班師。自此鄭國專心歸晉。不敢萌二三之念矣。晉國大治。復興文襄之業。

第一百節 吳壽夢遺命傳季札

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病篤。召諸樊。餘祭。夷妹季札。

四子至榻前。囑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賢。若立之，必能昌大吳國。一向欲立爲世子，奈季札固辭。我死之後，諸樊傳餘祭，祭傳夷妹，妹傳季札。季札傳弟，弟不傳子。務使季札爲君，社稷有幸。違吾命者，卽爲不孝。言訖而薨。諸樊讓國於季札，曰：此父志也。札曰：弟辭世子於父在之日，肯受君位於父死後乎？兄若再遜，弟逃他國矣。諸樊不得已，宣明次傳之約，以父命卽位。次年楚共王薨，世子昭立，是爲康王。

第一百一節 林父逞忿逐獻公



夏月及國六車之

卷之三

臣矢

衛獻公名衎自簡王十年代父定公成公即位。因居喪不戚其嫡母定姜。逆知不能守位。屢諫不聽。所親者讒諂面諛。所喜者鼓樂田獵。有同母弟公子黑背。自定公之世。怙寵專政。黑子公孫剽。嗣父爵為大夫。頗有權畧。上卿孫林父良夫。亞卿甯殖俞孫。見獻公無道。皆與剽交結。林父又密結晉為外援。將國中寶藏。盡遷於戚林父食邑。使妻子居之。獻公疑其有叛心。但形迹未著。又畏其強家。所以含忍。一日獻公約孫甯。午膳及過午。不見召。二人自往。內侍曰。主公與射師

公孫丁在後圃演射。二人往後圃。公見問二卿來此何事。二人以實告。公曰：孤貪射忘之。俟改日再約。二人忍饑而退。林父曰：主公耽遊戲，狎羣小，輕慢大臣。你我將不免於禍。殖曰：君無道，止自禍焉。能禍人林曰：我意欲奉剽爲君，何如？殖曰：此舉甚當，但需相機而動。林卽回戚，喚家臣庾公、差尹公，他振頓家甲，將爲叛逆。私見蘧瑗，字伯玉謀之。瑗曰：人臣事主，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他非所知。瑗卽奔魯，林聚衆攻獻公。公懼，使人講和。林父殺使，使視殖已戒車，相應。丁曰：

事急矣。速出奔。尙可求復。公集宮甲。丁從奔齊。孫蒯  
孫嘉林父引兵追及。交戰。公甲士逃散。丁善射。保護  
獻公。二孫不敢窮追而反。又見差。引弟子他言奉相  
國命。務取衛侯回報。二孫曰。有一善射者。將軍可謹  
防。及追至。見丁。差曰。吾師也。下車拜。丁麾去。差曰。今  
日若射爲背師。不射爲背主。乃抽矢扣輪。去金發矢。  
而反。他曰。子有師弟之分。理當用情。弟子已隔一層。  
主命爲重。師恩爲輕。吾當追之。差曰。吾師神箭。不下  
養繇基。汝非其敵。他不聽。追之。果中箭而亡。公曰。非

子寡人休矣。獻公同母弟公子鱒音趕來護駕。同丁至齊。齊靈公館之萊城。今山東萊州府既逐獻公。遂與殖迎剽爲君。是爲殤。公使人告難於晉。悼公問荀偃曰：衛出一君立一君。當何以處之？偃曰：衛術無道。諸侯莫不聞。今臣民願立剽。我勿與知可也。悼公從之。齊靈公聞悼公不討孫寯逐君之罪。歎曰：晉侯之志墮矣。我當乘此圖伯。乃帥師伐魯北部。圍郕。犬掠而還。

第百二節諸侯同心圍齊國

齊靈公初娶魯女顏姬爲夫人。無子。其媵音融姬生

子光立為世子。又有嬖妾戎子亦無子。其弟仲子生子牙。戎子抱牙為己子。他姬生子杵。曰無寵。戎子恃愛。求立牙為世子。公許之。仲子諫曰：「光立久矣。又數會諸侯。今無故廢之。恐國人不服。」後悔無及。公曰：「廢立在我。誰敢不服。」遂使光出守。卽墨今萊州府卽墨縣。光去。卽傳旨廢之。立牙為世子。上卿高厚為太傅。寺人夙沙衛為少傅。魯襄公遣使問廢光之故。公不能答。反慮魯助光爭國。欲先加兵脅魯。後殺光。此靈公無道之極。魯告急於晉。時悼公方薨。羣臣奉世子彪卽位。

是爲平公魯使叔孫豹弔賀。且告齊難。荀偃曰。俟來春大會諸侯。若齊不赴。討之。至期齊果不至。且伐魯北部。圍防魯城氏食邑。殺守臣臧堅。豹又至晉求救。平公命偃會諸侯。大舉伐齊。偃點兵回。夜得一夢。有黃衣使者。執文書。拘偃對獄。至大殿。見王者。端冕與偃同跪者。晉厲公。欒書。程滑。胥童。長魚矯。三郤等。聞胥童與三郤爭辨。良久。不甚分明。未幾。獄卒引去。止留厲公。欒書。荀偃。程滑。四人。厲公訢被弒始末。書曰。下手者。程滑也。滑曰。主謀皆出。書偃。滑不過奉命。安得獨

罪於我王者曰。此時樂書執政。宜坐首惡。五年之內。子孫盡絕。厲公曰。亦由逆偃助力。安得無罪。卽抽戈擊偃之首。覺夢中首墜。偃捧其首。跪戴之。出殿門。遇巫者靈臯曰。子首何歪也。代爲正之。痛極而醒。次日入朝。果遇靈臯。述以夜夢。臯曰。冤家已至。不死何爲。偃曰。今方有事於齊。猶可及乎。臯曰。可及。乃大會以前。十二路諸侯伐齊。齊師大敗。各引兵歸。偃至中途。頭上忽生瘍疽。其瘍潰爛。目睛俱出而亡。墜首之夢。驗矣。是年夏。齊靈公有疾。大夫崔杼子天與慶封議迎。

故世子光於卽墨封率家甲。夜叩高厚之門。厚出。執殺之。世子光同杼入宮。光殺戎子。又殺子牙。靈公聞變。驚惶血疾死。光卽位。是爲莊公。夙沙衛率屬奔高唐。今山東據以叛。莊公親領大軍攻克。執沙衛。斬之時。晉范匄請於平公。率師侵齊。方濟黃河。聞靈公凶信。曰。齊新有喪。伐之不仁。卽班師。齊大夫晏嬰字仲聞之。進曰。晉不伐喪。施仁於我。背之不義。不如請成。莊公從之。使人如晉謝罪。歃血請盟。結好而散。

第百三節晉臣合計逐欒盈



晉副將樂盈乃樂厲音黠之子。厲娶范旬女樂祁爲妻。

因適樂故名樂氏自樂賓成枝盾書厲至盈七代卿相。文

武半出其門。盈又謙恭下士。死士多歸之。厲死。夫人

樂祁年方四旬。不能守寡。因家臣州賓州綽弟屢入府

稟事。祁窺其少俊。密令侍兒通意。遂與私通。祁盡以

室中器幣贈賓。盈從晉侯伐齊。賓遂宿府中。無復避

忌。盈歸聞其事。尙礙母親面上。乃以他事鞭治門吏。

令嚴稽家臣出入。祁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

三則懼子害賓之命。因父旬生辰假拜壽歸寧。乘間

訖於父曰。盈將為亂。奈何。句問故。祁曰。厲常謂盈。鞅  
子句殺吾弟。此讐必當報。靈王十二年冬。厲弟欒鍼與  
還。厲欲殺鞅。謂盈每言與范氏誓不兩立。今日夜與  
殺吾弟者鞅也。智起羊舌虎等聚謀密室。欲盡去諸大夫。立其私黨。  
 嚴勅門吏不許與外家相通。吾以父子恩深。不敢不  
 言。時范鞅在旁曰。兒亦聞之。句見子女聲口相同。信  
 之。密奏平公請逐欒氏。平公曰。盈惡未著。逐之無名。  
 陽畢處父曰。盈惡雖未著。宜剪其黨。句曰。盈未去而  
 剪其黨。是速其亂。君今使盈往築著邑。近曲沃之城。盈

其月及國元車馬  
二二 四九

去其黨可圖。公使盈。盈受命。令督戎為御。望著邑而

去。平公列樂書。弒君罪狀。懸於國門。嚴誅樂黨。惟羊

舌赤。字伯華羊舌盼。字叔向兄弟最賢。時祁奚已致仕。居

祁。今太原祁縣聞赤盼受枉。特見甸曰。羊舌職有勞於晉

室。其子赤盼皆賢。足為社稷之衛。因一庶子。羊舌虎

不肖。遂聚而殲之。子以私怨。而使玉石俱焚。恐社稷

危矣。甸與奚入朝。平公同救得免。樂族盡逐。收其樂

邑。今樂城縣樂樂魴。同州綽刑。蒯俱奔。盈州賓復與樂

祁通。甸聞使人殺賓。盈在著邑。平公命陽畢將兵逐

之盈聞奔齊。家臣辛俞載輜重以從。至齊，莊公迎入。盈哭訴見逐之由。公曰：「卿勿憂，寡人必使卿還晉。」盈稱謝。是年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

第一百四節 崔武因弔娶棠姜

齊崔杼，字武慶封，以援立莊公之故，位皆上卿。同執

國政。莊公常造其第，飲酒作樂，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杼前妻生二子，成疆妻死，因弔棠公喪，見其妻棠姜有美色，已生子，棠無咎，係東郭偃之妹，央偃娶爲繼室，生一子崔明杼，因寵棠姜，許立明爲嫡子，因

用偃與無咎爲家臣。一日莊公飲杼家杼令棠姜奉酒。公悅其色。因厚賂偃。偃通意。乘間私合多次。杼覺問姜。姜曰。誠有之。彼挾君勢臨我。一婦人何敢拒。杼曰。汝何不言。姜曰。妾知有罪。不敢言。杼默然。自此有弑君之意。

第百五節曲沃城樂盈滅族

靈王二十二年。吳王諸樊求婚於晉。平公以女嫁之。齊莊公欲以送媵。贈爲名。乘便納盈於曲沃。使之襲晉。許以大軍繼之。盈喜。辛俞諫曰。俞從主忠也。亦願。

主。忠。於。君。也。此。行。一。為。不。忠。何。所。容。於。天。地。間。耶。盈。不。聽。俞。泣。曰。吾。主。此。行。必。不。免。俞。當。以。死。送。拔。劍。自。刎。盈。至。曲。沃。夜。叩。胥。午。門。午。日。小。恩。主。安。得。到。此。盈。述。齊。侯。如。是。望。子。興。曲。沃。師。襲。絳。取。仇。我。者。甘。心。焉。後。奉。晉。侯。和。齊。欒。氏。之。與。在。此。一。舉。午。日。俟。明。日。探。人。心。何。如。次。日。午。託。言。祭。共。太。子。申饗宮屬語及欒氏世有大功被譖逐何異共太子乎咸曰此事通國不平若孺子盈年幼能。反。國。願。竭。死。力。坐。中。多。泣。下。午。日。諸。君。勿。悲。欒。盈。在。此。令。出。拜。述。還。晉。之。意。眾。踴。躍。

卷之三十三 四知堂

願從盈喜與曲沃兵樂族能戰者皆隨惟州綽刑以

督戎為先鋒至絳破城諸大夫奉晉侯走固宮文公

卻焚宮之難別築盈入城撫戎曰努力攻固富貴與

共戎攻南關見者胆落趙武部將解雍解肅迎戰雍

被戟傷荀吳部將牟剛牟勁迎戰勁又被殺連敗告

急於旬旬曰一戎不能勝安能平欒氏秉燭夜坐有

隸人叩首曰元帥莫非憂督戎小人斐豹因坐屠岸

賈黨沒為官奴名在丹書罪案元帥若除豹名願殺戎

以報旬即除名收為牙將豹曰小人此去決不兩存

及戰。不分勝負。豹偽敗走。踰短墻。隱身大樹側。戎追至。卽踰墻前。趕豹。銅錘從後一擊而亡。斬首獻功。盈聞戎死。全軍俱沒。樂樂、樂魴、焚關。力戰寡不敵衆。樂戰死。盈奔曲沃。時齊莊公起大軍襲絳。聞盈敗走。曲沃軍至少水而還。晉大軍圍曲沃。月餘。死者過半。盈力盡不能守。城破。盈等俱被擒。胥午自殺。盈嘆曰。不聽辛俞言。乃至此。鞅使人縊殺。盡誅樂族。五年內惟果絕。樂魴、縋城奔宋。句奉平公回公宮。取丹書焚之。用豹爲牙將。論功第一。鞅班師。句卽告老。以趙武代政。



第百六節且于門周梁大戰

齊莊公伐晉未竟其功。雄心不休，與師襲莒。莒曾欲襲齊故

此報州綽賈舉賜車五乘，舉薦華周、杞梁、臨淄人之

勇。公召至，賜一車同乘。隨軍立功，周曰：君立五乘以

勇，故召我二人，亦以勇，故彼一人而五乘，我二人而

一乘，非用我，乃辱我。盍辭他往。梁曰：家有老母，當稟

命而行。母曰：子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在五乘人，孰

不笑若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出汝下。

勉之。君命不可逃。梁以告周，周曰：婦人不忘君命，吾

夏曆及... 卷之二十三

敢忘乎。遂共車。有小卒隰侯重自請爲戎右。三人共一乘爲前隊。風馳而去。莊公欲試其勇。統大軍隨後。莒君黎比公聞齊師將至。親率甲士三百巡郊。正遇周梁。大呼曰。我齊將也。誰敢決戰。黎君使甲士重圍周梁。命重擊鼓。下車冲突。遇者輒死。甲士殺傷過半。黎君曰。孤知二將軍之勇。願共莒國。周梁曰。歸敵非忠。棄命非信。深入多殺。爲將之事。莒國之利。非臣所知。奮戟復戰。黎兵敗走。莊公大隊已到。召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願共齊國。周梁曰。君始不與五乘少。

吾○勇○也○又○以○利○啖○我○污○吾○行○也○深○入○多○殺○為○將○之○事○  
 齊○國○之○利○非○臣○所○知○乃○揖○去○使○者○棄○車○步○行○直○逼○且○  
 于○門○莒城門名黎○君○令○於○狹○道○掘○溝○炙○炭○炭○火○騰○焰○不○能○  
 前○進○重○曰○立○名○後○世○惟○捐○生○也○吾○能○使○子○踰○溝○乃○仗○  
 楯○伏○炭○上○令○二○子○乘○之○而○進○二○人○踰○溝○顧○重○已○灼○周○  
 梁○直○前○奪○門○百○矢○俱○發○冒○矢○突○戰○復○殺○二○十○餘○人○梁○  
 傷○重○死○周○身○中○數○十○箭○力○盡○被○執○莊○公○聞○之○大○隊○攻○  
 城○黎○使○謝○曰○寡○君○見○單○車○不○知○大○國○所○遣○是○以○悞○犯○  
 寡○君○畏○君○威○願○歲○歲○朝○齊○莊○公○不○准○黎○復○送○周○并○梁○

尸還以金帛犒軍莊公不許忽報晉侯會魯宋鄭衛  
 伐齊因襲絳之讐公聞許成班師方入郊杞妻孟姜迎夫  
 尸公停車使弔姜拜曰梁若有罪敢辱君弔若無罪  
 有先人敝廬在郊非弔所下妾敢辭莊公慚至梁家  
 賜弔姜奉棺葬城外撫棺慟哭泣盡繼血齊城忽陷  
 數尺由哀痛所感後世傳秦范杞梁差築長城孟姜女送寒衣聞夫死痛哭城為之陷  
即齊杞梁事而悞傳耳周歸傷重亦死其妻哀痛倍於尋常孟  
 子稱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正謂此也  
 是年大水平地深尺餘晉侯伐齊之議遂止

第一百七節 弑齊光 崔慶擅政

靈王二十三年夏黎比公會許齊歲歲來朝。至是親詣臨淄。莊公設宴款待。崔府正在北郭。杼欲拿莊公。託病不往。密叩信賈豎。莊公近侍常以小事鞭賈一動靜俱令豎密報。主公席散。問相國病。杼曰：君豈憂吾病欲行無耻之事。謂姜曰：我今日欲除昏君。汝從吾計。立汝子為嫡。如不從。先斬汝母子。姜曰：婦人從夫。敢不依命。杼使棠無咎伏甲士於內室。成疆伏甲門內。東郭偃伏甲門外。約鳴鐘為號。是日公聞杼病。

夏曆二十三年

卷之三

三

四

心在於姜。燕享之儀。草草畢事。往崔府問疾。闔者曰。疾重。方服藥。卧。公曰。卧何處。對曰。外寢。公喜。竟入內室。時州綽賈舉。公孫傲。僕堙。皆嬖四人從行。監曰。君之事。汝等所知。無混入。恐驚相國。監閉中門。人闔者掩門。拴上加鎖。公至內室。棠姜艷妝出迎。未交言。侍婢報相國索密湯。姜曰。妾往取密。卽來。同侍婢從側戶去。公倚檻待之。忽聞刀戟聲。駭曰。此處安得有兵。呼監不應。情知有變。破後戶出。登樓。無咎引兵圍樓。言奉相國命。特拿淫賊。公曰。我汝君也。幸舍我去。無

身力及... 卷之三  
三 四知  
咎曰相國有命不敢自專。公曰相國何在。願與盟誓。無咎曰有病不能來。公曰寡人知罪。容至太廟自盡。何如。無咎曰君既知罪。即請自裁。公不得已。從樓牖躍出。登花臺。欲踰墻走。無咎射中左股。公倒墜。甲士齊上刺殺莊公。使人鳴鐘。一時內亂成。疆殺出。公孫傲以手拉成。折其臂。疆殺賈舉及傲。并僕埋。偃曰昏君已誅。不干衆人事。州綽觸石而亡。時王何約盧蒲癸死難。癸曰不如逃奔。以俟後圖。何奔莒。癸謂弟盧蒲癸曰我去。子求事崔慶。必歸我爲君報讐。遂奔晉。

晏嬰求事慶封。用爲家臣。齊大夫皆閉門。無敢至者。惟晏嬰直至崔第。枕公股而哭。無咎欲殺之。杼曰。此人。有賢名。殺之恐失人心。嬰歸告陳須無。敬仲曾孫國夏。高止等議立君。皆曰。崔氏將至。杼至曰。靈公有子杼。曰。其母魯叔孫僑如之女。立之可結魯好。衆唯唯。迎杼。曰。爲君。是爲景公。時年幼。杼自立爲右相。立慶封爲左相。盟羣臣於太廟。誓曰。諸君所不與。崔慶同心者。有如日。慶封繼之。高國亦如之。及晏嬰曰。諸君能忠於君。利於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帝崔慶色。



變高國曰。二相今日所爲。正忠君利社稷之事。崔慶  
乃悅。杼命太史伯以瘳疾書莊公之死。伯書簡曰。夏  
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怒。殺伯。伯有弟三仲。叔  
季仲書如伯。杼復殺之。叔亦如書。杼又殺之。季又書。  
杼執簡曰。汝三兄皆死。若更其語。當免汝。季曰。據事  
直書。史氏之職。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穿弑靈公。太  
史董狐以趙盾位正卿。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夷  
臯盾不爲怪。知史職不可廢。某卽不書。天下必有書  
者。惟相國裁之。杼曰。吾懼隕社稷。不得已爲此。雖直

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捧出。遇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季以所書示之。南史氏辭去。杼愧太史筆委罪。賈豎殺之。是月。晉平公以水既退。復合諸侯。謀伐齊。杼使慶封以莊公之死告晉。言羣臣懼大國之誅。已代行討矣。謂殺新君杵臼。出自魯姬。願事上國。勿替舊好。更以宗器樂器爲獻。平公班師。諸侯各受賂歸。○是年吳王諸樊伐楚。過巢。今巢縣。攻其門。巢將牛臣隱身短墻射之。諸樊中矢而亡。羣臣立其弟餘祭爲王。餘祭

夏曆及... 卷之三  
每禱天求速死。左右曰：人所欲者壽也。王自祈早死。為何餘。祭曰：先王遺命欲次傳及季，以成大業。若兄弟四人俱壽考而終，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速也。

第一百八節 納衛衍 甯喜專權

衛孫林父甯殖既逐其君，衍於齊奉剽為君。後殖病篤，謂子甯喜曰：甯氏自莊甯武俞甯以來，世篤忠貞，出君一事，孫氏為之。人皆曰：孫甯，吾恨無以自明。子能使故君復位，蓋吾之愆。方是吾子喜泣曰：願勉圖殖死。喜嗣為左相，日以復君為念。奈殤公屢會諸侯，林

父又獻公嫡讐無間可乘。靈王二十四年，獻公襲夷儀，據之。使公孫丁私入帝丘。衛都楚丘，因避狄難遷此。謂喜曰：子能改父意，復寡人衛政，歸子喜，有遺囑在心，又得委政之言，甚悅。但恐獻公反覆，密約公子鱣面訂。公謂鱣曰：寡人復國，全仗甯氏。吾弟爲我一行，鱣亦如喜意，不行。公曰：決不食言。以累吾弟。鱣方入城，見喜申獻公之約，立誓。喜曰：子鮮鱣字誓重泰山，喜敢不任其事。鱣以此言復獻公，喜以遺命告蘧瑗。瑗曰：瑗不與聞君之出，又敢與聞其入乎？遂適魯。喜復謀於右宰

穀穀曰不可。新君在位十二年，未有失德。今謀復故君，必廢新君，父子得罪於兩世，天下孰容之？喜曰：受先人之命，此事斷不能已。穀曰：必欲舉事，請俟其間。時林父年老，同庶長子孫蒯居戚，留孫嘉、孫襄在朝。至明年春，嘉奉命聘齊，惟襄居守。穀謂喜曰：子欲行事，此其時矣。父兄不在，襄可取也。得襄則子叔字剽無能為矣。喜集家甲，命穀丁帥之伐襄。襄家甲巡警甚密。穀至家，將褚帶閉門問故。穀曰：欲見舍人襄官名，議事。帶曰：議事何用兵？引弓射之。穀不能勝，引兵回襄。

開門親追。穀呼公孫速射。丁發箭中襄胸。衆救去。穀回見喜曰。非丁中襄。追兵不退。喜使人探孫氏動靜。回報襄已死。悉起家衆。攻破孫宅。殺褚帶。喜斬襄首。見殤公曰。孫氏專政。欲謀叛。某討得其首。公曰。孫氏果謀叛。盍令寡人知之。旣無寡人在目。又來見寡人。何事。喜撫劍曰。君乃孫氏所立。非先君之命。羣臣百姓思復舊君。請避位以成堯舜之德。殤公怒曰。孤南面十三載。寧死不受辱。操戈逐喜。喜趨出。公見戈甲。布滿宮外。急退。喜揮甲士拘公世子角來救。被丁戟。

死喜囚殤公於太廟。逼使飲鴆而亡。喜遣穀丁迎獻公復位。百官拜賀。惟太叔儀成公子文稱病不至。人問故。儀曰：國家不幸有此老臣，何忍與聞？欲謀出奔。獻公親往留之。儀見公垂淚，請爲殤公成喪。公許之。然後出就班列。公命喜獨專國政事，聽裁決。羣臣俱增爵秩。召蘧瑗復其位。孫嘉聘齊回。聞變歸戚。林父懼公加罪，以戚附晉。訖喜弑君。平公興師伐衛。獻公同喜如晉，訖林父之罪。平公執君臣囚之。晏嬰奏景公曰：晉侯爲林父而執衛侯，強臣皆得志矣。公曰：善。

會鄭簡公如晉請之。平公猶未許。嬰私見羊舌肸曰：「晉爲盟主，林父逐君，旣不能討，今又黨臣而抑君，嬰懼晉失伯，爲子私計之。」盼言於趙武，武固請於平公，乃釋君臣歸衛。喜獨相，愈加專決。獻公拱手而已。

### 第百九節 殺甯喜子鱗出奔

時宋左師向戌宋桓公元孫與晉正卿趙武、楚令尹屈建俱相善。見晉楚兵爭，無有寧日，因約和議，以息干戈。皆欣然樂從。各遣使往屬國訂期。晉使至衛，喜不通獻公。竟委大夫石惡赴會。公怒，斫於公孫，免餘免餘。



夏曆及下月五日

卷之三

三

四

見喜曰會盟大事當使君聞喜曰子鮮有約言吾豈  
 猶臣乎免餘回報曰喜甚無禮宜殺之公曰若非甯  
 氏安有今日約言實出寡人免餘曰臣受主恩無以  
 為報請以家屬攻甯氏事成利歸於君不成臣當其  
 害公曰斟酌而行勿累寡人免餘以此告公孫無地  
 公孫臣皆曰可殺三人歃血乘喜春晏無備無地與  
 臣率家甲前驅攻門無地悞觸其機身陷被殺甯氏門內  
 設伏機掘地為深窟上鋪木板另有木為機觸其機  
 勢從下發板啓人陷每夜必設是日春晏家屬皆觀  
 優無人守門乃設機以臣亦戰敗身亡右宰穀聞喜  
 代巡警無地不知故陷

得賊。乘夜來問。甯方啓門。免餘帥兵至。乘之而入。斬  
穀於門。甯室大亂。喜問作賊何人。免餘曰。舉國皆在。  
何問姓名。喜奔。免餘逐之。喜遶柱三周。身中兩劍而  
死。盡滅甯氏之家。獻公陳穀喜二尸於朝。鮒撫喜尸  
哭曰。非君失信。我實欺子。何面自立衛朝乎。長號而  
出。載妻小奔晉。獻公留之。不從。至晉。隱邯鄲。與家人  
織屨。易粟。終身不言一衛字。公欲免餘爲正卿。免餘  
曰。臣望輕。不如太叔。乃用太叔儀爲政。自此衛國稍  
安。宋向戌倡弭兵之會。趙武、屈建皆至宋地。晉屬國

魯衛鄭以及邾莒滕薛楚屬國蔡陳許以及頓胡沈  
麋議定楚屬朝聘於晉晉屬亦如之遂於宋地歃血  
訂盟自是晉楚俱無事矣。

第一百十節戮崔杼慶封獨相

齊崔杼自弒莊公立景公威震齊邦慶封忌杼專恣。  
杼原許棠姜立明爲嫡因憐長子成折臂不忍出口。  
成窺父意請讓嗣於明願得崔邑養老。杼許之偃與  
無咎曰崔宗邑當與宗子。杼何能作主。成與疆曰內  
子之位且讓一邑不與父在尙爾把持父死吾兄弟

求爲奴僕不能矣。成曰：免左相請之。二人求見封，訴其事。封曰：汝父惟偃與無咎之謀是從。我雖言必不聽。恐異日爲汝父害，何不除之？成疆曰：有此心，恨力不能封。曰：容再圖。二人去。召盧蒲嫫述之。嫫曰：崔氏之亂，慶氏之利，封悟。越日，成疆又至，復言此事。封曰：汝能舉事，以精甲助子。夜伏甲崔氏左右，候偃與無咎朝。崔突起殺之。杼怒，訴於封。封曰：孺子敢無上至此。崔慶一體子，欲討吾當効力。杼曰：得除二逆，當使明拜爲父。封起家甲分付如此。嫫受命往。成疆見嫫

卷之三

三

匹知堂

兵閉門。嬖曰奉左相命。正利子二人曰得

該死。

此念便 欲除孽

弟明乎。遂開門。嬖曰左相受汝父命來取

兩頭成疆

未答。頭已落地。甲士抄擄無遺。棠姜驚懼

言縊惟明

先出不及於難。嬖將二首見杼杼且憤。口

念曰得毋

震驚內室。嬖曰夫人高卧未起。杼欲歸。慙

歸第只

見重門大開。入中堂望內室。窻戶空空。堂

懸梁未

解。杼見魂飛。欲問嬖已去。遍覓崔明不得。

痛哭曰吾

為慶封所賣。吾無家矣。亦自縊。明夜潛歸。

將父母尸

納一柩。同圍人載出。葬祖墓側。明奔魯封

杼弒先

君不敢不討。景公唯唯。封獨相齊。此靈王十六年也。○吳之隣國名越。江今浙省子爵。夏禹之裔。無余始封。凡三十餘世。至允常。專務為治。越始強。吳忌之。餘祭四年。伐越。獲其宗人。刖其足。命守餘。吳船舟。餘祭觀舟。醉卧。宗人解佩劍殺之。衆皆殺宗人。以次立夷妹。以政任季札。札請戢兵安民。好上國。夷妹從之。使札聘魯。求觀五代。唐虞夏及商周札一一品題。曲肖其情。魯人以為知音。次善晏嬰。鄭善公孫僑。字子產衛善蘧瑗。晉善趙武。魏舒。

長引列國志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一六四一

所善皆賢臣而札賢可知。

第一百十一節盧蒲癸計逐慶封

靈王長子名晉立爲太子。聰明天縱好吹笙。作鳳凰鳴。年十七偶遊伊洛。二水名歸而死。王痛之。有人報太子於緱嶺上。跨白鶴吹笙。寄語土人曰。爲我好謝天子。吾從浮丘公。古仙人住嵩山。甚樂也。不必懷念。靈王發其塚。惟一空棺。知其爲仙矣。靈王二十七年。夢太子控鶴來迎。及覺猶聞笙聲。王曰。兒來迎我。當去遺命。立次子貴。無疾而崩。貴卽位。是爲

景王元年。楚康王亦薨。令尹屈建與羣臣立其母弟麇君爲王。未幾建卒。公子圍代爲令尹。齊慶封既專政。荒淫自縱。一日飲盧蒲癸家。癸命妻獻酒。封悅。私通以政付子慶舍。遷妻妾於癸家。封宿癸妻。癸亦宿封妻。妾俱不爲意。癸請召兄盧蒲癸於晉。封從之。癸歸命事舍。舍膂力兼人。癸亦有勇。且善諛。舍愛之。以女慶姜妻癸。寵信彌篤。癸欲與莊公報讐。無同心者。因田獵。極誇王何之勇。舍召之。何歸。舍亦愛之。慶氏自造亂之後。恐人暗算。每出必使癸何執戈。餘不敢



近癸何欲謀慶氏乃曰高薑音蔡樂寵俱惠與慶有隙。

一日高樂侍食景公見食品無鷄肉怒曰慶氏為政刻減公膳慢我不食而出以此有隙可借助

也何夜見薑託言慶氏謀攻高樂薑怒曰慶與崔同

弑莊公今崔滅而慶在吾等為君報讐何曰此何志

也大夫謀其外何與癸謀其內事無不濟議俟間而

發陳無宇須無鮑國叔牙晏嬰等皆知惡慶氏專橫

莫肯言者秋封率族人慶嗣慶遺田獵何等將乘秋

嘗舉事至八月初癸家甲有鬪色慶姜曰子有事不

謀我必不捷癸曰婦人何能謀姜曰有智婦人勝於

三

男子武王十亂。邑姜與焉。何不可謀。癸曰。昔雍糾以鄭君之密謀。洩於雍姬。卒至身死。君逐。爲世大戒。吾懼之。姜曰。婦人以夫爲天。夫倡則婦隨。况重以君命乎。雍姬惑於母言。以害其夫。此閨闈之蝥賊。何足道哉。癸曰。假汝居雍姬之地。當若何。姜曰。能謀則共。卽不能。亦不敢洩。癸曰。今齊侯苦慶氏之專。與高樂謀逐汝族。吾是以備之。姜曰。相國出獵。時可乘矣。癸曰。俟秋嘗之日。姜曰。夫子謂父慶舍剛復自任。耽於酒色。無以激之。或不出。妾請往止其行。出乃決。癸曰。吾以性

夏曆及區式車馬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四十九

命託子。姜笑曰：諒不效。雍姬也。歸告舍曰：聞樂高。以秋嘗。謀不利於夫子。不可出。舍笑曰：二子吾寢處之。誰敢為難。即有之。吾何懼。姜歸告。至期。景公行嘗。祭於太廟。諸大夫皆從。舍蒞事。主以家甲環守廟宮。樂高、陳鮑四族家丁俱集廟外。何癸持戈立舍後。聞門扉聲。約擊門為號。甲士擁入。舍驚起。癸從後刺之。刃入於脇。何以戈擊其肩。舍視曰：為亂者。乃汝曹。隨手取俎。壺擊何立死。舍負痛高叫而絕。景公驚懼。欲避。嬰曰：羣臣誅慶氏。以安社稷。無他慮也。公心定。升車入宮。

癸同四姓盡滅慶黨。分守城門。以拒慶封。封回攻門不克。奔吳。欒高爲政。宣崔慶之罪。陳舍尸於朝。懸壁。搆求杼樞。圉人貪璧。出首於崔氏祖墓。得樞。斲之。見二尸。公欲並陳。嬰曰。戮及婦人。非禮。陳杼尸於市。諸大夫分崔慶之邑。以封家財。俱在嬰家。責嬰淫亂之罪。與癸同放北燕。家財爲衆人所有。惟無宇一無所取。

第百十二節 楚靈王大合諸侯

景王二年。蔡景公爲世子般。娶楚女芊氏。景公私通。

般怒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僞爲出獵。與心腹數人。潛伏內室。景公以子不在。入宮。造芊氏室。般率內侍。殺景公。暴疾訃諸侯。自立爲靈公。

史臣論般弑父。千古大變。然景公淫子婦。亦不能無罪。但是時盟主偷安。不能行誅討之法耳。

是年秋。宋宮中失火。夫人乃魯女伯姬。左右稟夫人避火。伯姬曰。禮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火勢雖迫。豈可廢義。及傅母至。伯姬已焚死。國人皆歎息。晉平公大合諸侯。各出財幣助宋。

宋儒胡安定論平公不討蔡般弒逆而謀恤宋災不分輕重所以失霸也

景王三年鄭簡公使大夫罕虎為政虎曰臣不如子

產乃使公孫僑子產為政僑既執鄭政使都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有別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僭田有封洫田邑

疆溝洫廬井有伍同里有五伍尚忠儉抑泰侈公孫

之法黑公子驪之亂政子產數其罪殺之又鑄刑書以威

民立鄉校以聞過國人歌曰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景王四年。楚令尹公子圍。共王庶長子。為人鴛鴦。恥居人下。陰蓄不臣之志。欺楚王庶微弱。事多專決。忌大夫遠音掩。掩忠直。誣以謀叛。殺之。而併其室。結大夫遠。罷伍舉子參。為腹心。日謀篡逆。一日聞庶病。圍入宮。問疾。託言奏密事。遣開嬪侍。解冠纓。扣庶氣絕。庶有二子。幕平。夏來鬪。勇力不敵。為圍所殺。圍嗣位。改名熊虔。是為靈王。立長子祿為世子。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郊。地近襄城。靈王慮其不服。謂篡弒。使人殺之。以遠啓。

疆爲太宰。王旣得志，有獨霸中原之意。因欲用兵諸侯。乃問古者合諸侯之禮。右尹伍舉進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陽翟縣。啓合諸侯於此。商湯有啓亳之命。景山名。周在亳。武有孟津之誓。在孟州。河陽縣。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鄴宮之朝。在始平縣東。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縣東北。齊桓公有召陵之師。晉文公有踐土之盟。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諸侯之禮。惟君所擇。靈王曰：寡人欲伯諸侯，當效齊桓公召陵之事。舉曰：齊慶封弑君，逃於吳，吳不討罪，又加寵焉。處於朱方，聚族而居，富於其舊，齊人怨憤。



夫吳楚讐也。若用兵伐吳，以誅封爲名，則一舉兩得。靈王大會諸侯，盛陳車乘，以恐脅列國。於申地爲會盟。使大夫屈申帥諸侯之師伐吳，圍朱方，執慶封，盡滅其族。吳聞，准備以待。申知吳人有備，遂班師以封。獻功。靈王欲戮封，以徇於諸侯。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王若戮封，恐其反唇而譏，不聽。」將封，綁示軍前，以刀按頸，使自言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大聲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楚共王之庶長子圍，弑其君，麋殺其。」

二子而代之以盟諸侯觀者皆掩口笑靈王大慚命速殺之靈王自申歸楚怪屈申從朱方班師不肯深入疑其二心於吳殺之以屈生屈建子代為大夫

第百十三節賀虎祁師曠辨新聲

是年冬吳王夷昧帥師伐楚報朱方之讐楚王命遺啓疆復合諸侯伐吳越君允常恨吳侵掠亦使大夫常壽過帥師會鵠岸今廬江縣為吳所敗楚王怒自帥大兵至吳界吳設守甚嚴不能攻入而還嘆曰枉殺屈申矣自耻無功乃大興土木欲以誇示諸侯因造章

華臺。在荊州城外沙市。廣四十里。高三十仞。又名三休臺。凡登臺必三休息。

方步其中宮室亭榭。極其壯麗。臺成徵四方諸侯落

成。選美女細腰者居之。又名細腰宮。越數日大夫還

啓疆邀魯昭公。名稠襄不至。啓疆脇以攻伐之事。懼

而東裝。至楚與靈王同遊章華臺。魯侯極誇壯麗。設

宴歌。彈响入天際。飄飄乎不知在人間矣。醉別贈魯

侯以大屈名弓之弓。靈王次日追悔。啓疆曰。臣能使弓

歸楚。見魯侯賀得弓。魯侯曰。弓何足賀。啓疆曰。此弓

名聞天下。齊晉與越向寡君求之。止一弓。未敢輕許。

今特傳君當備禦三鄰。慎守此寶。魯侯聞言不安。送  
弓還。辭歸。伍舉曰。徵召諸侯。無有至者。僅一魯侯。一  
弓。不。舍。忍。於。失。信。亡。無。日。矣。此。景。王。十。年。事。晉。平。公。  
聞。楚。以。章。華。臺。號。召。諸。侯。豈。晉。反。不。如。羊。舌。盼。曰。伯。  
者。服。諸。侯。以。德。不。以。官。室。章。華。之。築。楚。失。德。矣。君。奈。  
何。效。之。平。公。不。聽。於。曲。沃。旁。造。虎。斯。邢。官。布。告。諸。侯。  
列。國。遣。賀。惟。鄭。簡。公。未。會。朝。晉。衛。靈。公。元。新。立。親。至。  
晉。行。至。濮。水。宿。館。舍。夜。半。聞。琴。聲。倚。枕。聽。之。泠。泠。可。  
辨。召。師。涓。樂。至。曲。猶。未。終。良。久。聲。止。涓。曰。臣。已。識。其。

翌再一宿。臣能寫之。次夜聲復發。涓援琴習之。盡得其妙。至晉平公設宴鹿祁宮。酒酣。問曰：衛有師涓善新聲。今借來否？靈公曰：在臺下。命召登臺。平公亦召師曠。俱賜坐。問曰：近有新聲否？涓曰：途中偶有所聞。平公命設琴鼓之。曲未半。平公稱善。曠曰：此亡國之音。不可奏。平公問故。曠曰：殷末時。樂師名延者。與紂爲靡靡之音。紂聽之。忘倦。及武王伐紂。延抱琴東走。自投濮水。有好音者。過聲自水中出。涓之所聞。必在濮水之上矣。靈公驚異。平公喜聽。命涓終曲。問曰：此

曲何名。曠曰：名清商。最悲。不如清徵。平公曰：可得聞乎。曠曰：聞清徵，必君有德義。今君德薄，不可聽。平公強之。鼓初奏，有元鶴八雙，集於宮門。再奏，鶴飛，敘立。三奏，長鳴，翔舞，聲達宵漢。平公鼓掌嘆曰：箴以加矣。曠曰：更有清角。平公欲聞。曠曰：若奏清角，鬼神咸集。有禍無福。平公曰：孤老矣，得聞清角，雖死不恨。曠不得已而鼓。一奏，元雲西起。再奏，狂風裂幙。頃之，疾雷猛雨，水深尺餘。平公受驚成病。靈公亦受驚，以恙告歸。鄭簡公同子產後至，隨亦辭歸。時有人早過魏榆。

晉、閩、山、下、聚、衆、議、論、晉、事、近、視、惟、頑、石、十、餘、塊、行、過、  
地、復、如、前、回、顧、聲、自、石、出、其、人、驚、異、問、士、人、士、人、曰、石、  
言、數、日、矣、平、公、問、曠、曠、曰、石、不、能、言、鬼、神、憑、之、今、君、  
崇、宮、室、竭、民、財、石、言、在、是、平、公、嘿、然、曠、退、謂、羊、舌、盼、  
曰、神、怒、民、怨、君、不、久、矣、侈、心、實、起、於、楚、雖、楚、君、之、禍、  
可、計、日、而、待、月、餘、公、復、病、不、起、自、築、虎、祁、宮、至、薨、日、  
未、及、三、年、勞、民、傷、財、不、能、安、享、廻、思、何、益、羣、臣、奉、世、  
子、夷、嗣、位、是、爲、昭、公、

第百十四節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晉臣欒施嗣父竈爲大夫高疆亦嗣父薑爲大夫二人俱嗜酒相得甚懽與陳無宇鮑國分爲二黨欒高每會飲議論陳鮑陳鮑聞之遂生疑忌一日疆醉中鞭小豎施又助之小豎懷恨夜奔無宇家言欒高聚衆欲襲陳鮑期在明日二家卽起家甲先攻欒高至樂第施疆方饗飲聞兩家兵到高曰急集家徒從後戶奔公宮奉主公伐陳鮑必克陳鮑恐挾君爲重緊隨追來俱屯宮外景公召晏子曰四族相攻兵及寢門將奈何嬰曰欒高恃寵專恣已非一日今又伐及



寢門。罪誠不宥。但陳鮑不候君命。擅興兵甲。亦不爲無罪。惟君裁之。公曰。樂高罪重。召王黑。以公徒助陳鮑。國人皆助戰。樂高兵敗。奔魯。陳鮑逐其妻子家財。均分。晏嬰謂無宇曰。子擅逐世臣。又奪其利。人將議子。若以所分歸公。人稱讓德。所得多矣。無宇卽將所分食邑家財。登簿獻公。公悅。景公母夫人孟姬。無宇私有所獻。謂景公曰。無宇誅強家。扶公室。利又歸公。其讓德不可沒。盍以高唐之邑賜之。公從其言。陳氏始富。無宇存心周濟。凡公族子姓無祿者。以私祿分。

給貧約孤寡者與粟凡借貸大出小入不能賞者焚券國中誦陳氏之德皆願爲効死晏嬰爲相國見民心歸陳勸景公寬刑薄歛興發補助以挽人心景公不能。

史臣論陳氏厚施乃異日移國之本亦由君不施仁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以結民心耳。

第一百十五節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楚靈王聞晉築虎祁宮諸侯皆賀意甚不平欲興師侵中原伍舉曰王以德義召諸侯不至當罪今爲土

木責之。何以服人。必欲用兵中原。當擇有罪者征之。  
蔡般弑父。於今九年。理當伏法。言下忽報陳國訃音。  
至正周景王十一年。陳哀公溺病廢在床。元妃生子。  
偃師已立爲世子。次妃生留。三妃生勝。三妃善媚。有  
寵。併愛留。但偃師已立。廢之無名。以弟公子招爲留。  
太傅公子過爲留少傅。囑招過。異日偃師傳位於留。  
招謂過曰。公孫吳子偃師長矣。若偃師嗣位。必立吳。安  
能及留。今君病篤。假以君命。殺偃師而立留。何如。過  
以爲然。與大夫陳孔奐計議。孔奐曰。世子每日問疾。

不離左右。命不可假。不若伏兵宮巷。乘便刺之。果殺  
偃師。宮門大亂。招過佯驚。搜賊倡言。陳侯病篤。立留  
爲君。哀公聞變。憤恚自縊。招奉留成喪。卽位。遣干徵  
師以病薨。告楚王。伍舉聞陳立留。不知偃師下落。正  
在疑議。忽報陳公子勝。同姪公孫吳。求見。召入哭拜。  
勝曰。嫡兄世子偃師。被司徒招與公子過。謀殺致父  
自縊。立留爲君。勝吳恐見害。特投訴。王詰徵師。無言  
可答。王怒。斬訖。舉曰。逆臣已誅。宜奉吳討招過之罪。  
楚王與師伐陳。留聞徵師被殺。懼禍奔鄭。招曰。自有

退兵之計。過曰：何計？招曰：欲借汝頭過驚起。招斬其首。親赴楚軍曰：殺嫡立庶，皆過所爲。故斬過以獻。今留出奔陳國，無主。願大王收爲郡縣。靈王曰：汝且歸國。勝哭曰：逆謀皆招。特令孔奐行事。今委罪於過。先君先太子不瞑目矣。王曰：公子勿悲，自有處分。次日招迎王入城，坐朝堂，對百官呼孔奐曰：戕賊世子，皆汝行兇。叱左右斬之。謂招曰：本欲寬汝，公論不容赦。汝遠竄東海，勝吳謝恩。王謂吳曰：應當立汝。延胡公陳始之祀。但招過黨衆恐爲汝害，姑從寡人歸楚。改

陳爲縣。以穿封戍爲陳公。陳人失望。楚靈王縣陳一載。與師伐蔡。伍舉曰。蔡般怙惡已久。若往討。彼反有詞。不如託言巡方。至申地。誘而殺之。王依計。蔡侯將起程。公孫歸生曰。楚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詞卑。殆誘我君。不可往。蔡侯曰。召而不往。彼加兵。若何。歸生曰。請立世子而行。公立世子。有使歸生輔之。監國。至申。謁見楚王。設宴陳歌舞。賓主暢飲。蔡侯醉。命甲士縛之。酒醒。張目視曰。般得何罪。楚王曰。汝親弑父。今死晚矣。般曰。悔不聽歸生之言。將蔡侯磔死。從死者。

卷之三

三

四

五

七十人。蔡侯御下極有恩禮。從行。今公子去疾領兵入蔡。蔡有聞父被殺。楚兵又臨城。命蔡洵求救於晉。時晉爲盟主。會集諸侯。俱不敢言救。晉乃假列國以書求解圍。命狐父送申地。楚王看畢笑曰。陳蔡孤之屬國。與汝北方何與。言畢入內。狐父怏怏而回。棄疾知晉救不至。攻城益力。歸生曰。事急矣。若遣朝吳說楚。萬一見聽。庶免生靈塗炭。吳出城見棄疾曰。先君般失德。未蒙赦宥。今世子何罪。宗社何罪。幸公子憐察。棄疾曰。受命攻城。無功歸報。恐獲罪。吳曰。更有一

言請屏左右棄疾曰汝言無妨吳曰楚王得國公子  
 知之又內竭土木外竭干戈昔歲滅陳今復誘蔡公  
 子不念君仇奉其驅使怨黷方作公子分其半矣公  
 子賢明著譽且有當璧之祥楚人願得爲君誠反戈  
 內向誅其弑君虐民之罪人心響應誰爲抗者倘幸  
 聽愚計願率死亡之餘爲公子前驅棄疾怒曰匹夫  
 敢以巧言離間我君臣傳語世子速縛出降尙保餘  
 喘叱吳出楚共王寵妾生五子長康王次靈王三子  
福者使主社稷乃以璧密埋太廟中默記其處使五  
子入廟謁拜當璧者卽爲神選康王過璧拜靈王肘

列國志輯要

卷五

三

一



丁巳年及... 卷之三

四三 匹知

及於璧子干子哲去璧甚遠棄疾舛傳母抱之入拜  
 正當璧紐之上共王心知神佑寵愛益篤今朝吳說  
 當璧之祥棄疾恐吳入城述棄疾之言有固守益力  
 傳揚故作怒遣之  
 被圍八月城中食盡死者過半不能禦敵城破世子  
 受縛并蔡洧解楚報捷以朝吳有當璧之言留之不  
 遣靈王以有為逆般之子殺以祭神申無宇曰王汰  
 虐已甚其不終乎告老歸田洧見世子被殺哀泣三  
 日王以為忠釋而用之陰懷復讐之志洧父蔡畧在  
 七十人內亦  
 為靈王所殺每極意縱諛王悅漸寵用命棄疾為蔡公靈  
 王以楚強可得天下召太卜卜之龜裂太卜曰所占

無成。王擲龜曰：「天平區區天下，不以與我，生處何爲？」洵曰：「事在人爲朽骨，何知靈王乃悅？」

第一百十六節 齊晏子巧辨服荆蠻

楚靈王滅陳，滅蔡，諸侯畏楚，朝貢不絕。齊晏嬰奉命修聘。靈王曰：「晏平仲長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寡人欲辱嬰，以張楚威。卿等有何妙計？」遠啓疆曰：「平仲善應對，必須如此方可。」王悅，使人於城西門旁開一竇，剛五尺，閉城門，令嬰從竇入。嬰至，御者呼門守者曰：「大夫出入此竇，寬然有餘。」嬰曰：「此狗門，非人出。」

入使狗國者由狗門入使人國者需從人門入守者  
飛報王曰吾欲戲之反爲所戲矣命開門延入忽見  
車騎二乘皆出色大漢盔甲鮮明以迎晏子欲形其  
短小嬰曰今日聘好非爲攻戰安用武士叱退將入  
朝衆官分班序立紛紛設難遞相嘲謗晏子應對如  
流衆論皆屈伍舉至揖晏子謂諸大夫曰平仲齊之  
賢士諸君何得以口舌相加入見靈王王曰齊國固  
無人耶何爲使小人來聘嬰曰敝邑出使有常典賢  
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

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使楚楚王面慚其  
言心驚其異迺郊人獻合歡橘一枚賜嬰嬰帶皮  
食王笑曰齊人未嘗橘耶何爲不剖晏子曰臣聞受  
君賜瓜桃不削柑橘不剖今蒙大王賜猶吾君也大  
王未諭剖取不全食靈王起敬賜坐命酒少頃武士  
縛一囚過王問何處人曰齊國人所犯何罪曰坐盜  
王笑曰齊人慣爲盜耶晏子曰臣聞江南有橘移之  
江北則化而爲枳者地土不同也今齊人生於齊不  
爲盜至楚則爲盜楚之地土使然於齊何與焉王曰

寡人本欲辱子。今反爲子所辱。厚禮遣歸。景公嘉其  
功。尊爲上相。欲割地益封。嬰不受。欲廣府第。嬰力辭。  
一日。景公至其家。見其妻。指曰。此卿之內子耶。嬰曰。  
然。公笑曰。老且醜矣。寡人有愛女。年少而美。願以納  
卿。嬰曰。人以少姣事人者。他年老惡。可相託也。臣妻  
今老且醜。然向已受其託矣。安忍倍之。公嘆曰。卿不  
倍其妻。况君父乎。愈信嬰忠。益隆委任。

第百十七節 弒三兄 楚平王卽位

景王十二年。楚靈王旣滅陳蔡。又遷許。胡沈道房申。

六小國於荆山。自江以東皆爲屬國。天下已定其半。又欲伐徐。伐吳。天下垂手而得。使遠罷蔡洎。奉世子祿監國。命司馬督率師伐徐。靈王大軍屯乾谿。爲聲援。冬月值天雪。積深三尺餘。王曰。寒甚。鄭丹曰。王重裘豹舄。居虎帳。猶苦寒。亦知軍士卑褐露踝。頂盔穿甲於風雪中。其苦何如。王宜返駕。召回伐徐之師。俟來春再圖征進。今貪伐徐。萬一國有內變。軍士離心。竊爲大王危之。王笑曰。穿封戍在陳。棄疾在蔡。伍舉與太子守國。是三楚也。又何慮哉。忽左史倚相遇王。

九丘九丘志

四知堂

前謂丹曰此博物之士凡三墳三皇書五典五帝書八索

八卦九丘志九州無不通曉子華字丹其善視之靈王意

欲班師忽報督屢敗徐圍之王曰徐可滅也遂留乾

谿三年役百姓築臺建宮不思返國朝吳臣事蔡公

棄時思謀復蔡國與楚宰觀從計議從曰楚王黷兵

遠出久而不返內虛外怨此天亡時也失此機會蔡

不可復封矣吳曰計將安在從曰逆虔之立三公于

子干子皙皆不服若假以蔡公命召子干子皙如此恁

般楚可得也得楚則逆虔之巢已毀不死何為嗣王

之世。蔡必復矣。吳依計使從假蔡公之命。召子干於  
 晉。子皙於鄭。俱靈王弑。君時出奔。言蔡公願以蔡之師納二公  
 子於楚。以拒逆虜。二公子喜。俱至蔡郊。來會蔡公。從  
 先歸報吳。吳出郊迎。謂曰。蔡公實未有命。然可刳取  
 也。吳請盟。誓為先君報讐。誓書以蔡公為首。事畢。同  
 襲入蔡城。蔡公猝見二子。驚惶欲避。吳前執其袂曰。  
何。以。從。也。為。事已至此。公將何往。二公子抱蔡公大哭曰。逆虜無  
 道。弑兄殺姪。又放逐我等。我二人欲借汝兵力以報  
 兄讐。事成以位屬子。蔡公倉皇答曰。請從容商議。吳

長引引國志輯要 卷五 一六七五



夏方及下

卷之三

四

四

宣。言。於。衆。曰。蔡。公。召。二。公。子。同。舉。大。事。已。盟。於。郊。許。  
 復。封。我。國。汝。等。皆。蔡。人。可。隨。二。公。子。入。楚。蔡。人。聞。呼。  
 俱。集。蔡。公。之。門。蔡。公。只。得。率。蔡。衆。與。二。公。子。相。合。吳。  
 令。從。說。陳。公。帥。師。從。公。又。密。書。蔡。洧。約。爲。內。應。未。幾。  
 陳。夏。鬻。夏徵舒孫兵。到。鬻。曰。穿。封。戊。已。死。吾。以。大。義。諭。陳。  
 人。特。來。助。義。亦。思。欲。復。陳。國。蔡。公。合。陳。蔡。兵。往。郢。都。  
 進。發。洧。聞。開。門。以。納。國。人。惡。靈。王。無。道。皆。願。蔡。公。爲。  
 君。大。兵。入。宮。遇。世。子。祿。公。子。罷。祿弟皆。殺。之。遠。罷。自。刎。  
 蔡。公。奉。子。干。爲。王。干。辭。公。曰。長。幼。不。可。廢。子。干。乃。卽。

位。吳曰：公首倡義，奈何以位讓人？公曰：楚王猶在乾谿，國尚未定，且越二兄自立，人將議我。吳會意，密使從往乾谿，告衆曰：蔡公已入楚，殺王二子，立子干爲王。新王有令，先歸者復田里，後歸，劓鼻。從虔者，罪及三族，饋食者亦如之。軍士聞之，一時散去過半。丹卽入報。王聞二子被殺，哭曰：孤殺人子多矣，人殺吾子，復何怪焉？又報新王遣蔡公，鬪成然，率陳蔡兵到。王曰：吾寧戰死，不能就縛。奈士卒逃散，僅百人耳。靈王知事不濟，解衣冠，懸岸柳之上。丹曰：且至近郊，察國

人向背何如。王曰：國人皆叛，何待察乎？丹曰：出奔他國，乞師自救，亦可。王曰：諸侯誰憐我者？吾聞大福不  
再，徒自取辱。丹見不從其計，與倚相歸。楚王不見丹，  
從人盡散，孤身一人覓食無路，卧於路旁。有守門舊  
吏涓人，名疇，經過。王喚至，命覓食充饑。疇曰：百姓畏  
新王法令，無處可覓。申亥以小車載歸。王見篋門蓬  
戶，流淚不止。亥曰：臣父申無宇兩次得罪。謂強蒙王  
不誅，故舍命相報。此處幽僻，請寬心暫住，再作進退。  
王止啼哭，飲食不沾唇。亥使二女侍寢。王不解衣，至

五更王自縊。亥殞殮。殺二女殉塋。

亥感恩殞塋是矣。殺女殉塋何意。

蔡公引成然、吳鬻追奔乾谿。途遇鄭丹、倚相，述楚王如此。某不忍見，是以來歸。蔡公命訪虔下落，有鄉人以衣冠來獻云：「三日前於岸柳得之。」吳曰：「王去衣冠，多死溝渠，不必再究。」但子干在位，乘人心未定，使小卒繞城相呼，言蔡公身敗被殺，靈王大兵將到，再令成然報子干如此。二公子懦弱無謀，必驚惶自盡。明公整旅歸，穩坐寶位。蔡公然之，命從引小卒繞成大呼。國人驚駭，成然奔告子干，言楚王大怒，討君擅立。

夏曆及國元車馬

先之

呂

且夫

之罪。君須早自為計。免致受辱。臣亦逃命去。狂奔而  
 出。子干謂子皙曰。朝吳悞我也。兄弟相抱而哭。宮人  
 又傳楚王兵已入城。子皙自刎。子干急迫。亦自刎。宮  
 內驚慌。自殺者橫於宮掖。成然率百官迎蔡公。國人  
 疑是靈王及入城。蔡公也。告廟卽位。改名熊居。是為  
 平王。當璧之祥驗矣。出榜安民。人心始定。復訪靈王尸。申亥  
 入報。乃遷葬焉。以成然為令尹。陽句穆王曾孫為左尹。以  
 伯州犁。寃死。用其子伯郤宛為右尹。時伍舉已死。嘉  
 其直諫。封其子奢於連。號連公。奢子尚。封於棠。今六合江

浦俱古。號棠君。餘俱加封定職。羣臣謝恩。朝吳與蔡。棠地。洧進曰。輔王興師襲楚。本欲復國。今王大位已定。望加惠陳蔡宗祀。令得均沾血食也。平王曰。善。訪求陳蔡之後。得陳世子偃師之子公孫吳。封爲陳侯。是爲陳惠公。得蔡世子有之子公孫廬。封爲蔡侯。是爲蔡平公。俱歸國奉宗祀。朝吳蔡洧隨平公歸蔡。夏。鬻隨惠公歸陳。各從其主。以復封疆。其所遷荆山六小國。悉令還歸故土。各國君臣上下。懽聲如雷。此周景王十六年。楚靈王十二年也。

第一百十八節 殺三傑 晏平仲薦賢

晉自築虎祁宮後。諸侯二心。昭公新立。欲修平公業。羊舌肸曰。諸侯離心。不以威脇之。必失伯業。昭公大閱甲兵。遣人請王臣。大集諸侯於平丘。衛地在陳留縣周卿士劉摯先到。齊宋魯衛鄭曹莒邾滕薛小邾十二路畢集。晉侯先歆。齊宋以次繼。事畢。邾莒以魯屢侵。訖晉侯。晉侯辭魯昭公於會。執其上卿季孫意如。行父之孫閉之幕中。後方縱歸。魯昭公不合於晉。欲交齊。親往朝。景公設宴。酒至半酣。晏子曰。園中桃熟。可薦新公。

命晏子往取。此桃東海人，以巨核來獻，名曰萬壽金桃。又曰蟠桃，出海外度索山，植三十餘年，今方結數顆。景公愛之，故封鎖，見魯侯至，特取共享。少頃，晏子引園吏捧盤獻上，計六枚，色如硃，香氣迎人。公命晏子捧一爵桃一枚，先進魯侯，次景公，亦如之。又令如前奉魯相禮。贊禮者。叔孫婁叔孫豹子、晏子、齊相禮，亦如之。餘二枚，晏子請公命諸臣中功深勞重者食桃，以張其賢。令出班自奏。公孫捷曰：昔從主公獵桐山，力誅猛虎。獵時猛虎竟撲景公之馬，捷揮拳擊死，以救公。其功若何？晏子曰：擊天保駕，功莫大焉。賜酒食桃。古冶子出曰：吾曾斬妖龍於黃河。公如晉渡

東周列國志卷五  
 卷五  
 五  
 五



夏月夕日三六廿日

卷之三

三

四

黃河忽大風雨。有大龍銜駿馬入水。古冶子提劍入水。順流九里。少頃風止。雨息。挽駿馬提龍頭。浴波而出。公稱神勇。使君危而復安。此功若何。景公曰。蓋世奇功。賜酒食。桃田開疆曰。臣奉命伐徐。斬名將。俘甲首五百餘。徐君懼。納賂請盟。鄰莒畏威。咸集奉君為盟主。此功可食桃乎。晏子曰。功高二將十倍。奈無桃。賜酒以待來年。開疆按劍曰。血戰成功。不如斬龍打虎。受辱於兩國君臣。為人耻笑。揮劍自刎。捷驚曰。取桃不讓。非廉視死不從。非勇亦自刎。古冶子奮起曰。吾三人義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獨苟活。亦自刎。

三人結爲兄弟。號齊那三傑。三傑墓在  
蕩陰里。後漢孔明作梁父吟。正詠其事。景公急止之。  
已無及矣。昭公起曰。聞三傑奇勇。一朝盡矣。公嘿然。  
晏子曰。此一勇之夫。雖有微勞。何足輕重。兩君飲罷。  
昭公歸魯。未幾。邊吏報晉國知三傑俱亡。興兵犯東  
阿。燕亦乘機侵北鄙。景公懼。晏子薦田穰。且公命召  
至。且敷陳兵法。公卽日拜爲將軍。率師拒燕晉之兵。  
且曰。臣卑賤。驟受兵權。恐人心不服。願得君寵。臣爲  
國人素尊重者。使爲監軍。臣之令乃可行。公命莊賈  
爲監軍。二人謝恩出。賈問出軍之期。且曰。明日午時。

專候同往。慎勿過中。別去。次日午前。且至軍門。候至未牌。直到將申。賈方至上將臺。且端坐。問監軍何故。後期。賈拱手曰。蒙親友餞送。是以遲遲。且曰。爲將者。受命之日。卽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秉枹鼓。冒矢石。則忘其身。今敵國侵凌邊境。騷動君寢。食不安。以三軍託吾兩人。冀旦夕立功。何暇與親友敘別哉。賈微笑曰。幸未悞行期。元帥不必過責。且怒曰。汝倚君寵。怠慢軍心。倘臨敵如此。豈不悞事。召軍政司問曰。軍法期而後至。當得何罪。軍政曰。當斬。賈聞斬字。

始懼。且喝令捆綁。推出斬首。賈哀告討饒。從人奔報。齊侯求救。公急命佞臣梁丘據持節往諭。免其一死。乘車疾馳之時。賈首已號令轅門。據不知。望軍中馳去。且喝住。問軍政司。軍中馳車當得何罪。答曰。亦當斬。據戰兢曰。奉君命而來。且曰。君命不加誅。軍法不可廢。乃毀車斬驂。以代使者之罪。據得性命。抱頭而去。三軍股栗。兵未出郊。晉師聞風遁去。燕人渡河北歸。且追擊。燕人納賂請和。班師之日。景公親勞。拜大司馬。掌兵權。諸侯聞名。無不畏服。景公內有晏子外。

有穰且國治兵強四境無事譽如桓公任管仲時也。是時中原多故晉不能謀昭公立六年薨世子去疾卽位。是爲頃公任魏舒爲政。荀躒音力范鞅用事以貪冒聞。魯昭公爲強臣季孫意如所躒取貨於意如。不納昭公。齊景公會諸侯於鄆陵以謀魯難。天下俱高其義而名始顯於諸侯。

第百十九節 楚平王妻媳逐世子

景王十九年吳王夷昧在位四年病篤復申父兄命傳位季札。札曰雖先君有命富貴於我如浮雲吾何

愛焉。遂逃歸延陵。

今句容縣。季札所封。

羣臣奉夷昧子僚嗣位。

是為吳王僚。諸樊子名光，善用兵，僚用為將。時楚費

無極以讒佞得寵。蔡平公立朱為世子。其庶子東國

欲謀奪嫡，納貨於無極。無極先譖朝吳，逐之奔鄭。及

平公薨，世子朱立。無極詐傳楚王命，使蔡逐朱，立東

國為君。平王問曰：「蔡人因何逐朱？」無極曰：「朱欲叛楚，

蔡人不願，是以逐之。」平王遂不問。無極又心忌太子

建，欲離間之。楚平王長子名建，乃蔡國鄖陽封人女

所生。時年已長，立為太子。使連尹伍奢

伍參為太師

無極請事太子爲少師。以奮揚爲東宮司馬。平王卽位之後。頗事聲色。無極縱其淫樂。建惡其諂佞。每踈遠之。令尹鬬成然恃功專恣。無極譖而殺之。建每言成然之寃。無極心懷畏懼。陰與太子有隙。欲離間之。一日奏平王曰。太子年長。當爲婚娶。欲求婚莫如秦。平王從之。命無極往秦爲建求婚。秦哀公以長妹孟嬴許婚。復命無極迎娶。聞孟嬴絕色。先歸報。平王曰。卿見其貌否。無極盛稱其美。王雖心動。恐碍人倫。無以塞太子之口。無極曰。臣觀從媵中。齊女才貌不凡。

臣請先進秦女於王。後進齊女於東宮。囑令無洩。平王從之。文武及太子皆不知其詐。無極恐太子知覺。生禍。奏王令太子出鎮城父。王躊躇未答。無極曰。秦婚之事。久則必洩。遠屏太子。豈不兩便。王依計。命建出鎮城父。以奮揚爲司馬。諭之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使奮輔助太子同行。平王卽立孟嬴爲夫人。出蔡姬歸鄆。建至此。方知秦女爲父所納。孟嬴見王年老。心甚不樂。踰年生一子。名珍。王問曰。卿自人宮。多愁嘆。少懽笑。何故。孟嬴曰。妾承兄命。適事君王。自謂秦



楚相當青春兩敵及入宮見大王春秋鼎盛妾非敢怨王自嘆生不及時耳王笑曰卿嫁寡人雖遲然爲后不知早幾年矣孟嬴心惑其言細盤宮人遂言其故孟嬴凄然淚下王覺百計媚之許立珍爲世子孟嬴之意稍定

第一百二十節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費無極終以太子爲慮恐異日嗣位禍必及已復譖曰聞太子與伍奢有謀叛之心王曰建素柔順無此事無極曰以秦女之故久懷怨望今在城父繕甲厲

兵。王本欲立珍。又聞此言。卽欲傳令廢之。無極曰。世子握兵在外。若傳令廢之。是激其反也。不如先召伍奢。後遣兵襲太子。則患可除。王召奢。問曰。建有叛心。奢曰。王納子婦已過矣。又聽細人言而疑骨肉於心。安乎。王慚其言。命囚奢。欲殺建。無極教王密諭奮揚曰。殺太子。受上賞。縱太子。當死。揚急私報太子。令速逃生。時齊女已生。勝與妻子奔宋。揚自囚。見王曰。太子逃矣。王怒曰。誰告之。揚曰。王命臣事太子。如事寡人。臣謹守斯言。故不敢不告。王曰。汝縱太子。不畏死。

身居列國

卷之五

五

四知

乎。揚曰。既不能奉王之命。又畏死而不來。是二罪也。且太子未有叛形。殺之無名。苟君王之子得生。臣死爲幸矣。王惻然有愧色。嘉揚忠直。仍爲城父司馬。立珍爲太子。以無極爲太師。無極曰。奢有二子。尙員音雲字皆人傑。若出奔吳國。必爲楚患。何不命其父子晉。以免罪。召之二子。必至。盡殺以絕後患。王命奢修書。奢曰。尙仁慈。聞召必來。員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前知之。士安肯來耶。寫畢呈王。王命鄢將師往棠。尙已至城父。鄢至。見尙稱賀。尙曰。父被囚。何賀。鄢曰。王悞聽。

人言致囚尊公。今羣臣保舉。言君家三世忠直。王慚。拜尊公爲相國。二子封侯。尙喜報弟。員曰。父得免罪。兄爲至幸。二子何功。封侯。此誘我也。往必見誅。尙曰。有父手書。員曰。吾父忠於國家。知我必報讐。故使併命。以絕後患。尙曰。吾非貪爵。思見父耳。員曰。楚人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殺吾父。兄若悞往。是速父之死也。尙曰。若得一面死。亦甘心。員嘆曰。與父俱死。何益於事。兄必欲往。弟從此辭矣。尙泣曰。弟將何往。員曰。能報楚者。吾卽從之。尙曰。吾當歸楚。汝適他國。我以

殉父爲孝。汝以報讐爲孝。各行其志。不復相見矣。員  
卽拜尙。以當永訣。尙出見鄢。曰。吾弟不願往。爵同鄢。  
登車至楚。王并囚之。又聽無極言。使武城黑領兵捕  
員。員聞楚兵來捕。大哭曰。吾父兄果不免矣。人謂妻  
曰。吾欲逃他國。借兵報讐。不能顧汝。賈氏曰。大丈夫  
含父兄之冤。何暇爲婦人計。耶子速行。勿以妾爲念。  
入室自縊。員痛哭。構墓。卽出奔。兵至。員已逃。黑追及  
員。射殺御者。黑懼。員曰。赦爾歸報楚王。欲存楚宗祀。  
必留吾父兄。不然。吾必滅楚。斬王之頭。以雪吾恨。黑

歸報王。王怒。命無極。押奢父子斬之。尚唾罵無極。奢  
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忠佞自有公論。何以罵爲。但  
員兒不至。吾慮楚人今後不能安食矣。遂受戮。觀者  
無不流淚。

列國志輯要 卷五 一六九七



列國志輯要卷之六

豐城 楊

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二百一十一節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費無極以奢臨刑之言告王。王思捕員益急。命畫影  
圖形。關津渡口嚴加盤詰。通告諸侯不得收藏。員沿  
江東下。欲投吳。恐難達。因思太子建在宋。往從之。途  
遇故人申包胥。員泣訴父兄被殺。曰。吾異日必斬平  
王之首。夷滅楚國。包胥曰。子行矣。勉之。子之言。吾亦



不洩。但子能滅楚。吾必能復楚。遂別。員至宋。訪見太

子。問曾見宋君否。建曰。宋國方亂。宋君名佐。平公嬖

人伊戾殺太子痤而立佐。平公薨。佐嗣位。是為元公。公性柔多私。與世卿華氏構禍。互相攻擊。楚與師救

華。晉與師救佐。尚未通謁。員聞楚師將至。與建及其妻子奔

鄭。時公孫僑新卒。定公痛悼。員與建人謁。泣訴冤情。

定公曰。鄭國小。兵微。不能濟事。子當謀於晉。建留員

於鄭。親往晉見頃公。叩其備細。送居館驛。召六卿。魏

舒絳子趙鞅武孫韓不信起孫范鞅荀子荀寅即中行氏荀躒

荀盈子議伐楚之事。時六卿用事。頃公不能自專。惟

即智氏

荀寅最貪賂子產當國執禮相抗。晉卿畏之。及游吉代政。寅求貨於吉。不從。因惡鄭。密啓頃公曰。太子建在鄭。鄭必信之。太子能爲內應。我起兵滅鄭。卽封太子徐圖滅楚。可也。頃公命寅私謀於建。建許之。回鄭與員商議。員曰。不可。人以忠信待。謀之。建曰。吾已許晉。員曰。不爲晉應。未有罪。無成。竄身無地。建貪得國。不聽。員曰。子必至矣。建乃以家財結鄭伯左右。冀其助已。甲日期。謀漸洩。有人密首定公。與吉計。召建遊。

孟後曰孤留太子。不會怠慢。奈何。建曰。

公命左右面質。建語塞。令擒斬之。者奔告。

奔吳。夜行。畫伏將近昭關。江北和州。便入深林。不

老父東臯公。扁鵲見員與畫圖相。引員與

另宿密室。員見公長者。備述原委。殷勤款拉。

出關之策。住七日。狐疑不決。夜不寐。欲辭行。

難過。心如芒刺。卧而復起。東方發。三公至。見員

下鬚鬢。忽然頰白。此佳兆也。吾計矣。員曰。計將安

在。公曰。吾有友皇甫訥。與足下相。將他裝成足下。

足下與公子扮做僕者。倘吾友被執。足下便搶過關。至黎明上關。訥果被執。報關吏。遠越言捉住子胥。都來觀看。關上便不盤詰。員乘關開。與勝混出。疾行江邊。呼漁翁渡江。此時越將訥。正拷掬。令供東。求見稱賀。越曰。雖獲一人。貌似不承。招臯曰。老與員有一面。越命至。訥見臯曰。相期出關。何苦我受累。臯笑曰。此吾友臯甫訥也。住龍門。同遊至關前相會。老夫有過關文牒呈覽。披二人稱謝下關。

第一百二十二節 伍子胥吹簫乞吳市

漁翁夜夢將星落於舟中。聞呼出渡。問員始

麥飯鮑魚羹。以啖之。二人飽餐。復問漁翁

他日天遣相逢。稱子蘆中人。呼我漁丈人。兒

別囑翁勿洩。翁嘆曰。若追兵別渡。何以自明。諱

以絕君疑。遂溺江心。員嘆息。與勝入吳境。遇女

紗。見筐中有飯。員乞一餐。女子見非常人。發篋

二人盡器。又囑勿言。女子嘆曰。妾侍寡母三十。未嫁

貞。明自矢。不期饋飼。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

人子行矣。抱石投水中。員感傷不已而去。至吳趨見一壯士與人厮打。衆勸不止。門內一婦人曰。專諸不可。卽歛手歸。員問人曰。如此壯士。懼婦人乎。答曰。吾鄉勇士生平仗義。見不平事。願出死力。纔所其母也。專諸是其姓名。事母至孝。雖當盛怒。聞止。員嘆曰。真烈士。次日相訪。諸叩其來歷。員故諸曰。公負大讐。當求見吳王。借兵報讐。員引進。不敢自媒。諸曰。君言是也。二人結拜。員曰。某今入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諸曰。吳

而。驕。不。如。公。子。光。親。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  
當。牢。記。但。異。日。有。用。弟。處。萬。勿。見。拒。諸。應。盡。  
與。勝。前。至。梅。里。江在吳縣。乏。食。藏。勝。於。郊。外。員。地。  
執。班。管。吹。簫。乞。食。

曲云

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妻復悲。父讐不報。

何以生為。後二疊意相俵未錄

市人無有識者。此景王二十五年也吳公子姬光乃諸樊子。諸

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以次傳位季札。及夷昧卒。札不受國。理應立光。奈僚貪位。自立爲王。光心不服。潛懷殺僚之意。乃求善相者。名被離。舉爲市吏。囑以諮訪豪傑。引爲已輔。一日員吹簫乞市。離聞聲。一見驚奇。卽揖入坐。曰。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子殆是乎。員跼蹐未答。離曰。吾見子相貌非凡。欲爲子求富貴地耳。員以實告。侍人聞之。報僚。召離。引員入見。離一面使人報光。一面同員入朝。僚見員。奇其貌。與語。知其賢。拜爲大夫。次日員謝恩。泣訴父兄之



寬僚許興師。光素聞員知勇。有心收養。聞僚召見。恐  
爲所用。乃入見。問員何如人。僚曰。賢而且孝。孤憐其  
情。許以報讐。光曰。萬乘之主。不爲匹夫興師。勝則彼  
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僚然其言。遂罷議。  
員聞嘆曰。光方有內志。作內未可說以外事。報楚員  
乃辭職。僚賜陽山田百畝。員與勝躬耕。光私見饋米。  
粟布帛。曰。子出入吳楚。曾見有才勇如足下者乎。員  
曰。某何足道。所見專諸。真才勇也。光曰。旣是才勇。某  
卽當造請。乃與員同造諸家。相見畢。員曰。此吳國長

公子慕弟英勇特來相訪。光奉金帛爲贄。嗣後饋以粟帛。又時存問其母。諸感其意。曰：久蒙恩養，倘有差遣，惟命是從。光述刺僚之意。專曰：前王卒，子當立。何故圖之？光曰：祖父遺命，次傳及札。札辭義歸嫡長。光嫡長之後，僚安得爲君？諸曰：盍使近臣言之。令其退位，無傷先王之德。光曰：僚貪而勇，若與之言，反生忌害。故勢不兩立。諸曰：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未敢以死相許。光曰：吾知汝母老子幼，但此事非君不可。若事成，君之母子卽吾之母子。自當盡心養育，豈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

卷之二

一

匹夫

敢負君。諸曰欲刺王僚當投其所好。方能近身。不知  
王何所好。光曰最好魚炙。諸曰請往太湖學治味。凡  
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爲美。諸歸光曰諸味已精何以  
近王。員曰聞公子慶忌子僚萬夫莫當。又有嫡弟掩餘  
燭庸並握兵權。先去此三子然後可圖大位。不然  
雖幸事成。公子能安然坐享乎。光悟曰君言是也。請  
暫歸田。乘間再議。

第百二十三節專諸進炙刺王僚

景王二十五年崩。其嫡世子猛次。句長庶子朝。王愛

寵囑賓孟欲更立世子。未行而崩。劉卷子摯與孟有隙。同單旗殺孟立猛。是為

悼王。尹固甘鮪召奭素附朝。三公合兵使南宮極攻卷。

卷奔揚周旗。奉悼王奔皇朝。使鄆盼伐皇。盼敗死。晉

頃公聞王室大亂。遣籍談荀躒帥師納王於王城。河

南府固亦立朝於京。在開未幾悼王病崩。旗卷立其

弟句。是為

敬王。居翟泉。在洛周人呼句為東王。朝為西王。二王相

攻。六年不決。奭卒。極為天雷震死。人心聳懼。晉荀躒

更司... 卷六

率諸侯師。納敬王於成周。擒固。朝。兵潰。奐子嚚反攻。朝。朝奔楚。諸侯遂城成周而還。王以召嚚反覆。與固同斬於市。周人大快。敬王元年。僚之八年時楚故太子建母在鄖。費無極恐爲伍員內應。勸平王誅之。建母聞。密使人求救於吳。僚使光往鄖取建母。楚將遠越帥師拒之。馳報平王。命陽匄爲大將。徵陳蔡頓。胡沈許共七國師。匄暴卒。越代領其衆。光亦馳報吳王。同公子掩餘率大軍到雞父。楚地及吳楚交鋒。陳夏齧遇光。戟亡。沈胡二君被斬。許蔡頓各奔逃。越軍士奔散。吳

如泰山壓來。生擒甲士。不計其數。越自縊死。七國  
同役。而不同心。故大敗。光直入郢。迎楚夫人。以歸鄭。  
定公聞建母歸吳。使人賫寶玉簪餌。以解殺建之恨。  
楚夫人至吳。僚賜宅。命芊勝建子奉之。平王因敗驚懼。  
遂得心疾。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篤。召令尹囊瓦公子  
申字子西。平王庶長子。以太子珍囑之。而薨。瓦與伯郤宛曰。珍  
年幼。且其母乃建所聘。非正也。子西長而好善。誠立  
之。楚必賴之。郤宛告申。申怒曰。若廢太子。是張君之  
穢行。其母已立爲夫人。可謂非嫡嗣乎。令尹以利禍。

我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殺之。瓦懼乃奉珍卽位。是爲昭王。伍員聞平王死痛哭曰。恨未梟彼之頭以雪吾恨。使得終於牖下。因謂光曰。公子欲行大事。此其時矣。光問故員曰。今楚王新歿。乘喪亂發兵南征。可以圖伯光曰。倘遣吾爲將。奈何。員曰。公子悞爲墜車。得足疾。薦掩餘燭。庸爲將。又使慶忌結連鄭衛。此一網除三翼。吳王之死期近矣。光曰。三翼雖去。延令季子在朝。能容我行篡乎。員曰。晉吳方睦。再令季子使晉。以窺中原之釁。必然聽從。待其歸國。大位已定。光

謝教。次日以乘喪伐楚告王。僚欣然依計而行。四公子俱調開光召專諸以魚腸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獻三枚於吳一日湛盧二日盤郢三日魚腸形雖短寶劍付之諸受小砍鐵如泥至今寶之以備非常。劍曰死生不敢自專。稟過老母方敢從命。歸見母不言而泣。母曰公子欲用汝耶。忠孝不能兩全。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後世。我死不朽矣。命諸取河水飲之。諸回不見母。問妻。妻曰適言困倦思卧。戒勿驚。諸見門閉。啓牖而入。已自縊於床矣。諸痛哭殯葬。謂妻曰吾將赴公子之急。汝母子必蒙恩眷。勿以我爲念。見光



述母死之事。光安慰。復議僚事。諸曰。盍設饗。王來事。必濟。光進見僚曰。有庖人從太湖來。善炙魚。請王嘗之。王許諾。光伏甲以待。僚亦嚴爲之備。服甲三重。盛列護衛。凡獻饌。搜簡膝行而前。光以足痛告假。僚請方便。諸進魚炙。以劍藏魚腹。搜檢如前。諸劈魚抽七首。卽魚腸劍直推王胸。透甲穿脊。王叫而絕。力士齊上刀戟。並舉諸成肉醬。堂中大亂。光知事成。與員縱甲殺出。僚兵俱逃散。員奉光入朝。將僚背約自立。宣示國人。光權攝大位。俟札返國。仍當奉之。封專毅諸子爲上。

卿員爲行人。以客禮而不臣。被離舉員有功。亦陞大夫。慶忌中途聞變。卽馳而去。未幾。札回。光讓位曰。此祖父諸叔之意。札曰。苟國無廢祀。民無廢主。能立者。卽吾君矣。光乃卽吳王位。自號闔閭。此敬王五年也。札耻爭國。老於延陵。終身不入吳。不與吳事。死。塋延陵。孔子題其碑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在句容縣掩餘燭庸爲楚兵圍困。潛城救兵不至。又聞王僚被弒。哭曰。吾兄弟困守於此。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燭庸曰。吾有一計。乘夜扮作哨馬小軍。逃奔小國。以圖後舉。掩餘

夏后氏國名

卷之六

十一 四

奔徐燭庸奔鍾吾近楚小國及天明兩寨不見主帥士卒  
 歸吳所棄甲兵無算皆被伯郤宛水軍所獲與沈尹  
 戌一同班師昭王以郤宛有功以所獲甲兵之半賜  
 之每事諮訪甚加敬禮。

第二百二十四節囊瓦懼誅無極

費無極因昭王敬禮郤宛忌之益深乃與鄢將師謀  
 圖之詐謂囊瓦代陽句曰子惡郤宛字欲設宴相延未  
 知令尹肯降尊否瓦曰見召當赴又謂郤宛曰令尹  
 欲飲於子未知肯治具否郤宛不知是計乃曰蒙令

尹枉駕當治酌奉候。但未知所好何物。無極曰：最好甲兵。郤宛以昭王所賜兵甲出示。無極取堅利者，令設幃門左。將甲兵置之幃中。代郤宛邀瓦。瓦將行，無極急止曰：人心難測。吾先往探。少頃喘奔而至，曰：幾悞相國。子惡門設兵，申悞往遭毒。瓦曰：吾與子惡無讐，必無此事。命左右往視，回報果然。瓦怒，即請將師述之。將師曰：子惡與陽令終陽佗俱陽大甸子晉陳夫三族合黨，欲專楚政，非一日矣。瓦罵曰：異國匹夫。郤宛父州犁，敢作亂害我。因奏楚王，命將師率兵攻伯氏。本晉臣

身月及區記車身

卷之二

二

四矢

郤宛知為無極所賣。自刎而死。其子伯嚭懼禍逃奔郊外。前後圍住。放火滅族。復拘三陽。與晉陳誣以通吳。謀叛皆殺之。國中無不稱冤者。一日瓦於月夜登樓。聞歌聲朗然。

歌云

莫學郤大夫。	忠而見誅。	身既死。
骨無餘。	楚國無君。	惟費與鄢。
令尹木偶。	為人作繭。	天若有知。
報應立顯。		

使人察之。不得其人。但見家家祀神。問神何名。皆曰。忠臣伯卻宛也。無罪被殺。冀其上訴於天耳。左右回報。瓦心中悔。沈尹戌見瓦曰。國人胥怨。相國獨不聞。費無極。讒人與鄢將師。共爲蒙蔽。去朝吳。出蔡侯。朱教先王爲滅倫之事。致太子建身死。他國寃殺伍奢父子。今又殺左尹。卻宛官名波及陽晉二家。百姓怨此。入於骨髓。皆云。相國縱惡。他日楚國有事。寇盜興於外。國人叛於內。相國危矣。與其信讒而自危。孰若除讒。以自安。耶瓦瞿然曰。是瓦之罪。願司馬助吾一臂。誅

身片及國元車口之

名之

三 巳矢

此二賊。尹戍曰。此社稷之福。敢不從命。即使人揚言。殺左尹者。皆費鄆二人。令尹往討。願從者皆來。百姓爭先執兵前驅。瓦收無極。與將師數其罪。梟之於市。國人將火焚宅。盡滅其黨。謗詛方息。但伯嚭逃奔在外。聞伍員顯用於吳。往謁相對而泣。引見吳王。問曰。子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教寡人。嚭曰。臣之祖伯州犁父伯郤宛効力於楚。再世矣。臣父無罪。橫遭焚戮。臣聞大王高義。收子胥於窮厄。故束身歸命。惟大王死生之。吳王用為大夫。與員同事。被離曰。子何所見而信。

嚳乎。員曰：同病相憐耳。離曰：吾觀嚳爲人，性貪佞，專功而擅殺，若重用之，必爲子累。員不聽。與嚳共事吳王。後人論離，旣識子胥之忠，又識伯嚳之佞，真神相也。

第一百二十五節要離貪名刺慶忌

公子慶忌逃奔艾城。

今南昌府寧州吳楚交界地

招納死士結連

鄰國欲伐吳，報讐闔閭曰：今慶忌謀吳，子更爲寡人圖之。員曰：臣所厚有一要離，勇敵萬人。闔閭曰：子爲我召之。引離入謁。王見離，身小貌醜，曰：慶忌走踰奔馬。



力雄萬夫。恐子非其敵。離曰：善殺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近忌，刺之易耳。王曰：忌，明智之人，招納亡命，豈肯輕信而近子哉？離曰：忌招納亡命，將以害吳。臣僞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忌必信而近臣。然後可圖也。王愀然曰：子無罪，吾何忍加此？離曰：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懷室家之愛，不能除君之患。非義，臣得以忠義成名。卽舉家就戮，其甘如飴矣。員曰：俟功成之後，旌表其妻孥，令揚名後世，足矣。次日，員同離入朝，員薦離請領兵伐楚。王

不許。離罵曰：王大不仁。子胥爲王定國，王不爲子胥報讐乎？王怒曰：野人無知，當朝辱我，叱力士斷其右臂，囚獄中，又收其妻子。離越獄出，奔王，戮其妻子，焚棄於市。離訪忌在衛，往求見，訴寃。忌疑其詐，離脫衣以示。方信爲真，問何故加戮。離曰：子胥欲借兵伐楚，吳王不思爲胥報讐，臣進言觸王怒，故加慘刑。忌曰：見我何意？離曰：聞王弑公子之父而奪位，今公子結諸侯以復讐，故以殘命相投，亦願少雪妻子之寃。忽有從吳探信者，報離妻子果焚棄於市，忌垣然與離

同歸艾城。命離訓練士卒。修治舟楫。三月後。與師襲吳。忌離同舟。忽後船不相接。忌坐船頭。離執短矛侍立。狂風驟起。離借風勢。以矛刺忌。透心穿背。忌將離倒提。溺其頭於水者三。乃致離膝上。笑曰。有如此勇士。敢加刃於我。左右欲殺之。忌曰。此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殺天下二勇士哉。誠勿殺。令縱歸。以旌其忠。言畢。推離下膝。自拔其矛而死。左右釋離。離曰。吾有三不容於世。殺妻子而求事君。非仁。爲新君而殺舊君之子。非義。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殘身滅家。非智。有

此三惡何面目立於世。遂投江。舟人救起。離拔劍自  
刎。衆人收離忌之尸。見吳王。王悅。葬要離於閶門。閶今  
門城下有追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大宴羣臣。員  
泣奏曰。王之禍患皆除。臣之大讐未報。豁亦泣請伐  
楚。王曰。孤爲二卿興師。誰可爲將。員薦孫武。吳人韜畧  
王命聘至。以所著十三篇進。封武爲上將軍。號軍師。  
任以伐楚之事。武曰。行兵之法。先除內患。方可外征。  
聞僚弟掩餘在徐。燭庸在鍾吾。當先除二子。然後南  
征。王曰。徐與鍾吾皆小國。遣使索逋。臣不敢不從。乃

發使徐子羽章不忍掩餘燭庸之死。密令逃楚。昭王  
居之舒城。詩曰。荆舒是懲。即今舒城縣。使練兵禦吳。吳王怒其違  
命。命武伐徐滅之。遂伐鍾吾。執其君以歸。襲破舒城。  
殺掩餘燭庸。班師而歸。

第一百二十六節 蔡侯納質乞吳師

楚昭王卧醒於枕畔得寶劍。召相劍風胡子示之。胡  
子曰。此名湛盧。昔越王命歐冶子所造。以獻吳王壽  
夢。今忽歸大王。宜重寶之。昭王宣示國人。以爲天瑞。  
吳王失劍。使人密訪。報歸楚王。怒曰。此必楚人賂吾

左右盜之。殺近侍數十人。命孫武、伍員、伯嚭率師伐楚。復徵師於越。越與楚未絕。不發兵。武等拔楚六合潛今二邑。因兵不繼。班師。移師伐越。敗越於檇縣。李今興嘉大掠而還。武私謂員曰：四十年後，越強而吳盡矣。員默記。此闔閭五年事。昭王得寶劍，諸侯畢賀。唐成公、蔡昭侯亦來朝賀。令尹囊瓦見蔡侯銀貂裘，甚愛之，使人求之，不與。又愛唐公駟馬，求之，亦不與。乃譖於昭王。此時年幼曰：唐蔡私通吳國。若放歸，必導吳伐楚。不如留之。一住三年，唐世子不見成公。

歸國。使大夫公孫哲省視。知見拘之故。勸公獻馬。公必不從。哲夜以酒醉國人。盜驢驢馬。獻於令尹。瓦喜。言於昭王。放唐公歸國。蔡侯聞唐獻馬得歸。亦解裘以進。亦得歸國。蔡侯返國。怒氣填胸。即以世子元質。晉借兵伐楚。晉定公訢於周。敬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宋齊魯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與晉蔡共十八國伐楚。總恨囊瓦之故晉荀寅自以有功于蔡。與范鞅索賂未遂。因雨水大作。託言難以進兵。乃却蔡侯之質。傳令班師。諸侯各散。蔡大失望。歸過沈國。

今汝寧府汝陽縣

怪沈子嘉不從伐楚使大夫公孫姓襲滅

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忿瓦大怒興師伐蔡圍其城蔡侯命姓約唐侯同投吳借兵員引見吳王曰唐蔡傷心願爲前驅夫救蔡顯名破楚厚利王欲入郢此機不可失也吳王悅命被離專毅輔太子波守國拜孫武爲大將員韜副之親弟夫概爲先鋒公子山闔闔次督餉起大兵渡淮直抵蔡國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去唐蔡從吳伐楚昭王聞吳兵大舉命沈尹戌同瓦拒守漢南吳屯兵漢北夾漢相持大相攻擊孫武



用兵如神。囊瓦兵敗奔鄭。沈尹戌身中數箭。不能復戰。急呼家臣吳句卑取吾首歸。勿爲吳人所得。方瞳目句卑斷其首。奔回郢都。見昭王。卽召沈諸梁。尹戌子領回父首。封爲葉公。共議棄城西。奔楚王已行。百官保駕。俱隻身走出。不復顧其室家。郢都無主。不攻自破。武奉闖入城。升楚王之殿。百官朝賀。唐蔡二君亦入賀。吳王置酒高會。是晚宿楚王之宮。左右得楚王夫人以進。王留宿。淫其妾。勝殆遍。或言昭王母孟嬴顏色未衰。王命召之。孟嬴閉戶。以劍擊曰。妾聞諸

侯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居不共席，食不同器，所以示別。今君王棄其儀表，以淫亂聞於國人，未亡人寧仗劍自刎，不敢承命。吳王慚，戒從人不得妄入，命舊侍守戶。員求昭王，不得，使武、嚳等分據諸大夫之室，娶其妻妾以辱之。唐公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貂裘在笥，驪驢在廐，俱各取以獻。吳王山欲娶，其夫人夫槩至，逐山而娶之。寶貨金帛盡取一空。是時君臣宣淫，男女無別。郢都城中幾於獸羣，而禽聚。員言於吳王，欲焚其宗廟。孫武進曰：「平王廢建，立於此。」

女之子。任讒貪。戮忠良。是以吳得至此。今宜召太子。建之子。芊勝。立爲楚君。以主宗廟。楚必相安。而勝懷吳德。世貢不絕。如此則名實俱全矣。吳王不聽。乃毀其宗廟。唐蔡二君辭歸本國而去。

第一百二十七節 伍子胥掘墓鞭尸

吳王闔閭復置酒章華臺。大宴羣臣。奏樂暢飲。惟伍員哭奏曰。平王已死。昭王復逃。臣父兄之讐。未報。萬一王曰。卿欲如何。員曰。乞大王許臣掘平王墓。開棺斬首。方洩臣恨。王許之。員訪平王墓。在東門外。室丙

庄。寥臺湖。引兵而往。但見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四下  
搜尋。不知所在。員向天號泣。忽老人問曰。將軍欲得  
平王塚何故。員曰。平王殺吾父兄。滅吾宗族。生不能  
加刃於其頸。死當戮其尸。以報讐。老人曰。將軍必欲  
得棺。須涸湖水。因登寥臺。指示其處。得一石槨。開之。  
惟衣冠精鐵而已。老人曰。真棺尙在下。更去石槨。果  
有一棺。拽出其尸。膚肉不變。員親鞭至三百。肉爛骨  
折。棄於原野。問老叟曰。汝何以知之。老人曰。吾乃石  
工。平王自知多怨。恐人掘墓。怕吾等洩機。塚成之後。

將石工五十餘人。盡殺塚內。獨老漢預逃得免。今感將軍孝心。特爲指示。亦爲五十餘冤魂。稍償其恨耳。員取金帛。謝老人而去。員終以不得昭王爲恨。訪知在隨。致書隨侯。隨侯回以他徒。因囊瓦在鄭。疑楚王亦在鄭。鄭曾殺太子建。讐尙未報。乞師伐鄭。定公懼。歸咎囊瓦。瓦自殺。鄭獻瓦屍於吳軍。明楚王實未至。鄭吳兵不肯退。定公出令曰。有能退吳軍者。願分國而治。忽一人聞令。乃行歌。

歌曰

蘆中人。蘆中人。腰間寶劍七星文。昔漁

以麥飯魚羹享員。員以七星寶劍謝之。漁丈人不受。今故道及

不記渡江時。麥飯鮑魚羹。

員聞拘之來。問曰。吾乃漁丈人子也。避兵在此。員嘆

曰。員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即下令解圍。還軍楚境。

鄭伯喜。封漁子百里之地。號曰漁大夫。

第一百二十八節 乞秦師 昭王反國

楚申包胥自郢都被後。逃避夷陵石鼻山中。今夷陵州

子胥掘墓鞭屍。復求楚王。乃致書於員。畧云。

子固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戮辱其屍。雖云報讐。不亦甚乎。物極必反。子宜速歸。不然。胥當踐復楚之約。

員得書。謂使者曰。明知忠孝不能兩全。故倒行逆施。以快夙怨耳。使回報。包胥曰。伍君必欲滅楚。吾敢坐視。昭王乃秦侯之甥。欲解楚難。急往求秦。哀公不肯發兵。包胥立秦廷。號泣。七日夜不止。哀公曰。楚有賢臣如此。吳猶欲滅之。吳豈能容秦哉。因賦無衣詩以旌之。

詩曰

豈日無衣。

與子同袍。

王子與師。

與子同讐。

因命大將子蒲子虎率師同包胥救楚。夫槩引兵接戰。見旗上有秦字。駭曰：西兵安得至此？急忙收兵奔報吳王。盛稱秦兵勢銳不可抵當。王懼。武曰：兵可暫而不可久。且楚地廣濶，人心未肯服吳。臣前請王立芊勝以撫楚，正虞今日之變，不如遣使與秦通好，許復楚君，割楚西部以益吳君，亦不為無利也。員與吳



王俱欲從議。嚳欲交戰。員武力止。不從。嚳自甘軍令。領兵戰敗。被圍。得員救回。武曰。嚳矜功自任。久後必爲吳患。不如乘此以軍令斬之。員固請王赦之。秦兵直逼郢都。吳王命夫槩同山守城。自引大軍屯紀南城。員嚳分屯。與秦兵相持。又遣使徵兵於唐蔡。吳王弟夫槩守城。忽想乘大兵遠出。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勝於久後相爭。乃引本部軍馬。私出郢都。渡漢而歸。詐稱闔閭兵敗於秦。不知所往。我當次立。遂自稱吳王。使子扶藏。悉衆據淮水。以遏闔閭歸路。

世子波與專毅聞變登城守禦。不納夫槩。夫槩遣使通越。說其進兵夾攻。事成割五城以謝。公子山報夫槩。不知何故。私回吳國。員曰。夫槩必反。王曰。將若之。何。員曰。夫槩勇夫不足爲慮。但恐越人聞變而動耳。王宜速歸。先靖內亂。王留武員守郢都。同鄩渡漢。接波告急信。言夫槩造反稱王。又連越兵入寇。吳王大驚。卽使人取回武員之兵。吳王星夜馳歸。百姓聞閭閻尙在。俱倒戈來歸。夫槩大敗。父子奔宋。吳王撫定居民。波迎王入城。安排拒越之策。武得王班師之詔。

正與員商議。忽傳申包胥書至。畧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不能定楚。天意不亡楚。可知。朋  
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子不竭吳之威。吾亦不盡  
秦之力。

員以書示武。曰。吳兵入楚。焚其宗廟。墮其社稷。鞭死  
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讐。未有如此之快  
者。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武曰。空退爲楚所笑。子  
何不以芊勝爲請。員依計復書。包胥得書。言於子西。  
封故太子之後。乃以楚王命。迎芊勝於吳。許封大邑。

楚使既發。武員乃班師。武從水路。員行陸道。路經歷陽山。求東臯公報之。廬舍俱無存。使人往龍洞山問皇甫訥。亦無踪跡。至昭關。已無楚兵把守。命身其關。過溧陽瀨水。得發篋女子之母。報以百金。越子允常聞武員回吳。料不能取勝。班師而歸。曰。吳越敵也。遂自稱越王。吳王論破楚之功。以武爲首。武不願居官。固辭還山。謂員曰。功成不退。恐有後患。員不謂然。武飄然而去。不知所終。立員爲相國。嚳爲太宰。同預國政。楚見吳王兵退。包胥迎昭王於隨。告廟復位。百官

稱賀入宮見母孟嬴相向而泣。夫人自以失身闔閭。

含羞自縊。立越女為夫人。以包胥乞師功大。拜為右

尹。胥固辭不受。挈眷入山。終身不出。芊勝既歸。封為

白公。今岳州府。慈利縣東。以白為氏。聚族而居。夫槩聞楚王不

念舊惡。自宋來奔。王知其勇。封之堂谿。在偃城。縣西。號為

堂谿氏。昭王自此早朝宴罷。勤政恤民。省刑薄斂。養

士訓武。復修關隘。嚴兵固守。楚國復興。

第一百二十九節 會夾谷 孔子却齊

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乃糾合鄭衛。自稱盟主。魯昭

公前。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不從。昭公改求。荀躒受意如賄賂。亦不納。昭公客死。意如廢世子。及其母弟務人。援立庶子宋。是爲定。公意如卒。子。立。是爲季桓子。三家自昭公在日。已三分魯國。各。家臣爲政。魯君不復有公。臣家臣又竊三家之權。錄其主。今季孫斯。孟孫何忌。叔孫州仇。三家雖鼎。邑宰各據其城。以爲已有。季氏宗邑曰費。其宰公。不狃。孟氏宗邑曰成。其宰公。歛陽。叔氏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藐。三宰惟不狃。最强橫。更有家臣。姓。

陽名虎字貨。勇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氏反為陪臣所制。而外又為齊國侵凌。竟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少正官。卯名。博聞強記。能言巧辨。通國號為聞人。多聞三家。倚之為重。卯面是背。非見三家。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虎等。又為強公抑私之說。使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莫悟其奸。如孟孫何忌。乃仲孫貜音却之子。蔑之孫。貜在位之日。慕仲尼之名。使何忌從之學禮。仲尼姓孔。名丘。其父叔梁紇。常為鄒邑即邾地大夫。紇娶施氏。無子。其妾生一子。名孟皮。病足成廢。

人復求婚於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問諸女曰：「誰願適鄒大夫者？」諸女不答。最幼名徵，在出曰：「在家從父，何必問焉？」父奇其語，以徵在許之。既歸，紇夫婦憂無子，禱於尼山。曲阜接鄒縣界是夜，徵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若產必於空桑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於庭，自稱五星之精，狎一獸，似牛獨角，向徵在而伏，口吐尺書，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徵在知其異，以繡紱繫其角而去，告於紇。」紇曰：「此必麒麟也。」及產，徵在問有地名空桑否。



夏曆及西曆

卷之二

三

四

紇曰。南山有竇。竇有石門。俗呼空桑。徵在日。吾將產  
 於此。紇問故。徵在述前夢。遂攜卧具往空桑。是夜有  
 二蒼龍。自天而下。守於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  
 露於空中。以沐徵。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溫泉流  
 出。浴畢。即涸。今曲阜縣女陵山。即空桑。孔子生有異相。牛唇虎掌。  
 鴛肩龜脊。海口輔喉。頂門如反字。四高中低。紇曰。此兒稟  
 尼山之靈。因名丘。字仲尼。生未幾。而紇卒。育於徵在。  
 既長。身長九尺六寸。生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  
 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為權貴所忌。竟無能用。

之者。是時居魯。何忌謂斯曰。欲定內外之變。非用孔子不可。斯召孔子與語。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有費人穿井得土缶。土空處如缶內有羊一隻。斯欲試其學。囑使言狗。孔子曰。此必羊也。吾聞山之怪曰夔。夔夔一足。卽山魃。魃山水之怪。龍。罔象。罔象龍類。能食人。土之怪曰羶羊。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問費人果然。乃用爲中都。今汶上縣宰。傳聞至楚。昭王使人致幣。孔子問以渡江所得。申包胥迎昭王於隨。渡江見水面一物。大如斗。色正紅。羣臣莫識。剖之。有饊似瓜。嘗之如蜜。王遍賜左右。孔子曰。是名萍日。此無名之菓。識之以俟博物之士。

夏司川國三晉其夏  
 卷之二  
 三  
 四  
 五

實可割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某  
問津於楚，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  
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以此得知，使者曰：可常得乎？  
孔子曰：萍者浮泛無根，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  
也。此乃散而復聚，衰而復興之兆，可爲楚王賀矣。使  
者歸告，昭王嘆服。時中都大治，四方遣人觀其政教，  
以爲法。則定公知其賢，召爲司空。敬王十九年，虎欲  
亂魯，專政，敬慕孔子，欲招致門下，以爲已助。故以蒸  
豚饋之。孔子時亡，投刺書姓名於刺而歸。密謂何忌曰：

虎必爲亂。亂必先謀。季氏子預爲備。乃可免也。何忌  
築室立柵於南門外。選勇士三百以備亂。又命成宰  
繕甲以待。是秋八月。魯行禘祭。虎請禘之明日享季  
孫於蒲圃。何忌曰。事可疑矣。馳報成宰。約同觀變。至  
期。虎親至。斯登車。虎前導。虎從弟陽越在後。斯疑有  
變。命御者林楚以車適孟氏。楚輓車南向。策馬飛馳。  
越追射楚。不中。斯入孟氏之室。卽閉柵。使壯士伏柵  
以待。越至。率徒攻柵。壯士發矢。越中數箭而亡。貨及  
東門。不見斯。轉轅問路人。答曰。馬驚已出南門。言未

畢報越卒。斯避孟氏新宮。虎怒驅眾劫定公出朝。遇  
 州仇并劫之。發公甲及仇家眾共攻孟氏。何忌命壯  
 士力拒。歛陽兵至與虎戰。州仇從後呼曰：虎敗矣！率  
 眾前擁何忌引眾殺出。斯家臣苦越亦率甲至。虎力  
 不能支，奔齊。見景公，借兵伐魯。以所據謹陽田兗州府城  
 北獻之。大夫鮑國執虎囚之，以婚孔子。虎醉守者脫  
 逃，奔宋。宋使居於匡。在歸德府睢州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  
 之，復奔晉國，仕趙鞅為臣。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謀主，固為大逆。然季氏逐君專  
 政，家臣旁觀已非一日。今效其所為，天理施報之常  
 不足怪也。又有言魯自惠公借用天子之禮樂，其後

三桓家舞人倫。歌雍詩。大夫目無諸侯。故景公既失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仇。其來遠矣。陽虎又懼魯怪其納叛。乃致書明虎奔晉之故。約魯定公於夾谷山爲乘車之會。以通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卽召三家計議。何忌曰。齊人多詐。不可輕往。斯曰。齊屢加兵。今欲脩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駕。何忌曰。非臣師。孔某不可。公召孔子以相禮。囑之將行。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公使申句須。樂頎爲左右司馬。各率兵車五千乘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

離會所十里下寨。既至夾谷，孔子聞齊兵最盛，亦命申樂緊隨。齊大夫黎彌史記見見景公曰：「止爲孔某賢聖用事於魯，恐爲齊害，故爲此會。」明日，主公會畢，請奏四方之樂，乃使萊夷三百人裝做樂工，鼓噪而前，拏住魯侯，併執孔某，豈不勝於用兵侵伐耶？次日，依計而行，定公色變。孔子趨景公之前，曰：「兩君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是計，亦曰：「孔某之言禮也。」景公慚急，麾萊夷退。彌不悅，乃傳齊侯命，召本國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

塗面裝女扮男分爲二隊擁至魯侯前歌淫詞跳舞不止孔子按劍覷景公曰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斬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優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君通好如兄弟然魯國司馬卽齊司馬也大呼申樂二將軍何在二將飛馳上壇於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斬首餘俱驚散景公駭然定公起身彌見孔子有此手段又見申樂二將軍英勇更聞十里之外有軍屯札只得默然而退會散景公召彌曰孔某相君皆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本欲脩



好。今反成仇矣。彌惶恐謝罪。晏子進曰。今魯有汶陽

田三處。一曰謹。乃陽虎所獻。二曰鄆。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三曰龜。

陰。頃公仗晉力。此三處皆魯故物。主公乘此以三田。

謝過魯君。臣必喜而齊魯之交固矣。景公悅。命晏子

致三田於魯。季斯言於定公。升孔子為大司寇。此敬王二

十四年。時齊有大鳥獨足舞田間。斯以問孔子。子曰。此

鳥名商羊。生北海。起舞之地必有淫雨。為災。齊魯接

壤。不可不預備。斯因戒汶上百姓。脩堤蓋屋。不三日。

果大雨。汶水泛溢。魯有備無患。景公聞之。以孔子為

夏月及區區其言之二 卷之二 三 匹矢當

神自是博學之名。播天下。人皆稱爲聖人。

• 第三百三十節 墮三都聞人伏法

季孫斯訪人才於孔門。孔子薦仲由、冉求，可使爲政。斯俱用爲家臣。一日斯問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復與，何以制之？子曰：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藉以爲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斯以爲然，轉告孟叔二氏。何忌曰：苟利國家，吾豈惜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輒密送信，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

知孔子爲魯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致禮幣。遺書以請。孔子欲往。說其回心改過。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孔子乃却其書幣。不狃。遂約成宰。邠宰同起兵爲逆。二宰不從。忽邠邑馬正馬官之長侯犯素懷不臣。遂僞圍人刺藐殺之。自立爲邠宰。州仇聞邠叛。告何忌。忌曰。吾助子一臂。共滅此叛奴。二家連兵往討。遂圍邠城。犯力戰不能取勝。叔氏家臣駟赤在邠城中。僞順侯犯。犯謂赤曰。今日之事。免禍爲上。赤曰。吾捨命送子。出謂衆曰。汝等讓路。容

犯出奔。衆依言。放犯。領家屬。出東門。奔齊。赤引魯兵入城。安撫百姓。軍士見犯家。藏甲甚多。衆皆搶穿。遂墮郕城。用駟赤爲郕宰。不狃初聞郕叛。知孟叔往討。喜曰。季氏孤矣。欲乘虛襲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衆。殺至曲阜。叔輒內應。納之。孔子奉定公奔季氏家。住高臺。固守。司馬申樂俱至。孔子命斯盡出家甲。以授司馬。使伏臺之左右。不狃與輒索定公。不得。知往季氏。移師來攻。孔子扶定公立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旣往。不咎費人。

知孔子是聖人。俱棄兵拜伏臺下。不狃與輒。勢窮奔  
吳。斯命墮費城。復其初制。斯嘉孔子定費之功。自知  
萬不及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謀而行。何忌亦欲墮  
成都。公斂陽問計於卯卯。曰。郈費因叛而墮。若并墮  
成。何以別子於叛臣乎。但云成乃魯北門之守。若墮  
成。齊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抗命不爲叛  
也。斂陽從其計。使其徒穿甲登城。謝孟孫曰。吾非爲  
孟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齊兵旦暮猝至。願捐性  
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辨此。

語必聞人教之。乃密啟定公曰。魯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賞不立也。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斧鉞。陳於兩觀之下。兩觀門名。以縣象魏。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議墮。成利害。俱聽孔子裁決。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獻墮成六便。

- 一、君無二尊。
- 二、歸重都城形勢。
- 三、抑私門。
- 四、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
- 五、平三家之心。
- 六、使鄰邦聞魯與革當理。知所敬重。

孔子奏曰。卯悞矣。成勢孤立。何能為哉。况公歛陽忠。

於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  
誅。羣臣皆曰。卯乃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  
進曰。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  
無以爲政。臣職居司寇。請正斧鉞之典。命力士縛卯。  
於兩觀之下。斬之。羣臣皆色變。三家俱凜然。自卯誅  
後。定公與三家皆虛心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  
禮義。養其廉耻。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  
變。男女別於塗。道路不拾遺。客有常供。賓至如歸。國  
人歌曰。

衮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衮衣。

慰我無私。

此歌傳至齊國。景公驚曰：吾國必為魯所并矣。

第一百三十一節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齊景公自會夾谷歸。晏嬰病卒。正憂朝中乏人。復聞

魯相孔子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齊為近隣。恐

禍先及。乃用黎彌之計。於女閭中。即今娼妓。管仲所設以通商賈。取

美女八十。皆衣錦繡。教歌舞。名康樂。使人致書獻於

魯侯。陳於南高門外。季斯艷慕齊饋。更衣往觀。目眩。



神迷定公三宣不至。次日入朝。言於定公。君臣微服。往觀真盈耳。奪目。乃致書謝齊侯。收女樂入宮。以三十人賜斯君。臣耽於色。三日不朝。郊祭又不致胙。孔子束裝去魯。援琴而歌。

歌曰

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

彼女之謁。

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子路冉有亦棄官從行。至衛。靈公問戰陳之事。孔子對以未學。明日遂行。過匡之宋。匡人素恨陽虎。孔子

之貌相似。聚衆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曰。某無仇於  
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乃安坐鳴琴。靈公使人追  
還孔子。匡人乃知悞。謝罪而去。復還衛主。賢大夫蘧  
伯玉之家。衛靈公夫人曰南子。宋女有美色而淫。在  
宋時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  
於夫婦。既歸靈公。生蒯瞶。已長。立爲世子。而舊情不  
斷。時又有美男子彌子瑕。素得靈公寵愛。瑕恃寵弄  
權。靈公外嬖子瑕。內懼南子。思以媚之時。召宋朝與  
夫人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爲耻。蒯瞶深恨其事。

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欲刺殺南子以滅其醜。南子覺之。訴於靈公。公逐蒯聵奔晉。立其子輒爲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請見。知孔子爲聖人。倍加敬禮。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爲陪乘。過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

從車者德耶。

孔子嘆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於宋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遂使人伐其樹。欲求孔

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過鄭。將之晉。至河。聞趙鞅殺賢臣竇華。舜華歎曰。鳥獸惡傷其類。况人乎。復返衛。未幾靈公卒。國人立輒。是爲出公。蒯賁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時父子爭國。晉助蒯賁。齊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適陳。又將適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以爲楚用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絕糧三日。而弦歌不輟。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地名桑落。其地有臺名厄臺。卽孔子絕糧處。忽一晚有異人。身長九尺餘。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咤。聲動左右。子

列國志輯要 卷六 一七六七

路引戰力大不能取勝。孔子曰：「何不探其脇？」子路依言其人仆地，化為大鮎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則羣精附焉。既殺之，何以烹之？有命烹之，充饑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昭王大喜，將以干社二十五家有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修德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地據土，其代楚不難矣。」昭王遂止。孔子知楚不能用，復還衛。出公欲任以國政，孔子拒之。魯相季孫肥斯子是為來召其門人冉有、孔子。

因而反魯。魯以大夫告老之禮待之。諸弟子中子路、子羔、仕衛、子貢、有若、冉、有、宓、不齊、子賤仕魯。

第一百三十二節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威震中原。一日忽思越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又聞齊與楚通聘，使怒曰：此北方之憂，欲先伐齊，後伐越。員曰：交聘鄰國之常，未必助楚害吳。不可遽興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何不求婚於齊？如不從，伐之未晚。吳王從之，使大夫王孫駘往齊求婚。時景公年老，止有幼女，不忍棄吳，無奈朝

無良臣邊無良將。恐拒命加兵。如楚受禍。故不得已。以少姜許婚。因愛女畏吳。不覺涕出。囑大夫鮑牧曰。煩卿致意如吳。此寡人之愛女。求吳善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少姜至吳。奈年幼。不知夫婦之樂。一心想念父母。日夜號泣。抑鬱成病。臨終囑波曰。妾聞廬山之巔。可望東海。乞葬我於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齊國也。波依言以葬。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波因憶少姜亦得病而卒。吳王欲擇立。員曰。立嫡則亂不生。王乃立波前妃子。夫差爲太孫。年二吳王年老性

燥聞越王允常薨。子句踐新立。欲乘喪伐越。員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乘喪伐之。非禮。宜少待。吳王不聽。留子胥與夫差守國。自引伯嚭專毅。王孫駱等與師伐越。句踐督師禦之。相遇於檣李。越冲笑不能入。聽諸稽郢之計。以罪人三百造吳軍。致辭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上國。至辱下討。臣等願以死代越王之罪。言畢。以次自刎。吳王從未見如此舉動。皆注目而視。不知何故。越王統大軍繼進。吳軍心忙。諸稽郢靈浮姑冲開吳陣。正遇闔閭將。刀便砍。吳王退後一



五方及世元車其

名之二

三

四

閃。履墜車下。砍中左足大指。毅急救。身被重傷。略知  
 王有失。卽收兵班師。死者過半。浮姑取履獻功。句踐  
 大悅。吳王年老。不能忍痛。回軍而薨。夫差迎喪歸葬。  
 以魚腸劍殉葬。乃嗣位。葬後人望見其處。有白虎蹲  
 踞其上。因名虎邱山。後秦始皇鑿山求劍無所得。其  
 鑿處成深澗。今虎邱劍池是也。專毅傷重亦卒。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友為太子。使  
 侍者立庭中。每出入命大呼曰。夫差爾忘句踐殺爾  
 祖乎。卽泣答不敢忘。欲儆其心。命子胥伯嚭練水  
 軍於太湖。立射塼以訓射。三年喪畢。乃敬王二十六

年春吳王夫差除喪告廟。命員齏興師伐越。越王集羣臣計議。范蠡字少伯進曰。吳耻喪君。誓矢圖報。於今三年。其志憤力齊。不可輕敵。宜爲堅守之計。文種字會曰。以愚見。莫如卑詞謝罪。以乞和。俟兵退再圖之。句踐曰。守與和皆非至計。夫吳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悉起丁壯三萬。迎敵於夫椒山。初戰。吳兵稍却。殺傷百餘人。句踐趨利直進。正遇夫差大軍交戰。夫差秉枹擊鼓。以厲將士。忽北風大起。吳順風揚帆。箭如飛蝗。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浮姑覆舟死。

背。狂。中。箭。亡。句。踐。奔。固。城。留。蠡。堅。守。悔。無。及。矣。員。齧。圍。之。數。重。蠡。告。急。越。王。恐。懼。種。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恐。吳。不。許。奈。何。種。曰。吳。太。宰。嚭。貪。財。好。色。夫。差。畏。員。而。懼。嚭。若。厚。具。賄。賂。再。選。美。女。八。人。并。送。嚭。營。得。其。懽。心。言。於。吳。王。必。准。行。成。子。胥。雖。阻。亦。無。及。矣。句。踐。依。計。命。種。見。嚭。哀。求。嚭。見。厚。賂。又。有。美。人。不。覺。心。動。召。種。入。種。跪。進。曰。寡。君。年。幼。不。能。善。事。大。國。以。致。獲。罪。今。願。舉。國。請。爲。臣。妾。恐。王。不。納。使。下。臣。先。叩。轅。門。欲。借。鼎。言。收。於。宇。下。不。腆。薄。質。當。

源源而來矣。嚄喜因再三盡言以進。吳王始而怒，繼而允。乃宣種種膝行而前，復申前說。夫差曰：「汝君請爲臣妾，能從孤入吳否？」種曰：「旣爲臣妾，生死在君，敢不聽從。」夫差許。成子胥進諫曰：「句踐先王大讐，今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侍者乎？」嚄曰：「相國悞矣。若謂先王大讐，不可赦相國之讐，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而遠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願爲臣妾，視楚僅納芋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而欲王爲刻薄忠臣，不如是也。夫差喜，嚄言有理。子胥含憤回營，命句踐歸越。

約日入吳。身親爲奴。妻親爲婢。夫差於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蓬首垢衣。執養馬之事。吳王每出。句踐執馬。筆蹬步行車前。吳人皆曰。此越王也。句踐低首而已。

第一百三十三節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在石室。范蠡侍側不離。一日夫差登姑蘇臺。望見越王夫婦坐馬糞之旁。少伯立於側。謂嚭曰。越王君臣雖處窮厄。不失君臣之禮。心甚敬之。嚭曰。不惟可敬。亦可憐也。夫差曰。寡人目不忍見。倘彼悔過自

新可赦歸。嚳曰：王加恩於越，越豈無厚報。願文王決意。夫差命太史擇吉，赦越王歸。子胥聞之急進諫曰：昔桀囚湯，不誅紂；囚文王，不殺卒。桀爲湯放，紂爲周滅。今王囚越，不誅，恐夏殷之患至矣。夫差聞言，復有殺越王之意。召至三日不見，句踐問故。嚳曰：吾王欲釋君歸，今惑子胥之言，又欲加誅。適感寒疾，某問疾，言宜作福事故。遣君復歸石室。句踐稱謝而去。記居石室已三年餘。聞吳王病尙未愈，命蠡卜其吉凶。蠡曰：至己巳日當滅，壬申日全愈。願大王請求問疾。

倘得入見。因求其糞嘗之。觀其顏色。依卦斷其愈日。至期若愈。赦可望矣。句踐依計而行。夫差大喜。曰。仁哉。句踐。臣之事君。孰肯嘗糞而決疾者。嚄。在旁。夫差問曰。汝能乎。嚄。搖首曰。臣不能。王曰。不但卿不能。吾太子亦不能也。卽命句踐離石室。就便居止。如期病果全愈。夫差心念其忠。置酒宮內文臺。召句踐赴宴。句踐爲不知者。仍前囚服而來。夫差令沐浴更衣。句踐更衣入謁。夫差忙扶起。出令曰。句踐仁德之人。豈可久辱。孤將免罪放歸。令羣臣以客禮待之。子胥見

夫差忘讐待敵不忿而出。是日二王盡權方休。命王孫雄送於客館。三日內孤當送汝歸國。子胥苦諫不聽。至第三日。吳王置酒蛇門。親送越王出城。羣臣皆捧觴餞行。惟子胥不至。句踐再拜俯伏流涕。有依戀不舍之意。夫差親扶句踐登車。范蠡執御。夫人亦再拜稱謝。一同升輦而去。句踐歸越。羣臣百姓懽聲載道。入城告廟。臨朝蠡曰。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則越可興而吳讐可復矣。句踐曰。敬受教。以種治國。政蠡治軍。旅尊賢禮士。敬老恤貧。百姓大悅。此敬王



二十九年。句踐迫欲報讐。乃苦身勞心。累薪而卧。懸膽嘗之。中夜泣而復嘯。會稽二字不絕於口。躬親耒耜。夫人自織。與民同勞苦。七年不收民稅。惟每月至吳。問候貢獻。吳復增越封地。

第一百三十四節 景公廢長立幼

敬王三十年。楚昭王薨。世子章越女立。時楚多故。晉政復衰。齊自晏嬰之死。魯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強甲天下。有薦食山東之志。諸侯皆畏之。齊景公夫人燕姬生子而夭。有庶子六人。陽生最長。荼最幼。

荼母鬻奴賤而有寵。因愛及荼。號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七十餘。不肯立世子。欲待荼長立之。不期一病不起。囑世臣國夏高張使輔荼為君。大夫陳乞無字素與陽生相結。恐其見誅。密勸出避。陽生與子壬及家臣闞止同奔魯。景公命國高逐羣公子。遷萊邑。景公薨。安孺子荼立。國高秉政。陳乞忌之。僞言國高欲去舊臣。改用荼黨。乞與鮑牧鮑國孫倡首率諸大夫家衆共攻殺高張。國夏奔莒。乞欲援立陽生。陰使召之。陽生夜至齊郊。留壬止於郊外。孤身藏乞家。

乞稱祀先。請諸大夫享祭餘。俱至坐定。力士負囊出。開之。乃陽生。乞曰。立子以長。古今通典。今荼年幼。不堪爲君。奉鮑相國之命。請改事長公子。牧睜目曰。吾本無此謀。何得誣我。陽生向牧揖曰。與廢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在。乞強拉牧下拜。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奉陽生卽位。是爲悼公。卽遷荼於宮外。殺之。疑牧不欲立已。誅之。立鮑息。牧以存叔牙之祀。乞獨相齊。人見悼公。誅殺無辜。皆有怨言。悼公有妹。嫁邾子益爲夫人。益傲慢無禮。與魯不睦。上卿季孫貜言。

於哀公子定公伐邾執益囚之。悼公怒魯欺齊，乞師於吳。吳約同伐魯，吳許出師，魯懼釋益歸邾，謝罪於齊。齊使人辭吳兵，夫差怒曰：「吳師行止，一憑齊命，寡人當親問前後二命之故。」魯聞吳怒齊，反約吳同伐齊。齊舉國驚惶，皆以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益甚。時乞已卒，子陳恒秉政，乘國人不順，謂息曰：「子盍行大事，外解吳怨，內以報家門之讐。」息辭不能，恒曰：「吾爲子行之。」因悼公閱師，進鳩酒毒之，以暴疾訃於吳軍。曰：「寡君得罪，遂遘暴疾，上天代大王行討，幸賜矜恤，勿隕社。」

吳王夫差

卷之六

三

四

稷願世事上國。夫差乃班師。魯師亦歸。國人皆知。悼公死於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恒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以陳恒為右相。關止為右相。按陽生即位未滿三年。遽遭橫死。豈非弒荼之報。

第三百三十五節 美人計 吳宮寵西施

越王句踐自吳歸。養士恤民。勤政薄歛。無不委曲。周到極意。承順吳王。思圖報讐。文種獻破吳七術。損貨幣以悅其君。臣。貴糴粟膏。以虛其積聚。遺美女以惑其心志。遺巧工良材。使作宮室。以

罄其財。遺之諛臣。以亂其謀。強其諫臣。使自  
殺。以弱其輔。積財練兵。以承其弊。

句踐曰善。今以何術為先。種先廣求大木。得神木二  
枝。大二十圍。長四十丈。獻吳起姑蘇臺。高三百丈。廣

八十四丈。又廣求美女。得西施。乃苧蘿山採薪者之

多姓施者。女住鄭旦亦住西村。與皆絕色。教成歌舞。

西村故名西施。鄭旦亦住西村。與命蠡送吳。夫差一見。寵幸無比。而妖艷善媚。更推西

施。奪歌舞之魁。居姑蘇臺。擅專房之寵。鄭旦居吳宮。

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年而死。命王孫雄起館

娃宮於靈巖山今靈巖寺為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屨

音廊履鞋名鑿空廊下之地將大甕鋪平覆以板今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吳王井西施照泉而收

西施洞夫差與西琴臺西施搽種香山西施與美人

採蓮徑吳王與西錦帆涇城中鑿開大濠長洲苑為

獵之消夏灣夫差與西施避暑夫差自得西施以姑

蘇為家弦歌相逐流連忘反句踐欲伐吳以攻戰未

備蠡訪南林山陰有處女精於劍戟王聘至問擊刺

之道女曰內實精神外示安佚縱橫往來捷若騰兔

得吾道者。一以當百。願大王試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攢戟刺之。女連接其戟而投之。越王乃服。使教習軍士三千人。歲餘。處女辭歸。後再往請。已不知去處矣。或曰。天欲興越。故遣神女授劍術也。又聘楚人陳音爲射師。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發。人不能避。子胥聞之。進曰。越日夜訓練士卒。劍戟弓矢無不精良。恐乘間入吳。禍不支矣。夫差使人探聽。備知處女陳音之事。夫差問。嚭曰。治兵乃守國常事。王何疑焉。夫差終不能釋然。遂有伐越之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二十一

四

四

第三百三十六節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齊國陳氏世得民心。久懷擅國之志。及陳恒嗣爵。逆謀愈急。懼高國之黨衆。思盡去之。乃奏於簡公曰。魯鄰國而共吳伐齊。此讐不可不報。簡公信之。命國書高無不宗。樓等恒親送師。屯於汶上。誓滅魯。乃還時。孔子在魯。聞齊師臨境。問弟子誰能止伐魯之兵者。子張姓顓孫子石公孫龍願往。孔子不許。子貢請去。子曰。可矣。遂行。至汶上。見恒。恒曰。先生爲魯作說客。耶。子貢曰。賜之來爲齊。非爲魯也。請屏左右。賜聞憂。

在外者攻弱。憂在內者攻強。今相國之勢。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今破弱魯。爲諸大臣之功。相國無與。諸大臣勢益盛。而相國危矣。若移師伐吳。大臣困於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豈非計之便乎。恒欣然曰。先生之言。徹恒肺腑。今兵已至汶上。若移師。人必疑我。子貢曰。但按兵勿動。賜請南見吳王。使救魯而伐齊。如是戰。吳不患無詞。恒喜。謂書曰。聞吳將伐齊。兵姑駐此。須先敗吳。然後伐魯。書領諾。子貢見吳王曰。向吳魯連兵伐齊。齊恨入骨。今先伐魯。次及吳。大王何不

身居及區二六五三

卷之二

三

四

伐齊以救魯。威加強。晉吳遂霸矣。夫差曰：奈越有謀。吳之心孤。先越後齊。未晚。子貢曰：大王必慮越。臣請越王親執橐音高鞬音堅以從。何如？夫差大悅。子貢東見越王。句踐郊迎三十里。子貢曰：臣見吳王決以伐齊救魯。吳王疑越謀。吳欲先加誅。句踐長跪曰：先生何以救我？子貢曰：吳王驕而好佞。宰嚭專而善讒。君以重幣悅其心。以卑辭盡其禮。親率一軍從吳伐齊。彼戰不勝。吳自此削矣。勝必圖霸。以兵臨晉。如此。吳有間而越可乘矣。句踐再拜謝教。子貢回見吳王。

夫差欲越王親隨。子貢曰：用人之衆，又役其君，亦太過矣。不如許師而辭其君。吳王從之。子貢辭吳往晉。見定公曰：今吳戰齊有日矣。戰而勝，必與晉爭霸。君宜修兵，休卒以待之。晉侯曰：謹受教。子貢反魯。

第一百三十七節 殺子胥 夫差爭敵

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使諸稽郢帥師助吳。夫差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子胥諫曰：齊特疥癩耳。越乃心腹之病也。今爭疥癩而忘心腹之大患，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先至也。夫差怒，欲殺之。嚭曰：前王老臣，不

史記卷六十五

卷之六

三

四

可加誅。遣員往齊約戰。書中數齊伐魯慢吳之罪。激齊怒而殺之。子胥知吳必亡。乃攜子伍封同行至齊。致吳王之命。簡公見書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忠臣。聞屢諫不聽。今遣來齊。冀齊怒殺之。自免其謗。宜縱之歸。令忠佞相攻。而夫差受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定戰期於春末。子胥引封至鮑息家。子胥與息父鮑牧係舊相知拜息為兄。寄居鮑氏。改姓王孫。封決意死諫。吳王擇日興師。先遣人約魯哀公。同越兵與齊會戰。汶上大敗齊師。擒將斬帥。不計其數。簡公驚惶遣

償。貢。金。帛。謝。罪。請。和。夫。差。爲。首。齊。魯。聽。命。受。盟。吳。王  
凱。還。回。至。句。曲。新。宮。今句容縣。夫差預遣人建造。遍  
植秋梧。號曰梧宮。今西施避暑  
見。西。施。曰。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  
且。謝。梧。宮。三。宿。回。吳。百。官。迎。賀。子。胥。進。曰。勝。齊。小。喜。  
恐。大。憂。將。至。吳。王。掩。耳。不。聽。句。踐。親。至。賀。勝。吳。王。設  
宴。欲。廣。越。地。以。酬。助。戰。之。功。羣。臣。皆。曰。賞。功。酬。勞。霸  
王。事。也。子。胥。泣。涕。曰。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養。亂。畜。奸。  
將。滅。吳。國。吳。王。大。怒。曰。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  
今。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龍。逢。遇。桀。比。干。遇。紂。臣

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再見矣。遂趨出。  
 王怒猶未息。韜曰：子胥以子託齊，恐有叛吳之心。夫  
 差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名劍子胥接劍呼曰：先王不欲  
 立汝，吾力爭嗣位為汝，破齊敗越，威加諸侯，今不用  
 吾言，反賜死，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目懸於東門，  
 以觀越兵入吳也。自刎而絕。使者取劍回報，述臨終  
 之言。夫差自斷其頭，置盤門城樓上。今蘇州盤門有鐵環久而不廢  
云是子胥復投其屍於江中。土人撈取，私埋吳山。在杭  
州改稱胥山夫差既殺子胥，進韜為相國，命太子友  
有子胥廟

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師由刊音溝州府北上會魯哀公衛出公於黃池衛地在開封欲與晉爭霸。句踐聞吳王出師與范蠡盡發精兵從海道通江襲吳。吳兵慣戰者皆隨吳王出師。國中皆未教之卒。越乃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弓弩劍戟皆勁利。范蠡泄庸俱宿將。大敗吳師。彌庸見殺。太子友身中數箭。懼擒自刎。王子地登城把守。使人告急。吳王句踐水軍屯太湖。陸軍屯胥門二門名。使蠡焚姑蘇臺。彌月不息。吳軍不敢復出。吳王聞報驚慌。欲收兵歸。恐晉襲其



後。乃連夜進兵。萬鼓皆鳴。晉軍不知其故。使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曰。周王命寡人主盟。中夏今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親聽命於籓籬。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褐還報。謂趙鞅曰。吳王口強而色慘。或越入其國都乎。何不許其先使去。王號恐不便於周。夫差乃稱公。先畝晉。次之。魯衛。又次之。會畢。班師。連接急報。吳王帥衆星馳。與越接戰。又大敗。夫差謂嚭曰。子言越必不叛。今日之事。子當請成。不然。屬鏹。又當子。嚭造越營。求救。吳罪。其犒軍之禮。亦如越之。昔日。蠡

曰姑許成爲太宰之惠容俟再舉句踐班師。

第三百三十八節納蒯賸子路結纓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狩於大野今兗州府鉅野縣叔孫

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麇身牛尾獨角有肉怪而殺之。

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紱猶在知昔日

顏母所繫嘆曰吾道終窮矣使弟子埋之今鉅野縣東有獲麟

堆卽葬孔子援琴而歌。

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獨何求。

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是年齊右相陳恒知吳爲越所破。外無勁敵。內無強家。只礙一闕止。左相使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止簡公。出奔恒追而弑之。盡滅闕黨。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恒獨相。孔子聞之。沐浴朝哀公。請兵伐齊。討恒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恒亦懼諸侯之討。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

晉之四卿南行聘吳。越復散財輸粟。國人悅服。漸除  
晏鮑高國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  
選美女百人納於後房。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七  
十餘人。欲自強其宗。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衛  
世子蒯聵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  
字子諫不聽。蒯聵之姊嫁於大夫孔圉。名孔姬。生子  
懼。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懼家臣渾良夫身長  
貌美。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姬使良夫往戚。候弟蒯聵。  
聵執其手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任子服冕乘軒。三

死無與。良夫歸告姬。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迎蒯瞶。乘溫車稱婢妾混入城。匿孔姬之室。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俟飲歸以威劫之事。乃有濟。命石乞孟厲良夫披甲懷劍伏蒯瞶於臺上。惺飲於公宮。醉回。姬召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惺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姬曰：汝旣知舅氏何故不納吾弟？惺曰：廢子立孫先君之命。惺不敢違也。左右進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惺上臺。姬在旁喝曰：太子在此。孔惺如何不拜？惺下拜。姬命乞厲守惺於臺上。以惺命召聚家。

甲使良夫帥之以襲公宮。出公醉欲寢。聞亂召惺。左  
右曰爲亂者正惺也。輒驚忙卽取寶器驅車奔魯。羣  
臣不附蒯瞶者四散逃竄。子路爲惺家臣。聞惺被劫  
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  
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  
視乎。疾趨及門守者曰君已出奔。子入何爲。子路曰  
吾惡夫食人之食而避其難。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  
出。子路乘之而入。至臺下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  
下臺。惺不敢應。子路欲焚臺。蒯瞶懼使乞。廩持戟下

子路仗劍來鬪。奈雙戟並舉，攢刺子路，身負重傷。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冠纓而死。懼奉蒯瞶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世子，以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衛，聞亂，謂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矣。弟子問故，孔子曰：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言未畢，柴果歸。衛使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拜受，啓視肉醢。音海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內乎？使者驚曰：然。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見，願

也。命弟子埋之。痛哭曰：某常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孔子反魯，未幾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時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弟子營墓於北阜之曲。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至。

國朝封爲先師。天下俱立文廟。子孫襲爵爲衍聖公。○衛莊公疑孔悝爲輒之黨，逐之奔宋。又因府藏被輒取去，謀於良夫。良夫曰：太子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矣。有小豎私告世子疾，疾使壯士載豎，乘間劫莊公，歃血立誓，勿召亡君。且



必殺良夫。公曰：勿召，輒易耳。良夫有盟，免三死。疾曰：請俟四罪，殺之。未幾，莊公造虎幘。以虎皮爲幘召諸大夫落成。良夫紫衣狐裘而至，不釋劍而食。疾命力士牽出。良夫曰：臣何罪？疾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良夫語塞，俯首受刑。一日，莊公夢厲鬼被髮北面，噪曰：余渾良夫，叫天無辜，及覺，召胥彌赦。占之曰：無害也。赦出，謂人曰：冤鬼爲厲，身死國危。兆

已見矣。莊公立二年，晉怒其不朝，命趙鞅伐衛。衛人逐莊公奔戎，戎人殺之，并殺世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恒率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蒯賁庶弟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輒為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諸大夫與輒不睦，逐輒，奔越。國人立公子默。蒯賁庶弟是為悼公。自是臣服於晉，衛益微弱。

第三百二十九節 誅白勝 葉公定楚

白公勝自歸楚國，欲報鄭殺父之讐。只因伍子胥是勝恩人，子胥前已赦鄭，鄭又事昭王有禮，故勝含忍。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輯

五

四

不言。及昭王已薨。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越女子。章。卽位。是爲惠王。勝聞子胥已死。思欲報讐。使石乞。築。城。合岳州府慈利縣有白公城。練兵。盛爲戰具。請伐鄭於子西。許之。尙未出師。晉趙鞅伐鄭。鄭求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方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勝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當先殺之。然後伐鄭。謀於石乞。乞薦勇士熊宜僚。可當大用。同造請述殺令尹事。宜僚曰。令尹有功於國。無讐於僚。不敢奉命。勝怒曰。不從先殺汝。宜僚曰。殺一宜僚。如去螻蟻。何以怒爲。勝擲劍。

曰子真勇士。聊試子耳。載歸禮以上賓。僚感其恩。以  
身許之。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楚畏吳之強。戒邊修備。  
勝託言吳襲楚。反以兵襲吳邊。稍有所掠。揚言大敗。  
吳師得鎧仗兵器若干。欲獻捷於主。以張楚威。子西  
不知是計。許之。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待側。勝叅  
畢。卽招二人。乞與宜僚揮壯士蜂擁而登。勝幫住惠王。不  
許轉動。乞生縛子西。百官驚散。子期與宜僚交戰。俱  
鬪死殿庭。勝斬子西之頭。陳屍於朝。乞欲弑惠王。勝  
曰。孺子何罪。廢之可也。乃拘惠王於高府。別宮乞勸勝

自立。勝曰：縣公甚衆，當悉召之。乃屯兵太廟。大夫管

脩管仲後率家甲攻勝。脩兵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

人掘高府墻，負惠王出，匿於昭夫人之宮。越沈諸梁

聞變，悉起葉衆至楚。百姓遮道迎接。守城兵民開城

以納。葉公攻白公於太廟。石乞兵敗，扶勝登車逃往

龍山。在荊州府城西葉公追至。勝計窮，自縊。乞私塋於山後。

葉公擒乞，問白公何在。乞曰：自盡。又問尸在何處。乞

堅不言。葉公命取鼎，置乞前。曰：再不言，烹汝。乞自

解衣笑曰：事成，貴爲上卿，不成就，烹。此理之當然也。

夏曆及西曆

卷之二

三

四

吾豈肯賣死骨以自免乎。遂跳入護勝尸，竟不知所  
在。乞雖所從不正，而忠義可取。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亂侵  
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師伐陳滅之。以子西之子寧嗣  
爲令尹。以子期之子寬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  
此楚國危而復安。敬王四十二年也。

第一百四十四節 滅夫差 句踐稱霸

是年，句踐聞吳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  
復大舉兵伐吳。吳王聞越兵再至，亦大起士卒迎敵。  
吳師又敗，連三戰三北。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

死。夫差退回。閉門自守。句踐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  
嚭託疾不出。夫差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於越王。  
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不敢逆命。與君王結  
成。以歸。今君王誅吳。孤臣亦望君如會稽之赦罪耳。  
句踐意欲許之。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二十年。  
奈何垂成而棄之。不准行成。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執  
意不從。鳴鼓攻城。吳不能復戰。是夜暴風疾雨。望吳  
南城上。有子胥頭。目光射十里。越將士畏懼。暫且屯  
兵。種蠡夢見子胥。白馬素車。曰。本求置吾頭於東門。

以觀越兵入吳。吳王悞置於南門。今越有吳。此天定也。汝需從東門開道貫城以通水路。二人以夢告越王。使士卒開渠。忽太湖水發。水勢洶湧。冲開羅城。兵乘而入。韜卽降。夫差同賂及其三子。太子友奔陽山。腹餒口渴。左右剝生稻以進。伏地掬飲。溝水賂曰。飽嚼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死在旦夕。暫避何爲。遂止陽山。句踐追及重圍。夫差泣曰。孤不誅。句踐忘先人之讐。爲不孝之子。此天所以棄吳也。賂請再見。越王哀懇。種蠡拒之不得入。泣涕而回。句踐憐



之命使謂之曰寡人念昔日之情請置君甬東。今鄞縣給五百家爲君終老。夫差含淚曰君王幸赦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以五百家爲臣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越使去。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乃仗劍立軍前使人謂吳王曰夫何不自便。必使吾師加刃耶。夫差泣謂左右曰死如有知吾無面目見子胥於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乃拔劍自刎。駱解衣覆王之尸。卽自縊於旁。句踐命以侯禮。葬於陽山。流其第三子於龍尾山。今婺原縣越王入姑蘇。

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詔曰。有德色。句踐曰。子吳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詔慚。命斬之。滅其家。句踐撫定居民。與齊晉宋魯諸侯會於舒州。齊地使人致貢於周。時敬王四十四年崩。太子仁嗣位。是爲元王。王使人賜句踐衮冕圭璧。命爲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賀。時楚已滅陳。懼越兵威。遣使修聘。句踐割淮地與楚。割泗水東百里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諸侯悅服。尊越爲霸。越王還吳。築賀臺於會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越世家 卷六 一八三

以蓋昔日被棲之耻。置酒吳宮文臺。大宴羣臣。羣臣  
大悅。句踐無喜色。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歸臣。下疑  
忌之端已見。次日入辭曰。臣聞主辱臣死。向大王辱  
於會稽。臣之不死。欲隱忍成功也。今吳已滅矣。願乞  
骸骨。老於江湖。越王泣曰。賴子之力。以有今日。奈何  
棄寡人而去。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蠡曰。臣  
之妻子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  
涉江而去。次日越王召蠡。蠡已行矣。有人持書投文  
種。啓視書曰。子不記吳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敵

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種召送書人。已不知何往  
矣。意猶未深信。嘆曰。少伯何慮之過乎。句踐回越。攜  
西氏以歸。夫人沉之於江。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爲。  
後人訛傳。范蠡載人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  
留傾國。悞君王之句。按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  
吳宮寵如蠡。安敢私載乎。越王思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  
地。鑄蠡相。置座側。一日蠡忽使人取妻子去。仕齊爲  
上卿。改名鴟夷子皮。未幾棄官。隱陶山。生息致富。自  
號陶朱公。傳有致富奇書。句踐不行滅吳之賞。計見

佯狂辭職。泄庸等亦多告老。種念謏言。稱疾不朝。有不悅種者。譖曰。種自以功大不賞。懷恨不朝耳。越王恐其爲亂。無人可制。欲除之。又無名時。魯哀公與三家有隙。乃借朝越爲名。欲請越伐魯。以除三家。句踐心虞文種。故不發兵。哀公遂薨於越。句踐視種病。遺佩劍而出。種取視。有屬鏤二字。卽吳王賜子胥之劍。嘆曰。不聽少伯之言。爲越王所戮。復笑曰。後世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遂仗劍而亡。越王知之。大快。命葬卧龍山。在紹興府城西踰年。海水大發。穿山裂塚。有

人見子胥與種前後逐浪而去。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為霸。

第一百四十一節 韓趙魏共滅智伯

晉國六卿自范氏中行氏滅後。為韓趙魏智所滅止存韓趙

魏智四卿時智瑤號智伯專政。四家開齊田氏弒君

專國諸侯莫討。因各據地為封邑。晉侯出公。定公之子

邑反少於四卿無可奈何。就中有趙簡子名鞅有子

數人。長名伯魯。最幼名無卹。賤婢所生。有善相者。姓

布。字至晉。鞅使諸子相之。皆無為將軍者。及見無卹。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晉世家第六十五

子卿及國是車馬

卷之二

三

四

子卿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他日召諸子。叩其學問。無郵有問。卽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乃廢伯魯而立無郵。爲嫡子。及鞅病篤。囑無郵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謹識之。言畢而卒。無郵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周

貞定王

名介元

十一年事。晉出公憤四卿之專。密使人

乞兵齊魯。請伐四卿。齊田氏陳恒魯三家反。以其謀告智伯。伯怒。同韓康子虎。趙襄子無郵。魏桓子駒。合四家之衆。反伐出公。出公奔齊。伯立昭公會。孫驕是爲

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智伯。遂有代晉之志。智伯  
 智躒之孫。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於智果。果曰。宵  
 也。徐吾曰。宵才不如瑶。果曰。瑶有五長。過人。惟一短  
 耳。美鬚長大。善射御。多技藝。強毅。果敢。智若以五長  
 凌人。而濟以不仁。誰能容之。如果立瑶。智宗必滅。徐  
 吾不聽。立瑶為嫡。果乃私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  
 氏。及瑤嗣位。專政。內有智。開智國為肺腑。外有絺疵  
 豫讓。為忠謀。權尊勢重。益思代晉。召諸臣密計。疵曰。  
 欲謀晉室。先削三家之勢。今越方強。晉失主盟。主公



託言興兵與越爭伯。假晉侯之命。令三家各獻地百  
里。率其賦爲軍資。若從智氏。坐增三百里之封。不從  
矯晉侯之命。率大軍滅之。瑤曰。善。遣開先至韓虎家。  
以興兵爭伯。割地取賦。告之。虎人告謀士段規曰。智  
瑤假晉侯以割地爲名。欲弱三家。當興兵先除此賊。  
規曰。若用兵。是抗君也。不如與之。彼必又求趙魏二  
家。不從。必相攻擊。吾等坐觀其勝負。虎然之。命規畫  
圖交割。開復往魏。駒謀於任章。亦如數與之。瑤喜。遣  
兄宵往趙求地。無卹曰。土地先世所傳。韓魏自與吾

不能以此媚人也。宵回報。瑶怒。邀韓魏共滅趙氏。三分其地。同興師至趙。欲擒無卹。趙謀臣張孟談曰。寡不敵衆。先君有言。國家有變。惟晉陽可恃。遂奔晉陽。瑶勒二氏共追。無卹堅守。三家圍攻。歲餘不能勝。瑶遶城相度。忽見泉流萬道。悟曰。引水灌城可破。因共築新渠。值春雨大降。水發灌城。百姓無地可棲。無卹驚曰。民心雖未變。倘水再至。盡爲魚鼈。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於勢耳。臣請今夜潛出。說韓魏共攻。智氏方脫此患。無卹許諾。孟談假扮智

瑤軍士夜縋而出。求見虎。請屏左右。曰。某非智氏軍士。乃趙氏家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今日韓魏從智攻趙。止望城下之日。三分趙地耳。韓魏不嘗割萬家以獻智氏乎。世傳疆宇。彼尙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言以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趙氏滅。則智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卽令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不復請乎。臣恐趙氏亡。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請將軍細思之。虎曰。子意若何。曰。以臣愚見。莫如與吾主反攻智氏。以除

異日之患。三君同心。世爲唇齒。實爲長計。虎召規述  
之規。深贊其謀。規會受瑤之心。次日。虎命規往魏營。見  
駒。密告趙氏如此。駒從其謀。三家約定。明日夜半。決  
堤洩水。看水退爲信。城內軍出。共擒智瑤。孟談回報。  
無卹大喜。至期。虎駒暗使人殺守堤軍士。掘西水口。  
反灌瑤營。軍中大亂。瑤驚覺。水及卧榻。其勢漸大。國  
讓率軍。駕筏迎瑤。忽聞鼓聲大振。韓魏乘小舟。趁水  
勢殺來。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讓曰。事急矣。主公  
須從山後逃匿。奔秦請兵。無卹料瑤奔秦。引兵伏山

後。恰相遇。親縛智瑤。數其罪。斬之。國投水死。讓變服。逃石室山中。智氏全軍俱沒。三家兵聚水。退入城。無。卹安撫居民。謂韓魏曰。斬草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盡滅智宗。方洩吾等之恨。三家率衆歸絳州。誅智氏。叛逆之罪。圍其家。無少長。皆戮。宗族俱盡。惟智果。出。姓輔氏。獨免。將智氏食邑家產。三家均分。此貞定王十六年也。

第百四十一

晉室三家稱侯

豫讓在石室山。在太原府南中聞智氏族滅。思圖報讐。乃

挾利刃

讓出無卹

欲殺之無卹

復讓欲報讐乃義士

伯報讐

人等

恐讓復至避居晉陽無卹至晉陽觀智伯新  
建橋橋成無卹出觀讓漆身為癩懷刃詐死伏  
車將近馬嘶連鞭不進使人察之回報一死人  
無卹曰新橋落成安有死人必豫讓也曳出審  
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能復赦矣讓曰兩計不  
死之後別無報讐之人矣引劍自刎無卹亦患

年不痊。生有五子。因兄伯魯為已而廢。欲立魯子周  
 司已死。立周子浣為世子。臨終謂浣曰。三家滅智。百  
 一乘此時。三分晉國。如遲恐晉出英主。皆  
 休矣。言訖而瞑。浣治喪畢。即以

貝定王四年。晉哀公薨。子柳立。是  
 子名蒐。

謀以絳州。曲沃二邑為幽公。

三晉幽公

田登

伯娶婦。豹曰：怪事。汝細言之。父老曰：河伯，卽鄴都漳河之水神也。好美婦。每歲擇一婦嫁之。卽保年豐。不然，神怒致水溢漂溺。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邑中巫覡音機所言。每年與里豪廷椽吏共計賦民錢數百萬。以二三十萬爲娶婦之費。餘則瓜分。更苦者。至春初，覲遍訪人間女子。有顏色者。卽云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以財帛買免。貧民只得以女與之。至期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幃、床、蓆、編、葦爲舟。使女登之。流數十里。乃滅。人皆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攜女遠竄。



所以城中益空。豹曰：邑中曾受漂溺，否？父老曰：從未有止。遇旱，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至嫁女時，吾亦往送。及期，父老來稟。豹至河上，凡邑中三老、豪戶、里長、父老俱集，聚觀數千人。三老引大巫來見。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裳楚楚，悉持巾櫛、香爐，侍立。豹曰：勞大巫呼河伯婦來。豹視之，謂大巫曰：河伯貴神，女需殊色。方稱此女不佳，煩大巫入報河伯。但傳太守之語，當別求美女於後。日送來，命吏卒抱老巫投之河中。左右皆驚駭失色。豹俟良久，曰：嫗年老不辭。

事許久。尚不回話。煩弟子爲我催之。凡投女弟子三人。豹曰。是皆女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卽取回覆。推入河中。逐浪而去。豹鞠躬向河。以待良久。又曰。三老年高。亦不濟。須得廷椽豪長者。往告廷椽里豪。驚慌急叩頭哀。豹見衆人戰兢。乃曰。河水滔天。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衆人叩頭曰。都被巫嫗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嫗已死。今後再有河伯娶婦者。卽令其人爲媒。往報河伯。凡廷椽等。

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又命父老於百姓中詢其  
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  
俱還鄉里。鄴土俱高。豹又於漳河開渠十二處。引漳  
水入渠。凡腹內田畝。因無旱乾。一患。今臨漳縣有西  
門渠。卽豹所鑿也。

列國志輯要卷之七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一百四十五節吳起殺妻求將

魏文侯以翟璜薦樂羊伐中山西門豹治鄴皆勝其任。今魏西河為秦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為守。璜曰：吳起有將才，宜召而用之。文侯曰：得非殺妻求將之起乎？璜曰：臣取其能成功耳。素行不足計也。文侯命召之。吳起衛人以擊劍無賴，為母所責，乃自嚙。咬音

臂血與母誓曰不爲卿相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  
留起出不顧往魯受業孔門高弟曾參齊大夫田居  
至魯見起好學以女妻之六年不歸曾子曰子有老  
母宜歸省視起以誓對曾子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  
也心惡其人未幾起母死起不奔喪曾子怒曰人而  
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命弟子絕之起遂棄儒學  
兵法求仕魯穆公任爲大夫時齊相田和謀篡國懼  
魯討罪先以兵伐魯魯欲將起迎敵以起妻齊田氏  
女恐其有觀望之意起聞故歸殺其妻裹其頭往見

穆公。公以起殘忍，終不欲用。相國公儀休曰：起不愛妻而愛功名，君若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拜爲大將，以泄柳申詳副之。起厚待軍士，如同父子，皆願効死。故大敗齊師。齊懼，乃使張丑、選美女、併黃金私賂起。起受之，丑歸故洩其事於行人，遂傳揚。吳起受賂通齊，穆公欲削職，寃罪起懼，奔魏。主璜家璜薦於文侯，拜爲西河守。起愛惜士卒，亦如爲魯將時，築城以拒秦。當秦靈公薨時，世子師隰年幼，羣臣立簡公。靈公季父簡公薨，子惠公立。惠公薨，子出子嗣位。至是師隰

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  
無詞以對乃共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起乘秦  
多事取河西五城韓趙皆稱賀文侯以璜薦賢有功  
欲拜爲相國謀於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首克  
出璜迎問曰主公卜相取決於子今定何人克曰已  
定魏成璜忿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憂鄰吾進  
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克曰  
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卽友子所進君  
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子食祿皆

以自贍子安得比於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待門下爲弟子。自此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強。齊相國田和見文侯名重天下，深結魏好，遂遷齊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衣食，餘皆自取。求魏文侯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威烈王已崩，太子驕立，是爲

安王。勢愈微弱。時安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事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時



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為上故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

仲連韓相俠累據累徵時與濮陽衛地嚴遂字仲結拜

累貧遂富資累日用助遊費千金得顯於韓位至相

國遂至韓謁累與其引進候月餘不得見遂以財賂

左右得見烈侯景侯大喜欲重用之累反言遂之短

阻其進用遂懷恨至齊募勇士聶政刺殺累政亦自

殺烈侯嘆息令收葬以韓山堅代累為相國烈侯傳

子文侯文侯傳哀侯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弒哀

侯諸大臣共殺山堅立哀侯子若山為懿侯懿子昭

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國以大治。至安二年。十五年。魏文侯病篤。召世子擊於中山。趙聞擊離中山。引兵襲取之。自此趙魏有隙。擊歸。文侯已薨。主喪嗣位。是爲武侯。以田文爲相國。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文起。論功爭相位。內侍傳報武侯疑起有怨望之心。遂留不遣。另擇人爲西河守。起懼誅。逃楚。悼王熊疑昭四世孫。素聞起才。卽以相印授之。起感恩。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請於悼王。曰。楚地數千里。帶甲百餘萬。所

不能加於列國者以養兵之道失也。臣觀大王之朝。不急之官。布滿朝署。踈遠之族。糜費公帑。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汰冗員。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而國威有不振乎。王從計。命起詳定官制。削冗員數百。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何必加賦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厚養軍士。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晉齊秦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殯殮。凡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

起起奔宮寢。衆追放箭。起不能敵。抱王屍而伏。王屍亦中數箭。起呼曰。某死不足惜。箭傷王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言奔散。太子熊臧卽位。是爲肅王。使弟熊良夫追理射屍之罪。滅七十餘家。

第一百四十六節 騶忌鼓琴取相

齊田和爲侯二年薨。傳子午。午傳因齊。乃安王。二十二年。因齊自恃富強。見楚越稱王。不甘爲下。僭稱齊威王。魏侯罃武侯子聞齊稱王。亦稱魏王。卽孟子所見

梁惠王也。威王日事聲色，不理國政。忽有本國騶忌知琴聞王好音，特求見王，賜坐進琴。忌曰：臣知琴理。王曰：琴理如何？忌曰：琴者禁也，禁止邪淫，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員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絃爲宮，次爲商，爲角，爲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文絃爲少宮，武絃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君

臣相德政。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威王曰。善。先生既知琴理。必審音。請試彈之。忌曰。臣以琴爲事。必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必審於爲國。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而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聞命矣。次日與論國事。忌勸王節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悅。拜爲相國。時有辨士淳于髡見忌垂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徒見忌。忌接之甚恭。

身及元車可

卷之十

二

四知堂

髡有傲色。直人倨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相國  
之前。忌曰。願聞。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  
教。不敢遠於君側。髡曰。棘木爲輪。塗以猪脂。至滑也。  
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  
髡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  
謹受教。不敢不親附。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擇賢者。毋雜不肖於其間。  
髡曰。輻轂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調。緩急不能  
成律。忌曰。謹受教。請脩法令。而督奸吏。髡嘿然再拜。

而○出○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  
何○屈○也○髡○曰○吾○示○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  
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忌○之○名○無  
敢○入○齊○者○忌○亦○用○髡○言○盡○心○圖○治○常○訪○邑○守○中○賢○與  
不○肖○同○朝○之○人○極○贊○阿今兖州府東阿縣大夫之賢而貶卽  
黜縣屬萊州府忌述於威王王問左右所對皆同乃密使  
人察二邑治狀從實回報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召  
二守入見先謂卽墨大夫曰自子官卽墨毀言日至  
使人察之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由子專意治國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  
加封萬戶之邑又謂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  
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但以厚幣賂吾左右  
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子阿大夫頓首謝罪願  
改過王怒呼力士具鼎鑊縛阿大夫烹之復召常譽  
阿毀卽墨者數十人責之使俱就鼎衆皆泣拜哀求  
王怒猶未息擇平日最親信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  
股栗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國內大治諸侯畏服以  
下邳今邳州封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子也號曰成侯以齊

稱王故相。忌謝恩復奏曰：齊桓晉文五霸最盛者，以

尊周也。王誠行朝覲之禮，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可再見矣。王曰：寡人已僭王號，奈何？忌曰：朝王之際，請暫稱侯。天子必喜，寵命有加矣。王悅，命駕朝天子。時周

烈王

名喜安王子

六年，王室衰微，諸侯久不行朝禮，獨齊侯

來朝，皆鼓舞稱慶。烈王搜寶藏以贈。威王返齊，頌聲載道。以霸王自居，時天下大國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地廣兵強，大畧相等。其餘如越雖稱王，日就衰敗。

宋魯衛鄭不足道也。威王稱霸，列國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擯棄，不與通好。

第一百四十七節說秦君商鞅變法

秦獻公之世，雨金三日。周太史僖嘆曰：秦地，周所分也。五百餘歲，當有霸王出，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耻。乃下令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授尊官，封大邑。時衛人公孫鞅是衛支庶，好刑名之學，衛不能用。入魏，見相國公叔座，座知鞅賢，薦爲中庶子。宰相屬官每與計

事謀無不中。座欲引居大位。適患重病。惠王問疾。見座垂淚。曰：公叔萬一不起，托國何人？座曰：中庶子衛鞅。雖年少，實奇才，勝座十倍。可舉國聽之。王默然。座又曰：君如不用，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他國，必爲魏害。惠王以座病昏，語言顛倒，不聽。座召鞅告故，令速逃免禍。鞅曰：君旣不能聽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復薦於惠王。竟不能用。至是聞秦孝公招賢，鞅乃入秦求見。嬖臣景監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薦於孝

公。召。問。治。國。之。道。鞅。始。以。堯。舜。帝。道。進。語。未。半。公。已。睡。去。越。五。日。復。因。監。見。又。以。禹。湯。文。武。王。道。進。孝。公。揮。之。退。監。候。於。門。迎。問。曰。今。日。如。何。鞅。曰。說。君。王。道。猶。未。當。君。意。監。曰。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先。生。休。矣。鞅。乃。以。霸。述。語。監。監。又。越。五。日。入。見。反。覆。引。誘。復。述。鞅。霸。術。二。字。公。卽。召。入。問。曰。子。有。霸。道。何。不。早。賜。教。鞅。曰。臣。非。不。言。帝。王。之。道。在。順。民。情。霸。者。之。道。必。逆。民。情。公。色。變。鞅。曰。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仲。父。相。齊。盡。改。齊。國。之。舊。豈。小。民。樂。從。哉。及。政。成。於。內。敵。

服於外。君享其名。臣受其利。方知管子天下才也。公曰善。寡人舉國聽子。其術安在。鞅曰非富國強兵不可。欲富國在力田。欲強兵在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知所趨。脅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曰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任之不專不行。專矣而惑於人言亦不行。公又曰善。鞅請退。願君熟思三日。主意已決。方敢盡言。鞅出。監曰賴君再三稱善。又欲君熟思三日。何意。鞅曰君意

未堅恐中變耳。次日來召鞅曰：非三日後不敢見也。監令勿辭。鞅曰：吾始與君約而即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必三日。公以車迎，賜坐，請教。鞅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連三日夜，公不倦，拜左庶長，舉國聽鞅施行。羣臣肅然，鞅定新法，條陳孝公此周。

顯王

名扁烈 王弟

十年也。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鞅籍其

姓名，徙邊為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為庶人。於是道路不敢有言。鞅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

擇日遷都。此新法第一條太子駟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鞅

怒曰：太子不可加刑，坐罪師傅。太師公孫賈黥而太

傅公子虔劓鼻。羣議肅靜，人心安定。示期徙居咸陽。

分秦國為三十一縣。此第二條開墾田畝。此第三條增賦百餘

萬。此第四條鞅親閱囚於渭水，殺七百餘人。渭水皆

赤，百姓夢中皆驚戰。由是倉廩足，富強莫敵。興師伐

楚，取商於西安府商州之地，武關外拓音託地六百餘里。顯

王冊秦為方伯，諸侯皆賀。三晉惟魏稱王，欲併韓趙。

魏王聞鞅相秦，立致富強，嘆曰：悔未聽公叔座之言。

史記卷六十七 秦本紀第七 十一 四口



也。時子夏子方魏成李克俱卒。乃捐厚幣以招賢豪。  
鄒人孟軻至魏。惠王郊迎。禮為上賓。問利國之道。孟  
子曰。臣遊聖門。但知仁義。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  
用。孟子適齊。

第一百四十八節 辭鬼谷 孫龐下山

周之陽城。今登封縣有地名鬼谷。以山深樹密。非人所居。故云。內一隱

者。姓王名栩。音許自號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

與宋人墨翟同採藥修道。弟子孫賓。孫武之龐涓張

儀。魏人蘇秦。洛陽人賓涓學兵法。儀秦學遊說。涓學三年。

餘聞魏招賢欲應聘。先生觀色知情。謂涓曰。汝時已至。可取富貴。命折花占之。斷曰。遇羊而榮。遇馬而瘁。涓喜辭下山。賓送涓。涓曰。倘有遇合。薦兄同立功業。賓曰。果實。涓曰。如虛死萬箭之下。流淚而別。賓回先生曰。涓欲爲將。全未。未賓問故。先生不言。次日取書一卷。謂賓曰。汝祖武子兵法十三篇。昔獻吳王闔閭。用其策以破楚。吾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註解。行兵之秘。盡在於此。不可輕以授人。涓非佳士。故不輕授。賓誦三日。夜師索原書。逐篇盤問。賓應答如

流先生喜曰。汝祖爲不死矣。涓至魏。以兵法干相國。王錯錯薦於惠王。召入。值庖人進蒸羊。涓喜曰。遇羊之說不謬。惠王問所學。涓曰。臣學於鬼谷。傾倒胸中器。一時惟恐不盡。王曰。六國勢均力敵。而趙奪我中山。先生何以策之。涓曰。王如用臣。戰必勝。攻必克。可兼天下。何憂六國。王喜。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涓子龐英。姪龐葱。龐茅。俱爲列將。涓練兵。先侵宋衛諸小國。宋魯衛鄭聯翩來朝。適齊兵侵境。涓復却之。自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時墨翟遊至魏。野服求見惠王。

三迎入問兵法。翟指說大畧。王喜。翟曰：臣所知有姓  
孫名賓者。翟曾過鬼谷遇賓論兵法深相投合故薦乃武子之孫。獨得乃  
祖之秘。直大將才。臣萬不及一。今隱鬼谷。大王何不  
召之。王以問涓涓。勉強得書。王具車馬幣帛聘之。賓  
得書呈於先生。亦命取花卜之。賓取瓶菊呈上。復插  
瓶中。斷曰：花經提折。恐一時難得意。仍歸瓶中。汝之  
功名終在故土。吾為汝賓。旁加月為臆。明知別是之  
臨行遺一錦囊。囑曰：遇至急方開。臆辭。隨使入魏。秦  
儀亦欲辭歸。求取功名。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

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又取太公陰符篇。各贈一本。曰。若未得意。只就此書探索。自有進益。二人別去。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

第一百四十九節 孫臏佯狂脫禍

孫臏至魏。先見龐涓。同謁惠王。王迎接甚恭。拜臏客卿。談及兵法。臏論說如流。涓不知所出。一日惠王閱武教場。命孫龐各演一陣。臏擺一陣。涓不識。私問臏。臏曰。此顛倒八門陣。攻之則變爲長蛇陣矣。涓卽報惠王。王以涓才不下於臏。愈喜。涓自揣不及。忌臏欲

殺之。因私叩臆家事。盡得其實。乃偽爲臆家書。命心腹人密投臆。臆認爲真。併付回書。末云。俟稍有建立。方爲首丘之計。使領書回報。涓更其語云。身雖仕魏。心圖歸計。倘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涓以書呈王。王以臆應聘而來。不忍加害。涓又使臆告假省墓。王怒。以臆果背魏向齊。發軍師府問罪。涓佯驚許見王。力保。議免死。刑足。剔去兩點。以墨刺私通。外國四字。臆不知。是計猶感涓不殺之恩。涓極意供養。求臆傳示鬼谷。註解孫武兵書。臆應允。涓喚服侍誠兒。催促甚急。誠

見私問近侍曰軍師何苦如此催促。近侍曰軍師欲得兵書。故全孫將軍性命。繕寫一完。卽絕飲食。誠見憐其無辜。密告於臆。臆大驚無計。方取錦囊開之內。書詐風魔三字。當晚卽發狂。將所書盡焚。見神說鬼。無所不至。涓疑其詐。置之猪圈。入圈便眠。取猪糞泥塊。啖之。涓方信爲真。狂任其出入。或歸或宿市井。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市人皆知是孫客卿。無有知其詐風魔者。涓分付地方。每晨報臆所在。尙不能置之度外。時墨翟在齊。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

見翟述臚被別始。翟轉述於田忌。忌言於威王。王與忌密計迎臚。遣淳于髡以進茶爲名。命禽滑假裝從者。至魏見惠王。致齊王之命。惠王喜。送髡館驛。滑私訪見臚發狂。至半夜密候。臚靠井欄坐。見滑張目不語。滑泣曰。吾乃墨翟弟子禽滑。吾師言卿之寃於齊王。王傾心相慕。淳于公非真貢茶。實欲載卿歸齊。爲卿報別足之讐耳。臚垂淚曰。某自分必死。不想有此機會。恐消疑慮。不便挈帶。如何。滑曰。已定計策。不必過慮。俟有行期。相迎於此。萬物移動。越日。髡辭行。



涓置酒長亭。與髡餞行。滑於先日之夜。以溫車藏臙。以臙衣與斯養。王義穿着以泥塗面。裝臙模樣。起居。髡與涓懼飲而別。命滑先驅車速行。親自押後。踰日。王義亦脫身來矣。地方見衣不見臙。報知涓。涓恐惠王見責。以溺井申報。不疑其入齊也。髡離魏境。與臙沐浴更衣。至入朝。齊王卽欲拜官。臙曰。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嫉妬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拜恩未遲。威王從之。使居田忌家。忌尊爲上賓。臙欲謝翟師弟二人。已不別而行矣。

第一百五十節 龐涓兵敗桂陵

魏王既廢孫臏以恢復中山之事責成龐涓。涓伐趙

圍邯鄲守臣平選連戰俱敗。趙成侯烈侯子使人以

中山賂齊求救。威王以田忌為將。臏為軍師。揚言伐

襄陵縣屬平陽府魏地。涓聞驚曰：「襄陵有失，安邑魏都震動，即

班師離桂陵。在東昌府堂邑縣東。便遇齊將袁達領兵接戰。擺

一陣。忌呼魏將能識此陣否？涓曰：「此顛倒八門陣。忌

命涓打此陣。涓令慈英、茅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

三隊齊進，便可破矣。涓自率軍打陣，只見八方旗色

列國志輯要 卷七 一八六一

轉動。辨不出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戈甲如林。並無出  
路。只聞金鼓。吶喊。旗上俱有軍師孫三字。涓見大駭。  
心坎皆戰。曰。用夫果歸齊乎。吾墮其計矣。得英葱救  
出。茅爲田嬰所殺。損軍二萬餘。今堂邑縣東有地名  
古戰場卽孫龐交兵  
之處。涓懼。龐與英葱棄營。夜遁。回魏。龐與忌凱旋。威  
王寵任。龐忌專以兵權委之。此顯王十七年也。明年  
威王薨。子辟疆卽位。是爲宣王。

第百五十一節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是時韓昭侯滅鄭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請

韓同伐魏。約滅魏均分。涓聞欲乘其未合。先伐韓。以阻其謀。請於惠王。王命太子申與涓同伐韓。韓求救於齊。齊衆論紛紛。宣王復謀於臆。臆曰。言救言不救。皆非也。爲大王計。許韓必救。以安其心。俟兩軍悉力相攻。吾徐引兵攻。倣魏以救危。韓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王曰。善。以田忌田嬰爲將。臆爲軍師。臆曰。救韓不必往韓。務師趨魏。爲得計。忌從之。涓連敗韓兵。忽聞齊師寇魏。卽棄韓而歸。臆知涓將至。謂忌曰。宜詐爲弱形。滅竈以誘之。彼見竈滅。必謂怯戰。逃亡過半。必

兼程追逐。其氣驕。必力疲。吾因以計取之。忌又從之。涓至魏境。見齊軍窺跡。數之得十萬。驚其兵衆。越日查前營得五萬。又明日僅二萬。涓喜曰。齊兵入魏三日。士卒逃亡過半。尙敢相角。倍日并行。不虞其詐。曠時使人探聽。知魏兵已過沙鹿山。屈指計程。日暮必過馬陵。在大明府東南十里。道此處兩山夾深谷。樹木叢密。儘可伏兵。將小樹砍倒。縱橫道上。留一大株。砍白直大書。龐涓死此樹下。上橫小書。軍師孫示。令步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五千。左右埋伏。只看樹下火光啓。

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從後截殺。涓至馬陵。日暮無月。前軍報斷木塞路。涓笑曰。此齊軍畏吾躡後。故設此計。令軍士搬木開路。忽見大株斫白。隱隱有字。衆軍舉火照之。涓看驚恐曰。吾中別夫之計矣。急教速退。萬弩齊發。涓受重傷。嘆曰。悔未殺此別夫。遂成。豎子之名。自刎而絕。英亦中箭而亡。遇馬而瘁之。說信奏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不隄防。田嬰從後殺來。軍士逃散。申勢孤被擒。嬰將申獻功。達陳將涓。父子尸獻功。臚斬涓頭。奏凱而回。申懼辱自刎。臚

嘆息不已。回至沙鹿山。正遇龐葱。叩頭乞命。忌欲殺之。臆曰。爲惡止消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將申。英二尸付葱歸魏。班師回齊。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也。宣王大快。親爲臆。忌嬰把蓋。封忌爲相國。嬰爲將軍。臆仍軍師。加封大邑。臆辭曰。臣以廢人。過蒙拔擢。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止求閒山一片。爲終老計。宣王封以石閭之山。在秦安州臆住此。歲餘。忽不見。或言鬼谷度去矣。宣王將涓首懸示。告捷諸侯。無不悚懼。韓趙二君尤感。救援親至朝賀。宣王欲合韓趙。

攻魏惠王大恐遣使朝齊時三晉同朝天下榮之宣  
王恃強耽酒色寵用王驩忌諫不聽抑鬱而亡起苑  
囿爲遊獵築雪宮陳女樂忽有醜婦齊之無鹽人姓  
鍾離名春年四十擇嫁未得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  
備洒掃左右奏知宣王命召入春曰妾有隱語進王  
王曰若言不中卽斬春揚目銜齒舉手拊膝呼曰始  
哉始哉王不解曰春來前明言之春曰妾聞秦用商  
鞅國以富強不日兵出函關與齊爭勝大王內無良  
將外無邊備妾爲大王揚目而視之又聞君有諍臣



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酒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取榮。蔽賢竊位。騶衍等迂談濶論。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有悞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又見大王築宮囿。竭民財。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爲王拆之。大王有此四失。危如累卵。乃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因冒死上言。倘蒙採納。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卽日罷宴。載春歸宮。立爲正宮。春辭曰。大王不用妾言。妾

用妾身。宣王乃招賢下士。疎遠嬖佞。散遣遊說。以田嬰爲相國。以孟軻爲上賓。齊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號曰無鹽君。

第一百五十二節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秦相國衛鞅聞龐涓死。請於孝公。言魏大破於齊。乘此伐之。得魏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以鞅爲將。公子少官副之。師出咸陽。驚報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惠王。王急集羣臣計議。公子卬曰。鞅在魏時。與臣相善。願領兵與鞅講和。卬率師至吳。

城吳起守西河時鞅先詐以書約印為衣裳之會相

見玉泉山在孝義縣西印見書信為實回書請期鞅預伏

甲以炮為號至期相會印見無軍器十分相信各敘

交情并及今日通好之意印與鞅更席交懽迭為賓主忽

聞山上炮响下即相應印驚曰柏國莫非見欺鞅笑

曰暫欺一次尚容告罪印欲奔被烏獲所擒任鄙率

左右盡縛軍士長驅直逼安邑惠王恐懼使大夫龍

賈請成鞅命割河西之地與秦方可惠王從之令賈

奉地圖獻秦鞅按圖受地乃班師印遂降秦惠王以

安邑近秦難守遷都大梁自此稱為梁國孝公嘉鞅之功封列侯以所取魏地并商于十五城為鞅食邑號曰商君後遂稱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入秦立致富強今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賓客俱稱賀趙良厲聲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汝等進諂陷主乎鞅曰先生謂衆人之諂試言吾之治秦與五百里孰賢良曰五百里殺相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及其自奉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死之日秦民如

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陵公族。殘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一旦秦君晏駕。君之危若朝露。尙可。貪商于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君何不薦賢自代。辭位退耕。尙可望自全也。商君默然。夏五月。孝公薨。太子駟嗣位。是爲惠文公。鞅自恃先朝舊臣。出入傲慢。公子虔積恨未報。與公孫賈論鞅權尊勢重。後必爲患。公曰。吾恨此賊久矣。乃收鞅相印。退歸商于車。駕儀仗。僭比諸侯。虔賈密告惠文公。曰。鞅不知悔咎。僭擬王侯儀制。如歸商于。必然謀叛。甘龍杜摯。證成。

其事。公怒。卽令賈領兵追趕。梟首回報。鞅探知追斬。必難免禍。卽扮作卒隸。逃至函關。投宿店主。索炤身帖。鞅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鞅嘆曰。設法自斃。亦至此哉。冒夜出關。奔梁。惠王恨鞅虜卽割地。欲囚鞅。獻秦。鞅復逃回商。于謀起兵攻秦。被賈追擒。惠文公。厯數其罪。命五牛分尸。百姓爭啖其肉。頃刻而盡。於是盡滅其族。豈非過刻之報乎。此顯王三十一年。自鞅死後。百姓歌舞。六國聞之。亦皆稱慶。拜公孫衍爲相國。勸惠文公。

西并巴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梁割地爲質。惠文公遂稱王。時楚威王熊商任用昭陽新敗越兵。殺越王無疆。滅之。盡有其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威王叱咤而去。於是蘇秦挾兼并之策入秦。

第一百五十三節蘇秦合從說六國

蘇秦辭鬼谷。回洛陽。老母在堂。一嫂寡居。二弟代厲。一家權會。秦歸數日。欲廢產遊列國。母嫂及妻俱力阻。代厲曰。兄就遊說周王。本鄉亦可成名。乃求見周

王說以自強之術。王留秦館舍。終不能用。秦歸。盡破家產。得黃金百鎰。制衣服車馬。僕從遨遊列國。數年未遇。聞鞅封商君。西至咸陽。孝公已薨。商鞅已誅。乃求見惠文王。說以并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秦王方誅商君。心惡遊說。辭曰。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俟兵力稍足。再議。秦退。復將三王五霸。攻戰得天下之術。彙成一編。凡十餘萬言。獻秦王。王雖留覽。無用秦之意。再謁公孫衍。衍忌其才。不爲引進。留秦歲餘。金盡。裘敝。賣僕從。擔囊徒步而歸。母見其狼狽。不與。



言。妻不下機。嫂不爲炊。秦笑曰。一身貧賤。舉家不親。皆秦之罪也。復將鬼谷所授太公陰符。閉戶搜討。夜倦刺股。期年揣摩成。天下形勢如在掌中。於是投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爲相國。號奉陽君。妬才嫉能。秦先說之不悅。往燕求見文公。左右不爲通。歲餘饑餓。旅邸旅邸人哀之。貸以百錢。秦賴以濟。適文公出遊。秦伏謁道左。文公聞其名。載歸請教。聞合從禦秦。以安燕。大喜。資金帛送秦入趙。成已死。肅侯聞燕送客至。降階迎入。秦曰。臣聞山東之國。趙爲強。地方下。

里帶甲數十萬粟支數年。今強秦不敢伐趙者。畏  
梁襲其後也。一旦秦兵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及於  
趙。秦爲今之計。六國合一交盟。定誓聯爲唇齒。秦攻  
一國。則五國共救之。秦雖強暴。豈能與天下爭勝負。  
哉。肅侯聞言。敬從。佩以相印。賜黃金白璧。使爲從約  
長。正欲歷說梁韓諸國。忽肅侯急召秦人。曰。適邊吏  
報秦公孫衍出師攻梁。擒大將龍賈。斬軍四萬餘。梁  
割十城以求和。又欲移兵攻趙。將若之何。秦暗驚。趙  
若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答曰。萬一來到。臣有計退。

之。肅侯留秦。侯秦兵不至。方可遠離。秦退。喚心。則  
 誠曰。吾有同學故人張儀。字子餘。乃大梁人。汝可遣  
 名為賈舍人。商賈。往梁尋訪。見儀時。須如此。到道。又  
 須如此。賈舍人領命而去。

第一百五十四節 張儀被激往秦邦

張儀自離鬼谷歸梁。求事惠王。不得。挈眷遊楚。相國

昭陽留為門下客。昭陽將兵伐梁。取襄陵。在平陽府七

楚威王加其功。以和氏璧賜之。當楚厲王末年。有楚

山。獻厲王。王召玉工相之。曰石。王怒。和欺君。別其左  
 足及楚武王即位。和又獻工。又以為石。別其右足及

楚文王卽位和欲獻奈足不能行抱璞哭荆山三日  
夜泣盡繼以血文王聞之取璞使玉工剖之果得美  
玉因製爲璧名曰和氏璧文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  
給和終身乃無價之寶因昭陽滅越敗梁故賜之  
昭陽隨身攜帶一日遊赤山在襄陽宣城縣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  
於衆賓客飲樓上俱慕和璧之美求觀之昭陽命守  
藏豎取出賓客無不極贊正賞玩間忽潭中魚躍長  
丈餘俱觀魚少頃大雨守藏豎收璧竟不見昭陽命  
查盜璧之人門客以儀赤貧素無行盜璧除非此人  
昭陽令執儀笞掠數百遍體受傷昭陽見儀垂淚  
招只得釋放儀歸妻見垂淚曰若安居務農寧有此

禍儀張口問妻曰吾舌尚在乎妻曰在儀笑曰舌在不愁終困也將息半愈同妻歸梁舍人至梁儀已先歸儀聞蘇秦說趙得意意欲往訪出見舍人休車門外詢之述從趙來遂問蘇秦相趙果真否舍人曰先生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儀告以同學之誼舍人曰何不往遊相國必當薦揚吾實事已畢先生可同往儀欣然從之同載至趙舍人曰寒舍在郊外暫別各門有旅店容日相訪儀進城投宿候至五日方得投刺復候數日不見怒欲去店主曰投刺相府未見發

落萬一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儀  
悶訪賈舍人。人都不知。又過數日。書刺往辭。命來日  
相見。從耳門而入。見拜謁者。稟事者甚多。候至日。具  
召入。秦端坐。儀拜揖。秦起舉手答之。曰。餘子別來無  
恙。儀怒不答。左右進午膳。秦坐堂上。珍饈滿案。儀設  
坐堂下。粗飯一肉一菜。因饑含羞而食。食畢。傳請客  
上堂。秦仍端坐。儀忍氣不邁。罵曰。季子何辱我至此。  
同學之情。安在。秦曰。吾非不能薦子。恐子不能有爲。  
儀曰。大丈夫自能取富貴。豈賴汝薦。秦曰。既能自取。

何必來謁。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爾請自方便。儀怒擲金而出。秦亦不留。回至店中。只見鋪蓋移出。儀問故。店主曰。足下得見相君。必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儀將往日交情。今日相待情景。正述時。賈舍人來問。曾見相君否。儀盛怒罵秦賊。店主代敘一過。舍人曰。此是小人帶累先生。願代償店賬。備車送歸。何如。儀曰。無顏歸梁。意欲往秦。恨乏資斧。舍人曰。小人正欲往秦探親。仍同載作伴。豈不美哉。至秦。舍人賂王左右。爲儀延譽。秦王悔失蘇秦。聞儀至。召見拜爲客。

卿與謀諸侯之事。舍人辭歸。儀曰：方圖報德，何遽去耶？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者。蘇相國也。相國方合從。慮秦伐趙，以敗其事。思得秦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就，故加息，慢以激君怒。君果萌遊秦之念，相君大出金帛，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君。儀愕然，嘆曰：吾在季子術中而不覺，煩君致謝。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以報王成之德。舍人回報。

第一百五十五節 相六國 周天子除道



賈舍人歸趙。述儀用於秦。不敢伐趙之事。蘇秦奏肅  
侯曰。秦兵果不至矣。拜辭往韓。見宣惠公。昭侯曰。韓  
地近將千里。帶甲數十萬。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  
爲質。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諺云。寧爲鷄口。毋爲  
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  
羞之。以後說法俱相  
似。不必細錄。公曰。願舉國聽先生。如趙王約。  
秦復往梁。見惠王。如齊見宣王。及楚威王。燕文公。俱  
願從趙約。秦回報趙侯。諸侯各發使護送。行過洛陽。  
儀仗旌旄。並於王者。周顯王。聞秦至。使人除道。供帳。

郊迎秦之老母。扶杖驚嘆。二弟及妻嫂俯伏遠迎。不敢仰視。秦以車載同歸。二弟羨兄貴盛。亦學遊說之術。秦居家數日。發車往趙。肅侯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齊楚梁韓燕五國之君。到洹音完水相會。時齊楚梁已稱王。燕趙韓尙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蘇秦建議六國一概稱王。趙王爲約主。次楚。次齊。梁。燕。韓。各登壇敘立。秦告六王曰。諸君大國。位皆王。爵秦據咸陽。蠶食列國。諸君能北面事之乎。皆曰不能。願奉先生明教。秦曰。合從擯秦之策。向已各陳。今日刑牲誓神。

務期患難相恤。六王拱手曰：謹受教。秦請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祖宗，一國背盟，五國共擊，立誓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往來六國，堅此從約。於是六王封秦爲約長，佩六國相印，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匹。秦謝恩，六王各歸國。秦隨肅王歸趙時，周顯王三十六年，是年梁惠王薨，襄王嗣位；燕文王薨，易王嗣位。

第百五十六節 學讓國 燕易王召兵

蘇秦旣合從，乃寫從約，投於秦關。關吏送秦惠文王。

王見謂公孫衍曰。必須計散其從約。方圖大事。衍曰。首從趙也。宜先伐趙。視救趙者。卽移師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不欲伐趙。以負秦之德。進曰。六國新合。秦如伐趙。五國起銳師以助戰。秦拒鬪不暇。何暇移師哉。夫梁近秦。而燕最遠。大王誠重賂求成於梁。以疑各國之心。復與燕太子結婚。則從約自解矣。秦王曰。善。許梁還河西七百里以講和。梁亦報秦之聘。又以女許醜燕太子。趙王責秦曰。子倡從約。六國擯秦。今未踰年。而梁燕通秦。從約不足。

身及臣臣車馬  
恃矣。倘秦兵加趙。尙可望二國之救乎。秦惶恐。願使燕。必有以報梁也。秦至燕。易王任爲相國。時易王新立。齊乘喪伐之。取十城。秦往齊。說宣王奉十城還燕。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秦之才。召入宮私通。易王知而不言。秦繼結好相國子之。與之聯姻。又使代厲結爲兄弟。計以自固。文夫人屢召秦。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爲反間於齊。臣僞爲獲罪於燕。奔齊。齊必重用。因敗齊政。以爲燕地。易王收相印。秦奔齊。宣王重其名。以爲客卿。因說王田獵鐘鼓之樂。王好貨。使厚

賦歛王好色。使選宮女。欲亂齊。使燕乘之。相國田嬰  
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地立。是爲湣王。娶  
秦女爲后。封田嬰爲薛公。在滕縣南秦用事如故。儀聞秦  
去。趙知從約。將解不還梁河西之地。襄王怒。使人索  
地。秦王使公子華與儀帥師伐梁。攻下蒲陽。今平陽府蒲縣  
儀請王以蒲還梁。又使公子繇爲質於梁。說襄王割  
地謝秦。襄王惑其言。獻少梁之地。今西安府韓城縣以謝秦。  
并不敢受質。秦王悅。因罷衍用儀爲相。時楚威王薨。  
子熊槐立。是爲懷王。儀致書懷王。迎妻子。且言盜壁。

之。寃。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負。愧。發。病。死。楚。懼。儀。用。秦。復。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秦。已。在。齊。儀。見。秦。王。辭。相。印。自。請。往。梁。王。曰。往。梁。何。意。儀。曰。六。國。合。從。未。能。卽。解。臣。得。梁。柄。說。梁。事。秦。爲。諸。侯。之。倡。秦。王。許。之。儀。遂。投。梁。襄。王。果。用。爲。相。國。說。襄。王。事。秦。意。未。決。儀。陰。招。秦。伐。梁。取。曲。沃。襄。王。怒。益。不。事。秦。謀。爲。合。從。推。楚。懷。王。爲。約。長。於。是。蘇。秦。益。重。於。齊。○時。齊。田。嬰。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孟。嘗。君。嬰。有。子。四。十。餘。人。文。

乃賤妾所生。初生時，嬰戒勿育。妾不忍棄，私育之。及長，五歲，母引見父。嬰怒，違命。文頓首曰：「父棄文，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不利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必若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嬰不能答，心中稱奇。及文十餘歲，便能應接賓客，皆樂與之遊。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嬰見文賢，立爲嫡子。至是，繼薛公之爵，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食客數千，諸侯聞其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張儀相梁三年，襄王薨。



身居友區六車身

卷之十

三

四

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

韓宣惠王。趙武靈王。名雍。肅侯子。燕王噲。易王子。皆樂從楚。

使至齊。潛王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不可伐。蘇

秦主合從。堅執可伐。田文曰。伐則結秦之讐。不伐觸

五國之怒。以愚計。莫若發兵而緩其行。兵發與五國

無異。同行緩可觀望。為進退。潛王然之。命文帥兵方

出齊郊。稱病請醫調治。沿路擔閣。梁韓燕趙與楚相

會函谷關。在河南府靈寶縣。刻期進攻。奈五國不相統屬。秦

將精里疾開關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疾絕

楚餉。楚兵乏食。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四國皆還。文未至秦境。五國已散文回齊。潛王嘆曰。幾悞聽蘇秦之計。益愛重文。左右見王不用秦之計。遂疑王不喜秦。乃募壯士刺秦於朝。刃入秦腹。秦按腹走。訢潛王曰。臣死後。願大王斬臣之首。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反間於齊。今幸誅戮。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千金。如是。賊可得也。言訖。拔刃而亡。潛王依計而行。其人見賞格。誇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執見王。命司寇嚴鞫。盡得主使之人。誅滅數家。史官論秦死後。猶能報讐。

可謂智矣。而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秦死  
後。其賓客言秦爲燕仕齊。潛王始悟其詐。欲使文伐  
燕。蘇代說燕納質。請和。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見  
潛王。王悅。厚待厲。厲仕齊爲大夫。蘇代留仕燕。張儀  
見六國伐秦無功。又聞秦已死。笑曰。今乃吾吐舌之  
時矣。因說梁事秦。哀王從之。儀入秦通好。復留爲秦  
相。○燕相國子之。自易王時已執國柄。及噲嗣位。荒  
於酒色。子之專決國事。遂有篡位之意。一日噲問鹿  
毛壽曰。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壽亦子之之黨。對

曰以能讓國之故。噲曰禹何為獨傳子。壽曰論者謂禹德衰不及堯舜以此之故。噲曰寡人欲以國讓子之何如。壽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異。噲乃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子之佯為讓遜再三乃南面稱王。噲反北面列於臣位。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不忿帥軍攻子之被殺。壽謂子之曰市被作亂者以太子平在也。子之欲收平太傅郭隗與平共逃無終山。在順天府玉田縣避難。平之庶弟公子職奔韓。齊潛王聞燕亂使匡章為大將興師伐燕。百姓恨子之。

開城納齊師。子之率壽拒戰。壽戰死。子之身負重傷。被擒。噲自縊。蘇代奔周。章毀燕宗廟。遷燕重器。囚子之。歸齊。燕都二千餘里。大半屬齊。章留燕都以徇屬國。此周

報王名延、顯王孫、慎、覲王子、慎元年事。潛王親數子之

之罪。凌遲為醢。遍賜羣臣。按子之篡位。僅一年餘。燕

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在滅燕。衆心不服。共求故太

子平於無終山。奉以為君。是為昭王。以郭隗為相國。

時趙武靈王不忿齊并燕。使大將樂池迎。隗傳敬燕

子職於韓。欲立為燕王。聞平已立。乃止。

都告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者一時皆叛。齊爲燕章不能禁。班師回齊。昭王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讐。乃以厚幣命隗招賢。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之門門役求千里馬。途遇死馬。涓人以五百金買其骨。歸君怒。涓人曰：死馬得重價。競傳奇事。而馬至矣。不期年得千里馬三。今請王以隗爲馬骨。則賢於隗者有。不求價而至哉。王乃築宮。執弟子禮。北面恭敬聽教。復於易水在保定府安州之旁。起招賢臺。積黃金於上。以奉四方賢士。於是傳布四方。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

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爲客卿。與謀國事。

第一百五十七節 僞獻地張儀欺楚

齊湣王勝燕。殺噲。與子之。威振天下。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秦惠文王欲離間齊楚。謀於張儀。儀請往說楚。王絕齊而親秦。先賂嬖臣靳尚。後見懷王。王曰。先生辱臨。有何見教。儀曰。今天下之國雖七。大者無過楚。齊與秦耳。寡君欲事大王。儀亦願爲門厮。大王誠閉關絕齊。願以商于十五城還楚。結爲婚。

姻以禦諸侯。惟大王納之。懷王喜。羣臣皆賀。客卿陳軫獨弔曰。秦之重楚。以有齊也。絕齊。楚孤矣。秦何重。孤國而奉以十五城。耶。此儀詭計。倘絕齊而秦不與。地。齊怨楚而附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立待矣。所以宜弔。以臣愚見。先往秦受地。而後絕齊。未晚。屈平曰。軫言是也。儀反覆小人。決不可聽。尙曰。不絕齊。秦肯與地乎。懷王黜首。竟先絕齊。後受秦地。儀果負楚。楚王怒。命屈匄逢侯丑興師襲秦。藍田縣屬西秦命魏章甘茂拒敵。又徵兵於齊。齊令匡章合秦攻楚。楚



大敗。茂、斬旬名將。丑等死者七十餘人。斬首八萬餘。盡取漢中。今漢中府之地。懷王大懼。使平如齊謝罪。使軫如秦軍。獻二城求和。秦王欲得黔中。今貴州省之地。以商于易之。懷王恨儀欺詐。願獻黔地。易儀而甘心焉。秦王懼儀見殺。不遣儀。請曰：臣聞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大得王寵。又有嬖臣靳尚與臣相善。尚媚事袖。內外用事。臣料能借其庇。可得不死。因送儀至楚。懷王囚之。擇日告廟行誅。儀別遣人通靳尚。關節尚入謂楚夫人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袖曰：何故。尚

曰秦不知王怒儀故遣使楚。今王欲殺儀。秦歸楚地。使愛女嫁楚。以美女善歌者爲媵。以贖儀罪。秦女若至。王必尊禮之。夫人欲擅寵得乎。袖驚問計。尙曰。夫人若爲不知者。以利害告王。出儀事。可止。袖中夜啼泣。言於王曰。大王以地易儀。地未入秦。而儀先至。是秦有禮於王也。若殺儀。以怒秦。妾恐秦兵一舉必席捲漢中。我夫婦不能相保。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且人臣各爲其主。儀相秦已久。與秦偏厚。無怪其然。大王若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王曰。卿

勿。憂。譽。從。長。計。議。尙。復。乘。間。言。曰。殺。一。儀。何。損。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計。王。乃。出。儀。厚。禮。之。遣。歸。通。秦。楚。之。好。儀。謂。秦。王。曰。臣。萬。死。一。生。復。得。見。大。王。然。楚。實。畏。秦。不。可。使。臣。失。信。於。楚。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爲。楚。德。與。爲。婚。姻。臣。請。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王。卽。割。漢。中。五。縣。使。楚。修。好。求。懷。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女。妻。懷。王。少。子。志。其。世。日。之。欺。矣蘭。懷。王。甚。喜。以。儀。果。不。欺。楚。也。秦。王。念。儀。之。勞。封。五。邑。號。武。信。君。使。以。連。衡。之。術。說。列。國。齊。趙。燕。俱。願。事。

秦儀說便行。將歸報。未至咸陽。惠文王薨。太子蕩自位。是爲武王。齊聞秦王薨。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合從。背秦。疑楚婚秦。恐不從。欲伐之。懷王懼。遣太子橫質齊。兵乃止。湣王爲約長。約能得張儀者。賞十城。秦武王爲太子時。素惡儀。多詐。羣臣忌儀。寵者皆譖之。儀懼禍。見武王曰。聞齊憎儀。儀所在。必伐之。願往大梁。齊必伐梁。連兵不解。大王乘間伐韓。通三江。以窺周室。此王業也。武王信之。送儀至梁。哀王用爲相國。以代公孫衍之位。

秦用儀代行明矣。未著衍何時入梁。今梁又用儀代行。原本或有遺

漏衍復入秦未幾儀病卒於梁而齊伐梁之議已止

第一百五十八節 賽舉鼎秦王絕經

秦武王好與勇士角力烏獲任鄙久為秦將武王復  
寵在有齊人孟賁字說以勇力聞人莫敢與抗聞秦招  
致勇士入咸陽見武王王試其勇與獲鄙並用時赧  
王六年武王以六國皆有相國特置丞相以甘茂為  
左丞相樛里疾為右丞相謂疾曰寡人生西戎未睹  
中原之盛欲通三江一遊鞏洛雖死無恨二卿誰能  
伐韓者疾以為不可茂乃請行王又命烏獲往

助伐韓兵至宜陽圍城五月不下韓王亦遣公叔嬰帥兵救宜陽交戰城下韓大敗斬首七萬餘獲一躍登城手扳城堞堞毀獲墮於石折肋而亡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乞和茂乃班師武王喜命疾往三川開路引鄗賁入洛陽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武王謝弗敢見九鼎在太廟往觀鼎腹有冀冀兗兗青青豫豫徐徐揚揚雍雍梁梁幽幽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秦鼎也寡人當攜歸咸陽問鄗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鄗曰臣止可百鈞此鼎十倍臣不能勝賁前舉

鼎約起半尺。目眦流血。武王亦欲舉。鄙曰：大王萬乘之軀，不可輕試。武王笑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直前舉鼎，離地五寸，方欲舉步，力盡失手，鼎墜壓右足，脛骨平斷。登時悶絕。夜半而薨。赧王備棺收殮，疾奉喪以歸。武王無子，迎異母弟稷嗣位。是爲昭襄王。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滅其家。以鄙能諫，任漢中太守。疾宣言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茂懼疾害，奔梁。後卒於梁。

第百五十九節 葬赴會 楚懷王陷秦

昭襄王聞楚送質子於齊。疑其背秦向齊。使樗里疾與兵伐楚。楚將景快迎戰被殺。懷王恐懼。秦王遺書約楚訂盟通好。懷王集羣臣計議。屈原曰：「秦虎狼之國。楚之見欺已非一次。王去必不歸。相國昭雎昭陽曰：「靈均原忠言。王其勿行。靳尚曰：「秦結好而拒之。倘怒而加兵。奈何？」少子蘭娶秦女以婚姻。可恃。力勸王行。王乃行。尚隨駕。果爲秦所執。逼獻黔地。懷王不允。遂留秦。尚逃回報。雎欲立蘭爲君。雎曰：「太子之立已久。今舍嫡立庶。異日王幸歸國。何以自解？」乃遣尚往。



齊僞訃楚王已薨迎太子橫嗣位。是爲頃襄王。蘭尙用事。遣使告秦曰。楚已有王矣。秦王慚怒。空留懷王。乃使白起蒙騫帥師攻楚。取十五城而歸。懷王居秦歲餘。守者久而稍懈。變服逃出咸陽。欲歸楚。懼追不敢行。間道奔趙。趙恐觸秦怒。閉關不納。意欲奔梁。秦兵追及。復回咸陽。懷王憤甚。嘔血而薨。秦歸喪於楚。諸侯咸惡秦無道。復合從擯秦。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由蘭尙悞之。屢諫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耻。蘭悟其意。使尙進曰。原自以不得重用心。

懷怨望。每言大王忘仇爲不孝。蘭等不思伐秦爲不忠。王怒削原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嬭。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夔今歸州有故宅。喻之曰。王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憂思何益。幸有田畝。可力耕以終餘年。原懼違姊意。秉耒而耕。月餘。姊去。原嘆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亡滅。晨起抱石投汨羅江而死。正五月五日。里人聞原溺。掉舟拯救不及。爲角黍今粽投江祭之。懼蛟龍攫食也。今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救原而起。里人爲原立祠。名其鄉曰姊歸鄉。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

其姊立廟曰姊歸廟。後加封原爲忠烈王。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

第一百六十節 趙主父沙丘宮餓死

趙武靈王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娶韓女爲夫人。生子章立爲太子。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向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琴。王召見。婉如夢中。命鼓琴。大悅。納於後宮。謂之吳娃。生子何韓。后薨。立吳娃爲后。廢章立何爲太子。因傳位於何。是爲惠王。自號主父。卽後世太上皇之稱。以肥義爲相國。李兌爲太傅。公子

成武靈王之叔王為司馬封章安陽在大之地號安陽君

田不禮為之相。一日惠王聽朝。主父設坐旁觀。見何南面。章北面拜舞。兄屈於弟。意甚憐之。欲分趙為二。以章為代州今蔚王。公子勝曰。王昔悞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入宮。吳娃見其色變。問今日朝中何事。主父以實情告之。吳娃曰。若以長而臨少。吾母子為魚肉矣。主父遂止。近侍以此告章。章與不禮計之。不禮曰。王年幼。侯乘間圖之。章曰。惟君留意富貴與共。兌密告義曰。安陽君強壯而驕。黨

漢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四

四

衆而懷怨望。不禮剛狠自用。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  
 黨。恐行險之事不遠。義聞言躊躇。乃謂近侍高信曰。  
 今後若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信應諾。一日主父與  
 王同遊沙丘。今順德府平鄉縣章亦從行。主父與王各居離  
 宮。相去五里。不禮謂章曰。今夜假主父有病。召王必  
 至。吾伏兵中途。要而殺之。奉主父撫衆。誰敢違者。是  
 夜如計。召之。信急告義。義卽入見王。曰。主父素無病。  
 事可疑。義當先往。若無他故。王乃可行。命信緊守宮  
 門。慎勿輕啓。義行至中途。伏起殺之。舉火看時。乃肥

義也。不禮驚曰：事已變矣。乘機未露，夜襲王宮，不能入。至天明，信使從軍，乘屋發矢，矢盡擲瓦。不禮命繫亦、憚、章、乘機、爲亂。巨石於木，以撞宮門。王正在危急，成與兌率軍護駕，而來遇賊圍宮，兩軍殺至，賊兵大敗。章奔主父宮，開門納之。兌斬不禮，引兵圍主父宮，搜章殺之，提章首出宮。聞主父泣聲，復謂成曰：開門匿章，主父憐之，殺章傷主父之心，事平以圍宮見罪，吾輩滅族矣。使人詐傳惠王令曰：宮內人等先出免罪，後出卽賊黨，夷其族。宮內聞令，爭先而出，止剩主父一人，欲出則門已鑰。

矣。連圍數日。主父餓甚。取庭樹雀卵啖之。遂餓死。  
 華惠王視殮發喪。葬代地。今靈丘縣。以葬惠王以  
 為相國。兌為司寇。厚為肥義。發喪未幾。成卒。以公  
 勝為相國。會阻主父封以平原。今德州平原君亦  
 士有孟嘗君之風。既貴。亦招致賓客。坐食者數千。

第一百六十一節 孟嘗君巧計出函關

秦昭襄王聞平原君好士。極嘆其賢。向壽曰。尚不  
 孟嘗君也。秦王思欲一見。壽曰。王以親子弟為質。  
 請孟嘗君必來。來即以為相。齊必相王之子弟。齊

互相以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善。乃以弟涇陽三  
悝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入秦。齊還秦質，送孟嘗君  
入秦。孟嘗君以狐白裘送秦王。王喜，擇日立田文爲  
丞相。穉里疾忌文，使客公孫奭說王曰：田文齊族也，  
今相秦，若借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王以問  
疾，曰：奭言是也。秦王欲遣文歸，疾曰：文居秦，月餘  
知秦事，若遣歸，終爲秦用，不如殺之。王惑其言，幽  
於館舍。悝在齊，文待之甚厚，悝甚德之。至是聞謀，  
告於文。文懼，求計於悝。悝攜孟嘗君重器，代求於



姻秦王姬欲得狐白裘不願璧也。惺回報文客有爲嬖愛狗盜者入秦藏竊出送姬。姬言於王曰：妾聞孟嘗君天下之賢士，爲齊相，不願來秦。王請而致之，不用則已。今無故誅之，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避秦也。王曰：善。明日具車馬，給驛券，送文還齊。文恐王中悔，追之。客有善爲僞券者，爲文易券。中姓名星馳而去。至函谷關時，夜方半，關例雞鳴出客。客有能爲雞聲者，羣雞皆鳴。關吏驗券，開關，復星馳而去。謂衆客曰：吾之得脫虎口，皆狗盜雞鳴之力也。從此不敢慢下坐之。

客疾聞入見曰王不殺文亦宜留質奈何遣之王惟使人馳追至關闔出客籍並無齊使田文姓名使者言文狀貌賓客之數關吏曰今早出關其馳如飛已去百里不可追也使者回報秦王曰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真天下賢士也復索狐白裘不得見燕姬服之知文客所盜嘆曰孟嘗君門下如通都大市無物不有秦國無其比竟以裘賜姬文歸道經於趙平原君恭敬交迎趙人素聞其名爭出觀之見身材短小皆笑是夜笑文者皆失頭平原君知文門客所爲

不敢問也。及歸齊。潛王大喜。仍用為相國。賓客歸者

益眾。乃置客舍三等。前此雞鳴狗盜及偽券之客。皆

列為代舍。言其人可自有齊人馮驩求見文用為下

等傳舍。食脫粟之飯免其饑餓出入聽其自便驩彈鋏劍也歌曰長鋏歸

來兮食無魚文遷之中等幸舍。言其人可任用驩又

歌出無車文又遷之上等代舍驩為文收債於薛為

客之驩將錢多市牛酒凡負息錢者悉會府中驗券

勞以酒食貧不能償者焚券而歸見文曰不但為君

收債且為君收德文曰所收何德驩曰負債而力乏

者雖嚴責不能償久則逃亡今焚其券以明君輕財而愛民仁義流於無窮所謂收德者此也文聞言只得放顏揖謝秦王悔失孟嘗君又聞復相齊乃廣布謠言言田文名高天下不日且代齊矣潛王聞言收文相印賓客俱散文同驩歸薛百姓扶老攜幼爭獻酒食文曰先生爲文收德者此也驩曰臣意不止此倘借臣一乘令君益重於齊文具車幣驩西入秦求見秦王曰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其怨齊必深秦乘此收而用之以謀齊齊可得矣秦相樗里疾方

卒正欲得相。備車速迎。驩辭先歸。卽見齊王曰。臣聞道路之言。秦喜孟嘗君之廢。欲迎爲相。倘文入秦。反其謀。齊者以爲秦謀。而臨淄卽墨危矣。潛王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之。只見車馬紛紛。詢之果秦使也。使者星馳奔告。潛王卽命驩持節復田文相位。加封千戶。秦使至薛。聞已復相位。轉轅而西。賓客去者復歸。文謂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旦罷相。皆棄文而去。賴先生之力。得復相位。衆賓客有何面目見文乎。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何怪焉。文再

拜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

第一百六十二節齊潛王糾兵伐桀宋

是時梁昭王

哀王子

與韓釐王

襄王子

奉周王之命合兵

伐秦。秦使白起迎戰。虜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二百里。伐梁取河東地四百里。秦王甚喜。以七國皆稱王。欲立帝號以示貴重。又嫌獨尊。乃以齊爲東帝。秦爲西帝。平分天下。潛王以並帝之事問蘇代。代曰。秦獨致帝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拂秦之意。受之又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諸侯

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潛王曰：謹受教。又問秦約伐趙何如。代曰：趙無罪而伐之，得地爲秦之利，齊無與焉。今宋無道，天下號爲桀，宋伐之，得地可居，得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潛王大悅，乃受帝號。辭伐趙之請，厚待秦使。秦王稱帝兩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據宋康王乃宋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託生，因名偃。生有異相，於顯王四十一年，乃逐兄剔成自立。偃思宋弱，欲自強之，乃多僉壯丁，親自訓練，得勁兵十

餘萬。東伐齊。得五城。南伐楚。拓地三百餘里。西敗梁。  
 取二城。滅滕。有其地。遣使通秦。秦亦報聘。自謂英雄。  
 無比。遂稱宋王。性最滯。一日遊封父。今河南府封丘縣見採  
 桑婦甚美。訪其家。乃舍人韓憑妻息氏。王使人喻憑。  
 令獻妻。憑與妻言。息氏作詩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羅將奈何。  
 宋王慕息。使人奪之。憑見妻去。心痛自殺。王召息氏。  
 登青陵臺。曰。汝夫已死。若從寡人。立為王后。息氏又



作詩曰

鳥有雌雄

不逐鳳凰

妾是庶人

不樂宋王

王曰卿已至此不從不得氏曰容沐浴更衣拜辭故  
 夫然後侍大王巾櫛王許之氏沐浴更衣遂從臺上  
 投地而死簡其身畔得書曰死後乞賜遺骨與韓憑  
 合葬黃泉感德王怒故為二塚使相望而不相親埋  
 後三日有文梓生二塚之旁旬日長三丈許枝自相  
 附結成連理有鴛鴦飛集於上交頸悲鳴知其夫婦

馬 四知

所化。因名相思樹。羣臣見宋王暴虐。進諫者。王輒引  
弓射之。一日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三人。舉朝莫敢  
言。諸侯號曰桀宋。時齊湣王聽蘇代之說。遣使楚梁  
連兵伐宋。兵勢猖狂。宋不能敵。王偃與臣戴直夜半  
棄城而遁。至温邑。今懷慶府温縣三軍追及。先斬戴直。偃投  
神農澗中。在温縣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三國滅宋。均  
分其地而散。湣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爲多。楚梁安得  
受地。引兵襲破楚師於重丘。今東昌府在平縣乘勝盡取淮  
北之地。又西侵梁。屢敗其軍。楚梁恨齊負約。遣使附

秦潛王既兼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維夷召魯衛鄒。卽小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潛王曰。寡人殘燕滅宋。闢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稱臣。泗上無不恐懼。且晚提師。兼并二周。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孟嘗君曰。宋王惟驕。故齊得而乘之。周雖微弱。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者。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潛王曰。桀紂非共主。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公耳。於是復收

文相印。文懼誅。與賓客共奔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無忌乃梁昭王少子。謙恭好士。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齊名。文至梁。與無忌情投意合。文原與平原君、趙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於勝。無忌將親姊嫁勝爲夫人。於是梁、趙通好。而孟嘗君居間爲重。潛王自文去後。日夜謀爲天子。齊多怪異。天雨血。數百里。地坼數丈。泉水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聲不見人。百姓惶惶。大夫狐咺陳舉進諫。并請召回孟嘗君。王怒殺之。陳尸以杜諫者。

王蠋太史敫音皆謝病歸里。

第一百六十三節說四國樂毅滅齊

燕昭王自卽位後。日以報齊雪耻爲事。與士卒同甘苦。尊賢禮士。歸者如市。時有趙人樂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兵法。事梁昭王。不甚信用。聞燕招賢。遂投燕。見昭王。說以兵法。燕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毅謝不敢當。曰。蒙大王不棄。請委質爲臣。燕王悅。拜爲亞卿。位在劇辛諸人之上。一日謂毅曰。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常恐一旦溘先朝露。謂死也。不及劃刃。

於齊王之腹。以報國耻。終夜痛心。今齊王驕暴。中外  
離心。此天亡之時也。寡人欲起傾國之兵。與齊爭一  
旦之命。先生何以教我。毅曰。王欲伐齊。必與天下共  
圖之。燕之比鄰趙也。王先合趙韓。必從之。今孟嘗君  
相梁。方恨齊。宜無不聽。如是而齊可攻也。燕王喜。使  
毅往。說趙平原君。言於惠文王。王許之。適秦使在趙。  
毅併說秦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王忌齊之盛。懼諸  
侯背秦而事齊。復遣使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往  
梁。見孟嘗君。許發兵。復約韓。俱為訂期。燕王大起國

兵使毅為上將軍。秦將白起、趙將廉頗、韓將暴鳶、梁  
 將晉鄙俱如期而至。燕王命毅護五國之軍同伐齊。  
 潛王與大將韓聶迎戰於濟西，大敗。樂乘毅從弟斬聶。  
 潛王奔回臨淄，使人求救於楚。許盡割淮北之地為  
 賂。秦、梁、韓、趙分路收取邊城，獨毅長驅深入，直逼臨  
 淄。潛王恐懼，與文武數十人奔衛。衛君時衛衰甚，止  
有濮陽一郡  
貶號稱君，郊迎稱臣，讓正殿居之。潛王驕傲，待衛君無禮。  
 故不給廩餼。潛王餓甚，恐衛圍已，與夷維奔魯。魯侯  
 遣使出迎，維以天子巡狩為言。使者回報，魯侯大怒。

閉關不納。復至鄒。值鄒君新卒。維曰：天子下弔，主人宜北面而哭。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弔亦拒之。不納。潛王計窮，與維奔回莒州，僉兵固守以拒燕軍。殺破臨淄，盡收齊財物，并查燕舊日重器載歸。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大犒三軍，封毅於昌國。昌國君昭王返國，留毅收齊餘城。至盡。太傅王蠋蒙書禁軍，不許入犯。以燕王蠋辭老病不往，仰天嘆曰：君之及王出奔，破君亡，與其不義而在，寧其母。母曰：齊王何在？賈曰：



毅聞嘆息。命厚葬。表其墓曰齊忠臣王蠋之墓。毅出  
兵。六月。下齊七十餘城。俱編爲燕郡縣。惟莒州與卽  
墨。堅守不下。毅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時赧王三十  
一年也。楚頃襄王見齊使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  
命淖齒爲將。以救齊爲名。往收齊地。囑曰。至齊。相機  
而行。有利於楚。可便宜行事。齒領兵至莒。潛王德齒。  
拜爲相國。大權悉歸於齒。齒見燕兵勢盛。恐救齊無  
功。獲罪二國。乃密使通毅。欲弑齊王。與燕分齊。使燕  
人立已爲王。毅使回報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功名。

所請惟命。齒大悅。乃陳兵於鼓里。莒州近地請潛王歸。

王至。執數其罪曰。齊亡徵有三天。雨血天告也。地崩。坼地告也。有人當闕而哭。人告也。王不知省戒。戮忠廢賢。希望非分。今全齊盡失。偷生於一城。尙欲何爲。潛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主而哭。齒先殺之。乃生擢也。王筋懸梁三日。方絕。齒回莒。欲覓王世子殺之。不得。乃爲表自陳其功。使人送毅。求轉達燕王。有齊人王孫賈。年十二。止有老母。潛王憐而官之。及王出奔。賈亦從行。在衛相失。潛歸見母。母曰。齊王何在。賈曰。

見從至衛。王夜出不知所之。母怒曰：汝朝出暮回，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吾倚閭而望，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臣，王逃出不知，尙何歸乎？賈愧辭，母復踪跡之，聞在莒，往從，已爲齒所弒，乃袒左肩，呼於市曰：淖齒相齊，弒君有願，誅賊者，依吾左袒。市人見，年幼忠義，一時左袒者四百餘人。時楚兵皆分屯城外，齒居王宮，方酣飲，使婦人奏樂爲懽，兵士數百列於宮外，賈率領四百餘人，奪兵士器仗，殺入宮中，擒齒，剝成肉醬，因閉城堅守。楚兵無主，一半逃散，一

半降燕。

第一百六十四節 驅火牛田單破燕

是時齊湣王世子法章聞父遇變急更衣爲窮人。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所歸投太史敫家。傭工灌園。無人知者。敫有女年及笄。偶遊園中見之。驚曰。此非常人。何屈辱於此。使侍女叩其來歷。世子不吐。女曰。自龍魚腹畏而自隱。異日富貴不可言也。時使侍女給其衣食。久益親近。世子乃露其跡於女。女遂訂夫婦之約。時卽墨守臣卒軍中無主。有齊之宗人田單知

兵共擁爲將軍。齊諸臣聞王蠋死節，嘆曰：彼已告老，尚懷忠義。我輩見立齊廷，坐視君亡國破，不圖恢復乎？咸奔莒州，投王孫賈，共訪世子。歲餘，法章印其誠，乃出言曰：我實世子。敷知報賈，迎之卽位。是爲襄王。告於卽墨，約爲倚角，以拒燕。毅圍之三年不克。燕大夫騎劫有勇力，喜談兵，與太子樂資相善，謂曰：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今二邑不卽拔者，無非欲久仗兵威，收齊衆南面耳。樂資述於昭王。王怒曰：吾非昌國君，不能報讐。卽直欲王齊於功，亦當乃遣。

使持節拜樂毅爲齊王。毅感泣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吾固知毅之不負寡人也。」昭王好仙術，服方士丹，發病而薨。樂資嗣位，是爲燕惠王。田單嘆曰：「齊之恢復，其在燕後王乎？」使人宣言於燕國曰：「樂毅久欲王齊，不忍背先王之厚恩，故緩攻二城以待其事。」王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信以爲然，乃使劫代毅。召毅歸國，毅懼誅，奔趙。趙王封毅於觀津，號望諸。望諸，澤名。即觀津地。君劫旣代毅爲將，盡改毅令，燕軍不服。劫率師攻卽墨，圍數匝，城中設守愈堅。僞約出降，燕軍以明。

日受降。夜俱就寢。忽聞馳驟之聲。夢中驚起。田單用火牛計。先驅牛出。以牛千餘頭。用絳繒畫五色龍文。羣灌以膏油。束於牛尾。火燒其尾。牛怒。直奔燕軍。觸之即死。令壯卒五千。以五色塗面。持大刀濶斧。隨後逢人便砍。燕軍慌亂。火光照耀。如同白日。只見龍文五采神頭鬼臉。不知何物。單又率婦女。皆擊銅器。一時震天動地。燕軍胆破。忙奔。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劫落荒逃。命遇單。一戟而亡。單乘勢追逐。戰無不克。七十餘城盡畔。燕歸齊。衆軍以單功大。欲奉爲王。單曰。太子在莒。吾安敢立。於是賈

迎法章於莒。告廟臨朝。封單爲安平君。食邑萬戶。拜  
賈亞卿迎太史女爲后。是爲君王后。敷方知女先以  
身許太子。怒曰。不媒自嫁。非吾種也。誓終身不復相  
見。襄王益其官祿。皆不受。時孟嘗君在梁。讓相位於  
無忌。梁封無忌爲信陵君。孟嘗君退居於薛。比於諸  
侯。齊襄王畏之。復遣使迎爲相國。孟嘗君不受。與之  
連和通好。往來於齊梁之間。後孟嘗君死。無子。諸公  
子爭立。齊梁共滅薛。分其地。但燕惠王自騎劫兵敗。  
方知樂毅之賢。遺書謝過。召還毅。不肯歸。燕王恐趙



用毅圖燕。復以毅子樂閒襲封昌國君。樂乘爲將軍。毅乃合燕趙之好。往來二國。皆以毅爲客卿。後終於趙時。廉頗爲大將。善用兵。諸侯皆畏之。秦兵屢犯趙境。賴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

第一百六十五節 藺相如兩屈秦王

趙惠文王寵用內侍繆賢。拜宦者。令忽有客以白璧來售。賢愛其色。光潤無瑕。以五百金得之。示玉工。工驚曰。此真和氏璧也。楚相昭陽因宴會。失此璧。懸賞千金。購求不得。今忽入君手。此無價之寶。名夜光璧。

冬月可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宜珍  
不可輕以示人。早有人報知趙王。王問賢。賢愛璧不  
獻。王假獵。突入賢家。搜而得之。不意玉工至秦。昭襄  
王令治玉。因言和氏之璧。今歸於趙。誇獎不已。秦王  
想慕。欲得一見。丞相魏冉昭襄王母舅進曰。玉何不以西  
陽十五城趙地。為秦所取易之。趙不敢不以璧來。城易名也。  
得璧實也。王何患焉。王喜。致書趙王。趙王召大臣計  
議。繆賢薦舍人藺相如。謂趙王曰。若城不入。趙臣當  
完璧以歸。相如奉璧往秦。秦王見璧大喜。羣臣遞相

傳觀又送後宮玩賞。良久送出。相如見秦王無意償  
城。乃以計進曰：「此璧有微瑕。」臣爲大王指之。及璧入  
手。退步靠殿柱。怒曰：「大王致書以十五城易璧。羣臣  
皆以秦得璧不與城。議勿許。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  
相欺。况萬乘之君乎。」於是寡君齋戒五日。使臣奉璧  
拜進王庭。敬之至也。今大王坐而受璧。左右傳觀。皆  
送美人玩弄。褻瀆殊甚。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夫  
大王必欲迫臣。臣請頭與璧俱碎於柱。秦王急止之。  
卽取地圖指示交割。相如恐終不得城。乃曰：「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臣方敢上璧。秦王許諾。送相如入公館。密令從者從間道懷璧歸趙。以身待罪於秦。至期召相如上壁。令諸侯使者共觀。以誇示列國。相如從容進曰。秦自穆公以來。皆以詐術用事。遠則杞子欺鄭。孟明欺晉。近則商鞅欺魏。梁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臣恐見欺。有負寡君。令從者懷璧從間道歸趙矣。臣當死罪。王怒欲執之。相如曰。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還矣。請就鼎鑊之烹。令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誅趙使。曲直有所在矣。左右欲牽相如去。秦

王曰。卽殺相如。璧未可得。徒負不義之名。絕秦趙之好。乃厚待相如。以禮歸之。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卿。秦王終不能釋然。復遣使約趙王會澠池。趙王恐蹈懷王覆轍。相如願保駕前往。平原君曰。保駕雖有。相如再用李牧領軍。離三十里屯札。方保萬全。趙王從之。平原君以大軍繼之。至澠池相會。置酒交權。秦王知趙王善音樂。請鼓瑟。趙王奏湘靈一曲。秦御史取簡書曰。某年月日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聞秦王善秦聲。乃奉盆缶瓦器跪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王

不肯擊。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相如乃起，召趙御史，亦書簡曰：某年月日，會澠池。趙王令秦王擊缶，秦諸臣不平，欲拘趙王及相如。秦王曰：謀報趙設備甚嚴，萬一其事不濟，爲天下笑。因約爲兄弟，永不侵伐。以太子安國君之子名異人者爲質於趙。羣臣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曰：趙方強，送質其好，方堅，我得專事於韓矣。羣臣乃服。趙王辭秦王歸曰：寡人得相如，身安於泰山，國重於九鼎，乃拜

爲上相。班在廉頗右。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乃宦者賢謂繆舍人，徒以口舌微勞而位居吾上。見必殺之。相如聞言，每遇公朝，託病不出。每出，見頗前導，引車避匿。舍人等以爲耻，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寧獨畏廉將軍哉？今強秦所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也在也。二虎相鬪，勢不俱生。秦必乘間而侵趙，所以強顏引避者，國計爲重而私仇爲輕也。舍人等皆嘆服。有河東人虞卿遊趙，聞其事，請趙王命欲合廉藺之

好爲大王輔。王曰善。卿往見頗。先頌其功。頗喜。卿曰。若論量。還推蘭君。遂述相如對舍人之言。且曰。將軍欲托身於趙。而兩大臣一爭一讓。恐盛名之歸不在將軍也。頗大慚。曰。吾不及蘭君遠矣。使卿先道意。乃負荆謝罪。相如急趨。引起曰。將軍能見諒已幸甚。何煩謝爲。頗曰。蒙君見容。慚愧無地。從今願結生死之交。雖勿頸不變。趙王拜虞卿爲上卿。是時秦白起破楚。拔郢都。置南郡。頃襄王敗走。東保於陳。復建都使太傅黃歇侍太子熊完。質秦求和。起復攻梁。斬首四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年

梁獻三城。秦封白起為武安君。武安在廣平府。復遣胡傷伐韓。韓求救於趙。趙命趙奢同許歷大敗秦師。韓釐王致書謝趙。趙封奢為馬服君。

第一百六十六節 死范雎 逃秦為相

有大梁人范雎字叔抱。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梁王。不能自通。先投大夫須賈為舍人。當初齊湣王無道。樂毅糾合四國伐齊。梁亦助燕。及田單破燕復齊。襄王即位。梁王恐齊報讐。使須賈至齊修好。雎從行。齊襄王問賈曰。昔先王與楚梁連兵伐宋。聲氣相投。及

燕人殘滅齊國。梁實與焉。寡人切齒腐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何以爲信。賈不能對。睢從旁代答曰。先寡君從齊伐宋。約三分宋國。上國背約。盡取其地。反加侵虐。諸侯畏齊。驕暴無厭。就燕濟西五國同讐。敝邑不從。燕人臨淄。是敝邑有禮於齊也。今大王報讐雪耻。特遣下臣修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潛王之覆轍。又見於今矣。襄王謝過。欲留睢爲客卿。睢固辭。因賜睢黃金牛酒。睢不得已。受牛酒而還。金賈知之。疑睢私通齊國。歸告魏齊。梁相齊怒。睢以陰事告

齊國故有此厚賜。命獄卒鞭睢至血肉委地。又拆其齒斷其臂。悶絕而死。令獄卒以蓆卷屍置廁中。使賓客便溺其上。至晚睢稍蘇。許賂守卒。守卒稟出睢屍。時齊與賓客皆大醉。命棄郊外。是夜守卒私負至其家。睢謂妻曰。吾之出廁乘齊醉也。明日求尸必及吾家。吾不得生矣。汝可乘夜送我至鄭安平家。係結拜兄弟吾去後。汝等發哀以絕其疑。妻依言。安平與睢共匿具茨山。在鄭新更名張祿。調養半載。值秦使王稽至梁。安平扮驛卒服侍王稽。乘間薦張祿才智不亞范睢。

因請見。稽問天下大勢。祿指陳了了。稽甚喜。同祿與安平入秦。稽復命。因進張祿。秦王命館於下舍。歲餘不召見。祿以書陳。乃召至離宮相見。秦王屏左右。長跽請教者三。祿始言秦之地險兵強。可以兼并。次言遠交齊楚。近攻韓梁。韓梁得而齊楚能獨存乎。秦王鼓掌稱善。拜祿客卿。復跽請曰。寡人專意聽教。凡上自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祿曰。臣前居山東時。聞秦但有太后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不聞有秦王。昔崔杼擅齊。卒弒莊公。李兌擅趙。終戕主

父。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見王獨立於朝矣。恐千秋萬歲之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言。悚然危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使就穰國。今南陽府鄧州。即穰邑。安置太后於深宮。不許與聞國事。宣太后楚女。芊氏昭襄王年幼即位。太后臨朝。決政用弟魏冉為丞相。封穰侯。次弟芊戎亦封華陽君。並專國政。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弟惺為涇陽君。制為高陵君。以分芊氏之權。國中謂之四逐。華陽、涇陽、高陵三君於關外。遂拜祿為丞相。封應城。今汝州魯山縣。號曰應侯。時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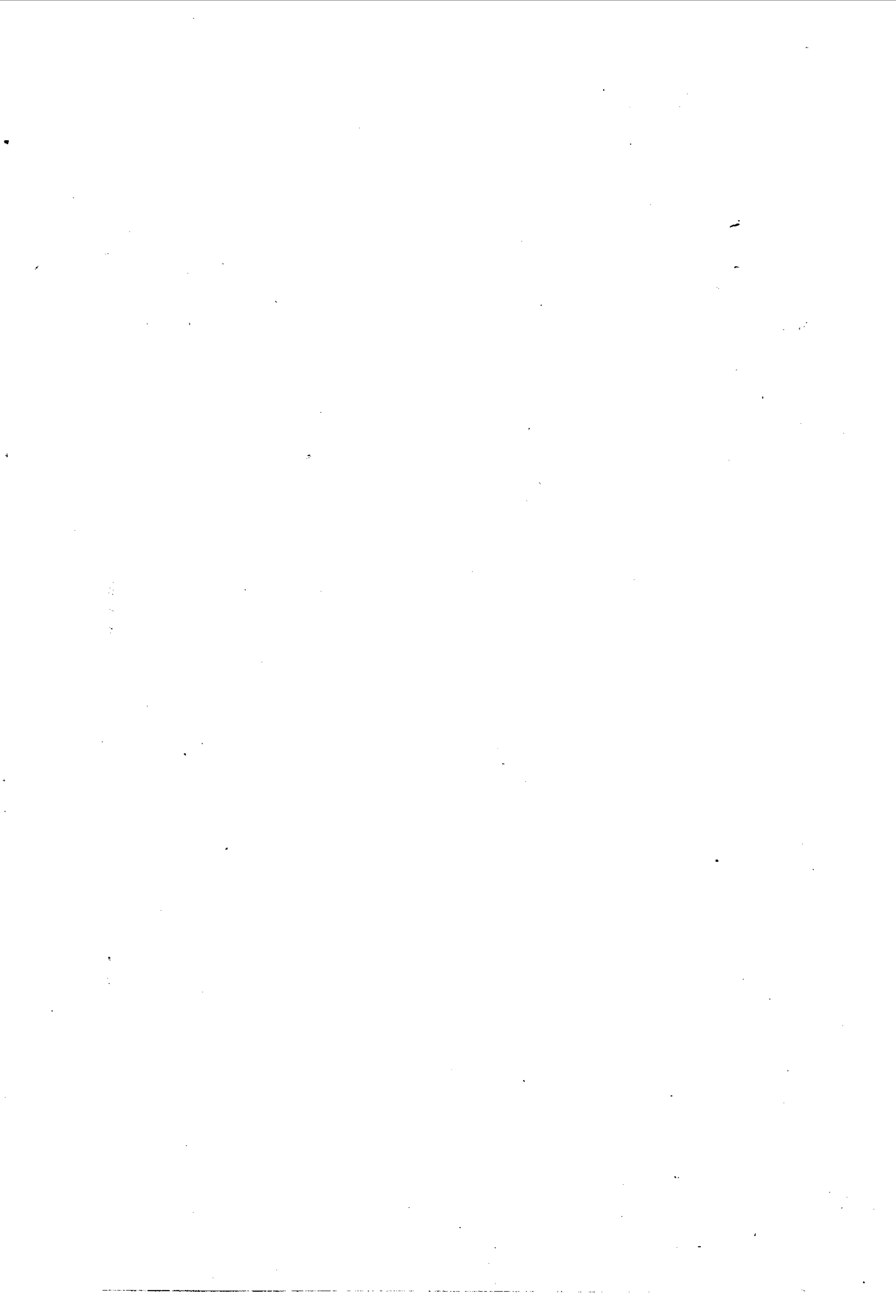
王四十一年也

列國志輯要

卷七

三

一九五三



列國志輯要卷之八

豐城 楊 庸邦懷氏輯

男

岡鳳鳴校

第一百六十七節假張祿辱使索魏齊

是時梁昭王已薨。子安釐王卽位。聞秦用張祿之謀。欲伐梁。急集羣臣計議。魏齊曰。張祿大梁人。豈無香火之情。命須賈資金帛先通祿。後納質。請和可保。萬全。賈奉命至咸陽。就館。祿知之。微行見賈。賈見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祿曰。苟延一命。逃生至此。爲傭糊口。



耳。值天寒。祿衣敝戰慄。賈嘆曰。范叔何一寒至此。乃取絺袍贈之。祿衣袍稱謝。問大夫來此何事。賈曰。吾欲通丞相張君。孺子在秦久。可有相識。能爲我先容否。祿曰。某主人翁與丞相善。某常隨入。時得親近。君欲謁張君。某當同往。祿爲御車。同賈入朝。至府前。祿曰。某先入報。賈下車。候之良久。聞府中鳴鼓。喧傳丞相升堂。屬吏奔走不絕。問守門者曰。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久而不出。子能爲我召之乎。守門者曰。君言范叔。何時進府。賈曰。適爲我御車者。門下人曰。御車

者乃吾丞相張君。彼私至驛館訪友。故微服而出。何言范叔乎。賈聞言心坎皆戰。乃脫袍解帶。免冠徒跣。跪門外。託下人入報。但言梁國罪人須賈在外領死。良久召入。賈俛首膝行。口稱死罪。祿曰。爾罪幾何。賈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猶未足。祿曰。汝罪有三。吾先人丘墓在梁。不願仕齊。汝以吾有私於齊。妄告魏齊。汝罪一。當齊發怒。笞辱至折齒斷脇。汝畧不諫止。汝罪二。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復率賓客溺我。謂小汝罪三。今日應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所不死者。以

緜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情。但魏齊之讐。不可不報。留汝蟻命。歸報梁王。速斬魏齊頭來。送我冢眷入秦。兩國通好。不然。我親引兵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次日祿入見秦王。自陳欺君之罪。將改名逃秦之事申奏。方復姓名。仍稱范雎。賈得命奔回大梁。以雎言告梁王。魏齊聞信奔趙。依平原君以居。梁王大飾車馬黃金。送雎家眷入秦。告明魏齊。聞風先逃在平原君趙勝府中。秦王親帥師命王翦伐趙。是時趙惠文王薨。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命廉頗

迎敵相持不決。相國虞卿曰：事急矣。臣請奉長安君、丹弟、惠文太后愛子質齊求救。要知惠太后乃齊湣王之女。其年齊襄王新薨，太子建立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兩太后、姑嫂之親。君王后見長安君質齊，卽命田單救趙。秦見趙有齊救，不如全師而歸，乃遣使謂平原君曰：秦之伐趙，爲魏齊耳。趙若獻齊，卽當退師。使者三往，平原君終不認。秦復計，請平原君爲十日飲。勝乃入秦，秦王以書遺趙王曰：齊頭旦至，平原君夕返。不然，舉兵臨趙。平原君亦不出關。孝成王見書曰：

爲他國亡臣。易吾鎮公子。古鎮國公子急索魏齊。齊夜投  
虞卿。卿卽解相印爲書謝趙王。同齊奔梁。計投信陵  
君無忌家。卿先入告無忌。懼秦不敢納。卿含淚回見  
齊。復計奔楚。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范叔。一累平  
原君。再累吾子。又欲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安用生  
爲。引劍自刎。趙王不得齊。又失相國。命飛騎四出追  
捕。至梁聞齊自盡。請其首。星夜送秦。睢得齊首。命漆  
其頭爲溺器。曰。汝令賓客溺我。令汝九泉常含我溺  
也。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趙用爲相國。以代虞卿。

之位。卿既棄相印。不復宦遊。隱白雲山中。在開封府蘭陽縣著書自娛。名曰虞氏春秋。睢復奏曰。臣受知大王。皆鄭安平、王稽之力也。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卽用稽爲河東守。安平爲偏將軍。專用范睢之謀。先攻韓梁。結好齊楚。各無侵害。

第一百六十八節 春申君乘機歸太子

楚太子熊完質秦。留秦十六年。適楚使朱英報聘於秦。述楚王病篤。黃歇言於太子曰。王病篤。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必有代立者。楚國非太子有矣。臣請

謁應侯請之。乃說唯曰：楚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今楚王病甚，若相君於此時歸太子，楚王薨，太子得立，其事秦必謹，感相君於無窮也。若留而不遣，楚別立太子，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乘之好，臣竊爲非計矣。唯首肯，卽告秦王。王命歇歸問疾，疾果篤，再迎太子。歇聞言，謂太子曰：秦王留太子不遣，欲效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楚幸來迎，申秦之計，不迎太子，終爲秦虜，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楚使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也。臣請獨留以死。

當之太子泣曰事若成楚國與太傅共之。歇與英通謀太子更衣爲御與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秦王召歇遣歸問疾。歇曰太子適患病無人調護俟稍愈臣請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久矣。乃見秦王曰臣恐楚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歇有欺君之罪願伏斧鑕。王怒欲殺之。唯曰卽殺歇亦不能還太子。徒絕楚權不如嘉其忠而歸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歇必爲相。楚君臣俱感秦德其事秦必矣。秦王從之。厚禮歇歸楚。頃



襄王薨熊完卽位。是爲考烈王。進太傅黃歇爲相。國以淮北十二縣封春申君。時齊孟嘗君已死。而趙有平原魏梁有信陵。俱以養士相尙。春申君慕之。亦招賓客。食客數千人。

第一百六十九節 敗長平 白起坑趙卒

秦昭襄王旣結齊楚。使大將王齧音瞎帥師伐韓。拔野

王城今邢臺縣上黨卽潞安州太守馮亭遣使奉移漏于趙上黨地圖。并

所轄十五城。獻趙求救。孝成王貪得地。命廉頗率大兵援上黨。方知已失。頗只得分兵列營堅守。使趙茄

哨探出長平關。

在山西澤州

遇秦將司馬梗迎戰所斬。頗

聞前哨有失。傳令出戰者。斬。任挑戰。勿出。齧攻不入。移營逼之。相持四月餘。不得一戰。遣使告秦王。王召應侯計議。雖用反間。私入邯鄲。賂趙左右。廣布流言。曰。趙將惟馬服君。趙奢所封最良。今其子趙括。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趙王聞。茹被殺。又連失三城。催頗出戰。又不從。及聞流言。卽召括。問曰。卿能爲我擊秦軍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尙費臣籌畫。

白起功績見史記年表統計斬首合長平坑數九十  
九萬人而攻梁楚所斬不與焉自古殺人未有如起  
之多者括心畏之故云尙費籌畫如王齕不足道矣王卽拜括爲上  
將持節代頗益勁軍二十萬括母書諫曰括徒讀父  
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括母親卽其  
說對曰括父臨終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趙兵妾謹  
識其言願王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王曰寡人意  
已決矣母曰王不聽妾言倘兵敗妾一家請無連坐  
趙王許之括引軍至長平盡收頗約束馮亭固諫不  
聽秦復命白起爲上將王齕副之起入秦軍聞括易

頗令使卒三千挑戰。括出萬人來迎。秦軍大敗。括喜得勝。即使人下戰書。起命齧批來日決戰。起命齧批戰書尙秘其事。惟恐括起。因設計誘敵詐敗。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元帥勿追。括不聽。直追及秦壁。傳令一齊攻打。忽報後營被秦將胡傷。遏住。括怒。麾軍從東轉方數里。蒙騫一軍殺出。將交鋒。王翦一軍又到。趙兵損傷甚衆。括欲收軍安營。馮亭又諫曰。我兵雖敗。能力戰。歸本營。可并力拒敵。若安營於此。腹背受困。將來不能復出。括又不聽。築壘堅守。誰知糧路

塞斷。白起大軍遮前。胡傷蒙驚截後。秦軍日傳武安君將令招趙括投降。括此時方知起在軍中。唬得心胆俱裂。軍困長平。四十六日。軍中糧絕。自相殺食。括憤率兵大戰。不能透圍。馬蹶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大將傅豹。王容俱死。蘇射引馮亭走。亭曰。吾三諫不聽。至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射奔胡。軍士無主。近四十萬俱降秦。白起恐人衆生變。密令秦兵皆以白布裹首。無白裹者。卽係趙兵。夜盡殺之。揚谷之水。皆赤。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還趙。趙王大驚。城中

哭聲震天。惟括母不哭。曰。自括爲將時。我已不看作生人矣。王賜粟帛慰之。又使人謝廉頗。

第一百七十節 武安君含冤死 杜郵

趙國正驚惶之際。邊吏報秦兵攻下上黨十七城。皆降。今武安君欲圍邯鄲。趙孝成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應。適蘇代客平原君家。自言能止。往說應侯范雎。雎曰。先生何爲而來。代曰。爲君而來。武安君爲秦將。收諸侯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今圍趙而趙亡矣。則秦成帝業。而武安君爲佐命元臣。君雖貴。

不能不居其下。以臣愚見。君不如許韓趙割地和秦。以爲君之功。而又解起之兵權。君位安於泰山矣。王喜。厚贈代使。說韓趙割地。二國畏秦。聽代計。求和。秦王喜。召起。班師。起連戰皆勝。忽聞詔下。知出應侯之計。自此與睢有隙。起宣言曰。長平之敗。邯鄲一夜十驚。若乘勝住攻。一月可拔。惜乎班師。失此機矣。王聞大悔。後命再伐趙。適起病。王命王陵代將。廉頗設守。甚嚴。陵屢敗。王復召起。病愈不行。命應侯往請起。怒。應侯前阻其功。復稱病。王怒。益兵。以王齧代陵。齧圍。

邯鄲五月不能拔。應侯言於秦王。王必欲使武安君爲將。方可。武安君遂稱病篤。王大怒。削其爵土。立刻逐出咸陽。方至杜郵。名驛。應侯曰：起非真病。恐適他國爲秦害。王乃賜劍。起持劍嘆曰：我固當死。長平之役。殺趙降卒四十萬。彼有何罪。我死晚矣。乃自刎。此周赧王五十八年。秦昭襄王五十年也。後至大唐末年。有雷震牛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起殺戮過多數。百年之後。尚變畜加雷震殺業之重。如此爲將者。可不戒哉。秦王旣殺白起。復命鄭安平領兵助齧趙王。



聞秦益兵來攻。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平原君同客  
毛遂大梁人以合從說楚。拒秦。自日出入朝。至日中而  
議未定。楚終畏秦。遲疑不決。毛遂按劍而上。曰。楚自  
武文稱王。號爲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楚兵。懷王  
囚死。白起一戰。再戰。鄢郢盡沒。被逼遷都。陳此百世  
之羞。太王獨不念乎。今日合從爲楚。非爲趙也。楚王  
乃決。歃血定盟。楚梁皆興師救趙。但懼秦移師。俱觀  
望不敢進。

第一百七十一節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秦王孫異人爲質於趙。乃安國君之次子。昭襄王之孫。安國君名有子二十餘人。皆姬所出。無嫡子。所寵楚妃。號華陽夫人。無子。異人母夏姬早卒。當王翦伐趙。趙怒。欲殺異人。平原君曰。異人無寵。殺之何益。徒絕他日通好之路。王乃安置異人於叢臺。武靈王命所築公孫乾監守。又削其廩祿。用無餘財。時有陽翟今河南府大賈呂不韋。適在邯鄲。偶見異人。雖在落寞中。不失貴介之氣。嘆曰。此奇貨可居也。訪得是乾監守。因賂乾。往來漸熟。見異人。佯爲不知。而問乾以實。告一日

乾置酒邀不韋。因請異人同坐。乾如廁。不韋私問曰。秦王春秋高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殿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此時歸秦。求事華陽夫人爲子。他日有立儲之望。異人含淚曰。恨無脫身之計。不韋曰。某願以千金西遊。說太子與夫人。救殿下還朝。異人曰。倘得富貴。與君共之。乾至。三人盡歡而散。自此不韋與異人時會。密以五百金付異人。買囑左右。結交賓客。不韋至咸陽。訪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於秦。先以厚賂通獻。姊喜。垂簾扳話。不韋細述與異人最

厚因說王孫賢孝。思念太子夫人。每遇誕辰。焚香西拜。趙人皆知。又將金玉珠寶獻上。曰：王孫不得歸侍奉養。有薄禮。託王親轉達。畧表孝順。姊卽入見。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王孫真念我甚喜。姊出不韋曰：夫人有幾子。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有寵無子。異人賢孝。夫人誠拔爲嫡子。後立爲王夫人。世世貴寵矣。姊復述其言於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是夜與安國君飲。正懽。忽然涕泣。太子問故。夫人曰：妾叨君寵。不幸無子。君諸子中。

惟異人最賢。若得爲嗣。妾身有託。太子許之。因取玉刻。嫡嗣異人四字。剖符爲誓。夫人曰。太子在趙。何以歸之。安國君曰。當乘間請於王也。王曰。俟趙人請和。方迎歸國。太子復召不韋曰。吾欲迎異人爲嗣。先生有何妙策。不韋曰。太子果立王孫。小人願盡家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大喜。將黃金三百鎰。交不韋。付異人爲結客之費。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厚禮不韋。回邯鄲。見異人。將太子夫人之言。述之。併黃金貢上。異人大快。不韋娶姜女趙姬。善歌舞。有娠。

兩月心知異人回國必立。若以此姬獻之，生男承嗣。羸氏之天下，便爲呂氏之乾坤。遂請異人同乾大宴。暢飲，命趙姬獻壽歌舞。異人一見，目亂心迷，贊嘆不已。不韋再命進壽，方入內室，乾大醉睡去。異人借酒意，請趙姬爲妻。不韋佯怒曰：「好意相請，獻妾致敬，殿下遂欲奪吾所愛乎？」異人跼踖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割愛，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家，產盡破全無，吝惜何愛？」一女子，但恐年幼，害羞，彼若肯從，卽當奉送。異人拜謝，乾醒同登車。

而去。不韋入謂趙姬曰：王孫愛你，欲求爲妻，你意若何？姬曰：妾事君有娠，安忍棄之事他人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不過一賈人婦。王孫若爲秦王，汝得寵，必爲王后。天幸生男，你我便是秦王父母。汝當曲從，不可洩漏。姬曰：君所謀者，大敢不從。命但夫婦之情，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秦家天下，仍爲夫婦，何慮焉？二人立誓。次日往乾家，謝簡慢之罪。異人亦到。不韋曰：夜來與小妾再三言之，勉從尊命。今日良辰，卽送陪伴成親。月餘，姬向

異人曰妾侍殿下。天幸懷胎。異人只說自己下種。愈加歡喜。直到十二個月方產。正合異人十個月之數。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口含數齒。背項有龍鱗一搭。異人驚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生於正月朔日。昭襄王四十八年異日必為政於天下。用趙姬之姓。名曰趙政。即秦始皇不韋聞姬生男。暗喜。至昭襄王五十年。政已三歲。秦兵圍邯鄲。不韋與異人謀遁歸秦。乃盡將黃金。遍賂南門守城軍將。言某陽翟人行賈於此。今秦兵圍城日久。某思歸鄉。求為方便。



放我一家出城。又厚賂乾，央他與守將說人情。守將許諾。不韋教異人將趙姬母子預寄母家。是日置酒請乾，只說三日內出城。將乾灌醉，併軍卒俱醉歸安。職至夜半，異人微服雜於僕人之中，隨不韋父子至南門。守將開門放出，連夜奔走。至天明，遇秦遊兵，不韋曰：「此秦王孫，向質於趙，今逃歸本國。汝等速送王齧大營。」時秦王督戰，齧引見王，王喜曰：「太子日夜想汝，今幸脫虎口。」先回咸陽，以慰父母。異人與不韋同至咸陽，入東宮，見太子夫人。夫人喜曰：「妾楚人，當自

子之改名子楚。就夫人宮中居住。安國君厚賜不韋。待父王回國。加官贈秩。但公孫乾天明酒醒。左右報秦王孫一家俱不見。使人問不韋。亦不知去向。急往南門問守將。將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夫之命也。乾曰。可有王孫在內否。守將曰。只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乾跌足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吾墮賈人之計矣。乃表奏趙王。自言監押不謹。仗劍自刎。

第一百七十二節魯仲連堅不帝秦君

秦王自王孫逃歸。攻趙益急。趙遣使求梁進兵。客將  
軍新垣衍曰。秦急圍趙者。意欲求爲帝耳。誠遣使尊  
秦爲帝。秦必喜而罷兵。梁王然之。卽命衍奏知趙王。  
趙議未決。時有齊人魯仲連。年十二。曾屈辨士田巴。  
時人號爲千里駒。巴曰。此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  
適在趙。聞帝秦之說。謁平原君。同見衍。曰。連竊有請  
於將軍。衍曰。何請。連曰。請助趙。勿帝秦。先生未睹帝  
秦之害也。衍曰。何害。連曰。秦棄禮義而尙首功之國。  
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爲諸侯。而猶若此。倘尊之

爲帝。益濟其虐。昔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女而美，獻於紂。女不好淫，觸紂怒，殺女而醢九侯。鄂侯諫而見烹。文王嘆而被囚。卽羸里，在湯陰縣。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子之行於諸侯者，固如是也。今秦肆然稱帝，必責梁入朝。一旦行九侯、鄂侯之誅，誰能禁之？不特此也。又必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樹其所愛。又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室。梁王安能晏然而已乎？卽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衍蹶然起，再拜謝曰：先生真天下士，衍請歸復吾君，不敢再言。

帝秦矣。秦王始聞梁使者議帝秦，緩攻以待。及聞議不成，嘆曰：「此圍城中有人，不可輕視。」乃退屯汾水，戒王齧用心準備。

第一百七十三節 信陵君竊符救趙

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梁求救於晉鄙。鄙以王命爲辭，平原君復遺書信陵君，無忌曰：「令姊憂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乎？」信陵見書，數請梁王求勅晉鄙進兵，王堅不從。信陵約賓客千餘人，欲直犯秦軍，以徇平原君之難。路經夷門，見侯

嬴嬴曰。公養客數十年。不聞出一奇計。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何益之有。今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子誠請於如姬。安釐王夫人。如姬感公子之德。如姬父爲人所殺。欲王使客斬仇頭以獻如姬。必能竊兵符以報公子。信陵依計使所善內侍顏恩私乞於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蹈湯火弗辭。是夜卽盜虎符授恩。以出。信陵得符。侯嬴薦力士朱亥。同信陵至鄴。下代鄙。鄙不從。亥殺鄙。信陵領兵率賓客。身先士卒。進擊秦營。平原君開城接應。大敗秦師。王齧同秦王解圍而去。鄭安平爲梁兵所遇。不能

歸。嘆曰。吾本梁人。乃降趙。歸梁。春申君聞秦師已解。亦班師。韓王乘機復取上黨。趙王親勞軍士。掃除宮室。以迎信陵。封以鄆。音霍。趙邑。屬常山。信陵自以竊符殺鄆。得罪不敢歸。將兵符交將軍衛慶督兵歸梁。遂留趙國。其賓留梁者。亦歸趙。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連固辭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得自由也。飄然而去。秦昭襄王兵敗歸國。太子安國君率子楚郊迎。齊奏呂不韋之賢。封爲客卿。食邑千戶。周赧王五十八年。秦昭襄王五十年也。

第一百七十四節秦昭襄遷鼎滅周

秦王以鄭安平降趙。族滅其家。范雎是薦主。法當從坐。於是薦藁待罪。王曰。任安平者。本出寡人。與丞相無干。令復職。待雎愈厚。雎不自安。欲說秦王滅周。稱帝。以此媚之。於是使張唐將兵伐韓。先取陽城。今河南府登封。以通三川之路。時楚考烈王聞信陵君大敗秦軍。春申君無功。班師。嘆曰。平原君合從之謀。非妄。寡人若得信陵君為將。豈憂秦人哉。春申君有慚色。進曰。向合從之議。大王為長。今秦兵新挫。其氣已奪。大



王誠約五國并力攻秦。再奉周天子以聲誅討此五伯之功也。楚王大悅。遣使告周。刻期大舉。時報王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韓趙分周地爲二。使西周公東周公治之。赧王自成周遷於河南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是命西周公簽丁爲伍。僅得五千餘人。無車馬之費。立券向富民借貸。約班師日將鹵獲加息以償。西周公將衆屯伊闕。在河南府嵩縣以待諸侯。時韓方被兵。自顧不暇。趙初解圍。餘畏未息。齊與秦和好。不願同事。惟燕楚先到。屯兵三月有餘。見各國

不集。遂各班師。西周公亦引兵歸。赧王徒費無益。富民攢聚宮門。執券索償。赧王愧無以應。避居高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秦王聞燕楚兵散。卽命嬴摎音張唐合兵取路陽城。以攻西周。赧王兵餉兩缺。不能守禦。欲奔三晉。西周公曰。秦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日亦爲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杞宋之封也。赧王無計可施。率羣臣子姓。哭於文武之廟。三日。捧輿圖詣秦軍。投獻願身歸咸陽。摎受其獻。共三十六城。戶口三萬。西周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周惠

公少子。支。摎。使唐送報王君臣子孫入城。奏捷。報王謁  
班。一支。摎。使唐送報王君臣子孫入城。奏捷。報王謁  
見秦王頓首謝罪。秦王甚憐之。以梁城在汝州西封報王。  
降為周公。比於附庸。原西母公降為家臣。東周公貶  
爵為君。是為東周君。報王年老。至梁城。踰月病崩。國  
除。又命摎毀周宗廟。遷周重器。運九鼎。放咸陽。周民  
不願役秦者。逃奔鞏城。依東周君。以居。亦見人心不  
忘周矣。遷鼎之前一日。聞鼎中有哭泣聲。及運至泗  
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水底。但見蒼龍一條。鱗鬣怒  
張。波濤頓作。人皆恐懼。不敢觸之。摎是夜夢周武王。

坐太廟。召繆責之曰：汝何得遷吾重器，毀吾宗廟？命左右鞭背三百。夢覺，卽發背疽，扶病而歸，獻八鼎於王。奏明其狀。秦王查所失之鼎，正豫州周建都一鼎。嘆曰：地皆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繆竟以疽死。秦王以八鼎及祭器列秦太廟，郊祀上帝於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韓桓惠王先入朝稱臣，齊楚燕趙皆遣相國入賀。獨梁使未到，秦王命王稽引兵襲梁。稽通梁，受賂事洩。梁王懼，遣使謝罪。又使太子增爲質於秦。自此六國俱賓服於秦。秦王以稽通梁，召稽

誅之。睢不自安，乃薦燕人曰蔡澤。其人，有王佐之才。臣萬不及，特薦於王。秦王召澤見，問兼并六國之計。澤條對詳明，深合王意，拜爲客卿。睢因病謝，請歸相印。秦王拜澤爲丞相，封剛成君。睢歸老於應。○燕自昭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惠王。七年，傳武成王。十四年，傳孝王。三年，傳燕王喜，立丹爲太子。喜之四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也。趙平原君趙勝卒，以廉頗爲相國，封信平君。是年，昭襄王年近七十，病薨。太子安國君柱立，是爲孝文王。立子楚爲太子。諸侯皆遣大

臣會葬。孝文除喪三日。大宴羣臣。回宮而薨。呂不韋欲子楚  
速為王賂左右置毒酒中。孝文中不韋同羣臣奉子  
毒而死。皆心慚不韋無敢言者。  
楚卽位。是為莊襄王。奉華陽夫人為太后。立趙姬為  
王后。政為太子。去趙蔡澤知莊襄王深德不韋。乃託  
病歸相印。不韋遂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不韋慕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名。亦設館。招致  
賓客三千餘人。東周君聞秦連喪二君。遣賓客往說  
列國。欲合從以伐秦。不韋言於王曰。西周已滅。而東  
周一綫。自謂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滅

之以絕人望。秦王用不韋為大將，率師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盡收鞏城七邑。周自武王已酉受命，終於東周君壬子，歷三十八主，共八百七十四年，而祀絕於秦。

第一百七十五節 華陰道信陵敗蒙騫

秦莊襄王乘滅周之盛，遣蒙騫襲韓，拔成臯、滎陽，置三川郡。地界直逼大梁。秦王曰：寡人昔質於趙，幾為所殺。此讐當報復。命蒙騫王齧攻趙，取榆次三十城。俱屬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攻梁高都。今山西澤縣

梁將屢敗。如姬請王遣顏恩持相印迎信陵於趙。信陵知梁迎已。恨曰。梁王棄我十年於茲矣。今事急而召我耶。乃懸書於門。有敢為梁通使者死。恩至趙半月左右。不敢通。忽遇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趙二處徒賣漿家。信陵微服。徒步致敬。造謁方成。至契。來訪信陵。恩泣訴其事。二公曰。軍第戒車。我二人當力勸之。入見曰。公子將返宗邦。特來奉送。信陵曰。無此事。二公曰。秦圍梁甚急。公子尚不聞乎。曰。聞之。今為趙人。不敢與聞梁事矣。二公曰。是何言也。倘秦一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於趙也。信陵蹴然起謝。即命賓客束裝入辭。趙王趙王不忍捨。授以上將軍印。使龐煖為副。起大軍助之。信陵復致書楚燕韓求救。各國素重信陵人品。俱遣上將引兵聽其節制。燕將將渠韓將公孫嬰楚將景陽。信陵帥五國之師。時蒙騫圍邾州。在河南國王薨。圍華州。在西安府古鄭地。二信陵使衛慶率師合楚師。築為連壘。先綴騫兵於邾。虛插信陵旗號。堅守勿戰。自率燕趙韓之兵赴華。大敗薨師。折兵五

萬餘。齧奔潼關而去。信陵引得勝之兵救邲。恰遇驚  
於華陰。縣屬西安府道親冒矢石。又敗驚兵。折軍萬餘。驚  
雖勇。怎當五路軍馬。望西逃走。信陵率諸軍直追至  
函谷關。五國札營。月餘。秦兵不敢出。方各班師。梁王  
聞信陵破秦凱旋。大喜。郊迎兄弟。信陵君安釐王之弟相別十  
年。悲喜交集。並駕回朝。拜爲上相。此時信陵君成名  
震天下。各國具幣求兵法。信陵將賓客平日所進之  
書。纂括二十一篇。陣圖七卷。名魏梁公子兵法。秦驚  
齧敗歸。君臣深忌信陵。用蔡澤之計。請信陵至秦。殺

之信陵不肯行。復修書為反間計。信陵將書送安釐王親啓。畧云。

公子威名震天下。指日當正南面。不知梁王讓位於何日。預布賀忱。惟公子勿罪。

信陵君於王前面修回書。畧云。

無忌受寡君百世之恩。糜首莫報。南面之語。非所以訓人臣也。蒙君辱賜。昧死以辭。

梁王遣使謝秦。併請太子增歸國。增回復言。信陵不可專任。秦客謂增備言諸侯歸心。信陵即秦亦欲擁立為王等語。增牢記於心。故云。信陵

三三 且夫

雖於心無愧。恐王心芥蒂。乃託病。將相印兵符繳還。與賓客爲長夜飲。多近婦女。日夜爲樂。

第一百七十六節 開譖頗樂乘代將兵

秦莊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入問。使內侍密致書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召不韋私通。不韋以醫藥進。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卽位。年十三歲。尊莊襄后爲太后。封其母弟成蟜音橋爲長安君。國事皆決於不韋。比於太公。號爲尙父。權傾中外。威鎮諸侯。秦王政元年。不韋知信陵君退廢。

復議用兵使蒙騫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又遣蒙騫王齕攻韓齕戰死韓兵亂騫乘之大敗韓師殺公孫嬰取十二城以歸趙孝成王使廉頗伐梁圍繁陽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立為悼襄王大夫郭開諂嫉為廉頗所嫉常因侍宴面叱開銜恨在心時頗伐梁已克繁陽在相州內黃縣乘勝攻取開譖頗年老伐梁久而無功乃使樂乘殺弟降趙趙封為武襄君往代頗怒曰吾為將四十餘年未有挫失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乘懼走歸頗遂奔梁梁王尊為客將疑而不用頗

二十四

遂居大梁。政四年，蝗蟲蔽天，禾稼無收。不韋令百姓  
納粟千石，拜爵一級。秦爵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商鞅所定。後世納粟  
之例始此。是年，信陵君傷於酒色，疾亡。馮驩泣死，賓  
客自刎從死者百餘人。足見信陵能得士矣。明年，梁  
安釐王薨，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秦以梁新喪，信陵  
已故，伐梁報讐，拔酸棗二十城，置東郡。又拔朝歌，又  
攻下濮陽。衛都。衛元君梁王東走野王。各地阻山而居。景  
湣王嘆曰：吾信陵君若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  
遣使通好於趙。趙將龐煖謀合從，并力攻秦，除齊附

秦外韓梁趙楚燕共五國之師。推春申君爲上將。取

道蒲坂。

今山西蒲州

由華州。

竟襲渭南。

今西安府新豐

不克圍之。

秦呂不韋命蒙驁王翦桓齮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分應五國。不韋爲大將統軍。翦謂不韋曰。誠選五營之銳。夜襲楚營。楚營一破。餘四軍必望風而潰矣。不韋然其計。約四鼓襲楚寨。時李信以糧草稽遲。欲殺督糧甘回。衆將求免。鞭百餘。回恨夜奔楚軍。以翦計告之。春申大驚。欲馳報各營。不及。移營夜遁。次日四國皆散。春申君歸言於考烈王。復遷都壽春。避秦

之逼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

第一百七十七節 李園舅爭權殺黃歇

楚考烈王在位已久無子。春申君黃歇遍求宜子者以進。終不孕。歇舍人李園有妹名嫫色美。欲進王。恐終無子失寵。思欲先獻歇。待有娠。以計進王。幸生子立爲王。乃吾甥也。因設計給假五日。至十日方至。歇怪來遲。園曰。臣有女弟。齊王聞之。遣使來求。飲酒數日。是以過期。歇思此女聞於齊。必有絕色。問曰。受聘否。園曰。尙未。歇曰。能令我一見否。園曰。臣在門下。敢



不如命。乃盛飾送媽入府。歇見甚喜。是夜卽賜園白璧黃金。留侍寢。未三月卽娠。園私謂媽曰。爲妾與爲夫人孰貴。媽曰。夫人貴。園又曰。爲夫人與爲王后孰貴。媽曰。王后貴甚。園曰。汝從春申君。不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汝幸有娠。倘進於王。他日生子爲王。汝爲王太后。豈不勝於爲妾乎。遂教以說詞。令於枕邊。如此如此。歇必聽從。媽依計。夜言於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王未有子。千秋後。更立兄弟。與君無恩。必各立所親幸之人。君

安得長有寵乎。况君用事久。恐平日失禮於王之兄。第一且禍及。豈特江東封邑不可長保而已哉。敬懼。然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今當奈何。媯曰。妾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負愧。恐君不聽。故不敢言。敬曰。卿爲我畫策。有何不聽。媯曰。妾自覺有娠。他人不知。且侍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賴天佑。生男必爲嫡嗣。是君子爲楚王。楚國盡可得矣。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敬大喜曰。有智婦人。勝於男子。卿之謂矣。次日卽召園告之。密將媯出居別

舍歇入言於楚王。王命取媽入宮。媽善媚。王大寵幸。及產生二男。長曰捍。次日猶王大快。立媽爲王后。立捍爲太子。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歇相並。園多詐。外奉歇而內實忌之。楚王病久不愈。園思妹孕之事。惟歇知之。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口。乃訪求力士。厚結其心。朱英知之。人告歇曰。陰蓄死士爲君故也。園妹在宮中。聲息相通。而君宅於外。城動輒後時。恐楚王一薨。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君誠以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侍衛之人相處。謂納英英得領

袖諸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歇笑曰。園弱人耳。事我素謹。安有此事。足下不必過慮。英見歇不聽。恐禍及奔吳。考烈王薨。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聞變必先告我。至是先入宮。秘不發喪。密令伏死士於棘門內。壽春城。至日暮方報歇。歇卽行。方進棘門。死士突出口。稱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卽斬黃歇。然後發喪。擁太子捍卽位。時年六歲。是爲幽王。園自立爲相國。獨專國政。奉媽爲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之族。收其食邑。賓客盡散。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國政日

秦楚自此不可問矣

第一百七十八節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呂不韋憤五國攻秦。以造謀者趙將龐煖。乃使蒙騫、張唐伐趙。後三日。又令長安君同樊於期率兵繼後。營於屯留。涿州屬。騫唐前軍出函谷關。竟攻慶都。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扈輒副之。率軍拒敵。秦軍爲趙所圍。不能取勝。騫遣唐往屯留。催後隊軍兵。長安君年十七。不諳軍務。召於期計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左右。細述之。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

乃嫡子。今日以兵託君。實非好意。恐一旦事洩。君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不韋出入宮。幃與太后宣淫。不禁。夫婦父子聚於一處。所忌者惟君耳。若蒙驚兵敗。借此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皆知君不可不爲之計。成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今當奈何。於期曰。今蒙驚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皆願奉嫡嗣。以主社稷。成嶠按劍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寧能屈膝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於

卷之九

三

期草就檄文畧云

長安君成蟜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嫡統  
爲尊。覆宗之惡。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  
翟之質。入窺咸陽之主器。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  
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妊之妾。巧惑先君。繼以奸  
生之兒。遂蒙血循。恃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  
兩君之不壽。有由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  
能禦之。朝豈真王。陰已易羸。而爲呂尊。居假父終  
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怨。某叨爲嫡嗣。

欲訖天討。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於期將檄文四布。人心搖動。又將屯留附縣丁壯悉

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二縣名。俱潞州。兵勢益盛。張唐知長

安君已反。急奔咸陽告變。秦王見檄文大怒。召不韋

計之。不韋曰。長安君年幼。不能辦此。乃樊於期所為

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卽擒。命王翦為將。桓齧音擬王

賁音子翦副之。率大兵討長安君。蒙騫與趙將龐煖相持。



見檄文驚駭。卽傳令班師。反戈平逆。驚親斷後。至太行山下。伏兵突出。煖又從後追及。秦兵前後不能相顧。趙兵圍數重。發矢射之。驚身如蝟。死於亂箭之下。及翦兵至屯留。長安君年幼畏懦。泣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憑主裁。勿悞我事。於期見秦兵勢盛難敵。欲同長安君奔燕趙。連合諸侯。共誅僞王。以安社稷。長安君不肯行。忽報秦兵索戰。於期只得開門迎敵。不能抵當。嘆曰。孺子不足輔也。復血戰。於期秦王欲生致其恨。衆軍不敢放冷箭。奔燕而去。幽長安君於公館。命辛勝往

咸陽報捷。并請成蟜發落。太后脫笄。代成蟜請罪。救免其死。且轉乞不韋言之。政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謀叛矣。命翦斬成蟜於屯留。軍吏從蟜者皆斬。一面出賞格。有能擒樊於期來獻者。賞五城。此秦王政七年也。王已長成。英敏非常。每事自能主張。不全由太后。呂不韋作主。

第一百七十九節 俊甘羅童年取高位

秦王政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騫之仇。集羣臣議伐趙。以燕趙共事。西向抗秦。使蔡澤往說燕王曰。

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謂燕趙世仇。其從趙攻秦。殆非得已。太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并請秦大臣一人爲燕相。合燕秦以攻趙。雪耻不難矣。燕王依計。使太子丹質秦。呂不韋欲遣張唐相燕。唐託病不肯行。不韋親自往請。唐曰。臣屢伐趙。趙怨我深矣。今往燕。必經趙。臣不敢行。不韋再三強之。唐堅不從。回府悶坐。門客有甘羅。甘羅孫年十二。見不韋不說。進曰。君心有何事。不韋曰。孺子何知。而問我。羅曰。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分憂任事也。君有事而不使臣聞。

雖欲效忠而無地矣。不韋以質秦相燕之事告之。羅曰：「此小事，臣請行。」不韋怒叱曰：「我親請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羅曰：「昔項藥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年十二，試臣不效，叱猶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不韋竒其言，改容謝曰：「孺子能令張卿行，當以卿位相屈。」羅往見唐，唐見羅年少，輕之曰：「孺子何以見辱？」羅曰：「特來弔君耳。」唐曰：「某有何事可弔？」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起自何如？」唐曰：「十不及一。」羅曰：「應侯范之用於秦，視文信侯呂不孰專？」唐曰：「文信侯專。」

羅曰。君既知之。昔應侯使武安君攻趙。不肯行。應侯一怒而武安君遂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請君相。燕而君不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遠矣。安得不弔乎。唐悚懼謝曰。孺子教我矣。乃因羅請罪於不韋。卽日治裝將行。羅謂不韋曰。唐聽臣言不得已而往燕。然中情實畏趙也。願假臣五乘爲唐先報趙。不韋已知其才。以羅說唐之言。併爲唐報趙之事。告秦王。王命召見羅。身長五尺。眉目秀麗。王已心喜。問曰。孺子見趙

王何以措詞。羅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不可預定。王給車乘，往趙。悼襄王聞燕秦通好，合計謀趙，忽報秦使至，甚喜，郊迎二十里。見羅年少，問曰：先生青春幾何？羅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廷年長者不足使乎？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任以語本晏子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爲使於趙耳。趙王暗暗稱奇，問曰：先生下辱，有何見教？羅曰：大王聞燕太子丹質秦乎？曰：聞之。聞張唐相燕乎？曰：聞之。羅曰：太子質秦，燕不欺秦；張唐相燕，秦不欺燕。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趙

身片及國元車身

三三 四六五

王曰。秦親燕。何意。羅曰。欲相與攻趙。而廣河間之地。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以廣河間。臣請言於寡君。止唐之行。絕燕之好。而與趙為懽。夫以強趙攻弱燕。而秦不救。其所得豈止五城哉。趙王大快。以黃金百鎰。白璧二雙。賜羅。併付五城。圖還秦。秦王喜曰。孺子之智。大於其身。乃止唐。不遣唐。深感之。趙聞唐不行。知秦不救燕。命龐煖。李牧伐燕。取上谷三十城。保定河間二府俱趙得十九。以十一歸秦。秦王封甘羅為上卿。以向封甘茂之田賜之。俗傳甘羅十二為燕太子丹在秦。丞相正謂此也。

聞秦背燕向趙。欲逃歸。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爲友。欲資其謀歸燕。羅一夕忽夢紫衣吏持天符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遂無疾而終。太子丹竟留秦矣。

第一百八十節 蠶嫪毒僞腐亂秦宮

呂不韋以陽偉善戰。得寵於莊襄后。趙姬出入無忌。見秦王年長。英敏過人。始有懼意。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不韋懼禍及。欲進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有嫪音半毒音藹。其陽巨有名。淫婦爭事之。毒適犯淫罪。當問腐刑也。割腎不韋密召



毒告以太后之故。毒性淫。以爲奇遇。不韋因重賂行刑者。詐爲闡割。以驢陽傳示爲毒之具。見者駭異。將毒雜於內侍。混入宮中。太后令侍寢試之。大暢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厚賜不韋。不韋因此得脫。太后與毒勝於夫婦。未幾懷妊。太后恐產時難隱。詐稱病。使毒賂卜者。僞言宮中有祟。宜避西方二百里之外。秦王頗忌不韋之事。亦幸太后遠去。絕其往來。因徙雍城。今鳳翔府名大鄭宮。太后與毒益相親。無忌。二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育之。私約異日王崩立。君子爲嗣。

外人知之無敢言者。太后謂毒代王侍養有功，當封  
爵。土王奉命封長信侯，賜山陽縣屬西之地。毒驟富  
貴，益加恣肆，趨權者爭附之，聲勢過於不韋矣。按秦  
襄公立，鄜時以祀白帝。後德公遷都於雍，遂於雍立  
郊天之壇。原志未載德公都雍之事，故本志亦未詳。太后居雍，秦王每歲  
至雍，舉祀典，必朝見太后。自建祜年，宮別駐駕，至秦  
王十年春，當郊祀。至雍朝太后，宴於大鄭宮。時秦王  
政年二十二，猶未冠。太后命於德公廟行冠禮，佩劍。  
賜百官大酺五日。至第四日，毒與大夫顏洩賭博，飲

酒毒連博失利飲酒俱醉毒欲覆局洩不從毒扭洩批其頰洩亦摘毒冠纓毒怒叱曰吾乃秦王假父爾婁人子敢與我抗洩懼奔出正遇秦王洩號泣叩頭請死王令至祁年宮問之洩將毒批頰及稱假父之言并奏毒實非宦者詐爲腐刑以待太后今生二子私育宮中恐將來有謀篡之事秦王聞之大怒密以兵符召桓齮引兵至雍有內史肆佐弋竭佐弋秦官各肆竭人名飛報毒毒方酒醒大驚叩訴太后請太后璽乘齮兵未到假王命召官騎衛卒併本府賓客舍人託言

祁年宮有賊。殺却秦王。我夫妻尚可相保。及圍祁年宮。秦王登臺。問犯駕之意。皆曰。長信侯言祁年宮有賊。特來救駕。秦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官騎衛卒聞之。一半散去。一半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秦王出賞格。欲生擒毒。并其逆黨。百姓聞毒造反。俱持挺相助。毒兵敗。奪路東走。正遇桓齮大兵。擒毒。與肆竭等。付獄吏拷問。毒招僞腐入宮。皆呂不韋之計。同謀如肆竭等。凡三十餘人。王親至大鄭宮。搜出二子。置布囊撲殺。又命車裂嫪毐。夷其三族。肆竭等。

皆梟首。從叛者皆殊死。太后用璽逆黨不可為國母。

遷棧陽宮。

在雍州離宮之最小者。

以三百人守之。凡有出入必

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矣。秦王欲誅不韋。羣臣稱其扶立先王有功。社稷况毒未面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秦王赦不誅。免相收印綬。

第一百八十一節 茅焦解衣諫秦王

是年夏四月。天大寒。降霜雪。人多凍死。大夫陳忠諫曰。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子道。庶幾天變可回。王怒殺忠。陳尸示榜。再以太后事來諫者。視

此相繼諫者。殺二十人。屍積成堆。有滄州布衣人  
茅焦。偶遊咸陽。聞之。憤曰。子如囚母。天地反覆矣。明  
早叩闕。內侍指積屍示之。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  
降生爲正人。今死者已二十七人。臣死以備其數。內  
侍入報。王命具鼎鑊。焦至。王怒氣勃勃。焦奏曰。臣聞  
諱死者不得生。諱亡者不得存。生死存亡。明主所究  
心也。不審大王欲聞否。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何計。  
焦曰。忠臣不進阿言。明主不蹈悖行。今大王有逆天  
之悖行。而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王不欲。

聞臣悲秦國從此危矣。秦王悚然，色愈降，乃曰：子所言何事？寡人願聞。焦曰：大王今日不以天下爲事乎？王曰：然。焦曰：今天下所以尊秦者，以大王爲雄主，故忠臣烈士畢集秦廷。今大王車裂假父爲不仁，囊撲二弟爲不友，遷母械陽爲不孝，戮諫陳尸有桀紂之治。夫以天下爲事而所行若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嚚母，盡道升庸爲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怨謗日騰，忠臣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

大王也。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解衣趨，獲王急趨下殿，一手扶焦，一手麾去湯，獲令穿衣，延之坐，曰：「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今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敢不敬聽。」焦曰：「大王既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乞賜收葬。」王卽命司里官名收葬龍首山。在長安縣表曰：「會忠墓。」秦王與焦親迎太后入宮，母子如初。王引焦謁見太后，指曰：「此吾之穎考叔也。」拜焦爲太傅，爵上卿。又恐不韋與宮幃相通，遣歸本國。列國聞文信侯就國，爭欲相之。秦王恐其用



於他國為秦之害。乃以書賜不韋。書曰。

麻心語君何功於秦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尚

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由君始之。寡人

心還在。不忍加誅。聽君歸國。君不自悔禍。又與諸侯交通。

非寡人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郡。以郫音皮

之一城。縣名成為君終老。

不韋看畢。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

事我而孕王。親孰與我。又嘆曰。吾以賈人子。陰謀人

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

三十一 四九

死晚矣。飲鴆而亡。門客盜其屍。至北邙音山。在洛陽。其妻合葬。

第一百八十二節 李斯說秦殺韓非

秦王政聞不韋已死。索其屍不得。下令盡逐其賓客。已仕者。削其官。三日內盡逐出境外。有楚人李斯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事不韋為舍人。不韋薦其才能。秦王拜為客卿。今日亦在逐中。斯於途中密表上王。畧云。

臣聞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平豹、公孫枝於晉。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兼并之謀。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王覽畢。大悟。卽除逐客之令。命追斯復職。秦王問并吞六國計將安在。斯曰。韓近秦。請先取以懼諸侯。秦

王乃命內史騰將兵伐韓。時韓桓惠王薨，太子安立。有公子非善刑名法律之學，韓不能用。因秦師至，韓非欲求用於秦，乃自請爲使聘秦，以求息兵。及至秦，見王曰：韓王願納地爲東藩，秦王悅。非曰：臣能破天下之從而遂大王兼并之謀。因獻所著說難、孤憤、五蠹、說林等書，共五十餘萬言。秦王讀而善之，欲用爲客卿以議國事。斯忌其才，譖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親其親，豈肯爲他人用哉？今秦攻韓，韓急而遣非，恐爲反間之計，非不可任。王曰：逐之乎？斯曰：昔魏梁公

子無忌。趙公子平原皆曾留秦。秦不用。縱之還國。卒  
為秦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翦韓之翼。王乃囚非。欲  
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栖不兩雄。當今之世。有  
才者。非用。即誅。何必罪乎。非乃慷慨賦詩曰。

說果難。

憤何已。

五蠹未除。

說林何益。

膏以香消。

麝以臍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結其喉而死。韓王聞非死。益懼。請  
以國內附。稱臣。王乃詔騰罷兵。

第百八十三節開貪賂忍心亡趙

李斯既殺韓非。秦王深誇其才。而惜其已死。斯乃復薦大梁人。姓尉。名繆。深通兵法。秦王以賓禮召至。與計國事。深合王意。尊爲上客。時造其館。長跪請教。繆計曰。秦王爲人中懷。虎狼殘刻。少恩。今天下未一。故屈身布衣。若得志天下。皆爲魚肉矣。不辭而去。館吏急報王。使人四出追還。與之立誓。拜爲太尉。大將軍主兵事其弟子皆拜大夫。因問兼并次第。繆曰。韓弱宜先。次趙。梁。三晉既盡。舉兵加楚。楚亡。燕齊又安。往乎。今韓已稱籛。欲伐趙。先加兵於梁。梁必求救於趙。趙王有

寵臣郭開貪賂臣遣弟子王敖往說梁王使先賂開而後請救於趙王趙必出兵吾因罪趙移兵擊之秦王曰善命桓齧領兵伐梁遣王敖往梁付黃金五萬恣其所用敖至梁說王割鄴城賂趙求救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梁爲守也梁王依計以鄴郡地界并國書付敖往趙敖先以黃金三千斤賂開後以鄴城進王趙王使扈輒率師受地秦王命齧攻鄴輒迎敵大敗告急於趙悼襄王集羣臣共議皆曰往梁迎廉頗方可以禦秦兵惟開與頗有讐恐其復用開請王先

使人覘之。如精力未衰。召之未晚。王惑其言。命內侍唐玖往察。開密邀玖厚賂之。曰：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足下復命時。只說頗衰邁不堪。王不召頗。足感厚恩。玖受賂至梁。見頗一飯斗粟。肉十斤。躍馬舞戟。馳驟如飛。謂玖曰：頗多拜趙王。尙欲以餘年報効。玖明見頗精神強壯。無奈已受開賂。回見趙王曰：廉將軍雖年老。尙食肉善飯。但有脾疾。與臣同坐。須臾間遺糞三次矣。王嘆曰：頗果老矣。遂不復召。但益軍以助。輒楚聞頗在梁。召至爲將。頗見楚兵不如趙。鬱鬱不



得志而死。時敖猶在趙。謂開曰：子不憂趙亡，并不勸  
王召廉頗。萬一趙亡，君將焉往？開曰：擇齊楚託身。敖  
曰：秦王屈已下士，可以託身。開曰：子大梁人，安知秦  
王。敖知開無爲國之心，盡訴其實。曰：趙亡，君必入秦。  
當以上卿授子，復以黃金五千斤付開。開受秦厚賂，  
用心圖報。敖辭開歸秦，以餘金反命。曰：臣以萬金了  
郭開，以一郭開了趙也。秦王知趙不用頗，催齧進兵。  
趙悼襄王憂懼一疾而薨。嫡子名嘉，趙有娼婦善歌  
舞，王悅之，留宮中生子名遷。王愛娼，因及遷，乃廢嘉。

而立遷。至是嗣位。以三百戶封嘉。留國中。以開爲相。國用事。

第一百八十四節 敖獻計反 問殺牧

桓齮乘喪襲趙。破趙軍於宜安。斬扈輒。進逼邯鄲。趙王遷爲太子時。聞代郡守李牧之能。使人持大將軍印。召牧於代。牧分兵守代。帶兵卒歸。見趙王。遷問曰。代兵堪戰乎。牧曰。戰不足守。有餘。王悉起趙卒。使趙葱、顏聚分領。聽牧節制。牧拜命而行。列營置壁壘。堅守不戰。日椎牛享士。士求戰。牧不許。秦乃分兵襲甘

身及... 卷之六

泉在廣平府。蒯請救牧曰：秦攻甘泉，其營必虛。因乘

夜襲秦營，秦兵潰敗。蒯怒，悉兵回戰，為牧大敗，奔歸

咸陽，遷以牧有却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

武安君，食邑萬戶。秦王怒蒯兵敗，廢為庶人。復遣王

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燕太子丹見秦兵大出，易服毀

面，賺出函谷關，奔燕去。訖趙將李牧屯軍灰泉山。在大

谷秦兵不敢進。王敖謂翦曰：李牧名將，未易取勝。若

能通和，某自有計。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牧亦使人

報之。敖復至趙，打郭開關節，言牧與秦講和，私約破

趙之日分王代郡。趙王使人探之，果見使命往來，乃密謀於開，命司馬尙持節拜趙葱爲大將，召牧還爲相國。牧曰：兩軍對壘，國家安危懸於一將，雖有君命，亦不敢從。尙曰：開譖將軍謀反，召拜相者，欺將軍也。牧怒曰：開始譖煩，今復譖吾。吾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可也。尙曰：稱兵犯關，知者以爲忠，不知者以爲叛。適合讒人藉口，以將軍之才，隨處可立功名，何必趙也。牧曰：君言是也。但葱不堪代將，不可授印，懸之幕中。夜遁奔大梁，葱怒，牧不授印，遣力士急捕至旅。

館乘牧醉。斬其首以獻。蒧尙不敢復命。竊妻孥奔海上而去。秦聞牧死。酌酒相賀。翦與端和刻期並進。蒧迎敵兵敗。爲翦所殺。顏聚收敗軍奔回邯鄲。秦兵遂拔狼孟。今陽曲縣進圍邯鄲。秦王聞兩路兵勝。乃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韓王安懼。獻城入爲秦臣。以韓地爲潁川郡。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三世至獻子厥始執晉政。厥三傳至康子虔。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虔。始爲諸侯。虔六傳至宣惠王。九年始稱王。凡爲侯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又四傳至王安。九年凡爲王。

九十四年。國入於秦而韓亡。自此六國只存其五矣。

第一百八十五節 趙郭開約秦獻城

秦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趙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郭開進曰。韓王已稱臣。燕梁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今秦兵勢大。不如全城歸降。猶不失封侯之位。遷欲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先王以社稷宗廟傳王。臣願與顏聚竭力死守。萬一城破。代郡尙可爲國。奈何束手爲俘囚乎。開曰。城破虜王尙能及代。嘉拔劍指開曰。覆國奸臣。尙敢多言。吾必斬之。嘉與顏聚

堅守。秦兵缺糧。暫退五十里。閉密書與王翦。約秦王親至。便可納降。秦王領兵復圍邯鄲。攻擊。開曰。秦王親至。意在邯鄲。嘉與顏聚恐不足恃。願王自裁。趙王許降。開勸王進和氏璧。并邯鄲地圖。修降書獻城。嘉聞飛騎而至。已豎降旗。嘉與聚奔代。自立爲代王。收代人心。東爲燕合。以備秦寇。代國賴以粗定。秦王入邯鄲。遷以臣禮朝見。秦王弄璧。笑謂羣臣曰。此吾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以趙地爲鉅鹿郡。設守。置遷於房陵。今鄆陽府房縣封開爲上卿。遷方悟。開賣國。嘆

曰。吾。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邯。鄲。之。粟。耶。房。陵。四。面。皆。石。室。遷。居。其。中。聞。水。聲。淙。淙。因。作。山。水。謳。每。發。一。謳。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聞。遷。死。謚。幽。謬。王。秦。王。回。咸。陽。暫。休。兵。養。士。開。積。金。甚。多。害。於。邯。鄲。第。宅。至。此。請。假。回。邯。鄲。搬。取。載。以。數。車。中。途。爲。盜。所。殺。取。金。而。去。云。是。李。牧。之。客。所。爲。也。嗚。呼。得。金。賣。國。徒。殺。其。身。豈。非。愚。乎。

第百八十六節 獻地圖荆軻鬧秦

燕太子丹逃奔歸國散家財大聚賓客勇士爲報秦



之計得秦武陽年十三。白晝殺讐人於市。丹免罪。收  
 之。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至是亦歸丹。丹待為上賓。  
 築館居之。名曰樊館。太傅鞠武諫曰：秦方蠶食諸侯。  
 太子收其讐人以為射的。如批龍之逆鱗。其傷必矣。  
 太子必欲圖秦。臣所識田光先生足能勝任。即命武  
 召至。光以衰老為辭。復薦荆軻。軻本慶氏齊大夫慶  
封之後封奔吳家於  
朱方楚討殺封其族奔衛為衛人軻以劍術說衛元  
君不能用及秦拔梁東地并濮陽為東郡軻復奔燕  
改氏曰荆神勇喜怒不形。深沉有謀畧。光萬不如也。  
 呼為荆卿。丹以所乘之車請光造請。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

及軻見丹。納上坐。與計圖秦之事。軻再三謙遜。然後  
 許諾。丹尊為上卿。於樊館之旁。築一荆館。以奉荆軻。  
今易州西。有荆館樊館。致敬盡禮。無一不至。一日軻與丹觀池。水見大龜。軻拾瓦。以投丹。卽捧金丸。以代瓦。丹有千里馬。共試騎。軻偶語馬肝味美。須臾。進肝。卽所殺千里駒也。又一日。丹請軻與於期會飲。出美姬奉酒。軻見兩手如玉。嘆曰。美哉。手也。席散。卽使人送物。軻啓視。卽美人手也。自明於軻。無所吝惜。軻嘆曰。太子遇軻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丹乘間與軻計刺秦之策。軻曰。臣思之熟矣。樊將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首黃金千斤。封邑萬戶。而督亢在固安。膏腴之地。秦人所欲。若得其首。并地圖獻

秦王王必喜而見臣。臣得近秦王，乃有以報太子矣。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安忍殺之？軻見太子不忍，乃私見於期曰：將軍得禍於秦，可謂極矣。父母宗那皆爲戮歿，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於期泣曰：每念秦政，痛入骨髓，願與俱死。恨無其地耳。軻曰：今有一計，可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將軍肯聽乎？於期亟問曰：計將安在？軻曰：計誠有之。難於出口，於期曰：苟報秦讐，雖粉骨碎屍，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軻曰：某欲刺秦，恐不得近。

誠得將軍之首獻秦。秦王必喜而近臣。臣左手把王之袖。右手砍其胸。則將軍之讐報而燕亦免滅亡之患矣。於期卸衣奮臂大呼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而恨無其策者也。今乃得聞名教。卽拔劍自刎。軻因斬其首。使人飛報太子曰。已樊得將軍首矣。丹馳至。伏屍而哭。厚葬其身。以木函盛其首。付軻利七首。併督亢地圖。問行期何日。軻曰。臣所善蓋聶欲俟爲副。丹急欲其行。命秦武陽副之。軻見太子急切。嘆曰。今提一七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臣之遲

易水及區元車馬

卷之八

四

匹知堂

遲。本欲俟吾客。以圖萬全。今太子不能待。請行矣。臨發之日。丹與賓客。俱素衣素冠。送至易水。設餞酒數行。軻爲變徵之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還。

聲甚哀慘。賓客無不涕泣。軻牽武陽臂登車。疾馳不顧而去。至咸陽。聞蒙嘉弟有寵於秦王。厚賂求爲先容。嘉爲細奏。秦王聞於期已死。大喜。朝服召使相見。軻藏匕首於袖。捧於期頭函。武陽捧督亢地圖。匣相隨而進。武陽振恐失色。侍臣曰。使者色變爲何。軻回。

顧武陽而笑。叩首謝曰：武陽乃蠻夷鄙人，生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震慄，易其常度。願大王寬宥，王命止許正使上殿。左右叱武陽下階。秦王取頭函驗之，果是。問曰：何不早取來獻？軻曰：於期得罪天子，竄伏漠北。寡君懸千金購求得之。軻詞語從容，顏色愈和。秦王不疑，命取地圖來看。軻取呈上，秦王展圖，方欲觀看。軻匕首已露，未免着忙。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執匕首刺其胸。匕首未及身，秦王奮身而起，袖絕，超屏風而脫。軻緊追秦王繞柱而走。

秦法侍殿羣臣不許持尺寸之兵宿衛執

戈兵者。昔列殿下。川左。當召。不敢。擅。軻。勇。甚。近。者。輒。入。今。變。起。倉。卒。臣。昔。以。手。搏。軻。軻。勇。甚。近。者。輒。仆。趙高急喚曰。大王。何不背鹿盧之劍。而拔之。秦王始悟。拔劍在手。其膽便壯。直前砍軻。劍長七首。短斷軻左股。撲身倒地。軻以七首擲王。不中。悞刺銅柱。火光并出。王復以劍擊軻。軻以手接。三指俱落。連被八創。軻倚柱而笑。向秦王罵曰。幸哉。汝也。吾本欲生刳汝。反諸侯侵地。被汝幸免。豈非天平。左右爭上攢殺之。秦武陽見軻動手。亦要上殿。被衆人擊殺。此秦王政二十年也。秦王命將荆軻、武陽之尸。并於期之首。

同焚於市。燕從者皆梟首。秦王入宮。宮娥聞變。置酒

壓驚。有胡姬。趙王宮女。秦破趙。選入宮。善琴。得寵。王命鼓琴以解

悶。姬奏其聲曰。羅縠單衣兮。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兮。

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兮。可負而拔。劍長八尺。欲拔。靴

前邊便短。容。唾彼兇狡兮。身亡國滅。秦王愛其敏捷。

是夜盡燽宿胡姬宮。後生子胡亥。為二世皇帝。

第一百八十七節 秦王賁決水灌大梁

秦王政怒燕。乃益發兵。使王賁助其父王翦攻燕。丹

迎戰易水。大敗。夏扶宋意丹之客戰死。鞠武被殺。城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第六十五



遂破太子丹。護父燕王喜退保遼東。都平壤。箕子王故國。剪攻下薊州。燕都。告捷。因積勞成病。告老。王命李信代將。追燕太子信。兵至燕王使人求救於代王嘉。嘉以書回請燕殺丹。謝罪。庶秦怒可解。燕社稷可保。燕王猶豫不忍。及信使人持書。訶丹之罪。喜大懼。佯召丹計事。醉丹酒。縊殺之。斷其首。喜哭大慟。時五月。忽大雪。深二尺五寸。寒如嚴冬。皆言丹怨氣所致。燕王將丹首函。送信營謝罪。信馳奏秦王。且言大雪苦寒。求暫班師。王謀於尉繚繚曰。今日之計。宜先大梁。次及

荆楚燕棲於遼。趙棲於代。可不勞而下。王乃詔信回國。命王賁爲大將攻梁。梁景湣王已薨。太子假已立。三年。遣使結齊。拒秦。互相救援。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太史敫子爲相。國用事多受秦金。力言秦不負齊。王惑其言。遂辭梁使。梁增築大梁城。浚深溝。堅守。賁連戰皆勝。進圍大梁。命開渠引黃河。汴河。二水灌城。值連雨十日。決堤通溝。內外泛溢。城浸三日。頽壞數處。秦兵乘之而入。虜梁王假。并宮屬。至咸陽。假途中病死。賁盡收梁地。爲三川郡。并收野王地。廢衛君。

角爲庶人。按魏梁自晉獻公時畢萬受封萬生芒季生武子犇犇佐晉文成伯後四傳至桓子侈滅范氏智氏中行氏侈生文侯斯與韓趙三分晉國斯三傳至魏侯罃僭號稱王遷都大梁罃六傳至假共有國二百年國滅入秦。

第百八十八節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又用尉繚策復謀伐楚。問李信用兵幾何。信曰：不過二十萬。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曰：老人宜怯。遂用信爲大

將蒙武子驚副之。率兵二十萬伐楚。信攻平輿在汝寧府古沈。子武攻寢丘在固始縣。信年少驍勇。攻下平輿。又攻下申城今信陽。約武會城父今汝州寶豐縣。合兵搗邾城今黃州府。但楚自李園殺黃歇。立幽王捍歇與李捍所生。捍十年薨。無子。衆立幽王親弟。猶爲哀王。方立二月。其庶兄負芻殺哀王。自立。在位三年。聞秦兵深入。拜項燕爲大將。率大軍水陸並進。命副將屈定設七伏於魯臺山在黃信。恃勇遇燕交鋒。正酣戰。七路伏兵齊出。秦兵大敗。燕追逐三日夜。殺七都尉。軍士死者無算。信棄城而遁。

夏國志輯要

卷八

三

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武未至城父。聞信兵敗。遣使告急。王大怒。削信官邑。親造頻陽。謂翦曰。信果敗。此行非將軍不可。翦曰。老臣罷病。心力俱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不可。秦王從之。仍命武爲副。臨行。秦王親自設餞。翦面求咸陽美田宅數處。爲子孫世業。王曰。將軍若成功。富貴與共。何憂貧哉。乃大笑許之。師出函谷關。翦又以書求園池數處。武曰。將軍請乞。不太多乎。翦曰。秦王多疑。今空國而託我。必多請者。所以安秦王之心耳。武曰。將軍高見。吾所不

及楚項燕聞秦兵衆盛請添將加兵楚王命景騏將  
兵助燕秦兵屯天中山在汝陽連營十里堅壁固守燕  
日挑戰不出燕笑曰老將怯戰固宜翦休兵養士日  
椎牛設饗與士卒同飲食將吏感恩屢請戰輒以醇  
酒灌之每日惟投石此范蠡兵法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步者爲  
勝不及者爲負能以超距橫木高七八尺跳躍爲戲  
手飛石又勝一籌而過以此賭勝負爲戲  
翦默記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燕相持歲餘不得一  
戰以翦雖伐楚實自保耳遂不爲備一日翦大享軍  
士曰今日與諸君破楚士卒爭先奮勇如海湧風翻

而來。燕倉皇迎戰大敗。屈定戰死。燕奔淮上募兵。翦乘虛急攻壽春。城遂破。景騏自刎於城樓。負芻被虜。秦王面責弒君之罪。廢為庶人。湖湘一帶望風驚潰。燕募得軍士二萬五千。至徐城。州今泗遇楚王同母弟昌平君逃難奔來。言城破虜王燕奉昌平君為楚王。渡江居蘭陵。州今常秦王命王翦再平江南。令蒙武造船於鸚鵡州。府今武昌逾年舟成。順流而下。進圍蘭陵。軍聲震天。穴椒山。在無錫縣君山。在江陰縣荆南山。在宜興縣兵皆布滿。秦兵勇氣十倍。燕復大敗。奔入城中。翦攻城愈

夏月及國元... 卷之八 三三 世矢...

昌平君親自巡城。爲流矢所中而死。燕泣曰。吾偷  
生在此。本爲芊氏一脈。今復何望。自刎而死。秦兵入  
城。撫定居民。兵過姑蘇。守城以城降。渡浙江。越王子  
孫悉納降。翦收其輿圖戶口。并定豫章。西今江立九江  
會稽二郡。楚祝融之祀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也。  
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始強大稱王。并吞  
小國。五傳至莊王旅。始稱伯。又五傳至昭王珍。幾爲  
吳滅。又六傳至威王商。兼有吳越。占天下之半。懷王  
榑。任奸臣靳尚。見欺於秦。漸衰。又五傳至負芻國并



於秦。

第一百八十九節并六國與圖混一

王翦滅楚。班師告老歸頻陽。楚王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燕於遼東。又命遼破乘便收代。賁領兵渡鴨綠江。圍平壤城破之。囚幽王喜。送咸陽。廢爲庶人。按燕自召公肇封。九世至惠公。而周厲王奔彘。八世至莊公。而齊桓公伐山戎。爲燕闢地五百里。燕始強大。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合從。其子易王始稱王。列於七國。易王傳噲。爲齊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

至喜國滅入秦。○王賁滅燕。移師攻代。代王嘉兵敗。欲奔匈奴。賁追至猫兒庄。地名擒而囚之。嘉自殺。盡收雲中雁門之地。此秦王二十五年也。按趙自造父仕周。世爲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文侯。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夙。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文公。衰子盾。仕襄成。景三公。晉主伯。趙世爲伯佐。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立。又二傳至簡子鞅。鞅傳無卹。與韓魏三分晉國。無卹傳姪桓子浣。浣傳子籍。始稱侯。謚烈。六傳至武靈王。又四傳至王遷。被虜。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守趙祀。代王六年國滅。自此六國已亡其五。惟齊尙在。○王賁捷報至咸陽。秦王大喜。賜賁手書。畧云。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自燕而齊。歸途便道。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電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賁得書。引兵取道燕山。望河間南行。齊王建聽相國后勝之言。不救梁韓。秦每滅一國。遣使稱賀。秦復厚賂使者。使者歸。備述秦待之厚。齊王以爲和好可恃。建自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相安於無事。從不演習武藝。一旦王賁領數十萬之衆。如泰山壓來。逕入

臨淄。無人抵敵。百姓奔竄。城門不守。勝束手無策。勸  
建出降。賁不血刃。盡得山東。王命斬后勝。念建四十  
年共順。免誅。與妻子遷於共城。今衛輝府輝縣僅茅屋數間。  
在太行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人。飲食不給。建止  
一幼子。中夜啼饑。建嘆曰。悞聽奸臣后勝。至於亡國。  
饑餓窮山。悔之何及。遂泣下不止。不數日而卒。傳言餓死  
官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按齊王建。始祖陳完。乃厲  
公佗之子。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遂仕齊。諱陳  
爲田氏。數傳至田桓子無宇。再傳至僖子乞。以厚施

得民心。田氏日強。乞子恒弑齊君。又三傳至太公和。篡齊稱侯。又三傳至威王。齊益強。始稱王。又四傳至建。而國亡矣。

第一百九十節 號始皇建立郡縣

時秦王政二十六年。六國悉并於秦。天下統一。統政以六國皆稱王。其名不尊。自以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兼稱皇帝。尊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又以周公作謚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非禮也。今後除謚法。自稱曰朕。以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以至百千萬。

世傳於無窮。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作和氏璧。爲玉璽。上刻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五得之。傳以周得火德。秦應水德之運。以尅火。衣服旌旗皆尙黑。以十月朔爲正月。百官朝賀。正政同書。犯帝諱。改正爲征。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紛更不休。嘆曰。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其能永乎。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始皇問繚去何也。羣臣皆曰。陛下尊號已定。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始皇曰。分茅之制。可再行乎。李斯曰。周封數百。同姓爲多。具

1876431

L242  
5-21-4



ZW 21181888787191

後子孫爭殺無已。今陛下混一海內，皆爲郡縣。雖有功臣，厚其祿，侷無尺土。一民之擅絕兵革之源，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始皇從其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置守尉一人，監御史一人，收天下兵甲，聚咸陽，銷之。倣六國宮室，建造離宮六所。又作阿房宮，拜李斯爲丞相，趙高爲郎中，令王賁、蒙武各封萬戶。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共二十萬戶。焚書坑儒，巡遊無度，築萬里長城以拒胡。百姓嗷嗷，不得聊生。及二世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羣起而亡之矣。

嘉慶丁卯新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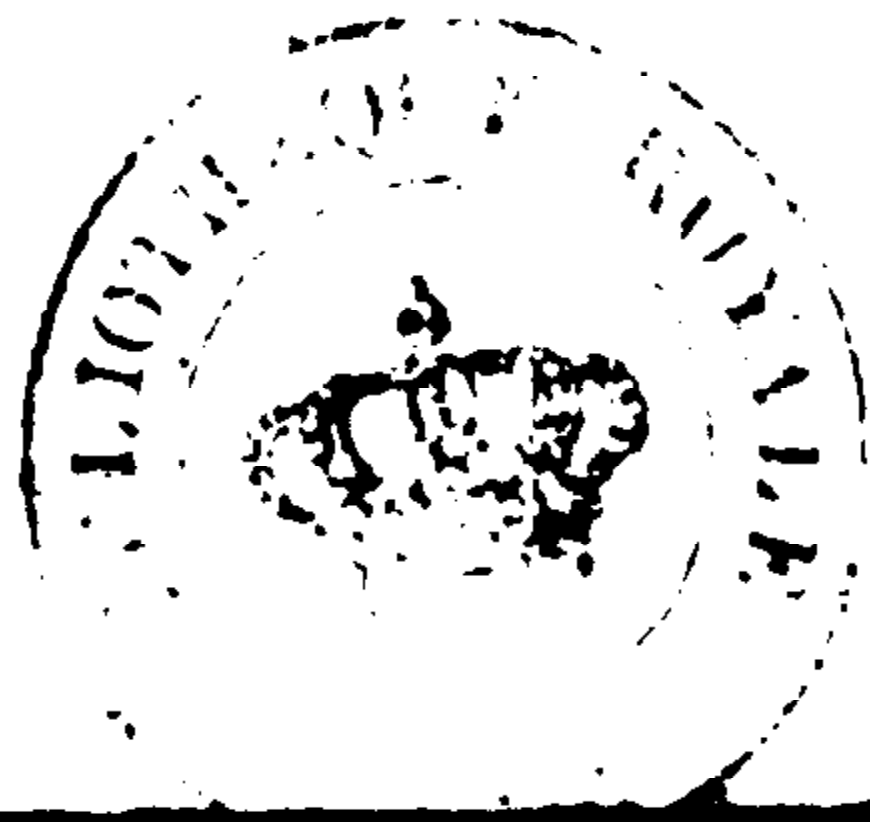
紀曉嵐評第十才子

繡像白圭

全傳  
永安堂梓







序

余少時習舉業中年繁於家  
政老則靜養餘年每嘗好觀  
小說蓋世之傳奇余比日得而  
讀之矣戊午之夏博陵崔

子携書一部名曰白圭志  
余為序余詳觀其事則有  
衡才之德張宏之奸楊公之  
神中常之義種之事端詳  
於其中大有正人之心法也

才子佳人得七情之中道善  
惡報應見百行之規模此皆  
通儒引正之書也然以鑑史  
稽之則又來見其書矣夫造  
謠者藉事輯書尚以為雜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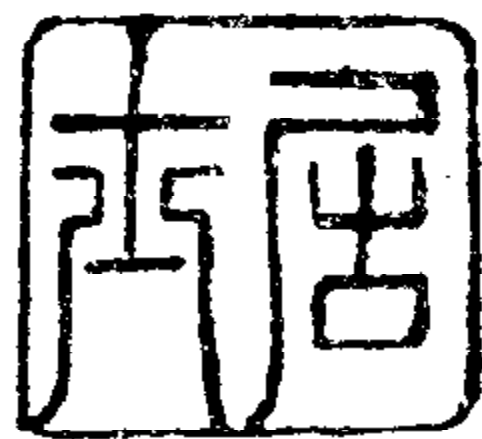
平空舉事尤其雜矣如周未  
之列國漢末之三國此傳奇之  
最者必有其事而後有其文  
矣若支西游金瓶梅之類此皆  
無影而生端虛妄而成文公在

其事而亦有其文矣但其事  
無益於世道余常恠之今子  
之書則每論其實實比日可以  
為後世法者是以詳加評論  
列於才子書之八才子刊之嗟

乎子子丸出樵靈亦猶見之

取象歟

晴川居士題



凡例

一此書根源，始于前陽山，終于懷遠樓，四十年之事也。由張宏毒博至于懷遠，畢婚十五年之事也。而中間天文交錯，以成人文使後之讀者，悅目快心。拍案稱奇，則文始於吳江之豹，而畢于懷遠之歸，近四年之斯耳。

一此書事畧出於蘇氏譜中，另附此小傳



也象川是以按其事而囁之若日無影  
生端寃哉枉也

一此書叙事如珠走盤內大無不包小無  
不破不至有首尾易形之弊不至有前  
後脫線之愆不至有艱深難悟之文亦  
不至有粗俗不堪之語

一此書每回之首對語二句書之綱領也  
評語數行書之條目也在觀書者或先

觀評語然後看正文或看了正文再觀評語加以已意參之方是晴川知言若曰評語迂儒之論不足觀也雖日讀千卷亦猶昏昏陸陸時川甚屬恨之

一此書運筆之妙隨意緩急至于日用常情一筆帶過不似今之俾官每于嬉笑之節故作狐眉之態

一此書章句詩詞頗多缺畧象川不揣

固陋竊以已意補之其辭句不工在諸  
君子幸垂諒鑒若盡信爲古人之辭象  
川誠有負于古人矣

第十才子書白圭志總目

博陵崔象川輯

首卷 序文

總目

繡像

凡例

元集第一回

小梅村衡才施德大江口方山遇孩

第二回

絕張宏廬山從學遇菊英月卜訂盟

第三回

建章無意遇綠人美玉醉狂招橫禍

第四回

後花園小姐校古井前陽山菊英遇鬼緣

亨集第五回

美玉張村冒庭瑞、菊英洞房識奸人、

第六回

劉小姐倡和有意詩、張美玉重招無頭禍、

第七回

朱子階劉忠得夢、城隍廟張宏殺身、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園約、講道德掩倒吳江盟、

利集第九回

假書生妙論驚巡按真才女奇文奪會魁

第十回

德泉庵道士解夢文華殿聖主招婿

十一回

張狀元衣錦還鄉武探花居喪守服

十二回

祭城隍劉張三結義接聖旨兄妹兩承恩

貞集十二回

十四回 考江寧王彥奇雙士、拜張村庭瑞薦兩賢、

十五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絲綸閣四女均潛、

十六回 選宮妃秀菊雙被挑、招駙馬登華兩成婚、

紫微省三才成佳偶、懷遠樓二姓畢奇婚、



目三

目終

佈法施仁數十年

暗遭奸毒喪

羨泉劉

忠表冕

曰圭

夢

邪傷陰

陽人相宜

張衡才



名魁烈士

才勝羣

英忠

君叢

國來愧

生平

張庭瑞



遣興歌琴緣遇知音一言  
定約不負素心 菊英



賢哉建章

孝義流芳

風徹鵲渡

任意

飛翔

夏建章





里中其始成其後肉

里文二年富心

男兒

志

誰云

女子物

苦志

白圭志

白圭志 像



者年地  
 時軍一民  
 振國多能情情勁  
 戎夕乘平多如境今人子裁  
 悟揚昌 揚時昌

夢得白

圭日

張宏惡

滿時

一番

無頭

案執法

令人奇



劉忠

案日



賊人者  
自賊其  
身雖  
多金  
亦奚以  
為張宏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卷之第一

詞曰

暑往寒來春又至四時運轉不窮兩  
輪日月照乾坤生出多少事須臾便  
成空○童年斯壯壯斯老幾回柳綠  
桃紅光陰似箭不長存早醒青雲志  
休戀春宵夢

第一回

小梅村衡才施德

大江口方山遇孩

人之富貴必得其德必得其地，必得其人矣。苟非其人，不成其德，非其德，不得其地，非其地，則不成其爲富貴矣。而張者，天賜其地，而後發其人，發其人，而後成其德，由是觀之，吾人之

處世可不以德爲心哉。

今人分居多因妬恨而博與高是天使其分居也一則慎終一則追遠遂皆遙映發積真令人想其情而嘆其事矣。

衡才濟困扶危恤孤憐貧人皆願其福也壽也悞交一張宏身被其害讀者恨不食宏肉矣反無人知覺於中

順手取利到使諸閒人氣殺

大凡能惑人者必有一番忠厚一番  
小心如宏之惑衡何等慇懃然衡非  
等閒人也惑他人則易惑衡才則難  
乃竟爲其所惑矣吾人之交濟往來  
可不慎歟

張宏未毒衡才之先人皆見其忠厚  
既毒衡才之後人不知其狼奸及扶

樞歸墓儼然一忠厚人也。讀者至此必疑作者冤張宏，而作者實由後文之見於夢也。

若使張宏果然誠實，衡才必竭力提舉，其發積甚易，何必作此狼心自取喪身之禍也。且半生經營不能賺及分厘，今既得地，反生奸謀，其不知足乃至於此。今不知足者常多，但不宜

效張宏耳

方叙衡才遇害接叙夏松失子既叙  
夏松失子又叙方山得子比二家之  
悲而一家之喜者也方山之無子而  
得一子何氏之哀夫而亦有一子惟  
夏松有子至失以此較之則夏松更  
可悲夫

江中風浪常多當大江口之風浪則

利一害一所以然者實此子該作兩  
姓人耳且有群鵲渡於水中此則人  
所罕見者其不凡之品可知矣  
夏松因白眉而竒之方山亦因白眉  
而竒之假使其眉不白則當日無所  
竒而後文亦無所見矣

話說古往今來世事無窮然鑑史之外可  
傳者百難舉一矣大明時江西省吉安府



吉水縣小梅村有一富翁姓張字盈川。當時善人也。客湖南。子二。長名博字衡才。次名高字昆山。俱隨父客湖南。盈川於湖南病卒。二子扶柩歸。總數里。至前陽山坡。柩柝齊斷。後數十人不能抬。只得買此地安葬。二子居喪三年。畢歸家奉母。母李囑二子曰：我死後當移我柩。令葬於尔父墓側。二子如命。後遂葬母於湖南前陽山。父母

俱亡。其弟乃謂張博曰。父母遠葬千里。弟當立業於彼。庶不失祭掃。然祖宗墳墓均在吉水。慎終追遠。弟又不能兩全。不若兄回吉水。弟則來居湖南方。不失木本水源之思。博善其言。乃從之。於是兄弟分居。各富且貴焉。且說張博自幼聰明。最肯濟困扶危。恤孤憐貧。積豐年之粟。救凶歲之饑。當時遠近皆感其德。盡稱爲張員外。取妻

何氏即全邑孝廉何舒公之女。舒公生二女。此其長也。其次女嫁白雲村。姓夏名松。字孟賢者爲妻。二女皆有淑德。人稱爲何大姑。何二姑。夏松自幼客蕪州。與張博最契。歸娶後。即將家眷帶往蕪州。却說張博家資巨。萬庄田。四十餘處。一連十三年。年歲豐熟。博家之粟。壘積如山。忽一年。江西大旱。河中絕流。田土失種。然因連年歲豐。

人皆有餘尚不覺荒明年復如是於是人皆有飢色博乃將所積之粟分濟群生遠近投食者均得安飽只是博年四十未生子女一日晝寢夢一人金盃金甲手執紅旗厲聲叫曰尔本無嗣上帝察尔功德浩大今使少微星以接尔後將手一拋見一星自袖中出其大如斗清光滿室驚覺乃將所夢與妻言其妻荀氏曰妾連日身子

不快。想已懷孕矣。於是二人暗喜。明年果生一子，秀美非常。產時異香滿室。明年冬又生一女，皆不凡之品。其子取名朋祖，字庭瑞。其女取名蘭英。自是張博燕居無事。一日有客拜訪，博出迎接，見其人衣巾樸素，春風滿面。同人客堂禮畢，坐定，然後詢知來由，乃同姓兄弟也。名宏，字毓秀。自幼飄蕩江湖，未能成立。近日歸家，故來拜訪。

博留宏晝飲席間見宏言辭謹慎甚悅之  
當日辭去自此常來閒談假作慇懃之狀  
張博愈加愛惜一日謂宏曰吾友夏松在  
蘓州生意頗好吾當薦賢弟到彼或者可  
以發積亦未可知宏起謝曰得蒙提舉幸  
莫大焉博遂寫了薦書付宏又贈與路費  
數金宏臨起身乃來博家辭行博留飲於  
書屋席間宏笑曰弟在蘓州不須一月吾

兄閒坐家中。未免寂寞。何不同往一遊。植念夏松亦切一時高興。遂願同往。於是收拾鋪蓋。與宏同行。身邊更不帶一人。不尙一月。已到蕪州。夏松接着甚喜。張宏在松店做生意。張博嬉遊幾日。遂辭歸。何二姑恐博冷淡。乃與夫夏松商議。原着張宏送歸。于是博與宏無過快船歸家。船戶處皆言是同胞兄弟。宏因見博衣廂內有珍珠手

串。價值萬金。邀有意謀害。頓起不良之心。不數日。船至南康。即命舡戶將舡灣入朱子隄內。宏乃進城買些酒肉菜蔬。暗製毒藥。藏於袖中。轉到舡上。將菜蔬烹熟。與博對飲。甚歡。宏假意曰。兄酒量甚微。宜少飲些。博曰。愚與賢弟共飲。可謂酒逢知己當此壯年。何必介意。宏曰。兄既喜飲。弟亦當盡一醉。於是二人開懷暢飲。博醉乃伏几。



而睡於是宏乃將毒藥暗置於餘酒中。乃  
叫曰兄醉矣可飲盡餘酒以便收拾安睡。  
博即一飲而盡宏乃收拾碗盞以及開鋪。  
扶張博安睡自己亦連忙就寢假作睡着。  
未幾博大叫曰痛死我也宏在前艙總不  
答應驚起舡戶近前但見博七孔流血舡  
戶急出前艙叫醒張宏宏近前看時博氣  
已絕矣宏慌忙奔出舡頭大叫救命驚出

同帮客商問其故。宏曰：「舡戶適間害死我哥哥，又來前艙害我，幸我得免於難，幾乎性命不保。引得同帮客人俱來看時，果見張博死於非命。宏曰：「敢煩列公做個見證。」明日進城報明。一張便了。嗚得那舡戶叫冤。內中一老客認得此舡戶者，乃勸曰：「此位船家老夫向來相識，不是謀財害命之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要冤。」

了好人宏乃備此話轉口曰我看老板果然忠厚只是我哥哥傾刻如此必然總有冤枉我若不報明如何見我嫂嫂言畢抱屍痛哭不已衆人苦勸方息天明八城買取棺木殯殮畢暗藏過珍珠手串遂開舡望吉安進發一路假意傷悲將此一段冤情拋過天外舡至吉水張宏先到博家報喪時何大姑正在閒坐見張宏身穿白布

妻夫哭而來，道其狀，姑遂哭拜於地，不曰：「此長岡駭自難，州轉身不料，來到南康，霎時無病，辭世矣。」夫姑聞言，大叫一聲，昏絕於地。因急救醒，痛與素色，遂乃使其僕同往，過窺，墜花園中，暫存，遠遞聞知，莫不痛慙。其妻何太姑一連三日，點水不進，諸凡事務，任從宏主，特博家親友，俱謂宏是個好人。後事既畢，何太姑乃用宏主持家事。

四十餘處。庄田盡是張宏掌管。宏於中取利。不到兩年。妻奴田屋皆有。宏在湖南時。與人妾私通。生有一子。宏乃帶歸。撫養已三歲矣。因其眉清目秀。遂取名美玉。不題。却說何大姑在家。悶苦不過。步出門前。遠見一乘小車。擁一婦人。車後一人相隨。直抵門前。視之。車上婦人乃妹子。何二姑。車後隨人乃妹夫。夏松也。原來夏松自蘓州。

搬家眷歸當下大姑接入廳上二姑先自  
流淚大姑問其故二姑泣曰妹生一子年  
且三歲不料昨至大江口遇一陣旋風將  
舡帆吹落妹懷抱小兒把持不住連小兒  
失落水中心賴水手將妹救起小兒不知所  
向想已墜於魚腹矣言訖大哭夏松一傍  
勸解大姑又相抱痛哭正不能解車夫便  
推作起身二姑只得告辭曰適間妹自舡

上來舡現在谷川等候今日要趕到家中。大姑不好相留泣送出門。夏松當日到家因失子不樂自此看破世事更不出外經營却說南康府星子縣有一人姓武名英字方山自幼讀書由科甲出身官至福建漳州道其人居官清正年六十無子妻劉氏早故繼娶孫氏亦不生育因思年老無子居官何益且家資富厚思欲享太平之

福乃上表告老，帝准其表，即行收拾無舩歸家。由贛關而下，船到大江口，遠見一群鳥鵲擁着一物浮於江面，空中百鳥翩翩，聲聞四野。方山忙令船戶打撈起來，却原來是一嬰孩也。年約三歲，兩朶白眉，四体不凡。方山抱在懷中，大喜曰：「此天賜我奇兒也。」因名之曰奇兒。遂帶歸南康，養育。却原來此子即夏松之子也。其妻孫氏甚愛。



之後延師讀書，穎悟過人，人稱之爲武公。子不在話下。又數年，何大姑之子庭瑞年已七歲，張宏養成美玉，年亦七歲，宏乃請一先生誨庭瑞、美玉之書。先生乃同邑名士，姓陳，名德操，庭瑞之妹蘭英亦同學書。其女不帶耳環，不穿女衣，雖然札脚，亦套之以靴，常自言身爲女子，志勝男兒。鄉中人多不知其爲女子者。當下二子一女讀

書俱各聰敏先生甚奇之不尚三年皆善  
詩文適逢縣考先生命庭瑞美玉赴試蘭  
英亦要同往正是

男子英才正欲發嫦娥錦綉已將成  
未知蘭英同往赴考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絕張宏廬山從學

遇菊英月下訂盟

白雲志

元

男子能文、女子亦能文、男子可考、女子亦可考、蘭英身爲女子、不負所學、真可謂志勝男兒矣。

大姑有僕、能窺張宏之奸、大姑有子、能絕張宏之害、有是子、有是僕、可謂否極泰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入泮、美玉亦入泮、張博積德、張宏却損德、以

此較之善惡之報亦甚不爽豈其然乎、

建章無庭瑞無以爲友庭瑞無建章無以合志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二子者真可謂直諒多聞矣

菊英能琴庭瑞亦能琴庭瑞善詩菊英亦善詩知音殊遇誠不易得也當七月之中三更之候明月當空才子

白雲志

二

佳人隔船和咏一片好景當得一軸  
清秋畫

未見不思既見不亂得其所矣見而  
有約默然指心情自深矣別後相思  
竟如何哉

或曰聞琴則咏聞咏則和全無閉節  
何殊西廂記月下跳牆矣子曰不然  
閑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意也

以才逢才，焉有不相憐者乎。

詎說縣考將近，先生命庭瑞與美玉赴考。蘭英亦要同往，其母何大姑止之曰：「尔女流輩，怎想去考試。連內外都沒有了。」蘭英曰：「娘道我是女兒，我偏不以女流自居。今番出考，總不落他人之後。其母軟弱，遂不禁止。蘭英與庭瑞、美玉一樣打扮，三人同赴縣考試。後圓圖出庭瑞舉了案首，蘭英

第二美玉却在四名三人各自得意歸家  
及府考美玉舉了案首庭瑞在第三名蘭  
英居四府縣考畢只待學憲到來不料先  
生驟卒庭瑞傷感不已在家納悶一日何  
大姑閒坐庭瑞侍側有老僕名新發者進  
言曰昔先主人廣施恩澤遠近皆沾其德  
尚然家資日富先主人去世毓秀叔理我  
家務里人未得其澤反受其算我家資又

不見盛向者毓秀叔孤身一人今則呼奴使婢驟馬成群其屋宇庄田不在我家之下非算計我家之財耶況其行爲詐譎若不早絕之則我家之業必屬他所有矣僕久欲進言奈因小主人年幼恐遭他害故也願主母裁處何大姑未及開言庭瑞一傍接口曰新發之言是也若非他下蘓州我爹爹亦不至身故于外矣願母親早絕



白圭志

元

此人何大姑曰我乃女流難以任事憑尔  
便了庭瑞曰新發是我家老僕家事他無  
不知況且爲人老實可將家事任之必然  
始終盡美何大姑依言將家事付新發掌  
管各處事務俱與張宏三面交割張宏暗  
暗懷恨自此不甚來往忽一日美玉來尋  
庭瑞說學憲將到相邀同往考試於是又  
與蘭英同往及學憲到先考古水過了場

後學憲閱見三子文卷十分驚喜遂皆取  
入泮庭瑞居一美王次之蘭英第三三人  
喜不自勝俟候學憲起身然後歸家大姑  
謂蘭英曰爾以爲嬉游今則名入泮宮倘  
美玉露風柰何蘭曰母親無自畏也美玉  
與我同學又與我同考他洩我事他自己  
得無于咎大姑心始安定且說美玉歸家  
又邀庭瑞一處讀書庭瑞實不耐煩一日

對大姑曰，兒在家中，羨玉牽長纏擾兒實  
不耐煩。今聞南康府廬山上，有白鹿書院，  
乃宋朝朱文公設教之所。於今作御學先  
生，乃翰林院劉成翰掌教。兒將往從其學，  
願母親自珍貴。体大姑曰，尔欲往廬山學  
書，亦是美志。到其間，是必苦心以求。上達  
庭瑞領命，遂帶了書童來，與兒同往。老僕  
新發送，出十里之外。庭瑞囑之曰，尔在家

中務宜小心事奉主母，別無他囑。新發領諾而歸，庭瑞馮了船隻，順流而下，不數日，到了廬山，與來興兒上拆請人挑了書籍，直抵白鹿書院，令來興兒送上名帖，謁過了先生，然後與諸同窓各叙年齒。內中有二同年，也是去年入學，其人姓武，名奇兒，字建章，即武方山在大江口拾得之子也。當下邀庭瑞到他房中坐談，講及翰墨，竟

終日不能已遂成文字知音二人日則同食夜則同榻每常終夜不寢博論與義又曰今年有科舉勿使榜上無名先生見他志學如此亦勤心教誨一日庭瑞謂建章曰兄曾娶否建曰未也家君每爲弟議婚俱非姻緣弟志必得有才者方稱此心庭瑞曰弟有一妹年十四歲亦曾讀書其才雖不言高却與愚弟恍惚若不回門戶見

卻願將舍妹相托，建章大喜曰：「既蒙不棄，敢不遵命。但當歸請父命，然後方妥正話。」間忽一僕進來叫曰：「公子快些歸家。」大老爺昨日陡然起病，十分沉重，夫人着我來趕公子歸家。建章聞言，即忙收拾歸家。臨別時，庭瑞問曰：「令尊翁有恙，不容不去。但是科場期近，兄幾時可來？」建章曰：「相煩多等幾日。七月初旬準到。倘旬內不到，兄便」

不必等了。言訖長揖而別。及到了家中，因見父親病重，恐庭瑞在書院等，故作書令其先往，併托爲覓寓所。時書院人俱赴科場去了，惟庭瑞一人獨自等候。建章及得了書信，便打點起身，駕了一隻快船與來興兒望江省而來。將牛開船，順風而來。本日到吳城，將船灣在望湖亭邊歇宿。時七月之中，暑氣正盛，庭瑞乃步出艙外納

涼是夕月白風清萬里如晝正笑噉間忽  
聞鑼聲連响一隻官船順風而來灣入琴  
中正與庭瑞之船隔壁那船上一面黃旗  
大書欽命湖南巡撫部院船外旗幟分明  
綠紗窓內寶炬輝煌異香飄出忽然琴聲  
响噉優雅盡妙庭竊聽之良久乃止聞窓  
內有女子曰小姐請用茶須臾琴聲又作  
有人嬌聲歌曰



從吾所好，琴與書。身爲女子，志  
並英儒。夜宿長江，今秋聲寂寂。回首  
顧望，今渺渺鄱湖。

歌罷琴息，庭瑞警喜。欲狂暗思，此必才女  
所作也。且其嬌聲雅韻，真使我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欲待和他一韻，又恐驚動他船。  
上官長反爲不美，正尋思不了，亦命書童  
抱琴出船來，彈一鳳來凰詞。琴聲既罷，又

聞那船上琴聲洋然，依韻而轉。庭瑞詩興  
淳然，自不能禁，遂高聲吟曰。

嫦娥何事夜彈琴，彈出好音正有情。  
窓內王人多羨伴，可憐明月一孤輪。  
吟罷自思不知窓內才人曾聽見否，又不  
知肯憐我意否。正想間，只聽得那船內低  
聲和云。

窓外何人夜聽琴，新詩分外更多情。

一輪明月當空照照出江中月一輪  
庭瑞聽罷舞掌樂甚乃暗嗟曰若得此女  
一見勝占鰲頭百倍矣正在痴呆之際忽  
見他船上紗窗開處一女子步出窗外月  
光之下淡妝得宜笑容可掬庭瑞暗思此  
必和詩才女也女子走近船邊問曰相公  
深夜自咏其樂如何庭忙起身答曰光風  
濟月之下樂莫大焉請問小姐尊居何處

將欲何之。女子曰：妾非小姐，乃小姐之婢。梅香也。我家老爺姓楊，號時昌，家居江南。見任湖南巡撫，已上任半年了。我小姐因有小恙，所以落後。今船上只有老爺差來一老僕，迎接小姐的。今已睡着，請問相公何處名邦。高姓大名。青春幾何。庭答曰：小生姓張，名朋祖，字庭瑞，吉安吉水縣人，年十五歲，生於今上三十六年春三月望日。

白雲志

元

酉時也婢曰我小姐適聞妙句深加敬仰欲與終身相托未審均意若何庭曰小生一介寒儒何敢當此且小姐千金貴体下配一白面書生非所宜也婢曰我小姐素性不凡舉措有方嘗自謂曰不配公侯子願事知音客今觀相公人才正與小姐相當又何辭焉庭曰愚雖幼頗讀詩書粗知禮義婚姻大事當從父母未聞任意可擇

者、婢曰、我小姐雖非男子、亦知禮義、豈不知婚姻之事、出自父母之命、我老爺年老無子、單生小姐、愛之過甚、每擇婿必取其才與小姐相當者、數年來未得其人、今相公與小姐、以才憐才、年齒相同、故屬意焉、倘蒙見允、到署之日、即稟請老爺夫人之命、自有差官來迎、相公庭曰、既蒙小姐如此憐愛、小生敢不諾命、但求小姐佳句、以

訂今夕之約婢領諾轉入船中須臾手奉一幅黃羅汗巾而出遞與庭瑞庭瑞接過看時只見上寫一絕云

寒夜長江事已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心玩月訂盟處，便是吳江隔壁船。

江寧女子楊菊英拜題

庭瑞接着看一編十分歡喜乃問曰小姐有甚言語否婢曰無他亦求相公佳句而已

庭點首入船亦用一幅繡巾書一絕云

嫦娥只合在蟾宮、誰覺今宵下九重、  
若是僊緣應有分、何辭千里訂奇逢、

吉水書生張庭瑞應命

庭瑞無畢送出船來、只見他船上紗窓開、  
處一女子手托香腮與婢言語見了庭瑞、  
即潛入窓內庭瑞只做不知將汗巾詩句  
付婢子收拾去了庭瑞亦入船內正欲



鮮衣就寢那婢子又來擊門曰張相公我  
小姐相請有話說庭復出來時只見那婢  
子推開半片紗窓小姐現出嬌容正將使  
婢傳言然復半响不語忽然那船上有人  
咳嗽小姐聞咳聲忙叫婢子進去掩了紗  
窓到使庭瑞倚船獨立欲卧不能霎時天  
亮那船上水手一齊起來開船急得庭瑞  
心顛意亂只見那船上紗窓復開小姐立

於窓內默然望着庭瑞以手指心而已般  
到江心扯起帆來如飛去了庭瑞也叫起  
船戶開船奈因船小趕他不上乃嘆曰不  
期而有此竒遇真天緣也此等才貌雙全  
古來罕有竟使我思慕不能已也且待科  
場後便當往湖南一走不負今日之約矣  
一日間思想不了船遂到了江省是晚宿  
於滕王閣邊明日清晨與來興鬼進城欲

覓寓所只見一書生笑迎曰庭兄來矣弟  
已等候多時了乃以手挽庭瑞同行正是  
方逢玉女指心約又遇故人挽手言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建章無意遇緣人

美玉醉狂招橫禍

庭瑞欲遠絕張宏美玉又欲親近庭

瑞既不與之同學，又復與之共寓，正所謂君子欲決小人而不能去，小人欲害君子而亦不能已也。

酒後失言，常事也。月下訂約，密事也。因一楮之酒，失一片之言，以至於奸人，生計節女見羞，其咎也。是誰之過歟。

方山得病，召建章歸。方山病可推建

章誠愛子之心願其成也爲子者可  
不善体親心歟

建章得一庭瑞以爲好友復得一蘭  
英又是至交君子以文會友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

建章猜蘭英爲庭瑞蘭英又猜建章  
爲庭瑞及其遇也兩不相識忽然變  
作至交竟將庭瑞拋開一邊真令讀

者則志不定

庭瑞愛建章以直妹許之蘭英愛建章以假妹許之一真一假變作兩樣文法其實總是一蘭英耳

四子席間論婚庭瑞會意美玉會意蘭英亦會意惟建章一人似醉非醉似夢非夢面上到也難看

接官亭過看者常多而美玉一人獨

因酒醉自取失言之禍信乎白圭之  
詩深有益於世道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帝君曰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近在自已遠在子孫誠不易之  
言也當此之時美玉之惡未形而牢  
獄之殃先發其報應不已近歟  
或曰鳳雛之貌醜而名亦美以此比

之何足爲怒。余曰：不然。人生不讀書，尚知禮義，況爲儒者乎？以下犯上，律所不容，刑之宜矣。

甚矣酒之爲物也。張博因之以喪命，庭瑞因之以失言，美玉又因之以見囚。好飲者可不畏哉。

話說庭瑞欲尋寓所，正遇一人叫曰：庭兄來矣。庭視之，乃美玉也。當下邀庭瑞來到



寓所曰弟到省便租了這個寬大寓所早  
有意與兄同寓指謂庭瑞曰東邊房子弟  
已潔靜以待兄矣庭甚不如意只是向上  
不好意思是以強免應承即命來興到船  
上收拾鋪蓋上來羨玉即治酒接風飲酒  
間庭瑞將醉乃將吳城河下遇楊小姐之  
事細說一番又將所吟之詩一一唸出當  
時只做笑談羨玉却緊記在心庭瑞酒醒

自知失言悔之不及却說方山在家病畧  
可此便推作建章赴科場應試建章領命  
帶一書童搭了快船望江省而來不一日  
到了江省即與書童入城過尋庭瑞寓所  
遇着同窓學友問及庭瑞俱言在書院等  
候尚未起身建章自悔由到是我誤了他  
只是我有書子與他約他起身怎恁還在  
那哩等我莫非我書子寄失了不成尋思

不了只得自尋寓所與書童來到進賢門  
有一高大房子，情着賃寓，即使書童問其  
屋主人，那主人答曰：適間有一吉安張相  
公租了，只是房子寬大，他若肯與人共租  
也，合式。書童將此話回復建章，建章暗思  
吉安張相公，或者就是庭瑞，亦未可知。恰一  
人自內出，書童指謂曰：此即主人也。建章  
向前，攔問曰：適主人言張相公，是甚？念年

紀其人曰大約十四五歲建章暗思必是庭瑞乃曰相煩主人與張相公說白鹿書院友人相訪主人領諾入內良久乃出揖建章曰原來張相公即是令弟請進請進建章只道是庭瑞乃信步入內却見一書生青年俊秀立於廳上面貌却與庭瑞相似見了建章遂下階相迎禮畢乃問曰兄自白鹿書院來可知張庭瑞否建章曰庭

瑞是愚至交焉有不知只是愚自家中來不曾與他同伴適遇同窓詢知他尚未起身請問兄台與他是何親故那書生曰庭瑞是家兄也建章曰原來是友人兄弟妙甚請問尊諱答曰名蘭號麟瑞建章暗思庭瑞與我交厚只知他有一妹未聞他有兄弟乃問曰兄與庭瑞是同胞否蘭曰共祖各父建點首曰此間房子頗大意欲相

約同寓、未審可、否、蘭曰、吾兄之友、即吾友也、同寓甚好、於是建章即與蘭同寓、不在話下、原來此生即庭瑞之妹蘭英也、自從庭瑞去白鹿後、他一人盡力讀書、終夜不寢、時近科場、是以男妝來省、其母何大姑亦不禁止、及到了省城、便賃了這個房子、以待庭瑞、却不期遇着建章、相與講論、翰墨、竟成文字、知音、問答無不合意、蘭英意

欲配建章。乃問曰：兄婚娶否？建章曰：弟年未冠名，未就何暇論及此事？蘭曰：不然，此人之大倫，身之根本，豈宜落後？弟有一舍妹，年十四歲，雖非花容月貌，亦得乎其中。素愛讀書，頗知文藝，倘不見鄙，願相托焉。均意以爲如何？建章曰：既蒙垂愛，本當諾命。但婚姻之事，欲待父母之命，未敢自專。非愚所能，亦非兄所能評。蘭曰：弟自勿

喪父，只有老母在堂，凡事悉憑弟裁，但令  
尊翁處，無人可以進言，建章因聞其才貌，  
亦已屬意，乃曰：家君處，弟到可以面稟，但  
是路隔千里，往返艱難。蘭笑曰：千里姻緣，  
一線牽，何難之有？建章遂允之。自是二人  
更加親愛。一日，蘭書寢，建章獨自散步，來  
到貢院前，忽聞人叫曰：建章兄來矣。建視  
之，乃庭瑞也。傍有一人相與同行，建章近



前問慰畢拱問那人姓名庭瑞答曰即弟同姓兄弟也字美玉又問見寓何處答與美玉同寓在新城門內董宅庭問建曰兄寓何處建曰進賢門彭宅庭瑞正欲到建章寓所遊玩建章邀進酒館小酌各叙別後之情庭瑞對美玉曰弟欲將舍妹配與建兄將歸請母命耳美玉曰兄家中大事俱兄自裁兒既如意伯母無不依從就今

日一言爲定弟作媒人便了建章拱手謝  
曰庭兄在窓下早有美意思亦有此心奈  
弟今已別議婚了庭兄當爲賢妹另選高  
門切勿道弟之無信也庭曰莫非令尊翁  
早爲兄定了佳人耶建曰非也言未畢忽  
一人自外而來笑揖曰哥哥原來已在此  
庭視之乃是妹子蘭英衆皆揖之坐庭瑞  
因建章在坐不好說得建章曰弟前到省

時料兄已先來四處尋兄不見踪跡只得  
自尋寓所以手指蘭曰即與此兄同寓始  
詢知是兄台令弟其爲人也慷慨多情兼  
且深通經典其文墨俱在弟之上連日得  
蒙教益使弟十分敬慕他有一令妹蒙他  
許弟爲婚弟已久從庭瑞羨玉暗暗會意  
却用冷言嘲笑建章飲酒間十分有趣庭  
瑞又問蘭英曰賢弟幾時來省可曾見家

媼否蘭會意曰伯母安泰弟臨起身時曾  
囑弟與兄同寓於是四人飲酒各自歡然  
惟美玉一人貪杯先醉忽見市上人紛紛  
亂亂因問酒肆中何故小二答曰主考到  
了庭瑞等聞言即行還了酒錢到滕王閣  
來看主考庭建蘭三人遠遠望着但見官  
船悠悠而來旗上大書欽命大主考吳又  
一船書欽命副主考陶是時蒲城官員都

在河下迎接巡撫向前主考船到坵即出  
船來與巡撫叙禮那吳主考十分貌陋美  
玉乘醉走近接官亭大笑曰怪哉怪哉鳳  
雛復生於世矣不料那主考聽見怒問法  
官何在在那南昌縣即將美玉拿下主考曰  
尔敢譏吾貌醜耶遂棄其衣冠庭瑞等三  
人遠遠看見大驚又不知就理正無可奈  
何適陶主考上坵詢知其故向吳主考解

勸那吳主考曰：此等狂徒，縱有天才，何益於世？即着南昌縣鎖押聽候發落。正是：未曾入貢院，先已作困人。未知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後花園小姐投古井

前陽山菊英遇鬼緣

庭瑞中、蘭英中、建章亦中、惟美玉一

人困於鎖押，若論其才，四子皆可並  
耳。論其德，則異矣。可見榜上功名，非  
徒文字所能取也。

蘭英之配建章，庭瑞先有是心。蘭英  
後見其人，獨何二姑一人不樂。正襯  
下文之妙。

菊英之遇庭瑞，一彈一歌，能使庭瑞  
感興。梅香之見夫人，一問一答，又能

使夫人久從、當日無梅香、何以通言  
於庭瑞、今日無梅香、何以轉達於夫  
人、由此論之、庭菊之婚、皆梅香之力  
也。

巡撫見詩而怒、小姐事急而奔、奔而  
無路、自投古井、則一番情思、付之流  
水、案賴王申一線之路、接出無數妙  
艾、王申之功、又勝於梅香多矣。



人救人不奇、鬼救人更奇、食人不食不  
奇、食鬼食更奇、宿人宇不奇、宿鬼舍  
更奇、一段鬼緣、當得一部聊齋志

初遇鬼緣、得免寒夜淒涼、既遇人緣、  
得免肌膚奔苦、遇鬼緣本出鬼意、遇  
人緣全賴人夢、夢者鬼之所使也、信  
乎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訂約之後、心中有一庭瑞、投井之後

心中猶有一庭瑞安危不易其志，死  
生不變其心，真乃女中之丈夫。

話說主考命南昌縣將美玉鎖押聽候發  
落，却自進了貢院，明日出牌示定考期。且  
說庭瑞等三人因美玉被押來到班房，詢  
知其由，無法可救，只得自己打點進場。到  
了考期，各郡生員俱紛紛應點，而庭瑞等  
亦皆入場。不上十日，三場俱畢，各言文字。

白話志

元

似乎得意只是思念美玉不了正言間忽見美玉曲身拐脚而來庭等大喜問其情由美玉曰今番苦殺我也適間南昌縣將我提出責打四十然後釋放今已行文至吉安棄我儒巾了庭等聞言皆爲之下淚於是四人合在一處不數日龍虎榜出報子紛紛來寓蘭英却中了解元庭瑞居二建章却在五名三人亦皆得意惟美玉羞

極及送了主考起身各自分頭歸家約會  
來年赴京會試不題當下庭瑞蘭英到家  
時蒲門歡喜庭瑞乃將吳江遇菊英及妹  
子願配武公子之事俱有母親說知何大  
姑聞言無不樂從却說何二姑自從那年  
失子之後總不生育夏松連取三妾俱相  
繼而亡夏松夫妻十分淒涼今聞庭瑞兄  
妹高中故來賀喜聞蘭英配於他郡甚言

不可大姑曰門戶却也相當只是遠子此  
奈既已久從何能挽回當下拋開此事不  
題却說楊菊英小姐在吳城河下與庭瑞  
訂了婚事寤寐在心不一日到了衙門只  
望便與父親商量不料父親往各郡巡邊  
去了只有母親王夫人在署當日言了此  
家中閒話是晚菊英與梅香同榻二人將  
吳江之事商量定妥次日梅香入見夫人

曰夫人常慮小姐難得佳婚今小姐自得其人矣遂將吳江訂約之事直言乃極力贊其才貌夫人正色曰小賤人擅敢糊言壞我規矩幸得老爺不在衙中再休亂言梅香弄得沒興而退乃將此言告菊英菊英附耳曰尔可如此如此兩人商量已定忽夫人使婢來喚菊英菊英趨見夫人低頭不語夫人罵曰尔既讀詩書當思廉恥

匹配不待父母夤夜與人私約規節何在  
本欲責打恐爲人笑談敗我家聲嗣後務  
宜痛改前非菊英唯唯而退次日梅香入  
告夫人曰昨晚小姐偶然有病似乎精神  
恍惚夫人聞知即來小姐床前視病但見  
菊英雙目流淚欲言不言夫人命請醫調  
治又數日梅香言於夫人曰小姐之病更  
重數日點水不進恐難久於人世矣夫人

著急使再覓良醫梅香曰非醫藥所能效也婢日夜與小姐作伴見小姐恍惚間思念吳江才子婢因勸之曰天下才人常多何必獨此一人以小姐之才何患無美配乎小姐曰志在此人豈容他適况有盟誓乎吾願不遂有死而已似此如之奈何夫人自思只有此一女倘遭不惻奈何又想縱然我依從老爺不肯相容亦是枉然乃



曰不可對小姐說叫他不必造次恐傷性命且待老爺回來再作商量便了梅香乃將此言回復小姐兩人暗暗歡喜只待父親回衙過了數日楊巡撫巡邊轉身與夫人相見未及言語忽報主考到了巡撫即忙起身迎接主考進了貢院巡撫便在貢院內監臨至出榜後方纔出來及主考進京去訖自己又作武場主考直到十月間

始得閒暇，方與夫人敘話。言到菊英身上，便將吳城河下與庭瑞訂婚之事說了一遍。巡撫郎命人喚梅香，梅香正與小姐在房中說話，忽聞前所呼喚，明知是吳江之事，小姐囑梅香曰：「老爺跟前雖好生說話，梅香領諾來到前廳。」巡撫問曰：「尔自家中伏侍小姐到此，那吳江之事，尔知其情否？」梅香曰：「知情。」巡撫曰：「尔可從頭說來。」梅香

曰夫人盡知，婢不敢言。巡撫曰：有甚爲証？梅香曰：有詩。巡撫曰：可將那詩拿來我看。梅香即到小姐房中，問小姐拿詩。菊英只得用紙鈔出付與梅香。自己却也到廳後竊聽。且說梅香來到前廳，將詩呈上。巡撫接過手來，看了一次，大怒曰：這詩中說嫦娥只合在蟾宮，誰覺今宵下九重之句，分明是這賤人去鈎他了。楊門不幸出此辱。

女若不除之，有何面目爲人上之人，即呼家奴用亂棒將他打死，抬來見我。家奴因夫人在坐，俱不敢動手。巡撫怒氣更加，乃自取一棒，趕入菊英房中去了。夫人與梅香唬得面面相覷，却說菊英在後所聽得父親勢頭不好，乃避入後花園中。那楊巡撫直趕進花園，菊英急得無路，只得跳入古井自盡。時花園中有一老僕王中正在

自述

元

看花巡撫便命王中曰，尔可將此座土墻推倒，掩蓋此井。王中領諾，假意掘墻。俟巡撫出去，便用藤索將菊英扯上，開了一片後門，令其速逃。王中却又將土掩塞此井。夫人聞知，女兒活埋於井中，痛哭不已。數日飲食俱廢。巡撫因一時之氣，逼死女兒。後來卻也懊悔不了。且說菊英得王中救出，逃奔南門外來。此時遍身皆濕，幸井中

水不甚深。口未進水。及至南門。日已過午。傍着一條小路而走。約走了七八里。到一地方。四面皆是高山。大嶺。樹木叢雜。又有一亭子。上書前陽山亭。時人已困倦。天已昏暮。無路可奔。只得坐地而哭。忽一白髮老人。手倚竹杖而來。問曰。女子何事在此。哭泣。菊英乃以實告。老人曰。原來是小姐失敬了。今且請到小舍暫歇。明日再作他

計可也。菊英謝曰：「既蒙老公公相濟，真乃重生父母也。」乃隨那老人轉過山坡，見有一所大廳，門口直書尚書府。入門見有公案，兩傍皂隸驚驚恐恐，碗似衙門。轉入後廳，見有一婢女。老人問曰：「夫人何在？」言未畢，只見數婢妾擁一老婦出來。老人謂老婦曰：「楊小姐到此，可速治酒洗塵。」又謂菊英曰：「此即老妻也。」菊英近前與老婦見禮。

畢分賓主坐，老人約陪坐片刻，遂出去了。須臾，婢烹香茶獻上，茶畢，席已設矣。老婦請小姐就席，時廳上燈燭輝煌，燦若僊宮。雜肴具呈，敬禮尤甚。數婢女事酒，十分慇懃。席間頗熱，菊英微汗出，婢乃爲之拂扇。菊英將醉，老婦命婢扶之寢。一婢執燈，兩婢相扶入一廂房，十分幽雅。卓椅俱全，錦被繡榻，果然盡美。菊英和衣而卧，婢乃爲



之蓋被須臾，婢出自外掩門，菊自嘆曰：今日幾乎死矣，不期而遇此緣人，真奇遇也。自覺醉甚，乃闕目而睡。徐徐睡着，天明醒來，乃見四面高山，卧於荒野之地。轉頭視之，乃見一墓，墓上書故考張公盈川妣李氏之墓。菊英大驚，乃悟夜來之事，是與鬼聚也。乃拜謝於墓前。時天已大明，見左手有條大路，乃隨路而走。約數里，見有一大

村村中頗多大屋菊英走近村前有一人年四十餘飄然而來迎近菊英之前叫曰來者莫非楊小姐耶菊曰然君何以知我那人曰且請入小舍容我申告其由菊不辭乃與那人入其廳原來此人即張盈川之子張博之弟也因守父墓遂建居於此當時請菊英坐定乃曰老夫姓張字昆山先父字盈川已去世多年昨晚三更夢先

父至謂明日辰刻有楊巡撫小如以難奔  
逃路過我家可請八內以禮相留適聞早  
起以夢寐之事尚未深信不料小姐果然  
到此真乃奇事菊英聞言亦將昨晚之事  
細說一偏兩相稱奇於是菊英寓於其家  
昆山之妻郭氏甚賢菊英拜爲繼母稱昆  
山爲繼父昆山有子二一名登字敬威一  
名華字顯威皆善詩文與菊英結爲姐弟

不題，却說菊英之母王夫人，終日哭女，不  
已。老僕王中見巡撫在書院書寢，乃密來  
見夫人，具言救出菊英之事。夫人大喜，乃  
與王中白銀百兩，令其四處尋覓。若有踪  
跡，速來報我。王中諾命，遂到四處訪問，竟  
無影跡。一日尋到前陽山，立於高嶺之上，  
遠遠望見一大村，乃訪入村中，見有一高  
樓大廈，傍有一花園。王中於花園格眼中，

驪見異花滿園忽見樓上有數女子從閣道而下直透花園內有一女乃小姐也王中大喜乃扣扉而入菊英喜曰尔因甚到此中曰夫人思念甚切故使僕來尋訪今相遇於此僕之幸也乃從身上取出白銀百兩交菊英曰此夫人付來應小姐用的小姐小心在此暫屯此時夫人自有道理菊英應諾乃帶王中至後廳將上項事一

一對中說知恰昆山自外而來菊英指謂  
王中曰、即是我活命恩人也、王中間言、便  
伏地叩頭、昆連忙扶起、因問知是夫人使  
命、乃與之坐、菊英乃出白銀於卓上、對昆  
山曰、家母使小僕奉上白金百兩、祈爲笑  
納、他日自當重報、昆山曰、衰朽之地、得蒙  
小姐光降、已是萬幸、何敢望報、只是此銀  
轉贈王中、使了、王中推辭不過、只得領受、

當下菊英寫了書信令玉中帶歸以安夫  
人之心書中之意但言誓配庭瑞正是  
死生不改吳江約可謂楊家女丈夫  
未知如何配了庭瑞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卷之第二

第五回

美玉張村冒庭瑞

菊英洞房識奸人

美玉由來奸惡未形，雖遭杖押，人尚憐之。今則閱人之書，冒人之名，亂人之節，其奸謗更甚於張宏矣。



科場將近自取鎖押之禍娶事將成  
又遭杖挾之殃雖奸人善計亦奚以  
爲徒自取辱耳

本爲一庭瑞却弄出一美玉本爲張  
村成親却弄出院上成親本爲身披  
紅彩却弄出頸掛素珠本爲洞房交  
歡却弄出法堂叫苦令讀者時怒時  
驚時畏時喜其文法變換之妙大有

可觀但長沙縣之枳棍勝於紅羅帳  
之交合多矣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有貌美  
玉亦有貌而菊英獨愛庭瑞而不愛  
美玉者何也蓋菊英守身以節非苟  
取於色者也美玉自負才貌故敢冒  
名而來欲以才色動人不料此地全  
然用之不着

若使菊英早與美玉張村一會可無  
合卺之失若使巡撫不取菊英回衙  
可無院堂之榮若使菊英徒愛才色  
可無洞房之變有此一番榮華有此  
一番雅趣又有此一番苦楚一篇妙  
又真令讀者不慚

話說王夫人接閱女兒書信亦作書令王  
中送與女兒以安其心自此王中常常走

動到也安樂一日昆山自外來手執題名錄一本對其妻郭氏曰可喜侄兒庭瑞已中了第二名舉人郭氏亦喜惟菊英一傍流淚郭氏大疑乃密問之菊英乃以吳江之由相告郭氏喜曰今日爲吾覓他日是吾侄婦也遂與夫言昆山聞言喜不自勝菊英却長嗟短嘆昆山因慰之曰此等佳事何反不樂菊英曰他名登虎榜何等榮

白雲志

身

耀妾孤身寄跡何等淒涼既然得意功名  
必將往京會試妾之事豈不拋開一邊昔  
在吳江時曾約定着人迎他不料反復如  
此他心中若不忘妾定然與妾一樣懷想  
豈非妾負了他他若因無人往接必謂此  
事不妥一旦別娶到怪不得他負了妾似  
此安得不嘆昆山曰小姐可寫一信付與  
舍侄如何菊曰無人可使昆曰那墨店中

有一墨客歸家他與舍侄同邑少不得我  
亦有信去只在明日起身可修書付他帶  
去便了菊英轉入房中寫了書信交與昆  
山昆山即送交墨客墨客帶了書信望吉  
安而來不一日到了小梅村適遇一秀士  
年約十五六歲在村前低頭散步遂揖問  
曰此間有一張庭瑞老爺否秀士曰即是  
家兄足下何事問他墨客曰愚自湖南歸

他令叔有信一封是與令兄的秀士自家  
兄少出有信付我轉交使了墨客遂從袖  
中取出一信交與秀士一揖而去原來這  
秀士即美玉也自從省中受辱後十分苦  
惱納悶不過所以出來閒散適遇墨客送  
信乃冒認收了轉入書房私自拆開將昆  
山家書拋在一邊細看菊英之信畧曰

妾與君吳江訂盟誓諧鸞鳳今君名

登虎榜志在鰲頭吳江之約想亦付  
之流水矣妾雖遠隔千里而此心已  
留於君腹妾父近知茲事怒而不容  
幾逼妾至於死地今則隱身張村埋  
名昆宅願君早降以決盟誓倘不如  
意祈賜絕音妾當自盡以明素志書  
不盡言靜俟來命

美玉看畢喜曰原來是吳江女子也可惜



那晚不曾遇我，但我才貌不在庭瑞之下，何獨不能得一美配乎？今觀此意見得此女已今逃出在外，不如借此機會假冒庭瑞名字，前往湖南一走。若得此女爲婚，不罔平生之願也。且庭瑞與我年貌相同，庭瑞的叔父又不相識，此女在吳江月光之下，那俚看得清白。縱然他認出我面貌，我才亦足以動之。心中躊躇既定，乃與父親

說知密帶童僕來安同往湖南在路半月  
到了湖南尋一公館歇下寫了庭瑞名帖  
令來安覓同出南門問到張村詢知昆宅  
來安送上名帖見一兒童答曰老爺在書  
房去了這俚無人收帖來安又尋到書房  
見一人端坐觀書來安料是昆山遂跪下  
呈上帖子昆山看了是侄兒名帖大喜遂  
命請人羨玉連忙趨進納頭便拜昆山扶

起命坐於側，昆山曰：賢侄不遠千里而來，足見月下之情矣。羨玉曰：思慕叔父甚切，非關月下事也。若吳江訂盟實出意外，今小姐爲我幾至死地，幸蒼天不絕人願，蒙叔父廣恩收育，真乃再生之德也。昆山曰：濟困扶危，義所當然，爾輩宜效之。今小姐寄居於此，內外不便，城內有公館，是爾祖父所創，爾可暫寓此。時候我通個信息與

尔丈母然後擇日成親那時再來拜見嬌娘美玉點頭應諾昆山遂命家奴送美玉至公館中歇下昆山見侄兒才貌十分喜愛乃嘆曰向聞其詩乃天下之奇才今見其人果蓋世之妙品真吾兄之幸也小姐愛之可謂得其人矣正自語間忽一人至視之乃巡撫家僕王中也昆曰尔來正好小姐情人已今到了尔可稟知夫人以使

擇日完婚王中白夫人着我來請金安併  
問小姐消息既有這個好音我當即告夫  
人轉祈至意小姐便了言訖乃返見了夫  
人將此消息稟上夫人大喜乃暗贈金珠  
緞疋令人送與小姐便託昆山代爲擇日  
完婚却文假作悲啼女兒之狀日凡幾次  
巡撫到也傷心奈追悔不及正在書房納  
悶忽聞鼓聲亂响巡撫大驚即時出堂只

見長沙知府、荒荒亂亂、稟曰、今有雲塗山賊匪千餘人、在南門外強劫民間、傳職聞報、登城視之、但見百姓紛紛亂竄、求大人作主、提兵擒賊、以除民害、巡撫聞報、親自會同總兵、帶了兵馬、出南門擒賊、總及數里、只見百姓老幼不分、男女混雜、紛紛奔走、巡撫遠遠望見一女子、行走不動、暫近再視之、乃是女梟菊英也、遂命左右捕之、

先以車載回衙，原來菊英小姐因賦匪逼，近是以雜在衆人中奔逃。當下爲父親看見捕歸內衙，重與母親相見，悲喜交集。但又恐父親見怒，正與母親問量，忽鑼聲响，唬巡撫捕盜百餘而歸。即時立決餘賊，多死於戰場。一事既畢，乃入內衙，夫人笑迎。巡撫曰：「尔女兒還魂，尔知道否？」夫人乃正色曰：「尔年已六十，只有此女，尔真欲其死。」

耶若非王中相救馬有今日重逢巡撫曰  
我因一時之悞亦未嘗不悔今有女兒還  
尔免得尔終日啼哭夫人笑曰今女兒已  
歸可擇一才郎以完尔我心願巡撫曰他  
吳江自有情人何必別擇才郎夫人又曰  
倘吳江書生到此肯相容否巡撫曰他若  
到時完其孽緣而已何所不容夫人乃曰  
實不相瞞今女婿已到見在公館中去年

白圭志

卷九



鄉試他中了第二名舉人似此英才真不愧爲我家女婿矣。既肯相容，便當請入衙內與女兒畢婚。纔是巡撫曰：聽憑夫人便了。於是商量既妥，乃取二月花朝日與女兒成親。夫人遂使王中往見女婿約定日期，且暗贈與金寶、美玉，大喜，乃重賞王中。中回到內衙，在夫人處極力稱贊女婿之貌。夫人大喜，菊英亦暗暗快活。到了那日

美玉身披紅彩，頭插金花，巡撫用自己轎馬職事，着中軍官至公館中迎接女婿。入衙時，文武官員俱來作賀送禮者，紛紛不絕。美玉拱立內堂，聽得三咚鼓罷，八音齊鳴，婢女數人簇擁小姐出堂，行交拜禮畢，送入洞房，將飲合巹。小姐偷眼看時，却不像庭瑞，梅香在側附耳曰：似非月下情人。小姐着急，再看時，果然不是庭瑞，乃大驚。

失色以目視梅香。梅香會意，即來稟夫人曰：「今日貴人不是月下情郎，此必奸徒冒其名者。」夫人聞言，急來見巡撫。曰：「此非真女婿，乃冒名奸徒，可快拘問。」休悞了女兒。終身巡撫笑曰：「這是甚么所在？縱有飛天之羽，亦不敢冒名到此。總是月下看得不真。」梅香插口曰：「全然不像。」巡撫罵曰：「你這賤人也是一樣肉眼，縱然不是有此才貌。」

不愧爲我女婿夫人聞言亦喜却說小姐  
在房中心荒意亂又無處可發一言欲待  
問他又恐失体梅香此時又不在身邊急  
得汗流如雨美玉在房中見了小姐花容  
却十分得意忽有童僕來請曰各衙門大  
人俱已到齊見在廳上等候請貴人就席  
美玉遂出廳上飲酒時梅香走進房來將  
巡撫夫人之話對小姐說了一遍唬得菊

英膾紅唇黑眼、闕口開梅香、大驚恰母親、亦至房中、見女兒形狀、慌忙問之、菊曰、見蒙母親養育成人、不料命多曲折、前在吳江、與張郎訂約、誓不改志、誰想有此一番牽連、到今日、又遇奸人假冒而來、欲待說破、又恐壞我爹爹名色、欲待不說、吳江之盟、何在、爲今之計、有死而已、夫人曰、尔不必如此、我自計、乃密喚王中附耳、曰、尔

可如此如此王中受計而去未幾公官所  
跪稟美玉曰長沙知縣查旱歸特來拜會  
請貴人出堂美玉曰多官在此飲酒不暇  
相見叫他明日來罷王中乃出須臾又來  
稟曰長沙知府自京都轉聞貴人喜事特  
來賀喜務乞一會今在頭門等候美玉曰  
可惡這兩個官早又不來遂起身謂多官  
曰少刺就來奉陪乃獨自一人往外而去

自述志

亭

王中相隨到了頭門問曰長沙府何在言  
未畢忽背後一人用鎖連一拋正鎖在美  
玉頸上向前便扯背後數人相推而走美  
玉不知何故忙問尔等爲何將我亂鎖王  
中等更不答應不一刻到了縣前知縣端  
坐堂上差人將美玉帶到公案前美玉怒  
曰大胆知縣尔識巡撫之婿否知縣罵曰  
尔這奸徒見了本縣還不跪下美玉端然

不動、知縣命左右棄了他衣巾、推將跪下、便問曰、不是何處奸徒、冒認巡撫女婿、從直、招來美玉、暗思、此事無人知覺、就是小姐也、認我、不出、此事却從那裡發作、乃強辯曰、我作巡撫女婿、來歷甚大、尔謂我冒認、却有誰爲証、知縣曰、巡撫真女婿、見面在此、尔尙欲強辨、美玉暗思、庭瑞已進京、那有甚對頭、且我既入院衙、又與小姐交



拜了、縱然知我是假、也只好將錯就錯、我自  
自有巡撫作主、那怕他甚么對頭、只是強  
辨、知縣大怒、將金一拋、責打四十、美玉曰  
我名登虎榜、此地却打不得、知縣曰、我打  
的是冒名奸徒、快打、兩傍皂隸、遂將美玉  
扯下、便打、美玉雖然受刑、猶望巡撫來救、  
到底不招、知縣拍案曰、尔這奸徒、不用大  
刑、那裏肯招、命在右、即加之、杖棍、美玉受

刑不過只得招出真情，卻說美玉之僕來安隨美玉至巡撫衙中，正在西廊下飲酒，聞得宅門外喧嘩之聲，忙出看時，只聽得有人言：巡撫女婿被長沙縣拿去了。多官聞知不解其故，各自棄席而散。來安慌忙奔告巡撫，時巡撫正在後堂閒坐，聞得此事，大怒曰：縱有天大事，也須稟我何敢擅鎖我婿！即時出令箭一枝，命旗牌官往提

白目志

三

長沙縣忽夫人自內出曰尔又欲逼死女  
兒耶尔受當今重任爲邊疆大臣尚欲爲  
萬民分憂奈何已女兒之事尚不能辨其  
清濁寧不畏人笑耶今女兒誓守節於庭  
瑞不失身於奸人長沙縣鎖拿實我所使  
也巡撫聞言仰天嘆曰何罪獲於天使我  
生此逆種徒取軍民笑談耳正是

兒女多曲折軍民廣笑談

未知巡撫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劉小姐倡和有意詩

張美玉招引無頭禍

方加之以杖又加之以棰既然招出  
情由便當制之死地巡撫忽然一寬  
真令讀者憔悴

菊英識出面貌來安道破情由乃嘆

曰事有一定不可強也若因此便正  
心修身何嘗做不得好人

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  
欲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既欲取其  
貌又欲取其才違菊秀之外復何取  
焉

昔在湖南全然不用文墨今在劉園  
開初便題新詩不用文墨到也有榮

有辱既題新詩，竟然有辱無榮，才藏美玉之腹，猶美玉投於污泥之中矣，可不惜歟。

美玉之詩，因情而作，秀英之詩，見韻而和一，則書於粉壁之內，一則書於園牆之外，正所謂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庭瑞與菊英在吳江，一倡一和何等

情景何等安閒，羨玉與秀英在劉園，  
一倡一和，何等寂寞，何等荒忙，庭瑞  
則太然自安，科甲聯捷，羨玉則終朝  
不寧，杖屨常殃，理有君子小人之別，  
於此可鑑矣。

話說楊巡撫被夫人一席話說得仰天長  
嘆，因關自己女兒之事，恐知縣掬出情由，  
治其罪名，不便申詳，只得取一紙條書數

字令旗牌送至長沙縣去，却說長沙縣正欲將美玉收監，忽見巡撫旗牌到來，手中執一紙條，交上公案。知縣看時，只見是一行草書，畧曰：

奸徒罪大，柰事關本院，從輕恕之。

知縣看畢，然後旗牌乃退。那美玉跪伏堂下，見了旗牌，只道巡撫與他作主，不料未及片言，遂去。正不知何故。知縣曰：「尔這不



法奸徒本欲決爾死罪，今楊夫人將爾饒，  
怒嗣後務要痛改前非，休得自悞了性命。  
美玉叩頭而退，因被棧棍傷了，只得以手  
就地匍匐而出，到了頭門，正遇童僕來安，  
扶持而行。安曰：僕自廊下飲酒，聞得相公  
被縣差鎖去，僕即荒忙告知巡撫。巡撫大  
怒，正欲令旗牌官來提知縣，又被夫人阻  
住，却原來是小如認出相公的面貌來了。

對夫人說知，故使人到縣中，叫了差來的，  
美玉聞言，仰天嘆曰：「事有一定，不可強也。」  
我復有何面目再轉公館？可到前面東嶽  
廟中暫歇。爾可去到寓所，收拾鋪蓋，併將  
前日老夫人私下送來的金寶緞疋，俱檢  
拾可，即駕一快船，俟候便請一小轎來接。  
我便了正言間，已到了東嶽廟前，來安扶  
到大殿上座，下來安即抽身至公館，一一

收拾無了船隻即請了小轎到東嶽廟來接了美玉下船即行開船美玉心中悶悶不樂來安乃曰雖然未得小姐也得了許多金珠緞疋等來不暇千金難道取不得一個美貌佳人不成美玉曰我此番若不娶一才女有何面目回家不如將這些物件帶往蘓州求娶一佳人便了於是主意既定乃順水而下旨抵蘓州租了公館歇

下令人各處訪求女子務要才貌兩全者  
此話一出各處有人說媒但所說女子亦  
皆尋常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  
才一日有王媒婆說桃花塢有一呂宅其  
家有一女子年十六歲最善詩歌十分美  
貌只是要身價銀五百兩方可美玉聞言  
大喜曰只要人才兩美何惜千金媒婆曰  
誠如是老身明日相邀同去看看包管相

公中意便了美玉允諾媒婆辭去明目復來邀了美玉同往到了桃花塢只見家家門首立着少年女子穿紅着綠倚門而望及到了呂宅坐定有一老兒送出茶來茶罷那媒婆抽身入內過了許久見幾個老婦與媒婆帶出一個少年女子來那女子週身濃妝却也有幾分姿色見了美玉便以目送情美玉暗想此女顏容雖可却不

像閨門女子且試他才學如何遂曰昨聞  
王媽媽盛稱大才善於詩歌請將胸中錦  
綉畧吐一二以廣我見聞那女子更不推  
辭遂以口歌手舞其歌竟是曲文美玉曰  
我非愛歌妓所愛者文才也媒婆曰相公  
既見其一必知其二他最讀得書多豈不  
能文如若不信當面見功便了美玉曰既  
能文請以今日爲題乞作佳句女子曰妾

自幼讀詩、未曾見過這個題目、只是那題  
人影上有一句曰、今日歸來雨又晴、可是  
真否、媒婆接口曰、相公、此女在蕪州城中、  
算得有名、談今博古、無人可及、如今才貌  
俱見、果然好麼、美玉曰、我要他作新詩、那  
要他講舊文言、語、遂欲起身、那媒婆扯住  
曰、相公、不要看高了眼色、我蘇州也、算得  
中華勝地、要取這樣女子、却也難得、不要

當面錯過了，美女弄得不耐煩，乃曰：「女子我已中意，明日回話便了。」言訖，遂起身出了呂宅，走過幾家，將欲轉灣，忽有幾個女子拖拖拉拉，弄得美玉進去，遂將美玉迷纏。這一時高興起來，抱幾個女子一看，搖頭曰：「有好的，喚來。」衆答有須臾，只見方纔呂宅那女子自後而來，見了美玉，抽身便走。衆女叫曰：「呂桂姐，有客在此。」美玉笑曰：



適間已會過了正欲起身忽有一人衙捕  
打扮自外而來見了美玉便作色曰尔是  
何人清天白日來此何幹美玉曰我在門  
首經過被他捫扯進來的那人指美玉曰  
你若是好人總不到此地來同我前去見  
官乃從腰間取出鎖來將美玉鎖了出來  
美玉到也有口難分只得說我是失路之  
人八了他的圈套求大哥見憐乃從身上

取出白銀幾兩交與那人曰這有幾兩銀子送與大哥茶費那人接過銀子遂開了鎖自看銀子分上饒家去罷美玉轉到寓所悶悶不樂來安只道他看女子不中那知他有許多話故靜坐公館納悶不過一日天氣晴和令來安帶了文方四寶出東郊游玩時正暮春傍花隨柳約走了十餘里見有一村莊頗寬廣富右邊有一大廬

閉口直書劉府二字傍有一花園十餘美  
麗園門大開美玉與來安同入內觀花但  
見奇花百種盡皆開放妙不可言又有彩  
樓畫閣閣下有魚池池邊青石欄杆忽見  
一美女立於池邊觀魚又有一婢手執羽  
扇倚欄側立那女子採摘一枝桃花撚於  
手中指東畫西笑容可掬美玉潛於花叢  
中仔細一看果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

花之貌忽有一說異望花叢中潛入那婢  
女檢一瓦片望叢中拋來美玉將頭一斜  
那女子見有人在花叢中便退入花簾中  
去了美玉立起身來高聲戲吟曰

姐手撚花枝花枝與姐開

姐貌果羞花花應落姐後

吟罷那婢女曰小姐在此看花采是何人  
亦敢擅入花園美玉正欲回言忽聞簾內

低聲喚春香那婢女亦進簾中去了。美玉  
趣極，乃取筆向閣下粉壁上題一絕云：

花園得趣與將狂，先有嫦娥到畫堂。  
春色滿園堪共賞，何須簾內避張郎。

吉水張美玉題

罵畢，唸了一偏，自覺有趣。忽一人自外而  
入，叱之曰：「尔是何人，擅敢入此花園，可速  
出去，弄得美玉沒興而出。原來這劉府乃

是本朝軍師劉伯溫之後見有一告病官員劉元輝在家向爲雲南布政其子劉忠年纔十九歲已歛點翰林學士見爲太子師這花園內女子即劉元輝之女秀英也其父每爲議婚必使女考即才凡數十次竟無可及者無知少年必使婢逐打受辱者常多是日與婢春香游於花園見了美玉便潛入珠簾內覩見美玉眉清目秀丰

姿可人，又聞其戲語，見其題詩，甚是驚愛。因僕正與將美王叱出，乃移步至壁間看其詩句，因想其情，欲和其韻，又恐他人知覺不雅，遂使婢以水洗去其詩，却自題一絕和之。無罷，又將美王之詩用紙抄了，再讀之，愈覺有情，乃嘆曰：真奇才也。又復想我這花園，牽長閉鎖，此生縱然復來，又如何得進花園？這詩句題在此間，豈不明珠。

暗投了，乃復使婢抹去，却携筆視出圍牆外來，將和詩無在牆外，卻自轉綉房去了。再說美玉被歪與此出，心中唸唸想着池邊美人於路詢知其家是世宦，見有劉元輝老爺在家，當時轉到寓所，明日又要復往，其僕來安諫曰：「此等地方一之已甚，豈可再乎？」美玉曰：「非尔所知也。這樣人家有這樣女子，其胸中必有才學，我已題詩在



園中料此女必憐而和之。昨日雖然被他逐出，此乃無知小人，何必介意。我此番復去，或見了他家老翁，及池邊美人，我便可以才學動之。於是美玉復游於東郊，到了劉庄。日已近午，走到花園門口，只見園門緊閉。美玉乃遠牆散步，只見牆上有詩一首。其詩曰：

詩家嘗念謫僊狂，誰覺仙風到竹堂。

惟有芳桃能自艷，齋心靜俟看花郎。

簾中女題

美王看罷大喜曰：此非池邊美人和我之  
韻耶？乃取筆揮一絕云：

一覩僊容魂散滿，腔心事誰知。  
東瞻西盼竟差遲，粧聾作啞如痴。

寫畢自語曰：今觀此詩，足見其才與意也。  
不料我美玉也有這個奇遇。又曰：庭瑞庭

瑞尔月下才女未必勝我池邊美人矣正  
自樂處只見天上陰雲密布雷電疾作來  
安曰雨來了可回去罷美玉亦忙轉身於  
路且思且走不覺風雨驟至又無處可避  
淋得遍身透濕不題却說秀英小姐自從  
和詩之後寤寐皆想着看花書生又不知  
他題詩後會復來否正尋思間見書房壁  
上掛有一副書生衣巾遂生計曰以才憐

才情所難舍、何區區守此俗規、遂將衣巾  
假扮男妝、手執小扇、由耳門而出、往城中  
訪美玉、臨出門時、暗囑春香、勿語、却說劉  
元輝、偶自散步、來到圍牆外、忽見牆上有  
詩數行、看了大怒、又見有詞筆跡、不同、乃  
歸問其妻、景夫人曰、汝女與誰有私耶、夫  
人曰、是何言也、元輝乃將牆外之詩告之、  
夫人不解、乃問婢女春香、春香詐推不知、

夫人罵曰使尔伏侍小姐理宜侍坐隨行  
敢推不知么我且問尔小姐何在春香亦  
推不知夫人怒乃以鞭撻之春香受撻不  
過乃直言花園始末併及男妝訪美玉之  
事夫人急得面如土色元輝乃至秀英書  
房中搜出美玉詩句乃大怒曰我家世代  
替纓豈容此辱女壞我家聲遂正衣冠打  
轎直抵吳縣使僕投帖入內吳縣即行出

迎至後堂坐下。元輝乃將游園之事以及  
美玉題詩之故。又言美玉拐誘女兒男妝  
私奔求縣主作主。欲除滅女兒。於是縣主  
即發火僉差人捉拿美玉。元輝乃使僕正  
興同往捉拿。正興領命與公差合在一處  
向各處尋捕去訖。元輝乃辭歸。心中悶悶  
不樂。夫人私問隨僕。乃知元輝欲除滅女  
兒。遂使人知會正興。要賣個眼色。不許捉

拿女兒正與得了這個消息又恐違了老  
翁之命思索間只見一書生挨身而過視  
之即小姐秀英也因思老翁夫人親不過  
自己骨肉無非一時之氣不如賣個人情  
免得他日埋怨回顧公差尚遠乃扯往小  
姐低聲曰老翁大怒已告知縣主着公差  
捉拿題詩人與小姐了可速避眼前之風  
秀英聞言遂望南而逃不題却說美玉日

從見了牆外詩句而獲至珍，正想情不了，乃出門外閒散，又欲往東郊探望，尋思無計，可以進身，忽見前日花園內叱罵的家，人帶着公差而來，見了美玉，便鎖，正是方思劉府無由，八誰覺公差有意來，未知美玉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七回

朱子階對忠得夢



城隍廟張宏殺身

南昌縣一鎖一杖、長沙縣一杖一桋、  
桃花塢一鎖一放、今吳縣又一杖一  
桋、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張宏藥博在第一回中、劉忠殺宏在  
第七回中、遙遙報應、自然、而然、人生  
奸譎、可不畏哉。

張宏藥博、自衡才編中出現、張博爲

神自劉忠夢中出現可見陰陽交聞  
有奇冤自有奇報世人何必擔憂  
美玉不死於江右不死於湖南乃死  
於吳縣之獄張宏不死於水不死於  
藥乃死於劉忠之刀其父子之間死  
則同時人恨其不早孔子曰死生有  
命由此觀之均非正命也  
此處爲張傳報仇一大結局又爲美

玉覓娶一夫結局輕輕一回之中消  
却無數大恨

今人祭禮多以猪鷄魚三牲今劉忠  
祭城隍却以張宏爲猪傍用鷄魚配  
之於中省得猪價數金可謂省錢熱  
開

張博平日爲善今劉忠殺人以爲祭  
其享之乎從古至今未有用此犧牲

者吾當爲之一笑

秀英一女子乃敢千里而訪美玉美玉一男兒竟不能一番而娶嬌容秀英隨機應變全無半點憂患美玉嘗遭杖挾竟無一毫生氣豈人爲哉實天遣耳

却說美玉被公差鎖了扯起便走美玉正不知何故乃罵曰尔這狗才只怕拿錯了

人我是江右張相公尔拿我那裡去公差  
更不答應只扯他走不一時已到縣前公  
差入內接到知縣即升堂左右將美玉帶  
上跪於地下知縣曰我看尔學問不凡等  
得當時文人正當志心科第何得在此閒  
游劉府花園豈尔散步之所况敢於小姐  
跟前賣弄筆墨更且榜誘小姐罪在必誅  
我今憐尔青年秀士不忍加刑尔可將小

如暗自放出，尔便速還江右，無得在此久。  
留美玉叩頭曰：「此事甚冤，學生偶步東郊，  
悞入花園題詩之事，實有若小姐踪跡，學  
生實出不知。且劉府官宦人家，閨門甚緊，  
學生有甚術法能拐誘小姐，求父臺作主。  
知縣怒曰：「我憐尔，尔尚不知尔與小姐兩  
下有意。且尔二人之詩，現在此間，尚敢朦  
朧推托麼？」他乃閨中小姐，從不出閨門，今

日因何不見。只道尔是個好人。却原來是個奸匪。可速招上。免受刑法。美玉曰。冤枉難招。知縣大怒。遂杖三十。亦不招。乃加之。杖棍。美玉受刑。不過只得含糊招曰。小姐是我拐了。已先往江右去了。知縣乃將美玉收監。然後使劉僕正興往江右大路追。曰。小姐連追兩日。不見踪跡。只得自己轉身。却說美玉之僕來安。因美玉被吳縣鎖。

去忙到縣前打聽方知其由，奈又在內堂  
審問不得進去，未及片時遂將美玉收監。  
來安至監中會了一面，即行轉到公館將  
所有物件盡行封鎖，乃出白銀百兩交付  
房東託其代送監飯。自己却收拾鋪蓋，星  
夜奔回吉水。不尚半月已到，見了張宏，具  
言美玉招禍之由。張宏聞言，乃大哭曰：吾  
每見年首，只有此點骨血，倘遭不測，奈何。



遂多帶金銀與僕中常同搭船望蕪州而  
下不題却說劉元輝之子劉忠在京青年  
學博議論有方帝甚愛之四月初遂欽點  
爲福建巡撫忠謝恩出朝即時收拾起身  
望福建進發由水路而上不一日船至南  
康遂泊於朱子嘴內歇宿忠夜膳畢步出  
船頭但見冷風習習畧有星光須臾八艙  
乃伏几而卧忽報福建王到忠整衣出迎

王入船艙，忠納頭下拜。王命侍人扶起，賜坐於側。忠偷眼看王，但見王相貌魁梧，儼然可畏。王以手綽烏鬚，微笑曰：「足下青年科第，今則遠任邊疆，真乃世之豪傑也。忠曰：「臣下學識未充，妄竊科甲，今蒙聖恩，使爲福建巡撫，因一時失計，妄授此重任，諸凡事務，乞大王指示。」王曰：「少年學博，玆爲封疆大臣，正堪輾胸中之英才，而老夫亦

得仗足下明威忠曰大王謙尊而光易道  
昭矣請問駕自福建及此將欲何往王曰  
奉帝命爲福建王尚未到任亦將起程乃  
從袖中取出一白圭付劉忠曰此即爲政  
之道足下不可輕之忠拜受王乃起身辭  
出忠拜送去訖忽然醒來乃是南柯一夢  
時已三更忠甚竒之回顧袖中果有白圭  
一塊長尺許上有刻文橫列三字曰衡才

編讀其畧曰

余姓張名博、衡才即號也、世居吉水、  
今上三十八年、秋九月丙寅日、與族  
弟張宏自蘓返、舟宿階內、宏起狼心、  
以藥絕我命、凡三年、困守冥中、上帝  
以忠厚見憐、勅爲星子城隍、又三年、  
陞南康城隍、今陞福建城隍矣、凡十  
有五年、含冤未伸、今宏數已終、明日

自述

序

辰刻將泛失舵之舟旋泊江心祈即  
獲之以消余恨

劉忠者畢十分驚竒乃曰既有如此竒冤  
敢不爲之分斷是夜竟不能寐乃秉燭獨  
坐天色微明南康城中文武官員皆來問  
安忠謂南康府曰今辰刻有失舵之船過  
此敢煩貴府爲我捉拿南康府領命即使  
數隻船泛於江心以待失舵之船忽見一

大船從上流而來，被一陣旋風將船吹到星子石上，把那舵打得粉碎。船既無舵，便隨風吹轉。這些魚船一齊搖到那船邊，不由分說，便將那船推進。朱子階來南康知府，回復劉忠忠曰：「再煩貴府將那船上人一概拿下。近有一緊事，欲借貴府公案結斷。知府領命，即將那船上十餘人盡行拿下，便使三班六房往迎劉忠忠，乃帶了白。」

圭打道進城、知府接進堂上、劉忠即升堂、知府倍坐於側、那一船人面面相覷、竟不解何爲、左右將諸人帶上、跪於階下、忠厲聲曰、張宏尔知罪否、一人應曰、無罪、忠曰、可將應無罪者帶上、餘皆起去、衆人聞言各自去了、惟一人伏地不起、忠問其由、乃張宏之僕中常也、於是將應無罪者帶上、跪近案前、忠問曰、尔是張宏麼、答是、忠曰、

汝何以至此答曰特往蕪州路過此間忠  
曰尔可將平生所爲從直招來宏曰小人  
世居吉安貿易爲生別無所爲忠曰尔同  
里有一張博否宏答曰已去世多年忠曰  
尔見他死否問到此處宏乃失色免強應  
曰如何不見他即死在朱子階内忠曰尔  
如何知道宏曰有個緣故小人與他同船  
自蕪州歸不料船到此間霎時無病而死



忠曰、今有人告尔藥死張博、尔可從、直招上免受刑法、宏心中自虧、口中却強、乃曰、告我者是誰、忠怒曰、天眼昭昭、豈容尔謀才害命耶、尔要對証、雖臨死之日、可以得見、不用刑法、料尔不招、遂將案上簽筒、拋下地來、左右將宏推下、其僕中常跪上、願以身替責、忠怒命將中常逐出、這張宏受責滿杖、猶不肯招、劉忠謂南康府曰、昨夢

神賜白圭可以爲証遂從袖中取出白圭與知府看却命左右用大刑知府看了白圭謂宏曰事已顯然何得強辨自取刑苦時左右已將杖棍夾在張宏脚上只未收緊宏曰雖死亦不屈招忠命收緊杖棍亦不招再收三分宏大叫求寬願招忠曰尔且招了再寬宏受刑不過只得將藥死之由一一招上忠命放開杖棍即行鎖入囚

車忠遂用硃筆寫判語云

審得張宏於今上三十八年與張博  
自蘓州歸船灣朱子階內宏起不良  
之心因謀張博之財遂害張博之命  
張博含冤十有五年矣其正直之氣  
感於天地故天命之爲神得降白圭  
授忠以鳴宏惡今神像現在閩疆忠  
當戮宏於神前以謝神嘸

這判語曉諭張掛府前時南康城中人人皆來觀看無不切齒罵宏。惟其僕中常見了判語十分驚恐且說劉忠即刻下船命將囚車帶下到了船上即命開船中常却不顧生死跳上船來向囚車跪泣宏在囚車內泣囑之曰我已如此必不能復生尔可打聽吾兒消息倘有不惻我盡絕矣今惟尔平素忠厚必不負我心到家時雖善

事主母別無他囑中常泣曰主人不必憂  
心僕願以身代難遂跪向劉忠面前曰主  
人有罪小人願以身替雖萬死不辭倘老  
爺不易我主人我亦不能獨生便請先死  
於臺下決不眼見我主人受罪忠慰之曰  
適間尔跳上船來本欲重責因憐尔是個  
義僕故不忍見罪尔主人謀財害命罪在  
必誅尔如何替得尔欲自死於此豈不負

了尔主人託尔後話到反爲不美不如去  
罷中常只是叩頭哭泣忠命左右將他推  
上岸來却自開船望福建進發不題這中  
常只得歸家將此事報知主母主母聞知  
夫被囚子被監憂悶成疾幾日遂死中常  
只得安葬畢復往蕪州打聽美玉消息不  
題却說劉忠到了福建上任畢乃往各廟  
行香及至城隍廟禮畢仰看神像大驚因

指謂從人曰此城隍即我夢中所見者回顧廟貌維新十分華麗當下回衙明日乃用一猪架將張宏脫去衣裳縛於架上使二人扛抬親自送至城隍廟來時闔屬文武俱在廟中伺候劉忠到了殿上座於東旁將張宏正中放落忠問宏曰尔識此神否宏卻頭一看更不答應但見七孔流血滴於地下忠命割其兩耳宏大叫如殺猪

狀又命割其兩般剛其舌根然後搗其首級以木噐乘之獻於香案前左右以鷄魚伴之是爲三牲劉忠乃起身與多官一齊行禮祭畢命將宏屍棄於河中各自回衙忠將此事修本進京併將白圭解獻不題却說吳縣知縣將美玉收監後總捕小姐不着正要提美玉審問忽見禁子慌忙來報說監內重犯張美玉今早身故知縣聞



報驚曰：小姐未獲，該犯已死，如之奈何？遂使人告劉元輝，却說元輝正在家中納悶，忽有京報至，報其子劉忠，點了福建巡撫，於是心中大喜，忽又有知縣使人來說，美玉之事，元輝曰：此等奸徒，恨其死不早也。我那辱女，聽其自去便了。使人將此話回，復知縣，遂將此事按下，却說張宏之僕中，常來到蘓州時，美玉已死多時了，中常只

得覓尋美玉屍身用好棺木乘了搬回家  
中時家中奴婢四散財帛一空只有童僕  
來安獨守家中中常傷感不已遂葬美玉  
既畢有自福建來者詢知張宏之故只得  
請僧追修凡四十九日既畢乃將其家庄  
田均分與張姓貧戶遂與來安同隱於巫  
山寺爲僧後皆化身成佛此是後話且說  
秀英小姐逃出南門進退無路又恐家人

看見只得隨路奔逃，因思羨玉才貌世所罕有，況且有意於我，豈非天緣？不如先往江右待他，未嘗不可。但是規今着差捉拿，倘一旦拿獲到也，皂白難分。正思慮間，又自解曰：然以張生之才，亦不至於歿及其身。於是主意既定，遂決意往江右。且喜手上有金鐲一對，足爲路費。恰遇一回頭，轎子往九江的，秀英乃以銀數兩僱了此轎。

坐到九江筭還了轎，資遂去轎而行未及  
數里脚已疼痛欲再請轎，又無處去請正  
無可奈何只得在亭子上打坐片時，忽有  
二人亦來亭上歇息，秀英乃起身問曰：兄  
等是那裡人氏？因何到此？那人曰：我等是  
湖南人氏，乃同胞兄弟也。姓危名德，弟名  
雲，俱在巡撫衙門走動。今奉差往蘓州公  
幹回來的，請問相公尊居何處？秀英隨口

答曰我乃吉木人也德曰相公聲音似蘓州人氏秀又隨口答曰我自幼隨父在蘓州讀書所以聲音相似德曰請問高姓秀詐曰姓張雲問曰貴縣有一張庭瑞老爺想必與相公相識秀英曰尔問他則甚雲曰此人與我相善故問之耳秀英乃微笑德曰莫非就是相公秀英笑曰既然相善何反不識尔問我何事德曰向聞相公高

中、今何不在京會試、秀詐曰、適從京都轉  
身、今日船到此間、被風浪所害、幸得小船  
相救、幾乎性命不保矣、今孤身在此、將欲  
起、坼反舍、二人齊聲曰、我有一船往湖南  
去的、到得蘆溪、今阻風在此、相公何不順  
便、搭我船去、秀英聞言大喜、正合往張生  
家路途、乃曰、既承二位相愛、足感盛情矣、  
於是遂與危德兒、弟下船、時南風已息、即

行開船望上流進發危德兄弟譌以秀英  
爲庭瑞在船十分敬重乃空一床好鋪蓋  
與秀英睡兄弟却做一床於是說說笑笑  
德曰相公還計得吳城河下楊小姐麼秀  
英不解乃曰我不知甚楊小姐雲曰相公  
好負心也小姐自從那晚與相公和詩訂  
約後轉到衙中時時切念相公只望稟明  
大人以成好事不料大人見怒將小姐逐

下古井幸得王太爺救出避難於村中後  
又有山賊劫入村中小姐奔賊難又被大  
人看見以車載回却又有一段緣故左右  
與相公說了罷正是

自己憂思大別人故事多

未知說甚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國綽



講道德掩倒吳湘盟

秀英本欲往江右，以俟美玉，不料往  
湖南而遇菊英，菊英本欲守深閨，以  
俟庭瑞，不料遇秀英而譏庭瑞事，奇  
而文亦奇。

秀英訪美玉，是以女求男，菊英訪秀  
英，是以女遇女，女求男未見情人，女  
遇女偏逢敵手。

非美玉之詩何以見墻外之詩非墻  
外之詩何以起元輝之怒非元輝之  
怒何以至美玉之死非美玉之死何  
以絕秀英之念一處緊逼一處一層  
變換一層乃至有湖南之行矣

蘭英善男粧秀英善男粧菊英亦善  
男粧同一男粧也蘭英則志在功名  
秀英則爲訪美玉菊英則欲辨庭瑞

其志各自不同真令讀者快目

秀英是一假女婿菊英是一假公子  
菊英欲察秀英之假秀英則先知菊  
英之假此秀之所以勝菊矣故孫子  
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美玉在院衙全冒庭瑞之名秀英在  
書房却不用庭瑞之名菊英欲辨其  
非庭瑞秀英却辨其非公子秀英真

有勝人之才矣。

危德謂張生死於獄，秀英大驚驚後，則思別圖。秀英謂庭瑞死於獄，菊英大驚驚後，則難改志。菊英之爲難，又甚於秀英矣。若使秀英遇美玉於吳江之船，亦必題詩訂約。今聞美玉死，未必安心別圖矣。

話說危雲謂秀英曰：還有一段緣故，左右

與相公說了罷。秀英曰：願聞。雲曰：正月間，有一人不知何處奸徒，冒了相公名字，到我大人衙中前來，就親相公在吳江與我小姐倡和的詩句。他竟一概知道。我捫大人原不識相公尊容，竟被那奸徒冒認了。成親之時，在洞房中，被我小姐識出面貌，使婢稟知夫人。夫人大怒，即着長沙縣鎖拿奸徒審問。正要定他死罪，奈我大人不

忍遂令知縣將他放了。可憐我大人夫人與小姐爲着相公一人做了幾多故事。相公却將此事拋開一邊，安然自圖功名，好負心也。秀英聞得此話，引動自己情由，不覺揮然淚下。德曰：相公不必傷心，我大人將欲使人造府請相公，就親因恐相公進京去了，故未請耳。今幸相遇於此，敢請相公同往湖南，早成好事。秀英聞言，暗思：那

吳江小姐所遇的張生莫非是花園的張生，但此等人物不可多得，必然是他無疑矣。乃詐應曰：我自京轉，必須回家告知，然後方可應召。危德應諾，自此更加敬重。中間但見秀英面帶憂容，危德曰：相公在此寂寞，待我說個新文與相公解悶。秀英曰：願聞。德曰：蘓州城外東郊有一劉元輝老爺的小姐，與婢女在花園內看花，有一書

生與相公同姓，因尋春入他花園，見了那  
小姐，就寫詩一首。那小姐却將他詩句抹  
去，又在圍牆外寫詩和他。次日，那小姐就  
不見了。劉老爺見了牆外詩句，便大怒，就  
將此事報到吳縣。即拿那書生到案，問那  
書生拐帶小姐，那狸去了，把他強打屈招。  
收監未幾日，遂死在監中。那小姐竟無處  
尋踪。這事奇也不奇。秀英聞得此話，大驚。



失色只得免強應答自思張生既死我復何往但已至此無家可歸不如稱此二人機會往湖南一走且那小姐是有才之人又與我一樣心病必然同病相憐或者可以安身亦未可知主意既定不一日船已到了鹿江秀乃假意與危德兄弟作別德曰相公欲回府當着舍弟相送到府上打住兩天原與相公來此我便在此等候同

往湖南便了。妻英曰：既承相邀，就此同往。湖南便了，我當存封書信回家，乃假意上。坼皮時，下船來，危德兄弟大喜，遂開船。望蘆溪一路而來，及到湖南，危德先上。坼見了楊巡撫，繳了公文，乃稟曰：小人奉差到蘆州，轉身在九江，遇着大老爺女壻在京會試回來，小人敬請他到此，今現在船上，尚候未下。巡撫聞知，大喜，重賞危德兄。

弟乃入內將此話與夫人說知夫人大喜時梅香在側聞知此事忙報知小姐時菊英小姐正在觀書聽得這個信息乃喜曰天不負我志也乃囑梅香曰爾認得張郎可往觀之梅香領命而去却說楊巡撫一面使危德兄弟及家丁用衙轎迎接女婿到衙門大開暖閣接進內衙巡撫與夫人起身相迎秀英却從容下轎行禮間飄然

可愛禮畢請坐於東傍秀英欠身曰小生  
寒窓中久冀老大人盛德今得晤明威實  
三生有幸也巡撫曰老夫幼而無學壯而  
無述今則老之將至耳蒙聖恩謬付邊疆  
重任賴國運安寧得以自樂然才實不稱  
職如足下青年學富真乃後生可畏今幸  
遠臨敝衙得以點我迷津此老夫之大幸  
也秀英曰小生碌碌庸才但願朝夕蒙訓

大人無自謙也。巡撫曰：老夫年已六旬，苦無子媳，孤生一嬌女，年已十六，願配足下為婚。未審尊意如何？秀英暗思：只要見了他小姐，自有主意。權且應之，乃曰：既蒙大人謬舉，謹當如命。只恐窮鄉下儒，恐有辱小姐耳。正話間，內已設席，遂請秀英飲酒。巡撫親自相陪，席間高談闊論，對答如流。巡撫甚喜，命僕送秀英至書房中。

歇下却說梅香領了小姐之命來到廂房  
覷見秀英面貌不是庭瑞聞其聲音亦不  
是乃八告小姐曰此生又不是庭瑞但其  
貌不在庭瑞之下今老翁令人送到書房  
去了小姐何不假扮男粧去一試便知明  
白免得再如前番之事菊英大喜換了男  
子衣巾望書房而來先使梅香通報曰少  
爺相候秀英聞報暗思適間巡撫自言無

子又有甚麼少爺此必小姐假扮男粧來試我也乃出迎接入內禮畢分賓主坐梅香立於菊英傍邊秀英指之曰盛介請便容伸一言菊滿面通紅以目視梅香梅香乃退秀英曰蒙令尊翁以令妹下配於愚愚已久從適退八書房有人言令妹舊在吳江夤夜與人聯詩訂約後爲令尊知覺欲以家法治之令妹奔避村中又因賦難

奔逃爲令尊捕轉不期又有奸人假冒庭  
瑞前來就親竟中其計直到洞房方爲令  
妹察出將奸人着縣治罪此事果有之乎  
菊英見他不是庭瑞正欲盤問不料秀英  
反說出這段情由只得答曰有之秀曰誠  
如是令妹寧無愧乎菊曰舍妹自幼讀書  
詩才殊絕於人當時盡稱爲才女舊在吳  
江偕觀風月適聞庭瑞高吟因其詩詞清



新楚其爲當世奇才也才逢木不能不留題  
於光風霽月之下乎是故舍妹亦和其詩  
二其景同而詩合是以才憐木而有以約  
也以詩而發乎性情豈凡夫俗子所能識  
哉家君過於剛烈實一時之怒也幸天不  
絕人願故舍妹得以旋歸奸人妄冒之由  
亦家君失認之過也舍妹察出奸冒更不  
至於失身由此觀之舍妹不徒爲才女可

謂烈女中之音女也復曰慎  
 曰吾聞有才必有德言  
 妹既讀詩書自負才名必當  
 守朱程之規且教養以節  
 廉恥修自身心家室有堂  
 內外之分此勸有辨窮鄉  
 所共知也令味乃  
 當守 惡邪 靜深 遠  
 夫俗子

乃匹一詩前勸心不以男才列以  
脉之徵才人以為知已則言以  
於不難禮義廉恥竟以奇自自約不思上  
有父母任心比為雖凡夫俗子未必如此  
兄乃以才名加之以今之才盡不義  
之名耳令尊翁侃侃剛直豈能容此兄又  
尊翁為過是兄之大不孝也夫為列女  
雖女子下志勝男兒謹言行以節為

主令妹既自夫于庭瑞，又違命于父母，遇  
奸人而不早察，事臨時而後變，面種種事，  
端豈烈女之規模也？堂上交拜，萬民共知，  
洞房合卺，三楚相聞。兄反以爲未失身，豈  
必欲共枕同衾，方爲失身者乎？兄以烈女  
歸之，烈女中未嘗有如此之事也。越之西  
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子姜善美者，  
不能掩其醜。事已如是，豈舌辨所能掩乎？

這一席話說得菊英滿面羞極無言可對更不好問他姓名遂欲起身秀英一把扯住曰令尊翁以令妹許我我與庭瑞如何菊曰家父只道尔是庭瑞尔既非庭瑞何得冒名至此秀英曰庭瑞已死兄尚不知耶菊英聞言大驚曰尔何以知其死秀英曰我在蘓州聞得庭瑞在東郊劉府花園內與一小姐和詩後爲劉老爺知覺即行

告到吳縣，知縣將庭瑞收監。未幾日，死在獄中。此事貴署公差危德兄弟盡知。菊英聽了這個消息，受驚不小，急欲問危德虛實，又起身告辭。秀英又扯住，問曰：「與兄談論半天，未曾請教高姓大名。」菊英曰：「我乃楊巡撫之子，尔尚不知耶？」秀英曰：「適間令尊翁自言無子，然則令尊翁謊我。」時菊英受逼不過，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自目記

正

氣似湧泉關不住語如利劍實難吞  
未知菊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卷終

第十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卷之第三

第九回

假書生妙論驚巡案

真才女奇文奪會魁

秀英既氣巡撫又氣夫人乃復氣小姐一家之人遭其取笑霎時現出女子道出真情而巡撫夫人都能以禮



相待真乃仁厚量宏矣

今人交際，往往始親而終疎，秀菊二女則先睽而後合，初則爾我相譏，既則同病相憐，閨中朋友亦有千里之交，真乃千古奇事。

秀英聞危雲之言，疑吳江之庭瑞，是劉園之張生，菊英聞危德之言，又以獄死之張生爲吳江之庭瑞，其實皆

悞也秀英未嘗訂約猶可再圖菊英  
既有盟誓毋容他適爲菊英者不亦  
難乎

秀英言庭瑞死於獄是本心話菊英  
猶未深信却有危德一番老實相襯  
錯亂成文真令菊英唬殺

有牽連到有憂患無牽連反得安閒  
美玉之死秀英絕花園之想悞以爲

庭瑞英英又絕吳江之約心無牽連  
得以泰然自安可見運酬世事到處  
都是煩惱

庭建蘭三子八泮同時登科同時今  
登甲又同時參差於三名之內似此  
幼年聯捷更使讀書者羨殺

劉忠之夢與庭瑞之夢遙遙相映劉  
忠則顯然明白庭瑞則驚疑不定顯

然明白應驚疑不定亦應由是觀之  
夢寐之事無有不應者矣

話說菊英被秀英逼得氣滿胸田昏絕於  
地時梅香正立於書房門外俟候覩見小  
姐如此連忙進來扶起小姐出去秀英到  
也好笑却說菊英小姐轉到房中氣得眼  
閉口開半响不語梅香着急卽忙來見夫  
人說小姐陡然起病不省人事夫人聞言

忙來視病，只見女兒頭帶生巾，身穿藍衫，長嗟短嘆。夫人問其緣故，菊英曰：「今日逼殺我也。」梅香乃將與秀英對答一席話對夫人說知。夫人曰：「今番之事，又奇怪了他。」又言庭瑞死了，危德知道此事，遂暗使人召危德至。夫人問曰：「此生不是庭瑞，你爲甚帶他來？」危德曰：「小人在九江遇着了，問他時，他自言是吉安吉水縣人，姓張，小人

因此便問庭瑞消息。他自己便認是庭瑞。且他年紀又與庭瑞相同。因此便邀他同來。夫人又問曰：他說庭瑞死在蘓州吳縣獄中，又說你也知道，可是真否？德曰：此事却真。果是吉安人氏，姓張，但不知其名字。這事蘓州城中傳作笑談，都說那生是個才子。想來亦是實事。夫人聽了，危德言語乃謂菊英曰：令庭瑞既死，爾當小心自守。

規矩我爲尔別擇才即便了菊英曰鬼志  
在此人決不二心倘其真死惟有終身守  
節而已今書房之生雖作速逐出休使他  
又壞我名色夫人曰尔且耐煩我當與尔  
爹爹商量是夜夫人與巡撫將此事細細  
說了巡撫曰此生雖非庭瑞却與前番冒  
名的大不相同我當問其來由觀其舉止  
或者便將女兒許他夫人曰倘女兒不從

奈何巡撫曰我自育主意當夜夫妻爭辨不定次日早起巡撫令人到書房請秀英却說秀英在書房納悶正思欲見夫人自表真情無由可入忽又巡撫使人來請只得來見巡撫禮畢坐於側巡撫曰敢問足下貴郡名邑尊姓大名秀英聞言料是昨日書房的話被他知道了乃正色曰大人昨不知我姓名便與令媛相許何忽畧之



自三

禾

甚也。既與令媛相許，便是骨月至親，却來問我姓名，何謹慎之不蚤也。嘗聞治家得法者，出仕必有可觀。今大人治家如是，其輔國也可知。任邊疆之重，爲萬民之主，寧不畏群下笑耶。巡撫聞言，氣得如痴如呆，危坐不語。忽夫人自後而出，厲聲曰：「昨日只道尔是庭瑞，故不必問我女兒。又說尔不是庭瑞，何可不問尔。昨日氣壞我女兒。」

今日又來氣我老爺秀英曰岳母不必動氣愚婿不過與岳父說話怎麼就氣了岳父又說甚麼氣壞令媛愚婿何會見他此話令人難解且令媛又怎知我不是庭瑞何不請令媛一會真假立辯夫人怒曰是尔自己對我女兒說庭瑞死了尔還要辨此甚麼秀英曰此話是對令即說的實未曾見令媛夫人曰我實對尔說罷我有甚

令郎他就是我女兒秀英笑曰原來令媛  
善於男粧可敬可敬夫人曰尔實是那裡  
可從直說來免得遭刑後悔秀英曰務要  
請小姐出來我便實說夫人曰我女兒乃  
千金小姐豈肯與尔說話秀英笑曰昨日  
談論半天今朝却又不同時巡撫在坐愈  
聽愈惱却說菊英小姐在屏楓後聽得父  
親被他氣倒母親又與他說得越發可笑

槌胸嘆氣不已當下聽得要他出夫方說  
婢者遂走出廳上曰何處匹夫不知尊俾  
擅敢與老爺夫人開口耶秀英曰夫唱婦  
隨理之當然爾敢助母而逆我哉言訖望  
書房而去菊英聞得此話大叫一聲又昏  
倒於地夫人救醒巡撫罵曰生爾逆種使  
我幾番氣絕今不除爾何以治人遂取捧  
望菊英便打夫人攔住梅香便將小姐救

作詞

和

入房中去了。夫人怒命僕至書房來，拿秀英須臾，僕執一秀才衣巾至。稟夫人曰：「僕到書房四顧無人，只有一衣巾在此。」夫人曰：「莫非他走了？」尔可着捕快各處捉拿，休被他走脫。僕又領命而出，忽一人自傍門而入，曰：「夫人不必動氣，妾已在此間了。」夫人視之，乃一女子也。忙問曰：「尔是誰家女子？」怎生到此？」女子曰：「妾乃江南蘇州人也。」

家父劉元輝原任雲南布政兄劉忠見爲翰林學士妾名秀英年方二八回與才人聯詩被父逼逐落難於野後遇危德兄弟認妾爲庭瑞妾因慕小姐高才恨不即見故不辭千里而來投及府下初到時本欲盡吐衷情又恐大人不容只得暫隱於腹後與小姐書房談論思欲實告奈因小姐男粧而來又恐其儀不合適間欲言又因

自序

木

大人默然在座，又不敢言也。玆遇夫人，故將心腹盡訴。望夫人見憐，乞賜收育。言訖，揮然淚下。夫人曰：「原來你與我女兒是一樣之心病也。千里來投，自應相留。但是昨日若不氣我女兒，亦不至有今日之事也。」時菊英在房中聞得此事，遂走出來，笑曰：「尔乃熟讀聖經，深通道德，亦有如此之事耶？」秀英亦笑曰：「昨者言辭唐突，實欲掩自

已一時之醜耳，祈小姐見諒。夫人謂菊英曰：「爾獨忘却張村耶？彼此皆宦家小姐，同一心病，既難中來投，自應以禮相待。當以姊妹稱呼，毋容相妬。」菊英笑曰：「是乃戲言也。何妬之有？」秀英曰：「蒙夫人深恩，願拜爲膝下，遂倒身下拜。夫人甚喜，使與菊英結爲姊妹。秀英占長一月，菊英居次。却說巡撫正在前堂納悶，忽有僕聽得此事，就一



白雲志

和

一對巡撫說知巡撫聞言轉笑曰此真千古佳話也遂入內夫人忙使秀英下拜巡撫扶起囑之曰今張生既死爾姊妹務要痛改前非謹守閨門毋再如此二女低頭不語遂唯唯退入房中自是秀英在此安身與菊英十分相愛日則同食夜則同榻總以讀書爲事菊英却將吳江之詩與秀英看秀英亦唸花園之詩與菊英聽二女

見了此詩無不嘆羨秀英曰賢妹詩後題得是張庭瑞名字我花園中題得是張羨玉名字獄中死者羨玉也這等看來庭瑞不曾死菊英曰此等才子那有幾個想羨玉就是庭瑞的別號或者改了名字亦未可知秀英曰此亦不必稽考凡事總有一定人謀徒自取辱耳遂不計較按下不表再說庭瑞自省中中試端在家等候湖南

自三二八

禾

菊英小姐信息不料等了數月不見動靜  
過了殘年便打點進京蘭英亦要同往何  
大姑亦不阻他便令與庭瑞一同進京駕  
了舡隻帶了家丁順水而下不一日到了  
南康便灣住了舡乃進城邀建章時方山  
老翁早已推作建章進京建章因與庭瑞  
有約便在家等候其所需物件早已安排  
當日接着庭瑞蘭英大喜遂拜別父母一

同下船於路咏物留題十分得意不上兩  
月已到京師租了寓所歇下時天下舉子  
紛紛齊到及至考期便各各接號應點進  
場是科大總裁是大學士孫建庭主考十  
分精嚴端取真才未及半月三場早畢庭  
瑞等轉到寓所各自言出詩文爾愛我喜  
好不得意過了幾日場中榜出時乃半夜  
四方士子各執火把左衝右探爭看榜文

時庭瑞正在睡夢，聞得外面喧嘩，始知榜出。忽有數人前來打門，庭瑞開門問之，只見數人手拿報條，報稱中了會元張蘭。又報二名武建章、三名張庭瑞、時蘭、英、建章，都已起來了。見了報條，喜不自勝。當下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便到各衙門拜客。京都官員無不稱贊。未及半月，又進文華殿殿試。畢歸寓，俟殿試榜出，以定次第。是

夕庭瑞等三人在同年處飲酒歸將醉各自就寢忽有二人叫門庭瑞出門二人曰帝君陞殿立等爾去庭瑞乃整衣隨二人來到一所宮殿十分華麗到了前殿見有公案便立住了脚二人曰帝君在二殿庭瑞遂入二殿立於堦下偷眼看見一帝端坐殿上儀表驚人年約半百手綽烏鬚眼閱文卷兩班人各捧文集公案上字積成

堆那二人跪上稟曰庭瑞已到帝命幕上  
二人乃將庭瑞喚上俯伏案前帝曰尔年  
已二八父讐尚不知報何以爲人今將去  
尔爵令尔變犬庭瑞不解其故正要爭辨  
忽一金盔金甲人形容古怪左手拿一金  
斗右手拿一硃筆用筆在庭瑞頭上一點  
左右武士將庭瑞推入於黑暗洞中霎時  
醒來乃是南柯一夢正驚疑間又聽得上

房蘭英大叫奇怪奇怪乃急問之正是  
方覺南何夢又聞古怪聲  
未知何事古怪且聽下回分

第十回

德泉菴道士解夢

文華殿聖主招塔

庭瑞得夢蘭英得夢建章又得夢庭  
蘭則受驚建章則得物一刻之間各



自一樣境界

庭瑞將問卜却先有童子問卜建章  
將喪父却先有童子喪父前後相封  
預作庭建之兆

卦之有象吉凶生焉夢之有兆吉凶  
亦生焉有夢兆猶有卦象可見會通  
者隨物可以理數隨事可以惻機

予向欲學術數問於汪節菴先生先

生曰大哉術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  
中及人事須知適去未來苟非其人  
莫傳其稅非其人亦不生其人若夫  
今之星卜餽口而已奚足以言術數  
予自量力不及乃止今觀德泉菴之  
道士何殊於乎原之管子彼亦人也  
予何獨不然

最難得者帝女最嬌貴者帝婿在他

白雲志 禾  
人則愛有結髮未嘗不舍彼而就此  
而庭瑞則留意於菊英富貴不能動  
其心才色不能易其志苟非豪傑之  
士能如是乎

帝摘一桃故欲使二女相爭二女却  
反能相讓觀二女之讓桃何殊夷齊  
之讓國亦可贊之曰璧玉金鸞古之  
賢人也

月可花影何能掃開壁玉能以扇遮  
其影金身又能以燭映其光觀二女  
之穎悟可稱雙絕

話說庭瑞正驚疑自己之夢忽又聽得蘭  
英叫奇怪乃問其故蘭曰方纔睡着得一  
奇夢夢見有二公差至此將兄捉去我一  
時着急又不知何故隨後趕來趕到一所  
大殿前只見哥哥進去了我亦要進去被

自述

利一五

守門的阻住因此，在殿外等候，不明有中  
士子提利刀而出，我將欲迴避，不料被他  
捉住，言我是惡人，要剮我心，我苦苦哀求，  
總不肯放手，却叫那兩個守門的將我捉  
住，剝去我上身衣服，以利刀剮我的心，  
十分利害，霎時竟將我心剮出，守門的把  
我推入一黑暗洞中，霎時醒來，乃是南柯  
一夢，此事是奇怪，麼庭瑞曰：我還更奇，遂

將所夢與蘭英說了，于是二人各自驚異。次日早起，便將所夢與建章說。知建章曰：「夢中之事不可信，亦不必疑。弟昨晚也得一夢，夢見東邊墻上生一奇花，我甚愛欲摘之，柰太高，摘不着。有一人似我相識，以手托我，是方纔摘下。那人與我白布三尺，纏於花外，不覺醒來。乃是一夢。庭瑞曰：我素來不夢，今三人在此，便有三夢。其中總

有應驗但是我等不能解測耳當下早膳畢三人小衣小帽步出埧門外散步見一菴堂橫書三大字曰德泉菴菴前有一夥人齊閃在一處庭瑞等近前看之只見一道士與一童子求卦正在設箸須臾求出一卦是乾之夬道士曰尔問父病已今去世了童子驚問曰何以知之道士曰乾者父之象也去者數之極也乾盡午中今午

時已過復何問焉。正言間只見一人如飛走來，謂童子曰：「尔父親死了，尔還在此何幹？」童子聞言大哭而去。時庭瑞看見這個道士論卦說得有理，便也來問卜。道士見了庭瑞，忙立起身來曰：「貴客到此有何貴幹？」庭瑞曰：「特來求卜。」道士便問所卜何事。庭瑞曰：「因夢有疑，欲決之於卜。」道士曰：「有夢便有兆，吾當爲君解之，更不須卜。」于是庭瑞



便將夢中之事對道士說了。道士曰：公乃今科狀元也。庭曰：何以見得？道士曰：將去其爵狀字之西，再加一大，豈非狀元之兆？時觀者皆善其論。建章亦將所夢告之道士曰：君非人乞養之子耶？建章聞言，暗思自己原是江中救起的人，皆不如今到被他道著，暗暗竒之。却又推說不是。道士曰：乞養之由，公不自知。令尊翁隱而不言，故

也。觀君兩朶白眉，出類拔萃，非等閒可比。唇上有紅痣，名二龍戲珠，只是二龍不分陰陽，故知君欲作兩姓人耳。君適言之夢，名細想來，探墻摘花，今科探花必屬君矣。但是外纏白布三尺，必主令尊翁棄世。應在三年之喪也。建章聞言，大驚失色。蘭英亦將所夢告之。道士曰：顯然之事也。惡字去心，乃亞字也。君則亞於狀元矣。三人聞

自註志

和

其解夢之說甚奇之遂謝以白銀數兩即歸轉寓所不題却說大總才孫建庭於殿試後萬曆皇帝命他批閱文卷以定次第不二日便人朝復旨帝臨太和殿建庭俯伏奏曰臣奉旨閱卷今已分出次第清陛下御筆評定但是今科文明秀美大有可觀者前三名真乃天降才星自太祖開科以來未嘗有如三子之才者此正國家祥

瑞文明當顯之日也。帝聞奏大喜，遂下旨，着今科進士明日早朝聽選。當日退朝，不題旨意。一下三百進士，俱於明日五鼓齊集五朝門外。但見黃榜高掛，狀元便是張廷瑞，榜眼張蘭，探花武建章。三人各自歡喜。時文武官員俱在五朝門外。霎時帝座文華殿文武朝見畢，鵠立兩班。帝命黃門官選召新科狀元及榜眼探花朝見。庭瑞

自三志

禾

等三子俯伏金階帝見三子青年俊秀十分喜愛遂御賜金花兩朵御酒三杯三子謝恩插花飲酒畢退入文班帝又選二甲三甲上殿逐一賜以花酒畢各自歸班帝召大總才孫建庭曰朕觀今科三頂甲青年秀美世所罕有朕正宮李后生一女名璧玉年十四歲朕弟秦王有一女名金應年亦十四二女聰敏非常深通翰墨朕實

愛之欲得佳婿相配。今狀元榜眼探花，乃當世之英才。朕欲從三子中擇二，以二女配之。卿爲朕擇焉。建庭奏曰：「臣願舉狀元以招駙馬，榜眼以招郡馬，庭瑞在文班中聽得此事，誠恐悞了菊英，連忙出班奏曰：「臣自幼已訂結髮，將欲歸娶，今不敢忘貧賤而就尊貴矣。請陛下別選賢士以配公主。」帝曰：「卿既有配，朕亦不相強。」建庭接口

白雲志

禾

曰狀元既有結髮便以榜眼爲駙馬探花  
爲郡馬建章因與張蘭在江西省議了婚  
姻亦忙俯伏奏曰臣亦定了婚姻不敢妄  
冒惟有榜眼年纔十四尚未定婚可以應  
命帝曰既如是卿與總才爲媒招榜眼爲  
駙馬庭瑞與蘭英暗暗着急欲辭不能蘭  
英只得跪奏曰蒙陛下深恩謹當遵旨但  
臣幼弱無知公主亦尚年幼伏乞從容數

年帝准其奏遂退朝庭瑞等歸到寓所始  
信道士之言次日往各處拜客遊街京城  
中官吏軍民無不誇羨却說帝女璧玉與  
秦王女金鸞年六歲時帝與王夜飲於花  
園二女於席前捉螢爲戲時桃正熟帝起  
身摘一桃與金鸞却又偷眼看璧玉璧玉只  
當不知金鸞乃將桃送與璧玉璧玉不受  
金鸞却將桃棄於席上璧玉曰我與尔分



食如何鸞曰可矣璧玉遂拔帝所佩之亦  
刀將割而分帝勿許乃復去桃於席上帝  
甚竒之因見月下花影指謂二女曰有能  
掃開花影者許其割桃分食璧玉曰我能  
去其影矣乃取帝座邊掌扇遮之影遂不  
見帝曰欲去花影又有扇影越發不好金  
鸞曰我能去花影矣乃取席上燭照於花  
下花影遂無帝與王見二女如此敏捷驚

喜欲狂舞掌大笑金鸞曰可以分食君賜  
矣遂取秦玉佩刀割桃帝急止之乃復起  
身摘一碩桃與璧玉二女各受桃携手而  
去有詩嘆曰

金鸞璧玉讓桃苛恰似夷齊棄國時  
古聖遺風藏史內深宮幼女念先知  
自是帝深愛二女聰明令其同居讀書七  
歲遂能文今已長成帝因見狀元等俊秀

自註志

和

遂欲爲二女擇婿當下將璧玉配定了榜  
眼退入後宮便與李后說知李后乃暗差  
人來榜眼公館問榜眼年庚却說蘭英歸  
到寓所心中憂悶將思欲理名絕跡退守  
深閨忽見李后使人來問八字明知是欲  
與公主合婚庭瑞亦通命理便與蘭英假  
造一妖壽八字付來使去訖正與建章閒  
坐忽見一人身穿素衣哭拜於建章之前

建章大驚視之乃家僕長松也忙問何故  
長松泣曰大老爺去世矣建章聞言大叫  
一聲昏絕於地庭瑞等慌忙救起扶到床  
上半晌方醒庭瑞與蘭英及其僕皆立於  
床前流涕建章謂僕曰大老爺有病爾何  
不早來報直到如今方纔到此爾可將大  
老爺病患泛頭說與我知僕曰自公子起  
身後未及半月大老爺遂患病在床夫人

遂欲着僕來京，趕公子却被大老爺知道，將僕止住，說公子進京求取功名，要緊。後來漸漸病重，口口聲聲說：倘或棄世，可將棺木停在中堂，弗使人進京驚動公子。俟會試後方可前去報信，所以家中人俱從其言。建章哭曰：爹爹愛我，何乃至此！又顧庭瑞口道：士之言誠不謬矣。遂於是日承服，即行作表，托庭瑞申奏。連夜遂欲奔歸。

庭瑞止之曰、令先君既已辭世、不能復生、  
今見欲連夜奔喪、未免有傷貴休、恐負令  
元君之遺意、當夜乃止、明日遂行、庭瑞因  
其未進飲食、乃設酒餞行、建章泣曰、弟與  
兄自白衣以來、幸同科中、本欲朝夕相聚、  
常聽教誨、今聞先君去世、恨不能插翅飛  
歸、雖有龍肝鳳心、亦不能下咽、庭瑞曰、令  
先君父子也、弟亦朋友也、俱在五倫之列、

白圭志

利三

又何親何疎兄盡其孝弟盡其情倘不飲我酒亦當飲我心建章聞言只得就席執杯在手不覺淚落杯中蘭英勸之曰父母之喪人皆有之宜自惜焉建章越發泪流滿襟庭瑞又慰之曰令先君在曰每痛賢兄以讀書爲事今既科甲聯捷則令先君於冥冥之中未嘗不歡然含笑矣今既名列仕途身被國恩又當以朝庭爲念若一

且過於悲切則哀而必傷及而傷則精神  
損志氣衰矣既不能報君恩又不能繼父  
志反爲不忠不孝之人也可不自惜乎建  
章曰弟非不自惜奈此心自然傷慘欲止  
不能耳言訖淚如湧泉庭瑞蘭英亦皆下  
淚建章乃離席曰弟酒力不勝願兄見憐  
庭瑞亦不相強遂命徹席建章即起身二  
僕相隨庭瑞蘭英相送建章執蘭英之手



白雲志

利

曰尊兄他日回府於岳母之前善爲我至意若令妹尚在年幼宜善教之蘭英聞言揮然淚下曰此事母勞囑咐兄宜自珍言訖三人皆下淚建章曰路途遙遠兄等不能代弟行矣且請回寓庭瑞與蘭英却送至十里而別却說李后得了榜眼的八字遂使推命者與公主合婚及推命者開了八季批評停當太監拿進宮來呈與李后

李后一看遂來見帝曰陛下以榜眼爲駙馬妾深以爲不可適得榜眼八字使術士推之言榜眼命必夭壽且防女家似此寧可招乎帝笑曰婦人之見真乃可恥我有我的福氣一女婿何能防我李后曰女鬼却是我的必不能由陛下言訖竟哭帝曰尔不須性急朕當決之於卦乃命太史筮之得火澤睽卦六爻安靜太史奏曰觀卦

之象、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內卦、少女爲  
澤、爲金、外卦中女、爲日、爲火、火與金不相  
容也、外卦有文明之象、故中榜眼、然其氣  
象中虛實、有女子之象、惟陛下自裁、帝曰、  
朕將退之、次日早朝、駕坐光明殿、羣臣朝  
參畢、庭瑞將出、建章之表申奏、只見黃門  
官啟奏曰、福建撫臣劉忠、有白圭表章奏  
聞、帝命呈上御案、觀其畧曰、

福建撫臣劉忠誠惶誠恐謹奏爲奏  
聞事臣奉命出守福建由水路舟至  
南康夜宿于朱子階內夢神賜白圭  
夢既覺白圭仍在袖中因取觀之則  
圭上有鐫文細讀其文始知夢中之  
神乃福建城隍也其一切含冤之故  
悉具圭中不期惡人數終突然而來  
自受臣綁囚至福地果見新塑城隍

宛若夢中之神是以立誅惡人以謝  
神囑謹將白圭進呈伏乞

聖覽

帝將表文看了又將白圭反覆細看乃嘆  
曰有此竒冤便有此竒報陰陽之理誠不  
謬矣正是

陰陽誠不謬善惡果無差

未知皇上如何發落且看下文分解

十二回

張狀元衣錦還鄉  
武探花居喪守服

張博之冤初無人知今則天下皆知  
既受上帝之勅又得人王之封讀是  
編者何其快於心歟

蘭英招駙馬是一段難文建章薦蘭  
英又是一段美意讀者正不知其何

自序

利

以着落却從卦命之中輕輕按下  
建章歸家兩個知己錢行庭蘭歸家  
三百同年錢行庭蘭何其榮建章何  
其慘然以千萬人虛附之知誠不若  
一二人中心之知矣  
建章既奔父喪又見母喪庭瑞既得  
身榮又得父顯本是同心之士變出  
兩樣禍福

方山木無子却又育子今既有子亦同無子具夫妻相繼而忘有子不在身前拾養之勞又安在哉總之君子安靜以自養無往而不自得矣何大姑冷落霎時便有幾多熱鬧何二姑冷落到底還是一邊悽涼吾既爲大姑喜又爲二姑憂

話說帝見劉忠之表及白圭之說十分儆



奇即將表章及白圭出示群臣。庭瑞近前見了白圭，忙俯伏金階，奏曰：「張衡才臣之父也。原因與房叔張宏自蘓州歸至南康，朱子階內無病身故，却是叔父扶柩歸家。臣母感其德，將家事付他管理。數年來只見宏叔富厚，後因見其行爲不公，是以絕其往來。若毒害之由，實無一人知覺。」帝問曰：「卿父平日作甚事業？」庭奏曰：「臣家自祖

上以來頗有家資臣父平日惟施財濟困而已別無所爲帝贊曰易云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誠哉是言也在他人縱有此寃未  
必遂有此報况身爲城隍受上帝之勅命  
乎此等偉人世所罕有朕今加封爲天下  
都城隍以彰其德庭聞言忙叩頭謝恩帝  
命將此事刊報頒行天下自是天下人皆  
知此事當時庭瑞又俯伏金堦將建章之

白圭志

列三十一

表呈上、奏曰、探花昨因父沒、即行奔歸、竝遺有表章、奏聞陛下、帝命侍臣接上表章、觀其畧曰、

探花臣武建章謹奏爲丁憂事、臣父方山、原任漳州道職、因衰老多病、蒙聖恩舍歸田里、臣奉湯藥有年、於今二月、數卒、臣痛慘無地、身服齊衰、不敢朝見、謹修表上聞、伏于

聖聽

帝看畢乃曰探花奪裝不容不去卿等在朝當爲朕勤心輔國庭奏曰臣兄弟一介書生幸竊科甲敢不盡忠以報國恩今國家閒暇伏乞聖恩假臣旋里數月不勝感繳之至帝曰卿欲歸家早宜來京以應國用勿負朕心又曰朕昨許榜眼招爲駙馬似乎榜眼面帶難色回思婚姻之事自有

定理何可強也。今榜眼別擇良配可矣。蘭英暗喜，一同叩頭謝恩。帝乃退朝，百官各轉衙門，皆知狀元榜眼奉旨回家，俱紛紛來送禮。庭瑞與蘭英回到公館，令僕收拾行囊，將欲起程。因各官前來送禮，只得向各衙門辭行。次日早起，百官又來送行。庭瑞與蘭英遜讓不過，只得與多官步行送。出城外方止，庭瑞方纔上馬，行未數里，只

見有人跪稟曰新科各同年老爺俱在前而等候庭乃策馬向前早望見一班同年俱在長亭之上於是乃與蘭下馬步至長亭衆同年齊揖曰聞知狀元兄弟回府弟等特具一觴即以作餞庭謝曰弟一介寒儒偶然僥倖何敢勞諸兄盛設使弟於心忿安乃與蘭就席諸同年爭欲敬酒庭謝曰弟酒力甚微不能多飲愧領數杯足感

盈情願諸公見諒，衆乃止。須臾庭離席曰：「弟不勝酒力矣，今暫相離。數月後，又將復來，少不得同事有期，再當酬謝。」衆因其行色匆匆，亦不強欲其飲，皆離席相送，拱請庭蘭上馬。庭蘭決要步行，將百步，庭謝曰：「叨蒙盛饒，感惠已極，何敢再勞遠送。請此止步。同年中一長者曰：我等相送，反勞狀元等步行，不如止步。但請狀元兄弟登鞍。」

於是衆皆揖遜庭蘭只得上馬欠身一損  
而去衆同年亦各回寓却說建章奔喪歸  
家於路無分晝夜趕到家中將近門首遂  
呼天而哭反入門時但見滿門親眷及奴  
婢輩一堂盡白見了建章一齊哀泣哭聲  
大震建章跪拜靈前伏地痛哭眼中流血  
衆人扶起潛人孝帳只見堂上兩副靈柩  
大驚未及開言衆泣曰老夫人亦於前三



白雲志

承三三三

日逝矣、建章聞言、仰面而倒、昏絕於地、衆人救起、徐徐方醒、以頭衝樞上、幾番氣絕、衆人救住、勸解、建章大哭曰、父母年邁、不能朝夕奉養、乃遠離膝下、自圖功名、今父母雙亡、不孝之罪、何能苟免、言訖、大哭、又昏倒於地、衆人扶到床上、哀慘已極、時府尊率滿城官員、俱來弔禮、不見建章、謝賓、府尊問曰、聞公子得中探花、今已回府、如

何不見其僕門頭泣曰公子自京歸因傷  
大老翁身故於路受盡奔苦到家又見老  
夫人去世遂悶絕於地僕等救醒哀慘大  
甚今已四日水漿不進卧于床上只有一  
口氣亦恐不能久矣知府聞言感異孝心  
遂率各官至其榻前相勸建章瞑自問僕  
曰誰至此僕答曰府大老翁與滿城官員  
在此弔禮建章聞言一躍而起見府尊立

於床前荒忙跪下叩頭知府扶起慰之曰  
探花宜自惜無過傷矣建章泣曰父母年  
邁不能定省寒溫父母臨喪不能自守制  
禮府尊至而不迎弔客來而不接不孝之  
罪實迷蒼天知府勸曰父母之喪誰能免  
乎探花不可過傷切宜自珍衆官亦相勸  
建章只得點頭各官辭出建章掩面哭送  
各官既去建章又伏于柩上痛哭親友苦

勸始畧進飲食於是將擇日治喪忽又有  
二少年素服而來後有隨人手捧祭儀建  
章在孝帳內覩見二人乃庭瑞兄弟也因  
居喪不便出迎庭瑞令擺開祭儀遂與蘭  
英在靈前禮拜庭瑞自讀祭文曰

維年月日張庭瑞暨弟蘭謹具牲儀  
致祭于方翁老夫人之靈前曰嗚呼  
方翁不幸數終浮生若夢渺渺一空

人豈不傷我心實痛翁如有靈享我  
一樽弔翁盛德遠佈福漳君爲嗟慘  
民爲斷腸弔翁治家教子有方名傳  
天下才勝群英想翁當年凡謀有節  
哭翁辭世伏地流血報國以忠治民  
以德幽爲鬼神正氣永赫嗚呼痛哉  
伏爲尚嚮

讀畢乃起建章叩頭謝賓庭瑞扶起共八

孝悵內談及數語內堂席已安排遂請庭  
與蘭飲酒建章相陪各言別後之情酒過  
數巡庭瑞起身曰弟在九江無船到此今  
船灣在朱子階內等候當此順風不能久  
留就此告辭數月後進京再來造府建章  
留之不住只得送到門首乃曰弟制服在  
身不敢遠送望勿見罪庭曰是何言也孰  
不知禮言訖一揖而出來到船上即刻開

白圭志

和

船順風而上望吉安而來自是建章在家  
擇日治喪自此謹守制服再說何大姑在  
家自從打發庭瑞蘭英進京去後家中雖  
然富厚亦覺冷落乃往妹家居住妹夫夏  
松甚是敬禮其妹終日相與談笑妹因無  
子亦常有憂思屢勸其夫娶妾夏松只不  
從大姑亦每用好言勸解一日張家僕來  
稟大姑曰家中報子到了報姑娘中了會

元大相公中了第三名大姑大喜乃作書令執事之僕打發報子去訖過半月又有僕來云家中又有報子到報大相公中了狀元、大姑娘中了榜眼、大姑聞言喜極乃辭過妹夫即起身回家、其妹亦同來賀喜、姊妹同駕一車、僕從隨後、彼及到家多以金銀打發報子去了、又過一月忽報狀元回府、時大姑正與妹在房中間坐、聞得此報、



白雲志

禾

即與妹同出中堂，但見滿堂旗幟，庭瑞蘭英立於堂上，見了母親，遂跪拜於地。大姑扶起，命拜二姑。二姑忙欲答禮，被大姑捉住，受了四拜。庭蘭拜畢，大姑命坐於側，細問京都之事。庭瑞乃將福建巡撫上表，父親含冤之故，與母言。大姑聞言，不勝忿恨，曰：「我在夢中十餘年矣，近在爾姨娘家，同來，始知宏賊那斯家產盡絕，原來如此。」

悵未生食其肉矣。今蒙福建巡撫與爾父報仇此等大德，即當往謝之。且得祭爾父之靈，庭瑞點頭應諾。蘭英又曰：今父親蒙皇上勅封爲天下都城隍，各省有詔頒行。大姑曰：以尔父之德爲城隍於職，無愧然聖上之恩，難以報效耳。庭瑞又將建章得中探花及其父母雙亡一一說了。大姑曰：彼既無父母，須要他到此招親。二姑曰：此

言是也。只是他現在居喪，且待他滿了孝服，作書請他，便了。大姑點頭應諾。當下便擇日祭祖房族人等，爲之豎旗樹匾。忙了半月，於是庭瑞遂與蘭英同往福建。不一日到了省城，令僕具帖八巡撫衙內。劉忠在內衙見了狀元榜眼名帖，遂步出頭門迎接。與庭蘭揖讓，不過晚手同進煖閣。到了後堂，庭與蘭便納頭下拜。正是：

兄妹同謝德父子共沾恩  
未知劉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十二回

祭城隍劉張三結盟

接聖旨兄妹兩承恩

或曰建章與庭瑞交厚蘭英之事總  
不直言今與劉忠初交便說出蘭英  
根由然則劉忠何厚建章何薄予曰

非也建與蘭既結婚媾便有嫌疑之  
別且又同場共寓故不宜輕言庭與  
忠既結盟好便是心腹之交且又同  
德相應故不敢不言

庭瑞劉忠皆賢達士也均以蘭英之  
事爲不可蘭英却偏能縱橫翰墨科  
甲聯登真乃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也

未結盟之先殺人配雞魚以祭既結  
盟之後宰牛及馬羊以祭兩番祭典  
可謂大快人心讀者至此當思張博  
之爲人

花廳之飲文武並醉一則擊掌而歌  
一則拔劍而舞雖周郎之群英會未  
必更盛於此

劉忠料楊巡撫之氣象儼然如見其

人如此料事，可謂盡善矣。料菊英必死，却又不死，非劉忠之不明，實菊英之得救。凡事如是，雖善料事者亦未可以逆料。

菊英聞庭瑞死，欲守之以節。庭瑞擬菊英死，欲守之以義。天生一對奇緣，可稱雙絕。

湖南至江西，路不過千里。月下至今

朝時未及週年遂生出無數事端無  
數枝葉語云耳聞是假眼見是實誠  
哉是言也

庭瑞菊英天各一方均有情相照菊  
得狀元報如獲至珍却被秀英輕輕  
數語說得絕無情思

話說劉忠迎接庭瑞蘭英至私衙庭蘭倒  
身下拜劉忠忙扶起遜坐於客位乃曰殿



白圭志

利

元先生兄弟如此弟實難解請問光降做  
衙有何見意庭曰大人忘却白圭乎忠曰  
白圭已解進京都狀元何以知之庭蘭皆  
泣曰授大人白圭者學生之先父也大人  
所戮者先父之仇人也大人爲先父執仇  
真乃重生父母也因在朝立於班中帝將  
白圭出示諸臣是以知先父之冤矣言訖  
以手拭淚忠曰原來愚所夢者乃狀元父

也雖然受害於宏賊今賊已被弟所殺則  
令先君之恨已洩矣又何傷哉且令先君  
又受皇上勅封爲天下都城隍今聖像現  
在此問弟明日與狀元同往致祭如何庭  
瑞曰感大人巍巍之德已無可報效若再  
勞大人先君亦恐不安矣忠曰城隍乃我  
境內之主禮所當祭也倘狀元不去願結  
兄弟庭與蘭曰若大人見愛得常侍左右

白雲志

禾

故听願也。劉忠大喜。三人遂於衙內囑告天地願結爲生死之交。忠年二十居長庭。年十六次之。蘭英居三。於是設酒歡飲。至晚方徹席。蘭醉先寢。劉忠邀庭瑞至書房閒散。庭乃暗將蘭英男粧之。故對劉忠說知忠曰。原來妹妹如此奇絕。真可敬也。既已名揚天下。宜早隱身退避。若再如此。恐主上察知。反爲不美。庭曰。兄言是也。但此

事尊嫂處亦不可言惟弟與兄知之耳二人談至半夜方寢明日清晨忠出令箭一枝令闔屬文武至城隍廟祭祀先使人牽牛羊馬匹至廟前俟候忠却與庭瑞蘭英三人乘轎望城隍廟來彼及到時合屬官員俱在廟前俟候忠即命宰殺牛羊馬匹獻於殿上然後奏樂忠與庭瑞蘭英致祭於殿上庭瑞俯伏告曰晁等無知以至參

自述

禾

爹令官寬負屈幸爹爹自顯威靈得蒙忠兄報仇今忠兄不棄願與兕等結爲兄弟兕不勝感德伏望爹爹冥鑒此心祭畢各官俱挨次行禮既畢忠謂各官曰列公暫且回衙午刻概請到院上飲福衆皆應諾而退忠等三人回衙即使人設席於花廳至午刻各文武俱到院上忠使人請入花廳文東武西依次坐定忠庭蘭三人倍坐於

末位未及舉杯先令花亭中焚異美之香、  
作和平之樂、百鳥皆來、翩翩花下、衆歡然、  
而飲酒行數巡、忠起身於各官之前敬酒、  
衆皆失色、似有不安之狀、忠曰、今日之酒、  
爲我結義而設、乃義酒也、無論名爵以長、  
者爲尊、諸公各宜歡然一醉、衆官不得已、  
乃飲其所敬、少時庭瑞蘭英各起敬酒、直、  
飲至日落西山、各官俱已沉醉、禮節暫亂、

忘其尊俾，庭瑞飲酒樂甚，舞掌而歌曰：微軀五尺，今何所不容；潛心聖學，今淵源無窮；憶夕寒窓，今誰爲知己；喜今暢飲，今滿坐豪雄。

歌罷，衆皆大笑。於是衆文官詩興淳然，各咏新詩；西邊武官冷落無趣，周總兵奮然起曰：狀元以文爲樂，我亦當以武爲揚。言訖，拔從人佩劍，戲舞於亭前。各武官皆拔

劍相助。宴時，花園中但見劍光萬道，衆人齊聲稱善。舞罷，復就席暢飲，至更盡方散。是晚，劉忠與庭瑞共榻，庭將解衣就寢，忠問曰：「賢弟娶否？」庭不答，揮然淚下。忠不解，恠問曰：「是何意也？」庭拭淚曰：「弟去歲自廬山歸，在吳江遇一女子，名曰菊英，其女年貌與弟相當，其才則勝弟十倍矣。乃湖南巡撫之女也，曾與弟聯詩訂約，至今不聞。」



消息是以傷心耳。忠曰：賢弟若以此女爲  
心恐終有負賢弟矣。庭曰：兄何以見之。忠  
曰：愚在京時聞楊巡撫之爲人剛極，而後  
柔。若知此事必不相容。此女若守賢弟之  
約，有死而已，復何望焉。愚有一妹，與賢弟  
同年，名曰秀英，亦頗有才名，胸中學問不  
在愚見之下。雖賢弟意中美人，亦未必遇  
此。愚作書回家，爲賢弟說合。賢弟以爲如

何庭泣曰弟與兄今日之盟也與菊英昔日之盟也棄舊迎新弟所不爲矣若天緣有分自然可以成配倘彼父不容此女不負我或爲父所逼必就死地如其死我當守之以義决不復娶也忠曰愚聞仁義雖重忠孝爲先賢弟既讀書豈不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乎賢弟欲守義愚亦不奪賢弟之義若此女得爲賢弟配願使舍妹

自述

和

居側室庭曰令妹何可爲人妾忠曰決無不可庭乃允從是晚二人共寢明日早起忠入內將此事告其妻李氏李氏起對曰姑娘終身大事上有公婆豈容丈夫主持况爲人之妾耶忠曰非尔所知吾料楊巡撫不能容女女必自死矣李氏曰恐不應君料柰何不如稱早悔言爲妙忠不聽乃作書令人送回家中書中之意言與狀元

結盟及將妹子許配狀元之故却說庭瑞與蘭英歇住數日遂欲起身忠留之曰賢弟既與愚結盟便是一家相聚未幾便匆匆欲去何也庭曰弟出京時主上面諭祭祖之後即要進京今弟在家已久不敢再留就此告辭少不得即要進京弟與兄後聚有期矣忠曰賢弟欲去愚亦不強留乃附耳曰妹妹切宜禁之不可再由他進京

庭點首遂與蘭英起身劉忠送出郭兩別庭蘭在路不尙半月已到家中心即將祭父結義及劉忠以妹許配之事一概稟告母親大姑大喜時二姑亦已回家去了庭瑞因思菊英甚切與母言曰兒在吳江訂約之女至今全無動靜兒思往湖南探之姻緣有成兒願足矣倘或不然兒亦當自盡其情大姑曰爾欲往湖南雖稱早回家必

以功名爲念，宜自儆悟。庭點頭應諾，正欲收拾往湖南，忽報聖旨到來，只得與蘭英整衣冠，焚香接旨，却說那傳旨之官來到門首，但見庭瑞兄弟手執朝簡，拱立門外，及到堂上，香案早已安排，即行開讀聖旨。庭瑞、蘭英俯伏堦前，聽其畧曰：

國運隆昌，所賴賢才。賢才得志，實由科甲。茲尔兄弟，年少學博，才奪雙魁。

當爲國家興仁義於天下、舉賢才於  
山林、茲授狀元爲湖南學政、榜眼爲  
江南學政、旨諭到日、即行赴任、務宜  
加意取士、或得賢才、即當薦入京都、  
以應國用、毋負朕心、欽差謝恩、

讀畢、庭與蘭叩頭謝恩、即設酒與欽差接  
風、飲畢、送入公館、歇下、庭瑞聞聖旨、命他  
爲湖南學政、正合探訪菊英消息、心中甚

喜，又私謂蘭英曰：賢妹才名揚於甲第，志已成矣，何不托養親爲名，退守深閨，以盡女道乎？若再執迷不悟，恐欺君之罪難逃，悔無及矣。蘭英對曰：兄往湖南仕途保重，妹之事將斟酌而行，毋勞遠慮矣。庭瑞終不放心，乃將此意告母。大姑曰：正慮此耳，遂召蘭英問曰：聖上命爾爲學政，爾意若何？蘭英曰：堯方躊躇，尚未有定，思欲不仕，恐



負皇上愛我之意，大姑曰：「尔本閨閣綉女，今聲名列於榜上，猶不知足，將欲自殺其軀耶？」蘭英聞母言，乃決意不出，遂作表請辭，托欽差覆旨。表畧曰：

臣本庸才，蒙選拔以學臣之任，雖竭盡忠誠，難報國恩之萬一。伏思

皇上以孝治天下，竊念臣母孀居，苦志多年，髮斑齒落，膝下老人，且臣幼弱無

知不稱學士臣之選哀懇聖澤舍臣里  
居畧盡子職天恩高厚俟容拔之異  
日臨表兢兢伏于

聖聽

明日遂將此表轉托欽差代爲申奏欽差  
回京即將表文奏帝帝允奏乃另選翰林  
往江南赴任自是蘭英在家除却男妝現  
出女子面目謹守深閨終朝以琴書爲樂

吟咏爲歡，絕不題起仕宦之榮。當日庭瑞收拾行裝，別了母親妹子，遂望湖南而去。却說秀英與菊英，自從結爲姐妹之後，終日以讀書爲事。一日秀英獨坐書房，只見菊英歡然而來，曰：「奇事！奇事！姐姐說庭瑞死了，他如今却中了狀元。」秀英曰：「何以知之？」菊英曰：「現有狀元拔在此。」便自袖中取出拔來，秀英接過一看，乃曰：「原來我花園張生。」

不是庭瑞我本不知，但聞危德兄弟之說，  
因其年貌相彷彿，故疑之耳。菊曰：爲今之計，  
將如之？何秀曰：庭瑞與賢妹訂約之後，賢  
妹費盡多少心機，受盡多少苦楚，他到安  
然只圖功名全無一毫念及賢妹。細想此  
人真負心人也不如早絕此念，別圖他計，  
爲善且尔。我有此才學，怕無才子相配耶？  
若得其人，吾姐妹共事之可也。何必切切

如此菊英聞言，沉吟半晌曰：妹思此人亦甚無情，但義不容棄，倘天緣有分，妹願與姐姐同事之耳。秀曰：我姐妹雖屬女子，若胸中所學亦不亞於男兒，何可公然守此深閨，作一女子之狀乎？菊曰：姐姐有何見意？妹願相隨。秀曰：爲今之計，當瞞過爹娘，假扮書生出遊於名山勝境，訪察賢士，倘遇知音，則因之；若坐守深閨，徒然無益。縱

使父爲擇配，決非我姐妹如願者，賢妹以爲如何，正是。

深閨悶坐無知己，勝境遨遊有美才，未知後事如何，看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輯

二四〇二

和

和

第十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卷之第四

十三回

考江寧王彥奇雙士

拜張村庭瑞薦兩賢

秀英到湖南是出乎意外今到江寧  
又是出乎意外及其考試亦皆出乎  
意外秀英之事不徒他人難料即自



已亦無定準若菊英之志惟存一庭  
瑞耳

庭瑞聯捷巡撫喜夫人喜眼見庭菊  
婚姻即成忽又不見女兒此際不徒  
巡撫惱怒即讀者亦將嘆氣

王彥奇二才庭瑞亦奇二才王彥薦  
兩賢庭瑞亦薦兩賢二處遙遙相對  
照應成趣

庭瑞所薦是真才子王彥所薦是假  
書生非爲菊英則張村二子無以薦  
非因秀英則江寧二子無所出此一  
部書全賴秀菊成章

劉元輝不見女兒楊巡撫又不見女  
兒其實皆秀英一人做出幾多事故  
令作者重費幾多工天

仲弓問政孔子曰舍小過與賢才三

代以來莫不藉此而爲政矣。今庭彥能遵此法，不愧聖門之儒巾。

話說秀英與菊英商議欲扮男粧出外訪察知音。菊英曰：「訪月下張即妹固願往訪。他人誓不奪矣。」秀英曰：「賢姝真義人也。他如今中了狀元仕途不定，既欲訪之，必須打聽消息。」二女商議既定，遂扮了男粧，暗藏珠寶於身，私自由花園後門而出，不題。

却說楊巡撫一日在衙內閒坐忽有家人  
呈上京報楊巡撫觀看乃會試題名錄看  
見庭瑞中在二名暗想原來庭瑞未死過  
了半月又有報到見庭瑞已中狀元大喜  
思欲使人往吉安與庭瑞議婚乃入告夫  
人時梅香在夫人側聞得此事遂到書房  
來報小姐及至書房四顧不見一人復往  
小姐房中亦無人正疑惑間忽見夫人歡

然而來問曰，小姐何在？梅香答曰：不知所  
往。夫人曰：想必在書房中。梅香曰：適從書  
房來，連劉小姐都不見了。夫人心裏着急，  
初時尚且隱瞞，及候了一日不見，轉來只  
得到巡撫說知。巡撫怒曰：此等女兒，要他  
何用？聽他去罷。亦不尋問。夫人暗使人尋  
查，總不見。十分憂悶。却說秀英、菊英，扮  
作男粧，來到城外，看見賣狀元報的，在飯

店中與那店主人說今科狀元榜眼探花  
都是青年竒才且又美貌如今萬歲爺招  
了狀元爲駙馬榜眼爲郡馬今科盛典比  
向年大不相同菊英聞得此話大傲謂秀  
英曰張郎真負心也爲今之計將如之何  
秀英曰賢妹請放心以天下之大怕沒我  
姐妹之良配乎菊英曰欲得良配必須遠  
出他方若湖廣乃參參境內之地恐洩漏

機關不宜久留於此矣。秀英曰：何必定論  
隨機而往可也。行至河邊，恰遇一船往下  
水的二女，搭了此船，順水而下。時正當暑  
至蘆溪方，置行裝。菊英曰：三江素稱盛地，  
金陵尤爲佳境。妹幼居其地，嘗聞其美矣。  
與姐姐同往一遊，如何？秀英曰：可矣。但是  
姐妹必須更換一名，以兄弟稱呼。於是秀  
英改名秉乾，菊英改名秉剛。二女便望金

陵而來。凡是名山巨川，庵觀書齋，莫不游  
玩。所到之處，盡皆留題。在路數月，方到金  
陵。金陵乃菊英幼居之地，因扮了男粧，每  
過自己門首，及見了自家叔伯，只做不知，  
租了公館歇下。一日出遊，見滿城士子紛  
紛一茶肆中，十分熱鬧。秀與菊亦入此中  
吃茶，但見一席人都是青年秀士。內中一  
人言曰：新拔學院，就是今科榜眼。年只十



五歲人皆稱他爲神童已將到任又一人  
言曰這新學台的哥子就是今科狀元亦  
只十六歲聞得選了湖南學院這樣人家  
真是難得菊英聽了這個消息遂謂秀英  
曰賣報人之言謬矣既招駙馬安得出仕  
湖南早知這個消息不至有此行矣如今  
張郎到了湖南必來拜我爹爹姊妹們又  
私出在外到使我爹爹又加一惱秀英曰

既已到此悔之何及若張郎有緣自有一  
定今榜眼既在這哩等他到來何不也去  
進場要要且榜眼又是張郎兄弟其才必  
然相彷彿我姐妹用心作文被必做奇那時  
正好乘雲上天若婚姻之事付之天命可  
也菊白姐言雖善然府縣未曾過考如何  
進場秀英笑曰妹妹何愚於一時也今爹  
爹在湖南乃邊疆大軍只須用一名帖往

府縣一拜，自然可以進場。何慮之有。菊曰：姐言甚善，就此行矣。當下算還了茶錢，出店來，即寫了秉乾秉剛名帖，僱了跟班，遂往府縣去拜。那府縣見了名帖，知是楊太人的公子，無不加以意應承。未幾日，學憲到來，却是姓王名彥，皆因張蘭不出，然後揀發此人補授此職。一到任，先考江寧秀菊二人亦無廩保，知府親身護送入場考罷。

回來甚覺得意，却說王彥考了江寧晚間將文字批閱，一連看了數百卷子，只是搖頭免強取了幾卷，甚不如意。及看到秉剛文字，乃拍案曰：「怪哉！怪哉！此間亦有如此之士耶！吾平日自持斯學，以爲絕妙。今日始知自貪矣。」又看到秉乾文字，愈加驚竒，乃曰：「此等竒才，不當列於凡士之例。吾當薦入京師，以預國家文明之治。」次日江寧

府來王彥曰：「取考貴府得文字兩卷，覺得與諸生不同，貴府試觀之。」乃於案上取二卷交與江寧府接過一看，只見滿篇圈點，又見是秉乾秉剛名字，大喜曰：「此乃湖南無錫湯公之子也。」王彥曰：「何竒才多出於此！」老遂使江寧府着人請二子進內衙，王彥禮相待，禮畢分賓主坐。王彥曰：「適見公子妙文，誠不加點，本院奉命訪察賢士。」

如遇奇才當薦人京都今公子兄弟雖相  
如子建不及也今薦公子於天子之前以  
光盛國秀英謝曰學生一介庸儒素無知  
識今蒙大人謬舉誠恐有負所薦矣王彥  
曰公子毋自謙本院豈不知人菊英曰既  
蒙垂愛敢不應命王彥大喜留二子館於  
後衙內菊英私謂秀英曰我等皆是女流  
今薦入京師恐終久不雅秀英曰得此機

自述

貞

會正好輾胸中之學以登青雲之上何多慮也次日學台修了表章仰着江寧府學送二子進京不題却說楊巡撫在衙內悶坐忽有京報至報說新利狀元張庭瑞點了湖南學院不日將到任巡撫聞知轉加煩惱不數日庭瑞果然到任巡撫乃率滿城官員至河下迎接學院只見庭瑞舟上出來青年俊秀貌過于都飄然有喜色見

了巡撫便深匕一揖。巡撫回禮。庭瑞將欲跪下。巡撫慌忙扯住曰：先生遠來，乃天子命臣，毋自卑也。庭瑞曰：晚生一介書生，久聞老大人盛德，今得拜台下實三生有幸。二人謙遜之至。當口吉辰，上了任。次日即往各衙門拜客。及至巡撫衙內，巡撫設酒相待。第三日，使人到巡撫衙內求婚。巡撫乃將女兒兒自吳江以來之事，細告使者。使



者乃將此言回復庭瑞，庭瑞傷感不已。明日往拜叔父，昆山遂小衣小帖，帶一僕相隨，望張村而來。於路自思：小姐從前既避難於張村，今之踪跡，叔父必知到彼，自有消息。正想間，已到張村，令僕送上名帖。昆山看了，知是侄兒到來，遂命請進。庭瑞入內，請出嬌娘，一全問慰畢，一堂歡坐，細論兩家之事。說到菊英身上，竟全然不知去。

向叔嬪十分嘆息，須臾請入後堂飲酒。飲畢，天已將暮，庭端欲起身，昆山止之曰：天色已晚，在此歇息。庭瑞步已倦，遂從之。昆山乃命人送入書房安寢。是夜，庭瑞卧於床上，左思右想，不得菊英消息，十分悽慘。乃起挑燈獨坐，因見案上有書數卷，開而讀之，亦不耐煩，忽翻出篋中新詩數本，俱是鈔寫的，乃頁開觀看，總讀一首，見其文

辭清新、所作不冗、自覺精神暢快、連看幾首、愈見敏捷、乃嘆曰、此詩真天才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其在於此乎、又看了數首、曰、此人之才、勝我十倍矣、遂將此詩、瞋看、不覺天明、忽見昆山進來、見庭瑞在燈下看書、乃問曰、賢侄因甚、這早庭瑞對曰、適間纔起、乃廢詩典、與昆山坐談、須臾僕獻茶來、茶罷、忽二少年、八拜於昆山之

前昆山謂少年曰、客乃尔伯兄也、二少年  
聞言、忙下拜、庭瑞慌忙回礼、遂轉入房中  
去了、庭問昆曰、二弟何來、昆山曰、近因先  
生喪、適從弔礼回、庭又問曰、多少年紀、昆  
曰、十五歲了、尔孀娘雙生子也、一名登、字  
敬威、一名華、字顯威、庭瑞曰、侄所觀之詩  
莫非二弟所作乎、昆曰、然、但俗鄙之句、尔  
暇間可爲改、政、庭瑞曰、叔父有此麟兒、真

可羨也。侄觀此詩，作用奇絕，乃當世之英  
木，侄奉天子命，遇賢才，當薦入朝。庭今二  
弟年少，學博，豈可懷其寶而迷其邦？侄當  
力薦於天子之前，以爲國寶。昆曰：賢侄爲  
提舉，但恐辱子才，不稱薦耳。庭曰：叔父不  
必過慮，侄來日當命府學送二弟進京，可  
先使二弟即收拾行裝。昆山應諾。於是同  
入客堂，早膳畢，庭乃辭過叔，婿起身回衙。

昆山邑令人整備車駕俟候庭瑞登車而返其僕乘馬相隨行至前陽山只見旗金轎馬伏於道傍齊聲曰書亦等在此迎接大人庭瑞見了自己衙役遂令張村車馬回家乃乘轎進城回到衙中修了薦賢表童即傳長沙府學至吩咐曰今張村有二才子命尔送人京師有表文一紙到京時可何礼部投下府學領命至次日携了表

目錄

身

文遂往張村、約會登華兄弟進京、正是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四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

絲綸閣四女均潛

薦秀菊出乎王彥之意、薦登華出乎  
庭瑞之意、薦壁窻雖則學臣之表、却

出乎壁竄之意，湊合成文，大有可觀。文華殿上六個書生，其六人中各自知二女四男，其實則二男四女。想是時男女混數錯亂難辨，其規模不如今之製度多矣。

帝欲招婿，初愛庭瑞與蘭英，今則愛菊英與秀英，究未嘗念及敬威與顯威，世間之事，大概如是，何可逆料。



楊巡撫之女願配庭瑞劉巡撫之妹願配庭瑞帝之公主亦願配庭瑞願配之者何其多也今楊女之約未遂帝女之招未久劉女之訂又以書來辭曲折之情又何其多也不徒庭瑞咨嗟即讀者亦爲之吁嗟昔日使人議婚菊英便無踪跡今日既有踪跡又復使人議婚庭瑞可謂

多情矣

昔日議婚不遂，猶有劉忠之約，一點  
退步不遂，猶可。此際劉約既失，只有  
吳江之盟，一線情思不遂，尤難。吁，人  
生世上萬事皆有定理，何必苦費心  
機。

話說王彥所薦二才子，着江寧府學送八  
京師，至禮部投文，禮部尚書陳德謀接了。

文書併奏，章即批聽候。奏議回文，江寧府學即與二子轉到公館去訖。庭瑞盱薦張村二子，命長沙府學送進京城，亦至禮部投文。禮部一概收了文書也。令他聽候回文。明日帝陞殿，禮部出班奏曰：「今有江南學臣薦二少年才子進京，乃湖南撫臣之于一名秉乾、一名秉剛，有表章奏開湖南學臣亦有表文薦二子來京，姓張氏一名

敬威一名顯威俱在朝門候旨帝看了表章喜曰兩學臣如此爲朕訪才真賢臣也遂試五日內俟朕親臨文華殿面試可暫着四子寓於絲綸閣中禮部領旨出朝遂請四子寓於絲綸閣即發回文令江寧長沙兩訓導回省當日旨意一下四子皆打点考試却說敬威兄弟見了菊英似乎面善又不好認得菊英認得敬威兄弟乃將

自己男粧及秀英之事告之又囑其切勿洩漏敬威點頭會意乃密將庭瑞之意告菊英菊英吁嗟不已却說帝女璧玉與秦王女金鶯在宮中總是題詩作賦今聞江南湖南兩處學臣薦了四個才子來京帝批五日內親試璧玉與金鶯私語曰去歲父王欲招榜眼爲駙馬不遂今薦來四子其中必有吾姐妹綠人矣金鶯曰何不假

扮書生與四子共試勝彼則可以揚名不勝亦無人知覺璧曰此言甚善商量既定性告母后后從之乃暗使人知會學臣李勃即使二女假扮書生先到李勃處投下璧玉遂取名朱璧金鴛亦取名朱鴛李勃傾皇后密旨亦修了薦賢表章薦二子入禮部禮部亦請二子寓於絲綸閣遂將李勃表章申奏帝在宮時皇后已將此事奏

白圭志

貞

明今禮部來奏已先會意亦批考期並試  
及至考期先賜六子七品冠帶然後帝御  
文華殿滿朝文武朝參畢分班俟候帝乃  
傳旨選六子上殿俯伏金階帝命平身賜  
坐於殿上各賜文房四寶即欽點三個題  
目使六子作文帝命大學士孫建庭監場  
其文武大臣俱在殿前俟候未及一個時  
辰六子作文俱畢太監人官請帝陞坐六

子俯伏各呈上文字三篇於御案前太監  
接上命六子平身六子遂皆退入文班中  
帝將文字細看者畢以文示諸文臣曰朕  
閱此卷頗覺快絕卿等可細評之以辨高  
下文臣領旨簇擁殿前各看一卷莫不做  
異又各將看了的易換來看愈加稱竒乃  
奏曰六卷皆天才更無可亞者臣等何敢  
妄評帝大喜曰誠如是學臣所薦皆有眼



力矣乃復選六子上殿曰朕觀卿等皆當  
世奇才今命卿等各賦詩一首務在舉筆  
成文看卿口氣以辨高下六子遂俯伏請  
題帝乃用大龍箋一張掛於殿上御筆書  
題曰月中丹桂不限韻又賜筆一枝墨一  
池列於殿上六子推遜秉乾秀英假謙一  
番遂執筆題於龍箋之上揮而就詩曰  
跳出龍門入鳳池今朝闕下論高低

月中應有長春桂，臣折高頭第一枝。  
題罷，后書臣楊秉乾應製，遂交筆與敬威。  
敬威題曰：

泮木由來透鳳池，鳳池應有上天梯。  
月中丹桂連根拔，不許他人折半枝。  
後書臣張敬威應製，菊英題曰：

書生舉步上瑤臺，自負文章八斗才。  
昨夜天庭門未閉，被臣和月掇將來。

白圭志

后書臣楊秉剛應製顯威題曰

寒窓十載對燈前，此日鰲頭臣占先。  
欲向蟾宮拔桂樹，也須待月到天邊。

后書臣張顯威應製璧玉題曰

外來桂客且從容，月裡豈無折桂翁。  
任尔能施公遠法，明皇未必到蟾宮。

后書臣朱璧應製金鸞詩曰

諸君何必苦爭榮，白鳥先飛遜大鵬。

縱有英雄空用力，安然丹桂在蟾宮。  
后書臣朱鸞應命六子題罷兩班文武無  
不喝采，帝大悅，遂皆欽點爲翰林六子，謝  
恩而出。帝退朝，各官皆散。明日，帝又臨朝，  
禮部尚書出班奏曰：「學臣李勃所薦二才  
子於陛下考試，後便不見了。」臣使人尋訪，  
竟無踪跡。只得奏聞，伏乞聖裁。帝曰：「所薦  
才子尚未授之以任，欲去便去，朕何阻焉？」

禮部乃退、原來璧玉與金鸞於御前考後、即入宮中去了、帝所以隨日答應、當時帝又選秉乾秉剛上殿、秀英與菊英聞選、即趨上金殿、俯伏聽諭、帝謂秀曰、卿兄弟少年英傑、朕深愛惜、均有公治南容之風、朕正宮之女、與卿年貌相當、才德可配、願招卿爲駙馬、朕弟秦王女、亦有貞靜之德、願招卿弟爲郡馬、卿意以爲如何、秀英與菊

吉命言大驚忙叩頭奏曰但一日皇后奏  
當聖旨但婚姻之事必待父母之命維曰  
舜不告而娶猶不免後人有言况臣下乎  
伏望陛下体臣愚衷帝笑曰卿何愚也君  
與父孰尊秀英曰君則尊父則親帝曰卿  
既欲待父命朕即傳諭卿父以全卿尊親  
之念也遂於御案上寫了聖諭即命大學  
士孫建庭賈往湖南議婚當時秀與菊只

白圭志

貞

得叩頭謝恩，帝乃還宮。百官退朝，秀與菊轉到絲綸閣時，急得魂不附體。敬威兄弟聞知就理，亦皆着急。敬威曰：「今聖肯贖往湖南，令尊處去，令尊畏罪，定然奏明真情。小姐將置身於何地？」敬威曰：「事急矣。爲今之計，不走何待？今家兄現任湖南學憲，原與小姐有盟，不如逃回湖南，暫寓舍下，使人通知學憲，自然可解此厄。」秀曰：「此言不

善遂與菊英換了書生衣巾帶了盤費辭了敬威兄弟私自出了絲綸閣且喜無人看見於路直出京城望湖南而來水陸跋涉在路五十餘天方到湖南遂投張村而來却說崑山在家自從庭瑞薦其子進京去後乃擇日與庭瑞往前陽山祭奠父親墓道未免修理一番閒暇之時便各處訪察菊英消息一日忽有京報到來報敬威



兄弟欽點翰林學士，留京聽用，心中大喜。遂多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正在家中閒坐，觀書忽有二少年至，口稱繼父，昆山廢書視之，見是菊英，便大喜曰：「小姐來矣！」指秀英問曰：「此位是誰？」菊曰：「此義姐也。」遂請秀菊坐定，乃曰：「自小姐去後，我無處不尋，請問小姐許久，何處安身？」菊英乃將在外游玩、江寧考試，以及薦入京師，得遇敬威。

兄弟同在文華殿考較，皇上欽點翰林。至  
於欲招駙馬，私自逃回，始末詳言一番。昆  
山嘆曰：「小姐如此天才，誠可惜也。請暫居  
小舍，我當與舍侄商議，爲小姐解此厄矣。」  
乃請秀菊入內，見其妻郭氏。菊英指謂秀  
曰：「此即妹之繼母也。」秀聞言，遂與菊同下  
拜。郭氏忙答禮，遂邀二女入房，更換女衣，  
與諸家人相見。文將在外之故，與郭氏細

迹郭氏嘆息不已當下二女遂在此處安身却說庭瑞正考完外府轉省在衙中間坐忽福建巡撫劉忠使人送書至庭命請八使者呈上書信庭拆開一看畧曰

忠本欲使舍妹以奉箕箒不意舍妹不守閨範擅與游客聯詩家君見詩而怒辱妹畏怒而逃今將一載杳無踪影恐悞賢弟婚媾是以先字佈候

庭瑞看畢方知秀英之事，乃長嘆數聲曰：「我何如此多舛也！只得無了回書，令使者去，訖心中十分煩惱。忽又報叔父到來，庭乃出迎，大開煖閣，接八私衙。庭瑞問慰畢，昆山乃曰：「賢侄薦二弟入京，已蒙聖恩，欽點爲翰林。庭瑞喜曰：「侄方纔轉省，竟全然不知此事。京報幾時到的？」昆山曰：「京報已到半月，二報又來了。」庭瑞問曰：「二報何喜？」

昆山曰江南學台薦二才子，秉乾秉剛與  
尔弟一同朝考，俱欽点翰林。此二才子已  
到家中，此即二報。乃賢侄之喜也。庭瑞曰  
秉乾秉剛何人也？昆山曰：即楊巡之子也。  
庭瑞曰：向聞巡撫乏嗣，且又何爲愚侄之  
喜？昆山曰：此二子，即賢侄月下嬌娥與劉  
小姐也。庭瑞喜曰：劉小姐何人也？昆山曰  
乃蘓州劉元輝之女，其兄現爲福建巡撫。

庭瑞大喜曰，原來即此人也。遂將與劉忠結義許婚之事，細與叔言。又將劉忠來信與叔看，昆看畢，乃嘆曰：此二女，真千古之奇女也。遂將帝欲招二女爲駙馬，二女逃歸之由，概與庭瑞說知。又曰：二女來歷，既已分明，賢侄可即與巡撫議婚。早完好事。庭瑞曰：然。侄將謀此。遂留昆山飲酒。至日暮，方辭回。次日，庭瑞請布按兩司飲酒。布

接軟然而來，席間便托布按至巡撫衙中，議婚布按俱願爲媒，庭瑞大喜，飲罷辭出。次日布按兩司來巡撫院上，爲庭瑞求婚，却說巡撫自菊英私出之後，夫人終日啼哭，巡撫惱怒，乃曰：「此等辱女，吾誓除之。」遂曉諭曰：「有人捕菊英來獻者，賞銀百兩。」藏隱者查出，同罪。夫人聞知，大哭謂巡撫曰：「爾年過六旬，舉自無親，只有這個女兒，尚

欲除之何其狠也。若一旦除却此女，我與  
尔將來死于地下，誰爲殯葬？巡撫聞言，更  
加怒氣，遂憂悶成疾，請醫調治，亦不甚重。  
至年終，偶冒了風寒，其病更甚，不能起床。  
忽有報子自金陵來，報說秉乾秉剛兩公  
子八洋，併言學台得意薦兩公子進京之  
事。時巡撫正在危急之際，夫人聞知此事，  
暗思有甚公子，分明是劉小姐與我女兒。



假扮男粧可知當下瞞了巡撫以銀子打  
發根子去訖乃暗囑衙中人不許對巡撫  
說至明年二月間巡撫病愈忽報大學士  
孫建庭傳聖旨到來巡撫命備香案接旨  
建庭至院上開讀聖旨曰

江南學臣王彥薦到卿子秉乾秉剛  
經朕面試才果堪誇茲招卿長子爲  
駙馬次子爲郡馬卿子欲待卿命不

敢不告而娶，茲命大學生與卿議婚。旨諭到日，宜使子就娶，勿負朕心。

讀罷，巡撫全然不解，只得謝恩，接過聖旨，遂請建庭內坐。巡撫曰：「適聞聖諭，老拙實不能解，且老拙只生一個女兒，現今不知去向，那有甚孩兒？」建庭曰：「兩位令郎，經皇上親點爲翰林，怎說沒有？」巡撫不能答，傍有家人跪稟曰：「前江南已有報子到來報。」

二位公子入學已薦入京師夫人料是兩位小姐假扮男粧去的因大老爺有恙是以暫且瞞過打發報子去了巡撫聞言乃謂建庭曰江南二子實老拙之女瞞過老拙假扮男粧去的是以至江南考試學台薦入京師老拙實出不知今朦朧之罪老拙所不能免當修表奏明求大人于御前善爲婉奏建庭允諾于是設宴相待宴罷

辭去巡撫即忙修了表一交與建庭即刻起身巡撫卒各官送出郭外而返過了十餘日忽報學台轉省托布按兩司前來議婚正是

昔年曾有約此日豈無媒  
未知如何議婚且听下回分解  
十五回

選宮妃秀菊雙被執

招駙馬登華兩成婚

庭瑞欲成婚秀菊欲成婚巡撫與夫  
人亦未嘗不欲其成婚今之布按爲  
媒而巡撫卒不從者豈其本心哉蓋  
秀菊有欺君之罪巡撫無免罪之術  
性情之所鍾愛有不勝國法之所森  
嚴矣

璧王金鴛之姻緣本在敬威與顯威

却先有庭蘭一番招贅復有秀菊一  
番招贅及至敬威兄弟則讀者亦听  
不料

帝謂秉乾秉剛不可復得后謂四海  
之大何患無才帝是虛心憐才之說  
后是廣大拔才之論有此帝有此后  
得不與起斯文哉

后曰天下學臣盡如湖南江南者何

患才之不廣哉。至哉言也。不徒兩學  
臣得意。則天下學臣亦皆踴躍薦賢  
矣。此所謂一言可以興邦

選妃之例。歷朝皆然。大明則五年一  
換。不至有負一女。則洪武之制度。又  
盡善矣。

或曰。楊巡撫只有一女。前番屢欲除  
之。今選妃却又執之。不亦狠乎。余曰。

不然楊巡撫豈不愛女哉前欲除之  
正家規也今日執之尊國法也以一  
己之私而廢國家之政豈楊公之品  
行哉

楊巡撫畏罪不敢隱瞞女兒劉戶部  
畏罪不敢隱瞞妹子及其上表求釋  
我疑二女將屈困於深宮矣却反得  
帝爲主婚真乃意外奇觀



却說布政與按察領了庭瑞之意來巡撫衙中議婚巡撫請會布按兩司來到私衙叙禮畢坐定茶罷巡撫問曰二位年足今日到此有何賜教布政曰弟等特來報喜巡撫因問何喜按察曰二位令愛欽点翰林今已出京現在張村故來報喜巡撫曰尋女原來已逃回耶本欲除之今乃欺君之象人又當俟君命以除之今當再行申

奏聽憑主上發落布政曰今學憲張大人原是令嫖意中人何不令其畢婚然後上表申奏聖上必然見喜按察曰弟等此來特任冰人之職務乞老大人見諾巡撫怒曰尔等獨不畏王法耶言訖拂袖而入布按兩司叱得絕無情思怏怏而返乃將此言回復庭瑞庭瑞轉加煩燥且說楊巡撫聞知秀菊二女在張村遂使人往接回衙

即行寫了表章令人飛報進京，夫人聞知暗發令箭追回表章，巡撫全然不知。按下不表，且說萬歷臨朝，禮部尚書陳德謀出班奏曰：「江南學臣所薦二才子，於前日退朝後亦不見了，臣已各處查無踪影，請陛下定奪。」帝聞奏，即召湖南才子秉乾、秉剛問之。二子俱推不知。帝復命人遠近尋覓，並無影跡。遂欲提楊巡撫來京，陳德謀奏

曰楊慈撫乃重任臣不可擅行提動恐外  
鎮做疑今大學士孫建庭已賫詔往湖南  
且待他轉京再議未遲帝從之當日還宮  
不樂乃將此事告皇后后曰既有佳兒不  
患無佳婿豈必楊氏兄弟方如陛下意耶  
帝曰恐如此奇才不可復得后曰孔子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四海之大得無奇  
才也若天下學臣盡如湖南江南者何患

才之不廣哉。現今湖川張氏兄弟妾聞當  
日並試無分高下，且年貌亦相當。陛下何  
不招之？帝曰：且待建庭回京再處。當日乃  
暫罷此事。一日皇后奏帝曰：昔太祖制度  
宮女五年一換，今已十載未經捺換。宮中  
女子約計千人，年皆二十六七，莫不暗自  
嗟怨。若再遲數年，則盡悞其終身矣。乞陛  
下另選新妃以充宮用，將宮中女子發還。

原省聽其擇配此陛下之大德也帝曰若非皇后奏明朕幾忘先帝之制度矣遂傳論各省督撫仰各郡邑選如無分仕宦公俟之女凡十五歲爲始十七歲爲止或已字未嫁者俱要送縣縣令送省須督撫親眼驗看擇其善者百名送入京師有敢隱藏不獻或詢情以好作反發回者察出以逆旨論旨意傳到湖南楊巡撫即行文各

白圭志

卷三

府縣限一月保要女子到省，藏隱者按律治罪。未一月，各縣紛紛送女子至楊巡撫。一一驗看，約選了九十八名，皆絕色女子。乃召長沙府與城守營吩咐曰：「明日令尔二人押送女子進京，須用圍轎二百乘，軍婦一百名，每一女子用一軍婦伏侍。」二官領命，打点進京。時中軍在巡撫側，問曰：「女子尚未足數，如何起身？」巡撫曰：「非尔所知。」

也。次日巡撫坐於前堂，使婢入內請二位小姐。時秀英與菊英正梳洗畢，忽聞呼喚，即忙出來拜見巡撫。巡撫曰：「今皇上選妃，雖公侯之女不敢隱瞞，每省欲得百人，尚欠二女。令爾姊妹湊足成數，行裝已備，即刻起身，遂命左右推二女上轎，更不容他申一言。可憐二女欲言不得，惟有痛哭而已。出了城池，城守管向前長沙府押後於



路嚴禁不許交頭接耳途中數百人望北  
京進發時王夫人在後堂聞得秀菊之事  
忙出救時秀菊已去十餘里了遂大哭以  
頭衝巡撫胸前巡撫曰今聖諭森嚴雖公  
侯之女不敢隱瞞尔敢因是女之愛而違  
王命乎言訖自往花園中納悶夫人痛哭  
不已且說太學士孫建庭自湖南轉京至  
四月間方到遂將楊巡撫表章奏帝帝覽

表畢方知秉乾秉剛乃女子也遂嘆曰有如此大才可惜身爲女子今使之遠遷皆朕通贊之過也乃召湖南二子敬威顯威至俯伏金階帝謂敬威曰卿年貌與朕女招當今招卿爲駙馬卿意如何敬威曰蒙聖思謬舉臣復何辭遂叩頭謝恩帝又謂顯威曰朕弟秦玉女與卿同年招卿爲郡馬卿可欣從顯威亦叩頭謝恩帝大喜當

日還宮遂與后言又與秦王言知於是擇  
了吉辰爲二女畢婚至期用鸞駕迎敬威  
兄弟至元清宮御賜金花喜酒飲畢只聽  
得三通鼓能八音齊鳴數十宮娥簇擁公  
主出堂與敬威交拜天地遂入洞房共飲  
合卺之酒須臾又敬十宮娥扶王女金鸞  
乘鳳輦日別宮而來從容下輦而東而立  
衆宮娥請顯威面西而立行交拜之禮畢

亦入洞房交杯，却說敬威到洞房，將壁玉一看，見其容華絕代，十分樂趣，又似乎夙昔相識，心甚疑之。至晚來，壁玉低聲曰：「良人識妾否？」敬威曰：「怎不識？」公主壁玉曰：「獨不思文華殿其試者乎？」敬威曰：「公主莫非朱壁耶？」壁玉曰：「然。」於是二人皆欣然。夜來風流不盡言矣。再說顯威與金鴛交杯時，金鴛偷眼看顯威，顯威却仔細看金鴛，顯

白圭志

貞

笑曰、美人非文華共試之、朱鴛乎、金鴛滿  
面、嬌羞低頭不語、至晚來相抱共坐、唱和  
新詩、恩愛至極、天明百官八宮拜賀、其榮  
耀更無可及者、且說長沙府與城守營送  
妃至京時、京城已設選妃公所、命戶部侍  
郎擇其美者入宮、亞者發回原省、於是各  
省送妃者、俱投戶部處驗看、時長沙府亦  
將女子圍住公所外、遂入公所投交戶部

命遂一進念、毋許叅差、時秀菊兩小姐、怨氣滿胸、嬌羞滿面、只得步入公、听驗看、走近大堂、忽聽得坐上官員大叫曰、賢妹何由至此、秀仰視之、但見其人、乃親兄劉忠也、遂泣曰、哥哥能救妹乎、忠忙下坐、以手挽秀英入內、悲喜交集、菊英亦隨入、忠問何人、秀英代言曰、此湖南楊巡撫之女、妹之義妹也、忠乃令妹與同坐、却復抽身出

白圭志

堂驗看湖南女子畢，然後退堂，即入內室。細問秀英別後之故，秀英乃將始末情由，概與兄言。因又問曰：「妹聞哥哥現任福建巡撫，今如何在此？」忠曰：「愚兄於三月間調入京師，補授戶部侍郎。今奉命在此選妃，秀英曰：『若此，可以救妹矣。』」忠曰：「不然。楊巡撫在外省，尚不隱瞞親女，今我奉命選妃，豈可以私廢公？」秀英曰：「誠如是，則終難相。」

救耶言訖淚如湧泉忠曰賢妹不必如此  
我當上表求釋看聖恩發落便了是日忠  
將與庭瑞結義論婚之事俱與妹言菊英  
在傍暗暗會意當日兩小姐同寓內室次  
日早朝帝陞殿忠出班俯伏上表帝觀其  
表畧曰

戶部侍郎臣劉忠誠惶誠恐謹奏爲  
乞恩事臣妹秀英原許與狀元張庭



白雲志

貞三

瑞爲婚因妹與游客聯詩臣父見詩而怒臣妹畏怒而逃落難於野無所依歸叨湖南撫臣收育與其女菊英同誓願事一夫今陛下選妃湖南撫臣已將二女應選現在公所伏乞聖恩見憐賜二女與狀元完姻臣不勝感繳待命之至

帝覽表畢問曰此二女莫非江南學臣所

薦者乎忠叩頭應是帝曰此二女朕深敬慕自去後於心終不忘今既來矣朕心安矣狀元非二女無以爲室二女非狀元無以爲家此天生之良配也朕當賜其成婚以全室家之美劉忠謝恩退入文班帝即遣翰林王松往湖南代庭瑞之任選庭瑞進京完娶王松奉旨而去當日退朝劉忠大喜轉到公所與妹說知秀與菊如得赦

白雲志

貞三

書一般。却說庭瑞在湖南，聞得楊巡撫將二女應選入京，心中憂慮不已，州刺流淚，遂憂悶成病，不能考士。七月中，忽報新學院到，庭瑞在床間，知疑曰：莫非甚官叅了我，然我毫無苟且，復何憾焉？遂抱病而出，端坐中堂，須臾只見旗傘紛然而至，一官年四十餘，飄然乘轎入衙，手捧聖旨。庭瑞見了聖旨，方起身迎接，至大堂，庭瑞俯伏。

聽諭始知皇上命彼代任選已進京完娶  
乃叩頭謝恩心中大悅疾病頓愈即刻交  
割印授乃往巡撫衙門辭行具言京中之  
事巡撫大喜夫人聞知喜出望外乃設酒  
相待巡撫與夫人共席相陪梅香一傍事  
酒十分得意飲罷辭出又向各衙門辭行  
畢遂起身望京進發於路無停九月初間  
方抵京城暫於館驛中歇下次日向各大

人衙中拜謁然後方來劉忠衙內忠出迎  
攜手而八禮畢坐定共叙隔別之情遂設  
酒相待秀英與菊英在屏楓後偷覷良久  
乃八菊英嘆曰自從月下別後無限奔波  
空費心機至今日方遂吾姐妹之願矣秀  
英笑曰賢妹如今是我看上人了菊英曰  
姐姐是何言也秀英曰吾兄曾有言願將  
我爲側室且賢妹之約在先敢不尊賢妹

爲正室也。菊英曰：妹亦有言，願與姐姐同  
事一夫。姐妹原是姐妹，正側何必論之。二  
女遜讓不了，却說當日劉忠與庭瑞飲酒  
至晚皆醉，遂共榻而卧。次日早起，各整衣  
冠上朝。金鐘响曉，帝已臨朝。文武朝參畢，  
劉忠俯伏奏曰：前蒙聖恩，選狀元還都，今  
已抵闕下，揣候聖諭。帝聞奏，即命選入庭  
瑞，聞選趨上金殿，俯伏。帝曰：戶部劉忠奏

到秀菊二才女許爲卿配。今二女朕親點  
爲翰林。現在都城。今朕爲卿上婚。召卿還  
都完娶。可擇黃道吉日。即於紫微省中畢  
婚。庭瑞聞言。叩頭謝恩。帝乃還宮。百官退  
朝。忠與庭瑞乃安排喜事。庭瑞先到紫微  
省中。寓下。忠使人張燈結彩。時京城百姓  
紛紛傳說。張狀元與女翰林奉旨完姻。皆  
以爲奇事。百官俱來送禮。其同年在京者。

皆來與庭瑞辦事正是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未知如何完婚且看下文分解  
十六回

紫微省二才成佳偶

懷遠樓二姓畢奇婚

憑媒說合則不奇選妃得配則更奇  
布按爲媒則不奇皇帝主婚則更奇



小梅村成婚則不奇，紫微省配合則更奇妙哉。天地奇文盡在此乎。

秀菊未字之先，已有同夫之語。忠庭議婚之日，又有願妾之約。論月下之盟，則菊英在前，論議婚之約，則秀英居先。若其爲正爲側，全憑秀菊自論。若庭瑞可以不管。

建章不知張蘭是庭瑞之妹及其言。

破方有傲竒之嘆二姑不知建章是  
自己之兒及其見眉方有失兒之悲  
知蘭遂得蘭知兒遂得兒何其暢快  
忘却一父母又得一父母改却一假  
姓又換一真姓未之本水之源至此  
自然而伸

建章不落方山之手不至身爲探花  
不因兩眉之白安得重會父母非蘭

英之配亦不能與二姑聚矣可見天下事無非自然之理

今人修仙慕道多不能成間或有成者亦必脫凡體而登仙境若楊公之爲人不過忠君愛民而已遂能數極先知留凡休以爲神像使人敬之祀之者豈亦從修道中得來者哉  
肉身爲神宜乎永遠不朽崇禎末年

遂不留肉身於民間者何也。蓋公爲明臣，不忍見明亡而先自去也。正取謂與國同休耳。於戲楊時昌，真乃明之第一忠臣矣。

話說庭瑞奉旨完婚，先自至紫微省中寓下。至期，劉忠用半副鸞駕，兩乘花轎，親自送二女至紫微省中，與庭瑞成親。花轎至堂上，婢女數十擁着轎前，請兩小姐下轎。

秀英立於東菊，英立於西。庭瑞居中，交拜天地。畢入洞房，飲合巹之酒。三人爾愛我，喜十分得意。至晚來，遂同一榻，未免千般恩愛。百種風流。至天明，百官俱來拜賀。榮耀之至。明日清晨入朝，謝恩。遂上表乞假。稱欲回家望母。帝允。奏庭瑞出朝，整脩回家。時劉忠亦修書歸稟父母。具言秀英之事。劉元輝得書，喜不自勝。庭瑞亦遣人遂

書往湖南告知楊巡撫去訖遂辭別劉忠  
與秀菊一同起程在路兩月方到家中何  
大姑見庭瑞榮耀回家又得了兩個才女  
爲媳喜不自勝庭瑞在家閒暇無事乃於  
屋旁造一新樓名曰懷遠樓造得十分華  
麗其往來文人多在此中吟風咏月即蘭  
英亦常與秀英菊英在樓上題詩作賦言  
不盡唱和之歎光陰易度倏爾載餘一日

何大姑謂庭瑞曰，吾兒自讀書以來，種種遂意，又蒙聖恩主婚，得配佳婦，真世間美事。但爾妹蘭英年已長成，其夫武探花孝服已滿，必得探花人贅，方完我一點心事。庭瑞曰：母親不必多慮，且當作書請他到來便了。於是修了書信，使人送往南康去訖。却說建章在家守服，不覺三年，因心庭瑞等同年俱已出仕，將欲進京就職，因

未娶志在完娶後再行進京正欲作書知  
會張蘭忽庭瑞令人送書至因折書視之  
見其書中之意言千里嫁娶往返不易欲  
建章入贅之意建章乃召來人問曰榜眼  
公知狀元命爾來否來人曰榜眼想亦知  
道又問榜眼有甚言語否答曰無言又問  
爾爲狀元之妹來耶然則爲榜眼之妹來  
耶來人不能對建章疑曰吾與張蘭訂婚



庭瑞盡知，今何相強耶？乃對來人曰：「尔可  
回復狀元，我隨後就來造府。」玆不及回信，  
再煩爲致意榜眼來人領諾而去。建章乃  
安妥家事，隨即帶了家丁望吉安而來，却  
說庭瑞在家專候。建章回音，忽送書人回  
來，其言建章之說，庭瑞却也好笑。未幾，庭  
瑞倚門獨立，遙見建章乘車而來，後有小  
車四輪，僕從二人。庭瑞忙向前迎接。建章

下車携手同行，直入庭家，禮畢，獻茶罷。建章曰：昔在廬山，蒙兄與令妹相許，尚未安論。後弟在省時，定了榜眼之妹，兄所共知。今兄賜書，召弟完娶，則榜眼之妹，又將置之何地？兄有佳妹，必有佳配，何必以弟爲念也。庭笑曰：兄以榜眼爲何如人也。建曰：幼年學富，乃英才也。庭俯耳曰：實舍妹也。舍妹雖是女子，自小最愛男粧，即吾全鄉。

多不知其爲女子者，非愚不以至誠相待，實不好破舍妹行跡耳。今在深閨，不使與兄相見，容選擇良辰爲兄畢婚。建章聞言，舞掌笑曰：「弟與兄相處以心腹，何故置弟於夢中耶？」自是更加歡然。當日設酒相待，飲畢，遂請建章于恆遠樓中安歇。庭瑞乃擇定吉辰爲妹子畢婚，使人往接各門親眷，却說何二姑聞蘭英喜事，更不待接，遂

乘轎而來及至庭家大姑接進中堂即使  
二媳出堂拜見少時蘭英亦出拜見禮畢  
復入房中時庭瑞與建章在懷遠樓中間  
坐聞得姨娘到了遂邀建章來見姨娘二  
姑見了建章不覺放聲大哭諸人莫解其  
故大姑向前問之二姑答曰妹昔在大江  
日所失之子兩朶白眉人謂之奇兒妹痛  
恨於心十有七年矣今武貴人之眉亦猶

是也。目見之而泪落矣。建章聞言，倒身下拜，口稱母親。庭瑞驚問。建章泣曰：先父方山本無子，前告職回家。船到大江口時，弟身浮江面，有群鳥簇擁於水中。後得先父救起，養育成人。此蓋先父與弟言，弟實不知本來面目矣。今與白眉及地名較之，豈非弟之母乎？當下遂認二姑爲母。于是滿堂歡慶。次日夏松亦來作賀。二姑乃將建

章之事告之，夏松喜出非望。忽建章至，二姑指謂曰：「此即尔父也。」建聞言，納頭下拜。夏松扶起，悲喜交集。建章乃喚帶來家下，吩咐曰：「家中之大厦及庄田，尔盍盡知。可暫爲撐持數年，不得荒蕪。」家業家丁領命，辭歸南康去。訖自是，夏松夫婦得了建章，如久旱逢甘雨，陡然萬事足。當下定了吉辰，使建章與蘭英在懷遠樓中成親。蘭英

素知雅意，建章人慕芳名，才子佳人之境，自不等於尋常矣。滿月後，遂與夏松歸家。鄉人聞知，莫不稱羨，却說萬歷皇帝陞殿，連接幾處表文，言江南布政卒，又言湖北學院卒，帝偏觀朝中候缺之官，竟無可以代任者，乃查告假官員，吏部奏曰：現有湖南提學回家兩載，探花武氏已滿孝服，方今國家乏人，何不召回京師，以應國用。帝

元奏乃命侍衛王元賚詔往召二子元奉  
詔往南康直抵武家其家人稟稱探花往  
吉安招親去了元乃望吉安小梅村而來  
庭瑞接了旨意乃設宴款待席間元問榜  
眼探花何在庭思妹子之事今若隱瞞終  
久必洩不如直言方免欺君之罪乃以實  
告之元即賚詔至白雲村選建章進京建  
章得旨遂整脩行裝約會庭瑞兩家老幼



一齊進京，其家門田宅，托付親房管理。自家中起身，于路官府接送，十分熱鬧。不尚兩月，便到京城，遂寓于劉忠衙內。時劉元輝老爺與夫人俱在衙內，忠引庭瑞拜見元輝、秀英，重會父母。菊英亦拜元輝爲繼父。是日大設筵宴，一家歡慶。次日上朝，朝君王元先，俯伏奏曰：「臣奉命至南康，召探花探花，已往吉安，及至吉安，方召得狀元。」

與探花來京現在朝門候旨若榜眼張蘭  
實屬女子男粧因自負所學不聽長上節  
訓以至冒占利甲今已匹配探花惟聖上  
定奪帝聞奏嘆曰今之世才女何多可惜  
女子之才不能爲國家之用奈何元又奏  
曰探花木姓夏吉水人也因墮水被武氏  
救活探花時方三歲不知根源故以武爲  
氏今適遇生身父母以白眉爲証乃改姓

夏俱有根源實跡呈奏帝命平身乃選庭  
瑞建章八朝授庭瑞爲江南布政按建章  
爲湖比學院庭與建謝恩出朝正遇登華  
兄弟乘馬而來見了庭瑞忙下馬曰方纔  
到戶部衙中拜謁兄長不遇空回今幸遇  
于此午閒概請到館中一叙庭允諾當下  
同去建章問曰此何人也庭瑞曰此即舍  
弟弟在湖南荐入京師一名登一名華登

招駙馬、華招郡馬、建章曰：兄薦人，真有舉力矣。正言間，已到戶部衙中。至午間，張夏二家共八人至元清宮飲宴。秀菊蘭三人入內，璧玉、金鶯接着，十分相愛，遂結爲姐妹。當日暢醉而歸。次日，庭瑞、建章各帶家眷，分投赴任。劉忠送出城外，而回却說湖南楊巡撫接到庭瑞之書，知女兒已與庭瑞畢婚，甚喜。因年邁厭勞，乃上本告老。帝

因其爲官清正，又憐其無子，乃賜與黃金千兩、彩緞萬端，令其原職歸家養老。巡撫得賜，望闕謝恩，遂與夫人歸家。到家時，將帝所賜金帛分賜鄰族，先將有家資分賜僕從，令其自作生涯。身邊只留二童子，使喚，乃潔身靜養。却說庭瑞到了江南，上任畢，聞知楊巡撫已告老回家，乃往拜謁。巡撫囑之曰：「爲官須上報君恩，下愛豕民。我

今生幸而苟免矣。尔其慎之。庭瑞頓首受教。時菊英來請父母之安。見梅香在母側。似有所思。母因謂菊曰。梅香原是尔身旁小婢。尔可帶回應尔。使喚菊領命。遂帶梅香回衙。秀英甚喜。乃與菊共推庭瑞納之。庭欣從。是晚遂納梅香爲妾。却說建章到任。半年遂生一子。取名松青。明年又生一子。取名柏青。二子後皆登第。建章乃將柏

青以繼武氏之後不題再說楊巡撫與夫人潔身靜養至萬歷十四年夏六月乃召宗族人等與庭瑞女兒至謂曰我二老壽數已終明日辰刻必離塵矣我已設坐於此我死之後不宜殯葬亦不必掛孝庭等俱未深信女兒菊英却在身邊俟候至晚二老皆沐浴明日清晨乃與夫人服朝衣設香案望北遙拜畢遂與夫人並坐中

堂面帶笑容，安然不動。菊近前視之，氣已絕矣。忙使人報庭瑞，庭至甚驚，乃從其遺言，不殯。客向前奠酒，于是候了五日。其体如生，衆皆信以爲神。庭以此奏帝，勅爲靖南公祠。是時遠近皆來朝拜，未及一年，海內盡聞其威靈。至於崇正末年元旦夕，有白光數十丈，自廟中出，直冲霄漢，仰觀天上有五色彩雲，燦耀數百里外，皆聞空



中僂樂嘹唳在金陵城內者皆往觀之將  
近廟前但聞風声猛烈無人敢入次日往  
觀之廟宇俱不見惟有平地而已是年明  
末後人有詩嘆曰

當年楚地督軍民報國無非清慎勤  
此夕乘雲登化境令人千載憶楊君  
又有詩嘆張博曰

佈德施仁數十年暗遭毒害喪黃泉

劉忠夜覺白圭夢始信陰陽有自然  
再說庭瑞當日在江南無爲而治母親及  
家人共享太平之福後秀與菊各舉一子  
一女梅香生四子俱登科第萬歷十五年  
調庭入京陞爲刑部侍郎後官至吏部尚  
書建章官至都察院大堂至于萬歷末年  
光宗即位天下大亂強寇四起遂皆隱歸  
園里俱善終

後人有古風一篇以叙其事曰

天使才星下碧空，  
塵世出張公。  
深仁厚德周時急，  
正氣猶傳太古風。  
悞交張宏，嗜慾狠心，  
賴起夜肆毒。  
傷哉含冤十三年，  
又見張宏閩中戮。  
南康武公嗟無嗣，  
致仕還鄉得奇兒。  
盡心教子成大器，  
親眼未及看鳳池。  
庭蘭携手入泮宮，  
翻身跳向鳳池中。

占熬不用推移力，奪魁全憑造化工。  
秀拔西江文運起，群星共聚奎垣裏。  
登華秀菊及壁鸞，各逞奇才爭譽美。  
千里訂婚蘭秀菊，一線姻緣多徃復。  
紫微省內佳偶成，懷遠樓前心願足。  
夏松失子子復亨，亦能顯揚衣錦旋。  
佳兒佳婦歸來日，破鏡重逢一鏡圓。  
前人功業後人評，着眼看時繫我情。

紛紛世事言難盡水遠山遙寂無聲